目录

[《新修版神鵰俠侶》金庸 2](#_Toc69890524)

[第一回 風月無情 2](#_Toc69890525)

[第二回 故人之子 13](#_Toc69890526)

[第三回 求師終南 27](#_Toc69890527)

[第四回 全真門下 42](#_Toc69890528)

[第五回 活死人墓 56](#_Toc69890529)

[第六回 玉女心經 71](#_Toc69890530)

[第七回 重陽遺刻 90](#_Toc69890531)

[第八回 白衣少女 106](#_Toc69890532)

[第九回 百計避敵 117](#_Toc69890533)

[第十回 少年英俠 129](#_Toc69890534)

[第十一回 風塵困頓 145](#_Toc69890535)

[第十二回 英雄大宴 158](#_Toc69890536)

[第十三回 武林盟主 173](#_Toc69890537)

[第十四回 禮教大防 190](#_Toc69890538)

[第十五回 東邪門人 206](#_Toc69890539)

[第十六回 殺父深仇 222](#_Toc69890540)

[第十七回 絕情幽谷 237](#_Toc69890541)

[第十八回 公孫谷主 251](#_Toc69890542)

[第十九回 地底老婦 267](#_Toc69890543)

[第二十回 俠之大者 283](#_Toc69890544)

[第二十一回 襄陽鏖兵 297](#_Toc69890545)

[第二十二回 危城女嬰 310](#_Toc69890546)

[第二十三回 手足情仇 328](#_Toc69890547)

[第二十四回 意亂情迷 339](#_Toc69890548)

[第二十五回 內憂外患 354](#_Toc69890549)

[第二十六回 神鵰重劍 369](#_Toc69890550)

[第二十七回 鬥智鬥力 385](#_Toc69890551)

[第二十八回 洞房花燭 400](#_Toc69890552)

[第二十九回 劫難重重 414](#_Toc69890553)

[第三十回 離合無常 428](#_Toc69890554)

[第三十一回 半枚靈丹 443](#_Toc69890555)

[第三十二回 情是何物 456](#_Toc69890556)

[第三十三回 風陵夜話 474](#_Toc69890557)

[第三十四回 排難解紛 489](#_Toc69890558)

[第三十五回 三枚金針 510](#_Toc69890559)

[第三十六回 生辰大禮 523](#_Toc69890560)

[第三十七回 三世恩怨 535](#_Toc69890561)

[第三十八回 生死茫茫 550](#_Toc69890562)

[第三十九回 大戰襄陽 563](#_Toc69890563)

[第四十回 華山之巔 582](#_Toc69890564)

[後記 593](#_Toc69890565)

# 《新修版神鵰俠侶》金庸

《二○一七年六月二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回 風月無情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

雞尺溪頭風浪晚，霧重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著江南岸。」

一陣輕柔婉轉的歌聲，飄在煙水濛濛的湖面上。歌聲發自一艘小船之中，船裏五個少女和歌嘻笑，盪舟採蓮。她們唱的曲子是北宋大詞人歐陽修所作的〈蝶戀花〉詞，寫的正是越女採蓮的情景，雖只寥寥六十字，但季節、時辰、所在、景物以及越女的容貌、衣著、首飾、心情，無一不描繪得歷歷如見，下半闋更是寫景中有敘事，敘事中夾抒情，自近而遠，餘意不盡。歐陽修在江南為官日久，吳山越水，柔情密意，盡皆融入長短句中。宋人不論達官貴人，或里巷小民，無不以唱詞為樂，是以柳永新詞一出，有井水處皆歌，而江南春岸折柳，秋湖採蓮，隨伴的往往便是歐詞。

時當南宋理宗年間，地處嘉興南湖。節近中秋，荷葉漸殘，蓮肉飽實。這一陣歌聲傳入湖邊一個道姑耳中。她在一排柳樹下悄立已久，晚風拂動她杏黃色道袍的下襬，拂動她頸中所插拂塵的萬縷柔絲，心頭思潮起伏，當真亦是「芳心只共絲爭亂」。只聽得歌聲漸漸遠去，唱的是歐陽修另一首〈蝶戀花〉詞，一陣風吹來，隱隱送來兩句：「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歌聲甫歇，便是一陣格格嬌笑。

那道姑一聲長嘆，提起左手，瞧著染滿了鮮血的手掌，喃喃自語：「那又有甚麼好笑？小妮子只是瞎唱，渾不解詞中相思之苦、惆悵之意。」

在那道姑身後十餘丈處，一個青袍長鬚的老者也一直悄立不動，只有當「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那兩句傳到之時，發出一聲極輕極輕的嘆息。

※※※

小船在碧琉璃般的湖面上滑過，舟中五個少女中三人十五六歲上下，另外兩個都只九歲。兩個幼女是中表之親，表姊姓程，單名一個英字，表妹姓陸，名無雙。兩人相差半歲。

三個年長少女唱著歌兒，將小舟從荷葉叢中盪將出來。程英道：「表妹你瞧，這位老伯伯還在這兒。」說著伸手指向垂柳下的一人。

那人滿頭亂髮，鬍鬚也是蓬蓬鬆鬆如刺蝟一般，鬚髮油光烏黑，照說年紀不大，可是滿臉皺紋深陷，卻似七八十歲老翁，身穿藍布直綴，頸中掛著個嬰兒所用的錦緞圍涎，圍涎上繡著幅花貓撲蝶圖，已然陳舊破爛。

陸無雙道：「這怪人在這兒坐了老半天啦，怎麼動也不動？」程英道：「別叫怪人，要叫『老伯伯』。你叫他怪人，他要生氣的。」陸無雙笑道：「他還不怪嗎？這麼老了，頭頸裏卻掛了個圍涎。他生了氣，要是鬍子都翹了起來，那才好看呢。」從小舟中拿起一個蓮蓬，往那人頭上擲去。

小舟與那怪客相距數丈，陸無雙年紀雖小，手上勁力竟自不弱，這一擲也是甚準。程英叫了聲：「表妹！」待要阻止，已然不及，只見那蓮蓬逕往怪客臉上飛去。那怪客頭一仰，已咬住蓮蓬，也不伸手去拿，舌頭捲處，咬住蓮蓬便大嚼起來。五個少女見他竟不剝出蓮子，也不怕苦澀，就這麼連瓣連衣的吞吃，互相望了幾眼，忍不住格格而笑，一面划船近前，走上岸來。

程英走到那人身邊，拉一拉他衣襟，道：「老伯伯，這樣不好吃的。」從袋裏取出一個蓮蓬，劈開蓮房，剝出十幾顆蓮子，再將蓮子外的青皮撕開，取出蓮子中苦味的芯兒，然後遞在怪客手裏。那怪客嚼了幾口，但覺滋味清香鮮美，與適才所吃的大不相同，裂嘴向程英一笑，點了點頭。程英又剝了幾枚蓮子遞給他。那怪客將蓮子拋入口中，一陣亂嚼，仰天說道：「跟我來！」說著大踏步向西便走。

陸無雙一拉程英的手，道：「表姊，咱們跟他去。」三個女伴膽小，忙道：「快回家去罷，別走遠了惹你娘罵。」陸無雙扁扁嘴扮個鬼臉，見那怪客走得甚快，說道：「你不來算啦。」放脫表姊的手，向前追去。程英與表妹一同出來玩耍，不能撇下她自歸，只得跟去。那三個女伴雖比她們大了好幾歲，但個個怕羞膽怯，只叫了幾聲，便見那怪客與程陸二人先後走入了桑樹叢後。

那怪客走得甚快，見程陸二人腳步小跟隨不上，先還停步等了幾次，到後來不耐煩起來，突然轉身，長臂伸處，一手一個，將兩個女孩兒夾在腋下，飛步而行。二女只聽耳邊風聲颯然，路上的石塊青草不住在眼前移動。陸無雙害怕起來，叫道：「放下我，放下我！」那怪客那裏理她，反而走得更快了。陸無雙仰起頭來，張口往他手掌緣上猛力咬去。那怪客手掌一碰，只把她牙齒撞得隱隱生痛。陸無雙只得鬆開牙齒，一張嘴可不閒著，拚命的大叫大嚷。程英卻是默不作聲。

那怪客又奔一陣，將二人放下地來。當地是個墳場。程英的小臉嚇成慘白，陸無雙卻脹得滿臉通紅。程英道：「老伯伯，我們要回家了，不跟你玩啦！」

那怪客兩眼瞪視著她，一言不發。程英見他目光之中流露出一股哀愁悽惋、自憐自傷的神色，不自禁的起了同情之心，輕輕道：「要是沒人陪你玩，明天你再到湖邊來，我剝蓮子給你吃。」那怪客嘆道：「是啊，十年啦，十年來都沒人陪我玩。」突然間目現兇光，惡狠狠的道：「何沅君呢？何沅君到那裏去了？」

程英見他突然間聲色俱厲，心裏害怕，低聲道：「我……我……我不知道。」那怪客抓住她手臂，將她身子搖了幾搖，低沉著嗓子道：「何沅君呢？」程英給他嚇得幾欲哭了出來，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卻始終沒流下。那怪客咬牙切齒的道：「哭啊，哭啊！你幹麼不哭？哼，你在十年前就這樣。我不准你嫁給他，你說不捨得離開我，可是非跟他走不可。你說感激我對你的恩情，離開我心裏很難過，呸！都是騙人的鬼話。你要是真傷心，又怎麼不哭？」

他狠狠的凝視著程英。程英早給嚇得臉無人色，但淚水總沒掉下來。那怪客用力搖晃她身子。程英牙齒咬住嘴唇，心中只說：「我不哭，我不哭！」那怪客道：「哼，你不肯為我掉一滴眼淚，連一滴眼淚也捨不得，我活著還有甚麼用？」猛然放脫程英，雙腿一彎，矮著身子，往身旁一塊墓碑上撞去，砰的一聲，登時暈了過去，倒在地下。

陸無雙叫道：「表姊，快逃。」拉著程英的手轉身便走。程英奔出幾步，只見怪客頭上汩汩冒血，心中不忍，道：「老伯伯別撞死啦，瞧瞧他去。」陸無雙道：「死了，那不變了鬼麼？」程英吃了一驚，既怕他變鬼，又怕他忽然醒轉，再抓住自己說些古裏古怪的瘋話，可是見他滿臉鮮血，甚為可憐，自己安慰自己：「老伯伯不是鬼，我不怕，他不會再抓我。」一步步的緩緩走近，叫道：「老伯伯，你痛麼？」

怪客呻吟了一聲，卻不回答。程英膽子大了些，取手帕給他按住傷口。但他這一撞之勢著實猛惡，頭上傷得好生厲害，轉瞬之間，一條手帕就給鮮血浸透。她用左手緊緊按住傷口，過了一會，鮮血不再流出。怪客微微睜眼，見程英坐在身旁，嘆道：「你又救我作甚？還不如讓我死了乾淨。」程英見他醒轉，很是高興，柔聲道：「你頭上痛不痛？」怪客搖搖頭，淒然道：「頭上不痛，心裏痛。」程英聽得奇怪，心想：「怎麼頭上破了這麼一大塊，反而頭上不痛心裏痛？」當下也不多問，解下腰帶，給他包紮好了傷處。

怪客嘆了口氣，站起身來，道：「你是永不肯再見我的了，咱們就這麼分手了麼？你一滴眼淚也不肯為我流麼？」程英聽他這話說得傷心，又見他一張醜臉雖然鮮血斑斑的甚是怕人，眼中卻滿是求懇之色，不禁心中酸楚，兩道淚水奪眶而出。怪客見到她的眼淚，臉上神色又是歡喜，又是淒苦，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程英見他哭得心酸，自己眼淚更如珍珠斷線般從臉頰上滾將下來，輕輕伸出雙手，摟住了他的脖子。陸無雙見他二人莫名其妙的摟著痛哭，一股笑意竟從心底直透上來，再也忍耐不住，縱聲哈哈大笑。

那怪客聽到笑聲，仰天嘆道：「是啊，嘴裏說永遠不離開我，年紀一大，便將過去的說話都忘了，只記著這個新相識的小白臉。你笑得可真開心啊！」低頭仔細再瞧程英，說道：「是的，是的，你是阿沅，是我的小阿沅。我不許你走，不許你跟那小白臉畜生走。」說著緊緊抱住了程英。

陸無雙見他神情激動，卻也不敢再笑了。

怪客道：「阿沅，我找到你啦。咱們回家去罷，你從今以後，永遠跟著爹爹在一起。」程英道：「老伯伯，我爹爹早死了。」怪客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你的義父啊，你不認得了嗎？」程英微微搖頭，道：「我沒有義父。」怪客大叫一聲，狠狠將她推開，喝道：「阿沅，你連義父也不認了？」程英道：「老伯伯，我叫程英，不是你的阿沅。」

那怪客喃喃的道：「你不是阿沅？不是我的阿沅？」呆了半晌，說道：「嗯，二十多年之前，阿沅才似你這般大。現今阿沅早長大啦，大得不要爹爹啦。她心眼兒中，就只陸展元那小畜生一個。」陸無雙「啊」的一聲，道：「陸展元？」

怪客雙目瞪視著她，問道：「你認得陸展元，是不是？」陸無雙微微笑道：「我自然認得，他是我大伯。」那怪客突然滿臉都是狠戾之色，伸手抓住陸無雙兩臂，問道：「他……他……這小畜生在那裏？快帶我去找他。」陸無雙甚是害怕，臉上卻仍帶著微笑，顫聲道：「我大伯住得很近，你真的要去找他？嘻嘻！」怪客道：「是，是！我在嘉興已整整找了三天，就是要找這小畜生算帳。小娃娃，你帶我去，老伯伯不難為你。」語氣漸轉柔和，說著放開了手掌。陸無雙右手撫摸左臂，道：「我給你抓得好痛，我大伯住在那裏，忽然忘記了。」

那怪客雙眉直豎，便欲發作，隨即想到欺侮這樣一個小女孩甚為不該，醜陋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伸手入懷，道：「是公公不好，給你陪不是啦。公公給糖糖你吃。」可是一隻手在懷裏伸不出來，顯是摸不到甚麼糖果。

陸無雙拍手笑道：「你沒糖，說話騙人，也不害羞。好罷，我跟你說，我大伯就住在那邊。」手指遠處兩株高聳的槐樹，道：「就在那邊。」

怪客長臂伸出，又將兩人夾在腋下，飛步向雙槐樹奔去。他急衝直行，遇到小溪阻路，縱躍即過。片刻之間，三人已到了雙槐之旁。那怪客放下兩人，卻見槐樹下赫然並列著兩座墳墓，一座墓碑上寫著「陸公展元之墓」六字，另一碑上則是「陸門何夫人之墓」七字。墓畔青草齊膝，顯是安葬已久。

怪客呆呆望著墓碑，自言自語：「陸展元這小畜生死了？幾時死的？」陸無雙笑嘻嘻的道：「死了有三年啦。」

那怪客冷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只可惜我不能親手取他狗命。」說著仰天哈哈大笑。笑聲遠遠傳了出去，聲音中充滿哀愁憤懣，殊無歡樂之意。

此時天色向晚，綠楊青草間已籠上淡淡煙霧。陸無雙拉拉表姊的衣袖，低聲道：「咱們回去罷。」那怪客道：「小白臉死了，阿沅還在這裏幹麼？我要接她回大理去。喂，小娃娃，你帶我去找你……找你那個死大伯的老婆去。」陸無雙向墓碑一指，道：「你不見嗎？我大媽也死了。」

怪客縱身躍起，叫聲如雷，猛喝：「你這話是真是假？她，她也死了？」陸無雙臉色蒼白，顫聲道：「爹爹說的，我大伯死了之後，大媽跟著也死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別嚇我，我怕！」怪客搥胸大叫：「她死了，她死了？不會的，你還沒見過我面，決不能死。我跟你說過的，十年之後我定要來見你。你……你怎麼不等我？」

他狂叫猛跳，勢若瘋虎，突然橫腿掃出，喀的一聲，將右首那株大槐樹只踢得不住搖晃，枝葉簌簌作響。程英和陸無雙手拉著手，退得遠遠的，那敢近前？只見他忽地抱住那株槐樹用力搖晃，似要拔將起來。那槐樹雖非十分粗大，卻那裏拔得它起？他高聲大叫：「你親口答應的，難道就忘了嗎？你說定要和我再見一面。怎麼答應了的事不算數？」喊到後來，聲音漸漸嘶啞。他蹲下身子，雙手運勁，頭上熱氣緩緩冒起，有如蒸籠，手臂上肌肉虯結，弓身拔背，猛喊一聲：「起！」那槐樹始終未能拔起，可是喀喇一聲巨響，竟爾從中斷為兩截。他抱著半截槐樹發了一陣呆，輕聲道：「死了，死了！」舉起來奮力擲出，半截槐樹遠遠飛了出去，有如在半空張了柄傘。

他呆立墓前，喃喃的道：「不錯，陸門何夫人，那就是阿沅了。」眼睛一花，兩塊石碑幻成了兩個人影。一個是拈花微笑、明眸流盼的少女，另一個卻是長身玉立、神情瀟灑的少年。兩人並肩而立。

那怪客睜眼罵道：「你誘拐我的乖女兒，我一指點死你。」伸出右手食指，欺身直進，猛往那少年胸口點去，突覺食指劇痛，幾欲折斷，原來這一指點中了石碑，那少年的身影卻隱沒不見了。怪客大怒，罵道：「你逃到那裏去？」左掌隨著擊出，雙掌連發，啪啪兩響，都擊在碑上。他愈打愈怒，掌力也愈來愈是凌厲，打得十餘掌，手掌上已是鮮血淋漓。

程英心中不忍，勸道：「老伯伯，別打了，你可打痛了自己的手。」那怪客哈哈大笑，叫道：「我不痛，我要打死陸展元這小畜生。」

他正自縱身大笑，笑聲忽爾中止，呆了一呆，叫道：「我非見你的面不可，非見你的面不可。」雙手猛力探出，十根手指如錐子般插入了那座「陸門何夫人」墳墓的墳土之中，待得手臂縮回，已將墳土抓起了兩大塊。只見他兩隻手掌有如鐵鏟，隨起隨落，將墳土一大塊一大塊的鏟起。

程陸二人嚇得臉無人色，不約而同的轉身便逃。那怪客全神貫注的挖墳，渾沒留意。二人急奔一陣，直到轉了好幾個彎，不見怪客追來，這才稍稍放心。二人不識途徑，沿路向鄉人打聽，直到天色大黑，方進陸家莊大門。

※※※

陸無雙張口直嚷：「不好啦，不好啦！爸爸、媽媽快來，那瘋子在挖大伯大媽的墳！」飛跑著闖進大廳，只見父親陸立鼎正抬起了頭，呆呆的望著牆壁。

程英跟著進廳，和陸無雙順著他眼光瞧去，卻見牆上印著三排手掌印，上面兩個，中間兩個，下面五個，共是九個。每個掌印都是殷紅如血。

陸立鼎聽著女兒叫嚷，忙問：「你說甚麼？」陸無雙叫道：「那個瘋子在挖大伯大媽的墳。」陸立鼎一驚，站起身來，喝道：「胡說！」程英道：「姨丈，是真的啊。」陸立鼎知道自己女兒刁鑽頑皮，精靈古怪，但程英卻從不說謊，問道：「甚麼事？」陸無雙咭咭咯咯的將適才的事說了一遍。

陸立鼎心知不妙，不待她說完，從壁上摘下單刀，朝兄嫂墳上急奔而去。奔到墳前，只見不但兄嫂的墳墓已給挖破，連二人的棺木也都打開了。當他聽到女兒說起有人挖墳，此事原在意料之中，但親眼見到，仍是不禁心中怦怦亂跳。棺中屍首卻已蹤影全無，棺木中的石灰、紙筋、棉墊等已凌亂不堪。他定了定神，只見兩具棺木的蓋上留著許多鐵器斬鑿印痕，不由得既悲且憤，又驚又疑，剛才沒細問女兒，不知這盜墓惡賊跟兄嫂有何深仇大怨，在他們死後尚來毀屍洩憤？當即提刀追趕。

他一身武功都是兄長陸展元所傳，生性淡泊，兼之家道殷實，一生席豐履厚，從不到江湖上行走，可說是全無閱歷，又乏應變之才，不會找尋盜屍賊的蹤跡，兜了個圈子後又回到墳前，更無半點主意，呆了半晌，只得回家。

他走進大廳，坐在椅中，順手將單刀拄在椅邊，望著牆上的九個血手印呆呆出神。心中只是想：「哥哥臨死之時曾說，他有個仇家，是個道姑，名叫李莫愁，外號『赤練仙子』，武功既高，行事又是心狠手辣。預料在他成親之後十年要來找他夫妻報仇。那時他說：『我此病已好不了，這場冤仇，那赤練仙子是報不成的了。再過三年，便是她來報仇之期，你無論如何要勸你嫂子遠遠避開。』我當時含淚答應，不料嫂子在我哥哥逝世當晚便即自刎殉夫。哥哥已去世三年，算來正是那道姑前來報仇之期，可是我兄嫂既已去世，冤仇甚麼的自也一筆勾銷，那道姑又來幹甚麼？哥哥又說，那道姑殺人之前，往往先在那人家中牆上或是門上印上血手印，一個手印便殺一人。我家連長工婢女總共也不過七人，怎地她印上了九個手印？啊，是了，她先印上血手印，才得知我兄嫂已死，便再派人去掘墳盜屍？這……這女魔頭當真惡毒……我今日一直在家，這九個血手印卻是幾時印下的？如此神不知鬼不覺的下手，此人……此人……」想到此處，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

背後腳步細碎，一雙柔軟的小手蒙住了他雙眼，聽得女兒的聲音說道：「爹爹，你猜我是誰？」這是陸無雙自小跟父親玩慣了的玩意，她三歲時伸手蒙住父親雙目，說：「爹爹，你猜我是誰？」令父母大笑了一場，自此而後，每當父親悶悶不樂，她總是使這法兒引他高興。陸立鼎縱在盛怒之下，讓愛女這麼一逗，也必怒氣盡消。但今日他卻再無心思與愛女戲耍，拂開她雙手，道：「爹爹沒空，你到裏面玩去！」

陸無雙一呆，她自小得父母愛寵，難得見他如此不理睬自己，小嘴一撅，要待撒嬌跟父親不依，只見男僕阿根匆匆進來，垂手稟道：「少爺，外面來了客人。」陸立鼎揮揮手道：「你說我不在家。」阿根道：「少爺，那大娘不是要見你，是過路人要借宿一晚。」陸立鼎驚道：「甚麼？是娘們？」阿根道：「是啊，那大娘還帶了兩個孩子，長得怪俊的。」陸立鼎聽說那女客還帶著兩個孩子，稍稍放心，道：「她不是道姑？」阿根搖搖頭道：「不是。穿得乾乾淨淨的，瞧上去倒是好人家的大娘。」陸立鼎道：「好罷，你招呼她到客房安息，飯菜相待就是。」阿根答應著去了。陸無雙道：「我也瞧瞧去。」隨後奔出。

陸立鼎站起身來，正要入內與娘子商議如何應敵，陸二娘已走到廳上。陸立鼎將血手印指給她看，又說了墳破屍失之事。陸二娘皺眉道：「兩個孩子送到那裏去躲避？」陸立鼎指著牆上血手印道：「兩個孩子也在數內，這魔頭既按下了血手印，只怕輕易躲避不了。嘿，咱兩個枉自練了這些年武功，這人進出我家，我們沒半點知覺，這……這……」陸二娘望著白牆，抓住椅背，道：「為甚麼九個手印？咱們家裏可只有七口。」

她兩句話出口，手足酸軟，怔怔的瞧著丈夫，竟要流下淚來。陸立鼎伸手扶住她臂膀，道：「娘子，事到臨頭，也不必害怕。上面這兩個手印是要給哥哥和嫂子的，下面兩個自然是打在你我身上了。第三排的兩個，是對付無雙和小英。最後三個，打的是阿根和兩名丫頭。嘿嘿，這才叫血濺滿門啊。」陸二娘顫聲道：「哥哥嫂子？」陸立鼎道：「不知這魔頭跟哥哥嫂子有甚大仇，兄嫂死了，她仍要派人從墳裏掘出他們遺體來折辱。」陸二娘道：「你說那瘋子是她派來的？」陸立鼎道：「這個自然。」陸二娘見他滿臉汗水塵土，柔聲道：「回房去擦個臉，換件衣衫，好好休息一下再說。」

陸立鼎站起身來，和她並肩回房，說道：「娘子，陸家滿門今日倘若難逃一死，也讓咱們死得不墮了兄嫂的威名。」陸二娘心中一酸，道：「二爺說得是。」兩人均想，陸立鼎雖籍籍無名，他兄長陸展元、何沅君夫婦卻是俠名震於江湖，嘉興陸家莊的名頭在武林中向來無人小覷。

二人走到後院，忽聽得東邊壁上喀的一響，高處有人。陸立鼎搶上一步，擋住妻子身前，抬頭看時，卻見牆頭上坐著個男孩，伸手正去摘凌霄花。又聽牆腳邊有人叫道：「小心啦，莫掉下來。」原來程英、陸無雙和一個男孩守在牆邊花叢之後。陸立鼎心想：「這兩個孩兒，想是來借宿那家人的，怎地如此頑皮？」

牆頭那男孩摘了一朵花。陸無雙叫道：「給我，給我！」那男孩一笑，卻向程英擲去。程英伸手接過，遞給表妹。陸無雙惱了，拿過花兒丟在地下，踏了幾腳，嗔道：「希罕麼？我才不要呢。」陸氏夫婦見孩兒們玩得起勁，全不知一場血腥大禍已迫在眉睫，嘆了口氣，同進房中。

程英見陸無雙踏壞花朵，道：「表妹，你又生甚麼氣啦？」陸無雙小嘴撅起，道：「我不要他的，我自己採。」說著右足一點，身子躍起，已抓住一根花架上垂下來的紫藤，這麼一借力，又躍高數尺，逕往一株銀桂樹的枝幹上竄去。牆頭那男孩拍手喝采，叫道：「到這裏來！」陸無雙雙手拉著桂花樹枝，在空中盪了幾下，鬆手放樹，向著牆頭撲去。

以她所練過的這一點微末輕功，這一撲實是太過危險，但她氣惱那男孩把花朵拋給表姊而不給自己，女孩兒家在生人面前要強好勝，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從空中飛躍過去。那男孩吃了一驚，叫道：「留神！」伸手相接。他若不伸出手去，陸無雙原可攀到牆頭，但在半空中見到男孩要來相拉，叱道：「讓開！」側身要避開他雙手。那空中轉身之技是極上乘的輕身功夫，她曾見父親使過，連她母親也不會，她一個小小女孩又怎會使？這一轉身，手指已攀不到牆頭，驚叫一聲「啊喲」，直墮下來。

牆腳下那男孩見她跌落，飛步過來，伸手去接。牆高一丈有餘，陸無雙身子雖輕，這一跌下來可力道甚大，那男孩一把抱住了她腰身，兩人重重的一齊摔倒。只聽喀嚓兩響，陸無雙左腿腿骨折斷，那男孩的額角撞在花壇石上，登時鮮血噴出。

程英與另一個男孩見闖了大禍，忙上前相扶。那男孩慢慢站起身來，按住額上創口，陸無雙卻已暈了過去。程英抱住表妹，大叫：「姨丈，阿姨，快來！」

陸立鼎夫婦聽得叫聲，從房中奔出，見到兩個孩子負傷，又見一個中年婦人從西廂房快步出來，料想是那前來借宿的女子。只見她搶著抱起陸無雙與那男孩走向廳中，她不替孩子止血，卻先給陸無雙接續斷了的腿骨。陸二娘取過布帕，給那男孩頭上包紮了，過去看女兒腿傷。

那婦人在陸無雙斷腿內側的「白海穴」與膝後「委中穴」各點一指，止住她的疼痛，雙手持定斷腿兩邊，待要接骨。陸立鼎見她出手利落，點穴功夫更是到家，心中疑雲大起，叫道：「大娘是誰？光臨舍下有何指教？」那婦人全神貫注的替陸無雙接骨，只嗯了幾聲，沒答他問話。

就在此時，忽然屋頂上有人哈哈一笑，一個女子聲音叫道：「但取陸家一門七口性命，餘人快快出去。」那婦人正在接骨，猛聽得屋頂上呼喝之聲，吃了一驚，不自禁的雙手一扭，喀的一聲，斷骨又扭歪了，陸無雙劇痛之下，大叫一聲，又暈了過去。

各人一齊抬頭，只見屋簷邊站著一個少年道姑，月光映在她臉上，看來只十五六歲年紀，背插長劍，血紅的劍縧在風中獵獵作響。陸立鼎朗聲道：「在下陸立鼎。你是李仙姑的門下麼？」

那小道姑嘴角一歪，說道：「你知道就好啦！快把你妻子、女兒，婢僕盡都殺了，然後自盡，免得我多費一番手腳。」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不徐不疾，竟將對方半點沒放在眼裏。

陸立鼎聽了這幾句話只氣得全身發顫，說道：「你……你……」一時不知如何應付，待要躍上廝拚，卻想對方年幼，又是女子，可不便當真跟她動手，正躊躇間，忽覺身旁有人掠過，那前來借宿的婦人已縱身上屋，手挺長劍，跟那小道姑鬥在一起。

那婦人身穿灰色衫裙，小道姑穿的是杏黃道袍，月光下只見灰影與黃影盤旋飛舞，夾雜著三道寒光，偶而發出幾下兵刃碰撞之聲。陸立鼎武功得自兄長親傳，雖然從無臨敵經歷，眼光卻是不弱，於兩人劍招瞧得清清楚楚。見小道姑手中一柄長劍已轉守為攻，攻守倏變，劍法凌厲。那婦人凝神應敵，乘隙遞出招數。斗然間聽得錚的一聲，雙劍相交，小道姑手中長劍飛向半空。她急躍退後，俏臉生暈，叱道：「我奉師命來殺陸家滿門，你是甚麼人，卻來多管閒事？」

那婦人冷笑道：「你師父若有本事，就該早尋陸展元算帳，現下明知他死了，卻來找旁人晦氣，羞也不羞？」小道姑右手一揮，三枚銀針激射而出，兩枚打向那婦人，第三枚卻射向站在天井中的陸立鼎。這一下陡然而發，出人意外，那婦人揮劍擊開，陸立鼎低聲怒叱，伸兩指鉗住了銀針。

小道姑微微冷笑，翻身下屋，只聽得步聲細碎，飛快去了。那婦人躍回庭中，見陸立鼎手中拿著銀針，忙道：「快放下！」陸立鼎依言擲下。那婦人揮劍割斷自己一截衣帶，立即將他右手手腕牢牢縛住。

陸立鼎嚇了一跳，道：「針上有毒？」那婦人道：「劇毒無比。」當即取出一粒藥丸給他服下。陸立鼎只覺食中兩指麻木不仁，隨即腫大。那婦人忙用劍尖劃破他兩根手指的指心，但見一滴滴的黑血滲了出來。陸立鼎大駭，心道：「我手指又沒破損，只碰了一下銀針就這等厲害，倘若給針尖刺破一點，又怎有命在？」向那婦人施了一禮，道：「在下有眼不識泰山，不敢請問大娘高姓。」

那婦人道：「我家官人姓武，叫作武三通。」陸立鼎一凜，說道：「原來是武家娘子。聽說武前輩是雲南大理一燈大師的門下，不知是否？」武娘子道：「正是。一燈大師是我家官人的師父。小婦人從官人手裏學得一些粗淺武藝，當真班門弄斧，可教陸爺見笑了。」陸立鼎連聲稱謝援手之德。他曾聽兄長說起，生平所見武學高手，以大理一燈大師門下的最是了得；一燈大師原為大理的國君，避位為僧後有「漁樵耕讀」四大弟子隨侍，其中那農夫名叫武三通，與他兄長生有嫌隙，至於如何結怨，則未曾明言。可是武娘子不與己為敵，反而出手逐走赤練仙子的弟子，此中緣由實難索解。

各人回進廳堂。陸立鼎將女兒抱在懷內，見她已然蘇醒，臉色慘白，但強自忍痛，竟不哭泣，不禁甚是憐惜。武娘子嘆道：「這女魔頭的徒兒一去，那魔頭立即親至。陸爺，不是我小看於你，憑你夫婦兩人，再加上我，萬萬不是那魔頭的對手。但我瞧逃也無益，咱們聽天由命，便在這兒等她來罷！」

陸二娘問道：「這魔頭到底是何等樣人？和咱家又有甚麼深仇大怨？」武娘子向陸立鼎望了一眼，道：「難道陸爺沒跟你說過？」陸二娘道：「他說只知此事與他兄嫂有關，其中牽涉到男女情愛，他也並不十分明白。」

武娘子嘆了口氣道：「這就是了。我是外人，說一下不妨。令兄陸大爺十餘年前曾去大理。那魔頭赤練仙子李莫愁現下武林中人聞名喪膽，可是十多年前卻是個美貌溫柔的好女子，那時也並未出家。也是前生的冤孽，她與令兄相見之後，就種下了情苗。後來經過許多糾葛變故，令兄與令嫂何沅君成了親。說到令嫂，卻又不得不提拙夫之事。此事言之有愧，但今日情勢緊迫，我也只好說了。這個何沅君，本來是我們的義女。」

陸立鼎夫婦同時「啊」的一聲。

武娘子輕撫那受傷男孩的肩膀，眼望燭火，說道：「令嫂何沅君自幼孤苦，我夫婦收養在家，認作義女，對她甚是憐愛。後來她結識了令兄，雙方情投意合，要結為夫婦。拙夫一來不願她遠嫁，二來又偏見甚深，說江南人狡猾多詐，十分靠不住，無論如何不肯答允。阿沅卻悄悄跟著令兄走了。成親之日，拙夫和李莫愁同時去跟新夫婦為難。喜宴座中有一位大理天龍寺的高僧，出手鎮住兩人，要他們衝著他的面子，保新夫婦十年平安。拙夫與李莫愁當時被迫應承十年內不跟新夫婦為難。拙夫憤激過甚，此後就一直瘋瘋顛顛，不論他的師友和我如何相勸，總不能開解，老是算著這十年的日子。屈指算來，今日正是十年之期，想不到令兄跟阿沅……唉，卻連十年的福也享不到。」說著垂下頭來，神色淒然。

陸立鼎道：「如此說來，掘墳盜我兄嫂遺體的，便是尊夫了。」武娘子臉有慚色，道：「剛才聽府上兩位小姐說起，那確是拙夫。」陸立鼎怫然道：「尊夫這等行逕，可大大的不是了。這本來也不是甚麼怨仇，何況我兄嫂已死，就算真有深仇大怨，也是一了百了，卻何以來盜他遺體，這算甚麼英雄好漢？」論到輩份，武氏夫婦該是尊長，但陸立鼎心下憤怒，說話間便不敘尊卑之禮。武娘子嘆道：「陸爺責備得是，拙夫心智失常，言語舉止，往往不通情理。我今日攜這兩個孩兒來此，原是防備拙夫到這裏來胡作非為。當今之世，只怕也只有我一人，他才忌憚三分了。」說到這裏，向兩個孩子道：「向陸爺陸二娘叩頭，代你爹爹謝罪。」兩個孩子拜了下去。

陸二娘忙伸手扶起，問起名字，那摔破額角的叫做武敦儒，是哥哥，弟弟叫做武修文。兩人相差一歲，一個十二，一個十一，武學名家的兩個兒子，卻都取了個斯文名字。武娘子言道，他夫婦中年得子，深知武林中的險惡，盼望兒子棄武學文，可是兩個孩兒還是好武，跟他們的名字沾不上邊兒。

武娘子說了情由，黯然嘆息，心想：「這番話只能說到這裏為止，別的話卻是不足為外人道了。」原來何沅君長到十七八歲時，亭亭玉立，嬌美可愛，武三通對她似乎已不純是義父義女之情。以他武林豪俠的身份，自不能有何逾份的言行，本已內心鬱結，突然見她愛上了一個江南少年，竟狂怒不能自已。至於他說「江南人狡猾多詐，十分靠不住」，除了敵視何沅君的意中人外，也因當年欺騙郭靖、卻遭黃蓉反欺，為郭靖托下壓在肩頭的黃牛、大石，弄得不能脫身，雖然後來與靖蓉二人和解結交，但「江南人狡猾多詐」一節，卻深印腦中。

武娘子又道：「萬想不到拙夫沒來，那赤練仙子卻來尋府上的晦氣……」說到此處，忽聽屋上有人叫道：「儒兒，文兒，給我出來！」這聲音來得甚是突然，絲毫不聞屋瓦上有腳步之聲，便忽然有人呼叫。陸氏夫婦同時一驚，知是武三通到了。程英與陸無雙也認出是吃蓮蓬怪客的聲音。

只見人影晃動，武三通飛身下屋，一手一個，提了兩個兒子上屋而去。武娘子大叫：「喂，喂，你來見過陸爺、陸二娘，你拿去的那兩具屍體呢？快送回來……」武三通全不理會，早去得遠了。

※※※

武三通亂跑一陣，奔進一座樹林，忽然放下修文，單單抱著頭上有傷的敦儒，走得影蹤不見，竟把小兒子留在樹林之中。

武修文大叫：「爸爸，爸爸！」見父親抱著哥哥，早已奔出數十丈外，只聽得他遠遠叫道：「你等著，我回頭再來抱你。」武修文知道父親行事向來顛三倒四，倒也不以為異。黑夜之中一個人在森林裏雖然害怕，但想父親不久回來，當下坐在樹邊等待。過得良久，父親始終不來，靠在樹幹之上，過了一會，終於合眼睡著了。

睡到天明，迷糊中聽得頭頂幾下清亮高亢的啼聲，他睜開眼來，抬頭望去，只見兩隻極大的白色大鷹正在天空盤旋翱翔，雙翅橫展，竟達丈許。他從未見過這般大鷹，凝目注視，又感奇怪，又覺好玩，叫道：「哥哥，快來看大鷹！」一時沒想到只自己孤身一人，自來形影不離的哥哥卻已不在身邊。

忽聽得背後兩聲低嘯，聲音嬌柔清脆，似出於女孩子之口。兩隻大鷹又盤旋了幾個圈子，緩緩下降。武修文回過頭來，見樹後走出一個女孩，向天空招手，兩隻大鷹歛翅飛落，站在她身畔。那女孩向武修文望了一眼，撫摸兩隻大鷹之背，說道：「好鵰兒，乖鵰兒。」武修文心想：「原來這兩隻大鷹是鵰兒。」但見雙鵰昂首顧盼，神駿非常，站在地下比那女孩還高。

武修文走近說道：「這兩隻鵰兒是你家養的麼？」那女孩小嘴微撅，做了個輕蔑神色，道：「我不認得你，不跟你玩。」武修文也不以為忤，伸手去摸鵰背。那女孩一聲輕哨，那鵰兒左翅突然掃出，勁力竟然極大，武修文沒提防，登時給掃得摔了個觔斗。

武修文打了個滾站起，望著雙鵰，心下好生羨慕，說道：「這對鵰兒真好，肯聽你話。我回頭要爹爹也去捉一對來養了玩。」那女孩道：「哼，你爹爹捉得著麼？」武修文連討三個沒趣，訕訕的很不好意思，定睛瞧時，只見她身穿淡綠羅衣，頸中掛著串明珠，臉色白嫩無比，猶如奶油一般，似乎要滴出水來，雙目流動，秀眉纖長。武修文雖是小童，也覺她秀麗之極，不由自主的心生親近之意，但見她神色凜然，卻又不禁感到畏縮。

那女孩右手撫摸鵰背，一雙眼珠在武修文身上滾了一轉，問道：「你叫甚麼名字？怎麼一個兒出來玩？」武修文道：「我叫武修文，我在等我爹爹啊。你呢？你叫甚麼？」那女孩扁了扁小嘴，哼的一聲，道：「我不跟野孩子玩。」說著轉身便走。武修文呆了一呆，叫道：「我不是野孩子。」一邊叫，一邊隨後跟去。

他見那女孩約莫比自己小著兩三歲，人矮腿短，自己一發足便可追上，那知他剛展開輕功，那女孩腳步好快，片刻間已奔出數丈，竟把他遠遠拋在後面。她再奔幾步，站定身子，回頭叫道：「哼，你追得著我麼？」武修文道：「自然追得著。」立即提氣急追。

那女孩回頭又跑，忽然向前疾衝，躲在一株松樹後面。武修文隨後跟來，那女孩瞧他跑得近了，斗然間伸出左足，往他小腿上絆去。武修文全沒料到，登時向前跌出。他忙使個「鐵樹樁」想定住身子，那女孩右足又出，向他臀部猛力踢去。武修文一交直摔下去，鼻子剛好撞在一塊小尖石上，鼻血流出，衣上點點斑斑的盡是鮮血。

那女孩見血，不禁慌了，登時沒做理會處，只想拔足逃走，忽然身後有人喝道：「芙兒，你又在欺侮人了，是不是？」那女孩並不回頭，辯道：「誰說的？他自己摔交，管我甚麼事？你可別跟我爹亂說。」武修文按住鼻子，其實也不很疼，但見到滿手鮮血，心下驚慌。他聽得女孩與人說話，轉過身來，見是個撐著鐵拐的跛足老者。那人兩鬢如霜，形容枯槁，雙眼翻白，是個瞎子。

只聽他冷笑道：「你別欺我瞧不見，我甚麼都聽得清清楚楚。你這小妞兒啊，現下已經這樣壞，大了瞧你怎麼得了？」那女孩過去挽住他手臂，央求道：「大公公，你別跟我爹爹說，好不好？他摔出了鼻血，你給他治治啊！」

那老者踏上一步，左手抓住武修文手臂，右手伸指在他鼻旁「迎香穴」按了幾下。武修文鼻血本已漸止，這麼幾撳，就全然不流了，只覺那老者五根手指有如鐵鉗，又長又硬，緊緊抓著自己手臂，心中害怕起來，微微一掙，竟是動也不動，當下手臂一縮一圈，使出母親所授的小擒拿手功夫，手掌打個半圈，向外逆翻。那老者沒料到這小小孩童竟有如此巧妙手法，給他一翻之下，竟爾脫手，「噫」的一聲輕呼，隨即又抓住了他手腕。武修文運勁欲再掙扎，卻怎麼也掙不脫了。

那老者道：「小兄弟別怕，你姓甚麼？」武修文道：「我姓武。」那老者道：「你說話不是本地口音，從那裏來的？你爹媽呢？」說著放鬆了他手腕。武修文想起一晚沒見爹娘，不知他兩人怎樣了，聽他問起，險些兒便要哭出來。那女孩刮臉羞他，唱道：「羞羞羞，小花狗，眼圈兒紅，要流油！」

武修文昂然道：「哼，我才不哭呢！」當下將母親在陸家莊等候敵人、父親抱了哥哥不知去了那裏、自己黑夜中等待父兄不見、在樹下睡著等情說了。他心情激動，說得大為顛三倒四，但那老者也聽出了七八成，又問知他們是從大理國來，父親叫作武三通，最擅長的武功是「一陽指」。那老者道：「你爹爹是一燈大師門下，是不是？」武修文喜道：「是啊，你認識咱們皇爺嗎？你見過他沒有？我可沒見過。」武三通當年在大理國功極帝段智興手下當御林軍總管，後來段智興出家，法名一燈，但武三通與兩個孩子說起往事之時，仍是「咱們皇爺怎樣怎樣」，是以武修文也叫他「咱們皇爺」。

那老者道：「我也沒機緣拜見過他老人家，久仰『南帝』的大名，好生欽羨。這女孩兒的爹娘曾受過他老人家極大的恩惠。如此說來，大家不是外人，你可知道你媽等的敵人是誰？」武修文道：「我聽媽跟陸爺說話，那敵人好像是甚麼赤練蛇、甚麼愁的。」那老者抬起了頭，喃喃的道：「甚麼赤練蛇？」突然一頓鐵杖，大聲叫道：「是赤練仙子李莫愁？」武修文喜道：「對對！正是赤練仙子！」

那老者登時神色甚是鄭重，說道：「你們兩個在這裏玩，一步也別離開。我瞧瞧去。」那女孩道：「大公公，我也去。」武修文也道：「我也去。」那老者急道：「唉，唉！萬萬去不得。那女魔頭兇惡得緊，我打不過她。不過既知朋友有難，可不能不去。你們要聽話。」說著拄起鐵杖，一蹺一拐的疾行而去。

武修文好生佩服，說道：「這老公公又瞎又跛，卻奔得這麼快。」那女孩小嘴一扁，道：「這有甚麼希奇？我爹爹媽媽的輕功，你見了才嚇一大跳呢。」武修文道：「你爹爹媽媽也是又瞎又跛的嗎？」那女孩大怒，道：「呸！你爹爹媽媽才又瞎又跛！」

此時天色大明，田間農夫已在耕作，男男女女唱著山歌。那老者是本地土著，雙目雖盲，但熟悉道路，隨行隨問，不久即來到陸家莊前。遠遠便聽得兵刃相交，乒乒乓乓的打得極是猛烈。陸展元一家是本地的官宦世家，那老者卻是市井之徒，雖同是嘉興有名的武學之士，卻向無往來；又知自己武功不及赤練仙子，這番趕去只是多陪上一條老命，但想到此事牽涉一燈大師的弟子在內，大夥兒欠一燈大師的情太多，決不能袖手不理，便即足下加勁，搶到莊前。只聽得屋頂上有四人正自激烈相鬥，他側耳靜聽，從呼喝與兵刃相交聲中，聽出一邊三個，另一邊只有一個，可是竟眾不敵寡，那三個已全然落在下風。

※※※

上晚武三通抱走了兩個兒子，陸立鼎夫婦甚為訝異，不知他是何用意。武娘子卻臉有喜色，笑道：「拙夫平日瘋瘋顛顛，這回卻難得通達事理。」陸二娘問起原因，武娘子笑而不答，只道：「我也不知所料對不對，待會兒便有分曉。」這時夜已漸深，陸無雙伏在父親懷中沉沉睡去。程英也是迷迷糊糊的睜不開眼來。陸二娘抱了兩個孩子要送她們入房安睡。武娘子道：「且稍待片刻。」忽聽得屋頂有人叫道：「拋上來。」正是武三通的聲音。他輕功了得，來到屋頂，陸氏夫婦事先仍全沒察覺。

武娘子接過程英，走到廳口向上拋去，武三通伸臂抱去。陸氏夫婦正驚異間，武娘子又抱過陸無雙擲了上去。

陸立鼎大驚，叫道：「幹甚麼？」躍上屋頂，四下裏黑沉沉地，已不見武三通與二女的影蹤。他拔足欲追，武娘子叫道：「陸爺不須追趕，他是好意。」陸立鼎將信將疑，跳回庭中，顫聲問道：「甚麼好意？」此時陸二娘卻已會意，道：「武三爺怕那魔頭害了孩兒們，定是將他們藏到了穩妥之處。」陸立鼎當局者迷，為娘子一語點醒，連道：「正是，正是。」但想到武三通盜去自己兄嫂屍體，卻又甚不放心。

武娘子嘆道：「拙夫自從阿沅嫁了令兄之後，見到女孩子就會生氣，不知怎的，竟會眷顧府上兩位千金，實非我意料所及。他第一次來帶走儒兒、文兒之時，我見他對兩位小姐連望幾眼，神色間甚為憐愛，頗有關懷之意。他從前對著阿沅，也總是這般模樣的。果然他又來抱去了兩位小姐。唉，但願他從此轉性，不再胡塗！」說著連嘆了兩口長氣。

陸氏夫婦初時顧念女兒與姨姪女的安危，心中栗六，舉止失措，此時去了後顧之憂，恐懼之心漸減，敵愾之意大增，兩人身上帶齊暗器兵刃，坐在廳上，閉目養神。兩人做了十幾年夫妻，平日為家務之事不時小有齟齬，此刻想到強敵轉瞬即至，想起陸展元與武娘子所說那魔頭武功高強、行事毒辣，多半劫數難逃，夫婦相偕之時無多，不自禁互相依偎，四手相握。

過了良久，萬籟俱寂之中，忽聽得遠處飄來一陣輕柔的女子歌聲，相隔雖遠，但歌聲吐字清亮，清清楚楚聽得是：「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每唱一字，便近了不少，那人來得好快，第三句歌聲未歇，已來到門外。

三人愕然相顧，突然間砰砰喀喇數聲響過，大門內門閂木撐齊斷，大門向兩旁飛開，一個美貌道姑微笑著緩步進來，身穿杏黃道袍，自是赤練仙子李莫愁到了。

阿根正在打掃天井，上前喝問：「是誰？」陸立鼎急叫：「阿根退開！」卻那裏還來得及？李莫愁拂塵揮動，阿根登時頭顱碎裂，不聲不響的死了。陸立鼎提刀搶上，李莫愁身子微側，從他身邊掠過，揮拂塵將兩名婢女同時掃死，笑問：「兩個女孩兒呢？」

陸氏夫婦見她一眨眼間便連殺三人，明知無倖，一咬牙，提起刀劍分從左右攻上。李莫愁舉拂塵正要擊落，見武娘子持劍在側，微微一笑，說道：「既有外人插手，就不便在屋中殺人了！」她話聲輕柔婉轉，神態嬌媚，加之明眸皓齒，膚色白膩，實是個出色的美人，也不見她如何提足抬腿，已輕飄飄的上了屋頂。陸氏夫婦與武娘子跟著躍上。

李莫愁先派弟子小道姑洪凌波去查察陸展元滿門情形，才知陸展元夫婦已於三年前去世，又查知其家現存主僕七人，回報師父，李莫愁氣惱不解，這筆帳便要轉到其弟陸立鼎身上，依據自己一向慣例，在陸家牆上印了九個血手印示警。上面一對手印說明是殺陸展元夫婦以洩當年怨憤，便即死了，也要將他們拆骨揚灰。下面七個手印，自是指明要殺陸家現存的主僕七人。

李莫愁拂塵輕揮，將三般兵刃一齊掃開，嬌滴滴、軟綿綿的說道：「陸二爺，你哥哥若尚在，只要他出口求我，再休了何沅君這個小賤人，我未始不可饒了你家一門良賤。如今，唉，你們運氣不好，只怪你哥哥太短命，可怪不得我。」陸立鼎叫道：「誰要你饒？」揮刀砍去，武娘子與陸二娘跟著上前夾攻。李莫愁眼見陸立鼎武功平平，但出刀踢腿、轉身劈掌的架子，宛然便是當年意中人陸展元的模漾，心中酸楚，卻盼多看得一刻是一刻，若是舉手間殺了他，在這世上便再也看不到「江南陸家刀法」了，當下隨手揮架，讓這三名敵手在身邊團團而轉，心中情意纏綿，出招也就不如何凌厲。

突然間李莫愁一聲輕嘯，縱下屋去，撲向小河邊一個手持鐵杖的跛足老者，拂塵起處，向他頸口纏了過去。這一招她足未著地，拂塵卻已攻向敵人要害，全未防備自己處處都是空隙，只是她殺著厲害，實是要教對方非守不可。

那老者於敵人來招聽得清清楚楚，鐵杖疾橫，斗地點出，逕刺她右腕。鐵杖是極笨重的兵刃，自來用以掃打砸撞，這老者卻運起「刺」字訣，竟使鐵杖如劍，出招輕靈飄逸。李莫愁拂塵微揮，銀絲倒轉，已捲住了鐵杖頭，叫一聲：「撒手！」借力使力，拂塵上的千萬縷銀絲將鐵杖之力盡數借了過來。那老者雙臂劇震，險些把持不住，危急中乘勢躍起，身子在空中斜斜竄過，才將她一拂的巧勁卸開，心下暗驚：「這魔頭果然名不虛傳。」李莫愁這一招「太公釣魚」，取義於「願者上釣」，以敵人自身之力奪人兵刃，本來百不失一，豈知竟沒奪下他的鐵杖，卻也大出意料之外，暗道：「這跛腳老頭兒是誰？竟有這等功夫？」身形微側，見他雙目翻白，是個瞎子，登時醒悟，叫道：「你是柯鎮惡！」

這盲目跛足老者，正是江南七怪之首的飛天蝙蝠柯鎮惡。

※※※

當年郭靖、黃蓉參與華山論劍之後，由黃藥師主持成婚，在桃花島歸隱。黃藥師性情怪僻，不喜熱鬧，與女兒女婿同處數月，不覺厭煩起來，留下一封書信，說要另尋清靜之地閒居，逕自飄然離島。黃蓉知道父親脾氣，雖然不捨，卻也無法可想。初時還道數月之內，父親必有消息帶來，那知一別經年，音訊杳然。黃蓉思念父親和師父洪七公，和郭靖出去尋訪，兩人在江湖上行走數月，不得不重回桃花島，原來黃蓉有了身孕。

她性子向來刁鑽古怪，不肯有片刻安寧，有了身孕，處處不便，不由得甚為煩惱，推源禍始，自是郭靖不好。有孕之人性子本易暴躁，她對郭靖雖情深意重，這時卻找些小事，不斷跟他吵鬧。郭靖明白愛妻脾氣，每當她無理取鬧，總笑笑不理。倘若黃蓉惱得狠了，他就溫言慰藉，逗得她開顏為笑方罷。

不覺十月過去，黃蓉生下一女，取名郭芙。她懷孕時心中不喜，但生下女兒之後，卻異常憐愛，事事縱恣。這女孩不到一歲便已頑皮不堪。郭靖有時看不過眼，管教幾句，黃蓉卻著意護持，郭靖每管一回，結果女兒反而更加放肆一回。到郭芙五歲那年，黃蓉開始授她武藝。這一來，桃花島上的蟲鳥走獸可就遭了殃，不是羽毛被拔得精光，就是尾巴給剪去了一截，昔時清清靜靜的隱士養性之所，竟成了雞飛狗走的頑童肆虐之場。郭靖一來順著愛妻，二來對這頑皮女兒確也甚為愛憐，每當女兒犯了過錯，要想責打，但見她扮個鬼臉摟著自己脖子軟語央求，只得嘆口長氣，舉起的手又慢慢放了下來。

這些年中，黃藥師與洪七公均全無音訊，靖蓉夫婦雖知二人當世無敵，不致有何意外，但衣食無人侍奉，不免掛念。郭靖又幾次去接大師父柯鎮惡，請他到桃花島來頤養天年。但柯鎮惡愛與市井之徒為伍，鬧酒賭錢為樂，不願過桃花島上冷清清的日子，始終推辭不來。這一日他卻不待郭靖來接，自行來到島上。原來他近日手氣不佳，連賭連輸，欠下了一身債，無可奈何，只得到徒兒家裏來避債。郭靖、黃蓉見到師父，自是高興異常，留著他在島上長住，無論怎樣不放他走了。黃蓉慢慢套出真相，暗地裏派人去替他還了賭債。柯鎮惡卻不知道，不敢回嘉興去，閒著無事，就做了郭芙的遊伴。

忽忽數年，郭芙已滿九歲了。黃蓉記掛父親，與郭靖要出島尋訪，柯鎮惡說甚麼也要一起去，郭芙自也磨著非同去不可。四人離島之後，談到行程，柯鎮惡說道：「甚麼地方都好，就是嘉興不去。」黃蓉笑道：「大師父，好教你得知，那些債主我早給你打發了。」柯鎮惡大喜之下，首先便要去嘉興。

到得嘉興，四人宿在客店之中。柯鎮惡向故舊打聽，有人說前數日曾見到一個青袍老人獨自在煙雨樓頭喝酒，說起形貌，似乎便是黃藥師的模樣。郭靖、黃蓉大喜，便在嘉興城鄉到處尋訪。這日清晨，柯鎮惡帶著郭芙，攜了雙鵰到樹林中玩，不意湊巧碰到了武修文。

柯鎮惡與李莫愁交手數合，就知不是她的對手，心想：「這女魔頭武功之高，竟似不亞於當年的梅超風。」當下展開伏魔杖法，緊緊守住門戶。李莫愁心中暗讚：「曾聽陸郎這沒良心的小子言道，他嘉興前輩人物中有江南七怪，武功甚是不弱，收下一個徒兒大大有名，便是大俠郭靖。這老兒是江南七怪之首，果然名不虛傳。他盲目跛足，年老力衰，居然還接得了我十餘招。」只聽陸氏夫婦大聲呼喝，與武娘子已攻到身後，心中主意已定：「要傷柯老頭不難，但惹得郭氏夫婦找上門來，卻是難鬥，今日放他一馬便是。」拂塵揚動，銀絲鼓勁挺直，就似一柄花槍般向柯鎮惡當胸刺去。這拂塵絲雖是柔軟之物，但藉著一股巧勁，所指處又是要害大穴，這一刺之勢卻也頗為厲害。

柯鎮惡鐵杖在地下一頓，借勢後躍。李莫愁踏上一步，似是進招追擊，那知斗然間疾向後仰。她腰肢柔軟之極，翻身後仰，肩膀離武娘子已不及二尺。武娘子吃了一驚，急揮左掌向她額頭拍去。李莫愁腰肢輕擺，就如一朵水仙在風中微微一顫，早已避開，啪的一下，陸二娘小腹上中掌。

陸二娘向前衝了三步，伏地摔倒。陸立鼎見妻子受傷，右手力揮，將單刀向李莫愁擲將過去，跟著展開雙手臂撲上，要抱住她與之同歸於盡。李莫愁以處女之身，失意情場，變得異樣的厭憎男女之事，此時見陸立鼎縱身撲來，惱恨之極，轉過拂塵柄打落單刀，拂塵借勢揮出，唰的一聲，正中他天靈蓋。

李莫愁連傷陸氏夫婦，只一瞬間之事，待得柯鎮惡與武娘子趕上相救，早已不及。她笑問：「兩個女孩兒呢？」不等武娘子答話，黃影閃動，已竄入莊中，前後搜尋，竟無程英與陸無雙的人影。她從灶下取過火種，在柴房裏放了把火，躍出莊來，笑道：「我跟桃花島、一燈大師都沒過節，兩位請罷。」

柯鎮惡與武娘子見她兇狠肆暴，氣得目眥欲裂，鐵杖鋼劍，雙雙攻上。李莫愁側身避過鐵杖，拂塵揚出，銀絲早將武娘子長劍捲住。兩股勁力自拂塵傳出，一收一放，喀的一響，長劍斷為兩截，劍尖刺向武娘子，劍柄卻向柯鎮惡臉上激射過去。

武娘子長劍被奪，已是大吃一驚，更料不到她能用拂塵撕斷長劍，再以斷劍分擊二人，劍頭來得好快，忙低頭閃避，只覺頭頂一涼，劍頭掠頂而過，割斷了一大叢頭髮。柯鎮惡聽到金刃破空之聲，杖頭激起，擊開劍柄，但聽得武娘子驚聲呼叫，當下運杖成風，著著進擊，他左手雖扣了三枚毒蒺藜，但想素聞赤練仙子的冰魄銀針陰毒異常，自己目不見物，別要引出她的厲害暗器來，更難抵擋，是以情勢雖緊，那毒蒺藜卻一直不敢發射。

李莫愁對他始終手下容情，心道：「若不顯顯手段，你這瞎老頭只怕還不知我有意相讓。」腰肢款擺，拂塵銀絲已捲住杖頭。柯鎮惡只覺一股大力要將他鐵杖奪出手去，忙運勁回奪，那知勁力剛透杖端，突然對方相奪之力已不知到了何處，這一瞬間，但覺四肢百骸都是空空蕩蕩的無所著力。李莫愁左手將鐵杖掠過一旁，手掌已輕輕按在柯鎮惡胸口，笑道：「柯老爺子，赤練神掌拍到你胸口啦！」柯鎮惡此時自己無法抵擋，怒道：「賊賤人，你發勁就是，囉唆甚麼？」

武娘子見狀，大驚來救。李莫愁躍起身子，從鐵杖上橫竄而起，身子尚在半空，突然伸掌在武娘子臉上摸了一下，笑道：「你敢逐我徒兒，膽子也算不小。」說著格格嬌笑，幾個起落，早去得遠了。

武娘子只覺她手掌心柔膩溫軟，給她這麼一摸，臉上說不出的舒適受用，眼見她背影在柳樹叢中一晃，隨即不見，自己與她接招雖只數合，但每一招都是險死還生，已然使盡了全力，此刻軟癱在地，一時竟動彈不得。柯鎮惡適才胸口也是猶如壓了一塊大石，悶惡難言，當下急喘了數口氣，才慢慢調勻呼吸。

過了好一會，武娘子奮力站起，但見黑煙騰空，陸家莊已裹在烈燄之中，火勢逼將過來，炙熱異常，與柯鎮惡分別扶起陸氏夫婦，覺得二人氣息奄奄，已挨不過一時三刻，尋思：「如搬動二人，只怕死得更快，可是又不能將他們留在此地，那便如何是好？」

正自為難，忽聽遠處一人大叫：「娘子，你沒事麼？」正是武三通的聲音。

# 第二回 故人之子

武娘子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丈夫叫喚，又喜又惱，心想你這瘋子不知在胡鬧些甚麼，卻到這時才來，只見他上衣扯得破破爛爛，頸中兀自掛著何沅君兒時所用的那塊圍涎，急奔而至，不住的叫道：「娘子，你沒事麼？」她近十年來從未見丈夫對自己這般關懷，心中甚喜，叫道：「我在這裏。」武三通撲到跟前，將陸氏夫婦一手一個抱起，叫道：「快跟我來。」一言甫畢，便騰身而起。柯鎮惡與武娘子跟隨在後。

武三通東彎西遶，奔行數里，領著二人到了一座破窯之中。這是座燒酒罈子的陶窯，倒是極大。武娘子走進窯洞，見敦儒、修文兩個孩子安好無恙，當即放心，歎了口氣。窯洞裏有張小床，似有人居住。

武氏兄弟正與程英、陸無雙坐在地下玩石子。程英與陸無雙見到陸氏夫婦如此模樣，撲在二人身上，又哭又叫。

柯鎮惡聽陸無雙哭叫爸爸媽媽，猛然想起李莫愁之言，驚叫：「啊呀，不好，咱們引鬼上門，那女魔頭跟著就來啦！」武娘子適才這一戰已嚇得心驚膽戰，忙問：「怎麼？」柯鎮惡道：「那魔頭要傷陸家兩個孩子，可是不知她們在那裏……」武娘子當即醒悟，驚道：「啊，是了，她有意不傷咱們，卻偷偷的跟來。」武三通大怒，叫道：「這赤練蛇女鬼陰魂不散，讓我來鬥她。」說著挺身站在窯洞之前。

陸立鼎頭骨已碎，但尚有一件心事未了，強自忍著一口氣，向程英道：「阿英，你把我……我……胸口……胸口一塊手帕拿出來。」程英抹了抹眼淚，伸手到他胸衣內取出一塊錦帕。手帕是塊白緞子，四角都繡著一朵紅花。花紅欲滴，每朵花旁都襯著一張翠綠色葉子，白緞子已舊得發黃，花葉卻兀自嬌艷可愛，便如真花真葉一般。陸立鼎道：「阿英，你把手帕縛在頸中，千萬不可解脫，知道麼？」程英不明他用意，但既是姨父吩咐，當即接過，點頭答應。

陸二娘本已痛得神智迷糊，聽到丈夫說話聲音，睜開眼來，說道：「為甚麼不給雙兒？你給雙兒啊！」陸立鼎道：「不，我怎能負了她父母之託？」陸二娘急道：「你……你好狠心，你自己女兒也不顧了？」說著雙眼翻白，聲音都啞了。陸無雙不知父母吵些甚麼，只是哭叫：「媽媽，爸爸！」陸立鼎柔聲道：「娘子，你疼雙兒，讓她跟著咱們去不好麼？」

原來這塊紅花綠葉錦帕，是當年李莫愁贈給陸展元的定情之物。紅花是大理國最著名的曼陀羅花，李莫愁比作自己，「綠」「陸」音同，綠葉就是比作她心愛的陸郎了，取義於「紅花綠葉，相偎相倚」。陸展元臨死之時，料知十年之期一屆，莫愁、武三通二人必來生事，自己原有應付之策，不料忽染急病；兄弟武藝平平，到時定然抵擋不了，無可奈何之中，便將這錦帕交給兄弟，叮囑明白，若是武三通前來尋仇，能避則避，如不能避，動手自然必輸，卻也不致有性命之憂；但李莫愁近年來心狠手辣之名播於江湖，遇上了勢必無倖，危急之際將這錦帕纏在頸中，只盼這女魔頭顧念舊情，或能忍手下不予加害。但陸立鼎心高氣傲，始終不肯取出錦帕向這女魔頭乞命。

程英是陸立鼎襟兄之女。她父母生前將女兒託付於他撫養。他受人重託，責任未盡，此時大難臨頭，便將這塊救命的錦帕給了她。陸二娘畢竟舐犢情深，見丈夫不顧親生女兒，惶急中傷處劇痛，便暈了過去。

程英見姨母為錦帕之事煩惱，忙將錦帕遞給表妹，道：「姨媽說給你，你拿著罷！」陸立鼎喝道：「雙兒，是表姊的，別接。」武娘子瞧出其中蹊蹺，說道：「我將帕兒撕成兩半，一人半塊，好不好？」陸立鼎欲待再說，一口氣接不上來，那能出聲，只是點頭。武娘子將錦帕撕成兩半，分給了程陸二女。

武三通站在洞口，聽到背後又哭又叫，不知出了甚麼事，回過頭來，驀見妻子左頰漆黑，右臉卻無異狀，不禁駭異，指著她臉問道：「為……為甚麼這樣？」武娘子伸手在臉上一摸，道：「甚麼？」只覺左邊臉頰木木的無甚知覺，心中一驚，想起李莫愁臨去時曾在自己臉上摸了一下，難道這隻柔膩溫香的手掌輕撫而過，竟已下了毒手？

武三通欲待再問，忽聽窯洞外有人笑道：「兩個女娃娃在這裏，是不是？不論死活，都給拋出來罷。否則的話，我一把火將你們都燒成了酒罈子。」聲若銀鈴，既脆且柔。

武三通急躍出洞，但見李莫愁俏生生的站在當地，不由得大感詫異：「怎麼十年不見，她仍這等年輕貌美？」當年在陸展元的喜筵上相見，李莫愁方當妙齡，未逾二十，此時已過十年，但眼前此人除了改穿道裝外，仍然肌膚嬌嫩，宛如昔日好女。她手中拂塵輕輕揮動，神態悠閒，美目流盼，桃腮帶暈，若非素知她殺人不眨眼，定道是位帶髮修行的富家小姐。武三通見她拂塵一動，猛想起自己兵刃留在窯洞之中，若再回洞，只怕她乘機闖進去傷害了眾小兒，見洞邊長著棵碗口粗細的栗樹，當即雙掌齊向栗樹推去，吆喝聲中，將樹幹從中擊斷。

李莫愁微微一笑，道：「好力氣。」武三通橫持樹幹，說道：「李姑娘，十年不見，你好啊。」他從前叫她李姑娘，現下她出了家，他並沒改口，依然舊時稱呼。這十年來，李莫愁從未聽人叫過自己作「李姑娘」，忽然間聽到這三個字，心中一動，少女時種種溫馨旖旎的風光突然湧向胸間，但隨即想起，自己本可與意中人一生廝守，那知這世上另外有個何沅君在，竟令自己傷心失意，一世孤單淒涼，想到此處，心中一瞬間湧現的柔情密意，登時盡化為無窮怨毒。

武三通也心碎於所愛之人棄己而去，雖然和李莫愁其情有別，但也算得是同病相憐，但那日自陸展元的酒筵上出來，親眼見她手刃何老拳師一家二十餘口男女老幼，下手之狠，此時思之猶有餘悸。何老拳師與她素不相識，無怨無仇，跟何沅君也毫不相干，只因大家姓了個「何」字，她傷心之餘，竟去將何家滿門殺了個乾乾淨淨。何家老幼直到臨死，始終沒一個知道到底為了何事。其時武三通不明其故，未曾出手干預，事後才得悉李莫愁純是遷怒，只不過發洩心中的失望與怨毒，從此對這女子便既恨且懼，這時見她臉上微現溫柔之色，但隨即轉為冷笑，不禁為程陸二女耽心。

李莫愁道：「我既在陸家牆上印了九個手印，這兩個小女孩便非殺不可。武三爺，請你讓路罷。」武三通道：「陸展元夫婦已經死了，他兄弟、弟媳也已中了你毒手，小小兩個女孩兒，就饒了罷。」李莫愁微笑搖首，柔聲道：「武三爺，請你讓路。」武三通將栗樹抓得更加緊了，叫道：「李姑娘，你忒也狠心，阿沅……」「阿沅」這兩字一出口，李莫愁臉色登變，說道：「我曾立過重誓，誰在我面前提起這賤人的名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曾在沅江上連毀六十三家貨棧船行，只因他們招牌上帶了這個臭字，這件事你可曾聽到了嗎？武三爺，是你自己不好，可怨不得我。」說著拂塵一起，往武三通頭頂拂到。

莫瞧她小小一柄拂塵，這一拂揮去既快又勁，只帶得武三通頭上亂髮獵獵飛舞。她知武三通是一燈大師門下高弟，雖然癡癡呆呆，武功卻確有不凡造詣，是以一上來就下殺手。武三通左手挺舉，樹幹猛地伸出，狂掃過去。李莫愁見來勢厲害，身子隨風飄出，不等他樹幹力道使足，隨即飛躍而前，拂塵攻他門面。武三通見她攻入內圈，右手倏起，伸指向她額上點去，這招一陽指點穴去勢雖不甚快，卻變幻莫測，難閃難擋。李莫愁一招「倒打金鐘」，身子驟然間已躍出丈許之外。

武三通見她忽來忽往，瞬息之間進退數次，暗暗驚佩，奮力舞動樹幹，將她逼在丈餘之外。但只要稍露空隙，李莫愁便如閃電般欺近身來，若非他一陽指厲害，早已不敵，饒是如此，那樹幹畢竟沉重，舞到後來漸感吃力，李莫愁卻越欺越近。突然間黃影晃動，她竟躍上武三通手中所握栗樹的樹梢，揮動拂塵，凌空下擊。武三通大驚，倒轉樹梢往地下急撞。李莫愁格格嬌笑，踏著樹幹直奔過來。武三通側身長臂，一指點出。她纖腰微擺，已退回樹梢。此後數十招中，不論武三通如何震撞掃打，她始終猶如黏附在栗樹上一般，順著樹幹抖動之勢，尋隙進攻。

這一來武三通更感吃力，她身子雖然不重，究是在樹幹上又加了數十斤的份量，何況她站在樹上，樹幹打不著她，她卻可以攻入，立於不敗之地。武三通眼見漸處下風，知道只要稍有疏忽，自己死了不打緊，滿窯老幼要盡喪她手，奮起膂力，將樹幹越舞越急，欲以樹幹猛轉之勢，將她甩下樹來。

又鬥片刻，聽得背後柯鎮惡大叫：「芙兒，你也來啦？快叫鵰兒咬這惡女人。」跟著便有一個女孩聲音連聲呼叱，空中兩團白影撲將下來，卻是兩頭大鵰，左右分擊，攻向李莫愁兩側，正是郭芙攜同雙鵰到了。

李莫愁見雙鵰來勢猛惡，一個觔斗翻下栗樹，左足鉤住了樹幹。雙鵰撲擊不中，振翼高飛。女孩的聲音又呼哨了幾下。雙鵰二次撲落，四隻鋼鉤鐵爪齊向樹底抓去。李莫愁曾聽人說起，桃花島郭靖、黃蓉夫婦養有一對大鵰，頗通靈性，這時斗見雙鵰分進合擊，對鵰兒倒不放在心上，卻怕雙鵰是郭靖夫婦之物，倘若他夫婦就在左近，那可十分棘手。她閃避數次，拂塵啪的一下，打上雌鵰左翼，只痛得牠吱吱急鳴，幾根長長的白羽從空中落了下來。

郭芙見鵰兒受挫，大叫：「鵰兒別怕，咬這惡女人。」李莫愁向她一望，見這女孩兒膚似玉雪，眉目如畫，心裏一動：「聽說郭夫人是當世英俠中的美女，不知比我如何？這小娃兒難道是她女兒嗎？」

她心念微動，手中稍慢。武三通見雖有雙鵰相助，仍戰她不下，焦躁起來，力運雙臂，猛地連人帶樹將她往空中擲去。李莫愁料想不到他竟會出此怪招，雙足離樹，給他擲高數丈。雙鵰見她飛上，撲動翅膀，上前便啄。

李莫愁如腳踏平地，雙鵰原奈何她不得，此時她身在半空，無所借力，如何能與飛禽抵敵？情急之下，揮動拂塵護住頭臉，長袖揮處，三枚冰魄銀針先後急射而出。兩枚分射雙鵰，一枚卻指向武三通胸口。雙鵰急忙振翅高飛，但銀針去得快極，嗤嗤作響，從雄鵰腳爪之旁擦過，劃破了爪皮。

武三通正仰頭相望，猛見銀光一閃，忙著地滾開，銀針仍刺中了他左足小腿。武三通一滾站起，左腿竟已不聽使喚，左膝跪倒。他強運功力，待要撐持起身，麻木已擴及全腿，登時俯伏跌倒，雙手撐了幾撐，終於伏在地下不動了。

郭芙大叫：「鵰兒，鵰兒，快來！」但雙鵰逃得遠了，並不回頭。李莫愁笑道：「小妹妹，你可是姓郭麼？」郭芙見她容貌美麗，和藹可親，似乎並不是甚麼「惡女人」，便道：「是啊，我姓郭。你姓甚麼？」李莫愁笑道：「來，我帶你去玩。」緩步上前，去攜她手。柯鎮惡鐵仗撐地，急從窯洞中竄出，攔在郭芙面前，叫道：「芙兒，快進去！」李莫愁笑道：「怕我吃了她麼？」

就在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少年左手提著一隻公雞，口中唱著俚曲，跳跳蹦蹦的過來，見窯洞前有人，叫道：「喂，你們到我家裏來幹麼？」走到李莫愁和郭芙之前，側頭向兩人瞧瞧，笑道：「嘖嘖，大美人兒好美貌，小美人兒也挺秀氣，兩位姑娘是來找我的嗎？姓楊的可沒有這般美人兒朋友啊。」臉上賊忒嘻嘻，說話油腔滑調。

郭芙小嘴一扁，怒道：「小叫化，誰來找你了？」那少年笑道：「你不來找我，怎麼到我家來？」說著向窯洞一指，敢情這座破窯竟是他家。郭芙道：「哼，這樣骯髒地方，誰愛來了？」

武娘子見丈夫倒在地下，不知死活，耽心之極，從洞中搶將出來，俯身叫道：「三哥，你怎麼啦？」武三通哼了一聲，背心擺了幾擺，始終站不起身。郭芙極目遠眺，不見雙鵰，大叫：「鵰兒，鵰兒，快回來！」

李莫愁心想：「夜長夢多，別等郭靖夫婦到來，討不了好去。」微微一笑，逕自闖向窯洞。武娘子忙縱身回轉攔住，揮劍叫道：「別進來！」李莫愁笑道：「這是那個小兄弟的府上，你又作得主了？」左掌對準劍鋒，直按過去，剛要碰到刃鋒，手掌略側，三指推在劍身刃面，劍鋒反向武娘子額頭削去，嚓的一聲，削破了她額頭。李莫愁笑道：「得罪！」將拂塵往衣領中一插，低頭進了窯洞，雙手分別將程英與陸無雙提起，竟不轉身，左足輕點，反躍出洞，百忙中還出足踢飛了柯鎮惡手中鐵杖。

那襤褸少年見她傷了武娘子，又擄劫二女，大感不平，耳聽得陸程二女驚呼，當即躍起，往李莫愁身上抱去，叫道：「喂，大美人兒，你到我府上傷人捉人，也不跟主人打個招呼，太不講理，快放下人來。」

李莫愁雙手各抓著一個女孩，沒提防這少年竟會張臂相抱，但覺脅下忽然多了一雙手臂，心中一凜，不知怎的，忽然全身發軟，當即勁透掌心，輕輕一彈，將二女彈開數尺，隨即一把抓住少年後心。她年未逾三十，仍為處女之身。當年與陸展元痴戀苦纏，始終以禮自持。十年來江湖上有不少漢子見她美貌，不免動情起意，但只要神色間稍露邪念，往往立斃於她赤練神掌之下。那知今日竟會給這少年抱住，她一抓住少年，本欲掌心發力，立時震碎他心肺，但適才聽他稱讚自己美貌，語出誠摯，心下有些喜歡，這話如為大男人所說，只有惹她厭憎，出於這十二三歲少年之口卻只顯其真，一時心軟，竟下不了手。

忽聽得空中鵰唳聲急，雙鵰自遠處飛回，又撲下襲擊。李莫愁左袖揮出，兩枚冰魄銀針急射而上。雙鵰先前已在這厲害之極的暗器下吃過苦頭，忙振翅上飛，但銀針去勢勁急，雙鵰飛得雖快，銀針卻射得更快，雙鵰嚇得高聲驚叫。李莫愁眼見這對惡鳥再也難以逃脫，正自喜歡，猛聽得呼呼聲響，兩枚小小暗器迅速異常的破空而至，剛聽到一點聲息，暗器轉瞬間劃過長空，已將兩枚銀針分別打落。

這暗器先聲奪人，威不可當，李莫愁大吃一驚，隨手放落少年，縱身過去一看，原來只是兩顆尋常的小石子，心想：「發這石子之人武功深不可測，我可不是對手，先避他一避再說。」身隨意轉，右掌拍出，擊向程英後心。她要先傷了程陸二女，再圖後計。

手掌剛要碰到程英後心，一瞥間見她頸中繫著一條錦帕，素底緞子上繡著紅花綠葉，正是當年自己精心繡就、贈給意中人之物，不禁一呆，倏地收回掌力，往日的柔情密意瞬息間在心中滾了幾轉，心想：「他心中始終沒忘了我，這塊帕兒也一直好好放著。他求我饒他後人，卻饒是不饒？」一時猶豫不定，決定先斃了另一個女孩再說。拂塵抖處，銀絲擊向陸無雙後心，陽光耀眼之下，見她頸中也繫著這樣一條錦帕，李莫愁「咦」了一聲，心道：「怎地有兩塊帕兒？定有一塊是假的。」拂塵改擊為捲，裹住陸無雙頭頸，將她倒拉轉來。

就在此時，破空之聲又至，一粒小石子向她後心疾飛而至。李莫愁聽了風聲，知來勢勁急，忙回過拂塵，鋼柄揮出，剛好打中石子，猛地虎口一痛，掌心發熱，全身劇震，拂塵幾乎脫手。她不敢逗留，隨手提起陸無雙，展開輕功，猶如疾風掠地，轉瞬間奔了個無影無蹤。

程英見表妹遭擒，大叫：「表妹，表妹！」隨後跟去。但李莫愁的腳力何等迅捷，程英怎追得上？江南水鄉之地到處河泊縱橫，程英奔了一陣，前面小河攔路，無法再行。她沿岸奔跑叫嚷，忽見左邊小橋上黃影晃動，一人從對岸過橋奔來。程英只一呆，已見李莫愁站在面前，手裏卻沒再抓著陸無雙。

程英見她回轉，甚是害怕，大著膽子問道：「我表妹呢？」李莫愁見她膚色白嫩，容顏秀麗，冷冷的道：「你這等模樣，他日長大了，若非讓別人傷心，便是自己傷心，不如及早死了，世界上少了好些煩惱。」拂塵一起，摟頭拂落，要將她連頭帶胸打得稀爛。

她拂塵揮到背後，正要向前擊出，突然手上一緊，塵尾被甚麼東西拉住了，竟甩不出去。她大吃一驚，轉頭欲看，驀地裏身不由主的騰空而起，給一股大力拉扯向上。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順勢朝後高躍丈許，這才落下，左掌護胸，拂塵上內勁貫注，直刺出去，豈知眼前空蕩蕩的竟甚麼也沒有。她生平大小數百戰，從未遇到這般怪異情景，腦海中一個念頭電閃而過：「妖精？鬼魅？」一招「混元式」，拂塵舞成個圓圈，護住身周五尺之內，這才再行轉身。

只見程英身旁站著一個身材高瘦的青袍怪人，臉上木無神色，似是活人，又似僵屍，一見之下，登時心頭說不出的煩惡，李莫愁不由自主的倒退兩步，一時之間，實想不到武林中有那一個厲害人物是這等模樣，待要出言相詢，只聽那人低頭向程英道：「娃兒，這女人好生兇惡，你去打她。」程英那敢動手，仰起頭道：「我不敢。」那人道：「怕甚麼？只管打。」程英仍是不敢。那人一把抓住程英背心，往李莫愁投去。

李莫愁當非常之境，便不敢應以常法，料想用拂塵揮打必非善策，當即伸出左手相接，剛要碰到程英腰間，忽聽嗤的一聲，臂彎斗然酸軟，手臂竟抬不起來。程英一頭撞在她胸口，跟著順手揮出，啪的一響，清清脆脆的打了她一記巴掌，

李莫愁生平從未受過如此大辱，狂怒之下，更無顧忌，拂塵倒轉，疾揮而下，擊向程英頭頂，猛覺虎口劇震，拂塵柄飛起，險些脫手，原來那人又彈出一塊小石，打在她拂塵柄上。程英卻已穩穩的站立在地。

李莫愁料知今日已討不了好去，若不儘快脫身，大有性命之憂，輕聲一笑，轉身便走，奔出數步，雙袖向後連揮，一陣銀光閃動，十餘枚冰魄銀針齊向青袍怪人射去。她發這暗器，不轉身，不回頭，可是針針指向那人要害。那人出其不意，沒料想她暗器功夫竟這等陰狠厲害，當即飛身向後急躍。銀針來得雖快，他後躍之勢更快，只聽得銀針玎玎錚錚一陣輕響，盡數落在地下。李莫愁明知射他不中，這十餘枚銀針但求將他逼開，一聽到他後躍風聲，袖子又揮，一枚銀針直射程英。她知這一針非中不可，生怕那青袍人上前動手，竟不回頭察看，足底加勁，急奔過橋，穿入了桑林。

那青袍人叫了聲：「啊喲！」上前抱起程英，只見一枚長長的銀針插在她肩頭，不禁臉上變色，微一沉吟，抱起她快步向西。

※※※

柯鎮惡等見李莫愁終於擄了陸無雙而去，都感驚懼。那衣衫襤褸的少年道：「我瞧瞧去。」郭芙道：「有甚麼好瞧的？這惡女人一腳踢死了你。」那少年笑道：「你踢死我？不見得罷。」說著發足便向李莫愁去路急追。郭芙道：「蠢才！又不是說我要踢你。」她可不懂這少年繞彎兒罵她是「惡女人」。

那少年奔了一陣，忽聽得遠處程英高聲叫道：「表妹，表妹！」當即循聲追去。奔出數十丈，聽聲辨向，該已到了程英呼叫之地，可是四下裏卻不見二女影子。

一轉頭，只見地下明晃晃的撒著十幾枚銀針，針身鏤刻花紋，打造得甚為精致。他俯身一枚枚的拾起，握在左掌，忽見銀針旁一條大蜈蚣肚腹翻轉，死在地下。他覺得有趣，低頭細看，見地下螞蟻死了不少，數步外尚有許多螞蟻正在爬行。他拿一枚銀針去撥弄幾下，那幾隻螞蟻兜了幾個圈子，便即翻身僵斃，連試幾隻小蟲都是如此。

那少年大喜，心想用這些銀針去捉蚊蠅，真再好不過，突然左手麻麻的似乎不大靈便，猛然驚覺：「針上有毒！拿在手中，豈不危險？」忙張開手掌拋下銀針，只見兩張手掌心已全成黑色，左掌尤其深黑如墨。他心裏害怕，伸手在大腿旁用力磨擦，但覺左臂麻木漸漸上升，片刻間便麻到臂彎。他幼時曾給毒蛇咬過，險些送命，當時受咬處附近就是這般麻木不仁，知道凶險，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忽聽背後一人說道：「小娃娃，知道厲害了罷？」這聲音鏗鏘刺耳，似從地底下鑽出來一般。那少年急忙轉身，不覺吃了一驚，只見一人雙手各持一塊木塊，撐在地下，頭下腳上的倒立，雙腳併攏，撐向天空。他退開幾步，叫道：「你……你是誰？」

那人雙手在地下一撐，身子忽地拔起，一躍三尺，落在少年的面前，說道：「我……我是誰？我知道我是誰就好啦。」那少年更加驚駭，發足狂奔。只聽得身後篤、篤、篤的一聲聲響亮，回頭望去，不禁嚇得魂不附體，原來那人以手為足，雙手將硬木塊拍在地下，倒轉身子而行，竟快速無比，離自己背後已不過數尺。

他加快腳步，拚命急奔，忽聽呼的一聲響，那人從他頭頂躍過，落在他身前。那少年叫道：「媽啊！」轉身便逃，可是不論他奔向何處，那怪人總是呼的一聲躍起，落在他身前。他枉有雙腳，卻賽不過一個以手行走之人。他轉了幾個方向，那怪人越逼越近，當下伸手發掌，想去推他，那知手臂麻木，早不聽使喚，只急得他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是好，雙腿一軟，坐倒在地。

那怪人道：「你越東奔西跑，身上的毒越加發作得快。」那少年福至心靈，雙膝跪倒，叫道：「求公公救我性命。」那怪人搖頭道：「難救，難救！」那少年道：「你本事這麼大，定能救我。」這一句奉承之言，登教那怪人聽得甚是高興，微微一笑，道：「你怎知我本事大？」那少年聽他語氣溫和，似有轉機，忙道：「你倒轉了身子還跑得這麼快，天下再沒第二個及得上你。」他隨口捧上一句，豈知「天下再沒第二個及得上你」這話，正好打中了那怪人心窩。他哈哈大笑，聲震林梢，叫道：「倒過身來，讓我瞧瞧。」

那少年心想不錯，自己直立而他倒豎，確是瞧不清楚，他既不願順立，只有自己倒豎了，當下倒轉身子，將頭頂在地下，右手尚有知覺，牢牢的在旁撐住。那怪人向他細看了幾眼，皺眉沉吟。

那少年此時身子倒轉，也看清楚了怪人的面貌，但見他高鼻深目，滿臉花白短鬚，如銀似鐵，又聽他喃喃自語，說著嘰哩咕嚕的怪話，甚為難聽。少年怕他不肯相救，求道：「好公公，你救救我。」那怪人見他眉目清秀，心中也有幾分歡喜，道：「好，救你不難，但你須得答允我一件事。」少年道：「你說甚麼，我都聽你的。公公，你要我答允甚麼事？」怪人咧嘴一笑，道：「我正要你答允這件事。我說甚麼，你都得聽我的。」少年心下遲疑：「甚麼話都聽？難道叫我扮狗吃屎也得聽？」

怪人見他猶豫，怒道：「好，你死你的罷！」說著雙手一縮一挺，身子飛起，向旁躍開數尺。那少年怕他遠去，忙要追去求懇，但不能學他這般用手走路，翻身站起，追上幾步，叫道：「公公，我答允啦，你不論說甚麼，我都聽你的。」怪人轉過身來，說道：「好，你罰個重誓來。」少年此時左臂麻木已延至肩頭，心裏越來越怕，只得罰誓道：「公公如救了我性命，去了我身上惡毒，我一定聽你的話。倘若不聽，惡毒便又再回到我身上。」心想：「以後我永遠不再去碰銀針，惡毒如何回到身上？但不知我罰這樣一個誓，這怪人肯不肯算數？」

斜眼瞧他時，卻見他臉有喜色，顯得甚為滿意，那少年暗喜：「老傢伙信了我啦。」怪人點點頭，忽地翻過身子，捏住少年手臂推拿幾下，說道：「好，好，你是個好娃娃。」少年只覺經他一捏，手臂上麻木之感立時減輕，叫道：「公公，你再給我捏啊！」怪人皺眉道：「你別叫我公公，要叫爸爸！」少年道：「我爸爸早死了，我沒爸爸。」怪人喝道：「我第一句話你就不聽，要你這兒子何用？」

那少年心想：「原來他要收我為兒。」他一生從未見過父親之面，聽母親說，他父親在他出世之前就已死了，自幼見到別的孩子有父親疼愛，心下常自羨慕，只是見這怪人舉止怪異，瘋瘋顛顛，卻老大不願意認他為義父。那怪人喝道：「你不肯叫我爸爸，好罷，別人叫我爸爸，我還不肯答應呢。」那少年尋思怎生想個法兒騙得他醫好自己。那怪人口中忽然發出一連串古怪聲音，似是唸咒，發足便行。那少年急叫：「爸爸，爸爸，你到那裏去？」

怪人哈哈大笑，說道：「乖兒子，來，我教你除去身上毒氣的法兒。」少年走近身去。怪人道：「你中的是李莫愁那女娃娃的冰魄銀針之毒，治起來可著實不容易。」當下傳了口訣和行功之法，說道此法乃倒運氣息，須得頭下腳上，氣血逆行，毒氣就會從進入身子之處回出。只是他新學乍練，每日只能逼出少許，須得一月以上，方能驅盡毒氣。

那少年極是聰明，一點便透，入耳即記，當下依法施為，果然麻木略減。他運了一陣氣，雙手手指尖流出幾滴黑汁。怪人喜道：「好啦！今天不用再練，明日我再教你新的法兒。咱們走罷。」少年一愕，道：「那裏去？」怪人道：「你是我兒，爸爸去那裏，兒子自然跟著去那裏。」

正說到此處，空中忽然幾聲鵰唳，兩頭大鵰在半空飛掠而過。那怪人向雙鵰呆望，以手擊額，皺眉苦苦思索，突然間似乎想起了甚麼，登時臉色大變，叫道：「我不要見他們，不要見他們。」說著伸臂向前，一步跨了出去。他雙臂交互伸展，第一步邁得好大，第二步連跨帶躍，人已在丈許之外，連跨得十來步，身子早在桑樹林後隱沒。

那少年叫道：「爸爸，爸爸！」隨後趕去。繞過一株大柳樹，驀覺腦後一陣疾風掠過，卻是那對大鵰從身後撲過，向前飛落。柳樹林後轉出一男一女，雙鵰分別停在二人肩頭。

那男的濃眉大眼，胸寬腰挺，三十來歲年紀，上唇微留髭鬚。那女的看來不到三十歲，容貌秀麗，一雙眼睛靈活之極，在少年身上轉了幾眼，向那男子道：「你說這人像誰？」那男子向少年凝視半晌，道：「你說是像……」只說了四個字，卻不接下去了。

※※※

這二人正是郭靖、黃蓉夫婦。這日兩人正在一家茶館中打聽黃藥師的消息，忽見遠處烈燄沖天而起，過了一會，街上有人奔走相告：「陸家莊失火！」黃蓉心中一凜，想起嘉興陸家莊的主人陸展元是武林中一號人物，雖然向未謀面，卻也久慕其名，江湖上多說「江南兩個陸家莊」。江南陸家莊何止千百，武學之士說兩個陸家莊，卻是指太湖陸家莊與嘉興陸家莊而言。陸展元能與陸乘風相提並論，自非泛泛之士。一問之下，失火的竟然就是陸展元之家。兩人當即趕去，待得到達，見火勢漸小，莊子卻已燒成一個火窟，火場中幾具焦屍全身似炭，面目已不可辨。

黃蓉道：「這中間可有古怪。」郭靖道：「怎麼？」黃蓉道：「那陸展元在武林中名頭不小，他夫人何沅君也是當代女俠。若為尋常火燭，他家中怎能有人逃不出來？定是仇家來放的火。」郭靖一想不錯，說道：「對，咱們搜搜，瞧是誰放的火，怎麼下這等毒手？」

二人繞著莊子走了一遍，不見有何痕跡。黃蓉忽然指著半壁殘牆，叫道：「你瞧，那是甚麼？」郭靖一抬頭，見牆上印著幾個血手印，給煙一薰，更加顯得可怖。牆壁倒塌，有兩個血手印只賸下半截。郭靖心中一驚，脫口而出：「赤練仙子！」黃蓉道：「一定是她。早就聽說赤練仙子李莫愁武功高強，陰毒無比，不亞於當年的西毒。她駕臨江南，咱們正好跟她鬥鬥。」郭靖點點頭，道：「武林朋友都說這女魔頭難纏得緊，咱們若是找到岳父，那就好了。」黃蓉笑道：「年紀越大，膽子越小。」郭靖道：「這話不錯。越是練武，越知道自己不行。」黃蓉笑道：「郭大爺好謙！我卻覺得自己愈練愈了不起呢。」

二人嘴裏說笑，心中卻暗自提防，四下裏巡視，在一個池塘旁見到兩枚冰魄銀針。一枚銀針半截浸在水中，塘裏幾十條金魚盡皆肚皮翻白，此針之毒，實是可怖可畏。黃蓉伸了伸舌頭，拾兩段斷截樹枝挾起銀針，取出手帕重重包裹了，放入衣囊。二人又到遠處搜尋，卻見到了雙鵰，又遇上那個少年。

郭靖眼見那少年有些面善，一時卻想不起像誰，鼻中忽然聞到一陣怪臭，嗅了幾下，只覺頭腦中微微發悶。黃蓉也早聞到了，臭味似乎出自近處，轉頭尋找，見雄鵰左足上有破損傷口，湊近一聞，臭味果然就從傷口發出。二人吃了一驚，細看傷口，雖只擦破一層油皮，但傷足腫得不止一倍，皮肉已在腐爛。郭靖尋思：「甚麼傷，這等厲害？」忽見那少年左手全成黑色，驚道：「你也中了這毒？」

黃蓉搶過去拿起他手掌一看，忙捋高他衣袖，取出小刀割破他手腕，推擠毒血。只見少年手上流出來的血顏色鮮紅，微感奇怪：他手掌明明全成黑色，怎麼血中卻又無毒？她不知那少年經怪人傳授，已將毒血逼向指尖，一時不再上升。她從囊中取出一顆九花玉露丸，道：「嚼碎吞下。」少年接在手裏，先自聞到一陣清香，隨口謝了一聲，放入口中嚼碎，但覺滿嘴馨芳，甘美無比，一股清涼之氣直透丹田。黃蓉又取兩粒藥丸，餵雙鵰各服一丸。

郭靖沉思半晌，忽然張口長嘯。那少年耳畔異聲陡發，出其不意，嚇了一跳，但聽嘯聲遠遠傳送出去，只驚得雀鳥四下裏亂飛，身旁柳枝垂條震動不已。他一嘯未已，第二嘯跟著送出，嘯上加嘯，聲音振盪重疊，猶如千軍萬馬，奔騰遠去。

黃蓉知道丈夫發聲向李莫愁挑戰，聽他第三下嘯聲又出，便也氣湧丹田，縱聲長嘯，郭靖的嘯聲雄壯宏大，黃蓉的卻清亮高昂。兩人的嘯聲交織在一起，有如一隻大鵬、一隻小鳥並肩齊飛，越飛越高，那小鳥竟然始終不落於大鵬之後。兩人在桃花島潛心苦修，內力已臻化境，雙嘯齊作，當真是迴翔九天，聲聞數里。

那倒行的怪人聽到嘯聲，足步加快，疾行而避。

抱著程英的青袍客聽到嘯聲，哈哈一笑，說道：「他們也來啦，老子走遠些，免得囉唆。」

李莫愁將陸無雙夾在脅下，奔行正急，突然聽到嘯聲，猛地停步，拂塵一揮，轉過身來，冷笑道：「郭大俠名震武林，倒要瞧瞧他是不是果有真才實學。」忽聽得一陣清亮的嘯聲跟著響起，兩股嘯聲呼應相和，剛柔相濟，更增威勢。李莫愁心中一凜，自知難敵，又想他夫婦同闖江湖，互相扶持，自己卻孤另另一人，登覺萬念俱灰，嘆了口長氣，待要拋下陸無雙不理，卻見到她頸中半塊錦帕，心中一酸，抓著她的背心，快步而去。

※※※

此時武娘子已扶著丈夫，帶同兩個兒子與柯鎮惡作別離去。柯鎮惡適才一番劇戰，生怕李莫愁去而復返傷害郭芙，帶著她正想找個隱蔽所在躲了起來，忽聽到郭黃二人嘯聲，心中大喜。郭芙叫道：「爹爹，媽媽！」發足便跑。

一老一小循著嘯聲奔到郭靖夫婦跟前。郭芙投入黃蓉懷裏，笑道：「媽，大公公剛才打跑了一個惡女人，他老人家本事可大得很哩。」黃蓉自然知她撒謊，卻只笑了笑。郭靖斥道：「小孩子家，說話可要老老實實。」郭芙伸了伸舌頭，笑道：「大公公本事不大嗎？他怎麼能做你師父？這可奇了！」生怕父親又再責罵，當即遠遠走開，向那少年招手，說道：「你去摘些花兒，編了花冠給我戴！」

那少年跟了她過去。郭芙瞥見他手掌漆黑，便道：「你手這麼髒，身上還要髒，我不跟你玩。你摘的花兒也給你弄臭啦。」那少年冷然道：「誰愛跟你玩了？」大踏步便走。

郭靖叫道：「小兄弟，別忙走。你身上餘毒未去，發作出來可了不得。」那少年最惱給別人小看了，給郭芙這兩句話刺痛了心，當下昂首直行，對郭靖的叫喊只如不聞。郭靖搶步上前，說道：「你怎麼中了毒？我們給你治了，再走不遲。」那少年道：「我又不認得你，關你甚麼事？」足下加快，想從郭靖身旁穿過。郭靖見他臉上悻悻之色，眉目間甚似一個故人，心念一動，說道：「小兄弟，你姓甚麼？」那少年向他白了一眼，側過身子，意欲急衝而過。郭靖翻掌抓住了他手腕。那少年幾下掙不脫，左手一拳，重重打在郭靖腹上。

郭靖微微一笑，也不理會。那少年想縮回手臂再打，那知拳頭深陷在他小腹之中，竟然拔不出來。他小臉脹得通紅，用力後拔，只拔得手臂發疼，卻始終掙不脫他小腹的吸力。郭靖笑道：「你跟我說你姓甚麼，我就放你。」那少年道：「我姓倪，名字叫作牢子，你快放我。」郭靖聽了好生失望，腹肌鬆開，他可不知那少年其實說自己名叫「你老子」，在討他的便宜。那少年拳頭脫縛，望著郭靖，心道：「你本事好大，你老子不及乖兒子。」

黃蓉見了他臉上的狡猾憊懶神情，總覺他跟那人甚為相似，忍不住要再試他一試，笑道：「小兄弟，你想做我丈夫的老子，可不成了我的公公嗎？」左手一揮，已按住他右肩。那少年覺得按來的力道甚為強勁，忙運力相抗。黃蓉手上勁力忽鬆，那少年不由自主的向前俯跌，砰的一聲，額頭重重撞在地下。郭芙拍手大笑。那少年大怒，跳起身來，滿身塵土，退後幾步，正要污言穢語的罵人，黃蓉已搶上前去，雙手按住他肩頭，凝視著他雙眼，緩緩的道：「你姓楊名過，你媽媽姓穆，是不是？」

那少年正是姓楊名過，突然被黃蓉說了出來，不由得驚駭無比，胸間氣血上湧，手上毒氣突然回沖，腦中一陣胡塗，登時暈倒。

黃蓉一驚，扶住他身子。郭靖給他推拿了幾下，見他雙目緩緩睜開，牙齒咬破了舌頭，滿嘴鮮血。郭靖又驚又喜，道：「他……他原來是楊康兄弟的孩子。」黃蓉見楊過中毒極深，低聲道：「咱們先投客店，到城裏配幾味藥。」楊過問道：「你……你們怎麼認得我？」郭靖道：「我們是你媽媽的朋友，你媽媽呢？」楊過道：「我媽媽死啦，死了很久啦！」郭靖聞言震動，手上用力稍大，楊過又昏了過去。

原來黃蓉見這少年容貌與楊康頗為相像，想起當年王處一在中都客店中相試穆念慈的武功師承，伸手按她肩頭，穆念慈不向後仰，反而前跌，這正是洪七公獨門的運氣練功法門。這少年如是穆念慈的兒子，所練武功也必是一路。黃蓉是洪七公的弟子，自是深知本門練功的訣竅，一試之下，果然便揭穿了他真相。

當下郭靖抱了楊過，與柯鎮惡、黃蓉、郭芙三人攜同雙鵰，回到客店。黃蓉寫下藥方，店小二去藥店配藥，她用的藥大都是偏門僻藥，嘉興雖是通都大邑，一時卻也配不齊全。郭靖見楊過身上劇痛不除，甚是憂慮。黃蓉知道丈夫自義弟楊康死後，常自耿耿於懷，今日斗然遇上他子嗣，自是歡喜無限，偏生他又中了劇毒，生死難料，說道：「咱們自己出去採藥。」郭靖心知只要稍有治愈之望，她必出言安慰自己，卻見她神色間亦甚鄭重，更惴惴不安，於是囑咐郭芙不得隨便亂走，夫妻倆出去找尋藥草。

楊過昏昏沉沉的睡著，直到天黑，並無好轉。柯鎮惡進來看了他幾次，束手無策，他毒菱的毒性與冰魄銀針全然不同，兩者的解藥不能混用，又怕郭芙溜出，不住哄著她睡覺。

※※※

楊過昏迷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有人在他胸口推拿，慢慢醒轉，睜開眼來，但見黑影閃動，有人從窗中竄了出去。他勉力站起，扶著桌子走到窗口張望，見屋簷上倒立著一人，頭下腳上，正是日間要他叫爸爸的那怪人，身子搖搖晃晃，似乎隨時都能摔下屋頂。

楊過驚喜交集，叫道：「是你。」那怪人道：「怎麼不叫爸爸？」楊過叫了聲：「爸爸！」心中卻道：「你是我兒子，老子變大為小，叫你爸爸便了。」那怪人很是喜歡，說道：「你上來。」楊過爬上窗檻，躍上屋頂。可是他中毒後身子虛弱，力道不夠，手指沒攀到屋簷，竟掉了下去，不由得失聲驚呼：「啊喲！」

那怪人伸手抓住他背心，將他輕輕放在屋頂，倒轉來站直了身子，正要說話，聽得西邊房裏窗格子喀的一聲輕響，料知已有人發現自己蹤跡，抱著楊過疾奔而去。待得柯鎮惡躍上屋時，四下裏早已無聲無息。

那怪人抱著楊過奔到鎮外荒地，將他放下，說道：「你用我教你的法兒，再把毒氣逼些兒出來。」楊過依言而行，約莫一盞茶時分，手指上滴出幾點黑血，胸臆間登覺大為舒暢。那怪人道：「你這孩兒甚是聰明，一教便會，比我當年親生的兒子還要伶俐。唉！孩兒啊！」想到亡故的兒子，眼中不禁濕潤，撫摸楊過的頭，微微嘆息。

楊過自幼沒有父親，母親也在他十一歲那年染病身亡。穆念慈臨死之時，說他父親死在嘉興鐵槍廟裏，要他將她遺體火化了，去葬在嘉興鐵槍廟外，又要他去投奔師父郭靖。楊過遵奉母親遺命辦理，從太湖邊的長興來到嘉興，路程不遠，葬了母親後，從此流落嘉興，住在這破窯之中，偷雞摸狗的混日子。楊過年雖幼小，卻生來倔強，頗有傲氣，不願去桃花島投奔於人，寄食過活。穆念慈雖曾傳過他一些武功的入門功夫，但她自己本就苦不甚高，去世時楊過又尚幼小，實是沒能教得了多少。這幾年來，楊過到處遭人白眼，受人欺辱，那怪人與他素不相識，居然對他這等好法，眼見他對自己真情流露，心中感動，縱身一躍，抱住了他脖子，叫道：「爸爸，爸爸！」他從兩三歲起就盼望有個愛憐他、保護他的父親。有時睡夢之中，突然有了個慈愛的英雄父親，但一覺醒來，這父親卻又不知去向，常常因此而大哭一場。此刻多年心願忽而得償，於這兩聲「爸爸」之中，滿腔孺慕之意盡情發洩了出來，再也不想在心中討還便宜了。

楊過固然大為激動，那怪人察覺他叫聲出於真情，卻只有比他更加歡喜。兩人初遇之時，楊過被逼認他為父，實一百個不願意，此時兩人心靈交通，當真親若父子，但覺對方若有危難，自己就是為他死了也所甘願。那怪人大叫大笑，說道：「好孩子，好孩子，乖兒子，再叫一聲爸爸。」楊過依言叫了兩聲，靠在他的身上。

那怪人笑道：「乖兒子，來，我把生平最得意的武功傳給你。」說著蹲低身子，口中咕咕咕的叫了三聲，雙手推出，轟的一聲巨響，面前半堵土牆應手而倒，只激得灰泥瀰漫，塵土飛揚。楊過只瞧得目瞪口呆，伸出了舌頭，驚喜交集，問道：「那是甚麼功夫，我學得會嗎？」怪人道：「這叫做蛤蟆功，只要你肯下苦功，自然學得會。」楊過道：「我學會之後，再沒人欺侮我了麼？」那怪人雙眉上揚，叫道：「誰敢欺侮我兒子，我抽他的筋，剝他的皮。你只須這麼一推，不管多少惡人，都給你推得摔倒了爬不起身。」

這個怪人，自然便是西毒歐陽鋒了。

他自於華山論劍之役給黃蓉用計逼瘋，十餘年來走遍了天涯海角，不住思索：「我到底是誰？」凡是景物依稀熟稔之地，他必多所逗留，只盼能找到自己，這幾個月來他一直耽在嘉興，便是由此。近年來他逆練九陰真經，內力大有進境，腦子也已清醒得多，雖仍瘋瘋顛顛，許多舊事卻已逐漸記起，只自己到底是誰，卻始終想不起來。

當下歐陽鋒將修習蛤蟆功的入門心法傳授了楊過，他這蛤蟆功是天下武學中的一門絕頂功夫。蛤蟆之為物，先在土中久藏，積蓄精力，出土後不須多食。蛤蟆功也講究積勁蓄力之道，是以內力的修習艱難無比，練得稍有不對，不免身受重傷，甚或吐血身亡，以致當年連親生兒子歐陽克亦未傳授。此時他心情激動，加之神智迷糊，不分輕重，竟毫不顧忌的教了這新收的義子。楊過武功並無根柢，雖牢牢記住了入門口訣，卻又怎能領會得其中要緊意思？偏生他聰明伶俐，於不明白處自出心裁的強作解人。歐陽鋒教了半天，聽他瞎纏歪扯，說得牛頭不對馬嘴，惱將起來，伸手要打他耳光，月光下見他面貌俊美，甚是可愛，尤勝當年歐陽克少年之時，這一掌便打不下去了，嘆道：「你累啦，回去歇歇，明兒我再教你。」

楊過自被郭芙說他手髒身髒，對她一家都生了厭憎之心，說道：「我跟著爸爸，不回去啦。」歐陽鋒只是對自己的事才想不明白，於其餘世事卻並不胡塗，說道：「我的腦子有些不大對頭，只怕帶累了你。你先回去，待我把一件事想通了，咱爺兒倆再廝守一起，永不分離，好不好？」楊過自喪母之後，一生從未有人跟他說過這等親切言語，上前拉住了他手，哽咽道：「那你早些來接我。」歐陽鋒點頭道：「我暗中跟著你，不論你到那裏，我都知道。要是有人欺侮你，我打得他肋骨斷成七八十截。」抱起楊過，將他送回客店。

柯鎮惡曾來找過楊過，在床上摸不到他身子，到客店四周尋了一遍，也是不見，甚是焦急；二次來尋時，楊過已經回來，正要問他剛才到了那裏，忽聽屋頂上風聲颯然，有人縱越而過。他知是有兩個武功極強之人在屋面經過，忙將郭芙抱來，放在床上楊過的身邊，持鐵杖守在窗口，只怕二人是敵，去而復回，果然風聲自遠而近，倏忽間到了屋頂。一人道：「你瞧那是誰？」另一人道：「奇怪，奇怪，當真是他？」原來是郭靖、黃蓉夫婦。

柯鎮惡這才放心，開門讓二人進來。黃蓉道：「大師父，這裏沒事麼？」柯鎮惡道：「沒事。」黃蓉向郭靖道：「難道咱們竟看錯了人？」郭靖搖頭道：「不會，九成是他。」柯鎮惡道：「誰啊？」黃蓉一扯郭靖衣襟，要他莫說。但郭靖對恩師不敢相瞞，便道：「歐陽鋒。」柯鎮惡生平恨極此人，一聽到他名字便不禁臉上變色，低聲道：「歐陽鋒？他還沒死？」郭靖道：「適才我們採藥回來，見到屋邊人影一晃，身法又快又怪，當即追去，卻已不見了蹤影。瞧來很像歐陽鋒。」柯鎮惡知他向來穩重篤實，言不輕發，他說是歐陽鋒，就決不能是旁人。

郭靖掛念楊過，拿了燭台，走到床邊察看，但見他臉色紅潤，呼吸調勻，睡得正沉，不禁大喜，叫道：「蓉兒，他好啦！」楊過其實是假睡，閉了眼偷聽三人說話。他隱約聽到義父名叫「歐陽鋒」，而這三人顯然對他甚為忌憚，不由得暗暗歡喜。

黃蓉過來一看，大感奇怪，先前明明見他手臂上毒氣上延，過了這幾個時辰，只有更加瘀黑腫脹，那知毒氣反而消退，當真奇怪之極。她與郭靖出去找了半天，草藥始終沒能採齊，當下將採到的幾味藥搗爛了，擠汁給他服下，也餵了雄鵰幾匙藥汁。

次日清晨，郭靖夫婦見楊過較為清醒健旺，手掌上黑氣也已大褪，很是高興，問起他母親去世的情形。楊過道：「我媽一連咳嗽了幾個月，抓了藥吃了，也不見好，後來又吐血，我急得很，只是哭。我媽說她好不了啦，等她死了之後，叫我把她屍身火化了，去葬在嘉興城外王鐵槍廟旁邊，說那是埋葬我爸爸的地方……」郭靖心下憮然，嘆了口氣。楊過續道：「過了幾天，我媽終於死了，我把她屍身燒成了灰，包了一包，一路問人，找到嘉興王鐵槍廟，在廟外挖了個坑，葬了我媽骨灰。我媽死的時候，叫我找到桃花島，去尋郭伯伯、郭伯母……」

郭靖道：「我就是你郭伯伯。」指著黃蓉道：「她是你郭伯母。」楊過叫道：「郭伯伯、郭伯母！」他也不知應當磕頭跪拜。郭靖、黃蓉應了，想起桃花島與穆念慈所居的長興相去雖不甚近，卻也不算甚遠，只因不願出島重闖江湖，一直沒去探望照顧故人，頗感內疚，好在遇到故人之子，以後自當好好照料，教養他成人。黃蓉道：「你怎麼不來桃花島找我們？」楊過道：「媽吩咐我，到了桃花島後要事事小心，聽管聽教，不可得罪人。我想反正我在這裏也餓不死，所以……嘻嘻……所以就不來啦！」郭靖只是傷感，黃蓉聽了，卻知道他是不想事事小心、聽管聽教，這才不到桃花島來。

這日郭靖夫婦與柯鎮惡攜了兩小離嘉興向東南行，決定先回桃花島，治好楊過的毒傷。這晚投了客店，柯鎮惡與楊過住一房，郭靖夫婦與女兒住一房。

郭靖夫婦睡到中夜，忽聽屋頂上喀的一聲響，接著隔壁房中柯鎮惡大聲呼喝，破窗躍出。郭靖與黃蓉急忙躍起，縱到窗邊，只見屋頂上柯鎮惡正空手和人惡鬥，對手身高手長，赫然便是歐陽鋒。郭靖大驚，只怕歐陽鋒一招之間便傷了大師父性命，正欲躍上相助，卻見柯鎮惡縱聲大叫，從屋頂摔落。郭靖飛身搶上，就在柯鎮惡的腦袋將要碰到地面之時，輕輕拉住他後領向上提起，然後再輕輕放下，問道：「大師父，沒受傷嗎？」柯鎮惡道：「死不了。快去截下歐陽鋒。」郭靖道：「是。」躍上屋頂。

這時屋頂上黃蓉雙掌飛舞，已與這十餘年不見的老對頭鬥得甚是激烈。她這些年來武功大進，內力增強，出掌更變化奧妙，十餘招中，歐陽鋒竟爾佔不到便宜。

郭靖叫道：「歐陽先生，別來無恙啊。」歐陽鋒道：「你說甚麼？你叫我甚麼？」臉上一片茫然，當下對黃蓉來招只守不攻，心中隱約覺得「歐陽」二字似與自己有極密切關係。郭靖待要再說，黃蓉已看出歐陽鋒瘋病未癒，忙叫道：「你叫做趙錢孫李、周吳陳王！」歐陽鋒一怔，道：「我叫做趙錢孫李、周吳陳王？」黃蓉道：「不錯，你的名字叫作馮鄭褚衛、蔣沈韓楊。」她說的是「百家姓」上的姓氏。歐陽鋒心中本就胡塗，給她一口氣背了幾十個姓氏，將信將疑，更加摸不著頭腦，問道：「你是誰？我是誰？」

忽聽身後一人大喝：「你是殺害我五個好兄弟的老毒物。」歐陽鋒聽到「老毒物」三字，略有所悟，正待細想，鐵杖已至，正是柯鎮惡。他適才被歐陽鋒掌力逼下，未曾受傷，到房中取了鐵杖上來再鬥。郭靖大叫：「師父小心！」柯鎮惡鐵杖砸出，和歐陽鋒背心相距已不到一尺，卻聽呼的一聲響，鐵杖反激出去，柯鎮惡把持不住，鐵杖撒手，跟著身子也摔入了天井。

郭靖知道師父雖然摔下，並不礙事，但歐陽鋒若乘勢追擊，後著可凌厲之極，當下叫道：「看招！」左腿微屈，右掌劃了個圓圈，平推出去，正是降龍十八掌中的「亢龍有悔」。這一招他日夕勤練不輟，初學時便已非同小可，加上這十餘年苦功，實己臻爐火純青之境，初推出去時看似輕描淡寫，但一遇阻力，能在剎時之間連加一十三道後勁，一道強似一道，重重疊疊，簡直無堅不摧、無強不破。這是他從九陰真經中悟出來的妙境，縱是洪七公當年，單以這一招而論，也無如此精奧的造詣。

歐陽鋒剛將柯鎮惡震下屋頂，但覺一股微風撲面而來，風勢雖然不勁，然已逼得自己呼吸不暢，知道不妙，忙身子蹲下，雙掌平推而出，使的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蛤蟆功」。三掌相交，兩人身子都是一震。郭靖掌力急加，一道又是一道，如波濤洶湧般向前猛撲。歐陽鋒口中咯咯大叫，身子一晃一晃，似乎隨時都能摔倒，但郭靖掌力愈是加強，他反擊之力也相應而增。

二人不交手已十餘年，這次江南重逢，再度比拚。昔日華山論劍，郭靖殊非歐陽鋒敵手，但別來勇猛精進，武功大臻圓熟，歐陽鋒雖逆練真經，也自有心得，但一正一反，終究是正勝於反，到此次交手，郭靖已能與他並駕齊驅，難分上下。黃蓉要丈夫獨力取勝，只在旁掠陣，並不上前夾擊。

南方的屋頂與北方大不相同。北方居室因須抵擋冬日冰雪積壓，屋頂堅實異常，但自淮水而南，屋頂瓦片疊蓋，便以輕巧靈便為主。郭靖與歐陽鋒各以掌力相抵，力貫雙腿，過了一盞茶時分，只聽腳下格格作響，突然喀喇喇一聲巨響，幾條椽子同時斷折，屋頂穿了個大孔，兩人一齊落下。

黃蓉大驚，忙從洞中躍落，見二人仍是雙掌相抵，腳下踏著幾條椽子，這些椽子卻壓在一個住店的客人身上。那人睡夢方酣，豈知禍從天降，登時雙腿骨折，痛極大號。郭靖不忍傷害無辜，不敢足上用力，歐陽鋒卻不理旁人死活。二人本來勢均力敵，但因郭靖足底勢虛，掌上無所借力，漸趨下風。他以單掌抵敵人雙掌，然全身之力已集於右掌，左掌雖然空著，可也已無力可使。黃蓉見丈夫身子微向後仰，雖只半寸幾分的退卻，卻顯然已落敗勢，當下叫道：「喂，張三李四，胡塗王八，看招。」輕飄飄的一掌往歐陽鋒肩頭拍去。

這一掌出招雖輕，然而是落英神劍掌法的上乘功夫，落在敵人身上，勁力直透內臟，縱是歐陽鋒這等一流名家，也須受傷不可。歐陽鋒聽她又以古怪姓名稱呼自己，一怔之下，斗然見她招到，雙掌力推，將郭靖的掌力逼開半尺，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一把抓住了黃蓉肩頭，五指如鉤，要硬生生扯她一塊肉下來。

這一抓發出，三人同時大吃一驚。歐陽鋒但覺指尖劇痛，原來已抓中了她身上軟蝟甲的尖刺，忙不迭的鬆手。就在此時，郭靖掌力又到，歐陽鋒回掌相抵，危急中各出全力，砰的一聲，兩人同時急退，但見塵沙飛揚，牆倒屋傾。原來二人這一下全使上了剛掌，黑暗中瞧不清對方身形，降龍十八掌與蛤蟆功的巨力竟都打在對方肩頭。兩人破牆而出，半邊屋頂塌了下來。黃蓉肩頭受了這一抓，雖未受傷，卻也已嚇得花容失色，百忙中在屋頂將塌未塌之際斜身飛出。只見歐陽鋒與郭靖相距半丈，呆立不動，顯然都已受了內傷。

黃蓉不及攻敵，當即站在丈夫身旁守護。但見二人閉目運氣，哇哇兩聲，不約而同的都噴出一口鮮血。歐陽鋒叫道：「降龍十八掌，嘿，好傢伙，好傢伙！」一陣狂笑，揚長便走，瞬息間去得無影無蹤。

此時客店中早已呼爺喊娘，亂成一團。黃蓉知道此處不可再居，從柯鎮惡手裏抱過女兒，道：「師父，你抱著靖哥哥，咱們走罷！」柯鎮惡將郭靖扛在肩上，一蹺一拐的向北行去。走了一陣，黃蓉忽然想起楊過，不知這孩子逃到了那裏，但掛念丈夫身受重傷，心想旁的事只好慢慢再說。

郭靖心中明白，只是被歐陽鋒的掌力逼住了氣，說不出話來。他在柯鎮惡肩頭調勻呼吸，運氣通脈，約莫走出七八里地，各脈俱通，說道：「大師父，不礙事了。」柯鎮惡將他放下，問道：「還好麼？」郭靖搖搖頭道：「蛤蟆功當真了得！」見女兒伏在母親肩頭沉沉熟睡，心中一怔，問道：「過兒呢？」柯鎮惡一時想不起過兒是誰，愕然難答。黃蓉道：「你放心，先找個地方休息，我回頭去找他。」

此時天色將明，道旁樹木房屋已朦朧可辨。郭靖道：「我的傷不礙事，咱們一起去找。」黃蓉皺眉道：「這孩子機伶得很，不用為他耽心。」正說到此處，忽見道旁白牆後伸出個小小腦袋一探，隨即縮了回去。黃蓉搶過去一把抓住，正是楊過。他笑嘻嘻的叫了聲「郭伯母」，說道：「你們才來麼？我在這兒等了好久啦。」黃蓉心中好些疑團難解，隨口答應一聲，道：「好，跟我們走罷！」

楊過笑了笑，跟隨在後。郭芙睜開眼來，問道：「你到那裏去啦？」楊過道：「我去捉蟋蟀，那才好玩呢。」郭芙道：「有甚麼好玩？」楊過道：「哼，誰說不好玩？一個大蟋蟀跟一隻老蟋蟀對打，老蟋蟀輸了，又來了兩隻小蟋蟀幫著，三隻打一個。大蟋蟀跳來跳去，這邊彈一腳，那邊咬一口，嘿嘿，那可厲害了……」說到這裏，卻住口不說了。郭芙怔怔的聽著，問道：「後來怎樣？」楊過道：「你說不好玩，問我幹麼？」郭芙碰了個釘子，很是生氣，轉過了頭不睬他。

黃蓉聽他言語中明明是幫著歐陽鋒，在譏刺自己夫婦與柯鎮惡，便道：「你跟阿姨說，到底是誰打贏了？」楊過笑笑，輕描淡寫的道：「我正瞧得有趣，你們都來了，蟋蟀兒全逃走啦。」黃蓉心想：「當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禁微覺有氣。

說話之間，眾人來到一個村子。黃蓉向一所大宅院求見主人。那主人甚是好客，聽說有人受傷生病，忙命莊丁打掃廂房接待。郭靖吃了三大碗飯，坐在榻上閉目養神。黃蓉見丈夫氣定神閒，心知已無危險，坐在他身旁守護，想起見到楊過以來的種種情況，覺得此人年紀雖小，卻有許多怪異難解之處，但若詳加查問，他多半不會實說，心想只小心留意他行動便是。當日無語，用過晚膳後各自安寢。

※※※

楊過與柯鎮惡同睡一房，到得中夜，他悄悄起身，聽得柯鎮惡鼻鼾呼呼，睡得正沉，便打開房門，溜了出去，走到牆邊，爬上一株桂花樹，縱身躍起，攀上牆頭，輕輕溜下。牆外兩隻狗聞到人氣，吠了起來。楊過早有預備，從懷裏摸出兩根日間藏著的肉骨頭，丟了過去。兩隻狗咬住骨頭大嚼，當即止吠。

楊過辨明方向，向西南而行，約莫走了七八里地，來到鐵槍廟前。他推開廟門，叫道：「爸爸，我來啦！」只聽裏面哼了一聲，正是歐陽鋒的聲音，楊過大喜，摸到供桌前，找到燭台，點燃了殘燭，見歐陽鋒躺在神像前的幾個蒲團之上，神情委頓，呼吸微弱。他與郭靖所受之傷情形相若，只郭靖方當年富力強，復元甚速，他卻年紀稍老，精力已頗不如前。

昨晚楊過與柯鎮惡同室宿店，半夜裏歐陽鋒又來瞧他。柯鎮惡當即醒覺，與歐陽鋒動起手來。其後黃蓉、郭靖二人先後參戰，楊過一直在旁觀看。終於歐陽鋒與郭靖同時受傷，歐陽鋒遠引。楊過見混亂中無人留心自己，悄悄向歐陽鋒追去。初時歐陽鋒行得極快，楊過自是追趕不上，但後來他傷勢發作，舉步維艱，楊過趕了上來，扶他在道旁休息。楊過知道自己若不回去，黃蓉、柯鎮惡等必來找尋，只恐累了義父性命，與歐陽鋒約定了在鐵槍廟中相會。這鐵槍廟與他二人都大有干係，一說均知。楊過獨自守在大路之旁相候，與郭靖等會面後，直到半夜方來探視。

楊過從懷裏取出七八個饅頭，遞在他手裏，道：「爸爸，你吃罷。」歐陽鋒餓了一天，生怕出去遇上敵人，整日躲在廟中苦挨，吃了幾個饅頭後精神為之一振，問道：「他們在那兒？」楊過一一說了。

歐陽鋒道：「那姓郭的吃了我這一掌，七日之內難以復原。他媳婦兒要照料丈夫，不敢輕離，眼下咱們只耽心柯瞎子一人。他今晚不來，明日必至。只可惜我沒半點力氣。唉，我好像殺過他的兄弟，也不知是四個還是五個……」說到這裏，不禁劇烈咳嗽。

楊過坐在地下，手托腮幫，小腦袋中剎時間轉了許多念頭，忽然心想：「有了，待我在地下布些利器，老瞎子倘若進來，可要叫他先受點兒傷。」於是在供桌上取過四隻燭台，拔去灰塵堆積的陳年殘燭，將燭台放在門口，再虛掩廟門，搬了一隻鐵香爐，爬上去放在廟門頂上。

他四下察看，想再布置些害人的陷阱，見東西兩邊偏殿中各吊著一口大鐵鐘。每一口鐘都是三人合抱不了，料必重逾千斤。鐘頂上有一隻極粗的鐵鉤，與巨木製成的木架相連。這鐵槍廟年久失修，破敗不堪，但巨鐘和木架兩皆堅牢，仍完好無損。楊過心想：「老瞎子要是到來，我就爬到鐘架上面，管教他找我不著。」

他手持燭台，正想到後殿去找件防身利器，忽聽大路上篤、篤、篤的一聲聲鐵杖擊地，知道柯鎮惡到了，忙吹滅燭火，隨即想起：「這瞎子目不見物，我倒不必熄燭。」於是任由蠟燭點著，將燭台放在供桌上。但聽篤篤篤之聲越來越近，歐陽鋒忽地坐起，要把全身僅餘的勁力運到右掌之上，先發制人，一掌將他斃了。楊過拿起另一隻燭台，鐵籤朝外，守在歐陽鋒身旁，心想我雖武藝低微，好歹也要相助爸爸，跟老瞎子一拚。

柯鎮惡本來自忖武功與歐陽鋒差得遠了，萬萬不及，但聽郭靖、黃蓉說到他對掌後身受重傷，難以遠走，那鐵槍廟便在附近，正是歐陽鋒舊遊之地，料想他不敢寄居民家，多半會躲在廟中，想起五個弟妹慘遭此人毒手，今日有此報仇良機，那肯放過？睡到半夜，輕輕叫了兩聲：「過兒，過兒！」不聽答應，只道他睡得正熟，竟沒走近查察，當下越牆而出。那兩條狗子正在大嚼楊過所給的骨頭，見他出來，只嗚嗚幾聲，卻沒吠叫。

他緩緩來到鐵槍廟前，側耳聽去，果然廟裏有呼吸之聲。他大聲叫道：「老毒物，柯瞎子找你來啦，有種的快出來。」說著鐵杖在地下一頓。歐陽鋒只怕洩了丹田之氣，不敢言語。

柯鎮惡叫了幾聲，未聞應聲，舉鐵杖撞開廟門，踏步進內，只聽呼的一響，頭頂一件重物砸將下來，同時左腳已踏中燭台上的鐵籤，刺破靴底，腳掌心上一陣劇痛。他一時之間不明所以，鐵杖揮起，噹的一聲巨響，震耳欲聾，將頭頂的鐵香爐打了開去，隨即在地下滾倒，好教鐵籤不致刺入足底。那知身旁尚有幾隻燭台，只覺肩頭一痛，又有一隻燭台的鐵籤刺入了肉裏。他左手抓住燭台拔出，鮮血立湧。此時不敢再有大意，聽著歐陽鋒呼吸之聲，腳掌擦地而前，一步一步走近，走到離他三尺之處，鐵杖高舉，叫道：「老毒物，今日你還有何話說？」

歐陽鋒已將全身所剩有限力氣運上右臂，只待對方鐵杖擊下，手掌同時拍出，跟他拚個同歸於盡。柯鎮惡雖知仇人身受重傷，但不知他到底傷勢如何，這一杖遲遲不落，要等他先行發招，就可知他還剩下多少力氣。兩人相對僵持，均各不動。

柯鎮惡耳聽得他呼吸沉重，腦中斗然間出現了朱聰、韓寶駒、南希仁等結義兄弟的聲音，似乎在齊聲催他趕快下手，當下再也忍耐不住，大吼一聲，一招「秦王鞭石」，揮鐵杖摟頭蓋將下去。歐陽鋒身子略閃，待要發掌，手臂只伸出半尺，一口氣卻接不上來，登時軟垂下去。砰的一聲猛響，火光四濺，鐵杖杖頭將地下幾塊方磚擊得粉碎。

歐陽鋒閃避及時，柯鎮惡一擊不中，次招隨上，鐵杖橫掃，向他中路打去。若在平日，歐陽鋒輕輕一帶，就要叫他鐵杖脫手，至不濟也能縱身躍過，但此刻全身酸軟，使不出半點勁道，只得著地打滾，避了開去。柯鎮惡使開降魔杖法，一招快似一招。歐陽鋒卻越避越是遲鈍，終於給他一招「杵伏藥叉」擊中左肩。

楊過在一旁聽著，不由得心驚肉跳，有心要上前相助義父，卻自知武藝低微，只有送死的份兒。

柯鎮惡接連三杖，都擊在歐陽鋒身上。歐陽鋒今日也是該遭此厄，總算他內力深湛，雖無還手之力，卻能退避化解，將他每一擊的勁道都卸在一旁，身上已給打得皮開肉綻，筋骨內臟卻不受損。柯鎮惡暗暗稱奇，心想這老毒物的本事果然非同小可，每一杖下去，明明已經擊中，但總是在他身上滑溜而過，十成勁力倒給化解了九成，心想他的頭蓋總不能以柔功滑開我的杖力，當下運杖成風，著著向他腦袋進攻。

歐陽鋒閃頭避了幾次，霎時間身子已被籠罩在他杖風之下，不由得暗暗叫苦，倘若被他一杖擊在頭上，那裏還保得性命，無可奈何中行險僥倖，突然撲入他懷裏，抓住了他胸口。柯鎮惡大驚，鐵杖已在外門，難以擊敵，只得伸手反揪。兩人一齊滾倒。

歐陽鋒不敢鬆手，牢牢抓住對方胸口，左手去扭他腰間，忽然觸手堅硬，急忙抓起，竟是一柄尖刀。這是張阿生常用的兵刃屠牛刀，名雖如此，其實並非用以屠牛。這刀砍金斷玉，鋒利無比。張阿生在蒙古大漠死於陳玄風之手，柯鎮惡心念義弟，這柄刀帶在身畔，片刻不離。歐陽鋒近身肉搏，拔了出來，左手彎過，舉刀便往敵人腰脅刺落。恰在此時，柯鎮惡正放脫鐵杖，右拳揮出，砰的一聲，將歐陽鋒打了個觔斗。歐陽鋒眼前金星直冒，迷迷糊糊中揮手將尖刀往敵人擲去。柯鎮惡聽得風聲，閃身避過，鏜的一聲，鐘聲嗡嗡不絕，原來尖刀擲中殿上的鐵鐘。歐陽鋒這一擲無甚手勁，刀刃在鐵鐘上一撞之後，滑了開來，刺入鐘旁鐘架的木柱，刀身不住顫動。

楊過站在鐘旁，尖刀貼面飛過，險些給刺中臉頰，只嚇得心中怦怦而跳，急忙快手快腳的爬上鐘架。歐陽鋒悄悄站起，繞到鐘後，屏住呼吸。此時鐘聲未絕，柯鎮惡一時聽不出他呼吸所在，側頭細辨聲息。大殿中微弱燭光下，見他滿頭亂髮，拄杖傾聽，楊過瞧出了其中關鍵，拔出屠牛刀，將刀柄往鐘上撞去，鏜的一聲，將兩人呼吸聲盡皆蓋過。

柯鎮惡聽到鐘聲，向前疾撲，橫杖擊出，歐陽鋒向旁閃避，這一杖便擊中了鐵鐘，只聽得鏜的一聲巨響，當真震耳欲聾。楊過只覺耳鼓隱隱作痛。柯鎮惡性起，揮鐵杖不住擊鐘，前聲未絕，後聲又起，越來越響。歐陽鋒心想他這般敲擊下去，雖郭靖受傷，只怕黃蓉要來應援。乘著鐘聲震耳，放輕腳步，想從後殿溜出。那知柯鎮惡耳音靈敏之極，雖在鐘聲鏜鏜巨響之中，仍分辨得出別的細微聲息，聽得歐陽鋒腳步移動，假裝不知，仍揮杖狂敲，待他走出數步，離鐘已遠，突然縱躍而前，揮杖往他頭頂擊落。

歐陽鋒勁力雖失，但他一生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這些接戰時的虛虛實實，豈有不知？眼見柯鎮惡右肩微抬，早知他的心意，不待他鐵杖揮出，又已逃回鐘後。他重傷後本已步履艱難，但此刻生死繫於一髮，竟然從數十年的深厚內力之中，激發了連自己也不知從何而來的力道。柯鎮惡大怒，叫道：「就算打你不死，累也累死了你。」繞鐘來追。

楊過見二人繞著鐵鐘兜圈子，時候一長，義父必定氣力不加，眼見情勢危急，忽然心生一計，爬在鐘架上雙手亂舞，大做手勢。歐陽鋒全神躲閃敵人追擊，並未瞧見，再兜兩個圈子，才見楊過的影子映在地下，正做手勢叫他離開，一時未明其意，但想他既叫我離開，必有用意，當下冒險向外奔去。

柯鎮惡停步不動，要分辨敵人去向。楊過除下腳上兩隻鞋子，向後殿擲去，啪啪兩聲，落在地下。柯鎮惡大奇，明明聽得歐陽鋒走向大門，怎麼後殿又有聲響？就在他微一遲疑之際，楊過提起屠牛尖刀，發力向吊著鐵鐘的木架橫樑上斬去。這橫樑極粗，楊過力氣又小，利刀雖快，數刀急砍又怎斬它得斷？但鐵鐘沉重之極，橫樑給接連斬出了幾個缺口，已吃不住巨鐘的重量。喀喇喇幾聲響，橫樑折斷，那口大鐵鐘夾著一股疾風，對準柯鎮惡的頂門直砸下來。

柯鎮惡早聽得頭頂忽發異聲，正自奇怪，巨鐘已落將下來，這當兒已不及逃竄，百忙中鐵杖直豎，噹的一聲猛響，巨鐘邊緣正壓在杖上，就這麼一擋，他已乘隙從鐘底滾出。但聽喀、砰、砰、轟，接連幾響，巨鐘撞正鐵杖後翻滾而出，在柯鎮惡腿上猛力衝撞，將他拋出山門，連翻了幾個觔斗，只跌得鼻子流血，額角上也破了一大塊。柯鎮惡目不見物，不知變故因何而起，只怕殿中另有古怪敵人，爬起身來，一蹺一拐的走了。

歐陽鋒在旁瞧著，也不由得微微心驚，不住口叫道：「可惜，可惜！」又道：「乖孩兒，好聰明！」楊過從鐘架上爬下，喜道：「這瞎子不敢再來啦。」歐陽鋒搖頭道：「此人與我仇深似海，只要他一息尚存，必定再來。」楊過道：「那麼咱們快走。」歐陽鋒仍是搖頭，道：「我受傷甚重，逃不遠。」他這時危難暫過，只覺四肢百骸都如要散開來一般，實是一步也不能動了。楊過急道：「那怎麼辦？」歐陽鋒沉吟半晌，道：「有個法子，你再斬斷另一口鐘的橫樑，將我罩在鐘下。」楊過道：「那你怎麼出來？」歐陽鋒道：「我在鐘下用功七日，元功一復，自己就能掀鐘出來。這七日之中，那柯瞎子縱然再來尋仇，諒他這點點微末道行，也揭不開這口大鐘。只要黃蓉這女娃娃不來，未必有人能識破機關。黃蓉一來，那可大事去矣。」

楊過心想除此之外，確也沒有旁的法子，問清楚他確能自行開鐘，不須別人相助，又問：「你七天沒東西吃，行嗎？」歐陽鋒道：「你去找隻盆缽，裝滿了清水，放在我身旁。這裏還有好幾個饅頭，慢慢吃著，儘可支持得七日。」

楊過去廚房中找到一隻瓦缽，洗淨後裝了清水，放在另一口仍然高懸的大鐘之下，然後扶了歐陽鋒端端正正坐在鐘下。歐陽鋒道：「孩兒，你儘管隨那姓郭的前去，日後我必來尋你。」楊過答應了，爬上鐘架，斬斷橫樑，大鐵鐘落下，將歐陽鋒罩住了。

楊過叫了幾聲「爸爸」，不聽歐陽鋒答應，知他在鐘內聽不見外邊聲息，正要離去，心念忽動，又到後殿拿一隻瓦缽，盛滿了清水。將瓦缽放在地下，然後倒轉身子，左手伸在缽中，依照歐陽鋒所授逆行經脈之法，將手上毒血逼了一些出來。只是使這功夫極是累人，他又只學得個皮毛，雖只擠得十幾滴黑血，卻已鬧得滿頭大汗。歇了一陣，扯下神像前的幾條布幡，纏在一隻籤筒之上，然後醮了碗中血水，在那口鐘上到處都遍塗了，心想倘若柯瞎子再至，想撬開鐵鐘，手掌碰到鐘身，叫他非中毒不可。

忽又想到，義父罩在鐘內，七天之中可別給悶死了，於是用尖刀挖掘鐘邊之下的青磚，在地下挖了個拳頭大的洞孔，以便通風透氣。挖掘之間，那尖刀碰到青磚底下的一塊硬石，啪的一聲，竟爾折斷了。這屠牛刀鋒銳之極，刃鋒卻薄，給楊過當作鐵鑿般亂挖亂掘，一柄寶刀竟爾斷送。他不知此刀珍貴，反正不是自己之物，也不可惜，隨手拋在一旁，伏在地下，對準鐘底洞孔叫道：「爸爸，我去了，你快來接我。鐘邊地下，我已挖了個洞透氣。那口鐘外面有毒，你出來時小心些。」隨即側頭，俯耳洞孔，只聽歐陽鋒微弱的聲音道：「好孩子，我不怕毒，毒才怕我。你自己小心，我定來接你。」

楊過悄立半晌，頗為戀戀不捨，這才快步奔回寄宿的人家，越牆時提心吊膽，只怕柯鎮惡驚覺，那知進房後見柯鎮惡尚未回來，倒也大出意料之外。

次日一早，忽聽得有人用棍棒砰砰砰的敲打房門。楊過躍下床來，打開房門，只見柯鎮惡持著一根木棍，臉色灰白，剛踏進門便向前撲出，摔在地下。楊過見他雙手烏黑，果然又去尋過歐陽鋒，終究中了自己布下之毒，暗暗心喜，假裝吃驚，大叫：「柯公公，你怎麼了？」

郭靖、黃蓉聽得叫聲，奔過來查看，見柯鎮惡倒在地下，吃了一驚。此時郭靖雖已能行走，卻無力氣，黃蓉將柯鎮惡扶到床上，問道：「大師父，你怎麼啦？」柯鎮惡搖了搖頭，並不答話。黃蓉見到他掌心黑氣，恨恨的道：「又是那姓李的賤人，靖哥哥，待我去會她。」說著一束腰帶，跨步出去。

柯鎮惡低聲道：「不是那女子。」黃蓉止步回頭，奇道：「咦，那是誰？」柯鎮惡自覺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也對付不了，反弄得受傷回來，也可算無能之極。他性子剛硬，對受傷的原由竟一句不提。靖蓉二人知他脾氣，若他願說，自會吐露，否則愈問愈惹他生氣。好在他只皮膚中毒，毒性也不厲害，只一時昏暈，服了一顆九花玉露丸後便無大礙。

黃蓉心下計議，眼前郭靖與柯鎮惡受傷，那李莫愁險毒難測，須得先將兩個傷者、兩個孩子送到桃花島，日後再來找她算帳，方策萬全。這日上午在那家人家休息半天，下午僱船東行。楊過見黃蓉不去找歐陽鋒，心下暗喜，又想：「爸爸很怕郭伯母去找他，難道郭伯母這樣嬌滴滴的一個大美人兒，比柯瞎子還厲害嗎？」

舟行半日，天色向晚，船隻靠岸停泊，船家淘米做飯。郭芙見楊過不理睬自己，既生氣又覺無聊，倚在船窗向外張望，忽見柳蔭下兩個小孩子在哀哀痛哭，瞧模樣正是武敦儒、武修文兄弟。郭芙大聲叫道：「喂，你們在幹甚麼？」武修文回頭見是郭芙，哭道：「我們在哭，你不見麼？」郭芙道：「幹甚麼呀，你媽打你們麼？」武修文哭道：「我媽死啦！」

黃蓉問道：「他們的媽媽是誰？」郭芙道：「他們是武伯伯、武媽媽的兒子。」黃蓉已得知武三通夫婦曾相助抗禦李莫愁，而武三通是恩人一燈大師的弟子，聽了一驚，躍上岸去。

只見兩個孩子撫著母親的屍身哀哀痛哭。武娘子滿臉漆黑，已死去多時。黃蓉再問武三通的下落，武敦儒哭道：「爸爸不知到那裏去啦。」武修文道：「媽媽給爸爸的傷口吸毒，吸了好多黑血出來。爸爸好了，媽媽卻死了。爸爸見媽死了，心裏忽然又胡塗啦。我們叫他，他理也不理就走了。」說著又哭了起來。黃蓉心想：「武娘子捨生救夫，實是位義烈女子。」問道：「你們餓了罷？」兩兄弟不住點頭。

黃蓉嘆了口氣，命船夫帶他們上船吃飯，到鎮上買了一具棺木，將武娘子收殮了。當晚不及安葬，次晨才找到墳地，葬了棺木。武氏兄弟在墳前伏地大哭。

郭靖道：「蓉兒，這兩個孩兒沒了爹娘，咱們便帶到桃花島上，以後要多費你心照顧啦。」黃蓉點頭答應，當下勸住了武氏兄弟，上船駛到海邊，另僱大船，東行往桃花島進發。黃藥師離島已久，郭靖、黃蓉在島上定居，不再胡亂傷人，附近船夫對桃花島已不再畏若龍潭虎穴。

# 第三回 求師終南

郭靖在舟中潛運神功，數日間傷勢便已痊愈了大半。夫婦倆說起歐陽鋒十餘年不見，不但未見衰邁，武功猶勝往昔，這一掌若是打中了郭靖胸口要害，那便非十天半月之內所能痊可了。兩人談到師父洪七公，不知他身在何處，傷勢是否復發，甚是記掛。黃蓉雖在桃花鳥隱居，仍是遙領丐幫幫主之位，幫中事務由魯有腳奉黃蓉之名處分勾當。她此番來到江南，原擬乘便會見幫中諸長老會商幫務，並打聽父親及洪七公近況，郭靖既然受傷，只有先行歸島。

其後談到楊過，郭靖說道：「我向來有個心願，你自然知道。今日天幸尋到過兒，我的心願就可得償了。」當年郭靖之父郭嘯天與楊過的祖父楊鐵心義結兄弟，兩家妻室同時懷孕。二人相約，日後生下的若均是男兒，就結為兄弟，若均是女兒，則結為金蘭姊妹，如是一男一女，則為夫婦。後來兩家生下的各為男兒，郭靖與楊過之父楊康如約結為兄弟。但楊康認賊作父，多行不義，終於慘死於嘉興王鐵槍廟中。郭靖念及此事，常自耿耿於懷。此時這麼一說，黃蓉早知他的心意，搖頭道：「我不答應。」

郭靖愕然道：「怎麼？」黃蓉道：「芙兒怎能許配給這小子。」郭靖道：「他父雖然行止不端，但郭楊兩家世代交好，我瞧他相貌清秀，聰明伶俐，今後跟著咱倆，將來不愁不能出人頭地。」黃蓉道：「我就怕他聰明過份了。」郭靖道：「你不是聰明得緊麼？那有甚麼不好？」黃蓉笑道：「我卻偏喜歡你這傻哥哥呢。」郭靖一笑，道：「芙兒將來長大，未必與你一般也喜歡傻小子。再說，如我這般大傻瓜，天下只怕再也難找第二個了。」黃蓉刮臉羞他道：「好希罕麼？不害臊。」

兩人說笑幾句，郭靖重提話頭，說道：「我爹爹就只這麼一個遺命，楊鐵心叔父臨死之際也曾重託於我。可是於楊康兄弟與穆世姊份上，我實沒盡了甚麼心。若我再不將過兒當作親人一般看待，怎對得起爹爹與楊叔父？我常想將穆世妹接來家裏，讓她母子好好過活，又怕你多心，想不到穆世妹這麼早就去世了。」言下長嘆一聲，甚有憮然之意。黃蓉笑道：「好捨不得罷？你自己不懷好意，卻賴我多心，真不要臉！」郭靖急了，面紅耳赤，說道：「我……我怎麼不懷好意了？」黃蓉頭一昂，說道：「怎麼？你急了，老羞成怒，想打人嗎？」郭靖微笑道：「你說我敢不敢？」伸臂將妻子抱住，黃蓉便即動彈不得，大叫：「救命，救命！殺人哪！」郭靖一笑，在她臉上一吻，放開了她。黃蓉柔聲道：「好在兩個孩子都還小，此事也不必急。將來倘若過兒當真沒甚壞處，你愛怎麼就怎麼便了。」

郭靖站起身來，深深一揖，正色道：「多謝相允，我感激不盡。」黃蓉也正色道：「我可沒應允。我是說，要瞧那孩子將來是否不壞。」郭靖一揖到地，剛伸腰直立，聽她此言，不禁楞住，隨即道：「楊康兄弟自幼在金國王府之中，這才學壞。過兒在我們島上，卻決計壞不了，何況他這名字，當年就是你給取的。他名楊過，字改之，就算有了過失，也能改正，你放心好啦。」黃蓉笑道：「名字怎能作數？你叫郭靖，好安靜嗎？從小就跳來跳去的像隻大猴子。」郭靖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黃蓉一笑，轉過話頭，不再談論此事。

※※※

舟行無話，到了桃花島上。郭芙突然多了三個年紀相若的小朋友，自是歡喜之極。

楊過服了黃蓉的解藥後，身上餘毒便即去淨。他和郭芙初見面時略有嫌隙，但小孩性兒，過了幾日，大家自也忘了。這幾天中，四人都在捕捉蟋蟀相鬥為戲。

這一日楊過從屋裏出來，又要去捉蟋蟀，越彈指閣，經兩忘峰，剛繞過清嘯亭，忽聽得山後笑語聲喧，忙奔將過去，只見郭芙和武氏兄弟翻石撥草，也正在捕捉蟋蟀。武敦儒拿著個小竹筒，郭芙捧著一隻瓦盆。

武修文翻開一塊石頭，嗤的一響，一隻大蟋蟀跳了出來。武修文縱身撲上，雙手按住，歡聲大叫。郭芙叫道：「給我，給我。」武修文拿起蟋蟀，道：「好罷，給你。」揭開瓦盆蓋，放在盆裏，只見這蟋蟀方頭健腿、巨顎粗腰，甚是雄駿。武修文道：「這隻蟋蟀定是無敵大將軍，楊哥哥，你那許多蟋蟀兒都打牠不過。」

楊過不服，從懷中取出幾竹筒蟋蟀，挑出最兇猛的一隻來與之相鬥。鬥得幾個回合，那大蟋蟀張開巨口咬去，將楊過的那隻攔腰咬住，摔出盆外，隨即振翅而鳴，洋洋得意。郭芙拍手歡叫：「我的打贏啦！」楊過道：「別忙，還有呢。」可是他連出三蟀，盡數敗下陣來，第三隻甚至被巨蟀一口咬成兩截。

楊過臉上無光，道：「不玩啦！」轉身便走。忽聽得後面草叢中嘰嘰嘰的叫了三聲，正是蟋蟀鳴叫，聲音卻頗有些古怪。武敦儒道：「又是一隻。」撥開草叢，突然向後急躍，驚道：「蛇，蛇！」楊過轉過身來，果見一條花紋斑斕的毒蛇，昂首吐舌的盤在草中。楊過拾起一塊石子，對準了摔去，正中蛇頭，那毒蛇扭曲了幾下，便即死了。只見毒蛇所盤之旁有一隻黑黝黝的小蟋蟀，相貌奇醜，卻展翅發出嘰嘰之聲。

郭芙笑道：「楊哥哥，你捉這小黑鬼啊。」楊過聽出她話中有嘰嘲之意，激發了胸中傲氣，說道：「好，捉就捉。」當下將黑蟋蟀捉了過來。郭芙笑道：「你這隻小黑鬼，要來幹甚麼？想跟我的無敵大將軍鬥鬥嗎？」楊過怒道：「鬥就鬥，小黑鬼也不是給人欺負的。」將黑蟀放在郭芙的瓦盆。

說也奇怪，那大蟋蟀見到小黑蟀竟有畏懼之意，不住退縮。郭芙與武氏兄弟大聲吆喝，為大蟋蟀加勁助威。小黑蟋蟀昂頭縱躍而前，那大蟀不敢接戰，想躍出盆去。小黑蟀也即躍高，在半空咬住大蟀的尾巴，雙蟀齊落，那大蟋蟀抖了幾抖，翻轉肚腹而死。原來蟋蟀之中有一種喜與毒蟲共居，與蜈蚣共居的叫做「蜈蚣蟀」，與毒蛇共居的叫做「蛇蟀」，因身上染有毒蟲氣息，非常蟀之所能敵。楊過所捉到的小黑蟀正是一隻蛇蟀。

郭芙見自己的無敵大將軍一戰即死，很不高興，轉念一想，道：「楊哥哥，你這頭小黑鬼給了我罷。」楊過道：「給你麼，本來沒甚麼大不了，但你為甚麼罵牠小黑鬼？」郭芙小嘴一撇，悻悻的道：「不給就不給，希罕嗎？」拿起瓦盆一抖，將小黑蟀倒在地上，右腳踹落，登時踏死。楊過又驚又怒，氣血上湧，滿臉脹得通紅，登時按捺不住，反手一掌，重重打了她個耳光。

郭芙一楞，還沒決定哭是不哭。武修文罵道：「你這小子打人！」向楊過胸口就是一拳。他家學淵源，自小得父母親傳，武功已有相當根基，這拳正中楊過前胸，力道著實不輕。楊過大怒，回手也是一拳，武修文閃身避過。楊過追上撲擊，武敦儒伸腳在他腿上一鉤，楊過撲地倒了。武修文轉身躍起，騎在他身上。兄弟倆牢牢按住，四個拳頭猛往他身上錘去。

楊過雖比二人大了一兩歲，但雙拳難敵四手，武氏兄弟又練過上乘武功，楊過卻只跟穆念慈學過一些粗淺武功，不是二人對手，當下咬住牙關挨打，哼也不哼。武敦儒道：「你討饒就放你。」楊過罵道：「放屁！」武修文砰砰兩下，又打了他兩拳。郭芙在旁見武氏兄弟為她出氣，只哭了幾聲便即止哭，很是開心。

武氏兄弟知道倘若打他頭臉，有了傷痕，待會給郭靖、黃蓉看到，必受斥責，是以拳打足踢，都招呼在他身上。郭芙見打得厲害，有些害怕，但摸到自己臉上熱辣辣的疼痛，又覺打得痛快，不禁叫道：「用力打，打他！」武氏兄弟聽她這般呼叫，打得更加狠了。

楊過伏在地下，耳聽郭芙如此叫喚，心道：「你這丫頭如此狠惡，我日後必報此仇。」但覺腰間、背上、臀部劇痛無比，漸漸抵受不住，武氏兄弟自幼練功，拳腳有力，尋常大人也經受不起，若非楊過也練過一些內功，早已昏暈。他咬牙強忍，雙手在地下亂抓亂爬，突然間左手抓到一件冰涼滑膩之物，正是適才砸死的毒蛇，當即抓起，回手揮舞。

武氏兄弟見到這條花紋斑斕的死蛇，齊聲驚呼。楊過乘機翻身，回手狠狠一拳，只打得武敦儒鼻流鮮血，當即爬起身來，發足便逃。武氏兄弟大怒，隨後追去。郭芙要看熱鬧，連聲叫喚：「捉住他，捉住他！」在後追趕。楊過奔了一陣，一回頭，只見武敦儒滿臉鮮血，模樣狠惡，心知倘若給兩兄弟捉住了，那一頓飽打必比適才更加厲害，當下不住足的奔向試劍峰山腳，直向峰上爬去。

武敦儒鼻上雖吃一拳，其實並不如何疼痛，但見到了鮮血，又害怕，又憤怒，提氣急追。楊過越爬越高，武氏兄弟絲毫不肯放鬆。郭芙卻在半山腰裏停住腳步，仰頭觀看。楊過奔了一陣，眼見前面是個斷崖，已無路可走。當年黃藥師每創新招，要躍過斷崖，再到峰頂絕險之處試招，楊過卻如何躍得過？他心道：「我縱然跳崖而死，也不能讓這兩個臭小子捉住了再打。」轉過身來，喝道：「你們再上來一步，我就跳下去啦！」武敦儒一呆，武修文叫道：「跳就跳，誰還怕了你不成？料你也沒膽子！」說著又爬上幾步。

楊過氣血上衝，正要湧身下躍，瞥眼忽見身旁有塊大石，半截擱在幾塊石頭之上，似乎安置得並不牢穩。他狂怒之下，那裏還想到甚麼後果，伸手將大石下面的幾塊石頭搬開，那大石果然微微搖動。他躍到大石後面，用力推去，大石晃了兩下，空隆一響，向山腰裏滾將下來。

武氏兄弟見他推石，心知不妙，嚇得臉上變色，急忙縮身閃避。那大石帶著無數泥沙，從武氏兄弟身側滾過，砰砰巨響，一路上壓倒許多花木，滾入大海。武敦儒心下慌亂，一腳踏空，溜了下來，武修文急忙抱住。兩人在山坡上站立不住，摟作一團的滾將下來，翻滾了六七丈，幸好給下面一株大樹擋住了。

黃蓉在屋中遠遠聽得響聲大作，忙循聲奔出，來到試劍峰下，但見泥沙飛揚，女兒藏在山邊草裏，嚇得哭也哭不出來，武氏兄弟滿頭滿臉都是瘀損鮮血。黃蓉上前抱起女兒，問道：「甚麼事？」郭芙伏在母親懷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哭了一會，才抽抽噎噎的訴說楊過怎樣無理打她、武氏兄弟怎樣相幫、楊過又怎樣推大石要壓死二人。她將過錯盡數推在楊過身上，自己踏死蟋蟀、武氏兄弟打人之事，卻全瞞過了不說。黃蓉聽罷，呆了半晌，見到女兒半邊臉頰紅腫，那一掌打得確然不輕，心下憐惜，不住口的安慰。

這時郭靖也奔了出來，見到武氏兄弟的狼狽情狀，問起情由，好生著惱，又怕楊過有甚不測，忙奔上山峰，可是峰前峰後找了一遍，不見影蹤。他提高嗓子大叫：「過兒，過兒。」這幾下高叫聲傳數里，但是終不見楊過出來，也不聞應聲。郭靖等了一會，越加耽心，下得峰來，划了小艇環島巡繞尋找，直到天黑，楊過竟是不知去向。

楊過推下大石後，見武氏兄弟滾下山坡，望見黃蓉出來，心知這番必受重責，當下縮身在岩石的一個縫隙之中，聽得郭靖叫喚，卻不敢答應。他挨著饑餓，躲在石縫中動也不動，眼見暮色蒼茫，大海上漸漸昏黑，四下裏更無人聲。又過一陣，天空星星閃爍，涼風吹來，身上大有寒意，他走出石縫，向山下張望，但見住屋窗子中透出燈光，想像郭靖夫婦、柯鎮惡、郭芙、武氏兄弟六人正在圍坐吃飯，雞鴨魚肉擺了滿桌，不由嚥了幾口唾沫。但隨即想到，他們必在背後數說責罵自己，不禁氣憤難當。黑夜中站在山崖上的海風之中，悲傷父母早死，想著一生受人欺辱，但覺此時除義父外個個對己冷眼相待，思潮起伏，滿胸孤苦怨憤，難以自已。

其實郭靖尋他不著，那有心情吃飯？黃蓉見丈夫煩惱，知勸他不聽，也不吃飯，陪他默默而坐。次日天沒亮，兩人又出外找尋。

楊過餓了半日一晚，第二天一早，再也忍耐不住，悄悄溜下山峰，在溪邊捉了幾隻青蛙，剝了皮，找些枯葉，要燒烤來吃。他在外流浪，常以此法充飢渡日，此時他怕為郭靖、黃蓉見到煙火，於是躲在山洞中生火，一將蛙腿烤黃，立即踏滅柴火，張口大嚼。耳聽得郭靖叫喚：「過兒，過兒。」心想：「你要叫我出去打我，我才不出來呢。」

當晚他就在山洞中睡了，迷迷糊糊的躺了一陣，忽見歐陽鋒走進洞來，說道：「孩兒，我來教你練武功，免得你打不過武家那兩個小鬼。」楊過大喜，跟他出洞，只見他蹲在地下，咕咕咕的叫了幾聲，雙掌推出。楊過跟著他便練了起來，只覺發掌踢腿，無不恰到好處。忽然歐陽鋒揮拳打來，他閃避不及，砰的一下，正中頂門，頭上劇痛無比，大叫一聲，跳起身來。

頭上又是砰的一下，他一驚而醒，原來適才是做了一夢。他摸摸頭頂，撞起了一個疙瘩，甚是疼痛，不禁嘆了口氣，尋思：「料來爸爸此刻已經傷勢痊愈，從大鐘底下出來了。不知他甚麼時候來接我去，真的教我武功，也免得我在這裏受人白眼，給人欺侮。」走出洞來，望著天邊，但見稀星數點掛在樹梢，回思適才歐陽鋒教導自己的武功，卻一點也想不起來，他蹲下身來，口中咕咕咕的叫了幾聲，要將歐陽鋒當日在嘉興所傳的蛤蟆功口訣用在拳腳之上，但無論如何用不上。他苦苦思索，雙掌推出，夢中隨心所欲的發掌出足，這時竟已全然不知如何是好。

他獨立山崖，望著茫茫大海，孤寂之心更甚，忽聽海上一聲長嘯隱隱傳來，叫著：「過兒，過兒。」他不由自主的奔下峰去，叫道：「我在這兒，我在這兒。」他奔上沙灘，郭靖遠遠望見，大喜之下，忙划艇近岸，躍上灘來。星光下兩人互相奔近。郭靖一把將楊過摟在懷裏，只道：「快回去吃飯。」他心情激動，語音竟有些哽咽。回到屋中，黃蓉預備飯菜給郭靖和楊過吃了，大家對過去之事絕口不提。

※※※

次日清晨，郭靖將楊過、武氏兄弟、郭芙叫到大廳，又將柯鎮惡請來，向柯鎮惡道：「大師父，弟子要請師父恩准，跟你收四個徒孫。」柯鎮惡喜道：「那再好不過，我恭喜你啦。」郭靖道：「十多年前，過兒的母親尚未過世，過兒曾向我拜過師，今天正式再拜。先拜祖師爺。」命楊過與武氏兄弟先向柯鎮惡磕頭，再去向江南六怪朱聰等的靈位磕頭，然後對他夫婦行拜師之禮。郭芙笑問：「媽，我也得拜麼？」黃蓉道：「自然要拜。」郭芙笑嘻嘻的也向三人磕了頭。楊過幼時在長興遇到郭靖夫婦之時，曾奉母命拜郭靖為師，郭靖夫婦在嘉興再見他時沒提此事，楊過當時初生不久，自早遺忘。

郭靖正色道：「從今天起，你們四人是師兄弟啦……」郭芙接口道：「不，還是師兄妹。」郭靖橫了女兒一眼，道：「爹沒說完，不許多口。」他頓了一頓，說道：「自今而後，你們四人須得相親相愛，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如再爭鬧打架，我可不能輕饒。」說著向楊過看了一眼。楊過心想：「你自然偏袒女兒，以後我不去惹她就是。」

柯鎮惡接著將他們門中諸般門規說了一些，都是一些不得恃強欺人、不得濫傷無辜之類，江南七怪門派各自不同，柯鎮惡也記不得那許多，反正大同小異。

郭靖說道：「我所學的武功很雜，除了江南七俠所授的根基之外，全真派的內功，桃花島和丐幫東南兩大宗的武功，都練過一些。為人不可忘本，今日我先授你們柯大師祖的獨門功夫。」

他正要親授口訣，黃蓉見楊過低頭出神，臉上有一股說不出的怪異之色，依稀是楊康當年的模樣，不禁心中生憎，尋思：「他父親雖非我親手所殺，但也可說死在我的手裏，可莫要養虎為患，將來成為個大大禍胎。」心念微動，已有計較，說道：「你一個人教四個孩子，未免太也辛苦，過兒讓我來教。」郭靖尚未回答，柯鎮惡已拍手笑道：「那妙極啦！你兩口子可以比比，瞧誰的徒兒教得好。」郭靖心中也喜，知道妻子比己聰明百倍，教導之法一定遠勝於己，當下沒口子稱善。

郭芙怕父親嚴峻，道：「媽，我也要你教。」黃蓉笑道：「你老是纏著我胡鬧，功夫一定學不成，衰是讓爹教你的好。」郭芙向父親偷看一眼，見他雙目也正瞪著自己，急忙轉頭，不敢再說。

黃蓉對丈夫道：「咱們定個規矩，你不能教過兒，我也不能教他們三人。這四個孩子之間，更加不得互相傳授，否則錯亂了功夫，有損無益。」郭靖道：「這個自然。」黃蓉道：「過兒，你跟我來。」楊過厭憎郭芙與武氏兄弟，聽黃蓉這麼說，得以不與他們同場學藝，正合心意，當下跟著她走向內堂。

黃蓉領著他進了書房，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來，道：「你師父有七位師父，人稱江南七怪，大師父就是柯公公，二師父叫作妙手書生朱聰，現下我先教你朱二師祖的功夫。」說著攤開書本，朗聲讀道：「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原來那是一部《論語》。楊過心中奇怪，不敢多問，只得跟著她誦讀識字。

一連數日，黃蓉只是教他讀書，始終絕口不提武功。這日讀罷了書，楊過獨自到山上閒走，想起歐陽鋒現下不知身在何處，思念甚殷，倒轉身子，學著他的樣子旋轉起來。轉了一陣，依照歐陽鋒所授口訣逆行經脈，只覺愈轉愈順遂，翻身躍起，咕的一聲叫喊，雙掌拍出，登覺遍體舒泰，快美無比，立時出了一身大汗。他可不知只這一番練功，內力已有進展。歐陽鋒的武功別創一格，實是厲害之極的上乘功夫，楊過悟性奇高，雖然那日於匆匆之際所學甚少，但如此練去，內力也有所進益。

自此之後，他每日跟黃蓉誦讀經書，早晨晚間有空，自行到僻靜山邊練功。他倒不是立志習武，想從此練成一身驚人武藝，只每練一次，全身總是說不出的舒適，到後來已不練不快。

他暗自修練，郭靖與黃蓉毫不知曉。黃蓉教他讀書，不到三個月，已將一部《論語》教完。黃蓉讀書早感煩厭，但想：「此人聰明才智似不在我下，如他為人和他爹爹一般，學了武功，將來為禍不小，不如只讓他學文，習了聖賢之說，於己於人都好。」當下耐著性子教讀，《論語》教完，跟著再教《孟子》。楊過記誦極速，對書中經義卻往往不以為然，不住提出疑難。黃蓉常自覺得：「這孩子讀聖賢書，有些想法跟我爹爹十分相似，如我爹爹教他，二人談起來倒必投機。」

幾個月過去，黃蓉始終不提武功，楊過也就不問。自那日與郭芙、武氏兄弟打架之後，再不跟他們三人在一起玩耍，獨個兒越來越感孤僻，心知郭靖雖收他為徒，武功是決計不肯教的了。自己本就不是武氏兄弟對手，待郭靖教得他們一年半載，再有爭鬥，非死在他們手裏不可，打定主意，一有機會，便偷上一艘船去，設法逃離桃花島。

這日下午，楊過跟黃蓉讀了幾段《孟子》，辭出書房，在海邊閒步，望著大海中白浪滔滔，心想不知何日方能脫此困境，眼見海面上白鷗來去，好生欣羨牠們的來去自在。正自神往，忽聽桃樹林外傳來呼呼風響。他好奇心起，悄悄繞到樹後張望，原來郭靖正在林中空地上教武氏兄弟拳腳，教的是一招擒拿手「托樑換柱」。郭靖口中指點，手腳比劃，命武氏兄弟跟著照學。楊過只看了一遍，早就領會到這一招的精義所在，但武氏兄弟學來學去始終不得要領。郭靖本性魯鈍，深知其中甘苦，毫不厭煩，只反覆教導。

楊過暗暗嘆氣，心道：「郭伯伯若肯教我，我豈能如他們這般蠢笨。」悶悶不樂，自回房中睡了。晚飯後讀了幾遍書，但感百無聊賴，又到海灘旁邊，學著郭靖所授的拳腳，使將開來，只是將一招反覆使得幾遍，便感膩煩，忽想：「我如去偷學武功，保管比武氏兄弟強得多，那也不用怕他們來打死我了。」一喜之後，傲心登生：「郭伯伯既不肯教，我又何必偷學他的？哼，這時他就是來求我去學，我也不學的了。最多給人打死了，好希罕麼？」想到此處，傲氣登長，又感淒苦，倚岩靜坐，竟在浪濤聲中迷迷糊糊的睡著了。

次日清晨，楊過不去吃早飯，也不去書房讀書，在海中撈了幾隻大蠔，生火燒烤來吃，心想：「不吃你郭家的飯，也餓不死我。」瞧著岸邊的大船和小艇，尋思：「那大船我開不動，小艇卻又划不遠，怎生逃走才好？」煩惱了半日，無計可施，便在一塊巨岩之後倒轉了身子，練起了歐陽鋒所授的內功來。

正練到血行加速、全身舒暢之際，突然間身後有人大聲呼喝，楊過一驚之下，登時摔倒，手足麻痺，再也爬不起來，原來是郭芙與武氏兄弟三人適於此時到來。這巨岩之後本來十分僻靜，向無人至，但桃花島上道路樹木的布置皆按五行生剋之變，郭芙與武氏兄弟不敢到處亂走，來來去去只在島上道路熟識處玩耍，碰巧見到了他練功情狀。幸好楊過此時功力甚淺，否則給他們三人這麼齊聲吆喝，經脈錯亂，非當場癱瘓不可。

郭芙拍手笑道：「你在這裏搗甚麼鬼？」楊過扶著岩石，慢慢支撐著站起，向她白了一眼，轉身走開。武修文叫道：「喂，郭師妹問你哪，怎得你這般無禮，也不理睬？」楊過冷冷的道：「你管得著麼？」武敦儒大怒，說道：「咱們自管玩去，別去招惹瘋狗。」楊過道：「是啊，瘋狗見人就咬，人家好端端的在這裏，三條瘋狗卻過來亂吠亂叫。」武敦儒怒道：「你說三條瘋狗？你罵人？」楊過笑道：「我只罵狗，沒罵人。」

武敦儒怒不可遏，撲上去拔拳便打，楊過一閃避開。武修文想起師父曾有告誡，師兄弟不可打架，這事鬧了起來，只怕為師父責備，忙拉住兄長手臂，笑吟吟的對楊過道：「楊大哥，你跟師娘學武藝，我們三個跟師父學。這幾個月下來，也不知是誰長進得快了。咱們來過過招，比劃比劃，你敢不敢？」

楊過心下氣苦，本想說：「我沒你們的運氣，師娘可沒教過我武功。」但一聽到他說「你敢不敢」四字，語氣中充滿了輕蔑之意，那句洩氣的話登時忍住了不說，只哼了一聲，冷冷的斜睨著他。武修文道：「咱們師兄弟比試武功，不論誰輸誰贏，都不可去跟師父、師娘說，就是打破了頭，也說是自己摔的。誰打輸了向大人投訴，誰就是狗雜種、王八蛋。楊大哥，你敢不敢？」

他這「你敢不敢」四字第二次剛出口，眼前一黑，左眼上已重重著了楊過一拳，武修文一個踉蹌，險些摔倒。武敦儒怒道：「你這般打冷拳，好不要臉。」施展郭靖所教的拳法，向楊過腰間打去。楊過不識閃避，登時中拳，眼見武敦儒又是飛腳踢來，腦海中靈光一閃，想起昨天郭靖傳授武氏兄弟的招數，當即右腳微蹲，左手在武敦儒踢來的右腳小腿上一托。這正是「鬧市俠隱」全金發所擅擒拿手法中的一招「托樑換柱」，雖非極精深的武功，臨敵之時卻也頗切實用。昨日郭靖反覆叫兩兄弟試習，武氏兄弟本已學會，但當真使將出來，卻遠不及楊過偷看片刻的靈活機巧。武敦儒被他這麼使力一托，登時遠遠摔了出去。

武修文眼上中拳，本已大怒，但見兄長又遭摔跌，當即撲將上來，左拳虛晃，楊過向左避讓，卻不知這是拳術中甚是淺近的招數，先虛後實，武修文跟著右拳實擊，砰的一聲，楊過右邊顴骨上重重中拳。武敦儒爬起身來，上前夾擊，他兩兄弟武功本有根柢，楊過先前就已抵敵不過，再加上郭靖這幾個月來的教導，他如何再是敵手？廝打片刻，頭臉腰背已連中七八下拳腳。楊過心下發了狠：「就是給你們打死，我也不逃。」發拳直上直下的亂舞亂打，全然不成章法。

武修文見他咬牙切齒的拚命，心下倒是怯了，反正已大佔上風，不願再鬥，叫道：「你已經輸啦，我們饒了你，不用再打了。」楊過叫道：「誰要你饒？」衝上去劈面猛擊。武修文伸左臂格開，右手抓住他胸口衣襟向前急拉，便在此時，武敦儒雙拳同時向楊過後腰直擊下去。楊過站立不穩，向前摔倒。武敦儒雙手按住他頭，問道：「你服了沒有？」楊過怒道：「誰服你這瘋狗？」武敦儒大怒，將他臉孔向沙地上直按下去，叫道：「你不服，就悶死了你。」

楊過眼睛口鼻中全是沙粒，登時無法呼吸，又過片刻，全身如欲爆裂。武敦儒雙手用力按住他頭，武修文騎在他頭頸之中，楊過始終掙扎不脫，窒悶難當之際，這些日子來所練歐陽鋒傳授的內力突然崩湧，只覺丹田中一股熱氣激升而上，不知如何，全身驀然間精力充沛，他猛躍而起，眼睛也不及睜開，雙掌便推了出去。

這一下正中武修文的小腹，武修文「啊」的一聲大叫，飛摔而出，仰跌在地，登時暈去。這掌力是歐陽鋒的絕技「蛤蟆功」，威力固不及歐陽鋒神功半成，楊過又不會運用，但他於危急之間自發而生的使將出來，武修文卻也已抵受不起。

武敦儒搶將過去，只見兄弟一動也不動的躺著，雙目翻白，只道已給楊過打死，大駭之下，大叫：「師父，師父，我弟弟死了，我弟弟死了！」連叫帶哭，奔回去稟報郭靖。郭芙心中害怕，也急步跟去。

楊過吐出嘴裏沙土，抹去眼中沙子，只覺全身半點氣力也無，便欲移動一步也艱難無比，眼見武修文躺著不動，又聽得武敦儒大叫：「我弟弟死了！」心下一片茫然，不知到底出了甚麼事，明知事情大大不妙，卻無力逃走。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見郭靖、黃蓉飛步奔來。郭靖抱起武修文，在他胸腹之間推拿。黃蓉走到楊過身邊，問道：「歐陽鋒呢？他在那裏？」楊過茫然不答。黃蓉又問：「這蛤蟆功他甚麼時候教你的？」楊過似乎聽見了，又似乎沒有聽見，雙眼失神落魄的望著前面，嘴巴緊緊閉住，生怕說了一個字出來。黃蓉見他不理，抓住他雙臂，連聲道：「快說！歐陽鋒在那裏？」楊過始終一動不動。

過不多時，武修文在郭靖內力推拿下醒轉，接著柯鎮惡也隨郭芙趕到。柯鎮惡聽郭芙說了楊過倒轉身子的情狀，又聽得他如何「打死」武修文，想到這小子原來是歐陽鋒的傳人，滿腔仇怨登時都轉到了他身上，聽得黃蓉連問：「歐陽鋒在那裏？」而楊過全不理睬，當即走上前去，高舉鐵杖，厲聲喝道：「歐陽鋒這奸賊在那裏？你不說，一杖就打死了你！」

楊過此時已豁出了性命不要，大聲道：「他不是奸賊！他是好人。你打死我好了，我一句話也不說。」柯鎮惡大怒，揮杖怒劈。郭靖大叫：「大師父，別……」只聽啪的一聲，鐵杖從楊過身側擦過，擊入沙灘。原來柯鎮惡心想打死這小小孩童畢竟不妥，鐵杖擊出時準頭略偏。

柯鎮惡厲聲道：「你一定不說？」楊過大聲道：「你有種就打死我，我怕你這老瞎子嗎？」郭靖縱身上前，重重打了他個耳光，喝道：「你膽敢對師祖爺爺無禮！」楊過也不哭泣，只冷冷的道：「你們也不用動手，要我性命，我自己死好了！」反身便向大海奔去。

郭靖喝道：「過兒回來！」楊過奔得更加急了。郭靖正欲上前拉他，黃蓉低聲道：「且慢！」郭靖當即停步，只見楊過直奔入海，衝進浪濤之中。郭靖驚道：「他不識水性，蓉兒，咱們快救他。」又要入海去救。黃蓉道：「死不了，不用著急。」過了一會，見楊過竟不回來，也不禁佩服他的傲氣，縱身入海，游了出去。她精熟水性，在近岸海中救個人自是視作等閒，潛入水底，將楊過拖回，將他擱在岩石之上，任由他吐出肚中海水，自行慢慢醒轉。

郭靖瞧瞧師父，又瞧瞧妻子，問道：「怎麼辦？」黃蓉道：「他這功夫是來桃花島之前學的，歐陽鋒如來到島上，咱們決不能不知。」郭靖點點頭。黃蓉問道：「小武的傷勢怎麼樣？」郭靖道：「只怕要將養一兩個月。」

柯鎮惡道：「明兒我回嘉興去。」郭靖與黃蓉對望了一眼，自都明白他的意思，他決不願和歐陽鋒的傳人同處一地。黃蓉道：「大師父，這兒是你的家，你何必讓這小子？」

當天晚上，郭靖把楊過叫進房來，說道：「過兒，過去的事，大家也不提了。你對師祖爺爺無禮，不能再在我門下，以後你只叫我郭伯伯便是。你郭伯伯不善教誨，只怕反耽誤了你。過幾天我送你去終南山重陽宮，求全真教長春子丘真人收你入門。全真派武功是武學正宗，你好好在重陽宮中用功，修心養性，盼你日後做個正人君子。」

楊過應了一聲：「是，郭伯伯。」當即改了稱呼，不再認郭靖作師父了。

※※※

郭靖這日一清早起來，帶備銀兩行李，與大師父、妻子、女兒、武氏兄弟別過，帶著楊過，乘船到浙江海邊上岸。郭靖買了兩匹馬，與楊過曉行夜宿，一路向北。楊過從未騎過馬，但他手腳靈便，習練數日，已控轡自如。他少年好事，常常馳在郭靖之前。

不一日，兩人渡過黃河，來到陝西。此時大金國已為蒙古所滅，黃河以北，盡為蒙古人天下。郭靖少年時曾在蒙古軍中做過大將，只怕遇到蒙古舊部，招惹麻煩，將良馬換了兩匹極廋極醜的驢子，身穿破舊衣衫，打扮得就和鄉下莊漢相似。楊過也穿上粗布大褂，頭上纏了塊青布包頭，跨在瘦驢之上。這驢子脾氣既壞，走得又慢，楊過在道上整日就是與牠拗氣。

這一天到了樊川，已是終南山的所在，漢初開國大將樊噲曾食邑於此，因而得名。沿途岡巒迴繞，松柏森映，水田蔬圃連綿其間，宛然有江南景色。

楊過自離桃花島後，心中氣惱，絕口不提島上之事，這時忍不住道：「郭伯伯，這地方倒有點像咱們桃花島。」郭靖聽他說「咱們桃花島」五字，不禁憮然有感，道：「過兒，此去終南山不遠，你在全真教下好好學藝。數年之後，我再來接你回桃花島。」楊過頭一撇，道：「我這一輩子永遠不回桃花島啦。」郭靖不意他小小年紀，竟說出這等決絕的話來，心中一怔，一時無言可對，隔了半晌才道：「你生郭伯母的氣麼？」楊過道：「姪兒那裏敢？只是姪兒惹郭伯母生氣罷啦。」郭靖拙於言辭，不再接口。

兩人一路上岡，中午時分到了岡頂的一座廟宇。郭靖見廟門橫額寫著「普光寺」三個大字，當下將驢子拴在廟外松樹上，進廟討齋飯吃。廟中有七八名僧人，見郭靖打扮鄙樸，神色間極是冷淡，拿兩份素麵、七八個饅頭給二人吃。

郭靖與楊過坐在松下石凳上吃麵，一轉頭，忽見松後有一塊石碑，長草遮掩，露出「長春」二字。郭靖心中一動，走過去拂草看時，碑上刻的卻是長春子丘處機的一首詩，詩云：

「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枉勞形。安得大千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

郭靖見了此詩，想起十餘年前蒙古大漠中種種情事，撫著石碑呆呆不語，待想起與丘處機相見在即，心中又自欣喜。

楊過道：「郭伯伯，這碑上寫著些甚麼？」郭靖道：「那是你丘祖師做的詩。他老人家見世人多災多難，感到十分難過。」當下將詩中含義解釋了一遍，道：「丘真人武功固然卓絕，這一番愛護萬民的心腸更教人欽佩。你父親是丘祖師當年得意弟子。丘祖師瞧在你父面上，定會好好待你。你用心學藝，將來必有大成。」

楊過道：「郭伯伯，我想請問你一件事。」郭靖道：「甚麼事？」楊過說道：「我爹爹是怎麼死的？」郭靖臉上變色，想起嘉興鐵槍廟中之事，身子微顫，黯然不語。楊過道：「是誰害死他的？」郭靖仍是不答。

楊過想起母親每當自己問起父親的死因，總是神色特異，避不作答，又覺郭靖雖待己甚為親厚，黃蓉卻頗有疏忌之意，他年紀雖小，卻也覺得其中必有隱情，這時忍不住大聲道：「我爹爹是你跟郭伯母害死的，是不是？」

郭靖大怒，順手在石碑上重重拍落，厲聲道：「誰教你這般胡說？」他此時功勁何等厲害，盛怒之下這麼一擊，只拍得石碑不住搖晃。楊過見他動怒，忙低頭道：「姪兒知道錯啦，以後不敢胡說，郭伯伯別生氣。」

郭靖對他本甚愛憐，聽他認錯，氣就消了，正要安慰他幾句，忽聽身後有人「咦」的一聲，語氣似乎甚為驚詫。回過頭來，只見兩個中年道士站在山門口，凝目注視，臉上大有憤色，自己適才在碑上這一擊，定是教他二人瞧在眼裏了。

兩個道士對望了一眼，便即出寺。郭靖見二人步履輕捷，顯然身有武功，心想此去離終南山不遠，這二道多半是重陽宮中人物。兩人都是四十上下年紀，或是全真七子的弟子。他自在桃花島隱居後，不與馬鈺等互通消息，是以全真門下弟子都不相識，只知全真教近來好生興旺，馬鈺、丘處機、王處一等均收了不少佳弟子，在武林中名氣越來越響，平素行俠仗義，扶危解困，做下了無數好事，江湖上不論是否武學之士，凡聽到全真教的名頭，都十分尊重。他想自己要上山拜見丘真人，正好與那二道同行。

當下足底加勁，搶出山門，只見那兩個道士已快步奔在十餘丈外，卻不住回頭觀看。郭靖叫道：「二位道兄且住，在下有話請問。」他嗓門洪亮，一聲呼出，遠近皆聞，那二道卻不停步，反而走得更加快了。郭靖心想：「難道這二人是聾子？」足下微使勁力，幾個起落，已繞過二人身旁，搶在前頭，轉身說道：「二位道兄請了。」說著唱喏行禮。

兩個道人見他身法如此迅捷，臉現驚惶，見他躬身行禮，只道他要運內勁暗算，急快分向左右閃避，齊聲問道：「你幹甚麼？」郭靖道：「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那身材瘦削道人沉著臉道：「是便怎地？」郭靖道：「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故人，意欲上山拜見，相煩指引。」另一個五短身材的道人冷笑道：「你有種自己上去，讓路罷！」說著突然橫掌揮出，出掌竟然甚快捷。郭靖只得向右讓過。不料另一個瘦道人與那矮道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跟著一掌自右向左，將郭靖圍在中間。這兩招叫做「大關門式」，原是全真派武功的高明招數，郭靖如何不識？他見二道不問情由，一上來就使傷人重手，不禁愕然，不知他們有何誤會，當下既不化解，亦不閃避，只聽波波兩聲，二道雙掌都擊在他脅下。

郭靖中了這兩掌，已知對方武功深淺，心想以二人功力而論，確是全真七子的弟子，與自己算是同輩。他在二道手掌擊到之時，早已鼓勁抵禦，只是內力運得恰到好處，自己既不絲毫受損，卻也不將掌力反擊出去令二人手掌疼痛腫脹，只是平平常常受了，恍若無事。

二道苦練了十餘年的絕招打在對方身上，竟如中敗絮，全不受力，不禁驚駭之極，便即齊聲呼嘯，同時躍起，四足齊飛，猛向郭靖胸口踢到。郭靖暗暗奇怪：「全真弟子都是有道之士，待人親切，怎地門下弟子卻這般毫沒來由的便對人拳足交加？」見二人使出「鴛鴦連環腿」的腳法，仍不動聲色，未加理會。但聽得啪啪啪，波波波，數聲響過，他胸口多了幾個灰撲撲的腳印。

二道每人均連踢六腳，足尖猶如踢在沙包之上，軟軟的甚為舒服，但見對方神定氣閒，渾若無事，這一下驚詫更比適才厲害了幾倍，心想：「這賊子如此了得？就是我們師父師伯，也沒這等功夫。」斜眼細看郭靖時，見他濃眉大眼，神情樸實，一身粗布衣服，就如尋常莊稼漢子一般，實無半分異樣之處，不禁呆在當地，做聲不得。

楊過見二道對郭靖又打又踢，郭靖卻不還手，不禁生氣，走上喝道：「你這兩個臭道士，幹麼打我伯伯？」郭靖連忙喝止，道：「過兒，快住口，過來拜見兩位道長。」楊過一怔，心想：「郭伯伯沒來由，何必畏懼他們？」

兩個道士對望一眼，唰唰兩聲，從腰間抽出長劍。矮道士一招「探海屠龍」，刺向郭靖下盤，另一個使招「罡風掃葉」，卻向楊過右腿疾削。

郭靖對刺向自己這劍全沒在意，見瘦道人那招出手狠辣，不由得著惱：「這孩子跟你們無怨無仇，何以下此毒手？這一劍豈非要將他右腿削斷？」身子微側，左手掌緣擱上矮道人劍柄，「順手推舟」，輕輕向左推開。矮道人不由自主的劍刃倒轉，噹的一聲，與瘦道人長劍相交，架開了他那一招。郭靖這一手以敵攻敵之技，原自空手入白刃功夫中變化出來，莫說敵手只有兩人，縱有十人八人同時攻上，他也能以敵人之刀攻敵人之劍，以敵人之槍挑敵人之鞭，借敵打敵，盡消敵勢。

兩道均感手腕酸麻，虎口隱隱生痛，立即斜躍轉身，向郭靖怒目而視，又驚駭，又佩服，齊聲低嘯，雙劍又上。

郭靖心想：「你們這是初練天罡北斗陣的根基功夫，雖是上乘劍法，但你們只有二人，劍術又沒練得到家，有何用處？」生恐楊過被二人劍鋒掃到，側身避開雙劍，伸右手抱起楊過，叫道：「在下是丘真人故人，兩位不必相戲。」那瘦道人道：「你冒充馬真人的故人也沒用。」郭靖道：「馬真人確也曾傳授過在下功夫。」矮道人怒道：「賊子胡說八道，卻來消遣人，只怕我們重陽祖師也曾傳授過你武功。」挺劍向他當胸刺到。

郭靖眼見二道明明是全真門下，卻何以把自己以敵人看待，全然不明所以。他和全真七子情誼非比尋常，又想楊過要去重陽宮學藝，不能得罪了宮中道士，是以一味閃避，並不還手。

二道又驚又怕，早知對方武功遠在己上，難以刺中，兩人打個手勢，忽然劍法變幻，唰唰唰唰數劍，都往楊過前胸後背刺去，每一劍都是致人死命的狠辣招數。郭靖見這些不留絲毫餘地的劍法都是向一個小孩兒身上招呼，也不由得不怒，見矮道人一劍來得猛惡，右臂放下楊過，倏地穿出，食中二指張開，平挾劍刃，手腕向內略轉，右肘撞向對方鼻樑。矮道士出力回抽，沒抽動長劍，卻見他手肘已然撞到，心知只要給撞中了面門，非死也受重傷，只得撒手鬆劍後躍。

此時郭靖的武功真所謂隨心所欲，不論舉手抬足無不恰到好處，他右手雙指微微一沉，那劍倒豎立起，劍柄向上反彈。那瘦道人正挺劍刺向楊過頭頸，劍鋒恰給劍柄撞中，錚的一聲，右臂發熱，全身劇震，只得鬆手放劍，向旁跳開。兩人齊聲說道：「淫賊厲害，走罷！」說著轉身急奔。

郭靖一生遭人罵過不少，但不是「傻小子」，便是「笨蛋」，也有人罵他是「臭賊」「賊廝鳥」的，「淫賊」二字的惡名，卻是破天荒第一次給人加在頭上。他微感詫異，伸手抱起楊過，急步追趕，奔到二道身後，右足一點，身子已從二道頭頂飛過，足一落地，立刻轉身喝道：「你們罵我甚麼？」

矮道人心下吃驚，嘴頭仍硬，說道：「你若不是妄想娶那姓龍的女子，到終南山來幹甚麼？」他此言出口，生怕郭靖上前動手，隨即倒退三步。

郭靖一呆，心想：「我妄想娶那姓龍的女子，那姓龍的女子是誰？我為甚麼要娶她？我早有了蓉兒，怎會再娶旁人？」一時摸不著半點頭腦，怔在當地。二道見他發呆，心想良機莫失，互相使個眼色，急步搶過他身邊，上山奔去。

楊過見郭靖出神，輕輕掙下地來，說道：「郭伯伯，兩個臭道士走啦。」郭靖如夢初醒，「嗯」了一聲，道：「他們說我要娶那姓龍的女子，她是誰啊？」楊過道：「姪兒也不知道，這兩人不分青紅皂白，一上來就動手，定是認錯了人。」郭靖啞然失笑，道：「必是如此，怎麼我會想不到？咱們上山罷！」

楊過將二道遺下的兩柄長劍提在手中。郭靖一看劍柄，上面赫然刻著「重陽宮」三個小字。二人一路上山，行了一個多時辰，已至金蓮閣，再上去道路險峻，躡亂石，冒懸崖，屈曲而上，過日月巖時天漸昏暗，到得抱子巖時新月已從天邊出現。那抱子巖生得甚是奇怪，大巖石就如一個婦人抱著孩子一般。兩人歇了片刻，郭靖道：「過兒，你累了？」楊過搖頭道：「不累。」郭靖道：「好，咱們再上。」

又走一陣，迎面一塊大巖石當道，形狀陰森可怖，自空憑臨，宛似一個老嫗彎腰俯視。楊過心中正覺害怕，忽聽巖後數聲呼哨，躍出四個道士，各執長劍，攔在當路，默不作聲。

郭靖上前唱喏行禮，說道：「在下桃花島郭靖，上山拜見丘真人。」一個長身道士踏上一步，冷笑道：「郭大俠名聞天下，是桃花島黃老前輩令婿，豈能如你這般無恥？快快下山去罷！」郭靖心道：「我甚麼事無恥了？」當下沉住氣道：「在下確是郭靖，請各位引見丘真人便見分曉。」

那長身道士喝道：「你到終南山來恃強逞能，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不給你些厲害，你還道重陽宮盡是無能之輩。」說話中竟是將適才矮、瘦二道也刺了一下，語聲甫畢，長劍晃動，踏奇門，走偏鋒，一招「分花拂柳」刺向郭靖腰脅。郭靖暗暗奇怪：「怎地我十餘年不闖江湖，世上的規矩全都變了？」側身讓開，待要說話，另外三名道士各挺長劍，將他與楊過二人圍在垓心。郭靖道：「四位要待怎地，才信在下確是郭靖？」

那長身道士喝道：「除非你將我手中之劍奪了下來。」說著又是一劍，這一劍竟當胸直刺。自來劍走輕靈，講究偏鋒側進，不能如使單刀那般硬砍猛劈，他這一劍卻全沒將郭靖放在眼裏，招數中顯得甚為浮囂。

郭靖微微有氣，心道：「奪你之劍，又有何難？」眼見劍尖刺到，伸食指扣在拇指之下，對準劍尖側面彈出，嗡的一聲，那道士把捏不定，長劍直飛上半空。郭靖不等那劍落下，錚錚錚連彈三下，嗡嗡嗡連響三聲，三柄長劍跟著飛起，劍刃在月光映照下閃閃生輝。楊過大聲喝采，叫道：「你們信不信了？」郭靖平時出手總為對方留下餘地，這時氣惱這長身道人劍招無禮，才使出了彈指神通的妙技。這門功夫是黃藥師的絕學，郭靖在島上住了幾年，已盡得岳父真傳，他內力深厚，使將出來自非同小可。

四名道士長劍脫手，卻還不明白對方使的是何手段。那長身道士叫道：「這淫賊會邪法，走罷。」說著躍向老嫗巖後，在亂石中急奔而去。其餘三道跟隨在後，片刻間均已隱沒在黑暗之中。郭靖第一次給人罵「淫賊」，這一次又遭罵「使妖法」，不禁又好氣，又好笑，說道：「過兒，將幾柄劍好好放在路邊石上。」

楊過道：「是。」依言拾起四劍，與手中原來二劍並列在一塊青石之上，對郭靖的武功佩服得五體投地，口邊滾來滾去的只想說一句話：「郭伯伯，我不跟臭道士學武功，我要跟你學。」但想起桃花島上諸般情事，終於將那句話嚥在肚裏。

二人轉了兩個彎，前面地勢微見開曠，但聽得兵刃錚錚相擊為號，松林中躍出七名道士，也各持長劍。

郭靖見七人撲出來的陣勢，左邊四人，右邊三人，擺正了「天罡北斗陣」陣法，心中一凜：「與此陣相鬥，倒有些難纏。」不敢托大，低聲囑咐楊過：「你到後面大石旁邊等我，走得遠些，以免我照顧你分心。」楊過點點頭，不願在眾道士之前示弱，解開褲子，大聲道：「郭伯伯，我去拉尿。」說著轉身而奔，到後面大石旁撒尿。郭靖暗喜：「這孩子聰明伶俐，直追蓉兒，但願他走上正路，一生學好。」

回頭瞧七個道人時，那七人背向月光，面目不甚看得清楚，但見前面六人頦下都有一叢長鬚，年紀均已不輕，第七人身材細小，似乎年歲較輕，心念一動：「及早上山拜見丘真人說明誤會要緊，何必跟這些人瞎纏？」身形一晃，已搶到左側「北極星位」。

那七個道人見他一語不發，突然遠遠奔向左側，還未明白他用意，那位當「天權」的道人低嘯一聲，帶動六道向左轉將上來，要將郭靖圍在中間。那知七人剛一移動，郭靖制敵機先，向右踏了兩步，仍是站穩「北極星位」。天權道人本擬由斗柄三人發動側攻，但見郭靖所處方位古怪，三人長劍都攻他不到，反而七人都門戶洞開，互相不能聯防，每人均暴露於他攻勢之下，防守為難，忙左手發出訊號，帶動陣勢後轉。豈知搖光道剛移動腳步，郭靖走前兩步，又已站穩北極星位，待得北斗陣法布妥，七人仍處於難攻難守的尷尬形勢。

那天罡北斗陣是全真教中的極上乘功夫，練到爐火純青之時，七名高手合使，實可說無敵於天下。只是郭靖深知這陣法的秘奧，只消佔到了北極星位，便能以主驅奴，制得北斗陣縛手縛腳，施展不得自由。也因那七道練這陣法未臻精熟，若是由馬鈺、丘處機等主持陣法，決不容敵人輕輕易易的就佔了北極星位。此時八人連變幾次方位，郭靖穩持先手，始終不動聲色，只氣定神閒的佔住了樞紐要位。

位當天樞的道人年長多智，已瞧出不妥，叫道：「變陣！」七道倏地散開，左衝右突，東西狂奔，料想這番倒亂陣法，必能迷惑敵人目光。突然之間，七道又已組成陣勢。只是斗柄斗魁互易其位，陣勢也已從正西轉到了東南。陣勢一成，天璇、玉衡二道挺劍上衝，猛見敵人站在斗柄正北，兩足不丁不八，雙掌相錯，臉上微露笑容。二道猛地驚覺：「我二人若是衝上，開陽、天璇二位非受重傷不可。」只一呆間，天樞道已大聲叫道：「攻不得，快退下！」天權道又驚又怒，大聲呼哨，帶動六道連連變陣。

楊過遠遠站著觀看，見七個道人如發瘋般環繞狂奔，郭靖卻只或東或西、或南或北的移動幾步，七道始終不敢向郭靖發出一招半式。他愈看愈覺有趣，忽見郭靖雙掌一拍，叫道：「得罪！」突然向左疾衝兩步。

此時北斗陣已全在他控制之下，他向左疾衝，七道若不跟著向左，人人後心暴露，無可防禦，這在武學中凶險萬分之事，只得跟著向左。這麼一來，七道已陷於不能自拔之境。郭靖快跑則七道跟著快跑，他緩步則七道跟著緩步。那年輕道士內力最淺，被郭靖帶著急轉十多個圈子，已頭腦發暈，呼吸不暢，轉眼就要摔倒，然心知北斗陣如少了一人，全陣立崩，只得咬緊牙關，勉力撐持。

郭靖年紀已然不輕，但自偕黃蓉歸隱桃花島後，少與外界交往，仍不脫往日少年人性子，見七道奔得有趣，不由得童心大起，心想：「今日無緣無故的遭你們一頓臭罵，不是叫我淫賊，便咒我會使妖法，若不真的顯些妖法給你們瞧瞧，豈非枉自受辱？」當下高聲叫道：「過兒，瞧我使妖法啦。」忽然縱身躍上了高岩。那七個道士此時全在他控制之下，他既躍上高岩，若不跟著躍上，北斗陣弱點全然顯露，有數人尚自遲疑，那天權道氣急敗壞的大聲發令，搶著將全陣帶上高岩。

七道立足未定，郭靖又是縱身竄上一株松樹。他雖與眾道相離，但不遠不近，仍佔定了北極星位，然居高臨下，攻瑕抵隙更加方便。七道暗暗叫苦，都想：「不知從那裏鑽了這大魔頭出來，我全真教今日當真是顏面掃地。」心中這般思念，腳下卻半點停留不得，各找樹幹上立足之處，躍了上去。郭靖笑道：「下來罷！」縱身下樹，伸手向位佔開陽的道士足上抓去。

那北斗陣法最厲害之處，乃左右呼應，互為奧援，郭靖既攻開陽，搖光與玉衡就不得不躍落樹下相助，而這二道一下來，天樞、天權二道又須跟下，頃刻之間，全陣盡皆牽動。

楊過在一旁瞧得心搖神馳，驚喜不已，心道：「將來若有一日我能學得郭伯伯的本事，縱然一世受苦，也所心甘。」但轉念想到：「我這世那裏還能學到他的本事？只郭芙那丫頭與武氏兄弟才有這等福氣。郭伯伯明知全真派武功遠不及他，卻送我來跟這些臭道士學藝。」越想越煩惱，幾乎要哭將出來，當即轉過了頭不去瞧他逗七道為戲，只是他小孩心性，如何忍耐得了，只轉頭片刻，禁不住回頭觀戰。

郭靖心想：「到了此刻，你們總該相信我是郭靖了。做事不可太過，須防丘真人臉上不好看。」見七道轉得正急，突然站定，拱手說道：「七位道兄，在下多有得罪，請引路罷。」

那天權道性子暴躁，見對方武功高強，精通北斗陣法，更認定他對本教不懷好意，朗聲喝道：「淫賊，你處心積慮的鑽研本教陣法，用心當真陰毒。你要在終南山幹這無恥勾當，我全真教嫉惡如仇，決不能坐視不理。」郭靖愕然問道：「甚麼無恥勾當？」

天樞道說道：「瞧你這身武功，該非自甘下流之輩，貧道好意相勸，你快快下山去罷。」語氣之中，顯得對郭靖的武功甚為欽佩。郭靖道：「在下自南方千里北來，有事拜見丘真人，怎能不見他老人家一面，就此下山？」天權道問道：「你定要求見丘真人，是何用意？」郭靖道：「在下自幼受馬真人、丘真人大恩，十餘年不見，好生記掛。此番前來，除了拜見之外，另行有事相求。」

天權道一聽之下，敵意更增，臉上便似罩上一陣烏雲。原來江湖上於「恩仇」二字，看得最重，有時結下深仇，說道前來報恩，其實乃是報仇，比如說道：「在下二十年前承閣下砍下了一條臂膀，此恩此德，豈敢一日或忘？今日特來酬答大恩。」而所謂有事相求，往往也不懷好意，比如強人劫鏢，通常便說：「兄弟們短了衣食，相求老兄幫忙，借幾萬兩銀子使使。」此時全真教大敵當前，那天權道有了成見，郭靖好好的一番言語，他都當作了反話，冷冷的道：「只怕敝師玉陽真人，也於閣下有恩。」

郭靖聽了此言，登時想起少年時在趙王府之事，玉陽子王處一不顧危險，力敵群邪，捨命相救，委實恩德非淺，說道：「原來道兄是玉陽真人門下。王真人確於在下有莫大恩惠，倘若也在山上，當真再好不過。」

這七名道人都是王處一的弟子，忽爾齊聲怒喝，各挺長劍，七柄劍青光閃動，疾向郭靖身上七處刺來。郭靖皺起眉頭，心想自己越謙恭，對方越兇狠，真不知是何來由，可惜黃蓉沒同來，否則她一眼之間便可明白其中原因，當下斜身側進，佔住北極星位，朗聲說道：「在下江南郭靖，來到寶山實無歹意，各位須得如何，方能見信？」

天權道說道：「你已連奪全真教弟子六劍，何不再奪我們七劍？」那天璇道一直默不作聲，突然拉開破鑼般的嗓子說道：「狗淫賊，你要在那龍家女子跟前賣好逞能，難道我全真教真是好惹的麼？」郭靖怒道：「甚麼姓龍的姑娘，我郭靖素不相識。」天璇道哈哈一笑，道：「你自然跟她素不相識。天下又有那一個男子跟她相識了？你若有種，就高聲罵她一句小賤人。」

郭靖一怔，心想那姓龍的女子不知是何等樣人，自己怎能無緣無故的出口傷人，便道：「我罵她作甚？」三四個道人齊聲說道：「你這可不是不打自招麼？」

郭靖平白無辜的給他們硬安上一個罪名，越聽越胡塗，心想只有硬闖重陽宮，見了馬鈺、丘處機、王處一他們，一切自有分曉，便冷然道：「在下這可要上山了，各位倘若阻攔，莫怪無禮。」

七道各挺長劍，同時踏上兩步。天璇道大聲道：「你莫使妖法，咱們只憑武功上見高低。」郭靖一笑，心中已有主意，說道：「我偏要使點妖法。你們瞧著，我雙手不碰你們兵刃，卻能將你們七柄長劍盡數奪下了。」七道相互望了一眼，臉上均有不信之色，心中都道：「你武功雖強，難道不用雙手，當真能奪下我們兵刃？你空手入白刃功夫就算練到了頂兒尖兒，也得有一雙手呀。」天樞道忽道：「好啊，我們領教閣下的踢腿神功。」郭靖道：「我也不須用腳，總而言之，你們的兵刃手腳，我不碰到半點，只要碰著了，就算我輸，在下立時拍手回頭，再也不上寶山囉唆。」

七道聽他口出大言，人人著惱。那天權道長劍一揮，立時帶動陣法圍了上去。

郭靖斜身疾衝，佔了北極星位，隨即快步轉向北斗陣左側。天權道識得厲害，急忙帶陣轉至右方。凡兩人相鬥，總須面向敵人，敵人如繞到背後，非立即轉身迎敵不可。此時郭靖所趨之處，正是北斗陣的背心要害，不必出手攻擊，七名道人已不得不帶動陣法，以便正面和他相對。但郭靖一路向左，竟不迴身，只或快或慢，或正或斜，始終向左奔跑。他既穩穩佔住北極星位，七道不得不跟著向左。

郭靖越奔越快，到後來直是勢逾奔馬，身形一晃，便已奔出數丈。七道的功夫倒也頗非尋常，雖處逆境，陣法竟是絲毫不亂，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七個部位都守得既穩且準，但身不由主的跟著他疾奔。

郭靖也不由得暗暗喝采：「全真門下之士果然不凡。」當下提一口氣，奔得猶似足不點地一般。他佔了中心地位，七道繞之而奔，奔行的過程又比他多了數倍。

七道初時尚可勉力跟隨，時刻一長，各人輕身功夫分出了高下，位當天權、天樞、玉衡的三道功夫較高，奔得較快，餘人漸漸落後，北斗陣中漸現空隙。各人不禁暗驚，心想：「敵人如在此時出手攻陣，只怕我們已防禦不了。」但事到臨頭，也已顧不到旁的，只有各拚平生內力，繞著郭靖打轉。

世上孩童玩耍，以繩子縛石，繞圈揮舞，揮得急時突然鬆手，石子便帶繩遠遠飛出。此時天罡北斗陣繞圈急轉，情形亦復相似，七道繞著郭靖狂奔，手中長劍舉在頭頂，各人奔得越快，長劍越把捏不定，就似有一股大力向外拉扯，要將手上長劍奪出一般。突然之間，郭靖大喝一聲：「撒手！」向左飛身疾竄。七道出其不意，只得跟著急躍，也不知怎的，七柄長劍一齊脫手飛出，有如七條銀蛇，直射入十餘丈外的松林之中。郭靖猛地停步，笑吟吟的回過頭來。

七個道人面如死灰，呆立不動，但每人仍是各守方位，陣勢嚴整。郭靖見他們經此一番狂奔亂跑，居然陣法不亂，足見平時習練的功夫實不在小。那天權道有氣沒力的低聲呼哨，七人退入山岩之後。

郭靖道：「過兒，咱們上山。」他連叫兩聲，楊過並不答應。他四下裏找尋，楊過已影蹤不見，但見樹叢後遺著他一隻小鞋。郭靖吃了一驚：「原來除了這七道之外，另有道人窺視在旁，將他擄了去。」但想群道不過認錯了人，對己有所誤會，全真教行俠仗義，決不致為難一個孩子，倒也並不著慌。提氣向山上疾奔。他在桃花島隱居十餘年，雖每日練功，但長久未與人對敵過招，有時不免有寂寞之感，今日與眾道人激鬥一場，每一招都得心應手，不由得暗覺快意。

此時山道更為崎嶇，有時峭壁之間必須側身而過，行不到半個時辰，烏雲掩月，山間忽然昏暗。郭靖心道：「此處我地勢不熟，那些道兄們莫要使甚詭計，倒不可不防。」於是放慢腳步，緩緩而行。

又走一陣，雲開月現，滿山皆明，正自一暢，忽聽得山後隱隱傳出大群人眾的呼吸。氣息之聲雖微，但人數多了，郭靖已自覺得。他緊一緊腰帶，轉過山道。

眼前是個極大的圓坪，四周群山環抱，山腳下有座大池，水波映月，銀光閃閃。池前疏疏落落的站著百來個道人，都是黃冠灰袍，手執長劍，劍光閃爍耀眼。

郭靖定睛細看，原來群道每七人一組，布成了十四個天罡北斗陣。每七個北斗陣又布成一個大北斗陣。自天樞以至搖光，聲勢非同小可。兩個大北斗陣一正一奇，相生相剋，互為犄角。郭靖暗暗心驚：「這北斗陣法從未聽丘真人說起過，想必是這幾年中新鑽研出來的，比之重陽祖師所傳，可又深一層了。」於是緩步上前。

只聽得陣中一人撮唇呼哨，九十八名道士倏地散開，或前或後，陣法變幻，已將郭靖圍在中間。各人長劍指地，凝目瞧著郭靖，默不作聲。

郭靖拱著手團團一轉，說道：「在下江南郭靖，誠心上寶山來拜見馬真人、丘真人、王真人各位道長，請眾位道兄勿予攔阻。」

陣中一個長鬚道人說道：「閣下武功了得，何苦不自愛如此，竟與妖人為伍？貧道良言奉勸，自來女色誤人，閣下數十年寒暑之功，莫教廢於一旦。我全真教跟閣下素不相識，並無過節，閣下何苦助紂為虐，隨同眾妖人上山搗亂？便請立時下山，日後尚有相見地步。」他說話聲音低沉，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顯見內力深厚，語意懇切，倒是誠意勸告。

郭靖又好氣，又好笑，心想：「這些道人不知將我當作何人，倘若蓉兒在此，就能輕易分說這誤會了。」當下說道：「甚麼妖人女色，在下一概不知，容在下與馬真人、丘真人等相見，便見分曉。」

長鬚道人凜然道：「你執迷不悟，定要向馬真人、丘真人領教，須得先破了我們的北斗大陣。」郭靖道：「在下區區一人，武功低微，豈敢與貴教的絕藝相敵？請各位放還在下攜來的孩兒，引見貴教掌教真人和丘真人。」

長鬚道人高聲喝道：「你裝腔作勢，出言相戲，終南山上重陽宮前，豈容你這淫賊撒野？」說著長劍在空中一揮，劍刃劈風，聲音嗡嗡然長久不絕。眾道士各揮長劍，九十八柄劍刃披盪往來，激起一陣疾風，劍光組成了一片光網。

郭靖暗暗發愁：「他兩個大陣奇正相反，我一個人如何佔他的北極星位？今日之事，當真棘手之極了。」

他心下計議未定，兩個北斗大陣的九十八名道人已左右合圍，劍光交織，只怕一隻蒼蠅也難鑽過。長鬚道人叫道：「快亮兵刃罷！全真教不傷赤手空拳之人。」

郭靖心想：「這北斗大陣自然難破，但說要能傷我，卻也未必。此陣人數眾多，威力雖大，但各人功力高低參差，必有破綻，且瞧一瞧他們的陣法再說。」突然間滴溜溜一個轉身，奔向西北方位，使出降龍十八掌中一招「潛龍勿用」，手掌一伸一縮，猛地斜推出去。七名年輕道人劍交左手，各自相聯，齊出右掌，以七人之力擋了他這一招。郭靖這路掌法已練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前推之力固然極強，更厲害的還在後著的那一縮。七名道人奮力擋住了他那猛力一推，不料立時便有一股大力向前牽引，七人立足不定，身不由主的一齊俯地摔倒，雖立時躍起，但個個塵土滿臉，無不大為羞愧。

長鬚道人見他出手厲害，只一招就摔倒了七名師姪，不由得心驚，長嘯一聲，帶動十四個北斗陣，重重疊疊的聯在一起，料想敵人縱然掌力再強十倍，也決難雙手推動九十八人。

郭靖想起當日君山大戰，與黃蓉力戰丐幫，對手武功雖均不強，但一經聯手，卻難抵敵，當下不敢與眾道強攻硬戰，展開輕身功夫，在陣中鑽來竄去，找尋空隙。

他東奔西躍，引動陣法生變，只一盞茶時分，已知單憑一己之力，要破此陣實極為難。一來他不願下重手傷人；二來陣法嚴謹無比，竟似沒半點破綻；三來他心思遲鈍，陣法變幻卻快，縱有破綻，一時之間也看不出來。溶溶月色之下，劍光似水，人影如潮，此來彼去，更無已時。

再鬥片刻，陣勢漸漸收緊，從空隙之間奔行閃避越來越不易，尋思：「我不如闖出陣去，逕入重陽宮去拜見馬道長、丘道長？」抬頭四望，見西邊山側有二三十幢房舍，有幾座構築宏偉，料想重陽宮必在其間，當下向東疾趨，幾下縱躍，已折向西行。

眾道見他身法突然加快，一條灰影在陣中有如星馳電閃，幾乎看不清他所在，不禁頭暈目眩，攻勢登時呆滯。長鬚道人叫道：「大家小心了，莫要中了淫賊的詭計。」

郭靖大怒，心想：「說來說去，總是叫我淫賊。這名聲傳到江湖之上，我郭靖算是甚麼人了？」又想：「這陣法由他主持，只要打倒此人，就可設法破陣。」雙掌一分，直向那長鬚道人奔去。那知這陣法的奧妙之一，就是引敵攻擊主帥，各小陣乘機東包西抄、南圍北擊，敵人便落入了陷阱。郭靖只奔出七八步，立感情勢不妙，身後壓力驟增，兩側也是翻翻滾滾的攻了上來。他待要轉向右側，正面兩個小陣十四柄長劍同時刺到。這十四劍方位時刻拿捏得無不恰到好處，竟教他無可閃避。

郭靖身處險境，並不畏懼，反怒氣更盛：「你們縱然誤認我是甚麼妖人淫賊，出家人慈悲為懷，怎麼招招下的都是殺手？難道非要了我的性命不可？又說甚麼『全真教不傷赤手空拳之人』？」倏地斜身竄躍，右腳飛出，左手前探，將一名小道人踢了個觔斗，同時將他長劍奪過，眼見右腰七劍齊到，他左手揮出，八劍相交，喀喇一響，七柄劍每一劍都是從中斷為兩截，他手中長劍卻完好無恙。他所奪長劍本也與別劍無異，並非特別銳利的寶劍，只是他內勁運上了劍鋒，使對手七劍一齊震斷。

那七個道人驚得臉如土色，只一呆間，旁邊兩個北斗陣立時轉上，挺劍相護。郭靖見這十四人各以左手扶住身旁道侶右肩，十四人的力氣已聯而為一，心想：「且試一試我的功力到底如何？」長劍揮出，黏上了第十四名道人手中利劍。

那道人急向裏奪，那知手中長劍就似鑲銲在銅鼎鐵砧之中，竟紋絲不動。其餘十三人各運功勁，要合十四人之力將敵人的黏力化開。郭靖正要引各人合力，一覺手上奪力驟增，喝一聲：「小心了！」右臂振處，喀喇喇一陣響，猶如推倒了甚麼巨物，十二柄長劍盡皆斷折。最後兩柄卻飛向半空。十四名道人驚駭無已，急忙躍開。郭靖暗嘆：「畢竟我功力尚未精純，卻有兩柄劍沒能震斷。」

這麼一來，眾道人心中更多了一層戒懼，出手愈穩，廿一名道士手中雖然失了兵刃，但運掌成風，威力並未減弱。郭靖適才震劍，未能盡如己意，又感敵陣守得越加堅穩，心想不知馬道長、丘道長他們這些年中在北斗陣上另有甚麼新創，倘若對方忽出高明變化，自己一時之間難以拆解，只怕不免為群道所擒，事不宜遲，須得先下手為強，當下高聲叫道：「各位道兄，再不讓路，莫怪在下不留情面了。」

那長鬚道人見己方漸佔上風，只道郭靖技止於此，心想你縱然將我們九十八柄長劍盡數震斷，也不能脫出全真教的北斗大陣，聽他叫喊，只微微冷笑，並不答話，卻將陣法催得更加緊了。

郭靖倏地矮身，竄到東北角上，但見西南方兩個小陣如影隨形的轉上，當即指尖抖動，長劍於瞬息之間連刺了十四下，十四點寒星似乎同時撲出，每一劍都刺中一名道人右腕外側「陽谷穴」。這是劍法中最上乘功夫，運劍如風似電，落點卻不失厘毫，就和同時射出十四件暗器一般無異。

他出手甚輕，每個道人只是腕上一麻，手指無力，十四柄長劍一齊拋在地下。各人驚駭之下，急忙後躍，察看手腕傷勢，但見陽谷穴上微現紅痕，一點鮮血也沒滲出，才知對方竟以劍尖使打穴功夫，勁透穴道，卻沒損傷外皮。眾道暗暗吃驚，均想這淫賊雖然無恥，倒還不算狠毒，若非手下容情，要割下我們手掌真不費吹灰之力。

這一來，已有五七三十五柄長劍脫手。長鬚道人甚為恚怒，明知郭靖未下殺手，但全真教確已顏面無光，何況若讓如此強手闖進本宮，後患不小，當下連聲發令，收緊陣勢，心想九十八名道人四下合圍，將你擠也擠死了。

郭靖心道：「這些道兄實在不識好歹，說不得，只好狠狠挫折他們一下。」左掌斜引，右掌向左推出。一個北斗陣的七名道人轉上接住。郭靖急奔北極星位，第二個北斗陣跟著攻了過來。此時共有一十四個北斗陣，也即有一十四個北極星座，郭靖無分身之術，自是沒法同時佔住一十四個要位。他展開輕身功夫，剛佔第一陣的北極星位，立即又轉到第二陣的北極星位，如此轉得幾轉，陣法已現混亂之象。

長鬚道人見情勢不妙，急傳號令，命眾道遠遠散開，站穩陣腳，以靜制動，知道各人若隨敵人亂轉，敵人奔跑迅速，必能乘隙搗亂陣勢，但若固守不動，一十四個北極星位相互遠離，敵人身法再快，也難同時搶佔。

郭靖暗暗喝采，心想：「這位道兄精通陣法要訣，果然見機得快。他們既站立不動，我便乘機往重陽宮去罷。」轉念忽想：「啊，不好，多半馬道長、丘道長他們都不在宮中，否則我跟這些道兄們鬥了這麼久，丘道長他們豈有不知之理。」抬頭向重陽宮望去，忽見道觀屋角邊白光連閃，似是有人正使兵刃相鬥，只相距遠了，難見身形，更無法聽到刀劍撞擊之聲。

郭靖心中一動：「有誰這麼大膽，竟敢到重陽宮去動手？今晚之事，實在大有蹊蹺。」要待趕去瞧個明白，十四座北斗陣卻又逼近，越纏越緊。他心中焦急，左掌一招「見龍在田」，右手一招「亢龍有悔」，使出左右互搏之術，同時分攻左右。但見左邊北斗大陣的四十九人擋他左招，右邊四十九人擋他右招。他招數未曾使足，中途忽變，「見龍在田」變成了「亢龍有悔」，而「亢龍有悔」卻變成了「見龍在田」。

他以左右互搏之術，雙手使不同招數已屬難能，而中途招數互易，眾道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左邊的北斗大陣原是抵擋他的「見龍在田」，右邊的擋他的「亢龍有悔」，這兩招去勢相反，兩邊道人奮力相抗，那料得到倏忽之間他竟招數互易。只見郭靖人影一閃，已從兩陣的夾縫中竄出，左邊的四十九名道人與右邊四十九名道人正自發力向前衝擊，這時那裏還收得住腳？只聽砰的一聲巨響，兩陣相撞，或劍折臂傷，或鼻腫目青，更有三十餘人自相衝撞摔倒。

主持陣法的長鬚道人雖閃避得快，未為道侶所傷，卻也已狼狽不堪，盛怒之下，連聲呼喝，急急整頓陣勢，見郭靖向山腳下的大池玉清池奔去，當即帶著十四個小陣直追。全真派的武功本來講究清靜無為、以柔克剛，主帥動怒，正是犯了全真派武功的大忌，他心浮氣粗之下，已說不上甚麼審察敵情、隨機應變。

郭靖堪堪奔到玉清池邊，但見眼前一片水光，右手長劍揮出，斬下池邊一棵楊柳的粗枝，隨即拋下長劍，雙手抓起樹枝，遠遠拋入池中。他足下用勁，身子騰空，右足尖在樹枝上一點，樹枝直沉下去，他卻已借力縱到了對岸。

眾道人奔得正急，收足不住，但聽撲通、撲通數十聲連響，倒有四五十人摔入了水中。最後數十人已踏在別人背上，這才在岸邊停住腳步。有些道人不識水性，在池中載沉載浮，會水的道人急忙施救。玉清池邊群道拖泥帶水，大呼小叫，亂成一團。

# 第四回 全真門下

郭靖擺脫眾道糾纏，提氣向重陽宮奔去，忽聽得鐘聲鏜鏜響起，正從重陽宮中傳出。鐘聲甚急，似是傳警。郭靖抬頭看時，見道觀後院火光沖天而起，不禁一驚：「原來全真教今日果然有敵大舉來襲，須得趕快去救。」但聽身後眾道齊聲吶喊，蜂湧趕來，他這時方才明白：「這些道人定是將我當作和敵人是一路，現下主觀危急，他們更要和我拚命了。」當下也不理會，逕自向山上疾奔。

他展開身法，片刻間已縱出數十丈外，不到一盞茶工夫，奔到重陽宮前，但見烈燄騰吐，濃煙瀰漫，火勢甚是熾烈，但說也奇怪，重陽宮中道士無數，竟沒一個出來救火。

郭靖暗暗心驚，見十餘幢道觀屋宇疏疏落落的散處山間，後院火勢雖大，主院尚未波及，主院中卻是吆喝斥罵，兵刃相交之聲大作。他雙足一蹬，躍上高牆，便見一片大廣場上黑壓壓的擠滿了人，正自激鬥。定神看時，見四十九名黃袍道人結成了七個北斗陣，與百餘名敵人相抗。敵人高高矮矮，或肥或瘦，一瞥之間，但見這些人武功派別、衣著打扮各自不同，或使兵刃，或用肉掌，正自四面八方的向七個北斗陣狠撲。看來這些人武功不弱，人數又眾，全真群道已落下風。只敵方各自為戰，七個北斗陣卻相互呼應，守禦嚴密，敵人雖強，也儘能抵擋得住。

郭靖待要喝問，卻聽得殿中呼呼風響，尚有人在裏相鬥。從拳風聽來，殿中相鬥之人的武功又比外邊的高得多。他從牆頭躍落，斜身側進，東一晃、西一竄，已從三座北斗陣的空隙間穿過去。群道大駭，紛紛擊劍示警，但敵人攻勢猛惡，無法分身攔阻。

大殿上本來明晃晃的點著十餘枝巨燭，此時後院火光逼射進來，已把燭火壓得黯然無光，只見殿上排列著七個蒲團，七個道人盤膝而坐，左掌相聯，各出右掌，抵擋身周十餘人的圍攻。

郭靖不看敵人，先瞧那七道，見七人中三人年老，四人年輕，年老的正是馬鈺、丘處機和王處一，年輕的四人中只識得一個尹志平。七人依天樞以至搖光列成北斗陣，端坐不動。七人之前正有一個道人俯伏在地，不知生死，但見他白髮蒼然，卻看不見面目。郭靖見馬鈺等處境危急，胸口熱血湧將上來，也不管敵人是誰，舌綻春雷，張口喝道：「大膽賊子，竟敢到重陽宮來撒野？」雙手伸處，已抓住兩名敵人背心，待要摔將出去，那知兩人均是好手，雙足牢牢釘在地下，竟然摔之不動。郭靖心想：「那裏來的這許多硬手？難怪全真教今日要吃大虧。」突然鬆手，橫腳掃去。那二人正使千斤墜功夫與他手力相抗，不意他驀地變招，在這一掃之下登時身子騰空，破門而出。

敵人見對方驟來高手，都是一驚，但自恃勝算在握，也不以為意，早有兩人撲過來喝問：「是誰？」郭靖毫不理會，呼呼兩聲，雙掌拍出。那兩人尚未近身，已給他掌力震得立足不住，騰騰兩下，背心撞上牆壁，口噴鮮血。其餘敵人見他一上手連傷四人，不由得大為震駭，一時無人再敢上前邀鬥。馬鈺、丘處機、王處一認出是他，心喜無已，暗道：「此人一到，我教無憂矣！」

郭靖竟不把敵人放在眼裏，跪下向馬鈺等磕頭，說道：「弟子郭靖拜見。」馬鈺、丘處機、王處一微笑點頭，舉手還禮。尹志平忽叫：「郭兄留神！」郭靖聽得腦後風響，知道有人突施暗算，竟不站起，手肘在地微撐，身子騰空，墮下時雙膝順勢撞出，正中偷襲的兩人背心「魂門穴」，那二人登即軟癱在地。郭靖仍然跪著，膝下卻多墊了兩個肉蒲團。

馬鈺微微一笑，說道：「靖兒請起，十餘年不見，你功夫大進了啊！」郭靖站起身來，道：「這些人怎麼打發，但憑道長吩咐。」馬鈺尚未回答，郭靖只聽背後有二人同時打了一聲哈哈，笑聲甚是怪異。

他當即轉過身來，只見身後站著二人。一個身披紅袍，頭戴金冠，形容枯瘦，是個中年蒙僧。另一個身穿淺黃色錦袍，手拿摺扇，作貴公子打扮，三十歲左右年紀，臉上一股傲狠之色。郭靖見兩人氣度沉穆，與餘敵大不相同，不敢輕慢，抱拳說道：「兩位是誰？到此有何貴幹？」那貴公子道：「你又是誰？到這裏幹甚麼來著？」口音不純，顯非中土人氏。

郭靖道：「在下是這幾位師長的弟子。」那貴公子冷笑道：「瞧不出全真派中居然還有這等人物。」他年紀比郭靖還小了幾歲，但說話老氣橫秋，甚是傲慢。郭靖本欲分辯自己並非全真派弟子，但聽他言語輕佻，微微有氣，他本來不善說話，也就不再多言，只道：「兩位與全真教有何仇怨？這般興師動眾，放火燒觀？」那貴公子冷笑道：「你是全真派後輩，此間容不到你來說話。」郭靖道：「你們如此胡來，未免太也橫蠻。」此時火燄逼得更加近了，眼見不久便要燒到重陽宮主院。

那貴公子摺扇一開一合，踏上一步，笑道：「這些朋友都是我帶來的，你只要接得了我三十招，我就饒了這群牛鼻子老道如何？」郭靖眼見情勢危急，不願多言，右手探出，抓住他摺扇猛往懷裏一帶，他若不撒手放扇，便要將他身子拉過。

一拉之下，那公子的身子幾下晃動，摺扇居然並未脫手。郭靖微感驚訝：「此人年紀不大，居然抵得住我這一拉，他內力的運法似和那青海僧靈智上人門戶相近，可比靈智上人遠為機巧靈活，想來也是密派一派。他這扇子的扇骨是鋼鑄的，原來是件兵刃。」手上加勁，喝道：「撒手！」那貴公子臉上斗然間現出一層紫氣，但霎息間又即消退。郭靖知他急運內功相抗，自己若在此時加勁，只要他臉上現得三次紫氣，內臟必受重傷，心想此人練到這等功夫實非易事，不願使重手傷他，微微一笑，突然張開手掌。

摺扇平放掌心，那貴公子奪勁未消，但郭靖的掌力從摺扇傳到對方手上，轉為推勁，那公子站立不定，身子便欲向後飛出，郭靖掌上如稍加勁力，那公子定要仰天大摔一交，郭靖卻於此時鬆手。那公子心下明白，對方武功遠勝於己，為保全自己顏面，才未推摔自己，垂手躍開，滿臉通紅，說道：「請教閣下尊姓大名。」語氣中已大為有禮了。郭靖道：「在下賤名不足掛齒，這裏馬真人、丘真人、王真人，都是在下的恩師。」

那貴公子將信將疑，心想適才和全真眾老道鬥了半日，他們也只一個天罡北斗陣厲害，如單打獨鬥，似乎都不是自己對手，怎地他們的弟子卻這等厲害，再向郭靖上下打量，見他容貌樸實，甚為平庸，一身粗布衣服，無異尋常莊稼漢子，但手底下功夫卻當真深不可測，便道：「閣下武功驚人，小可拜服，十年之後，再來領教。小可於此處尚有俗務未了，今日就此告辭。」說著拱了拱手。郭靖抱拳還禮，說道：「十年之後，我在此相候便了。」

那公子轉身出殿，走到門口，說道：「小可與全真派的過節，今日自認是栽了。但盼全真教各人自掃門前雪，別來橫加阻撓小可的私事。」依照江湖規矩，一人倘若自認栽了觔斗，並約定日子再行決鬥，那麼日子未至之時，縱是狹路相逢也不能動手。郭靖聽他這般說，當即答允，說道：「這個自然。」

那公子微微一笑，以蒙語向那蒙僧說了幾句，正要走出，丘處機忽然提氣喝道：「不用等到十年，我丘處機就來尋你。」他這一聲呼喝聲震屋瓦，顯得內力甚是深厚。那貴公子耳中鳴響，心頭一凜，暗道：「這老道內力不弱，敢情他們適才未出全力。」不敢再行逗留，逕向殿門疾趨。那紅袍蒙僧向郭靖狠狠望了一眼，與其餘各人紛紛走出。

郭靖見這群人之中形貌特異者頗為不少，或高鼻虯髯，或曲髮深目，並非中土人物，心中疑惑，聽得殿外廣場上兵刃相交與吆喝酣鬥之聲漸止，知道敵人正在退去。

馬鈺等七人站起身來，那橫臥在地的老道卻始終不動。郭靖搶上一看，原來是廣寧子郝大通，才知道馬鈺等雖然身受火厄，始終端坐不動，是為了保護同門師弟。只見他臉如金紙，呼吸細微，雙目緊閉，顯已身受重傷。郭靖解開他道袍，不禁一驚，但見他胸口印個手印，五指箕張，顏色深紫，陷入肉裏，心想：「敵人武功果是密教一派，這是大手印功夫。掌上雖然無毒，功力卻比當年的靈智上人為深。」再搭郝大通的脈搏，幸喜仍洪勁有力，知他玄門正宗，多年修為，內力不淺，性命當可無礙。

※※※

此時後院的火勢逼得更加近了。丘處機抱起郝大通，道：「出去罷！」郭靖道：「我帶來的孩子呢？是誰收留著？莫要讓火傷了。」丘處機等全心抗禦強敵，未知此事，聽他問起，都問：「是誰的孩子？在那裏？」

郭靖還未回答，忽然火光中黑影一晃，一個小小的身子從樑上跳下，笑道：「我在這裏。」正是楊過。郭靖大喜，忙問：「你怎麼躲在樑上？」楊過笑道：「你跟那七個臭道士……」郭靖喝道：「胡說！快來拜見祖師爺。」

楊過伸了伸舌頭，當下向馬鈺、丘處機、王處一三人磕頭，待磕到尹志平面前時，見他年輕，轉頭問郭靖道：「這位不是祖師爺了罷？我瞧不用磕頭啦。」郭靖道：「這位是尹師伯，快磕頭。」楊過心中老大不願意，只得也磕了。郭靖見他站起身來，不再向另外三個中年道人磕頭見禮，喝道：「過兒，怎麼這般無禮？」楊過笑道：「等我磕完了頭，那就來不及啦，你莫怪我。」

郭靖問道：「甚麼事來不及了？」楊過道：「有個道士給人綁在那邊屋裏，如不去救，只怕要燒死了。」郭靖急問：「那一間？快說！」楊過伸手向東一指，說道：「好像是在那邊，也不知道是誰綁了他的。」說著嘻嘻而笑。

尹志平橫了他一眼，急步搶到東廂房，踢開房門不見有人，又奔到東邊第三代弟子修習內功的靜室，一推開門，但見滿室濃煙，一個道人被縛在床柱之上，口中嗚嗚而呼，情勢已甚危殆。尹志平當即拔劍割斷繩索，救了他出來。

此時馬鈺、丘處機、王處一、郭靖、楊過等人均已出了大殿，站在山坡上觀看火勢。後院到處火舌亂吐，火光照紅了半邊天空，山上水源又小，只一道泉水，僅敷平時飲用，用以救火無濟於事，眼睜睜望著一座崇偉宏大的後院漸漸樑折瓦崩，化為灰燼。全真教眾弟子合力阻斷火路，其餘殿堂房舍才不受蔓延。馬鈺本甚達觀，心無掛礙。丘處機卻是性急暴躁，老而彌甚，望著熊熊大火，咬牙切齒的咒罵。

郭靖正要詢問敵人是誰，只見尹志平右手托在一個胖大道人腋下，從濃煙中鑽將出來。那道人被煙薰得不住咳嗽，雙目流淚，一見楊過，登時大怒，縱身向他撲去。楊過嘻嘻一笑，躲在郭靖背後。那道人也不知郭靖是誰，伸手便在他胸口推去，要將他推開，去抓楊過。那知這一下猶如推在一堵牆上，竟紋絲不動。那道人一呆，指著楊過破口大罵：「小雜種，你要害死道爺！」王處一喝道：「清篤，你叫嚷甚麼？」

那道人鹿清篤是王處一的徒孫，適才死裏逃生，心中急了，見到楊過就要撲上廝拚，全沒理會掌教真人、師祖爺和丘祖師都在身旁，聽得王處一這麼呼喝，才想到自己無禮，登時驚出一身冷汗，低頭垂手，說道：「弟子該死。」王處一道：「到底是甚麼事？」鹿清篤道：「都是弟子無用，請師祖爺責罰。」王處一眉頭微皺，慍道：「誰說你有用了？我問你是甚麼事？」

鹿清篤道：「是，是。弟子奉師父之命，在後院把守，後來師父帶了這小……小……小……」他滿心想說「小雜種」，終於想到不能在師祖爺面前無禮，改口道：「……小孩子來交給弟子，說他是我教一個大對頭帶上山來的，為師父所擒，叫我好好看守，不能讓他逃了。於是弟子帶他到東邊靜室裏去，坐下不久，這小……小孩兒就使詭計，說要拉屎，要我放開縛在他手上的繩索。弟子心想他小小一個孩童，也不怕他走了，便給他解了繩索。那知這小孩兒坐在淨桶上假裝拉屎，突然間跳起身來，捧起淨桶，將桶中臭屎臭尿向我身上倒來。」

鹿清篤說到此處，楊過嗤的一笑。鹿清篤怒道：「小……小……你笑甚麼？」楊過抬起了頭，雙眼向天，笑道：「我自己笑，你管得著麼？」鹿清篤還要跟他鬥口，王處一道：「別跟小孩子胡扯，說下去。」鹿清篤道：「是，是。師祖爺你不知道，這小孩子狡猾得緊。我見尿屎倒來，匆忙閃避，他卻笑著說道：『啊喲，道爺，弄髒了你衣服啦！……』」眾人聽他細著嗓門學楊過說話，語音不倫不類，都是暗暗好笑。王處一皺起了眉頭，暗罵這徒孫在外人面前丟人現眼。

鹿清篤續道：「弟子自然著惱，衝過去要打，那知這小孩舉起淨桶，又向我身上拋來。我大叫：『小雜種，你幹甚麼？』忙使一招『急流勇退』，立時避開，一腳卻踩在屎尿之中，不由得滑了兩下，總算沒摔倒，不料這小……小孩兒乘我慌亂之中，拔了我腰間佩劍，用劍頂在我心口，說我只要動一動，就一劍刺了進去。我想君子不吃眼前虧，只好不動。這小孩兒左手拿劍，右手用繩索將我反綁在柱子上，又割了我一塊衣襟，塞在我嘴裏，後來宮裏起火，我走又走不得，叫又叫不出，若非尹師叔相救，豈不是活生生教這小孩兒燒死了麼？」說著瞪眼怒視楊過，恨恨不已。

眾人瞧瞧楊過，又轉頭瞧瞧他，但見一個身材瘦小，另一個胖大魁梧，不自禁都縱聲大笑。鹿清篤給眾人笑得莫名其妙，抓耳摸腮，手足無措。

馬鈺笑道：「靖兒，這是你的兒子罷？想是他學全了母親的本領，是以這般刁鑽機靈。」郭靖道：「不，這是我義弟楊康的遺腹子。」

丘處機聽到楊康的名字，心頭一凜，細細瞧了楊過兩眼，果然見他眉目間依稀有幾分楊康的模樣。楊康是他唯一的俗家弟子，雖然這徒兒不肖，貪圖富貴，認賊作父，但丘處機每當念及，總是自覺教誨不善，以致讓他誤入歧途，常感內疚，現下聽得楊康有後，心中傷感歡喜齊至，忙問端詳。

郭靖簡略說了楊過身世，又說是帶他來拜入全真派門下。丘處機道：「靖兒，你武功早已遠勝我輩，何以不自己傳他武藝？」郭靖道：「此事容當慢慢稟告。弟子今日上山，得罪了許多道兄，極是不安，謹向各位道長謝過，還望恕罪莫怪。」將眾道誤己為敵、接連動手等情說了。馬鈺道：「若不是你及時來援，全真教不免一敗塗地。大家是自己人，甚麼賠罪、多謝的話，誰也不必提了。」

丘處機劍眉早已豎起，待掌教師兄一住口，立即說道：「志敬主持外陣，敵友不分，當真無用。我正自奇怪，怎地外邊安下了這麼強的陣勢，竟然轉眼間就讓敵人衝了進來，攻了我們一個措手不及。哼，原來他調動北斗大陣去阻攔你來著。」說著鬚眉戟張，甚為惱怒，當即呼叫兩名弟子上來，詢問何以誤認郭靖為敵。

兩名弟子神色惶恐，那年紀較大的弟子說道：「守在山下的馮師弟、衛師弟傳上訊來，說這……這位郭大俠在普光寺中拍擊石碑，只道他定……定是敵人一路。」

郭靖這才恍然，想不到一切誤會全是由此而起，說道：「那可怪不得眾位道兄。弟子在山下普光寺中，無意間在道長題詩的碑上重重拍了一掌，想是因此惹起眾道友的誤會。」丘處機道：「原來如此，事情可也真湊巧。我們事先早已得知，今日來攻重陽宮的邪魔外道就是以拍擊石碑為號。」郭靖道：「這些人到底是誰？竟敢這麼大膽？」

丘處機嘆了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靖兒，我帶你去看件物事。」說著向馬鈺與王處一點點頭，轉身向山後走去。郭靖向楊過道：「過兒，你在這兒跟著各位師祖爺，可別走開。」跟在丘處機後面。只見他一路走向觀後山上，腳步矯捷，不減少年。

※※※

二人來到山峰絕頂。丘處機走到一塊大石之後，說道：「這裏刻得有字。」

此時天色昏暗，大石背後更是漆黑一團。郭靖伸手石後，果覺石上有字，逐字摸去，原來是一首詩，詩云：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舉，屹然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真，高視仍闊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於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

他一面摸，一面用手指在刻石中順著筆劃書寫，忽然驚覺，那些筆劃與手指全然吻合，就似是用手指在石上寫出來一般，不禁脫口而出：「用手指寫的？」

丘處機道：「此事說來駭人聽聞，但確是用手指寫的！」郭靖奇道：「難道世間當真是有神仙？」丘處機道：「這首詩是兩個人寫的，兩個人都是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書寫前面那八句之人，身世更是奇特，文武全才，超逸絕倫，雖非神仙，卻也是百年難得一見的人傑。」郭靖大是仰慕，忙道：「這位前輩是誰？道長可否引見，得讓弟子拜會。」丘處機道：「我也從來沒見過此人。你坐下罷，我跟你說一說今日之事的因緣。」

郭靖依言在石上坐下，望著山腰裏的火光漸漸減弱，忽道：「只可惜此番蓉兒沒跟我同來，否則一起在這裏聽丘道長講述奇事，豈不是好？」

丘處機道：「這詩的意思你懂麼？」郭靖此時已是中年，但丘處機對他說話的口氣，仍是與十多年前他少年時一般無異，郭靖也覺原該如此，道：「前面八句說的大概是張良罷，這故事弟子曾聽蓉兒講過，倒也懂得，說他在橋下為一位老者拾鞋，那人許他孺子可教，傳他一部異書。後來張良輔佐漢高祖開國，稱為漢興三傑之一，終於功成身退，隱居而從赤松子遊。後面幾句說到重陽祖師的事蹟，弟子就不大懂了。」丘處機問道：「你知重陽祖師是甚麼人？」

郭靖一怔，答道：「重陽祖師是道長師父，全真教的開山祖師，當年華山論劍，武功天下第一。」丘處機道：「那不錯，他少年時呢？」郭靖搖頭道：「我不知道。」丘處機道：「『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我恩師不是生來就做道士的。他少年時先學文，再練武，是一位縱橫江湖的英雄好漢，只因憤恨金兵入侵，毀我田廬，殺我百姓，曾大舉義旗，與金兵對敵，佔城奪地，在中原建下了轟轟烈烈的一番事業，後來終以金兵勢盛，先師連戰連敗，將士傷亡殆盡，這才憤而出家。那時他自稱『活死人』，接連幾年，住在本山的一個古墓之中，不肯出墓門一步，意思是雖生猶死，不願與金賊共居於青天之下，所謂不共戴天，就是這個意思了。」郭靖道：「原來如此。」

丘處機道：「事隔多年，先師的故人好友、同袍舊部接連來訪，勸他出墓再幹一番事業。先師心灰意懶，又覺無面目以對江湖舊侶，始終不肯出墓。直到八年之後，先師一個生平勁敵在墓門外百般辱罵，連激他七日七夜，先師實在忍耐不住，出洞與之相鬥。豈知那人哈哈一笑，說道：『你既出來了，就不用回去啦！』先師恍然而悟，才知敵人倒是出於好心，乃是可惜他一副大好身手埋沒在墳墓之中，是以用計激他出墓。二人經此一場變故，化敵為友，攜手同闖江湖。」

郭靖想到前輩的俠骨風範，不禁悠然神往，問道：「那一位前輩是誰？不是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宗師之一罷？」

丘處機道：「不是。論到武功，此人只有在四大宗師之上，只因她是女流，素不在外拋頭露面，是以外人知道的不多，名聲也沒沒無聞。」郭靖道：「啊，原來是女的。」丘處機嘆道：「這位前輩其實對先師甚有情意，欲待委身相事與先師結為夫婦。當年二人不斷的爭鬧相鬥，也是那人故意要和先師親近，只不過她心高氣傲，始終不願先行吐露情意。後來先師自然也明白了，但他於邦國之仇終究難以忘懷，常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對那位前輩的深情厚意，裝癡喬獃，只作不知。那前輩只道先師瞧她不起，怨憤無已。兩人本已化敵為友，後來卻又因愛成仇，約在這終南山上比武決勝。」

郭靖道：「那又不必了。」丘處機道：「是啊！先師知她原是一番美意，自是一路忍讓。豈知那前輩性情乖僻，說道：『你越讓我，那就越瞧我不起。』先師逼於無奈，只得跟她動手。當時他二位前輩便是在這裏比武，鬥了幾千招，先師不出重手，始終難分勝敗。那人怒道：『你並非存心和我相鬥，當我是甚麼人？』先師道：『武比難分勝負，不如文比。』那人道：『這也好。若是我輸了，我終生不見你面，好讓你耳目清淨。』先師道：『若是你勝了，你要怎樣？』那人臉上一紅，無言可答，終於一咬牙，說道：『你那活死人墓就讓給我住。』

「那人這句話其實大有文章，意思說倘若勝了，要和先師在這墓中同居廝守。先師好生為難，自料武功稍高她一籌，實逼處此，只好勝了她，以免日後糾纏不清，於是問她怎生比法。她道：『今日大家都累了，明晚再決勝負。』

「次日黃昏，二人又在此處相會。那人道：『咱們比武之前，先得立下個規矩。』先師道：『又定甚麼規矩了？』那人道：『你若得勝，我當場自刎，以後自然不見你面。我若勝了，你要麼就把這活死人墓讓給我住，終生聽我吩咐，任何事不得相違；否則的話，就須得出家，任你做和尚也好，做道士也好。不論做和尚還是道士，須在這山上建立寺觀，陪我十年。』先師心中明白：「終生聽你吩咐，自是要我娶你為妻。否則便須做和尚道士，那是不得另行他娶。我又怎能忍心勝你，逼你自殺？不過在山上陪你十年，卻又難了。』當下好生躊躇。其實這位女流前輩才貌武功都是上上之選，她一片情深，先師也不是不動心，但不知如何，說到要結為夫婦，卻總沒這緣份。先師沉吟良久，打定了主意，知道此人說得出做得到，一輸之後必定自刎，於是決意捨己從人，不論比甚麼都輸給她便是，說道：『好，就是這樣。』

「那人道：『咱們文比的法子極是容易。大家用手指在這塊石頭上刻幾個字，誰寫得好，那就勝了。』先師道：『用手指怎麼能刻？』那人道：『這就是比一比指上的功夫，瞧誰刻得更深。』先師搖頭道：『我又不是神仙，怎能用手指在石上刻字？』那人道：『若是我能，你就認輸？』先師本處進退兩難之境，心想世上決無此事，正好乘此下台，成個不勝不敗之局，這場比武就不了了之，當即說道：『你若有此能耐，我自然認輸。要是你也不能，咱倆不分高下，也不用再比了。』

「那人淒然一笑，道：『好啊，你做定道士啦。』說著左手在石上撫摸了一陣，沉吟良久，道：『我刻些甚麼字好？嗯，自來出家之人，第一位英雄豪傑是張子房。他反抗暴秦，不圖名利，是你的先輩。』於是伸出右手食指，在石上書寫起來。先師見她手指到處，石屑竟然紛紛跌落，當真是刻出一個個字來，自是驚訝無比。她在石上所寫的字，就是這一首詩的前半截八句。

「先師心下欽服，無話可說，當晚搬出活死人墓，讓她居住，第二日出家做了道士，在那活死人墓附近，蓋了一座小小道觀，那就是重陽宮的前身了。」

郭靖驚訝不已，伸手指再去仔細撫摸，果然非鑿非刻，當真是用手指所劃，說道：「這位前輩的指上功夫，也確是駭人聽聞。」丘處機仰天打個哈哈，道：「靖兒，此事騙得先師，騙得我，更騙得你。但若你妻子當時在旁，決計瞞不過她的眼去。」郭靖睜大雙眼，道：「難道這中間有詐？」

丘處機道：「這何消說得？你想當世之間，論指力是誰第一？」郭靖道：「那自然是一燈大師的一陽指。」丘處機道：「是啊！憑一燈大師這般出神入化的指上功夫，就算是在木材之上，也未必能刻出字來，何況是在石上？更何況是旁人？先師出家做了黃冠，對此事苦思不解。後來令岳黃藥師前輩上終南來訪，先師知他極富智計，隱約說起此事，向他請教。黃島主想了良久，哈哈笑道：『這個我也會。只是這功夫目下我還未練成，一月之後再來奉訪。』說著大笑下山。過了一個月，黃島主又上山來，與先師同來觀看此石。上次那位前輩的詩句，題到『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為止，意思是要先師學張良一般，遁世出家。黃島主左手在石上撫摸良久，右手突然伸出，在石上寫起字來，他是從『重陽起全真』起，寫到『殿閣凌煙霧』止，那都是恭維先師的話。

「先師見那岩石觸手深陷，就與上次一般無異，更是驚奇，心想：『黃藥師的功夫明明遜我一籌，怎地也有這等厲害指力？』一時滿腹疑團，突然伸手指在岩上一刺，說也奇怪，那岩石竟被他刺了一個孔。就在這裏。」說著將郭靖的手牽到岩旁一處。

郭靖摸到一個小孔，用食指探入，果然與印模一般，全然吻合，心想：「難道這岩石特別鬆軟，與眾不同。」指上運勁，用力捏去，只捏得指尖隱隱生疼，岩石自是紋絲不動。

丘處機哈哈笑道：「諒你這傻孩子也想不通這中間的機關。那位女前輩右手手指書寫之前，左手先在石面撫摸良久，原來她左手掌心中藏著一大塊化石丹，將石面化得軟了，在一炷香的時刻之內，石面不致變硬。黃島主識破了其中巧妙，下山去採藥配製化石丹，這才回來依樣葫蘆。」

郭靖半晌不語，心想：「我岳父的才智，實不在那位女前輩之下，但不知他老人家到了何處。」心下好生掛念。

丘處機不知他的心事，接著道：「先師初為道士，心中不忿，但道書讀得多了，終於大徹大悟，知道一切全是緣法，又參透了清淨虛無的妙詣，乃苦心潛修，光大我教。推本思源，若非那位女前輩那麼一激，世間固無全真教，我丘某亦無今日，你郭靖更不知是在何處了。」

郭靖點頭稱是，問道：「但不知這位女前輩名諱怎生稱呼，她可還在世上麼？」丘處機嘆道：「這位女前輩當年行俠江湖，行跡隱秘異常，極少有人見過她的真面目。除了先師之外，只怕世上無人知道她的真實姓名，先師也從來不跟人說。這位前輩早在首次華山論劍之前就已去世，否則以她這般武功與性子，豈有不去參與之理？」

郭靖點點頭道：「正是。不知她可有後人留下？」丘處機嘆了口氣道：「亂子就出在這裏。那位前輩生平不收弟子，就只一個隨身丫鬟相侍，兩人苦守在那墓中，竟也十餘年不出，那前輩的一身驚人武功都傳給了那個丫鬟。這丫鬟素不涉足江湖，武林中自然無人知聞，她卻收了兩個弟子。大弟子姓李，你想必知道，江湖上叫她甚麼赤練仙子李莫愁。」

郭靖「啊」了一聲，道：「這李莫愁好生歹毒，原來淵源於此。」丘處機道：「你見過她？」郭靖道：「數月之前，在江湖曾碰上過。此人武功果然了得。」丘處機道：「你傷了她？」郭靖搖頭道：「沒有。其實也沒當真會面，只見到她下手連殺數人，狠辣無比，較之當年的銅屍梅超風尤有過之。」

丘處機道：「你沒傷她也好，否則麻煩多得緊。她的師妹姓龍……」郭靖一凜，道：「是那姓龍的女子？」丘處機臉色微變，道：「怎麼？你也見過她了？可出了甚麼事？」郭靖道：「弟子不曾見過她。只是此次上山，眾位師兄屢次罵我是妖人淫賊，又說我為姓龍的女子而來，教我好生摸不著頭腦。」

丘處機哈哈大笑，隨即嘆了口氣，說道：「那也是重陽宮該遭此劫。若非陰錯陽差，生了這個誤會，不但北斗大陣必能擋住那批邪魔，而你早得一時三刻上山，郝師弟也不致身受重傷。」他見郭靖滿面迷惘之色，說道：「今日是那姓龍女子十八歲生辰。」郭靖順口接了一句：「嗯，是她十八歲生辰！」可是一個女子的十八歲生辰，為甚麼能釀成這等大禍，仍半點也不明白。

丘處機道：「這姓龍的女子名字叫作甚麼，外人自然無從得知，那些邪魔外道都叫她小龍女，咱們也就這般稱呼她罷。十八年前的一天夜裏，重陽宮外突然有嬰兒啼哭之聲，宮中弟子出去察看，見包袱中裹著個嬰兒，放在地下。重陽宮要收養這嬰兒自極不方便，可是出家人慈悲為本，卻也不能置之不理，那時掌教師兄和我都不在山上，眾弟子正沒做理會處，一個中年婦人突然從山後過來，說道：『這孩子可憐，待我收留了她罷！』眾弟子正是求之不得，當下將嬰兒交給了她。後來馬師兄與我回宮，他們說起此事，講到那中年婦人的形貌打扮，我們才知是居於活死人墓中的那個丫鬟。她與我們全真七子曾見過幾面，但從未說過話。兩家相隔雖近，只因上輩這些糾葛，當真是雞犬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我們聽過算了，也就沒放在心上。

「後來她弟子赤練仙子李莫愁出山，此人心狠手辣，武藝甚高，在江湖上鬧了個天翻地覆。全真教數次商議，要治她一治，終於礙著這位墓中道友的面子，不便出手。我們寫了一封信送到墓中，信中措辭十分客氣。可是那信送入之後，宛似石沉大海，始終不見答覆，而她對李莫愁仍縱容如故，全然不加管束。

「過得幾年，有一日墓外荊棘叢上挑出一條白布靈幡，我們知道是那位道友去世了，於是師兄弟六人到墓外致祭。剛行禮畢，荊棘叢中出來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向我們還禮，答謝弔祭，說道：『師父去世之時，命弟子告知各位道長，那人作惡橫行，師父自有制她之法，請各位不必操心。』說畢轉身回入。我們待欲詳詢，她已進了墓門。先師曾有遺訓，全真派門下任何人不得踏進墓門一步。她既進去，只索罷了，只是大家心中奇怪，那位道友既死，還能有甚麼制治弟子之法？只是見那小女孩孤苦可憐，便送些糧食用品過去，但每次她總是原封不動，命一個僕婦退了回來。看來此人性子乖僻，與她祖師、師父一模一樣。但她既有僕婦照料，就不必旁人代為操心了。後來我們四方有事，少在宮中，於這位姑娘的訊息也就極少聽見。不知怎的，李莫愁忽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不再生事。我們只道那位道友當真遺有妙策，都感欽佩。

「去年春天，我與王師弟赴西北有事，在甘州一位大俠家中盤桓，竟聽到了一件驚人的消息。說道一年之後，四方各處的邪魔外道要群集終南山，有所作為。終南山是全真教的根本之地，他們上山來自是對付我教，豈可不防？我和王師弟還怕這訊息不確，派人四出打聽，此事果然不假。不過他們上終南山來卻不是衝著我教，而是對那活死人墓中的小龍女有所圖謀。」郭靖奇道：「她小小一個女孩子，又從不出外，怎能跟這些邪魔外道結仇生怨？」丘處機道：「到底內情如何，既跟我們不相干，本來也就不必理會。但一旦這群邪徒來到終南山上，我們終究無法置身事外，於是輾轉設法探聽，才知這件事是小龍女的師姊挑撥起來的。」郭靖道：「李莫愁？」

丘處機道：「是啊。原來她們師父教了李莫愁幾年功夫，瞧出她本性不善，就說她學藝已成，令她下山。李莫愁當師父在世之日，雖然作惡，總還有幾分顧忌，待師父一死，就借弔祭為名，闖入活死人墓中，想將師妹逐出。她自知所學未曾盡得師祖、師父的絕藝，要到墓中查察有無武功秘笈之類遺物。那知墓中布置下許多巧妙機關，李莫愁費盡心機，才進了兩道墓門，在第三道墓門邊卻看到師父的一封遺書。她師父早料到她必定會來，這通遺書放在那裏等她已久，其中寫道：某年某月某日，是她師妹十八歲的生辰，自那時起便是她們這一派的掌門。遺書中又囑她痛改前非，否則難獲善終。那便是向她點明，倘若她怙惡不悛，她師妹便當以掌門人身分清理門戶。

「李莫愁很生氣，再闖第三道門，卻中了她師父事先伏下的埋伏，若非小龍女給她救治，當場就得送命。她知厲害，只得退出，但如此罷手，那肯甘心？後來又闖了幾次，每次都吃了大虧。最後一次竟與師妹動手過招。那時小龍女不過十五六歲年紀，武功卻已遠勝師姊，如不是手下容讓，取她性命也非難事……」

郭靖插口道：「此事只怕江湖上傳聞失實。」丘處機道：「怎麼？」郭靖道：「我恩師柯大俠曾和李莫愁鬥過兩場，說起她的武功，實有獨到之處。連一燈大師的及門高弟武三通武大哥也敗在她手下。那小龍女若是未滿二十歲，功夫再好，終難勝她。」

丘處機道：「那是王師弟聽丐幫中一位朋友說的，到底小龍女是不是當真勝過了師姊李莫愁，其時並無第三人在場，誰也不知，只是江湖上有人這麼說罷了。這一來，李莫愁更加心懷不忿，知道師父偏心，將最上乘的功夫留了給師妹。於是她傳言出來，說道某年某月某日，活死人墓中的小龍女要比武招親……」郭靖聽到「比武招親」四字，立即想到楊康、穆念慈當年在中都之事，不禁輕輕「啊」了一聲。

丘處機知他心意，也嘆了口氣，道：「她揚言道：有誰勝得小龍女，不但小龍女委身相嫁，而墓中的奇珍異寶、武功秘笈，也盡數相贈。那些邪魔外道本來不知小龍女是何等樣人，但李莫愁四下宣揚，說她師妹的容貌遠勝於她。這赤練仙子據說甚為美貌，容貌姿色莫說武林中少見，就是大家閨秀，只怕也是少有人及。」

郭靖心中卻道：「那又何足為奇？我那蓉兒自然勝她百倍。」

丘處機續道：「江湖上妖邪人物之中，對李莫愁著迷的人著實不少。只是她對誰都不加青眼，有誰稍為無禮，立施毒手，現下聽說她另有個師妹，相貌更美，而且公然比武招親，誰不想來一試身手？」

郭靖恍然大悟，道：「原來這些人都是來求親的。怪不得宮中道兄們罵我是淫賊妖人。」丘處機哈哈大笑，又道：「我們又探聽到，這些妖邪對全真教也非全無顧忌。他們大舉齊上終南山來，我們如干預此事，索性乘機便將全真教挑了。我們得到訊息，決意跟眾妖邪周旋，當即傳出法帖，召集本教各代道侶，早十天都聚在重陽宮中。只劉師哥和孫師妹在山西，不及趕回。我們一面操演北斗陣法，一面送信到墓中，請小龍女提防。那知此信送入，仍沒回音，小龍女竟全不理睬。」

郭靖道：「或許她已不在墓中了。」丘處機道：「不，在山頂遙望，每日都可見到炊煙在墓後昇起。你瞧，就在那邊。」說著伸手西指。郭靖順著他手指瞧去，但見山西鬱鬱蒼蒼，十餘里地盡是樹林，亦不知那活死人墓是在何處。想像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整年住在墓室之中，若是換作了生性活潑好動的蓉兒，真要悶死她了。

丘處機又道：「我們師兄弟連日布置禦敵。五日之前，各路哨探陸續趕回，查出眾妖邪之中最厲害的是兩個大魔頭。他們約定先在山下普光寺中聚會，以手擊碑石為號。你無意中在碑上拍了一下，又顯出功力驚人，我那些沒用的徒子徒孫便大驚小怪。那兩個大魔頭都是蒙古密教弟子，武功不弱，今年到中原幾下出手，震動武林。你在桃花島隱居，與世隔絕，因而不知。那貴公子是蒙古的王子，據說還是大汗成吉思汗的近系子孫。旁人都叫他作霍都王子。你在大漠甚久，熟識蒙古王族，可想得到此人來歷麼？」

郭靖喃喃說了幾遍「霍都王子」，回思他的容貌舉止，卻想不起會是誰的子嗣，但覺此人容貌俊雅，傲狠之中又帶了不少狡詐之氣。成吉思汗共生四子，長子朮赤剽悍英武，次子察合台性子暴躁而實精明，三子窩闊台即當今蒙古皇帝，性格寬和，四子拖雷血性過人，相貌均與這霍都大不相同。

丘處機道：「說不定他自高身價，胡亂吹噓，那也是有的。此人武功是密教一派，今年年初來到中原，出手就傷了河南三雄，後來又在甘涼道上獨力殺死蘭州七霸，名頭登時響遍了半邊天，我們可料不到他竟會攬上這門子事。另外那個蒙古僧人名叫達爾巴，天生神力，和霍都的武功全然一路，看來是霍都的師兄還是師叔。他是出家人，自不是要來娶那女子，多半是來幫霍都的。

「其餘的淫賊奸人見這兩人出頭，都絕了求親之念，然而當年李莫愁曾大肆宣揚，說古墓中珍寶多如山積，又有不少武功秘本，甚麼降龍十八掌的掌譜、一陽指的指法等等無不齊備。群奸雖然將信將疑，但想只要跟上山來，打開古墓，多少能分潤些好處，是以上終南山來的竟有百餘人之眾。本來我們的北斗陣定能將這些二流腳色盡擋在山下，縱然不能生擒，也教他們不得走近重陽宮一步。也是我教合當遭劫，竟沒來由的生出誤會，那也不必說了。」

郭靖甚感歉仄，吶吶的要說幾句謝罪之言。丘處機將手一揮，笑道：「出門一笑無拘礙，雲在西湖月在天。宮殿館閣，盡是身外之物，身子軀殼尚不足惜，又理這些身外物作甚？你十餘年來勤修內功，難道這一點還勘不破麼？」郭靖也是一笑，應了聲：「是！」丘處機笑道：「其實我眼見重陽宮後院為烈火焚燒之時，也暴跳如雷，此刻才寧靜了下來，比之馬師哥當時便即心無罣礙，我的修為萬萬不及了。」郭靖道：「這些奸人如此毫沒來來由的欺上門來，也難怪道長生氣。」

丘處機道：「北斗大陣全力與你周旋，兩個魔頭領著一批奸人，乘隙攻到重陽宮前。他們一上來就放火燒觀，郝師弟出陣與那霍都王子動手。也是他過於輕敵，而霍都的武功又別具一格，怪異特甚。郝師弟出手時略現急躁，胸口中了他一掌。我們忙結陣相護。只是少了郝師弟一人，補上來的弟子功力相差太遠，互相又不熟習，陣法威力便屬有限。你若不及時趕到，全真教今日當真是一敗塗地。現下想來，就算守在山下的眾弟子不認錯敵人，那些二流妖人固無法上山，達爾巴與霍都二人卻終究阻擋不住。此二人聯手與北斗陣相鬥，我們輸是不會輸的，但決不能如你這般贏得乾淨爽快……」正說到這裏，忽聽西邊嗚嗚嗚一陣響亮，有人吹動號角。角聲蒼涼激越，郭靖聽在耳中，不由得心邁陰山，神馳大漠，想起了蒙古黃沙莽莽、平野無際的風光。

再聽一會，忽覺號角中隱隱有肅殺之意，似是向人挑戰。丘處機臉現怒色，罵道：「孽障，孽障！」眼望西邊樹林，說道：「靖兒，那奸人與你訂了十年之約，妄想這十年中肆意橫行，好教你不便干預。天下那有這等稱心如意之事？咱們過去！」郭靖道：「是那霍都王子？」丘處機道：「自然是他。他是在向小龍女挑戰。」一邊說，一邊飛步下山。郭靖跟隨在後。

二人行出里許，聽那號角吹得更加緊了，角聲嗚嗚之中，還夾著一聲聲兵刃的錚錚撞擊，顯是那達爾巴也出手了。丘處機怒道：「兩個武學名家，卻來合力欺侮個年輕姑娘，當真好不要臉。」說著足下加快。兩人片刻間已奔到山腰，轉過一排石壁。郭靖只見眼前是黑壓壓的一座大樹林。林外高高矮矮的站著百餘人，正是適才圍攻重陽宮那些妖邪。兩人隱身石壁之後，察看動靜。

只見霍都王子與達爾巴並肩而立。霍都舉角吹奏。那達爾巴左手高舉一根金色巨杵，將戴在右手手腕上的一隻金鐲不住往杵上撞去，錚錚聲響，與號角聲相互應和，要引那小龍女出來。兩人鬧了一陣，樹林中靜悄悄的始終沒半點聲響。

霍都放下號角，朗聲說道：「小王蒙古霍都，敬向小龍女恭賀芳辰。」一語甫畢，樹林中錚錚錚響了三下琴聲，似是小龍女鼓琴回答。霍都大喜，又道：「聞道龍姑娘揚言天下，今日比武招親，小王不才，特來求教，請龍姑娘不吝賜招。」猛聽得琴聲激亢，大有怒意。眾妖邪縱然不懂音律，卻也知鼓琴者心意難平，出聲逐客。

霍都笑道：「小王家世清貴，姿貌非陋，願得良配，諒也不致辱沒。姑娘乃當世俠女，不須靦覥。」此言甫畢，但聽琴韻更轉高昂，隱隱有斥責之意。

霍都向達爾巴望了一眼，那和尚點了點頭。霍都道：「姑娘既不肯就此現身，小王只好強請了。」說著收起號角，右手一揮，大踏步向林中走去。群豪蜂湧而前，均想：「連大名鼎鼎的全真教也阻擋不了我們，諒那小龍女孤身一個小小女子，濟得甚事？」但怕別人搶在頭裏，將墓中寶物先得了去，各人爭先恐後，湧入樹林。

丘處機高聲叫道：「這是全真教祖師重陽真人舊居之地，快退出來。」眾人聽得他叫聲，微微一怔，但腳下毫不停步。丘處機怒道：「靖兒，動手罷！」二人轉出石壁，正要搶入樹林，忽聽群豪高聲叫嚷，飛奔出林。

丘郭二人一呆，但見數十人沒命價飛跑，接著霍都與達爾巴也急步奔出，狼狽之狀，比之適才退出重陽宮時不知過了幾倍。丘郭均感詫異：「那小龍女不知用何妙法驅退群邪？」這念頭只在心中一閃，便聽得嗡嗡響聲自遠而近，月下但見白茫茫、灰濛濛一團物事從林中疾飛出來，撲向群邪頭頂。郭靖奇道：「那是甚麼？」丘處機搖頭不答，凝目而視，只見江湖豪客中有幾個跑得稍慢，被那群東西在頭頂一撲，登時倒地，抱頭狂呼。

郭靖驚道：「是一群蜂子，怎麼白色的？」說話之間，那群玉色蜂子又已螫倒了五六人。樹林前十餘人滾來滾去，呼聲慘厲，聽來驚心動魄。郭靖心想：「給蜂子刺了，就真疼痛，也不須這般殺豬般的號叫，難道這玉蜂毒性異常麼？」只見灰影晃動，那群玉蜂有如一股濃煙，向他與丘處機面前撲來。

眼見群蜂來勢兇猛，難以抵擋，郭靖要待轉身逃走，丘處機氣湧丹田，張口向群蜂一口噴出。蜂群飛得正急，突覺一股強風颳到，勢道頓挫。丘處機一口氣噴完，第二口又即噴出。郭靖學到訣竅，當即跟著鼓氣力送，與丘處機所吹的一股風連成一起。二人使的都是玄門正宗的上乘功夫，蜂群抵擋不住，當先的數百隻蜂子飛勢立偏，從二人身旁掠過，卻又追趕霍都、達爾巴等人去了。

這時在地下打滾的十餘人叫聲更加淒厲，呼爹喊娘，大聲叫苦。更有人叫道：「小人知錯啦，求小龍女仙姑救命！」郭靖暗暗駭異：「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縱然砍下他們一臂一腿，也未必會討饒叫痛。怎地小小蜂子的一螫，竟這般厲害？」

但聽得林中傳出錚錚琴聲，接者樹梢頭冒出一股淡淡白煙。丘郭二人只聞到一陣極甜的花香。過不多時，嗡嗡之聲自遠而近，那群玉蜂聞到花香，飛回林中，原來是小龍女燒香召回。

丘處機與小龍女做了十八年鄰居，從不知她竟有此本事，既感佩服，又覺有趣，說道：「早知我們這位芳鄰如此神通廣大，全真教大可不必多事。」他這兩句話雖對郭靖而言，但提氣送出，有意也要小龍女聽到。果然林中琴聲變緩，輕柔平和，顯是酬謝高義之意。丘處機哈哈大笑，朗聲叫道：「姑娘不必多禮。貧道丘處機率弟子郭靖，敬祝姑娘芳辰。」琴聲錚錚兩響，似是酬答，從此寂然。

郭靖聽那些人叫得可憐，道：「道長，這些人怎生救他們一救？」丘處機道：「龍姑娘自有處置，咱們走罷。」

當下二人轉身東回，路上郭靖又求丘處機收楊過入門。丘處機嘆道：「你楊鐵心叔父是豪傑之士，豈能無後？楊康落得如此下場，我也頗有不是之處。你放心好了，我必盡心竭力，教養這小孩兒成人。」郭靖大喜，就在山路上跪下拜謝。

二人談談說說，回到重陽宮前，天色已明。眾道正在收拾後院燼餘，清理瓦石。

丘處機召集眾道士，替郭靖引見，指著那主持北斗大陣的長鬚道人，說道：「他是王師弟的大弟子，名叫趙志敬。第三代弟子之中，武功以他練得最純，就由他點撥過兒的功夫罷。」

郭靖與此人交過手，知他武功確頗了得，心中甚喜，當下命楊過向趙志敬行了拜師之禮，自己又向趙志敬鄭重道謝。

他在終南山盤桓數日，對楊過諄諄告誡叮囑，又跟他詳細說明全真派武功乃武學正宗，當年王重陽武功天下第一，各家各派的高手無一能敵。他自己所以能勝諸道，實因眾道士未練到絕頂，卻非全真派武功不濟。可是楊過認定郭靖夫婦不願教他本領，推卸責任，便胡亂交給旁人傳藝，兼之親眼見到群道折劍倒地的種種狼狽情狀，郭靖雖解釋再三，他口頭唯唯答應，心中決不肯信的。郭靖安頓好了楊過，與眾人別過，回桃花島而去。

※※※

丘處機回想當年傳授楊康武功，卻任由他在王府中養尊處優，終於鑄成大錯，心想：「自來嚴師出高弟，棒頭出孝子。這次對過兒須得嚴加管教，方不致重蹈他父覆轍。」當下將楊過叫來，疾言厲色的訓誨一頓，囑他刻苦耐勞，事事聽師父教訓，不可有絲毫怠忽。

楊過留在終南山上，本已老大不願，此時沒來由的受了一場責罵，恚憤難言，當時忍著眼淚答應了，待得丘處機走開，不禁放聲大哭。忽然背後一人冷冷的道：「怎麼？祖師爺說錯了你麼？」

楊過一驚，止哭回頭，只見背後站著的正是師父趙志敬，忙垂手道：「不是。」趙志敬道：「那你為甚麼哭泣？」楊過道：「弟子想起郭伯伯，心中難過。」趙志敬明明聽得丘師伯厲聲教訓，他卻推說為了思念郭靖，甚為不悅，心想：「這孩子小小年紀就已如此狡猾，若不重重責打，大了如何能改？」沉著臉喝道：「你膽敢對師父說謊？」

楊過眼見全真教群道給郭靖打得落花流水，又見丘處機等給霍都一班妖邪逼得手忙腳亂，全賴郭靖救援，心中認定這些道士本領全都稀鬆平常。他對丘處機尚且毫不佩服，更何況對趙志敬？他見師父臉色難看，心道：「我拜你為師，實是迫不得已，就算我武功練得跟你一模一樣，又有屁用？還不是大膿包一個？你兇霸霸的幹麼？」當下轉過了頭不答。

趙志敬大怒，嗓門提得更加高了：「我問你話，你膽敢不答？」楊過道：「師父要我答甚麼？」趙志敬聽他出言挺撞，怒氣再也按捺不住，反手揮去，啪的一聲，登時將他打得臉頰紅腫。楊過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發足便奔。趙志敬追上去一把抓住，問道：「你到那裏去？」楊過道：「快放手，我不跟你學武功啦。」

趙志敬更怒，喝道：「小雜種，你說甚麼？」楊過此時橫了心，罵道：「臭道士，狗道士，你打死我罷！」其時於師徒之份看得最重，武林之中，師徒就如父子一般，師父就要處死弟子，為徒的往往也不敢反抗。楊過居然膽敢辱罵師尊，實是罕見罕聞的大逆不道之事。趙志敬氣得臉色焦黃，舉掌又劈臉打了下去。楊過突然間縱身躍起，抱住他手臂，張口牢牢咬住他的右手食指，出力咬緊，牙齒深入肉裏。

楊過自得歐陽鋒授以內功秘訣，時加修息，已有了些根柢。趙志敬盛怒之下，又道他小小孩童，絲毫未加提防，給他緊抱狠咬，竟掙之不脫，十指連心，手指受痛，最是難忍。趙志敬左手在他肩頭重重一拳，喝道：「你作死麼？快放開！」楊過此時心中狂怒，縱然刀槍齊施，他也決意不放，但覺肩頭劇痛，牙齒更加使勁，喀的一響，直咬抵骨。趙志敬大叫：「哎唷！」左拳狠狠在他天靈蓋上一錘，將他打得昏去，這才捏住他下顎，將右手食指抽出。滿手鮮血淋漓，指骨已斷，雖能續骨接指，但此後這根手指的力道必較往日為遜，武功不免受損，氣惱之餘，在楊過身上又踢了幾腳。

他撕下楊過的衣袖，包了手指創口，四下一瞧，幸好無人在旁，此事若被旁人知曉，江湖上傳揚出去，說全真教趙志敬給小徒兒咬斷指骨，當真顏面無存，當下取過一盆冷水，將楊過潑醒。

楊過一醒轉，發瘋般縱上又打。趙志敬一把扭住他胸口，喝道：「畜生，你當真不想活了？」楊過罵道：「狗賊，臭道士，長鬍子山羊，給我郭伯伯打得爬在地下吃屎討饒的沒用傢伙，你才是畜生！」

趙志敬右手出掌，又打了他一記。此時他有了提防，楊過要待還手，那裏還能近身？瞬息之間，被他連踢了幾個觔斗。趙志敬若要傷他，原也輕而易舉，但想他究是自己徒弟，如下手重了，師父師伯問起來如何對答？但楊過瞎纏猛打，勢如拚命，倒似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雖然身上連中拳腳，疼痛不堪，竟絲毫不見退縮。

趙志敬對楊過拳打足踢，心中卻好生後悔，眼見他雖全身受傷，卻越鬥越勇，最後迫於無奈，左手伸指在他脅下一點，封閉了他的穴道。楊過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眼中滿含怒色。趙志敬道：「你這逆徒，服不服了？」楊過雙眼瞪著他，毫無屈服之意。趙志敬坐在一塊大石上，呼呼喘氣。他若與高手比武過招，打這一時三刻絕不致呼吸急喘，現下手腳自然不累，只是心中惱得厲害，難以寧定。

一師一徒怒目相對，趙志敬竟想不出善策來處置這頑劣的孩兒，正煩惱間，忽聽鐘聲鏜鏜響起，卻是掌教召集全教弟子。趙志敬吃了一驚，對楊過道：「你若不再忤逆，我就放了你。」伸手解開了他穴道。

那知楊過猛地躍起，縱身撲上。趙志敬退開兩步，怒道：「我不打你，你還要怎地？」楊過道：「你以後還打我不打？」趙志敬聽得鐘聲甚急，不敢耽誤，只得道：「你若是乖乖地，我打你作甚？」楊過道：「那也好。師父，你不打我，我就叫你師父。你只要再打我一下，我永不認你。」趙志敬氣得只有苦笑，點了點頭，道：「掌教召集門人，快跟我去罷。」他見楊過衣衫扯爛，面目青腫，怕旁人查問，給他略略整理，拉了他手，奔到宮前聚集。

趙志敬與楊過到達時，眾道已分班站立。馬鈺、丘處機、王處一三人向外而坐。馬鈺雙手擊了三下，朗聲說道：「長生真人與清淨散人從山西傳來訊息，說道該處之事極為棘手。本座和兩位師弟會商決定，長春真人和玉陽真人帶同十名弟子，即日前去應援。」眾道人面面相覷，有的駭異，有的憤激。丘處機當下叫出十名弟子的姓名，說道：「各人即行收拾，明天一早隨玉陽真人和我前去山西。餘人都散了。」

眾道散班，這才悄悄議論，說道：「那李莫愁不過是個女子，怎地這生了得。連長生子劉師叔也制她不住？」有的道：「清淨散人孫師叔難道不是女子？可見女子之中也儘有能人，卻小覷不得。」有的道：「丘師伯與王師叔一去，那李莫愁自當束手就縛。」

丘處機走到趙志敬身邊，向他道：「我本要帶你同去，但怕耽誤了過兒功夫，這一趟你就不用去了。」一眼瞥見楊過滿臉傷痕，不覺一怔，道：「怎麼？跟誰打架了？」趙志敬大急，心想丘師伯得知實情，必然嚴責，忙向楊過連使眼色。楊過心中早有主意，見到趙志敬惶急之情，只作不知，支支吾吾的卻不回答。丘處機怒道：「是誰將你打得這個樣子？到底是誰不好？快說。」趙志敬聽丘師伯語氣嚴厲，更加害怕。

楊過說：「不是打架，是弟子摔了一交，掉下了山坑。」丘處機不信，怒道：「你說謊，好好的怎會摔一交？你臉上這些傷也不是摔的。」楊過道：「適才師祖爺教訓弟子要乖乖的學藝……」丘處機道：「是啊，那怎麼了？」楊過道：「師祖爺走開之後，弟子想師祖爺教訓得是，弟子今後要力求上進，才不負了師祖爺的期望。」他這幾句花言巧語，丘處機聽得臉色漸和，嗯了一聲。楊過接著道：「那知突然之間來了一條瘋狗，不問情由的撲上來便咬，弟子踢牠趕牠，那瘋狗卻越來越兇。弟子只得轉身逃走，一不小心，摔入了山坑。幸好我師父趕來，救我起來。」

丘處機將信將疑，眼望趙志敬，意思詢問這話真假。趙志敬大怒，心道：「好哇，你這臭小子膽敢罵我瘋狗？」但形格勢禁，不得不為他圓謊，只得點頭道：「是弟子救他起來的。」

丘處機這才信了，道：「我去之後，你好好傳他本門玄功，每隔十天，由掌教師伯覆查一次，指點竅要。」趙志敬心中老大不願，但師伯之言那敢違抗，只得躬身答應。楊過此時只想著逼得師父自認瘋狗的樂趣，丘師祖之言全未聽在耳裏。待丘處機走開了十幾步，趙志敬怒火上衝，忍不住伸手又要往楊過頭頂擊去。楊過大叫：「丘師祖！」丘處機愕然回頭，問道：「甚麼？」趙志敬的手伸在半空，不敢落下，情勢甚為尷尬，勉強回臂用手指去搔鬢邊頭髮。楊過奔向丘處機，叫道：「師祖爺，你去之後，沒人看顧我，這裏好多師伯師叔都要打我。」丘處機臉一板，喝道：「胡說！那有這等事？」他外表嚴厲，內心卻甚慈祥，想起孤兒可憐，朗聲道：「志敬，你好好照料這個孩兒，若有差失，我回來唯你是問。」趙志敬只得又答應了。

當日晚飯過後，楊過慢吞吞的走到師父所住的靜室之中，垂手叫了聲：「師父！」此刻是傳授武功之時，趙志敬盤膝坐在榻上早已盤算多時，心想：「這孩子這等頑劣，此時已是桀驁倔強，日後武功高了，還有誰更能制得住他？但丘師伯與師父命我傳他功夫，不傳可又不成。」左思右想，好生委決不下，見他慢慢進來，眼光閃動，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樣，更老大生氣，忽然靈機一動：「有了，他於本門功夫一竅不通，我只傳他玄功口訣，修練之法卻半點不教。他記誦得幾百句歌訣又有何用？師父與師伯們問起，我儘可推諉，說他自己不肯用功。」

心中計算已定，和顏悅色的道：「過兒，你過來。」楊過道：「你打不打我？」趙志敬道：「我傳你功夫，打你作甚？」楊過見他如此神情，倒是大出意料之外，慢慢走近，嚴加戒備，怕他有甚詭計。趙志敬瞧在眼裏，只作不知，說道：「我全真派功夫，乃是從內練出外，與外家功夫自外向內者不同。現下我傳你本門心法，你要牢牢記住了。」當下將全真派的入門內功口訣，說了一遍。

楊過只聽了一遍，就已記在心裏，尋思：「這長鬍子老山羊惱我恨我，豈肯當真傳授功夫？他多半教我些沒用的假口訣作弄人。」過了一會，假裝忘卻，又向趙志敬請教。趙志敬照舊說了。次日，楊過再問師父，聽他說的與昨日一般無異，這才相信非假，料得他如胡亂捏造，連說三次，不能字字相同。

如此過了十日，趙志敬便只授他口訣，如何修練的實在法門卻一字不說。到第十天上，趙志敬帶他去見馬鈺，說已授了本門心法，命楊過背給掌教師祖聽。楊過自頭至尾背了一遍，一字不錯。馬鈺甚喜，連讚孩子聰明。他是敦厚謙沖的有道之士，君子可欺以方，那想得到趙志敬另有詭計。

夏盡秋至，秋去冬來，轉瞬過了數月，楊過記了一肚皮口訣，實在功夫卻絲毫沒學到，若論武藝內功，與他上山之時實無半點差別。楊過於記誦口訣之初，過不了幾天，即知師父是在作弄自己，但他既不肯相授，卻也無法可想，眼見掌教師祖慈和，如向他訴說，他也不過責備趙志敬幾句，只怕這長鬍子山羊會另使毒計來折磨自己，只有待丘師祖回來再說。但數月之間丘師祖始終不歸。好在楊過對全真派武功本來挺瞧不起，學不學也不在乎，心中只想：「這些膿包功夫，學會了也只有個屁用，老子越不學，功夫越加強些！」但趙志敬如此相欺，心中懷恨愈烈，不肯吃眼前虧，臉上可越加恭順。

趙志敬暗自得意，心道：「你忤逆師父，到頭來瞧是誰吃虧？」

轉眼到了臘月，全真派中自王重陽傳下來的門規，每年除夕前三日，門下弟子大較武功，考查這一年來各人的進境。眾弟子見較武之期漸近，日夜勤練不息。

這一天臘月望日，全真七子的門人分頭較藝，稱為小較。各弟子分成七處，馬鈺的徒子徒孫成一處，丘處機、王處一等的徒子徒孫又各成一處。譚處端雖然已死，他的徒子徒孫仍是極盛。馬鈺、丘處機等憐念他早死，對他的門人加意指點，是以每年大較，長真子譚氏門人倒也不輸於其餘六子的弟子。這一年重陽宮遇災，全真派險遭顛覆之禍，全派上下都想到全真教雖號稱天下武學正宗，實則武林中各門各派好手輩出，這名號岌岌可危，因此人人勤練苦修，比往日更著意了幾分。

全真教由王重陽首創，乃創教祖師。馬鈺等七子是他親傳弟子，為第二代。趙志敬、尹志平、程瑤迦等為七子門徒，屬第三代。楊過等一輩則是第四代了。這日午後，玉陽子門下趙志敬、崔志方等人齊集東南角曠地之上，較武論藝。王處一不在山上，由大弟子趙志敬主持小較。第四代弟子或演拳腳，或使刀槍，或發暗器，或顯內功，由趙志敬等講評一番，以定甲乙。

楊過入門最遲，位居末座，眼見不少年紀與自己相若的小道士或俗家少年武藝精熟，各有專長，並無羨慕之心，卻生懷恨之意。趙志敬見他神色間忿忿不平，有意要使他出醜，待兩名小道士比過器械，大聲叫道：「楊過出來！」

楊過一呆，心道：「你又沒傳我半點武藝，叫我出來幹麼？」趙志敬又叫道：「楊過，你聽見沒有？快出來！」楊過只得走到座前，打了一躬，道：「弟子楊過，參見師父。」全真門人大都是道人，但也有少數如楊過這般俗家子弟，行的是俗家之禮。

趙志敬指著場中適才比武得勝的小道士，說道：「他也大不了你幾歲，你去跟他比試罷。」楊過道：「弟子又不會絲毫武藝，怎能和師兄比試？」趙志敬怒道：「我傳了你大半年功夫，怎說不會絲毫武藝？這大半年中你幹甚麼來著？」楊過無話可答，低頭不語。趙志敬道：「你懶惰貪玩，不肯用功，拳腳自然生疏。我問你：『修真活計有何憑？心死群情今不生。』下兩句是甚麼？」楊過道：「精氣充盈功行具，靈光照耀滿神京。」趙志敬道：「不錯，我再問你：『秘語師傳悟本初，來時無欠去無餘。』下兩句是甚麼？」楊過答道：「歷年塵垢揩磨盡，偏體靈明耀太虛。」趙志敬微笑道：「很好，一點兒也不錯。你就用這幾句法門，下場和師兄過招罷。」楊過又是一怔道：「弟子不會。」趙志敬心中得意，臉上卻現大怒之色，喝道：「你學了功訣，卻不練功，只是推三阻四，快快下場去罷。」

這幾句歌訣雖是修習內功的要旨，教人收心息念，練精養氣，但每一句均有幾招拳腳與之相配，合起來便是一套簡明的全真派入門拳法。眾道士親耳聽到楊過背誦口訣，絲毫無誤，只道他臨試怯場，好心的出言鼓勵，幸災樂禍的便嘲諷訕笑。全真弟子大都是良善之士，只因郭靖上終南山時一場大戰，把群道打得一敗塗地，得罪的人多了，頗有不少在郭靖手下吃了苦頭之人遷怒於楊過，盼他多受挫折，雖未必就是惡意，可是求出一口胸中骯髒之氣，卻也是人之常情。

楊過見眾人催促，有些人更冷言冷語的連聲譏刺，不由得怒氣轉盛，把心一橫，暗道：「今日把命拚了就是。」當下縱躍入場，雙臂舞動，直上直下的往那小道士猛擊過去。那小道士見他一下場既不行禮，亦不按門規謙遜求教，已自詫異，待見他發瘋般亂打，更加吃驚，不由得連連倒退。楊過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猛衝上去著著進逼。那小道士退了幾步，見他下盤虛浮，斜身出足，一招「風掃落葉」，往他腿上掃去。楊過不知閃避之法，立足不住，撲地倒了，跌得鼻血長流。

群道見他跌得狼狽，有的笑了起來。楊過翻身爬起，也不抹拭鼻血，低頭向小道士猛撲。小道士見他來得猛惡，側身讓過。楊過出招全然不依法度，雙手一摟，已抱住對方左腿。小道士右掌斜飛，擊他肩頭，這招「揩磨塵垢」原是拆解自己下盤被襲的正法，但楊過在桃花島既未學到武藝，在重陽宮又未得傳授實用功夫，於對方甚麼來招全不知曉，只聽蓬的一聲，肩頭熱辣辣的一陣疼痛，已被重重擊中了一拳。他愈敗愈狠，一頭撞正對方右腿，小道士立足不定，已被他壓倒在地。楊過掄起拳頭，狠命往他頭上打去。

小道士敗中求勝，手肘猛地往他胸口撞去，乘他疼痛，已借勢躍起，反手一推一甩，重重將楊過摔了一交，使的正是一招「無欠無餘」。他打個稽首道：「楊師弟承讓！」同門較藝，本來分勝敗就須住手，那知楊過勢若瘋虎，又是疾衝過來。兩三招之間，又被摔倒，但他越戰越勇，拳腳也越出越快。

趙志敬叫道：「楊過，你早已輸了，還比甚麼？」楊過那裏理會，橫踢豎打，竟無半分退縮。群道初時都覺好笑，均想：「我全真門中那有這般蠻打的笨功夫？」但後來見他情急拚命，只怕闖出禍來，紛紛叫道：「算啦，算啦。師兄弟切磋武藝，不必認真。」

再鬥一陣，那小道士已大有怯意，只是閃避擋躲，不敢再容他近身。常言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楊過在終南山上受了大半年怨氣，此時禁不住盡情發洩出來。小道士的武功雖遠勝於他，卻那有這等旺盛鬥志？眼見抵敵不住，只得在場中繞圈奔逃。楊過在後疾追，罵道：「臭道士，你打得我好，打過了想逃麼？」

此時旁觀的十人中倒有八九個是道士，聽他這麼臭道士，賊道士的亂罵，不由得又是好氣，又覺好笑，人人都道：「這小子非好好管教不可。」那小道士給趕得急了，驚叫：「師父，師父！」盼趙志敬出言喝止。趙志敬連聲怒喝，楊過卻毫不理睬。

正沒做理會處，人群中一聲怒吼，竄出一名胖大道人，縱上前去，一把抓住楊過的後領，提將起來，啪啪啪三記耳光，下的竟是重手，打得他半邊面頰登時腫了起來。楊過險些給這三下打暈了，定眼看時，原來是與自己有仇的鹿清篤。楊過首日上山，鹿清篤給他使詐險些燒死，此後受盡師兄弟的訕笑，說他本事還不及一個小小孩兒。他一直懷恨在心，此時見楊過又再胡鬧，忍不住便出來動手。

楊過本就打豁了心，眼見是他，更知無倖，但後心讓他抓住了，動彈不得。鹿清篤一陣獰笑，又是啪啪啪三記耳光，叫道：「你不聽師父的言語，就是本門叛徒，誰都打得。」說著舉手又要打落。

趙志敬的師弟崔志方見楊過出手之際竟似不會半點本門功夫，又知趙志敬心地狹隘，只怕其中另有別情，眼見鹿清篤落手兇狠，恐防打傷了人，當即喝道：「清篤，住手！」

鹿清篤聽師叔叫喝，雖然不願，只得將楊過放下，道：「師叔你有所不知，這小子狡猾無賴之極，不重重教訓，我教中還有甚麼規矩？」

崔志方不去理他，走到楊過面前，只見他兩邊面頰腫得高高的，又青又紫，鼻底口邊都是鮮血，神情甚是可憐，當下柔聲道：「楊過，你師父教了你武藝，怎不用功修習，卻與師兄們撒潑亂打？」楊過恨恨的道：「甚麼師父？他沒教我半點武功。」崔志方道：「我明明聽到你背誦口訣，一點也沒背錯。」

楊過想起黃蓉在桃花島上教他背誦四書五經，只道趙志敬所教的也是與武功絕無關連的經書，道：「我又不想考試中狀元，背這些勞什子何用？」崔志方假意發怒，要試一試他是否當真不會半點本門功夫，當下板起臉道：「對尊長說話，怎麼這等無禮？」倏地伸手，在他肩頭一推。

崔志方是全真門下第三代的高手之一，武功雖不及本門好手趙志敬，卻也內外兼修，功力頗深。這一推輕重疾徐恰到好處，觸手之下，但覺楊過肩頭微側，內力自生，竟把他的推力卸開了一小半，雖然踉踉蹌蹌的退後幾步，竟不跌倒。崔志方一驚，心頭疑雲大起，尋思：「他小小年紀，入我門不過半年，怎能有此功力？他既具此內力，適才比武就絕不該如此亂打，難道當真有詐麼？」他那知楊過修息歐陽鋒所傳內功，不知不覺間已頗有進境。白駝山一派內功上手甚易，進展極速，不比全真派內功在求根基紮實。在初練的十年之中，白駝山的弟子功力必高出甚多，直到十年之後，全真派弟子才慢慢趕將上來。兩派內功本來大不相同，但崔志方隨手那麼一推，自難分辨其間的差別。

楊過被他一推，胸口氣都喘不過來，只道他也出手毆打自己。他此時天不怕，地不怕，縱然丘處機親來，也要上前動手，那裏會忌憚甚麼崔志方、崔志圓？當下低頭直衝，向他小腹撞去。崔志方怎能與小孩兒一般見識，微微一笑，閃身讓開，一心要瞧瞧他的真實功夫，說道：「清篤，你與楊師弟過過招，下手有分寸些，別太重了！」

鹿清篤巴不得有這句話，立時晃身擋在楊過前面，左掌虛拍，楊過向右一躲，鹿清篤右掌打出，這一掌「虎門手」勁力不小，砰的一響，正中楊過胸口。若非楊過已習得白駝山內功，非當場口噴鮮血不可，饒是如此，也是胸前疼痛不堪，臉如白紙。鹿清篤見一掌打他不倒，也暗自詫異，右拳又擊他面門。楊過伸臂招架，苦在他不明拳理，竟不會最尋常的拆解之法。鹿清篤右拳斜引，左拳疾出，砰的一響，又打中他小腹。楊過痛得彎下了腰。鹿清篤竟下手不容情，右掌掌緣猛斬而下，正中項頸。他滿擬這一斬對準要害，要他立時暈倒，以報昔日之仇，那知楊過身子晃了幾下，死命挺住，仍不跌倒，只是頭腦昏眩，已全無還手之力。

崔志方此時已知他確是不會武功，叫道：「清篤，住手！」鹿清篤向楊過道：「臭小子，你服了我麼？」楊過罵道：「賊道士，終有一日要殺了你！」鹿清篤大怒，兩拳連擊，都打在他的鼻樑上。

楊過被毆得昏天黑地，搖搖晃晃的就要跌倒，不知怎地，忽然間一股熱氣從丹田中直衝上來，眼見鹿清篤第三拳又向面門擊至，閃無可閃，避無可避，自然而然的雙腿一彎，口中閣的一聲叫喝，手掌推出，正中鹿清篤小腹。但見他一個胖大身軀突然平平飛出，騰的一響，塵土飛揚，跌在丈許之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再也不動。

旁觀眾道見鹿清篤以大欺小，毒打楊過，均有不平之意，長一輩的除趙志敬外都在出聲喝止，那知奇變陡生，鹿清篤竟讓楊過掌力摔出，就此僵臥不動，人人都大為訝異，一起擁過去察看。

楊過於這蛤蟆功的內功原本不會使用，只是在危急拚命之際，自然而然的迸發，第一次在桃花島上擊暈了武修文，相隔數月，內力又已大了不少，而他心中對鹿清篤的憎恨，更非對武氏兄弟之可比，勁由心生，竟將他打得直飛出去。只聽得眾道士亂叫：「啊喲，不好，死了！」「沒氣啦，準是震碎了內臟！」「快稟報掌教祖師。」楊過心知已闖下了大禍，昏亂中不及細想，撒腿便奔。

群道都在查探鹿清篤死活，楊過悄悄溜走，竟沒人留心。趙志敬見鹿清篤雙眼上翻，不明生死，又駭又怒，大叫：「楊過，楊過，你學的是甚麼妖法？」他武功雖強，但平日長在重陽宮留守，見聞不廣，竟不識得蛤蟆功手法。他叫了幾聲，不聞楊過答應。眾道士回過身來，已不見他蹤影。趙志敬立傳號令，命眾人分頭追拿，料想這小小孩童在這片刻之間又能逃到何處？

楊過慌不擇路，發足亂闖，只揀樹多林密處鑽去，奔了一陣，只聽得背後喊聲大振，四下裏都有人在大叫：「楊過，楊過，快出來。」他心中更慌，七高八低的亂走，忽覺前面人影一晃，一名道士已見到了他，搶著過來。楊過急忙轉身，西邊又有一名道士，大叫：「在這裏啦，在這裏啦。」楊過一矮身，從一叢灌木下鑽了過去。那道士身軀高大，鑽不過去，待得繞過樹叢來尋，楊過已逃得不知去向。

楊過鑽過灌木叢，向前疾衝，奔了一陣，耳聽得群道呼聲漸遠，但始終不敢停步，避開道路，在草叢亂石中狂跑，到後來全身酸軟，實在再也奔不動了，只得坐在石上喘氣。坐了一會，心中只道：「快逃，快逃。」可是雙腿如千斤之重，說甚麼也站不起來。忽聽身後有人嘿嘿冷笑，楊過大吃一驚，回過頭來，嚇得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中跳將出來，只見身後一個道人橫眉怒目，長鬚垂胸，正是趙志敬。

二人相對怒視半晌，片刻之間，都是一動也不動。楊過突然大叫一聲，轉身便逃。趙志敬搶上前去，伸手抓他後心。楊過向前急撲，幸好差了數寸，沒給抓住，當即拾起一塊石子，用力向後擲出。趙志敬側身避過，足下加快，二人相距更加近了。楊過狂奔十幾步，突見前面似是一道深溝，已無去路，也不知下面是深谷還是山溪，更不思索，便即湧身躍下。

趙志敬走到峭壁邊緣向下張望，眼見楊過沿著青草斜坡，直滾進了樹叢之中。立足處離下面斜坡少說也有六七丈，他可不敢就此躍下，快步繞道來到青草坡上，順著楊過在草地上壓平的路，尋進樹叢，卻不見楊過的蹤跡，越行樹林越密，到後來竟已遮得不見日光。他走出十數丈，猛地省起，這是重陽祖師昔年所居活死人墓的所在，本派向有嚴規，任誰不得入內一步，可是若容楊過就此躲過，卻是心有不甘，當下高聲叫道：「楊過，楊過，快出來。」

叫了幾聲，林中一片寂靜，更無半點聲息，他大著膽子，又向前走了幾步，朦朧中見地下立著塊石碑，低頭看時，見碑上刻著四個大字：「外人止步。」趙志敬躊躇半晌，提高嗓子又叫：「楊過你這小賊，再不出來，抓住你活活打死。」叫聲甫畢，忽聞林中起了一陣嗡嗡異聲，接著灰影晃動，一群白色蜂子從樹葉間飛出，撲了過來。

趙志敬大驚，揮動袍袖要將蜂子驅開，他內力深厚，袖上的勁道原自不小，但揮了數揮，蜂群突分為二，一群正面撲來，另一群卻從後攻至。趙志敬更加心驚，不敢怠慢，雙袖飛舞，護住全身。群蜂散了開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撲擊。趙志敬不敢再行抵禦，揮袖掩住頭臉，轉身急奔出林。

那群玉蜂嗡嗡追來，飛得雖不甚速，卻是死纏不退。趙志敬逃向東，玉蜂追向東，他逃向西，玉蜂追向西。他衣袖舞得稍微緩慢，兩隻蜂子猛地從空隙中飛了進去，在他右頰上各螫了一針。片刻之間，趙志敬只感麻癢難當，似乎五臟六腑也在發癢，心想：「今日我命休矣！」到後來已然立足不定，倒在林邊草坡上滾來滾去，大聲呼叫。蜂群在他身畔盤旋飛舞，有的更乘隙刺了他兩下，便回入林中。

# 第五回 活死人墓

楊過摔下山坡，滾入樹林長草叢中，便即昏暈，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身上刺痛，睜開眼來，只見無數白色蜂子在身周飛舞來去，耳中聽到的盡是嗡嗡之聲，跟著全身奇癢入骨，眼前白茫茫一片，不知是真是幻，又暈了過去。

又過良久，忽覺口中有一股冰涼清香的甜漿，緩緩灌入咽喉，他昏昏沉沉的吞入肚內，但覺說不出的受用，微微睜眼，猛見到面前兩尺外是一張生滿雞皮疙瘩的醜臉，正瞪眼瞧著自己。楊過一驚之下，險些又要暈去。那醜臉人伸出左手捏住他下顎，右手拿著一隻杯子，把甜漿灌入他嘴裏。

楊過覺得身上奇癢劇痛已減，又發覺自己睡在一張床上，知那醜臉人救治了自己，微微一笑，意示相謝。那醜臉人也是一笑，餵罷甜漿，將杯子放在桌上。楊過見她的笑容更十分醜陋，但奇醜之中卻含仁慈溫柔之意，登時心中感到一陣溫暖，求道：「婆婆，別讓師父來捉我去。」

那醜臉老婦柔聲問道：「好孩子，你師父是誰？」楊過已好久沒聽到這般溫和關切的聲音，胸間一熱，不禁放聲大哭。那老婦左手握住他手，也不出言勸慰，只臉含微笑，側頭望著他，目光中充滿愛憐之色，右手輕拍他背心；待他哭了一陣，才道：「好些了嗎？」楊過聽那老婦語音慈和，忍不住又哭。那老婦拿手帕給他拭淚，安慰道：「乖孩子，別哭，別哭，過一會就不痛啦。」她越勸慰，楊過越哭得傷心。

忽聽帷幕外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孫婆婆，這孩子哭個不停，幹甚麼啊？」楊過抬起頭來，只見一隻白玉般的纖手掀開帷幕，一個少女走了進來。那少女披著一襲薄薄的白色布衣，猶似身在煙中霧裏，看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除了一頭黑髮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絕俗，只肌膚間少了血色，顯得蒼白異常。楊過臉上一紅，立時收聲止哭，低垂了頭甚感羞愧，但隨即以眼角偷看那少女，見她也正望著自己，忙又低下頭來。

孫婆婆笑道：「我沒法子啦，還是你來勸勸他罷。」那少女走近床邊，看他頭上給玉蜂螫刺的傷勢，伸手摸了摸他額角，瞧他是否發燒。楊過的額頭與她掌心一碰到，但覺她手掌寒冷異常，不由得機伶伶打個冷戰。那少女道：「沒甚麼。你已喝了玉蜂漿，半天就好。你闖進林子來幹甚麼？」

楊過抬起頭來，與她目光相對，只覺這少女清麗秀雅，莫可逼視，神色間卻是冰冷淡漠，當真是潔若冰雪，卻也是冷若冰雪，實不知她是喜是怒，是愁是樂，竟不自禁的感到恐怖：「這姑娘是水晶做的，還是個雪人兒？到底是人是鬼，還是菩薩仙女。」雖聽她語音嬌柔婉轉，但語氣之中似乎也沒絲毫暖意，一時呆住了竟不敢回答。

孫婆婆笑道：「這位龍姊姊是這裏的主人，她問你甚麼，你都回答好啦！」

這個秀美的白衣少女便是活死人墓主人小龍女。其時她已過十八歲生辰，只因長居墓中，不見日光，所修習內功又是克制心意的一路，是以比之尋常同年少女似是小了幾歲。孫婆婆是服侍她師父的女僕，自她師父逝世，兩人在墓中相依為命。這日聽到玉蜂的聲音，知道有人闖進墓地外林，孫婆婆出去查察，見楊過中蜂毒暈倒，將他救回。本來依照她們門中規矩，任何外人都不能入墓半步，男子進來更犯大忌。但楊過年幼，又見他遍體傷痕，孫婆婆心下不忍，破例相救。

楊過從石榻上翻身坐起，躍下地來，向孫婆婆和小龍女都磕了個頭，說道：「弟子楊過，拜見婆婆，拜見龍姑姑。」

孫婆婆眉花眼笑，連忙扶起，說道：「啊，你叫楊過，不用多禮。」她在墓中住了幾十年，從不與外人來往，此時見楊過人品俊秀，舉止有禮，心中說不出的喜愛。小龍女卻只點了點頭，在床邊一張石椅上坐了。孫婆婆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怎生受了傷？那一個歹人將你打成這個樣子的啊？」她口中問著，卻不等他答覆，出去拿了好些點心糕餅，不斷勸他吃。

楊過吃了幾口糕點，於是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從頭至尾的說了。他口齒伶俐，說來本已娓娓動聽，加之新遭折辱，言語之中更心情激動。孫婆婆不住嘆息，時時插入一句二句評語，竟是語語迴護著他，一會兒說黃蓉偏袒女兒，行事不公，不照顧一個外來孤兒；一會兒斥責趙志敬心胸狹隘，欺侮孩子。小龍女卻不動聲色，悠悠閒閒的坐著，只在聽楊過說到李莫愁之時，與孫婆婆對望了數眼。孫婆婆聽楊過說罷，伸臂將他摟在懷裏，連說：「我這苦命的孩子。」

小龍女緩緩站起，道：「他的傷不礙事，婆婆，你送他出去罷！」

孫婆婆和楊過都是一怔。楊過大聲嚷道：「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孫婆婆道：「姑娘，這孩子回到重陽宮中，他師父定要難為他。」小龍女道：「你送他回去，跟他師父說說，教他別難為孩子。」孫婆婆道：「唉，旁人教門中的事，咱們也管不著。」小龍女道：「你送一瓶玉蜂蜜漿去，再跟他說，那老道不能不依。」她說話斯文，但語氣中自有股威嚴，教人難以違抗。孫婆婆嘆了口氣，知她自來執拗，多說也是無用，望著楊過，目光中甚有憐惜之意。

楊過霍地站起，向二人作了一揖，道：「多謝婆婆和姑姑醫傷，我走啦！」孫婆婆道：「你到那裏去？」楊過呆了片刻，道：「天下這麼大，那裏都好去。」但他心中實不知該到何處才是，臉上不自禁的露出淒然之色。

孫婆婆道：「孩子，非是我們姑娘不肯留你過宿，實是此處向有嚴規，不容旁人入來，你別難過。」楊過昂然道：「婆婆說那裏話來？多謝婆婆和姑姑，咱們後會有期了。」他滿口學的是大人口吻，但聲音稚嫩，孫婆婆聽來既覺可笑又覺可憐，見他眼中淚珠瑩然，卻強忍著不讓淚水掉將下來，對小龍女道：「姑娘，這深更半夜的，就讓他明兒一早再去罷。」小龍女微微搖頭，道：「婆婆，你難道忘了師父說的規矩？」孫婆婆嘆了口氣，站起身來，低聲向楊過道：「來，孩子，我給你一件物事玩兒。」楊過伸手背在眼上一抹，低頭向門外奔了出去，叫道：「我不要。我死也不回臭道士那裏去。」

孫婆婆搖了搖頭，道：「你不認得路，我帶你出去。」上前攜了他手。一出室門，楊過眼前便是漆黑一團，由孫婆婆拉著手行走，只覺轉了一個彎又是一個彎，不知孫婆婆在黑暗之中如何認得這曲曲折折的路徑。

原來這活死人墓雖然號稱墳墓，其實是一座極為寬敞宏大的地下倉庫。當年王重陽起事抗金之前，動用數千人力，歷時數年方始建成，在其中暗藏器甲糧草，作為山陝一帶的根本，外形築成墳墓之狀，以瞞過金人的耳目；又恐金兵終於來攻，墓中更布下無數巧妙機關，以抗外敵。義兵失敗後，他便在此隱居。是以墓內房舍眾多，通道繁複，外人入內，即令四處燈燭輝煌，亦易迷路，更不用說沒絲毫星火之光了。

兩人出了墓門，走到林中，忽聽得外面有人朗聲叫道：「全真門下弟子甄志丙，奉師命拜見龍姑娘。」聲音遠隔，顯是從禁地之外傳來。甄志丙是丘處機的二弟子，武功了得，為人頗有才幹，在全真教中甚受重視。

孫婆婆道：「外面有人找你來啦，且別出去。」楊過又驚又怒，身子劇顫，說道：「婆婆，你不用管我。一身作事一身當，我既失手打死了人，讓他們殺我抵命便了。」說著大踏步走出。孫婆婆道：「我陪你去。」

孫婆婆牽著楊過之手，穿過叢林，來到林前空地。月光下只見六七名道人一排站著，另有四名火工道人，抬著身受重傷的趙志敬與鹿清篤。群道見到楊過，輕聲低語，不約而同的走上了幾步。楊過掙脫孫婆婆的手，走上前去，大聲道：「我在這裏，要殺要剮，全憑你們就是。不必去煩擾人家！」

群道人料不到他小小一個孩兒竟這般剛硬，都是出乎意料之外。一個道人搶將上來，伸手抓住楊過後領拖了過去。楊過冷笑道：「我又不逃，你急甚麼？」那道人是趙志敬的大弟子，眼見師父為了楊過而身受玉蜂之螯，痛得死去活來，也不知性命是否能保。他向來對師父十分恭敬，心想做徒弟的居然會對師父如此忤逆，無法無天之至，聽楊過出言衝撞，順手在他頭上就是一拳。

孫婆婆本欲與群道好言相說，見楊過給人強行拖去，已大為不忍，突然見他遭到毆打，心頭怒火那裏還按捺得下？大踏步上前，衣袖一抖，拂在那道人手上。那人只覺手腕上熱辣辣的一陣劇痛，不由得鬆手，待要喝問，孫婆婆已將楊過抱起，轉身而行。

莫看她只是個龍鍾衰弱的老婦，這下出手奪人卻迅捷已極，群道只一呆間，她已帶了楊過走出丈許之外。三名道人怒喝：「放下人來！」同時搶上。孫婆婆停步回頭，冷笑道：「你們要怎地？」

甄志丙知活死人墓中人物與師門淵源極深，不敢輕易得罪，先行喝止各人：「大家散開，不得在前輩面前無禮。」這才上前躬身行禮，道：「弟子甄志丙拜見前輩。」孫婆婆道：「幹甚麼？」甄志丙道：「這孩子是我全真教的弟子，請前輩賜還。」孫婆婆雙眉一豎，厲聲道：「你們當我之面，已將他這般毒打，待得拉回道觀之中，更不知要如何折磨他。要我放回，萬萬不能！」甄志丙忍氣道：「這孩子頑劣無比，欺師滅祖，大壞門規。武林中人講究敬重師長，敝教責罰於他，想來也是該的。」孫婆婆怒道：「甚麼欺師滅祖，全是一面之詞。」指著躺在擔架中的鹿清篤道：「孩子跟這胖道士比武，是你們全真教自己定下的規矩。他本來不肯比，給你們硬逼著下場。既然動手，自然有輸有贏，這胖道人自己不中用，又怪得誰了？」她相貌本來醜陋，這時心中動怒，紫脹了臉皮，更是怕人。

說話之間，陸陸續續又來了十多名道士，都站在甄志丙身後，竊竊私議，不知這個大聲呼喝的醜老婆子是誰。

甄志丙心想，打傷鹿清篤之事原也怪不得楊過，但在外人面前可不能自墮威風，說道：「此事是非曲直，我們自當稟明掌教師祖，由他老人家秉公發落。請前輩將孩子交下罷。」孫婆婆冷笑道：「你們的掌教又秉甚麼公了？全真教自王重陽以下，從來就沒一個好人。若非如此，咱們住得這般近，幹麼始終不相往來？」甄志丙心想：「這是你們不跟我們往來，又怎怪得了全真教？你話中連我們創教真人也罵了，太也無禮。」但不願由此而啟口舌之爭，致傷兩家和氣，只說：「請前輩成全，敝教若有得罪之處，當奉掌教吩咐，再行登門謝罪。」

楊過攬著孫婆婆的頭頸，在她耳邊低聲道：「婆婆你別上他當。」

孫婆婆十八年來將小龍女撫養長大，內心深處常盼能再撫養一個男孩，這時見楊過跟自己親熱，極是高興，心意已決：「說甚麼也不能讓他們將孩子搶去。」高聲叫道：「你定要帶孩子去，到底要怎生折磨他？」甄志丙一怔，道：「弟子與這孩子亡父有同門之誼，決不能難為亡友孤兒，老前輩大可放心。」孫婆婆搖了搖頭，說道：「老婆子素來不聽外人囉唆，少陪啦。」說著拔步走向樹林。

趙志敬躺在擔架上，玉蜂螫傷處麻癢難當，心中卻極明白，聽甄志丙與孫婆婆鬥口良久不決，愈聽愈怒，突然間挺身從擔架中躍出，縱到孫婆婆跟前，喝道：「這是我的弟子，愛打愛罵，全憑於我。不許師父管弟子，武林中可有這等規矩？」

孫婆婆見他面頰腫得猶似豬頭一般。聽了他的說話，知道就是楊過的師父，一時之間倒無言語相答，只得強詞奪理：「我偏不許你管教，那便怎麼？」趙志敬喝道：「這孩子是你甚麼人？你憑甚麼來橫加插手？」孫婆婆一怔，大聲道：「他早不是你全真教的門人啦。這孩子已改拜我家小龍女姑娘為師，他好與不好，天下只小龍女姑娘一人管得。你們乘早別來多管閒事。」

此言出口，群道登時大譁。武林中向來規矩，如未得本師允可，決不能另拜別人為師，縱然另遇的明師本領較本師高出十倍，亦不能見異思遷，任意飛往高枝，否則即屬重大叛逆，為武林同道所不齒。昔年郭靖拜江南七怪為師後，再跟洪七公學藝，始終不稱「師父」，直至後來柯鎮惡等正式允可，方與洪七公定師徒名份。此時孫婆婆讓趙志敬搶白得無言可對，她又從不與武林人士交往，那知這些規矩，信口開河，卻不知犯了大忌。全真諸道本來多數憐惜楊過，頗覺趙志敬處事不合，但聽楊過膽敢公然反出師門，那是全真教創教以來從所未有之事，無不大為惱怒。

趙志敬傷處忽爾劇痛，忽爾奇癢，本已難以忍耐，只覺不如一死了之，反而爽快，咬牙問楊過道：「楊過，此事當真？」

楊過原本不知天高地厚，眼見孫婆婆為了護著自己與趙志敬爭吵，她就算說自己犯下了千件萬件十惡不赦之事，也都一口應承，何況只不過是改投師門，那正是他心中意願，又別說是拜小龍女為師，便說他拜一隻豬、一隻狗為師，他也毫不遲疑的認了，大聲叫道：「臭道士，賊頭狗腦的山羊鬍子牛鼻子，既不教我半點武功，又這般打我，怎麼還配做我師父？不錯，我已拜了孫婆婆為師，又拜了龍姑姑為師啦。」

趙志敬氣得胸口幾欲炸裂，飛身而起，雙手往他肩頭抓去。孫婆婆罵道：「你作死麼？」右臂格出，碰向趙志敬手腕。趙志敬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中的高手，若論武功造詣，與丘處機的愛徒尹志平、甄志丙等各有所長，雖身受重傷，出勢仍極猛烈。二人手臂一交，各自倒退兩步。孫婆婆呸了一聲，道：「好雜毛，倒非無能之輩。」趙志敬一抓不中，二抓又出。這次孫婆婆已不敢小覷於他，側身避過，裙裏腿無影無蹤的忽地飛出。趙志敬聽到風聲，待要躲避，玉蜂所螫之處突然奇癢難當，不禁「噯喲」一聲大叫，抱頭蹲低，就在他大叫聲中，孫婆婆已一腳踢在他脅下。趙志敬身子飛起，在半空中還是癢得「噯喲」、「噯喲」的大叫。

甄志丙搶上兩步，伸臂接住趙志敬，交給身後弟子。他見這醜婆子武功招數奇異，武功與己相若的趙志敬一招間便即落敗，料知自己也難勝得，一聲呼哨，六名道人從兩側圍上，布成天罡北斗之陣，將孫婆婆與楊過包在中間。甄志丙叫聲：「得罪！」左右位當天樞、搖光的兩名道人攻了上來。孫婆婆不識陣法，只還了幾招，立知厲害，她又只能一手應敵，拆到十二三招時已凶險百出，每一下攻招都給甄志丙推動陣法化解開去，而北斗陣的攻勢卻連綿不斷。再拆十餘招，孫婆婆右掌給兩名道士纏住了，左側又有兩名道士攻上，只得放下楊過，出左手相迎，只聽得北斗陣中一聲呼哨，兩名道士搶上來擒拿楊過。

孫婆婆暗暗心驚：「這批臭道士可真的有點本事，老婆子對付不了。」一面出裙裏腿逐開兩人，口中嗡嗡嗡的低吟起來。這吟聲初時極為輕微，眾道並不在意，但她的吟聲後一聲與前一聲相疊，重重疊疊，竟越來越響。

甄志丙與孫婆婆一起手相鬥，即全神戒備。他知當年住在這墓中的前輩，武功可與本教創教祖師並駕爭先，她的後人自然也非等閒之輩，聽到嗡嗡之聲，料想是一門傳音攝心之術，忙屏息寧神，以防為敵所制；聽了一陣，她吟聲不斷加響，自己心旌卻毫無動搖之象，正自奇怪，驀地裏想起一事，不禁大驚。正欲傳令群道退開，但聽得遠處的嗡嗡之聲，已與孫婆婆口中的吟聲混成一片，甄志丙大叫：「大夥兒快退！」群道一呆，心想：「我們已佔上風，不久便可生擒這一老一小，老婆子亂叫亂嚷又怕她何來？」突然樹林中灰影閃動，飛出一群玉蜂，往眾人頭頂撲來。群道見過趙志敬所吃的苦頭，個個嚇得魂不附體，掉頭就逃。蜂群急飛追趕。

眼見群道人人難逃蜂螫之厄，孫婆婆哈哈大笑。忽見林中搶出一個老道，手中高舉兩個火把，火頭中有濃煙昇起，揮向蜂群。群蜂被黑煙一薰，陣勢大亂，慌不迭的遠遠飛走。孫婆婆一驚，看那老道時，只見他白髮白眉，臉孔極長，看模樣是全真教中高手，喝問：「喂，你這老道是誰？幹麼驅趕我的蜂兒。」

那老道笑道：「貧道郝大通，拜見婆婆。」

孫婆婆雖然向不與武林中人交往，但與重陽宮近在咫尺，也知廣寧子郝大通是王重陽座下的七大弟子之一，心想趙志敬、甄志丙這樣的小道士能為已自不低，這老道自然更加難纏，鼻中聞到火把上的濃煙，臭得便想嘔吐，料想這火把是以專薰毒蟲的藥草所紮，眼下既無玉蜂可恃，只得乘早收篷，厲聲喝道：「你薰壞了我家姑娘的蜂子，怎生賠法，回頭跟你算帳。」抱起楊過，縱身入林。

甄志丙問道：「郝師叔，追是不追？」郝大通搖頭道：「創教真人定下嚴規，不得入林，且回觀從長計議，再作道理。」

孫婆婆攜著楊過的手又回入墓。二人共經這番患難，更親密了一層。楊過擔心小龍女仍不肯收留自己，孫婆婆道：「你放心，我定要說得她收你為止。」命他在一間石室中休息，自行去向小龍女關說。

楊過等了良久，始終不見她回來，越來越是焦慮，尋思：「龍姑姑多半不肯收留，就算孫婆婆強了她答應，我勉強在此也是無味。」想了片刻，心念已決，悄悄向外走去。

剛走出室門，孫婆婆匆匆走來，問道：「你去那裏？」楊過道：「婆婆，我去啦，等我年紀大些，再來望你。」孫婆婆道：「不，我送你到一處地方，教別人不能欺你。」楊過聽了這話，知道小龍女果然不肯收留，心中一酸，低頭道：「那也不用了。我是個頑皮孩子，不論到那裏，人家都不要我。婆婆你別多費心。」孫婆婆與小龍女爭了半天，見她執意不肯，也自惱了，又見楊過可憐，胸口熱血上湧，叫道：「孩子，別人不要你，婆婆偏喜歡你。你跟我走，不管去那裏，婆婆總跟你一起。」

楊過大喜，伸手拉著她手，二人一齊走出墓門。孫婆婆氣憤之下，也不轉頭去取衣物，伸手在懷中一摸，碰到個瓶子，記起是要給趙志敬療毒的蜂漿，心想這臭道士固然可惡，卻罪不至死，他不服這蜂漿，不免後患無窮，帶著楊過，往重陽宮而去。

楊過見她奔近重陽宮，嚇了一跳，低聲道：「婆婆，你又去幹甚麼？」孫婆婆道：「給你的臭師父送藥。」幾個起落，已奔近道觀。她躍上牆頭，正要往院子中縱落，黑暗中忽然鐘聲鏜鏜急響，遠遠近近都是呼哨之聲。在一片寂靜中猛地眾聲齊作。

全真教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大宗派，平時防範布置已異常嚴密，這日接連出事，更四面八方都有守護，見有人闖入宮來，立時示警傳訊，宮中眾弟子當即分批迎敵。更有一群群道人遠遠散了出去，既圍來攻之敵，又阻敵人後援。

孫婆婆暗罵：「老婆子又不是來打架，擺這些臭架子嚇誰了？」高聲叫道：「趙志敬，快出來，我有話跟你說。」大殿上一名中年道人應聲而出，說道：「夤夜闖入敝觀，有何見教？」孫婆婆道：「這是治他蜂毒的藥，拿了去罷！」說著將一瓶玉蜂漿拋了過去。那道人伸手接住，將信將疑，尋思：「她幹麼這等好心，反來送藥。」朗聲道：「那是甚麼藥？」孫婆婆道：「不必多問，你給他盡數喝將下去，自見功效。」那道士道：「我怎知你是好心還是歹意，又怎知是解藥還是毒藥。趙師兄已給你害得這麼慘，怎麼忽然又生出菩薩心腸來啦？」

孫婆婆聽他出言不遜，竟把自己的一番好意說成是下毒害人，怒氣再也不可抑制，將楊過往地下一放，急躍而前，夾手將玉蜂漿搶過，拔去瓶塞，對楊過道：「張開嘴來！」楊過不明她用意，但依言張大了口。孫婆婆側過瓷瓶，將一瓶玉蜂漿都倒在他嘴裏，說道：「好，免得讓他們疑心是毒藥。過兒，咱們走罷！」說著攜了楊過之手，走向牆邊。

那道士名叫張志光，是郝大通的第二弟子，這時暗自後悔不該無端相疑，看來她送來的倒真是解藥，趙志敬如無藥救治，只怕難以挨過，急步搶上，雙手攔開，笑道：「老前輩，何必這麼大的火性？我隨口說句笑話，你又當真了。大家多年鄰居，總該有點兒見面之情，哈哈，既是解藥，就請見賜。」

孫婆婆冷笑道：「解藥就只一瓶，要多是沒有的了。趙志敬的傷，你自己想法兒給他治罷！」張志光道：「我不信解藥就只一瓶，小道就跟著你去取罷。」說著擠眉弄眼，嘻嘻一笑。孫婆婆討厭他油嘴滑舌，舉止輕佻，反手一個耳括子，喝道：「你不敬前輩，這就教訓教訓你。」這一掌出手奇快，張志光不及閃避，啪的一響，正中臉頰，清脆爽辣。

門邊兩名道士臉上變色，齊聲說道：「就算你是前輩，也豈容你到重陽宮撒野？」一出左掌，一出右掌，從兩側分進合擊。孫婆婆領略過全真教北斗陣功夫，知道極不好惹，此時身入重地，那能跟他們戀戰？晃身從雙掌夾縫中竄過，抱起楊過就往牆頭躍去。

眼見牆頭無人，她剛要在牆上落足，突然牆外一人縱身躍起，喝道：「下去罷！」雙掌迎面推來。孫婆婆人在半空，沒法借勁，只得右手還了一招，單掌與雙掌相交，各自退後，分別落在牆壁兩邊。六七名道士連聲呼嘯，將她擠在牆角。

這六七人都是全真教第三代好手，特地挑將出來防守道宮大殿。剎時之間，此上彼退，此退彼上，六七人已波浪般攻了數次。孫婆婆被逼在牆角之中，欲待攜楊過衝出，那幾名道人所組成的人牆卻硬生生將她擋住了，數次衝擊，都給逼了回來。

又拆十餘招，主守大殿的張志光知道敵人已無能為力，當即傳令點亮蠟燭。十餘根巨燭在大殿四周燃起，照得孫婆婆面容慘淡，一張醜臉陰森怕人。張志光叫道：「守陣止招。」七名與孫婆婆對掌的道人同時向後躍開，雙掌當胸，各守方位。孫婆婆喘了口氣，冷笑道：「全真教威震天下，果然名不虛傳。幾十個年輕力壯的雜毛合力欺侮一個老太婆、一個小孩子。嘿嘿，厲害啊厲害！」

張志光臉上一紅，說道：「我們只是捉拿闖進重陽宮來的刺客。管你是老太婆也好，男子漢也好，長著身子進來，便得矮著身子出去。」孫婆婆冷笑道：「甚麼叫做矮著身子出去？叫老太婆爬出山門，是也不是！」張志光適才臉上被她一掌打得疼痛異常，那肯輕易罷休，說道：「若要放你，那也不難，只須依我們三件事。第一，你放蜂子害了趙師兄，須得留下解藥。第二，這孩子是全真教的弟子，不得掌教真人允可，怎能任意反出師門？你將他留下了。第三，你擅自闖進重陽宮，須得在重陽祖師之前磕頭謝罪。」

孫婆婆哈哈大笑，道：「我早跟咱家姑娘說，全真教的道士們全沒出息，老太婆的話幾時說錯了？來來來，我跟你磕頭賠罪。」說著福將下去，就要跪倒。

這一著倒是大出張志光意料之外，一怔之間，只見孫婆婆已然彎身低頭，忽地寒光閃動，一枚暗器直飛過來。張志光叫聲「啊唷」，急忙側身避開，但那暗器來得好快，啪的一下，已打中了他左眼角，暗器粉碎，張志光額上全是鮮血。原來孫婆婆順手從懷中摸出那裝過玉蜂漿的空瓷瓶，冷不防的以獨門暗器手法擲出。她這一派武功係女流所創，招數手法處處出以陰柔，變幻多端，這一招「前踞後恭」更是人所莫測，雖是一個空瓷瓶，但在近處驀地擲出，張志光出其不意，卻也沒能躲開。

群道見張志光滿臉是血，齊聲驚怒呼喝，紛紛拔出兵刃。一時庭院中劍光耀眼。孫婆婆負隅而立，微微冷笑，心知今日難有了局，但她性情剛硬，老而彌辣，那肯屈服，轉頭問楊過道：「孩子，你怕麼？」楊過見到這些長劍，心中早在暗想：「若是郭伯伯在此，臭道士再多我也不怕。若憑孫婆婆的本事，我們卻闖不出去。」聽孫婆婆相問，朗聲答道：「婆婆，讓他們殺了我便是。此事跟你無關，你快出去罷。」

孫婆婆聽這孩子如此硬氣，又為自己著想，更是愛憐，高聲道：「婆婆跟你一起死在這裏，好讓臭道士們遂了心意。」突然之間大喝一聲：「著！」急撲而前，雙臂伸出，抓住了兩名道士的手腕，一拗一奪，已搶過兩柄長劍。這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怪異之極，似是蠻搶，卻又巧妙非凡。兩道全沒防備，眼睛一霎，手中兵器已失。

孫婆婆將一柄長劍交給楊過，道：「孩子，你敢不敢跟臭道士們動手？」楊過道：「我自然不怕。就可惜沒旁人在此。」孫婆婆道：「甚麼旁人？」楊過大聲道：「全真教威名蓋世，這等欺侮孤兒老婦的英雄之事，若無旁人宣揚出去，豈不可惜？」他聽了孫婆婆適才與張志光鬥口，已會意到其中關鍵。他說得清脆響亮，卻帶著明顯的童音。

群道聽了這幾句話，倒有一大半自覺羞愧，心想合眾人之力而與一個老婦一個幼童相鬥，確然勝之不武。有人低聲道：「我去稟告掌教師伯，聽他示下。」此時馬鈺獨自在山後十餘里的一所小舍中清修，教中諸務都已交付於郝大通處理。說這話的是譚處端的弟子，覺得事情鬧大了，涉及全真教清譽，非由掌教親自主持不可。

張志光臉上被碎瓷片割傷了十多處，鮮血蒙住了左眼，驚怒之中不及細辨，還道左眼已被暗器擊瞎，心想掌教師伯性子慈和，必定吩咐放人，自己這隻眼睛算是白瞎了，當即大聲叫道：「先拿下這惡婆娘，再去請掌教師伯發落。各位師弟齊上，把人拿下了。」

天罡北斗陣漸縮漸小，眼見孫婆婆只有束手被縛的份兒，那知待七道攻到距她三步之處，她長劍揮舞，竟守得緊密異常，再也進不了一步。這陣法若由張志光主持，原可變陣進攻，但他怕對方暗器中有毒，如出手相鬥，血行加劇，毒性發作得更快，是以瞇著左眼，只在一旁喝令指揮。他既不下場，陣法威力大為減弱。

群道久鬥不下，漸感焦躁，孫婆婆突然一聲呼喝，拋下手中長劍，搶上三步，從群道劍光中鑽身出去，抓住一名少年道人的胸口，將他提了起來，叫道：「臭雜毛，你們到底讓不讓路？」群道一怔之間，忽地身後一人搶出，伸手在孫婆婆腕上一搭。孫婆婆尚未看清此人面容，只覺腕上酸麻，抓著的少年道人已被他夾手搶過，緊接著勁風撲面，那人揮掌當面擊來。孫婆婆急忙回掌擋格。雙掌相交，啪的一響，孫婆婆退後一步。

此人也微微一退，但只退了尺許，跟著第二掌毫不停留的拍出。孫婆婆還了一招，雙掌撞擊，她又退後一步。那人踏上半步，第三掌跟著擊出。這三掌一掌快似一掌，逼得孫婆婆連退三步，竟無餘暇去看敵人面目，到第四掌上，孫婆婆背靠牆壁，已退無可退。那人右掌擊出，與孫婆婆手心相抵，朗聲說道：「婆婆，你把解藥和孩子留下罷！」

孫婆婆抬起頭來，但見那人白鬚白眉，滿臉紫氣，正是日間以毒煙驅趕玉蜂的郝大通，適才交了三掌，已知他內力深厚，遠在自己之上，若是他掌力發足，定然抵不住，但她性子剛硬，寧死不屈，喝道：「要留孩子，須得先殺了老太婆。」郝大通知她與先師淵源極深，不願相傷，掌上留勁不發，說道：「你我數十年鄰居，何必為一個小孩兒傷了和氣？」孫婆婆冷笑道：「我原是好意前來送藥，你問問自己弟子，此言可假？」郝大通轉頭欲待詢問，孫婆婆忽地飛出一腿，往他下盤踢去。

這一腿來得無影無蹤，身不動，裙不揚，郝大通待得發覺，對方足尖已踢到小腹，縱然退後，也已不及，危急之下不及多想，掌上使足了勁力，「嘿」的一聲，將孫婆婆推了出去。這一推中含著他修為數十年的全真派上乘玄功內力，喀喇一響，牆上一大片灰泥帶著磚瓦落將下來。孫婆婆噴出一大口鮮血，緩緩坐倒，委頓在地。

楊過大驚，伏在她的身上，叫道：「你們要殺人，殺我便是。誰也不許傷了婆婆。」孫婆婆睜開眼來，微微一笑，說道：「孩子，咱倆死在一塊罷。」楊過張開雙手，護住了她，背脊向著郝大通等人，將自己安危全然置之度外。

郝大通這一掌下了重手，眼見打傷了對方，早已好生後悔，要察看孫婆婆傷勢，想給她服藥治傷，只給楊過遮住了，無法瞧見，溫言道：「楊過，你讓開，待我瞧瞧婆婆。」楊過那肯信他，雙手緊緊抱住了孫婆婆。郝大通說了幾遍，見楊過不理，焦躁起來，伸手去拉他手臂。楊過高聲大嚷：「臭道士，賊道士，你們殺我好了，我不讓你害我婆婆。」

※※※

正鬧得不可開交，忽聽身後冷冷的一個聲音說道：「欺侮幼兒老婦，算得甚麼英雄好漢？」郝大通聽那聲音清冷寒峻，心頭一震，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極美的少女站在大殿門口，白衣如雪，目光中寒意逼人。重陽宮鐘聲一起，十餘里內外群道密布，重重疊疊的守得嚴密異常，然而這少女斗然進來，事先竟沒一人示警，不知她如何竟能悄沒聲的闖進道院。郝大通問道：「姑娘是誰？有何見教？」

那少女瞪了他一眼，並不答話，走到孫婆婆身邊。楊過抬起頭來，淒然道：「龍姑姑，這惡道士……把……把婆婆打死啦！」這白衣少女正是小龍女。孫婆婆帶著楊過離墓、進觀、出手，她都跟在後面看得清清楚楚，料想郝大通不致狠下殺手，是以始終沒有露面，那知形格勢禁，孫婆婆終於受了重傷，她要待相救，已自不及。楊過捨命維護孫婆婆的情形，她都瞧在眼裏，見他眼中滿是淚水，點了點頭，道：「人人都要死，那也算不了甚麼。」

孫婆婆自小將她撫養長大，直與母女無異，但小龍女十八年來過的都是止水不波的日子，兼之自幼修習內功，竟修得胸中沒了半點喜怒哀樂之情，見孫婆婆傷重難愈，自不免難過，但哀戚之感在心頭一閃即過，臉上竟不動聲色。

郝大通聽得楊過叫她「龍姑姑」，知道眼前這美貌少女就是逐走霍都王子的小龍女，更加詫異不已。須知霍都王子鎩羽敗逃，數月來傳遍江湖，小龍女雖未下終南山一步，名頭在武林中卻已頗為響亮。

小龍女緩緩轉過頭來，向群道臉上逐一望去。除了郝大通內功深湛、心神寧定之外，其餘眾道士見到她澄如秋水、寒似玄冰的眼光，都不禁心中打了個突。

小龍女俯身察看孫婆婆，問道：「婆婆，你怎麼啦？」孫婆婆嘆了口氣，道：「姑娘，我一生從來沒求過你甚麼事，就是求你，你不答允也終是不答允。」小龍女秀眉微蹙，道：「現下你想求我甚麼？」孫婆婆點了點頭，指著楊過，一時卻說不出話來。小龍女道：「你要我照料他？」孫婆婆強運一口氣，道：「我求你照料他一生一世，別讓他吃旁人半點虧，你答不答允？」小龍女躊躇道：「照料他一生一世？」孫婆婆厲聲道：「姑娘，老婆子倘若不死，也會照料你一生一世。你小時候吃飯洗澡、睡覺拉尿，難道……難道不是老婆子一手照料的麼？你……你……你報答過我甚麼？」小龍女上齒咬著下唇，說道：「好，我答允你就是。」孫婆婆的醜臉上現出一絲微笑，眼睛望著楊過，似有話說，一口氣卻接不上來。

楊過知她心意，俯耳到她口邊，低聲道：「婆婆，你有話跟我說？」孫婆婆道：「你……你再低下頭來。」楊過將腰彎得更低，把耳朵與她口唇碰在一起。孫婆婆低聲道：「你龍姑姑無依無靠，你……你……也……照料她……一生一世……」說到這裏，一口氣再也提不上來，突然滿口鮮血噴出，只濺得楊過半邊臉上與胸口衣襟都是斑斑血點，就此閉目而死。楊過大叫：「婆婆，婆婆！」傷心難忍，伏在她身上號啕大哭。

群道在旁聽著，無不惻然，郝大通更是大悔，走上前去向孫婆婆的屍首行禮，說道：「婆婆，我失手傷你，實非本意。這番罪業既落在我的身上，也是你命中該當有此一劫。你好好去罷！」小龍女站在旁邊，一語不發，待他說完，兩人相對而視。

過了半晌，小龍女才皺眉說道：「怎麼？你不自刎相謝，竟要我動手麼？」郝大通一怔，道：「怎麼？」小龍女道：「殺人抵命，你自刎了結，我就饒了你滿觀道士性命。」郝大通尚未答話，旁邊群道已嘩然叫了起來。此時大殿上已聚了三四十名道人，紛紛斥責：「小姑娘，快走罷，我們不來難為你。」「瞎說八道！甚麼自刎了結，饒了我們滿觀道士性命？」「小小女子，不知天高地厚。」郝大通聽群道喧擾，忙揮手約束。

小龍女對群道之言恍若不聞，緩緩從懷中取出一團冰綃般的物事，雙手一分，右手將一塊白綃戴在左手之上，原來是一隻手套，隨即右手也戴上手套，輕聲道：「老道士，你既貪生怕死，不肯自刎，取出兵刃動手罷！」

郝大通慘然一笑，說道：「貧道誤傷了孫婆婆，不願再跟你一般見識，你帶了楊過出觀去罷。」他想小龍女雖因逐走霍都王子而名滿天下，終究不過憑藉一群玉蜂之力。她小小年紀，就算武功有獨得之秘，總不能強過孫婆婆去，讓她帶楊過而去，一來念著雙方師門上代情誼，息事寧人，二來誤殺孫婆婆後心下實感不安，只得盡量容讓。

不料小龍女對他說話仍是恍如沒有聽見，左手輕揚，一條白色綢帶忽地甩出，直撲郝大通門面。這一下來得無聲無息，事先竟沒半點朕兆，燭光照映之下，只見綢帶末端繫著個金色圓球。郝大通見她出招迅捷，兵器又極怪異，他年紀已大，行事穩重，雖然自恃武功高出對方甚多，卻也不肯貿然接招，閃身往左避開。

那知小龍女這綢帶兵刃竟能在空中轉彎，郝大通躍向左邊，這綢帶跟著向左，只聽得玎玎玎三聲連響，金球疾顫三下，分點他臉上「迎香」、「承泣」、「人中」三個穴道。這三下點穴出手之快、認位之準，實是武林中的第一流功夫，又聽得金球中發出玎玎聲響，聲雖不大，卻甚為怪異，入耳蕩心搖魄。郝大通全沒料到，大驚之下，急忙使個「鐵板橋」，身子後仰，綢帶離臉數寸急掠而過。他怕綢帶上金球跟著下擊，也是他武功精純，揮洒自如，便在身子後仰之時，全身忽地向旁搬移三尺。這一著也出乎小龍女意料之外，錚的一響，金球擊在地下。她這金球擊穴，著著連綿，郝大通竟在危急之中以巧招避過。小龍女左手綢帶與金球在空中緩緩掠過，倘若乘機再行擊落，郝大通萬難更避，她並不追擊，顯是手下留情。

郝大通伸直身子，臉上已然變色。群道不是他弟子，就是師姪，向來對他的武功欽服之極，見他雖未受傷，這一招卻避得十分狼狽，無不駭異。四名道人各挺長劍向小龍女刺去。小龍女道：「是啦，早該用兵刃！」雙手齊揮，兩條白綢帶猶如水蛇般蜿蜒而出，玎玎兩響，接著又是玎玎兩響，四名道人手腕上的「靈道」穴都被金球點中，嗆啷、嗆啷兩聲，四柄長劍投在地下。這一下先聲奪人，群道盡皆變色，無人再敢出手。

郝大通初時只道小龍女武功多半平平，那知一動上手竟險些輸在她手裏，不由得生了敵愾之心，從一名弟子手中接過長劍，說道：「龍姑娘功夫了得，貧道倒失敬了，來來來，讓貧道領教高招。」小龍女點了點頭，玎琤聲響，白綢帶自左而右的橫掃過去。

按照輩份，郝大通高著一輩，小龍女動手之際本該敬重長輩，先讓三招，但她一上來就下殺手，於甚麼武林規矩全不理會。郝大通心想：「這女孩兒武功雖然不弱，但似乎甚麼也不懂，顯是絕少臨敵接戰的經歷，再強也強不到那裏。」當下左手捏著劍訣，右手擺動長劍，與她的一對白綢帶拆解起來。

群道團團圍在周圍，凝神觀戰。燭光搖晃下，但見一個白衣少女，一個灰袍老道，帶飛如虹，劍動若電，紅顏華髮，漸鬥漸烈。

郝大通在這柄劍上花了數十載寒暑之功，單以劍法而論，在全真教中可以數得上第三四位，但與這小姑娘翻翻滾滾拆了數十招，竟佔不到絲毫便宜。小龍女雙綢帶夭矯似靈蛇，圓轉如意，再加兩枚金球不斷發出玎玎之聲，擾人心魄。郝大通久戰不下，雖未落下風，但想自己是武林中久享盛名的宗匠，若與這小女子戰到百招以上，縱然獲勝，也已臉上無光，不由得焦躁，劍法忽變，自快轉慢，招式雖比前緩了數倍，劍上勁力卻也大了數倍。初時劍鋒須得避開綢帶捲引，威力既增，反去削斬綢帶。

再拆數招，只聽錚的一響，金球與劍鋒相撞，郝大通內力深厚，將金球反激起來，彈向小龍女面門，當即乘勢追擊，眾道歡呼聲中劍刃隨著綢帶遞進，指向小龍女手腕，滿擬她非撒手放下綢帶不可，否則手腕必致中劍。那知小龍女右手疾翻，已將劍刃抓住，喀的一響，長劍從中斷為兩截。

這一下群道齊聲驚叫，郝大通向後急躍，手中拿著半截斷劍，怔怔發呆。他怎想得到對方手套係以極細極韌的白金絲織成，是她師祖傳下的利器，雖輕柔軟薄，卻刀槍不入，任他寶刀利劍都難損傷，劍刃為她驀地抓住，隨即以巧勁折斷。

郝大通臉色蒼白，大敗之餘，一時竟想不到她手套上有此巧妙機關，只道她當真練就了刀槍不入的上乘功夫，顫聲說道：「好好好，貧道認輸。龍姑娘，你把孩子帶走罷。」小龍女道：「你打死了孫婆婆，說一句認輸就算了？」郝大通仰天打個哈哈，慘然道：「我當真老胡塗了！」提起半截斷劍就往頸中抹去。

忽聽錚的一響，手上劇震，卻是一枚銅錢從牆外飛入，將半截斷劍擊落在地。他內力深厚，要從他手中將劍擊落，真談何容易？郝大通一凜，從這錢鏢打劍的功夫，已知是師兄丘處機到了，抬起頭來，叫道：「丘師哥，小弟無能，辱及我教，你瞧著辦罷。」只聽牆外一人縱聲長笑，說道：「勝負實乃常事，倘若打個敗仗就得抹脖子，你師哥再有十八顆腦袋也都割完啦。」人隨聲至，丘處機手持長劍，從牆外躍進。

他生性豪爽不過，長劍挺出，刺向小龍女手臂，說道：「全真門下丘處機向高鄰討教。」小龍女道：「你這老道倒也爽快。」左掌伸出，又已抓住丘處機的長劍。郝大通驚叫：「師哥，留神！」但為時已經不及，小龍女手上使勁，丘處機力透劍鋒，二人手勁對手勁，喀喇一響，長劍又斷。但小龍女也震得手臂酸麻，胸口隱隱作痛。只這一招之間，她已知丘處機的武功遠在郝大通之上，師門秘技「玉女心經」自己未曾練成，勝他不得，將斷劍往地下一擲，左手夾著孫婆婆的屍身，右手抱起楊過，雙足一蹬，騰空而起，輕飄飄的從牆頭飛躍而出。

丘處機、郝大通等人見她忽露了這手輕身功夫，不由得相顧駭然。丘郝二人與她交手，已知她武功雖精，比之自己終究尚有不及，但如此了得的輕身功夫卻當真見所未見。郝大通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丘處機道：「郝師弟，枉為你修習了這多年道法，連這一點點挫折也勘不破？咱們師兄弟幾個這次到山西，不也鬧了個灰頭土臉？」郝大通驚道：「怎麼？沒人損傷嗎？」丘處機道：「這事說來話長，咱們見馬師哥去。」

李莫愁在江南嘉興連傷陸立鼎等數人，隨即遠走山西，在晉北又傷了幾名豪傑。終於激動公憤，當地的武林首領大撒英雄帖，邀請同道群起而攻。全真教也接到了英雄帖。當時馬鈺與丘處機等商議，都說李莫愁雖作惡多端，但她的師祖終究與重陽先師淵源極深，最好是從中調解，給她一條自新之路。當下劉處玄與孫不二兩人連袂北上。那知李莫愁行蹤詭秘，忽隱忽現，劉孫二人竟奈何她不得，反給她又傷了幾名晉南晉北的好漢。

後來丘處機與王處一帶同十名弟子再去應援。李莫愁自知一人難與眾多好手為敵，便以言語相激，與丘王諸人訂約逐一比武。第一日比試的是孫不二。李莫愁暗下毒手，以冰魄銀針刺傷了她，隨即親上門去，餽贈解藥，叫丘處機等不得不受。這麼一來，全真諸道算是領了她情，按規矩不能再跟她為敵。諸人相對苦笑，鎩羽而歸。幸好丘處機心急回山，先走一步，沒與王處一等同去太行山遊覽，這才及時救了郝大通性命。

丘處機查問郝大通和古墓派芳鄰動手的原因，得知是趙志敬對待楊過不公而起，甚為惱怒。他因弟子楊康之故，想好好將楊過在全真教中教養成材，卻偏遇上這件大不稱心事，這孩兒既入了古墓，已不便強去索回，自覺有負郭靖託付，只盼將來對楊過再行照顧。全真教第三代弟子中，武功本以趙志敬為最強，馬、丘、王諸真人原要將他立為第三代首座弟子，但指揮北斗大陣阻截群邪來犯終南山時生了大錯，這次對楊過又如此小氣粗暴，此人顯然藝高而德才不足，七子商議之，便改立長春門下的甄志丙為第三代首座弟子。趙志敬妒悔之餘，自對楊過加倍惱恨。

※※※

小龍女出了重陽宮後，放下楊過，抱了孫婆婆的屍身，帶同楊過回到活死人墓中。她將孫婆婆屍身放在她平時所睡的榻上，坐在榻前椅上，支頤於几，呆呆不語。楊過伏在孫婆婆身上，傷心悲憤，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過了良久，小龍女道：「人都死了，還哭甚麼？你這般哭她，她也不會知道了。」楊過一怔，覺得她這話辛辣無情，但仔細想來，卻也當真如此，傷心益甚，不禁又放聲大哭。

小龍女冷冷的望著他，絲毫不動聲色，又過良久，這才說道：「咱們去葬了她，跟我來。」抱起孫婆婆屍身出了房門。楊過伸袖抹了眼淚，跟在她後面。墓道中沒半點光亮，他盡力睜大眼睛，也看不見小龍女的白衣背影，只得緊緊跟隨，不敢落後半步。她彎彎曲曲的東繞西迴，走了半晌，推開一道沉重的石門，從懷中取出火摺打著了火，點燃石桌上的兩盞油燈。楊過四下裏一看，不由得打個寒噤，只見空空曠曠的一座大廳上並列放著五具石棺。凝神細看，見兩具石棺棺蓋已密密蓋著，另外三具的棺蓋卻只推上一半，也不知其中有無屍首。

小龍女指著右邊第一具石棺道：「祖師婆婆睡在這裏。」指著第二具石棺道：「師父睡在這裏。」楊過見她伸手指向第三具石棺，心中怦怦而跳，不知她要說誰睡在這裏，見棺蓋並未推上，若有僵屍在內，豈不糟糕之極？只聽她道：「孫婆婆睡這裏。」楊過才知是具空棺，輕輕吐了一口氣。他望著旁邊兩具空棺，好奇心起，問道：「那兩口棺材呢？」小龍女道：「我師姊李莫愁睡一口，我睡一口。」楊過一呆，道：「李莫愁……她會回來麼？」小龍女道：「我師父這麼安排了，她總是要回來的。這裏還少一口石棺，因為我師父料不到你會來。」楊過嚇了一跳，忙道：「我？我可不！」小龍女道：「我答允孫婆婆要照料你一生一世。我不離開這兒，你自然也在這兒。」

楊過聽她漠不在乎的談論生死大事，也就再無顧忌，道：「就算你不讓我出去，等你死了，我就出去了。」小龍女道：「我既說要照料你一生一世，就不會比你先死。」楊過道：「為甚麼？你年紀比我大啊！」小龍女冷冷的道：「我死之前，自然先殺了你。」楊過嚇了一跳，說道：「孫婆婆叫我也要照料你一生一世……」小龍女微微一笑，道：「你能照料我？大家一起死了，誰也不用照料誰。」

她走到第三具石棺前，推開棺蓋，抱起孫婆婆便要放入。楊過心中不捨，說道：「讓我再瞧婆婆一眼。」小龍女見他與孫婆婆相識不過一日，卻已如此重情，不由得好生厭煩，皺了皺眉頭，當下抱著孫婆婆的屍身不動。楊過在暗淡燈光下見孫婆婆面目如生，又想哭泣。小龍女橫了他一眼，將孫婆婆的屍身放入石棺，伸手抓住棺蓋一拉，喀隆一聲響，棺蓋與石棺的榫頭相接，蓋得嚴絲合縫。

小龍女怕楊過再哭，對他一眼也不再瞧，說道：「走罷！」左袖揮處，室中兩盞油燈齊滅，登時黑成一團。楊過怕她將自己關在墓室之中，急忙跟出。

墓中天地，不分日夜。二人鬧了這半天也都倦了。小龍女命楊過睡在孫婆婆房中。楊過自幼獨身浪跡江湖，常在荒郊古廟中過夜，本來膽子甚壯，但這時要他在墓中獨睡一室，想起石棺中那些死人，委實說不出的害怕。小龍女連說幾聲，他只是不應。

小龍女道：「你沒聽見麼？」楊過道：「我怕。」小龍女道：「怕甚麼？」楊過道：「我不知道。我不敢一人睡。」小龍女皺眉道：「那麼跟我一房睡罷。」當下帶他到自己房中。

她在暗中慣了，素來不點燈燭，這時特地為楊過點了一枝蠟燭。楊過見她秀美絕倫，身上衣衫又皓如白雪，一塵不染，心想她的閨房也必陳設得極為雅致，那知一進房中，不由得大為失望，但見她房中空空洞洞，竟和放置石棺的墓室無異。一塊長條青石作床，床上鋪了張草席，一幅白布當作薄被，此外更無別物。

楊過心想：「不知我睡那裏？只怕她要我睡在地下。」正想此事，小龍女道：「你睡我的床罷！」楊過道：「那不好，我睡地下好啦。」小龍女臉一板，道：「你要留在這兒，我說甚麼，你就得聽話。你跟全真教的道士打架，那由得你。哼哼，可是你若違抗我半點，立時取你性命。」楊過道：「你不用這麼兇，我聽你話就是。」小龍女道：「你還敢頂嘴？」楊過見她年輕美麗，卻硬裝狠霸霸模樣，伸了伸舌頭，就不言語了。小龍女已瞧在眼裏，道：「你伸舌頭幹甚麼？不服我是不是？」楊過不答，脫下鞋子，逕自上床睡了。

一睡到床上，只覺徹骨冰涼，大驚之下，赤腳跳下床來。小龍女見他嚇得狼狽，雖然矜持，卻也險些笑出聲來，道：「幹甚麼？」楊過見她眼角之間蘊有笑容，便笑道：「這床上有古怪，原來你故意作弄我。」小龍女正色道：「誰作弄你了。這床便是這樣的，快上去睡著。」說著從門角後取出一把掃帚，道：「你如睡了一陣溜下來，須吃我打十帚。」

楊過見她當真，只得又上床睡倒，這次有了防備，不再驚嚇，但覺草席下似乎放了一層厚厚的寒冰，越睡越冷，禁不住全身發抖，上下兩排牙齒相擊，格格作響。再睡一陣，寒氣透骨，實在忍不下去了。

轉眼向小龍女望去，見她臉上似笑非笑，大有幸災樂禍之意，不禁暗暗生氣，咬緊牙關，全力與身下的寒冷抗禦。只見小龍女取出一根繩索，在室東的一根鐵釘上繫住，拉繩橫過室中，將繩子的另端繫在西壁的一口釘上，繩索離地約莫一人來高。她輕輕縱起，橫臥繩上，竟以繩為床，跟著左掌揮出，掌風到處，燭火登熄。

楊過大為欽服，說道：「姑姑，明兒你把這本事教給我好不好？」小龍女道：「這本事算得甚麼？你好好的學，我有好多厲害本事教你呢。」楊過聽得小龍女肯真心教他，登時將初時的怨氣盡數拋到了九霄雲外，感激之下，不禁流下淚來，哽咽道：「姑姑，你待我這麼好，我先前還恨你呢。」小龍女道：「我趕你出去，你自然恨我，那也沒甚麼希奇。」楊過道：「倒不為這個，我只道你也跟我從前的師父一樣，儘教我些不管用的功夫。」

小龍女聽他話聲顫抖，問道：「你很冷麼？」楊過道：「是啊，這張床底下有甚麼古怪，怎地冷得這般厲害？」小龍女道：「你愛不愛睡？」楊過道：「我……我不愛。」小龍女冷笑道：「哼，你不愛睡，普天下武林中的高手，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睡此床而不可得呢。」楊過奇道：「那不是活受罪麼？」小龍女道：「哼，原來我寵你憐你，你還當是活受罪，當真不知好歹。」

楊過聽她口氣，似乎她叫自己睡這冷床確也不是惡意，於是柔聲央求道：「好姑姑，這張冷床有甚麼好處，你跟我說好不好？」小龍女道：「你要在這床上睡一生一世，它的好處將來自然知道。合上眼睛，不許再說。」黑暗中聽得她身上衣衫輕輕的響了幾下，似乎翻了個身，她凌空睡在一條繩索之上，居然還能隨便翻身，委實不可思議。

她最後兩句話聲音嚴峻，楊過不敢再問，於是合上雙眼想睡，但身下一陣陣寒氣透了上來，想著孫婆婆又心中難過，那能睡著？過了良久，輕聲叫道：「姑姑，我抵不住啦。」但聽小龍女呼吸徐緩，已經睡著。他又輕輕叫了兩聲，仍然不聞應聲，心想：「我下床來睡，她不會知道的。」當下悄悄溜下床來，站在當地，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那知剛站定腳步，瑟的一聲輕響，小龍女已從繩上躍了過來，抓住他左手扭在他背後，將他按在地下。楊過驚叫一聲。小龍女拿起掃帚，在他屁股上用力擊了下去。楊過知道求饒也是枉然，於是咬緊牙關強忍。起初五下甚是疼痛，但到第六下時小龍女落手已輕了些，到最後兩下時只怕他挨受不起，打得更輕。十下打過，提起他往床上一擲，喝道：「你再下來，我還要再打。」

楊過躺在床上，不作一聲，只聽她將掃帚放回門角落裏，又躍上繩索睡覺。小龍女只道他定要大哭大鬧一場，那知他竟然一聲不響，倒是大出意料之外，問道：「你幹麼不作聲？」楊過道：「沒甚麼好作聲的，你說要打，總須要打，討饒也無用。」小龍女道：「哼，你在心裏罵我。」楊過道：「我心裏沒罵你，你比我從前那些師父好得多。」小龍女奇道：「為甚麼？」楊過道：「你雖然打我，心裏卻憐惜我。越打越輕，怕我疼了。」小龍女被他說中心事，臉上微微一紅，好在黑暗之中，也不致被他瞧見，罵道：「呸，誰憐惜你了，下次你不聽話，我下手就再重些。」

楊過聽她的語氣溫和，嬉皮笑臉的道：「你打得再重，我也喜歡。」小龍女啐道：「哼，你一日不挨打，只怕睡不著覺。」楊過道：「那要瞧是誰打我。要是愛我的人打我，我一點也不惱，只怕還高興呢。她打我，是為我好。有的人心裏恨我，只要他罵我一句，瞪我一眼，待我長大了，要一個個去找他算帳。」小龍女道：「你倒說說看，那些人恨你，那些人愛你。」楊過道：「這個我心裏記得清清楚楚。恨我的人不必提啦，多得數不清。愛我的有我死了的媽媽，我的義父，郭伯伯，還有孫婆婆和你。」

小龍女冷笑道：「哼，我才不會愛你呢。孫婆婆叫我照料你，我就照料你，你這輩子可別盼望我有好心待你。」楊過本已冷得難熬，聽了此言，更如當頭潑下一盆冷水，忍著氣問道：「我有甚麼不好，為甚麼你這般恨我？」小龍女道：「你好不好關我甚麼事？我也沒恨你。我這一生就住在這墳墓之中，誰也不愛，誰也不恨。」楊過道：「那有甚麼好玩？姑姑，你到外面去過沒有？」小龍女道：「我沒下過終南山，外面也不過有山有樹，有太陽月亮，有甚麼好？」

楊過拍手道：「啊喲，那你可真是枉自活了這一輩子啦。城裏形形色色的東西，那才教好看呢。」當下把自幼東奔西闖所見的諸般事物一一描述。他口才本好，這時加油添醬，更加說得希奇古怪，變幻百端。好在小龍女活了一十八歲從沒下過終南山，不管他如何誇張形容，全都信以為真，聽到後來，不禁嘆了口氣。

楊過道：「姑姑，我帶你出去玩，好不好？」小龍女道：「你別胡說！祖師婆婆留下遺訓，在這活死墓中住過的人，誰也不許下終南山一步。」楊過嚇了一跳，道：「難道我也不能下山啦？」小龍女道：「自然不能。」楊過聽了倒也並不憂急，心道：「桃花島是海中孤零零的一座島，我去了也能離開，這座大墳又怎當真關得我住？」又問：「你說那個李莫愁李姑娘是你師姊，她自然也在這活死人墓中住過了，怎麼又下終南山去？」小龍女道：「她不聽我師父的話，是師父趕她出去的。」楊過大喜，心想：「有這規矩就好辦，那一天我想出去了，只須不聽你話，讓你趕了出去便是。」但想這番打算可不能露了口風，否則就不靈了。

兩人談談說說，楊過一時之間倒忘了身上的寒冷，但只住口片刻，全身又冷得發抖，當下央求道：「姑姑，你饒了我罷。我不睡這床啦。」小龍女道：「你跟全真教的師父打架，不肯討一句饒，怎麼現下這般不長進？」楊過笑道：「誰待我不好，他就是打我，我也不肯輸一句口。誰待我好呢，我為他死了也是心甘情願，何況討一句饒？」小龍女呸了一聲，道：「誰待你好了？」

楊過聽她語音之中並無怒意，大聲叫道：「冷啊，冷啊，姑姑，我抵不住啦。」其實他身上雖冷，卻也不須喊得如此驚天動地。小龍女道：「你別吵，我把這石床的來歷說給你知道。」楊過喜道：「好。我不叫啦，姑姑你說罷。」

小龍女道：「我說普天下英雄都想睡這張石床，並非騙你。這床是用上古寒玉製成，實修習上乘內功的良助。」楊過奇道：「這不是石頭麼？」小龍女冷笑道：「你說見過不少古怪事物，可見過這般冰冷的石頭沒有？這是祖師婆婆的好朋友花了好幾年心血，到極北苦寒之地，在數百丈堅冰之下挖出來的寒玉。睡在這玉床上練內功，一年抵得上平常修練的十年。」楊過喜道：「啊，原來有這等好處。」小龍女道：「初時你睡在上面，覺得奇寒難熬，只得運全身功力與之相抗，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縱在睡夢之中也是練功不輟。常人練功，就算是最勤奮之人，每日總須有幾個時辰睡覺。要知道練功是逆天而行之事，氣血運轉，均與常時不同，但每晚睡將下來，氣血自不免如舊運轉，倒將白天所練成的功夫十成中耗去了九成，但若在這床上睡覺，睡夢中非但不耗白日之功，反而更增功力。」

楊過登時領悟，道：「那麼晚間在冰雪上睡覺，也有好處。」小龍女道：「那又不然。一來冰雪被身子偎熱，化而為水，人不能在冷水中睡覺；二來這寒玉遠遠超過了冰雪的寒冷。」楊過道：「姑姑，怪不得你冷天也穿白色衣衫，冰雪一樣，當真好看。原來你身上也是冷的，我見人家在冬天都穿深色襖子的。你不怕冷吧？」小龍女道：「我不怕冷。你說白色衣衫好看嗎？我不管好看不好看，衣服穿在身上就是了。這寒玉床另有一樁好處，大凡修練內功，最忌走火入魔，因此平時練功，倒有一半精神用來和心火相抗。這寒玉乃天下至陰至寒之物，修道人坐臥其上，心火自清，因此練功時儘可勇猛精進，不怕後患。這豈非比常人練功又快了一倍？」

楊過喜得心癢難搔，道：「姑姑，你待我真好，你讓我睡了這床，自己只在繩子上睡，就沒得到寒玉床的好處了。將來我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孫婆婆叫我也照料你一生一世，我一定好好照料你。」小龍女道：「你自己哭哭啼啼的，照料我甚麼？」楊過道：「我將來年紀大些，就不是小孩子了。姑姑，我用心練功，將來就不怕武家兄弟與郭芙他們了。全真教的趙志敬他們練功雖久，我也追得上。」小龍女冷冷的道：「祖師婆婆傳下的遺訓，既在這墓中住，就得修心養性，絕了與旁人爭競之念。」楊過急道：「難道他們這般欺侮我，又害死了孫婆婆，咱們就此算了。」小龍女道：「一個人總是要死的，孫婆婆倘若不死在郝大通手裏，再過幾年，她好端端的自己也會死。多活幾年，少活幾年，又有甚麼分別？報仇雪恨的話，以後不可再跟我提。」

小龍女自幼受師父及孫婆婆撫養長大，十八年來始終與兩個年老婆婆為伴。二人雖對她甚好，但她師父要她修習「玉女心經」，自幼便命她摒除喜怒哀樂之情，只要見她或哭或笑，必有重譴，孫婆婆雖然熱腸，卻也不敢礙了她進修，是以養成了一副冷酷孤僻的脾氣，她不但內功練的是冷功，性格脾氣練的也是冷功。這時楊過一來，此人心熱如火，年又幼小，言談舉止自與兩位婆婆截然相反。小龍女聽他說話，明知不對，卻也與他談得娓娓忘倦。

楊過覺得這些話雖然言之成理，但總有甚麼地方不對，只是一時想不出話來反駁。就在此時，寒氣又是陣陣侵襲，不禁發抖。小龍女道：「我教你怎生抵擋這床上的寒冷。」於是傳了他幾句口訣與修習內功的法門，正是她那一派的入門根基功夫。楊過依法而練，只練得片刻，便覺寒氣大減，待得內息轉到第三轉，但感身上火熱，再也不嫌冰冷難熬，反覺睡在石床上清涼舒服，雙眼一合，竟迷迷糊糊的睡去。睡了小半個時辰，熱氣消失，被床上的寒意冷醒了過來，便又依法用功。如此忽醒忽睡，鬧了一夜，次晨醒轉卻絲毫不覺困倦。原來只一夜之間，內力修為上便已有了進步。

※※※

第二天兩人吃了早飯，楊過將碗筷拿到廚下，洗滌乾淨，回到大廳中來。小龍女道：「有一件事，你去想想明白。倘若你當真拜我為師呢，一生一世就得聽我的話。如不拜我為師，我仍傳你功夫，你將來如勝得過我，就憑武功打出這活死人墓去。」楊過毫不思索，道：「我自然拜你為師。就算你不傳我半點武藝，我也會聽你的話。」小龍女奇道：「為甚麼？」楊過道：「姑姑，您心裏待我好，難道我不知道麼？」小龍女板起臉道：「我待你好不好，不許你再掛在嘴上說。你既決意拜我為師，咱們到後堂行禮去。」

楊過跟著她走向後堂，小龍女在桌上點亮兩枝蠟燭。楊過見堂上也空蕩蕩的沒甚麼陳設，只東西兩壁都掛著一幅畫。西壁畫中是兩個姑娘。一個二十五六歲，正對鏡梳妝，另一個是十四五歲的丫鬟，手捧面盆，在旁侍候。畫中鏡裏映出那年長女郎容貌極美，秀眉入鬢，眼角之間卻隱隱帶著一層殺氣。楊過望了幾眼，不自禁的大生敬畏之念。

小龍女指著那年長女郎道：「這位是祖師婆婆，你磕頭罷。」楊過奇道：「她是祖師婆婆，怎麼這般年輕？」小龍女道：「畫像的時候年輕，後來就不年輕了。」楊過心中琢磨著「畫像的時候年輕，後來就不年輕了」這兩句話，忽感一陣淒涼，怔怔的望著那幅畫像，不禁要掉下淚來。

小龍女那知他的心意，又指著那丫鬟裝束的少女道：「這是我師父，你快磕頭罷。」楊過側頭看那畫像，見這少女憨態可掬，滿臉稚氣，那知後來竟成了小龍女的師父，當下不遑多想，跪下就向畫像磕碩，砰砰砰的重重磕下，心中充滿了誠意。

小龍女待他站起身來，指著東壁上懸掛著的畫像道：「向那道人吐一口唾沫。」楊過一看，見像中道人身材甚高，腰懸長劍，右手食指指著東北角，背脊向外，面貌卻看不見。他甚感奇怪，問道：「那是誰？幹麼唾他？」小龍女道：「這是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陽，我們門中有個規矩，拜了祖師婆婆之後，須得向他唾吐。」楊過大喜，他對全真教本來十分憎惡，覺得本門這個規矩妙之極矣，當下大大一口唾沫吐在王重陽畫像的背上，吐了一口頗覺不夠，又吐了兩口，罵了兩聲：「臭道士！」還待再吐，小龍女道：「夠啦！」

楊過問道：「咱們祖師婆婆好恨王重陽麼？」小龍女道：「不錯。」楊過道：「我也恨他。幹麼不把他的畫像毀了，卻留在這裏？」小龍女道：「我也不知道，只聽師父與孫婆婆說，天下男子就沒一個好人。」她突然聲音嚴厲，喝道：「日後你年紀大了，做了壞事出來，瞧我饒不饒你？」楊過道：「你自然饒我。」小龍女本來威嚇示警，不意他竟立即答出這句話來，一怔之下，倒拿他無法可想，喝道：「快拜師父。」

楊過道：「師父自然是要拜的。不過你先須答允我一件事，否則我就不拜。」小龍女心想：「聽孫婆婆說，自來收徒之先，只有師父叫徒兒答允這樣那樣，豈有徒兒反向師父要脅之理？」她生性沉靜，倒也並不動怒，道：「甚麼事？你倒說來聽聽。」楊過道：「我心裏當你師父，敬你重你，你說甚麼我做甚麼，可是我口裏不叫你師父，只叫你姑姑。」小龍女不禁一呆，問道：「那為甚麼？」楊過道：「我拜過全真教那個臭道士做師父，他待我不好，我在夢裏也咒罵師父。因此還是叫你姑姑的好，免得我罵師父時連累到你。」小龍女啞然失笑，覺得這孩子的想法倒也有趣，便道：「好罷，我答允你便是。」

楊過當下恭恭敬敬的跪下，向小龍女咚咚咚的叩了八個響頭，說道：「弟子楊過今日拜小龍女姑姑為師，自今而後，楊過永遠聽姑姑的話，要一生一世照料姑姑周全。倘若姑姑有甚危難凶險，楊過要捨了自己性命保護姑姑，如有壞人來欺侮姑姑，楊過拚了命也要將他殺了。」其實此時小龍女的武功不知比他要高出多少，但楊過見她秀雅柔弱，胸中油然而生男子漢保護弱女子的氣概，到後來竟越說越慷慨激烈。小龍女聽他語氣誠懇，雖然話中孩子氣甚重，卻也不禁感動。

楊過磕完了頭，爬起身來，滿臉都是喜悅之色。小龍女道：「你有甚麼好高興的？我本事勝不過那全真教的老道丘處機，更加比不上你的郭伯伯。」楊過道：「他們再好也不干我事，但你肯真的教我功夫啊。」小龍女道：「其實學了武功也沒甚麼用。只是在這墓中左右無事，我就教你罷了。」

楊過道：「姑姑，咱們這一派叫作甚麼名字？」小龍女道：「自祖師婆婆入居這活死人墓以來，從來不跟武林人物打交道，咱們這一派也沒甚麼名字。後來李師姊出去行走江湖，旁人說她是『古墓派』弟子，咱們就叫『古墓派』罷！」楊過搖頭道：「古墓派這名字不好！」他剛拜師入門，便指謫本門的名字，小龍女也不以為意，說道：「名字好不好有甚相干？你在這裏等著，我出去一會。」

楊過想起自己孤另另的留在這墓之中，大是害怕，忙道：「姑姑，我和你同去。」小龍女橫了他一眼，道：「你說永遠聽我話，我第一句話你就不聽。」楊過道：「我怕。」小龍女道：「男子漢大丈夫，怕甚麼了？你還說要幫我打壞人呢。」楊過想了一想，道：「好，那你快些回來。」小龍女冷冷的道：「那也說不定，要是一時三刻捉不到呢？」楊過奇道：「捉甚麼？」小龍女不再答話，逕自去了。

她這一出去，墓中更無半點聲息。楊過心中猜想，不知她去捉甚麼人，但想她不會下終南山，定是去捉全真教的道人了，只不知捉誰，捉來自然要折磨他一番，倒是大大的妙事，但姑姑孤身一人，別吃虧才好。胡思亂想了一陣，出了大廳，沿著走廊向西走去，走不了十多步，眼前便一片漆黑。他只怕迷路，摸著牆壁慢慢走回，不料走到二十步以上，仍不見大廳中燭光。他驚慌起來，加快腳步向前。本已走錯了路，這一慌亂，更錯上加錯。越走越快，東碰西撞，黑暗中但覺處處都是歧路岔道，永遠走不回大廳。他放聲大叫：「姑姑，姑姑，快來救我。」回音在墓道之中傳來，隱隱發悶。

亂闖了一陣，只覺地下潮濕，拔腳時帶了泥濘上來，原來已非墓道，卻是走進了與墓道相通的地底隧道，他更加害怕，心道：「我如在墓中迷路，姑姑總能找到我。現下我走到了這裏，她遍找不見，只道我逃了出去，她定會傷心得很。」不敢再走，摸到塊石頭，雙手支頤，呆呆的坐著，只想放聲大哭，卻又哭不出聲。

這樣枯坐了一個多時辰，忽然隱隱聽到「過兒，過兒！」的叫聲。楊過大喜，急躍而起，叫道：「姑姑，我在這裏。」可是那「過兒，過兒」的叫聲卻越去越遠。楊過大急，放大了嗓子狂喊：「我在這裏。」過了一陣子，仍聽不見聲息，突覺耳上一涼，耳朵給人提了起來。

他先是大吃一驚，隨即大喜，叫道：「姑姑，你來啦，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小龍女道：「你到這裏來幹甚麼？」楊過道：「我走錯了路。」小龍女嗯了一聲，拉住他手便走，雖在黑暗之中，然而她便如在太陽下一般，轉彎抹角，行走迅速異常。楊過道：「姑姑，你怎麼能瞧見？」小龍女道：「我一生在黑暗中長大，自然不用光亮。」楊過適才在這一個多時辰中驚悔交集，此時獲救，自是喜不自勝，只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片刻之間，小龍女又帶他回到大廳。楊過嘆了一口長氣，道：「姑姑，剛才我真是耽心。」小龍女道：「耽心甚麼？我總會找到你的。」楊過道：「不是耽心這個，我怕你以為我自己逃走了，心裏難過。」小龍女道：「你若是逃走，我對孫婆婆的諾言就不用守了，又有甚麼難過？」

楊過聽了，很覺無味，問道：「姑姑，你捉到了麼？」小龍女道：「捉到了。」楊過道：「你為甚麼捉他？」小龍女道：「給你練習武功啊。跟我來！」楊過心想：「原來她去捉個臭道人來給我過招，那倒有趣，最好捉的便是師父趙志敬，他給姑姑制服後，只有挨自己的拳打足踢，無法反抗，當真大大的過癮，跟隨在後，越想越開心。

小龍女轉了幾轉，推開一扇門，進了間石室，室中點著燈火。石室奇小，兩人站著，轉身也不容易，室頂又矮，小龍女伸長手臂，幾可碰到。

楊過不見道士，暗暗納罕，問道：「你捉來的道士呢？」小龍女道：「甚麼道士？」楊過道：「你不是說出去捉人來助我練功麼？」小龍女道：「誰說是人了？就在這兒。」俯身在石室角落裏提起一隻布袋，解開縛在袋口的繩索，倒轉袋子一抖，飛出來三隻麻雀。楊過大是奇怪：「原來姑姑出去是捉麻雀。」

小龍女道：「你把三隻麻雀都捉來給我，可不許弄傷了羽毛腳爪。」楊過喜道：「好啊！」撲過去就抓。可是麻雀靈便異常，東飛西撲，楊過氣喘吁吁，累得滿頭大汗，別說捉到，連羽毛也碰不到一根。

小龍女道：「你這麼捉不成，我教你法子。」當下教了他一些竄高撲低、揮抓拿捏的法門。楊過才知她是經由捉麻雀而授他武功，當下牢牢記住。訣竅雖領會了，一時之間卻不易用得上。小龍女任他在小室中自行琢磨練習，帶上了門出去。

這一日楊過並沒捉到一隻，晚飯過後，就在寒玉床上練功。第二日再捉麻雀，躍起時高了數寸，出手時也快捷了許多。到第五日上，終於抓到了一隻。楊過大喜不已，忙奔去告知小龍女。不料她殊無嘉許之意，冷冷的道：「一隻有甚麼用，要連捉三隻。」

楊過心想：「既能捉到一隻，再捉兩隻又有何難？」豈知大謬不然，接連兩日，又是一隻也捉不到了。小龍女見三隻麻雀已累得精疲力盡，用飯粒飽飽餵了一頓，放出墓去，另行捉了三隻來讓他練習。到了第八日上，楊過才一口氣將三隻麻雀抓住。

小龍女道：「今天該上重陽宮去啦。」楊過驚道：「幹甚麼？」小龍女不答，帶著他走出墓門。楊過已有七日不見日光，乍見之下，眼睛幾乎睜不開來。

兩人來到重陽宮前。楊過心下惴惴，不住斜眼瞧小龍女，卻見她神色漠然，於她心意猜不到半分，只聽她朗聲叫道：「趙志敬，快出來。」

兩人來到宮前，便有人報了進去，小龍女叫聲甫畢，宮中湧出數十名道士。兩名小道士左右扶著趙志敬，只見他形容憔悴，雙目深陷，已無法自行站立。眾道見到二人，都手按劍柄，怒目而視。

# 第六回 玉女心經

小龍女從懷裏取出一個瓷瓶，交在楊過手裏，高聲道：「這是治療蜂毒的蜜漿，拿去給趙志敬罷。」楊過見到趙志敬，早就恨得牙癢癢地，只是不便拂逆小龍女之意，快步上前，將蜜漿在趙志敬面前地下重重一放。群道聽說小龍女又到宮前，只道再次尋釁，來為孫婆婆報仇，一面嚴加戒備，一面飛報馬鈺、丘處機等師尊，那知她竟是來送解毒的蜜漿，愕然之下，無言可對。楊過放下瓷瓶，向趙志敬望了一眼，滿臉鄙夷之色，轉頭便走。

鹿清篤見到楊過，怒火上沖，叫道：「好小子，叛出師門，就這麼走了麼？」那日他給楊過以蛤蟆功打暈，雖一時閉氣，但楊過功力甚淺，畢竟受傷不重，丘處機給他推拿了幾次，將養數日，已然痊愈，此時飛步搶出，要報當日一推之仇。

小龍女道：「過兒，今日且別還手。」楊過聽得背後腳步聲響，接著掌風颯然，有人抓向自己後領。他在活死人墓中睡了八日寒玉床，練了八日捉麻雀，小龍女雖只授了他一些捉雀的法門，但那是古墓派輕功精萃之所在，此時身上功夫與當日小較比武時已頗有不同，當下不先不後，直等鹿清篤手掌剛要抓到，這才矮身竄出，跟著乘勢伸手在他衣角上一帶。鹿清篤說甚麼也想不到短短數日內他輕功便已大有進境，大怒之下出手不免輕敵，急撲不中，身已前傾，再給他一帶，登時立足不住，重重一交向前撲倒。

待得他爬起身來，楊過早已奔到小龍女身畔。鹿清篤大聲怒喝，要待衝過去再打，群道中突然奔出一人，猶似足不點地般倏忽搶到，拉著他的手臂，回入人叢。鹿清篤被他抓住，登時半身麻木，抬頭看時，原來是師叔甄志丙，已罵到口邊的一句話便即縮回。

甄志丙朗聲叫道：「多謝龍姑娘賜藥。」說著躬身行禮。小龍女不理，牽著楊過的手道：「回去罷。」甄志丙道：「龍姑娘，這楊過是我全真教門下弟子，你強行收去，此事如何了斷？」小龍女一怔，並不答理，挽著楊過手臂，快步入林。

甄志丙、趙志敬等群道呆在當地，相顧愕然。

※※※

兩人回入墓室，來到大廳。小龍女道：「過兒，你的功夫是有進益了，不過你打那胖道士，卻很不對。」楊過道：「這胖道士打得我苦，不過今日我聽你話，沒打夠他。姑姑，幹嗎我不該打他？」小龍女搖頭道：「不是不該打他，是打法不對。你不該帶他仆跌，應該不出手帶他，讓他自行朝天仰摔一交。」楊過大喜，道：「那可有趣得緊，姑姑，你教我。」小龍女道：「我是過兒，你是胖道人，你就來捉我罷。」說著緩步前行。

楊過笑嘻嘻的伸手去捉她。小龍女背後似乎生了眼睛，楊過跑得快，她腳步也快，楊過走得慢了，她也就放慢腳步，總是與他不即不離的相距約莫三尺。楊過道：「我捉你啦！」縱身向前撲去，小龍女竟不閃避。楊過眼見雙手要抱住她的脖子，那知就在兩臂將合未合之際，小龍女斜刺裏向後一滑，脫出了他臂圈。楊過忙回臂去捉，這一下急衝疾縮，自己勢道用逆了，再也立足不穩，仰天一交，跌得背脊隱隱生痛。

小龍女伸手牽住他右手提起，助他站直。楊過喜道：「姑姑，這法兒真好，你身法怎麼能這般快？」小龍女道：「你再捉一年麻雀，那就成啦。」楊過奇道：「我已會捉啦。」小龍女冷笑道：「哼，那就算會捉？我古墓派的功夫這麼容易學會？你跟我來。」

當下帶他到另一間石室之中。這石室比之先前捉麻雀的石室長闊均約大了一倍，室中已有六隻麻雀在內。地方大了這麼多，捕捉麻雀自然遠為艱難，但小龍女又授了他一些輕功提縱術與擒拿功夫，八九日後，楊過已能一口氣將六隻麻雀捉住。

此後石室愈來愈大，麻雀隻數也越來越多，最後是在大廳中捕捉九九八十一隻麻雀。古墓派心法神妙，寒玉床對修習內功助力奇大，只三個月工夫，八十一隻麻雀楊過已能手到擒來。小龍女見他進步迅速，也覺喜歡，說道：「這初步功夫，叫作『柔網勢』。現下咱們要到墓外去捉啦。」楊過聽說到墓外練功，喜形於色。小龍女道：「有甚麼好喜歡的？這功夫難練得緊。八十一隻麻雀，一隻也不能飛走了。」

兩人來到墓外，此時正當暮春三月，枝頭一片嫩綠，楊過深深吸了幾口氣，只覺一股花香草氣透入胸中，甜美清新，說不出的舒適受用。

小龍女抖開布袋袋口，麻雀紛紛飛出，她一雙纖纖素手揮出，東邊一收，西邊一拍，將幾隻振翅飛出的麻雀擋回。群雀驟得自由，那能不四散亂飛？但小龍女雙掌這邊擋，那邊拍，八十一隻麻雀盡數聚在她胸前三尺之內。

但見她雙臂飛舞，兩隻手掌宛似化成了千手千掌，任他八十一隻麻雀如何飛滾翻撲，始終飛不出她雙掌所圍成的圈子。楊過只看得目瞪口呆，又驚又喜，一定神間，立時想到：「姑姑是在教我一套奇妙掌法。快用心記著。」當下凝神觀看她如何出手擋擊，如何迴臂反撲。她發掌奇快，但一招一式，清清楚楚，自成段落。楊過看了半晌，雖然不明掌法中的精微之處，但已不似初見時那麼詫異萬分。

小龍女又打了一盞茶時分，雙掌分揚，反手背後，那些麻雀驟脫束縛，紛紛沖天飛去。小龍女道：「要牠們飛不走，這功夫叫做『夭矯空碧』。」突然高躍，長袖揮處，兩股袖風撲出，群雀盡數跌落，唧唧亂叫，過了一會，才一隻隻養回力氣，振翅飛去。

楊過大喜，牽著她衣袖，道：「姑姑，我猜郭伯伯也不會你這本事。」小龍女道：「各派武功家數不同。柔網勢之後是夭矯空碧，是祖師婆婆自創的功夫。你好好學罷！」於是授了他十幾招掌法，楊過一一學了。十餘日內，楊過將八十一招「柔網勢」學全了，練習純熟。小龍女捉了一隻麻雀，命他用掌法攔擋。最初擋得兩三下，麻雀就從他手掌的空隙中竄了出去。小龍女候在一邊，素手一伸，擋回麻雀。楊過繼續展開掌法，但不是出招未夠快捷，就是時刻拿捏不準，只兩三招，又給麻雀逃走。小龍女擋回讓他再練。

如此練習不輟，春盡夏來，日有進境。楊過天資穎悟，用功勤奮，所能擋住的麻雀不斷增加，到了中秋過後，「柔網勢」已然練成，掌法展了開來，已能將八十一隻麻雀全數擋住，偶爾有幾隻漏網，那是因功力未純之故，卻非旦夕間所能做到了。

這日小龍女說道：「你已練成了這套掌法，再遇到那胖道士，便可毫不費力的摔他幾個觔斗了。」楊過道：「若和趙志敬動手呢？」小龍女不答，心想：「瞧那趙志敬和孫婆婆動手時的身手，他若不是中了蜂毒，孫婆婆也未必能嬴。你目下的功夫可還遠不及他。」楊過明白她不答之答的含意，說道：「現下我打不過他也不要緊，再過幾年，就能勝過他了。姑姑，咱們古墓派的武功確比全真教要厲害些，是不是？」

小龍女仰頭望著室頂石板，道：「這句話世上只你我二人相信。上次我跟全真教姓丘的老道動手，武功我不及他，然而這並非古墓派不及全真教，只是我還沒練成我派最精奧的功夫而已。」楊過一直以小龍女難勝丘處機為憂，聽了此言，不由得喜上眉梢，道：「姑姑，那是甚麼功夫？很難練麼？你就起始練，好不好？」

小龍女道：「我跟你說個故事，你才知道我派的來歷。你拜我為師之前，曾拜過祖師婆婆。她姓林，名字叫做朝英，數十年前，武林中以祖師婆婆與王重陽二人武功最高。本來兩人難分上下，後來王重陽因組義師反抗金兵，日夜忙碌，祖師婆婆卻潛心練武，終於高出他一籌，但祖師婆婆向來不問武林中的俗事，不喜炫耀，因此江湖上知道她名頭的人卻很少。後來王重陽舉義失敗，憤而隱居在這活死人墓中，日夜無事，以鑽研武學自遣，祖師婆婆那時卻心情不佳，接連生了兩場大病，因此待得王重陽二次出山，祖師婆婆卻又不及他了。最後兩人不知如何比武打賭，王重陽竟輸給了祖師婆婆，這古墓就讓給她住。來，我帶你去看看這兩位先輩留下來的遺跡。」

楊過拍手道：「原來這座石墓是祖師婆婆從王重陽手裏硬搶來的。早知如此，我住在這裏可又加倍開心了。」小龍女淡淡的道：「你住在這裏，本來不很開心。嫌氣悶了，不好玩，是不是？」楊過道：「不，跟你在一起，不管在甚麼地方，都是挺開心的。」小龍女微微一笑，搖搖頭，領著他來到一間石室。楊過見這座石室形狀奇特，前窄後寬，成為梯形，東邊半圓，西邊卻作三角形狀，問道：「姑姑，這間屋子為何建成這個怪模樣？」小龍女道：「這是王重陽鑽研武學的所在，前窄練掌，後寬使拳，東圓研劍，西角修習內功。」楊過在屋室中走來走去，只覺莫測高深。

小龍女伸手向上一指，說道：「王重陽武功的精奧，盡在於此。」楊過抬頭看時，但見室頂石板上刻滿了諸般花紋符號，均是以利器刻成，或深或淺，殊無規則，一時之間，未能領略得出其中奧妙。

小龍女走到東邊，伸手到半圓的弧底推了幾下，一塊大石緩緩移開，現出一扇洞門。她手持蠟燭，領楊過進去。裏面又是一室，卻和先一間處處對稱，而又處處相反，乃是後窄前寬，西圓東角。楊過抬頭仰望，見室頂也是刻滿了無數符號圖訣。

小龍女道：「這是祖師婆婆的武功之秘。她嬴得古墓，乃是用智，若論真實功夫，確是未及王重陽。她移居古墓之後，先參透了王重陽所遺下的這些武功，更潛心苦思，創出了剋制他諸般武功的巧妙法子。就都刻在這裏了。」楊過喜道：「這可妙極了。丘處機、郝大通他們武功再高，總也強不過王重陽去，你只消將祖師婆婆的武功學會了，自然勝過了這些臭道士。」小龍女道：「話是不錯，只可惜沒人助我。」楊過昂然道：「我助你。」小龍女橫了他一眼，道：「只可惜你本事不夠。」楊過滿臉通紅，甚感羞愧。

小龍女道：「祖師婆婆這套功夫叫作『玉女心經』，其中高深的部分須得二人同練，互相幫助。當時祖師婆婆是和我師父一起練的。祖師婆婆練成不久，便即去世，我師父卻還沒練成。」楊過轉愧為喜，道：「我是你徒兒，也能跟你同練。」小龍女沉吟道：「好！咱們走著瞧罷。第一步，你先得練成本門各項武功。第二步是學全真派武功。第三步再練剋制全真派武功的玉女心經。我師父去世之時，我還只十四歲，本門功夫是學全了，全真派武功卻只練了個開頭，更不用說玉女心經了。第一步我可教你，第二步、第三步咱倆須得一起琢磨著練。」

一般修習內功之道，多為增強內力。同樣的一拳一腳、一掌一劍，在內力平平之人使來，不過令敵人摔倒受傷，或以拆解對手來招。但內力一經增強，輕輕一掌，即可使敵重傷嘔血，甚或一命嗚呼；揮劍架出，可將對手沉重攻來之兵刃反彈自傷，將對手虎口震裂，甚或兵刃脫手高飛。武功高低往往便決於內力之深淺。當年郭靖在蒙古大漠隨江南六怪學練武功，進境甚慢，其後得全真教丹陽子馬鈺授以上乘內功，修習之後，不知不覺便手腳靈便，膂力大增，習武時進步便速。古墓派武學修習之法與一般武功大異，內功漸高，學者只身輕足健，出手快捷，於常人發出一招的時刻中可連發三四招，但招力並不相應而增。蓋輕捷與厚重相對，既求輕捷即不能厚重，厚重若得，輕捷便須相應捨離。

古墓派祖師林朝英當年創此武學，只旨在勝過其心中愛侶王重陽，但求於對方出乎不意之時，在其後頸或背心輕輕拍上一掌，或戳中一指，既不欲其真感痛楚，更不願對方受傷，只雖雙方哈哈一笑，王重陽束手認輸，便心願已償。是以身法越快越好，越輕越佳，招式中不須帶有絲毫勁力，但求出招方位匪夷所思，便即大功告成。這不免與武學成法截然相反，所傳下來的，盡是這些在王重陽身上曾試之有效的招式。王重陽乃武學大師，當時天下無敵，華山論劍居五絕之魁，要在他身上輕輕拍上一掌，令他束手認輸，當真難乎其難。林朝英挖空心思、朝思暮研，走的便是一條武學怪徑。傳到後世，李莫愁以區區一個弱女子，竟能憑著人所難測之掌法，以及從劍法中變化出來的奇妙拂塵招數，威震江湖，群豪聞名喪膽。

小龍女將基本功夫傳了楊過，令他練熟之後，又出外捉了三隻麻雀，放入前窄後寬的石室之中，任其自由飛翔，然後當一雀低飛之時，縱身而前，將其擋落，最後將三隻麻雀擋入一個小圈子內，不能脫身為止。

小龍女說道：「先前你練成的『柔網勢』，是不令八十一隻麻雀脫出圈子，此後要練的，是先由麻雀夭矯空碧，再以掌力將牠逼低，再也不能脫出掌力束縛，最後要練得逼落八十一隻麻雀為止。這路功夫叫做『天羅地網勢』，比之『柔網勢』又難了不少。麻雀高飛，你輕功再好，也決不能躍上五六丈高而將麻雀逼下來，唯須眼明手快，一見麻雀上飛，便即出手逼住。這功夫要跟麻雀比快，牠快你更快，麻雀沒勁力，只須手指輕輕一撥，手掌輕輕一擋，牠便飛不動了。因此所練的內功也以輕功為主，須得動念即去，出手如電，手上全然無力也不打緊。」

楊過聽了點頭，問道：「姑姑，咱們這門武功雖然極快，但出手不帶勁力，對手如運力跟咱們對掌，或是拆解，他手上力道卻極凌厲，咱們只怕抵敵不過，那便如何是好？」

小龍女道：「好，咱們來試試！你發力跟我對掌！」說著右掌輕飄飄向他面門按去。楊過右掌重重拍出，向她來掌拍去，這一下也快捷無倫，只盼啪的一聲，兩人手掌相向，互擊一掌。不料小龍女手掌突然轉向，噗的一下輕響，在他後腦拂了一下，跟著左手突然轉出，手指在他右肘「天井穴」上輕輕一彈。「天井穴」在肘外大骨後上一寸兩筋間陷中，在「清冷淵」穴之下，中指後手臂登時無力，軟軟垂下。楊過叫道：「你騙人，我不來，我不來！」

小龍女微微一笑，左手拿起他右臂，右手在他「天井穴」附近的「四瀆穴」及「清冷淵」兩穴上輕輕揉搓。楊過右臂酸麻即止，說道：「姑姑，我懂啦！咱們不跟對手拚力道，而是要比他快，令他想也想不到就著了道兒。」

小龍女微笑道：「是啊，咱們練的，就是要怎樣比他快，出手要奇，令他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到咱們出手的方位，有祖師婆婆傳下來的奇妙法門，你只須記得便是。至於怎樣比他快，比武學大高手還要快，咱們就得多練練了。不但你要練，我也要練。好在有寒玉床相助，終究練得成的。」於是又教他一些「天羅地網勢」竄高伏低的輕身功夫。楊過道：「天羅地網，無所不包！對方就逃到天涯海角，咱們終能用『天羅地網勢』將他擒來。」

※※※

此後小龍女將古墓派的內功訣竅，拳法掌法，兵刃暗器，一項項的傳授。如此過得兩年，楊過已盡得所傳，藉著寒玉床之助，進境奇速，只功力尚淺而已。古墓派武功創自女子，師徒三代又都是女人，不免輕靈有餘，沉厚不足。但楊過生性浮躁輕捷，這武功的路子倒也合於他性子。

小龍女年紀漸長，越加出落得清麗無倫。這年楊過已十六歲了，身材漸高，喉音漸粗，已是個俊秀少年，非復初入古墓時的孩童模樣，但小龍女和他相處慣了，仍當他孩童看待。楊過對師父十分敬重，兩年之間，竟無一事違逆師意。小龍女剛想到要做甚麼，他不等師父開口，早就搶先辦好。楊過又常搶著做飯燒水，儘量不讓師父勞碌。小龍女冷冰冰的性兒仍與往時無異，對他不苟言笑，神色冷漠，似沒半點親人情份。楊過卻也不以為意。小龍女有時撫琴一曲，琴韻也平和沖淺。楊過便在旁靜靜聆聽。

這日楊過在窄室之中，已能將放開的八十一隻麻雀，盡數逐一擋落，圍成一團，不會飛散，小龍女所授的「天羅地網勢」輕功，大致也已學全，只內力尚有不足，飛身未能進退若神、出手亦未見快如閃電而已。小龍女道：「好了！過兒，練得很好，咱們到外面去練練。」楊過一聽得「到外面」三字，登時眼中有神，容光煥發。

兩人來到墓外，小龍女和楊過分別以「天羅地網勢」逼落飛翔的麻雀，有些飛得太高，望之無可奈何，便不理會。有時麻雀太過靈動，小龍女逼牠不落，楊過便縱身而前，出手相助，兩人合力，才將麻雀逼落。小龍女喜道：「對了，過兒，咱們已往練的只是古墓派功夫的第一層、第二層，到第三層之後，很多功夫是咱二人聯手抗敵。」

楊過大為開心，向後倒翻了個觔斗，說道：「姑姑，我如得和你聯手打牛鼻子，挑了全真教，那可真快活死我了！」小龍女道：「全真教是挑不了的，這些牛鼻子不過害死孫婆婆，別的也沒做甚麼壞事，咱們只找郝大通一人算帳便是。我師父說，這些牛鼻子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扶危解困，還做了不少好事呢，算得俠義道吧！」楊過道：「江湖上總有不少壞人，咱兩個聯手對敵，來打壞人好了。」小龍女道：「壞人隨他自管自壞去，不跟咱們相干，咱兩個在這古墓之中，自在逍遙，壞人也害咱們不到。」

楊過聽師父這麼說，似乎今後一生要在古墓中長住，不覺氣悶之極，待要反駁幾句，又即想到小龍女說「咱兩個在這古墓之中，自在逍遙」，心道：「姑姑肯讓我在這古墓中陪伴她一生一世，永不分離，她說『自在逍遙』，好似也不厭煩我陪她一生一世，那可好極了。」衝口而出：「姑姑，我願意在這古墓中陪伴你一生一世，你答允了孫婆婆的，永永遠遠不趕我走！」小龍女淡淡一笑，道：「那也得瞧你乖不乖。」

楊過道：「我自然乖，永永遠遠聽你話，好教你不捨得趕我走。」小龍女道：「你好有寶嗎？我幹麼不捨得趕你走？你走了之後，我再去收個女徒兒，就不怕寂寞了。」楊過道：「女徒兒又蠢又不乖！」忽然心下恐懼，悲從中來，撲身草地，哭道：「姑姑，我將來大了，你也別趕我走。我不乖，你打我好了，你殺我好了，我死也不離開你！」說著越哭越大聲。他心情激動，哭得幾乎是故意撒嬌。

他只在初進古墓及孫婆婆去世時大哭過，此後從不哭泣，小龍女萬料不到只幾句話他便放聲大哭，不由得手足無措，說道：「別哭，別哭！我沒趕你走。」楊過道：「那你以後也不可嚇我，說要趕我走。」小龍女道：「你一聽到『到外面去』，就即眉花眼笑，我想你在古墓中一定氣悶得緊。」楊過道：「我陪著你在一起，一點也不氣悶，反而開心得很。你如不許我陪你，我就一劍殺了我自己。」小龍女板起臉道：「你只要乖乖的，聽我話就是了。不許你用自殺來威脅我。我如要趕你走，你死不死關我甚麼事，威脅也沒用的。」楊過聽她說「你死不死關我甚麼事」，這句話冷漠無情，忍不住又伏地大哭。小龍女道：「又不是小娃娃了，動不動就哭，算乖呢，還是不乖？」

楊過翻身躍起，說道：「姑姑，我不哭啦！」見一對白蝴蝶雙雙飛過，便即飛身縱出，雙掌打個圈子，將這對蝴蝶分別抓在雙手。蝴蝶飛翔遠較麻雀遲緩，以楊過此時的輕功及手法，捉蝶自是手到拿來，輕而易舉。小龍女道：「這對蝴蝶多好看，別傷了牠們。」楊過道：「是！」伸開手掌，任由蝴蝶翩躚而去，臉頰上淚水兀自未乾，他伸衣袖拭去，微笑道：「夭矯空碧！」

當晚兩人吃過晚餐，楊過收拾了碗筷，在廚房中將碗碟筷子洗得乾淨，放在木架上晾乾，又洗了鍋鑊，自回寒玉床躺臥，依照小龍女所傳之法修習內功。此時小龍女仍和他同睡一室，楊過有時修習內功時遇到難處，大呼小叫，小龍女便可立即指點，免他於極寒極熱時內息走岔。兩人日夜莊敬相對，心中各無男女之見，小龍女也沒想到要另睡一室。

這晚小龍女洗過臉、洗過手腳，走入臥室，又掛了長繩，上繩而睡。楊過練了一遍師傳內功，剛要合眼，忽見小龍女一雙纖纖白足在繩上轉了個方向，當是她翻了個身。楊過平時看慣了，向來無動於中，但這天日間為了小龍女趕他不趕而大哭大叫一番，心情激盪，見到這雙白足，只覺說不出的可愛，心道：「我只須乖乖的聽話，姑姑便不會趕我走。我一生一世在這裏瞧著她這對小小的白腳兒，那一生一世就開心得很。」胡思亂想片刻，不敢再想，便即入睡。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心中突然一團熱氣，慢慢向下移往小腹，突見一對白蝴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在眼前翩翩飛舞。楊過看了一會，瞧得有趣，疾躍而起，伸出雙掌，使動「天羅地網勢」，右掌高擋，左手已輕輕抓住了一隻白蝶，跟著右掌前探，將另一隻白蝶抓住了。只覺入手冰冷，兩隻白蝴蝶身子柔軟，卻冷得出奇。片刻之間，只覺雙蝶漸漸溫暖，輕輕顫動。楊過生怕傷害了蝴蝶，輕輕鬆手，不敢抓緊，卻又怕蝴蝶飛走，仍鬆鬆攏住，卻不放手。突覺兩隻蝴蝶一衝，從他手掌中脫身滑出，跟著有人喝道：「過兒，你幹甚麼？」

楊過一驚而醒，立即察覺自己雙掌握住了姑姑的兩隻腳掌，自己站在地下小龍女所臥的長繩之前。他大吃一驚，急躍回床，砰的一聲，摔上了寒玉床，顫聲道：「姑……姑……對……對不住，我做夢，捉住了一對白蝴蝶，那知……那知卻抓住了你的腳，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寒玉床寒氣上升，他驚惶之下不遑運功抵禦，登時冷得牙齒互擊，格格作聲，身子發抖。

小龍女道：「別怕，別怕！你不是故意就好。」輕拍他胸口。楊過只覺一股暖氣沖向「膻中穴」，漸漸周身溫暖，便即寧定，自運功力與寒氣相抗。小龍女上繩自睡，雙膝曲轉，雙足縮入裙底，楊過便見不到她的赤足了。

第二日小龍女怕楊過又再發夢，便將長繩掛入了隔壁的石室而睡。楊過央求道：「姑姑，我說甚麼也不敢再發夢來捉你了。我綁住自己的手，要是我再發夢，你用劍斬我好了，我一痛，立刻就醒了。」小龍女道：「我瞧你當真不是故意的，這才饒你，你行功已有進展，也不會輕易走火了，自己小心便是。」楊過不敢再求，此後練功，加倍的小心翼翼，居然無事。

※※※

這日小龍女道：「我古墓派武功，你已學全啦，明兒咱們練全真派武功。這些全真老道的功夫，練起來可不容易，當年師父也不十分明白，我更加沒能領會多少。咱們一起從頭來練。我如解得不對，你儘管說好了。」

次日師徒倆到了第一間奇形石室之中，依著王重陽當年刻在室頂的符訣圖形修習。

楊過練了幾日，這時他武學的根柢已自不淺，又生性聰明，許多處所一點即透，初時進展極快。但十餘日後，突然接連數日不進反退，愈練愈別扭。

小龍女和他拆解研討，卻也感到疑難重重，道：「我與師父學練全真武功，練不多久，便難進展一步，其時祖師婆婆已不在世，無處可以請教。明知由於未得門徑口訣，卻也無法可想。我曾說要到全真教去偷口訣，給師父重重訓斥了一頓。這門功夫就此擱下了，反正是全真派武功，不練也不打緊。此事不難，咱們只消去捉個全真道士來，不斷敲他腦袋，逼他傳授入門口訣，那就行了。跟我走罷。」

這一言提醒了楊過，忽然想起趙志敬傳過他的「全真大道歌」中有云：「大道初修通九竅，九竅原在尾閭穴。先從湧泉腳底衝，湧泉衝起漸至膝。過膝徐徐至尾閭，泥丸頂上迴旋急。金鎖關穿下鵲橋，重樓十二降宮室。」便將這幾句話背了出來。

小龍女細辨歌意，說道：「聽來這確是全真派武功的要訣。你既知道，那再好也沒有了。」楊過將趙志敬所傳口訣，逐一背誦出來。當日趙志敬所傳，確是全真派上乘內功的基本要訣，但未授其用法，至於甚麼「湧泉」、「十二重樓」、「泥丸」等等名稱更毫不解說，楊過只熟記在心，自毫無用處。此時小龍女細加推究，說明「湧泉穴」是在足底，「尾閭穴」是在脊椎盡頭，至於「泥丸」亦即頭頂的「百會穴」。同一穴道有六個不同名稱，因而易於混淆，小龍女指出其中關鍵，楊過立時便明白了。數月之間，兩人已將王重陽在室頂所留的武功精要大致參究領悟。

這一日兩人在石室中對劍已畢，小龍女嘆道：「初時我小覷全真派的武功，只知它雖號稱天下武學正宗，其實也不過如此，到得今日，才知此道其實大有道理。咱們雖盡知其法門秘要，但要練到得心應手，勁力自然而至，卻不知何年何月方能成功。」楊過道：「全真派武功雖精，但祖師婆婆既留下剋制之法，自然尚有勝它的本事。這叫做一山還有一山高。」小龍女道：「從明日起，咱們要練玉女心經了。」

次日兩人同到第二間石室，依照室頂的符訣圖形練功。這番修習卻比學練全真派武功容易得多，林朝英所創破解王重陽武功的法門，還是源自她原來的武學。室頂符訣圖形便是心經要訣，林朝英另有口傳詳解，詳述心經武功的練法及要旨所在。這部心經，自淺而深，分為十篇。小龍女的師父不傳首徒李莫愁，卻傳給了小徒小龍女，李莫愁以為另有筆錄的《玉女心經》，卻不知師祖、師父只是口傳，並無筆錄。

過得數月，二人已將《玉女心經》的外功練成。有時楊過使全真劍法，小龍女就以玉女劍法破解，待得小龍女使全真劍法，楊過便以玉女劍法剋制。那玉女劍法果是全真劍法的剋星，一招一式，恰好把全真劍法的招式壓制得動彈不得，步步針鋒相對，招招制敵機先，全真劍法不論如何騰挪變化，總脫不了玉女劍法的籠罩。

兩人所使劍招均極狠辣，但兩人依照經中所囑，折去長劍劍尖，又將劍刃兩邊劍鋒以錘子打鈍，這劍既不能刺人，又不能傷人，變成了徒有劍招、劍意而不能傷人的「無鋒劍」。李莫愁所以使拂塵而不使劍，便因古墓派的劍法雖精，卻不易傷敵，於是以拂塵使劍招，劍法精妙，人所難測，往往一戰便即取勝。

殊不知「無鋒劍」不易傷人，乃因林朝英只求剋制全真劍法，無意當真與王重陽性命相拚，旨在較藝而非搏鬥，一勝即可，決不傷人。因之古墓派的「玉女無鋒劍」劍招奇幻，變化莫測，似乎平平無奇，突然間幻招忽生，看去極像要拋劍認輸，卻怪事陡起，劍招忽從萬萬不可能之處生出，實令人眼花繚亂，手足無措。蓋林朝英和王重陽對劍之時，七分當真，卻有三分乃是戲耍，林朝英與王重陽本來旗鼓相當，其實誰也勝不了誰，王重陽明知對方好勝心切，又憐她是女流之輩，到緊急關頭每每容讓一招半式，林朝英卻由此而生變化，有時撒嬌喬獃，有時放潑賴皮，不存半點武學大宗師風範，當王重陽哭笑不得之際，林朝英就此獲勝。這些劍術用在與自己人試招原本極為適合，但當真臨敵，只因花招極多，虛式層出，敵人難辨真假，極易受騙上當，待得發覺，早已為對方所制，後悔莫及了。

外功初成，轉而進練內功。全真內功博大精深，欲在內功上創制新法而勝過之，委實談何容易？林朝英也真絕頂聰明，居然別尋蹊徑，自旁門左道力搶上風。小龍女抬頭望著室頂的圖文，沉吟不語，一動不動的凝視，始終皺眉不語。

楊過道：「姑姑，這功夫很難練麼？」小龍女道：「我從前聽師父說，這心經的內功須二人同練，只道能與你合修，那知卻不能夠。」楊過大急，忙問：「為甚麼？」小龍女道：「你如是女子，那就可以。」楊過急道：「那有甚麼分別？男女不是一樣麼？」小龍女搖頭道：「不一樣，你瞧這頂上刻著的圖形。」楊過向她所指處望去，見室頂角落處刻著無數人形，不下七八十個，瞧模樣似乎均是女相，姿式各不相同，全身有一絲絲細線向外散射。楊過仍不明原由，轉頭望她。

小龍女道：「我師父曾指著這些圖形說，練功時全身熱氣蒸騰，須揀空曠無人之處，全身衣服暢開而修習，使得熱氣立時發散，無片刻阻滯，否則轉而鬱積體內，小則重病，大則喪身。」楊過道：「那麼咱們解開衣服修習就是了。」小龍女道：「到後來二人互以內力導引防護，你我男女有別，解開了衣服相對，成何體統？」

楊過這兩年來專心練功，並未想到與師父男女有別，這時覺得與師父解開全身衣衫而相對練功確然不妥。小龍女其時已年逾二十，可是自幼生長古墓，於世事可說一無所知，本門修練的要旨又端在克制七情六欲，是以師徒二人雖是少年男女，但朝夕相對，一個冷淡，一個恭誠，絕無半點越禮之處。此時談到解衣練功，只覺是個難題而已，亦無他念。楊過忽道：「有了！咱倆可以並排坐在寒玉床上練。」小龍女道：「萬萬不行。熱氣給寒玉床逼回，練不上幾天，你和我就都死啦。」

楊過沉吟半晌，問道：「為甚麼定須兩人在一起練？咱倆各練各的，我遇上不明白地方，慢慢再問你不成嗎？」小龍女搖頭道：「不成。這門內功步步艱難，時時刻刻會練入岔道，如無旁人相助，非走火入魔不可，只有你助我、我助你，合二人之力方能共渡險關。」楊過道：「練這門內功，果然有些麻煩。」小龍女道：「咱們將外功再練得熟些，也足夠打敗全真老道了。何況又不是真的要去跟他們拚死活，就算勝他們不過，又有甚麼了？這內功不練也罷。」楊過聽師父這般說，便答應了。

※※※

這日他練完功夫，出墓去打些獐兔之類以作食糧，打到一隻黃獐後，又去追趕一頭灰兔，這灰兔東閃西躲，靈動異常，他此時輕身功夫已甚了得，但一時竟追牠不上。他童心大起，不肯發暗器相傷，卻與牠比賽輕功，要累得兔兒無力奔跑為止。一人一兔越奔越遠，兔兒轉過山坳，忽然在一大叢紅花底下鑽了過去。

這叢紅花排開來長達數丈，密密層層，奇香撲鼻，待他繞過花叢，兔兒已影蹤不見。楊過與牠追逐半天，已生愛惜之念，縱然追上，也會相饒，找不到也就罷了。但見花叢有如一座大屏風，紅瓣綠枝，煞是好看，四下裏樹蔭垂蓋，便似天然結成的一座花房樹屋。楊過心念一動，忙回去拉了小龍女來看。

小龍女淡然道：「我不愛花兒，你既喜歡，就在這兒玩罷。」楊過道：「不，姑姑，這真是咱們練功的好所在，你在這邊，我到花叢的那一邊去。咱倆都解開了衣衫，但誰也瞧不見誰。豈不絕妙？」小龍女聽了大覺有理。她躍上樹去，四下張望，見東南西北都一片清幽，只聞泉聲鳥語，杳無人跡，確是個上好的練功所在，於是說道：「虧你想得出，咱們今晚就來練罷。」

當晚二更過後，師徒倆來到花蔭深處。靜夜之中，花香更是濃郁。小龍女將修習玉女心經的口訣法門說了一段，楊過問明白了其中疑難不解之處，二人各處花叢一邊，解開衣衫，修習起來。楊過左臂透過花叢，與小龍女右掌相抵，只要誰在練功時遇到難處，對方受到感應，立時能運功為助。

《玉女心經》練到第七篇之後，全是二人聯手對敵之術，雙劍合璧，男攻則女守，男守則女乘機攻敵，兩人攻守兼備，攻者不虞對方反擊，儘可全力施為，攻勢比之原來強了一倍；守者因有攻者窺伺在側，敵人不敢全力進攻，來力減弱，守者隨時可轉守為攻。楊過與小龍女聯手應敵，雖無對手可任二人試招，但二人心中皆存了個全真道人在，試招者每每便是郝大通，於是在師徒二人心中，郝大通一敗塗地之餘，只有跪地求饒，有時跪地求饒者竟是丘處機。師徒二人大樂，相對大笑。

小龍女受師父之誡，不可大悲大樂，自知不合，忙收歛笑容。楊過見小龍女平時難得有笑顏，此刻卻玉容嫣然，可親可愛，偏又強自忍笑，更增嫵媚，忍不住便想伸臂將她抱在懷裏，親她幾下，但隨即想到她是師尊，雙臂伸出了便即縮回。小龍女問道：「你這招是甚麼」楊過道：「我怕丘處機跪在地下，突然使出『前恭後踞』，詭計傷你，因此我要全力護你。」

這正是《玉女心經》第七篇的要旨所在，林朝英當年創建此經時，已佔有古墓，王重陽不肯隨來。她枯居石墓，自創詭異武功，將一番無可奈何的相思之意，寄託於招式之中，想像自己遇到危難，愛侶王重陽竟能不顧自身安危，奮力來救，代為擋開敵人。楊過隨口一句謊話，竟應了祖師婆婆當年撰述此經的遺意。小龍女點頭稱是。

兩人練到第十九招「亭亭如蓋」時，小龍女複述師傳要旨：「這一招我拚不過敵人，給他一掌擊倒，或是一腳著身，摔倒在地，敵人跟著追擊，以拳掌或刀劍再來傷我，你須撲將過來，擋在我身上，代我受這一掌。敵人舉起拳掌或是刀劍，要擊在你身上。你撲在我身上迴護之時，必須兩腿分開，撐在地下，腰脊出力挺住，上身不致當真壓在我身上。我一劍從你兩腿之間刺出，正通入敵人小腹。敵人見我二人摔倒，以為我二人已無抗禦之能，更不提防，何況你遮住了我兵刃，敵人見不到這『無中生有』的一刺，非但閃避不了，根本沒想到要避，自然一劍直通入小腹。」

楊過搖頭道：「姑姑，這一招的確巧妙之極，敵人萬想不到，只不過……只不過太陰毒了一些。」小龍女道：「甚麼陰毒？我二人既已摔倒，那牛鼻子就該罷手，他為甚麼又趕上前來，出手再來傷你？他如不上前追擊，這一劍就刺他不到。因此這一劍只刺壞人，不傷好人。」楊過點頭道：「對極，祖師婆婆要對付的原是壞人。」

殊不知林朝英創建這些招式之時，設想自己臨敵時遇到危難，王重陽只因愛極了自己，竟肯捨卻自身，來救愛侶。種種模擬，純係自憐自惜，不過於無可奈何中聊以自慰，以寄相思之情而已。

楊過按著心經第七篇下段所載，記清了招式之後，與小龍女一招一式的試演下來。其時二人修習心經上半部的內功初成，出手迅捷輕盈之極，剎忽來去，盡是奇招怪式，偏又快速無倫。楊過以前與小龍女對招，心中總是存著一份誠敬之意，手掌連她衣衫邊緣也不敢碰到。但練到第七篇下段的功夫，每一招每一式皆是由自己奮力迴護對方，心中假想敵人出招凌厲兇狠，小龍女難以抵敵，時時處於極大兇險之中，拆招既久，心中自然而然覺得小龍女已不是武功較己為高的師尊，只覺她柔弱可憐，受惡人欺凌，非自己出力保護不可。

小龍女本來年紀比他大了幾歲，但自幼生長於石墓之中，少見天日，所練的玉女神功又有少憂少慮、駐顏緩老之效，因此兩人相較，倒似楊過的年紀反大過了她。這套武功一練，楊過到後來只覺小龍女是個依賴自己保護的小妹子，更不當她是姑姑師父，所有拳招劍法，盡用於代小龍女擋架敵招，竟不顧及自己。這麼一來，這第七篇下段的功夫，便練得絲絲入扣，將心經中武功的原意顯示無遺，不僅招式相合，更連拳旨劍意，也表達得淋漓盡致。

小龍女招式上受楊過代擋保護，時刻稍久，心隨手轉，不自禁生出依賴順從之情，師尊的架子尊嚴忽然盡去，兩人目光偶爾相對，一個憐惜迴護，一個仰賴求助，突然間心靈相通。這本是心經內功的原意，徒練內功，難達此境，一與外功相結，兩人不由自主的內外交融。

這日練到一招「願為鐵甲」，楊過須得雙臂環抱小龍女，似乎化為一件鐵甲，將她周身護得不受敵傷，小龍女則須束手受護，自行調勻真氣。楊過縱身而前，雙臂虛抱，其實並沒碰到師父身子，但眼光中脈脈含情，顯得決意自捨性命，為她盡受敵人刀槍拳腳。小龍女一與他眼光相接，紅暈上臉，微感不妥，眼光中露出羞怯之情，輕聲道：「過兒，不好！」楊過便即跳開。

兩人在古墓中相處日久，年歲日長，情愫早生，只是一個矜持冷淡，一個尊敬恭順，即在言語中亦無絲毫越禮之處，此刻所練武功既須全身縱躍出力，更時時刻刻設想處於生死存亡的一線之間，種種禮法堤防，早已減弱，自然順了凡人有生俱來的本性。這日從頭練起，練到「亭亭如蓋」那一招，小龍女叫聲：「啊喲！」一個挫步，向前斜身摔倒。楊過縱身而前，憑空撲在她身上代擋敵招，雙足分開撐地，腰間使力，上身挺起，不和她身子相觸。此時敵人趕將上來，欲待傷害楊過。小龍女便挺長劍從楊過兩腿之間的空隙上刺，一劍通入敵人小腹，就此殺了敵人。

楊過腰背出力撐住身子，不令自己壓到小龍女身上，卻見她眼波盈盈，滿臉紅暈，嘴角邊似笑非笑，嬌媚百端，不禁全身滾熱，再也難以克制，雙臂抱住了她身子，伸嘴欲在她臉頰上一吻。小龍女年過二十，心中自非全無情欲，給楊過這麼一抱，見到他的眼光，不由得心中動情。但她自幼所練內功是冷漠自制，不論外界如何生變，自己既不驚懼，亦不動怒，動情自然更加不可，驀地裏覺到不妥，出力跳起，脫出楊過的摟抱，順手重重在他臀部猛擊一掌，喝道：「你不乖！不練啦。」奔回石墓。

楊過又驚又慚，急速隨後跟去，幸好小龍女並沒閉上墓門。楊過走到小龍女臥室之外，拿了一柄掃帚，跪倒在地，說道：「姑姑，今天我錯了，請你重重打我吧！」高舉掃帚過頂。小龍女道：「我不打你，你知錯了就好。咱們以後不練這一招了。」楊過道：「不練也成。以後倘若真有壞人害你，我一般的奮不顧身，保你護你，代擋殺招！」小龍女哼的一聲，說道：「原來你還是乖的，並不欺侮我。」楊過聽了她一聲哼，心中大石才落，說道：「我永永遠遠的保護你，決不欺侮你。」

兩人自此以夜作晝。晚上練功，白日在古墓中休息。楊過和小龍女嚴自提防，以免更犯當日險些情不自禁之誤。如此兩月有餘，相安無事。

那心經的內功要旨在更增縱躍之能以及出招的快捷，勁力的增長卻非玉女心經要旨所在。所以要兩人同練，一來遇到走火入魔等困厄時可互相救助，更要緊的是使得兩人心靈相通，在危急之際有如一人。林朝英和王重陽所以良緣難諧，主因便在互不了解，各人所思所念，每每與對方相左，難以心靈相通。林朝英生性矜持，又復靦覥，不肯先吐情意，只盼同練內功，對方自悟，得以心心相印。其實男女二人若兩情相悅，坦白直言即可表達情意，自內功入手而求兩心互通，未免是遠兜圈子了，且捨口舌言語而不用，內功練到高深處，敵意漸增，情意自相應而減。

王重陽其實未與林朝英同練玉女心經，林朝英此番心血，於數十年後方得讓徒孫受益。楊過虛心受教，小龍女誠意傳劍，兩情相洽，敵意不生。

※※※

那玉女心經的第九篇全是內功，共分九段，分別行功，這一晚小龍女已練到第七段，楊過也已練到第六段。當晚兩人隔著花叢各自用功，全身熱氣蒸騰，將那花香一薰，更是芬芳馥郁。漸漸月到中天，再過半個時辰，兩人六段與七段的行功就分別練成了。突然間山後傳來腳步聲響，兩個人一面說話，一面走近。

這玉女心經單數行功是「陰進」，雙數為「陽退」。楊過練的是「陽退」功夫，隨時可以休止，小龍女練的「陰進」卻須一氣呵成，中途不能微有頓挫。此時她用功正到要緊關頭，對腳步聲和說話聲全然不聞。楊過卻聽得清清楚楚，心下驚異，忙將丹田之氣逼出體外，吐納三次，止了練功。只聽那二人漸行漸近，語音好生熟悉，原來一個是以前的師父趙志敬，一個卻是甄志丙。兩人越說越大聲，竟是互相爭辯。

只聽趙志敬道：「甄師弟，此事你再抵賴也沒用。我去稟告丘師伯，憑他查究罷。」甄志丙道：「你苦苦逼我，為了何來？難道我就不知？你不過要跟我爭做第三代弟子的首座弟子，將來好做我教的掌門人。」趙志敬冷笑道：「你不守清規，犯了我教大戒，怎能再做首座弟子？」甄志丙道：「我犯了甚麼大戒？」趙志敬大聲喝道：「全真教第四條戒律，淫戒！」

楊過隱身花叢，偷眼外望，見兩個道人相對而立。甄志丙臉色鐵青，在月光映照下更顯得全無血色，沉著嗓子道：「甚麼淫戒？」說了這四字，伸手按住劍柄。趙志敬道：「你自從見了活死人墓中的那個小龍女，整日價神不守舍，胡思亂想，你心中不知幾千百遍的想過，要將小龍女摟在懷裏，溫存親熱，無所不為。我教講究的是修心養性。你心中這麼想，難道不是已犯了淫戒麼？」

楊過對師父尊敬無比，聽趙志敬這麼說，不由得怒發欲狂，對二道更恨之切骨。但聽甄志丙顫聲道：「胡說八道，連我心中想甚麼，你也知道了？」趙志敬冷笑道：「你心中所思，我自然不知。我為了要捉拿楊過這叛門的小畜生回觀治罪，派了鹿清篤和另外三名弟子，輪流在古墓外林子中伺伏，只等這小畜生出墓到林中來，便捉他回觀……」甄志丙道：「楊過的武功早高過你弟子鹿清篤了，還捉得到他嗎？」趙志敬冷冷的道：「楊過是捉不到，他們卻發現了個大秘密。他們見到，咱們全真教有一位甄師叔，不斷在古墓外的林中踱來踱去，仰起了頭喃喃自語，只怕口中叫的是『小龍女，小龍女！』」甄志丙怒道：「一派胡言，那有此事！」

趙志敬道：「就算聽不到你說話，但你三日兩頭到那林子中踱來踱去，總不假吧？咱們掌門師伯吩咐了，誰都不准走到古墓旁的林子裏去。我派四個弟子去守候捉拿楊過，除師伯、師父之外，教裏人人都知。你去林子裏等小龍女，這不是犯了淫戒算甚麼？你不認，我們到掌門師伯、丘師伯那裏去評評這理。」甄志丙道：「趙師哥，你為來為去，不過想撬掉我這第三代首座弟子的名號，要我將來做不成本教掌門，你肆口胡說，目的只是為此，大家知道你的用意，除了恥笑之外，又有誰信你了？再說，本教李志常李師哥、王志坦王師弟、宋德方宋師弟，那一個不是精明能幹，幹才遠勝於你，你要撬掉我已千難萬難，挨下來卻也未必輪到你呢！」

趙志敬冷笑道：「是我肆口胡說嗎？小龍女二十歲生日那天，是誰巴巴的在古墓前放了一盒蜜餞蟠桃、兩罐蜜棗，說是『恭祝龍姑娘芳辰』呢？」甄志丙道：「你倒把人家的生日記得這麼清清楚楚。」趙志敬道：「她十八歲生日那天，妖魔鬼怪大舉來攻，燒了重陽宮的宮觀，這日子誰不記得？你想不認嗎？哼哼！是誰送了這份生日禮，又寫了『恭祝龍姑娘芳辰』的禮箋，還怕人不知是誰送的禮，下面卻寫著重『陽宮小道甄志丙謹具』十個字。這張禮箋，可教鹿清篤給收下了。咱們不妨到丘師伯面前去對一對筆跡，到底是甄師弟你親筆所書呢，還是我趙志敬假冒的？」從懷中取出一張紅紙，揚了幾揚，說道：「這是不是你的筆跡？咱們交給掌門馬師伯、你座師丘師伯認認去。」甄志丙再也忍耐不住，唰的一聲，長劍出鞘，分心便刺。

趙志敬側身避開，將紅紙塞入懷內，獰笑道：「你想殺我滅口麼？只怕沒這等容易。」甄志丙一言不發，疾刺三劍，但每一劍都被他避開了。到第四劍上，錚的一聲，趙志敬也長劍出手，雙劍相交，當下便在花叢旁劇鬥起來。兩人都是全真派第三代高弟，一個是丘處機二徒，一個是王處一首徒，武功原在伯仲之間。甄志丙咬緊牙關狠命相撲，趙志敬卻在惡鬥之中不時夾著幾句譏嘲，意圖激怒對方，造成失誤。丘處機的弟子之中，武功本以尹志平居首，甄志丙其次，但近幾年來尹志平潛心內丹煉氣之道，於武功上不免生疏了，於第三代弟子之中，便由甄志丙及趙志敬互爭雄長。

此時楊過已將全真派的劍法盡數學會，見二人酣鬥之際，進擊退守，招數雖然變化多端，但大致盡在意料之中，心想姑姑教的本事果然不錯。見二人翻翻滾滾的拆了數十招，甄志丙使的盡是進手招數，趙志敬不斷移動腳步，冷笑道：「我會的你全懂，你會的我也都練過。要想殺我，休想啊，休想。」他守得穩凝無比，甄志丙奮力進撲，每一招都讓他擋開了。再鬥一陣，眼見二人腳步不住移向小龍女身邊，楊過大驚，心想：「這兩名賊道倘若打到我姑姑身畔，那可糟啦！」

驀地裏趙志敬突然反擊，將甄志丙逼了回去。他急進三招，甄志丙連退三步。楊過見二人離師父遠了，心中暗喜，那知甄志丙忽然劍交左手，右臂倏出，呼的一掌，當胸拍去。趙志敬笑道：「你就是有三隻手，也只有妙手偷香的本事，終難殺我。」當下左掌相迎。兩人劍刺掌擊，比適才鬥得更加兇了。

小龍女潛心內用，對外界一切始終不聞不見。楊過見二人走近幾步，心中就焦急萬分，移遠幾步，又略略放心。

鬥到酣處，甄志丙大聲怒喝，連走險招，竟然不再擋架對方來劍，一味猛攻。趙志敬暗呼不妙，知他處境尷尬，寧可給自己刺死，也不能洩漏了暗戀人家姑娘之事。他與甄志丙雖然素來不睦，卻無殺死他之心，這麼一來，登時落在下風。再拆數招，甄志丙左劍平刺，右掌正擊，同時左腿橫掃而出，正是全真派中的「三連環」絕招。

趙志敬高縱丈餘，揮劍下削。甄志丙長劍脫手，猛往對方擲去，跟著「嘿」的一聲，雙掌齊出。

楊過見這幾招凌厲變幻，已非己之所知，不禁手心中全是冷汗，眼見趙志敬身在半空，無可閃避，看來這兩掌要打得他筋折骨斷。豈知趙志敬竟在這情勢危急異常之際忽然空中翻身，急退尋丈，輕輕巧巧的落下地。

瞧他身形落下之勢，正對準了小龍女坐處花叢，楊過大驚之下再無細思餘暇，縱身而起，左掌從右掌下穿出，托在趙志敬背心，一招「綵樓拋球」，使勁揮出，將他龐大的身軀拋在兩丈以外。但他此時內力未足，這一下勁力使得猛了，勁集左臂，下盤便虛，登時站立不穩，身子一側，左足踏上了一根花枝。那花枝迅即彈回，碰在小龍女臉上。只這麼輕輕一彈，小龍女已大吃一驚，全身大汗湧出，正在急速運轉的內息湧入丹田，回不上來，立即昏暈。

甄志丙斗然間見楊過出現，又斗然間見到自己晝思夜想的意中人竟隱身在花叢之中，登時呆了，實不知是真是幻。此時趙志敬已站直身子，月光下已瞧清楚小龍女的面容，又見她暈在地下，衣衫不整，叫道：「妙啊，原來她在這裏偷漢子。」

楊過大怒，厲聲喝道：「兩個臭道士都不許走，回頭找你們算帳。」見小龍女摔倒後便即不動，想起她曾一再叮囑，練功之際必須互相全力防護，縱然是獐兔之類無意奔到，也能闖出大禍，這時她大受驚嚇，定然為禍非小，惶恐無比，伸手去摸她的額頭，只覺一片冰涼，忙將她衣襟拉過，遮好她身子，將她抱起，叫道：「姑姑，你沒事麼？」

小龍女「嗯」了一聲，卻不答話。楊過稍稍放心，道：「姑姑，咱們先回去，回頭再來殺這兩個賊道。」小龍女全身無力，偎倚在他懷裏。楊過邁開大步，走過二人身邊。甄志丙痴痴呆呆的站在當地。趙志敬哈哈大笑，道：「甄師弟，你的意中人在這裏跟旁人幹那無恥勾當，你與其殺我，還不如殺他！」甄志丙聽而不聞，不作一聲。

楊過聽了「幹那無恥的勾當」七字，雖不明他意之所指，但知總是極惡毒的咒罵，盛怒之下，將小龍女輕輕放在地下，讓她背脊靠在一株樹上，折了一根樹枝拿在手中，向趙志敬戟指喝道：「你胡說些甚麼？」

事隔兩年，楊過已自孩童長成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趙志敬初時並不知道是他，待得聽他二次喝罵，臉龐又轉到月光之下，這才瞧清楚原來是自己的徒兒，自己忙亂中竟給他摔了一交，不由得慚怒交迸，見他上身赤裸，喝道：「楊過，原來是你這小畜生！」楊過道：「你罵我也還罷了，你罵我姑姑甚麼？」趙志敬哈哈一笑，道：「人言道古墓派是姑娘派，向來傳女不傳男，個個是冰清玉潔的處女，卻原來污穢不堪，姘頭相好幾十個，不管和尚道士，徒弟師父，碰上了就不分日夜，幕天席地的幹這調調兒！」

小龍女適於此時醒來，聽了他這幾句話，驚怒交集，剛調順了的氣息又復逆轉，雙氣相激，胸口鬱悶無比，知道已受內傷，只罵得一聲：「你胡說八道……」突然口中鮮血狂噴，如一根血柱般射了出來。

甄志丙與楊過一齊大驚，雙雙搶近。甄志丙道：「你怎麼啦？」俯身察看她的傷勢。楊過只道他意欲加害，左手推向他胸口。甄志丙順手一格。楊過對全真派的武功招招熟習，手掌一翻，已抓住他手腕，先拉後送，將他摔了出去。

此時楊過練功時日未久，武功其實尚遠不及甄志丙，如與別派武學之士相鬥，對手武功與甄志丙相若，楊過非輸不可。但林朝英當年鑽研剋制全真武功之法，每一招每一式都配合得絲絲入扣，而她創成之後從未用過，是以全真弟子始終不知世上竟有這一項本門剋星的武功。此時楊過突然使將出來，甄志丙猝不及防，又當心神激盪之際，竟全無招架之功。楊過出手雖快，勁力不足，甄志丙這一交雖未跌倒，但身子已在兩丈之外，站在趙志敬身旁。

楊過道：「姑姑，你莫理他們，我先扶你回去。」小龍女氣喘吁吁的道：「不，你殺了他們，別……別讓他們在外邊說……說我……」楊過道：「好。」縱身而前，手中樹枝向趙志敬當胸點去。趙志敬那將他放在眼裏，長劍微擺，削他樹枝。那知楊過所使劍招正是全真劍法的對頭，樹枝尖頭一顫，倏地彎過，已點中趙志敬手腕上穴道。趙志敬手腕一麻，暗叫不好。楊過左掌橫劈，直擊他左頰，這一劈來勢怪極，乃是從最不可能處出招。趙志敬要保住長劍，就得挺頭受了他這一劈，若要避招，長劍非撒手不可。

趙志敬武功了得，放手撒劍，低頭避過，楊過已將他長劍奪過，趙志敬跟著左掌前探，就在這一瞬之間要奪回長劍。豈知林朝英在數十年前早已料敵機先，對全真高手或能使用的諸般巧妙厲害變著，盡數預擬了對付之策。趙志敬這招自覺別出心裁，定能敗中求勝，那想到楊過與小龍女早就將此招拆解得爛熟於胸。楊過見他左掌一閃，已知他要用此著，長劍刺去，搶先削他手掌。趙志敬急忙縮手。楊過劍尖已指在他胸口，喝道：「躺下！」左腳勾出。趙志敬要害被制，動彈不得，被他一勾，當即仰天摔倒。楊過提起長劍，疾往他小腹刺下。

忽然身後風聲颯然，一劍刺到，甄志丙厲聲喝道：「你膽敢弒師麼？」這一劍攻敵之必救，楊過於大驚大怒交攻之際，仍能審察緩急，立時回劍擋格，噹的一聲，雙劍相交。甄志丙見他迴劍既快且準，不禁暗暗稱讚，突覺自己手中長劍不挺自伸，竟被對方黏了過去。一驚之下，急運內力回奪。他內力自是遠為深厚，雙力互奪，楊過長劍反給牽引過去。不料楊過正是要誘他使這一著，只微一凝持，突然放劍，雙掌直欺，猛擊他前胸，同時劍柄反彈上來，雙掌一劍，三路齊至，甄志丙武功再高，也擋不住這怪異之極的奇襲。

當此之時，甄志丙只得撒劍迴掌，並手橫胸，急擋一招，只手臂彎得太內，已難發勁，總算楊過內力不強，未能將他雙臂折斷，但也已震得他胸口劇痛，兩臂酸麻，急忙倒退三步。趙志敬已乘機跳起，與甄志丙並肩抗敵。楊過雙劍在手，向二人攻去。

趙甄二人數招之間，讓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年殺得手忙腳亂，都既驚且怒，再也不敢大意。兩人並肩而立，使開掌法，只守不攻，要先摸清對方的武功路子再說。這麼一來，楊過雖雙手皆有利器而對方赤手空拳，但二人守得嚴密異常，再也不能如初交手時那麼殺他們個措手不及。林朝英只求蓋過王重陽，如以利劍制敵手掌，非但勝之不武，抑且自失身分，她於此自是不屑去多費心思，因此玉女心經劍術之中，並無剋制全真派拳腳的招數。加之趙甄二人功力固然遠勝，又聯防而求立於不敗之地，楊過雙劍閃爍，縱橫揮動，卻無可乘之機，到後來且漸落下風。趙志敬掌力沉厚，不斷催勁，壓向他劍上。

甄志丙定了定神，暗想兩個長輩合鬥一個少年，那成甚麼樣子？眼見勝算已然在握，又記掛小龍女的安危，喝道：「楊過，你快扶你姑姑回去，跟我們瞎纏甚麼？」楊過道：「姑姑恨你們胡說八道，叫我非殺了你們不可。」甄志丙呼的一掌，將他左手劍震歪了，向左躍開三步，叫道：「且住！」楊過道：「你想逃麼？」甄志丙道：「楊過，你想殺我們兩個，這叫做千難萬難，不過好教你姑姑放心，今日之事，我姓甄的倘若吐露了半句，立時自刎相謝。倘有食言……」說到此處，左掌向天，說道：「我甄志丙死得慘不堪言，死後身入十八層地獄，來世做狗做豬，永為畜生！」

楊過一呆之下，聽他說得誠懇，已知這誓言出自真心，喝道：「姓甄的，你做狗做豬，倒也相配！」向前踏上兩步，驀地裏挺劍向背後刺出，直指趙志敬胸口。

這一招「木蘭迴射」陰毒無比，趙志敬正自全神傾聽二人說話，那料到他忽施偷擊，待得驚覺，劍尖已刺上了小腹。趙志敬只感微微一痛，立時氣運丹田，小腹斗然間向後縮了半尺，疾起右腿，竟將楊過手中長劍踢飛。楊過不等他右腿縮回，伸指向他膝彎裏點去，正中穴道。趙志敬雖逃脫性命，卻再也站立不住，右腿跪倒在楊過面前。

楊過伸手接住從空中落下的長劍，指在趙志敬咽喉，道：「我曾拜你為師，磕過你八個頭，現下你已非我師，這八個頭快磕回來。」趙志敬氣得幾欲暈去，臉皮紫脹，幾成黑色。楊過手上稍稍用力，劍尖陷入他喉頭肉裏。趙志敬罵道：「你要殺便殺，多說甚麼？」楊過挺劍正要刺去，忽聽小龍女在背後說道：「過兒，師父殺不得，你叫他立誓不說今日之事，就……就饒了他罷！」

楊過對小龍女之言奉若神明，聽她這般說，便道：「你發個誓來。」趙志敬雖然氣極，畢竟性命要緊，說道：「我不說就是，發甚麼誓？」楊過道：「不成，非發個毒誓不可。」趙志敬：「好，今日之事，咱們這裏只四人知道。如我對第五個人說起，教我身敗名裂，逐出師門，為武林同道所不齒，終於不得好死！」

小龍女與楊過都不諳世事，只道他當真發了毒誓。甄志丙卻聽出他誓言之中另藏別意，待要提醒楊過，又覺不便明助外人，只見楊過抱著小龍女，腳步迅捷，轉過山腰去了。

※※※

楊過抱著小龍女回到古墓，將她放在寒玉床上。小龍女嘆道：「我身受重傷，怎麼還能與寒氣相抗？」楊過「啊」了一聲，心中愈驚，暗想：「原來姑姑受傷如此之重。」掌下抱她到隔壁她自己臥房。小龍女剛一臥倒，又是「哇」的一聲，噴出了大口鮮血，楊過赤裸的上身給噴得滿胸是血。她喘息幾下，便噴一口血。楊過嚇得手足無措，只是流淚。

小龍女淡淡一笑，說道：「我把血噴完了，就不噴了，又有甚麼好傷心的？」楊過道：「姑姑，你別死。」小龍女道：「你自己怕死，是不是？」楊過愕然道：「我？」小龍女道：「我死之前，自然先將你殺了。」這話她在兩年多前曾說過一次，楊過早就忘了，想不到此時重又提起。小龍女見他滿臉訝異之色，道：「我若不殺你，死了怎有臉去見孫婆婆？你獨個兒在這世上，又有誰來照料你？」楊過腦中一片惶亂，不知說甚麼好。

小龍女吐血不止，神情卻甚鎮定，渾若無事。楊過靈機一動，奔去舀了一大碗玉蜂蜜漿來，餵她喝了下去。這蜜漿療傷果有神效，過不多時，她終於不再吐血，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楊過心中略定，驚疲交集，再也支持不住，坐在地下，也倚牆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咽喉上一涼，當即驚醒。他在古墓中住了多年，雖不能如小龍女般黑暗中視物有如白晝，但在墓中來去，也已不須秉燭點燈。睜開眼來，只見小龍女坐在床沿，手執長劍，劍尖指在他的喉頭，一驚之下，叫道：「姑姑！你……」

小龍女淡然道：「過兒，我這傷勢是好不了啦，現下殺了你，咱們一塊兒見孫婆婆去罷！」楊過只是急叫：「姑姑！」小龍女道：「你心裏害怕，是不是？挺快的，只一劍就完事。」楊過見她眼中忽發異光，知她立時就要下殺手，胸中求生之念熱切無比，再也顧不得別的，一個打滾，飛腿去踢她手中長劍。

小龍女雖內傷沉重，身手迅捷，竟不減平時，側身避開他這一腳，劍尖又點在他喉頭。楊過連變幾下招術，但他每一招每一式全是小龍女所指點，那能不在她意料之中？長劍如影隨形，始終不離他咽喉三寸之處。楊過嚇得全身出汗，暗想：「今日逃不了性命，定要給姑姑殺了。」危急中雙掌一併，憑虛擊去，欺她傷後無力，招數雖精，該無勁力與自己對掌。

小龍女識得他用意，上身微側讓開，楊過只須雙掌下擊，便可打落她手中長劍，但他無論如何不肯以一指加於師父，掌力略偏，在小龍女肩頭掠過，小龍女叫道：「過兒，不用鬥了！」長劍略挺，劍尖顫了幾顫，一招巧妙無比的「分花拂柳」，似左實右，已點在楊過喉頭。她運勁前送，正要在他喉頭刺落，見到他乞憐的眼色，突然心中憐意大生，登時手腕無力，全身酸軟，噹的一聲，長劍落地。

這一劍刺來，楊過只有待死，不料她竟會拋劍不刺。他一呆之下，隨即轉身逃出，臨出門時回頭向小龍女望了一眼，只見她半身倒在地下，長劍落在身邊，嘴裏兩道鮮血從嘴角邊緩緩流下，雙目緊閉，昏暗之中，但見她本來白玉一般晶瑩的臉色，似乎變得有些灰撲撲地。楊過心中大慟：「姑姑就要死了，我說甚麼也不離開她！她要殺我，讓她殺好了。」搶身過去，靠牆坐倒，將小龍女的身子輕輕扶起，靠在自己胸前，伸手到石桌上將那碗尚未喝完的玉蜂蜜拿過，左手撥開小龍女的嘴唇，將蜂蜜緩緩灌入她口裏。

小龍女喝得幾口蜂蜜，微微睜眼，發覺楊過摟著她上身，心下大喜，臉色如春花之綻，問道：「我要殺你，你……你怎不逃走？」楊過道：「我捨不得離開你！你殺我也不打緊。你如真的死了，我就自殺，否則你到了陰間，沒人陪你，你會害怕的。」小龍女聽他這幾句話情深無限，沒半點假意，心中平靜，便呼吸順暢，迷迷糊糊的似欲睡去。楊過將她抱起，輕輕放到床上，拉過薄被蓋在她身上。打亮火摺，點燃石桌上的一支蠟燭，見小龍女臉上微透紅暈，嘴角邊露出笑意，先前重傷垂死的頹態已大為改善。

小龍女微微睜眼，說道：「我受激吐血，師父以前曾說，該找人參、田七、紅花、當歸之類藥物服了，慢慢調養，否則吐血不止，傷勢難愈。」楊過道：「我這就出去找藥，你乖乖的躺著休息。」小龍女閉了眼，輕輕的道：「你要小心！」楊過道：「是。姑姑，我不放心離開你。」小龍女道：「你去好了，我就要死，也等你回來再死。」

楊過心想古墓中無銀子去買藥，到山下見到藥店，或偷或搶，見機行事便了，便即走出古墓。但見陽光耀目，清風拂面，好鳥在樹，那裏還是墓中陰沉慘怛的光景？

※※※

他回到紅花叢旁先前練功之處，趙志敬和甄志丙已人影不見，便即展開輕功向山下急奔。中午時分，已到了山腳。他放慢腳步而行，走到溪邊，將自己身上的血跡稍事清洗，走了一陣，腹中餓得咕咕直響。他自幼闖蕩江湖，找東西吃的本事著實了得，四下張望，見西邊山坡上長著一大片玉米，於是過去摘了五根棒子。玉米尚未成熟，但已可食得。他拾了一些枯柴，便想設法生火燒烤來吃，自己先吃三根棒子，餘下兩根拿去給師父。忽聽樹後腳步聲細碎，有人走近。

他側身先擋住了玉米，以免給鄉農捉賊捉贓，再斜眼看時，卻見是個妙齡道姑，身穿杏黃道袍，腳步輕盈，緩緩走近。她背插雙劍，劍柄上血紅絲條在風中獵獵作響，顯是會武。楊過心想此人定是山上重陽宮裏的，多半是清淨散人孫不二的弟子。他想女道姑就不必跟她為難了，低了頭自管在地下掇拾枯枝。

那道姑走到他身前，問道：「喂，上山的路怎生走法？」楊過暗道：「這女子是全真教弟子，怎能不識上山路徑？定然不懷好意。」當下也不轉頭，隨手向山一指，道：「順大路上去便是。」那道姑見他上身赤裸，下身一條褲子甚為敝舊，髒兮兮的也不知道是沾了油漆，還是染了菜汁，蹲在道旁執拾柴草，料想是個尋常莊稼漢。她自負美貌，任何男子見了都要目不轉瞬的呆看半晌，這少年居然瞥了自己一眼便不再瞧第二眼，竟似瞎了眼一般，不禁有氣，但隨即轉念：「這些蠢牛笨馬一般的鄉下人又懂得甚麼？」說道：「你站起來，我有話問你。」

楊過對全真教上上下下早就盡數恨上了，當下裝聾作啞，只作沒聽見。那道姑道：「傻小子，我的話你聽見沒有？」楊過道：「聽見啦，可是我不愛站起來。」那道姑聽他這麼說，不禁嗤的一笑，說道：「你瞧瞧我，是我叫你站起來啊！」這兩句話聲音嬌媚，又甜又膩。楊過心中一凜：「怎麼她說話這等怪法？」抬起頭來，只見她膚色白潤，雙頰暈紅，兩眼水汪汪的斜睨自己，似乎並無惡意；一眼看過之後，又低下頭來拾柴。

那道姑又問：「你知不知道山上的那座大墓在哪裏？」楊過一怔，仍不抬頭，乾脆答道：「不知道！」那道姑覺察到他神色有異，心想這孩子大約是害怕大墳，見他滿臉稚氣，對自己毫不動心，也不生氣，又想：「原來是個不懂事的傻孩子。鄉下人不懂甚麼容貌美麗，銀錢總是貪的。」她急於問路，不能色誘，從懷裏取出兩錠銀子，叮叮的相互撞了兩下，說道：「小兄弟，你聽我話，這兩錠銀子就給你。」

楊過原不想招惹她，但聽她說話奇怪，倒要試試她有何用意，於是索性裝痴喬獃，怔怔的望著銀子，道：「這亮晶晶的是甚麼啊？」那道姑一笑，說道：「這是銀子。你要新衣服啦、大母雞啦、白米飯啦，都能用銀子去買來。」楊過裝出一股茫然不解的神情，心想：「我搶了她銀子，就好到山下去給姑姑買藥。」說道：「你又騙我啦，我不信。」那道姑笑道：「我幾時騙過你了？喂，小子，你叫甚麼名字？」楊過道：「人人都叫我傻蛋，你不知道麼？你叫甚麼名字？」

那道姑笑道：「傻蛋，你只叫我仙姑就得啦，你媽呢？」楊過道：「我媽剛才臭罵我一頓，到山上砍柴去啦。」那道姑道：「嗯，我要用把斧頭，你去家裏拿來，借給我使使。」楊過心中大奇，雙眼發直，口角流涎，傻相裝得越加像了，不住搖頭，道：「那使不得，斧頭不能借人的。」那道姑笑道：「你爹媽見了銀子，就肯借斧頭啦。」說著揚手將一錠銀子向他擲去。

楊過伸手去接，假裝接得不準，讓那銀子撞在肩頭，落下來時，又碰上了右腳，他捧住右腳，左足單腳而跳，大叫：「噯喲，噯喲，你打我！我跟媽媽說去！」說著大叫大嚷，拾起銀子，轉身向山下急奔，要去買藥。

那道姑見他傻得有趣，微微而笑，解下身上腰帶，向楊過的右足揮出。楊過聽到風聲，回頭一望，見到腰帶來勢，吃了一驚：「這是我古墓派的功夫！難道她不是全真派道姑？」當下也不閃避，讓她腰帶纏住右足，撲地摔倒，全身放鬆，任她橫拖倒曳的拉回來，心下戒懼：「她上山去，難道是衝著姑姑？」

他一想到小龍女，不知她此時生死如何，不由得憂急無比。那道姑已將他拉到面前，見他雖然滿臉灰土，卻眉清目秀，心道：「這鄉下小子生得倒俊，只可惜繡花枕頭，肚子裏一包亂草。」聽他兀自大叫大嚷，胡言亂語，微微笑道：「傻蛋，你要死還是要活？」說著拔出長劍，抵在他胸口。

楊過見她出手這招「錦筆生花」正是古墓派嫡傳劍法，心下更無疑惑：「此人多半是師伯李莫愁的弟子，上山找我姑姑，定然不懷好意。從她揮腰帶、出長劍的手法看來，武功倒也不弱，我便裝傻到底，好教她全不提防。」滿臉惶恐，求道：「仙姑，你……你別殺我，我聽你的話。」那道姑笑道：「好，你如不聽我吩咐，一劍就將你殺了。」楊過叫道：「我聽，我聽。」那道姑揮起腰帶，啪的一聲輕響，已纏回腰間，姿態飄逸，甚是瀟灑。楊過暗讚一聲：「好！」臉上卻仍一股茫然之色。道姑心道：「這傻子又怎懂得這一手功夫之難？我這可是俏媚眼做給瞎子看了。」說道：「你快回家去拿斧頭。」

楊過本想先到山下買藥，料想那道姑追自己不上，但見她是李莫愁的弟子，要去古墓，定是要為難小龍女，倒不可不防。當下奔向前面農舍，故意足步蹣跚，落腳極重，搖搖擺擺，顯得笨拙異常。那道姑瞧得極不順眼，叫道：「你可別跟人說起，快去快回。」楊過應道：「是啦！」悄悄在一所農舍的門邊一張，見屋內無人，想是都在田地裏耕作，在壁上取了一柄伐樹砍柴用的短斧，順手又在板凳上取過一件破衣披在身上，傻裏傻氣的回來。

他雖在作弄那道姑，心中掛念著小龍女的安危，臉上不禁深有憂色。那道姑嗔道：「你哭喪著臉幹麼？快給我笑啊。」楊過咧開了嘴，傻笑幾聲。那道姑秀眉微蹙，道：「跟我上山去。」楊過忙道：「不，不，我媽吩咐我不可亂走。」那道姑喝道：「你不聽話，我立時殺了你。」說著伸左手扭住他耳朵，右手長劍高舉，作勢欲斬。楊過殺豬也似的大嚷起來：「我去啊，我去啊！」

那道姑心想：「這人蠢如豬羊，正合我用。」於是拉住他袖子，走上山去。她輕功不弱，行路自然極快。楊過卻跌跌撞撞，左腳高，右腳低，遠遠跟在後面，走了一陣，便坐在路邊石上不住拭汗，呼呼喘氣。那道姑連聲催促快走。楊過道：「你走起路來像兔子一般，我怎麼跟得上？」那道姑見日已偏西，心中老大不耐煩，回過來挽住他手臂，向山上急奔。楊過只跟不上，雙腳亂跨，忽爾在她腳背上重重踹了一腳。

那道姑「噯喲」一聲，怒道：「你作死麼？」但見他氣息粗重，當真累得厲害，伸左臂托在他腰裏，喝一聲：「走罷！」攬著他身子向山上疾馳，輕功施展開來，片刻間就奔出數里。楊過讓她攬在臂彎，背心感到的是她身上溫軟，鼻中聞到的是她女兒香氣，索性不使半點力氣，任她帶著上山。那道姑奔了一陣，俯下頭來，見他臉露微笑，顯得甚為舒服，不禁有氣，鬆開手臂，將他擲落，嗔道：「你好開心麼？」楊過摸著屁股大叫：「哎唷，哎唷，仙姑摔痛傻蛋屁股啦。」

那道姑又好氣又好笑，罵道：「你怎麼這生傻？」楊過道：「是啊，我本來就叫傻蛋嘛。仙姑，我媽說我不姓傻，姓張。你可是姓仙麼？」那道姑道：「你叫我仙姑就得啦，管我姓甚麼呢。」原來她正是赤練仙子李莫愁的弟子、當日去殺陸立鼎滿門而給武三娘逐走的小道姑洪凌波。楊過想探聽她姓名，她竟不吐露。

她在石上坐下，整理給風吹散了的秀髮。楊過側著頭看她，心道：「這道姑也算得美了，只是還不及桃花島郭伯母，更加不及我姑姑。」洪凌波向他橫了一眼，笑道：「傻蛋，你儘管瞧著我幹甚？」楊過道：「我瞧著就是瞧著，又有甚麼幹不幹的？你不許我瞧，我不瞧就是了，有甚麼希罕？」洪凌波噗哧一笑，道：「你瞧罷！喂，你說我好不好看？」從懷裏摸出一隻象牙小梳，慢慢梳理頭髮。

楊過道：「好看啊，就是，就是……」洪凌波道：「就是甚麼？」楊過道：「就是不大白。」洪凌波向來自負膚色白膩，肌理晶瑩，聽他這麼說，不禁勃然而怒，站起身來喝道：「傻蛋，你要死了，說我不夠白？」楊過搖頭道：「不大白。」洪凌波怒道：「誰比我更白了？」楊過道：「昨晚跟我一起睡的，就比你白得多。」洪凌波道：「誰？是你媳婦兒，還是你娘？」心中轉過一個念頭，就想將這膚色比自己更白的女人殺了。楊過道：「都不是，是我家的白羊兒。」洪凌波轉怒為笑，道：「真是傻子，人怎能跟畜牲比？快去罷。」挽著他臂膀，快步上山。

將至直赴重陽宮的大路時，洪凌波折而向西，朝活死人墓的方向走去。楊過心想：「她果然去找我姑姑。」洪凌波走了一會，從懷中取出一張地圖，找尋路徑。楊過道：「仙姑，前面走不通啦，樹林子裏有鬼。」洪凌波道：「你怎知道？」楊過道：「林子裏有個大墳，墳裏有惡鬼，誰也不敢走近。」洪凌波大喜，心道：「活死人墓果在此處。」

原來洪凌波近年得師父傳授，武功頗有進益，在山西助師打敗武林群豪，更得李莫愁歡心。她聽師父談論與全真諸子較量之事，說道若能練成「玉女心經」，便不用畏懼全真教這些牛鼻子老道，只可惜記載這門武學的書冊留在終南山古墓之中。洪凌波問她為甚麼不到墓中研習這門功夫。李莫愁含糊而答，只說已把這地方讓給了小師妹，師姊妹倆不大和睦，向來就沒來往。她極其好勝，自己曾數度闖入活死人墓、鎩羽受創、狼狽逃走之事，自不肯對徒兒說起，反說那小師妹年紀幼小，武功平平，做師姊不便以大欺小。當下洪凌波極力攛掇師父去佔墓奪經。其實李莫愁此念無日或忘，但對墓中機關參詳不透，遲遲不敢動手，聽徒兒說得熱切，只微笑不答。

洪凌波提了幾次，見師父始終無可無不可，暗自留了心，向師父詳問去終南山古墓的道路，私下繪了一圖，卻不知李莫愁其實並未盡舉所知以告。這次師父派她上長安殺個並無多大武功的仇家，事成之後，便逕上終南山來，不意卻與楊過相遇；便命楊過使短斧砍開阻路荊棘，覓路入墓。

楊過心想這般披荊斬棘而行，攪上一年半載也走不近古墓，痴痴呆呆的只依命而行。鬧了大半時辰，天色全黑，還行不到里許路，離古墓仍極遙遠。他記掛小龍女之心越來越熱切，暗想自己能制住這小道姑，也不怕她能有甚麼古怪，舉斧亂劈幾下，對準一塊石頭砍了下去，火星四濺，斧口登時捲了。他大聲叫道：「噯喲，噯喲，這兒有一塊大石頭。斧頭壞啦，回頭爹爹準要打我。仙姑，我……我要回家去啦。」

洪凌波早十分焦急，瞧這等走法，今晚無論如何不能入墓，口中只罵：「傻蛋，不許回去！」楊過道：「仙姑，你怕不怕鬼？」洪凌波道：「鬼才怕我呢，我一劍就將惡鬼劈成兩半。」楊過喜道：「你不騙我麼？」洪凌波道：「我騙你幹麼？」楊過道：「惡鬼既然怕你，我就帶你到大墳去。那惡鬼出來，你可要趕跑他啊！」洪凌波大喜道：「你識得到大墳去的路？快帶我去。」楊過怕她疑心，嘮嘮叨叨的再三要她答應，定要殺了惡鬼。洪凌波連聲安慰，叫他放心，說道便有十個惡鬼也都殺了。

楊過牽著她手，走出花木叢來，轉到通往古墓的秘道。此時已近中夜，星月無光。楊過拉著她手，只覺溫膩軟滑，暗暗奇怪：「姑姑與她都是女子，怎麼姑姑的手冰冰冷的，她卻這麼溫暖。」不自禁手上用勁，捏了幾捏。若是武林中有人對洪凌波這般無禮，她早已拔劍砍殺，但她只道楊過是個傻瓜，此時又有求於他，再者見他俊美，心中也有幾分喜歡，竟未動怒，暗道：「這傻蛋倒也不是傻得到底，卻也知道我生得好看。」

不到一頓飯功夫，楊過已將洪凌波領到墓前。他出來時急於去為小龍女找藥，沒關上墓門。他心中怦怦亂跳，暗暗禱告：「但願姑姑不死！」便即舉步入內。洪凌波心想：「這傻蛋忽然大膽，倒也奇怪。」不暇多想，在黑暗中緊緊跟隨，她聽師父說墓中道路迂迴曲折，只要走錯一步，立時迷路，卻見楊過毫不遲疑的快步而前，東一轉，西一繞，這邊推開一扇門，那邊拉開一塊大石，竟熟悉異常。洪凌波暗暗生疑：「墓中道路有甚麼難走？莫非師父騙我，她是怕我私自進入麼？」

片刻之間，楊過已帶她走到古墓中心的小龍女臥室。他輕輕推開了門，側耳傾聽，不聞半點聲響，待要叫喚：「姑姑！」想起洪凌波在側，急忙忍住，低聲道：「到啦！」

這時室中燭火已熄，一片黑暗。洪凌波雖藝高人膽大，畢竟也惴惴不安，忙取出火摺，打火點燃桌上的蠟燭，只見一個白衣女子躺在床上。她早料到會在墓中遇到師叔小龍女，卻想不到她竟是這般泰然高臥，不知是睡夢正酣，還是沒將自己放在眼裏，當下平劍當胸，說道：「弟子洪凌波，拜見師叔。」

楊過張大了口，一顆心幾乎從胸腔中跳了出來，全神注視小龍女的動靜，只見她一動不動，隔了良久，才輕輕「嗯」了一聲。從洪凌波說話到小龍女答應，楊過等得焦急異常，恨不得撲上前去，抱住師父放聲大哭，待聽她出聲，心頭有如一塊大石落地，喜悅之下，再也忍耐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洪凌波問道：「傻蛋，你幹甚麼？」楊過嗚咽道：「我……我好怕。」

小龍女緩緩轉過身來，低聲道：「你不用怕，剛才我死過一次，一點也不難受。」洪凌波斗然間見到她秀麗絕俗的容顏，大吃一驚：「世上居然有這等絕色美女！」不由得自慚形穢，又道：「弟子洪凌波，拜見師叔。」小龍女輕輕的道：「我師姊呢？她也來了麼？」洪凌波道：「我師父命弟子先來，請問師叔安好。」小龍女道：「你出去罷，這個地方莫說你，連你師父也不許來。」

洪凌波見她滿臉病容，胸前一片片的斑斑血漬，說話中氣短促，顯然身受重傷，將提防之心去了大半，暗想：「當真天緣巧合，不想我洪凌波竟成了這活死人墓的傳人。」眼見小龍女命在頃刻，只怕她忽然死去，無人能知收藏《玉女心經》的所在，忙道：「師叔，師父命弟子來取玉女心經。你交了給我，弟子立時給你治傷。」

小龍女長期修練，七情六欲本來皆已壓制得若有若無，可說萬事不縈於懷，但此時重傷之餘，失了自制，聽她這麼說，不由得又急又怒，暈了過去。洪凌波搶上去在她人中上捏了幾下，小龍女悠悠醒來，說道：「師姊呢？你請她來，我有話……有話跟她說。」洪凌波眼見本門的無上秘笈竟然唾手可得，迫不及待，一聲冷笑，從懷裏取出兩枚長長的銀針，厲聲道：「師叔，你認得這針兒，不快交出玉女心經，可莫怪弟子無禮。」

楊過曾吃過這冰魄銀針的大苦頭，只不過無意捏在手裏，便即染上劇毒，倘若刺在身上，那還了得？見事勢危急，叫道：「仙姑，那邊有鬼，我怕！」說著撲將過去，抱住她背心，順手便在她「肩貞」「京門」兩穴上各點一指。洪凌波做夢也想不到這「傻蛋」竟有一身上乘武功，要待罵他胡說八道，已是全身酸麻，軟癱在地。楊過怕她有自通經脈之能，隨即在她「巨骨穴」上又再重重點上幾指，說道：「姑姑，這女人真壞，我用銀針來刺她幾下好不好？」說著用衣襟裹住手指，拾起銀針。

洪凌波身子不能動彈，這幾句話卻清清楚楚的聽在耳裏，見他拾起銀針，笑嘻嘻的望住自己，只嚇得魂飛魄散，要待出言求情，苦在張口不得，只是目光露出哀憐之色。小龍女道：「過兒，關上了門，防我師姊進來。」楊過應道：「是！」剛要轉身，忽聽身後一個嬌媚的女子聲音說道：「師妹，你好啊？我早來啦。」

楊過大驚轉身，燭光下只見得門口俏生生的站著個美貌道姑，杏眼桃腮，嘴角邊似笑非笑，正是赤練仙子李莫愁。

※※※

當洪凌波打聽活死人墓中道路之時，李莫愁早料到她要自行來盜《玉女心經》，派她到長安殺人等等，都是有意安排。她一直悄悄跟隨其後，見到她如何與楊過相遇，如何入墓，如何逼小龍女獻經，又如何中計失手，只因她身法迅捷，腳步輕盈，洪凌波、小龍女與楊過竟全沒察覺，直至斯時，方始現身。

小龍女矍然而起，叫了聲：「師姊！」跟著便不住咳嗽。李莫愁問道：「孫婆婆呢？」小龍女道：「孫婆婆死了！」李莫愁更加放心。小龍女見她聽得孫婆婆去世，臉上反有喜色，心下暗責她為人涼薄。

李莫愁冷冷的指著楊過道：「這人是誰？祖師婆婆遺訓，古墓中不准臭男子踏進一步，你幹麼容他在此？」小龍女猛烈咳嗽，無法答話。楊過擋在小龍女身前相護，朗聲道：「她是我姑姑，這裏的事，不用你多管！」李莫愁冷笑道：「好傻蛋，真會裝蒜！」拂塵揮動，呼呼呼進了三招。這三招雖先後而發，卻似同時而到，正是古墓派武功的厲害招數，別派武學之士若不明此中奧妙，一上手就給她擊得筋斷骨折。楊過對這門功夫習練已熟，雖遠不及李莫愁功力深厚，仍輕描淡寫的閃開了她三招混一的「三雀投林」。

李莫愁拂塵回收，暗暗吃驚，瞧他閃避的身法竟是本門武學，厲聲道：「師妹，這小賊是誰？」小龍女怕再嘔血，不敢高聲說話，低低的道：「過兒，拜見了大師伯。」楊過呸了一聲，道：「這算甚麼師伯？」小龍女道：「你俯耳過來，我有話說。」

楊過只道她要勸自己向李莫愁磕頭，心下不願，但仍俯耳過去。小龍女聲細若蚊，輕輕道：「腳邊床角落裏，有一塊突起的石板，你用力向左邊扳，然後立即跳上床來。」李莫愁也當她是在囑咐徒兒向自己低頭求情，眼前一個身受重傷，一個後輩小子，那裏放在心上，自管琢磨怎生想個妙法，勒逼師妹獻出《玉女心經》。

楊過點點頭，朗聲道：「好，弟子拜見大師伯！」慢慢伸手到小龍女腳邊床裏摸去，觸手處果有塊突起的石板，出力扳動，跟著躍上床去。只聽得軋軋幾響，石床突然下沉。李莫愁一驚，知道古墓中到處都是機關，當年師父偏心，瞞過自己，卻將運轉機關的法門盡數傳給師妹，立即搶上來向小龍女便抓。

此時小龍女全無抵禦之力，石床雖然下沉，但李莫愁見機奇快，出手迅捷之極，這一下竟要硬生生將她抓下床來。楊過大驚，奮力拍出一掌，將她手抓擊開，眼前一黑，砰砰兩響，石床已落入下層石室。室頂石塊自行推上，登時將小龍女師徒與李莫愁師徒四人一上一下的隔成兩截。

楊過朦朧中見室中似有桌椅之物，走向桌旁，取火摺點燃桌上半截殘燭。小龍女嘆道：「我血行不足，難以運功治傷。但縱然身未受傷，咱師徒倆也鬥不過我師姊……」楊過聽到她「血行不足」四字，也不待她說完，提起左手，看準了腕上筋脈，狠命咬落，登時鮮血迸出。他將傷口放在小龍女嘴邊，鮮血便汩汩從她口中流入。

小龍女本來全身冰冷，熱血入肚，身上便微有暖意，但知此舉不妥，待要掙扎，楊過右臂牢牢抱住她腰間，令她動彈不得。過不多時，傷口血凝，楊過又再咬破，然後再咬右腕，灌了幾次鮮血之後，楊過只感頭暈眼花，全身無力，這才坐直身子。小龍女對他凝視良久，不再說話，幽幽嘆了口氣，自行練功。楊過見蠟燭行將燃盡，換上了一根新燭。

這一晚兩人各自用功。楊過是補養失血後的疲倦。小龍女服食楊過的鮮血後精神大振，兩個時辰後，自知性命算是保住了，睜開眼來，向他微微一笑。楊過見她雙頰本來慘白，此時忽然有兩片紅暈，有如白玉上抹了一層淡淡的胭脂，大喜道：「姑姑，你好啦。」小龍女點點頭。楊過欣喜異常，卻不知說甚麼好。他自不知補充失血如真欲生效，須將鮮血輸入血管，服食鮮血未必能真補鮮血，但小龍女極度衰弱，垂死之際，身中氣血突然大增，多少亦有振奮精神、增強體力之效。

小龍女道：「咱們到孫婆婆的屋裏去，我有話跟你說。」楊過道：「你不累麼？」小龍女道：「不礙事。」伸手在石壁的機括上扳了幾下，石塊轉動，露出一道門來。此處的道路楊過亦已全不識得。小龍女領著他在黑暗中轉來轉去，到了孫婆婆屋中。

她點亮燭火，將楊過的衣服打成一個包裹，將自己的一對金絲手套也包在裏面。楊過呆呆的望著她，奇道：「姑姑，你幹甚麼？」小龍女不答，又將兩大瓶玉蜂漿放在包中。楊過喜道：「姑姑，咱們要出去了，是麼？那當真好得很。」

小龍女道：「你好好去罷，我知道你是好孩子，你待我很好。」楊過大驚，問道：「姑姑你呢？」小龍女道：「我向師父立過誓，是終身不出此墓的。除非……除非……嗯，我不出去。」說著黯然搖頭。

楊過見她臉色嚴正，語氣堅定，顯是決計不容自己反駁，不敢再說，但此事實在重大，終於又鼓起勇氣道：「姑姑，你不去，我也不去。我陪著你。」小龍女道：「此時我師姊定是守住了出墓的要道，要逼我交出玉女心經。我功夫遠不如她，又受了傷，定然鬥她不過，是不是？」楊過道：「是。」小龍女道：「咱們留著的糧食，我看勉強也只吃得二十來天，再吃些蜂蜜甚麼，最多支持一個月。一個月之後，那怎麼辦？」楊過一呆，道：「咱們強衝出去，雖然打不過師伯，卻也未必不能逃命。」小龍女搖頭道：「你若知道你師伯的武功脾氣，就知咱們決不能逃命。那時不但要慘受折辱，而且死時苦不堪言。」楊過道：「倘若如此，我一個人更加難以逃出。」

小龍女搖頭道：「不！我去邀她相鬥，一路引她走入古墓深處，你就可乘機逃出。你出去之後，搬開墓左的大石，拔出裏面的機括，就有兩塊萬斤巨石落下，永遠封住了墓門。」楊過愈聽愈驚，問道：「姑姑，你會開動機括出來，是不是？」

小龍女搖頭道：「不是。當年王重陽起事抗金，圖謀大舉，這座石墓是他積貯錢糧兵器的大倉庫。石墓機關重重，布置周密，又在墓門口安下這兩塊萬斤巨石，稱為『斷龍石』。他預計萬一義師未興，而金兵已得知風聲先行來攻，如寡不敵眾，他就放下巨石，閉墓而終，攻入墓來的敵人也決難生還。斷龍石既落之後，不能再啟。你知入墓甬道甚窄，只容一人通行，就算進墓的敵人有千人之眾，卻也只能排成長長的一列，僅有當先的一人能摸到堵塞了墓門的巨石，一個人不論力氣多大，終究抬它不起。那老道如此安排，那是寧死不屈、又要與敵人同歸於盡。他抗金失敗後，獨居石墓，金主偵知他的所在，曾前後派了數十名高手來殺他，都被他或擒或殺，竟沒一人脫生。後來金主暴斃，繼位的皇帝不知原委，沒再追殺，因此這兩塊斷龍石始終不曾用過。王重陽讓出活死人墓時，將墓中一切機關盡數告知了祖師婆婆。」她緩緩說來，氣喘不已。

楊過越聽越驚，垂淚道：「姑姑，我死活都要跟著你。」小龍女道：「你跟著我有甚麼好？你說外面的世界好玩得很，你就出去玩罷。以你現下的功夫，全真教的臭道士們已不能跟你為難。你騙過洪凌波，比我聰明得多，以後也不用我來照料你了。」

楊過奔上去抱住她，哭道：「姑姑，我若不能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會快活。」

小龍女本來冷傲絕情，說話斬釘截鐵，再無轉圜餘地，但此時不知怎的，聽了楊過這幾句話，不禁胸中熱血沸騰，眼中一酸，忍不住要流下淚來。她大吃一驚，想起師父臨終時對她千叮萬囑的言語：「你所練功夫，乃是斷七情、絕六欲的上乘功夫，日後你如果為人流了眼淚，動了真情，尤其倘若眼淚是為男人而流，不但武功大損，且有性命之憂，切記，切記。」用力將楊過推開，冷冷的道：「我說甚麼，你就得依我吩咐。」

楊過見她突然嚴峻，不敢再說。小龍女將包裹縛在他背上，從壁上摘下長劍，遞在他手中，厲聲道：「待會我叫你走，你立刻就走，一出墓門，立即放下巨石閉門。你師伯厲害無比，時機稍縱即逝，你聽不聽我話？」楊過哽咽著聲音道：「我聽話。」小龍女道：「你如不依言而行，我死在陰間，也永遠恨你。走罷！」說著拉了楊過的手，開門而出。

楊過從前碰到她手，總是其寒如冰，但此時給她握住，卻覺她手掌一陣熱一陣冷，與平昔大異，這時心煎如沸，無暇去想此種小事，跟隨著她一路走出。行了一陣，小龍女摸著一塊石壁，低聲道：「她們就在裏面，我一將師姊引開，你便從西北角邊門衝出。洪凌波若來追你，你便用玉蜂針傷她。」楊過心亂如麻，點頭答應。

玉蜂針是古墓派的獨門暗器，林朝英當年有兩門最厲害的暗器，一是冰魄銀針，另一就是玉蜂針。這玉蜂針是細如毛髮的金針，內以精鋼製成，外鍍黃金數層，再以玉蜂尾刺上毒液鍊過，雖然細小，但因黃金沉重，擲出時仍可及遠。不過這暗器太過陰毒，人所難防，林朝英自來極少使用，中年後武功出神入化，更不須用此暗器。小龍女的師父因李莫愁不肯立誓永居古墓以承衣缽，傳了她冰魄銀針後，玉蜂針的功夫就沒傳授。楊過卻已得小龍女傳授。

小龍女凝神片刻，按動石壁機括，軋軋聲響，石壁緩緩向左移開。她雙綢帶立即揮出，左攻李莫愁，右攻洪凌波，身隨帶進，去勢迅捷已極。這時李莫愁早已解開了洪凌波身上穴道，斥責了她幾句，正在推算墓中方位，想覓路出室，突見小龍女攻進，師徒倆一驚。李莫愁拂塵揮出，擋開了她綢帶。拂塵與綢帶都是至柔之物，以柔敵柔，但李莫愁功力遠勝，兩件兵器一交，小龍女的綢帶登時倒捲回來。

小龍女左帶迴轉，右帶繼出，剎時間連進數招，兩條綢帶夭矯靈動。李莫愁又驚又怒：「師父果然好生偏心，她幾時傳過我這門功夫？」但自忖盡可抵敵得住，也不必便下殺手，一來《玉女心經》未得，若殺了她，在這偌大石墓中實難尋找，二來也要瞧瞧師父究竟傳了她甚麼厲害本事。

洪凌波向來自負精明強幹，不意今日折在一個少年手裏，給他裝傻喬獃的作弄了半天，沒瞧出半點破綻，一直便在氣惱，叱道：「傻蛋，你這臭小子心眼兒可壞得到了家。」雙劍左刺右擊，嗤嗤嗤連進數招。楊過只得舉劍相擋。若在平時，他定要出言譏嘲，跟她再開開玩笑，但此時想起跟小龍女分手在即，眼眶中滿蘊熱淚，望出來模糊一片，只是順手招架，殊無還擊之意。洪凌波遞了數劍，雖傷他不得，但見他出手無力，只道他本領平常，更自恨先前大意，竟沒提防的給他點中了穴道。

李莫愁與師妹拆了十餘招，拂塵一翻，捲住了她左手綢帶，笑道：「師妹，瞧瞧你姊姊的本事。」手勁到處，綢帶登時斷為兩截。尋常便兵刃鬥毆，以刀劍震斷對方的刀劍已屬難能，拂塵和綢帶均是極柔軟之物，她居然能以剛勁震斷綢帶，比之震斷刀劍可就更難上十倍。李莫愁顯了這一手，臉上大有得色。

小龍女不動聲色，道：「你本事好便怎樣？」半截斷帶揚出，已裹住了她拂塵的絲線，右手綢帶倏地飛去，捲住了拂塵木柄，一力向左，一力向右，啪的一聲，拂塵斷為兩截。這一手論功力遠比李莫愁適才震斷綢帶為淺，但出手奇快，運勁巧妙，卻也使李莫愁措手不及。她微微一驚，拋下拂塵柄，空手來奪綢帶，直逼得小龍女連連倒退。

又拆了十餘招，小龍女已退到了東邊石壁之前，眼見身後已無退路，忽地反手在石壁上一抹，叫道：「過兒，快走！」喀喇一響，西北角露出個洞穴。李莫愁大吃一驚，急忙轉身，要攔住楊過。小龍女拋下綢帶，撲上去雙掌連下殺手。李莫愁只得迴身抵擋。小龍女喝道：「過兒，還不快走？」

楊過望著小龍女，知道此事已無可挽回，叫道：「姑姑，我去啦！」唰唰唰突進三劍，劍尖直指洪凌波面前。洪凌波一直見他劍招軟弱，那知驀地裏劍勢陡強，危急中只得向後躍開。楊過彎腰衝出石門，回過頭來，要向小龍女再瞧最後一眼。

小龍女與師姊赤手對掌，雖在重傷之餘，但習了《玉女心經》後招數變幻，數十招內原可不落下風，但她見楊過的背影在洞口一晃，想到此後與他永遠不能再見，忽地胸口一熱，眼中發酸，似要流下淚來。她從來不動真情，今日卻兩番要哭，不禁大是驚懼。高手對掌，那容得有絲毫疏神？再加她自楊過鮮血中得來少些力道，此時亦已使用垂盡，李莫愁見她一呆，立即乘隙而入，一把抓住她左手手腕的「會宗穴」，出腳勾去。小龍女站立不定，倒在地下。

楊過回頭過來，正見到小龍女被師姊勾倒，但見李莫愁撲上去要傷害師父，胸中熱血上湧，大叫：「別傷我姑姑！」又從石門中竄入，自後撲上，攔腰抱住了李莫愁。這一抱是各家招數之所無，卻是他情急之下胡打蠻來。李莫愁一心要拿師妹，竟未提防他去而復回，被他雙手牢牢抱住，一時竟掙扎不脫。

她雖出手殘暴，任性橫行，不為習俗所羈，但守身如玉，在江湖上闖蕩多年，仍是處女，斗然間給楊過牢牢抱住，不禁心蕩。當年楊過尚在童年，李莫愁給他抱住，也已感心神蕩漾，此時楊過年紀大了，李莫愁但覺一般男子熱氣從背脊傳到心裏，蕩心動魄，不由得全身酸軟，滿臉通紅，手臂上登時沒了力氣。小龍女乘機出手反扣李莫愁手腕脈門，可是洪凌波的劍尖卻也指到了楊過背心。

小龍女仰臥在地，眼見劍到，當即向左滾動，將楊過與李莫愁同時帶在一旁，洪凌波這一劍便刺了個空。小龍女躍起身來，喝道：「過兒，快出去！」

楊過牢牢抱住李莫愁的腰，叫道：「姑姑，你快出去！我抱著她，她走不了。」這瞬息之間，李莫愁已連轉了十幾次念頭，知道事勢危急，生死只間一髮，然而被他抱在懷中，卻心魂俱醉，快美難言，竟不想掙扎。小龍女好生奇怪：「師姊如此武功，怎麼竟會被過兒制得動彈不得？難道是穴道給扣住了？」見洪凌波左手劍又向楊過刺去，當即伸出雙指在她右手劍的平面劍刃上推去，那劍斗地跳起，碰向她左手長劍。噹的一聲，洪凌波雙手虎口發麻，兩柄長劍同時落地，嚇了一跳，向後躍開。

這雙劍相交，迸出幾星火花，就在這火花的一下閃爍之中，李莫愁覺到師妹瞧向自己的眼光中露出奇異之色，不禁大羞，罵道：「臭小子，你作死麼？」雙臂運勁掙卸，脫出了楊過的懷抱，跳起身來，隨即發掌向小龍女拍去。

小龍女正注視著楊過的動靜，突覺李莫愁掌到，不及以招數化解，只得還掌擋架，但覺師姊掌力沉厚，被她震得胸口隱隱作痛，見楊過爬起後仍來相助自己，喝道：「過兒，你當真不聽我的話，是不是？」楊過道：「你甚麼話都聽，就是這一句不聽。好姑姑，我跟你死活都在一起。你死我也一起死！我倆個一生一世要互相照看著！」小龍女聽他說得誠摯，心中又動真情，見李莫愁又揮掌拍來，自知此刻功力大損，這一掌萬萬接她不得，低頭旁竄，抓起楊過，從石門中奔了出去。

李莫愁如影隨形，伸手向她背心抓去，叫道：「別走！」小龍女回手一揚，十餘枚玉蜂針擲出。李莫愁驀地聞到一股蜜糖的甜香，知道厲害，大駭之下，忙挺腰向後摔出，正撞在洪凌波身上，兩人一齊跌倒。

但聽得叮叮叮極輕微的幾響，幾枚玉蜂針都打在石壁之上，接著又是軋軋兩聲，卻是小龍女帶著楊過逃出石室，開動機關，又將室門堵住了。

【注】

在本書原版，全真教中對小龍女傾倒的年輕道人本寫作尹志平。但尹志平真有其人，道號「清和真人」，乃丘處機之徒，後曾任全真教掌教，將其寫得品行不堪，有損先賢影像，今在第三版改名「甄志丙」，聲音相似而實無其人，純屬虛構。

# 第七回 重陽遺刻

楊過隨著小龍女穿越甬道，奔出古墓，大喜無已，在星光下吸了幾口氣，道：「姑姑，我去放下斷龍石，將兩個壞女子悶死在墓裏。」說著便要去找尋機關。小龍女搖搖頭，道：「且慢，等我先回進去。」楊過一驚，忙問：「為甚麼？」小龍女道：「師父囑咐我好好看守此墓，決不能讓旁人佔了去。」

楊過道：「咱們封住墓門，她們就活不成。」小龍女道：「可是我也回不進去啦。師父的話我永遠不敢違抗。可不像你！」說著瞪了他一眼。楊過胸口熱血上湧，伸手挽住她手臂，道：「姑姑，我聽你的話就是。」小龍女克制心神，生怕激動，一句話也不敢多說，摔脫了他手，走進墓門，道：「你放石罷！」說著背脊向外，只怕自己終於變卦，更不回頭瞧他一眼。

楊過心意已決，深深吸了口氣，胸臆間盡是花香與草木的清新之氣，抬頭上望，但見滿天繁星，閃爍不已，暗道：「這是我最後一次瞧見天星了。」奔到墓碑左側，依著小龍女先前指點，運勁搬開巨石，果然下面有一塊圓圓的石子，當下抓住圓石，用力一拉。圓石離開原位後露出一孔，一股細沙迅速異常的從孔中向外流出，墓門上邊兩塊巨石便慢慢落下。這兩塊斷龍石重逾萬斤，當年王重陽構築此墓之時，合數百人之力以巨索拉扯，方始安裝完成，此時將墓門堵死，李莫愁、小龍女、洪凌波三人武功再高，也決不能生出此墓了。

小龍女聽到巨石下落之聲，忍不住淚流滿面，回過頭來。楊過待巨石落到離地約有二尺之時，突然一招「玉女投梭」，身子如箭一般從這二尺空隙中竄了進去。小龍女一聲驚叫，楊過已站直身子，笑道：「姑姑，你再也趕我不出去啦。」一言甫畢，騰騰兩聲猛響，兩塊巨石已然著地。

小龍女驚喜交集，激動過度，險些又要暈去，撲在楊過身上，只是喘氣。楊過輕輕摟住了她，輕拍她背脊。過了良久，小龍女才道：「好罷，咱兩便死在一起。」牽著楊過的手，走向內室。

※※※

李莫愁師徒正在四周找尋機關，東敲西打，茫無頭緒，焦急萬狀，突見二人重又現身，不由得喜出望外。李莫愁身形一晃，搶到小龍女與楊過身後，先擋住了二人退路。小龍女冷冷的道：「師姊，我帶你去個地方。」李莫愁遲疑不答，心道：「這墓中到處都是機關，莫要著了她道兒。她若使甚手腳，我可是防不勝防。」小龍女道：「我帶你去拜見師父靈柩，你不願去也就罷了。」李莫愁道：「你可不能憑師父之名來騙我。」小龍女微微冷笑，也不答話，逕向門口走去。李莫愁見她言語舉止之中自有一股威儀，似乎令人違抗不得，當下師徒兩人跟隨在後，步步提防，不敢有絲毫怠忽。小龍女攜著楊過之手前行，也不怕師姊在後暗算，帶著她們進了放石棺的靈室。

李莫愁從未來過此處，念及先師教養之恩，心中微覺傷感，但隨即想起師父偏心，哀戚之念立轉憤怒，竟不向師父靈柩磕拜，怒道：「我們師徒之間早已情斷義絕，你帶我來作甚？」小龍女淡淡的道：「這裏還空著兩具石棺，一具是你用的，一具是我用的。我就這麼跟你說一聲，你愛那一具可以任揀。」說著伸手向兩具石棺一指。

李莫愁大怒，喝道：「你膽敢恁地消遣我？」語歇招出，發掌擊向小龍女胸前。那知小龍女眼見掌到，竟不閃避擋格。李莫愁一怔，心道：「這一掌可莫劈死了她。」掌緣離她胸口數寸，硬生生的收轉。小龍女心平氣和的道：「師姊，墓門的斷龍石已經放下啦！」

李莫愁臉色立時慘白，墓中諸般機關她雖不盡曉，卻知「斷龍石」是閉塞墓門的最厲害殺著，當年師父曾遇大敵，險些不能抵禦，幾乎要放「斷龍石」擋敵，後來終於連使冰魄銀針和玉鋒針傷了強敵。不料師妹竟將自己閉在墓內，驚惶之下，顫聲道：「你另有出去的法子，是不是？」

小龍女淡然道：「斷龍石一閉，墓門再不能開，你難道不知？」李莫愁伸臂揪住她胸口衣襟，厲聲道：「你騙人！」小龍女仍不動聲色，說道：「師父留下的玉女心經就在這裏。」伸手從懷中取出一本舊經書，拋入一具未有上蓋的空棺之中。這本舊經書是道家的要典《參同契》，凡學道之人，都是要研讀的。小龍女剛好讀了幾頁就收在懷裏，便隨手取了擲出，說道：「你要看，只管去看好啦。功夫練得再精，也沒了對手。我和過兒在這兒，你要殺，儘管下手。但你想生離古墓，我瞧是不成的啦！」

李莫愁那知就裏，心頭大震，只道日思夜想的《玉女心經》就在眼前，便想俯身到空棺去取，但想自己一轉身，後心便為師妹師徒所襲，心想先殺了她師徒再去取經，事出萬全，便揮掌擊向她面門。楊過閃身而上，擋在小龍女身前，叫道：「你先殺我罷！」

李莫愁手掌下沉，轉到了小龍女胸口，留勁不發，惡狠狠的瞧著楊過，說道：「你這般護著她，就為她死了也心甘，是不是？」楊過朗聲道：「正是！」李莫愁左手斜出，將楊過腰中長劍搶在手裏，指住他咽喉，厲聲道：「我只殺一個人。你再說一遍，你死還是她死？」楊過朝著小龍女一笑，大聲道：「自然是我死！」。此時二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不論李莫愁施何殺手，也都不放在心上。

李莫愁長嘆一聲，說道：「師妹，你的誓言破了，你可下山去啦。」

古墓派祖師林朝英當年苦戀王重陽，終於好事難諧。她傷心之餘，立下門規，凡是得她衣缽真傳之人，必須發誓一世居於古墓，終身不下終南山，但若有個男子心甘情願的為她而死，這誓言就算破了。不過此事決不能事先讓那男子得知。只因林朝英認定天下的男子無不寡恩薄情，決無一個能心甘情願為心愛的女子而死，王重陽英雄俠義，尚且如此，何況旁人？日後倘若真有這樣的人，那麼她後代弟子跟他下山，也不枉了。李莫愁比小龍女早入師門，原該承受衣缽，但她不肯守那終身不下山之誓，是以後來反由小龍女得了真傳。

此時李莫愁見楊過這般誠心對待小龍女，不由得又羨慕，又惱恨，想起陸展元對自己的負心薄倖，雙眉揚起，叫道：「師妹，你真有福氣。」惱恨心起，要師妹也享不到真心情郎之愛，長劍疾向楊過喉頭刺去。小龍女見她真下毒手，事到臨頭，不由得不救，左手揮動，十餘枚玉鋒針急擲而出。

李莫愁身子躍起，避開金針。小龍女已拉了楊過奔向門口，回頭說道：「師姊，我誓言破也好，不破也好，咱們四個命中注定要在這墓中同歸於盡。我不願再見你面，咱們各死各的罷。」伸手在壁角按落，石門落下，又將四人隔開。

※※※

小龍女心情激動，一時難以舉步。楊過扶著她到孫婆婆房中休息，倒了兩杯玉蜂漿，服侍她喝了一杯，自己也喝了一杯。小龍女幽幽的嘆了口氣，道：「過兒，你為甚麼甘願為我死？」楊過道：「我在世上就只你一個親人，你待我好，我捨不得離開你。我怎能不為你死？」小龍女不語，隔了半晌，才道：「早知這樣，咱們也不用回進墓來陪她們一起死啦。不過，若不回來，不知你甘願為我而死，我這誓言也不能算破。」楊過道：「咱們想法子出去，好不好？」小龍女道：「你不知道古墓的構築多妙，咱們不能再出去啦。」楊過嘆了口氣。

小龍女道：「你後悔了，是不是？」楊過道：「不，在這裏我跟你在一起，外邊世界上又沒疼我的人。」小龍女以前不許他說「你疼我甚麼」，楊過自後就一直不提，這時她心情己變，聽了不禁大有溫暖之感，問道：「那你幹麼又嘆氣了？」楊過道：「我想倘若咱倆一塊兒下山，天下好玩的事真多，有你跟我在一起，當真是快活不過。」

小龍女自嬰兒之時即在古墓之中長大，向來心如止水，師父與孫婆婆從來不跟她說外界之事，她自然無從想像，此時給楊過一提，不由心事如潮，但覺胸口熱血一陣陣的上湧，待欲運氣克制，總不能平靜，不禁暗暗驚異，自覺生平從未經歷此境，想必是重傷之後，功力難復。她卻不知以靜功壓抑七情六欲，實係逆天行事，並非情欲就此消除，不過嚴加克制而已。她此時已年過二十，突遭危難，卻有個少年男子甘心為她而死，自不免激動真情，有如堤防潰決，情意如潮，諸般念頭紛至沓來。

她坐在床上運了一會功，浮躁無已，在室中走來走去，卻越走越鬱悶，腳步加快，奔跑起來。楊過見她雙頰潮紅，神情激動，自與她相識以來從未見她如此，不禁駭異。小龍女奔了一陣，重又坐到床上，向楊過望去，見他臉上充滿關切和愛憐之情，忽然心動：「反正我就要死了，他也要死了。咱們還分甚麼師徒姑姪？如他來抱我，我決不推開，便讓他緊緊的抱著我。」

楊過見她眼波流動，胸口不住起伏喘氣，只道她傷勢又發，急道：「姑姑，你怎麼啦？」小龍女柔聲道：「過兒，你過來。」楊過依言走到床邊，小龍女握住他手，輕輕在自己臉上撫摸，低聲道：「過兒，你喜不喜歡我？」楊過只感她臉上燙熱如火，心中大急，顫聲道：「你胸口好痛麼？」小龍女微笑道：「不，我心裏舒服得很。過兒，我快死啦，你跟我說，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歡我？」楊過道：「當然啦，這世上就只你是我的親人。」小龍女道：「要是另外有個女子，也像我這樣待你，你會不會也待她好。」楊過道：「誰待我好，我也待她好。」他此言一出，突覺小龍女握著他的手顫了幾顫，登時變得冰冷，抬起頭來，見她本來暈紅嬌豔的俏臉忽又回復了一向的蒼白。

楊過心中一驚：「世上女子千千萬萬，要是千千萬萬個女子都待我好，難道我就喜歡那千千萬萬個女子？好比那小道姑洪凌波，她攬住了我，跟我親親熱熱的說話，倒也舒服，可是她又怎能跟姑姑相比？」說道：「姑姑，我待她們好，那跟對你不同的。先前你放下『斷龍石』，我想到從此不能跟你在一起，比死還要難過，我寧可在古墓之中跟你一起餓死，跟你一起給李莫愁打死。姑姑，我如不能在你身邊，我還是死了的好。世上如果另外有個女子，像你這樣對我好，我也當她是好人，只是好朋友就是了，但我決不能為她而死。」

小龍女道：「為甚麼？是因為我對你好嗎？」楊過道：「姑姑，我喜歡見到你，陪在你身邊，你待我好不好，那不相干，就算你天天打我罵我，用劍每天斬我一個傷疤，我還是真的喜歡你。老天爺就算要我做狗做貓，你天天鞭我踢我，我也定要跟在你身邊。姑姑，我這一生一世，就只喜歡你一個人。」小龍女嫣然一笑，道：「那很好，我對你也一樣。」

她師徒二人在石墓中朝夕相處，早已情愫暗生，情根深種，但二人自己並沒清楚體會到。除武功之外，日常不談其餘，直到此刻面臨生死大關，才真正明白自己心中的深情，原來和對方竟如此的難離難捨。小龍女很是開心，嘆道：「這麼我就放心啦。」緊緊握著他手不放。楊過但覺一陣陣溫熱從她手上傳來。

小龍女道：「過兒，我真不好。」楊過忙道：「不，你一直都好。」小龍女搖頭道：「我以前對你很兇，起初要趕你出去，幸虧孫婆婆留住了你。如果我不趕你，孫婆婆也不會死啊！」說到這裏，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她自五歲開始練功，就不再流淚，這時重又哭泣，心神大震，全身骨節格格作響，似覺功勁內力正在離身而去。楊過大駭，只叫：「你……姑姑，你怎麼了？覺得怎樣？」

就在這當口，忽然軋軋聲響，石門推開，李莫愁與洪凌波走了進來。原來李莫愁心想斷龍石已下，左右是個死，也不再顧忌墓中到處伏有厲害機關，鼓勇前闖，竟被她連過幾間石室，到了孫婆婆房裏。她暗自慶幸，只道此番運氣奇佳，竟沒觸發機關受困，卻沒想到墓中機關原為抵擋大隊金兵而設，皆是巨石所構，粗大笨重，須有人操縱方能抗敵，小龍女既不施暗算，諸般機關自也全無動靜。李莫愁年少時曾在古墓居住，粗知主要機關的結構運使。但她師父既決意不傳她衣缽，墓中諸般奇巧機關便不告知啟用之法。

楊過立即搶過，擋在小龍女身前。李莫愁道：「你讓開，我有話跟師妹說。」楊過防她使詐傷害師父，不肯離開，道：「你說便是。」李莫愁瞪眼向他望了一陣，嘆道：「似你這般男子，當真天下少有。」小龍女忽地站起，問道：「師姊，你說他怎麼啦，好還是不好？」李莫愁道：「師妹，你從未下過山，不知世上人心險惡，似他這等情深義重之人，普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她在情場中傷透了心，悲憤之餘，不免過甚其辭，把普天下所有真情的男子都抹殺了。

小龍女極為喜慰，低聲道：「那麼，有他陪著我一起死，便已不枉了這一生。」李莫愁道：「師妹，他到底是你甚麼人？你已嫁了他麼？」小龍女道：「不，他是我徒兒。他說他這一生一世，就只喜歡我一個。他寧可死了，也不肯離開我。」

李莫愁大是奇怪，搖頭道：「師妹，我瞧瞧你的手臂。」伸出左手輕輕握住小龍女的手，右手捋起她衣袖，但見雪白的肌膚上殷紅一點，正是師父所點的守宮砂。李莫愁暗暗欽佩：「這二人在古墓中耳鬢廝磨，居然能守之以禮，她仍是個冰清玉潔的處女。」當下捲起自己衣袖，一點守宮砂也是嬌豔欲滴，兩條白臂傍在一起，煞是動人，不過自己是無可奈何才守身完貞，師妹卻是有男子心甘情願的為她而死，她仍守身如玉，難易之別，大相逕庭，想到此處，不禁長長嘆了口氣，放開了小龍女的手臂。

小龍女道：「你有甚麼話要跟我說？」李莫愁本意要羞辱她一番，說她勾引男子，敗壞師門，想激得她於慚怒交迸之際無意中透露出墓的機關，但此時已無言可說，沉吟片刻，又有了主意，說道：「師妹，我是來向你賠不是啦。」小龍女大出意外，她素知這位師姊心高氣傲，決不肯向人低頭，這句話不知是何用意，淡淡的道：「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各行其是，那也不用賠甚麼不是。」李莫愁道：「師妹，你聽我說，我們做女子的，一生最有福氣之事，是有個真心的郎君。古人有言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做姊姊的命苦，不用說了。這少年待你這麼好，你其實甚麼都不欠缺了。」小龍女微微一笑，道：「我是很開心啊。他永遠會對我好的，我知道。」

李莫愁立起豔羨之念，想起自己的不幸，緩緩的道：「小師妹，你一生便住在這石墓之中，跟你熟識的男子也就只他一人，卻不知世上男人負心的多，真正忠誠對你的只怕半個也沒有。你師姊本來有個相好的男人，他對我說盡了甜言蜜語，說道就是為我死一千一萬遭也沒半點後悔。不料跟我只分開了兩個月，他遇到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姑娘，立即就跟她好得不得了，再見到我時竟睬也不睬，好像素不相識一般。我問他怎麼樣？他說道：『李姑娘，我跟你是江湖上的道義之交，多承你過去待我不錯，將來如有補報之處，自不敢忘。』他居然老了臉皮說：『李姑娘，下個月廿四日，我在大理跟何姑娘成親。那時你如有空，請你大駕光臨來吃喜酒。』我氣得當場嘔血，暈倒在地。他將我救醒，扶我到一間客店休息，就此揚長而去。」她複述陸展元當年對她所說的決絕言語，神情聲口，十足十便似出於一個薄情寡義的男子之口，只是加上了極深的怨艾憤恨。這些年來，她的確時時刻刻在回想當日陸展元對她所說的言語。

小龍女問道：「後來怎樣？你就罷了不成？」

李莫愁道：「怎麼樣啊？男人家變了心，你便用一千匹馬也拉他不回來！就算你把鋼刀架在他頭頸裏，逼他回到你身邊，他虛假情意，跟你花言巧語的再騙你一陣，你又有甚麼味道？世上的男人，個個會喜新棄舊，見異思遷，就算你是天仙化人，千嬌百媚，也終究不能讓他永永遠遠對你真心誠意。小師妹，這個男人，他真正肯為你死，這樣的男子，我朝思暮想，只盼有幸遇到一個。他是白癡也好，是醜八怪也罷，我總是真心真意的待他。師妹，你卻遇到了，你真好福氣！我不羨慕師父傳你玉女心經，只羨慕你遇到這樣一個好徒兒。」

楊過大聲道：「李師伯，我遇到這樣的好師父，我才是運氣好呢！」李莫愁嘆了口氣，說道：「你們兩個運都好，就可惜你們年紀輕輕，終身就得住在這暗無天日的古墓之中，再也見不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你將來會後悔的。」

楊過大聲抗辯：「決計不會，決計不會！我若有半點後悔之心，讓她一劍斬死我好了，我決計不逃。」小龍女向他溫柔親切的瞧去，慰撫他道：「過兒，你別急，我相信你和我在一起，永遠不會後悔。」楊過伸出手去，握住她手掌。兩人手掌相接，登時心靈相通，深知此生此世，互相決不相負。兩人相望，石室中雖亮光不足，也感到有如說了千百句言語，互證情意，決無他日變心之虞。

李莫愁嘆了口氣，說道：「師妹，你是年輕姑娘，不知人心險惡，那也怪你不得。師姊今天教你一招防身之術。這一招師父不會教你，因為她沒出過石墓，她自己也不懂的。」小龍女聽她說得鄭重，便道：「多謝師姊教導。」

李莫愁道：「那一天你男人對你的神情如果突然之間變了，本來十分親熱，愛得你要死要活，忽然間他對你生疏了、客氣了，那便是他變了心。你一時瞧不出來，卻要加意提防，且看有甚麼蛛絲馬跡，可萬萬放他不過。」

小龍女道：「咱們只在這石墓之中，又能有甚麼蛛絲馬跡？師姊，多謝你把自身經歷說給我聽。不過我是用不著的，因為千年萬年，他也不會對我變心。」

李莫愁心中一酸，接著道：「那好極啦。那你就該當下山去好好快活一番。花花世界，你二人雙宿雙飛，賞心樂事，當真無窮無盡。」小龍女抬起頭來，出了一會神，輕輕道：「是啊，可惜現下已經遲了。」李莫愁道：「為甚麼？」小龍女道：「斷龍石已經放下，縱然師父復生，咱們也不能再出去了。」李莫愁低聲下氣，費了一番唇舌，原盼引起她求生之念，憑著她對古墓地形的熟習，找尋一條生路，那知到頭來仍然無望。她想到自己受人背叛、情郎變心，到頭來更困於古墓活活埋葬，急怒之下，不由得殺意驟生，手腕微翻，舉掌往小龍女頭頂擊落。

楊過驀見李莫愁忽施殺手，慌亂中自然而然的蹲下身子，閣的一聲大叫，雙掌推出，使出了歐陽鋒所授的蛤蟆功。這是他幼時所學功夫，自進古墓後從來沒有練過，但深印腦海之中，於最危急時不思自出。李莫愁這一掌將落未落，突覺一股凌厲之極的掌風從旁壓到，急忙迴掌向下擋架。楊過在古墓中修習兩年，內力大增，雖跟蛤蟆功全不相干，這一推之力卻也已大非昔比，砰的一聲，竟將李莫愁推得向後飛出，在石壁上重重一撞，只感背脊劇痛。

李莫愁大怒，雙掌互擦，斗室中登時腥臭瀰漫，中人欲嘔。小龍女知道楊過適才這一擊不過僥倖得手，師姊真正厲害的「赤練神掌」功夫施展出來，合自己與楊過二人之力也是抵擋不住，當即拉著楊過手臂，閃身穿出室門。

李莫愁揮掌拍出，那知手掌尚在半空，左頰上忽地吃了一記耳光，雖然不痛，聲音卻甚清脆，但聽小龍女叫道：「你想學玉女心經的功夫，這就是了！」李莫愁只一怔間，右頰上又中了一掌。她素知師父《玉女心經》的武功厲害之極，此時但見小龍女出手快捷無比，而手掌之來又是變幻無方，明明是本門武功路子，偏生自己全然不解其中奧妙，自是玉女心經功夫無疑，心中立時怯了，眼睜睜望著師妹攜同楊過走入另室，關上了室門。她兀自撫著臉頰，暗道：「總算她手下留情，倘若這兩掌中使上了勁力，我這條命還在麼？」卻不知《玉女心經》功夫求快求奇求狠，小龍女掌法雖妙，掌力卻通常並不傷人。

※※※

楊過見師父乾淨利落的打了李莫愁兩下耳光，大是高興，道：「姑姑，這心經的功夫，李莫愁便敵不過……」一言未畢，忽見小龍女顫抖不止，似乎難以自制，驚叫：「姑姑，你怎麼……你……」小龍女顫聲道：「我……我好冷……」適才她擊出這兩掌，雖發勁極輕，使的卻是內家真力，重傷後元功未復，這一牽動受損不小。她一生在寒玉床上練功，原是至寒的底子，此時制力一去，猶如身墮萬仞玄冰之中，奇冷徹骨，牙齒不住打戰。楊過急得只叫：「怎麼辦？」情急之下，將她緊緊摟在懷中，欲以自身的熱氣助她抗寒，只抱了一會，但覺小龍女身子越來越冷，漸漸自己也抵擋不住。

小龍女自覺內力在一點一滴的不斷消失，說道：「過兒，我是不成的啦，你……你抱我到……到那放石棺的地方去。」楊過傷心欲絕，說不出話來，但隨即想起，反正大家已沒幾天好活，這時陪她一起死了也是一樣，快快活活的道：「好。」抱著她走到放石棺的室中，將她放在一具石棺旁邊地下，點燃了蠟燭。燭光映照之下，石棺厚重，更顯得小龍女柔纖脆弱。

小龍女道：「你推開這……這具石棺的蓋兒，把我放進去。」楊過道：「好！」小龍女察覺他語音中並無傷感之意，微覺奇怪。楊過推開棺蓋，抱起她輕輕放入，隨即躍進棺中，和她並頭臥倒。兩人擠在一起，已無轉側餘地。

小龍女又歡喜，又奇怪，問道：「你幹甚麼？」楊過道：「我自然跟你在一起。讓那兩個壞女人睡那口石棺。」小龍女長長嘆了口氣，心中平安，身上寒意便已不如先前厲害，轉眼向楊過瞧去，只見他目光也正凝視著自己。她偎依在楊過身上，心頭一陣火熱，楊過伸過手臂，將她緊緊抱住了。

小龍女微感羞澀，身在楊過懷抱之中，寒意盡消，轉過了頭不敢瞧他，心頭迷亂了半晌，忽見棺蓋內側似乎寫得有字，凝目瞧去，果見是十六個大字：「玉女心經，欲勝全真。重陽一生，不弱於人。」

這十六個字以濃墨所書，筆力蒼勁，字體甚大。其時棺蓋只推開了一半，但斜眼看去，仍然清清楚楚。小龍女「咦」的一聲，道：「那是甚麼意思？」楊過順著她目光瞧去，見到那十六個大字，微一沉吟，說道：「是王重陽寫的？」小龍女道：「好像是他寫的。他似說咱們的玉女心經盼望勝過全真派武功，其實他自己卻並不弱於咱們祖師婆婆，是不是？」楊過笑道：「這牛鼻子老道吹牛。」小龍女再看那十六個字時，只見其後還寫得有許多小字，只是字體既小，又是在棺蓋的彼端，她睡在這一頭卻已難以辨認，說道：「過兒，你出去。」楊過搖頭道：「我不出去。」小龍女微笑道：「你先出去一會兒，待會再進來陪我。」楊過這才爬出石棺。

小龍女坐起身來，要楊過遞過燭台，轉身到彼端臥倒，觀看小字。她逐一慢慢讀去，連讀了兩遍，忽感手上無力，燭台一晃，跌在胸前。楊過忙伸手搶起，扶她出了石棺，問道：「怎麼？那些字寫的是甚麼？」

小龍女臉色異樣，定神片刻，才嘆了口氣道：「原來祖師婆婆死後，王重陽又來過古墓。」楊過道：「他來幹麼？」小龍女道：「他來弔祭祖師婆婆。他見到石室頂上祖師婆婆留下的玉女心經，竟把全真派所有的武功盡數破去。他便在這石棺的蓋底留字說道，咱們祖師婆婆所破去的，不過是全真派的粗淺武功而已，但較之最上乘的全真功夫，玉女心經又何足道哉？」

楊過「呸」了一聲道：「反正祖師婆婆已經過世，他愛怎麼說都行。」小龍女道：「他在留言中又道：他在另一間石室中留下破解玉女心經之法，後人有緣，一觀便知。」楊過好奇心起，道：「姑姑，咱們瞧瞧去。」小龍女道：「王重陽的遺言中說道，那間石室是在此室之下。我在這裏一輩子，卻不知尚有這間石室。」楊過央求道：「姑姑，咱們想法子下去瞧瞧。」

此時小龍女對他已不若往時嚴厲，雖身子疲倦，仍覺還是順著他的好，微微一笑，說道：「好罷！」在室中巡視沉思，最後向適才睡臥過的石棺內注視片刻，道：「原來這具石棺也是王重陽留下的。棺底可以掀開。」

楊過大喜，道：「啊，我知道啦，那是通向石室的門兒。」當即躍入棺中，四下摸索，果然摸到個可容一手的凹處，於是緊緊握住了向上一提，卻是紋絲不動。小龍女道：「先朝左轉動，再向上提。」楊過依言轉而後提，只聽喀喇一響，棺底石板應手而起，大喜叫道：「行啦！」小龍女道：「且莫忙，待洞中穢氣出盡後再進去。」

楊過坐立不安，過了一會，道：「姑姑，行了嗎？」小龍女嘆道：「似你這般急性兒，也真難為你陪了我這幾年。」緩緩站起，拿了燭台，與他從石棺底走入，下面是一排石級，石級盡處是條短短甬道，再轉了個彎，果然又是一間石室。

室中也無特異之處，兩人不約而同的抬頭仰望，但見室頂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字跡符號，最右處寫著四個大字：「九陰真經」。

兩人都不知九陰真經中所載實乃武學最高的境界，看了一會，但覺奧妙難解。小龍女道：「就算這功夫當真厲害無比，於咱們也是全無用處了。」

楊過嘆了口氣，正欲低頭不看，一瞥之間，突見室頂西南角繪著一幅圖，似與武功無關，凝神細看，倒像是幅地圖，問道：「那是甚麼？」小龍女順著他手指瞧去，只看了片刻，全身登時便如僵住了，再也不動。

過了良久，她兀自猶如石像一般，凝望著那幅圖出神。楊過害怕起來，拉拉她衣袖，問道：「姑姑，怎麼啦？」小龍女「嗯」的一聲，忽然伏在他胸口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楊過柔聲道：「你身上又痛了，是不是？」小龍女道：「不，不是。」隔了半晌，才道：「咱們可以出去啦。」楊過大喜，一躍而起，大叫：「當真？」小龍女點了點頭，輕聲道：「那幅圖畫，繪的是出墓的秘道。」她熟知墓中地形，是以一見便明白此圖含義。

楊過歡喜無已，道：「妙極了！那你幹麼哭啊？」小龍女含著眼淚，嫣然笑道：「我以前從來不怕死，反正一生一世是在這墓中，早些死、晚些死又有甚麼分別？可是，可是這幾天啊，我老是想到，你對我這麼好，我要跟你在一起好好過些快樂日子，我還要到外面去瞧瞧。過兒，我又害怕，又歡喜。」

楊過拉著她手，說道：「姑姑，你和我一起出去，我採花兒給你戴，捉蟋蟀給你玩，好不好？」這些年來他只在古墓，人雖長大了，但所想到的有趣之事，還是兒時的那些玩意。小龍女從來沒與人玩過，聽他興高采烈的說著，也就靜靜的傾聽，過了好一會，終於支持不住，慢慢靠向楊過肩頭。楊過說了一會，不聽她回答，轉過頭來，見她雙眼微閉，呼吸細微，竟自沉沉睡去。他心中一暢，倦困暗生，迷糊之間竟也入了睡鄉。

過了不知多少時候，突然腰間一酸，腰後「中樞穴」上給人點了一指。他一驚而醒，待要躍起抵禦，後頸已給人施擒拿手牢牢抓住，登時動彈不得，側過頭來，但見李莫愁師徒笑吟吟的站在身旁，師父也已給點中了穴道。原來楊、龍兩人殊無江湖上應敵防身的經歷，喜悅之餘，竟沒想到要回上去安上棺底石板，竟讓李莫愁發現了這地下石室，偷襲成功。

李莫愁冷笑道：「好啊，這裏竟還有個如此舒服的所在，兩個娃兒躲了起來享福。師妹，你倒用心推詳推詳，說不定會有一條出墓的道路。」小龍女道：「我就算知道，也不會跟你說。」李莫愁本來深信她先前所說並無虛假，斷龍石確已放下，更無出墓之望，但小龍女全無城府機心，說這兩句話的語氣神情，似乎顯知出墓之法。李莫愁大喜，說道：「好師妹，你帶我們出去，從此我不再跟你為難。」小龍女道：「你們自己進來，自己想法子出去，為甚麼要我帶領？」

李莫愁素知這個師妹倔強執拗，即令師父在日，也常容讓她三分，用強脅迫九成無效，但當此生死關頭，不管怎麼也都要逼一逼了，於是伸指在兩人頸下「天突穴」上重重一點，又在兩人股腹之間的「五樞穴」上點了一指。那「天突穴」是人身陰維、任脈之會，「五樞穴」是足少陽帶脈之會，李莫愁使的是古墓派秘傳點穴手法，料知兩人不久便周身麻癢難當，非吐露秘密不可。

小龍女閉上了眼，渾不理會。楊過道：「如果我姑姑知道出路，咱們幹麼不逃出去，卻還留在這兒？」李莫愁笑道：「她剛才話中已露了口風，再賴不了啦。她自然知道這古墓另有秘密出口，等你們養足了精神，當然便出去了。師妹，你到底說不說？」小龍女輕輕的道：「你到了外面，也不過是想法子去殺人害人，出去又有甚麼好？」

李莫愁抱膝坐在一旁，笑吟吟的不語。過了一會，楊過已先抵受不住，叫道：「喂，李莫愁，祖師婆婆傳下這手點穴法來，是叫你欺侮自己人嗎？你用來害自己師妹，可對得住祖師婆婆麼？」李莫愁微笑道：「你叫我李莫愁，咱們早就不是自己人了。」

楊過在小龍女耳邊低聲道：「你千萬別說出墓的秘密，李莫愁若不知道，始終不會殺死我們，她一知出路，立刻就下毒手了。」小龍女道：「你說得對，我倒沒想到。我本來就只偏偏不跟她說。」此時她臥倒在地，睜眼便見到室頂的地圖，心想：「這地圖若給師姊發現，那可糟了。我眼光決不能瞧向地圖。」

※※※

當年王重陽得知林朝英在活死人墓中逝世，想起她一生對自己情癡，這番恩情非同小可，此時人鬼殊途，心中傷痛殊甚，於是悄悄從密道進墓，避開她的丫鬟弟子，對這位江湖舊侶的遺容熟視良久，抑住聲息痛哭了一場，這才巡視自己昔時所建的這座石墓，見到了林朝英所繪自己背立的畫像，又見到兩間石室頂上她的遺刻。見玉女心經中所述武功精微奧妙，每一招確盡是全真武功的剋星，不由得臉如死灰，當即退出。

他獨入深山，結了一間茅廬，一連三年足不出山，精研這玉女心經的破法，雖然小處也有成就，但始終組不成一套包蘊內外、融會貫串的武學。心灰之下，對林朝英的聰明才智更加佩服，甘拜下風，不再鑽研。十餘年後華山論劍，奪得武學奇書《九陰真經》。他決意不練經中功夫，但為好奇心所驅使，禁不住翻閱一遍。

他武功當時已是天下第一，《九陰真經》中所載的諸般秘奧精義，一經過目，思索上十餘日，即已全盤豁然領悟，知道精通《九陰真經》要旨後，破解《玉女心經》武功，全不為難。當下仰天長笑，回到活死人墓，在全墓最隱秘的地下石室頂上刻下真經的要旨，並一一指出破除《玉女心經》之法。他看了古墓的情景，料想那幾具空棺將來是林朝英的弟子所用。她們多半是臨終時自行入棺等死，其時自當能得知全真派祖師一生不輸於人。於是在一具空棺蓋底寫下了十六字，好教林朝英後人於臨終之際，得知全真教創教祖師的武學，實非《玉女心經》所能剋制。

這只是他一念好勝，卻非有意要將《九陰真經》洩漏於世，料想待得林朝英的弟子見到《九陰真經》之時，也已奄奄一息，只能將這秘密帶入地下了。

王重陽與林朝英均是武學奇才，原是一對天造地設的佳偶。二人之間，既無或男或女的第三者引起情海波瀾，亦無親友師弟間的仇怨糾葛。王重陽先前尚因專心起義抗金大事，無暇顧及兒女私情，但義師毀敗、枯居古墓，林朝英前來相慰，柔情高義，感人實深，其時已無好事不諧之理，卻仍落得情天長恨，一個出家做了黃冠，一個在石墓中鬱鬱以終。此中原由，丘處機等弟子固然不知，甚而王林兩人自己亦難解說，惟有歸之於「無緣」二字而已。卻不知無緣係「果」而非「因」，二人武功既高，自負益甚，每當情苗漸茁，談論武學時的爭競便隨伴而生，始終互不相下。兩人相較，終究還是林朝英稍勝，王重陽因始終不甘屈居女子之下，每當對林朝英稍有情意，便即強自抑制。後來林朝英創出了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經，而王重陽不甘服輸，又將《九陰真經》的要旨刻在墓中。只是他自思玉女心經為林朝英自創，自己卻依傍前人遺書，相較之下，實遜一籌，此後深自謙抑，常常告誡弟子以容讓自克、虛懷養晦之道。

至於室頂秘密地圖，卻是當石墓建造之初即已刻上，原是為防石墓為金兵長期圍困，得以從秘道脫身。這條秘道卻連林朝英也不知悉。林朝英只道一放下「斷龍石」，即與敵人同歸於盡，卻沒想到王重陽建造石墓之時，正謀大舉以圖規復中原，滿腔雄心壯志，豈肯一敗之下便即自處絕地？後來王重陽讓出石墓之時，深恐林朝英譏其預留逃命退步，失了慷慨男兒的氣概，是以並不告知，卻也是出於一念好勝。

※※※

小龍女不敢去看地圖，眼光只望著另一個角落，突然之間，「解穴秘訣」四個小字有如電光般閃入眼中。她心中一凜，將秘訣仔細看了幾遍，一時大喜過望，若不是素有自制，幾乎便叫了出來。秘訣中講明自通穴道之法，如修習內功時走火，穴道閉塞，即可以此法自行打通。只因《九陰真經》中所載內功極為深奧，若修習者走岔內息，自閉穴道，旁邊縱有高手，亦難以代為通穴解救，只可由修習者自行憑此秘法解穴，否則若有人練到《九陰真經》，武功必已到一流境界，絕少再會給人點中穴道。

其中「解穴秘訣」、「閉氣秘訣」、「移魂大法」三項神功互有關連，人之穴道經脈因受封而閉塞，非經外力，難以通解。若自身能以「閉氣」之法暫停呼吸，內息停運，即可順勢解開閉塞的穴道經脈；然「閉氣」極難，須得運使「移魂大法」中放心離魂之術，神遊物外，心不附體，短暫閉氣方不致窒息斷氣，氣絕身亡。由放心離魂而閉氣，由閉氣而解穴，三功連貫，渾為一體。玉女心經中的最高明部分神光離合、似有似無、若隱若現、難以捉摸，必須用到放心離魂之術，方能神遊物外，不縈於心，若無其事，虛虛實實，真幻莫測，方能免為所制。那時也不能說是全真派武功高，還是玉女心經高，只不過誰也不能制服對方，也不致為對方所制，各自悠遊自在而已。這三門神功在小龍女此時處境，實是救命的妙訣。

她轉念又想：「我縱然通了穴道，但打不過師姊，仍歸無用。」當即細看室頂經文，要找一門即知即用的武功，一出手就將李莫愁制住，但約略瞥去，每一項皆是艱深繁複，料想即令最易的功夫，也須數十日方能練成，卻又不敢多看，生恐李莫愁順著自己目光抬頭仰望，即便發見室頂的地圖與《九陰真經》。「移魂大法」以上乘內功為根柢，小龍女自忖內功修為未及師姊，貿然使用，難免反為所制，耳聽得楊過大呼小叫，不住與李莫愁鬥口，幸得如此，這個向來細心的師姊才沒留心自己的眼光，突然間心念一動，想到了計策，抬頭將「解穴秘訣」、「閉氣秘訣」、「移魂大法」三項默念一遍，俯嘴在楊過耳邊，輕輕教給了他。

楊過登時便即領會。小龍女輕聲道：「先解穴道。」楊過生怕李莫愁師徒發覺，口中大聲呻吟，不斷胡言亂語，叫道：「啊喲，李師伯，你下手實在太也狠毒，對不住祖師婆婆，更對不住祖師婆婆的婆婆。啊喲，李師伯，你年紀挺輕，相貌雖比不上我師父，卻也算得上是個少見少有的美女，你這樣壞心，我怕你一直黑到臉上，損了你的花容月貌，也太可惜了。你怎不怕對不住婆婆的太婆……」前言不搭後語，乘機神遊物外，魂不守舍，口中稍停，便即閉氣。李莫愁聽他本來直呼自己姓名，頗為無禮，後來卻改稱「師伯」，稱讚自己美貌，胡言亂語，甚是好笑，笑吟吟的聽著。

小龍女與楊過依著王重陽遺刻中所示的「解穴秘訣」默運玄功，兩人內功本有根柢，片刻間已將身上受封的兩處穴道解開。兩人外表一無動靜，但李莫愁還是立即察覺有異，喝道：「幹甚麼？」縱身過來。小龍女躍起身來，反手出掌，在她肩頭輕輕一拍，正是玉女心經中的上乘武功。李莫愁萬料不到她竟能自解穴道，大驚之下，急忙後躍。小龍女道：「師姊，你想不想出去？」

李莫愁一聽大喜，她自負武功高強，才智更罕逢匹敵，此時竟遭一個從未見過世面的小師妹玩弄於掌股之上，不由得憤恚異常，但想且當忍一時之氣，先求出墓，再治她不遲，她雖有幾下怪招，但著身無力，這時已覺到似乎並非她手下容情，而實是內勁不足，沒甚麼了不起，當即笑道：「這才是好師妹呢，我跟你賠不是啦，你帶我出去罷。」

楊過心想，眼前機會大好，正可乘機離間她師徒，說道：「我姑姑說，只能帶你們之中一個人出去，你說是帶你呢，還是帶你徒兒？」李莫愁道：「你這壞小廝，乘早給我閉嘴。」小龍女還沒明白楊過的用意，但處處護著他，隨即道：「正是，我只能帶一個人，多了不行。」楊過笑道：「師伯，還是讓洪師姊跟我們出去的好，洪師姊雖不及你美貌，但你年紀大了，活得夠了」李莫愁甚為惱怒，卻仍不作聲。楊過道：「好罷！我們走！姑姑在前帶路，我走第二，走在最後的就不能出去。」

小龍女此時已然會意，輕輕一笑，攜著楊過的手，走出石室。李莫愁與洪凌波不約而同的搶在後面，兩人同時擠在門口，只怕小龍女當真放下機關，將最後一人隔在墓中。李莫愁怒道：「你跟我搶麼？」左手伸出，已扳住了洪凌波肩頭。洪凌波知道師父出手狠辣，若不停步，立時會斃於她掌下，只得讓師父走在前頭，心中又恨又怕。

李莫愁緊緊跟在楊過背後，一步也不敢遠離，只覺小龍女東轉西彎，越走越低。同時腳下漸漸潮濕，心知早已出了古墓，只是在暗中隱約望去，到處都是岔道。再走一會，道路奇陡，竟筆直向下，若非四人武功均高，早已滑倒摔落。李莫愁暗想：「終南山本不甚高，這般走法，不久就到山下，難道我們是在山腹中麼？」

下降了約莫半個時辰，道路漸平，濕氣卻也漸重，到後來更聽到了淙淙水聲，路上水沒至踝。越走水越高，自腿而腹，漸與胸齊。小龍女低聲問楊過道：「那閉氣秘訣你記得明白罷？」楊過低聲道：「記得。」小龍女道：「待會你閉住氣，莫喝下水去。」楊過道：「嗯，姑姑，你自己要小心了。」小龍女點點頭。

原來當年王重陽將石墓地下倉庫建於山上一條小溪之旁，將小半條溪水引入墓中，墓中居者以溪水烹飪之用，此外洗滌潔淨，皆賴此溪水。小溪源自高山，流瀉而下，墓中用後，稍停片刻，溪水流瀉，又歸澄清。這時小龍女引導楊過、李莫愁等，經由小溪從墓中脫出，須得鑽進地下潛流，方至平地。溪水流至地下潛流後，與別的溪流會同，水流增大加深。

說話之間，水已浸及咽喉。李莫愁暗暗吃驚，叫道：「師妹，你會泅水嗎？」小龍女道：「我一生長於墓裏，從未外出，怎會泅水？」李莫愁略覺放心，踏出一步，不料腳底忽空，一股水流直衝口邊。她大驚之下，急忙後退，但小龍女與楊過卻已鑽入了水中，到此地步，前面縱是刀山劍海，也只得闖了過去，突覺後心一緊，衣衫已被洪凌波拉住，忙反手迴擊，這一下出手不輕，但在水中，力道給水阻了，洪凌波拉得又緊，甩她不脫。水聲轟轟，雖是地下潛流，聲勢仍足驚人。李莫愁與洪凌波都不通水性，受潛流一衝，立足不定，都浮身而起。

李莫愁雖然武功精湛，此刻也不免驚慌無已，伸手亂抓亂爬，突然間觸到一物，當即用力握住，卻是楊過的左臂。楊過正閉住呼吸，與小龍女攜著手在水底一步步向前而行。陡然給李莫愁抓到，忙運擒拿法卸脫，但李莫愁既已抓住，那裏還肯放手？一股股水往她口中鼻中急灌，直至昏暈，仍牢牢抓住。楊過幾次甩解不脫，生怕用力過度，喝水入肚，也就由得她抓著。

四人在水底拖拖拉拉，行了約莫一頓飯時分，小龍女與楊過雖依法閉氣，仍氣悶異常，時時須到水面呼吸幾口，漸漸支持不住，兩人都喝了一肚子水，幸差水勢漸緩，地勢漸高，不久就露口出水。又行了一炷香時刻，越走眼前越亮，終於在一個山洞裏鑽了出來。二人筋疲力盡，先運氣吐出腹中之水，躺在溪旁地下喘息不已。

此時李莫愁仍牢牢抓著楊過手臂，直至楊過逐一扳開她手指，方始放手。小龍女先點了李莫愁師徒二人肩上穴道，才將她們放在一塊圓石之上，讓腹中之水慢慢從口中流出。

楊過遊目四顧，但見濃蔭匝地，花光浮動，喜悅無限，只道：「姑姑，你說好看麼？」小龍女點頭微笑。兩人想起過去這數天的情景，恍同隔世。

過了良久，李莫愁「啊、啊」幾聲，先自醒來，但見陽光耀眼，當真是重見天日，回想適才坐困石墓、潛流遭厄的險狀，兀自不寒而慄，雖上身麻軟，心中卻遠較先前寬慰。又過一會，洪凌波才慢慢醒轉。小龍女對李莫愁道：「師姊，你們請便罷！」李莫愁師徒雙手癱瘓，下半身卻行動自如，站起身來，默默無言的對望一眼，一前一後的去了。

※※※

四下裏寂無人聲，原來這山洞是在終南山山腳一處極為荒僻的所在。當晚小龍女與楊過二人就在樹蔭下草地上睡了。次晨醒來，依楊過說就要出去遊玩，但小龍女從未見過繁華世界，不知怎的，竟大為害怕，說道：「不，我得先養好傷，然後咱們須得練好玉女心經。」楊過在自己頭頂重擊一掌，說道：「該死！打你這胡塗小子！我竟忘了你的傷。」又想下山之後，再要和師父解開衣衫一同練功，諸多不便，便伸掌傳氣，助她運功療傷。不到半月，小龍女內傷已然痊愈。

兩人在一株大松樹下搭了兩間小茅屋以蔽風雨。茅屋上扯滿了紫藤。楊過喜歡花香濃郁，更在自己居屋前種了些玫瑰茉莉之類香花。小龍女卻愛淡雅，說道松葉清香，遠勝異花奇卉，她所住的茅屋前便一任自然，惟有野草。

師徒倆日間睡眠，晚上用功。數月過去，先是小龍女練成了玉女心經，再過月餘，楊過也功行圓滿。兩人反覆試演，已全無窒礙，楊過又提入世之議。

小龍女但覺如此安穩過活，世上更無別事能及得上，但想他嚮往紅塵，終難長羈他在荒山之中，於是說道：「過兒，咱倆的武功雖已大非昔比，但跟你郭伯父、郭伯母相較，卻又怎地？」楊過道：「那自然還遠遠及不上，但你跟他大概各有所長。」小龍女道：「你郭伯父將功夫傳了他女兒，又傳了武氏兄弟，他日相遇，咱們仍會受他們欺辱。」

一聽此言，楊過跳了起來，怒道：「他們若再欺侮我，豈能與他們干休？」小龍女冷冷的道：「你打他們不過，可也枉然。」楊過道：「那你幫我。」小龍女道：「我打不贏你郭伯母，仍然無用。」楊過低頭不語，籌思對策。沉吟了一會，說道：「瞧在郭伯伯的份上，我不跟他們爭鬧就是。」小龍女心想：「他在墓中住了兩年多，練了古墓派內功，居然火性大減，倒也難得。」其實楊過不過年紀長大了，多明事理，想起郭靖相待自己確是一片真情，心下感激，甘願為他而退讓一步，何況與郭芙、武氏兄弟也無甚麼深仇大恨，只不過兒時為了蟋蟀而爭鬧揪打而已，此時回想，早已淡然。

小龍女道：「你肯不跟人爭競，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過聽你說道，到了外邊，就算你肯讓了別人，別人仍會來欺侮你，咱們若不練成王重陽遺下來的功夫，遇上了武功高強之人，終究還是抵敵不過。」楊過知她頗不想離開這清靜的所在，不忍拂逆其意，便道：「姑姑，我聽你話，打從明兒起，咱們起手練《九陰真經》。」

就因這一席話，兩人在山谷中又多住了一年有餘。小龍女和楊過重經秘道潛入墓中，將重陽遺刻誦讀數日，記憶無誤，這才出來修習。年餘之間，師徒倆內功外功俱皆精進。但墓中的重陽遺刻只是對付玉女心經的法門，只為《九陰真經》的一小部份，最重要的梵語音譯總旨秘訣更加不知，是以二人所學，比之郭靖、黃蓉畢竟尚遠為不如，但此卻非二人所知了。

※※※

這一日練武已畢，兩人均覺大有進境。楊過跳上跳下的十分開心，小龍女卻愀然不樂。楊過不住說笑話給她解悶。小龍女只不聲不響。楊過知道此時重陽遺刻上的功夫已然學會，若說要融會貫通，自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但其中訣竅奧妙卻已盡數知曉，只要日後繼續修習，功夫越深，威力就必越強。料想小龍女不願下山，卻無藉口相留，是以煩惱，便道：「姑姑，你不願下山，咱們就永遠在這裏便是。」小龍女喜道：「好極啦……」只說了三個字，便即住口，明知楊過縱然勉強為己而留，心中也難真正快活，幽幽的道：「明兒再說罷。」晚飯也不吃，回到小茅屋中睡了。

楊過坐在草地上發了一陣獃，直到月亮從山後升起，這才回屋就寢。睡到午夜，睡夢中隱隱聽得呼呼風響，聲音勁急，非同尋常。他一驚而醒，側耳聽去，正是有人相鬥的拳聲掌風。他忙竄出茅屋，奔到師父茅屋外，低聲道：「姑姑，你聽到了麼？」

此時掌風呼呼，更加響了，按理小龍女必已聽見，但茅屋中卻不聞回答。楊過又叫了兩聲，推開柴扉，只見榻上空空，原來師父早已不在。他更加心驚，忙尋聲向掌聲處奔去。奔出十餘丈，未見相鬥之人，單聽掌風，已知其中之一正是師父，對手掌風沉雄凌厲，武功似猶在師父之上。

楊過急步搶去，月光下只見小龍女與一個身材魁梧的人盤旋來去，鬥得正急。小龍女雖然身法輕盈，但那人武功高強之極，在他掌力籠罩之下，小龍女不過勉力支撐。楊過大駭，叫道：「師父，我來啦！」兩個起落，已縱到二人身邊，與那人一朝相，不禁驚喜交集，原來那人滿腮虯髯，根根如戟，一張臉猶如刺蝟相似，正是分別已久的義父歐陽鋒。

但見他凝立如山，一掌掌緩緩的劈將出去，小龍女只是閃避，不敢正面接他掌力。楊過叫道：「都是自己人，且莫鬥了。」小龍女一怔，心想這大鬍子瘋漢怎會是自己人，一凝思間，身法略滯。歐陽鋒斜掌從肘下穿出，一股勁風直撲她面門，勢道雄強無比。楊過大駭，急縱而前，只見小龍女左掌已與歐陽鋒右掌抵上，知師父功力遠不及義父，時刻稍久，必受內傷，當即伸五指在歐陽鋒右肘輕輕一拂，正是他新學九陰真經中的「手揮五絃」上乘功夫。他雖習練未熟，但落點恰到好處，歐陽鋒手臂微酸，全身消勁。

小龍女見機何等快捷，只感敵人勢弱，立即催擊，此一瞬間歐陽鋒全身無所防禦，雖輕加一指，亦受重傷。楊過翻手抓住了師父手掌，夾在二人之間，笑道：「兩位且住，是自己人。」歐陽鋒尚未認出是他，只覺這少年武功奇高，未可小覷，怒道：「你是誰，甚麼自己人不自己人？」

楊過知他素來瘋瘋顛顛，只怕他已然忘了自己，大叫道：「爸爸，是我啊，是你的兒子啊。」這幾句話中充滿了激情。歐陽鋒一呆，拉著他手，將他臉龐轉到月光下看去，正是數年來自己到處找尋的義兒，只是一來他身材長高，二來武藝了得，是以初時難以認出。他當即抱住楊過，大叫大嚷：「孩兒，我找得你好苦！」兩人緊緊摟在一起，都流下淚來。

小龍女自來冷漠，只道世上就只楊過一人情熱如火，此時見歐陽鋒也是如此，心中對下山一事更是凜然有畏，靜靜坐在一旁，愁思暗生。

歐陽鋒那日在嘉興王鐵槍廟中與楊過分手，躲在大鐘之下，教柯鎮惡奈何不得。他潛運神功，治療內傷，七日七夜之後內力已復，但給柯鎮惡鐵杖所擊出的外傷實也不輕，一時難痊。他掀開巨鐘，到客店中又去養了二十來天傷，這才內外痊愈，便去找尋楊過，但一隔匝月，大地茫茫，那裏還能尋到他蹤跡？尋思：「這孩子九成是到了桃花島上。」當即弄了一隻小船，駛到桃花島來，白天不敢近島，直到黑夜，方始在後山登岸。他自知非郭靖、黃蓉二人之敵，又不知黃藥師不在島上，就算自己本領再大一倍，也打這三人不過，是以白日躲在極荒僻的山洞之中，每晚悄悄巡遊。島上布置奇妙，他也不敢隨意亂走。

如此一年有餘，總算他謹慎萬分，白天不敢出洞一步，蹤跡始終未讓發覺，直到一日晚上聽到武敦儒兄弟談話，才知郭靖已送楊過到全真教學藝。歐陽鋒大喜，當即偷船離島，趕到重陽宮來。那知其時楊過已與全真教鬧翻，進了活死人墓。此事在全真教實是奇恥大辱，全教上下，人人絕口不談，歐陽鋒探不到半點消息。這些時日中，他踏遍了終南山周圍數百里之地，卻那裏知道楊過竟深藏地底，自然尋找不著。

這一晚事有湊巧，他行經山谷之旁，突見一個白衣少女對著月亮抱膝長嘆。歐陽鋒瘋瘋顛顛的問道：「喂，我的孩兒在那裏？你有沒見他啊？」小龍女橫了他一眼，不加理睬。歐陽鋒縱身上前，伸手便抓她臂膀，喝道：「我的孩兒呢？」小龍女見他出手強勁，武功之高，生平從所未見，即是全真教高手，亦遠遠不及，大吃一驚，忙使小擒拿手卸脫。歐陽鋒這一抓原期必中，不料竟讓對方輕輕巧巧的拆解開了，也不問她是誰，左手跟著又上。兩人就這麼毫沒來由的鬥了起來。

※※※

義父義子各敘別來之情。歐陽鋒神智半清半迷，過去之事早已說不大清楚，而對楊過所述也是不甚了了，只知他這些年來一直在跟小龍女練武，大聲道：「這小女孩武功又不及我，何必跟她練？讓我來教你。」小龍女又怎跟他計較，聽到後淡淡一笑，自行走在一旁。

楊過卻感到不好意思，說道：「爸爸，師父待我很好。」歐陽鋒妒忌起來，叫道：「她好，我就不好麼？」楊過笑道：「你也好。這世界上，就只你兩個待我好。」歐陽鋒的話雖然說得不明不白，楊過卻也知他在幾年中到處找尋自己，實已費盡了千辛萬苦。

歐陽鋒抓住他的手掌，嘻嘻傻笑，過了一陣，道：「你的武功倒練得不錯，就可惜不會世上最上乘的兩大奇功。」楊過道：「那是甚麼啊？」歐陽鋒濃眉倒豎，喝道：「虧你是練武之人，世上兩大奇功都不知曉。你拜她為師有甚麼用？」楊過見他忽喜忽怒，不由得暗自擔憂，心道：「爸爸患病已深，不知何時方得痊愈？」歐陽鋒哈哈大笑，道：「嘿，讓爸爸教你。那兩大奇功第一是蛤蟆功，第二是九陰真經。我先教你蛤蟆功的入門功夫。」說著便背誦口訣。楊過微笑道：「你從前教過我的，你忘了嗎？」歐陽鋒搔搔頭皮，道：「原來你已經學過，再好也沒有了。你練給我瞧瞧。」

楊過自入古墓之後，從未練過歐陽鋒昔日所授的怪異功夫，此時聽他一說，欣然照辦。他在桃花島時便已練過，現下以上乘內功一加運用，登時使得花團錦簇。歐陽鋒笑道：「好看！好看！就是不對勁，中看不中用。我把其中訣竅盡數傳了你罷！」當下指手劃腳、滔滔不絕的說了起來，也不理會楊過是否記得，只說個不停，說一段蛤蟆功，又說一段顛倒錯亂的九陰真經。楊過聽了半晌，但覺他每句話中都似妙義無窮，但既繁複，又古怪，一時之間又那能領會得了這許多？

歐陽鋒說了一陣，瞥眼忽見小龍女坐在一旁，叫道：「啊哟，不好，莫要給你的女娃娃師父偷聽了去。」走到小龍女跟前，說道：「喂，小丫頭，我在傳我孩兒功夫，你別偷聽。」小龍女道：「你的功夫有甚麼希罕？誰要偷聽了？」歐陽鋒側頭一想，道：「好，那你走得遠遠地。」小龍女靠在一株花樹之上，冷冷的道：「我幹麼要聽你差遣？我愛走就走，不愛走就不走。」歐陽鋒大怒，鬚眉戟張，伸手要往她臉上抓去，但小龍女只作不見，理也不理。楊過大叫：「爸爸，你別得罪我師父。」歐陽鋒縮回了手，說道：「好好，那就我們走得遠遠地，可是你跟不跟來偷聽？」

小龍女心想過兒這個義父為人極是無賴，懶得再去理他，轉過了頭不答，不料背心上突然一麻，原來歐陽鋒忽爾長臂，在她背心穴道上點了一指，這一下出手奇快，小龍女又全然不防，待得驚覺想要抵禦，上身已轉動不靈。歐陽鋒跟著又伸指在她腰裏點了一下，笑道：「小丫頭，你莫心焦，待我傳完了我孩兒功夫，就來放你。」說著大笑而去。

楊過正在默記義父所傳的蛤蟆功與九陰真經，但覺他所說的功訣有些纏夾不清，亂七八糟，然而其中妙用甚多，卻絕無可疑，潛心思索，毫不知小龍女遭襲之事。歐陽鋒走過來牽了他手，道：「咱們到那邊去，莫給你的小師父聽去了。」楊過心想小龍女怎會偷聽，你就是硬要傳她，她也決不肯學，但義父心性失常，也不必和他多所爭辯，於是隨著他走遠。

小龍女麻軟在地、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想自己武功雖然練得精深，究是少了臨敵的經驗，以致中了李莫愁暗算之後，又遭這鬍子怪人的偷襲，於是潛運九陰神功，自解穴道，先行閉氣之法，盼穴道和經脈暢通。豈知兩處穴道不但毫無鬆動之象，反更加酸麻，不禁大駭。原來歐陽鋒的手法剛與九陰真經逆轉而行，她以王重陽的遺法衝解，竟求脫反固。試了幾次，但覺遭點處隱隱作痛，就不敢再試，心想那瘋漢傳完功夫之後，自會前來解救，她萬事不縈於懷，也不焦急，仰頭望著天上星辰出了會神，便合眼睡去。

過了良久，眼上微覺有物觸碰，她黑夜視物如同白晝，此時竟然不見一物，原來雙眼給人用布蒙住了，隨覺有人張臂抱住了自己。這人相抱之時，初時極為膽怯，後來漸漸大膽放肆。小龍女驚駭無已，欲待張口而呼，苦於口舌難動，但覺那人以口相就，親吻自己臉頰。她初時只道是歐陽鋒忽施強暴，但與那人面龐相觸之際，卻覺他臉上光滑，決非歐陽鋒的滿臉虯髯。她心中一蕩，驚懼漸去，情欲暗生，心想原來楊過這孩子卻來戲我。只覺他雙手越來越不規矩，緩緩替自己寬衣解帶，小龍女無法動彈，只得任其所為，不由得又驚喜，又害羞，但覺楊過對己親憐密愛，只盼二人化身為一，不禁神魂飄盪，身心俱醉。

※※※

歐陽鋒見楊過極為聰明，自己傳授口訣，他雖不能盡數領會，卻很快便記住了，心中欣喜，越說興致越高，直說到天色大明，才將兩大奇功的要旨說完。楊過默記良久，說道：「我也學過《九陰真經》，但跟你說的卻大不相同。卻不知是何故？」歐陽鋒道：「胡說，除此之外，還有甚麼《九陰真經》？」楊過道：「比如練那易筋鍛骨之術，你說第三步是氣血逆行，衝天柱穴。我師父卻說要意守丹田，通章門穴。」歐陽鋒搖頭道：「不對，不對……嗯，慢來……」他照楊過所說一行，忽覺內力舒發，意境大不相同。他自想不到郭靖寫給他的經文其實已經顛倒竄改，不由得心中混亂一團，喃喃自語：「怎麼？到底是我錯了，還是你的女娃娃師父錯了？怎會有這等事？我……我是誰？」

楊過見他兩眼發直，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樣，連叫他幾聲，不聞答應，怕他瘋病又要發作，甚是擔憂，想起義父記不起自己名字，當日郭伯母故意叫他「趙錢孫李、周吳陳王、馮鄭褚衛、蔣沈韓楊」顯是有意擾亂他的思路。義父曾為此煩惱，再聽郭靖夫婦背後談論，稱他為「歐陽鋒」一直想要提醒他，但當時諸事紛至疊來，不得其便，於是說道：「爸爸，你名叫歐陽鋒，記得了嗎？」

歐陽鋒突然一驚，腦中靈光閃動，過去許多事情驀地湧至，哈哈大笑，跳起身來，叫道：「是啊，是啊，歐陽鋒是誰？……哈哈，歐陽鋒！」隨手折了根樹枝，展開蛇杖杖法，使得呼呼風響，大叫：「歐陽鋒了不起……歐陽鋒是天下武功第一之人……」「歐陽鋒武功高強，誰都不怕！哈哈！哈哈！」也不理楊過，一陣風般去了。

楊過正要去追，忽聽得數丈外樹後忽喇一聲，立即想起姑姑，但見人影一閃，花叢中隱約見到靛青道袍的一角。此處人跡罕至，怎會有外人到此？而且那人行動鬼鬼祟祟，顯似不懷好意，不禁疑心大起，急步趕去。那人腳步迅速，向前飛奔，瞧他後心是個道人。楊過叫道：「喂，是誰？給我站住！」施展輕功，提步急追。

那道人聽到呼喝，奔得更加急了，楊過微一加勁，身形如箭般直縱過去，一把抓住了他肩頭，扳將過來，原來是甄志丙。楊過見他衣冠不整，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喝問：「你幹甚麼？」甄志丙此時已受任為全真教第三代弟子的首座，武功既高，平素舉止又極有氣派，但不知怎的，此時竟滿臉慌張，說不出話來。楊過見他怕得厲害，想起那日他斬釘截鐵的立誓，為人倒也不壞，便放鬆了手，溫言道：「既然沒事，你就走罷！」甄志丙回頭瞧了幾眼，慌慌張張的急步去了。

楊過暗笑：「這道士失魂落魄似的，當真可笑。」回到茅屋之前，只見花樹叢中露出小龍女的兩隻赤足，一動不動，似乎已睡著了。楊過叫了兩聲：「姑姑！」不聞答應，鑽進樹叢，只見小龍女臥在地下，眼上卻蒙著塊青布。

楊過微感驚訝，揭去了她眼上青布，但見她眼中神色極是異樣，暈生雙頰，嬌羞無限。楊過問道：「姑姑，誰給你包上了這塊布兒？」小龍女不答，眼中微露責備之意。楊過見她身子軟癱，似給人點中了穴道，伸手拉她一下，果然她動彈不得。楊過念頭一轉，已明原委：「定是我義父用逆勁點穴法點中了她，否則任他再厲害的點穴功夫，姑姑也能自行通解。」依照歐陽鋒適才所授之法，給她解開了穴道。

不料小龍女穴道遭點之時，固然全身軟癱，但楊過替她解開了，她仍軟綿綿的倚在楊過身上，似乎周身骨骼盡皆熔化了一般。楊過伸臂扶住她肩膀，柔聲道：「姑姑，我義父做事顛三倒四，你莫跟他一般見識。」小龍女臉蛋藏在他懷裏，膩膩糊糊的道：「你自己才顛三倒四呢，不怕醜，還說人家！」楊過見她舉止與平昔大異，稍覺慌亂，道：「姑姑，我……我……」小龍女抬起頭來，嗔道：「你還叫我姑姑？」楊過更加慌了，順口道：「我不叫你姑姑叫甚麼？要我叫師父麼？」小龍女淡淡一笑，道：「你這般對我，我還能做你師父麼？」楊過奇道：「我……我怎麼啦？」

小龍女捲起衣袖，露出一條雪藕也似的臂膀，但見潔白似玉，竟無半分瑕疵，本來一點殷紅的守宮砂已不知去向（注），羞道：「你瞧。」楊過摸不著頭腦，搔搔耳朵，道：「姑姑，我不懂啊。」小龍女嗔道：「我跟你說過，不許再叫我姑姑。」她見楊過滿臉惶恐，心中頓生說不盡的柔情，低聲道：「咱們古墓派的門人，世世代代都是處女傳處女。我師父給我點了這點守宮砂，昨晚……昨晚你這麼對我，我手臂上怎麼還有守宮砂呢？楊過道：「我昨晚怎麼對你啊？」小龍女臉一紅，道：「別說啦。」隔了一會，輕輕的道：「以前，我怕下山去，現下可不同啦，不論你到那裏，我總心甘情願的跟著你。」

楊過大喜，叫道：「姑姑，那好極了。」小龍女正色道：「你怎麼仍是叫我姑姑？難道你沒真心待我麼？」她見楊過不答，心中焦急起來，顫聲道：「你到底當我是甚麼人？」楊過誠誠懇懇的道：「你是我師父，你憐我教我，我發過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聽你的話。」小龍女大聲道：「難道你不當我是你媳婦？」

楊過從未想到過這件事，突然給她問到，不由得張皇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媳婦，我怎麼配？你是我師父，是我姑姑。」

小龍女昨夜給歐陽鋒點中穴道，於動彈不得之際遭人侵犯，她是處女之身，全無經歷，當時更無他人在旁，只道必是楊過。她對楊過本已情愫暗生，當時也不抗拒，心想楊過對己如此，必已決心當自己是終生愛侶，改變了自己為「姑姑、師父」的念頭。兩人須當山盟海誓，從此結為夫婦，改了「姑姑」與「師父」的稱呼和關係，不知他要叫自己為「龍姊」呢，還是比較粗俗的「媳婦兒」？自己又不知叫他甚麼，是不是要改稱「郎君」？

正盤算得滿心甜美，忽聽他仍叫自己為「姑姑」，而自己含羞帶愧的說到「守宮砂」，他卻冷冷淡淡，漫不在乎，似乎對昨晚的親熱渾不當一回事。這在自己是比生死更要緊的大事，他卻漠不關心，顯然將兩人的情愛並不如何放在心上。驀地裏想起師姊先前的話：「那一天你男人對你的神情如果突然之間變了，本來十分親熱，愛得你要死要活，忽然間他對你生疏了、客氣了，那便是他變了心。你可要加意提防，留意種種蛛絲馬跡。」聽他清清楚楚的說：「不，不！你不能是我媳婦，我怎麼配？你是我師父，是我姑姑。」心想：「那還不是變了心，等如是斬釘截鐵的說道：不要我做他的媳婦。這不是蛛絲馬跡，加意提防又有甚麼用？」只氣得全身發抖，突然「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楊過慌了手腳，只是叫道：「姑姑，姑姑！」小龍女聽他仍這麼叫，狠狠凝視著他，舉起左掌，便要向他天靈蓋劈落，但這一掌始終落不下去，她目光漸漸的自惱恨轉為怨責，又自怨責轉為憐惜，嘆了一口長氣，輕輕的道：「既是這樣，原來你當真不想要我，你寧可一個人自由自在，不受人拖累，那麼以後你別再見我，免得我傷心。」長袖一拂，轉身疾奔下山。

楊過大叫：「姑姑，你到那裏去？我跟你同去。」小龍女回過身來，眼中淚珠轉來轉去，緩緩說道：「你若再見我，就只怕……只怕我……我管不住自己，難以饒你性命。」楊過道：「你怪我不該跟義父學武功，是不是？」小龍女淒然道：「你跟人學武功，我怎會怪你？」轉身快步而行。

楊過一怔之下，不知所措，眼見她白衣的背影漸漸遠去，終於在山道轉角處隱沒，不禁悲從中來，伏地大哭。左思右想，實不知如何得罪了師父，何以她神情如此特異，一時溫柔纏綿，一時卻又怨憤決絕？為甚麼說要做自己「媳婦」，又不許叫她姑姑，又說自己「終於變了心」？想了半天，心道：「此事定與我義父有關，定是他得罪我師父了。」

楊過四顧茫然，但見空山寂寂，微聞鳥語。他滿心惶急，大叫：「姑姑，姑姑！爸爸，爸爸！」隔了片刻，四下裏山谷回音也叫著：「姑姑，姑姑！爸爸，爸爸！」叫聲惶急，充滿哭音。

他數年來與小龍女寸步不離，既如母子，又若姊弟，突然間她不明不白的絕裾而去，豈不叫他肝腸欲斷？傷心之下，幾欲在山石上一頭撞死。但心中總還存著指望，師父突然而去，或許也能突然而來。義父雖得罪了她，她稍後必會想到我並無過失，自然會回頭尋我。

這一晚他又怎睡得安穩？只要聽到山間風聲響動，或是蟲鳴雀飛，都疑心是小龍女回來了，一骨碌爬起，大叫：「姑姑！」出去迎接，每次總悽然失望。到後來索性不睡了，奔上山巔，睜大了眼四下眺望，直望到天色大亮，惟見雲生谷底，霧迷峰巔，天地茫茫，就只他楊過一人而已。

※※※

楊過搥胸大號，驀地想起：「師父既然不回，我這就找她去。只要見得著她，不管她如何打我罵我，我總是不離開她。她要打死我，就讓她打死便了。」心意既決，登時精神大振，將小龍女與自己的衣服用物胡亂包了一包，負在背上，大踏步出山。

一到有人家處，就打聽有沒見到一個白衣美貌女子。大半天中，他接連問了十幾個鄉民，都搖頭說並沒瞧見。楊過焦急起來，再次詢問，出言就不免欠缺了禮貌。那些山民見他一個年輕小夥子，冒冒失失的打聽甚麼美貌閨女，先就有氣，有一人就反問那閨女是他甚麼人。楊過道：「你不用管。我只問你有沒見到她從此間經過？」那人便要反唇相稽。旁邊一個老頭拉了拉他衣袖，指著東邊一條小路，笑道：「昨晚老漢見到有個仙女般的美人向東而去，還道是觀世音菩薩下凡，卻原來是老弟的相好……」楊過不聽他說完，忙一揖相謝，順著他所指的小路急步趕了下去，雖聽得背後一陣轟笑，卻也沒在意，怎知道那老者見他年輕無禮，故意胡扯騙他。

奔了一盞茶時分，眼前出現兩條岔路，不知向那一條走才是。尋思：「姑姑不喜熱鬧，多半是揀荒僻的路走。」當下踏上左首那條崎嶇小路。豈料這條路越走越寬，幾個轉彎，竟轉到了一條大路上來。他一日一晚沒半點水米下肚，見天色漸晚，腹中餓得咕咕直響，見前面房屋鱗次櫛比，是個市鎮，快步走進一家客店，叫道：「拿飯菜來。」

店伴送上一份家常飯菜，楊過扒了幾口，胸中難過，喉頭噎住，食不下嚥，心道：「雖然天黑，我還是得去找尋姑姑，錯過了今晚，只怕今後永難相見。」將飯菜一推，叫道：「店伴，我問你一句話。」店伴笑著過來，道：「小爺有甚吩咐？可是這飯菜不合口味？小的吩咐去另做，小爺愛吃甚麼？」

楊過連連搖手，道：「不是說飯菜。我問你，可有見到一個穿白衫子的美貌姑娘，從此間過去麼？」店伴沉吟道：「穿白衣，嗯，這位姑娘可是戴孝？家中死了人不是？」楊過好不耐煩，問道：「到底見是沒見？」店伴道：「姑娘倒有，確也是穿白衫子的……」楊過喜道：「向那條路走？」店伴道：「可過去大半天啦！小爺，這娘兒可不是好惹的……」突然放低聲音，說道：「我勸你啊！還是別去找她的好。」楊過又驚又喜，知是尋到了姑姑的蹤跡，忙問：「她……怎麼啦？」問到此句，聲音也發顫了。

那店伴道：「我先問你，你知不知道那姑娘是會武的？」楊過心道：「我怎會不知？」忙道：「知道啊，她是會武的。」那店伴道：「那你還找她幹麼？可險得緊哪。」楊過道：「到底是甚麼事？」那店伴道：「你先跟我說，那白衣美女是你甚麼人？」楊過無奈，看來不先說些消息與他，他決不能說小龍女的行蹤，於是說道：「她是我……是我的姊姊，我要找她。」那店伴一聽，肅然起敬，但隨即搖頭道：「不像，不像。」楊過焦躁起來，一把抓住他衣襟，喝道：「你到底說是不說？」那店伴一伸舌頭，道：「對，對，這可像啦！」

楊過喝道：「甚麼又是不像、又是像的？」那店伴道：「小爺，你先放手，我喉管給你抓得閉住了氣，嘿嘿，說不出話。要勉強說當然也可以，不過……」楊過心想此人生性如此，對他用強也是枉然，便鬆開了手。那店伴咳嗽幾聲，道：「小爺，我說你不像，只為那娘……那女……嘿嘿，你姊姊，透著比你年輕貌美，倒像是妹子，不是姊姊。說你像呢，為的是你兩位都是火性兒，有一門子愛掄拳使棍的急脾氣。」楊過只聽得心花怒放，笑逐顏開，道：「我……我姊姊跟人動武了嗎？」

那店伴道：「可不是麼？不但動武，還傷了人呢，你瞧，你瞧。」指著桌上幾條刀劍砍起的痕跡，得意洋洋的道：「這事才教險呢，你姊姊本事了得，一刀將兩個道爺的耳朵也削了下來。」楊過笑問：「甚麼道爺？」心想定是全真教的牛鼻子道人給我姑姑教訓了一番。那店伴道：「就是那個……」說到這裏，突然臉色大變，頭一縮，轉身便走。

楊過料知有異，不自追出，端起飯碗，舉筷只往口中扒飯，放眼瞧去，只見兩個道人從客店門外並肩進來。兩人都是二十六七歲年紀，臉頰上都包了繃帶，走到楊過之旁的桌邊坐下。一個眉毛粗濃的道人一迭連聲的只催快拿酒菜。那店伴含笑過來，偷空向楊過眨下眼睛，歪了歪嘴。楊過只作不見，埋頭大嚼。他聽到了小龍女的消息，極是歡暢，吃了一碗又添一碗。他身上穿的是小龍女縫製的粗布衣衫，本就簡樸，一日一夜之間急趕，塵土滿身，便和尋常鄉下少年無異。那兩個道士一眼也沒瞧他，自行低聲說話。

楊過故意唏哩呼嚕的大聲嚼食，卻全神傾聽兩個道人說話。

只聽那濃眉道人道：「皮師弟，你說韓陳兩位今晚準能到麼？」另一個道人嘴巴甚大，喉音嘶啞，粗聲道：「這兩位都是丐幫中鐵錚錚的漢子，與申師叔有過命的交情，申師叔出面相邀，他們決不能不到。」楊過斜眼微睨，向兩人臉上瞥去，並不相識，心想：「重陽宮中牛鼻子成千，我認不得他們，他們卻都認得我這反出全真教的小子，可不能跟他們朝相。哼，他們打不過我姑姑，又去約甚麼丐幫中的叫化子作幫手。」聽那濃眉道人道：「說不定路遠了，今晚趕不到……」那姓皮的道人道：「哼，姬師兄，事已如此，多耽心也沒用，諒她一個娘們，能有多大能耐……」那姓姬的道人忙道：「喝酒，別說這個。」隨即招呼店伴，吩咐安排一間上房，當晚就在店中歇息。

楊過聽了二人寥寥幾句對話，料想只消跟住這兩個道人，便能見著姑姑。想到此處，心中歡欣無限。待二人進房，命店伴在他們隔壁也安排一間小房。

那店伴掌上燈，悄聲在楊過耳畔道：「小爺，你可得留神啊，你姊姊割了那兩個道爺耳朵，他們準要報仇。」楊過悄聲道：「我姊姊脾氣再好不過，怎會割人家耳朵？」那店伴陰陽怪氣的一笑，低聲道：「她對你自然好啦，對旁人可好不了。你姊姊正在店裏吃飯……嘿嘿，當真是姊姊？小的可不大相信，就算是姊姊罷，那道爺坐在她旁邊，就只向她的腿多瞧了幾眼，你姊姊就發火啦，拔劍跟人家動手……」他滔滔不絕，還要說下去，楊過聽得隔壁已滅了燈，忙搖手示意，叫他免開尊口，心中暗暗生氣：「那兩個臭道人定是見到姑姑美貌，不住瞧她，惹得她生氣。哼，全真教中又怎有好人？」又想：「姑姑曾到重陽宮中動手，那兩個道人自然認得她，那時他們臉上的怪模樣還能好看得了？」

他等店伴出去，熄燈上炕，這一晚是決意不睡，默默記誦了一遍歐陽鋒所授的兩大神功秘訣，但這兩項秘訣本就十分深奧，歐陽鋒說得又顛三倒四，太也雜亂無章，他記得住的最多也不過兩三成而已，這時也不敢細想，生怕想得出了神，對隔房動靜竟然不知。

這般靜悄悄的守到中夜，突然院子中登登兩聲輕響，有人從牆外躍進。接著隔房窗子啊的一聲推開。姓姬的道人問道：「是韓陳兩位麼？」院子中一人答道：「正是。」姬道人道：「請進罷！」輕輕打開房門，點亮油燈。楊過全神貫注，傾聽四人說話。

只聽那姓姬的道人說道：「貧道姬清虛，皮清玄，拜見韓陳兩位英雄。」楊過心道：「全真教以『處志清靜』四字排行，這兩個牛鼻子是全真教中的第四代弟子，不知是郝大通還是劉處玄那一條老牛的門下。」聽得一個嗓音尖銳的人說道：「我們接到你申師叔的帖子，馬不停蹄的趕來。那小賤人當真十分了得麼？」姬清虛道：「說來慚愧，我們師兄弟跟她鬥過一場，不是她對手。」

那人道：「這女子的武功是甚麼路數？」姬清虛道：「申師叔疑心她是古墓派傳人，是以年紀雖小，身手著實了得。」楊過聽到「古墓派」三個字，不自禁輕輕「哼」了一聲。

只聽姬清虛又道：「可是申師叔提起古墓派，這小丫頭卻對赤練仙子李莫愁口出輕侮言語，那麼又不是了。」那人道：「既是如此，料來也沒甚麼大來頭。明兒在那裏相會？對方有多少人？」姬清虛道：「申師叔和那女子約定，明兒正午，在此去西南四十里的豺狼谷相會，雙方比武決勝。對方有多少人，現下還不知道。我們既有丐幫英雄韓陳兩位高手壓陣助拳，也不怕他們人多。」另一個聲音蒼老的人道：「好，我哥兒倆明午準到，韓老弟，咱們走罷。」

姬清虛送到門口，壓低了語聲說道：「此處離重陽宮不遠，咱們比武的事，可不能讓宮中馬、劉、丘、王幾位師祖知曉，否則我們會受重責。」那姓韓的哈哈一笑，說道：「你們申師叔的信中早就說了，否則的話，重陽宮中高手如雲，何必又來約我們兩個外人作幫手？」那姓陳的道：「你放心，咱們決不洩漏風聲就是。別說不能讓馬劉丘王郝孫六位真人得知，你們別的師伯、師叔們知道了，恐怕也不大妥當。」兩名道人齊聲稱是。楊過心想：「他們聯手來欺我姑姑，卻又怕教裏旁人知道，哼，鬼鬼祟祟，作賊心虛。」

只聽那四人低聲商量了幾句，韓陳二人越牆而出，姬清虛和皮清玄送出牆去。

【注】

所謂「守宮砂」是我國古代民間的傳統信念，據稱以「守宮」（形同壁虎之小動物，有長尾及四足）和以朱砂及其他特種藥材，搗爛成泥，點於處女手臂，則殷紅一點，長時不褪。該女子如嫁人成婚，或失卻貞操，此「守宮砂」即隱沒不現。古人以此法鑒別處女或非處女。古代官府或民間，常以此法判定刑案，或濫施私刑，少女冤枉受刑或竟喪命者為數不少。近代醫學已認定此法無醫藥學根據，不復採用。亦有人認為真正守宮難得（「守宮」之名即意為守住處女貞操，並非壁虎或蜥蜴），必要藥材之藥方失傳，無法製出真正守宮砂，故不能否定古法之可靠性。小說仍提此法，不過表示當小說中事件發生之時代，此法曾普遍流傳。讀者視之為我國南宋時代之民間迷信可也，不必信以為真。即在我國古代，官府亦常傳召穩婆（有經驗之接生婦），鑒定女子是否處女，亦不以守宮砂為真正鑒別根據。

# 第八回 白衣少女

楊過輕輕推開窗門，閃身走進姬皮二道房中，見炕上放著兩個包裹，拿起一個包裹一掂，裹面有二十來兩銀子，心想：「正好用作盤纏。」揣在懷裏。另一個包裹四尺來長，包著兩口長劍。他分別拔出，使重手法將兩口劍都折斷了，重行還歸入鞘，再將包裹包好，正要出房，轉念一想，拉開褲子，在二道被窩中拉了一大泡尿。

耳聽得有人上牆之聲，知道這兩個道士的輕身功夫也只尋常，不能一躍過牆，須得先跳上牆頭，再縱身下地，當即閃身回房，悄悄掩上房門，兩個道人竟全無知覺。楊過俯耳於牆，傾聽隔房動靜。

只聽兩個道人低聲談論，對明日比武之約似乎勝算在握，一面解衣上炕，突然皮清玄叫了起來：「啊，被窩中濕漉漉的是甚麼？啊，好臭，姬師兄，你這麼懶，在被窩中拉尿？」姬清虛啐道：「甚麼拉尿？」接著也大叫了起來：「那裏來的臭貓子到這兒拉尿。」皮清玄道：「貓兒拉尿那有這樣多？」姬清虛道：「咦，奇怪……哎，銀子呢？」房中霎時一陣大亂，兩人到處找尋放銀兩的包裹。楊過暗暗好笑。只聽得皮清玄大聲叫道：「店伴兒，店伴兒，你們這裏是黑店不是？半夜三更偷客人銀子？」

兩人叫嚷了幾聲，那店伴睡眼惺忪的起來詣問。皮清玄一把抓住他胸口，說他開黑店。那店伴叫起撞天屈來，驚動了客店中掌櫃的、燒火的、站堂的都紛紛起來，接著住店的客人也擠過來看熱鬧。楊過混在人叢之中，只見那店伴大逞雄辯，口舌便給，滔滔不絕，只駁得姬皮二道啞口無言。這店伴生性最愛與人鬥口，平素沒事尚要撩撥旁人，何況此時有人惹上頭來，更何況他是全然的理直氣壯？只說得口沫橫飛，精神越來越旺。姬皮二道老羞成怒，欲待動手，但想到教中清規，此處是終南山腳下，怎敢胡來？只得忍氣吞聲，關門而睡。那店伴兀自在房外嘮叨不休。

次日清晨，楊過起來吃麵，那多嘴店伴過來招呼，口中喃喃不絕的還在罵人，楊過笑問：「那兩個賊道怎麼啦？」店伴得意洋洋，說道：「直娘賊，這兩個臭道士想吃白食、住白店，本來瞧在重陽宮的份上，那也不相干，可是他們竟敢說我們開黑店。今兒天沒亮，兩個賊道就溜走了。哼，老子定要告上重陽宮去，全真教的道爺成千成萬，那一個不是嚴守清規戒律？這兩個賊道的賊相我可記得清清楚楚，定要認了他們出來……」楊過暗暗好笑，又挑撥了幾句，給了房飯錢，問明白去豺狼谷的路徑，邁步便行。

※※※

轉瞬間行了三十餘里，豺狼谷已不在遠，眼見天色尚只辰初。楊過心道：「我且躲在一旁，瞧姑姑怎生發付那些歹人。最好別讓姑姑先認出我來。」想起當日假扮莊稼少年耍弄洪凌波之事，甚是得意，不妨依樣葫蘆，再來一次，走到一家農舍後院，探頭張望，見牛欄中一條大牯牛正在發威，低頭挺角，向牛欄的木柵猛撞，登登大響。楊過心念一動：「我就扮成個牧童，姑姑乍見之下，定然認我不出。」

他悄悄躍進農舍，屋中只兩個娃娃坐在地下玩土，見到了嚇得不敢作聲。他找了套農家衣服換上，穿上草鞋，抓一把土搓勻了抹在臉上，走近牛欄，只見壁上掛著一個斗笠、一枝短笛，正是牧童所用之物，心中甚喜，這樣一來，扮得更加像了，摘了斗笠戴起，拿一條草繩縛在腰間，將短笛插在繩裏，然後開了欄門。那牯牛見他走近，已在荷荷發怒，一見欄門大開，急衝出來，猛往他身上撞去。

楊過左掌在牛頭上一按，飛身上了牛背。這牯牛身高肉壯，足足有七百來斤重，毛長角利，甚是雄偉，一轉眼已衝上了大路。牠正當發情，暴躁異常，出力跳躍顛盪，要將楊過震下背來。楊過穩穩坐著，極是得意，笑叱道：「你再不聽話，可有苦頭吃了。」提起手掌，用掌緣在牛肩上一斬。這一下他只使了二成內力，可是那牯牛便已痛得抵受不住，大聲吽叫，正要躍起發威，楊過又是一掌斬了下去。這般連斬十餘下，那牯牛終於不敢再倔強了。楊過又試出只要用手指戳牠左頸，牠就轉右，戳牠右頸，立即轉左，戳後則進，戳額即退，居然指揮如意。

楊過大喜，猛力在牛臀上用手指一戳，牯牛向前狂奔，居然迅速異常，幾若奔馬，不多時穿過一座密林，來到一個四周群山壁立的山谷，正與那店伴所說的無異。他躍落牛背，任由牯牛在山坡上吃草，手牽牛繩，躺在地下裝睡。

紅日漸漸移到中天，他心中越來越慌亂，生怕小龍女不理對方約會，竟然不來。四下裏一片寂靜，只那牯牛不時發出幾下吽聲。突然山谷口有人擊掌，接著南邊山後也傳來幾下掌聲。楊過躺在坡上，蹺起一隻泥腿，擱在膝上，將斗笠遮住了大半邊臉，只露出右眼在外。

過了一會，谷口進來三個道人。其中兩個就是昨日在客店中見過的姬清虛與皮清玄，另一個約莫四十來歲年紀，身材甚矮，想來就是那個甚麼「申師叔」了，凝目看他相貌，依稀在重陽宮曾經見過。跟著山後也奔來兩人。一個身材粗壯，另一個面目蒼老，滿頭白髮，兩人都是乞丐裝束，自是丐幫中的韓陳二人。五人相互行近，默默無言的只一拱手，各人排成一列，臉朝西方。

就在此時，谷口外隱隱傳來一陣得得蹄聲，那五人相互望了一眼，一齊注視谷口，只聽得蹄聲細碎，越行越近，谷口黑白之色交映，一匹黑驢馱著一個白衣女子疾馳而來。楊過遙見之下，心中一凜：「不是姑姑！難道又是他們的幫手？」只見那女子馳到距五人數丈處勒定黑驢，冷冷的向各人掃了一眼，臉上全是鄙夷之色，似不屑與他們說話。

姬清虛叫道：「小丫頭，瞧你不出，居然有膽前來，把幫手都叫出來罷。」那女子冷笑一聲，唰的一聲，從腰間拔出一柄又細又薄的彎刀，宛似一彎眉月，銀光耀眼。姬清虛道：「我們這裏就只五個，你的幫手幾時到來，我們可不耐煩久等。」那女子一揚刀，說道：「這就是我的幫手。」刀鋒在空中劃過，發出一陣嗡嗡之聲。

此言一出，六個人盡皆吃驚。那五人驚的是她孤身一個女子，居然如此大膽，也不約一個幫手，竟來與武林中的五個好手比武。楊過卻是失望傷痛之極，滿心以為在此必能候到小龍女，豈知所謂「白衣美貌女子」，卻另有其人，斗然間胸口逆氣上湧，再也難以自制，「哇」的一聲，放聲大哭。

他這一哭，那六人也吃了一驚，見是山坡上一個牽牛放草的牧童，均未在意，料來鄉下一個小小孩童受了委屈，在此啼哭，姬清虛指著那姓韓的道：「這位是丐幫中的韓英雄。」指著那姓陳的道：「這位是丐幫中的陳英雄。」又指著「申師叔」道：「我們師叔申志凡道長，你曾經見過的。」那女子全不理睬，眼光冷冷，在五人臉上掃來掃去，竟將對方視若無物。

申志凡道：「你既只一人來此，我們也不能跟你動手。給你十日限期，十天之後，你再約四個幫手，到這裏相會。」那女子道：「我說過已有幫手，對付你們這批酒囊飯袋，還約甚麼人？」申志凡怒道：「你這女娃娃，當真狂得可以……」他本待破口喝罵，終於強忍怒氣，問道：「你到底是不是古墓派的？」那女子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牛鼻子老道，你敢跟姑娘動手呢？還是不敢？」申志凡見她孤身一人，卻有恃無恐，料得她必定預伏好手在旁，古墓派的李莫愁卻是個惹不得的人物，說道：「姑娘，我倒要請問，你平白無端的傷了我派門人，到底是甚麼原因？倘若曲在我方，小道登門向你師父謝罪，要是姑娘說不出一個緣由，那可休怪無禮。」

那女子冷然一笑，道：「自然是因你那兩個牛鼻子無禮，我才教訓他們。不然天下雜毛甚多，何必定要削他們兩個的耳朵？」申志凡越見她托大，越加驚疑不定。那姓陳乞丐年紀雖老，火氣卻是不小，搶上一步，喝道：「小娃娃，跟前輩說話，還不下驢？」說著身形晃處，已欺到黑驢跟前，伸手去抓她右臂。這一下出手迅速之極，那女子不及閃躲，立時為他抓住，她右手握刀，右臂遭抓，已不能揮力擋架。

不料冷光閃動，那女子手臂一扭，一柄彎刀竟劈了下來。那陳姓乞丐大駭，急忙撒手，總算他見機極快，變招迅捷，但兩根手指已給刀鋒劃破。他急躍退後，拔出單刀，哇哇大叫：「賊賤人，你當真活得不耐煩啦。」那姓韓乞丐從腰間取出一對鏈子錘，申志凡亮出長劍。姬清虛與皮清玄也抓住劍柄，拔劍出鞘，斗覺手上重量有異，兩人不約而同「咦」的一聲，大吃一驚，原來手中抓住的各是半截斷劍。

那女子見到二道狼狽尷尬的神態，不禁噗哧一笑。楊過正自悲傷，聽到那女子笑聲，見到二道的古怪模樣，也不自禁的破涕為笑。只見那女子一彎腰，唰的一刀，往皮清玄頭上削去。皮清玄急忙縮頭，那知她這一刀意勢不盡，手腕微抖，在半空中轉了個彎，終於劃中皮清玄的右額，登時鮮血迸流。這一招極盡奇幻，落點匪夷所思，人所難測，正是古墓派的典型招術。其餘四人又驚又怒，團團圍在她黑驢四周。姬皮二人退在後面，手裏各執半截斷劍，拋去是捨不得，拿著可又沒用，不知如何是好。

那女子一聲清嘯，左手一提韁繩，胯下黑驢猛地縱出數丈。韓陳二丐當即追近，刀錘紛舉，攻了上去。申志凡跟著搶上，使開全真派劍法，劍劍刺向敵人要害。楊過看他劍法雖狠，但比之甄志丙、趙志敬等大有不如，料來是「志」字輩中的三四流腳色。

他此時心神略定，方細看那女子容貌，只見她一張瓜子臉，頗為俏麗，年紀似尚比自己小著一兩歲，無怪那店伴不信這個「白衣美貌女子」是他姊姊。她雖也穿著一身白衣，但膚色微見淡黃，與小龍女的皎白勝雪截然不同。她刀法輕盈流動，大半卻是使劍的路子，刺削多而砍斫少。楊過只看了數招，心道：「她使的果然是我派武功，難道又是李莫愁的弟子？」心想兩邊都不是好人，不論誰勝誰敗，都不必理會，又想：「憑你也配稱甚麼『白衣美貌女子』了？白衣真是白衣，女子倒也是女子，『美貌』卻是狗屁。你給我姑姑做丫鬟也不配。」曲臂枕頭，仰天而臥，斜眼觀鬥。

起初十餘招那少女居然未落下風，她身在驢背，居高臨下，彎刀揮處，五人不得不跳躍閃避。又鬥十餘招，姬清虛見手中這柄斷劍實在管不了用，心念一動，叫道：「皮師弟，跟我來。」奔向旁邊樹叢，揀了一株細長小樹，用斷劍齊根斬斷，削去枝葉，儼然是一根桿棒。皮清玄依樣削棒。二道左右夾攻，挺棒向黑驢刺去。

那少女輕叱：「不要臉！」揮刀擋開雙棒，就這麼一分心，那姓韓乞丐的鏈子錘與申志凡的長劍前後齊到。那少女急使險招，低頭橫身，鐵錘夾著一股勁風從她臉上掠過。噹的一聲，彎刀與長劍相交，就在此時，黑驢負痛長嘶，前足提起，原來已讓姬清虛刺中了一棒。那姓陳乞丐就地打個滾，展開地堂刀法，刀背在驢腿上重重一擊，黑驢登時跪倒。這麼一來，那少女再也不能乘驢而戰，眼見劍錘齊至，當即飛身而起，左手抓住皮清玄的桿棒，用力一拗，桿棒斷成兩截。她雙足著地，回刀橫削，格開那姓陳乞丐砍來的一刀。楊過一驚：「怎麼？她已受了傷？」

原來那少女左足微跛，縱躍之間顯得不甚方便，一直不肯下驢，自是為了這緣故。楊過俠義之心頓起，待要插手相助，轉念想到：「我和姑姑好端端在古墓中長相廝守，都是那惡女人李莫愁到來，才鬧到這步田地。這女子又冒充我姑姑，要人叫她『白衣美貌女子』，騙得我苦，好不要臉！」轉過了頭，不去瞧她。

耳聽得兵刃相交叮噹不絕，好奇心終於按捺不住，又回過頭來，見相鬥情勢已變，那少女東閃西避，已遮攔多還手少。突然那姓韓乞丐鐵錘飛去，那少女側頭讓過，正好申志凡長劍削到，玎的一聲輕響，將她束髮的銀環削斷了一根，半邊鬢髮便披垂下來。那少女秀眉微揚，嘴唇一動，臉上登如罩了一層嚴霜，反手還了一刀。

楊過見她揚眉動唇的怒色，心中劇烈一震：「姑姑惱我之時，也是這般神色。」只因那少女這一發怒，楊過立時決心相助，拾起七八塊小石子放入懷中，但見她左支右絀，神情已頗狼狽。申志凡叫道：「你與赤練仙子李莫愁到底怎生稱呼？再不實說，可莫怪我們不客氣了！」那少女彎刀橫迴，突從他後腦鉤了過來。申志凡沒料到她會忽施突襲，擋架不及。姓陳乞丐急叫：「留神！」姬清虛猛力舉桿棒向彎刀背上擊去，才救了申志凡性命。

五人見她招數毒辣，下手加狠。霎時之間，那少女連遇險招。申志凡料想這少女與李莫愁必有淵源，殺傷了她，禍患無窮，反正全真派與李莫愁在山西早動過手，也不怕師伯們怪罪，眼見她並無後援，正好殺了滅口，於是招招指向她要害。

楊過見她危在頃刻，再也延緩不得，牽過牛頭對住六人，翻身上了牛背，隨即溜到牛腹之下，雙足勾住牛背，伸指在牛臀上一戳。那牯牛放開四蹄，向六人直衝過去。

六人惡鬥正酣，突見瘋牛衝來，都吃了一驚，四下縱開避讓。

楊過伏在牛腹之下，看準了五個男子的背心穴道，小石子一枚枚擲出，或中「魂門」，或中「神堂」，但聽得嗆啷、啪喇、「哎唷」連響，五人雙臂酸麻，手中兵刃紛紛落地。楊過卻已驅趕牯牛回上山坡。他從牛腹下翻身落地，大叫大嚷：「啊，大牯牛發瘋啦，這可不得了啦！」

申志凡穴道被點，兵刃脫手，又不見敵人出手，自料是那少女的幫手所為，此人武功如此高明，那裏還敢戀戰？幸好雙腿仍能邁步，發足便奔，總算他尚有義氣，叫道：「陳大哥，韓兄弟，咱們走罷！」餘人不暇細想，也都跟著逃走。皮清玄慌慌張張，不辨東西，反而向那少女奔去。姬清虛大叫：「皮師弟，到這裏來！」

皮清玄待要轉身，那少女搶上一步，彎刀斫落。皮清玄大驚，手中又無兵刃，急忙偏身閃避，豈知那少女彎刀斫出時似東實西，如上卻下，冷光閃處，已砍到了他面門。皮清玄危急中舉手擋格，嚓的一聲，彎刀已削去了他三根手指。他尚未覺得疼痛，回頭急逃。

姓韓乞丐逃出十餘步，見陸無雙不再追來，心道：「這丫頭跛了腳，怎追我得上？」想到她足跛，不自禁的向她左腿瞧了一眼，轉身又奔。豈知這一下正犯了那少女之忌，她怒氣勃發，不可抑止，叫道：「賊叫化，你道我追你不上麼？」舞動彎刀，揮了幾轉，呼的一聲，猛地擲出。只見那彎刀在半空中銀光閃閃，噗的一聲，插入那姓韓乞丐左肩。那人一個踉蹌，肩頭帶著彎刀，狂奔而去。不多時五人均已竄入了樹林。

※※※

那少女冷笑幾聲，心中狐疑：「難道有人伏在左近？他為甚麼要助我？」自己使慣了的銀弧刀給那姓韓乞丐帶了去，不禁有些可惜，拾起那姓陳乞丐掉在地下的單刀，拿在手裏，急步往四下樹林察看，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回到谷中。但見楊過哭喪著臉坐在地下，呼天搶地的叫苦。

那少女問道：「喂，牧童兒，你叫甚麼苦？」楊過道：「這牛兒忽然發瘋，身上撞爛了這許多毛皮，回去主人家定要打死我。」那少女看那牯牛，但見毛色光鮮，也沒撞損甚麼，說道：「好罷，總算你這牛兒幫了我一個忙，給你一錠銀子。」說著從懷中掏出一錠三兩銀子的元寶，擲在地下。她想楊過定要大喜稱謝，那知他仍是愁眉苦臉，搖著頭不拾銀子。那少女道：「你怎麼啦？傻瓜，這是銀子啊。」楊過道：「一錠不夠。」那少女又取出一錠銀子擲在地下。楊過有意相逗，又再搖頭。

那少女惱了，秀眉一揚，沉臉罵道：「沒啦，傻瓜！」轉身便走。楊過見了她發怒的神情，不自禁的胸頭熱血上湧，眼中發酸，想起小龍女平日責罵自己的模樣，心意已決：「一時之間若是尋不著姑姑，我就儘瞧這姑娘惱怒的樣兒便了。」伸手抱住她右腿，叫道：「你不能走！」那少女用力掙扎，卻給他牢牢抱住了掙不脫，更加發怒，叫道：「放開！你拉著我幹麼？」楊過見她怒氣勃勃，愈加樂意，叫道：「我回不了家啦，你救命。」跟著便大叫：「救命，救命！」

那少女又好氣又好笑，舉刀喝道：「你再不放手，我一刀砍死你。」楊過抱得更加緊了，假意哭了起來，說道：「你砍死我算啦，反正我回家去也活不成。」那少女道：「你要怎地？」楊過道：「我不知道，我跟著你去。」那少女心想：「沒來由的惹得這傻瓜跟我胡纏。」提刀便砍了下去。楊過料想她不會真砍，仍是抱住她小腿不放，那知這少女出手狠辣，這一刀真是砍向他頭頂，雖不想取他性命，卻要在他頭頂砍上一刀，好叫他吃點苦頭，不敢再來歪纏。楊過見單刀直砍下來，待刀鋒距頭不過數寸，一個打滾避開，大叫：「殺人哪，殺人哪！」

那少女更加惱怒，搶上又是揮刀砍去。楊過橫臥地下，雙腳亂踢，大叫：「我死啦，我死啦！」他一雙泥足瞎伸亂撐，模樣要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但那少女幾次險些讓他踢中手腕，始終砍他不中。楊過見她滿臉怒色，正是要瞧這副嗔態，不由得痴痴的凝望。那少女見他神色古怪，喝道：「你起來！」楊過道：「那你殺我不殺？」那少女道：「好，我不殺你就是。」楊過慢慢爬起，呼呼呼的大聲喘息，暗中運氣閉血，一張臉登時慘白，全無血色，就似嚇得魂不附體一般。

那少女心中得意，「呸」了一聲道：「瞧你還敢不敢胡纏？」舉刀指著山坡上皮清玄那幾根被割下來的手指，說道：「人家這般兇神惡煞，我也砍下他的爪子來。」楊過裝出惶恐畏懼模樣，不住畏縮。那少女將單刀插在腰帶上，轉身找尋黑驢，可是那驢子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只得徒步而行。

楊過拾起銀子，揣在懷裏，牽了牛繩跟在她後面，叫道：「姑姑，你帶我去。」那少女那加理睬，加快腳步，轉眼間將他拋得影蹤不見。那知剛歇得一歇，只見他牽著牯牛遠遠奔來，叫道：「帶我去啊，帶我去啊。」那少女秀眉緊蹙，展開輕功，一口氣奔出數里，只道他再也追趕不上，不料過不多時，又隱隱聽到「帶我去啊」的叫聲。那少女怒從心起，反身奔去，拔出單刀，高高舉起。楊過叫道：「啊喲！」抱頭便逃。那少女只要他不再跟隨，也就罷了，轉身再行。

走了一陣，聽得背後一聲牛鳴，回頭望時，但見楊過牽了牯牛遙遙跟在後面，相距約有三四十步。那少女站定腳步等他過來。可是楊過見她不走，也就立定不動，她如前行，當即跟隨，如返身舉刀追來，他轉頭就逃。這般追追停停，天色已晚，那少女始終擺脫不了他的糾纏。她見這小牧童雖然傻裏傻氣，腳步卻是異常迅捷，想是在山地中奔跑慣了，要待追上去打暈了他，或砍傷他兩腿，總給他連滾帶爬、驚險異常的溜脫。那少女見他逃脫，每次所差不過一線，暗想這傢伙運氣倒好，也不以為異。

又纏了幾次，那少女左足跛了，行得久後，甚感疲累，心生一計，高聲叫道：「好罷，我帶你走便是，你可得聽我的話。」楊過喜道：「你當真帶我去？」那少女道：「是啊，幹麼要騙你？我走得累了，你騎上牛背，也讓我騎著。」楊過牽了牯牛快步走近，暮靄蒼茫中見她眼光閃爍，知她不懷好意，當下笨手笨腳的爬上了牛背。那少女右足一點，輕輕巧巧的躍上，坐在楊過身前，心想：「我驢子逃走了，騎這牯牛倒也不壞。」足尖在牛脅上重重一踢。牯牛吃痛，發蹄狂奔。那少女微微冷笑，驀地裏手肘用力向後撞去，正中楊過胸口。楊過叫聲「啊喲！」一個觔斗翻下了牛背。

那少女甚是得意，心想：「任你無賴，此次終須著了我的道兒。」伸指在牛脅裏一戳，那牯牛奔得更加快了，忽聽楊過仍是大叫大嚷，聲音就在背後，一回頭，只見他兩手牢牢拉住牛尾，雙足離地，給牯牛拖得騰空飛行，滿臉又是泥沙，又是眼淚鼻涕，情狀之狼狽無以復加，可就是不放牛尾。那少女無法可施，提起單刀正要往他手上砍去，忽聽人聲喧嘩，原來牯牛已奔到了一個市集上。人眾擁擠，牯牛無路可走，停了下來。

楊過自小便愛逗人為樂，生性頗有幾分流氣，自入古墓後，小龍女一本正經，管教嚴謹，他不敢有絲毫放肆，彆之已久，這時小龍女不見，正自傷心氣苦，便以逗弄這少女為樂，稍洩悶氣，又可見她生氣的模樣，聊以自慰，以為見到了姑姑。他躺在地下大叫：「我胸口好疼啊，你打死我啦！」市集上眾人紛紛圍攏，探問緣由。

那少女鑽入人叢，便想乘機溜走，豈知楊過從地下爬將過去，又已抱住她右腿，大叫：「別走，別走啊！」旁人問道：「幹甚麼？你們吵些甚麼？」楊過想起小龍女問他要不要她做媳婦，便叫道：「她是我媳婦兒，我媳婦兒不要我，還打我。」那人道：「媳婦兒打老公，那還成甚麼世界？」那少女柳眉倒豎，左腳踢出。楊過把身旁一個壯漢一推，這一腳正好踢在他腰裏。那大漢怒極，罵道：「小賤人，踢人麼？」提起醋缽般的拳頭搥去。那少女在他手肘上一托，借力揮出，那大漢二百來斤的身軀忽地飛起，在空中哇哇大叫，跌入人叢，只壓得眾人大呼小叫，亂成一團。

那少女竭力要掙脫楊過，給他死命抱住了腿，卻那裏掙扎得脫？眼見又有五六人搶上要來為難，只得低頭道：「我帶你走便是，快放開。」楊過道：「你還打不打我？」那少女道：「好，不打啦！」楊過這才鬆手，爬起身來。二人鑽出人叢，奔出市集，但聽後面一片叫嚷之聲。楊過居然在百忙之中仍牽著那條牯牛。

楊過笑嘻嘻的道：「人家也說，媳婦兒不可打老公。」那少女惡狠狠的道：「死傻蛋，你再胡說八道，說我是你媳婦兒甚麼，瞧我不把你的腦袋瓜子砍了下來。」說著提刀一揚。楊過抱住腦袋，向旁逃過幾步，求道：「好姑娘，我不敢說啦。」那少女啐道：「瞧你這副髒模樣，醜八怪也不肯嫁你做媳婦兒。」楊過嘻嘻傻笑，卻不回答。

此時天色昏暗，兩人站在曠野，遙望市集中炊煙裊裊升起，腹中都感飢餓。那少女道：「傻蛋，你到市上去買十個饅頭來。」楊過搖頭道：「我不去。」那少女臉一沉，道：「你幹麼不去？」楊過道：「我才不去呢！你騙我去買饅頭，自己偷偷的溜了。」那少女道：「我說過不溜就是了。」楊過只是搖頭。那少女握拳要打，他卻又快步逃開。兩人繞著大牯牛，捉迷藏般團團亂轉。那少女一足跛了，行走不便，眼見這小子跌倒爬起，大呼小叫，自己雖有輕身功夫，卻總追他不上。

她惱怒已極，心想自己空有一身武功，枉稱機智乖巧，卻給這個又髒又臭的鄉下小傻蛋纏得束手無策，算得無能之至。也是楊過一副窩囊相裝得實在太像，否則她幾次三番殺不了這小傻蛋，心中早該起疑。她沿著大道南行，眼見楊過牽著牯牛遠遠跟隨，心中計算如何出其不意的將他殺了。走了一頓飯工夫，天色更黑了，見道旁有座破廟，似乎無人居住，尋思：「今晚我就睡在這裏，等那傻瓜半夜裏睡著了，一刀將他砍死。」向破廟走去，推門進去，塵氣撲鼻，屋中神像破爛，顯是廢棄已久。她割些草將神案抹乾淨了，躺在案上閉目養神。

只見楊過並不跟隨進來，她叫道：「傻蛋，傻蛋！」不聽他答應，心想：「難道這傻蛋知道我要殺他，因而逃了！」雖不理會，卻覺有些寂寞，過了良久，迷迷糊糊的正要入睡，突然一陣肉香撲鼻。她跳起身來，走到門外，但見楊過坐在月光之下，手中拿著一大塊肉，正自張口大嚼，身前生了一堆火，火上樹枝搭架，掛著野味燒烤，香味一陣陣的送來。

楊過見她出來，笑了笑道：「要吃麼？」將一塊烤得香噴噴的腿肉擲了過去。那少女接在手中，似是一塊黃獐腿肉，肚中正餓，撕下一片來吃了，雖然沒鹽，滋味仍頗不錯，坐近火旁，斯斯文文的吃了起來。她先將腿肉一片片的撕下，再慢慢咀嚼，但見楊過吃得唾沫亂濺，嗒嗒有聲，不由得噁心，欲待不吃，腹中卻又飢餓，只得轉過了頭不去瞧他。

她吃完一塊，楊過又遞了一塊給她。那少女道：「傻蛋，你叫甚麼名字？」楊過楞楞的道：「你是神仙不是？怎知我叫傻蛋？」那少女心中一樂，笑道：「哈，原來你就叫傻蛋。你爸爸媽媽呢？」楊過道：「都死光啦。你叫甚麼名字？」那少女道：「我不知道。你問來幹麼？」楊過心想：「你不肯說，我且激你一激。」得意洋洋的道：「我知道啦，你也叫傻蛋，因此不肯說。」那少女大怒，縱起身來，舉拳往他頭上猛擊一記，罵道：「誰說我叫傻蛋？你自己才是傻蛋。」楊過哭喪著臉，抱頭說道：「人家問我叫甚麼名字，我說不知道，人家就叫我傻蛋，你也說不知道，自然也是傻蛋啦。」那少女道：「誰說不知道了？我不愛跟你說就是。我姓陸，知不知道？」

※※※

這少女就是當日在嘉興南湖中採蓮的幼女陸無雙。她與表姊程英、武氏兄弟採摘凌霄花時摔斷了腿，武娘子為她接續斷骨，適在此時洪凌波奉師命來襲，以致接骨不甚妥善，傷愈之後左足短了寸許，行走時略有跛態。她皮色不甚白皙，但容貌秀麗，長大後更見嬌美，只一足跛了，不免引以為恨。

那日李莫愁殺了她父母婢僕，將她擄往居處赤霞莊，本來也要殺卻，但見到她頸中所繫的錦帕，記起她伯父陸展元昔日之情，遲遲不忍下手。陸無雙聰明精乖，情知落在這女魔頭手中，生死繫於一線，這魔頭來去如風，要逃是萬萬逃不走的，於是一起始便曲意迎合，處處討好，竟奉承得那殺人不眨眼的赤練仙子加害之意日漸淡了。李莫愁有時記起當年恨事，就對她折辱一場。陸無雙故意裝得蓬頭垢面，一蹺一拐，逆來順受。李莫愁天性本非極惡，有了見面之情，此後既無重大原由，也就不再起心殺她了。陸無雙委曲求全，也虧她一個小小女孩，居然在這大魔頭門下挨了下來。

她將父母之仇暗藏心中，絲毫不露。李莫愁問起她的父母，她總假裝想不起來。當李莫愁與洪凌波練武之時，她就在旁遞劍傳巾、斟茶送果的侍候，十分殷勤。她武學本有些根柢，看了二人練武，心中暗記，待李洪二人出門時便偷偷練習，平時更加意討好洪凌波。後來洪凌波乘著師父心情甚佳之時代陸無雙求情，也拜在她門下作了徒弟。

如是過了數年，陸無雙武功日進，但李莫愁對她總心存疑忌，別說最上乘的武功，就是第二流的功夫也不肯傳授。倒是洪凌波見她可憐，暗中常加點撥，因此她的功夫說高固然不高，說低卻也不低。這日李莫愁與洪凌波師徒先後赴活死人墓盜《玉女心經》，陸無雙見她們長久不歸，決意就此逃離赤霞莊，回江南去探訪父母的生死下落。她幼時雖見父母被李莫愁打得重傷，料想凶多吉少，究未親見父母逝世，總存著一線指望，要去探個水落石出。臨走之時，心想一不作，二不休，竟又盜走了李莫愁的一本《五毒秘傳》，那是記載諸般毒藥和解藥的抄本。

她左足跛了，最恨別人瞧她跛足，那日在客店之中，兩個道人向她的破足多看了幾眼，她立即出言斥責，那兩個道人脾氣也不甚好，三言兩語，動起手來，她使彎刀削了兩個道人的耳朵，才有日後豺狼谷的約鬥。當日李莫愁擄她北去之時，她在窯洞口與楊過曾見過一面，但其時二人年幼，日後都變了模樣，數年前匆匆一會，這時自然誰都記不起了。

※※※

陸無雙吃完兩塊烤肉，也就飽了。楊過卻借著火光掩映，看她的臉色，心道：「我姑姑此刻不知身在何處？眼前這女子若是姑姑，我烤獐腿給她吃，豈不是好？」心下尋思，獃獃的凝望著她，竟似痴了。陸無雙哼了一聲，心道：「你這般無禮瞧我，現下且自忍耐，半夜裏再殺你。」當即回入破廟中睡了。

睡到中夜，她悄悄起來，走到廟外，只見火堆邊楊過一動不動的睡著，火堆早已熄了，於是躡手躡足的走到他身後，手起刀落，往他背心砍去，突然手腕一抖，虎口震得劇痛，登時把捏不定，噹的一聲，單刀脫手，只覺中刀之處似鐵似石。她一驚非小，急忙轉身逃開，心道：「難道這傻蛋竟練得週身刀槍不入？」奔出數丈，見楊過並不追來，回頭望去，只見他仍伏在火邊不動。

陸無雙疑心大起，叫道：「傻蛋，傻蛋！我有話跟你說。」楊過不應。她凝神細看，但見楊過身形縮成一團，模樣古怪，大著膽子走近，見他竟然不似人形，伸手摸了摸，衣服下硬硬的似是塊大石。抓住衣服向上提起，衣服下果然是塊岩石，又那裏有楊過的人在？

她呆了一呆，叫道：「傻蛋，傻蛋！」不聽答應，側耳傾聽，似乎破廟中傳出一陣陣鼾聲，循聲尋去，只見楊過正睡在她適才所睡的神桌上，背心向外，鼾聲大作，濃睡正酣。陸無雙盛怒之下，也不去細想他怎會突然睡到了神桌上，縱身而前，挺刀尖向他背心插落。這一下刀鋒入肉，手上絕無異感，卻聽楊過打了幾下鼾，說起夢話來：「誰在我背上搔癢，嘻嘻，別鬧，別鬧，我怕癢。」

陸無雙驚得臉都白了，雙手發顫，心道：「此人難道竟是鬼怪？」轉身欲逃，一時之間雙足竟然不聽使喚。只聽他又說夢話：「背上好癢，定是小老鼠來偷我的黃獐肉。」伸手背後，從衣衫底下拉出半爿黃獐，啪的一聲，拋在地下。陸無雙舒了一口長氣，這才明白：「原來這傻蛋將黃獐肉放在背上，剛才這刀刺在獸肉上啦，卻教我虛驚一場。」

她連刺兩次失誤，對楊過憎恨之心更加強了，咬牙低聲道：「臭傻蛋，瞧我這次要不要了你的小命。」閃身撲上，舉刀向他背心猛砍。楊過於鼾聲呼呼中翻了個身，這一刀啪的一聲，砍在桌上，深入木裏。

陸無雙手上運勁，待要拔刀，楊過正做甚麼惡夢，大叫：「媽啊，媽啊，小老鼠來咬我啊。」兩條泥腿倏地伸出，左腿擱在陸無雙臂彎裏的「曲池穴」，右腿卻擱在她肩頭的「肩井穴」。這兩處都是人身大穴，他兩條泥腿摔將下來，無巧不巧，恰好撞正這兩處穴道。陸無雙登時動彈不得，呆呆的站著，讓身子作了他擱腿的架子。

她心中怒極，身子雖不能動，口中卻能說話，喝道：「喂，傻蛋，快把臭腳拿開。」只聽他打呼聲愈加響了。她不知如何是好，惱恨之下，張口將唾沫向他吐去。楊過翻了個身，右腳尖漫不經意的掠了過來，正好在她「巨骨穴」上輕輕一碰。陸無雙立時全身酸麻，連嘴也張不開了，鼻中只聞到他腳上臭氣陣陣衝來。

就這麼擱了一盞茶時分，陸無雙氣得幾欲暈去，心中賭咒發誓：「明日待我穴道鬆了，定要在這傻蛋身上斬他十七八刀。」再過一陣，楊過心想也作弄她得夠了，放開雙足，轉過身來，雖在黑暗之中，她臉上的氣惱神色仍是瞧得清清楚楚。她越動怒，似乎越是與小龍女相似，楊過痴痴的瞧著，那裏捨得閉眼？其實陸無雙相貌比小龍女差得遠了，只是天下女子生氣的模樣不免大同小異，楊過念師情切，百無聊賴之中，瞧瞧陸無雙的嗔態怒色，自覺依稀瞧到了小龍女，那也是畫餅之意、望梅之思而已。

過了一會，月光西斜，從大門中照射進來。陸無雙見楊過雙眼睜開，笑瞇瞇的瞧著自己，心中一凜：「莫非這傻蛋喬獃扮痴？他點我穴道，並非無意碰巧撞中？」想到此處，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就在此時，忽見楊過斜眼望著地下，她歪過眼珠，順著他眼光看去，只見地下並排列著三條黑影，原來有三個人站在門口。凝神再看，三條黑影的手中都拿著兵刃，她暗暗叫苦：「糟啦，糟啦，對頭找上了門來，偏生給這傻蛋撞中了穴道。」她連遭怪異，心中雖然起疑，卻總難信如此骯髒猥瑣的一個牧童竟會有一身高明武功。

楊過閉上了眼大聲打鼾。只聽門口一人叫道：「小賤人，快出來，你站著不動，就想道爺饒了你麼？」楊過心道：「原來又是個牛鼻子。」又聽另一人道：「我們也不要你的性命，只要削你兩隻耳朵、三根手指。」第三人道：「老子在門外等著，爽爽快快的出來動手罷。」說著向外躍出。三人圍成半圓，站在門外。

楊過伸個懶腰，慢慢坐起，說道：「外面叫甚麼啊，陸姑娘，你在那裏？咦，你幹麼站著不動？」在她背上推了幾下。陸無雙但覺一股強勁力道傳到，全身一震，三處被封的穴道便即解開，當下不及細想，俯身拾起單刀，躍出大門，只見三個男人背向月光而立。

她更不打話，翻腕向左邊那人挺刀刺去。那人手中拿的是條鐵鞭，他轉過身來，鐵鞭看準尖刀砸將下來。他鐵鞭本就沉重，兼之膂力甚強，砸得又準，噹的一聲，陸無雙單刀脫手。中間一名道人手挺長劍，向陸無雙刺來。楊過橫臥桌上，見陸無雙向旁跳開，左手斜指，心道：「好，那道人的長劍保不住。」果然她手腕斗翻，已施展古墓派武功，奪過道人手中長劍，順手斫落，噗的一聲，道人肩頭中劍。他大聲咒罵，躍開去撕道袍裹傷。

陸無雙舞劍與使鞭的漢子鬥在一起。另一個矮小漢子手持花槍，東一槍西一槍的攢刺，不敢過份逼近。那使鞭的猛漢武藝不弱，鬥了十餘合，陸無雙漸感不支。那人出手與步履之間均有氣度，似乎頗為自顧身分，陸無雙數次失手，他竟並不過份相逼。

那道人裹好傷口，空手過來，指著陸無雙罵道：「古墓派的小賤人，下手這般狠毒！」挺臂舞拳，向她急衝過去。白光閃動，那道人背上又吃了一劍，可是那矮漢的花槍卻也刺到了陸無雙背心，使鞭猛漢的鐵鞭戳向她肩頭。楊過暗叫：「不好！」雙手握著的兩枚石子同時擲出，一枚盪開花槍，另一枚打中了猛漢右腕。

不料那猛漢武功了得，右腕中石，鐵鞭固然無力前伸，但左掌快似閃電，倏地穿出，噗的一聲，擊正陸無雙胸口。楊過大驚，他究竟年輕識淺，看不透這猛漢左手上拳掌功夫的了得，急忙搶出，一把抓住他後領運勁甩出。那猛漢騰空而起，跌出丈許之外。那道人與矮漢子見楊過如此厲害，忙扶起猛漢，頭也不回的走了。

楊過俯頭看陸無雙時，見她臉如金紙，呼吸微弱，受傷著實不輕，伸左手扶住她背脊，讓她慢慢坐起，但聽得格啦、格啦兩聲輕響，卻是骨骼互撞之聲，原來她兩根肋骨給那猛漢一掌擊斷了。她本已暈去，兩根斷骨一動，一陣劇痛，便即醒轉，低低呻吟。楊過道：「怎麼啦？很痛麼？」陸無雙早痛得死去活來，咬牙罵道：「問甚麼？自然很痛。抱我進屋去。」楊過托起她身子，不免略有震動。陸無雙斷骨相撞，又一陣難當劇痛，罵道：「好，鬼傻蛋，你……你故意折磨我。那三個傢伙呢？」楊過出手之時，她已給擊暈，不知是他救了自己性命。

楊過笑了笑，道：「他們只道你已經死了，拍拍手就走啦。」陸無雙心中略寬，罵道：「你笑甚麼？死傻蛋，見我越痛就越開心，是不是？」楊過每聽她罵一句，就想起小龍女當日叱罵自己的情景來。他在活死人墓中與小龍女相處這幾年，實是他一生中最歡悅的日子，小龍女縱然斥責，他因知師父真心相待，內心仍感溫暖。此時找尋師父不到，恰好碰到另一個白衣少女，淒苦孤寂之情，竟得稍卻。實則小龍女秉性冷漠，縱對楊過責備，也不過不動聲色的淡淡數說幾句，那會如陸無雙這麼亂叱亂罵？但在楊過此時心境，終歸有個年輕女子斥罵自己，遠比無人斥罵為佳，對她的惡言相加只微笑不理，抱起她放在桌上。陸無雙橫臥下去時斷骨又格格作聲，忍不住大聲呼痛，呼痛時肺部吸氣，牽動肋骨，痛得更加厲害了，咬緊牙關，額頭上全是冷汗。

楊過道：「我給你接上斷骨好麼？」陸無雙罵道：「臭傻蛋，你會接甚麼骨？」楊過道：「我家裏的癩皮狗跟隔壁的大黃狗打架，給咬斷了腿，我就給牠接過骨。還有，王家伯伯的母豬撞斷了肋骨，也是我給接好的。」陸無雙大怒，卻又不敢高聲呼喝，低沉著嗓子道：「你罵我癩皮狗，又罵我母豬。你才是癩皮狗，你才是母豬。」楊過笑道：「就算是豬，我也是公豬啊。再說，那癩皮狗也是雌的，雄狗不會癩皮。」陸無雙雖然伶牙利齒，但每說一句，胸口就一下牽痛，滿心要跟他鬥口，卻是力所不逮，只得閉眼忍痛不理。楊過道：「那癩皮狗的骨頭經我一接，過不了幾天就好啦，跟別的狗打起架來，就跟沒斷過骨頭一樣。」

陸無雙心想：「說不定這傻蛋真會接骨。何況如無人醫治，我準沒命。可是他跟我接骨，便得碰到我胸膛，那……那怎麼是好？哼，他若治我不好，我跟他同歸於盡。若是治好了，我也決不容這見過我身子之人活在世上。」她幼遭慘禍，忍辱掙命，心境本已大異常人，跟隨李莫愁日久，耳染目濡，更學得心狠手辣，小小年紀，卻滿肚子的惡毒心思，低聲道：「好罷！你若騙我，哼哼，小傻蛋，我決不讓你好好的死。」

楊過心道：「此時不加刁難，以後沒機會了。」冷冷的道：「王家伯伯的母豬撞斷了肋骨，他閨女向我千求萬求，連叫我一百聲『好哥哥』，我才去給接骨……」陸無雙連聲道：「呸，呸，呸，臭傻蛋……臭傻蛋……啊唷……」胸口又是一陣劇痛。楊過笑道：「你不肯叫，那也罷了。我回家啦，你好好兒歇著。」說著站起身來，走向門口。

陸無雙心想：「此人一去，我定要痛死在這裏了。」只得忍氣問道：「你要怎地？」楊過道：「本來嘛，你也得叫我一百聲好哥哥，但你一路上罵得我苦了，須得叫一千聲才成。」陸無雙心下計議：「一切且答應他，待我傷愈，再慢慢整治他不遲。」於是說道：「我就叫你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哎唷……哎唷……」楊過道：「好罷，還有九百九十七聲，那就記在帳上，等你好了再叫。」走近身來，伸手去解她衣衫。

陸無雙不由自主的一縮，驚道：「走開！你幹甚麼？」楊過退了一步，道：「隔著衣服接斷骨我可不會，那些癩皮狗、老母豬都不穿衣服。」陸無雙也覺好笑，可是若要任他解衣，終覺害羞，過了良久，才低頭道：「好罷，我鬧不過你。」楊過道：「你不愛治就不治，我又不希罕……」

※※※

正說到此處，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這小賤人定然在此方圓二十里之內，咱們趕緊搜尋……」陸無雙一聽到這聲音，只嚇得面無人色，當下顧不得胸前痛楚，伸手按住了楊過的嘴巴，原來外面說話的正是李莫愁。

楊過聽了她聲音，也大吃一驚。只聽另一個女子聲音道：「那叫化子肩頭所插的那把彎刀，明明是師妹的銀弧刀，就可惜沒能起出來認一下。」此人自是洪凌波了。

她師徒倆從活死人墓中死裏逃生，回到赤霞莊來，見陸無雙竟已逃走，這也罷了，不料她還把一本《五毒秘傳》偷了去。李莫愁橫行江湖，武林人士盡皆忌憚，主要還不因她武功，而在她赤練神掌與冰魄銀針的劇毒。《五毒秘傳》中載得有神掌與銀針上毒藥及解藥的藥性、製法，倘若流傳出去，赤練仙子便似赤練蛇給人拔去了毒牙。秘傳中所載她早熟爛於胸，自不須帶在身邊，在赤霞莊中又藏得機密萬分，那知陸無雙平日萬事都留上了心，得知師父收藏的所在，既決意私逃，便連這本書也偷了去。

李莫愁這一番驚怒當真非同小可，帶了洪凌波連日連夜的追趕，但陸無雙逃出已久，所走的又係荒僻小道。李莫愁師徒自北至南、自南回北兜截了幾次，始終不見她蹤影。這一晚事有湊巧，師徒倆行至潼關附近，聽得丐幫弟子傳言，召集西路幫眾聚會。李莫愁心想丐幫徒眾遍於天下，耳目靈通，當會有人見到陸無雙，於是師徒倆趕到集會之處，想去打探消息，在路上恰好撞到一名五袋弟子由一名丐幫幫眾背著飛跑，另外十七八名乞兒在旁衛護。李莫愁見那人肩頭插了一柄彎刀，正是陸無雙的銀弧刀。她閃身在旁竊聽，隱約聽到那些乞丐憤然叫嚷，說給一個跛足丫頭用彎刀擲中了肩頭。

李莫愁大喜，心想他既受傷不久，陸無雙必在左近，當下急步追趕，尋到了那破廟之前。但見屋前燒了一堆火，又微微聞到血腥氣，忙晃亮火摺四下照看，果見地下有幾處血跡，血色尚新，顯是惡鬥未久。李莫愁一拉徒兒的衣袖，向那破屋指了指。洪凌波點點頭，推開屋門，舞劍護身，闖了進去。

陸無雙聽到師父與師姊說話，已知無倖，把心一橫，躺著等死。只聽得門聲輕響，一條淡黃人影閃了進來，正是師姊洪凌波。

洪凌波對師妹情誼還算不錯，知道此次師父定要使盡諸般惡毒法兒，折磨得師妹痛苦難當，這才慢慢處死，眼見她躺在神桌上，當下舉劍往她心窩中刺去，免她零碎受苦。

劍尖剛要觸及陸無雙心口，李莫愁伸手在她肩頭一拍，洪凌波手臂無勁，立時垂下。李莫愁冷笑道：「難道我不會動手殺人？要你忙甚麼？」對陸無雙道：「你見到師父也不拜了麼？」她此時雖當盛怒，仍然言語斯文，一如平素。陸無雙心想：「今日既已落在她手中，不論哀求也好，挺撞也好，總是要苦受折磨。」於是淡淡的道：「你與我家累世深仇，甚麼話也不必說啦。」李莫愁靜靜的望著她，目光中也不知是喜是愁。洪凌波臉上滿是哀憐之色。陸無雙上唇微翹，反而神情倨傲。

三人這麼互相瞪視，過了良久，李莫愁道：「那本書呢？拿來。」陸無雙道：「給一個惡道士、一個臭叫化子搶去啦！」李莫愁暗吃一驚。她與丐幫雖無樑子，跟全真教的過節卻是不小，素知丐幫與全真教淵源極深，這本《五毒秘傳》落入了他們手中，那還了得？

陸無雙隱約見到師父淡淡輕笑，自是正在思量毒計。她在道上遁逃之際，提心吊膽的只怕師父追來，此刻當真追上了，反而不如先時恐懼，突然間想起：「傻蛋到那裏去了？」她命在頃刻，想起那個骯髒痴呆的牧童，不知不覺竟有一股溫暖親切之感。突然間火光閃亮，蹄聲騰騰直響。

李莫愁師徒轉過身來，只見一頭大牯牛急奔入門，那牛右角上縛了一柄單刀，左角上縛著一叢燒得正旺的柴火，眼見衝來的勢道極是威猛，李莫愁當即閃身在旁，但見牯牛在廟中打了個圈子，轉身又奔了出去。牯牛進來時橫衝直撞，出去時也是發足狂奔，轉眼間已奔出數丈之外。李莫愁望著牯牛後影，初時微感詫異，隨即心念一動：「是誰在牛角上縛上柴火尖刀？」轉過身來，師徒倆同聲驚呼，躺在桌上的陸無雙已影蹤不見。

洪凌波在破廟前後找了一遍，躍上屋頂。李莫愁料定是那牯牛作怪，當即追出廟去。黑暗中但見牛角上火光閃耀，已穿入了前面樹林。她在火光照映下見牛背上無人，看來陸無雙並非乘牛逃走，轉念一想：「是了，定是有人在外接應，趕這怪牛來分我之心，乘亂救了她去。」但一時之間不知向何方追去才是，腳步加快，片刻間已追上牯牛，縱身躍上牛背，卻瞧不出甚麼端倪，立即躍下，在牛臀上踢了一腳，撮口低嘯，與洪凌波通了訊號，一個自北至南，一個從西到東的追去。

這牯牛自然是楊過趕進廟去的。他聽到李莫愁師徒的聲音，當即溜出後門，站在窗外偷聽，只一句話，便知李莫愁是要來取陸無雙性命，靈機一動，奔到牯牛之旁，將陸無雙那柄給鐵鞭砸落在地的單刀拾起，再拾了幾根枯柴，分別縛上牛角，取火燃著了柴枝，伏在牛腹之下，手腳抱住牛身，驅牛衝進廟去，一把抱起陸無雙，仍藏在牛腹底下逃出廟去。他行動迅捷，兼之那牯牛模樣古怪，饒是李莫愁精明，只因事出不意，卻也沒瞧出破綻。待得她追上牯牛，楊過早已抱著陸無雙躍入長草中躲起。

這一番顛動，陸無雙早痛得死去活來，於楊過怎樣相救、怎樣抱著她藏身在牛腹之下、怎樣躍入草叢，她都迷糊不清，過了好一陣，神智稍復，「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楊過忙按住她口，在她耳邊低聲道：「別作聲！」只聽腳步聲響，洪凌波道：「咦，怎地一霎眼就不見了人？」遠處李莫愁道：「咱們走罷。這小賤人定逃得遠了。」但聽洪凌波的腳步聲漸漸遠去。陸無雙又氣悶又痛楚，楊過仍按住她嘴不放。

陸無雙微微一掙，發覺讓他摟在懷內，又羞又急，正想出手打去。楊過在她耳邊低聲道：「別上當，你師父在騙你。」這句話剛說完，果然聽得李莫愁道：「當真不在此處。」說話聲音極近，幾乎就在二人身旁。陸無雙吃了一驚，心道：「若不是傻蛋見機，這番可沒命了！」原來李莫愁疑心她就藏在附近，口中說走，其實是施展輕功，悄沒聲的掩了過來。陸無雙險些中計。

※※※

楊過側耳靜聽，這次她師徒倆才當真走了，鬆開按在陸無雙嘴上的手，笑道：「好啦，不用怕啦。」陸無雙道：「放開我。」楊過輕輕將她平放草地，說道：「我立時給你接好斷骨，咱們須得趕快離開此地，待得天明，可就脫不了身啦。」陸無雙點了點頭。楊過怕她接骨時掙扎叫痛，驚動李莫愁師徒，當即點了她的麻軟穴，伸手去解她衣上扣子，說道：「千萬別作聲。」

解開外衣後，露出一件月白色內衣，內衣之下是個杏黃色肚兜。楊過不敢再解，目光上移，但見陸無雙秀眉雙蹙，緊緊閉著雙眼，又羞又怕，渾不似一向的蠻橫模樣。楊過情竇初開，聞到她一陣陣處女體上的芳香，一顆心不自禁的怦怦而跳。陸無雙睜開眼來，輕輕的道：「你給我治罷！」說了這句話，又即閉眼，側過頭去。

楊過雙手微微發顫，解開她的肚兜，看到她乳酪一般的胸脯，怎麼也不敢用手觸摸，心中只當她是小龍女：「倘若她是姑姑，這般暢開了衣衫，露出胸脯，叫我接骨，我敢不敢瞧她胸脯？呸，姑姑的胸脯比這個美上一百倍，她只要不惱，我自然要瞧。」他對小龍女敬畏之心猶在，但想到她時，敬畏之中不免加上幾分男女間的相思之情。

陸無雙等了良久，但覺微風吹在自己赤裸的胸上，頗有寒意，轉頭睜眼，卻見楊過正自痴痴的瞪視，怒道：「你……你瞧……瞧……甚麼？」楊過一驚，伸手去摸她肋骨，一碰到她滑如凝脂的皮膚，身似電震，有如碰到炭火一般，立即縮手。陸無雙道：「快閉上眼睛，你再瞧我一眼，我……我……」說到此處，眼淚流了下來。

楊過忙道：「是，是。我不看了。你……你別哭。」果真閉上眼睛，伸手摸到她斷了的兩根肋骨，將斷骨仔細對準，忙拉她肚兜遮住她胸脯，心神略定，於是折了四根樹枝，兩根放在她胸前，兩根放在背後，用樹皮牢牢綁住，使斷骨不致移位，這才又扣好她裏衣與外衣的扣子，鬆了她的穴道。

陸無雙睜開眼來，但見月光胦在楊過臉上，雙頰緋紅，神態忸怩，正自偷看她的臉色，與她目光一碰，急忙轉過頭去。此時她斷骨對正，雖然仍是疼痛，但比之適才斷骨相互銼軋時的劇痛已大為緩和，心想：「這傻蛋倒真有點本事。」她此時自已看出楊過實非常人，更不是傻蛋，但她一起始就對之嘲罵輕視，現下縱然蒙他相救，卻也不肯改顏尊重，當下問道：「傻蛋，你說怎生好？獃在這兒呢，還是躲得遠遠地？」楊過道：「你說呢？」陸無雙道：「自然走啊，在這兒等死麼？」楊過道：「到那兒去？」陸無雙道：「我要回江南，你肯不肯送我去？」楊過道：「我要尋我姑姑，不能去那麼遠。」陸無雙一聽，臉色沉了下來，道：「好罷，那你快走！讓我死在這兒罷。」

陸無雙如溫言軟語的相求，楊過定然不肯答應，但見她目蘊怒色，眉含秋霜，依稀是小龍女生氣的模樣，不由得難以拒卻，心想：「說不定姑姑恰好到了江南，我送陸姑娘去，常言道好心有好報，天見可憐，卻教我撞見了姑姑。」他明知此事渺茫之極，但無法拒絕陸無雙所求，只好向自己巧所辯解罷了，嘆了口氣，俯身將她抱起。

陸無雙怒道：「你抱我幹麼？」楊過笑道：「抱你到江南去啊。」陸無雙大喜，噗嗤一笑，道：「傻蛋，江南這麼遠，你抱得我到麼？」話雖這麼說，卻安安靜靜的伏在他懷裏，一動也不動了。

這時那頭大牯牛早奔得不知去向。楊過生怕給李莫愁師徒撞見，儘揀荒僻小路走。他腳下迅捷，上身卻是穩然不動，全沒震痛陸無雙的傷處。陸無雙見身旁樹木不住倒退，他這一路飛馳，竟有如奔馬，比自己空身急奔還更迅速，輕功實不在師父之下，心中暗暗驚奇：「原來這傻蛋身負絕藝，他小小年紀，怎能練到這一身本事？」不久東方漸白，她抬起頭來，見楊過臉上雖髒，卻容貌清秀，雙目更靈動有神，不由得心中一動，漸漸忘了胸前疼痛，過了一陣，竟爾在他懷抱中沉沉睡去。

待得天色大明，楊過有些累了，奔到一棵大樹底下，輕輕將她放下，自己坐在她身邊休息。陸無雙睜開眼來，淺淺一笑，說道：「我餓啦，你餓不餓？」楊過道：「我自然也餓，好罷，咱們找家飯店吃飯。」站起身來，又抱起了她，但抱了半夜，雙臂微感酸麻，當下舉起她坐在自己肩頭，緩緩而行。

陸無雙兩隻腳在楊過胸前輕輕的一盪一盪，笑道：「傻蛋，你到底叫甚麼名字？總不成在別人面前，我也叫你傻蛋。」楊過道：「我沒名字，人人都叫我傻蛋。」陸無雙慍道：「你不說就算啦！那你師父是誰？」楊過聽她提到「師父」二字，他對小龍女極是敬重，那敢輕忽玩鬧，正色答道：「我師父是我姑姑。」陸無雙信了，心道：「原來他是家傳的武藝。」又問：「你姑姑是那一家那一派？」楊過呆頭呆腦的道：「她是住在家裏的，派甚麼的我可不知道啦。」陸無雙嗔道：「你裝傻！我問你，你學的是那一門子武功？」楊過道：「你問我家的大門嗎？怎麼說是紙糊的，那明明是木頭的。」陸無雙心下沉吟：「難道此人當真是個傻蛋？武功雖好，人卻痴呆麼？」於是溫言道：「傻蛋，你好好跟我說，你為甚麼救我性命？」

楊過一時難以回答，想了一陣，道：「我姑姑叫我救你，我就救你。」陸無雙道：「你姑姑是誰？」楊過道：「姑姑就是姑姑。她叫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陸無雙嘆了口氣，心想：「這人原來真是傻的。」本來已對他略有溫柔之意，此時卻又轉生厭憎。楊過聽她不再說話，問道：「你怎麼不說話啦？」陸無雙哼了一聲。楊過又問一句。陸無雙嗔道：「我不愛說話就不說話，傻蛋，你閉著嘴巴！」楊過知她此時臉色定然好看，只是她坐在自己肩頭，難以見到，不禁暗感可惜。

不多時，來到一個小市鎮。楊過找了一家飯店，吃過飯後，陸無雙取出銀子，叫楊過去買頭驢子，付了飯錢後，跨上驢背。但剛上驢背，斷骨處便即劇痛，忍不住呻吟出聲。那驢子的脾氣倔強，挨到牆邊，將她身子往牆上擦去。陸無雙手腳都無力氣，驚呼一聲，竟從驢背摔落。她右足著地，穩穩站定，可是牽動傷處，疼痛難當，怒道：「你明明見我摔下來，也不來扶。」楊過傻笑幾下，卻不說話。陸無雙道：「你扶我騎上驢子去。」楊過依言扶她上了驢背。那驢子一覺背上有人，立時又要搗鬼。

陸無雙道：「你快牽著驢子。」楊過道：「不，我怕驢子踢我。要是我那條大牯牛跟著來，可就好了。」陸無雙氣極：「這傻蛋說他不傻卻傻，說他傻呢，卻又不傻。他明明是想抱著我。」無可奈何，只得道：「好罷，你也騎上驢背來。」楊過這才一笑跨上驢背，雙手摟在她腰裏，兩腿微一用力，那驢子但感腹邊大痛，那裏還敢作怪，乖乖的走了。

楊過道：「向那兒走？」陸無雙早已打聽過路徑，本想東行過潼關，再經中州，折而南行，那是大道，但想大路上容易撞到師父或丐幫，不如走小路，經竹林關，越龍駒寨，再過紫荊關南下，雖然路程迂遠些，卻太平得多，也更加不易給師父追上，沉吟一會，向東南方一指，道：「往那邊去。」

驢子蹄聲得得，緩緩而行，剛出市集，路邊一個農家小孩奔到驢前，叫道：「陸姑娘，有件物事給你。」說著將手中一束花擲了過來，轉頭撒頭撒腿就跑。陸無雙伸手接過，見是一束油菜花，花束上縛著一封信，忙撕開封皮，抽出一張黃紙，見紙上寫道：

「尊師轉眼即至，即速躲藏，切切！」

黃紙粗糙，字跡卻頗秀雅。陸無雙「咦」了一聲，驚疑不定：「這小孩是誰？他怎知我姓陸？又怎知我師父即會追來？」問楊過道：「你識得這小孩，是不是？又是你姑姑派來的？」

楊過在她腦後早已看到了信上字跡，心想：「這明明是個尋常農家孩童，定是受人差遣送信。只不知信是誰寫的？看來倒是好意。要是李莫愁追來，那便如何是好？」他雖學了玉女心經和九陰真經，一身而兼修武林中兩大秘傳，但畢竟時日太淺，雖知秘奧，修為未至，也是枉然，若給李莫愁趕上，可萬萬不是敵手，青天白日的無處躲藏，正自沉吟無計，聽陸無雙問起，答道：「我不識得這小傻蛋，看來也不是我姑姑派來的。」

剛說了這兩句話，只聽吹打聲響，迎面抬來一乘花轎，數十人前後簇擁，原來是迎娶新娘。雖是鄉間村夫的粗鄙鼓樂，卻也喜氣洋洋，自有一股動人心魄的韻味。楊過心念一動，問道：「你想不想做新娘子？」

# 第九回 百計避敵

陸無雙正自惶急，聽他忽問傻話，怒道：「傻蛋！又胡說甚麼？」楊過笑道：「咱們來玩拜天地做親。你扮新娘子好不好？那才教美呢？臉上披了紅布，別人說甚麼也瞧你不見。」陸無雙一怔，道：「你教我扮新娘子躲過師父？」楊過嘻嘻笑道：「我不知道，你扮新娘子，我就扮新官人。」此時事勢緊迫，陸無雙也無暇斥罵，心想：「這傻蛋的主意當真古怪，但除此之外，實在亦無別法。」問道：「怎麼扮法啊？」楊過不敢多挨時刻，揚鞭在驢臀上連抽幾鞭，驢子發足直奔。

鄉間小路狹窄，一頂八人抬的大花轎塞住了路，兩旁已無空隙。迎親人眾見驢子迎面奔來，齊聲叱喝，叫驢上乘客勒韁緩行。楊過雙腿一夾，卻催得驢子更加快了，轉眼間已衝到迎親的人眾跟前。早有兩名壯漢搶上前來，欲待拉住驢子，以免衝撞花轎。楊過皮鞭揮處，捲住了二人手臂，一提一放，登時將二人都摔在路旁，向陸無雙道：「我要扮新郎啦。」身子前探，右手伸出，已將騎在一匹白馬上的新郎提過。

那新郎十七八歲年紀，全身新衣，頭戴金花，突然給楊過抓住，嚇得魂不附體。楊過舉起他身子向上拋擲，待他飛上丈餘，再跌下來時，在眾人驚呼聲中伸手接住。迎親的共有三十來人，半數倒是身長力壯的關西大漢，但見他如此本領，新郎又落入他手中，那敢上前動手？一個老者見事多了，料得是大盜攔路行劫，搶上前來唱個肥喏，說道：「大王請饒了新官人。大王須用多少盤纏使用，大家儘可商量。」楊過向陸無雙笑道：「媳婦兒，怎麼他叫我大王？我又不姓王？我瞧他比我還傻。」陸無雙道：「別瞎纏啦，我好似聽到了師父花驢上的鈴子聲響。」

楊過一驚，側耳靜聽，果然遠處隱隱傳來一陣鈴聲，心想：「她來得好快啊。」說道：「鈴子？甚麼鈴子？是賣糖的麼？那好極啦，咱們買糖吃。」轉頭向那老者道：「你們全都聽我的話，就放了他，要不然……」說著又將新郎往空中上拋。那新郎嚇得哇哇大叫，哭將起來。那老者不住作揖，道：「全憑大王吩咐。」楊過指著陸無雙道：「她是我媳婦兒，她見你們玩拜天地做親，很是有趣，也要來玩玩……」陸無雙斥道：「傻蛋，你說甚麼？」楊過不去理她，說道：「你們快把新娘子的衣服給她穿上，我就扮新官人玩兒。」

兒童戲耍，原是常有假扮新官人、新娘子拜天地做親之事，普天下皆然，不足為異。但萬料不到一個攔路行劫的大盜忽然要鬧這玩意，眾人面面相覷，做聲不得。看二人時，一個是弱冠少年，一個是妙齡少女，說是一對夫妻，倒也相像。眾人正沒做理會處，楊過聽金鈴之聲漸近，躍下驢背，將新郎橫放驢子鞍頭，讓陸無雙守住了，自行到花轎跟前，掀開轎門，拉了新娘出來。

那新娘嚇得尖聲大叫，臉上兜著紅布，不知外面出了甚麼事。楊過伸手拉下她臉上紅布，但見她臉如滿月，一副福相，笑道：「新娘子美得緊啊。」在她臉頰上輕輕一摸。新娘子這時嚇得呆了，反而不敢作聲。楊過左手提起新娘，叫道：「若要我饒她性命，快給我媳婦兒換上新娘打扮。」

陸無雙耳聽得師父花驢的鸞鈴聲越來越近，向楊過橫了一眼，心道：「這傻蛋不知天高地厚，這當口還說笑話。」但聽迎親的老者連聲催促：「快，快！快換新郎新娘的衣服。」送嫁喜娘當即七手八腳的除下了新娘的鳳冠霞披、錦衣紅裙，替陸無雙穿戴。楊過自己動手，將新郎的吉服穿上，對陸無雙道：「乖媳婦兒，進花轎去罷。」陸無雙叫新娘先進花轎，自己坐在她身上，這才放下轎帷。

楊過看了看腳下的草鞋，欲待更換，鈴聲卻已響到山角之處，叫道：「回頭向東南方走，快吹吹打打！有人若來查問，別說見到我們。」搶下新郎腳上的新鞋，自己換上，縱身躍上白馬，與騎在驢背上的新郎並肩而行。眾人見新夫婦都落入了強人手中，那敢違抗，嗩吶鑼鈸，一齊響起。

花轎轉過頭來，只行得十來丈，後面鸞鈴聲急，兩匹花驢踏著快步，追了上來。陸無雙在轎中聽到鈴響，心想能否脫卻大難，便在此一瞬之間了，一顆心怦怦急跳，傾聽轎外動靜。楊過裝作害羞，低頭瞧著馬頸，只聽得洪凌波叫道：「喂，瞧見一個跛腳姑娘走過沒有？」迎親隊中的老者說道：「沒……沒有啊？」洪凌波再問：「有沒見一個年輕女子騎了牲口經過？」那老者仍道：「沒有。」師徒倆縱驢從迎親人眾身旁掠過，急馳而去。

過不多時，李洪二人兜過驢頭，重行回轉。李莫愁拂塵揮出，捲住轎帷一拉，嗤的一聲，轎帷撕下了半截。楊過大驚，躍馬近前，只待她拂塵二次揮出，立時便要出手救人，那知李莫愁向轎中瞧了一眼，笑道：「新娘子挺有福氣呀。」抬頭向楊過道：「小子，你運氣不小。」楊過低下了頭，那敢與她照面，但聽蹄聲答答，二人竟自去了。

楊過大奇：「怎麼她竟然放過了陸姑娘？」向轎中張去，但見那新娘嚇得面如土色，簌簌發抖，陸無雙竟已不知去向。楊過更奇，叫道：「哎唷，我的媳婦兒呢？」陸無雙笑道：「我不見啦。」但見新娘裙子一動，陸無雙鑽了出來，原來她低身躲在新娘裙下。她知師父行事素來周密，決不輕易放過任何處所，料知她必定去後復來，便即躲了起來。楊過道：「你安安穩穩的做新娘子罷，坐花轎比騎驢子舒服。」

陸無雙點了點頭，對新娘道：「你擠得我好生氣悶，快給我出去。」新娘無奈，只得出轎，騎在陸無雙先前所乘的驢上。新娘和新郎從未見過面，此時新郎見新娘肥肥白白，頗有幾分珠圓玉潤；新娘偷看新郎，倒也五官端正。二人心下竊喜。

一行人行出二十來里，眼見天色漸漸晚了。那老者不住向楊過哀求放人，以免誤了拜天地的吉期。楊過斥道：「你嚕唆甚麼？」

一句話剛出口，忽然路邊人影一閃，兩個人快步奔入樹林。楊過心下起疑，追了下去，依稀見到二人背影，衣衫襤褸，卻是化子打扮。楊過勒住了馬，心想：「莫非丐幫已瞧出了蹊蹺，又在前邊伏下人手？事已如此，只得向前直闖。」

不久花轎抬到，陸無雙從破帷裏探出頭來，問道：「瞧見了甚麼？」楊過道：「花轎帷子破了，你臉上又不兜紅布。扮新娘子嘛，總須哭哭啼啼，就算心裏一百個想嫁人，也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喊爹叫娘，不肯出門。天下那有你這般不怕醜的新娘子？」

陸無雙聽他話中之意？似乎自己行藏已讓人瞧破，只輕輕罵了聲「傻蛋」，不再言語。又行一陣，前面山路漸漸窄了，一路上嶺，崎嶇難行，迎親人眾早疲累不堪，但生怕惹惱了楊過，沒一個敢吐半句怨言。

上得嶺後，眾人休息半晌，才抬起花轎又行，二更時分，到了一個市鎮，楊過才放迎親人眾脫身。眾人只道這番為大盜所擄，扣押勒贖自是意料中事，多半還要大吃苦頭，豈知那大盜當真只玩玩假扮新郎新娘，就此了事，實是意外之喜，不禁對楊過千恩萬謝。隨伴的喜娘更加口彩連篇：「大王和壓寨娘子百年好合、白頭偕老、多生幾位小大王！」只惹得楊過哈哈大笑，陸無雙又羞又嗔。

※※※

楊過與陸無雙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叫了飯菜，正坐下吃飯，忽見門口人影一閃，有人探頭進來，見到楊陸二人，立即縮頭轉身。楊過見情勢有異，追到門口，見院子中站著兩人，正是在豺狼谷中與陸無雙相鬥的申志凡與姬清虛。二道拔出長劍，縱身撲上。楊過心想：「你們找我晦氣幹麼？想自討苦吃？」兩個道士撲近，卻側身掠過，奔入大堂，搶向陸無雙。就在此時，驀地裏傳來玎玲、玎玲一陣鈴響。

鈴聲突如其來，待得入耳，已在近處，兩名道士臉色大變，互相瞧了一眼，急忙退向西首第一間房裏，砰的一聲關上了門，再也不出來了。楊過心想：「臭道士，多半也吃過那李莫愁的苦頭，竟嚇成這個樣子。」

陸無雙低聲道：「我師父追到啦，傻蛋，你瞧怎麼辦？」楊過道：「怎麼辦？躲一躲罷！」剛伸出手去扶她，鈴聲斗然在客店門口止住，只聽李莫愁的聲音道：「你到屋上守住。」洪凌波答應了，颼的一聲，上了屋頂。又聽掌櫃的說道：「仙姑，你老人家住店……哎唷，我……」噗的一聲，仆跌在地，再無聲息。他怎知李莫愁最恨別人在她面前提到一個「老」字，何況當面稱她為「老人家」？拂塵揮出，差一些便要了掌櫃他老人家的老命。她問店小二：「有個跛腳姑娘，住在那裏？」那店小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只說：「我……我……」一句話也答不出來。李莫愁左足將他踢開，右足踹開西首第一間房的房門，進去查看，那正是申姬二道所住之處。

楊過尋思：「只好從後門溜出去，雖然定會給洪凌波瞧見，卻也不用怕她。」低聲道：「媳婦兒，跟我逃命罷。」陸無雙白了他一眼，站起身來，心想這番如再逃得性命，當真是老天爺太瞧得起啦。

兩人剛轉過身，東角落裏一張方桌旁一個客人站了起來，走近楊陸二人身旁，低聲道：「我來設法引開敵人，快想法兒逃走。」這人一直向內坐在暗處，楊陸都沒留意他面貌。他說話之時臉孔向著別處，話剛說完，已走出大門，只見到他的後影。這人身材不高，穿一件寬大的青布長袍。

楊陸二人只對望得一眼，猛聽得鈴聲大振，直向北響去。洪凌波叫道：「師父，有人偷驢子。」黃影一閃，李莫愁從房中躍出，追出門去。陸無雙道：「快走！」楊過心想：「李莫愁輕功迅捷無比，立時便能追上此人，轉眼又即回來。我背了陸姑娘行走不快，仍難脫身。」靈機一動，闖進了西首第一間房。

只見申志凡與姬清虛坐在炕邊，臉上驚惶之色兀自未消，此時片刻也延挨不得，楊過不容二道站起喝問，搶上去手指連揮，將二人點倒，叫道：「媳婦兒，進來。」陸無雙走進房來。楊過掩上房門，道：「快脫衣服！」陸無雙臉上一紅，啐道：「傻蛋，胡說甚麼？」楊過道：「脫不脫由你，我可要脫了。」除了外衣，隨即將申志凡的道袍脫下穿上，又除了他的道冠，戴在自己頭上。陸無雙登時醒悟，道：「好，咱們扮道士騙過師父。」伸手去解衣紐，臉上又是一紅，向姬清虛踢了一腳，道：「閉上眼睛啦，死道士！」姬清虛與申志凡不能轉動的只是四肢而非五官，當即閉上眼睛，那敢瞧她？

陸無雙又道：「傻蛋，你轉過身去，別瞧我換衣。」楊過笑道：「怕甚麼，我給你接骨之時，豈不早瞧過了？」此語一出，登覺太過輕薄無賴，不禁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陸無雙秀眉一緊，反手就是一掌。

楊過只消頭一側，立時就輕易避過，但一時失魂落魄，獃獃的出了神，啪的一下，這一記重重擊在他的左頰。陸無雙萬萬想不到這掌竟會打中，還著實不輕，心下歉然，笑道：「傻蛋，打痛了你麼？誰叫你瞎說八道？」

楊過撫著面頰，笑了一笑，轉過身去。陸無雙換上道袍，笑道：「你瞧！我像不像個小道士？」楊過道：「我瞧不見，不知道。」陸無雙道：「轉過身來啦。」楊過回過頭來，見她身上那道袍寬寬蕩蕩，更加顯得她身形纖細，正待說話，陸無雙忽然低呼一聲，指著炕上，只見炕上棉被中探出一個道士頭來，正是豺狼谷中被她砍了三根手指的皮清玄。原來他一直便躺在炕上養傷，見陸無雙進房，立即縮頭進被。楊陸二人忙著換衣，竟沒留意。陸無雙道：「他……他……」想說「他偷瞧我換衣」卻覺不便出口。

就在此時，花驢鈴聲又起。楊過聽過幾次，知道花驢已給李莫愁奪回，那青衫客騎驢奔出時鈴聲雜亂，李莫愁騎驢之時，花驢奔得雖快，鈴聲卻疾徐有致。他一轉念間，將皮清玄一把提起，順手閉住了他穴道，揭開炕門，將他塞入炕底。北方天寒，冬夜炕底燒火取暖，此時天尚暖熱，炕底不用燒火，但裏面全是煙灰黑炭，皮清玄一給塞入，不免滿頭滿臉全是灰土。

只聽得鈴聲忽止，李莫愁又已到了客店門口。楊過向陸無雙道：「上炕去睡。」陸無雙皺眉道：「臭道士睡過的，髒得緊，怎能睡啊？」楊過道：「隨你便罷！」說話之間，又將申志凡塞入炕底，順手解開了姬清虛的穴道。陸無雙雖覺被褥骯髒，但想起師父手段的狠辣，只得上炕，面向裏床。剛剛睡好，李莫愁已踢開房門，二次來搜。楊過拿著一隻茶杯，低頭喝茶，左手卻按住姬清虛背心的死穴。李莫愁見房中仍是三個道士，姬清虛臉如死灰，神魂不定，於是笑了一笑，去搜第二間房。她第一次來搜時曾仔細瞧過三個道人的面貌，生怕是陸無雙喬裝改扮，二次來搜時只瞧了瞧姬清虛，其餘的就沒再細看。

這一晚李莫愁、洪凌波師徒搜遍了鎮上各處，吵得家家雞犬不寧。楊過卻安安穩穩的與陸無雙並頭躺在炕上，聞到她身上一陣陣少女的溫馨香味，不禁大樂。陸無雙心中思潮起伏，但覺楊過此人委實古怪之極，說他是傻蛋，卻似聰明無比，說他聰明罷，又儘瘋瘋顛顛的。她躺著一動也不敢動，心想那傻蛋定要伸手相抱，那時怎生是好？過了良久良久，楊過卻沒半點動靜，反而微覺失望，聞到他身上濃重的男子氣息，竟爾顛倒難以自已，過了良久，才迷迷糊糊的睡了。

楊過一覺醒來，天已發白，見姬清虛伏在桌上沉睡未醒，陸無雙鼻息細微，雙頰暈紅，兩片薄薄紅唇略見上翹，不由得心中大動，暗道：「我若是輕輕的親她一親，她決不會知道。」少年人情竇初開，此刻朝陽初升，正是情慾最盛之時，想起接骨時她胸脯之美，更加按捺不住，伸過頭去，要親她口唇。尚未觸到，已聞一陣香甜，不由得心中一蕩，熱血直湧上來，卻見她雙眉微蹙，似乎睡夢中也感到斷骨處的痛楚。楊過見到這般模樣，登時想起小龍女來，想起在古墓中兩人的說話，自己說：「姑姑，我這一生一世，就只喜歡你一個人。」小龍女說：「我也一樣。」不由得全身冷汗直冒，啪啪兩下，重重打了自己兩個耳光，躍下炕來。

這一來陸無雙也給驚醒了，睜眼問道：「傻蛋，你幹甚麼？」楊過正自羞愧難當，含含糊糊的道：「沒甚麼，蚊子咬我的臉。」陸無雙想起整晚和他同睡，突然間滿臉通紅，低下了頭，輕輕的道：「傻蛋，傻蛋！」話聲中竟大有溫柔纏綿之意。

兩人相量今後行止，忽聽得李莫愁花驢的鈴聲響起，向西北方而去，卻又是回頭往來路搜尋，料來她想起《五毒秘傳》落入叛徒手中，遲一日追回，便多一日危險，是以片刻也不耽擱，天色微明，就騎驢動身。

楊過道：「她回頭尋咱們不見，又會趕來。就可惜你身上有傷，震盪不得，否則咱們盜得兩匹駿馬，一口氣奔馳一日一夜，她那裏還追得上？」陸無雙嗔道：「你身上可沒傷，幹麼你不去盜一匹駿馬，一口氣奔馳一日一夜？」楊過心想：「這姑娘當真是小心眼兒，我隨口一句話，她就生氣。」為了愛瞧她發怒的神情，反而激她道：「若不是你求我送到江南，我早就去了。」陸無雙怒道：「你去罷，去罷！傻蛋，我見了你就生氣，寧可自個兒死了的好。」楊過笑道：「嘿，你死了我才捨不得呢。」

他怕陸無雙真的大怒，震動斷骨，一笑出房，到櫃台上借了墨筆硯台，回進房來，將墨在水盆中化開了，雙手蘸了墨水，突然抹在陸無雙臉上。

陸無雙未曾防備，忙掏手帕來抹，不住口的罵道：「臭傻蛋，死傻蛋。」只見楊過從炕裏掏出一大把煤灰，用水和了塗在臉上，一張臉登時凹凹凸凸，有如生滿了疙瘩。她立時醒悟：「我雖換了道人裝束，但面容未變，若給師父趕上，她豈有不識之理？」當下將淡墨水勻勻的塗在臉上。女孩兒家生性愛美，雖塗黑臉頰，仍如搽脂抹粉般細細整容。

兩人改裝已畢，楊過伸腳到炕下將兩名道人的穴道踢開。陸無雙見他看也不看，隨意踢了幾腳，兩名道人登時發出呻吟之聲，暗暗佩服：「這傻蛋武功勝我十倍。」但欽佩之意，絲毫不形於色，仍罵他傻蛋，似乎渾不將他瞧在眼裏。

楊過去市上想僱一輛大車，但那市鎮太小，無車可僱，只得買了兩匹劣馬。這日陸無雙傷勢已痊愈了些，兩人各自騎了一匹，慢慢向東南行去。

行了一個多時辰，楊過怕她支持不住，扶她下馬，坐在道旁石上休息。他想起今晨居然對陸無雙有輕薄之意，輕薄她也沒甚麼，但如此對不起姑姑，自己真是大大的混帳王八蛋，正在深深自責，陸無雙忽道：「傻蛋，怎麼不跟我說話？」楊過微笑不答，忽然想到一事，叫道：「啊喲，不好，我真胡塗。」陸無雙道：「你本就胡塗嘛！」楊過道：「咱們改裝易容，那三個道人盡都瞧在眼裏，如跟你師父說起，豈不糟糕？」陸無雙抿嘴一笑，道：「那三個臭道人先前騎馬經過，早趕到咱們頭裏去啦，師父還在後面。你失魂落魄的，也不知在想些甚麼，竟沒瞧見。」

楊過「啊」了一聲，向她一笑。陸無雙覺得他這一笑之中似含深意，想起自己話中「失魂落魄的，也不知想些甚麼」那幾個字，不禁臉兒紅了。就在此時，一匹馬突然縱聲長嘶。陸無雙回過頭來，只見道路轉角處兩個老丐並肩走來。

※※※

楊過見山角後另有兩個人一探頭就縮了回去，正是申志凡和姬清虛，心下了然：「原來這三個臭道士去告知了丐幫，說我們改了道人打扮。」當下拱手說道：「兩位叫化大爺，你們討米討八方，貧道化緣卻化十方，今日要請你們布施布施了。」一個化子聲似洪鐘，說道：「你們就剃光了頭，扮作和尚尼姑，也休想逃得過我們耳目。快別裝傻啦，爽爽快快的，跟我們到執法長老跟前評理去罷。」楊過心想：「這個老叫化說話聲中氣十足，只怕武功甚為了得。」那二人正是丐幫中的七袋弟子，見楊陸二人都是未到二十歲的少年，居然武功甚高，料想這中間定有古怪。

雙方均自遲疑之際，西北方金鈴響起，玎玲，玎玲，輕快流動，抑揚悅耳。陸無雙暗想：「糟了，糟了。我雖改了容貌裝束，偏巧此時又撞到這兩個死鬼化子，給他們一揭穿，怎麼能脫得師父毒手？唉，當真運氣太壞，魔劫重重，偏有這麼多人吃飽了飯沒事幹，儘找上了我，纏個沒了沒完。」

片刻之間，鈴聲更加近了。楊過心想：「這李莫愁我是打不過的，只有趕快向前奪路逃走。」說道：「兩位不肯化緣，也不打緊，就請讓路罷。」說著大踏步向前走去。兩個化子見他腳下虛浮，似乎絲毫不懂武功，各伸右手抓去。楊過右掌劈出，與兩人手掌相撞，三隻手掌略一凝持，各自退了三步。這兩名七袋弟子練功數十年，內力深湛，在江湖上已少逢敵手，要論武功底子，實遠勝楊過，論到招數的奇巧奧妙，卻又不及。楊過借力打力，將二人掌力化解了，但要就此闖過，卻也不能。三人各自暗驚。

就在此時，李莫愁師徒已然趕到。洪凌波叫道：「喂，叫化兒，小道士，瞧見一個跛腳姑娘過去沒有？」兩個老丐在武林中行輩甚高，聽洪凌波如此詢問，心中有氣，丐幫幫規嚴峻，絕不許幫眾任意與外人爭吵，二人順口答道：「沒瞧見！」李莫愁眼光銳利，見了楊陸二人的背影，心下微微起疑：「這二人似乎曾在那裏見過。」又見四人相對而立，劍拔弩張的便要動武，心想在旁瞧個熱鬧再說。

楊過斜眼微睨，見她臉現淺笑，袖手觀鬥，心念一動：「有了，如此這般，就可去了她的疑心。」轉身走到洪凌波跟前，打個問訊，嘶啞著嗓子說道：「道友請了。」洪凌波以道家禮節還禮。楊過道：「小道路過此處，給兩個惡丐平白無端的攔住，定要動武。小道未攜兵刃，請道友瞧在老君面上，相借寶劍一用。」說罷又是深深一躬。洪凌波見他臉上凹凹凸凸，又黑又醜，但神態謙恭，兼之提到道家之祖的太上老君，似乎不便拒卻，拔出長劍，眼望師父，見她點頭示可，便倒轉劍柄，遞了過去。

楊過躬身謝了，接過長劍，轉身大聲向陸無雙道：「師弟，你站在一旁瞧著，不必動手，教他丐幫的化子們見識見識我全真教門下的手段。」李莫愁一凜：「原來這兩個小道士是全真教的。可是全真教跟丐幫素來交好，怎地兩派門人卻鬧將起來？」楊過生怕兩個乞丐喝罵出來，揭破了陸無雙的秘密，挺劍搶上，叫道：「來來來，我一個鬥你們兩個。」陸無雙卻大為擔憂：「傻蛋不知我師父曾與全真教的道士大小十餘戰，全真派的武功有那一招一式逃得過她眼去？天下道教派別多著，正乙、大道、太一，甚麼都好冒充，怎地偏偏指明了全真教？」

兩個老丐聽他說道「全真教門下」五字，都是一驚，齊聲喝道：「你當真是全真派門人？你和那……」

楊過那容他們提到陸無雙，長劍刺出，分攻兩人胸口小腹，正是全真教嫡傳劍法。兩個老丐輩份甚高，決不願合力鬥他一個後輩，但楊過這一招來得奇快，不得不同時舉棒招架。鐵棒剛舉，楊過長劍已從鐵棒空隙中穿了過去，仍疾刺二人胸口。兩個老丐萬料不到他劍法如此迅捷，急忙後退。楊過毫不容情，著著進逼，片刻之間，已連刺二九一十八劍，每一劍都一分為二，刺出時只有一招，手腕抖處，劍招卻分而為二。這是全真派上乘武功中的「一炁化三清」劍術，每一招均可化為三招，楊過每一劍刺出，兩個老丐就倒退三步，這一十八劍刺過，兩個老丐竟一招也還不了手，一共倒退了五十四步。玉女心經的武功專用以剋制全真派，楊過未練玉女心經，先練全真武功，只是練得並不精純，「一炁化三清」是化不來的，「化二清」倒也化得似模似樣。

李莫愁見小道士劍法精奇，不禁暗驚，心道：「無怪全真教名頭這等響亮，果然是人才輩出，這人再過十年，我那裏還能是他對手？全真教的掌教，日後只怕落在這小道人身上。」她若跟楊過動手，數招之間便能知他的全真劍法似是而非，底子其實是古墓派功夫，但外表看來，卻真偽難辨。楊過從趙志敬處得到全真派功夫口訣，此後曾加修習，因此他的全真派武功卻也不是全盤冒充。洪凌波與陸無雙自然更加瞧得神馳目眩。

楊過這一十八劍刺過，長劍急抖，卻已搶到了二丐身後，又是一劍化為兩招刺出。二丐急忙轉身招架，楊過不容他們鐵棒與長劍相碰，晃身閃到二丐背後，兩丐急忙轉身，楊過又已搶到他們背後。他自知若憑真實功夫，莫說以一敵二，就是一個化子也抵敵不過，是以迴旋急轉，一味施展輕功繞著二丐兜圈。

全真派每個門人武功練到適當火候，就須練這輕功，以便他日練「天罡北斗陣」時搶位之用。楊過此時步伐雖是全真派武功，但呼吸運氣，使的卻是「玉女心經」中的心法。古墓派輕功乃天下之最，他這一起腳，兩名丐幫好手便跟隨不上，但見他急奔如電，白光閃處，長劍連刺。若是他當真要傷二人性命，二十個化子也都殺了。二丐身子急轉，掄棒防衛要害，此時已顧不得抵擋來招，只有盡力守護。

如此急轉了數十圈，二丐已累得頭暈眼花，腳步踉蹌，眼見就要暈倒。李莫愁笑道：「喂，丐幫的朋友，我教你們個法兒，兩個人背靠背站著，那就不用轉啦。」這一言提醒，二丐大喜，正要依法施為，楊過心想：「不好！給他們這麼一來，我可要輸。」不再轉身移位，一招兩式，分刺二丐後心。

二丐只聽得背後風聲勁急，不及回棒招架，急忙向前邁了一步，足剛著地，背後劍招便到，大驚之下，只得提氣急奔。那知楊過的劍尖直如影子一般，不論兩人跑得如何迅捷，劍招始終是在他兩人背後晃動。二丐腳步稍慢，背上肌肉就被劍尖刺得劇痛。二丐心知楊過並無相害之意，否則手上微一加勁，劍尖上前一尺，刃鋒豈不穿胸而過？但腳下始終不敢有絲毫停留。三人都是發力狂奔，片刻間已奔出兩里有餘，將李莫愁等遠遠拋在後面。

楊過突然足下加勁，搶在二丐前頭，笑嘻嘻的道：「慢慢走啊，小心摔交！」二丐不約而同的雙棒齊出。楊過左手一伸，已抓住一根鐵棒，同時右手長劍平著劍刃，搭在另一根鐵棒上向左推擠，左掌張處，兩根鐵棒一齊握住。二丐驚覺不妙，急忙運勁裏奪。楊過功力不及對方，那肯與他們硬拚，長劍順著鐵棒直劃下去。二丐若不放手，八根手指立時削斷，只得撒棒後躍，臉上神色極為尷尬，鬥是鬥不過，就此逃走，卻又未免丟人太甚。

楊過說道：「敝教與貴幫素來交好，冤有頭，債有主，古墓派的赤練仙子李莫愁明明在此，兩位何不找她去？」雙手捧起鐵棒，恭恭敬敬的還了二丐，又道：「那赤練仙子隨身攜帶之物天下聞名，兩位難道不知麼？」一個老丐恍然而悟，說道：「啊，是了，她手中拿著拂塵，花驢上繫有金鈴。那個穿黃衫的就是她了？」楊過笑道：「不錯，不錯。用銀弧飛刀傷了貴幫弟子的那個姑娘，就是李莫愁的弟子……」微一沉吟，又道：「就只怕……不行，不行……」那聲若洪鐘的乞丐性子甚是急躁，忙問：「不行甚麼？」楊過道：「想那李莫愁橫行天下，江湖上人物個個聞名喪膽，貴幫雖然厲害，卻沒一個是她敵手。既然傷了貴幫朋友的是她弟子，那也只好罷休。」

那乞丐給他激得哇哇大叫，拖起鐵棒，就要往來路奔回。另一個乞丐卻性格持重，心想我二人連眼前這小道人也鬥不過，還去惹那赤練仙子，豈非白白送死？當下拉住他手臂，道：「也不須急在一時，咱們回去從長計議。」向楊過一拱手，說道：「請教道友高姓大名。」楊過笑道：「小道姓薩，名叫華滋。後會有期。」打個問訊，回頭便走。

兩丐喃喃自語：「薩華滋，薩華滋？可沒聽過他的名頭，此人年紀輕輕，武功居然如此了得……」一丐突然跳了起來，罵道：「直娘賊，狗廝鳥！」另丐問道：「甚麼？」那丐道：「他名叫薩華滋，那是殺化子啊，給這小賊道罵了還不知道。」兩丐破口大罵，卻也不敢回去尋他算帳。

※※※

楊過心中暗笑，生怕陸無雙有失，急忙回轉，見陸無雙轉過了頭，不住向這邊張望，顯是不敢與師父朝相。她一見楊過，臉有喜色，忙催馬迎來，低聲道：「傻蛋，你好，你撇下我啦。」

楊過一笑，雙手橫捧長劍，拿劍柄遞到洪凌波面前，躬身行禮，道：「多謝借劍。」洪凌波伸手接過。楊過正要轉身，李莫愁忽道：「且慢。」她見這小道士武藝了得，心想留下此人，必為他日之患，乘他此時武功不及自己，隨手除掉了事。

楊過一聽「且慢」二字，已知不妙，當下將長劍又遞前數寸，放在洪凌波手中，隨即撒手離劍。洪凌波只得抓住劍柄，笑道：「小道人，你武功好得很啊。」楊過道：「見笑了！」李莫愁本欲激他動手，將他一拂塵擊斃，但他手中沒了兵刃，自己是何等身分，那是不能用兵刃傷他的了，於是將拂塵往後領中一插，問道：「你是全真七子那一個的門下？」

楊過笑道：「我是王重陽的弟子。」他對全真諸道均無好感，心中沒半點尊敬之意，丘處機雖相待不錯，但與之共處時刻甚暫，臨別時又給他狠狠的教訓了一頓，至於郝大通、趙志敬等，那更是想起來就咬牙切齒。他在古墓中學練王重陽當年親手所刻的《九陰真經》要訣，若說是他的弟子，勉強也說得上。但照他年紀，只能是趙志敬、甄志丙輩的徒兒，李莫愁見他武功不弱，才問他是全真七子那一個的門人，實已抬舉了他。楊過如隨口答一個丘處機、王處一的名子，李莫愁倒也信了。但他不肯比殺死孫婆婆的郝大通矮著一輩，便抬出王重陽來。重陽真人是全真教創教祖師，生平只收七個弟子，武林中眾所周知，這小道人降生之日，重陽真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李莫愁心道：「你這小醜八怪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我是誰，在我面前膽敢搗鬼。」轉念一想：「全真教士那敢隨口拿祖師爺說笑？又怎敢口稱『王重陽』三字？但他若非全真弟子，怎地武功招式又明明是全真派的？」

楊過見她臉上雖然仍笑吟吟地，但眉間微蹙，正自沉吟，心想自己當日扮了鄉童，跟洪凌波鬧了好一陣，左古墓中又和她們師徒數度交手，別給她們在語音舉止中瞧出破綻，事不宜遲，走為上策，舉手行了一禮，翻身上馬，就要縱馬奔馳。

李莫愁輕飄飄的躍出，攔在他馬前，說道：「下來，我有話問你。」楊過道：「我知道你要問甚麼？你要問我，有沒見到一個左腿有些不便的年輕美貌姑娘？可知她帶的那本書在那裏？」李莫愁心中一驚，淡淡的道：「是啊，你真聰明。那本書在那裏？」楊過道：「適才我和這個師弟在道旁休息，見那姑娘和三個化子動手。一個化子給那姑娘砍了一刀，但又有兩個化子過來，那姑娘不敵，終於給他們擒住……」

李莫愁素來鎮定自若，遇上天大的事也是不動聲色，但想到陸無雙既被丐幫所擒，那本《五毒秘傳》勢必也落入他們手中，不由得微現焦急。

楊過見謊言見效，更加誇大其詞：「一個化子從那姑娘懷裏掏出一本甚麼書來，那姑娘不肯給，卻讓那化子打了老大一個耳括子。」陸無雙向他橫了一眼，心道：「好傻蛋，你胡說八道損我，瞧我不收拾你？」楊過明知陸無雙心中駭怕，故意問她道：「師弟，你說這豈不教人生氣？那姑娘給幾個化子又摸手、又摸腳，吃了好大的虧哪，是不是？」陸無雙低垂了頭，只得「嗯」了一聲。

說到此處，山角後馬蹄聲響，擁出一隊人馬，儀仗兵勇，聲勢甚盛，原來是一隊蒙古官兵。其時金國已滅，淮河以北盡屬蒙古。李莫愁自不將這些官兵放在眼裏，但她急欲查知陸無雙的行蹤，不想多惹事端，便避在道旁，只見鐵蹄揚塵，百餘名蒙古兵將擁著一個官員疾馳而過。那蒙古官員身穿錦袍，腰懸弓箭，騎術甚精，臉容雖瞧不清楚，縱馬大跑時的神態卻頗剽捍。

李莫愁待馬隊過後，舉拂塵拂去身上給奔馬揚起的灰土。她拂塵每動一下，陸無雙的心就劇跳一下，知道這一拂若非拂去塵土，而是落在自己頭上，勢不免立時腦漿迸裂。

李莫愁拂罷塵土，又問：「後來怎樣了？」楊過道：「幾個化子擄了那姑娘，向北方去啦。小道路見不平，意欲攔阻，那兩個老叫化就留下來跟我打了一架。」

李莫愁點了點頭，微微一笑，道：「很好，多謝你啦。我姓李名莫愁，江湖上叫我赤練仙子，也有人叫我赤練魔頭。你聽過我名字麼？」楊過搖頭道：「我沒聽見過。姑娘，你這般年輕美貌，真如天仙下凡一樣，怎可稱為魔頭啊？」李莫愁這時已三十來歲，但內功深湛，皮膚雪白粉嫩，臉上沒一絲皺紋，望之仍如二十許人。她一生自負美貌，聽楊過這般當面奉承，心下自然樂意，拂塵一擺，道：「你跟我說笑，自稱是王重陽門人，本該好好叫你吃點苦頭再死。既然你還會說話，我就只用這拂塵稍稍教訓你一下。」

楊過搖頭道：「不成，小道不能隨便跟後輩動手。」李莫愁啐道：「死到臨頭，還在說笑。我怎麼是你的後輩啦？」楊過道：「我師父重陽真人，跟你祖師婆婆是同輩，我豈非長著你一輩？你這麼一個年輕貌美的小姑娘，天真爛漫，雪白可愛，我老人家是不能欺侮你的。」李莫愁淺淺一笑，對洪凌波道：「再將劍借給他。」楊過搖手道：「不成，我……」他話未說完，洪凌波已拔劍出鞘，只聽嚓的一響，手中拿著的只是個劍柄，劍刃卻留在劍鞘之內。她愕然之間，隨即醒悟，原來楊過還劍之時暗中使了手腳，將劍刃捏斷，但微微留下幾分勉強牽連，拔劍時稍一用力，當即斷截。

李莫愁臉上變色。楊過道：「本來嘛，我是不能跟後輩的年輕小姑娘們動手的，但你既定要逼我過招，這樣罷，我空手接你拂塵三招。咱們把話說明在先，只過三招，只要你接得住，我就放你走路。但三招一過，你卻不能再跟我糾纏不清啦。」他知當此情勢，不動手是不成的了，但若當真比拚，自然絕不是她對手，索性老氣橫秋，裝出一派前輩模樣，再以言語擠兌，要她答應只過三招，不能再發第四招，自己反正是鬥她不過，用不用兵刃也是一樣，最好她也就此不使那招數厲害之極的拂塵。

李莫愁豈不明白他的用意，心道：「憑你這小子也接得住我三招？」說道：「好啊，老前輩，後輩領教啦。」楊過道：「不敢，小妹妹……」突然間只見青影晃動，身前身後都是拂塵的影子。李莫愁這一招「無孔不入」，乃向敵人周身百骸進攻，雖是一招，其實千頭萬緒，一招中包含了數十招，竟同時點他全身各處大穴。她適才見楊過與兩丐交手，劍法精妙，確非庸手，定要在三招之內傷他，倒也不易，是以一上手就使出生平最得意的「三無三不手」來。

這三下招數是她自創，連小龍女也沒見過。楊過突然見到，嚇了一跳。這其實是無可抵擋的一招，閃得左邊，右邊穴道被點，避得前面，後面穴道受傷，只武功遠勝於她的高手，以狠招正面撲擊，纔能逼得她回拂塵自救。楊過自然無此功力，情急之下，突然一個觔斗，頭下腳上，運起歐陽鋒所授功夫，經脈逆行，全身穴道盡數封閉，只覺無數穴道上同時微微一麻，立即無事。他身子急轉，倒立著飛腿踢出。

李莫愁眼見明明已點中他多處穴道，他居然仍能還擊，心中大奇，跟著一招「無所不至」。這一招點的是他周身諸處偏門穴道。楊過以頭撐地，伸出左手，伸指戳向她右膝彎「委中穴」。李莫愁更驚，急忙避開，「三無三不手」的第三手「無所不為」立即使出。

這一招不再點穴，專打眼睛、咽喉、小腹、下陰等人身諸般柔軟之處，是以叫作「無所不為」，陰狠毒辣，可說已有些無賴意味。當她練此毒招之時，那想得到世上竟有人動武時會頭下腳上，匆忙中一招發出，自是照著平時練得精熟的部位攻擊敵人，這一來，攻眼睛的打中了腳背，攻咽喉的打中了小腿，攻小腹的打中了大腿，攻下陰的打中了胸膛，攻其柔虛，逢其堅實，竟沒半點功效。

李莫愁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她一生中見過不少大陣大仗，武功勝過她的人也曾會過，只是她事先料敵周詳，或攻或守，或擊或避，均有成竹在胸，卻萬料不到這小道士竟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功夫，只一呆之下，楊過突然張口，已咬住了她拂塵的塵絲，一個翻身，直立起來。李莫愁手中一震，竟讓他奪去了拂塵。

當年二次華山論劍，歐陽鋒逆運經脈，一口咬中黃藥師的手指，險些送了他的性命。蓋逆運經脈之時，口唇運氣，一張一合，自然而然會生咬人之意。一人全身諸處之力，均不及齒力厲害，常人可用牙齒咬碎胡桃，而大力士手力再強，亦難握破胡桃堅殼。因此楊過內力雖不及李莫愁遠甚，但牙齒一咬住拂塵，竟奪下她用以揚威十餘載的兵刃。

這一下變生不測，洪凌波與陸無雙同時驚叫，李莫愁雖然驚訝，卻絲毫不懼，雙掌輕拍，施展赤練神掌，撲上奪他拂塵。她一掌剛要拍出，突然叫道：「咦，是你！你師父呢？」原來楊過臉上塗了泥沙，頭下腳上的急轉幾下，泥沙剝落，露出了半邊本來面目。同時洪凌波也已認出了陸無雙，叫道：「師父，是師妹啊。」先前陸無雙一直不敢與李莫愁、洪凌波正面相對，此時楊過與李莫愁激鬥，她凝神觀看，忘了側臉避開洪凌波的眼光。

楊過左足一點，飛身上了李莫愁的花驢，同時左手彈處，一根玉蜂針射進了洪凌波所乘驢子的腦袋。李莫愁大怒，飛身向楊過撲去。楊過縱身離鞍，倒轉拂塵柄，噗的一聲，將花驢打了個腦漿迸裂，大叫：「媳婦兒，快隨你漢子走。」身子落上馬背，揮拂塵向後亂打。陸無雙立即縱馬疾馳。李莫愁的輕功施展開來，一二里內大可趕上四腿的牲口，但讓楊過適才的怪招嚇得怕了，不敢過份逼近，只是施展小擒拿手欲奪還拂塵，第四招上左手三指碰上了拂塵絲，反手抓住一拉，楊過拿捏不住，又給她奪回。

洪凌波胯下的驢子腦袋中了玉蜂針，突然發狂，猛向李莫愁衝去，張嘴大咬。李莫愁喝道：「凌波，你怎麼啦。」洪凌波道：「驢子鬧倔性兒。」用力勒韁，拉得驢子滿口是血。猛地裏那驢子四腿一軟，翻身倒斃，洪凌波躍起身來，叫道：「師父，咱們追！」但此時楊陸二人早已奔出半里之外，再也追趕不上了。

陸無雙與楊過縱騎大奔一陣，回頭見師父不再追來，叫道：「傻蛋，我胸口好疼，抵不住啦！」楊過躍下馬背，俯耳在地下傾聽，並無追騎蹄聲，道：「不用怕啦，慢慢走罷。」當下兩人並轡而行。

陸無雙嘆了口氣，道：「傻蛋，怎麼連我師父的拂塵也給你奪下來啦？」楊過道：「我跟她胡混亂搞，她心裏一樂，就將拂塵給了我。我老人家不好意思要她小姑娘的東西，又還了給她。」陸無雙道：「哼，她為甚麼心裏一樂，瞧你長得挺俊麼？」說了這句話，臉上微微一紅。楊過笑道：「她瞧我傻得有趣，也是有的。」陸無雙道：「呸！好有趣麼？」

※※※

兩人緩行一陣，怕李莫愁趕來，又催坐騎急馳。如此快一陣、慢一陣的行到黃昏。楊過道：「媳婦兒，你如要保全小命，只好拚著傷口疼痛，再跑一晚。」陸無雙道：「你再胡說八道，瞧我理不理你？」楊過伸伸舌頭，道：「可惜是坐騎累了，再跑得一晚準得拖死。」此時天色漸黑，猛聽得前面幾聲馬嘶，楊過喜道：「咱們換馬去罷。」兩人催馬上前，奔了里許，見一個村莊外繫著百餘匹馬，原來是日間所見的那隊蒙古騎兵。楊過道：「你待在這兒，我進村探探去。」翻身下馬，走進村去。

只見一座大屋的窗中透出燈光，楊過閃身窗下，向內張望，見一個蒙古官員背窗而坐。楊過靈機一動：「與其換馬，不如換人。」待了片刻，只見那蒙古官站起身來，在室中來回走動。這人約莫三十來歲，正是日間所見的那錦袍官員，神情舉止，氣派甚大，看來官職不小。楊過待他背轉身時，輕輕揭起窗格，縱身而入。那官員聽到背後風聲，倏地搶上一步，左臂橫揮，一轉身，雙手十指猶似兩把鷹爪，猛插過來，竟是招數凌厲的「大力鷹爪功」。楊過微感詫異，不意這個蒙古官員手下倒也有幾分功夫，當下側身從他雙手間閃過。那官員連抓數下，都給他輕描淡寫的避開。

那官員少時曾得鷹爪門的名師傳授，自負武功了得，但與楊過交手數招，竟全然無法施展手腳。楊過見他又是雙手惡狠狠的插來，突然縱高，左手按他左肩，右手按他右肩，內力直透雙臂，喝道：「坐下！」那官員雙膝一軟，坐在地下，但覺胸口鬱悶，似有滿腔鮮血急欲噴出。楊過伸手在他乳下穴道上揉了兩揉，那官員胸臆登鬆，一口氣舒了出來，慢慢站起，怔怔的望著楊過，隔了半晌，這才問道：「你是誰？來幹麼？」這兩句漢話倒說得字正腔圓。

楊過笑了笑，反問：「你叫甚麼名字？做的是甚麼官？」那官員怒目圓瞪，又要撲上。楊過毫不理睬，卻去坐在他先前坐過的椅中。那官員雙臂直上直下的猛擊過來，楊過隨手推卸，毫不費力的將他每一招都化解了去，說道：「喂，你肩頭受了傷，別使力才好。」那官員一怔，道：「甚麼受了傷？」左手摸摸右肩，有一處隱隱作痛，忙伸右手去摸左肩，同樣部位也是一般的隱痛，這處所先前沒去碰動，並無異感，手指按到，卻有細細一點地方似乎直疼到骨裏。那官員大驚，忙撕破衣服，斜眼看時，只見左肩上有個針孔般的紅點，右肩上也是如此。他登時醒悟，對方剛才在他肩頭按落之時，手中偷藏暗器，已算計了他，不禁又驚又怒，喝道：「你使了甚麼暗器？有毒無毒？」

楊過微微一笑，道：「你學過武藝，怎麼連這點規矩也不知？大暗器無毒，小暗器自然有毒。」那官員心中信了九成，但仍盼他只是出言恐嚇，神色間有些將信將疑。楊過微笑道：「你肩頭中了我的神針，毒氣每天伸延一寸，約莫六天，毒氣攻心，那就歸天了。」

那官員雖想求他解救，卻不肯出口，急怒之下，喝道：「既然如此，老爺跟你拚個同歸於盡。」縱身撲上。楊過閃身避開。雙手各持了一枚玉蜂針，待他又再舉手抓來，雙手伸出，將兩枚玉蜂針分別插入了他掌心。那官員只感掌心中一痛，當即停步，舉掌見到掌心中的細針，隨即只覺兩掌麻木，大駭之下，再也不敢倔強，過了半晌，說道：「算我輸了！」

楊過哈哈大笑，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官員道：「下官耶律鑄，請問英雄高姓大名？」楊過道：「我叫楊過。你在蒙古做甚麼官？」耶律鑄說了。原來他是蒙古大丞相耶律楚材的長子。耶律楚材輔助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平定四方，功勳卓著，是以耶律鑄年紀不大，卻已做到汴梁經略使的大官，這次是南下到河南汴梁去就任。

楊過也不懂汴梁經略使是甚麼官職，只點點頭，說道：「很好，很好。」耶律鑄道：「下官不知何以得罪了楊英雄，當真胡塗萬分。楊英雄但有所命，請吩咐便是。」楊過笑了笑，道：「也沒甚麼得罪了。」突然一縱身，躍出窗去。耶律鑄大驚，急叫：「楊英雄……」奔到窗邊，楊過早已影蹤全無。耶律鑄驚疑不定：「此人倏忽而來，倏忽而去，我身上中了他的毒針，那便如何是好？」忙拔出掌心中的細針，肩頭和掌心漸感麻癢難當。

正心煩意亂間，窗格一動，楊過已然回來，室中又多了一個少女，正是陸無雙。耶律鑄道：「啊，你回來了！」楊過指著陸無雙道：「她是我的媳婦兒，你向她磕頭罷！」陸無雙喝道：「你說甚麼？」反手就是一記巴掌。楊過倘若要避，這一記如何打他得著？但自找不著小龍女，沮喪無聊之際，心情反常，頗願自虐受苦，只覺受她打上一掌、罵得幾句，說不出的舒服受用，竟不躲開，啪的一響，面頰上熱辣辣的吃了一掌。

耶律鑄不知二人平時鬧著玩慣了的，只道陸無雙的武功比楊過還要高強，呆呆的望著二人，不敢作聲，楊過撫了撫被打過的面頰，對耶律鑄笑道：「你中了我神針之毒，但一時三刻死不了。只要乖乖聽話，我自會給你治好。」耶律鑄道：「下官生平最仰慕的是英雄好漢，只可惜從來沒見過真正有本領之人，今日得能結識高賢，實慰平生之望。楊英雄有何吩咐，下官樂於照辦。」這幾句話既自高身分，又將對方大大的捧了一下。

楊過從來沒跟官府打過交道，不知居官之人最大的學問就是奉承上司，越是精通做官之道的，諂諛之中越不露痕跡。耶律鑄原是遼國人，本來粗野誠樸，遼亡後在蒙古朝裏做官，漸漸也沾染了中國官場的習氣。楊過給他幾句馬屁一拍，心中大喜，翹起拇指讚道：「瞧你不出，倒是個挺有骨氣的漢子。來，我立刻給你治了。」當下用吸鐵石將他肩頭的兩枚玉蜂針吸了出來，再給他在肩頭和掌心敷上解藥。小龍女與楊過若非當真遭逢大敵，所使玉蜂針是只餵極輕微毒藥的那一種。

陸無雙從未見過玉蜂針，這時見那兩口針細如頭髮，似乎放在水面也浮得起來，心想：「一陣風就能把這針吹得不知去向，卻如何能作為暗器？」對楊過佩服之心不由得又增了一分，口中卻道：「使這般陰損暗器，沒點男子氣概，也不怕旁人笑話。」

楊過笑了笑，卻不理會，向耶律鑄道：「我們兩個，想投靠大人，做你的侍從。」耶律鑄一驚，忙道：「楊英雄說笑話了，有何囑咐，請說便是。」楊過道：「我不說笑話，當真是要做大人的侍從。」耶律鑄心想：「原來這二人想做官，圖個出身。」不由得架子登時大了起來，咳嗽一聲，正色道：「嗯，學了一身武藝，賣與帝皇家，那才是正途啊。」楊過笑道：「這個你又想錯了。我們有個極厲害的仇家對頭，一路在後追趕。咱倆打她不過，想裝成你的侍從，暫時躲她一躲。」耶律鑄好生失望，一張板了起來的臉重又放鬆，陪笑道：「想兩位這等武功，區區仇家，何足道哉。倘若他們人多勢眾，下官招集兵勇，將他們拿來聽憑處置便是。」楊過道：「連我也打她不過，大人那就不必費事啦。快吩咐侍從，給我們拿衣服更換。」

他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輕鬆，但語氣中自有一股威嚴，耶律鑄連聲稱是，命侍從取來衣服。楊陸二人到另室去更換了。陸無雙取過鏡子一照，鏡中人貂衣錦袍，明眸皓齒，居然是個美貌的少年蒙古軍官，自覺有趣。

次晨一早起程。楊過與陸無雙各乘一頂轎子，由轎夫抬著，耶律鑄仍是騎馬，未到午時，但聽得鸞鈴之聲隱隱響起，由遠而近，從一行人身邊掠了過去。陸無雙大喜，心道：「在這轎中舒舒服服的養傷，真再好不過。傻蛋想出來的傻法兒倒也有幾分道理。我就這麼讓他們抬到江南。」

如此行了兩日，不再聽得鷥鈴聲響，想是李莫愁一直追下去，不再回頭尋找。向陸無雙尋仇的道人、丐幫等人，也沒發覺她的蹤跡。

※※※

第三日上，一行人到了龍駒寨，那是秦豫之間的交通要地，市肆繁盛。用過晚飯後，耶律鑄踱到楊過室中，向他請教武學，高帽一頂頂的送來，將楊過奉承得通體舒泰。楊過也就隨意指點一二。耶律鑄正自聚精會神的傾聽，一名侍從匆匆進來，說道：「啟稟大人，京裏老大人送家書到。」耶律鑄喜道：「好，我就來。」正要站起身向楊過告罪，轉念一想：「我就在他面前接見信使，以示我對他絲毫無見外之意，那麼他教我武功時也必盡心。」於是向侍從道：「叫他到這裏見我。」

那侍從臉上有異樣之色，道：「那……那……」耶律鑄將手一揮，道：「不礙事，你帶他進來。」那侍從道：「是老大人自己……」耶律鑄臉一沉道：「有這門子囉唆，快去……」話未說完，突然門帷掀處，一人笑著進來，說道：「鑄兒，你料不到是我罷。」

耶律鑄一見，又驚又喜，急忙搶上硊倒。叫道：「爹爹，怎麼你老人家……」那人笑道：「是啊！是我自己來啦。」那人正是耶律鑄的父親，蒙古國大丞相耶律楚材。當時蒙古官制稱為中書令。

楊過聽耶律鑄叫那人為父親，不知此人威行數萬里，乃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最有權勢的大丞相，向他瞧去，但見他年紀也不甚老，相貌清雅，威嚴之中帶著三分慈和，心中不自禁的生了敬重之意。

那人剛在椅上坐定，門外又走進兩個人來，上前向耶律鑄見禮，稱他「大哥」。這兩人一男一女，男的二十三、四歲，女的年紀與楊過相仿。耶律鑄喜道：「二弟，三妹，你們也都來啦。」向父親道：「爹爹，你出京來，孩兒一點也不知道。」耶律楚材點頭道：「是啊，有一件大事，若非我親來主持，實是放心不下。」他向楊過等眾侍從望了一眼，示意要他們退下。

耶律鑄好生為難，本該揮手屏退侍從，但楊過卻是個得罪不得之人，不由得臉現猶豫之色。楊過知他心意，笑了一笑，自行退了出去。耶律楚材早見楊過舉止有異，自己進來時，眾侍從拜伏行禮，只這一人挺身直立，此時翩然而出，更有獨來獨往、傲視公侯之概，不禁心中一動，問耶律鑄道：「此人是誰？」

耶律鑄是開府建節的封疆大吏，若在弟妹之前直說楊過的來歷，未免太過丟臉，當下含糊答道：「是孩兒在道上結識的一個朋友。爹爹親自南下，不知為了何事？」耶律楚材領了兒女到耶律鑄臥房中說話。嘆了口氣，緩緩說明情由。

原來蒙古國大汗成吉思汗逝世後，第三子窩闊台繼位。窩闊台做了十三年大汗逝世，皇后尼瑪察垂臨朝主政。皇后信任群小，排擠先朝的大將大臣，朝政混亂。宰相耶律楚材是三朝元老，又是開國功臣，遇到皇后措施不對之處，時時忠言直諫。皇后見他對自己諭旨常加阻撓，自然惱怒，但因他位高望重，所說的又為正理，輕易動搖不得。耶律楚材自知得罪皇后，全家百口的性命直是危如累卵，便上了一道奏本，說道河南地方不靖，須派大臣宣撫，自己請旨前往。皇后大喜，心想此人走得越遠越好，免得日日在眼前惹氣，當即准奏。於是耶律楚材帶了次子耶律齊、三女耶律燕，逕來河南，此行名為宣撫，實為避禍。

楊過見耶律楚材等走出自己居室，便回入己房，跟陸無雙胡言亂語的說笑，陸無雙偏過了頭不加理睬。楊過逗了她幾次全無回答，當即盤膝而坐，用起功來。

陸無雙卻感沒趣了，見他垂首閉目，過了半天仍然不動，說道：「喂，傻蛋，怎麼這當兒用起功來啦？」楊過不答。陸無雙怒道：「用功也不急在一時，你陪不陪我說話兒？」正要伸手去呵他癢，楊過忽然一躍而起，低聲道：「有人在屋頂窺探！」陸無雙沒聽到絲毫聲息，抬頭向屋頂瞧了一眼，低聲道：「又來騙人？」楊過道：「不是這裏，在那邊兩間屋子之外。」陸無雙更加不信，笑了笑，低低罵了聲：「傻蛋。」只道他裝傻說笑。

楊過扯了扯她的衣袖，低聲道：「別要是你師父尋來啦，咱們先躲著。」陸無雙聽到「師父」兩字，背上登時出了一片冷汗，跟著他走到窗口。楊過指向西邊，陸無雙抬起頭來，果見兩間屋子外的屋頂上黑黝黝的伏著個人影。此時正當月盡夜，星月無光，若非凝神觀看，還真分辨不出，心中佩服：「不知傻蛋怎生察覺的？」她知師父向來自負，夜行穿的還是杏黃或靛青道袍，決不改穿黑衣，在楊過耳邊低聲道：「不是師父。」

一言方畢，那黑衣人突然長身而起，在屋頂飛奔過去，到了耶律父子的窗外，抬腿踢開窗格，執刀躍進窗中，叫道：「耶律楚材，今日我跟你同歸於盡罷。」卻是女子聲音。

楊過心中一動：「這女子身法好快，武功似在耶律鑄之上，老頭兒只怕性命難保。」陸無雙叫道：「快去瞧！」兩人奔將過去，伏在窗外向內張去。

只見耶律鑄提著一張板凳，前支後格，正與那黑衣女子相鬥。那女子年紀甚輕，但刀法狠辣，手中柳葉刀鋒利異常，連砍數刀，已將板凳的四隻凳腳砍去。耶律鑄眼見不支，叫道：「爹爹，快避開！」隨即縱聲大叫：「來人哪！」那少女忽地飛起一腿，耶律鑄猝不及防，正中腰間，翻身倒地。那少女搶上一步，舉刀朝耶律楚材頭頂劈落。

楊過暗道：「不好！」心想先救了人再說，手中扣著一枚玉蜂針，正要往少女手腕上射去，只聽得耶律楚材的女兒耶律燕叫道：「不得無禮！」右手出掌往那少女臉上劈落，左手以空手奪白刃手法去搶她刀子。這兩下配合得頗為巧妙，那少女側頭避開來掌，手腕已被耶律燕搭住，百忙中飛腿踢出，教她不得不退，手中單刀才沒給奪去。楊過見這兩個少女都是出手迅捷，暗暗稱奇。見霎時之間，兩人已砍打閃劈，拆解了七八招。

這時門外擁進來十餘名侍衛，見二人相鬥，均欲上前。耶律鑄道：「慢著！三小姐不用你們幫手。」

楊過低聲向陸無雙道：「媳婦兒，這兩個姑娘的武功勝過你。」陸無雙大怒，側身就是一掌。楊過微笑避開，道：「別鬧，還是瞧人打架的好。」陸無雙道：「那麼你跟我說真個的，到底是我強，還是她們強？」楊過低聲道：「一個對一個，這兩個姑娘都不如你。你一個打她們兩個呢，單論武功你就要輸。只不過她們的打法也太老實，遠不及你詭計多端、陰險毒辣，因此畢竟還是你贏。」陸無雙心下喜歡，低聲道：「甚麼『詭計多端、陰險毒辣』的，可有多難聽！那是變化多端、靈活巧妙，說到詭計多端，世上沒人及得上咱們的傻蛋傻大爺。」楊過微笑道：「那你豈不成了傻大娘？」陸無雙輕輕啐了一口。

只見兩女又鬥一陣，耶律燕終究沒有兵刃，數次要奪對方的柳葉刀沒能奪下，反給逼得東躲西閃，無法還手。耶律齊道：「三妹，我來試試。」斜身側進，右手連發三掌。耶律燕退在牆邊，道：「好，瞧你的。」

楊過只瞧了耶律齊出手三招，不由得暗暗驚詫。只見他左手插在腰裏，始終不動，右手一伸一縮，也不移動腳步，隨手應付那少女的單刀，招數固然精妙，而時刻部位拿捏之準，更是不凡，心道：「此人好生了得，似乎是全真派的武功，卻又頗有不同。」

陸無雙道：「傻蛋，他武功比你強得多啦。」楊過瞧得出神，竟沒聽見她說話。

# 第十回 少年英俠

耶律齊道：「三妹，你瞧仔細了。我拍她臂儒穴，她定要斜退相避，我跟著拿她巨骨穴，她不得不舉刀反砍。這時出手要快，就能奪下她兵刃。」那黑衣少女怒道：「呸，也沒這般容易。」

耶律齊道：「是這樣。」說著右掌往她「臂儒穴」拍去。這一掌出手歪歪斜斜，卻將她前後左右的去路都封住了，只留下左側後方斜角一個空隙。那少女要躲他這一拍，只得斜退兩步。耶律齊點了點頭，果然伸手拿她「巨骨穴」。那少女心中一直記著：「千萬別舉刀反砍。」但形格勢禁，只有舉刀反砍才是連消帶打的妙著，當下無法多想，立時舉刀反砍。耶律齊道：「是這樣！」人人以為他定是要伸手奪刀，那知他右手也縮了回來，與左手相拱，雙手籠入袖筒。那少女一刀沒砍著，卻見他雙手籠袖，微微一呆。耶律齊右手忽地伸出，兩根手指夾著刀背一提，那少女握刀不住，給他奪了過去。

眾人見此神技，一時呆了半晌，隨即一個哄堂大采。那黑衣少女臉色沮喪，呆立不動。眾人都想：「二公子不出手擒妳，明明放妳一條生路。妳還不出去，更待何時？」

耶律齊緩步退開，向耶律燕道：「她也沒了兵刃，你再跟她試試，膽子大些，留心她的掌中腿。」耶律燕踏上兩步，說道：「完顏萍，我們一再饒你，你始終苦苦相逼，難道到了今日還不死心麼？」

完顏萍不答，垂頭沉吟。耶律燕道：「你既定要與我分個勝負，咱們就爽爽快快動手罷！」說著衝上去迎面就是兩拳。完顏萍後躍避開，悽然道：「刀子還我。」耶律燕一怔，心道：「我哥哥奪了你兵刃，明明是要你和我平手相鬥，怎地你又要討還兵器？」說道：「好罷！」從哥哥手裏接過柳葉刀拋給了她。一名守衛倒轉手中單刀遞過，說道：「三小姐，你也使兵刃。」耶律燕道：「不用。」但轉念一想：「我空手打不過她，咱們就比刀。」接刀虛劈兩下，覺得稍微沉了一點，但勉強也可使得。

完顏萍臉色慘白，左手提刀，右手指著耶律楚材道：「耶律楚材，你幫著蒙古人，害死我爹爹媽媽，今生我不能找你報仇了。咱們到陰世再算賬罷！」說話甫畢，左手橫刀就往脖子中抹去。

楊過聽她說這幾句話時眼神悽楚，一顆心怦的一跳，胸口一痛，失聲叫道：「姑姑！」

就在此時，完顏萍已橫刀自刎。耶律齊搶上兩步，右手長出，又伸兩指將她柳葉刀奪了過來，隨手點了她臂上穴道，說道：「好端端的，何必自尋短見？」橫刀自刎、雙指奪刀，都只一霎間之事，待眾人瞧得清楚，刀子已重入耶律齊之手。

其時室內眾人齊聲驚呼，楊過的一聲「姑姑」無人在意，陸無雙在他身旁卻聽得清楚，低聲問道：「你叫甚麼？她是你姑姑？」楊過忙道：「不，不！不是。」原來他見完顏萍眼波中流露出一股悽惻傷痛、萬念俱灰的神色，就如小龍女與他決絕分手時一模一樣。他斗然間見到，不由得如痴如狂，竟不知身在何處。

耶律楚材緩緩說道：「完顏姑娘，你已行刺過我三次。我身為大蒙古國宰相，滅了你大金國，害你父母。可是你知我的祖先卻又是為何人所滅呢？」完顏萍微微搖頭，道：「我不知道。」耶律楚材道：「我姓耶律的是大遼國國姓，大遼國是給你金國滅了的。我大遼國耶律氏的子孫，給你完顏氏殺戮得沒剩下幾個。我少時立志復仇，這才輔佐蒙古大汗滅你金國。唉，怨怨相報，何年何月方了啊？」說到最後這兩句話時，抬頭望著窗外，想到只為了幾家人爭為帝王，以致大城民居盡成廢墟，萬里之間屍積為山，血流成河。

完顏萍茫然無語，露出幾顆白得發亮的牙齒，咬住上唇，哼了一聲，向耶律齊道：「我三次報仇不成，自怨本領不濟，那也罷了。我要自盡，又干你何事？」耶律齊道：「姑娘只要答應以後不再尋仇，你這就去罷！」完顏萍又哼了一聲，怒目而視。耶律齊倒轉柳葉刀，用刀柄在她腰間輕輕撞了幾下，解開她的穴道，隨即將刀遞了過去。

完顏萍欲接不接，微一猶豫，終於接過，說道：「耶律公子，你數次手下容情，以禮相待，我豈有不知？只是我完顏家與你耶律家仇深似海，憑你如何慷慨高義，我父母的血海深仇不能不報。」

耶律齊心想：「這女子始終糾纏不清，她武藝不弱，我總不能寸步不離爹爹，若有失閃，如何是好？嗯，不如用言語相迫，教她只能來找我。」朗聲說道：「完顏姑娘，你為父母報仇，志氣可嘉。只是老一輩的帳，該由老一輩自己了結。咱們做小輩的自己各有恩怨。你家與我家的血帳，你只管來跟我算便是，若再找我爹爹，在下此後與姑娘遇到，可就十分為難了。」

完顏萍道：「哼，我武藝遠不及你，怎能找你報仇？罷了，罷了。」說著掩面便走。

耶律齊知她這一出去，必定又圖自盡，有心要救他一命，冷笑道：「嘿嘿，完顏家的女子好沒志氣！」完顏萍霍地轉過身來，道：「怎地沒志氣了？」耶律齊冷笑道：「我武功高於你，那不錯，可這又有甚麼希罕？只因我曾得明師指點，並非我自己真有甚麼過人之處。你所學的鐵掌功夫，原是一門了不起的武功，不過教你的那位師父所學未精，你練的時日又淺，暫且不及旁人，原是理所當然。只要苦心去另尋明師，難道就找不著了？」完顏萍本來滿腔怨怒，聽了這幾句話，不由得暗暗點頭。

耶律齊又道：「我每次跟你動手，只用右手，非是我傲慢無理。只因我左手力大，出手往往便要傷人。這樣罷，等你再從明師之後，隨時可來找我，只要逼得我使用左手，我引頸就戮，決無怨言。」他知完顏萍的功夫與自己相差太遠，縱得高人指點，也難以勝得過自己單手；料想一個人欲圖自盡，只是一時忿激，只要她去尋師學藝，心有專注，過得若干時日，自不會再生自殺的念頭。

完顏萍心想：「你又不是神仙，我痛下苦功，難道兩隻手當真便勝不了你單手？」提刀在空中虛劈一下，沉著聲音道：「好！君子一言……」耶律齊接口道：「快馬一鞭！」完顏萍向眾人再也不望一眼，昂首而出，但臉上掩不住流露出淒涼之色。

眾侍衛見二公子放她走路，自均不敢攔阻，紛紛向耶律楚材道驚請安，退出房去。耶律鑄見此處鬧得天翻地覆，但楊過始終並不現身，暗感奇怪。耶律燕道：「二哥，你怎麼又放了她走？」耶律齊道：「不放她怎麼？難道殺了她？」耶律燕抿嘴笑道：「你放她總是不對。」耶律齊道：「甚麼？」耶律燕笑道：「你既要她作我嫂子，就不該放她啊。」耶律齊正色道：「別胡說！」耶律燕見他認真，怕他動怒，不敢再說笑話。

※※※

楊過在窗外聽耶律燕說到「要她做我嫂子」幾字，心中突然無緣無故的感到一陣酸意，見完顏萍上路向東南方而去，當下向陸無雙道：「我瞧瞧去。」陸無雙道：「瞧甚麼？」楊過不答，展開輕功追了出去。

完顏萍武功並不甚強，輕功卻甚高明，楊過提氣直追，直到龍駒寨鎮外，才見到她後影。只見她落入一座屋子的院子，推門進房。楊過跟著躍進，躲在牆邊。過了半晌，西廂房中傳出燈火，隨即聽到一聲長嘆。這一聲嘆息中直有千般怨愁，萬種悲苦。

楊過在窗外聽著，怔怔的竟然痴了，觸動心事，不知不覺的也長嘆一聲。完顏萍聽得窗外有人嘆息，大吃一驚，急忙吹熄燈火，退在牆壁之旁，低聲喝問：「是誰？」楊過道：「跟你一般，也是傷心之人。」完顏萍更是一怔，聽他語氣中似乎並無惡意，又問：「你到底是誰？」楊過道：「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你幾次行刺不成，便想自殺，可不是將自己性命看得忒也輕了？更將這番血海深仇看得忒也輕了？」

呀的一聲，兩扇門推開，完顏萍點亮燭火，道：「閣下請進。」楊過在門外雙手一拱，走進房去。完顏萍見他身穿蒙古軍官裝束，年紀甚輕，微感驚訝，說道：「閣下指教得是，請問高姓大名。」

楊過不答，雙手籠在袖筒之中，說道：「耶律齊大言不慚，自以為只用右手就算本領了得，其實要奪人之刀，點人穴道，一隻手也不用又有何難？」完顏萍心中不以為然，只是未摸清對方底細，不便反駁。楊過道：「我教你三招武功，就能逼那耶律齊雙手齊用。現下我先和你試試，我既不用手，又不使腳，跟你過幾招如何？」完顏萍大奇，心道：「難道你有妖法，一口氣便能將我吹倒了？」楊過見她遲疑，道：「你只管用刀子砍我，我如閃避避不了，是我學藝不精，死而無怨。」完顏萍道：「好罷，我也不用刀，只用拳掌打你。」楊過搖頭道：「不，我不用手腳而奪下你刀子，你方能信服。」

完顏萍見他似笑非笑的神情，心頭微微有氣，道：「閣下如此了得，當真聞所未聞。」說著抽出單刀，往他肩頭劈去。她見楊過雙手籠袖，渾若無事，只怕傷了他，這一刀的準頭略略偏了些。楊過瞧得明白，動也不動，說道：「不用相讓，要真砍！」柳葉刀從他肩旁直劈而下，與他身子相離只寸許。完顏萍見他毫不理會，好生佩服他膽量，又想：「難道這是個渾人？」柳葉刀一斜，橫削過去，這次卻不容情了。楊過斗地矮身，刀鋒從他頭頂掠過，相差仍然只寸許。

完顏萍打起精神，提刀直砍。楊過順著刀勢避過，道：「你刀中還可再夾掌法。」完顏萍道：「好！」橫刀砍出，左掌跟著劈去。楊過側身閃避，道：「再快些不妨。」完顏萍將一路刀法施展開來，掌中夾刀，愈出愈快。楊過道：「你掌法凌厲，好過刀法。耶律齊說這是鐵掌功夫，是不是？」完顏萍點點頭，出手更是狠辣。楊過雙手始終籠在袖中，在掌影刀鋒間飄舞來去。完顏萍單刀鐵掌，連他衣服也碰不到半點。

她一套刀法使了大半，楊過道：「小心啦，三招之內，我奪你刀。」完顏萍此時對他已甚為佩服，但說要在三招之內奪去自己兵刃，卻仍不信，不由自主的將刀柄握得更加緊了，說道：「你奪啊！」橫刀使一招「雲橫秦嶺」，向他頭頸削去。楊過一低頭，從刀底下鑽了過去，側過頭來，額角正好撞正她右手肘彎「曲池穴」。完顏萍手臂酸軟，手指無力。楊過仰頭張口，咬住刀背，輕輕巧巧的便奪過刀子，跟著頭一側，刀柄撞在她脅下，已點中了穴道。

楊過抬頭鬆齒，向上甩去，柳葉刀飛了上去，他將刀拋開，為的是要清清楚楚說話，當下說道：「怎麼樣，服了麼？」說了這六個字，那刀落將下來，楊過張口咬住，笑嘻嘻的瞧著她。完顏萍又驚又喜，點了點頭。

楊過見她秋波流轉，嬌媚動人，不自禁想抱她一抱，親她一親，只是此事太過大膽荒唐，咬住刀背，一張臉脹得通紅。完顏萍那知他的心事，但見他神色怪異，心中微感驚奇，自覺全身酸麻，雙腿軟軟的似欲摔倒。楊過踏上一步，距她已不過尺許，正想拋去刀子，把嘴唇湊到她眼皮上去親一個吻，猛地想起：「她好生感激那耶律齊以禮相待，難道我就不如他了？哼，我偏要處處都勝過他。」低下頭來，下顎一擺，將刀柄在她腰間一撞，解開她穴道，將刀柄遞了過去。

完顏萍不接刀子，雙膝跪地，說道：「求師父指點，小女子得報父母深仇，永感大德。」楊過大為狼狽，急忙扶起，伸手從口中取下單刀，說道：「我怎能做你師父？不過我能教你一個殺了那耶律齊的法門。」完顏萍大喜，道：「只要能殺了耶律齊，他哥哥和妹子我都不怕，自能再殺他父親……」說到此處，忽然想起一事，黯然道：「唉，待得我學到能殺他的本事，那耶律老兒怎能還在世上？我父母之仇，終究報不了的啦。」楊過笑道：「那耶律老兒一時三刻之命，總還是有的。」完顏萍奇道：「甚麼？」楊過道：「要殺耶律齊又有何難？現下我教你三招，今晚就能殺了他。」

完顏萍曾三次行刺耶律楚材，三次都讓耶律齊行若無事的打敗，知他本領高於自己十倍，心想眼前這蒙古少年軍官武功雖強，未必就勝過了耶律齊，縱使勝得，也決不能只教自己三招，就能用之殺了他，而今晚便能殺他，更加萬萬不能。她怕楊過著惱，不敢出言反駁，只微微搖頭，眼中那股讓他瞧了發痴發狂的眼色，不住滾來滾去。

楊過明白她心意，說道：「不錯，我武功未必在他之上，當真動手，說不定我還輸多贏少。但要教你三招，今晚去殺了他，卻決非難事。就只怕他曾饒你三次，你下不了手而已。」完顏萍心中一動，隨即硬著心腸道：「他雖有德於我，但父母深仇，不能不報。」楊過道：「好，這三招我便教你。你若能殺他而不願下手，那便如何？」完顏萍道：「憑你處置便了。反正你這麼高的本領，要打要殺，我還能逃得了麼？」楊過心道：「我怎捨得打你殺你？你殺不殺他，跟我又有甚相干？」微微一笑，說道：「其實這三招也沒甚麼了不起。你瞧清楚了。」

楊過提起刀來，緩緩自左而右的砍去，說道：「第一招，是『雲橫秦嶺』。」完顏萍心道：「這一招我早就會了，何用你教？」見刀鋒橫來，側身而避。楊過突出左手，抓住她的右手，說道：「第二招，是你剛才使用過兩次的『枯藤纏樹』。」完顏萍點頭道：「是，這是我鐵掌擒拿手中的一招。」楊過握著她又軟又滑的手掌，心中一蕩，笑道：「你該學羊脂玉掌功才是，怎麼去學鐵掌擒拿手了？」完顏萍不知他是出言調笑，道：「有羊脂玉掌功麼？這名兒倒挺美。」只覺他捏住自己手掌，一緊一放，使力極輕，覺得這手法還不及自己所學以鐵掌功為基的擒拿手厲害，心想：「你第一招與第二招都是我所會的功夫，難道單憑第三招一招，就能殺了耶律齊？」楊過凝視她眼睛，叫道：「看仔細了！」突然手腕疾翻，橫刀往自己項頸中抹去。

完顏萍大驚，叫道：「你幹甚麼？」她右手被楊過牢牢握住，忙伸左手去奪他單刀。雖在危急之中，她的鐵掌擒拿手仍是出招極準，一把抓住楊過手腕，往外力拗，叫他手中刀子不能及頸。楊過鬆開了手，退後兩步，笑道：「你學會了麼？」

完顏萍驚魂未定，只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不明他的用意。楊過笑道：「你先使『雲橫秦嶺』橫削，再使『枯藤纏樹』牢牢抓住他右手，第三招舉刀自刎，他勢必用左手救你。他向你立過誓，只要你逼得他用了左手，任你殺他，死而無怨。這不成了麼？」完顏萍一想不錯，怔怔的瞧著他。楊過道：「這三招萬無一失，若不收效，我跟你磕頭。」完顏萍微微搖頭，說道：「他說過不用左手，一定不會用的。那便怎地？」楊過道：「那又怎地？你永世報不了仇啦，自己死了不就乾淨？」完顏萍悽然點頭，道：「你說得對。多謝指點迷津。閣下到底是誰？」

楊過還未回答，窗外忽然有個女子聲音叫道：「他叫傻蛋，你別信他的鬼話。」楊過聽得是陸無雙的聲音，只笑了笑，並不理會。完顏萍縱向窗邊，只見黑影一閃，一個人影躍出圍牆。

完顏萍待要追出，楊過拉住她手，笑道：「不用追了，是我的同伴。她最愛跟我過不去。」完顏萍望著他，沉吟半晌，道：「你既不肯說自己姓名，那也罷了。我信得過你對我總是一番好意。」楊過見她秋波一轉，神色楚楚，不由得心生憐惜，當下拉著她手，和她並肩坐在床沿，柔聲道：「我姓楊名過，我是漢人，不是蒙古人。我爹爹媽媽都死啦，跟妳身世一般……」

完顏萍聽他說到這裏，心裏一酸，兩滴淚珠奪眶而出。楊過心情激盪，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完顏萍從懷裏抽出一塊手帕，擲給了他。楊過拿到臉上拭抹，想到自己身世，眼淚卻愈來愈多。

完顏萍強笑道：「楊爺，你瞧我倒把你招哭啦。」楊過道：「別叫我楊爺。你今年幾歲啦？」完顏萍道：「我十八歲，你呢？」楊過道：「我也是十八。」心想：「我若是月份小過她，給她叫一聲兄弟，可沒味兒。」說道：「我是正月裏的生日，以後你叫我楊大哥得啦。我也不跟你客氣，叫你完顏妹子啦。」完顏萍臉上一紅，覺得此人做事單刀直入，好生古怪，但對自己確是並無惡意，於是點了點頭。

楊過見她點頭，喜得心癢難搔。完顏萍容色清秀，身材瘦削，遭逢不幸，似乎生來就叫人憐惜，而最要緊的是她盈盈眼波竟與小龍女極為相似。他可沒想到一個人心中哀傷，眼色中自然有悽苦之意，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說她眼波與小龍女相似，只因他久尋小龍女不見，思念深切，也只是他自欺自慰的念頭而已。他凝視著她眼睛，忽而將她的黑衣幻想而為白衣，將她瘦瘦的瓜子臉幻想成為小龍女清麗絕俗的容貌，痴痴的瞧著，臉上不禁流露出了祈求、想念、愛憐種種柔情。

完顏萍有些害怕，輕輕掙脫他手，低聲道：「你怎麼啦？」楊過如夢方醒，嘆了口氣，道：「沒甚麼。你去不去殺他？」完顏萍道：「我這就去。楊大哥，你陪不陪我？」楊過待要說「自然陪你去」，轉念一想：「若我在旁，她有恃無恐，自刎之情不切，耶律齊就不會中計。」說道：「我不便陪你。」

完顏萍眼中登時露出失望之色，楊過心裏一軟，幾乎便要答應陪她，那知完顏萍幽幽的道：「好罷，楊大哥，只怕我再也見不到你啦。」楊過忙道：「那裏？那裏？我……」

完顏萍悽然搖頭，逕自奔出屋去，片刻之間，又已回到耶律鑄的住處。

※※※

這時耶律楚材等各已回房，正要安寢。完顏萍在大門上敲了兩下，朗聲說道：「完顏萍求見耶律齊耶律公子。」早有幾名侍衛奔過來，待要攔阻，耶律齊打開門來，說道：「完顏姑娘有何見教？」完顏萍道：「我再領教你的高招。」耶律齊心中奇怪：「怎地你如此不自量力？」於是側身讓開，右手一伸，說道：「請進。」

完顏萍進房拔刀，呼呼呼連環三招，刀風中夾著六招鐵掌掌法，這「一刀夾雙掌」自左右分進合擊。耶律齊左手下垂，右手劈打戳拿，將她三刀六掌盡數化解，心想：「怎生尋個法兒，叫她知難而退，永不再來糾纏？」

二人鬥了一陣，完顏萍正要使出楊過所授的三招，門外忽有一女子聲音叫道：「耶律齊，她要騙你使用左手，可須小心了。」正是陸無雙出聲呼叫。耶律齊一怔，完顏萍不等他會過意來，立時一招「雲橫秦嶺」削去，待他側身閃避，斗地伸出左手，「枯藤纏樹」，已抓住他右手，右手迴轉，橫刀猛往自己頸中抹去。

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耶律齊心中轉了幾轉：「定須救她？但她是在騙我用左手，我一使上左手，這條命就是交給她了。大丈夫死則死耳，豈能見死不救？」楊過逆料耶律齊的心思，只要突然出此三招，他非出左手相救不可，那知陸無雙從中搗亂，竟爾搶先提醒。本來這法子已然不靈，但耶律齊慷慨豪俠，明知這一出手相救，乃自捨性命，危急之際竟仍伸出左手，在完顏萍右腕上一擋，手腕翻處，奪過了她柳葉刀。

二人交換了這三招，各自躍後兩步。耶律齊不等她開口，將刀擲了過去，說道：「你已迫得我用了左手，你殺我便是，但有一事相求。」完顏萍臉色慘白，道：「甚麼事？」耶律齊道：「求你別再加害家父。」完顏萍「哼」了一聲，慢慢走近，舉起刀來，燭光下只見他神色坦然，凜凜生威，見到這般男子漢的氣概，想起他是為了相救自己才用左手，這一刀那裏還砍得下去？她眼中殺氣突轉柔和，將刀子往地下一擲，掩面奔出。

她六神無主，信步所之，直奔郊外，到了一條小溪之旁，望著淡淡的星光映在溪中，心中亂成一團。過了良久良久，嘆了一口長氣。

忽然身後也發出一聲嘆息。完顏萍一驚，轉過身來，只見一人站在身後，正是楊過。她叫了聲「楊大哥」，垂首不語。楊過上前握住她雙手，安慰她道：「要為父母報仇，原非易事，那也不必性急。」完顏萍道：「你都瞧見了？」楊過點點頭。完顏萍道：「以我這般無用之輩，報仇自然不易。我只要有你一半功夫，也不會落得如此下場。」

楊過攜著她手，和她並排坐在一棵大樹下，說道：「縱然學得我的武功，又有何用？你眼下雖不能報仇，總知道仇人是誰，日後豈無良機？我呢？連我爹爹是怎樣死的也不知，是誰害死他也不知，甚麼報仇雪恨，全不用提。」

完顏萍一呆，道：「你父母也是給人害死的麼？」楊過嘆道：「我媽是病死的，我爹爹卻死得不明不白。我從來沒見過我爹爹一面。」完顏萍道：「那怎麼會？」

楊過道：「我媽生我之時，我爹已經死了。我常問我媽，爹爹到底是怎麼死的，仇人是誰？我每次問起，媽媽總垂淚不答，後來我就不敢再問啦。那時候我想，等我年紀大些再問不遲，那知道媽媽忽然一病不起。她臨死時我又問起。媽媽只是搖頭，說道：『你爹爹……你爹爹……唉，孩兒，你這一生一世千萬別想報仇。你答允媽，千萬不能想為爹爹報仇。』我又是悲傷，又是難過，大叫：『我不答允，我不答允！』媽一口氣轉不過來，就此死了。唉，你說我怎生是好啊？」他說這一番話原意是安慰完顏萍，但說到後來，自己也傷心起來。常言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人若不報父仇，乃最大的不孝，終身蒙受恥辱，為世人所不齒。楊過連殺父仇人的姓名都不知道，這件恨事藏在心中鬱積已久，此時傾吐出來，語氣之中自是充滿了傷心怨憤。

完顏萍道：「是誰養大你的？」楊過道：「又有誰了？自然是我自己養自己。我媽死後，我就在江湖上東遊西蕩，這裏討一餐，那裏挨一宿，有時肚子餓得抵不住，偷了人家一個瓜兒薯兒，常給人抓住，飽打一頓。你瞧，這裏許多傷疤，這裏的骨頭突出來，都是小時給打的。」一面說，一面捲起衣袖褲管給她看，星光朦朧下完顏萍瞧不清楚，楊過抓住了她手，在自己小腿的傷疤上摸去。完顏萍撫摸到他腿上凹凹凸凸的疤痕，不禁心中一酸，暗想自己雖然國破家亡，但父親留下不少親故舊部，金銀財寶更不計其數，與他的身世相較，自己又是幸運得多了。

二人默然半晌，完顏萍將手輕輕縮轉，離開了他小腿，但手掌仍是讓他握著，低聲問道：「你怎麼學了這一身高強武功？怎地又做了蒙古人的官兒？」楊過微微一笑，道：「我不是蒙古的官兒。我穿蒙古衣衫，為了躲避仇家追尋。」完顏萍喜道：「那好啊。」楊過道：「好甚麼？」完顏萍臉上微微一紅，道：「蒙古人是我大金國的死對頭，我自然盼望你不是蒙古官兒。」楊過握著她溫軟滑膩的手掌，心神不定，說道：「倘若我做大金的官兒，你又對我怎樣？」

完顏萍當初見他容貌英俊，武功高強，本已有三分喜歡，何況在患難之際，得他誠心相助，後來聽了他訴說身世，更增了幾分憐惜，此時聽他說話有些不懷好意，卻也並不動怒，只嘆道：「若是我爹爹在世，你想要甚麼，我爹爹總能給你。現下我爹娘都不在了，一切還說甚麼？」

楊過聽她語氣溫和，伸手搭在她的肩頭，在她耳邊低聲道：「妹子，我求你一件事。」完顏萍芳心怦怦亂跳，已自料到三分，低聲問：「甚麼？」楊過道：「我要親親你的眼睛，你放心！我只親你的眼睛，別的甚麼也不犯你。」

完顏萍初時只道他要出口求婚，又怕他要有肌膚之親，自己如若拒卻，他微一用強，怎能是他對手？何況她少女情懷，一隻手給他堅強粗厚的手掌握著，已自意亂情迷，別說他用強，縱然毫不動粗，實在也難以拒卻，那知他只說要親親自己的眼睛，不由得鬆了一口氣，可是心中卻又微感失望，略覺詫異，當真是中心栗六，其亂如絲了。

她妙目流波，怔怔的望著他，眼神中微帶嬌羞。楊過凝視她的眼睛，忽然想起小龍女與自己最後一次分別之前，也曾這般又嬌羞又深情的望著自己，不禁大叫一聲，躍起身來。完顏萍給他嚇了一跳，想問他為了甚麼，又覺難以啟齒。

楊過心中混亂，眼前晃來晃去盡是小龍女的眼波。那日他見此眼波之時，尚是個混沌未鑿的少年，對小龍女又素來尊敬，以致全然不知其中含意，但自下得山來，與陸無雙共處幾日，此刻又與完顏萍耳鬢廝磨，驀地裏心中靈光一閃，恍然大悟，對小龍女這番柔情密意，方始領會，不由得懊喪萬端，幾欲在大樹上就此一頭撞死，心想：「姑姑對我如此一片深情，又說要做我媳婦，我竟然辜負她的美意，此時卻又往何處尋她？」突然間大叫一聲，撲上去一把抱住完顏萍，猛往她眼皮上親去。楊過天性頗為浮滑跳盪，只因對小龍女既敬且畏，又對她一片真情，兩人雖共處石室，從來不敢有絲毫褻瀆之意，但此時年歲既長，情欲茁生，對陸無雙、完顏萍既無敬意，又無顧忌，心中只當她們是小龍女化身，便即抱抱吻吻，以代相思之意。

完顏萍見他如痴如狂，心中又驚又喜，但覺他雙臂似鐵，緊緊箍在自己腰裏，當下閉了眼睛，任他恣意領受那溫柔滋味，只覺他嘴唇親來親去，始終不離自己的左眼右眼，心想此人雖然狂暴，倒是言而有信，但不知他何以只親自己的眼睛，不來親自己嘴唇？忽聽得楊過叫道：「姑姑，姑姑！」聲音中熱情如沸，卻又顯得極是痛楚。完顏萍正要問他叫甚麼，忽然背後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勞您兩位的駕！」

※※※

楊過與完顏萍同時一驚，離身躍開，見大樹旁站著一人，身穿青袍。完顏萍心下怦怦亂跳，滿臉飛紅，低頭撫弄衣角，不敢向那人再瞧上一眼。楊過卻認得清楚，正是當日在小客店中盜驢引開李莫愁的那人，於自己和陸無雙實有救命之恩，見這人頭垂雙鬟，是個女郎，當即深深一躬，說道：「日前多蒙姑娘援手，大德難忘。」

那女郎恭恭敬敬的還禮，說道：「楊爺此刻，還記得那一同出死入生的舊伴麼？」楊過道：「你說是……」那女郎道：「李莫愁師徒適才將她擒了去啦！」楊過大吃一驚，顫聲道：「當真？她……她現下不礙事麼？」那女郎道：「一時三刻還不礙事。陸姑娘咬定那部秘本給丐幫拿了去，赤練魔頭便押著她去追討。諒來她性命一時無妨，折磨自然是免不了。」楊過叫道：「咱們快救她去。」那女郎搖頭道：「楊爺武功雖高，只怕還不是那赤練魔頭的對手。咱們枉自送了性命，卻於事無補。」

楊過在淡淡星光之下，見這青衣女郎的面目竟說不出的怪異醜陋，臉上肌肉半點不動，倒似一個死人，教人一見之下，不自禁的心生怖意，向她望了幾眼，便不敢正視，心想：「這位姑娘為人這麼好，卻生了這樣一副怪相，當真可惜。我再看她面貌，難免要流露驚詫神色，那可就得罪她了。」問道：「不敢請教姑娘尊姓？」

那女郎道：「賤姓不足掛齒，將來楊爺自會知曉，眼下快想法子救人要緊。」她說話時臉上肌膚絲毫不動，若非聽到聲音是從她口中發出，真要以為她是一具行屍走肉的僵屍。但說也奇怪，她話聲卻極是柔嬌清脆，令人聽之醒倦忘憂。楊過道：「既然如此，如何救人一憑姑娘計議。小人敬聽吩咐便是。」那女郎彬彬有禮，說道：「楊爺不必客氣，你武功強我十倍，聰明才智，我更是望塵莫及。你年紀大過我，又是堂堂男子漢，你說怎麼辦，便怎麼辦，小女子聽從差遣。」

楊過聽了她這幾句又謙遜、又誠懇的話，心頭真是說不出的舒服，心想這位姑娘面目可怖，說話卻如此的溫雅和順，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了，當下想了一想，說道：「那麼咱們悄悄隨後跟去，俟機救人便了。」那女郎道：「這樣甚好。但不知完顏姑娘意下如何？」說著走了開去，讓楊過與完顏萍商議。

楊過道：「妹子，我要去救一個同伴，咱們後會有期。」完顏萍低頭道：「我本事雖低，或許也能出得一點力。楊大哥，我隨同你去救人罷。」楊過大喜，連說：「好，好！」當下提高聲音，向那青衣女郎說道：「姑娘，完顏姑娘願助我們去救人。」

那女郎走近身來，向完顏萍道：「完顏姑娘，你是金枝玉葉之體，行事還須三思。我們的對頭行事毒辣無比，江湖上稱作赤練魔頭，當真萬般的不好惹。」語氣甚是斯文有禮。完顏萍道：「且別說楊大哥於我有恩，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單憑姐姐你這位朋友，我完顏萍也很想交交。我跟姐姐去，一切小心便是。」那女郎過來攜住她手，柔聲道：「那再好也沒有。姐姐，你年紀比我大，還是叫我妹子罷。」

完顏萍在黑暗之中瞧不見她醜陋的容貌，但聽得她聲音嬌美，握住自己手掌的一隻手也是又軟又嫩，只道她是個美貌少女，心中很是喜歡，問道：「你今年幾歲？」那女郎輕輕一笑，道：「咱們不忙比大小。楊爺，還是救人要緊，你說是不是？」楊過道：「是了，請姑娘指引路途。」那女郎道：「我見到她們是向東南方而去，定是直奔大勝關了。」

三人當即施展輕功，齊向東南方急行。古墓派向以輕功擅長，稱得上天下第一。完顏萍武藝並不如何了得，輕功卻著實不弱。豈知那青衣女郎不疾不徐的跟在完顏萍身後。完顏萍奔得快，她跟得快，完顏萍行得慢了，她也放慢腳步，兩人之間始終是相距一兩步。楊過暗暗驚異：「這位姑娘不知是那一派弟子，瞧她輕功，實在完顏妹子之上。」他不願在兩個姑娘之前逞能，始終墮後。

行到天色大明，那女郎從衣囊中取出乾糧，分給二人。楊過見她所穿青袍雖是布質，但縫工精巧，裁剪合身，穿在身上更襯得她身形苗條，婀娜多姿，實是遠勝錦衣繡服，而乾糧、水壺等物，無一不安排妥善，處處顯得她心細如髮。完顏萍見到她的容貌，甚是駭異，不敢多看，心想：「世上怎會有如此醜陋的女子？」

那女郎待兩人吃完，對楊過道：「楊爺，李莫愁識得你，是不是？」楊過道：「她見過我幾次。」那女郎從衣囊中取出一塊薄薄的絲巾般之物，道：「這是張人皮面具，你戴了之後，她就認不得你了。」楊過接過手來，見面具上露出雙眼與口鼻四個洞孔，便貼在臉上，高低凹凸，處處吻合，就如生成一般，當下大喜稱謝。

完顏萍見楊過戴了這面具後相貌斗變，醜陋無比，這才醒悟，說道：「妹子，原來你也戴著人皮面具，我真傻，還道你生就一副怪樣呢。真對不起。」那女郎微笑道：「楊爺這副俊俏模樣，戴了面具可就委屈了他。我的相貌哪，戴不戴卻都是一樣。」完顏萍道：「我才不信呢！妹子，你揭下面具給我瞧瞧，成不成？」楊過心中好奇，也是急欲看一看她的容貌，但那女郎退開兩步，笑道：「別瞧，別瞧，我一副怪相可要嚇壞了你。」完顏萍見她一定不肯，只得罷了。

※※※

中午時分，三人過了商州，趕到了武關，在鎮上一家酒樓上揀個座頭，坐下用飯。店家見楊過是蒙古軍官打扮，不敢怠慢，極力奉承。

三人吃得一半，只見門帷掀處，進來三個女子，正是李莫愁師徒押著陸無雙。楊過心想此時李莫愁雖然決計認不出自己，但一副如此古怪的容貌難免引起她疑心，行事諸多不便，當下轉過頭去只是扒飯，傾聽李莫愁她們說話。不料陸無雙固然默不作聲，李莫愁、洪凌波師徒要了飯菜後也不再說話。

完顏萍聽楊過說過李莫愁師徒三人的形貌，心中著急，倒轉筷子，在湯裏一沾，在桌上寫道：「動手麼？」楊過心想：「憑我三人之力，再加上媳婦兒，仍難敵她師徒。此事只可智取，不能力敵。」將筷子緩緩搖了幾搖。

樓梯腳步聲響，走上兩人。完顏萍斜眼看去，卻是耶律齊、耶律燕兄妹。二人忽見完顏萍在此，均覺驚奇，向她點了點頭，找了個座位坐下。他兄妹二人自完顏萍去後，知她不會再來行刺，於是別過父兄，結伴出來遊山玩水，在此處又遇見她，更為寬慰。

李莫愁因《五毒秘傳》落入丐幫之手，好生愁悶，這幾日都食不下嚥，這時只吃了半碗麵條，就放下筷子，抬頭往樓外閒眺，忽見街角邊站著兩個乞丐，背上都負著五隻布袋，乃丐幫中的五袋弟子，心念一動，走到窗口，向兩丐招手道：「丐幫的兩位英雄，請上樓來，貧道有一句話，相煩轉達貴幫幫主。」她知倘若平白無端的呼喚，這二人未必肯來，若說有話轉致幫主，丐幫弟子非來不可。

陸無雙聽師父召喚丐幫人眾，必是質詢《五毒秘傳》的去處，不由得臉色慘白。耶律齊知丐幫在北方勢力極大，這個相貌俊美的道姑居然有言語傳給他們幫主，不知是何等身分來歷，不由得好奇心起，停杯不飲，側頭斜睨。

片刻之間，樓梯上踏板微響，兩名化子走了上來，向李莫愁行了一禮，道：「仙姑有何差遣，自當遵奉。」李莫愁斂衽還禮，說道：「兩位請勿多禮。」一名化子見陸無雙在側，臉上倏地變色，原來他曾在道上攔截過她，當下一扯同伴，兩人躍到梯口。

李莫愁微微一笑，說道：「兩位請看手背。」兩丐的眼光同時往自己手背上瞧去，只見每隻手背上都抹著三條硃砂般的指印，實不知她如何竟以快捷無倫的手法，已神不知鬼不覺的使上了赤練神掌。她這下出手，兩丐固然一無所知，連楊過與耶律齊兩人也未瞧得明白。兩丐一驚之下，同聲叫道：「你……你是赤練仙子？」

李莫愁柔聲道：「請兩位去跟你家幫主言道，你丐幫和我姓李的素來河水不犯井水，我一直仰慕貴幫英雄了得，只無緣謀面，難聆教益，實感抱憾。」兩丐互望了一眼，心想：「你說得倒好聽，怎又無緣無故的突下毒手？」李莫愁頓了一頓，說道：「兩位中了赤練神掌，那不用耽心，只要將奪去的書賜還，貧道自會給兩位醫治。」一丐道：「甚麼書？」李莫愁笑道：「這本破書，說來嘛也不值幾個大錢，貴幫倘若定然不還，原也算不了甚麼。貧道只向貴幫取一千條叫化的命兒作抵便了。」

兩丐手上尚未覺得有何異樣，但每聽她說一句，便不自禁往手背望上一眼，久聞赤練神掌陰毒無比，中了之後，死時劇痛奇癢，這時心生幻象，手背上三條殷紅指印似乎正自慢慢擴大，聽她說得兇惡，心想只有回去稟報本路長老再作計較，互相使個眼色，奔下樓去。

李莫愁心道：「你幫主若要你二人活命，勢必乖乖的拿《五毒秘傳》來求我……啊喲不好，若是他抄了個副本留下，卻將原本還我，那便如何？」轉念又想：「我神掌暗器諸般毒性的解法，全在書上載得明白，他們既得此書，何必再來求我？」想到此處，不禁臉色大變，飛身搶在二丐頭裏，攔在樓梯中路，砰砰兩掌，將二丐擊回樓頭。她倏下倏上，只見青影閃動，已回上樓來，抓住一丐手臂一抖，喀喇聲響，那人臂骨折斷，手臂軟軟垂下。另一個化子大驚，但他甚有義氣，卻不奔逃，搶上來護住受傷的同伴，眼見李莫愁搶上前來，急忙伸拳直擊。李莫愁隨手抓住了他手腕，順勢一抖，又折斷了他臂骨。

二丐都只一招之間就身受重傷，心知今日已然無倖，兩人背靠著背，各舉一隻未傷手臂，決意負隅拚鬥。李莫愁斯斯文文的道：「你二位便留著罷，等你們幫主拿書來贖。」二丐見她回到桌邊坐下喝酒，背向他們，於是一步步的挨向梯邊，欲待俟機逃走。李莫愁轉身笑道：「瞧來只有兩位的腿骨也都折斷了，這纔能屈留大駕。」說著站起身來。洪凌波瞧著不忍，道：「師父，我看守著不讓他們走就是了。」李莫愁冷笑道：「哼，你良心倒好。」緩緩向二丐走近。二丐又憤怒，又害怕。

耶律齊兄妹一直在旁觀看，此時再也忍不住，同時霍然站起。耶律齊低聲道：「三妹，你快走，這女人好生厲害。」耶律燕道：「你呢？」耶律齊道：「我救了二丐，立即逃命。」耶律燕只道二哥於當世已少有敵手，聽他說也要逃命，難以相信。

就在此時，楊過伸手用力一拍桌子，走到耶律齊跟前，說道：「耶律兄，你我一起出手救人如何？」他想要救陸無雙，遲早須跟李莫愁動手，難得有耶律齊這樣的好手要仗義救人，不拉他落水，更待何時？

耶律齊見他穿的是蒙古軍裝，相貌十分醜陋，生平從未遇見此人，心想他既與完顏萍在一起，自然知道自己是誰，但李莫愁如此功夫，自己都絕難取勝，常人出手，只有枉自送了性命，一時躊躇未答。

李莫愁聽到楊過說話，向他上下打量，只覺他話聲熟悉，但此人相貌一見之後決難忘記，卻可斷定素不相識。

楊過道：「我沒兵刃，要去借一把使使。」說著身形一晃，在洪凌波身邊一掠而過，順手在她衣帶上摘下了劍鞘，在她臉頰上一吻，叫道：「好香！」洪凌波反手一掌，他頭一低，已從她掌底鑽過。這一下身法之快，異乎尋常，正是在古墓斗室中捉麻雀練出來的最上乘輕功。他除了對小龍女一片情深，因而自謹敬重之外，對其他任何年輕女子，都不免發作輕佻的性子。李莫愁一見到他的高明輕功，心中暗驚。耶律齊卻大喜過望，叫道：「這位兄台高姓大名？」

楊過左手一擺，說道：「小弟姓楊。」舉起劍鞘道：「我猜裏面是柄斷劍。」拔劍出鞘，那口劍果然是斷的。洪凌波猛然醒悟，叫道：「好小子。師父，就是他。」楊過揭下臉上面具，說道：「師伯，師姊，楊過參見。」

這兩聲「師伯、師姊」一叫，耶律齊固如墮五里霧中，陸無雙更驚喜交集：「怎地傻蛋叫她們師伯、師姊？」李莫愁淡淡一笑，說道：「嗯，你師父好啊？」楊過心中一酸，眼眶兒登時紅了。

李莫愁冷冷的道：「你師父當真調教得好徒兒啊。」日前楊過以怪招化解了她的生平絕技「三無三不手」，最後更以牙齒奪去她拂塵，武功之怪，委實匪夷所思，她雖終於奪回拂塵，也知楊過武功與自己相距尚遠，此後回思，仍是禁不住暗暗心驚：「這壞小廝進境好快，師妹可更加了不得啦。原來玉女心經中的武功竟這般厲害。幸好師妹那日沒跟他聯手，否則……否則……」此刻見他又再現身，心下立感戒懼，不由自主的四下一望，要看小龍女是不是也到了。

楊過猜到了她的心意，笑嘻嘻的道：「我師父請問師伯安好。」李莫愁道：「她在那裏呢？咱姊妹倆很久沒見啦。」楊過道：「師父就在左近，稍待片刻，便來相見。」他知自己遠不是李莫愁的對手，縱然加上耶律齊，仍難取勝，於是擺下「空城計」，抬出師父來嚇她一嚇。李莫愁道：「我自管教我徒兒，又干你師父甚麼事了？」楊過笑道：「我師父向師伯求個情，請你將陸師妹放了罷。」李莫愁微微一笑，道：「你亂倫犯上，與師父做了禽獸般的苟且之事，卻在人前師父長，師父短的，羞也不羞？」

楊過聽她出言辱及師父，胸口熱血上湧，提起劍鞘當作劍使，猛力急刺過去。李莫愁笑道：「你醜事便做得，卻怕旁人說麼？」楊過使開劍鞘，連環急攻，凌厲無比，正是重陽遺刻中剋制林朝英玉女劍法的武功。李莫愁不敢怠慢，拂塵擺動，見招拆招，凝神接戰。

李莫愁拂塵上的招數皆係從玉女劍法中化出，數招一過，但覺對方的劍法精奇無比，自己每一招每一式都在他意料之中，竟給他著著搶先，若非自己功力遠勝，竟不免要落下風，心中恨道：「師父好偏心，將這套劍法留著單教師妹。哼，多半是要師妹以此來剋制我。這劍法雖奇，難道我就怕了？」招數一變，突然縱身而起，躍到桌上，右足斜踢，左足踏在桌邊，身子前後晃動，飄逸有致，直如風擺荷葉一般，笑吟吟的道：「你姘頭有沒有教過你這一手？料她自己也不會使罷？」

楊過一怔，怒道：「甚麼姘頭？」李莫愁笑道：「我師妹曾立重誓，若無男子甘願為她送命，便一生長居古墓，決不下山。她既隨你下山，你兩個又不是夫妻，那不是你姘頭是甚麼？」楊過怒極，更不打話，揮動劍鞘縱身躍起，也上了桌子。但他輕功不及對方，不敢踏在桌沿，雙足踏碎了幾隻飯碗菜碗，卻也穩穩站定，橫鞘猛劈。李莫愁舉拂塵擋開劍鞘，笑道：「你輕功不壞啊！你姘頭待你果然很好，說得上有情有義。」

楊過怒氣勃發，不可抑止，叫道：「姓李的，你是人不是？嘴裏說人話不說？」挺劍鞘快刺急攻。李莫愁淡淡的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古墓派出了你這兩個敗類，可說丟盡了臉面。」她手上招架，口中不住出言譏諷。她行事雖毒，談吐舉止卻向來斯文有禮，說這些言語其實大違本性，只因她耽心小龍女窺伺在側，如突然搶出動手，那就難以抵擋，因此污言穢語，滔滔不絕，要罵得小龍女不敢現身。

楊過聽她越說越不堪，如只謾罵自己，那就毫不在乎，但竟如此侮辱小龍女，狂怒之下，手腳顫抖，頭腦中忽然一暈，只覺眼前發黑，登時站立不穩，大叫一聲，從桌上摔下。李莫愁急揮拂塵，往他天靈蓋直擊下去。

耶律齊眼見勢急，在桌上搶起兩隻酒杯往李莫愁背上打去。李莫愁聽到暗器風聲，斜眼見是酒杯，當即吸口氣封住了背心穴道，定要將楊過打死再說，心想兩隻小小酒杯何足道哉。那知酒杯未到，酒先潑至，但覺「至陽」「中樞」兩穴被酒流衝得微微一麻，暗叫：「不好！師妹到了。酒已如此，酒杯何堪？」急忙倒轉拂塵，及時拂開兩隻酒杯，只覺手臂一震，心中更增煩憂：「怎麼這小妮子力氣也練得這麼大了？」

待得轉過身來，見揚手擲杯的並非小龍女，卻是那蒙古裝束的長身少年，她大為驚訝：「後輩之中竟有這許多好手？」只見他拔出長劍，朗聲說道：「仙姑下手過於狠毒，在下要討教幾招。」李莫愁見他慢慢走近，腳步凝重，看他年紀不過二十來歲，但適才投擲酒杯的手勁，以及拔劍邁步的姿式，竟似有二十餘年功力一般，當下凝眸笑問：「閣下是誰？尊師是那一位？」耶律齊恭身道：「在下耶律齊，是全真派門下。」

此時楊過已然避在一旁，聽得耶律齊說是全真派門下，心道：「他果然是全真派的，難道是劉處玄的弟子？料得郝大通也教不出這樣的好手來。」

李莫愁問道：「尊師是馬鈺，還是丘處機？」耶律齊道：「不是。」李莫愁道：「是劉、王、郝中的那一位？」耶律齊道：「都不是。」李莫愁格格一笑，指著楊過道：「他自稱是王重陽的弟子，那你和他是師兄弟啦。」耶律齊奇道：「不會的罷？重陽真人謝世已久，這位兄台那能是他弟子？」李莫愁皺眉道：「嘿嘿，全真門下盡是些撒謊不眨眼的小子，全真派乘早給我改名為『全假派』罷。看招！」拂塵輕揚，當頭擊落。

耶律齊左手捏著劍訣，左足踏開，一招「定陽針」向上斜刺，正是正宗全真劍法。這一招神完氣足，勁、功、式、力，無不恰到好處，看來平平無奇，但要練到這般沒半點瑕疵，天資稍差之人積一世之功也未必能夠。楊過在古墓中學過全真劍法，自然識得其中妙處，只是他武功學得雜了，這招「定陽針」就無論如何使不到如此端凝厚重。

李莫愁見他此招一出，便知是勁敵，跨步斜走，拂塵後揮。耶律齊見灰影閃動，拂塵絲或左或右、四面八方的掠將過來，他接戰經歷甚少，此時初逢強敵，抖擻精神，全力應付。剎時之間二人拆了四十餘招，李莫愁越攻越近，耶律齊縮小劍圈，凝神招架，眼見敗象已成，但李莫愁要立時得手，卻也不成。她暗暗讚賞：「這小子果是極精純的全真武功，雖不及丘王劉諸子，卻也不輸於孫不二。全真門下當真是人才輩出。」

又拆數招，李莫愁賣個破綻。耶律齊不知是計，提劍直刺，李莫愁忽地飛出左腳，踢中他的手腕，耶律齊手上一疼，長劍脫手，但他雖敗不亂，左手斜劈，右手竟用擒拿法來奪她拂塵。李莫愁一笑，讚道：「好俊功夫！」只數招間，便察覺耶律齊的擒拿法中蘊有餘意不盡的柔勁，卻為劉處玄、孫不二等人之所無，心下更暗暗詫異。

楊過破口大罵：「賊賤人，今生今世我再不認你做師伯。」挺劍鞘上前夾攻。李莫愁見耶律齊的長劍落下，拂塵一起，捲住長劍，往楊過臉上擲去，笑道：「你是你師父的漢子，那麼叫我師姊也成。」楊過看準長劍來勢，舉起劍鞘迎去。陸無雙、完顏萍等齊聲驚呼，卻聽得唰的一聲，長劍正好插入了劍鞘。

這一下以鞘就劍，當真間不容髮，只要劍鞘偏得厘毫，以李莫愁這一擲之勢，長劍自是在他身上穿胸而過。可是他在古墓中勤練暗器，於拿捏時刻先後、力道輕重、準頭方位各節，已練到實無厘毫之差的地步，細如毛髮的玉蜂針尚能揮手必中，要接這柄長劍渾不當一回事。他便以劍鞘作為兵刃，與耶律齊聯手雙戰。他與小龍女一起練功，所使的乃是無銳尖、無側鋒的鈍劍，劍頭主要用於打穴，使這劍鞘，恰與使鈍頭「無鋒劍」相似，倒也頗為順手。

這時酒樓上凳翻桌歪，碗碎碟破，眾酒客早走避一空。洪凌波自跟師父出道以來，從未見她在戰陣中落過下風，古墓中受挫於小龍女，只為了不識水性；拂塵雖曾給楊過奪去，轉眼便即奪回，仍逼得楊過落荒而逃，雖見二人向師父夾攻，仍毫不擔憂，只站在一旁觀戰。三人鬥到酣處，李莫愁招數又變，拂塵上發出一股勁風，迫得二人站立不定，霎時之間，耶律齊與楊過迭遇險招。

耶律燕與完顏萍叫聲：「不好。」同時上前助戰。只拆得三招，耶律燕左腿給拂塵拂中，登時踉蹌跌出，腰間撞上桌緣，才不致摔倒。耶律齊見妹子受挫，心神微亂，被李莫愁幾下猛攻，不由得連連倒退。

那青衣少女見情勢危急，縱上前來扶起耶律燕退開。李莫愁於惡鬥之際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見那少女縱起時身法輕盈，顯是名家高弟，揮拂塵往她臉上掠去，問道：「姑娘尊姓？尊師是那一位？」

二人相隔丈餘，但拂塵說到就到，晃眼之間，拂塵絲已掠到她臉前。青衣少女嚇了一跳，右手急揚，袖中揮出一根兵刃，將拂塵擋開。李莫愁見這兵刃甚是古怪，晶瑩生光，長約三尺，似乎是根牙簫玉笛，心中琢磨：「這是那一家那一派的兵刃？」數下急攻，要逼她盡展所長。那少女抵擋不住，楊過與耶律齊忙搶上相救。但實在難敵李莫愁那東發一招、西劈一掌、飄忽靈動的戰法，頃刻間險象環生。

楊過心想：「我們只要稍有疏虞，眼前個個難逃性命。」張口大叫：「好媳婦兒，我的好妹子、穿青衣的好姊姊、耶律好師妹、洪凌波小妹子，大家快下樓去散散心罷！李莫愁這小姑娘潑辣得緊，老哥哥收拾她不了！」幾個女子聽他亂叫胡嚷，人人脫不了一個「好」字，都不禁皺起了眉頭，眼見情勢確然緊迫。陸無雙首先下樓，青衣少女也扶著耶律燕下去。

兩個化子見這幾個少年英俠為了自己而與李莫愁打得天翻地覆，有心要上前助戰，苦於臂膀斷折，動手不得。他兩人甚有義氣，雖然李莫愁無暇相顧，二人卻始終站著不動，不肯先楊過等人逃命。

楊過與耶律齊並肩而鬥，抵擋李莫愁愈來愈凌厲的招術，接著完顏萍也退下樓去。楊過道：「耶律兄，這裏手腳施展不開，咱們下樓打罷。」他想到了人多之處，就可乘機溜走。耶律齊道：「好！」兩人並肩從樓梯一步步退下。李莫愁步步搶攻，雖然得勝，心中卻大為惱怒：「我生平要殺誰就殺誰，今日卻教這兩個小子擋住了，若是陸無雙這賤人竟因此逃脫，赤練仙子威名何存？」她一意要擒回陸無雙，跟著追殺下樓。

眾人各出全力，自酒樓鬥到荒郊。楊過不住叫嚷：「親親媳婦兒，完顏好妹子，走得越快越好。耶律師妹、青衫姑娘，你們也快走。李莫愁這麼年輕貌美的小姑娘，咱們蒙古還真少見，我要捉她回去做個老婆！」耶律齊卻一言不發，他年紀只比楊過稍大幾歲，但容色威嚴，沉毅厚重，全然不同於楊過的輕捷剽捍、浮躁跳脫。二人斷後擋敵，耶律齊硬碰硬的擋接敵人毒招，楊過卻縱前躍後，擾亂對方心神。

李莫愁見小龍女始終沒有現身，更加放心寬懷，全力施展。楊過和耶律齊畢竟功力和她相差太遠，戰到此時，二人均已面紅心跳，呼呼氣喘。李莫愁見狀大喜，心道：「不用半個時辰，便可盡取這批小鬼的性命。」

※※※

正激鬥間，忽聽得空中幾聲唳鳴，聲音清亮，兩頭大鵰往她頭頂疾撲下來，四翅鼓風，只帶得滿地灰沙飛揚，聲勢驚人。楊過識得這對大鵰是郭靖夫婦所養，自己幼時在桃花島上也曾與雙鵰一起玩耍，心想雙鵰既來，郭靖夫婦必在左近，自己反出重陽宮，可不願再與他相見，忙躍後數步，取出人皮面具戴上。

雙鵰倏左倏右，上下翻飛，不住向李莫愁翅撲喙啄。原來雙鵰記心甚好，當年吃過她冰魄銀針的苦頭，一直懷恨在心，此時在空中遠遠望見，登時飛來搏擊，但仍怕她銀針厲害，一見她揚手，便即振翅上翔。

耶律齊瞧得好生詭異，見雙鵰難以取勝，叫道：「楊兄，咱們再上，四面夾擊，瞧她怎地？」正要猱身搶上，忽聽東南方馬蹄聲響，一乘馬急馳而至。

那馬腳步迅捷無比，甫聞蹄聲，便已奔到跟前，身長腿高，遍體紅毛，神駿非凡。李莫愁和耶律齊都是一驚：「這馬怎地如此快法？」馬上騎著個紅衣少女，連人帶馬，宛如一塊大火炭般撲將過來，只她一張雪白的臉龐才不是紅色。楊過見了雙鵰紅馬，早料到馬上少女是郭靖、黃蓉的女兒郭芙。只見她一勒馬韁，紅馬倏地立住。這馬在急奔之中說定便定，既不人立，復不嘶鳴，神定氣閒。耶律齊自幼在蒙古長大，駿馬不知見過多少，但如此英物卻是從所未見，更是驚訝。他不知此馬乃郭靖在蒙古大漠所得的汗血寶馬，當年是小紅馬，此時馬齒已增，算來已過中年，但神物畢竟不同凡馬，年歲雖長，仍然筋骨強壯，腳力雄健，不減壯時。

楊過與郭芙多年不見，偶爾想到她時，總記得她是個驕縱蠻橫的女孩，那知此時已長成一個顏若春花的美貌少女。她一陣急馳之後，額頭微微見汗，雙頰被紅衣一映，更增嬌艷。她向雙鵰看了片刻，又向耶律齊等人瞥了一眼，眼光掃到楊過臉上時，見他身穿蒙古裝束，戴了面具後又容貌怪異，不由得雙蛾微蹙，神色間頗為鄙夷。

楊過自幼與她不睦，此番重逢，見她仍憎惡自己，自卑自傷之心更加強了，心道：「你瞧我不起，難道我就非要你瞧得起不可？你爹爹是當世大俠、你媽媽是丐幫幫主、你外公是武學大宗師，普天下武學之士，無一人不敬重你郭家。可是我父母呢？我媽是個鄉下女子，我從來沒見過我爹，他又死得不明不白……哼，我自然不能跟你比，我生來命苦，受人侮辱。你再來侮辱，也不過又多一個瞧不起我的人而已，老子在乎嗎？」他站在一旁暗暗傷心，但覺天地之間無人看重自己，活在世上了無意味。只有師父小龍女對自己一片真心，可是此時又不知去了何方？不知今生今世，是否還有重見她的日子？

正自難過，聽得馬蹄聲響，又有兩乘馬馳來。兩匹馬一青一黃，也都是良種，但與郭芙的紅馬相形之下，可就差得太遠。每匹馬上騎著一個少年男子，均身穿黃衫。

郭芙叫道：「武家哥哥，又見到這惡女人啦。」馬上少年正是武敦儒、武修文兄弟。二人一見李莫愁，她是殺死母親的大仇人，數年來日夜不忘，豈知在此相見，登時急躍下馬，各抽長劍，左右攻了上去。郭芙叫道：「我也來。」從馬鞍旁取出寶劍，下馬上前助戰。

李莫愁見敵人越戰越多，卻個個年紀甚輕，眼見兩個少年一上來就是面紅目赤，惡狠狠的情同拚命，劍法純正，顯然也是名家弟子，接著那紅衣美貌少女也攻了上來，一出手劍尖微顫，耀目生光，這一劍斜刺正至，暗藏極厲害的後著，功力雖淺，劍法卻甚是奧妙，心中一凜，叫道：「你是桃花島郭姑娘？」

郭芙笑道：「你倒識得我。」唰唰連出兩劍，均是刺向她胸腹之間的要害。李莫愁舉拂塵擋開，心道：「小女孩兒好驕橫，憑你這點兒微末本領，竟也敢來向我無禮，若不是忌憚你爹娘，就有十個也一起斃了。」拂塵迴轉，正想奪下她長劍，突然兩脅間風聲颯然，武氏兄弟兩柄長劍同時指到。他哥兒倆和郭芙都是郭靖一手親傳的武藝，三人在桃花島上朝夕共處，練的是同樣劍法。三人劍招配合得緊密無比，此退彼進，彼上此落，雖非甚麼陣法，三柄劍使將開來，互相照應，聲勢也頗不弱。

三人二鵰連環搏擊，將李莫愁圍在垓心。若憑他三人真實本領，時刻稍長，李莫愁必能俟機傷得一人，其餘二人就絕難自保。但她眼見敵方人多勢眾，若是一擁而上，倒不易敵，若再惹得郭靖夫婦出手，更是討不了好去，當下拂塵迴捲，笑道：「小娃娃們，且瞧瞧赤練仙子耍猴兒的手段！」呼呼呼連進六招，每一招都直指要害，逼得郭芙與武氏兄弟手忙腳亂，不住跳躍避讓，當真有些猴兒的模樣。李莫愁左足獨立，長笑聲中，滴溜溜一個轉身，叫道：「凌波，去罷！」師徒倆向西北方奔去。

郭芙叫道：「她怕了咱們，追啊！」提劍向前急追。武氏兄弟展開輕功，隨後趕去。李莫愁將拂塵在身後一揮一拂，瀟灑自如，足下微塵不起，輕飄飄的似是緩步而行。洪凌波則是發足急奔。郭芙和武氏兄弟用足力氣，卻與她師徒倆愈離愈遠。只有兩隻大鵰才比李莫愁更快，不斷飛下搏擊。武敦儒眼見今日報仇無望，吹動口哨，召雙鵰回轉。

耶律齊等生怕三人有失，隨後趕來接應，見郭芙等回轉，當下上前行禮相見。眾人都是少年心性，三言兩語就說得極為投機。耶律齊忽然想起，叫道：「楊兄呢？」完顏萍道：「他一個兒走啦。我問他去那裏，他理也不理。」說著垂下頭來。

耶律齊奔上一個小丘，四下瞭望，只見那青衣少女與陸無雙並肩而行，走得已遠，楊過卻是沒半點影蹤。耶律齊茫然若失，他與楊過此次初會，聯手拒敵，為時雖暫，但數次性命出入於呼吸之間，攻守配合，互相救援，那是打出來的交情，見他忽然不別而行，倒似不見了一位多年結交的良友一般。

※※※

原來楊過見武氏兄弟趕到，與郭芙三人合攻李莫愁，三人神情親密，所施展的劍法又極精妙，不多招之間竟將李莫愁趕跑。他不知李莫愁是忌憚郭靖夫婦這才離去，還道三人的劍招之中暗藏極厲害內力，逼得她非逃不可。當日郭靖送他上終南山學藝，曾大展雄威，打敗無數全真道士，武功之高，在他小小心靈中留下了極深印痕，心想郭靖教出來的弟子，武功自然勝己十倍，有了這先入為主的念頭，見郭芙等三人一招尋常劍法，也以為其中必含奧妙後著。他越看越不忿，想起幼時在桃花島上給武氏兄弟兩番毆打，郭芙則在旁大叫：「打得好，用力打！」又想起黃蓉故意不教自己武功，郭靖武功如此高強，卻不肯傳授，將自己送到重陽宮去受一群惡道折磨，登時滿腔怨憤，衝向胸前。

殊不知郭靖自將他送往重陽宮從師後，心中也常自掛念，和黃蓉提起，關心楊過武功進展如何，在桃花島上日長無事，常起意要伴同黃蓉到終南山走走，去看望楊過。黃蓉總記得楊過之父楊康當年毒手害死江南五怪、引得郭靖對自己父女視作仇人的恨事，又見楊過狡獪，常不安分，不願多見他，說道：「靖哥哥，咱們去全真教瞧楊過，只怕那些老道要多心，說咱們疑心全真教教得不認真，要親自來查考查考。」郭靖搖頭道：「馬道長、丘道長、王道長他們對我親厚得很，絕不會多心。」黃蓉道：「上一輩的當然不會，但上次你獨自挑了他們十來個天罡北斗陣，全真教大失面子，第三代弟子以下，未必個個都不介懷吧？」郭靖仔細琢磨，覺妻子的話十分有理，自己見了楊過，非查詢他武功不可，一查之下，只怕重陽宮中當真有人多心了。此事其後便不再提。楊過雖知郭靖對自己不錯，但也不知他有此心意。

楊過又眼見完顏萍、陸無雙、青衣少女、耶律燕四女都眼望自己，臉有詫異之色，心想：「李莫愁污言罵我姑姑，你們便都信了。你們瞧不起我，那也罷了，可怎敢輕視我姑姑？我此刻臉色難看，那是我氣不過武氏兄弟和郭芙，氣不過郭伯伯、郭伯母，你們便當我跟姑姑有了苟且、因而內心有愧嗎？」突然發足狂奔，也不依循道路，只在荒野中亂走。此時他心神異常，只道普天下之人都要與自己為難，卻沒想自己戴著人皮面具，雖然滿臉妒恨不平之色，完顏萍等又如何瞧得見？他面貌奇特，旁人自覺詫異。李莫愁惡名滿江湖，又是眾人公敵，所說的言語誰能信了？

他本來自西北向東南行，現下要與這些人離得越遠越好，反而折返西北。心中混亂，厭憎塵世，摘下面具，只在荒山野嶺間亂走，肚子飢了，就摘些野果野菜裹腹。越行越遠，不到一個月，已形容枯槁，衣衫破爛，到了一處高山叢中。他也不知這是「五嶽天下險」的華山，但見山勢險峻陡峭，就發狠往絕頂上爬去。

他輕功雖高，但華山是天下之險，卻也不能說上就上。待爬到半山時，天候驟寒，鉛雲低壓，北風漸緊，接著天空竟飄下一片片的雪花。他要盡力折磨自己，並不找地方避雪，風雪越大，越是在巉崖峭壁處行走，行到天色向晚，雪下得一發大了，足底溜滑，道路更難辨認，若一個踏空，勢必掉在萬仞深谷中跌得粉身碎骨。他也不在乎，姑姑既離己而去，自己這條命也就毫不足貴，生死無所縈懷，仍昂首直上。

又走一陣，忽聽身後發出極輕的嗤嗤之聲，似有甚麼野獸在雪中行走，楊過立即轉身，只見後面一個人影晃動，躍入了山谷。

楊過大驚，忙奔過去，向谷中張望，只見一人伸出三根手指鉤在石上，身子凌空。楊過見他以三指之力支持全身，憑臨萬仞深谷，武功之高，實是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於是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說道：「老前輩請上來！」

那人哈哈大笑，震得山谷鳴響，手指一捺，已從山崖旁躍了上來，突然厲聲喝問：「你是川邊五醜的同黨不是？大風大雪，半夜三更，鬼鬼祟祟在這裏幹甚麼？」

楊過給他這般沒來由的一罵，心想：「大風大雪，三更半夜，我鬼鬼祟祟的到底在這裏幹甚麼了？」觸動心事，突然間放聲大哭，想起一生不幸，受人輕賤，自己敬愛之極的姑姑，卻又無端怪責，決絕而去，此生多半再無相見之日，哭到傷心處，當真天愁地慘，畢生的怨憤屈辱，盡數湧上心來。那人起初見他大哭，不由得一怔，聽他越哭越傷心，更覺奇怪，後來見他竟是哭得沒完沒了，突然之間縱聲長笑，一哭一笑，在山谷間交互撞擊，直震得山上積雪一大塊一大塊的掉落。

楊過聽他大笑，哭聲頓止，怒道：「你笑甚麼？」那人笑道：「你哭甚麼？」楊過待要惡聲相加，想起此人武功深不可測，登時將憤怒之意抑制了，恭恭敬敬的拜將下去，說道：「小人楊過，參見前輩。」那人手中拿著一根竹棒，在他手臂上輕輕一挑，楊過也不覺有甚麼大力逼來，便身不由自主的向後摔跌。依這一摔之勢，原該摔得爬也爬不起來，但他練過頭下腳上的逆練內功，在半空順勢一個觔斗，仍好端端的站著。

這一下，兩人都大出意料之外。憑楊過目前的武功，要一出手就摔他一個觔斗，雖李莫愁、丘處機之輩也萬萬不能；而那人見他一個倒翻觔斗之後居然仍能穩立，也不由得另眼相看，又問：「你哭甚麼？」

楊過打量他時，見他是個鬚髮俱白的老者，身上衣衫破爛，似乎是個化子，雖在黑夜，但地下白雪一映，看到他滿臉紅光，神采奕奕，心中肅然起敬，答道：「我是個苦命人，活在世上實在多餘，不如死了乾淨。」

那老丐聽他言辭酸楚，滿腹含怨，點了點頭，問道：「誰欺侮你啦？快說給你公公聽。」楊過道：「我爹爹給人害死，卻不知是何人害他。我媽又生病死了，這世上沒人憐我疼我。」那老丐「嗯」了一聲，道：「那也真可憐哪。教你武功的師父是誰？」楊過心想：「郭伯母名兒上是我師父，卻不教我半點武功。全真教的臭道士們提起來就令人可恨。歐陽鋒是我義父，並非師父。我的武功是姑姑教的，但她說要做我媳婦，我如說她是我師父，她是要生氣的。王重陽祖師和林婆婆石室傳經，又怎能說是我師父？我師父雖多，卻沒一個能提。」那老丐這一問觸動他的心事，猛地裏又放聲大哭，叫道：「我沒師父，我沒師父！」那老丐道：「好啦，好啦！你不肯說也就罷了。」楊過哭道：「我不是不肯說，是沒有。」

那老丐道：「沒有就沒有，又用得著哭？你識得川邊五醜麼？」楊過道：「不識。」那老丐道：「我見你一人黑夜行走，還道是川邊五醜的同黨，既然不是，那便很好。」

此人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他將丐幫幫主的位子傳了給黃蓉後，獨個兒東飄西遊，尋訪天下的異味美食。廣東地氣和暖，珍奇食譜最多。他到了嶺南之後，得其所哉，十餘年不再北返中原。那百粵之地毒蛇作羹，老貓燉盅，斑魚似鼠，巨蝦稱龍，肥蠔炆老薑，龍虱蒸禾蟲，翅生西沙，螺號東風，烤小豬而皮脆，煨果貍則肉紅，洪七公如登天界，其樂無窮。

他偶爾見到不平之事，便暗中扶危濟困，殺惡誅奸，以他此時本領，自無人得知他來蹤去跡。有時偷聽丐幫弟子談話，得知丐幫在黃蓉、魯有腳主持下太平無事，內消污衣、淨衣兩派之爭，外除金人與鐵掌幫之逼，他老人家無牽無掛，每日裏只是張口大嚼、開喉狂吞便了。

這一年川邊五醜中的第二醜在廣東濫殺無辜，害死了不少良善。洪七公嫉惡如仇，本擬隨手將他除去，但想殺他一人甚易，再尋餘下四醜就難了，因此上暗地跟蹤，要等他五醜聚會，然後一舉屠絕，不料這一跟自南至北，千里迢迢，竟跟上了華山。此時四醜已集，尚有大醜一人未到，卻在深夜雪地裏遇到楊過。

洪七公道：「咱們且不說這個，我瞧你肚子也餓啦，咱們吃飽了再說。」扒開雪地，找些枯柴斷枝生了個火堆。楊過幫他檢拾柴枝，問道：「煮甚麼吃啊？」洪七公道：「蜈蚣！」

楊過只道他說笑，淡淡一笑，也不再問。洪七公笑道：「我辛辛苦苦的從嶺南追趕川邊五醜，一直來到華山，若不尋幾樣異味吃吃，怎對得起它？」說著拍了拍肚子。楊過見他全身骨格堅朗，只這個大肚子卻肥肥的有些累贅。洪七公又道：「華山之陰，是天下極陰寒之處，所產蜈蚣最為肥嫩。廣東天時炎熱，百物快生快長，豬肉太肥，青菜筋多，蜈蚣肉就粗糙了。」楊過聽他說得認真，似乎並非說笑，好生疑惑。

洪七公將四塊石頭圍在火旁，從背上取下一隻小鐵鍋架在石上，抓了兩團雪放在鍋裏，道：「跟我取蜈蚣去罷。」幾個起落，已縱到兩丈高的峭壁上。楊過見山勢陡峭，不敢躍上。洪七公叫道：「沒中用的小子，快上來！」楊過最恨別人輕賤於他，聽了此言，咬一咬牙，提氣直上，心道：「怕甚麼？摔死就摔死罷。」膽氣一粗，輕功施展時便更圓轉如意，緊緊跟在洪七公之後，十分險峻滑溜之處，居然也給他攀了上去。

只一盞茶時分，兩人已攀上了一處人跡不到的山峰絕頂。洪七公見他有如此膽氣輕功，甚是喜愛，以他見識之廣博，居然看不出這少年的武功來歷，欲待查問，卻記掛著美食，走到一塊大巖石邊，抓起泥土往旁拋擲，不久土中露出一隻死公雞來。楊過大是奇怪，道：「咦，怎麼有隻大公雞？」隨即省悟：「啊，是你老人家藏著的。」

洪七公微微一笑，提起公雞。楊過在雪光掩映下瞧得分明，雞身上咬滿了百來條七八寸長的大蜈蚣，紅黑相間，花紋斑斕，蠕蠕而動。他自小流落江湖，本來不怕毒蟲，但驀地裏見到這許多大蜈蚣，也不禁怵然而懼。洪七公大為得意，說道：「蜈蚣和雞生性相剋，我昨天在這兒埋了一隻公雞，果然把四下裏的蜈蚣都引來啦。」當下取出粗布包袱，連雞帶蜈蚣一起包了，歡天喜地的溜下山峰。

楊過跟隨在後，心中發毛：「難道真的吃蜈蚣？瞧他神情，又並非故意嚇我。」這時一鍋雪水已煮得滾熱，洪七公打開包袱，拉住蜈蚣尾巴，一條條的拋在鍋裏。那些蜈蚣掙扎一陣，便都給燙死了。洪七公道：「蜈蚣臨死之時，將毒液毒尿盡數吐了出來，這鍋雪水劇毒無比。」楊過將毒水倒入了深谷。

洪七公取出小刀，斬去蜈蚣頭尾，輕輕一捏，殼兒應手而落，露出肉來，雪白透明，有如大蝦，甚是美觀。楊過心想：「這般做法，只怕當真能吃也未可知。」洪七公又煮了兩鍋雪水，再將蜈蚣肉過水洗滌，不餘半點毒液，然後從背囊中取出大大小小七八個鐵盒，盒中盛的是油鹽醬醋之類。他起了油鍋，把蜈蚣肉倒下去一炸，立時一股香氣撲向鼻端。楊過見他狂吞口涎，饞相畢露，不由得又驚訝，又好笑。

洪七公待蜈蚣炸得微黃，加上作料拌勻，伸手往鍋中提了一條上來放入口中，輕輕嚼了幾嚼，兩眼微閉，嘆了一口氣，只覺天下之至樂，無逾於此矣，將背上負著的一個酒葫蘆取下來放在一旁，說道：「吃蜈蚣就別喝酒，否則舌尖麻了，蹧蹋了蜈蚣的美味。」他一口氣吃了十多條，才向楊過道：「吃啊，客氣甚麼？」楊過搖頭道：「我不吃。」洪七公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說道：「不錯，我見過不少英雄漢子，殺頭流血不皺半點眉頭，卻沒一個敢跟我老叫化吃一條蜈蚣。嘿嘿，你這小子畢竟也是個膽小鬼。」

楊過給他一激，心想：「我閉著眼睛，嚼也不嚼，吞他幾條便是，可別讓他小覷了。」用兩條細樹枝作筷，到鍋中夾了一條炸蜈蚣上來。洪七公早猜中他心意，說道：「你閉著眼睛，嚼也不嚼，一口氣吞他十幾條，這叫做無賴撒潑，並非英雄好漢。」楊過道：「吃毒蟲也算是英雄好漢？」洪七公道：「天下大言不慚自稱英雄好漢之人甚多，敢吃蜈蚣的卻找不出幾個。」楊過心想：「除死無大事。」將那條蜈蚣放在口中一嚼。只一嚼將下去，但覺滿嘴鮮美，又脆又香，清甜甘濃，一生之中從未嘗過如此異味，再嚼了幾口，一骨碌吞了下去，又去挾第二條來吃，連讚：「妙極，妙極。」

洪七公見他吃得香甜，心中大喜，覺這少年是個知己。二人你搶我奪，把百餘條大蜈蚣吃得乾乾淨淨。洪七公伸舌頭在嘴邊舔那汁水，恨不得再有一百條蜈蚣下肚才好。楊過道：「我把公雞再去埋了，引蜈蚣來吃。」洪七公道：「不成啦，一來公雞的猛性已盡，二來近處已無肥大蜈蚣留下。」忽地伸個懶腰，打個呵欠，仰天往雪地裏便倒，說道：「我急趕歹徒，已有五日五夜沒睡，難得今日吃一餐好的，要好好睡他三天，便是天塌下來，你也別吵醒我。你給我照料著，別讓野獸乘我不覺，咬了我半個頭去。」楊過笑道：「遵命。」洪七公閉上了眼，不久便沉沉睡去。

楊過心想：「這位前輩真是奇人。難道當真會睡上三天？管他是真是假，反正我也無處可去，便等他三天就是。」那華山蜈蚣是天下至寒之物，楊過吃了之後，只覺腹中有一團涼意，便如當日睡了寒玉床一般，找塊巖石坐下，用功良久，便即全身舒暢。此時滿天鵝毛般的大雪兀自下個不停，洪七公頭上身上蓋滿了一層白雪，猶如棉花一般。人身本有熱氣，雪花遇熱即熔，如何能停留在他臉上？楊過初時大為不解，轉念一想，當即省悟：「是了，他睡覺時潛行神功，將熱氣盡數收在體內。好端端一個活人，睡著時竟如僵屍一般，這等內功委實可驚可羨。姑姑讓我睡寒玉床，就是盼望我日後也能練成這等深厚內功。唉，寒玉床哪，寒玉床！」

眼見天將破曉，洪七公已葬身雪墳之中，惟見地下高起一塊，不露人形。楊過並無倦意，但見四下裏都是暗沉沉地，忽聽得東北方山邊有嚓嚓嚓的踏雪之聲，凝神望去，見五條黑影急奔而來，身法迅捷，背上刀光閃爍。楊過心念一動：「多半是這位老前輩所說的川邊五醜。」忙在一塊大岩石後邊躲起。

不多時五人便奔到岩石之前。一人「咦」的一聲，叫道：「老叫化的酒葫蘆！」另一人顫聲道：「他……他在華山？」五人臉現驚惶之色，聚在一起悄悄商議。忽然間五人同時分開，急奔下峰。山峰上道路本窄，一人只奔出幾步，就踏在洪七公身上，只覺腳下柔軟，「啊」的一聲大叫。其餘四人停步圍攏，扒開積雪，見洪七公躺在地上，似已死去多時。五人大喜，伸手探他鼻息，已沒了呼吸，身上也冰涼一片。五人歡呼大叫，亂蹦亂跳，當真比拾到奇珍異寶還要歡喜百倍。

一人道：「這老叫化一路跟蹤，搞得老子好慘，原來死在這裏。」另一人道：「洪七公這老賊武功了得，好端端的怎會死了？」又一人道：「武功再好，難道就不死了？你想想，老賊有多大年紀啦。」一人道：「老賊年紀也還不太老，他內功精強，不該這麼快就死。」一人道：「天幸閻羅王抓了他去，否則倒難對付。」首先那人道：「來，大夥兒來剁這老賊幾刀出出氣！任他九指神丐洪七公英雄蓋世，到頭來終究給川邊五雄剁成了他媽的十七廿八塊。」

楊過心道：「原來這位老前輩便是洪七公，難怪武功如此了得。」洪七公的名頭和「降龍十八掌」等絕技，他曾聽小龍女在閒談時說過，但洪七公形貌脾氣，當年連林朝英也不大清楚，小龍女自更不會知道，他手中扣了玉蜂針，心想五人難以齊敵，只得俟機偷發暗器，傷得三兩人後，餘下的就好打發了。但隨即聽那人說要剁幾刀出氣，只怕他們傷了洪七公，不及發射暗器，大喝一聲，從岩石後躍將出來。他沒攜兵刃，隨手撿起兩根樹枝，快招連發，分刺五人。這五招迅捷異常，就可惜先行喝了一聲，五醜有了提防，否則總會有一二人給他刺中。饒是如此，五醜也已經頗為狼狽，竄閃擋架，才得避開。

五人轉過身來，見只是個衣衫襤褸的少年，手中拿了兩段枯柴，登時把驚懼之心去了八九。那大醜喝道：「臭小子，你是丐幫的小叫化不是？你的老叫化祖宗西天去啦，快跪下給五位爺爺磕頭罷。」

楊過見了五人剛才閃避的身法，已約略瞧出他們武功深淺。五醜均使厚背大刀，武功是一師所傳，功夫有高低之別，家數卻是一般。單打獨鬥，自己必可取勝，但如五人齊上，卻抵敵不過，聽大醜叫自己磕頭，便道：「是，小人給五位爺磕頭。」搶上一步，拜將下去。他跪下拜倒的這一招「前恭後踞」，當年孫婆婆便曾使過，於全真道人張志光出其不意之際擲出瓷瓶，差一點便打瞎了他眼睛，此刻楊過「前恭後踞」之後，接著是一招「推窗望月」，突然雙手橫掃，兩根枯柴分左右擊出。

他左邊是五醜，右邊是三醜。這一招「推窗望月」甚是陰毒，三醜功夫較高，忙豎刀擋架，給他枯柴打上刀背，虎口發熱，大刀險些脫手。五醜卻給掃中了腳骨，喀喇一聲，腳骨雖不折斷，卻已痛得站不起身。甚餘四醜大怒，四柄單刀呼呼呼呼的劈來。楊過身法靈便，東西閃避，四醜一時奈何不了他。鬥了一陣，五醜一蹺一拐加入戰團，惱怒異常，出手猶似拚命。

楊過輕功遠在五人之上，若要逃走，原亦不難，但他掛念著洪七公，只怕一步遠離，五人就下毒手。但敵不過五人聯手，頃刻間便連遇險招，當即俯身抱起洪七公，右手舞動枯柴奪路而行，發足奔出十餘丈。川邊五醜隨後趕來。

楊過只覺手中的洪七公身子冰冷，不禁暗暗著慌，心想他睡得再沉，也決無不醒之理，莫非真的死了？叫道：「老前輩，老前輩！」洪七公毫不動彈，宛似死屍無異，只不過並非僵硬。楊過伸手去摸他心口，似乎一顆心尚微微跳動，鼻息卻已全無。

這稍一停留，大醜已然追到，他見楊過武功了得，心存忌憚，不敢單獨逼近，待得等齊二醜、四醜，楊過又已奔出十餘丈外。川邊五醜見他攀上峰頂，那山峰只此一條通路，心想你難道飛上天去？倒也並不著急，一步步的追上。

山道越行越險，楊過轉過一處彎角，見前面山道狹窄之極，一人通行也不大容易，窄道之旁便是萬丈深淵，雲繚霧繞，不見其底，心想：「我就在這裏擋住他們。」加快腳步衝過窄道，將洪七公放在一塊大岩石畔，立即轉身，大醜已奔到窄道路口。楊過直衝過去，喝道：「醜八怪，你敢來嗎？」

那大醜真怕給他一撞之下，一齊掉下深谷，急忙後退。楊過站在路口，是時朝陽初昇，大雪已止，放眼但見瓊瑤遍山，水晶匝地，陽光映照白雪，瑰美無倫。

楊過將人皮面具往臉上一罩，喝道：「你醜還是我醜？」川邊五醜的相貌固然難看，可也不是怪異絕倫，那一個「醜」字，倒是指他們的行逕而言。這時見楊過雙手往臉上一抹，突然變了一副容貌，臉皮臘黃，神情木然，竟如墳墓中鑽出來的僵屍一般，五醜面面相覷，無不駭然。

楊過慢慢退到窄道的最狹隘處，使個「魁星踢斗勢」，左足立地，右足朝天踢起，身子在曉風中輕輕晃動。瞬時之間，只覺英雄之氣充塞胸臆：「敵人縱有千軍萬馬衝來，我便也這般一夫當關。」

五醜心中嘀咕：「丐幫中那裏鑽出來這樣個古怪少年？」見地勢奇險，不敢衝向窄道，聚首相議：「咱們守在這裏，輪流下山取食，不出兩日，定教他餓得筋疲力盡。」四人一字排在隘口，由二醜下山去搬取食物。

雙方便如此僵持下來，楊過不敢過去，四醜也不敢過來。

# 第十一回 風塵困頓

到第二日上，楊過仍穩守峽口。二醜取來食物，五人張口大嚼，食得嗒嗒有聲。楊過飢火中燒，回首看洪七公時，他與一日之前的姿勢絲毫無變，心想：「他如真睡著，睡夢中翻個身也是有的，如此一動不動，只怕確然死了。再挨一日，我餓得力弱，更加難以抵敵，不如立即衝出，還能逃生。」緩緩站起，又想：「他說過要睡三日，吩咐我守著照料，我已親口答應過了，好漢子言出如山，怎可就此捨他而去？」強忍飢餓，閉目養神。

到第三日上，洪七公仍與兩日前一般僵臥不動，楊過越看越疑心，暗想：「他明明已死，我偏守著不走，也太傻了罷？再餓得半日，也不用這五個醜傢伙動手，我自己就餓死了。」抓起山石上雪塊，吞了幾團，肚中空虛之感稍見緩和，心想：「我對父母不能盡孝，姑姑又惱了我，我沒兄弟姊妹，連好朋友也無一個，『義氣』二字，休要提起。這個『信』字，好歹要守它一守。」又想：「郭伯母當年和我講書，說道古時尾生與女子相約，候於橋下，女子未至而洪水大漲，尾生不肯失約，抱橋柱而死，自後此人名揚百世。我楊過遭受世人輕賤，若不守此約，更加不齒於人，縱然由此而死，也要守足三日。」

一夜一日眨眼即過，第四日一早，楊過走到洪七公身前，探他呼吸，仍氣息全無，不禁心中難過，嘆了一口氣，向他作了一揖，說道：「洪老前輩，我已守了三日之約，可惜前輩不幸身故。弟子無力守護你的遺體，只好將你拋入深谷，免受奸人毀辱。」當下抱起他的身子，走向窄道。

五醜只道他難忍飢餓，要想逃走，齊聲吆喝，飛奔過來。楊過大喝一聲，將洪七公往身後地下一放，喝道：「我跟你們拚了！」對著大醜疾衝過去。

楊過只奔出兩步，突然間頭頂一陣勁風過去，一個人從他頭頂竄過，站在他與五醜之間，笑道：「這一覺睡得好痛快！」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

這一下楊過大喜過望，五醜驚駭失色。原來洪七公初時是在雪中真睡，待得被五醜在身上踏了一腳，自然醒了。他存心試探，瞧這少年能否守得三日之約，每當楊過來探他鼻息，便閉氣裝死；見他忍飢捱餓，信守三日不去，覺這少年有俠義之風，頗為嘉許，直到此刻，才神威凜凜的站在山道隘口。他左手劃個半圓，右手一掌推出，正是生平得意之作「降龍十八掌」中的「亢龍有悔」。大醜不及逃避，明知這一招不能硬接，卻也只得雙掌一併，奮力抵擋。

洪七公掌力收發自如，當下只使了一成力，大醜已感雙臂發麻，胸口疼痛。二醜見他勢危，生怕為洪七公掌力震入深谷，忙伸雙手推他背心，洪七公掌力加強，二醜向後一仰，險些摔倒。四醜站在其後，伸臂相扶。洪七公的掌力跟著傳將過來，接著四醜傳三醜，三醜又傳到最後的五醜身上。這五人逃無可逃，避無可避，轉瞬之間，就要給洪七公運單掌之力，一舉擊斃。

洪七公笑道：「你們五個傢伙作惡多端，今日給老叫化一掌震死，想來死也瞑目。」五人紮定馬步，鼓氣怒目，合力與他單掌相抗，只覺壓力越來越重，胸口煩惡，漸漸每喘一口氣都感艱難。

洪七公突然「咦」的一聲，顯得頗為詫異，將掌力收回了八成，說道：「你們的內功很有些兒門道，你們的師父是誰？」

大醜雙掌仍和他相抵，氣喘吁吁的道：「我們……是……是達爾巴師父……的……的門下。」洪七公搖頭道：「達爾巴？沒聽見過。嗯，你們內力能互相傳接，這門功夫很了不起哪。」楊過心想：「能得洪老前輩說一句『很了不起』，那是當真了不起了。可是我看這五個傢伙也平平無奇，沒一個打得過我。」

只聽洪七公又問：「你們是甚麼門派的？」大醜道：「我們的師父，是……是密教聖聖……聖僧……金輪國師門下二……二弟子……」洪七公又搖搖頭，說道：「密教聖僧、金輪國師？沒聽見過。青海有個和尚，叫甚麼靈智上人，倒見過的，他武功強過你們，但所學的不是上乘功夫。你們學的功夫很好，嗯，大有道理。你去叫你們祖師爺來，跟我比劃比劃。」

大醜道：「我們祖師爺是聖僧……活菩薩，蒙古第一國師，神通廣大、天下無敵，怎……怎能……」二醜聽得洪七公語氣中有饒他們性命之意，但大醜這般說，正是自斷活路，忙道：「是，是。我們去請祖師爺來，跟洪老前輩切磋……切……切……也只有我們祖師爺，才能跟洪老前輩動手。我們小輩……跟你提……提……酒……酒葫蘆兒……也……也……不……」

就在這當口，只聽鐸、鐸、鐸幾聲響處，山角後轉出來一人，身子顛倒，雙手各持石塊，撐地而行，正是西毒歐陽鋒。楊過喜極，大叫三聲：「爸爸！」歐陽鋒恍若未聞，躍到五醜背後，伸出右足在他背心上一撐，一股大力通過五人身子一路傳將過去。

洪七公見歐陽鋒斗然出現，也大吃一驚，聽楊過叫他「爸爸」，心想原來這小子是他兒子，難怪功夫了得，不過這小子守信重義，人品遠勝西毒，那是「父不及子」了，只覺手上一沉，對方力道湧來，忙加勁反擊。

自華山二次論劍之後，十餘年來洪七公與歐陽鋒從未會面。歐陽鋒神智雖然胡塗，但逆練《九陰真經》，武功愈練愈怪，愈怪愈強。歐陽鋒在終南山得楊過提醒，說自己名叫「歐陽鋒」，但到底是否歐陽鋒，還是弄不清楚，只覺「歐陽鋒」是個熟悉之人，口中不斷喃喃自語，始終不能將這名字和自己聯了起來。這日到了華陰，華山是自己兩次論劍之地，山道峰徑，依稀熟識，這日又摸了上來。

洪七公曾聽郭靖、黃蓉背誦真經中的一小部份，與自己原來武功一加印證，也大有進境，畢竟正勝於逆，雖所知不多，卻也不輸於西毒。兩人數十年前武功難分軒輊，此後各有際遇，今日第三度在華山相逢，一拚功力，竟仍不分上下。就可憐川邊五醜夾在當世兩大高手之間，作了試招的墊子、練拳的沙包，身上冷一陣、熱一陣，呼吸緊一陣、緩一陣，周身骨骼格格作響，比經受任何酷刑更慘上百倍。

歐陽鋒忽問：「這五個傢伙學的內功很好。是甚麼門派？」楊過心想：「連我義父也說他們學的內功很好，這五醜果非尋常之輩。」只聽洪七公道：「他們說是甚麼密教聖僧金輪國師的徒孫。」歐陽鋒道：「這個金輪國師跟你相比，誰厲害些？」洪七公道：「不知道，或許差不多罷。」歐陽鋒道：「比我呢？」洪七公道：「比你厲害一點兒。」歐陽鋒一怔，叫道：「不信！」

兩人說話之際，手足仍繼續較勁。洪七公連發幾次不同掌力，均被歐陽鋒在彼端以足力化解，接著他足上加勁，卻也難使洪七公退讓半寸。二人一番交手，各自佩服，同時哈哈大笑，向後躍開。

川邊五醜身上的壓力驟失，不由得搖搖晃晃，就如喝醉了酒一般。五人給這兩大高手的內力前後來回交逼，五臟六腑均受重傷，筋酥骨軟，已成廢人，便七八歲的小兒也敵不過了。洪七公喝道：「五名奸賊，總算你們大限未到，反正今後再也不能害人，快給我滾罷。記得回去跟你們祖師爺金輪國師說，叫他快到中原來，跟我較量較量。」歐陽鋒道：「跟我也較量較量。」川邊五醜連聲答應，腳步蹣跚，相扶相將的狼狽下峰。

※※※

歐陽鋒翻身正立，斜眼望著洪七公，依稀相識，喝道：「喂，你武功很好啊，你叫甚麼名字？」洪七公一聽，又見他臉上神色迷茫，知他十餘年前發瘋之後，始終未曾全愈，說道：「我叫歐陽鋒，你叫甚麼？」歐陽鋒心頭一震，記得楊過曾對他說過，「歐陽鋒」是自己的名字，搖頭道：「不對，我才叫歐陽鋒。」洪七公哈哈笑道：「不對！你名叫臭蛤蟆。」「蛤蟆」兩字，歐陽鋒十分熟悉的，聽來有些相似，但細想卻又不是。

他與洪七公是數十年的死仇，憎惡之意深印於腦，此時雖不明所以，但自然而然的見到他就生氣。洪七公見他呆呆站立，目中忽露兇光，暗自戒備，果然聽他大吼一聲，惡狠狠的撲將上來，不敢怠慢，出手就是降龍十八掌的掌法。兩人襟帶朔風，足踏寒冰，在這寬僅尺許的窄道上各逞平生絕技，傾力以搏。一邊是萬丈深淵，只要稍有差失，便遭粉身碎骨之禍，比之平地相鬥，倍增兇險。二人此時年歲增長，精力雖已衰退，武學上的修為卻俱臻爐火純青之境，招數精奧，深得醇厚穩實妙詣，只拆得十餘招，兩人不由得都心下欽佩。歐陽鋒叫道：「老傢伙厲害得很啊。」洪七公笑道：「臭蛤蟆也了不起。」

楊過見地勢險惡，生怕歐陽鋒掉下山谷，但有時見洪七公遇窘，不知不覺竟也盼他轉危為安。歐陽鋒是他義父，情誼自深，然洪七公慷慨豪邁，這隨身以俱的大俠風度，令他一見便為之心折。他在飢寒交迫之中，干冒大險為洪七公苦熬三日三夜，三晝夜中兩人雖不交一言片語，在楊過心中，卻便如已與他共歷了千百次生死患難一般。

拆了數十招後，楊過見二人每每於極兇險時化險為夷，便不再掛慮雙方安危，只潛心細看武功。他於《九陰真經》所知者只零碎片斷，但時見二人所使招數與真經要義暗合，有時義父所使，卻偏又截然相反，不由得驚詫，心想：「真經中平平常常一句話，原來有這許多推衍變化。」

堪堪拆到千餘招，二人武功未盡，但年歲大了，都感氣喘心跳，手腳不免遲緩。楊過叫道：「兩位打了半日，想必肚子餓了，大家來飽吃一頓再比如何？」洪七公聽到一個「吃」字，立即退後，連叫：「妙極，妙極！」楊過早見五醜用竹籃攜來大批冷食，放在一旁，奔去提了過來，打開籃蓋，但見凍雞凍肉、白酒冷飯，一應俱全。洪七公大喜，搶過一隻凍雞，忙不迭的大口咬落，吃得格格直響。

楊過拿了一塊凍肉遞給歐陽鋒，柔聲道：「爸爸，這些日子你在那兒？」歐陽鋒瞪著眼睛道：「我在找你。」楊過胸口一酸，心想：「世上畢竟也有如此真心愛我之人。」拉著他手臂，說道：「爸爸，你就是歐陽鋒。這位洪老前輩洪七公是好人，你別跟他打架了。」歐陽鋒指著洪七公，大聲道：「他是洪七公，我是歐陽鋒。」望望洪七公，望望楊過，雙眼發直，竭力回憶思索。

楊過服侍歐陽鋒吃了些食物，站起身來，向洪七公道：「洪老前輩，他是我的義父。你憐他身患重病，神智胡塗，別跟他為難了罷。」

洪七公聽他這麼說，連連點頭，道：「好小子，原來他是你義父。」

那知歐陽鋒突然躍起，叫道：「老叫化，咱們拳腳比不出勝敗，再比兵器。」洪七公聽他叫自己「老叫化」，微微一笑，搖頭道：「不比啦，算你勝就是。」歐陽鋒道：「甚麼算不算的？我非殺了你不可。」回手折了根樹枝，拉去枝葉，成為一條棍棒，向洪七公兜頭擊落。他的蛇杖當年縱橫天下，厲害無比，現下杖頭雖然無蛇，但這一杖擊將下來，杖頭未至，烈風已將楊過逼得難以喘氣。楊過忙躍開躲避，看洪七公時，只見他拾起地下一根樹枝，當作短棒，二人又已鬥在一起。洪七公的打狗棒法世間無雙，但輕易不肯施展，除此之外尚有不少精妙棒法，此時便逐一使將出來。

這場拚鬥，與適才比拚拳腳又另是一番光景，但見杖去靈蛇盤舞，棒來神龍夭矯，或似長虹經天，或若流星追月，只把楊過瞧得驚心動魄，如醉如痴。

二人杖去棒來，直鬥到傍晚，兀自難分勝敗。楊過見地勢險惡，滿山冰雪甚為滑溜，二人年歲不輕，再鬥下去或有失閃，大聲呼喝，勸二人罷鬥。但洪七公與歐陽鋒鬥得興起，那肯停手？楊過見洪七公吃食時的饞相，心想若以美味引動，或可收效，於是在山野間挖了好些山藥、木薯，生火烤得噴香。

洪七公聞到香氣，叫道：「臭蛤蟆，不跟你打啦，咱們吃東西要緊。」奔到楊過身旁，抓起兩枚山藥便吃，雖然燙得滿嘴生疼，還是含糊著連聲稱讚。歐陽鋒跟著趕到，舉木杖往他頭頂劈下。洪七公卻不避讓，拾起一枚山藥往他拋去，叫道：「吃罷！」歐陽鋒一呆，順手接過便吃，渾忘了適才的惡鬥。

當晚三人就在巖洞中睡覺。楊過想幫義父回復記憶，向他提及種種舊事。歐陽鋒總呆呆不答，有時伸拳用力敲打自己腦袋，竭力思索，但茫無頭緒，十分苦惱。楊過生怕他反更瘋了，勸他安睡，自己卻翻來覆去的睡不著，思索二人的拳法掌法，越想越興奮，忍不住起身悄悄比擬，但覺奧妙無窮，練了半夜，倦極才睡。

次晨一早，楊過尚未睡醒，忽聽得洞外呼呼風響，夾著吆喝縱躍之聲，急忙奔出，只見洪七公與歐陽鋒又已鬥得難分難解。他嘆了口氣，心想：「這兩位老人家返老還童，這種架又有甚麼好打？」只得坐在一旁觀看，但見洪七公每一招每一式都條理分明，歐陽鋒的招數卻匪夷所思、難以捉摸，每每洪七公已佔得上風，但歐陽鋒倏使怪招，重又拉成平手。但歐陽鋒要操勝券，卻也決計不能。

二人日鬥晚睡，接連鬥了四日，均已神困力倦，幾欲虛脫，但始終不肯容讓半招。

楊過尋思：「明天說甚麼也不能讓他們再打了。」這晚待歐陽鋒睡著了，悄聲向洪七公道：「老前輩請借洞外一步說話。」洪七公跟著他出外。離洞十餘丈後，楊過突然跪倒，連連磕頭，卻一句話也不說。洪七公一怔之間，登時明白，知他要自己可憐歐陽鋒身上有病，認輸退讓，仰天哈哈一笑，說道：「就這麼著。」倒曳木棒，往山下便走。

只走出數丈，突聞衣襟帶風，歐陽鋒從洞中竄出，揮杖橫掃，怒喝：「老傢伙，想逃麼？」洪七公讓了三招，欲待奪路而走，卻給他杖風四方八面攔住了，脫身不得。高手比武差不得半分，洪七公存了個相讓之心，攻勢不緊，登時落在下風，狼狽不堪，數次險些命喪於他杖下，眼見他挺杖疾進，擊向自己小腹，知他這一杖尚有厲害後著，避讓不得，當即橫棒擋格，忽覺他杖上傳來一股凌厲之極的內力，不禁一驚：「你要和我比拚內力？」心念甫動，敵人內力已逼將過來，除了以內力招架，更無他策，當下急運功勁抗禦。

以二人如此修為，比拚內力，即到無可容讓之境。二人以前數次比拚，都因忌憚對方了得，自己並無勝算，不敢輕易行此險著。那知歐陽鋒渾渾噩噩，數日比武不勝，突運內力相攻。

十餘年前洪七公固痛恨西毒作惡，此時年紀老了，火性已減，既見他瘋瘋顛顛，楊過又一再求情，實已無殺他之意，氣運丹田，只守不攻，靜待他內力衰竭。那知對方內力猶如長江浪濤，源源不絕的湧來，一浪既過，次浪又即撲來，非但無絲毫消減之象，反越來越猛。洪七公自信內力深厚，數十年來續有精進，就算勝不了西毒，若全力守禦，當可立於不敗之地，豈知拚了幾次，歐陽鋒的內力竟越來越強。洪七公想起與他隔著川邊五醜比力之際，他足上連運三次勁，竟一次大似一次，此刻回想，似乎當時他第一次進攻的力道未消，第二次攻力又至；二次勁力猶存，第三次跟著上來。倘若只持守勢，由得他連連摧逼，力上加力，不斷積儲，終究難以抵擋，只有乘隙回衝，令他非回力自守不可，來勢方不能累積加強，心念動處，立即運勁反擊，二人全身都是一震。

楊過見二人比拚內力，大為擔憂，他若出手襲擊洪七公後心，自可相助義父得勝，然見洪七公白髮滿頭，神威凜然中兼有慈祥親厚，剛正俠烈中伴以隨和灑脫，不自禁的為之傾倒，何況他已應己求懇而甘願退讓，又怎忍出手加害？

二人又僵持一會，歐陽鋒頭頂透出縷縷的白氣，漸漸濃密，就如蒸籠一般。洪七公全力抵禦，已無法顧到是否要傷對方性命，若得自保，已屬萬幸。

從清晨直拚到辰時，又從辰時拚到中午，洪七公漸感內力消竭，但對方的勁力仍似狂濤怒潮般湧來，暗叫：「老毒物原來越瘋越厲害，老叫化今日性命休矣。」料得此番拚鬥定然要輪，苦在無法退避，只得竭力撐持，卻不知歐陽鋒也已氣衰力竭，支撐維艱。

又拚了兩個時辰，已至申刻。楊過眼見二人臉色大變，心想再拚得一時三刻，非同歸於盡不可，若是上前拆解，自己功力與他們相差太遠，多半分解不開，反而賠上自己一條性命，遲疑良久，眼見歐陽鋒臉色灰白，神氣愁苦，洪七公呼呼喘氣，呼吸艱難，心道：「縱冒大險，也得救他們性命。」折了根樹幹，走到二人之間盤膝坐下，運功護住全身，一咬牙，伸樹幹往二人杖棒之間挑去。

豈知這一挑居然毫不費力，二人的內力從樹幹上傳來，被他運內力一擋，立即卸去。原來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北丐西毒雖俱是當世之雄，但互耗多日，均已精力垂盡，二人給他內力反激，同時委頓在地，出氣多而進氣少，難以動彈。楊過驚叫：「爸爸，洪老前輩，你們沒事麼？」二人呼吸艱難，均不回答。

楊過要扶他們進山洞去休息，洪七公輕輕搖頭。楊過才知二人受傷極重，移動不得，當晚就睡在二人之間，只怕他們半夜裏又起來廝拚。其實二人欲運內功療傷亦不可得，又怎能互鬥？次晨楊過見二人氣息奄奄，比昨日更加委頓，心中驚慌，挖掘山藥烤了，服侍二人吃下。直到第三日上，二人才略見回復生氣。楊過將他們扶進山洞，分臥兩側，自己在中間隔開。

次日兩人起身，相對而坐，歐陽鋒道：「你我內力不分上下，不能再比了。但說到武術招數，你終究不如我。」洪七公搖頭道：「未必，未必，倘若我使出丐幫鎮幫之寶的打狗棒法來，就算棒上沒半分內力，你也拆解不了。咱們不決生死，只拆招數，誰輸誰贏都不打緊。」歐陽鋒道：「好，不使內力，只拆招數！」

洪七公靈機一動，向楊過招招手，叫他俯耳過來，說道：「我是丐幫的前任幫主，你知道麼？」楊過點點頭，他在全真教重陽宮中曾聽師兄們談論當世人物，都說丐幫前任幫主九指神丐洪七公武功蓋世，肝膽照人，乃是大大的英雄好漢。洪七公道：「現下我有一套武功傳你。這武功向來只傳本幫幫主，不傳旁人，但我此刻全身無力，使動不得，我要你演給你義父瞧瞧。」

楊過道：「老前輩這武功既不傳外人，晚輩以不學為是。我義父神智未復，老前輩不用跟他一般見識。」洪七公搖頭道：「你雖學了架式，不知運勁訣竅，臨敵之際全然無用。我又不是要你去打你義父，只消擺幾個姿式，他一看就明白了。因此也不能說是傳你功夫。」楊過心想：「這套武功既是丐幫鎮幫之寶，我義父未必抵擋得了，我又何必幫你贏我義父？」只是推托，說不敢學他丐幫秘傳。

洪七公窺破了他的心意，高聲道：「臭蛤蟆，你義兒知道你敵不過我的打狗棒法，不肯擺式子給你瞧。」歐陽鋒大怒，叫道：「孩兒，我還有好些神奇武功未曾使用，怕他怎地？快擺出來我瞧。」兩人一股勁兒的相逼，楊過無奈，只得走到洪七公身旁。

洪七公叫他取過樹枝，將打狗棒法中一招「棒打雙犬」細細說給了他聽。楊過一學即會，當即照式演出。

歐陽鋒見棒招神奇，一時難以化解，想了良久，將一式杖法說給楊過聽了。楊過依言演出。洪七公微微一笑，讚了聲：「好！」又說了一招棒法。

兩人如此大費唇舌的比武，比到傍晚，也不過拆了十來招，楊過卻已累得滿身大汗。次晨又比，直過了三天，三十六路棒法方始說完。棒法雖只三十六路，其中精微變化卻奧妙無窮，越到後來，歐陽鋒思索的時刻越長，但他所回擊的招數，可也盡是攻守兼備、威力凌厲的佳作，洪七公看了也不禁嘆服。

到這日傍晚，洪七公將第三十六路棒法「天下無狗」的第六變說了，這是打狗棒法最後一招最後一變的絕招，這一招使將出來，四面八方是棒，勁力所至，便有幾十條惡犬也一齊打死了，所謂「天下無狗」便是此義，棒法之精妙，已臻武學絕詣。歐陽鋒自是難有對策。當晚他翻來覆去，折騰了一夜。

次晨楊過尚未起身，忽聽得歐陽鋒大叫：「有了，有了。孩兒，你便以這杖法破他。」叫聲又興奮，又緊迫。楊過聽他呼聲有異，向他瞧去，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歐陽鋒雖已年老，但因內功精湛，鬚髮也只略現灰白，這晚用心過度，一夜之間竟然鬚眉盡白，似乎忽然老了十多歲。楊過心中難過，欲待開言求洪七公休要再比，歐陽鋒卻一迭連聲的相催，只得聽他指撥。這一招十分繁複，歐陽鋒反覆解說，楊過方行領悟，於是依式演了出來。

洪七公一見，臉色大變，隨即大聲叫好。歐陽鋒道：「我想了這麼久，方能還招，終究是打狗棒法了得！」突然咯的一聲大叫，奮力出掌。洪七公還掌相迎，又進入比拚內力之境。

洪七公出力發勁，忽覺發出的巨大勁力竟有逆轉之勢，竟來反擊自身，大驚之下，只覺歐陽鋒的勁力並不乘勢追擊，反而也慢慢逆轉，竟去反擊自身。兩人不約而同的叫道：「咦！奇哉怪也！臭蛤蟆，你搗甚麼鬼？」「老叫化，怎麼你自己打自己，不用客氣罷！」洪七公隨即明白，他二人所使的九陰真經內功，雖有正練、逆練之分，但均依於《易經》的至理：「物極必反」。老陰升至盡頭即轉而為少陽，老陽升至頂便轉為少陰。他二人將真經功夫發揮得淋漓盡致，洪七公正練功夫漸轉為逆，而歐陽鋒逆練的功夫到後來漸轉為正。兩人再催幾次勁力，兩股內力合而為一，水乳交融，不再敵對互攻，而是融和貫通，相互慰撫，便如一幅太極圖相似，陰陽二極互環互抱，圓轉如意。兩人只感全身舒暢，先是身上寒冷徹骨，但對方內力傳來，如沐春日陽光，又如浸身於溫暖的熱水之中，自內息各脈以至四肢百骸，盡皆舒服之極。頃刻全身炙熱，如置身烤爐之中，炎熱難忍，對方內力湧來，登時全身清涼，熾熱全消。

兩人哈哈大笑，都道：「好，好，好！不用比拚了。」

洪七公一躍而起，大叫：「老毒物，歐陽鋒！咱倆殊途同歸，最後變成『哥倆好』啦！」說著撲上前去，緊緊抱住了歐陽鋒。楊過大驚，只道他要傷害義父，忙拉他背心，可是他抱得甚緊，竟拉之不動。

歐陽鋒已然神衰力竭，突然間迴光反照，心中斗然如一片明鏡，數十年來往事歷歷，盡數如在目前，也即哈哈大笑。

兩個白髮老頭抱在一起，縱聲大笑。笑了一會，聲音越來越低，突然間笑聲頓歇，兩人一動也不動了。

楊過大驚，連叫：「爸爸，老前輩！」竟無一人答應。他伸手去拉洪七公的手臂，一拉而倒，竟已死去。楊過驚駭不已，俯身看歐陽鋒時，竟也已沒了氣息。二人笑聲雖歇，臉上卻猶帶笑容，山谷間兀自隱隱傳來二人大笑的回聲。

北丐西毒數十年來反覆惡鬥，互不相下，豈知竟同時在華山絕頂逝世。兩人畢生怨憤糾結，臨死之際卻相抱大笑。數十年的深仇大恨，一笑而罷！

楊過霎時間又驚又悲，沒了主意，心想洪七公曾假死三日三夜，莫非二老又是假死？但瞧這情形卻實不像，心想：「或許他們死了一會，又會復活。兩位老人家武功這樣高，身子骨也未衰朽，不會就死的。或許他們又在比賽，瞧誰假死得久些。」

他在兩人屍身旁直守了七日七夜，每過一日，指望便少了一分，但見兩屍臉上變色，出現黑斑，才知當真死去，當下大哭一場，在洞側並排挖了兩個坑，將兩位武林奇人葬了。洪七公的酒葫蘆，以及兩人用以比武的棍棒也都一起埋入。見二老當日惡鬥時在雪中踏出的足印都已結成了堅冰，足印猶在，軀體卻已沒入黃土。楊過踏在足印之中，回思當日情景，不禁又傷心。又想如二老這般驚世駭俗的武功，到頭來卻要我這不齒於人的小子掩埋，甚麼榮名，甚麼威風，也不過是大夢一場罷了。

他欽服二老武功神妙，葬罷二老後，回思二人諸般奇招神功，一招招的試演習練，在巖洞中又多耽了二十餘天，直把二人的高明武功盡數記在心中，試招無誤，但二老的高明內功卻無法照學，也只得罷了。在二老墓前恭恭敬敬的磕了八個頭，這才離去，心想：「義父雖然了得，終究是遜於洪老前輩一籌。那打狗棒法的最後一招『天下無狗』精妙無比，義父必得苦思一夜方能拆解，雖然義父的解法也極精妙，但若當真對敵，那容他有細細凝思琢磨的餘裕？當場便即輸了。」嘆息了一陣，覓路往山下而去。

下山後仍信步而行，心想大地茫茫，就只我孤身一人，任得我四海飄零，待得壽數盡了，隨處躺下也就死了。上山時自傷遭人輕賤，滿腔怒憤。下山時卻覺世事只如浮雲，別人看重也好，輕視也好，於我又有甚麼相干。小小年紀，竟然憤世嫉俗、玩世不恭起來。連對小龍女的刻骨相思，竟似也淡了幾分。

※※※

不一日來到豫南一處荒野之地，放眼望去，盡是枯樹敗草，朔風肅殺，吹得長草起伏不定，突然間西邊蹄聲隱隱，煙霧揚起，過不多時，數十匹野馬狂奔而東，在里許之外掠過。眼見眾野馬縱馳荒原，自由自在，楊過不自禁的也感心曠神怡，極目平野，奔馬遠去，只覺天地正寬，無拘無礙，正得意間，忽聽身後有馬發聲悲嘶。

轉過身來，只見一匹黃毛瘦馬拖著一車山柴，沿大路緩緩走來，想是那馬眼見同類有馳騁山野之樂，自己卻勞神苦役，致發悲鳴。那馬只瘦得胸口肋骨高高凸起，四條長腿肌肉盡消，宛似枯柴，毛皮零零落落，生滿了癩子，滿身泥污雜著無數血漬斑斑的鞭傷。一個莽漢坐在車上，嫌那馬走得慢，不住手的揮鞭抽打。

楊過受人欺侮多了，見這瘦馬如此苦楚，這一鞭鞭猶如打在自己身上一般，胸口一酸，淚水幾乎欲奪目而出，雙手叉腰，站在路中，怒喝：「兀那漢子，你鞭打這馬幹麼？」那莽漢見一個衣衫襤褸、化子模樣的少年攔路，舉起馬鞭喝道：「快讓路，不要小命了麼？」說著鞭子揮落，又重重打在馬背上。楊過大怒，叫道：「你再打馬，我殺了你。」那莽漢哈哈大笑，揮鞭往楊過頭上抽來。

楊過來手奪過，倒轉馬鞭，吧的一聲，揮鞭在空中打了個圈子，捲住了莽漢頭頸，一把拉下馬來，夾頭夾臉的抽打了他一頓。

那瘦馬模樣雖醜，卻似甚有靈性，見莽漢遭打，縱聲歡嘶，伸頭過來在楊過腿上挨挨擦擦，甚是親熱。楊過拉斷了牠拉車的挽索，拍拍馬背，指著遠處馬群奔過後所留下的煙塵，說道：「你自己去罷，再也沒人欺侮你了。」

那馬前足人立，長嘶一聲，向前直奔。但這馬身子虛弱，又挨餓久了，突然疾馳，便即脫力，只奔出十餘丈，前腿一軟，跪倒在地。楊過見著不忍，跑過去托住馬腹，喝一聲：「起！」將馬托了起來。那莽漢見他如此神力，只嚇得連大車山柴也不敢要了，爬起身來，撒腿就跑，直奔到半里之外，這才大叫：「有強人哪！搶馬哪！搶柴哪！」

楊過覺得好笑，扯了些青草餵那瘦馬。眼見此馬遭逢坎坷，不禁大起同病相憐之心，撫著馬背說：「馬啊，馬啊，以後你隨著我便了。」牽著韁繩慢慢走到市鎮，買些料豆麥子餵馬吃了個飽。第二日見瘦馬精神健旺，這才騎了緩緩而行。

這匹癩馬初時腳步蹣跚，不是失蹄，就是打蹶，那知越走越好，七八日後食料充足、精力充沛，竟步履如飛。楊過說不出的喜歡，加意餵養。

這一日他在一家小酒店中打尖，那癩馬忽然走到桌旁，望著鄰座的一碗酒不住鳴嘶，似欲喝酒。楊過好奇心起，叫酒保取過一大碗酒來，放在桌上，在馬頭上撫摸幾下。那馬一口就將一碗酒喝乾了，揚尾踏足，甚是喜悅。楊過覺得有趣，又叫取酒，那馬一連喝了十餘碗，興猶未盡。楊過再叫取酒時，酒保見他衣衫破爛，怕他無錢會鈔，卻推說沒酒了。

飯後上馬，癩馬乘著酒意，洒開大步，馳得猶如癲了一般，道旁樹木紛紛倒退，迅捷無比。不過尋常駿馬奔馳時又穩又快，這癩馬快是快了，身軀卻是忽高忽低，顛簸起伏，若非楊過一身極高的輕功，卻也騎牠不得。這馬更有一般怪處，只要見到道上有牲口在前，非發足超越不可，不論牛馬騾驢，總要趕過了頭方肯罷休，如遇快馬，超趕時更如捨命相拚一般，風馳電掣，不勝不休。而牠腳力也真了得，不論如何快馬，牠必能勝過。這一副逞強好勝的脾氣，似因生平受盡欺辱而來。楊過心想這匹千里良駒屈於村夫之手，風塵困頓，鬱鬱半生，此時忽得一展駿足，自是要飛揚奔騰了。

這一副劣脾氣倒與他甚是相投，一人一馬，居然便成了好友一般。他本來情懷鬱悶，途中調馬為樂，究是少年心性，沒幾日便開心起來。自此一路向南，來到淮水之畔。沿路想起調笑陸無雙、戲弄李莫愁師徒之事，在馬上不自禁的好笑。想起小龍女不知身在何處，何日再得和她相會，卻又百轉腸迴，相思纏心。

※※※

這一日行到正午，一路上不斷遇見化子，瞧那些人的模樣，不少都身負武功，心下琢磨：「難道媳婦兒和丐幫的糾葛尚未了結？又莫非丐幫大集人眾，要跟李莫愁一決雌雄？這熱鬧倒是不可不看。」他對丐幫本來無甚好感，但因欽佩洪七公，不自禁的對丐幫有了親近之意，心想這些叫化子只要不是跟陸無雙為難，就告知他們洪七公逝世的訊息。又行一陣，見路上化子越來越多。眾化子見了楊過，都微感詫異，他衣衫打扮和化子無異，但丐幫幫眾若非當真事在緊急，決不騎馬。楊過也不理會，按轡徐行。

行到申牌時分，忽聽空中鵰鳴啾啾，兩頭白鵰飛掠而過，向前撲了下去。只聽得一個化子說道：「黃幫主到啦，今晚九成要聚會。」又一個化子道：「不知郭大俠來是不來？」第一個化子道：「他夫婦倆秤不離鉈，鉈不離秤……」瞥眼見楊過勒定了馬聽他們說話，向他瞪了一眼，便住口不說了。

楊過聽到郭靖與黃蓉的名字，微微一驚，隨即心下冷笑：「從前我在你家吃閒飯，給你們輕賤戲弄，那時我年幼無能，吃了不少苦頭。此刻我以天下為家，還倚靠你們甚麼？」心念一轉：「我不如裝作潦倒不堪，前去投靠，且瞧他們如何待我。」

於是尋了一個僻靜所在，將頭髮扯得稀亂，在左眼上重重打了一拳，面頰上抓了幾把，左眼登時青腫，臉上多了幾條血痕。他本就衣衫不整，這時更把衣褲再撕得七零八落，在泥塵中打了幾個滾，配上這匹滿身癩瘡的醜馬，果然是一副窮途末路、奄奄欲斃的模樣。裝扮已畢，一蹺一拐的回到大路，馬也不騎了，隨著眾化子而行。他不牽馬韁，那醜馬自行跟在他身後。丐幫中有人打切口問他是否去參與大宴，楊過不懂切口，瞪目不答，只混在化子群中，忽前忽後的走著。

一行人迤邐而行，天色將暮，來到一座破舊的大廟前。只見兩頭白鵰棲息在廟前一株松樹上。武氏兄弟一個手托盤子，另一個在盤中抓起肉塊，拋上去餵鵰。日前他哥兒倆與郭芙合鬥李莫愁，楊過也曾在旁打量，當時一直凝神瞧著郭芙，對二人不十分在意，此時斜目而觀，但見武敦儒神色剽悍，舉手投足之間精神十足，武修文輕捷靈動，東奔西走，沒一刻安靜。武敦儒身穿紫醬色繭綢袍子，武修文身穿寶藍色山東大綢袍子，腰間都束著繡花錦緞英雄 ，果然是英雄年少，人才出眾。

楊過上前打了一個躬，結結巴巴的道：「兩……兩位武兄請了，別來……別來安好。」這時廟前廟後都聚滿了乞丐，個個鶉衣百結，楊過雖然灰塵撲面，混在眾丐之中也並不顯得刺眼。武敦儒還了一禮，向楊過上下一瞧，卻認他不出，說道：「恕小弟眼拙，尊兄是誰？」楊過道：「賤名不足掛齒，小弟……小弟想見黃幫主。」

武敦儒聽他的聲音有些熟悉，正要查問，忽聽得廟門口一個銀鈴似的聲音叫道：「大武哥哥，我叫你給我買根軟些兒的馬鞭，可買到了沒有？」武敦儒急忙撇下楊過，迎了上去，說道：「早買到了，你試試，可趁不趁手？」說著從懷中掏出一根馬鞭。

楊過轉過頭來，只見一個少女穿著淡綠衫子，從廟裏快步而出，但見她雙眉彎彎，小小的鼻子微微上翹，臉如白玉，顏若朝華，正是郭芙。她服飾打扮也不如何華貴，只項頸中掛了一串明珠，發出淡淡光暈，映得她更是粉裝玉琢一般。楊過只向她瞧了一眼，不由得自慚形穢，便轉過了頭不看。武修文也即搶上，哥兒倆盡力巴結。

武敦儒跟郭芙說了一會話，記起了楊過，轉頭道：「你是來赴英雄宴的罷？」楊過也不知英雄宴是甚麼，順口應了一聲。武敦儒向一名化子招招手，道：「你接待這位朋友，明兒招呼他上大勝關去。」說著自顧和郭芙說話，再也不去理他。

那化子答應了，過來招呼，請教姓名。楊過照實說了。他原是無名之輩，那化子自然沒聽見過他的姓名，也不在意。那化子自稱姓王行十三，是丐幫中的二袋弟子，問道：「楊兄從何處來？」楊過道：「從陝西來。」王十三道：「咦，楊兄是全真派門下的了？」楊過聽到「全真派」三字就頭痛，忙搖頭道：「不是。」王十三道：「楊兄的英雄帖定是帶在身邊了？」楊過一怔，道：「小弟落拓江湖，怎稱得上是甚麼英雄？只是先前跟貴幫黃幫主見過一面，特來求見，想告借些盤纏還鄉。」王十三眉頭一皺，沉吟半晌，道：「黃幫主正在接待天下英雄，只怕沒空見你。」楊過此次原是特意要裝得寒酸，對方愈輕視，他愈得意，於是更加可憐巴巴的求懇。

丐幫幫眾皆出身貧苦，向來扶危解困，決不輕賤窮人。王十三聽他說得哀苦，道：「楊兄弟，你先飽餐一頓，明日咱們去大勝關。我給你回稟長老，轉稟幫主，瞧她老人家怎麼吩咐，好不好？」王十三本來叫他楊兄，現下聽他說不是英雄宴上之人，自己年紀比他大，就改口稱楊兄弟了。楊過連聲稱謝。王十三邀他進廟，捧出飯菜饗客。丐幫此時污衣派得勢，本幫即使逢到喜慶大典，也先要把雞魚牛羊弄得稀爛，好似殘羹賸肴一般才吃，以示決不忘本，但招待客人卻是完整的酒飯。

楊過正吃之間，眼前斗然一亮，只見郭芙笑語盈盈，飄然進殿，武氏兄弟分侍左右。只聽武修文道：「好，咱們今晚夜行，連夜趕到大勝關。我去把你紅馬牽出來。」三人自顧說話，對坐在地下吃飯的楊過眼角也沒瞥上一眼。三人走進後院取了包裹兵刃，出了破廟，但聽得蹄聲雜沓，已上馬去了。楊過的一雙筷子插在飯碗之中，聽著蹄聲隱隱遠去，心中百感交集，也不知是愁是恨？是怒是悲？

次日王十三招呼他一同上道。沿途除了丐幫幫眾，另有不少武林人物，或乘馬，或步行，想來都是赴英雄宴去的。楊過不知那英雄宴、英雄帖是甚麼東西，料想王十三也不肯說，當下假痴假呆，只管扮苦裝傻。

傍晚時分來到大勝關。那大勝關是豫鄂之間的要隘，地佔形勢，市肆卻不繁盛，自此以北便是蒙古兵所佔之地了。王十三引著楊過越過市鎮，又行了七八里地，見前面數百株古槐圍繞著一座大莊院，不少英豪之士都向莊院走去。莊內房屋接著房屋，重重疊疊，一時也瞧不清那許多，看來便接待數千賓客也綽綽有餘。

王十三在丐幫只是個低輩弟子，知幫主此時正有要務忙碌，那敢去稟告借盤纏這等小事？安排了楊過的住處，自和朋友說話去了。

楊過見這莊子氣派甚大，眾莊丁來去待客，川流不息，暗暗納罕，不知主人是誰，何以有這等聲勢？忽聽得砰砰砰放了三聲號銃，鼓樂手奏起樂來。有人說道：「莊主夫婦親自迎客，咱們瞧瞧去，不知是那位英雄到了？」但見知客、莊丁兩行排開。眾人都讓在兩旁。大廳屏風後並肩走出一男一女，都是四十上下年紀，男的身穿錦袍，頦留微鬚，器宇軒昂，頗見威嚴；女的皮膚白皙，斯斯文文的似是個貴婦。眾賓客悄悄議論：「陸莊主和陸夫人親自出去迎接大賓。」

兩人之後又是一對夫婦，楊過眼見之下心中一凜，不禁臉上發熱，那正是郭靖、黃蓉夫婦。數年不見，郭靖氣度更是沉著，黃蓉臉露微笑，渾不減昔日端麗。楊過心想：「原來郭伯母竟這般美貌，小時候我卻不覺得。」郭靖身穿粗布長袍，黃蓉卻是淡紫的綢衫，她是丐幫幫主，只得在衫上不當眼處打上幾個補釘了事。靖蓉身後是郭芙與武氏兄弟。此時大廳上點起無數明晃晃紅燭，燭光照映，但見男的英俊雄偉，女的俏美嬌艷。眾賓客指指點點：「這位是郭大俠，這位是黃幫主郭夫人。」「這個花朵般的閨女是誰？」「是郭大俠夫婦的女兒。」「那兩個少年是他們的兒子？」「不是，是徒兒。」

※※※

楊過不願在人眾之間與郭靖夫婦會面，縮在一個高大漢子身後向外觀看，鼓樂聲中外面進來了四個道人。楊過眼見之下，不由得怒從心起，當先是個白髮白眉的老道，滿臉紫氣，正是全真七子之一的廣寧子郝大通，其後是個灰白頭髮的老道姑，楊過未曾見過。後面並肩而入兩個中年道人，一是趙志敬，一是甄志丙。

陸莊主夫婦齊肩拜了下去，向那老道姑口稱師父，接著郭靖夫婦、郭芙、武氏兄弟等一一上前見禮。楊過聽得人叢中一個老者悄悄向人說道：「這位老道姑是全真教的女劍俠，姓孫名不二。」那人道：「啊，那就是名聞大江南北的清淨散人了。」那老者道：「正是。她是陸夫人的師父。陸莊主的武藝卻非她所傳。」

原來陸莊主雙名冠英，他父親陸乘風是黃蓉之父黃藥師的弟子，因此算起來他比郭靖、黃蓉還低著一輩。陸冠英的夫人程瑤迦是孫不二的弟子。他夫婦倆本居太湖歸雲莊，後來莊子給歐陽鋒一把火燒成白地，陸乘風一怒之下，叫兒子也不要再做太湖群盜的頭腦了，攜家北上，定居在大勝關。陸乘風中年早逝。當年程瑤迦未嫁時遭遇危難，得郭靖、黃蓉及丐幫中人相救，是以對丐幫一直感恩。這時丐幫廣撒英雄帖招集天下英雄，陸冠英夫婦富於家財，便一力承擔，將英雄宴設在陸家莊中。

郭靖等敬禮已畢，陪著郝大通、孫不二走向大廳，要與眾英雄引見。郝大通捋著鬍鬚說道：「馬劉丘王四位師兄接到黃幫主的英雄帖，都說該當奉召，只是馬師兄近來身子不適，劉師兄他們助他運功醫治，難以分身，只有向黃幫主告罪了。」黃蓉道：「好說，好說。幾位前輩太客氣了。」她雖年輕，然是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郝大通等自是對她極為尊重。郭靖與甄志丙的師弟尹志平少年時即相識，與甄志丙也曾會過面。郭靖詢問馬鈺病況，得知是老年人的常病，便即放心。

大廳上筵席開處，人聲鼎沸，燭光映紅，一派熱鬧氣象。甄志丙東張西望，似在人叢中尋覓甚麼人。趙志敬微微冷笑，低聲道：「甄師弟，龍家那位不知會不會賞光？」甄志丙臉上變色，並不答話。郭靖不知他們說的是小龍女，接口道：「那一位姓龍的英雄？是兩位師兄的朋友麼？」趙志敬道：「是甄師弟的好友，貧道是不敢接交的。」

突然之間，甄志丙在人叢中見到楊過，全身一震，如中雷轟電擊，他只道楊過既然在此，小龍女也必到了。趙志敬順著他眼光瞧去，霎時間臉色大變，怒道：「楊過！是楊過！這……這小……也來了！」

郭靖聽到「楊過」兩字，忙轉頭瞧去。他二人別離數年，楊過人已長大，又裝得落魄潦倒，郭靖本來未必相識，聽了趙志敬的呼聲，登時便認出了，又驚又喜，快步搶過去抓住了他手，歡然道：「過兒，你也來啦？我只怕荒廢了你功課，沒邀你來。你師父帶了你來，真再好也沒有了。」楊過反出重陽宮，全真教上下均引為本教之恥，誰也不向外洩漏絲毫，郭靖在桃花島上一直未知。郭靖對他常自掛念，生怕全真教眾道多心，便沒去探望，也沒派人查詢，此刻相會，心下甚喜。

趙志敬此番來參與英雄宴，便是要向郭靖說知此事，不料竟與楊過相遇。他生怕郭靖聽了楊過一面之詞，先入為主，此時聽他如此說，知道二人也是初遇，當下臉色鐵青，抬頭望天，說道：「貧道何德何能，那敢做楊爺的師父？」郭靖大吃一驚，忙問：「趙師兄何出此言？敢是小孩兒不聽教訓麼？」趙志敬見大廳上諸路英雄畢集，提起此事，勢必與楊過爭吵，全真派臉上無光，只嘿嘿冷笑，不再言語。

郭靖端詳楊過，但見他目腫鼻青，臉上絲絲血痕，衣服破爛，泥污滿身，顯是吃了不少苦頭，心中難受，雙臂將他摟在懷裏。楊過一給他抱住，立時全身暗運內功，護住要害。然郭靖乃是對他愛憐，那有絲毫相害之意，伸手給他輕擦臉上泥污，向黃蓉叫道：「蓉兒，你瞧是誰來著？」黃蓉見到楊過，也是一怔。她可沒郭靖這般喜歡，只淡淡的道：「好啊，你也來啦。」

楊過從郭靖懷抱中輕輕掙脫，說道：「我身上髒，莫弄污了你老人家衣服。」這兩句話甚是冷淡，語氣中頗含譏刺。郭靖微感難過，隨即心想：「這孩子沒爹沒娘，瞧來他師父也不疼他。」攜著他手，要他和自己坐在一桌。楊過本來給分派在大廳角落裏的偏席上，跟最不相干之人共座，冷冷的道：「我坐在這兒就是，郭伯伯你去陪貴客罷。」郭靖也覺尊客甚多，不便冷落旁人，於是輕輕拍了拍他肩膀，回到主賓席上敬酒。

三巡酒罷，黃蓉站起來朗聲說道：「明日是英雄大宴的正日。尚有好幾路的英雄好漢此刻尚未到來。今晚請各位放懷暢飲，不醉不休，咱們明日再說正事。」眾英雄轟然稱是。筵席上肉如山積，酒似溪流，群豪或猜枚鬥飲，或說故敘舊。陸冠英在太湖統率群盜時積儲甚富，他生性豪闊，這日陸家莊上也不知放翻了多少頭豬羊、斟乾了多少罈美酒。

酒飯已罷，眾莊丁接待諸路好漢，分房安息。

趙志敬悄聲向郝大通稟告幾句，郝大通點點頭。趙志敬站起身來向郭靖一拱手，說道：「郭大俠，貧道有負重託，實在慚愧得很，今日是負荊請罪來啦。」

郭靖急忙回禮，說道：「趙師兄過謙了。咱們借一步到書房中說話。小孩兒家得罪趙師兄，小弟定當重重責罰，好教趙師兄消氣。」

他這幾句話朗聲而說，楊過和他相隔雖遠，卻也聽得清清楚楚，心下計議早定：「他只要罵我一句，我起身就走，永不再見他面。他如打我，我瞧在他前時對我親厚的份上，我也就不還手。他要打得狠了，最多不過將我殺了，也沒甚麼大不了。姑姑日後知道，也不知會不會為我傷心。」他面臨生死關頭，第一件事便是想到小龍女。心中有了這番打算，便即坦然，已不如初見趙志敬之驚懼，見郭靖向他招手，就過去跟在他身後。

郭芙與武氏兄弟在另一桌喝酒，初時對楊過已不識得，後來經父母相認，才記起原來是兒時在桃花島上的舊伴。各人相隔已久，少年人相貌變化最大，數月不見即有不同，何況一別數年，又何況楊過故意扮成窮困落魄之狀，混在數百人之中，郭芙自然不識了。她見楊過回來，不禁心中怦然而動，回想當年在桃花島上爭鬥吵鬧，不知他是否還記昔時之恨？眼見他這副困頓情狀，與武氏兄弟丰神雋朗的形貌實有天淵之別，不由得隱隱起了憐憫之心，低聲向武敦儒道：「爹爹送他到全真派去學藝，不知學得比咱們如何？」武敦儒還未回答，武修文接口道：「師父武功天下無敵，他怎能跟咱們比？」郭芙點了點頭，道：「他從前根基不好，想來難有甚麼進境，卻怎地又弄成這副狼狽模樣？」武修文道：「那幾個老道跟他直瞪眼，便似要吞了他一般。這小子脾氣劣得緊，定是又闖了甚麼大禍。」

三人悄悄議論了一會，聽得郭靖邀郝大通等到書房說話，又說要重責楊過，郭芙好奇心起，道：「快，咱們搶先到書房埋伏，去聽他們說些甚麼。」武敦儒怕師父責罵，不敢答應。武修文卻連聲叫好，已搶在郭芙頭裏。郭芙右足一頓，微現怒色，向武敦儒道：「你就是不聽我話。」武敦儒見了她這副口角生嗔、眉目含笑的美態，心中怦的一跳，再也違抗不得，當即跟她急步而行。

三人剛在書架後面躲好，郭靖、黃蓉已引著郝大通、孫不二、甄志丙、趙志敬四人走進書房，雙方分賓主坐下。楊過跟著進來，站立一旁。

郭靖道：「過兒，你也坐罷！」楊過搖頭道：「我不坐。」面對著武林中的六位高手，他縱然大膽，到這時也不自禁的惴惴不安。

郭靖向來把楊過當作自己嫡親子姪一般，對全真七子又十分敬重，心想也不必問甚麼是非曲直，定然做小輩的不是，當下板起臉向楊過道：「小孩兒這等大膽，竟敢不敬師父。快向兩位師叔祖、師父、師叔磕頭請罪。」其時君臣、父子、師徒之間的名份要緊之極，所謂君要臣死，不敢不死；父要子亡，不敢不亡；而武林中師徒尊卑之分，亦是不容有半分差池。如此訓斥，實為憐他孤苦，語氣已溫和到了萬分，換作別人，早已「小畜生、小雜種」的亂罵，拳頭板子夾頭夾臉的打下去了。

趙志敬霍地站起，冷笑道：「貧道怎敢妄居楊爺的師尊？郭大俠，你別出言譏刺。我們全真教並沒得罪您郭大俠，何必當面辱人？楊大爺，小道士給您老人家磕頭賠禮，算是我瞎了眼珠，不識得英雄好漢……」

靖蓉夫婦見他神色大變，越說越怒，都詫異之極，心想徒弟犯了過失，師父打罵責罰也是常事，何必如此大失體統？黃蓉料知楊過所犯之事定然重大異常，見郭靖給他一頓發作，做聲不得，於是緩緩說道：「我們給趙師兄添麻煩，當真過意不去。趙師兄卻也不須發怒，這孩子怎生得罪了師父，請坐下細談。」

趙志敬大聲道：「我趙志敬這一點點臭把式，怎敢做人家師父？豈不讓天下好漢笑掉了牙齒？那可不是要我的好看嗎？」

黃蓉秀眉微蹙，心感不滿。她與全真教本沒多大交情，當年全真七子擺天罡北斗陣圍攻她父親黃藥師，丘處機又曾堅欲以穆念慈許配給郭靖，都曾令她大為不快，雖然事過境遷，早已不介於懷，但此時趙志敬在她面前大聲叫嚷，出言挺撞，未免太過無禮。

郝大通和孫不二雖覺難怪趙志敬生氣，然而如此暴躁吵鬧，實非出家人本色。孫不二道：「志敬，好好跟郭大俠和黃幫主說個明白。你這般暴躁，成甚麼樣子？咱們修道人修的是甚麼道？」孫不二雖是女流，但性子嚴峻，眾小輩都對她極為敬畏，她這麼緩緩的說了幾句，趙志敬當即不敢再嚷，連稱：「是，師叔。是。」退回座位。

郭靖道：「過兒，你瞧你師父對長輩多有規矩，你怎不學個榜樣？」趙志敬又待說「我不是他師父」，望了孫不二一眼，便強行忍住。

楊過大聲道：「他不是我師父！」

此言一出，郭靖、黃蓉固然大為吃驚，躲在書架後偷聽的郭芙及武氏兄弟也詫異不已。武林中師徒之份何等嚴明，常言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郭靖自幼由江南七怪撫育成人，又由洪七公傳授武藝，師恩深重，自幼便深信尊師之道實是天經地義，豈知楊過竟敢公然不認師父，說出這般忤逆的話來？他霍地立起，指著楊過，顫聲道：「你……你……你說甚麼？」他拙於言辭，不會罵人，但臉色鐵青，卻已怒到了極點。

黃蓉平素極少見他如此氣惱，低聲勸道：「靖哥哥，這孩子本性不好，犯不著為他生氣。」

楊過本來心感害怕，這時見連本來疼愛自己的郭伯伯也如此疾言厲色，把心橫了，暗想：「除死無大事，就算你們合力打死了我，那又怎樣？」朗聲說道：「我本性原來是不好，可也沒求你們傳授武藝。你們都是武林中大有來頭的人物，何必使詭計損我一個沒爹沒娘的孩子？」他說到「沒爹沒娘」四字，自傷身世，眼圈微微一紅，但隨即咬住下唇，心道：「今日就是死了，我也不流半滴眼淚。」

郭靖怒道：「你郭伯母和你師父……好心……好心傳你武藝，都是瞧著我和你過世爹爹的交情份上，誰又使……又使甚麼詭計了？誰……誰……又來損……損你了？」他本就不會說話，盛怒之下更加結結巴巴。

楊過見他急了，更加慢慢說話：「你郭伯伯待我很好，我永遠不會忘記。」

黃蓉緩緩的道：「郭伯母自然虧待你了。你愛一生記恨，那也由得你。」

楊過到此地步，索性侃侃而言，說道：「郭伯母沒待我好，可也沒虧待我。你說傳授武藝，其實是教我讀書，你傳過我一分半分武功麼？」郭靖聽了，心道：「原來蓉兒沒傳他武功。」只聽楊過續道：「但讀書也是好事，小姪總是多認得了幾個字，聽你講了許多古人之事。我還是要多謝您。可是這幾個老道……」他手指郝大通和趙志敬，恨恨的道：「總有一日，我要報那血海深仇。」

郭靖大驚，忙問：「甚……甚麼？甚麼血海……這……這從那裏說起？」

楊過道：「這姓趙的道人自稱是我師父，不傳我絲毫武藝，那也罷了，他卻叫好多小道士來打我。郭伯伯與郭伯母你們兩位既沒教我武功，全真教又不教，我自然只有挨打的份兒。還有這姓郝的，見到一位婆婆愛憐我，他卻把人家活活打死了。姓郝的臭道士，你說這話是真是假？你把一個赤手空拳的六七十歲婆婆活活打得嘔血身亡，你全真教算是行俠仗義的正經教派，還是行兇作惡、殺害老弱的邪教？郝大通，咱們這就到大廳去，請天下英雄評評這個理，你敢不敢去？你不敢去，便是妖道奸人，你全真教上上下下，便都是無恥惡棍！」想到孫婆婆為己而死，咬牙切齒，撲上去要跟郝大通拚命。

郝大通是全真教高士，道學武功，俱已修到甚高境界，易理精湛，全真教中更無出其右，只因一個失手誤殺了孫婆婆，數年來一直鬱鬱不樂，引為生平恨事。全真七子生平殺人不少，但所殺的盡是奸惡之徒，從來不傷無辜。此時聽楊過當眾直斥，不由得臉如死灰，當日一掌打得孫婆婆狂噴鮮血的情景，又清清楚楚的現在眼前。他身上不帶兵刃，當下伸出左手，從趙志敬腰裏拔出長劍。

眾人只道他要劍刺楊過，郭靖踏上一步，欲待相護，不料他倒轉長劍，劍柄遞向楊過，說道：「不錯，我是殺錯了人。你跟孫婆婆報仇罷，我決不還手就是。」眾人見他如此，無不大為驚訝。郭靖生怕楊過接劍傷人，叫道：「過兒，不得無禮。」

楊過知道在郭靖、黃蓉面前，決計難報此仇，朗聲說道：「你明知郭伯伯定然不許我動手，卻來顯這般大方勁兒。你真要我殺你，幹麼又不在無人之處遞劍給我？郝大通，你這無恥兇徒、妖道惡棍，這場血仇，我遲早要報。你殺了孫婆婆，瞧你全真教是不是恃強行兇、殺害孤寡婦孺的大惡徒？你不如連我也一起殺了滅口。」

郝大通是武林前輩，竟給這少年幾句話刺得無言可對，手中拿著長劍，遞出又不是，縮回又不是，手上運勁一抖，啪的一聲，長劍斷為兩截。他將斷劍往地下一丟，長嘆一聲，說道：「罷了，罷了！」大踏步走出書房。郭靖待要相留，卻見他頭也不回的去了。

郭靖看看楊過，又看看孫不二等人，心想看來這孩子的說話並非虛假，過了半晌，說道：「怎麼全真教的師父們不教你功夫？這幾年你在幹甚麼了？」問這兩句話時，口氣已和緩了許多。

楊過道：「郭伯伯上終南山之時，將重陽宮中數百個道士打得沒還手之力，就算馬劉丘王諸位真人不介意，難道旁人也不記恨麼？他們不能欺你郭伯伯，難道不能在我這小小孩子身上出氣麼？他們恨不得打死我才痛快，又怎肯傳我武功？這幾年來我過的是暗無天日的日子，今日還能活著來見郭伯伯，當真是老天爺有眼了。」他輕輕幾句話，將自己反出全真教的起因盡數推在郭靖身上。所謂「暗無天日」云云，倒也不是說謊，他住在古墓之中，自是不見天日，郭靖聽來，憐惜之心不禁大盛。

趙志敬見郭靖倒有九成信了他的說話，著急起來，說道：「你……你……小雜種胡說八道……你……哼，我們全真教光明磊落……那……那……」楊過怒道：「你罵我小雜種，你這豬狗不如的老雜種！你倒說一句真心話，你有沒有叫你的徒兒們來打我？」

郭靖只道楊過所言是實。黃蓉卻鑑貌辨色，見楊過眼珠滾動，滿臉伶俐機變的神色，心想：「這孩子狡猾得緊，其中定然有詐。」說道：「這樣說來，你一點武功也不會了？你在全真教門下這幾年是白耽的了？」一面問一面慢慢站起，突然間手臂一長，揮掌往他天靈蓋直拍下去。

這一掌手指拍向腦門正中「百會穴」，手掌根拍向額頭入髮際一寸的「上星穴」，這兩大要穴俱是致命之處，只要被重手拍中，立時斃命，無可挽救。郭靖大驚，叫得一聲：「蓉兒！」但黃蓉落手奇快，這一掌是她家傳的「桃華落英掌」，毫無先兆，手動掌至，郭靖待要相救，已自不及。

楊過身子微微向後一仰，要待避開，但黃蓉此時何等功夫，既然出手，那裏還能容他閃避，眼見手掌已拍上他腦門。楊過大驚之下，急忙伸手格架，腦中念頭急轉，右手微微一動，又即垂下。如郭靖這等武功高強而心智遲鈍之人，心中尚未明白，便已出手。楊過卻見事快極，心中立時想到：「郭伯母是試我功夫來著，要是我架了她這一掌，那就是自認撒謊。」但眼見黃蓉這一招實是極厲害的殺手，倘若她並非假意相試，自己不加招架，豈非枉自送了性命？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猛地激起了倔強狠烈、肆意妄為的性兒，心道：「死就死好了！」他此時武功雖未及黃蓉，但要伸手格開她這一掌卻也不難，可是竟甘冒生死大險，垂手不動。

黃蓉這一招果是試他武功，手掌拍到了他頭頂，卻不加勁，只見他臉現驚惶之色，既不伸手招架，更不暗運內功護住要穴，顯是絲毫不會武功的模樣，當下微微一笑，說道：「我不傳你武功，是為了你好。全真派的道爺們想來和我心意相同。」回身入座，向郭靖低聲道：「他確然沒學到全真派武功。」

一言甫出，心中暗叫：「啊喲，不對！險些受了這小鬼之騙。」想起楊過在桃花島之時，曾以蛤蟆功震傷武修文，武功已有了些根基，縱使這幾年沒半點進境，適才自己手掌拍上他腦門，無論如何定會招架，心道：「小子啊小子，你鬼聰明得過了頭，若是慌慌張張的格我一招，或許竟能給你騙過。現下你裝作一竅不通，卻露出破綻來了。」也不說破，心想且瞧你如何搗鬼再作計較。她向趙志敬望望，又向楊過瞧瞧，只是微笑。

趙志敬見黃蓉試了一招，楊過並不還手，只道黃蓉已給他瞞過，那就更加顯得自己理虧，不由得怒火沖天，大聲道：「這小畜生詭計多端，黃幫主你試他不出，我來試試。」走到楊過面前，指著他鼻子道：「小畜生，你當真不會武功麼？你若不接招，道爺手下可不會容情，是死是活，你自己走著瞧罷。」他知楊過的武功實在自己之上，但自己猛下殺手，卻要逼得他非顯露真相不可，如仍然裝假，索性一招送了他性命，最多與郭靖夫婦翻臉，拚著受教主及師父重責便是。當真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心想：「你料定黃幫主不會傷你的性命，這才大著膽子、鬼模鬼樣的裝得好像。在我手下，瞧你敢不敢裝假？」袍袖一揮，便要動手。

郭靖叫道：「且慢！」只怕他傷了楊過性命，便要上前干預。黃蓉一拉他袖子，低聲道：「你別管。」她知趙志敬憤怒異常，出招必定沉重，楊過無法行險以圖僥倖，勢須還手，那時真相便可大白了。郭靖怎知其中有這許多曲折，心下惴惴，但想妻子素來料事決無差失，也就不再說話，只踏上了一步，若當真危險，出手相救也來得及。

趙志敬向孫不二、甄志丙二人說道：「孫師叔、甄師弟，這小畜生假裝不會武功，我是逼得無法，這才試他。倘若他硬挺到底，我一掌擊斃了他，請你們在掌教師伯、丘師伯和我師父面前作個見證。」

楊過反出全真教的原委，孫不二自一清二楚，見他此時憑著狡獪伎倆，擠得趙志敬下不了台，明明顯得全真教理虧，又聽他口口聲聲辱罵全真教，也盼望趙志敬逼他現出本相，冷笑道：「這般毀師叛教逆徒，打殺了便是。」她是有道高人，豈能叫人妄開殺戒？這幾句話的用意實是威嚇楊過，要他不敢繼續裝假作偽。

趙志敬有師叔撐腰，膽子更加大了，提起右足，對準楊過小腹猛踢過去。這招「天山飛渡」剛中有柔，陽勁蘊蓄陰勁，著實厲害。但這一腳勁力雖強，卻並不深奧，乃是全真派武功的入門第一課，出招平淡無奇，只要稍會武功，便能拆解。凡全真教弟子第一天學武，就必先學「天山飛渡」，跟著就學「退馬勢」，那是避讓「天山飛渡」的一著，一攻一守，乃是最簡易的套子。趙志敬使出這一招，是要使郭靖、黃蓉明白：「就算我沒傳他高深武功，難道這入門第一課也不教麼？」

楊過見他飛腿踢來，卻不使那「退馬勢」，叫聲：「啊喲！」左手下垂，擋住了小腹。趙志敬見他竟然大著膽子不閃不讓，這一腳也就不再容情，直踢過去，待得足尖與他小腹相距只餘三寸，燈光下猛見他左手大拇指微微翹起，對準了自己右足內踝的「大豁穴」。

這一腳若是猛力踢去，足尖尚未及到對方身體，自己先已被點中穴道，這一來不是對方伸手點穴，卻是自己將穴道湊到他指尖上去給他點了。他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危急中立即變招，硬生生轉過出腳方向，右足從楊過身旁擦過，總算避開了這一點之厄，但身子已不免一晃，滿臉脹得通紅。

郭靖與黃蓉都在楊過身後，看不到他的手指，還道趙志敬腳下容情，在最後關頭轉了去勢。孫不二和甄志丙卻已看得清楚。甄志丙默不作聲。孫不二霍地站起來，喝道：「好小子，這等奸猾！」

趙志敬左掌虛晃，右掌往楊過左頰斜劈下去，這一招「紫電穿雲」卻是極精妙的上乘招數，手掌到了中途，去向突換，明明劈向左頰，掌緣卻要斬在敵人右頸之中。豈知楊過早已將玉女心經練得滾瓜爛熟，這心經正是全真武功的大對頭。王重陽每一招厲害的拳術掌法，當年林朝英無不擬具了巧妙破法。這時楊過見他左掌晃動，忙伸手抱頭，似乎極為害怕，左手食指卻已暗藏右頸，只是右掌在外遮掩，教趙志敬無法看到，待他掌緣斬至，突然右手微斜，波的一聲，左手食指正好點中他掌緣正中的「後溪穴」。

這一著仍是趙志敬自行將手掌送到他手指上去給他點穴，楊過只是料敵機先，將手指放在準確的部位而已。趙志敬掌上穴道被點，登時手臂酸麻，知中詭計，狂怒之下，左足橫掃而出，楊過大叫：「啊喲！」左臂微曲，將肘尖置於左腰上二寸五分之處。趙志敬左腳踢到，足踝上「照海」「太溪」二穴同時撞正楊過肘尖。他這一腳在大怒之中踢出，力道強勁已極，穴道受到的震盪便也十分厲害，左腿一麻，跪倒在地。

孫不二見師姪出醜，左臂探處，伸手挽起，在他背後拍了幾下，解開了穴道。

孫不二雖然修道多年，性子仍極剛強，見楊過的功夫奇詭無比，似乎正是本門武功的剋星，而且要顯得全然不會武功，卻將全真教第三代弟子的第一高手制得一敗塗地，更加難得，自己出手也未必能勝，叫道：「走罷！」也不向郭黃二人道別，袍袖一拂，縱身從書房窗中撲出，逕自上了屋頂。

甄志丙一直猶似失魂落魄，要待向郭靖和黃蓉解釋原委，趙志敬怒道：「還說甚麼？」拉拉他袍袖，兩人先後躍出窗口，隨孫不二而去。

以郭靖黃蓉二人眼力，自然知道趙志敬被人點了穴道，但楊過明明並未伸手出指，難道另有高人暗中相助不成？

郭靖立即探頭到窗口張望，卻那裏有人？他只道趙志敬正要痛下殺手之際忽然不忍，或是忌了自己夫婦而不敢下手，又或因郝大通無理殺人，全真教怕楊過到大廳上去宣揚其事，請眾評理，趙志敬因而假裝穴道被點，藉故離去。黃蓉卻看出必是楊過使了詭計，不過一來她在楊過背後，眼光再好也看不到他手指手肘的動靜，二來她不知世上有玉女心經這樣一門武功，竟能料敵機先，將全真派武功剋制得沒絲毫還手之力，一時便也猜想不透。她可不會似郭靖這般君子之心度人，見全真教四道拂袖逕去，大缺禮數，不禁恚怒。

她心下沉吟，回過身來，只見書架下露出郭芙墨綠色的鞋子，當即叫道：「芙兒，在這兒幹甚麼？」郭芙嘻嘻一笑，出來扮個鬼臉，道：「我和武家哥哥在這兒找書看呢。」黃蓉知道他們三人素來不親書籍，怎能今日忽然用功起來？一看女兒的臉色，料定他們必是事先躲著偷聽。正要斥罵幾句，丐幫弟子稟報有遠客到臨，黃蓉向楊過望了一眼，自與郭靖出去迎賓。

郭靖向武氏兄弟道：「楊家哥哥是你們小時同伴，你們好好招呼他。」

武氏兄弟從前和楊過不睦，此時見他如此潦倒，在全真教中既沒學到半分武功，又被師父「小畜生、小雜種」的亂罵，自更加輕視，叫來一名莊丁，命他招呼楊過，安置睡處。郭芙對楊過卻是大感好奇，問道：「楊大哥，你師父幹麼不要你？」

楊過道：「那原因可就多啦。我又笨又懶，脾氣不好，又不會裝矮人侍候師父的親人，去給買馬鞭子、驢鞭子甚麼的……」

武氏兄弟聽得此言刺耳，都變了臉，武修文先就忍耐不住，喝道：「你說甚麼？」楊過道：「我說我不中用，討不到師父的歡心。」

郭芙嫣然一笑，說道：「你師父是個道爺，難道也有女兒麼？」楊過見她這麼一笑，猶似一朵玫瑰花兒忽然開放，明媚嬌艷，心中不覺一動，臉上微微一紅，將頭轉了開去。郭芙自來將武氏兄弟擺布得團團亂轉，早已不當一回事，這時見到楊過的神色，知他已為自己的美貌傾倒，暗自得意。

楊過眼望西首，見壁上掛著一副對聯，上聯是「桃華影落飛神劍」，下聯是「碧海潮生按玉簫」。這副對聯他在桃花島試劍亭中曾經見過，知是黃藥師所書，但此處的對聯下面署名卻是「五湖廢人病中塗鴉」。他年紀比眼前這三人大不了幾歲，閱歷心情，卻似老了十多年一般，看到「五湖廢人」四字，想起親人或死或離，自己東飄西泊，直與廢人無異，適才逼得趙志敬狼狽遁走的得意之情霎時盡消，一股淒苦蕭索之意襲上心來，不禁垂下了頭，暗自神傷。

郭芙低聲軟語：「楊大哥，你這就去安置罷，明兒我再找你說話。」楊過淡淡的道：「好罷！」隨著那莊丁出了書房，隱約聽得郭芙在發作武氏兄弟：「我愛找他說話，你們又管得著了？他武功不好，我自會求爹爹教他。」

# 第十二回 英雄大宴

次日楊過在廳上用過早點，見郭芙在天井中伸手相招，武氏兄弟卻在旁探頭探腦。楊過暗暗好笑，向郭芙走去，問道：「你找我麼？」郭芙笑道：「是啊，你陪我到門外走走，我要問你這些年來在幹些甚麼。」楊過噓了一口長氣，心想那真一言難盡，三日三夜也說不完，而且這些事又怎能跟你說？

二人並肩走出大門，楊過一側頭，見武氏兄弟遙遙跟在後面。郭芙早已知道，卻假裝沒瞧見，只是向楊過絮絮相詢。楊過詳說初入重陽宮時她父親如何打得群道落花流水，他如何作弄鹿清篤，儘揀些沒要緊的閒事亂說一通，東拉西扯，惹得郭芙格格嬌笑。

二人緩步行到柳樹之下，忽聽得一聲長嘶，一匹癩皮瘦馬奔將過來，在楊過身上挨挨擦擦，甚是親熱。武氏兄弟見了這匹醜馬，忍不住哈哈大笑，走近二人身邊。武修文笑道：「楊兄，這匹千里寶馬妙得緊啊，虧你好本事覓來？幾時你也給我覓一匹。」武敦儒正色道：「這是大食國來的無價之寶，你怎買得起？」郭芙望望楊過，望望醜馬，見二者一般的骯髒潦倒，不由得格的一聲笑了出來。

楊過笑道：「我人醜馬也醜，原本相配。兩位武兄的坐騎，想來神駿得緊了。」武修文道：「咱哥兒倆的坐騎，也不過比你的癩皮馬好些。芙妹的紅馬才是寶馬呢。以前你在桃花島上早見過的。」楊過道：「原來郭伯伯將紅馬給了姑娘。」

四個人邊說邊走。郭芙忽然指著西首，說道：「瞧，我媽又傳棒法去啦。」楊過轉過頭來，只見黃蓉和一個年老乞丐正向山坳中並肩走去，兩人手中都提著一根桿棒。武修文道：「魯長老也真夠笨的了，這打狗棒法學了這麼久，還是沒學會。」楊過聽到「打狗棒法」四字，心中一凜，卻絲毫不動聲色，轉過頭來望著別處，假裝觀賞風景。

只聽郭芙道：「打狗棒法是丐幫的鎮幫之寶，我媽說這棒法神妙無比，乃天下兵刃中最厲害的招數，自不是十天半月就學得會的。你說他笨，你好聰明麼？」武敦儒嘆了口氣，道：「可惜除了丐幫的幫主，這棒法不傳外人。」郭芙道：「將來如你做丐幫幫主，魯幫主自會傳你。這棒法連我爹爹也不會，你不用眼熱。」武敦儒道：「憑我這塊料兒，怎能做丐幫幫主？芙妹，你說師母怎會選中魯長老接替？」郭芙道：「這些年來，我媽也只掛個名兒。丐幫大大小小的事兒，一直就交給魯有腳長老辦著。我媽聽見丐幫中這許多囉哩囉唆的事兒就頭痛，她說何必老這樣有名無實，不如乾脆叫魯長老做了幫主。等魯長老學會打狗棒法，我媽就正式傳位給他啦。」

武修文道：「芙妹，這打狗棒法到底是怎樣打的？你見過沒有？」郭芙道：「我沒見過。咦，我見過的！」從地下撿起一根樹枝，在他肩頭輕擊一下，笑道：「就是這樣！」武修文大叫：「好，你當我是狗兒，你瞧我饒不饒你？」伸手作勢要去抓她。郭芙笑著逃開，武修文追了過去。兩人兜了個圈子又回到原地。

郭芙笑道：「小武哥哥，你別再鬧，我倒有個主意。」武修文道：「好，你說。」郭芙道：「咱們去偷著瞧瞧，看那打狗棒法究竟是個甚麼寶貝模樣。」修文拍手叫好。武敦儒卻搖頭道：「要是給師母知覺咱們偷學棒法，定討一頓好罵。」郭芙慍道：「咱們只瞧個樣兒，又不是偷學。再說，這般神妙的武功，你瞧幾下就會了麼？大武哥哥，你可真算了不起。」武敦儒給她一頓搶白，只微微一笑。郭芙又道：「昨兒咱們躲在書房裏偷聽，我媽罵了人沒有？你就是一股勁兒膽小。小武哥哥，咱們兩個去。」武敦儒道：「好好，算你的道理對，我跟你去就是。」郭芙道：「這天下第一等的武功，難道你就不想瞧瞧？你不去也成，我學會了回來用這棒法打你。」說著舉起手中樹枝向他一揚。

他三人對打狗棒法早就甚是神往，耳聞其名已久，但到底是怎麼個樣兒，卻從來沒見過。郭靖曾跟他們講述，當年黃蓉在君山丐幫大會之中如何以打狗棒法力折群雄、奪得幫主之位，三個孩子聽得欣慕無已。此刻郭芙倡議去見識見識，武敦儒嘴上反對，心中早就一百廿個的願意，只是裝作勉為其難，不過聽從郭芙的主意，萬一事發，師母須怪不到他。

郭芙道：「楊大哥，你也跟我們去罷。」楊過眺望遠山，似乎正涉遐思，全沒聽到他們的話。郭芙又叫了一遍，楊過才回過頭來，滿臉迷惘之色，問道：「好好，跟你去，到那裏啊？」郭芙道：「你別問，跟我來便是。」武敦儒道：「芙妹，要他去幹麼，他又看不懂，笨頭笨腦的弄出些聲音來，豈不教師母知覺了？」郭芙道：「你放心，我照顧著他就是了。你們兩個先去，我和楊大哥隨後再來。四個人一起走腳步聲太大。」

武氏兄弟老大不願，但素知郭芙的言語違拗不得。兄弟倆當下怏怏先行。郭芙叫道：「咱們繞近路先到那棵大樹上躲著，大家小心些別出聲，我媽不會知覺的。」武氏兄弟遙遙答應，加快腳步去了。

郭芙瞧瞧楊過，見他身上衣服委實破爛得厲害，說道：「回頭我要媽給你做幾件新衣，你打扮起來，就不會這般難看了。」楊過搖頭道：「我生來難看，打扮也沒用的。」

郭芙說過便算，也沒再將這事放在心上，瞧著武氏兄弟的背影，忽然輕輕嘆了口氣。楊過道：「你為甚麼嘆氣？」郭芙道：「我心裏煩得很，你不懂的。」

楊過見她臉色嬌紅，秀眉微蹙，確是個絕美的姑娘，比之陸無雙、完顏萍、耶律燕等更美上三分，心中微微一動，說道：「我知道你為甚麼煩心。」郭芙笑道：「這又奇了，你怎會知道？真是胡說八道。」楊過道：「好，我若是猜中了，你可不許抵賴。」

郭芙伸出一根白白嫩嫩的小手指抵著右頰，星眸閃動，嘴角蘊笑，道：「好，你猜。」楊過道：「那還不容易。武家哥兒倆都喜歡你，都討你好，你心中就難以取捨。」

郭芙給他說破心事，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這件事她知道、武氏兄弟知道、她父母知道，甚至師公柯鎮惡也知道，可是大家都覺得此事難以啟齒，每個人心裏常常想著，口中卻從來沒提過一句。此時斗然間給楊過說了出來，不由得她滿臉通紅，又高興，又難過，又想嘻笑，又想哭泣，淚珠兒在眼眶中滾來滾去。

楊過道：「大武哥哥斯文穩重，小武哥哥說話穩重。兩個兒都年少英俊，性子聰明，又都千依百順，向我大獻殷勤，當真是哥哥有哥哥的好，弟弟有弟弟的精，可是我一個兒，又怎能嫁兩個人？」郭芙怔怔的聽他說著，聽到最後一句，啐了一口，說道：「你滿嘴胡說，誰理你啦？」楊過瞧她神色，早知已全盤猜中，口中輕輕哼著小調兒：「可是我一個兒啊，又怎能嫁兩個人？」

他連哼幾句，郭芙始終心不在焉，並沒聽見，過了一會，才道：「楊大哥，你說是大武哥哥好呢，還是小武哥哥好呢？」這句話問得甚是突兀。她與楊過雖是兒時遊伴，但當時便有嫌隙，又多年未見，現下兩人都已長大，這般女兒家的心事怎能向他吐露？可是楊過生性活潑，只要不得罪他，他跟你嘻嘻哈哈，有說有笑，片刻間令人如坐春風，似飲美酒。況且郭芙心中不知已千百遍的想過此事，確是覺得二人各有好處，日常玩耍說笑，和武修文較為投機相得，但要辦甚麼正事，卻又是武敦儒妥當得多。女孩兒情竇初開，平時對二人或嗔或怒，或喜或愁，將兄弟倆擺弄得神魂顛倒，在他內心，卻好生為難，不知該對誰更好些才是，她沒人可以相量，這時楊過說中她的心事，竟不自禁的問出了口。

楊過笑道：「我瞧兩個都不好。」郭芙一怔，問道：「為甚麼？」楊過笑道：「倘若他二人好了，我楊過還有指望麼？」他一路上對陸無雙嬉皮笑臉的胡鬧慣了，其實並非當真有甚邪念，這時和郭芙說笑，竟又脫口而出。郭芙一呆，她是個嬌生慣養的姑娘，從來沒人敢對她說半句輕薄之言，當下不知該發怒還是不該，板起了臉，道：「你不說也就罷了，誰跟你說笑？」說著展開輕功，繞小路向山坳後奔去。

楊過碰了一個釘子，覺得老大不是意思，心想：「我擠在他們三人中間幹麼？」轉過身來，緩緩而行，心想：「武家兄弟把這姑娘當作天仙一般，唯恐她不嫁自己。其實當真娶到了，整天陪著這般嬌縱橫蠻的一個女子，定是苦頭多過樂趣，嘿，也真好笑。」

郭芙奔了一陣，只道楊過定會跟來央求賠罪，不料立定稍候，竟沒他的人影。她心念一轉，暗道：「這人不會輕功，自然追我不上。」當即向來路趕回，只見他反而走遠，心中好生奇怪，奔到他面前，問道：「你怎麼不來？」楊過道：「郭姑娘，請你轉告你爹爹媽媽，說我走啦。」郭芙一驚，道：「好端端的幹麼走了？」楊過淡淡一笑，道：「也沒甚麼，我本來不為甚麼而來，既然來過了，也就該去了。」

郭芙素來喜歡熱鬧，雖然心中全然瞧不起楊過，只覺得聽他說笑，比之跟武氏兄弟說話另有一股新鮮味兒，實是一百個盼望他別走，說道：「楊大哥，咱們這麼久沒見，我有好多話要問你呢。再說，今晚開英雄大宴，各家各派的英雄好漢都來聚會，你怎不見識見識呢？」

楊過笑道：「我又不是英雄，也來與會，豈不教那些大英雄們笑話？」郭芙道：「那也說得是。」微一沉吟，道：「反正陸家莊不會武功之人也很多，你跟那些帳房先生、管家們一起喝酒吃飯，也就是了。」楊過一聽大怒，心想：「好哇，你將我當作低三下四之人看待了。」臉上卻絲毫不露氣惱之色，笑道：「那可不錯。」他本想一走了之，此時卻將心一橫，決意要做些事情來出一口惡氣。

郭芙自小嬌生慣養，不懂人情世故，她這幾句話其實並非有意相損，卻不知無意中已大大得罪了人。她見楊過回心轉意，笑道：「快走罷，別去得遲了，給媽先到，就偷看不到了。」她在前快步而行，楊過氣喘吁吁的跟著，落腳沉重，顯得十分的遲鈍笨拙。

好容易奔近黃蓉平時傳授魯有腳棒法之處，只見武氏兄弟已爬在樹梢，四下張望。郭芙躍上樹枝，伸下手來拉楊過上去。楊過握著她溫軟如綿的小手，不由得心中一蕩，但隨即想起：「你就是再美十倍，也怎及得上我姑姑半分？」

郭芙悄聲問道：「我媽還沒來麼？」武修文指著西首，低聲道：「魯長老在那裏舞棒弄棍，師母和師父走開說話去了。」郭芙生平就只怕父親一人，聽說他也來了，覺得有些不妥，但見魯有腳拿著一根竹棒，東邊一指，西邊一圈，毫無驚人之處，低聲道：「這就是打狗棒法麼？」武敦儒道：「多半是了。」

郭芙又看了幾招，但覺呆滯，不見奧妙，說道：「魯長老還沒學會，沒甚麼好看，咱們走罷。」楊過見魯長老所使的棒法，與洪七公當日在華山絕頂所傳果然分毫不錯，心中冷笑：「小女孩兒甚麼也不懂，偏會口出大言。」

武氏兄弟對郭芙奉命唯謹，聽說她要走，正要躍下樹來，忽聽樹下腳步聲響，郭靖夫婦並肩走近。只聽郭靖說道：「芙兒的終身大事，自然不能輕忽。但過兒年紀還小，少年人頑皮胡鬧總免不了的。在全真教鬧的事，看來也不全是他錯。」黃蓉道：「他在全真教搗蛋，我才不在乎呢。你顧念郭楊兩家祖上累世的交情，原本是該的。但楊過這小子狡獪得緊，我越瞧他，越覺得像他父親，我怎放心將芙兒許他？」

楊過、郭芙、武氏兄弟四人聽了這幾句話，無不大驚。四人雖知郭楊兩家本有瓜葛牽連，卻不知上代原來淵源極深，更萬想不到郭靖有意把女兒許配給楊過。這幾句話與各人都有莫大干係，四人自是都凝神傾聽，四顆心一齊怦怦亂跳。

只聽郭靖道：「楊康兄弟不幸流落金國王府，誤交匪人，才落得如此悲慘下場，到頭來竟致屍骨不全。若他自小就由楊鐵心叔父教養，決不至此。」黃蓉嘆了口氣，過了一會，低低的道：「那也說得是。」

楊過對自己身世從來不明，只知父親早亡，死於他人之手，至於怎樣死法，仇人是誰，即自己生母也不肯明言。此時聽郭靖提到他父親，說甚麼「流落王府，誤交匪人」，又是甚麼「屍骨不全」，登時如遭雷轟電掣，全身發顫，臉如死灰。郭芙斜眼瞧了他一眼，見他如此神色，不由得心中害怕，擔心他突然摔下，就此死去。

郭靖與黃蓉背向大樹，並肩坐在一塊岩石之上。郭靖輕撫黃蓉手背，溫言道：「自從你懷了這第二個孩子，最近身子大不如前，快些將丐幫的大小事務一古腦兒的交了給魯有腳，須得好好調養才是。」郭芙大喜，心道：「原來媽媽有了孩子，我多個弟弟，那可有多好。媽怎麼又不跟我說？」

黃蓉道：「丐幫之事，我本來就沒多操心。倒是芙兒的終身，好教我放心不下。」郭靖道：「全真教既不肯收過兒，讓我自己好好教他罷。我瞧他人是極聰明的，將來我把功夫盡數傳了與他，也不枉了我與他爹爹結義一場。」

楊過聽郭靖言語中對自己情重，心中感動不已，幾欲流下淚來。

黃蓉嘆道：「我就是怕他聰明反被聰明誤，因此只教他讀書，不傳武功。盼他將來成為一個深明大義、正正派派的好男兒，縱使不會半點武功，咱們將芙兒許他，也是心滿意足的了。」郭靖道：「你用心本來很好，可是芙兒是這樣的一個脾氣，這樣的一身武功，要她終身守著一個文弱書生，你說不委屈她麼？你說她會尊重過兒麼？我瞧啊，這樣的夫妻定然難以和順。」黃蓉笑道：「也不怕羞！原來咱倆夫妻和順，只因為你武功勝過我了。郭大俠，來來來，咱倆比劃比劃。」郭靖笑道：「好，黃幫主，你劃下道兒來罷。」只聽啪的一聲，黃蓉在郭靖肩頭輕輕拍了一下。

過了一會，黃蓉道：「唉，這件事說來好生為難，就算過兒的事暫且擱在一旁，武家哥兒倆又怎生分解？你瞧大武好些呢，還是小武好些？」郭芙和武氏兄弟三人之心自然大跳特跳。楊過事不關己，卻也急欲知道郭靖對二人的評語。

只聽郭靖「嗯」了一聲，隔了好久始終沒有下文，最後才道：「小事情上是瞧不出的。一個人要面臨大事，真正的品性才顯得出來。」他聲調轉柔，說道：「好，芙兒年紀還小，過幾年再說也不算遲，說不定到那時一切自有妥善安排，全不用做父母的操心。你教導魯長老棒法，可別太費神了，這幾日我總覺你氣息不順，很有些耽心。我找過兒去，跟他談談。」說著站起身來，向來路回去。

※※※

黃蓉坐在石上調勻一會呼吸，才招呼魯有腳過來試演棒法。這時魯有腳已將三十六路打狗棒法盡數學全，只是如何使用卻未領會訣竅。黃蓉耐著性子，一路路的詳加解釋。

那打狗棒法的招數固然奧妙，而訣竅心法尤其神妙無比，否則小小一根青竹棒兒怎能成為丐幫鎮幫之寶？以歐陽鋒如此厲害的武功，竟要苦苦思索，方能拆解得一招半式？黃蓉已花了將近一個月工夫，才將招數傳授了魯有腳，此時再把口訣和變化心法唸了幾遍，叫他牢牢記住，說到融會貫通，那是要瞧各人的資質與悟性了，卻不是師父所能傳授得了的。

郭芙與武氏兄弟不懂棒法，只聽得索然無味，甚麼「封」字訣如何如何，「纏」字訣又怎樣怎樣，第十八變怎樣轉為第十九變，而第十九變又如何演為第二十變。三人幾次要想溜下樹去，卻又怕給黃蓉發覺，只盼她儘快說完口訣，與魯有腳一齊走開。那知黃蓉預定今日在英雄大宴之前將幫主之位傳給魯有腳，預定此時將棒法口訣一齊傳完，倘若他無法領會，寧可日後慢慢再教，總須遵依幫規，使他在接任幫主之時已然學會打狗棒法，因之說了將近一個時辰還沒說完。偏生魯有腳天資不佳，近年來記心減退，一時之間那裏記得了這許多？黃蓉反來覆去說了一遍又一遍，他總難記得周全。

黃蓉自十五歲上與郭靖相識，對資質遲鈍之人相處已慣，魯有腳記心不好，她倒也並不著惱。苦在幫規所限，這口訣心法必須以口相傳，決不能錄之於筆墨，否則寫將出來讓他慢慢讀熟，倒可省卻不少心力了。

當日洪七公在華山絕頂與歐陽鋒比武，損耗內力後將這棒法每一招每一變都教了楊過，叫他演給歐陽鋒觀看，但臨敵使用的口訣心法卻一句不傳。他想楊過雖聽了招數，不明心法，實無半點用處，這樣便不算犯了幫規，而當時並非真的與歐陽鋒過招，使棒的心法自也不必傳授。那知楊過竟會在此處原原本本的盡數聽到。他天資高出魯有腳百倍，只聽了三遍，已一字不漏的記住，魯有腳卻兀自顛三倒四、纏七夾八的背不清楚。

黃蓉第二次懷孕之後，某日修習內功時偶一不慎，傷了胎氣，身子由是虛弱。這日教了半天，頗感疲累，倚在石上休息，合眼養了一會神，叫道：「芙兒、儒兒、文兒、過兒，一起都給我滾下來罷！」郭芙等四人大吃一驚，都想：「怎麼她不動聲色，原來早知道了！」郭芙笑道：「媽，你真有本事，甚麼都瞒不過你。」說著使招「乳燕投林」，輕輕躍在她面前。武氏兄弟跟著躍下，楊過卻慢慢爬下樹來。

黃蓉哼了聲道：「憑你們這點功夫，也想偷看來著？倘若連你們幾個小賊也知覺不了，行走江湖，只怕過不了半天就中歹人埋伏。」郭芙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但自恃母親素來寬縱，也不怕她責罵，笑道：「媽，我拉了他們三個來，想要瞧瞧威震天下的打狗棒法，那知道魯長老使的一點也不好看。媽，你使給我們見識見識。」

黃蓉一笑，從魯有腳手中接過竹棒，道：「好，你小心著，我要絆小狗兒一交。」郭芙全神留心下盤，只待竹棒伸來，立即上躍，教她絆之不著。黃蓉竹棒一晃，郭芙急忙躍起，雙足離地半尺，剛好棒兒一絆，全不使力的便將她絆倒了。郭芙跳起身來，大叫：「我不來，我不來。那是我自己不好。」黃蓉笑道：「好罷，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

郭芙擺個馬步，穩穩站著，轉念一想，說道：「大武哥哥，小武哥哥，你兩個在我旁邊，也擺馬步。」武氏兄弟依言站穩。郭芙伸出手臂與二人手臂相勾，合三人之力，當真是穩若泰山，說道：「媽，不怕你啦，除非是爹爹的降龍十八掌，那才推得動我們。」黃蓉微微一笑，揮棒往三人臉上橫掃過去，勢挾勁風，甚是峻急。三人連忙仰後相避，這麼一來，下盤紮的馬步自然鬆了。黃蓉竹棒迴帶，使個「轉」字訣，往三人腳下掠去，三人立足不穩，同時撲地跌倒。總算三人武功已頗有根基，上身微一沾地，立即躍起。

郭芙叫道：「媽，你這個仍是騙人的玩意兒，我不來。」黃蓉笑道：「適才我傳授魯長老那絆、劈、纏、戳、挑、引、封、轉八訣，那一訣是用蠻力的？你說我這是個騙人的玩意兒，那不錯，武功之中，十成中九成是騙人玩意兒，只要能把高手騙倒，那就勝了。只有你爹爹的降龍十八掌這等武功，那才是真功夫的硬拚，用不著使巧勁詐著。可是要練到這一步，天下能有幾人能夠？」

這幾句話只把楊過聽得暗暗點頭，凝思黃蓉所述的打狗棒心法，與洪七公所說的招數一加印證，當真奧妙無窮。郭芙等三人雖然懂了黃蓉這幾句話，卻未悟到其中妙旨。

黃蓉又道：「這打狗棒法是武林中最特異的功夫，卓然自成一家，與各門派的功夫均無牽涉。單學招數，若是不明口訣，那是一點無用。憑你絕頂聰明，只怕也難以自創一句口訣，以之與招數相配。但若知道了口訣，非我親傳招數，也只記得甚麼『絆、劈、纏、戳、挑、引、封、轉』八個字而已，因此不怕你們四個小鬼偷聽。若是我傳授別種武功，未得我的允准，以後可萬萬不能偷聽偷學，知道了麼？」郭芙連聲答應，笑道：「媽，你的功夫我何必偷學？難道你還有不肯教我的麼？」

黃蓉用竹棒在她臀上輕輕一拍，笑道：「跟兩位武家哥哥玩去。過兒，我有幾句話跟你說。魯長老，你慢慢去想罷，一時記不全，日後再教你。」魯有腳、郭芙等四人別了黃蓉，自回陸家莊去，只留下楊過站著。

楊過心中怦怦而跳，生怕黃蓉知道他偷學打狗棒法，要施辣手取他性命。

黃蓉見他神色驚疑不定，拉著他手，叫他坐在身邊，柔聲道：「過兒，你有很多事，我都不明白，若是問你，料你也不肯說。不過這個我也不怪你。我年幼之時，性兒也是極怪僻，全虧得你郭伯伯處處容讓。」說到這裏，輕輕嘆了口氣，嘴角邊現出微笑，想起了自己少年時淘氣之事，又道：「我不傳你武功，本意是為你好，那知反累你吃了許多苦頭。你郭伯伯愛我惜我，這份恩情，我自然要盡力報答，他對你有個極大的心願，望你將來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我定當盡力助你學好，以成全他的心願。過兒，你也千萬別讓他灰心，好不好？」楊過從未聽黃蓉如此溫柔誠懇的對自己說話，只見她眼中充滿著憐愛之情，不由得大是感動，胸口熱血上湧，不禁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黃蓉撫著他的頭髮，柔聲說道：「過兒，我甚麼也不用瞞你。我以前不喜歡你爹爹，因此一直也不喜歡你。但從今後，我一定好好待你，等我身子復了原，我便把全身武功都傳給你。郭伯伯也說過要傳你武功。」

楊過更是難過，越哭越響，抽抽噎噎的道：「郭伯母，很多事我瞞著你，我……我……我都跟你說。」黃蓉撫著他頭髮，說道：「今日我很倦，過幾天再說不遲，你只要做個好孩子，我就喜歡啦。待會開丐幫大會，你也來瞧瞧罷。」楊過心想洪七公逝世這等大事，自須在大會中明言，擦著眼淚不住點頭。

二人在大樹下這一席話，都是真情流露，將從前相互不滿之情，豁然消解。說到後來，楊過竟然破涕為笑，又想到郭靖言語中對自己的期望與厚意，自與小龍女分別以來，首次感到這般溫暖。

黃蓉說了一會話，覺得腹中隱隱有些疼痛，慢慢站起，說道：「咱們回去罷。」攜著他手，緩步而行。楊過心想該把洪七公的死訊先行稟明，道：「郭伯母，我有一件很要緊的事跟你說。」黃蓉只感丹田中氣息越來越不順暢，皺著眉頭道：「明兒再說，我……我不舒服。」

楊過見她臉色灰白，不禁耽心，只覺她手掌有些陰涼，大著膽子暗自運氣，將一股熱力從手掌上傳了過去。當他與小龍女在終南山同練玉女心經之時，這門掌心傳功的法門已練得極是純熟，但他怕黃蓉的內功與他所學互有衝撞牴觸，初時只微微傳了些過去，後來覺得通行無阻，這才增加內力。

黃蓉感到他傳來的內力綿綿密密，與全真派內功全然不同，但柔和渾厚，實不在全真高手之下，體內大為受用，片刻之間，她逆轉的氣血已歸順暢，雙頰現出暈紅，心中驚異：「這孩子卻在那裏學到了這上乘內功？」向他一笑，意甚嘉許。

正要出言詢問，郭芙遠遠奔來，叫道：「媽，媽，你猜是誰來了？」黃蓉笑道：「今兒天下英雄聚會，我怎知是誰來了？」突然心念一動，歡然道：「啊，是武家哥哥的師伯、師叔們，這可多年不見了。」郭芙道：「媽你真聰明，怎麼一猜就中？」黃蓉笑道：「這有何難？武家哥兒倆寸步也不離開你，忽然不跟著你，定是他們親人到了。」楊過向來自恃聰明機變，但見黃蓉料事如神，遠在自己之上，不禁駭服。

黃蓉又道：「芙兒，恭喜你又得能多學一門上乘武功，就只怕你學不會。」郭芙問道：「甚麼武功？」楊過衝口而出：「一陽指！」郭芙不去理他，隨口道：「你懂甚麼？媽，是甚麼武功？」黃蓉笑道：「楊大哥不已說了？」郭芙道：「啊，原來是媽跟你說的。」

黃蓉和楊過都微笑不語。黃蓉心想：「過兒聰明智慧，勝於武家兄弟十倍。芙兒是個草包，更加不用提。他知一陽指是一燈大師的本門功夫，武氏兄弟的師叔伯們到來，憐他兄弟孤苦，定會傳授，而他哥兒倆要討好芙兒，自是學到甚麼就轉送給她甚麼了。」郭芙卻好生奇怪，媽媽幹麼要將此事先告訴了楊過，難道真要將我終身許給這小叫化嗎？想到此處，不由得向楊過白了一眼，做個鬼臉。

大理國一燈大師座下有漁樵耕讀四大弟子。武氏兄弟的父親武三通即是位列第三的農夫。他自與李莫愁一戰受傷，迄今影蹤不見，存亡未卜。此次來赴英雄宴的是漁人泗水漁隱與書生朱子柳二人。

朱子柳與黃蓉一見就要鬥口，此番暌別已十餘年，兩人相見，又各逞機辯。歡敘之後，泗水漁隱與朱子柳二人果然找了間靜室，將一陽指的入門功夫傳於武氏兄弟。

※※※

這日上午，陸家莊上又到了無數英雄好漢。陸家莊雖大，卻也已到處擠滿了人。

中午飯罷，丐幫幫眾在陸家莊外林中聚會。新舊幫主交替是丐幫最隆重的慶典，東南西北各路高輩弟子盡皆與會，來到陸家莊參與英雄宴的群豪也均受邀觀禮。

十餘年來，魯有腳一直代替黃蓉處理幫務，公平正直，敢作敢為，丐幫中的污衣、淨衣兩派齊都心悅誠服。其時淨衣派的簡長者已然逝世，梁長老長年纏綿病榻，彭長老叛去，幫中並無別人可與之爭，是以這次交替順理成章。黃蓉按著幫規宣布後，將歷代幫主相傳的打狗棒交給了魯有腳，眾弟子向他唾吐，只吐得他滿頭滿臉、身前身後都是痰涎，於是新幫主接任之禮告成。眾賓紛紛道賀。

楊過見幫主交接的禮節奇特，暗暗稱異，正要起身稟報洪七公逝世的訊息，忽見一個老丐躍上大石，大聲說道：「洪老幫主有令，命我傳達。」幫眾聽了，登時齊聲歡呼。他們十多年未得老幫主信息，常自掛念，忽聞他有號令到來，個個欣喜若狂。人叢中一個乞丐大聲叫道：「恭祝洪老幫主安好！」眾丐一齊呼叫，當真聲振天地。呼聲此伏彼起，良久方止。

楊過見群丐人人激動，有的甚至淚流滿面，心想：「大丈夫得能如此，方不枉在這世上走一遭。但眾人這等歡欣，我又何忍將洪老幫主逝世的訊息說了出來？何況我人微言輕，述說這等大事，他們未必肯信。會中七嘴八舌，勢必亂成一團，這又不是好事，何必掃他們的興？」再想：「他們問到洪老幫主的死因，我自不能隱瞞義父跟他比武之事。武氏兄弟知道我跟義父學過『蛤蟆功』，他們焉有不說出來之理？會中這許多化子不免要疑心我從旁相助義父，一起下手，因而害死了洪老幫主，那當真是百口莫辯了。待得大會散後，我詳詳細細的告知郭伯母，讓她轉告便了。」暗自慶幸虧得這老丐搶先出來，否則自己未加深思，逕自直言，勢必要惹起重大麻煩。

只聽那老丐說道：「半年之前，我在廣南東路韶州始興郡遇見洪老幫主，陪著他老人家喝了頓酒。他老人家身子健旺，胃口極好，酒量跟先前也一般無二。」群丐又是大聲歡叫，夾雜著不少笑聲。那老丐接著道：「老幫主這些年來，殺了不少禍國殃民的狗官惡霸，他說剛聽到消息，有五個大壞蛋叫作甚麼『川邊五醜』，奉了蒙古韃子之命，在川東、湖廣一帶做了不少壞事，他老人家就要趕去查察，如確然如此，自然要取了這五條狗命。」一名中年乞丐站起身來，說道：「川邊五醜前一陣好生猖獗，只行蹤飄忽，我們川西眾兄弟始終找他們不到。近來卻突然不知去向，定是給老幫主出手除了。」丐幫弟子與觀禮的群豪紛紛鼓掌。楊過心下黯然：「你們怎知洪老幫主和我義父將川邊五醜打成廢人之後，他二位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那老丐又道：「洪老幫主言道：方今天下大亂，蒙古韃子日漸南侵，蠶食我大宋天下，凡我幫眾，務須心存忠義，誓死殺敵，力禦外侮。」群丐齊聲答應，神情甚為激昂。那老丐道：「朝廷政事紊亂，奸臣當道，要那些臭官兒們來保國護民，那是辦不到的。眼下外患日深，人人都要存著個捐軀報國之心，洪老幫主命我勉勵眾位好兄弟，要牢牢記住『忠義』二字。」群丐轟然而應，齊聲高呼：「誓死遵從洪老幫主的教訓。」

楊過自幼失教，不知「忠義」兩字有何等重大干係，只是見群丐正義凜然，不禁大有所感，心下佩服。

丐幫大會以後辦的都是些本幫賞罰升黜等事，幫外賓客不便與聞，紛紛告辭退出。

※※※

到得晚間，陸家莊內內外外掛燈結綵，華燭輝煌。正廳、前廳、後廳、廂廳、花廳各處一共開了二百餘席，天下成名的英雄豪傑倒有一大半赴宴。這英雄大宴是數十年中難得一次的盛舉，若非主人交遊廣闊，眾所欽服，又須豪於資財，出得起偌大費用，否則決計難邀到這許多武林英豪。

郭靖、黃蓉夫婦陪伴主賓，位於正廳。黃蓉替楊過安排席次，便在她坐席之旁。郭芙與武氏兄弟反而坐得甚遠。

郭芙初時有些奇怪，心想：「這人不會武功，媽怎麼讓他坐這好位？」突然轉念一想，不由得心中一涼：「啊喲不好，爹爹說要將我許配於他，莫非媽竟依從了爹爹？」她越想越怕，想到剛才眼見媽媽拉住了楊過之手而行，神情親熱，又想爹媽互敬互重，爹爹若執意如此，媽媽自也不會不允。她斜眼望著楊過，又耽心，又氣憤，心想：「我怎能嫁給這小叫化？」忍不住要哭了出來。武修文恰好在此時說道：「芙妹，你瞧那姓楊的小子也坐在這兒，他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郭芙氣鼓鼓的道：「你有本事就攆他走啊！」

武氏兄弟對楊過原本只心存輕視，但在樹上聽到郭靖說要將女兒許配於他，已大生敵意。武修文聽了郭芙之言，心想：「我何不去狠狠羞辱他一番？教他在眾英雄之前大大出一番醜。師母向來極為要強好勝，這姓楊的當眾栽個大觔斗，師母便決不能再要他做女婿了。」他適才跟師伯學了一陽指功夫，正好一試，說道：「他既要冒充英雄，那就讓他出出鋒頭，大大的露一下臉。」站起身來，滿滿斟了兩杯酒，走到楊過身旁，說道：「楊大哥，這些年來你定然挺得意罷？我敬你一杯。」

楊過見武修文不住轉頭過去瞧郭芙，神色狡獪，顯是不懷好意，心想：「他過來敬酒，定有鬼花樣。在酒中下毒，料也不敢，要防他下蒙藥。」站起接過酒杯，說道：「多謝。」沾口不飲。就在此時，武修文突然伸出右手食指，往他腰間點去。他將身子擋住了旁人眼光，這一指對準了楊過的「笑腰穴」，聽師伯言道，以一陽指法點中了敵人的「笑腰穴」，對方便要大笑大叫，穴道不解，始終大笑不止。

楊過早就在全神提防，豈能中此暗算？其實即是對方出其不意的突施偷襲，以他此時武功，也決不能著了道兒。若依楊過平時半點不肯吃虧的脾氣，定要狠狠反擊，不是摔武修文一交，便反點他「笑腰穴」，但今日與黃蓉說了一番話後，心中愉樂，和平舒暢，暗想：「你雖和我過不去，但總是郭伯伯、郭伯母的徒弟，我也不來跟你一般見識。」暗運歐陽鋒所授內功，全身經脈霎時之間盡皆逆轉，所有穴道即行變位，只是他此時並非頭下腳上的倒立，而於這功夫也修為甚淺，經脈只能逆轉片刻，一呼一吸之後便即迴順，必須再運內功，方得二次逆轉片時。但就只這麼短短一刻，已足令武修文這一指全無效用。

武修文一指點後，見楊過只微微一笑，坐回原位，半點不動聲色，好生奇怪，回到自己席上，低聲道：「哥哥，怎麼師伯教的功夫不管使？」武敦儒道：「甚麼不管使？」武修文將適才之事說了。武敦儒冷笑道：「定是你出指不對，又或是認穴歪了。」武修文急道：「怎麼不對？你瞧。」挺出手指，作勢往兄長腰中點去，姿式勁道，與師伯所傳絲毫不差。

郭芙小嘴一撅，道：「我還道一陽指是甚麼了不起的玩意，哼！瞧來也沒甚麼用。」她得知武氏兄弟學了一陽指而自己不會，雖說二人日後必定傳她，卻已不甚樂意。

武敦儒霍地站起，也斟了兩杯酒，走到楊過身前，說道：「楊大哥，咱哥兒倆數年不見，此番重逢，小弟也敬你一杯。」楊過心中暗笑：「你弟弟已顯過身手，瞧你做哥哥的又有甚麼高招？」筷上夾了一大塊牛肉，也不放下，左手接過酒杯，笑道：「多謝。」

武敦儒更不遮掩，右臂倏出，袍袖帶風，出指疾往楊過腰間戳去。楊過見他來指勢狠，自己於這逆運經脈的功夫所習有限，只怕抵擋不住，當下不再運氣逆脈，手臂下垂，將一大塊牛肉擋在自己「笑腰穴」上。他這一下後發而先至，武敦儒全然不覺，食指戳去，正好刺中牛肉。楊過放下筷子，笑道：「喝了酒，吃塊牛肉最好。」

武敦儒提起手來，只見五隻手指抓著好大一塊牛肉，汁水淋漓，拿著又不是，拋去又不好，甚是狼狽，狠狠向楊過瞪了一眼，快步回座。

郭芙見他手中抓著一大塊牛肉，很是奇怪，問道：「那是甚麼？」武敦儒脹紅了臉，難以答話。正狼狽間，只見丐幫新任幫主魯有腳舉著酒杯，站了起來。

他舉杯向群雄敬了一杯酒，朗聲說道：「敝幫洪老幫主傳來號令，言道蒙古南侵日急，命敝幫幫眾各出死力，抵禦外侮。現下天下英雄會集於此，人人心懷忠義，咱們須得商量個妙策，使得蒙古韃子不敢來犯我大宋江山。」群雄紛紛起立，你一言我一語，都表贊同。此日來赴英雄宴之人多數是血性漢子，眼見國事日非，大禍迫在眉睫，早就深自憂心，有人提起此事，忠義豪傑自是如響斯應。

一個銀髯老者站起身來，聲若洪鐘，說道：「咱們今日眾英雄在此，便當歃血結盟，共抗外敵。咱們要結成一個『抗蒙保國盟。』常言道蛇無頭不行，咱們空有忠義之志，若無一個領頭的，大事難成。今日群雄在此，大夥兒便推舉一位德高望重、人人心服的豪傑出來，由他領頭，眾人齊奉號令。」群雄一齊喝采，早有人叫了起來：「就由你老人家領頭好啦！」「不用推舉旁人啦！」

那老者哈哈笑道：「我這臭老兒又算得那一門子貨色？武林高手，自來以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為首。中神通重陽真人仙去多年，東邪黃島主獨來獨往，西毒非我中原漢人，南帝遠在大理，都不是我大宋百姓。這個抗蒙保國盟的盟主，自是非北丐洪老前輩莫屬。」

洪七公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眾望所歸，群雄一齊鼓掌，再無異議。

人叢中一人說道：「洪老幫主自然做得群雄盟主，除他老人家之外，又有那一個藝能服眾，德能勝人，擔當得了這個大任？」他話聲響亮，眾人齊往發聲之處瞧去，卻看不到人，原來說話的人身材甚矮，給旁邊之人遮沒了。有人問道：「是那一位說話？」

那矮子躍起身來，站到了桌上，但見他身高不滿三尺，年逾四旬，滿臉透著精悍之氣。有人識得他是江西好漢「矮獅」雷猛。眾人欲待要笑，見了他左顧右盼的威猛眼光，都把笑聲吞下了肚裏。只聽他道：「可是洪老幫主行事神出鬼沒，十年之中難得露一次臉，要是遇上了抗敵禦侮的大事，恰好無法向他老人家請示，那便如何？」群雄心想：「這話倒也說得是。」雷猛又道：「咱們今日所作所為，全是盡忠報國的事，實無半點私心。咱們推舉一位副盟主，洪老盟主雲遊四方之時，大夥兒就對他唯命是從。」

喝采鼓掌聲中，有人叫道：「郭靖郭大俠！」有人叫道：「魯幫主最好。」有人道：「丐幫前黃幫主足智多謀，又是洪老幫主的弟子，我推舉黃幫主。」又有人道：「就是此間陸莊主。」更有人叫：「全真教馬教主。長春子丘真人。」一時眾論紛紜。

※※※

正亂間，廳口快步進來四個道人，卻是郝大通、孫不二、趙志敬、甄志丙四人。楊過見他們去而復回，心道：「哼，要跟我再幹一場嗎？」郭靖和陸冠英大喜，忙離席相迎。全真派號稱天下武術正宗，今日英雄大宴中若無全真派高手參與，不免遜色。

郝大通在郭靖耳邊低聲道：「有敵人前來搗亂，須得小心提防。我們特地趕回報訊。」郭靖心想，廣寧子郝大通是全真教中有數高手，江湖上武功勝過他的寥寥可數，他說這幾句話的聲音微微發顫，對頭自必是極厲害的人物，低聲問道：「歐陽鋒？」郝大通道：「不，是我曾折在他手下的那個蒙古人。」郭靖心中一寬，點頭道：「是霍都王子？」

郝大通還未回答，只聽得大門外號角聲嗚嗚吹起，接著響起了斷斷續續的擊磬聲。陸冠英叫道：「迎接貴賓！」語聲甫歇，廳前已高高矮矮的站了數十人。

堂上群雄都在歡呼暢飲，突然見這許多人闖進廳來，都微感詫異，但均想此輩定是來赴英雄宴的人物，見內中並無相識之人，也就不以為意。

郭靖低聲向黃蓉轉述了郝大通的說話，便即站起，夫妻倆與陸冠英夫婦一起迎了出去。郭靖識得那容貌清雅、貴公子模樣的是蒙古霍都王子；那臉削身瘦的僧人是霍都的師兄達爾巴。這二人曾在終南山重陽宮中會過，雖是一流高手，但武功尚比自己為遜，也不去懼他。只見這二人分站兩旁，中間站著一個身披紅袍、極高極瘦、身形猶似竹桿一般的僧人，腦門微陷，便似一隻碟子一般。

郭靖與黃蓉互望了一眼，他們曾聽黃藥師說起過密教金剛宗的奇異武功，練到極高境界之時，頂門微微凹下，此人頂心深陷，難道武功當真高深之極？兩人暗中提防，同時躬身施禮。郭靖說道：「各位遠道到來，就請入座喝幾杯。」他既知來者是敵，也不說甚麼「光臨、歡迎」之類口是心非的言語了。陸冠英吩咐莊丁另開新席，重整杯盤。

武氏兄弟一直幫著師父師母料理事務，武修文快手快腳，尤是第一等的精明幹練人物。兩兄弟指揮莊丁，在最尊貴處安排席次，一面不住道歉，請眾賓挪動座位。郭芙見楊過安安穩穩的坐著，全不動彈，瞧著十分的不順眼，心道：「你也算得甚麼英雄？天下英雄死光光了，也輪不到你。」向武修文使個眼色，又向楊過一努嘴。武修文會意，走到楊過身前，說道：「楊大哥，你的座位兒挪一挪。」也不等他示意可否，已指揮莊丁將他杯筷搬到了屋角落裏最僻的一席。楊過心中怒火漸盛，也不說話，只暗暗冷笑。

這邊廂霍都王子向那高瘦僧人說道：「師父，我給你老人家引見中原兩位大名鼎鼎的英雄……」郭靖一驚：「原來他是這蒙古王子的師父。」那僧人點了點頭，雙目似開似閉。霍都王子道：「這位是做過咱們蒙古西征右軍元帥的郭靖郭大俠，這位是郭夫人，也即是丐幫的黃幫主。」那僧人聽到「蒙古西征右軍元帥」八字，雙目一張，斗然間精光四射，在郭靖臉上轉了一轉，重又半垂半閉，對丐幫的幫主卻似不放在心上。

霍都王子朗聲說道：「這位是在下的師尊，蒙古聖僧，人人尊稱金輪國師，當今大蒙古國皇后封為第一護國大師。」這幾句話說得甚是響亮。眾人聽了，愕然相顧，均想：「我們在這裏商議抵禦蒙古南侵，卻怎地來了個蒙古的甚麼護國大師？」

楊過更是一凜，記得那日在華山絕頂，義父與洪七公都曾稱讚川邊五醜所學功夫「了不起」，要他們帶訊去叫師祖金輪國師來比劃比劃；此刻金輪國師與川邊五醜的師父達爾巴同時到來，義父與洪七公卻不在人世了，既感傷心，又知這高瘦僧人定然了得。

郭靖不知如何對付這幾人才好，只淡淡的說道：「各位遠道而來，請多喝幾杯。」

酒過三巡，霍都王子站起身來，摺扇一揮張開，露出扇上一朵嬌艷欲滴的牡丹，朗聲道：「我們師徒今日未接英雄帖，卻來赴英雄大宴，老著臉皮做了不速之客，但想到得會群賢，卻也顧不得許多了。盛會難得，良時不再，天下英雄盡聚於此，依小王之見，須得推舉一位群雄的盟主，領袖武林，以為天下豪傑之長，各位以為如何？」

「矮獅」雷猛大聲道：「這話不錯。我們已推舉了丐幫洪老幫主為群雄盟主，現下正在推舉副盟主，閣下有何高見？」

霍都冷笑道：「洪七公早就歸位了。推一個鬼魂做盟主，你當我們都是死人麼？」此言一出，群雄齊聲大譁，丐幫幫眾尤其憤怒異常，紛紛叫嚷。霍都道：「好罷，洪七公倘若未死，就請他出來見見。」

魯有腳將打狗棒高舉兩下，說道：「洪老幫主雲遊天下，行蹤無定。你說要見，就輕易見得著麼？」霍都冷笑道：「莫說洪七公此時死活難知，就算他好端端的坐在此處，憑他的武功德望，又怎及得上我師父金輪國師？各位英雄請聽了，當今天下武林的盟主，除了金輪國師，再沒第二人當得。」

群雄聽了這一番話，都已明白這些人的來意，顯是得知英雄大宴將不利於蒙古，是以來爭盟主之位。倘若金輪國師憑武功奪得盟主，中原豪傑雖決不會奉他號令，卻也削弱了漢人抗拒蒙古的聲勢。眾人素知黃蓉足智多謀，不約而同的轉過頭去望她，心想：「這幾十個人武功再強，也決不能是這裏數千人的對手，不論單打獨鬥還是群毆，我們都不致落了下風，大家只聽黃幫主號令行事便了。」

黃蓉知道今日若不動武，決難善罷，群毆自然必勝，不過難令對方心服，朗聲說道：「此間群雄已推舉洪老幫主為盟主，這個蒙古好漢卻橫來打岔，要推舉一個大家從未聞名、素不相識的甚麼金輪國師。倘若洪老幫主在此，原可與金輪國師各顯神通，一決雌雄，但他老人家周遊天下，到處誅殺蒙古韃子，鏟除為虎作倀的漢奸，沒料到今日各位自行到來，未能在此恭候，他老人家日後知道了，定感遺憾。好在洪老幫主與金輪國師都傳下了弟子，就由兩家弟子代師父們較量一下如何？」

中原群雄大半知道郭靖武功驚人，又當盛年，只怕已算得當世第一，此時縱然是洪七公也未必能強得過他，若與金輪國師的弟子相較，那是勝券在握，決無敗理，當下紛紛叫好喝采，聲震屋瓦。在偏廳、後廳中飲宴的群雄得到訊息，紛紛湧來，一時廊下、天井、門邊都擠滿了人，眾人叫好助威。蒙古武人一邊人少，聲勢大大不如。

霍都當年在重陽宮與郭靖交手，一招即敗，其時還道他是全真派門人，後來稍加打聽，自即知道了他來歷。師兄達爾巴與自己只伯仲之間，就算師兄弟兩人齊上，多半也敵不過洪七公這位弟子郭大俠，但若不允黃蓉之議，今日這盟主一席自奪不到了，這個變故實非始料之所及，不禁徬徨無計。

金輪國師道：「好，霍都，你就下場去，和洪七公的弟子比劃比劃。」他話聲重濁，這句話一口氣說將出來，全然不須轉換呼吸。他一直在蒙古朝廷的所在地和林居住，受蒙古當今垂簾聽政的皇太后供奉，封為國師，料想憑著自己親傳弟子霍都的武功，在中原定然少有敵手，最多是不敵北丐、東邪、西毒等寥寥幾個前輩而已，卻不知他曾折在郭靖手下。霍都答應一聲，隨即低聲道：「師父，那洪老兒的徒弟十分了得，弟子只恐難以取勝，莫要墮了師父威風。」

金輪國師臉一沉，哼了一聲，道：「難道連人家的徒兒也鬥不過？快下去。」霍都甚是尷尬，他輸給郭靖之事，一直瞞著師父，此刻不敢事到臨頭才來稟明，他只道師父有通天徹地之能，當世無人能與匹敵，只消法駕來到英雄宴，盟主之位自是手到拿來，那知竟會要自己與郭靖比武，正自焦急，一個身穿蒙古官服的胖大漢子走近身來，湊嘴到他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霍都一聽大喜，站起身來，張開扇子撥了幾撥，朗聲說道：「素聞丐幫的鎮幫之寶，有一套叫做甚麼打狗棒法的，是洪老幫主生平最厲害的本事。小王不才，要憑這柄扇子破他一破。若是破得，看來洪七公的本事也不過爾爾了！」

黃蓉初時見有人在他耳邊說話，並未在意，忽聽他提到打狗棒法，只輕輕幾句話，便將武功最強的郭靖撇在一邊，卻是誰人獻此妙策？向那蒙古人瞧去，當即認出此人是丐幫中四大長老之一的彭長老，原來他已投靠蒙古，改穿了蒙古裝束、留了蓬蓬鬆鬆的滿腮大鬍子，帽子低垂，直遮至眼，若不留神細看，還真認不出來，也只有他，才知打狗棒法非丐幫幫主不傳，郭靖武功雖高，卻是不會。霍都說這番話，明是指名向自己與魯有腳挑戰。魯有腳的棒法新學乍練，領會有限，使用不得，那是非自己出馬不可了。

郭靖知道妻子的打狗棒法妙絕天下，料想可以勝得霍都，但她這幾個月來胎氣方動，內息不調，萬不能與人動武，於是步出座位，站在席間，朗聲道：「洪老幫主的打狗棒法，只在遇上天下一等一的高手之時才用，只怕閣下這點微末功夫，還不配見識。你這就來領教他老人家的降龍十八掌好了。」群雄大聲喝采。

金輪國師雙目半張半閉，見郭靖出座這麼一站，當真是有若淵渟嶽峙，氣勢非常，不由得暗暗吃驚：「此人果真了不起。」

霍都哈哈一笑，說道：「終南山重陽宮中，小王與閣下曾有一面之緣，當日閣下自稱是馬鈺、丘處機諸道的門人，怎麼又冒充起洪七公的弟子來啦？」郭靖正要回答，霍都搶著又道：「一人投拜數位師父，本來也是常事。然而今日乃金輪國師與洪老幫主較量功夫，閣下武功雖強，卻是藝兼眾門，須顯不出洪老幫主的真實本事。」

這番話倒也甚是有理，郭靖本就拙於言辭，一時難以辯駁。群雄卻大聲叫嚷起來：「有種就跟郭大俠較量，沒膽子的就夾著尾巴走罷。」「郭大俠是洪老幫主及門弟子，若他代不得，誰又代得了？」「你定要嘗嘗打狗棒法的滋味，那你是自認為狗了。」

黃蓉朗聲道：「咱們今日結盟，結的是『抗蒙保國盟』，抗的是蒙古，所保的國是大宋。三位要爭盟主之位，先須得加盟。國師是不是要辭了蒙古第一國師之位，來加盟我們的同盟，共抗蒙古，共保大宋？」群雄一齊笑嚷：「對，對！你們一起來抗蒙保宋吧！倒也歡迎！」

霍都仰天長笑，發笑時潛運內力，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將群雄七嘴八舌的言語都壓了下去，只震得大廳上的燭火搖晃不定。群雄相顧失色，都想：「瞧不出他年紀輕輕，公子哥兒般的人物，居然有此厲害內功。」霎時間都靜了下來。

霍都朗聲道：「我師父要做的，是天下英雄的盟主。他老人家當了盟主之後，他老人家說甚麼，大夥兒就奉命而行，不得有違。他老人家說保蒙，大夥兒就保蒙。他老人家說滅宋，大夥兒就奉命滅宋。」群雄紛紛叫嚷：「你先說個明白：咱們這個『抗蒙保國盟』，你們三個是不是想加盟，是不是想抗蒙保宋？」有人大聲叫道：「很好，歡迎蒙古國師棄暗投明，深明大義，跟我們一起來抗蒙保宋。」

霍都雙手一劃，說道：「到底是抗蒙保宋，還是投蒙滅宋，憑盟主一言而決，你們推舉洪七公洪幫主，我們推舉蒙古聖僧金輪國師，我是國師的弟子，向洪幫主的成名絕技打狗棒法領教，丐幫中那一位會這棒法的，快快代洪幫主出戰，否則的話，大家遵奉我師父為盟主，聽從盟主的吩咐便了。丐幫只須向我師認輸投誠，棄暗投明，我們蒙古人也可網開一面，寬大為懷，原諒你們的愚昧無知。」

中原群雄喝罵聲中，魯有腳竹棒一擺，大踏步走到席間，道：「在下是丐幫新任幫主魯有腳，打狗棒法十成中還學不到一成，原本不該使用。只是你定要嘗嘗給打狗棒痛打一頓的滋味，在下就打你幾棒罷。」魯有腳的武功本已頗為精湛，打狗棒法雖未學全，究已使他原來武功加強不少威力，眼見霍都年甫三旬，料想他縱得高人傳授，功力也必不深，他知黃蓉身子不適，總不能讓她涉險。

霍都只求不與郭靖過招，旁人一概不懼，當即抱拳躬身，說道：「魯幫主，幸會幸會。跟你討教，再好也沒有了。」黃蓉暗暗著急，但想魯有腳新任幫主，他既已出言挑戰，自己便不能再加阻攔，否則既折了魯有腳的威風，又顯得自己的權勢仍在丐幫幫主之上，只有讓他先鬥上一陣再說。

※※※

陸家莊上管家指揮家丁，挪開酒席，在大廳上空出七八張桌子的地位來，更添紅燭，將廳中心照耀得白晝相似。

霍都叫道：「請罷！」兩個字剛出口，扇子揮動，一陣勁風向魯有腳迎面撲去，風中竟微帶幽香。魯有腳怕風中有毒，忙側頭避開。霍都扇風揮出，跟著嚓的一聲，扇子已摺成一條八寸長的點穴筆，逕向對手脅下點去。魯有腳竹棒揚起，竟不理會他點穴，用纏字訣一絆一挑。這打狗棒法當真巧妙異常，去勢全在旁人萬難料到之處，霍都輕躍相避，那知竹棒猛然翻轉，竟已擊中他的腳脛。他一個踉蹌，躍出三步，才不致跌倒。旁觀群雄齊聲喝采，呼叫：「打中狗兒啦！」「教你嘗一下打狗棒法的味道！」

這一下挫折，霍都登時面紅過耳，輕飄飄一個轉身，左手揮掌擊了出去。魯有腳飛起左腳，竹棒橫掃，登時棒影飛舞，變幻無定。霍都暗暗心驚：「打狗棒法果然名不虛傳！」打疊十二分精神，右扇左掌，全力應付。魯有腳的棒法畢竟未曾學全，數次已可得手，始終功虧一簣。郭靖、黃蓉在旁看著，不住暗叫：「可惜！」

再拆得十餘招，魯有腳棒法中的破綻越露越大。楊過每招看得清楚，不由得暗暗皺眉。幸好打狗棒先聲奪人，一出手就打中了對方腳脛，霍都心有所忌，不敢過份逼近，否則魯有腳早已落敗。黃蓉見情勢不妙，正欲開言叫他下來，魯有腳突使一招「斜打狗背」，竹棒一晃，夾頭夾臉打在霍都的左邊面頰。可是這一棒使得過重，失了輕妙之致，霍都羞痛交集之下，伸手急帶，已將竹棒抓住，當下再沒顧慮，騰的一掌，正中魯有腳胸口，跟著又橫掃一腿，喀喇一聲，魯有腳腳骨已斷，一口鮮血噴出，向前直摔下去，兩名七袋弟子急忙搶上扶下。群雄見霍都出手如此狠辣，都憤怒異常，紛紛喝罵。

霍都雙手橫持那根晶瑩碧綠的竹棒，洋洋得意，說道：「丐幫鎮幫之寶的打狗棒，原來也不過如此。」他有意要折辱這個中原俠義道的大幫會，雙手拿住竹棒兩端，便要將竹棒折為兩截。

突然間綠影晃動，一個清雅秀麗的少婦已站在面前，說道：「且慢！」正是黃蓉。霍都見她身法奇快，吃了一驚，只說得一個：「你……」黃蓉左手輕揮，右手探取他雙目。霍都忙舉手相格，黃蓉已將竹棒輕輕巧巧的奪了過來。

這一招奪棒手法叫做「獒口奪棒」，乃是打狗棒法中極高明的招數。當年丐幫洞庭湖君山大會，黃蓉曾以這招手法在楊康手中連奪三次竹棒。這一招變幻莫測，奪棒時百發百中，再強的高手也閃避不及。堂上堂下群雄采聲大起，黃蓉回身入座，將竹棒倚在身旁，留著霍都站在當地，甚是狼狽。

他雖武學精深，但黃蓉到底用何手法奪去竹棒，實不解其故，心想：「難道這女子會使幻術？」耳聽得眾人紛紛譏嘲，斜眼又見師父臉色鐵青，料想這樣一個美貌少婦真正本領自必有限，當即大聲道：「黃幫主，我已將棒兒還了給你，這就請來過過招。你總不會不敢罷？」此言一出，果然有人以為適才並非黃蓉奪棒，乃是他將竹棒交還，以求比試。只有武功極高之人，才看出是黃蓉強奪過來。

郭芙聽了他這話大是氣惱，她一生之中從未見人膽敢對母親如此無禮，唰的一聲，抽出了佩劍。武修文道：「芙妹，我去給你出氣。」武敦儒也是這個心思，二人不約而同的躍到廳心。一個道：「我師母是尊貴之體。」另一個接上道：「焉能跟你這蠻子動手？」那一個又道：「你先領教領教小爺的功夫再說。」

霍都見二人年紀輕輕，但身法端穩，確是曾得名師指點，心想：「我們今日來此，原是要耀武揚威，折一折漢人武師的銳氣，多打幾場甚好。不過彼眾我寡，如釀成合戰群毆，可就難弄得很。」於是說道：「天下英雄請了，這兩個乳臭小兒要和我比武，倘若小王出手，只怕給人說一聲以大欺小，倘若不比，倒又似怕了兩個孩子。這樣罷，咱們言明比武三場，那一方勝得兩場，就取盟主之位。小王與魯幫主適才的比試不必計算，大家從頭比起。各位請看妥是不妥？」這幾句話佔盡身分，顯得極為大方。

郭靖、黃蓉與眾貴賓低聲商量，覺得對方此議實難拒卻。今日與會之人，除了黃蓉不能出陣之外，算來以郭靖、郝大通，和一燈大師的四弟子書生朱子柳三人武功最強。朱子柳是大理國重臣，並非宋人，但大理和大宋唇齒相依，近年來也頗受蒙古脅迫，算得是同仇敵愾，何況他與靖蓉夫婦交好，自是義不容辭。當下商定由朱子柳第一陣鬥霍都，郝大通第二陣鬥達爾巴，郭靖壓陣，挑鬥金輪國師。這陣勢是否能勝，殊無把握，要是金輪國師武功當真極高，連郭靖也抵敵不住，說不定三陣連輸，那當真是一敗塗地了。

眾人議論未決，黃蓉忽道：「我倒有個必勝的法兒。」郭靖大喜，正要相詢，忽聽金刃劈風，霍霍生響，眾人轉過頭來，只見武氏兄弟各使長劍，已和霍都一柄扇子鬥在一起。郭靖、黃蓉夫婦，以及一燈大師門下的點蒼漁隱與朱子柳均關心徒兒安危，凝目觀鬥。

原來武氏兄弟聽霍都王子出言不遜，直斥自己是乳臭小兒，這話給心上人聽在耳中，這面子如何下得去？何況適才見師母奪他竹棒，手到拿來，心想他雖打敗魯有腳，但魯有腳學愚蠢笨，實在太過不濟，倒非此人了得；又想兄弟倆已得師父的武功真傳，一人即或鬥他不過，二人合力，決無敗理。也不管他要比三場比四場，當真初生犢兒不怕虎，兄弟倆使個眼色，雙劍齊出。

郭靖武功雖高，卻不大會調教徒兒，自己領會了上乘武學精義，傳授時卻總辭不達意，說不明白。武氏兄弟資質平平，在短短數年中又學到了多少？只數招之間，二人的長劍便給霍都逼住了，半點施展不開。

霍都眼見必佔上風，也不理會對方二人鬥他一人，見武修文長劍刺到，他左手食指往上一托，搭住了平面劍刃，扇子斜裏揮去，攔腰擊在劍刃之上，錚的一聲，長劍斷為兩截。武氏兄弟大驚，武修文急忙躍開，武敦儒怕傷了兄弟，挺劍直刺霍都背心，要教他不能追擊。霍都早已料到此招，頭也不回，摺扇迴轉，兩下裏一湊合，正好搭在劍背，手指轉了兩轉。他只是手指轉動，武敦儒手中長劍若要順著扇子而轉，肩骨非脫骱不可，只得鬆手離劍，向後躍開，但見長劍直飛上去，劍光在半空中映著燭光閃了幾閃，這才跌下。武氏兄弟又驚又怒，雖赤手空拳，並不懼怕。武敦儒左掌橫空，擺著降龍十八掌的招式；武修文卻右手下垂，食指微屈，只要敵人攻來，就使一陽指對付。

霍都見二人姿式凝重，倒也不敢輕視，心道：「贏到此處，已然夠了，莫要見好不收，自討沒趣。」降龍十八掌和一陽指都是武學中一等一的功夫，武氏兄弟功力雖淺，擺出來的架子卻分毫不錯，常人看了也不覺甚麼，在霍都這等行家眼中卻知實非易與，當下哈哈一笑，拱手道：「兩位請回罷，咱們只分勝敗，不拚生死。」語意中已客氣了許多。

武氏兄弟臉上含羞，料想空手與他相鬥，多半只有敗得更慘，二人垂頭喪氣的退在一旁，卻不到郭芙身邊。郭芙急步過去，大聲道：「武家哥哥，咱們三人齊上，再跟他鬥過。」眾人群相注目。郭芙右手持劍，左手一揮，叫道：「我們師兄妹三個一齊來。」郭靖喝道：「芙兒，別胡鬧！」郭芙最怕父親，只得退了幾步，氣鼓鼓的望住霍都。霍都見她嬌艷美貌，笑吟吟的點了點頭。郭芙瞪了他一眼，轉過頭不理。武氏兄弟本來深恐郭芙恥笑，見她全心袒護，足見有情，甚感安慰。

霍都打開摺扇，搧了幾下，說道：「這一場比試，自然也是不算的了。郭大俠，敝方三人是家師、師兄與區區在下。我的功夫最差，就打這頭陣，貴方那一位下場指教？誰勝誰敗，那可不是玩耍了。」

郭靖聽妻子說有必勝之道，知道她智計百端，雖不知她使何妙策，卻也已有恃無恐，大聲說道：「好，咱們就是三場見高下。」

霍都知道對方武功最強的是郭靖，師父天下無敵，定能勝他，黃蓉雖施過奪棒怪招，然而瞧她嬌怯怯的模樣，當真動手，未必厲害，餘人更不足道，於是目光向眾人一掃，說道：「各位如有異議，便請早言。勝負既決，就須唯盟主之命是從了。」

群雄要待答應，但見他連敗魯有腳與武氏兄弟，都是舉重若輕，行有餘力，不知尚有多少本事沒施展出來，大家倒也不敢接口，都轉頭望著靖蓉夫婦。

黃蓉道：「足下比第一場，令師兄比第二場，尊師比第三場，那是確定不移的了。是也不是？」霍都道：「正是如此。」

黃蓉向身旁眾人低聲道：「咱們勝定啦。」郭靖道：「怎麼？」黃蓉低聲道：「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她說了這兩句，目視朱子柳。朱子柳笑著接下去，低聲道：「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郭靖瞠目而視，不懂他們說些甚麼。

黃蓉在他耳邊悄聲道：「你精通兵法，怎忘了兵法老祖宗孫臏的妙策？」郭靖登時想起少年時讀《武穆遺書》，黃蓉曾跟他說過這個故事：齊國大將田忌與齊王賽馬，打賭千金，孫臏教了田忌一個必勝之法，以下等馬與齊王的上等馬賽，以上等馬與齊王的中等馬賽，以中等馬與齊王的下等馬賽，結果二勝一負，贏了千金。現下黃蓉自是師此故智了。

黃蓉道：「朱師兄，以你一陽指功夫，要勝這蒙古王子是不難的。」朱子柳當年在大理國做過宰相，自是飽學之士，才智過人。大理段氏一派的武功講究悟性。朱子柳初列南帝門牆之時，武功居漁樵耕讀四大弟子之末，十年後已升到第二位，此時的武功卻已遠在三位師兄之上。一燈大師對四名弟子一視同仁，諸般武功都是傾囊相授，但到後來卻以朱子柳領會的最多，尤其一陽指功夫練得出神入化。此時他的武功比之郭靖、馬鈺、丘處機固尚有不及，但已勝過王處一、郝大通等人了。

郭靖聽妻子如此說，當即接口道：「請郝道長當那金輪國師，可就危險得緊。勝負固然無關大局，只怕敵人出手過於狠辣，難以抵擋。」他心直口快，也不顧忌自己算上駟，而將郝大通當作下駟未免太不客氣。

郝大通深知這一場比武關係國家氣運，與武林中尋常的爭名之鬥大大不同，倘若給蒙古國師搶去了天下英雄盟主之位，雖然漢人豪傑決不奉他這個「番邦盟主」的號令，但漢人武士不但丟臉，而且人心渙散，只怕難以結盟抗敵，共赴國難，慨然說道：「這個倒不須顧慮，只要利於國家，老道縱然喪生於那僧人之手，那也算不了甚麼。」黃蓉道：「咱們在三場中只要先勝了兩場，這第三場就不用再比。」郭靖大喜，連聲稱是。

朱子柳笑道：「在下身負重任，若是勝不了這蒙古王子，那可要給天下英雄唾罵一世了。」黃蓉道：「不用過謙，就請出馬罷。」

朱子柳走到廳中，向霍都拱了拱手，說道：「這第一場，由敝人來向閣下討教。敝人姓朱名子柳，生平愛好吟詩作對，寫字讀書，武功上就粗疏得很，要請閣下多多指教。」說著深深一揖，從袖裏取出一枝筆來，在空中畫了幾個虛圈兒，全然是個迂儒模樣。

霍都心想：「越是這般人，越有高深武功，委實輕忽不得。」抱拳為禮，說道：「小王向前輩討教，請亮兵刃罷。」朱子柳道：「蠻夷之邦，未受聖人教化，閣下既然請教，敝人自當指點指點。」霍都心下惱怒：「你出言辱我蒙古，須饒你不得。」摺扇一張，道：「這就是我的兵刃，你使刀還是使劍？」朱子柳提筆在空中寫了一個「筆」字，笑道：「敝人一生與筆桿兒為伍，會使甚麼兵刃？」

霍都凝神看他那枝筆，但見竹管羊毫，筆鋒上沾著半寸墨，實無異處，與武林中用以點穴的純綱筆大不相同，正欲相詢，只見外面走進來一個白衣少女。

她在廳口一站，眼光在各人臉上緩緩轉動，似乎在找尋甚麼人。

堂上群雄本來一齊注目朱子柳與霍都二人，那白衣少女一進來，眾人不由自主的都向她望去。但見她臉色蒼白，若有病容，雖燭光如霞，照在她臉上仍無半點血色，更顯得清雅絕俗，姿容秀麗無比。世人常以「美若天仙」四字形容女子之美，但天仙究竟如何美法，誰也不知，此時一見那少女，各人心頭都不自禁的湧出「美若天仙」四字來。她周身猶如籠罩著一層輕煙薄霧，似真似幻，實非塵世中人。

楊過一見到那少女，大喜若狂，胸口便似猛地給大鐵槌重重一擊，當即從屋角裏一躍而出，抱住了她，大叫：「姑姑，姑姑！」

※※※

這少女正是小龍女。

她自與楊過別後，在山野間兜了個圈子，重行潛水回進古墓石室。她十八歲前在古墓中居住，當真是心如止水，不起半點漪瀾，但自與楊過相遇，經過了這一番波折，再要如舊時一般諸事不縈於懷，卻萬萬不能的了。每當在寒玉床上靜坐練功，就想起楊過曾在此床睡過；坐在桌邊吃飯，便記起當時飲食曾有楊過相伴。練功不到片刻，便即心中煩躁，難以為繼。如此過了月餘，再也忍耐不住，決意去找楊過，但找到之後如何對待，卻一無所知。她自聽了李莫愁挑撥之言，明知楊過已經變心，當時一悲而去，過得幾天，便想：「他變心就由他變心，我總之是離不開他。」

下得山來，但見事事新鮮，她又怎識得道路，見了路人，就問：「你見到楊過沒有？」肚子餓了，拿起人家的東西便吃，也不知該當給錢，一路之上鬧了不少笑話。但旁人見她天真美貌，不自禁的都加容讓，倒也無人與她為難。一日無意間在客店中聽見兩名大漢談論，說是天下有名的英雄好漢都到大勝關陸家莊赴英雄宴，她想楊過說不定也在那兒，於是打聽路途，到得陸家莊來。

除了郝大通、甄志丙、趙志敬等三人外，大廳上二千餘人均不知小龍女是何來歷，只見她美得出奇，人人心中都生特異之感。孫不二雖知其人，卻從未會過。甄志丙臉色慘白，身子發顫。趙志敬斜眼瞧著他微微冷笑。郭靖、黃蓉見楊過對她親熱逾恆，大感詫異。

小龍女道：「過兒，你果然在此，我終於找到你啦。」楊過流下淚來，哽咽道：「你……你不再撇下我了罷？」小龍女搖頭道：「我不知道。」楊過道：「你以後到那裏，我便跟你到那裏。殺了我也不跟你分開。」小龍女喜道：「好極了！」大廳之上千人擁集，他二人卻旁若無人，自行敘話。小龍女拉著楊過之手，悲喜交集，雖聽他仍叫自己「姑姑」，但他緊緊相抱，熱情如火，顯然對己情意甚深，決非師姊所說的移情負心、要拋棄自己，甚為喜慰。

霍都見了小龍女的模樣，雖心中一動，卻不知就是當年自己上終南山去向她求婚的那個姑娘，見楊過衣衫襤褸，卻與她神情親熱，登生厭憎之心，說道：「咱們要比試功夫，你們讓點兒地方出來罷！」

楊過也沒心思跟他答話，牽著小龍女的手，走到旁邊，和她並肩坐在廳柱的石礎上，心裏歡喜，有如要炸開來一般。左手緊緊摟住她肩頭，似乎怕她忽然又走。

霍都轉過頭來，對朱子柳道：「你既不用兵刃，咱們拳腳上分勝敗也好。」朱子柳道：「非也。我中華乃禮義之邦，君子論文，以筆會友，敝人有筆無刀，何須兵刃？」霍都道：「既然如此，看招！」摺扇張開，向他一搧。朱子柳斜身側步，搖頭擺腦，左掌在身前輕掠，右手毛筆逕向霍都臉上劃去。霍都側頭避開，但見對方身法輕盈，招數奇特，當下不敢搶攻，要先瞧明他武功家數，再定對策。

朱子柳道：「敝人筆桿兒橫掃千軍，閣下可要小心了。」說著筆鋒向前疾點。霍都雖是在蒙古學的武藝，但金輪國師胸中淵博，浩若湖海，於中原名家的武功無一不知。霍都學武時即已決意赴中原樹立威名，因此金輪國師曾將中土著名武學大派的得意招數一一與他拆解。豈知今日一會朱子柳，他用的兵器既已古怪，而出招更匪夷所思，從所未聞，只見他筆鋒在空中橫書斜鉤，似乎寫字一般，然筆鋒所指，卻處處是人身大穴。

大理殷氏本係涼州武威郡人，在大理得國稱帝，其先世雖為鮮卑拓跋人氏，但久與漢人通婚，受中華教化，已與漢人無異，也早自認為是漢人，中華教化文物廣播南疆。朱子柳是天南第一書法名家，雖然學武，卻未棄文，後來武學越練越精，竟自觸類旁通，將一陽指與書法融為一爐。這路功夫是他所獨創，旁人武功再強，若是腹中沒有文學根柢，實難抵擋他這一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達高妙境界的功夫。差幸霍都自幼曾跟漢儒讀過經書、學過詩詞，尚能招架抵擋。但見對方毛筆搖晃，書法之中有點穴，點穴之中有書法，當真是銀鉤鐵劃，勁峭凌厲，而雄偉中又蘊有一股秀逸的書卷氣。

郭靖不懂文學，看得暗暗稱奇。黃蓉卻受乃父家傳，文武雙全，見了朱子柳這一路奇妙武功，不禁大為讚賞。

郭芙走到母親身邊，問道：「媽，他拿筆劃來劃去，那是甚麼玩意？」黃蓉全神觀鬥，隨口答道：「房玄齡碑。」郭芙愕然不解，又問：「甚麼房玄齡碑？」黃蓉看得舒暢，不再回答。

原來「房玄齡碑」是唐朝大臣褚遂良所書的碑文，乃楷書精品。前人評褚書如「天女散花」，書法剛健婀娜，顧盼生姿，筆筆凌空，極盡仰揚控縱之妙。朱子柳這一路「一陽書指」以筆代指，也是招招法度嚴謹，宛如楷書般一筆不苟。霍都雖不懂一陽指的精奧，總算曾臨寫過「房玄齡碑」，預計得到他那一橫之後會跟著寫那一直，倒也守得井井有條，絲毫不見敗象。

朱子柳見他識得這路書法，喝一聲采，叫道：「小心！草書來了。」突然除下頭頂帽子，往地下一擲，長袖飛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但見他如瘋如顛、如酒醉、如中邪，筆意淋漓，指走龍蛇。

郭芙駭然笑問：「媽，他發顛了嗎？」黃蓉道：「嗯，若再喝上三杯，筆勢更佳。」提起酒壺斟了三杯酒，叫道：「朱大哥，且喝三杯助興。」左手執杯，右手中指在杯上一彈，那酒杯穩穩的平飛過去。朱子柳舉筆捺出，將霍都逼開一步，抄起酒杯一口飲盡。黃蓉第二杯、第三杯接著彈去。霍都見二人在陣前勸酒，竟不把自己放在眼內，想揮扇將酒杯打落，但黃蓉湊合朱子柳的筆意，總是乘著空隙彈出酒杯，叫霍都擊打不著。

朱子柳連乾三杯，叫道：「多謝，好俊的彈指神通功夫！」黃蓉笑道：「好鋒銳的『自言帖』！」朱子柳一笑，心想：「朱某一生自負聰明，總是遜這小姑娘一籌。我苦研十餘年的一路絕技，她一眼就看破了。」原來他這時所書，正是唐代張旭的「自言帖」。張旭號稱「草聖」，乃草書之聖。杜甫〈飲中八仙歌〉詩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黃蓉勸他三杯酒，一來切合他使這路功夫的身分，二來是讓他酒意一增，筆法更具鋒芒，三來也是挫折霍都的銳氣。

只見朱子柳寫到「擔夫爭道」的那個「道」字，最後一筆鉤將上來，直劃上了霍都衣衫。群豪轟笑聲中，霍都踉蹌後退。

# 第十三回 武林盟主

金輪國師雙眼時開時合，似於眼前戰局渾不在意，實則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眼見霍都已處下風，突然說道：「阿古斯金得兒，咪嘛哈斯登，七兒七兒呼！」眾人不知他這幾句蒙語說些甚麼，霍都卻知師父提醒自己，不可一味堅守，須使「狂風迅雷功」與對方搶攻，當下發聲長嘯，右扇左袖，鼓起一陣疾風，急向朱子柳撲去。

勁風力道凌厲，旁觀眾人不由自主的漸漸退後，只聽他口中有似霹靂般不住吆喝助威，料想這「狂風迅雷功」除兵刃拳腳之外，叱吒雷鳴，也是克敵制勝的一門厲害手段。朱子柳奮筆揮洒，進退自如，和他鬥了個旗鼓相當。

兩人翻翻滾滾拆了百餘招，朱子柳一篇「自言帖」將要寫完，筆意斗變，出手遲緩，用筆又瘦又硬，古意盎然。黃蓉自言自語：「古人言道：『瘦硬方通神』，這一路『褒斜道石刻』，當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觀。」

霍都仍以「狂風迅雷功」對敵，但對方力道既強，他扇子相應加勁，呼喝也更加猛烈。武功較遜之人竟在大廳中站立不住，一步步退到了天井。

黃蓉見楊過與小龍女並肩坐在柱旁，離惡鬥的二人不過丈餘，相倚相偎，喁喁細語，對相鬥的二人絲毫不加理會。小龍女衣帶在疾風中獵獵飄動，她卻行若無事，只脈脈含情的凝視楊過。黃蓉愈看愈奇，到後來竟是注視他二人多而看霍朱二人少了，心想：「這小女孩似乎身有上乘武功，過兒和她這般親密，卻不知她是那一位高人的門下？」

小龍女此時已過二十歲，只因她自小在古墓中生長，不見陽光，皮膚嬌嫩，駐顏內功又高，看來倒似只十六七歲一般。她在與楊過相遇之前，罕有喜怒哀樂，七情六慾最能傷身損顏，她過兩年只如常人一年。若她真能遵師父之教而清心修練，不但百年之壽可期，且到了百歲，體力容顏仍不亞於五十歲之人。因此在黃蓉眼中看來，她倒似反較楊過年輕，而舉止稚拙、天真純樸之處，比郭芙更為顯然，無怪以為她是小女孩了。

楊過凝視小龍女，見她頭髮散亂，伸手輕輕給她理好，拔下她頭髮中的那支荊釵，理好頭髮後重行插好。小龍女道：「過兒，我一路來尋你，頭髮亂不亂也不理了，反正沒人瞧我。我只愛你瞧我，你不在我身邊瞧我，我就不開心。我找你不到，我就哭，哭得好傷心。你不好，你不來勸，不來安慰我。」說著上身微微扭動，似是撒嬌。

小龍女幼小之時，師父便教她不可動情，哭固不可，笑也不行，總之呆呆板板，心如止水。孫婆婆遵依師門教導，也不讓小龍女發洩喜怒哀樂之情，因之她自幼既不會求懇，更無幾會向師父或孫婆婆撒嬌撒痴，她做了楊過的師父後，自居尊長，神色莊嚴，楊過詼諧說笑，她雖覺好笑，卻也不睬不笑。但一個少女撒嬌以求得人憐愛，原為有生俱來的天性，即是五六歲的女孩，也會向父母愛嬌發嗲，不必教而自會。小龍女既離古墓，一心一意只在愛慕楊過，早將師父的昔日教導拋到了九霄雲外，一憑天性而為，欲喜即喜，欲悲即悲，更不勉強克制約束內心天然心情。楊過見她神情可親可愛，攬著她肩頭的左臂微微用力，說道：「過兒不來安慰你，是我不好。」右手拿起她右掌，在自己臉頰上輕輕拍擊，說道：「打你這壞小子！」

小龍女問道：「你不見我之後，一天想我幾次？」楊過道：「你走了之後，我便出來尋你，從早到晚便在尋你，只大叫：『姑姑，姑姑！』」小龍女微笑道：「那麼你想我不想？」楊過道：「當然想啊，一天至少想兩百次。」小龍女道：「兩百次不夠，我要三百次。」楊過道：「我一天想你四百次，上午兩百次，下午又兩百次。」小龍女道：「你吃飯的時候也想我，又多一百次，一天想五百次。」楊過道：「我吃飯的時候也想你，想啊想的，心不在焉，把麵條吃進了鼻孔裏去。」小龍女噗哧一笑，說道：「那就不好過了。」楊過道：「我不理，鼻子一吸，把麵條從鼻孔裏吸了進去，嘴巴再一吸，就到了嘴裏，再一吞，就吞進了肚裏。」小龍女扁扁嘴道：「啊唷，那可髒死了！」楊過道：「不髒，不髒，我從小就這麼吃麵條，味道還挺好的。我吃飯時想你，嘴裏輕輕叫著『姑姑，姑姑』，嘴巴沒空，就用鼻子吃麵條。」小龍女心中感動，說道：「過兒好乖！你晚上不睡覺，又多想一百次。」

楊過道：「晚上不睡覺不行。我要睡了才能造夢，好晚晚夢見你，緊緊抱住你，說道：『親親好媳婦兒，我要你做我媳婦兒！』一面叫，一面親你的臉，又親你好美麗的眼睛。」小龍女嘆了口氣道：「你說要我做你媳婦兒，那真好，我自然要做，那你在睡夢裏也想著我了，又多一百次，以後我們分開了，你每天至少要想我六百次。」楊過道：「以後說甚麼也不分開了。真要分開了，我每天想你七百次。」小龍女道：「八百次！」楊過道：「九百次！」小龍女道：「一千次！」楊過心熱如火，忍不住就要攬過她來吻她。但大廳上眾目睽睽，他畢竟曾在塵世中長到十幾歲，覺得不妥，勉強克制住了，只覺懷中小龍女的身體也漸漸溫熱。

小龍女幼小之時，師父與孫婆婆雖然愛她，卻從不顯示，一直對她冷冰冰地，直至此時，方得楊過盡情寵愛呵護，那是從所未有的經歷，心中的喜悅甜美，當真難以言宣，全身放軟，靠在楊過身上。

這時廳心中兩人相鬥，局勢趨緊，朱子柳用筆越來越是醜拙，但勁力卻也逐步加強，筆致有似蛛絲絡壁，勁而復虛。霍都暗暗心驚，漸感難以捉摸。金輪國師大聲喝道：「馬米八米，古斯黑斯。」這八個字不知是甚麼意思，卻震得人人耳中嗡嗡發響。朱子柳焦躁起來，心想：「他若再變招，這場架不知何時方能打完。我以大理國故相而為大宋打頭陣，可千萬不能輸了，致貽邦國與師門之羞。」忽然間筆法又變，運筆不似寫字，卻如拿了斧斤在石頭上鑿打一般。

這一節郭芙也瞧出來了，問道：「朱伯伯在刻字麼？」黃蓉笑道：「我的女兒倒也不蠢，他這一路指法是石鼓文。那是春秋時用斧鑿刻在石鼓上的文字，你認認看，朱伯伯刻的是甚麼字。」郭芙順著他筆意看去，但見所寫每一字盤繞糾纏，倒是一幅幅小畫，一字不識。黃蓉笑道：「這是最古的大篆，無怪你不識，我也認不全。」郭芙拍手笑道：「這蒙古蠢才自然更加認不出了。媽，你瞧他滿頭大汗、手忙腳亂的怪相。」

霍都對這一路古篆果然只識得一兩個字。他既不知對方書寫何字，自然猜不到書法間架和筆畫走勢，難以招架。朱子柳一個字一個字篆將出來，文字固然古奧，而作為書法之基的一陽指也相應加強勁力。霍都一扇揮出，收回稍遲，朱子柳毛筆抖動，已在他扇上題了一個大篆。

霍都一看，茫然問道：「這是『網』字麼？」朱子柳笑道：「不是，這是『爾』字。」隨即伸筆又在他扇上寫了一字。霍都道：「這多半是『月』字？」朱子柳搖頭說道：「錯了，那是『乃』字。」霍都心神沮喪，搖動扇子，要躲開他筆鋒，不再讓他在扇上題字，不料朱子柳左掌斗然強攻，霍都忙伸掌抵敵，卻給他乘虛而入，又在扇上題了兩字，寫得急了，來不及寫大篆，卻是草書。霍都便識得了，叫道：「蠻夷！」

朱子柳哈哈大笑，說道：「不錯，正是『爾乃蠻夷』。」群雄憤恨蒙古鐵騎入侵，殘害百姓，個個心懷怨憤，聽得朱子柳罵他「爾乃蠻夷」，都大聲喝采。

霍都給他用真草隸篆四般「一陽書指」殺得難以招架，早就怯了，聽得這一股喝采聲勢，心神更亂，但見朱子柳振筆揮舞，在空中連書三字，那裏還想得到去認甚麼字？只得勉力舉扇護住面門胸口要害，突感膝頭一麻，原來已被敵人倒轉筆桿，點中了穴道。霍都但覺膝彎酸軟，便要跪將下去，心想這一跪倒，那可再也無顏為人，強吸一口氣向膝間穴道沖去，要待躍開認輸，朱子柳筆來如電，跟著又是一點。他以筆代指，以筆桿使一陽指法連環進招，霍都怎能抵擋？膝頭麻軟，終於跪了下去，臉上已全無血色。

群雄歡聲雷動。郭靖向黃蓉道：「你的妙策成啦。」黃蓉微微一笑。

武氏兄弟在旁觀鬥，見朱師叔的一陽指法變幻無窮，均大為欽服，暗想：「朱師叔功力如此深厚強勁，化而為書法，其中又尚能有這許多奧妙變化，我不知何日方能學到如他一般。」一個叫：「哥哥！」一個叫：「兄弟！」兩人一般的心思，都要出言讚佩師叔武功，忽聽得朱子柳「啊」的一聲慘叫，急忙回頭，但見他已仰天跌倒。

這一下變起倉卒，人人都大吃一驚。原來霍都不支跪地，朱子柳心想自己以一陽指法點中他穴道，這與尋常點穴法全然不同，旁人須難解救，伸手在他脅下按了幾下，運氣解開他被封的穴道。不料霍都穴道甫解，殺機陡生，口裏微微呻吟，尚未站直，右手拇指一按扇柄機括，四枚毒釘從扇骨中飛出，盡數釘在朱子柳身上。本來高手比武，既見輸贏，便決不能再行動手，大廳上眾目睽睽，怎料得到他會突施暗算？霍都若在比武之際發射暗器，扇骨藏釘雖然巧妙，卻也決計傷害不了對方；此時朱子柳解他穴道，與他相距不過尺許，而且好心相救，決想不到對方會以怨報德，忽施暗算，這暗器貼身陡發，武功再高，亦難閃避。四枚釘上餵以蒙古雪山所產劇毒，朱子柳一中毒釘，立時全身痛癢難當，難以站立。

群雄驚怒交集，紛紛戟指霍都，斥他卑鄙無恥。霍都笑道：「小王反敗為勝，又有甚麼恥不恥？咱們比武之先，又沒言明不得使用暗器。這位朱兄若用暗器先打中小王，那我也只有認命罷啦。」眾人雖覺他強詞奪理，一時也難駁斥，但仍斥罵不休。

郭靖搶出抱起朱子柳，但見四枚小釘分釘他胸口，又見他臉上神情古怪，知暗器上毒藥怪異，忙伸指先點了他三處大穴，使得血行遲緩、經脈閉塞，毒氣不致散行入心，問黃蓉道：「怎麼辦？」黃蓉皺眉不語，料知要解此毒，定須霍都或金輪國師親自用藥，但如何奪到解藥，一時彷徨無計。

點蒼漁隱見師弟中毒深重，又擔憂，又憤怒，拉起袍角在衣帶中一塞，就要奔出去和霍都交手。黃蓉思慮比武的通盤大計，心想：「對方已勝一場，漁人師兄出馬，對方達爾巴應戰，我們並無勝算。」忙道：「師兄且慢！」點蒼漁隱問道：「怎麼？」饒是黃蓉智謀百出，卻也答不出話來，頭一場既已輸了，此後兩場就甚難處。

霍都使狡計勝了朱子柳，站在廳口洋洋自得，遊目四顧，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一瞥眼間，見小龍女與楊過並肩坐在石礎之上，拉著手娓娓深談，對自己這場勝利竟是視若無睹，不由得心頭火起，伸扇指著楊過喝道：「小畜生，站起來。」

楊過全神貫注在小龍女身上，但覺天下雖大，再無一事能分他之心，因之適才霍都與朱子柳鬥得天翻地覆，他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與小龍女同在古墓數年，實不知自己對她已刻骨銘心、生死以之。當日小龍女問他是否要自己做他妻子，只因突然而發，他心中從未膽敢想過此事，竟愕然不知所對，事後小龍女影蹤不見，他在心中已不知說了幾千百遍：「我要的，我自然要的。寧可我立時死了，也要姑姑做我媳婦。」

他與小龍女之間的情意，兩人都是不知不覺而萌發，及至相別，這才蓬蓬勃勃的不可抑制。楊過固然天不怕、地不怕，而小龍女於世俗禮法半點不知，只道我欲愛則愛，我欲喜則喜，又與旁人何干？因此上一個不理，一個不懂，二人竟在千人圍觀之間、惡鬥劇戰之場，執手而語，情致纏綿。

楊過心情激動，說道：「我叫你慣了，嘴裏仍叫你『姑姑』，心裏卻叫你『媳婦兒』。」小龍女微笑道：「好的，沒人的時候，你可以叫我『媳婦兒』。嗯，媳婦兒，媳婦兒，我愛你這麼叫我。」楊過道：「那你一生一世都要做我媳婦兒。」小龍女道：「這個自然。難道只做三天、四天就不做嗎？我不成，你也不可以，你要永遠是我的老公，不准你變心。」楊過道：「我當然永遠永遠不變心、不負心。李師伯挑撥造謠，老想騙得你傷心，你別信她的。」小龍女點點頭，斬釘截鐵的道：「嗯，她是個壞女人！」

霍都又罵了一聲，楊過仍沒聽見。霍都更欲斥責，只聽金輪國師吩咐道：「我方已勝了一場，可接著再鬥第二場。」霍都向楊過狠狠瞪了一眼，退回席間，大聲說道：「敝方勝了一場，第二場由我二師兄達爾巴出手，貴方那一位英雄出來指教？」

※※※

達爾巴從大紅袈裟下取出一件兵器，走到廳中。眾人見到他的兵刃，都暗暗心驚，原來那是一柄又粗又長的金杵。這金剛降魔杵向為密教中護法尊者所用，藏僧、蒙僧以此為兵刃的本亦常有，但達爾巴這降魔杵長達四尺，杵頭碗口粗細，杵身金光閃閃，似是以黃金混和鋼鐵所鑄，或是鋼杵外有幾層黃金，一望而知甚是沉重。

他來到廳中，向群雄合什行禮，舉手將金杵往上高拋。金杵落將下來，砰的一聲，把廳上兩塊青花大磚打得粉碎，杵身陷入泥中，深逾一尺。這一下先聲奪人，此杵之重可知，瞧他又乾又瘦的一個和尚，居然使得動此杵，則武功膂力又可想而知。

黃蓉心想：「靖哥哥自能制服這莽和尚，但第三場那國師出手，我方無人能擋，這場比武是輸定了。說不得，我勉力用巧勁鬥他一鬥。」一提打狗棒，說道：「我出手罷！」郭靖大驚，忙道：「使不得，使不得。你身子不適，怎能與人動手？」黃蓉也覺並無把握取勝，但若輸了這一場，第三場便不用比了，正躇躊間，點蒼漁隱叫道：「黃幫主，讓我去會這惡僧。」他見師弟中毒後麻癢難當的慘狀，心急如焚，急欲報仇。黃蓉也苦無善策，心想：「眼下只有力拚，若他勝得蒙僧，靖哥哥再以硬碰硬，與那國師分個高下便了。」於是說道：「師兄請小心了。」

武氏兄弟搬過師伯所用的兩柄鐵槳呈上。點蒼漁隱挾在脅下，走到廳中。他雙眼火紅，繞著達爾巴走了一圈。達爾巴莫名其妙，見他打圈，便跟著轉身。點蒼漁隱猛然大喝一聲，兩手分執雙槳，往他頭頂直劈下去。達爾巴伸手拔起地下降魔杵招架，槳杵相交，噹的一聲大響，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發響。兩人虎口都是隱隱發痛，均知對方力大，各自向後躍開。達爾巴說了一句蒙古語，漁隱卻用大理的擺夷語罵他。二人誰也不懂，突然間欺近身去，槳杵齊發，又是金鐵交鳴的一聲大響。

這番惡鬥，再不似朱子柳與霍都比武時那般瀟灑斯文。二人銅缸對鐵甕，大力拚大力，各以上乘外門硬功相抗，杵槳生風，旁觀眾人盡皆駭然。

點蒼漁隱膂力本就極大，在湘西侍奉一燈大師隱居之時，日日以鐵槳划舟，逆溯激流而上，雙臂更是練得筋骨似鐵。他是一燈的大弟子，在師門親炙最久，四大弟子中向來武功第一，只是他天資較差，內功不及朱子柳，但外門硬功卻厲害之極。此時與達爾巴硬拚外功，正是用其所長，但見他雙槳飛舞，直上直下的強攻。兩柄鐵槳每一柄都有五十來斤重，他卻舉重若輕，與常人揮舞幾斤重的刀劍一般靈便。

達爾巴向來自負膂力無雙，不料在中原竟遇到這樣一位神力將軍，對方不但力大，招數更為精妙，當下全力使動金剛杵。杵對槳，槳對杵，兩人均是攻多守少。

當朱子柳與霍都比武之時，廳上觀戰的群雄均已避招散開，此刻三般重兵刃交相拚鬥，別說勁風難擋，即是槳杵相撞時所發出的巨聲也令人甚難忍受。眾人多數掩耳而觀。燭光照耀之下，黃金杵化成一道金光，鑌鐵槳幻為兩條黑氣，交相纏繞。

這一場好鬥，多數人平生未見。更凶險的情景固非沒有，但高手比拚內功，內裏緊迫異常，外表看來卻甚平淡。至於拳腳兵刃的招數拆解，則巧妙固有過之，狠猛卻又大為不及。世上如點蒼漁隱這般神力之人已極罕有，再要兩個膂力相若，功力相近之人碰在一起如此惡鬥，更加難遇難見了。

郭靖與黃蓉都看得滿手是汗。郭靖道：「蓉兒，你瞧咱們能勝麼？」黃蓉道：「現下還瞧不出來。」其實郭靖何嘗不知一時之間勝負難分，但盼妻子說一句「漁隱可勝」，心中就大為安慰。

再拆數十招，兩人力氣絲毫不衰，反而精神彌長。點蒼漁隱雙槳交攻，口中吆喝助威。達爾巴問道：「你說甚麼？」他說的是蒙語，漁隱那裏懂得，也問：「你說甚麼？」達爾巴自也不懂。兩人便即各自亂罵狠鬥，只打得廳上桌椅木片橫飛。眾人耽心他們一個不留神打中了柱子，只怕整座大廳都會塌將下來。

金輪國師和霍都也是暗暗心驚，看來如此惡鬥下去，達爾巴縱然得勝，也必脫力重傷，但激戰方酣，怎能停止？

兩人跳盪縱躍，大呼鏖戰，黃光黑氣將燭光逼得也暗了下來，猛然間震天價一聲大響，兩人同聲大喝，一齊跳開，原來漁隱右手鐵槳和金杵硬拚一招，二人各使全力，鐵槳槳柄較細，不及金杵堅牢，竟爾斷為兩截。槳片飛開，噹的一聲，跌在小龍女身前。

小龍女正與楊過說得出神，毫沒留意，槳片砸在磚地上，砸碎了磚塊，一小塊磚片跳了起來，撞在她左腳腳趾上，她「哎喲」一聲，跳了起來。她這一呼痛，楊過方才驚覺，忙問：「你受傷了麼？」小龍女撫著腳趾，臉現痛楚神色。

楊過大怒，又心生憐惜，先一把摟住小龍女，防備再有人傷她，再轉頭尋找是誰投來這塊鐵板砸碎磚塊，打痛了姑姑，見點蒼漁隱右手拿著斷槳，正與達爾巴爭執，要以單槳與他再鬥。達爾巴不住搖頭，他知敵人力氣功夫和自己半斤八兩，若再比武，也是難勝，既在兵刃上佔了便宜，這場比武就算贏了。

※※※

霍都站了出來，朗聲說道：「我們三場中勝了兩場，這武林盟主之位自該屬於我師，各位……」他話未說完，楊過向漁隱道：「你的鐵槳怎地斷了，飛過來打痛了我姑姑？」漁隱道：「我……我……」楊過道：「你的鐵槳也不做得結實些，快去賠禮。」漁隱見他是個孩子，不加理睬。楊過忽地伸手，將他斷槳奪過，叫道：「快向我姑姑賠不是。」

霍都給他打斷話頭，大是氣惱，喝道：「小畜生！快滾開！」楊過叫道：「小畜生罵誰？」霍都聽他問「小畜生罵誰」，順口答道：「小畜生罵你！」他怎知南方孩子向來以這般套子鬥口，一不留神，已自上當。楊過哈哈大笑，說道：「不錯，正是小畜生罵我！」大廳上情勢本來極為緊張，卻給這少年突然這麼一個打岔，群雄都笑了出來。霍都大怒，摺扇直出，往楊過頭頂擊落。

群雄適才均見霍都武功了得，這一扇如打在楊過頭上，不死也必重傷，齊聲呼叫：「住手！」「不得以大欺小！」

郭靖飛身搶出，正要伸手奪扇，楊過頭一低，已從霍都手臂下鑽過，槳柄回繞，使出打狗棒法的「纏」字訣，在霍都腳下一絆。霍都立足不穩，一個踉蹌，險些跌倒，總算他武功高強，將跌勢硬生生變為躍勢，凌空竄起，再穩穩落下。

郭靖一怔，問道：「過兒，怎麼了？」楊過笑道：「沒甚麼。這廝瞧不起洪老幫主的打狗棒法，我就想用打狗棒法摔他個觔斗，可惜給他逃開了。」郭靖大奇，又問：「你怎麼會使？」楊過撒謊道：「適才魯幫主和他動手，我瞧了之後，學得幾招。」郭靖自己天資魯鈍，只道世上聰明之人甚多，對他的話倒也信了八九成。

霍都給楊過這麼一絆，料得是自己不小心，怎想得到這個十幾歲的少年竟有高明武功，心想眼下爭盟主是大事，辦完正事再打發這小子不遲，於是大踏步走到郭靖面前，朗聲道：「郭大俠，今日比武是我們勝了，我師金輪國師是天下武林盟主。可有那一位不服……」

他話未說完，楊過悄悄走到他身後，槳柄疾送，使出打狗棒法中第四招「戳」字訣，忽地向他臀上戳去。以霍都的武功修為，背後有人突施暗算，豈有不知之理？可是一來他沒將楊過放在眼裏，二來打狗棒法端的神奇奧妙，他雖驚覺，急閃之際終究還是差了這麼幾寸，噗的一下，正中臀部。饒是他內功深厚，臀部又是多肉之處，這一下卻也甚為疼痛，兼之出其不意，他只道定可避過，偏偏竟又戳中，不由得「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楊過喝道：「甚麼東西？我就不服！」

霎時之間，廳上笑聲大作。群雄都想這少年不但頑皮，兼且大膽，這蒙古王子居然兩次著了他道兒。

至此地步，霍都焉得不惱？反手一掌，要先打他個耳光，出了口惡氣再說。他雖是順手一掌，但掌力含勁蓄勢，實是蒙古金剛宗武功的精要，預擬一掌要將這少年打昏躺下。郭靖知道厲害，左手探出，反手一勾，已將他手掌抓住，勸道：「閣下怎能跟小孩兒一般見識？」霍都被他一把抓住，但感半身發麻，不禁驚怒交集。

楊過乘勢橫過槳柄，重重一棍打在他臀上，叫道：「小畜生不聽話，爸爸打你屁股！」郭靖喝道：「過兒快退開，不許胡鬧！」但群豪已嘻嘻哈哈的笑成一團。

蒙古一邊的眾武士紛紛叫嚷：「兩個打一個麼？」「不要臉！」「這算不算比武？」郭靖一怔，放脫了霍都。

黃蓉見楊過適才這一絆一戳，確是打狗棒法的招數，心下大疑：「他從何處偷學得到這路棒法？難道這幾個月來我教魯有腳之時，每天他都來偷看？但我教棒時每次均四下查過，他怎能瞞得過我？」叫道：「靖哥哥，你來。」郭靖回到妻子身旁，但他耽心楊過吃虧，眼光仍不離廳心二人。

只見霍都揮掌飛腳，不住向楊過攻去。楊過一面閃避，一面大叫：「打你屁股，打你屁股！」橫槳柄不住向他臀部抽擊，此時霍都展開身法，自已打他不著，每一棍都落了空。霍都用摺扇想打楊過腦袋，楊過卻用鐵槳柄去打他後臀，兩人你追我趕，在廳上迅速異常的兜圈子，誰也打不著誰。

旁觀眾人初時只覺滑稽古怪，待見二人繞了幾個圈子，都驚訝起來。楊過年紀雖小，然腳步輕盈，身手迅捷，輕功似猶勝對手。霍都幾次飛步擊打，都給他巧妙避開。

點蒼漁隱與達爾巴本來各執兵刃，怒目對視，一個要衝上去再打，一個全神戒備，以防對方突襲，但見霍都竟奈何不了這少年，都感詫異，一個裂開大嘴嘻嘻而笑，一個用蒙古話嘰哩咕嚕的咒罵。

轉瞬間霍楊二人又繞了三個圈子，霍都已瞧出對方輕身功夫了得，一味跟他追逐，說不定竟還輸了，突然轉身，急伸左掌迎面去抓他槳柄，右手扇子往他腿側「環跳穴」上點去。這一下出手，顯已不再是懲戒頑童，竟是比武過招了。

楊過卻仍不與他正面對戰，側身避開扇子，橫著槳柄揮打，叫道：「老子打你屁股！一日不過三，打了兩下，還欠一下！」拚鬥時這般戲弄，本來須得比對方武功高出甚多方無危險，楊過雖學過不少上乘武功，功力卻遠遠不及對手，如此胡鬧本來必定遭殃。但群豪瞧得有勁，紛紛嘻笑叫嚷、拍手頓足的為他助威。霍都給吵得心神不定，生怕在天下英雄面前再給這頑童打中一下屁股，就算當場殺了這小廝，也已大大丟臉，因之全神貫注的閃避，一時竟忘了反擊，楊過這才未遇凶險。

到了此時，黃蓉自早已看出楊過曾受高人指點，武功著實了得，又想起日間他以內力助自己調息，內功修為亦自不凡，心想且由他胡攪一陣，竟能由此挽回連敗兩陣的頹勢亦未可知，高聲叫道：「過兒，你好好和他比一比罷，我瞧他不是你對手。」

楊過向霍都伸了伸舌頭，道：「你敢不敢？」說著站定身子，指著他鼻子。

霍都心下雖怒，但想不可因小不忍而亂大謀，己方連勝兩場，武林盟主已然奪得，何必再為一個少年而另起糾紛？便道：「小畜生，如此頑皮，總得要好好教訓你一番，這個倒也不忙。現下請天下武林盟主金輪國師給大夥兒致訓，大家一齊聽他老人家的號令。」群雄轟然抗辯，喧嘩嘈雜。

霍都大聲道：「咱們言明在先，三賽兩勝。各位說過的話，算人話不算？」

群雄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均知駟不及舌之義，要他們出爾反爾，那是萬萬不肯的；但適才這兩場實在輸得冤枉，第一場是中了暗算，反勝為敗，第二場只是折斷了兵刃，可是硬要說不敗，卻也難以理直氣壯。眾人給他這麼一問，一時語塞。

楊過道：「這個老和尚這般高，這般瘦，模樣古怪，怎能做武林盟主？我瞧他不配。」霍都怒道：「這小孩的師父是誰？快領去管教。再在這裏撒野，我下手可要不留情面了。」楊過道：「我師父才配當武林盟主，你師父有甚麼本領？」霍都道：「你師父是那一位？請出來見見。」他見楊過身手不凡，料得他師父必是高手，是以用了個「請」字。

楊過道：「今日爭武林盟主，都是徒弟替師父打架，是不是？」霍都道：「不錯，我們三場中勝了兩場，因此我師父是盟主。」楊過道：「好罷，就算你勝了他們，那又怎地？我師父的徒弟你可沒打勝。」霍都問道：「你師父的徒弟是誰？」楊過笑道：「蠢才！我師父的徒弟，自然是我。」群雄聽他說得有趣，都哈哈大笑起來。

楊過笑道：「咱們也來比三場，你們勝得兩場，我才認老和尚作盟主。若是我勝得兩場，對不起，這武林盟主只好由我師父來當了。」

眾人聽他說到此處，均想莫非他師父當真是大有來頭的人物，要來和洪七公、金輪國師爭武林盟主，不管他師父是誰，總是漢人，自勝於讓蒙古國師搶了盟主去，這少年當然鬥不過霍都，然而眼下己方已然敗定，只有另生枝節，方有轉機，於是紛紛附和：「對，對，除非你們蒙古人再勝得兩場。」「這位小哥說的甚是。」「中原高手甚多，你們僥倖佔了兩場便宜，有甚希罕？」

霍都尋思：「對方最強的兩個高手都已敗了，再來兩個又有何懼？就怕他們使車輪戰法，打敗兩個又來兩個。」對楊過道：「尊師要爭這盟主之位，原也在理，只是天下英雄何止千萬，比了一場又是一場，卻比到何年何月方了？」

楊過頭一昂，說道：「旁人來作盟主，我師父也不願理會，但她瞧著你師父心裏就有氣。」霍都道：「尊師是誰？他老人家可在此處？」楊過笑道：「他老人家就在你眼前。喂，姑姑，他問你老人家好呢。」小龍女「嗯」的一聲，向霍都點了點頭。

群雄先是一怔，隨即哈哈大笑。眼見小龍女容貌俏麗，年紀尚較楊過幼小，怎能是他師父？顯是這少年有意取笑、作弄霍都了。只有郝大通、趙志敬、甄志丙等幾人才知他所言是實。黃蓉雖智慧過人，卻也決計不信小龍女這樣一個嬌弱幼女會是他師父。

霍都大怒，喝道：「小頑童胡說八道！今日群雄聚會，有多少大事要幹，那容得你在此胡鬧？快給我滾開。」

楊過道：「你師父又黑又醜，說話嘰哩咕嚕，難聽無比。你瞧我師父多美，多麼清雅秀麗，請她做武林盟主，豈不是比你這個醜和尚師父強得多麼？」小龍女聽楊過稱讚自己美貌，心中喜歡，嫣然一笑，真如異花初胎，美玉生暈，明艷無倫。

群雄見楊過作弄敵人越來越是大膽，都感痛快，有些老成之人卻暗暗為他耽心，生怕霍都陡下殺手，勢必送了他性命。

果然鬧到此時，霍都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天下英雄請了，小王殺此頑童，那是他自取其咎，須怪不得小王。」摺扇一揮，就要往楊過頭頂擊去。楊過模倣他說話神氣，挺胸凸肚，叫道：「天下英雄請了，小頑童殺此王子，那是他自取其咎，須怪不得小頑童！」群雄轟笑聲中，他突然橫過槳柄，往霍都臀上揮去。

※※※

霍都側身讓過，摺扇斜點，左掌如風，直擊對方腦門。扇點是虛，掌擊卻實，這一掌使上了十成力，存心要一掌將他打得腦漿迸裂。楊過閃身斜走，順手將一張方桌推出，格的一響，霍都這掌擊在桌上，登時木屑橫飛，方桌塌了半邊。群雄見他掌力驚人，不禁咋舌。霍都隨即飛腳踢開桌子，跟著進擊。楊過見他出掌狠辣，再也不敢輕忽，舞動槳柄，就使打狗棒法和他鬥了起來。

那打狗棒法的招數洪七公曾全部傳授，當日楊過在華山絕頂向歐陽鋒試演數日，招數中最奧妙曲折之處也都已演過，口訣和變化又曾聽黃蓉傳於魯有腳，這大半天中自行細加推究，將兩者一加湊合，居然使得頭頭是道。只是槳柄太過沉重，又短了半截，運用之際甚不方便，再加研習的時刻太短，未能熟習，拆了十餘招，已給霍都扇中夾掌，困在一隅。

黃蓉見他所使的果真都是打狗棒法，雖然招數生澀，未盡妙用，出手姿式卻似模似樣，知他兵刃不順手，當即走到廳中，伸棒在二人之間一隔，說道：「過兒，打狗須用打狗棒。魯幫主這棒兒借給你罷，打完惡狗，立即歸還。」打狗棒是丐幫幫主的信物，是以須得言明借用。楊過大喜，接過竹棒。黃蓉在他耳邊低聲道：「逼他交出解藥。」說罷便即躍回。楊過沒留神適才朱子柳身中暗器的情狀，不知解藥何指，微微一怔，霍都已揮掌劈到。

楊過提起打狗棒往他小腹點去。這竹棒又堅又韌，長短輕重，無不順手，以打狗棒使打狗棒法，自是威力倍增。霍都發掌正劈向他頭頸，見他竹棒疾出，逕刺自己臍下三寸的「關元穴」，這是任脈的要穴，這小小頑童認穴竟如此精確，不由得吃了一驚。他與楊過已糾纏數次，始終當他不過是個身手敏捷、曾得明師指點的少年，此刻見了他這一招刺穴，才當他是個可相匹敵的對手，再也不敢輕忽，撤掌迴身，轉扇護胸。旁觀高手見他竟改取守勢，顯是對楊過頗為忌憚，詫異更甚。

楊過說道：「且慢，小頑童決不白白與人過招，須得賭個利物。」霍都道：「好，你若輸了，向我磕三個頭，叫三聲爺爺。」楊過又使江南頑童常用的討便宜套子，假裝沒聽見，問道：「叫甚麼？」這套子突然使將出來，不知者極易上當。霍都生長邊陲，日常相處的盡是淳樸質實之輩，那懂這些江南頑童的狡獪，順口答道：「叫爺爺！」楊過應道：「嗯，乖孫兒，再叫我一聲。」眾人轟笑聲中，霍都又知上了惡當，一咬牙，右扇左掌，狂風暴雨般攻將過去。

楊過奮力抵擋，說道：「你若輸了，就須將解藥給我。」霍都怒道：「我輸給你？快別做夢，小畜生！」楊過竹棒揚起，喝道：「小畜生罵誰？」霍都道：「小畜生罵……」話到口邊，猛然省起，總算懸崖勒馬，硬生生把最後一個「你」字縮回嘴裏。楊過笑道：「小番王，教了你個乖，你記著罷。」他話雖說得輕巧，手上卻越來越感艱難。

霍都是國師的得意弟子，已得蒙古金剛宗武功的精要，他與一燈大師最強的弟子朱子柳拆得近千招，功力之深，與楊過自是不可同日而語。楊過初時激他動了怒氣，乘機佔得便宜，霍都也未全力與搏，此刻當真動手，二十餘招之後，楊過便即相形見絀。但群雄見他小小年紀，居然支持了這麼許久，均已大為讚許，都說：「這孩子可了不起。」紛紛互相詢問，這少年是誰的門下。

霍都見敵人勢劣，掌力加強。楊過所使的打狗棒法神妙莫測，本非霍都的扇法掌法之所及，但洪七公所授的只是招數，棒法的口訣秘奧，他今朝甫自黃蓉口中聽到，仗著聰明，才勉強湊合著兩者使用，然要半天之間融會貫通，施展威力，自決無此理。再鬥一會，楊過東躲西閃，已難招架。

郭芙與武氏兄弟自廳中比武開始，一直全神觀鬥，三人湊首悄悄議論，及至楊過出來動手，三人大出意料之外。武氏兄弟說他狂妄愚魯，自討苦吃。郭芙偏和他們抬槓，讚他大膽機敏。武氏兄弟聽得心中酸溜溜的甚不好受。初時他們見小龍女忽然來到，與楊過神態親密，兄弟倆對望一眼，登時大感輕鬆，等得聽楊過稱她為師父，雖不知真假，二人心頭又沉重起來。這時見楊過給霍都逼得手忙腳亂，兩兄弟自知不該幸災樂禍、希冀敵人獲勝，然內心深處，竟是盼望他這觔斗栽得越重越好。二人只因患得患失，於是忽喜忽憂，心情於瞬息之間接連數變。郭芙對楊過固無好感，亦無厭憎之心，只當他是個落魄無能之人，無足輕重，聽父親說要將自己許配於他，一時雖感氣憤，但終信此事決難成真，也不如何掛懷，後來見他武功甚強，也只大為驚異而已，見他勢危，卻不禁耽心。

楊過知道如此相鬥，再鬥不了十招，難免給敵人打倒，瞥見小龍女雖仍坐在石礎上，背心卻已不再倚靠廳柱，神色關注，隨時便要躍起相助，心念一動，突然橫棒揮出，身子斜飛，從小龍女腳上躍過。霍都喝道：「那裏走？」跟著躍起追擊。

小龍女雙足微抬，左足足尖踢向霍都右足外踝的「崑崙穴」，右足足尖踢他左足心的「湧泉穴」。總算霍都武功極為精強，見微知著，變化迅捷，小龍女雙足稍起，旁人毫不在意，他已知這少女是以極厲害的招數忽施突襲，百忙中使一招「鴛鴦連環腿」，雙足向空連環虛踢，才避開了她這兩下來無影去無蹤的飛足點穴。

楊過從小龍女腳上躍過，早料到有此一著，不待敵人落地，打狗棒已揮了出去。霍都伸扇在棒上一搭，借力斜身飛開，離得小龍女遠遠地，不自禁望了她兩眼，心想：「中原果然儘多能人，這兩個少年男女都不過十來歲年紀，怎地如此了得？」

楊過得了這一招之利，發揮棒法中攻手，連進了三記殺招，霍都大感狼狽，全力抵禦。可是第四招上楊過已無奧妙棒法連續進攻，緩得一緩，給他反擊過來，又處劣勢。

旁人不懂棒法，還不怎地，黃蓉卻連連暗呼可惜，忍不住唸道：「棒迴掠地施妙手，橫打雙獒莫回頭。」這正是打狗棒法的訣竅，楊過雖知歌訣招數，卻不知此招該當於此時用出，聽得黃蓉唸起，當即橫棒掠地，直擊不回。

這一棒去勢古怪，他雖然使了，實不知有何功效，豈知竹棒擊出，正巧對方舉扇斜揮。霍都這一招尚未使足，已知不妙，急忙躍起相避。黃蓉又唸：「狗急跳牆如何打？快擊狗臀劈狗尾。」這路棒法在丐幫中世代相傳，做丐兒的有甚文雅之士，口訣語句自然俚俗。旁人還道是黃蓉出言譏罵敵人是狗，卻不知她正在指點楊過武藝。那打狗棒法雖是除丐幫幫主外不傳別人，但一來楊過已自學會，二來這場比武關係重大，務須求勝，當下黃蓉也顧不得幫規所限，看到兩人進退守攻的情勢，不住口的出言指點。

她每一句話都說得正中竅要，兼之楊過機伶無比，數次得手之後，不等黃蓉唸完歌訣全句，只消提得頭上幾字便即施展。這打狗棒法果然威力奇強，霍都空有一身武功，竟被一根竹棒逼得團團亂轉，再無還手餘地。眼見再拆數招，這武功精強的番邦王子就要落敗，群雄驚喜交集。大廳中采聲四起。

霍都揮扇急攻兩招，把楊過迫開幾步，叫道：「且住！」楊過笑道：「怎麼？小孫兒認輸了罷？」霍都臉色鐵青，森然道：「你說是為你師父爭奪盟主，怎麼使上了洪七公的武功？若說為洪七公爭盟主，適才已比兩場。你們到底是胡混瞎賴，還是怎的？」

黃蓉心想不錯，他這話倒是難以辯駁，正想與他強詞奪理一番，楊過已接口道：「你這次說的倒算是人話，這棒法果然非我師父所授，縱然勝得你，諒你也不服。你要見識見識我師父的功夫，絲毫不難。我剛才借用別派功夫，就怕本門功夫用將出來，你輸得太慘。」原來楊過聽他說了這番話，回頭向小龍女望了一眼，猛然省起：「幸虧這番王提醒了我。若是我用打狗棒法勝他，怎能顯出我姑姑的本事？姑姑豈不怪我忘了她傳授武功的恩德？」其實小龍女一派天真，心中充滿了對楊過的柔情密意，只要眼中看著他，就已心滿意足，萬事全不縈懷，他勝了固好，敗也無妨，都無甚相干，至於他是否用本門武功，是否聽由黃蓉指點，她更是半點也不放在心上。

霍都心想：「你若不用打狗棒法，取你性命又有何難。」當下冷笑道：「這就是了，定須領教尊師的所授高招。」

楊過跟小龍女練得最精純的乃是劍法，於是向群雄道：「那一位尊長請借柄劍一用。」廳上二千餘人之中倒有三百餘人佩劍，聽楊過如此說，齊聲答應，紛紛拔劍。

郝大通和孫不二未曾拜王重陽為師之時，均已心懷忠義，後來受王重陽薰陶，攘夷禦侮之心更熱。楊過反出全真教，他們自是甚感惱怒，但此時見他力抗強敵，為中華爭光，登時將門戶私見拋在一旁。孫不二武功在全真七子中最弱，王重陽臨終時將全真教最鋒利的一把寶劍傳給了她，俾以利器補武功之不足。她見楊過借劍拒敵，當即縱身搶在頭裏，雙手撗托一柄青光閃閃、寒氣森森的寶劍，說道：「你用這柄劍罷！」

楊過見那劍猶如一泓秋水，知是斷金切玉的利刃，若用以與霍都交手，定可佔得不少便宜，但他一見孫不二身上的道袍，立時想起自己在重陽宮中所受的屈辱，又想起孫婆婆橫死在郝大通掌下，白眼一翻，卻不接劍，轉頭從一名丐幫弟子手中取過一柄黑沉沉的生鏽鐵劍，說道：「就借大哥此劍一用。」竟將孫不二僵在當地，進退不得。她雖出家修道，終究武學之士火性難淨，自己好意借劍，這少年竟敢如此無禮，不禁大為惱怒，欲待開口斥責，卻又是大敵當前，不便另起爭端，當下強忍怒氣，退回人叢。也是楊過性子太剛，愛憎強烈，本可乘此良機與全真教修好，這麼一來，雙方嫌隙卻更深了。

霍都見他不取寶劍，卻拿了一把鏽得斑斑駁駁的鐵劍，心中卻多了一層忌憚之意。蓋武功練到極高境界，飛花摘葉均可傷人，原已不仗兵刃銳利，心想敵人取了這樣一柄鈍劍，當真是有恃無恐不成？當下張開摺扇，揮了兩下，欲待開口叫陣。

楊過挺劍指著摺扇上朱子柳所寫的四字，笑道：「爾乃蠻夷，眾人皆知，倒也不用張揚了。」霍都臉上一紅，摺扇啪了一聲，摺成根短棒，向他「肩井穴」微點，左掌呼地劈出，勢挾勁風，凌厲狠辣。楊過使動鐵劍，以「玉女劍法」還招。

當年林朝英石墓苦修，創下玉女心經的武功，此後不再出墓，只傳了她的貼身丫鬟，經小龍女再傳而至楊過。那丫鬟從不涉足武林。李莫愁雖是小龍女的師姊，卻未得師傳高深劍法，只以拂塵與掌法、暗器揚威江湖。此時楊過使出古墓派劍法，大廳上各門各派高手畢集，頗多見多識廣之士，但除小龍女外，竟沒一人見過。

這一派武功的創始人固是女子，接連兩代的弟子也都是女人，自不免輕柔有餘、威猛不足。小龍女教導楊過的架式，都帶著三分嬝娜風姿。楊過融會貫通之後，自然而然的除去了女子神態，轉為飄逸靈動。古墓派輕功當世無比，此時但見他滿廳遊走，一招未畢，二招已生。劍招初出時人尚在左，劍招抵敵時身已轉右，竟似劍是劍，人是人，兩都殊不相干，一套劍法只使得十餘招，群雄無不駭然欽服。

霍都的扇上功夫本也是武林一絕，揮打點刺，也是以飄逸輕柔取勝，但此刻遇到天下無雙的古墓派絕頂輕功，竟然施展不出手腳，加以他扇上給朱子柳寫上那四個字，被楊過一番取笑，不願再行張開，這樣一來。扇子中的「揮」字功夫便使不出了。

郭芙與武氏兄弟見楊過的劍法竟如此了得，六隻眼睛睜得大大的，再也無話可說。旁觀眾人之中第一歡喜的要算郭靖，他見故人之子忽爾練成這般身手，連自己也瞧不明他的家數，想起自己郭家與楊家的累世交情，不由得悲喜交集。黃蓉斜眼望了丈夫一眼，見他眼眶微紅，嘴角卻帶笑容，知他心意，伸手過去握住了他右手。

霍都眼見不敵，焦躁起來，暗思今日若是竟折在這小子手中，自此聲名掃地，還說甚麼揚威中原？只見楊過長劍斜指，劍尖分花，竟連刺三處，若是縱躍閃避，登時落了下風，當即張開摺扇，擋過了他這三招連刺，一聲呼喝，又使出「狂風迅雷功」來反擊。他右扇左袖，鼓起一股疾風，袖中隱藏鐵掌，口裏大聲呼喝，以他武林高手的身分，與一個少年過招，竟然不得不用出看家本領來全力施為，即令得勝，臉上也已全無光采。但此時他只求不敗，那裏還顧得這許多？吆喝叫嚷，一招狠似一招。

玉女劍法使的本是無鋒鈍劍，用這柄生鏽鐵劍倒也適合，楊過劍走輕靈，招斷意連，綿綿不絕，當真是閒雅瀟灑，翰逸神飛，大有晉人烏衣子弟裙屐風流之態。這套美女劍法本以韻姿佳妙取勝，襯著對方的大呼狂走，更加顯得他雍容徘徊，雋朗都麗。楊過雖一身破衣，但這路劍法使到精妙處，人人眼前斗然一亮，但覺他清華絕俗，活脫是個翩翩佳公子。可是楊過一求姿式俊雅，劍上的威力便不易發揚。霍都豁出了性命不要，愈鬥愈狠，楊過漸感吃力。郭靖、黃蓉看出他又將落敗，都是眉頭漸漸皺攏，但見霍都扇底與袖間的風勁越鼓越猛，不由得心中暗叫：「不好！」

忽見楊過鐵劍一擺，叫道：「小心！我要放暗器了！」霍都曾用扇中毒釘傷了朱子柳，聽他如此說，只道他的鐵劍就如自己摺扇一般，也是藏有暗器，無怪他不用利劍而用鏽劍，自己既以此手段行險取勝，想來對方亦能學樣，見楊過鐵劍對準自己面門指來，急忙向左躍開。卻見楊過左手劍訣引著鐵劍從右側刺到，那裏有甚麼暗器？

霍都知道上當，罵了聲：「小畜生！」楊過問道：「小畜生罵誰？」霍都不再回答，催動掌力。楊過左手一提，叫道：「暗器來了！」霍都忙向右避，對方一劍恰好從右邊疾刺而至，急忙縮身擺腰，劍鋒從右肋旁掠過，相距不過寸許，這一劍凶險之極，疾刺不中，群雄都叫：「可惜！」蒙古眾武士卻都暗呼：「慚愧！」

霍都雖死裏逃生，也嚇得背生冷汗，但見楊過左手又是一提，叫道：「暗器！」便再也不去理他，自行揮掌迎擊，果然對方又是行詐。楊過一劍刺空，縱前撲出，左手第四次提起，大叫：「暗器！」霍都罵道：「小……」第二個字尚未出口，驀地裏眼前金光閃動，這一下相距既近，又是在對方數次行詐之後毫沒防備，忙湧身躍起，只覺腿上微微刺痛，已中了幾枚極細微的暗器。他想暗器細小，雖中亦無大礙，盛怒之下，扇戳掌劈，要將這狡獪小兒立斃於當場。

楊過知已得手，那裏還再和他力拚，只是舞劍嚴守門戶，笑吟吟的道：「我三番四次提醒，要放暗器了，要放暗器了，你總是不信。可沒騙你，是不是？」

霍都正要揮掌擊出，突覺腿上一下麻癢，似被一隻大蚊叮了一口，忙提氣忍住，要待發招，麻癢更加厲害了，心裏一驚：「不好，小畜生暗器有毒！」念頭只是一轉，腿上癢得再也無法忍耐，也顧不得大敵當前，拋下扇子，伸手就去搔癢，只這麼一搔，竟似連心中也都癢了起來，不由得大叫摔倒。須知古墓派玉蜂金針之毒，天下罕見，中了一枚已自難當，何況在激鬥之際、血行正速時連中數枚？

※※※

蒙古僧人達爾巴大踏步走出，抱起師弟交在師父手中，轉身向楊過道：「小孩子，我來和你比武！」金剛杵橫掃，疾向楊過腰間打去。

這一杵揮將過來，帶著一道金光。金剛杵極為沉重，他一出手，金光便生，可見其膂力之強，手法之快。楊過雙腳不動，腰身向後縮了尺許，金剛杵恰好在他腰前掠過。那知達爾巴不等金杵勢頭轉老，手腕使勁，金剛杵的橫揮之勢斗然間變為直挺，竟向楊過腰間直戳過去。以如此沉重兵刃，使如此剛狠招數，竟能半途急遽轉向，人人均出意外，楊過也大吃一驚，忙按鐵劍在金杵上壓落，身子借力飛起。

達爾巴不等他落地，揮杵追擊，楊過鐵劍又在金杵上一按，二度上躍。達爾巴大喝一聲：「往那裏逃？」金杵跟著擊到。楊過身在半空，不便轉折，眼見情勢危急已極，當下行險僥倖，突然伸手抓住杵頭，揮劍直削下去。要是他有點蒼漁隱那樣的力氣，敵人非撒手放杵不可。只是達爾巴本力強他數倍，用力迴奪，急向後退。楊過乘勢放開杵頭，輕輕巧巧的落下地來。他接連三招被逼飛身半空，性命真在呼吸之間，這時敵人兵刃雖沒奪到，但危局已解，旁觀眾人都舒了口氣。古墓派長於輕功，而劍法但求出招奇速，不求強勁傷敵，這幾下正是他所學所練的本門熟技。

達爾巴見他輕功高強，變招迅速，說道：「小孩子的功夫很不錯，是誰教你的啊？」他說的是蒙古話，楊過自然一字不懂。他料來這和尚是在罵自己，於是依著他的口音，也是嘰哩咕嚕的說了同樣幾句。這幾個字發音既準，次序又絲毫不亂，在達爾巴聽來，正是問他：「小孩子的功夫很不錯，是誰教你的啊？」便答道：「我師父是金輪國師。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該叫我大和尚。」

楊過半點不肯吃虧，心想：「不管你如何惡毒的罵我，我只要全盤奉還，口頭上就不會輸了。你用番話罵我豬狗畜生，我照式照樣也罵你豬狗畜生。」是以用心聽他說話，等他一說完，便依樣葫蘆的以蒙古話說道：「我師父是金輪國師。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該叫我大和尚。」

達爾巴大奇，側過頭左看右瞧，心想你明明是小孩子，怎會是大和尚？你師父又怎會是金輪國師？說道：「我是國師的首代弟子，你是第幾代的？」楊過也道：「我是國師的首代弟子，你是第幾代的？」

吐蕃和蒙古的密教中向來有轉世輪迴之說，其時達賴與班禪的轉世尚未起始，但人死後投胎復生、不昧性靈的說法，早為密教中人人所深信不疑。金輪國師雖是蒙古人，出家後所學的是藏傳密宗佛教，在蒙古稱為金剛宗，少年時收過一個大弟子，這弟子不到二十歲就死了，達爾巴和霍都均未見過，只知有這麼一回事。達爾巴在國師座下排名第二，霍都居三，便是為此。此時達爾巴聽了這番言語，只道楊過是大師兄轉世，又想他如不是神童帶藝投胎，一個少年怎能有如此武功？再說他是中原少年，藏語又怎能說得這般純熟？當下側頭向他凝視片刻，越想越像，突然拋下金剛杵，向楊過低頭膜拜，連稱：「大師兄，師弟達爾巴參見。」

這一來楊過自然大奇，心想這和尚竟然罵不過我，向我低頭服輸，見他舉動恭敬之極，所說言語自非罵人，必是敬語，倒不必跟著他學了，於是點頭微笑，躬身合什，意示接納，並加還禮。

中原群雄更詫異之極，除郭靖、黃蓉外，大家不懂蒙古話，不知楊過跟他嘰哩固嚕、咭咭咯咯的對答半晌，說了番甚麼言語，竟折服了這神力驚人的番僧。

這中間只金輪國師明白原委，心知這二弟子為人魯直，上了楊過的當，大聲說道：「達爾巴，他不是你大師兄轉世，快起來跟他比武。」達爾巴一驚躍起，說道：「師父，我看他定是大師兄，否則小小年紀，怎會有如此身手？」金輪國師道：「你大師兄的武功比你強得多，這孩子卻不及你。」達爾巴只搖頭不信。國師知他性子最直，一時也說不明白，便道：「你若不信，跟他再比試一下就知道了。」

達爾巴對師父的話向來奉若神明，他既說楊過不是大師兄轉世，那就多半不是大師兄了。但他小小年紀，竟有這般高明武功，又自稱是他大師兄，卻又難以不信，還是遵從師父吩咐，與他較量幾招，試試他的真功夫，瞧是誰勝誰敗，那就真偽立判了，於是舉手向楊過道：「好，我就跟你比試一下武功，是真是假，就憑勝敗而定。」

楊過見他站起身來，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話，神色間甚是恭謹，料想他是說幾句禮貌言語，於是一音不變的照說一遍，達爾巴聽來，正是：「好，我就跟你比試一下武功，是真是假，就憑勝敗而定。」他聽了這幾句話，心下又感驚懼，暗想：「師父說我大師兄的武功比我強得多，我定然比他不過。」

楊過見他臉有懼色，心想：「我再嚇他一嚇，讓他就此退去便是。」說道：「你有五個徒兒，叫作川邊五醜，前幾天在華山絕頂對我無禮，已讓我廢去了武功。這五個傢伙還活著罷？」他說的是漢語，達爾巴自然不懂，當下由隨來的一名武士譯了。達爾巴一聽之下，更加大驚失色。

川邊五醜在洪七公與歐陽鋒兩大高手夾擊之下，全身筋脈俱廢，回去話也說不出了。達爾巴察看五人傷勢，料想就是師父金輪國師也絕無如此功力，竟能將這五人震得八脈俱廢，卻又保得他們性命，下手者實有通天徹地之能，殆是神道鬼怪。他又怎想得到洪七公、歐陽鋒二人的內力均不在金輪國師之下，二人合力，自是勝了他師父一倍。此刻聽楊過這麼說，更是懼意大盛，轉眼向國師瞧去，見他臉有怒容，卻又不敢不與楊過動手，只得說道：「請你手下留情。」楊過學著他的蒙古話，也道：「請你手下留情。」

郭芙見二人用蒙古話說個不休，走到黃蓉身邊道：「媽，他們說些甚麼？」郭靖明白達爾巴和楊過所說的蒙古話，但不知楊過何以學他說話。黃蓉於郭靖西征時曾在蒙古軍中，粗識蒙古言語，但不甚精，聽了達爾巴和楊過的對答，不明其意，但聽出楊過依樣葫蘆，學講達爾巴的話，但達爾巴何以竟會對他膜拜，卻也參詳不透，聽得女兒相詢，只「嗯」了一聲，道：「楊家哥哥和他說笑呢！」

便在此時，達爾巴突然揮杵向楊過打去，他想事先已說得清清楚楚，對方自有防備。楊過卻見他神態恭敬，萬不料他會突然出手，這一杵險些給他打著，急忙後躍避開。

他急退急趨，隨即縱上連刺三劍。達爾巴心中存了怯意，生怕楊過武學造詣驚人，輪迴轉世，必具莫大神通，當下只是以金剛杵緊守門戶，不敢絲毫怠忽，數招一過，楊過已瞧出他只守不攻，雖不明用意，卻樂得大展攻勢，飄忽來去，東刺西擊，這一路玉女劍法更使得英氣爽朗，顧盼生姿，而出招迅速奇快，更是人所罕見。

堪堪拆了百餘招，金輪國師瞧得大不耐煩，喝道：「達爾巴，趕快反擊，他不是你的大師兄！」達爾巴的武功自遠在楊過之上，但心存敬畏，功夫倒去了五成，楊過卻乘機全力施展。一個越得心應手，一個越畏縮退讓。楊過雖佔上風，卻也傷他不得，達爾巴更道是大師兄手下留情。國師大怒，厲聲喝道：「立時反攻！」這一句話聲音奇猛，只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響。達爾巴不敢違抗師令，一挺金剛杵，當即狂打急攻。

他這一番猛擊，便將楊過逼得不住閃避，招數中的破綻也漸漸顯露出來。達爾巴見他劍招稍疏，金杵倒甩上去，楊過縮手不及，劍杵相交。本來比武之際，雙方兵刃碰撞乃是常事，但金剛杵太過沉重，楊過的鐵劍始終翻騰飛舞，不敢和金杵相碰，此時一撞，但覺一股大力激盪，震得虎口劇痛，啪的一聲，鐵劍斷為兩截。達爾巴叫道：「是我勝啦！」垂杵退開，將金剛杵往地下一豎，雙手合什，躬身行禮。他雖得勝，對大師兄卻不敢失了禮數。

楊過也用蒙古話叫道：「是我勝啦！」半截鐵劍向他迎面擲去。達爾巴側身避過，心中一怔：「怎麼是大師兄勝啦？難道他這一招是誘著？」只見楊過空手猱身而上，不敢怠慢，忙舞杵護身。楊過在古墓中隨小龍女學練掌法，練到雙掌擋得住九九八十一隻麻雀飛翔，不讓一隻雀兒漏出掌去。這路「天羅地網勢」掌法乃林朝英獨得之秘，招數掌形從未下過終南山一步，此時使將出來，果然綿密無比，雖是空手，威力實不遜於手中有劍。達爾巴將金剛杵使得呼呼風響，楊過卻以極高的輕身功夫在杵隙中進退穿插，雖凶險處時時間不容髮，金剛杵卻始終碰不到他身子絲毫。他反而抓打撕劈、擒拿勾擊，在小擒拿手中夾以「天羅地網勢」掌法，著著搶攻，便似八十一隻麻雀四方八面向對方進攻一般。

又鬥一陣，達爾巴神力愈增，楊過卻也越鬥越輕捷。他在古墓寒玉床上坐臥練功，斗室中急奔疾轉，數年之功，此時才盡數顯現出來。偶然使到「夭矯空碧」，高縱低躍，更顯輕功之奇。

小龍女坐在柱旁石礎上，臉露微笑，瞧著兩人相鬥，眼見楊過久戰不下，從懷中掏出一雙白色手套，叫道：「過兒，接住了！」右手一揚，將手套擲了過去。

她這雙手套是以極細極韌的白金絲織成，雖然柔薄，卻非寶刀利刃所能損傷。郝大通見到手套飛空，臉上微微變色。當年重陽宮中交手，小龍女曾戴這手套而拗斷他長劍，竟逼得他險些自殺，此刻眼見之下，不由得觸動心境。

楊過接住了手套，退後一步，迅速戴上，腰肢款擺，使出古墓派武功中最奇妙最花巧的「美女拳法」來。這路拳法每一招都模擬一位古代美女，由男子使來本是不甚雅觀，但楊過研習時姿式已改，招名拳法如舊，身法卻已變婀娜嫵媚而為飄逸瀟灑。這麼一來，旁觀群雄渾摸不著頭腦，但見他忽而翩然起舞，忽而端形凝立，神態變幻，極盡詭異。

女子的姿態心神本就變化既多且速，而歷代有名女子性格不凡，顰笑之際、愁喜之分，自更難知難度。將千百年來美女變幻莫測的心情神態化入武術之中，再加上女神端麗之姿，女仙縹緲之形，凡夫俗子，如何能解？楊過使一招「紅玉擊鼓」，雙臂交互快擊，達爾巴舉杵橫架。楊過變為「紅拂夜奔」，出其不意的叩關直入，達爾巴豎杵直擋。楊過突使「綠珠墮樓」，撲地攻敵下盤。達爾巴吃了一驚，心想：「大師兄的招法怎地如此難測？」急躍而起，閃開他左掌的劈削。楊過雙掌連拍數下，接著連綿不斷的拍出，原來這是「文姬歸漢」，共有胡笳十八拍。

他每一招均有來歷，達爾巴是蒙古僧人，又怎懂得這些中原典故？霎時之間給他忽高忽低、或東或西的攻了個手忙腳亂。楊過手上戴了金絲手套，時時乘機使出「紅線盜盒」、「木蘭彎弓」、「班姬作史」、「嫦娥竊藥」等招數來奪他金杵，逼得他吼叫連連，大是狼狽。群雄大喜，齊聲喝采助威。

金輪國師見徒兒武功明明高於這少年，只因存了怯意，不斷遭對方搶攻，以致處境窘迫，厲聲喝道：「快使無上大力杵法！」

達爾巴應道：「是！」隻手握住杵柄，揮舞起來。他單手舞杵已神力驚人，此時雙手用勁，連腰力也同時使上了，金剛杵上所發呼呼風聲更加響了一倍。這「無上大力杵法」無甚變化，只是橫揮八招，直擊八招，一共二八一十六招，但一十六招反覆使將出來，橫揮直擊，只逼得楊過遠遠避開，別說正面交鋒，連杵風也不敢碰上。

點蒼漁隱折斷鐵槳之後，一直甚不服氣，此時見到這「無上大力杵法」如此威武，心想自己槳法之中實無這般至剛至猛的招數，不由得暗自欽佩。

再鬥一陣，廳上的紅燭已有七八枝被杵風帶滅，楊過只仗著輕功東西縱躍，一味閃避，但求不給金杵擊中帶著，那裏尚能還手？中原英雄盡皆心驚，默不作聲，蒙古眾武士卻暴雷價叫起好來。

楊過在金杵緊迫下惟有不住退縮，不多時竟已退讓入了廳角，要待變招，卻半點騰不出手腳。這路「無上大力杵法」本就帶著三分顛狂之意，達爾巴使發了性，已忘了眼前之人是大師兄轉世，見他縮在廳角內已然退無可退，大喝一聲：「你死了！」金杵橫揮，只聽得轟隆一聲猛響，煙霧瀰漫，磚土紛飛，大廳牆壁給他打破了一個大孔。

楊過於千鈞一髮之際以「天羅地網勢」從他頭頂疾躍而過，百忙之中仍沒忘了用蒙古話回敬一句：「你死了！」

眾人只道達爾巴這一招定要得手，郭靖不待他這一杵揮足，已自搶出要襲他後心，猛見眼前紅袍晃動，金輪國師發掌擊來。郭靖見對方掌勢奇速，急使一招「見龍在田」擋開。兩人雙掌相交，竟沒半點聲息，身子都晃了兩晃。郭靖退後三步，金輪國師卻穩站原地不動。他本力遠較郭靖為大、功力也深，掌法武技卻頗有不及。郭靖順勢退後，卸去敵人的猛勁，以免受傷。金輪國師卻極為好勝，強自硬接了這一招，忍著胸口隱隱作痛，竟凝立不動。連郭靖與金輪國師這等高手也道楊過定要遇險，以致一個飛身相救，一個出手阻截，那知楊過竟有奇招，在金杵貼身掠過的空隙之間逃了出來。二人見他居然脫險，均感詫異，一個喜慰，一個惋惜，各自退回。

達爾巴一擊不中，更不回身，金杵向後猛揮，楊過見敵招來得快極，自然而然的掠地竄出。這一下猶似燕子穿簾一般，離地尺許，平平掠過，剛好在金杵之下數寸，那又是「天羅地網勢」中的武功，危急中不由自主的夾雜了一些《九陰真經》的功夫，那是從古墓石室頂上王重陽所遺石刻中學來的。

黃蓉大奇，道：「靖哥哥，怎麼過兒也會九陰真經？你教他的麼？」她只道郭靖顧念故人之情，在送他上終南山的途中將真經授了於他。郭靖道：「沒有啊，若是傳他，我怎會瞞你？」黃蓉「嗯」了一聲，素知丈夫對旁人尚且說一是一，對自己自是更無虛言。但見楊過騰挪閃避，每遇危急，總是靠那真經的功夫護身。但他顯然並未練通，不會以真經武功反擊取勝，雖然保得性命，這一場比武看來終歸要輸了。黃蓉暗暗嘆息：「過兒真是奇才，他若跟得我一年半載，將打狗棒法和真經上的功夫學得全了，這蒙古和尚那裏還是他對手？」

正自煩惱，眼光一轉之際，忽見丐幫叛徒彭長老混在蒙古武士群中，滿臉喜色，她靈機一動，叫道：「過兒，移魂大法，移魂大法！」《九陰真經》中有一門功夫叫做「移魂大法」，係以心靈之力克敵制勝。當年洞庭湖君山丐幫大會，黃蓉曾以此法克制彭長老迷神催眠的「懾心術」，因此見到此人時便即想起。

古墓派的玉女心經講究兩人共使，須求心意相通，王重陽在古墓石室刻下《九陰真經》法要時摘入「移魂大法」的大綱，旨在擊破玉女心經的兩人心意相通，心通之術既受阻撓，玉女心經的諸般妙旨便使不出了。楊過記得「移魂大法」的要旨，他素服黃蓉之能，心想：「郭伯母既出此言，必有緣故，反正今日已然輸定，我就試他一試。」於是拳腳上繼續竄避招架，心中卻摒慮絕思，依著經中所載止觀法門，由「制心止」而至「體真止」，寧神歸一，竟無半點雜念。這時他全憑本性招架，聽聲閃躍、遇風趨避，眼光呆呆的瞪著敵人。

又拆數招，達爾巴忽覺楊過舉動有異，向他望了一眼，金杵猛擊過去。楊過使一招美女拳法中的「蠻腰纖纖」，腰肢輕擺避開，他既運「移魂大法」，心體為一，拳腳上使的是甚麼招數，臉上就有甚麼神情。達爾巴見他臉上忽現書卷之氣，那裏知他是在模仿唐代詩人白樂天之妾小蠻的舞姿，不禁一呆，金杵當頭直擊。楊過側頭避過，五根手指張開，伸手在自己頭髮上一梳，手指跟著軟軟的揮了出去，臉上微微一笑，卻是一招「麗華梳裝」。那張麗華是李後主的寵姬，髮長七尺，光可鑑人，李後主為她廢棄政事而亡國，其媚可知。楊過這麼一笑，達爾巴已受感染，跟著也是一笑。楊過眉清目秀，添上笑容，更增風致，達爾巴顴骨高聳，面頰深陷，跟著楊過作態一笑，旁觀眾人無不毛骨悚然。

楊過見他呆住，伸指戳出，卻是一招「萍姬針神」。達爾巴側身閃開，臉上跟著他做個細心縫衣的模樣。黃蓉見楊過領會她的意思，居然能以「移魂大法」令敵人受到感應，大為喜慰，低聲對郭靖道：「過兒遭際非凡，當年你在他這般年紀之時，尚沒如此功夫。」郭靖喜動顏色，點了點頭，目光凝視廳心二人，竟不稍瞬。

這「移魂大法」純係心靈之力的感應，倘若對方心神凝定，此法往往無效。要是對方內力更高，則反激過來，施術者反受其制。兩人比武，如施術者武功較強，則拳腳兵刃已足獲勝，實不必施用此法，若功力不及，卻又不敢貿然使用。是以此法雖高深精奧，臨敵時卻也無甚用處。達爾巴聽楊過說了一通蒙古語，早有八九成信得他是大師兄轉世，只因心存敬畏，是以感應極快，楊過這才一舉成功，但若施之於霍都，則此術楊過事先既未曾練過，內力又不及對手，勢必大遭凶險。

這時楊過將美女拳法施展出來，或步步生蓮，或依依如柳，達爾巴依樣模倣，只將眾人看得又驚駭，又好笑。

郭芙早已笑得打跌，對母親道：「媽，楊家哥哥這套功夫真妙，你怎不教我？」黃蓉道：「你若會了移魂大法，定然鬧得天翻地覆，終於自受其害。」拉著她手，鄭重說道：「你別以為好玩，楊家哥哥正與這和尚性命相搏，這可比動刀動劍更加凶險呢！」郭芙伸了伸舌頭，凝神望著楊過，心裏總覺得好玩，見楊過笑達爾巴也笑、楊過怒達爾巴也怒，於是也跟著學樣。

那知這「移魂大法」厲害之極，她只學得兩下，心頭便迷迷糊糊，竟一步步的走向廳心。黃蓉大吃一驚，忙伸手拉住。這時郭芙已心神受制，用力想甩開母親。黃蓉反手扣住她手腕拖回，將她臉兒轉過，教她瞧不到楊過。郭芙掙扎了幾下，脈門給拿住了動彈不得，腦中一昏，便伏在母親懷裏睡著了。

此時達爾巴已全為楊過制住，見他使招「西子捧心」，登時跟著來一下「東施效顰」，見他使出「洛神微步」，便也亦步亦趨，「翩若驚鴉、宛若遊蛇」起來。金輪國師早看出不對，連聲呼喝，達爾巴竟恍如不聞。楊過見時機已至，突使一招「曹令割鼻」，揮手在自己臉上斜削一掌，左掌削過，右掌又削，連綿不斷。古時曹文叔之妻名令，夫死後自割其鼻，以示決不再嫁。拳法中這一招本是以手掌在自己臉前削過，格開敵人擊來面門的拳掌，楊過的手掌卻近了數寸，削上了自己臉頰，看似出手甚重，其實只是手掌在自己臉上輕輕一抹，達爾巴那裏知道，雙掌拚命往自己臉上打去。他神力驚人，每一掌都是百餘斤的勁力，打到十餘掌，終於支持不住，將自己打得昏暈倒地。

楊過悄退數步，坐到小龍女身畔，右手支頤，左手輕輕揮出，長嘆一聲，臉現寂寥之意。這是「美女拳法」最後一招的收式，叫作「古墓幽居」，卻是楊過所自創，林朝英固然不知，小龍女也是不會。楊過當年學全了美女拳法之後，心想祖師婆婆姿容德行，不輸於古代美女，武功之高更不必說，這路拳法中若無祖師婆婆在，算不得有美皆備，於是自行擬了這一招，雖說為抒寫林朝英而作，舉止神態卻是模擬了師父小龍女。當日小龍女見到，微微一哂，自也不會跟著他去胡鬧。

群雄齊聲歡呼，叫道：「我們又勝了第二場！」「武林盟主是大宋高手！」「蒙古韃子快快滾出去罷，別來中原現世啦！」兩名蒙古武士在紛亂中搶出，將達爾巴抬了回去。

※※※

金輪國師見兩個徒弟都輸在這少年手裏，卻均非武功不及，委實敗得胡裏胡塗之至，心中大是惱怒，但臉上不動聲色，坐在椅上喝道：「少年，你師父是誰？」他武功絕倫之外，兼且博學多才，居然會說漢語。

楊過右手向小龍女一伸，笑道：「我師父就是這一位，你快來拜見武林盟主罷！」

金輪國師見小龍女嫵媚嬌怯，比楊過年紀更小，絕不信是他師父，心想：「中原漢人詭計多端，可不能騙得了我？」霍地站起，噹啷啷一陣響亮，從懷中取出一個金輪。這金輪徑長尺半，乃黃金混和白金及別的金屬鑄成，輪上鑄有天竺梵文的密宗真言，中藏九個小球，隨手一抖，響聲良久不絕。國師指著小龍女道：「哼，你這小姑娘也配做武林盟主？只要你接得住我這金輪的十招，我就認你是盟主。」楊過笑道：「我已勝了兩場，三賽兩勝，你方言明在先，卻又胡賴些甚麼？」國師道：「我要試試她的功夫，瞧她是不是當得起。」

小龍女不知金輪國師武功驚駭世俗，也不知「武林盟主」是甚麼東西，更沒想到自己要當還是不當，聽他說要試試自己是否接得住他金輪十招，當即站起身來，說道：「那我就試試。」

國師道：「你如接不住我十招，那便怎樣？」小龍女道：「接不住就接不住，又怎樣了？」她此時雖對楊過愛念已深，然對別事仍無動於中。中原群雄與蒙古武士均不知這是她本性，見她全不把國師瞧在眼內，還道她確是武功深不可測。更有人見楊過使「移魂大法」打敗達爾巴，還道她會使妖法，是個小妖女，登時紛紛議論。

金輪國師卻也真怕她行使妖法，便口中喃喃唸咒，嘰哩咕嚕，咭哩咯嘟，唸的是密宗真言「降魔伏妖咒」。楊過在旁聽得明白，只道這和尚又用蒙古話罵他師父，忙用心硬記，一個字一個字全記得清清楚楚。國師唸完咒語，金輪一擺，噹啷啷一陣響，喝道：「少年退開，我要動手了！」這兩句話說的卻是漢語。

楊過搖搖手，不敢說話，只怕一分心便忘了硬生生記住的這大段蒙古話，當下依著字音，一字一字的唸了起來。黃蓉雖略識蒙古話，但所知者多半為軍中言語，學到的有限，這些蒙古密宗咒語，夾了不少梵語，更一句也不明，只微笑聽著。

恰好達爾巴此時悠悠醒轉，見師父手持金輪，正要與人動手，卻聽楊過口誦密宗真言「降魔伏妖咒」，此是本門秘法，決計不傳外人，楊過若非大師兄轉世，怎麼會唸此咒？情急之下，一躍而出，跪在師父面前叫道：「師父，他真是大師兄轉世，你再收他入門罷！」金輪國師怒道：「胡說！你上了當還不知道。」達爾巴道：「是的啊，這事千真萬確，決不能錯。」國師見他糾纏不清，一把抓起他背心往廳裏擲去。達爾巴一個一百多斤重的身軀，在他一抓一擲之下輕飄飄的恍似無物。

眾人適才見達爾巴力鬥點蒼漁隱與楊過，膂力驚人，但國師這麼一擲，功力顯然又遠在其上，眼見小龍女這般嬌滴滴的模樣，別說接他十招，就是給他用力吹一口氣，只怕也就吹倒了，不禁都為她擔憂。蒙古武士中不少人曾見過國師顯示武功，當真是藝壓萬夫、力勝九牛。小龍女雖是敵人，但見她稚弱美貌，人人均起憐惜之心，想她縱有妖術，也必難敵國師玄功通神，不免暗暗盼他不要痛下辣手。

楊過唸完咒語，低聲道：「姑姑，小心這個和尚。」國師聽他唸得一字不錯，心下佩服，讚道：「少年，虧得你了。」楊過道：「和尚，虧得你了。」國師雙目一瞪，說道：「虧得我甚麼？」楊過道：「虧得你有膽跟我師父動手，她是菩薩轉世，有通天徹地之能、降龍伏虎之功，你還是小心為妙。」他見這和尚厲害，想說得他有了顧忌，出手不敢放盡，師父就易於抵擋。但金輪國師是蒙古不世出的英傑，文武全才，那會上當，叫道：「第一招來了，小姑娘，亮兵刃罷！」

楊過除下金絲手套，替師父戴上，見她臉頰白中透紅，雙眼含情，瞧著自己，忍不住要在她臉上深深一吻，終於硬生生的克制了，垂手退開。小龍女從懷中摸出一條雪白綢帶，迎風一抖，綢帶末端繫著一個金色圓球，圓球中空有物，綢帶抖動，圓球如鈴子般響了起來，玎玲玎玲，清脆動聽。眾人見二人的兵刃都極怪異，心想今日當真大開眼界，一個兵刃極短，一個卻極長，一個極堅，一個卻極柔，偏巧二般兵器又都會玎璫作聲。

金輪國師所用的金輪專擅鎖拿對手兵刃，不論刀槍劍戟、矛鎚鞭棍，遇上了全是縛手縛腳，常人揮動武器一招過去，噹啷啷一聲響，手中就沒了兵器。若不是他見楊過功夫了得，還決不會說到十招。他一生之中，極少有人能接得了他金輪的三招。

小龍女綢帶揚動，搶先進招。金輪國師問道：「這是甚麼東西？」左手去抓帶子，眼見綢帶夭矯靈動，料來變化必多，這一抓之中暗藏上下左右中五個方位，不論綢帶閃到那裏，都是逃不脫掌握。那知綢帶上的小圓球玎的一聲響，反激起來，逕來打他手背上的「中渚穴」。國師變招奇速，手掌翻轉，又來抓那小球。小龍女手腕微抖，小球翻將過去，自下而上，打他手背虎口處的「合谷穴」。國師手掌再翻，這次卻是伸出食中兩指去夾圓球。小龍女看得明白，綢帶微送，圓球伸出去點他臂彎裏的「曲澤穴」。

這幾下變招，當真只在反掌之間，國師手掌翻了兩次，小龍女手腕抖了三下，卻已交換了五招。楊過看得明白，大聲數道：「一二三四五……五招啦！還賸五招。」金輪國師要小龍女接他十招，是要她抵擋金輪的十下攻勢，楊過取巧，卻將雙方交換的招數一併計算在內。國師是一代武學宗師，那肯與這狡獪小兒斤斤辯算招數多少？當下左臂微偏，讓開圓球，金輪直遞了出去。

小龍女只聽得噹啷啷一陣急響，眼前金光閃動，敵人金輪已攻到面前尺許之處。這一下當真變生不測，別說抵擋，閃躲也已不及，危急中抖動手腕，綢帶直繞過來，圓球直打國師腦後正中的「風池穴」，這是人身要害，任你武功再強，只要給打中了，終須性命難保。那是她無可奈何，才以兩敗俱傷的險招逼敵迴輪自保。果然國師不願與她拚命，低頭避過，只這麼一低頭，手上輪子送出略緩。小龍女已乘機收回綢帶，玎玎璫璫一陣響，圓球與輪子相碰，已將金輪的攻招解開。這只是一瞬間的事，但小龍女已是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的經了一轉，急忙展開輕功，向旁急退，臉上大現驚懼。

國師只這麼攻了一招，但楊過大聲叫道：「六七八九十……好啦，我師父已接了你十招，更有甚麼話說？」

這幾下交手，國師已知這小姑娘武功雖高，終究萬萬不及自己，若是正式比拚，十招之內定可將她打敗，最討厭楊過在旁攪局，胡言亂語，弄得自己心神不定，心想：「且不理這少年胡說，我加緊出招，先將這女孩兒打敗了，再作道理。」袍袖帶風，金輪晃動，又是一招極厲害的殺著劈將過去。楊過大叫：「不要臉！說了十招，又來偷襲，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他也不理會雙方攻守招數多少，口中自管連珠價數將出來。

小龍女接過一招之後，極是害怕，說甚麼也不敢再正面擋他第二招，展開輕功，在廳上飛舞來去，手中綢帶飄動，金球急轉，幻成一片白霧，一道黃光。那金球發出玎玎聲響，忽急忽緩，忽輕忽響，竟如樂曲一般。原來她閒居古墓之時，曾依著林朝英遺下的琴譜按撫瑤琴，頗得妙理。後來練這綢帶金球，聽著球中發出的聲音頗具音節，也是她少年心性，竟在武功之中把音樂配了上去。天地間歲時之序，草木之長，以至人身之脈搏呼吸，無不含有一定節奏，音樂乃依循天籟及人身自然節拍而組成，是故樂音則聽之悅耳，嘈雜則聞之心煩。武功一與音樂相合，使出來更是柔和中節，得心應手。

古墓派的輕功乃武林一絕，別派任何輕功均所不及。於平原曠野之間尚不易見其長處，此時在廳上使將出來，的是飄逸無倫，變化萬方。她一生在墓室中練功，於丈許方圓之內當真趨退若神。金輪國師武功雖然遠勝，但她一味騰挪奔躍，卻也奈何不了，只聽得鈴聲玎玎，有如樂曲，聽了幾下，竟便要順著她樂音出手，急忙擺動金輪，發出一陣嘈音來衝盪鈴聲。霎時間大廳上兩般聲音交作，忽輕忽響，或高或低。鈴聲清脆，聽來心曠神怡，金輪中發出的噹啷巨響卻是如打鐵，如刮鑊，如殺豬，如打狗，如逃命，如弔喪，說不出的古怪喧噪。

郭靖與黃蓉在旁觀戰，都想起少年之時在桃花島上聽洪七公、歐陽鋒、黃藥師三人以樂聲拚鬥的情景，此時思及，已如隔世。眼前這兩人武功雖妙，說到以樂聲拚鬥的功夫，卻尚遠不及洪黃歐陽。這時楊過滔滔不絕的早已數到了「一千零五、一千零六、一千零七……」但小龍女不與敵人正面動手，國師卻算來未滿十招。郭芙本在母親懷中昏睡，被金輪的惡響吵醒，雙手掩耳，抬起頭來，滿臉迷惘，不明所以。

此時國師也已極不耐煩，自覺以一代宗主身分，來來去去竟鬥不下一個少女，若再拖延，縱然獲勝，也已臉上無光，猛地裏左臂橫伸，金輪斜砸，手掌自左下方仰拍，金輪自右上方擊落。二人遊鬥這許久，小龍女輕功的路子已被他摸準了五成，這兩下殺招攔住了她進途退路，要教她讓得前面，避不了後面。小龍女危急中綢帶飛揚，捲起一團白花，急向上躍。國師金輪迴轉，已將綢帶鎖住。若是尋常兵刃，早已被他鎖奪脫手，但綢帶沒半點堅勁，竟爾輕輕巧巧的從輪孔中滑脫。國師喝道：「這是第二招，第三招來了！」踏上一步，金輪忽地脫手，向小龍女飛了過去。

這一下絕招實是出乎人人意料之外，但見金輪急轉，向小龍女砸到。小龍女大駭，伏低身子向後急竄，只聽得噹啷啷聲響，一團黃光從臉畔掠過，不容寸許，疾風只削得她嫩臉生疼。眾人驚呼聲中，國師搶身長臂，手掌在輪緣一撥，那金輪就如活了一般，在空中忽地轉身，又向小龍女追擊過去。小龍女眼見輪子轉動時勢道大得異乎尋常，那敢用綢帶去捲？只得以絕頂輕功旁躍避開。國師兩擊不中，叫道：「好輕功！」搶上去突伸左拳，噹的一聲在輪邊一擊，同時雙掌齊出，攔在小龍女身前，那金輪卻嗆啷啷的從她腦後飛來。

金輪來勢並不十分迅速，但輪子未到，疾風已至，勢道猛惡之極。國師在輪上擊這一拳時，已先行料到對方閃避方位，因此那輪子猶似長了眼睛一般，在空中繞了半個圈子，向她身後急追。小龍女這一躍一避，已然盡施生平所學，卻見這和尚雙掌箕張，竟自攔在身前。群雄耳中鳴響，目為之眩，無不驚心。

楊過見小龍女遇險，情急關心，順手抓起達爾巴遺在地下的金杵，奮力躍起，舉杵向輪子搗去，噹的一聲大響，金剛杵恰好套入輪中空洞，只是金輪力道實在猛惡，只震得他雙手虎口迸裂，鮮血長流，連人帶輪和著金杵，一齊摔在地下。

小龍女瞥眼見金輪落地，後路脅迫已解，但自己身在半空，如何能避開面前的大敵？情急智生，綢帶揮出，捲住西首的柱子用勁一扯，身子在空中借力斜飛，撞向廳柱，輕輕巧巧的滑落，溜到了柱後，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開了國師五丁開山般的掌力。

國師明已得手，卻又給楊過從中阻撓，不但對方逃開，連自己縱橫無敵的兵刃也讓他打落在地，真是生平從所未遇的大挫折。他本來清明在躬，智慧朗照，這時卻不由得大動無明，不等楊過起身，呼的一掌，已劈空向他擊去。按理他是一派宗師，對方既是後輩，又已摔在地下未曾起身，如此打他一掌，和他身分及平素的自負委實殊不相稱，但盛怒之下也已顧不得這許多。

郭靖見他怒視楊過，抬肩縮臂，知他要猛下毒手，暗叫：「不好！」倘若搶步上前，縱擋得一擋，楊過仍不免受傷，危急中不及細思，一招「飛龍在天」，全身躍在空中，向他頭頂搏擊下來。國師若不收掌力，雖能將楊過斃於掌底，自己卻也要喪生於這凌厲無倫的降龍掌之下，手掌急轉，「嘿」的一聲呼喝，手掌與郭靖相交。

這是當代兩位武學大師的二次交掌。郭靖人在半空，無從借力，順著對方掌勢翻了半個觔斗，向後落下。國師卻穩站原地，身不晃，腳不移，居然行若無事。郝大通、孫不二、點蒼漁隱等素知郭靖武功，見後無不駭異，心想這番僧的功夫委實深不可測。其實郭靖兩次和他交掌，都向後退讓，自然而然的消解對方掌力，乃武學正道。國師給楊過一搗亂，攪得臉上無光，硬要爭回顏面而實接郭靖掌力，卻是大耗內力真氣，雖似佔了上風，實則內裏吃虧。二人均是並世雄傑，數十招內難判高下，國師勉強在一招中先佔地步，胸口又不免隱隱生疼，好在對方只求救人，並不繼續進招，於是口唇緊閉，暗運內力，打通胸口所凝住的一股滯氣。

楊過死裏逃生，爬起身來，奔向小龍女身旁，小龍女也正過來探視。兩人齊聲問道：「你沒事麼？」兩人同時點了點頭，臉上同現笑容，摟在一起，滿心喜悅。

楊過隨即舉起金剛杵，將金輪頂在杵上，耍盤子般轉動，居然也發出些嗆啷啷的聲響，高聲叫道：「蒙古眾武士聽著：你們大國師的兵刃已給我繳下，還說甚麼天下武林盟主？快快滾你們番邦老奶奶的臭雞蛋、臭鴨蛋罷！」

蒙古武士盡皆不服，眼見國師與小龍女比武已然勝了，對方出了一個楊過不足，又出一個郭靖，紛紛叫嚷：「你們以三敵一，羞也不羞？」「國師自行將金輪拋去，豈是你這小子所能奪下？」「一對一，好好比過，不許旁人插手助拳！」「對對，再打過。」眾人喧嘩叫囂，但說的都是蒙古話，除郭靖之外，中原群雄一句也聽不懂。

中原群雄中明白事理的，也覺以武功而論，國師當然在小龍女之上，但武林盟主這個名號，說甚麼也不能讓一個蒙古國師拿去，否則中原武林固然丟盡了臉面，而群集抗蒙之際自不免先行折了銳氣。少年氣盛的見蒙古眾武士喧擾，也即大聲喝罵，與他們對吵起來。雙方各抽兵刃，勢成群毆。

楊過高舉金杵金輪，向國師說道：「還不認輸？你的兵刃都失了，還有甚麼臉面？世上可有兵刃給人收去的武林盟主麼？」

國師正暗運內力，楊過的說話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卻不敢開口說話。楊過一見情狀，已自猜到三分，忙大聲說道：「各位英雄請聽了：我再問他三聲，他如不答，便是認輸。」他怕時刻一久，國師運氣完畢，更不延擱，一口氣的問道：「你是不是輸了？武林盟主你是想也不敢想了？你默不作聲，就是認輸？」國師正消去了滯氣，胸口隱痛已除，待要答話，楊過見他嘴唇微動，急忙搶在頭裏，說道：「好，你既認輸，我們也不來難為你，你們大夥兒好好的去罷。」當下高舉金杵金輪，拿去交給了郭靖。他本想交與師父，但怕國師發怒來奪，小龍女抵擋不住。

國師氣得臉皮紫脹，又忌憚郭靖武功了得，金輪既落入他手，自己空手去奪，必難成功，眼見中原武士人多勢眾，倘若群鬥，己方定要一敗塗地。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得先行退卻，再圖報復，大聲說道：「中原蠻子詭計多端，倚多為勝，不是英雄好漢，大夥兒隨我走罷。」他右手一揮，蒙古眾武士齊向廳外退出。他遙遙向郭靖施禮，說道：「郭大俠，黃幫主，今日領教高招。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郭靖躬身答禮，說道：「大師武功精深，在下佩服得很。賢師徒的兵刃就請取回。」說著要將金輪金杵遞過。楊過大聲道：「金輪國師，你想伸手接過，要不要臉？」郭靖剛喝得一聲：「過兒，別胡說。」國師早已袍袖飄動，轉身向外，頭也不回的大步出廳。

楊過忽地想起一事，叫道：「喂，你的弟子霍都中了我暗器之毒，快拿解藥來換我的解藥罷。」國師自恃玄功通神，深明醫理，甚麼毒物都能治得，恨極楊過狡猾無禮，對他的話毫不理睬，逕自去了。黃蓉見朱子柳合上眼睡去，心想此間聚集了不少使用餵毒暗器的名家，總有人能治得他身上之毒，見國師不肯交換解藥，卻也不甚在意。

此時陸家莊前前後後歡聲雷動，都為楊過與小龍女力勝金輪國師喝采。二人身旁圍集數百人，紛紛議論。有的說楊過打敗霍都，乃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的說小龍女輕功超逸，居然避開了金輪如此兇猛的飛擊。但對楊過以「移魂大法」使達爾巴自擊暈倒一節，十之八九都不明白。有人問起，楊過便胡說八道一番，問者似懂非懂，若再追問，只更增迷惘。

【注】

本書初版之中，金輪國師作金輪「法王」，其身份為西藏喇嘛教法王，有讀者指摘作者歧視西藏密宗，常將喇嘛派為反面角色。其實作者對藏傳密教同樣尊崇，與尊敬佛教之其他宗派無異，亦決不歧視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內蒙等地的藏族同胞。作者曾受藏傳佛教上師寧布切加持，授以淨意、清淨、辟邪咒語，熟讀後能隨口唸誦，作者客廳中現懸有藏胞從西藏帶出之大幅蓮花生上師顯聖唐卡織毯。據史書記載，元朝中期以後，蒙古統治者入據中原，利用少數藏傳喇嘛，欺壓人民，多作淫穢之事，違反佛教宗旨及戒律，故事中將喇嘛寫作反派角色，並非故意歧視。為免誤會計，三版修訂時將原來的「法王」改為「蒙古國師」，但其個人作為，仍大致根據史書所述之「番僧」作風，與行為高尚聖潔之其他喇嘛全不相干。

# 第十四回 禮教大防

當下陸家莊上重開筵席，再整杯盤。楊過一生受盡委屈，遭遇無數折辱輕賤，今日方得揚眉吐氣，為中原武林立下大功，人人刮目相看，自是得意非凡。更加開心的是相思多時，終於得與小龍女重逢相聚，而且嫌隙盡去，兩情融洽。

小龍女見楊過喜動顏色，除了相思之苦盡消之外，知他尚為逐去金輪師徒而喜，自也極為高興。黃蓉對她很是喜愛，拉著她手問長問短，要她坐在席間自己身畔。小龍女見楊過坐在郭靖與點蒼漁隱之間，與她隔得老遠，忙招手道：「過兒，過來坐在我身邊。」楊過卻知男女有別，初見之際一時忘形，對她真情流露，此時在眾目睽睽之下再與她這般親熱，卻覺不妥，聽她這般叫喚，臉上不禁一紅，微微一笑，卻不過去。

小龍女又叫道：「過兒，你幹麼不來？」楊過道：「我坐在這裏好了，郭伯伯跟我說話呢。」小龍女秀眉微蹙，說道：「我要你坐在我身邊。」楊過見了她生氣的神情，心中怦然一動，這輕嗔薄怒的模樣，真教他為之粉身碎骨也是甘心情願。當日只因陸無雙的嗔容與小龍女微有相似之處，便為她奮身卻敵、護行千里，此時真人到來，那裏還能有半點違拗？當即站起，走到她座前。

黃蓉見了二人神情，微微起疑，當即命人安排席位，問楊過道：「過兒，你這身武功是跟誰學的？」楊過指著小龍女道：「她是我師父啊，郭伯母你怎麼不信？」黃蓉素知他狡譎，但見小龍女一派天真無邪，料定不會撒謊，於是轉頭問她：「妹妹，他的武功是你教的？」小龍女很是得意，說道：「是啊，你說我教得好不好？」黃蓉這才信了，說道：「好得很啊！妹妹，你師父是誰？」小龍女道：「我師父已經死了。」說著眼圈一紅，心中難過。她師父本來教得她不動七情六欲，但此時對楊過的愛念一起，胸中隱藏著的深情慢慢都洩露了出來。

黃蓉又問：「請問尊師高姓大名？」小龍女搖頭道：「我不知道，師父就是師父。」黃蓉只道她不肯說，武林中人諱言師門真情也是常事，便不再問。小龍女的師父是林朝英的貼身丫鬟，只有一個使喚的小名，連她自己也不知姓甚麼。

這時各路武林大豪紛向郭靖、黃蓉、小龍女、楊過四人敬酒，互慶打敗了金輪國師。郭芙跟著父母，本來到處受人尊重，此時相形之下，不由得黯然無光，除了武氏兄弟照常在旁殷勤之外，竟沒一人理會。她心中氣悶，說道：「大武哥哥，小武哥哥，咱們別喝酒了，外邊玩去。」武敦儒與武修文齊聲答應。三人站起，正要出廳，忽聽郭靖叫道：「芙兒，你到這兒來。」郭芙回過頭來，只見父親已移坐在母親一席，笑吟吟的向她招手，於是走近身去，叫了聲：「爹，媽！」倚在黃蓉身上。

郭靖向黃蓉笑道：「你起初耽心過兒人品不正，又怕他武功不濟，難及芙兒，現下總沒話說了罷？他為中原英雄立了這等大功，別說並沒甚麼過失，就算有何莽撞，做錯了事，那也是功勝於過了。」黃蓉點點頭，笑道：「這一回是我走了眼，過兒人品武功都好，我也是歡喜得緊呢。」

郭靖聽妻子答應了女兒的婚事，心中大喜，向小龍女道：「龍姑娘，令徒過世了的父親當年與在下有八拜之交。楊郭兩家累世交好，在下單生一女，相貌與武功都還過得去……」他性子直爽，心中想甚麼口裏就說甚麼。黃蓉插嘴笑道：「啊喲，瞧你這般自誇自讚的勁兒，也不怕龍家妹子笑話。」

郭靖哈哈一笑，接著說道：「在下意欲將小女許配給賢徒。他父母都已過世，此事須得請龍姑娘作主。乘著今日群賢畢集，喜上加喜，咱們就請兩位年高德劭的英雄作媒，訂了親事如何？」其時婚配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本人反而做不了主，因之當年郭靖之父郭嘯天與楊過的祖父楊鐵心才有指腹為婚之事。

郭靖說了此言，笑嘻嘻的望著楊過與女兒，心料小龍女定會玉成美事。郭芙早已羞得滿臉通紅，將臉蛋兒藏在母親懷裏，心覺不妥，卻不敢說甚麼。

小龍女臉色微變，還未答話，楊過已站起身來，向郭靖與黃蓉深深一揖，說道：「郭伯伯、郭伯母養育的大恩、見愛之情，小姪粉身難報。但小姪家世寒微，人品低劣，萬萬配不上你家千金小姐。」

郭靖本想自己夫婦名滿天下，女兒品貌武功又是第一流的人才，現下親自出口許配，他定然歡喜之極，那知竟會一口拒絕，不由得一怔，但隨即想起，他定是年輕面嫩，靦腆推托，哈哈一笑，說道：「過兒，你我不是外人，這是終身大事，不須害羞。」楊過又是一揖到地，說道：「郭伯伯、郭伯母，你兩位如有甚麼差遣，小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婚姻之命，卻實在不敢遵從。」郭靖見他臉色鄭重，大是詫異，望著妻子，盼她說個明白。

黃蓉暗怪丈夫心直，不先探聽明白，就在席間開門見山的當眾提出來，枉自碰了個大釘子，眼見楊過與小龍女相互間的神情大有纏綿眷戀之意，但他們明明自認師徒，難道兩人行止乖悖，竟做出逆倫之事來？這一節卻甚為難信，心想楊過雖然未必是正人君子，卻也不致如此胡作非為。宋人最重禮法，師徒間尊卑倫常，看得與君臣、父子一般，萬萬逆亂不得。所謂「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師即是父，是以「師父」二字連稱，師娶其徒，徒娶其師，等於是父女亂倫、母子亂倫一般，當時之人連想也不敢想。（注）

黃蓉雖有所疑，但此事太大，一時未敢相信，於是問楊過道：「過兒，龍姑娘真的是你師父嗎？」楊過道：「是啊！」黃蓉又問：「你是磕過頭、行過拜師的大禮了？」楊過道：「是啊。」他口中答覆黃蓉，眼光卻望著小龍女，滿臉溫柔喜悅，深憐密愛，別說黃蓉聰穎絕倫，就算換作旁人，也已瞧出了二人之間絕非尋常師徒而已。

郭靖卻尚未明白妻子的用意，心想：「他早說過是龍姑娘的弟子，二人武功果是一路同派，那還有甚麼假的？我跟他提女兒的親事，怎麼蓉兒又問他們師承門派？嗯，他先入全真派，後來改投別師，雖不合武林規矩，卻也不難化解。」

黃蓉見了楊過與小龍女的神色，暗暗心驚，向丈夫使個眼色，說道：「芙兒年紀還小，婚事何必著急？今日群雄聚會，還是商議國家大計要緊。兒女私事，咱們暫且擱下罷。」郭靖心想不錯，忙道：「正是，正是。我倒險些兒以私廢公了。龍姑娘，過兒與小女的婚事，咱們日後慢慢再談。」

小龍女搖了搖頭，說道：「我自己要嫁給過兒做妻子，他不會娶你女兒的。」

這兩句話說得清脆明亮，大廳上倒有數百人都聽見了。郭靖一驚，站了起來，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見她拉著楊過的手，神情親密，可又不由得不信，期期艾艾的道：「他……他是你的徒……徒……兒，卻難道不是麼？」

小龍女久在地下古墓，不見日光，因之臉無血色，白皙逾恆，但此時心中歡悅，臉色嬌艷，如花初放，笑吟吟的道：「是啊！我從前教過他武功，可是他現下武功跟我一般強了。他心裏歡喜我，我也很歡喜他。從前……」說到這裏，聲音低了下去，雖然天真純樸，但女兒家的羞澀卻是與生俱來，緩緩說道：「從前……我只道他不歡喜我，不要我做他媳婦，我……我心裏難受得很，只想死了倒好。但今日我才知他是真心愛我，我……我……」廳上數百人肅靜無聲，傾聽她吐露心事。本來一個少女縱有滿腔熱愛，怎能如此當眾宣洩？又怎能向郭靖這不相干之人傾訴？但她於甚麼禮法人情壓根兒一竅不通，覺得這番言語須得跟人說了，當即說了出來。

楊過聽她真情流露，自是大為感動，但見旁人臉上都是又驚又詫、又是尷尬、又是不以為然的神色，知道小龍女太過無知，不該在此處說這番話，當下牽著她手站起身來，柔聲道：「姑姑，咱們去罷！」小龍女道：「好！」兩人並肩向廳外走去。此時大廳上雖然群英聚會，幾逾千人，但在小龍女眼中，就只見到楊過一人。

郭靖和黃蓉愕然相顧，他夫婦倆一生之中經歷過千奇百怪、艱難驚險，於眼前此事卻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小龍女和楊過正要走出大廳，黃蓉叫道：「龍姑娘，你是天下武林盟主，群望所屬，觀瞻所繫，此事還須三思。」小龍女回過頭來，嫣然一笑，說道：「我做不來甚麼盟主不盟主，姊姊你如喜歡，就請你當罷。」黃蓉道：「不，你如真要推讓，該當讓給前輩英雄洪老幫主。」武林盟主是學武之人最尊榮的名位，小龍女卻半點也不放在心上，隨口笑道：「隨你的便罷，反正我不懂。」拉著楊過的手，又向外走。

突然間衣袖帶風，紅燭晃動，座中躍出一人，身披道袍、手挺長劍，正是全真道士趙志敬。他橫劍攔在廳口，大聲道：「楊過，你欺師滅祖，已不齒於人，今日再做這等禽獸之事，怎有面目立於天地之間？趙某但教有一口氣在，斷不容你。」楊過不願與他在眾人之前糾纏不清，低沉著聲音道：「讓開！」趙志敬大聲道：「甄師弟，你過來，你倒說說，那天晚上咱們在終南山上，親眼目睹這兩人赤身露體，幹甚麼來著？」甄志丙顫巍巍的站起身來，說道：「他們師徒要自成婚配，不干我們的事！」

楊過那晚與小龍女在花叢中練玉女心經，為趙甄二人撞見，楊過曾迫趙志敬立誓，不得向第五人說起，那知他今日竟在大庭廣眾之間大肆誣衊，自是惱怒已極，喝道：「你立過重誓，不能向第五人說的，怎麼如此……如此……」趙志敬哈哈一笑，大聲道：「不錯，我立誓不向第五人說，可是眼前有第六人、第七人、百人千人，就不是第五人了。你們行得苟且之事，我自然說得。」

趙志敬見二人於夜深之際、衣衫不整的同處花叢，怎想得到是在修習上乘武功？這時狂怒之下抖將出來，倒也不是故意誣衊。小龍女那晚為此氣得口噴鮮血，險些送命，這時聽他狡言強辯，再也忍耐不住，伸手向他胸口輕輕按去，說道：「你還是別胡說的好。」此刻她玉女心經早已練成，這一掌按出無影無蹤，而玉女心經又是全真派武功的剋星，趙志敬伸手急格，不料小龍女的手掌早已繞過他手臂，按到了他胸口。

趙志敬一格落空，大吃一驚，但對方手掌在自己胸口稍觸即逝，竟沒半點知覺，當下也不在意，冷笑道：「你摸我幹麼？我又不……」一言未畢，突然雙目直瞪，砰的一聲，仰天翻身摔倒，竟已受了極重的暗傷。林朝英自創制玉女心經武功以來，這一招是第一次重創全真派門人。全真武功竟輸得一敗塗地，別說還手，連招架也沒絲毫能耐。

孫不二與郝大通見師姪受傷，急忙搶出扶起，只見他血氣上湧，脹得滿臉通紅，宛似醉酒，摔在地下爬不起身，跟著一大口鮮血噴出。孫不二冷笑道：「好哇，你古墓派當真是和我全真派幹上了。」拔出長劍，就要與小龍女動手。她心中暗驚，心想若與小龍女動手，只怕一兩招便即大敗，但實逼處此，非叫陣不可

郭靖急從席間躍出，攔在雙方之間，勸道：「咱們自己人休得相爭。」向楊過道：「過兒，雙方都是你師尊。你勸大家回席，從緩分辨是非不遲。」

小龍女從來意想不到世間竟有這等說過了話不算的奸險背信之事，極是厭煩，牽著楊過的手，皺眉道：「過兒，咱們走罷，永不見這些人啦！」楊過隨著她跨出兩步。

孫不二長劍閃動，喝道：「打傷了人想走麼？」

郭靖見雙方又要爭鬧，正色說道：「過兒，你可要立定腳跟，好好做人，別鬧得身敗名裂。你的名字是你郭伯母取的，你可知這個『過』字的用意麼？」

楊過聽了這話，心中一震，突然想起童年時的許多往事，想起了諸般傷心折辱，又想：「怎麼我這名字是郭伯母取的？」

郭靖對楊過愛之切，就不免求之苛，責之深，見他此日在群雄之前大大露臉，正自欣慰無已，卻突然發覺他做了萬萬不該之事，心中一急，語聲也就特別嚴厲，又道：「你過世的母親定然曾跟你說，你單名一個『過』字，表字叫作甚麼？」楊過記得母親確曾說起，只是他年紀輕輕，從來無人以表字相稱，幾乎自己也忘了，於是答道：「叫作『改之』。」郭靖厲聲道：「不錯，那是甚麼意思？」楊過想了一想，記起黃蓉教過的經書，說道：「郭伯母是叫我有了過失就要悔改。」

郭靖語氣稍轉和緩，說道：「過兒，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是先聖先賢說的話。你對師尊不敬，此乃大過，你好好的想一下罷。」

楊過道：「若是我錯了，自然要改。可是他……」手指趙志敬道：「他打我辱我，騙我恨我，我怎能認他為師？我和姑姑清清白白，天日可表。我敬她愛她，難道這就錯了？」他侃侃而言，居然理直氣壯。郭靖的機智口才均是遠所不及，怎說得過他？但心知他行為大錯特錯，卻不知如何向他說清楚，只道：「這個……這個……總之是你不對……」

黃蓉緩步上前，柔聲道：「過兒，郭伯伯全是為你好，你可要明白。」楊過聽到她溫柔的言語，心中一動，也放低了聲音道：「郭伯伯一直待我很好，我知道的。」眼圈一紅，險些要流下淚來。黃蓉道：「他好言好語的勸你，你千萬別會錯了意。」楊過道：「我就是不懂，到底我又犯了甚麼錯？」黃蓉臉一沉，說道：「你是當真不明白，還是跟我們鬧鬼？」楊過心中不忿，心道：「你們好好待我，我也好好回報，卻又要我怎地？」咬緊了嘴唇卻不答話。黃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繞彎兒。龍姑娘既是你師父，那便是你尊長，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這個規矩，楊過並不像小龍女那般一無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氣，為甚麼只因為姑姑教過他武功，便不能做他妻子？為甚麼他與姑姑絕無苟且，卻連郭伯伯也不肯信？他本是個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剛烈之人，此時受了冤枉，更是甩出來甚麼也不理會了，大聲說道：「我做了甚麼事礙著你們了？我又害了誰啦？姑姑教過我武功，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這番話當真是語驚四座，駭人聽聞。當時宋人拘泥禮法，這般肆無忌憚的逆倫言語，人人聽了都說不出的難過，就如聽到有人公然說要娶母親為妻一般。郭靖一生最敬重師父，只聽得氣往上衝，搶上一步，伸手便往他胸口抓去。

小龍女吃了一驚，伸手便格。郭靖武功遠勝於她，此時盛怒之下，更是出盡全力，一帶一揮，將小龍女拋出丈餘，接著手掌疾探，抓住了楊過胸口「天突穴」，左掌高舉，喝道：「小畜生，你膽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

楊過給他一把抓住，全身勁力全失，心中卻絲毫不懼，朝聲說道：「姑姑全心全意的愛我，我對她也是這般。郭伯伯，你要殺我便下手，我這主意是永生永世不改的。」郭靖道：「我當你是我親生兒子一般，決不許你做了錯事，卻不悔改。」楊過昂然道：「我沒錯！我沒做壞事！我沒害人！你便將我粉身碎骨，我也要娶姑姑為妻，終身不跟她分離！」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鏗然有聲。

廳上群雄聽了，心中都是一凜，覺得他的話實在也有幾分道理，若是他師徒倆一句話也不說，在甚麼世外桃源，或是窮鄉荒島之中結成夫婦，始終不為人知，確是與人無損。只要他們不吐露是師徒關係，這對郎才女貌的璧人結為夫婦，確然礙不了任何人的事，害不了誰。但這般公然無忌的胡作非為，卻有乖世道人心，不但成為武林中敗類，抑且成為俗世中的奸惡之徒。

郭靖舉起手掌，淒然道：「過兒，我心裏好疼，你明白麼？我寧可你死了，也不願你做壞事，你明白麼？」說到後來，語音中已含哽咽。

楊過知道自己若不改口，郭伯伯便要一掌將自己擊死。他有時雖然狡計百出，但此刻卻又倔強無比，朗聲道：「我知道自己沒錯，我一定要娶我姑姑作妻子。你不准許，就打死我好啦。」

郭靖左掌高舉，這一掌若是擊在楊過天靈蓋上，他那裏還有性命？群雄凝息無聲，數百道目光都望著他手掌。

小龍女聽得楊過朗聲宣稱：「你便將我粉身碎骨，我也要娶姑姑為妻，終身不跟她分離。」不由得心魂俱醉，自己心中也大聲說道：「你便將我粉身碎骨，我也要嫁過兒為妻，終身不跟他分離。」見郭靖抓住楊過要打，縱身過去，在楊過身旁一站，朗聲道：「我一定要嫁他做媳婦，你連我也一起打死好啦！」

郭靖左掌在空際停留片時，又向楊過瞧了一眼，但見他咬緊口唇，雙眉緊蹙，宛似他父親楊康當年的模樣，心中一陣酸痛，長嘆一聲，右手放鬆了他領口，說道：「你好好的想想去罷。」轉過身來，回席入座，再也不向他瞧上一眼，臉色悲痛，心灰意懶已到極處。

小龍女招手道：「過兒，這些人橫蠻得緊，咱們走罷。」楊過心想「橫蠻」二字的形容，確甚適當，大踏步走向廳口，與小龍女攜手而出，到莊外牽了瘦馬，逕自去了。

群雄眼睜睜的望著二人背影，有的鄙夷，有的惋惜，有的憤怒，有的驚詫。

※※※

楊過與小龍女並肩而行，夜色已深，此時兩人久別重逢，遠離塵囂，於適才的惡鬥、爭辯，都已忘得乾乾淨淨，只覺此刻人生已臻極美之境，過去的生涯盡是白活，而未來的時光也大可不必再過。兩人心靈相通，不交一言，默默無言的走著，到了一株垂楊樹下，兩人過去坐下，在樹蔭下倚著樹幹，漸感倦困，就此沉沉睡去。瘦馬在遠處吃著青草，偶而發出一聲聲低嘶。

一覺醒來，天已大明，兩人相視一笑。楊過道：「姑姑，咱們到那裏去？」小龍女沉吟半晌，道：「還是回古墓去罷。」她自下得山來，只覺軟紅十丈雖然繁華，終不如在古墓中那麼逍遙自在。楊過尋思：「得與姑姑在古墓中廝守一輩子，此生已無他求。」從前記掛著外面世界，只盼她放自己出墓，但在外面打了個轉，卻又留戀起古墓中清淨的生涯來，滿臉笑容說道：「好極了！」。當下兩人折而向北，緩緩而行。一個仍叫他「過兒」，一個仍叫她「姑姑」，都覺如此相處相呼，最自然不過。

中午時分，兩人談到金輪國師的武功，都說他功夫了得，難以抵敵。小龍女忽道：「過兒，玉女心經中第七篇，咱們從沒練好過，你可記得麼？」楊過道：「記是記得的，但咱倆拆來拆去，總是不成，想來總有些甚麼地方不對。」小龍女道：「本來我也想不透，但昨天見那老道姑的寶劍抖了幾下，倒讓我想起一件事來。」楊過回想孫不二昨日所使的劍招，登時領悟，叫道：「對啦，對啦，那是要全真派武學與玉女心經同時使用，怪不得咱們一直練得不對。」

當年古墓派祖師林朝英獨居古墓而創下玉女心經，雖是要剋制全真派武功，但對王重陽始終情意不減，因此前面各篇固是以玉女心經武功剋制全真派功夫，寫到第七篇之時，幻想終有一日能與意中人並肩擊敵，因之這一篇的武術是一個使玉女心經，一個使全真功夫，卻相互應援，分進合擊，而不是相互對抗。林朝英當日柔腸百轉，深情無限，纏綿相思，盡數寄託於這篇武經之中。雙劍縱橫是賓，攜手克敵才是主旨所在，然而在所遺石刻之中卻不便注明這番心事。小龍女與楊過初練時相互情愫未生，無法體會祖師婆婆的深意。

當下兩人一齊悟到，各自折了一枝柳枝，一招招對拆起來。小龍女緩緩使動玉女劍法，楊過使的則是全真劍法。但拆了數招，仍覺難以融會。他二人想不到林朝英當年創制這套劍法，心中想像與王重陽並肩禦敵，一招一式盡是相互配合照顧，此時楊龍兩人對拆，卻是將對方當成了敵人，互刺互擊，相殺相斫，自是大為鑿枘。其實林朝英與王重陽都是當時天下一等一的高手，單只一人，已無旁人能與之對敵，這套聯手抗敵的功夫，並無真正用處，只林朝英自肆想像、以託芳心而已。她創此劍法時武功已達巔峰，招式勁急，綿密無間，不能有毫髮之差，楊過與小龍女不明其中含意，自難得心應手。其實當日兩人修習玉女心經第七篇，本已互相迴護救援，但修習之時，楊過忍不住抱住小龍女，兩人自知不合，此後遇到這類武功時便避開不練，以免心猿意馬之際，重蹈故轍。

過去既逢到即避，自不熟練，二人練了一會總感不對。小龍女道：「或許咱們記錯了，回到墓中去瞧清楚了再練。」楊過正要答話，突聽遠處馬蹄聲響，一騎飛馳而至。轉眼之間，這一乘如風般掠過身邊，正是黃蓉騎著小紅馬。

楊過不願再與她一家人見面而多惹煩惱，於是與小龍女商量改走小道，以免在前途再行相遇。小龍女雖是師父，但除了武功之外甚麼事也不懂，楊過說改走小道，她自無異議。當晚二人在一家小客店中宿了。楊過睡在床上，小龍女仍是用一條繩子橫掛室中，睡在繩上。二人都已決意要結為夫婦，但在古墓中數年來都是如此安睡，此番重遇，仍自然而然的睡下，依法練功，只想到心上人就在身旁，此後更不分離，均感無限喜慰。

※※※

次日中午，二人來到一座大鎮。鎮上人煙稠密，車來馬往，甚是熱鬧。楊過帶同小龍女到一家酒樓用飯，剛走上樓梯，不禁一怔，只見黃蓉與武氏兄弟坐在一張桌旁正自吃飯。楊過心想既然遇到，不便假裝不見，上前行禮，叫了聲：「郭伯母。」

黃蓉雙眉深鎖，臉帶愁容，問道：「你見到我女兒沒有？」楊過道：「沒有啊。芙妹沒跟你在一起麼？」

黃蓉尚未答話，樓梯聲響，走上數人。當先一人身材高大，正是金輪國師。楊過急忙轉頭，悄悄走到小龍女身旁，低聲道：「背轉了臉，別瞧他們。」但金輪國師眼光何等銳利，一上樓梯，於樓上諸人均已盡收眼底，嘿嘿冷笑，大剌剌的在一張桌旁坐了下來。楊過本已將頭轉過，突聽黃蓉叫了聲：「芙兒！」不禁回頭，只見郭芙與國師同坐一桌。郭芙眼睜睜望著母親，卻不敢過去。

原來金輪國師陸家莊受挫，心中不忿，籌思反敗為勝之策，更兼霍都身中玉蜂針，毒性發作，多方解救始終無效，更須設法搶奪解藥，是以未曾遠去，便在陸家莊附近逗留。也是郭芙合當遭難，清晨騎了小紅馬出來馳騁，正好遇上這個大對頭，給他一把揪下馬來。小紅馬極有靈性，飛奔回莊，悲嘶不已。郭靖等知道女兒遇險，大驚之下，立即分頭尋找。黃蓉雖然懷有身孕，仍是帶著武氏兄弟來回探察，此日在這鎮上見到楊過師徒，不料國師押著郭芙，卻也來到了這酒樓。

黃蓉一見女兒，驚喜交集，眼見她落入大敵手中，叫了一聲之後，便不再說話，拿著一雙筷子在桌上劃來劃去，籌思救女之策。正自琢磨，忽聽國師說道：「黃幫主，這一位是你的愛女罷？前日我見她倚在你的懷中，撒痴撒嬌，有趣得緊啊。」黃蓉哼了一聲，並不答話。武修文站起身來，喝道：「枉你身為一派宗師，比武不勝，卻來欺侮人家年輕姑娘，羞也不羞？」國師對他的話只當沒聽見，又道：「黃幫主，前日較量，你們明明輸了，卻多般的橫生枝節，不是好漢行逕。你先將毒針解藥給我，然後咱們約定日子，公公道道的比一場武，以定武林盟主之位到底誰屬。」黃蓉仍是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武修文大聲道：「你先把郭姑娘放回，我們立時送上解藥，比武之議慢慢商量不遲。」黃蓉斜眼向楊過與小龍女望了一眼，心想：「解藥是在這二人身上，你貿然答應對方，也不知人家給是不給。」國師道：「餵毒暗器，天下難道就只你們一家？你們用毒針傷我徒兒，我也能在你女兒身上釘上幾枚毒釘。你們給解藥，我們就給她治。說到放人，可沒那麼容易。」黃蓉見女兒神色如常，似乎並未受傷，但母女情深，不禁心中無主，常言道「關心則亂」，她雖機變無雙，此時竟一籌莫展。

眼見店伴將酒菜川流不息價送到金輪國師桌上，國師等縱情飲食，大說大笑。郭芙呆呆坐著，凝望母親，始終不提筷子。黃蓉心如刀割，牽動內息，突然腹中隱隱作痛。

金輪國師用完酒飯，站起身來，說道：「黃幫主，跟咱們一起走罷。」黃蓉一愕，立時省悟，他不但擒住女兒不放，竟連自己也要帶走，此時落了單，身邊只武氏兄弟二人，自非他敵手，不禁臉色大變。國師又道：「黃幫主，你不用害怕，你是中原武林中大有來頭的人物，我們當然以禮相待。只要武林盟主之位有了定論，立時恭送南歸。」他上樓見到黃蓉，便知遇到良機，只要將她擒獲，中原武士非拱手臣服不可，那比拿住了郭芙可要高出百倍，當真是一件天大買賣送上門來。黃蓉只關心著女兒，先前竟沒想到此節。

武氏兄弟見師娘受窘，明知不敵，卻也不能不挺身而出，長劍雙雙出鞘，護在師娘身前。黃蓉低聲道：「快跳窗逃走，向師父求救。」武氏兄弟兩人向她瞧了一眼，又向郭芙瞧了一眼，這才奔向窗口。

黃蓉暗罵：「笨蛋，這當兒怎容得如此遲疑？」果然只這麼稍一稽延，已自不及。金輪國師長臂前探，一手一個，抓住二人背心，如老鷹拿小雞般提了起來。武氏兄弟迴劍急刺，國師也不閃避，只雙手微擺，武敦儒長劍刺向弟弟，而武修文的長劍卻刺向了哥哥。二武大驚，急忙撒手拋劍，噹啷兩聲，兩柄長劍同時落地，才算沒傷了兄弟。國師內力到處，閉了二人穴道，雙臂一振，將二人拋出丈許，冷笑道：「乖乖的跟佛爺走罷。」

國師轉頭向楊過與小龍女道：「你兩位跟黃幫主倘若不是一路，便請自便，以後別來礙我的事就是。兩位武功了得，今後好好保重，再去練上一二十年，天下便無敵手。」他倒並非對二人另眼相看，卻是知道黃蓉、小龍女、楊過三人武功雖然都不及自己，但如聯手相鬥，那就不易應付，即使得勝，也未必定可擒獲黃蓉，因之有意相間，那是得其主幹、捨其旁枝之意。他並不知黃蓉因懷孕而不便動手，只估量她打狗棒極其神妙，是個勁敵。

小龍女道：「過兒，咱們走罷！這老和尚很厲害，咱們打他不過的。」她滿心只盼早回古墓，與楊過長相廝守，她於世間的恩仇鬥殺本來就毫不關心，見到國師又感害怕，便即直言無隱。楊過答應了，站起身來，走到樓口，心想此去回到古墓，多半與黃蓉永世不再相見，不禁向她望了一眼。

只見她玉容慘淡，左手按住小腹，顯是在暗忍疼痛，楊過登時心想：「郭伯伯、郭伯母不許我和姑姑相好，未免多事，但他們對我實無惡意，今日郭伯母有難，我如何能一走了之？但敵人實在太強，我與姑姑齊上，也決計不是這和尚的敵手，反正救不了郭伯母，又何必將自己與姑姑的性命賠上？不如立即去稟告郭伯伯，讓他率人追救。」想到此處，向黃蓉打個眼色。黃蓉知他要去傳訊求救，稍感寬心，極緩極緩的點了點頭。

楊過攜著小龍女的手，舉步下樓，只見一名蒙古武士大踏步走到黃蓉身前，粗聲說道：「快走，還耽擱甚麼？」說著伸手去拉她臂膀，竟當她囚犯一般。

黃蓉當了十餘年丐幫幫主，在武林中地位何等尊崇，雖今日遭厄，豈能受此傖夫之辱？見他黑毛茸茸的一雙大手伸將過來，當即衣袖甩起，袖子蓋上他手腕，乘勢抓住揮出，呼的一聲，那蒙古武士肥大的身軀從酒樓窗口飛了出去，跌在街心，只摔得半死不活。黃蓉生性愛潔，不願手掌與他手腕相觸，是以先用袖子罩住，才隔袖摔他。

酒樓上眾人初時聽他們說得斯文，均未在意，突見動手，登時大亂。

金輪國師冷笑道：「黃幫主果然好功夫。」學著蒙古武士的神氣，大踏步走上，一模一樣的伸手去拉，黃蓉知他有意炫示功夫，雖同樣的出手，自己要同樣的摔他卻萬萬不能，只得退了一步。

楊過已走下樓梯數級，猛見爭端驟起，黃蓉眼下就要受辱，不由得激動了俠義心腸，還顧得甚麼生死安危，飛身過去拾起武敦儒掉下的長劍，急向國師後心刺去，喝道：「黃幫主帶病在身，你怎可乘危相逼？」

國師聽到背後金刃破空之聲，竟不回頭，翻過手指往他劍刃平面上一擊。噹的一響，楊過只震得右臂發麻，劍尖直垂下去，忙飛身躍開。

國師回過身來，說道：「少年，快快走罷！你年紀輕輕，武功不弱，將來成就遠勝於我，此時卻還不是我對手，何苦強自出頭，喪生於我手下？」這幾句話軟硬兼施，既把楊過捧了一下，卻又深具威脅。他金輪被楊過與小龍女擊下，令他已然到手的武林盟主之位終於落空，心中對二人自恨得牙癢癢的，然此刻權衡輕重，以拿住黃蓉為第一要義，不願多樹敵人，只盼楊過與小龍女退出這場是非，日後再找這兩個小輩的晦氣不遲。他稱雄大漠，頗富謀略，非徒武功驚人而已。

這幾句話不亢不卑，確又不是大言欺人，楊過究是少年心性，聽他說自己將來造就還勝於他，心中自喜，笑道：「大和尚不必客氣，要練到你這般厲害的功夫很不容易。這位黃幫主自小養我大的，你還是別難為她罷。她武功厲害之極，多半還勝於你，她今日若非有病，你是比不過她的。你如不信，待她將病養好了，跟你比試一場如何？」他只道國師自負功夫了得，給他這麼一激，或許真的不再與黃蓉為難。

豈知國師本來耽心黃蓉、小龍女、楊過三人聯手合力，這才對楊過客氣，此刻聽了他這幾句話，向黃蓉臉上一望，果見她容色憔悴，病勢竟自不輕，心想單憑你這兩個少年男女，我金輪國師又有何懼？當下冷笑一聲，搶到梯口，說道：「那你也留下罷！」

小龍女站在梯間，給金輪國師將她與楊過隔開，心中不樂，說道：「和尚你走開，讓他下來。」國師雙眉倒豎，「單掌開碑」，一招疾推下去，他膂力本大，這一招居高臨下，更加威猛無比。小龍女那敢硬接？她懸念楊過身在樓頭，不向梯底躍下，雙足一蹬，竟以絕頂輕功從敵人身畔擦過，與楊過並肩而立。國師當她從左側掠過時迴肘反打，竟一擊不中，心下也佩服她身法輕捷。楊過又拾起武修文掉下的長劍交在她手裏，說道：「姑姑，這和尚無禮，咱們打他。」

嗆啷一響，國師從袍子底下取出一隻輪子，這輪子與他先前所使的金輪一般大小，只顏色黑黝黝地，卻是精鐵所鑄，輪上也鑄有金剛宗真言。他共有金銀銅鐵鉛五隻輪子，當真遇上大敵之時，可以五輪齊出，但他已往只用一隻金輪，已自打敗無數勁敵，因此上得了金輪國師的名號，其餘銀銅鐵鉛四輪卻從未用過，其實依他武學修為，原該稱「五輪國師」才是。陸家莊比武時金輪被楊過用金剛杵搗下，這時將鐵輪取出，說道：「黃幫主，你也一齊上麼？」他雖見黃蓉臉有病容，終忌憚她武功了得，這句「黃幫主」一呼，點醒她是一幫之主，如與旁人聯手合力鬥他一人，未免墮了幫主身份。

楊過叫道：「黃幫主要回家啦，她沒空跟你囉唆。」轉頭向黃蓉道：「郭伯母，你帶了芙妹走罷。」他已打定主意，自己與小龍女合力拒敵，打是打不過的，但勉力抵擋一陣，設法逃走，卻多半辦得到，好在此時並非比武賭勝，只須逃脫魔掌，就算逃得狼狽萬狀，又有何妨？當下挺劍向國師刺去。小龍女見他使的是玉女心經功夫，於是跟著揮劍旁擊，她心中無甚打算，既見楊過與這和尚動手，也就出手相助。

金輪國師舞動輪子，擋開兩劍，他嫌酒樓上桌椅太多，施展不開手腳，一面舞輪，一面飛腳將桌椅踢開。楊過心想：「跟你以力硬拚，我們定然要輸，只有跟你糾纏，才可抵擋得片刻。」見他踢開桌椅，便反把桌椅推轉，擋在敵我之間。他與小龍女都輕身功夫了得，東鑽西竄，並不正式和敵人拚鬥，再加上忽爾投擲酒壺，忽爾拋去菜盤，只鬧得樓面上酒漿菜汁，淋漓滿地。

如此一鬧，黃蓉已乘機拉過郭芙。達爾巴中了楊過的「移魂大法」之後，此時兀自時昏時醒，霍都中毒重傷，其餘的蒙古武士本領低微，那裏擋得住黃蓉？楊過大叫：「郭伯母，你們快走罷！」但黃蓉見國師招數厲害，楊、龍二人出盡全力，仍難招架，此刻胡鬧歪打，尚可擋得一擋，若是給他找到破綻，猛下毒手，這兩個少年男女那裏還有性命？心想：「他捨命救我，我豈能只圖自身，捨之而去？」給武氏兄弟解開穴道後站在樓頭，悄立觀戰。

武氏兄弟卻連聲催促：「師娘，咱們先走罷，你身子不適，須得保重。」黃蓉初時不理，聽他們催得緊了，怒道：「為人不講『俠義』二字，練武有何用處？活在世上又有何用處？這楊過強過你們百倍。哼，你兄弟倆好好想一想罷。」武氏兄弟一番好意，卻給師母一頓搶白，訕訕的老大不是意思。

郭芙從地下拾起一條斷了的桌腳，叫道：「武家哥哥，咱們齊上。」黃蓉一把拉住，說道：「憑你這點功夫，上去送死麼？」郭芙撅起了小嘴不信。她見楊過與小龍女出招也無甚特異奧妙之處，有時姿式雖妙，劍招卻毫不凌厲狠辣。

國師每次追擊，總給地下倒翻的桌椅擋住去路，而楊、龍二人轉動靈活，飄忽來去，儘是遊鬥。他心念一動，足下突然使勁，只聽喀喇喇、喀喇喇響聲不絕，一張張倒翻的桌椅在他足底碎裂斷折。他手上舞動鐵輪攻拒轉打，足底卻使出「千斤墜」功夫，雙腳踏到何處，何處的桌椅便斷，再鬥得數轉，樓面上堆成一層碎木殘塊，三人均在碎木層上相鬥，再無桌椅阻手礙腳，擋住去路。

此時國師大踏步來去，鐵輪晃得噹啷啷直響，雙臂大開大闔，以急招向二人猛攻。楊過與小龍女少了桌椅的阻隔，只得以真功夫抵擋。國師連進三招，楊過修習玉女心經，只練快，不練勁，手上乏勁，國師來招，他架得手臂隱隱生痛。國師得理不讓人，第四招當頭猛砸下來，鐵輪未到，已挾著一股疾風，聲勢驚人。楊過與小龍女雙劍齊上，劍尖抵中鐵輪，合雙劍之力，才擋過了這一招，但兩柄劍均已給壓得彎了。

兩人同時奮力將鐵輪彈開，楊過長劍直刺，攻敵上盤，小龍女橫劍急削敵人左腿。國師飛腳向小龍女手腕踢去，鐵輪斜打，擊向楊過項頸。楊過低頭蹲腿，閃避鐵輪。不料此時奇峰突起，國師右手陡鬆，鐵輪竟向楊過頭頂摔落，他雙手得空，同時向小龍女肩上抓去。就在這瞬息之間，二人同時遭逢奇險。黃蓉「啊」的一聲叫，要待搶上相救，只見楊過身子貼地斜飛，尚未落地，長劍已直刺國師後心，這一招也是一舉兩得，攻守兼備，既解自身危難，且以「圍魏救趙」之計令國師不敢向小龍女進擊，此招叫作「雁行斜擊」，卻是全真派劍法。

國師「咦」的一聲，乘鐵輪尚未落地，右腳腳背在鐵輪上一抄，那輪子激飛起來，噹啷啷聲響，向楊過頭上砸到。楊過在危急中使了一招全真派劍法，居然收到奇效，跟著又是一招全真派的「白虹經天」，平劍旋轉向輪子打去。輪重劍輕，這一劍平擊本無效用，但這一下旋轉恰到好處，合上了武學中「四兩撥千斤」的道理，鐵輪方向轉過，反向國師頭上飛去。郭芙在旁看得大喜，拍手喝采。

國師膽敢兵刃脫手、飛輪擊敵，原是料到敵人無力接輪，倘若對方以兵刃砸碰飛輪，不論多麼沉重的鋼鞭大刀，撞上了均非脫手不可，那料到楊過竟有撥打輪子的功夫？盛怒之下，伸手抓住鐵輪，暗運轉勁，又將輪子飛出。這時勁力加急，輪子竟然寂然無聲，卻是鐵輪飛轉太快，輪中小球不及相互碰撞。楊過第一次撥他輪子，是無意中用上了九陰真經的功夫，這時再度伸劍拍打，噹的一聲，長劍震得脫手。國師立時一記「大摔碑手」重重拍去。原來楊過的九陰真經功夫未曾練熟，這次力道用得不正。

小龍女見楊過遇險，纖腰微擺，長劍急刺，這一招去勢固然凌厲，抑且風姿綽約，飄逸無比，卻已使上了《玉女心經》中第七篇中互相救護的武功。黃蓉母女看得心曠神怡，同聲叫道：「好！」

國師收掌躍起，抓住輪子架開劍鋒，楊過也乘機接回長劍，適才這一下當真死裏逃生，但人當危急之際心智特別靈敏，猛地裏想起：「我和姑姑二人同使玉女劍法，難以抵擋。但我使全真劍法，她使玉女劍法，卻均化險為夷。心經的最後幾篇原來要如此使法？」大叫：「姑姑，『浪跡天涯』！」說著斜劍刺出。小龍女未及多想，依言使出心經中所載的「浪跡天涯」，揮劍直劈。兩招名稱相同，招式卻是大異，一招是全真劍法的厲害劍招，一著是玉女劍法的險惡家數，雙劍合璧，威力立時大得驚人。國師無法齊擋雙劍擊刺，向後急退，嗤嗤兩聲，身上兩劍齊中。虧得他閃避得宜，劍鋒從兩脅掠過，只劃破了他衣服，但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國師百忙中又急退兩步，以避鋒銳，只聽楊過叫道：「花前月下！」一招自上而下搏擊，模擬冰輪橫空、清光鋪地的光景。小龍女單劍顫動，如鮮花招展風中，來回揮削，只晃得國師眼花繚亂，渾不知她劍招將從何處攻來，只得躍後再避。楊過又叫：「清飲小酌！」劍柄提起，劍尖下指，有如提壺斟酒。小龍女劍尖上翻，竟是指向自己櫻唇，宛似舉杯自飲一般。

金輪國師見二人劍招越來越怪，卻相互呼應配合，所有破綻全為旁邊一人補去，厲害殺著層出不窮。他越鬥越驚，暗想：「天下之大，果然能人輩出，似這等匪夷所思的劍法，我在蒙古怎夢想得到？唉！我井底之蛙，可小覷了天下英雄。」氣勢一餒，更呈敗象。

楊過和小龍女修習這篇劍法，數度無功，此刻身遭奇險，相互情切關心，都不顧自身安危，先救情侶，正合上了劍法的主旨。這路劍法每一招中均含著一件韻事，或「撫琴按蕭」、或「掃雪烹茶」、或「松下對弈」、或「池邊調鶴」，均是男女與共，當真是說不盡的風流旖旎。林朝英情場失意，在古墓中鬱鬱而終。她文武全才，琴棋書畫，無所不能，最後將畢生所學盡數化在這套武功之中。她創制之時只是自舒懷抱，那知數十年後，竟有一對情侶以之克禦強敵，卻也非她始料之所及了。

楊過與小龍女初使時尚未盡會劍法奧妙，到後來卻越來越得心應手。使這劍法的男女二人倘若不是情侶，則許多精妙之處實難體會；相互間心靈不能溝通，則聯劍之際是朋友則太過客氣，是尊長小輩則不免照拂仰賴；如屬夫妻同使，妙則妙矣，可是其中脈脈含情、盈盈嬌羞、若即若離、患得患失諸般心情卻又差了一層。此時楊過與小龍女相互眷戀極深，然而未結絲蘿，內心隱隱又感到前途困厄正多，當真是亦喜亦憂，亦苦亦甜，這番心情，與林朝英創制這套「玉女素心劍」之意漸漸心息相通。

黃蓉在旁觀戰，只見小龍女暈生雙頰，靦腆羞澀，楊過時時偷眼相覷，依戀迴護，雖是並戰強敵，卻流露出男歡女悅、情深愛切的模樣，不由得暗暗心驚，同時受了二人的感染，竟回想到與郭靖初戀時的情景。酒樓上一片殺伐聲中，竟然蘊含著無限柔情密意。

楊過與小龍女靈犀暗通，金輪國師更難抵禦，深悔適才將桌椅盡皆踏毀了，否則有桌椅阻隔，敵人攻勢不能如此凌厲，眼見再打下去非送命不可，當下一步步退向樓梯，又一級級的退了下去。楊過與小龍女居高臨下的逼攻，眼見就可將他逐走。黃蓉叫道：「除惡務盡，過兒，別放過了他。」她瞧出楊過與小龍女所以勝得國師，全憑了一套奇妙的劍法，看來倒有八分僥倖，若是今日放過了他，此人武學高深，回去窮思精研，想出了破解這套劍法的法門，日後再要相除卻又千難萬難了。

楊過答應一聲，猛下殺手，「小園藝菊」、「茜窗夜話」、「柳蔭聯句」、「竹簾臨池」，一招招的使將出來，國師幾乎連招架都來不及，別說還手。

楊過本擬遵照黃蓉囑咐乘機殺他，那知林朝英當年創制這路劍法本為自娛抒懷，實無傷人斃敵之意，其時心中又充滿柔情，是以劍法雖然厲害，卻無一招旨在致敵死命。這時楊龍二人雖逼得國師手忙腳亂，狼狽萬狀，卻無法取他性命。

國師不明劍法來歷，眼見對方奇招迭出，只道厲害殺著尚未使出，只要二人一用上，那真是老命休矣，危急中計上心來，足下用勁，每在樓梯上退一級，便踏斷一級樓梯。他魁梧的身軀攔在梯心，楊龍二人無法搶前，待得三級樓梯斷截，長劍已自遞不到他身前。國師鐵輪一舉，說道：「今日見識中原武功，老衲佩服得緊。你們這套劍法叫做甚麼名堂？」楊過正色道：「中原武功，以打狗棒法與刺驢劍術為首，我們這套劍法，就是刺驢劍術了。」國師一怔，道：「刺驢劍術？」楊過道：「是啊，刺禿驢的劍術。」國師才知他是繞彎兒詛罵，大怒喝道：「無禮小兒，終須叫你知道金輪國師的手段。」鐵輪嗆啷啷一揮，大踏步而法。

但見他身形飄飄，去得好快，幾下急晃，已在牆角邊隱沒。楊過料知難以追上，轉過身來，卻見達爾巴扶著霍都，臉色慘白，站在當地，說道：「大師兄，你殺我不殺？」楊過見二人可憐，向黃蓉道：「郭伯母，放他們走了，好不好？」黃蓉點了點頭。楊過又見霍都神情委頓，憔悴不堪，從懷裏摸出一小瓶玉蜂蜜漿來，指指霍都，做個服藥姿勢，交給達爾巴。達爾巴大喜，與霍都嘰哩咕嚕說了一陣。霍都取出一包藥粉，交給楊過，說道：「那位使筆的前輩中了我毒釘，這是解藥。」

達爾巴向楊過合什行禮，說道：「大師兄，多謝。」楊過也合什還禮，嬉皮笑臉的學他蒙語，說道：「大師兄，多謝。」達爾巴大奇：「大師兄為甚麼叫我大師兄？」轉念一想，便即明白：「他轉世為人，已讓我為大，不來跟我爭大師兄之位。」心下更加感激，向楊過深深打躬，伸左臂抱起霍都，與眾蒙古武士一齊去了。

※※※

楊過將解藥交於黃蓉，躬身施禮，說道：「郭伯母，小姪就此別過，伯母和郭伯伯多多保重。」想到這番別後再不相見，心中難過。黃蓉問道：「你到那裏去？」楊過道：「我和姑姑去個見不到人的所在隱居，從此永不出來，免得累了郭伯伯與你的名聲。」

黃蓉尋思：「他今日捨命救了我和芙兒，恩德非淺，眼見他陷迷沉倫，我豈可不相救於他？」於是說道：「那也不忙在這一刻，今兒大夥兒累了，咱們找個客店休息一宵，明日分手動身不遲。」楊過見她情意懇摯，不便違拗，也就答應了。

黃蓉取出銀兩，賠了酒樓的破損，到鎮上借客店休息。當晚用過晚膳，黃蓉差開郭芙，叫她去和武氏兄弟說話，將小龍女叫進房來，說道：「妹子，我有一件物事送給你。」小龍女道：「你給我甚麼？」

黃蓉將她拉到身前，取出梳子給她梳頭，只見她烏絲垂肩，輕軟光潤，極是可愛，於是將她柔絲細心捲起，從自己頭上取下一枚束髮金環，說道：「妹妹，我給你這個戴。」那金環打造得極是精致，通體是一枝玫瑰花枝，花枝迴繞，相連處鑄成一朵將開未放的玫瑰。黃藥師收藏天下奇珍異寶，她偏揀中了這枚金環，匠藝之巧，可想而知。小龍女從來不戴甚麼首飾，束髮之具就只一枚荊釵而已，雖見金環精巧，也不在意，隨口謝了，黃蓉給她戴在頭上，隨即跟她閒談。

說了一陣子話，只覺她天真無邪，世事一竅不通，燭光下但見她容色秀美，清麗絕俗，若非與楊過有師徒之份，兩人確是一對璧人，問道：「妹子，你心中很歡喜過兒，是不是？」小龍女盈盈一笑，道：「是啊，你們為甚麼不許他跟我好？」

黃蓉一怔，想起自己年幼之時，父親不肯許婚郭靖，江南七怪又罵自己為「小妖女」，直經過重重波折，才得與郭靖結成鴛侶，眼前楊過與小龍女真心相愛，何以自己卻來出力阻擋？但他二人師徒名份既定，若有男女之私，大乖倫常，有何臉面以對天下英雄？當下嘆了口氣，說道：「妹子，世間有很多事情你是不懂的。要是你與過兒結成夫妻，別人要一輩子瞧你不起。」小龍女微笑道：「別人瞧我不起，那打甚麼緊？」

黃蓉又是一怔，只覺她這句話與自己父親倒氣味相投，當真有我行我素、視天下人皆如無物之概；想到此處，不禁點了點頭，心想似她這般超群拔類的人物，原不能拘以世俗之見，但轉念又想起丈夫對楊過愛護之深、關顧之切，不論他是否會做自己女婿，總盼他品德完美，於是說道：「過兒呢？別人也要瞧他不起。」小龍女道：「他和我一輩子住在誰也瞧不見的地方，快快活活，理會旁人作甚？」黃蓉問道：「甚麼誰也瞧不見的地方？」小龍女道：「那是一座好大的古墓，我向來就住在裏面的。」黃蓉一呆，道：「難道今後你們一輩子住在古墓之中，就永遠不出來了？」

小龍女很是開心，站起來在屋中走來走去，說道：「是啊，出來幹麼？外邊的人都壞得很。」黃蓉道：「過兒從小在外邊東飄西蕩，老是關在一座墳墓之中，難道不氣悶麼？」小龍女笑道：「有我陪著他，怎會氣悶？」黃蓉嘆道：「初時自是不會氣悶。但多過得幾年，他就會想到外邊的花花世界，他倘若老是不能出來，就會煩惱了。」

小龍女本來極是歡悅，聽了這幾句話，一顆心登時沉了下來，道：「我問過兒去，我不跟你說了。」說著走出房去。

黃蓉見她美麗的臉龐上突然掠過一層陰影，自己適才的說話實是傷了一個天真無邪的少女之心，登時頗為後悔，但轉念又想，自己見得事多，自不同兩個少年男女的一廂情願，這番忠言縱然逆耳，卻是深具苦心，心想：「不知過兒怎麼說？」於是悄悄走到楊過窗下，要聽聽二人對答之言。

只聽小龍女問道：「過兒，你這一輩子跟我在一起，會煩惱麼？會生厭麼？」楊過道：「你又問我幹麼？你知道我只有喜歡不盡。咱兩個直到老了、頭髮都白了、牙齒跌落了，也仍歡歡喜喜的廝守不離。」這幾句話情辭真摯，十分懇切。小龍女聽著，心中感動，不由得痴了，過了半晌，才道：「是啊，我也是這樣。」從囊中取出根繩子，橫掛室中，說道：「睡罷！」楊過道：「郭伯母說，今晚你跟她母女倆睡一間房，我跟武氏兄弟倆睡一間房。」小龍女道：「不！為甚麼要那兩個男人來陪你？我要和你睡在一起。」說著舉手一揮，將油燈滅了。

黃蓉在窗外聽了這幾句話，心下大駭：「她師徒倆果然已做了苟且之事，那道士趙志敬的話並非虛假。」

她想兩個少年男女同床而睡，不便在外偷聽，正待要走，突見室內白影一閃，有人凌空橫臥，晃了幾下，隨即不動了。黃蓉大奇，借著映入室內的月光看去。只見小龍女橫臥在一根繩上，楊過卻睡在炕上。二人雖然同室，卻相守以禮。黃蓉俏立庭中，只覺這二人所作所為大異常人，是非實所難言。

她悄立良久，正待回房安寢，忽聽腳步聲響，郭芙與武氏兄弟從外邊回來。黃蓉道：「敦兒、修兒，你哥兒倆另外去要間房，不跟楊家哥哥一房睡罷。」武氏兄弟答應了。郭芙卻問：「媽，為甚麼？」黃蓉道：「不關你事。」武修文笑道：「我知道為甚麼。他二人師不師、徒不徒，狗男女作一房睡。」黃蓉板臉斥道：「修兒，你不乾不淨的說甚麼？」武敦儒道：「師娘你也忒好，這樣的人理他幹麼？我是決不跟他說話的。」郭芙道：「今兒他二人救了咱們，那可是一件大恩。」武修文道：「哼，我倒寧可教金輪國師殺了，好過受這些畜生一般之人的恩惠。」黃蓉怫然不悅，道：「別多說了，快去睡罷。」

這一番話楊過與小龍女隔窗都聽得明白。楊過自幼與武氏兄弟不和，當下一笑而已，並不在意。小龍女心中卻在細細琢磨：「幹麼過兒和我好，他就成了畜生、狗男女？」思來想去難以明白，半夜裏叫醒楊過，問道：「過兒，有一件事你須得真心答我。你和我住在古墓之中，多過得幾年，可會想到外邊的花花世界？」楊過一怔，半晌不答。小龍女又問：「你若是不能出來，可會煩惱？你雖愛我之心始終不變，在古墓中時日久了，可會氣悶？」

這幾句話楊過均覺好生難答，此刻想來，得與小龍女終身廝守，當真是快活勝過神仙，但在冷冰冰、黑沉沉的古墓之中，縱然住了十年、二十年仍不厭倦，住到三十年呢？四十年呢？順口說一句「決不氣悶」，原自容易，但他對小龍女一片至誠，從來沒半點虛假，沉吟片刻，道：「姑姑，要是咱們氣悶了、厭煩了，那便一同出來便是。」

小龍女嗯了一聲，不再言語，心想：「郭夫人的話倒非騙我。將來他終究會氣悶，要出墓來，那時人人都瞧他不起，他做人有何樂趣？我和他好，不知何以旁人要輕賤於他？想來我是個壞女子了。我喜歡他、疼愛他，要了我的性命也行。可是這般反而害得他不快活，那他還是不娶我的好。那日晚上在終南山巔，他不肯答應要我做媳婦，自必為此了。」反覆思量良久，只聽得楊過鼻息調勻，沉睡正酣，於是輕輕下地，走到炕邊，凝視著他俊美的臉龐，中心栗六，柔腸百轉，不禁掉下淚來。

※※※

次晨楊過醒轉，只覺肩頭濕了一片，微覺奇怪，見小龍女不在室中，坐起身來，卻見桌面上用金針刻著細細的十二個字道：

「你自己保重，記著我時別傷心。」

楊過登時腦中一團混亂，呆在當地，不知所措，但見桌面上淚水點點，兀自未乾，自己肩頭所濕的一片自也是她淚水所沾了。他神智昏亂，推窗躍出，大叫：「姑姑，姑姑！」

店小二上來侍候。楊過問他那白衣女客何時動身，向何方而去。店小二瞠目不知所對。楊過心知此刻時機稍縱即逝，要是今日尋她不著，只怕日後難有相會之時，奔到馬廄中牽出瘦馬，一躍而上。郭芙正從房中出來，叫道：「你去那裏？」楊過聽而不聞，沿大路縱馬向北急馳，不多時已奔出了數十里地。他一路上大叫：「姑姑，姑姑！」卻那裏有小龍女的人影？

又奔一陣，只見金輪國師一行人騎在馬上，正向西行。眾人見他孤身一騎，均感錯愕。國師提韁催馬，向他馳來。楊過未帶兵刃，斗逢大敵，自是十分凶險，但他此時心中所思，只是小龍女到了何處，自身安危渾沒念及，眼見國師拍馬過來，反而勒轉馬頭，迎了上去，問道：「你見到我師父麼？」國師見他並不逃走，已自奇怪，聽了他問這句話，更是一愕，隨口答道：「沒見啊，她沒跟你在一起麼？」

二人一問一答，均出倉卒，未經思索，但頃刻之間，便都想到楊過一人落單，就非國師敵手。二人眼光一對，胸中已自了然。楊過雙腿一夾，金輪國師已伸手來抓。但瘦馬神駿非凡，猶似疾風般急掠而過。國師催馬急趕，楊過一人一騎早已遠在里許之外，再難追上。國師心念動處，勒馬不追，尋思：「他師徒分散，我更有何懼？黃幫主如尚未遠去，嘿嘿……」當即率領徒眾，向來路馳回。

楊過一陣狂奔，數十里內訪不到小龍女的半點蹤跡，但覺胸間熱血上湧，昏昏沉沉，竟險些暈倒在馬背之上，心中悲苦：「姑姑何以又捨我而去？我怎麼又得罪她啦？她離去之時流了不少眼淚，那自非惱我。」忽然想起：「啊，是了，定是我說在古墓之中日久會厭，她只道我不願與她長相廝守。」想到此處，眼前登見光明：「她回到古墓去啦，我跟去陪著她便是。」不由得破涕為笑，在馬背上連翻了幾個觔斗。

適才縱馬疾馳，不辨東西南北，定下神來，認明方向，勒轉馬頭，向終南山而去。一路上越想越覺所料不錯，倒將傷懷懸想之情去了九分，放開喉嚨，唱起山歌來。

過午後在路邊一家小店中打尖，吃完麵條，出來之時匆匆未攜銀兩，覷那店主人不防，躍上馬背，急奔而逃，只聽店主人遠遠在後叫罵，卻那裏奈何得了他？不禁暗自好笑。行到申牌時分，只見前面黑壓壓一片大樹林，林中隱隱傳出呼叱喝罵之聲。他心中微驚，側耳聽去，卻是金輪國師與郭芙的聲音。

他心知不妙，躍下馬背，把韁繩在轡頭上一擱，隱身樹後，悄步尋聲過去探索，走了十餘丈，望見樹林深處的亂石堆中，黃蓉母女、武氏兄弟四人正與金輪國師一行拒敵。但見武氏兄弟臉上衣上都是血漬，黃蓉、郭芙頭髮散亂，神情甚是狼狽，看來若非國師要拿活口，只怕四人都早已喪生於他鐵輪之下。

楊過瞧了片刻，心想：「姑姑不在此間，我若上去相助，枉自送了性命。這便如何是好？可有甚麼法兒能救得郭伯母？」忽見國師揮輪砸出，黃蓉無力硬架，便在一堆亂石之後一縮。國師在亂石外轉來轉去，竟然攻不到她身前。楊過大奇，再看郭芙和武氏兄弟三人也倚賴亂石避難，危急中只須躲到石後，達爾巴諸人就須遠兜圈子，方能追及，那時郭芙等又已躲到了另一堆亂石之後。楊過詫異之極，見這幾堆平平無奇的亂石居然有此妙用，實不可思議，看來黃蓉等雖危實安，只沒法脫出亂石陣逃走而已。

國師久攻不下，雖打傷了武氏兄弟，但傷非致命，己方倒有一名武士為郭芙刺死，眼見黃蓉所堆的這許多亂石大有古怪，須得推究出其中奧妙，方能擒獲四人。他自負才智過人，反正這幾人說甚麼也逃不脫自己掌握，待想通了亂石陣的布局，大踏步闖進陣中，手到擒來，方顯本事。左手一揮，約退諸人，自己也退開丈餘，望著亂石陣暗自凝思。大凡行兵布陣，脫不了太極兩儀、五行八卦的變化，國師精通奇門妙術，心想這亂石陣雖怪，總也不離五行生剋的道理。那知他怔怔的看了半天，剛似瞧出了一點端倪，略加深究，卻又全盤不對，左翼對了，右翼生變，想通了陣法的前鋒，其後尾卻又難以索解，不禁呆在當地，驚佩無已。他文武全才，實是當世出類拔萃的人物，眼前既遇難題，務要憑一己才智破解，方遂心願。

國師皺起眉頭沉思，良久不動，突然間雙眼精光大盛，身形晃動，闖進亂石陣中，抓住了郭芙的手臂，急退而出。這一下變生不測，黃蓉等三人大驚失色，登時手足無措，如出陣去救，定要遭他毒手。

原來郭芙見敵人呆立不動，一時大意，竟不遵母親所示的方位站立，離了陣法的蔽障。國師一見有隙可乘，立時出手擒獲，伸指點了她脅下穴道，放在地上。他故意不點啞穴，讓她哀聲求救，好激得黃蓉出陣。郭芙只感周身麻癢難當，忍不住呻吟出聲。黃蓉豈不知敵人詭計，但聽到女兒哀聲，心中如沸，只得咬住嘴唇強忍。

楊過在樹後瞧得明白，眼見黃蓉竹棒一擺，就要奔出亂石堆搶救愛女，這一出去可凶險之極，當下不及細想，猛地躍出，抓住郭芙後心，向亂石堆撲去。國師鐵輪飛出，擊向他後心，楊過人在半空，難以閃避，用力將郭芙朝黃蓉推去，同時使個「千斤墜」，身子直落，啪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摔在亂石堆上，但聽得嗆啷啷聲音響亮，鐵輪自頭頂疾飛而過，兜了個圈子，又飛回國師手中。

黃蓉抱住愛女，悲喜交集，見楊過從亂石堆上翻身爬起，撞得目青鼻腫，忙伸竹棒指引他進入石陣。

金輪國師見功敗垂成，又是楊過這小子作怪，不怒反喜，微微冷笑，說道：「好，你乖乖的自投羅網，卻省得日後再來找你了。」

楊過這一下奮身救人，實因激於義憤，進了石陣之後，才想起這一出手，瞧來自己性命也得饒上了，此生再難見小龍女之面，不由得暗暗懊悔。黃蓉問道：「你師父呢？」楊過黯然道：「她突然半夜裏走了，我正在找她。」黃蓉料知是自己昨日所下說詞生效，嘆了口氣，說道：「過兒，你又何必多此一舉？」楊過只有苦笑，搖頭道：「郭伯母，我傻裏傻氣，心頭熱血一湧，這就管不住自己了。」黃蓉道：「好孩子，你心腸好，跟你爹……」說了一半，突然住口。楊過顫聲道：「郭伯母，我爹爹是壞人，是不是？」黃蓉垂頭道：「你要知道這個幹麼？」突然叫道：「小心，到這裏來！」拉著他跨過兩堆亂石，避開了金輪國師一下偷襲。

楊過向那亂石堆前前後後望了一陣，好生佩服，說道：「郭伯母，如你這般聰明才智，並世再無第二個了。」黃蓉替女兒解開穴道，正自給她按摩，微笑著未答。郭芙道：「你知道甚麼？我媽的本事都是外公教的。外公才厲害呢。」楊過在桃花島上曾見到黃藥師的諸般手澤，但當時年幼，未能領略這中間的妙處，此刻經郭芙一提，連連點頭，不由得悠然神往，嘆道：「幾時得能拜見他老人家一面，也不枉了這一生。」

驀地裏金輪國師闖過兩堆亂石，又攻了過來。楊過手中沒兵器，忙拾起黃蓉拋在地下的竹棒，搶出去阻擋，呼呼兩棒，使上了打狗棒法。國師見他棒法精妙，凝神接戰，拆了數招，突然間兩人腳下同時在亂石上一絆，都不禁踉蹌。國師只怕中了暗算，躍出陣去。

黃蓉接引楊過進來，指派武氏兄弟與女兒搬動石塊，變亂陣法，問楊過道：「你這打狗棒法到底從何處學來？」楊過於是照實述說如何在華山巧遇洪七公、北丐西毒如何比武、洪七公如何傳授棒法等情，跟著說了洪七公逝世的經過。黃蓉聽得師父逝世，甚是傷心，伏地大哭，心想靖哥哥得知恩師逝世，必定悲傷之極，又想此刻身處困厄，倘若恩師在側，必令自己不可徒自悲傷，須得振奮迎敵。想到迎敵脫困，忽地心念一動，說道：「過兒，你很聰明，且想個法兒，脫卻今日之難。」

楊過瞧了她的神情，知她已想到計策，當下故作不知，說道：「若你身子安健，和我雙戰國師，自能獲勝，又或能邀得我師父來，那也好了。」黃蓉道：「我身子一時三刻之間怎能痊可？你師父也不知去了那裏。我另有一個計較，卻須用到這幾堆亂石。這石陣是我爹爹所授，其中變幻百端，刻下所用的還不到二成。」楊過又驚又喜，想起黃藥師學究天人，大是讚嘆。

黃蓉道：「我師父授你的打狗棒法僅是招式，而你在樹上聽到我說的只是口訣大意。現下我將棒法中的精微變化一併傳你。」楊過大喜，以退為進，說道：「這只怕使不得，打狗棒法除了丐幫幫主，歷來不傳外人。」黃蓉白了他一眼，道：「在我面前，你又使甚麼狡獪？這棒法我師父傳了你三成，你自個兒偷聽了二成，今日我再傳你二成。餘下三成，就得憑你自己才智去體會領悟，旁人可傳授不來。這一來並非有人全套傳你，二來今日事急，也只好從權。」

楊過跪倒在地，拜了幾拜，笑道：「郭伯母，我幼小之時，你曾答應傳我功夫，今日才教，也還不遲。」黃蓉微笑道：「你一直記恨，是不是？」楊過笑道：「我決不記恨，只常可惜學不到你的好功夫。」黃蓉輕聲悄語，將棒法的奧妙處說給他知曉。

金輪國師在亂石外望見楊過向黃蓉磕頭，二人有說有笑，唧唧噥噥，不知搗甚麼鬼，瞧來似有恃無恐。他素來持重，知眼前這二人武功雖不及己，卻均鬼計多端，可別不小心上了大當，定要參透其中機關，再定對策。也幸好他緩下了攻勢，黃蓉與楊過不必應敵，不到半個時辰，已將竅要教完。

楊過聰明穎悟，勝過魯有腳百倍，真所謂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兼之他對這套棒法早已費過許多心血推詳，先前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今日黃蓉略加點撥，立行豁然貫通。國師遙遙望見黃蓉神色端嚴安詳，口唇微動，楊過卻是搔耳摸腮，喜不自勝，實不知二人葫蘆中賣甚麼藥，但此事於己不利，當可斷言。

楊過聽完要訣，問了十餘處艱深之點，黃蓉一一解說，說道：「行啦，你問得出這些疑難，足證你領悟已多。這第二步嘛，咱們就要把這和尚誘進陣來擒獲。」

楊過一驚，道：「將他擒住？」黃蓉道：「那又有何難？此刻你我聯手，智勝於彼，力亦過之。現下我要解說這亂石陣的奧妙，你一時定然難以領會，好在你記心甚好，只須將三十六般變化死記即可。」於是一項一項的說了下去，青龍怎樣演為白虎，玄武又怎生化為朱雀。原來這亂石陣乃從諸葛亮的八陣圖中變化出來。當年諸葛亮在長江之濱用石塊布成陣法，東吳大將陸遜入陣後難以得脫。此刻黃蓉所布的便是黃藥師師法諸葛武候遺意之陣，只事起倉卒，未及布全，大敵奄至，那陣法不過稍具規模而已。但縱然如此，也已嚇得金輪國師心神不定，眼睜睜望著面前五人，卻是不敢動手。

這陣圖的三十六項變化，繁複奧妙之至，饒是楊過聰明過人，一時記得明白的也只十餘變。眼見天色將暮，國師蠢蠢欲動，黃蓉道：「就只這十幾變，已足困死他有餘。你出去引他入陣，我變動陣法，將他困住。」

楊過大喜，道：「郭伯母，他日我和姑姑如到桃花島上，你肯不肯將這門學問盡數教我？」黃蓉抿嘴一笑，涼風拂鬢，夕陽下風致嫣然，說道：「你們只要肯來，我如何不肯教？你捨命救了我和芙兒兩次，難道我還似從前這般待你麼？」

楊過聽了，胸中暖烘烘地，此時黃蓉不論教他幹甚麼？他當真百死無悔，提起竹棒，轉出石陣，叫道：「生了鏽的鐵輪國師，你有膽子，就來跟我鬥三百回合！」

金輪國師正自耽心他們在石陣中搗鬼，暗算自己，見他出陣挑戰，正求之不得，嗆啷啷鐵輪響動，斜劈過去。他怕楊過相鬥不勝，又逃回陣中，攻了兩招之後，逕自抄他後路，要逼得他遠離石陣。豈知楊過新學了打狗棒法的精要，將那絆、劈、纏、戳、挑、引、封、轉八字訣使出來，變化精微，出神入化。國師大意搶攻，略見疏神，竟被他在大腿上戳了一下，雖在危急中急閉穴道，未曾受傷，卻也疼痛良久。

他吃了這一下苦頭，再也不敢怠忽，掄起鐵輪，凝神拒戰，眼前對手雖只是個十餘歲的少年，他卻如接大敵，攻時敬，守時嚴，竟當他是一派大宗師那麼看待。這一來，楊過立感不支，打狗棒法雖妙，即學即用，究是難以盡通，當下使個「封」字訣擋住鐵輪攻勢，移動腳步，東突西衝。國師跟著他竹棒攻守變招，眼見他向外衝擊，心想來得正好，不住倒退，要引他遠離石陣。不料退了十幾步，突然右腳在一塊巨石上一絆，原來不知不覺間竟已遭誘進石陣。

他心知不妙，只聽黃蓉連聲呼叫：「朱雀移青龍，巽位改離位，乙木變癸水。」武氏兄弟與郭芙搬動岩石，石陣急變。國師大驚失色，停輪待要察看周遭情勢，楊過的竹棒卻纏了上來。這打狗棒法與他正面相敵雖尚不足，擾亂心神卻是有餘，國師腳下連絆幾下，站立不穩，知道石陣極是厲害，陷溺稍久，越轉越亂，危急中大喝一聲，躍上亂石。本來上了石堆，即可不受石陣困惑，否則方位迷亂，料來只須筆直疾走定可出陣，豈知奔東至西，往南抵北，只不過在十餘丈方圓內亂兜圈子，不免精力耗盡，束手待斃。但國師剛上石堆，楊過已揮棒打向腳骨，他鐵輪是短兵刃，不能俯身攻拒，只得躍下平地，橫輪反擊。

又拆十餘招，眼見暮色蒼茫，四下裏亂石嶙峋，石陣中似乎透出森森鬼氣，饒是他藝高膽大，至此也不由得暗暗心驚，突然間腦海中靈光一閃，已有計較，石陣中岩石有大有小，大者難動，小者卻可對付。左足一抄，一塊二十餘斤的大石已給他抄起，飛向半空，跟著右腿掠出，又是一塊大石高飛。他身形閃動，雙腿連抄，數塊較小岩石砰嘭山響，互撞之下，火花與石屑齊飛，那亂石陣霎時破了。黃蓉等五人大驚，連連閃避空中落下來的飛石。

此時金輪國師若要出陣，已是易如反掌，但他反守為攻，左掌探出，竟來擒拿黃蓉。楊過棒尖向他後心點到，國師鐵輪斜揮架開，左掌卻已搭到黃蓉的肩頭。她如向後閃躍，原可避過，但耳聽風聲勁急，半空中一塊大石正向身後猛砸下來，只得急施大擒拿手反勾國師左腕。國師叫聲：「好！」任她勾住手腕，待她借勢外甩之際，突運神力，向懷裏疾拉。

若在平日，黃蓉自可運勁卸脫，但此刻內力不足，叫聲「啊喲」，已自跌倒。楊過大驚，顧不得生死安危，向前撲出，抱住了國師雙腿，兩人一齊摔倒。

金輪國師武功畢竟高出他甚多，人未著地，右掌揮出，擊向楊過右胸。楊過忙伸左臂擋格，啪的一聲，掌臂相交，楊過只覺胸口氣血翻湧，身子便如一綑稻草般飛了出去。就在此時，空中最後一塊巨石猛地落下，也正湊巧，砰的一響，正好撞在國師背心。這一撞沉猛之極，他內功再強，卻也經受不起，雖然運功將大石彈開，但身子晃了幾下，終於向前仆跌。

頃刻之間，石落陣破，黃蓉、楊過、國師三人同時受傷倒地。

【注】

本小說觀念上的主要關鍵，是宋人認為楊過（徒弟）不能與小龍女（師父）結婚。有一位物理學教授鄭重提出，師父不能結婚，宋朝禮法上有何根據？他認為宋人對禮教之防其實極為寬鬆，以李清照寡婦再嫁為證。其實宋人對禮教之防殊不寬鬆，某人違反禮法，不足以證明當時禮法不存在。今日中港臺各地時有逆子殺父弒母的案件發生，不足以證明今日中國社會容許兒子殺父弒母。社會上眾所公認的觀念，通常並無明文記載，例如父女不能通婚、母子不能通婚，自古眾所公認，《論語》、《墨子》、佛經、道藏等典籍通常並不提及，孔孟未加嚴詞斥責，並不表示孔孟贊成母子、父女通婚。某時代有某事某人，並不表示該時代贊成或認可此事此人。李清照之例，不合簡單邏輯。宋朝有漢奸秦檜，明朝有吳三桂，不足以證明宋人明人認可秦檜、吳三桂之漢奸行為。當代有林彪、四人幫，亦不足以證明當代人認可林彪、四人幫。自然科學家不學邏輯，但其推理必須合邏輯。科學上單一孤證不足以證明某事為有或無。

婚姻制度是人類社會中最複雜的制度之一。宋人重視三綱五常，將「師」與「父」並列，所以稱為「師父」。在宋人眼光中，娶師為妻，幾乎等於以母為妻、或「以長嫂為妻」。歐陽修為宋代大儒，道德文章為世所尊，因寫過以小甥女為對象之「艷詞」：「恁時相見早留心，何況到如今」，致為人誣為與甥女「通姦」（其實並無其事），引起軒然大波，幾乎釀成殺身之禍。實則婚姻觀念經常隨時代變遷。西漢時漢高祖劉邦的兒子惠帝劉盈，於登基後娶他的外甥女張氏為皇后。張皇后是魯元公主的女兒，魯元公主是劉邦的女兒、惠帝之姊，嫁給張敖而生張皇后。惠帝立張氏為后，一來因他從小喜歡這個外甥女，二來是他母親呂氏所主持。魯元公主是呂后的女兒，張皇后是呂后的外孫女，呂后喜歡「親上加親」。在漢朝，外甥女可做皇后，母儀天下，到了宋朝，為外甥女寫一首風懷詩幾乎釀成殺身之禍，可見觀念變遷之烈。我國某些少數民族中，婚姻制度又有不同，王昭君和番，嫁匈奴王呼韓邪單于為妻，生一子為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後，其另妻所生長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繼位，依匈奴俗又娶王昭君為妻，即娶庶母，後生二女。

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重訂的新婚姻法，第六條規定「三代以內的旁系血統」「禁止結婚」，即堂兄妹、表兄妹禁止結婚。堂兄妹不能結婚，中國由來已久（在內地偏僻農村或山區，堂兄妹常有因戀愛私通而遭殺害之事發生）。表兄妹不能結婚的規定如清初即頒行，則名著《紅樓夢》就寫不成了。因賈寶玉與薛寶釵、林黛玉二女都屬「三代以內的旁系血統」，王法禁止結婚，戀愛亦屬大忌。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等都無所施其手腳了。只薛寶琴、尤三姐才是賈寶玉合法的配偶人選，史湘雲戚屬較疏，大概已不在三代以內。

新婚姻法第二條規定「實行計劃生育」，將來表兄妹、表姊弟、外甥女、舅父、堂兄妹等等關係大大減少，男女之間關係單純化了。

中國從前同姓不婚。後代此禁漸弛，但堂兄妹仍不能婚。外國未必有此規定。英國大小說家愛米萊．勃朗黛名著《咆哮山莊》中敘述復仇者強迫外甥女與自己兒子結婚（表姊弟成婚），在中國舊時，順理成章，新婚姻法卻不准許。

師生不能戀愛成婚，近代中國仍有此觀念。沈從文先生在北大教書時追求學生張兆和女士（後為沈夫人），張女士有反感，訴之於老師胡適，胡適鼓勵其接受，終締良緣。七八十年代時，臺灣師範大學數次發生師生戀愛風波，當時臺灣社會輿論沸然，認為師生不應戀愛。武俠名著《蜀山劍客傳》的作者李壽文先生（還珠樓主）年輕時在天津一位姓孫人家作家庭教師，為主人孫仲山一女一子作老師。二小姐孫經洵與李先生日久生情，相愛甚深。孫仲山反對師生戀愛，不准二人相見。孫小姐離家出走，向天津婦女會投訴。孫仲山串通天津英租界當局，逮捕李先生，更告上法庭。開審時，孫小姐向法庭作證，宣稱自己已成年（二十四歲），自願嫁給李壽文，法官不能以「師生戀愛」為罪名定罪，只得開釋。後來李先生與孫小姐結婚，是當年北方「師生戀愛」糾紛的一件著名事件。

筆者在《神鵰俠侶》書中引入此觀念之討論，主旨為重視獨立思考，向未必合理之傳統觀念挑戰。當時中國當局嚴格控制屬下人員之婚姻，屬下人員婚姻須向上級申請，批准與否之主要標準為「階級成分」，因此釀成無數悲劇（尤以部隊中為多）。作者對此頗有感觸，雖未身受其害，但友儕影響所及，亦有感同身受者，幸現行新婚姻法第三條、第四條強調婚姻自由原則，「必須男女雙方完全自願」，「不許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這當是改革開放的一大德政。

婚姻習俗變遷多端，詳加研究可寫成一部大書。恩格斯根據美國學者摩爾根的研究，認為婚姻制度的根源為剝削關係、生產關係及私有財產。佛洛依德則從心理學著眼，認為與戀母情結、殺父情結、兄弟爭產情結有關。此兩說各有若干理由。近代及當代則有很多學者根據生物學立論，認為與遺傳基因、優生觀念等有關，筆者亦傾向接受此說。

綜覽各國的婚姻法，可發現不少有趣而難以了解的奇特例子。我國西藏及大涼山少數地區，仍有一妻多夫的群婚制度，幾兄弟往往共娶一妻。讀者常向筆者挑戰，認為《鹿鼎記》中韋小寶一夫七妻為不可信。其實明清大官妻妾成群固不為奇，即令尋常小官或稍有資產之地主、商人，亦常娶多妻，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所描寫者。筆者少年時常至杭州「汪莊」（今改為「西子國賓館」）遊玩，見汪姓茶商主人之墓群，汪老爺與夫人居中兩個大墳，左右各有四個小墳，是汪老爺八位小妾的墳墓。筆者常在汪老爺的大墳上踢幾腳，以表示對他的不滿，現在這些墳墓都已拆去填平了。清朝杭州富商胡雪巖的故居今已開放，顯示他當時共有十三位夫人。

即以先進文明的英國而論，其婚姻法中亦有封建傳統。不久之前，一對英國夫婦要離婚，必須具備充分理由向國會申請，由國會為此通過一件法案，方得批准，可見離婚之難。現行英國婚姻法中又規定：離婚的男子不得再娶其妻的姊妹為妻，離婚的女子不得再嫁其父的兄弟，即嫂子離婚後不得嫁其大伯小叔。但有些英國著名小說中的故事卻又未必遵守這個規定，如高爾斯華的名著《有產者》，哈代的名著《還鄉》。歐洲王室互相通婚，儘量不與平民通婚，通常不禁表兄妹婚姻。英國女皇伊利沙白二世的皇夫菲立普公爵，與女皇即為遠房表兄妹。

婚姻的禁忌主要出自當時社會的共同觀念。古代羅馬法、伊斯蘭宗教法、印度種姓習慣法，今日非洲回教國家的法律、羅馬天主教國家的規定、東方國家的習俗非但各不相同，且同一國家中因時代不同亦變遷多端。我國唐代皇室受北齊、北周鮮卑人影響甚大，不甚重視倫常中的輩份觀念。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殺死其親兄弟元吉後，娶其妻為妃，他去世後，他兒子高宗李治娶父妃武則天為皇后。唐玄宗的楊貴妃，本來是他兒子壽王的妃子，做父親的霸佔兒媳婦，社會人士眼開眼閉也就算了。到了宋朝，儘管傳說中宋太宗弒其兄宋太祖，又殺其弟晉王，但歷朝甚少宮闈亂倫之事。後代民間常說「唐烏蠅、宋鼻涕」，意謂唐朝亂倫之事甚多，宋朝則注重倫常，但對外懦弱。

古代社會中兄妹通婚視作固然，西洋神話中亞當夏娃，中國神話中伏羲女媧，皆為兄妹通婚。希臘馬其頓人征服埃及後，希臘王室為保持血統純淨，不與埃及本地人通婚。據記載，希臘托勒密王朝中的十五個國王，有十人娶姊姊為后，著名的王后克麗歐佩脫拉，也嫁她的兄弟。（見Ｂｒｅｎｔ Ｄ﹒Ｓｈａｗ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 Ｓｉｓｔｅ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 Ｇｒｅｃｏ─Ｒｏ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

中國京劇中有一齣好戲「轅門斬子」，故事說宋朝名將楊延昭（楊六郎）在轅門外綁了兒子楊宗保要斬，因他不守軍紀。眾大臣大將紛紛求情，包括佘太君（楊延昭之母）、寇准（當朝宰相）、八賢王（皇帝的叔父）等等，楊延昭不允，非斬不可。結果十分滑稽。最後媳婦穆桂英前來挑戰，打敗了公公，以武力迫公公放了丈夫。以《神鵰》的故事作比喻，好比楊過要娶小龍女為妻，郭靖要一掌劈死他，黃藥師、柯鎮惡、黃蓉、朱子柳、一燈大師勸阻無效。小龍女急了，施展玉女心經武功來打，打得郭靖大敗，只好答允不干預二人的婚事。民間戲劇往往代表人民大眾的共同觀念，「轅門斬子」的故事並非歷史事實，卻表達了民間廣大人民的普遍想法。

二○○三年七月十九日，香港及外國報紙刊載消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般稱為Ｕ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美國最著名大學之一）發出校方當局通傳，宣布該校老師（包括院長、系主任、教授、副教授、教師等）不得與學生戀愛或結婚，犯者解雇，學生開除。據美國耶魯（Ｙａｌｅ）大學等已有此先例規定。學校師生有人抗議，引用諾貝爾獲獎人普林斯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大學教授Ｐｒｏｆ﹒ Ｊｏｈｎ Ｎａｓｈ為例，納許教授先在麻州理工學院任教時，與他學生戀愛結婚，其後為一代大學者可見。美國法律雖不禁止師生結婚，但學術界及社會保守人士仍有偏見。

加州大學、耶魯大學等的規定，並非基於師生不得成婚之類封建思想，而是著眼於考試評分、實驗費分配、學位授與之類中的不公平或偏心，類似我國專制時代科舉以及地方官任命中的「迴避制度」，著眼點在於避免營私舞弊的可能。

評論者詢問：宋朝有甚麼禮教的規定，師生不可以戀愛結婚？出於何書何律？

其實，不單是宋朝，即使是相對開明和西方化的今時臺灣與香港，也有許許多多知名之士反對師生戀愛和結婚。錢穆先生和胡女士的婚姻，梁實秋先生和韓女士的婚姻，都曾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梁先生的弟子們還組織陣線，為「保衛老師而戰鬥」。著名小說家徐訏在〈兩性問題與文學〉一文中說：「錢先生與胡女士的戀愛和結合，當時也頗受時議，因胡女士是錢先生的學生，而胡女士之父為錢先生的朋友，如果從西洋的戀愛原則上講，兩人既然相愛，結合是極合道德的。倒是譏評的人，下意識中還存著中國傳統上性道德的觀念，以為長輩與小輩相愛，是一種準亂倫的行為。有人說，對錢先生的評論並不在他的戀愛與結合，而是因為錢先生是中國文化本位論者，主張維護中國傳統道德的人，而又是以道統自承的學者，是根據言行不一致來說的。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

甚至以思想開放見稱的殷海光先生，也對此頗有微詞。他在《中國文化的展望》第七章〈言行不顧〉一文中說：「義理派注重的是『道統』……理學在中國社會文化裏有一種塑造人物類型的魔力。『言行不相顧』是這類人物最顯著的特徵之一。」

香港《星島日報》當時的主筆野火先生曾撰文說：「我在『文化論戰』進行批判時，並非針對該老人的婚姻，而是針對該老人的言行不一致。因為該老人是一位中國文化本位論者，平素以維護中國傳統道德自任。可是在實際生活中，他卻全不遵守他自己揭櫫的那一套道德律──思想以中國傳統文化做標準，而生活（至少婚姻是如此）卻採取西洋文化那個標準。」（見野火《中國傳統文化論戰集》）

這些先生們以為師生戀愛違反中國文化傳統，金庸卻親眼見到錢先生和胡女士婚後生活美滿，錢先生雙目失明之後，全仗胡女士誦讀書報，撰文答信，校閱著作權，金庸對這對夫婦深為欽佩。

# 第十五回 東邪門人

石陣外達爾巴和眾蒙古武士、石陣內郭芙與武氏兄弟盡皆大驚，一齊搶前來救。達爾巴神力驚人，蒙古武士中也有數名高手，郭芙與二武如何能敵？突見金輪國師搖搖晃晃的站起，鐵輪一擺，嗆啷啷動人心魄，臉色慘白，仰天大笑，笑聲中卻充滿著悽愴慘厲之意，眾人相顧駭然，住足不前。

金輪國師嘶啞著嗓子說道：「老衲生平與人對敵，從未受過半點微傷，今日居然自己傷了自己，那是天意嗎？」伸出大手往黃蓉背上抓去。

楊過被他掌力震傷胸臆，爬在地下無力站起，見黃蓉危急，仍奮力橫棒揮出，將他這一拿格開，但就是這麼一用力，禁不住噴出口鮮血。黃蓉慘然道：「過兒，咱們認栽啦，不用再拚，你自己保重。」郭芙手提長劍，護在母親身前。楊過低聲道：「芙妹你快逃走，去跟你爹爹報信要緊。」

郭芙心中昏亂，明知自己武藝低微，可怎捨得母親而去？金輪國師鐵輪微擺，撞正她手中長劍，噹的一聲，白光閃動，長劍倏地飛起，落向林中。

金輪國師正要推開郭芙去拿黃蓉，忽聽一個女子聲音叫道：「且慢！」林中躍出一個青衫人影，伸手接住半空落下的長劍，三個起伏，已奔入亂石堆中。國師見此人面目可怖，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生平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的面貌，不禁一怔，喝問：「是誰？」那女子卻不答話，俯身推過一塊岩石，擋在他與黃蓉之間，說道：「你便是大名鼎鼎的金輪國師麼？」她相貌雖醜，聲音卻甚嬌嫩。國師道：「不錯，尊駕是誰？」那女子說道：「我是無名幼女，你自識不得我。」說著又將另一塊岩石移動了三尺。

此時日落西山，樹林中一片朦朧，國師心念忽動，喝道：「你幹甚麼？」待要阻止她再移石塊，那女子叫道：「角木蛟變亢金龍！」郭芙與二武一怔，心想：「她怎麼也知石陣的變化？」但聽她喝令之中自有一股威嚴之意，立時遵依搬動石塊。四五塊岩石一移，散亂的陣法又生變化。

金輪國師又驚又怒，大喝道：「你這小女孩也敢來搗亂！」只聽她又叫：「心月狐轉房日兔」，「畢月烏移奎木狼」，「女土蝠進室火豬」，她所叫的都是二十八宿方位。郭芙與二武聽她叫得頭頭是道，與黃蓉主持陣法時一般無異，心下大喜，奮力移動岩石，眼見又要將金輪國師困住。

國師背上受了石塊撞擊，強運內力護住，一時雖不發作，其實內傷著實不輕，無力再起腳挑動石塊，他知道只消再遲得片刻，便即陷身石陣，達爾巴徒有勇力，不明陣法，難以相救，見黃蓉正撐持著起身，兀自站立不定，只須踏上幾步就可手到擒來，卻仍自謀脫身要緊，鐵輪虛晃，向武修文腦門擊去。他受傷之後，手臂酸軟無力，單舉鐵輪也已勉強，武修文如拔劍招架，反可將他鐵輪擊落脫手。但他威風凜凜，雖是虛招，瞧來仍猛不可當，武修文那敢硬接，當即縮身入陣。

金輪國師緩步退出石陣，呆立半晌，心中思潮起伏：「今日錯過了這個良機，只怕日後再難相逢。難道老天當真護佑大宋，令我大事不成？我今日受傷，純屬天意。中原武林中英才輩出，單是這幾個青年男女，已資兼文武，未易輕敵，我外邦豪傑之士，不免相形見絀了。」撫胸長嘆，轉頭便走，走出十餘步，突然間嗆啷一響，鐵輪落地，身子搖晃。他深信命運之說，只覺所謀不遂，未可強求。

達爾巴大驚，大叫：「師父！」搶上扶住，忙問：「師父，你怎麼啦？」金輪國師皺眉不語，伸手扶著他肩頭，低聲道：「可惜，可惜！走罷！」一名蒙古武士拉過坐騎。國師重傷之後已無力上馬，達爾巴左掌托住師父腰間，將他送上馬背。一行人向東而去。

※※※

青衫少女緩步走到楊過身旁，頓了一頓，慢慢彎腰，察看他臉色，要瞧傷勢如何。此時夜色已深，相距尺許也已瞧不清楚，她直湊到楊過臉邊，但見他雙目睜大，迷茫失神，面頰潮紅，呼吸急促，傷得不輕。

楊過昏迷中只見一對目光柔和的眼睛湊到自己臉前，就和小龍女平時瞧著自己的眼色那樣，又溫柔，又憐惜，當即張臂抱住她身子，叫道：「姑姑，過兒受了傷，你別走開了不理我。」

青衫少女又羞又急，微微一掙。楊過胸口傷處立時劇痛，不禁「啊唷」一聲。那少女不敢強掙，低聲道：「我不是你姑姑，你放開我。」楊過凝視著她眼睛，哀求道：「姑姑，你別撇下我，我……我……我是你的過兒啊。」那少女心中一軟，柔聲道：「我不是你姑姑。」這時天色更加黑了，那少女一張可怖的醜臉全在黑暗中隱沒，只一對眸子炯炯生光。楊過拉著她手，不住哀求：「是的，是的！你……你別再撇下我不理。」那少女給他抱住了。羞得全身發燒，不知如何是好。楊過見到她溫柔可親的眼光，叫道：「你不是姑姑，那你是媳婦兒！你……你是不是媳婦兒？」那少女身子一縮，不由自主的推開了他：「不，不！我不是媳……婦兒！」

突然間楊過神志清明，驚覺眼前人並非小龍女，失望已極，腦中天旋地轉，便即昏暈。那少女大驚，見郭芙與二武均圍著黃蓉慰問服侍，無人來理楊過，見他受傷極重，扶著他後腰，半拖半拉的走出石陣，轉頭對郭芙道：「郭姑娘，這位楊爺受傷不輕，我去設法給他治治，請你對令堂說，我日後再向她請安。」郭芙道：「姊姊是誰？你識得我媽嗎？」那少女道：「應該識得的。」扶著楊過慢慢走出林外。瘦馬甚有靈性，認得主人，奔近身來。那少女將楊過扶上馬背，卻不與他同乘，牽了馬韁步行。

楊過一陣清醒，一陣迷糊，有時覺得身邊的女子是小龍女，大喜而呼，有時卻又發覺不是，全身如入冰窖。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覺得口腔中一陣清馨，透入胸間傷處，說不出的舒服受用，緩緩睜開眼來，不由得一驚，原來自己已睡在一張榻上，身上蓋了薄被，要待翻身坐起，突感胸骨劇痛，竟動彈不得。

轉頭見窗邊一個青衫少女左手按紙，右手握筆，正自寫字。她背面向榻，瞧不見她相貌，但見她背影苗條，細腰一搦，甚是嬌美。再看四周時，見所處之地是間茅屋的斗室，板床木凳，器物簡陋，四壁蕭然，卻一塵不染，清幽絕俗。床邊竹几上並列著一張瑤琴，一管玉簫。

他只記得在樹林石陣中與金輪國師惡鬥受傷，何以到了此處，腦中一片茫然；用心思索，隱約記得自己伏在馬背，有人牽馬護行，那人是個女子。此刻想來，依稀記得眼前這少女的背影。她這時正自專心寫字，但見她右臂輕輕擺動，姿式飄逸。室中寂靜無聲。較之先前石陣惡鬥，竟似到了另一世界。他不敢出聲打擾那少女，只是安安穩穩的躺著，正是：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實不知人間何世。

突然間心念一動，眼前這青衫少女，正是長安道上示警，後來與自己聯手相救陸無雙的那人，自忖與她無親無故，怎麼她對自己這麼好法？不由得衝口而出，說道：「姊姊，原來又是你救了我性命。」

那少女停筆不寫，卻不回頭，柔聲道：「也說不上救你性命，我恰好路過，見那蒙古和尚甚是橫蠻，你又受了傷……」說罷微微低頭。楊過道：「姊姊，我……我……」中心感激，一時喉頭哽咽，竟說不出聲來。那少女道：「你良心好，不顧自己性命去救別人，我碰上稍稍出了些力，卻又算得甚麼。」楊過道：「郭伯母於我有養育之恩，她有危難，我自當盡力，但我和姊姊……」那少女道：「我不是說你郭伯母，是說陸無雙陸家妹子、你的媳婦兒。」

「媳婦兒」這三字，楊過最近想起時心中只指小龍女而言，而這少女所指的，顯然是長安道上從李莫愁手下所救的跛足姑娘，這人已有許久不曾想起，聽她提及，忙問：「她不是我媳婦兒。她叫我傻蛋，我便叫她『媳婦兒』，那是說笑，當不得真的。陸姑娘平安罷？她傷全好了？」那少女道：「多謝你掛懷，她傷口已然平復。你倒沒忘了她。」楊過聽她語氣中與陸無雙甚是親密，問道：「不知姊姊跟陸姑娘怎生稱呼？」

那少女不答，微微一笑，說道：「你不用姊姊長、姊姊短的叫我，我年紀沒你大。」頓了一頓，笑道：「也不知叫了人家幾聲『姑姑』呢，這時改口，只怕也已遲了。」

楊過臉上一紅，料想自己受傷昏迷之際定是將她錯認了小龍女，不住的叫她「姑姑」，說不定還有甚麼親暱之言、越禮之行，越想越不安，期期艾艾的道：「你……你……不見怪罷？」那少女笑道：「我自是不會見怪，你安心在這兒養傷罷。等傷勢好了，便去尋你姑姑。」又道：「別太耽心了，終究找得到的。」這幾句話溫柔體貼，三分慈和中又帶著三分的敬重，令人既安心，又愉悅，與他所識別的女子全不相同。她不似陸無雙那麼刁鑽活潑，更不似郭芙那麼驕肆自恣。耶律燕是豪爽不羈，完顏萍是楚楚可憐。至於小龍女，初時冷若冰霜，漠不關心，到後來卻又是情之所鍾，生死以之，乃是趨於極端的性格。只有這位青衫少女卻是斯文溫雅，殷勤周至，知他記掛「姑姑」，就勸他好好養傷，痊愈後立即前去尋找。但覺和她相處，一切全是寧靜平和。

她說了這幾句話，又提筆寫字。楊過道：「姊姊，你貴姓？」那少女道：「你別問這個問那個的，還是安安靜靜的躺著，不要胡思亂想，內傷就好得快了。」楊過道：「好罷，其實我也明知是白問，你連臉也不讓見，姓名更是不肯說的了。」

那少女嘆道：「我相貌很醜，你又不是沒見過。」楊過道：「不，不！那是你戴了人皮面具。」那少女道：「要是我像你姑姑一般好看，我幹麼要戴面具？」楊過聽她稱讚小龍女美貌，極是歡喜，問道：「你怎知我姑姑好看？你見過她麼？」那少女道：「我沒見過。但你這麼魂牽夢縈的想念，她自是天下第一的美人兒了。」楊過嘆道：「我想念她，倒也不是為了她美貌，就算她是天下第一醜人，我也一般想念。不過……要是你見了她，定會讚她。」

這番話倘若給郭芙與陸無雙聽了，定要譏刺幾句，那少女卻道：「定是這樣。她不但美貌，待你更是好得不得了。」說著又伏案寫字。

楊過望著帳頂出了一會神，忍不住又轉頭望著她苗條的身影，問道：「姊姊，你在寫些甚麼？這等要緊。」那少女道：「我在學寫字。」楊過道：「你臨甚麼碑帖？」那少女道：「我的字寫得難看極啦，怎說得上摹臨碑帖？」楊過道：「你太謙啦，我猜定是好的。」那少女笑道：「咦，這可奇啦，你怎麼又猜得出？」楊過道：「似你這等俊雅的人品，書法也定然俊雅的。姊姊，你寫的字給我瞧瞧，好不好？」

那少女又是輕輕一笑，道：「我的字是見不得人的，等你養好了傷，要請你教呢。」楊過暗叫：「慚愧。」不禁感激黃蓉在桃花島上教他讀書寫字，若沒那些日子的用功，別說分辨書法美惡，連旁人寫甚麼字也不識得。

他出了一會神，覺得胸口隱隱疼痛，當下潛運內功，氣轉百穴，漸漸的舒暢安適，竟自沉沉睡去。待得醒來，天已昏黑，那少女在一張矮几上放了飯菜，端到他床上，服侍他吃飯。竹筷陶碗，雖是粗器，卻盡屬全新，縱一物之微，看來也均用了一番心思。

那菜肴也只平常的青菜豆腐、雞蛋小魚，但烹飪得鮮美可口。楊過一口氣吃了三大碗飯，連聲讚美。那少女臉上雖戴面具，瞧不出喜怒之色，但明淨的雙眼中卻露出歡喜的光芒。

次日楊過的傷勢又好了些。那少女搬了張椅子，坐在床頭，給他縫補衣服，將他一件破爛的長衫全都補好了。她提起那件長衫，說道：「似你這等人品，怎麼故意穿得這般襤褸？」說著走出室去，棒了一疋青布進來，依著楊過原來的衣衫的樣子裁剪起來。

聽她話聲和身材舉止，也不過十七八歲，但她對待楊過不但像是長姊視弟，直是母親一般慈愛溫柔。楊過喪母已久，時至今日，依稀又是當年孩提的光景，心中又感激，又詫異，忍不住問道：「姊姊，幹麼你待我這麼好？我實在當不起。」那少女道：「做一件衣衫，那有甚麼好了？你捨命救人，那才教不易呢。」

這一日上午就這麼靜靜過去。午後那少女又坐在桌邊寫字，楊過極想瞧瞧她到底寫些甚麼，但求了幾次，那少女總是不肯。她寫了約莫一個時辰，寫一張，出一會神，隨手撕去，又寫一張，始終似乎寫得不合意，隨寫隨撕，瞧這情景，自不是鈔錄甚麼武學譜笈，最後她嘆了口氣，不再寫了，問道：「你想吃甚麼東西，我給你做去。」

楊過靈機一動，道：「就怕你太過費神了。」那少女道：「甚麼啊？你說出來聽聽。」楊過道：「我想吃粽子。」那少女一怔，道：「裹幾隻粽子，又費甚麼神了？我自己也想吃呢。你愛吃甜的還是鹹的？」楊過道：「甚麼都好。有得吃就心滿意足了，那裏還能這麼挑剔？」當晚那少女果然裹了幾隻粽子給他作點心，甜的是豬油豆沙，鹹的是火腿鮮肉，端的美味無比，楊過一面吃，一面喝采不迭。

那少女嘆了口氣，說道：「你真聰明，終於猜出了我的身世。」楊過心下奇怪：「我沒猜啊！怎麼猜出了你的身世？」口中卻說：「你怎知道？」那少女道：「我家鄉江南的粽子天下馳名，你不說旁的，偏偏要吃粽子。」楊過回憶數年前在浙西遇到郭靖夫婦、與李莫愁爭鬥、又得歐陽鋒收為義子等一連串事蹟，始終想不起眼前這少女是誰。

他要吃棕子，卻另有用意，快吃完時乘那少女不覺，在手掌心裏暗藏一塊，待她收拾碗筷出去，忙取過一條她做衫時留下的布線，一端黏了塊粽子，擲出去黏住她撕破的碎紙，提回來一看，不由得一怔。原來紙上寫的是「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八個字。那是《詩經》中的兩句，當年黃蓉曾教他讀過，解說這兩句的意思是：「既見到了這位有德君子，怎麼會不快活呢？」楊過又擲出布線黏回一張，見紙上寫的仍是這八個字，只是頭上那個「既」字卻已給撕去了一半。楊過接連擲線收線，黏回來十多張碎紙片，但見紙上顛來倒去寫的就只這八個字。細想其中深意，不由得痴了。

忽聽腳步聲響，那少女回進室來。楊過忙將碎紙片在被窩中藏過。那少女將餘下的碎紙搓成一團，拿到室外點火燒化了。

楊過心想：「她寫『既見君子』，這君子難道說的是我麼？我和她話都沒說過幾句，她瞧見我有甚麼可歡喜的呢？再說，我這麼亂七八糟，又是甚麼狗屁君子了。若說不是我，這裏又沒旁人。」其實《詩經》中所說「君子」，就是說一個男子，不一定要說是一個「溫文爾雅的有德君子」，這一點楊過卻又不懂了。

正自痴想，那少女回進室來，在窗邊悄立片刻，吹滅了蠟燭。月光淡淡，從窗中照射進來，鋪在地下。楊過叫道：「姊姊。」那少女卻不答應，慢慢走了出去。

過了半晌，只聽室外簫聲幽咽，從窗中送了進來。楊過曾見她用玉簫與李莫愁動手，武功不弱，不意這管簫吹將起來卻也這麼好聽。他在古墓之中，有時小龍女撫琴，他便伴在一旁，聽她述說曲意，也算得粗解音律。這時辨出簫中吹的是「無射商」調子，卻是一曲〈淇奧〉，這首琴曲溫雅平和，楊過聽過幾遍，也並不喜愛。但聽她吹的翻來覆去總是頭上五句，或高或低，忽徐忽疾，始終是這五句的變化，卻頗具纏綿之意。楊過聽小龍女說過，這曲子是讚美一個男子像切蹉過的象牙那麼雅致，像琢磨過的美玉那麼和潤，到底是甚麼句子，他卻不記得了。

她又吹了一會，慢慢停了，嘆了口氣，幽幽的自言自語：「就算真要叫我姑姑，也不是說不通……」楊過問道：「姑娘……」那少女不答，逕自去了，這晚就沒再回來。

次日清晨，那少女送早飯進來，見楊過臉上戴了人皮面具，不禁一呆，笑道：「你怎麼也戴這東西了？」楊過道：「這是你送給我的啊，你不肯顯露本來面目，我也就戴個面具。」那少女淡淡的道：「那也很好。」說了這句話後，放下早飯，轉身出去，這天一直就沒再跟他說話。楊過惴惴不安，生怕得罪了她，想要說幾句話賠罪，她在室中卻始終沒再停留。到得晚間，那少女待楊過吃完了飯，進室來收拾碗筷，正要出去，楊過道：「姊姊，你的簫吹得真好聽，再吹一曲，好不好？」

那少女微一沉吟，道：「好的。」出室去取了玉簫，坐在楊過床前，幽幽吹了起來。這次吹的是一曲〈迎仙客〉，乃賓主酬答之樂，曲調也如雍容揖讓，肅接大賓。楊過心想：「原來你在簫聲之中也帶了面具，不肯透露心曲。」

※※※

簫聲中忽聽得遠處腳步聲響，有人疾奔而來。那少女放下玉簫，走到門口，叫道：「表妹！」一人奔向屋前，氣喘吁吁的道：「表姊，那女魔頭查到了我的蹤跡，正一路尋來，咱們快走！」楊過聽話聲正是陸無雙，心下一喜，但隨即聽她說那女魔頭即將追到，指的自是李莫愁，不由得暗暗吃驚，隨即又想：「原來這位姑娘是媳婦兒的表姊。」

只聽那少女道：「有人受了傷，在這裏養傷。」陸無雙道：「是誰？」那少女道：「你是他的媳婦兒，你說是誰？」陸無雙叫道：「傻蛋！他……他在這裏！」說著衝進門來。

月光下只見她喜容滿臉，叫道：「傻蛋，傻蛋！你怎麼尋到了這裏？這次可輪到你受傷啦。」楊過道：「媳婦……」只說出兩個字，想起身旁那溫雅端莊的青衫少女，登時不敢再開玩笑，當即縮住，轉口問道：「李莫愁怎麼又找上你了？」

陸無雙道：「那日酒樓上一戰，你忽然走了，我表姊帶我到這裏養傷。其實我的傷早就沒事啦，我氣悶不過，出去閒逛散心，當天就撞到了兩名丐幫的化子，偷聽到他們說大勝關在開甚麼英雄大會。我便去大勝關瞧瞧熱鬧，那知這會已經散了。我怕表姊記掛，趕著回來，在前面鎮上的茶館外忽然見到了那女魔頭的花驢，她驢子換了，金鈴卻沒換……」說到這裏，聲音已不禁發顫，續道：「總算命不該絕，若是迎面撞上，表姊，傻蛋，這會兒可見你們不著啦。」

楊過道：「這位姑娘是你表姊？多承她相救，可還沒請教姓名。」那少女道：「我……」陸無雙突然伸出雙手，將楊過和那少女臉上的人皮面具同時拉脫，說道：「那魔頭不久就要到來，你們兩個還戴這勞什子幹甚麼？」

楊過眼前斗然一亮，見那少女臉色晶瑩，膚光如雪，鵝蛋臉兒上有一個小小酒窩，微現靦腆，雖不及小龍女那麼清麗絕俗，卻也是個極美的姑娘。

陸無雙道：「她是我表姊程英，桃花島黃島主的關門小弟子。」楊過作揖為禮，道：「程姑娘。」程英還禮，道：「楊少俠。」楊過心想：「怎麼她小小年紀，竟是黃島主的弟子？從郭伯母身上算起來，我豈不還矮了她一輩？」突然之間，明白了她昨晚的話：「就算真要叫我姑姑，也不是說不通……」衝口便想叫她「姑姑」，但「姑姑」二字，於他有特殊含義，等於是「銘心刻骨的愛侶」，叫將出來，未免唐突佳人，終於不敢出口。

原來程英當日為李莫愁所擒，險遭毒手，適逢桃花島島主黃藥師路過，救了她性命。黃藥師自女兒嫁後，浪跡江湖，四海為家，年老孤單，自不免寂寞，這時見程英稚弱無依，不由得起了憐惜之心，治愈她傷毒之後便帶在身邊。程英服侍得他體貼入微，遠勝當年嬌憨頑皮、跳盪不羈的黃蓉。黃藥師由憐生愛，收了她為徒。程英聰明機智雖遠不及黃蓉，但她心細似髮，小處留心，卻也學到了黃藥師不少本領。

這一年她武功初成，稟明師父，北上找尋表妹，在關陝道上與楊過及陸無雙相遇，途中示警、夜半救人，便都是她的手筆了。眾少年合鬥李莫愁後，她帶同陸無雙到這荒山中來結廬療傷。日前陸無雙獨自出外，久久不歸。程英記掛起來，出去找尋，卻遇上黃蓉擺亂石陣與金輪國師相鬥。這項奇門陣法她也跟黃藥師學過，雖所知不多，學得卻甚細到，機緣巧合，救回楊過。先前楊過奮身相救陸無雙，程英對他的俠骨英風本已欽佩，這次楊過在昏迷之中，既抱住了她，又不住口的叫她「姑姑」，叫得情致纏綿，就像要將一顆心掏出來那麼柔情萬種。有時更親親熱熱的叫她「媳婦兒」，又曾抱住她親吻。程英又羞又急，無可奈何之中也芳心可可，忍不住為之顛倒。

陸無雙道：「這緊急關頭，你兩位還這般多禮幹甚麼？」楊過道：「李莫愁後來見到你了？」陸無雙道：「你倒想得挺美！要是給她見到了，你又不來救我，我還能逃脫她毒手？我一見到花驢頸中的金鈴，立即躲在茶館屋後，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只聽得那魔頭向那茶館掌櫃的打聽，有沒見到兩小姑娘，一個有點兒跛，另一個是個醜八怪。表姊，她說的是你，可不知道你恰好是醜八怪的對頭，是位美人兒……」程英臉上微微一紅，道：「你別胡說，可讓楊少俠笑話。」楊過道：「少俠甚麼的稱呼，可不敢當，你叫我楊過便是。」

陸無雙嗔道：「你一見我表姊，就服服貼貼的，連名帶姓都說了，跟我卻偏裝神弄鬼的騙人。」楊過微笑道：「你叫我『傻蛋』，我便聽你話做傻蛋，那還不夠服服貼貼嗎？」陸無雙小嘴一撅，道：「慢慢再跟你算帳。」轉頭向程英道：「表姊，你帶了這面具兒，常到鎮上去買鹽米物品，鎮上的人都認得你。茶館掌櫃也決想不到李莫愁這樣斯文美貌的出家人會不懷好意，自然跟她說了咱們住處。那魔頭謝了，又問鎮上甚麼地方可以借宿，便帶了洪師姊去找宿處。她一向害人總是天剛亮時動手，算來還有三個時辰。」

程英道：「是。那日這魔頭到你家，便是寅末卯初時分。」三人說起當年李莫愁如何下毒手害死陸無雙父母，才知三人幼時曾在嘉興相會，程英和陸無雙都還去過楊過所住的破窯，想到兒時居然曾有過這番遇合，心頭不由得均平添溫馨。

楊過道：「這魔頭武功高強，就算我並未受傷，咱三個也鬥她不過。還是外甥點燈籠，照舊，咱們這就溜之大吉罷。」程英點點頭道：「眼下還有三個時辰。楊兄的坐騎腳力甚好，咱們立時就逃，那魔頭未必追得上。」陸無雙道：「傻蛋，你身上有傷，能騎馬麼？」楊過嘆道：「不能騎也只得硬挺，總好過落在這魔頭手中。」

陸無雙道：「咱們只一匹馬。表姊，你陪傻蛋向西逃，我故布疑陣，引她往東追。」程英臉上微微一紅，道：「不，你陪楊兄。我跟李莫愁並無深仇大怨，縱然給她擒住，也不一定要殺我，你如落入她手，那可有得受的了。」陸無雙道：「她衝著我而來，若見我和傻蛋在一起，豈非枉自累了他？」表姊妹倆你一言，我一語，互推對方陪伴楊過逃走。

楊過聽了一會，甚是感動，心想這兩位姑娘都是義氣干雲，危急之際甘心冒險來救我性命，縱然我給那魔頭拿住害死，這一生一世也不算白活了。陸無雙道：「傻蛋，你倒說一句，你要我表姊陪你逃呢，還是要我陪？」楊過還未回答，程英道：「你怎麼傻蛋長、傻蛋短的，也不怕楊兄生氣。」陸無雙伸了伸舌頭，笑道：「瞧你對他這般斯文體貼，傻兄定是要你陪的了。」她把「傻蛋」改稱「傻兄」，算是個折衷。

程英面色白皙，極易臉紅，給她一說，登時羞得顏若玫瑰，微笑道：「人家叫你『媳婦兒』，可不是麼？你媳婦兒不陪，那怎麼成？」這一來可輪到陸無雙臉紅了，伸出雙手去呵她癢，程英轉身便逃。霎時中小室中一片旖旎風光，三人倒不似初時那麼害怕擔憂了。

楊過心想：「若要程姑娘陪我逃走，媳婦兒就有性命之憂。倘是媳婦兒陪我，程姑娘也是萬分危險。」說道：「兩位姑娘如此相待，實是感激無已。我說還是兩位快些避開，讓我在這裏對付那魔頭。我師父與她是師姊妹，她總得有幾分香火之情，何況她怕我師父，諒她不敢對我如何……」他話未說完，陸無雙已搶著道：「不行，不行。」

楊過心想她二人也定然不肯棄己而逃，於是朗聲道：「咱三人結伴同行，當真給那魔頭追上時，三人拚一死戰，最多是三人一起送命。」陸無雙拍手道：「好，就是這樣。」程英沉吟道：「那魔頭來去如風，三人同行，定然給她追上。與其途中激戰，不如就在這兒給她來個以逸待勞。」楊過道：「不錯。姊姊會得奇門循甲之術，連那金輪國師尚且困住，赤練仙子未必就能破解。」

此言一出，三人眼前登時現出一線光明。程英道：「那亂石陣是郭夫人布的，我乘勢略加變化則可，要我自布一個卻沒這本事，說不得，咱們盡人事以待天命便了。表妹，你來幫我。」楊過心想：「郭伯母教我陣法變化，倉卒之際，我只硬記得十來種，只能用來誘那生滿了鏽的鐵輪國師入陣，要阻擋這怨天愁地的李莫愁卻是全無用處。這門功夫可繁難得緊，真要精熟，決非一年半載之功。程姑娘小小年紀，所學自然及不上郭伯母，她這話想來也非謙辭。但她布的陣勢不論如何簡陋，總之有勝於無。」

表姊妹倆拿了鐵鏟鋤頭，走出茅舍，掘土搬石，布置起來。忙了一個多時辰，隱隱聽得遠處雞鳴之聲，程英滿頭大汗，眼見所布的土陣與黃蓉的亂石陣實在相差太遠，心中暗自難過：「郭夫人之才真是勝我百勝。唉，想以此粗陋土陣擋住那赤練魔頭，當真難上加難。」她怕表妹與楊過氣沮，也不明言。

陸無雙在月光下見表姊的臉色有異，知她實無把握，從懷中取出一冊抄本，進屋去遞給楊過，道：「傻蛋，這就是我師父的《五毒秘傳》。」楊過見那本書封皮殷紅如血，心中微微一凜。陸無雙道：「我騙她說，這書給丐幫搶了去，待會我如給她拿住，不免給她搜出。你好生瞧一遍，記熟後就燒毀了罷。」她與楊過說話，從來就沒正正經經，此時想到命在頃刻，卻也沒心情再說笑話了。楊過見她神色淒然，點頭接過。

陸無雙又從懷裏取出一塊錦帕，低聲道：「若你不幸落入那魔頭手中，她要害你性命，你就拿出這塊錦帕來給她。」楊過見那錦帕一面毛邊，顯是從甚麼地方撕下來的，兩隻角上各繡著一朵紅花，不知她是何用意，愕然不接，問道：「這是甚麼？」

陸無雙道：「是我託你交給她的，你答應麼？」楊過點了點頭，接過來放在枕邊。陸無雙卻過來拿起，放入他懷中，低聲道：「可別讓我表姊知道。」突然間聞到他身上一股男子氣息，想起關陝道上解衣接骨、同枕共榻種種情事，心中一蕩，向他痴痴的望了一眼，轉身出房。

楊過見她這一回眸深情無限，心中也自怦怦跳動，打開那《五毒秘傳》來看了幾頁，記住了赤練神掌與冰魄銀針毒性的解法，心想：「兩種解藥都極難製煉，但教今日不死，這兩門解法日後總當有用。」

茅屋門呀的一聲開了，楊過抬起頭來，只見程英雙頰暈紅，走近榻邊，額邊都是汗珠。她呼吸微見急促，說道：「楊兄，我在門外所布的土陣實在太拙劣，很難擋得住那赤練仙子。」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塊錦帕，遞給了他，又道：「她如衝進來，你就拿這塊帕子給她罷。」

楊過見那錦帕也只半邊，質地花紋與陸無雙所給的一模一樣，心下詫異，抬起頭來，目光與她相接，燈下但見她淚眼盈盈、又羞又喜，正待相詢，程英斗然間面紅過耳，低聲道：「千萬別讓我表妹知道。」說罷翩然而出。

楊過從懷中取出陸無雙的半邊錦帕，與手中的半邊拼在一起，這兩個半塊果然原是從一塊錦帕撕開的，見帕子甚舊，白緞子已變淡黃，四隻角上所繡的紅花卻仍嬌艷欲滴。他望著這塊破帕，知中間定有深意，何以她二人各自給我半塊？何以要我交給李莫愁？何以她二人又不欲對方知曉？而贈帕之際，何以二人又都滿臉嬌羞？

他坐在床上呆呆出神，聽得遠處雞聲又起，接著幽幽咽咽的簫聲響了起來，想是程英布陣已完，按簫以舒積鬱，吹的是一曲〈流波〉，簫聲柔細，卻無悲愴之意，隱隱竟有心情舒暢，無所掛懷的情致。楊過聽了一會，低吟相和，他記不得歌詞，只隨著曲調隨口亂唱而已。

陸無雙坐在土堆之後，聽著表姊與楊過簫歌相和，東方漸現黎明，心想：「師父轉瞬即至，我的性命是挨不過這個時辰了。但盼師父見著錦帕，饒了表姊和他的性命，他二人……」陸無雙本來刁鑽尖刻，與表姊相處，程英從小就處處讓她三分，盡心照顧。但此刻臨危，她竟一心一意盼望楊過平安無恙，心中對他情深一片，暗暗許願，只要能逃得此難，就算與表姊結成鴛侶，自己死而無憾。

正自出神，猛抬頭，突見土堆外站著一個身穿黃衫的道姑，右手拂塵平舉，衣襟飄風，正是師父李莫愁到了。

陸無雙心頭大震，拔劍站起。李莫愁竟站著一動不動，只側耳傾聽。

原來她聽到簫歌相和，想起了少年時與愛侶陸展元共奏樂曲的情景，一個吹笛，一個吹笙，這曲〈流波〉便是當年常相吹奏的。這已是二十年前之事，此刻音韻依舊，卻已是「風月無情人暗換」，耳聽得簫歌酬答，曲盡綢繆，驀地裏傷痛難禁，忍不住縱聲大哭。這一下斗放悲聲，更大出陸無雙意料之外，她平素只見師父嚴峻凶殺，那裏有半點柔軟心腸？怎麼明明是要來報怨殺人，竟在門外痛哭起來？但聽她哭得愁盡慘極，迴腸百轉，不禁也心感酸楚。

李莫愁這麼一哭，楊過和程英也自驚覺，歌聲節拍便即散亂。李莫愁心念一動，突然縱聲而歌，音調淒婉，歌道：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簫歌聲本來充滿愉樂之情，李莫愁此歌卻詞意悲切，聲調更是哀怨，且節拍韻律與〈流波〉全然不同，歌聲漸細，卻越細越高。程英心神微亂，竟順著那「歡樂趣」三個字吹出，待她轉到「離別苦」三字時，已不自禁的給她帶去。她慌忙轉調，但簫韻清和，她內力又淺，吹奏不出高亢之音與李莫愁的歌聲相抗，微一躊躇，便奔進室內，放下玉簫，坐在几邊撫動瑤琴。楊過也放喉高唱，以助其勢。只聽得李莫愁歌聲越轉淒苦，程英的琴弦也是越提越高，錚的一聲，第一根「徵弦」忽然斷了。

程英吃了一驚，指法微亂，瑤琴中第二根「羽弦」又自崩斷。李莫愁長歌帶哭，第三根「宮弦」再絕。程英的琴簫都是跟黃藥師學的，雖遇明師，畢竟年幼，造詣尚淺。李莫愁本來乘著對方弦斷韻散、心慌意亂之際，大可長驅直入，但眼見茅屋外的土陣看似亂七八糟，中間顯然暗藏五行生剋的變化，她不解此道，在古墓內又曾累次中伏受創，不免心存忌憚，靈機一動，突然繞到左側，高歌聲中破壁而入。

程英所布的土陣東一堆、西一堆，全都用以守住大門，卻未想到茅屋牆壁不牢，給李莫愁繞開正路，雙掌起處，推破土壁，攻了進來。陸無雙大驚，提劍跟著奔進。

楊過身上有傷，無法起身相抗，只有躺著不動。程英料知與李莫愁動手徒然送命，把心一橫，生死置之度外，調弦轉律，彈起一曲〈桃夭〉來。這一曲華美燦爛，喜氣盎然。她心中暗思：「我一生孤苦，今日得在楊大哥身邊而死，卻也不枉了。」目光斜向楊過瞧去。楊過對她微微一笑，程英心中愉樂甜美，暗唱：「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琴聲更是洋洋灑灑，樂音中春風和暢，花氣馨芳。

李莫愁臉上愁苦之色漸消，問陸無雙道：「那書呢？到底是丐幫取去了不曾？」楊過將《五毒秘傳》扔給了她，說道：「丐幫黃幫主、魯幫主大仁大義，要這邪書何用？早就傳下號令，幫眾子弟，不得翻動此書一頁。」李莫愁見書本完整無缺，心下甚喜，又素知丐幫行事正派，律令嚴明，也許是真的未曾翻閱。

楊過又從懷中取出兩片半邊錦帕，鋪在床頭几上，道：「這帕子請你一並取去罷！」李莫愁臉色大變，拂塵一揮，將兩塊帕子捲了過去，怔怔的拿在手中，一時間思潮起伏，心神不定。程英和陸無雙互視一眼，都臉上暈紅，料不到對方竟將帕子給了楊過，而他卻當面取了出來。

這幾下你望我、我望你，心事脈脈，眼波盈盈，茅屋中本來一團肅殺之氣，霎時間盡化為濃情密意。程英琴中那〈桃夭〉之曲更加彈得纏綿歡悅。

突然之間，李莫愁將兩片錦帕扯成四截，說道：「往事已矣，夫復何言？」雙手一陣急扯，往空拋出，錦帕碎片有如梨花亂落。程英一驚，錚的一聲，琴弦又斷了一根。

李莫愁喝道：「咄！再斷一根！」悲歌聲中，瑤琴上第五根「角弦」果然應聲而斷。李莫愁冷笑道：「頃刻之間，要教你三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快快給我抱頭痛哭罷。」這時琴上只賸下兩根琴弦，程英的琴藝本就平平，自已難成曲調。李莫愁道：「快彈幾聲淒傷之音！世間大苦，活著有何樂趣？」程英撥弦彈了兩聲，雖不成調，卻仍是「桃之夭夭」的韻律。李莫愁道：「好，我先殺一人，瞧你悲不悲痛？」這一厲聲斷喝，又崩斷了一根琴弦，舉起拂塵，就要往陸無雙頭頂擊下。

楊過笑道：「我三人今日同時而死，快快活活，遠勝於你孤苦寂寞的活在世間。英妹、雙妹，你們過來。」程英和陸無雙走到他床邊。楊過左手摟住程英肩頭，右手摟住陸無雙肩頭，笑道：「咱三個死在一起，在黃泉路上說說笑笑，卻不強勝於這女子十倍？」陸無雙笑道：「是啊，好傻蛋，你說的一點兒不錯。」程英溫柔一笑。表姊妹二人給楊過摟住了肩頭，都是心神俱醉。楊過卻想：「唉，可惜不是姑姑在身旁陪著我。」但他強顏歡笑，雙手分別輕輕握住二女一手，拉近二女，靠在自己身上。

李莫愁心想：「這小子的話倒不錯，他三人如此死了，確是勝過我活著。」尋思：「天下那有這等便宜之事？我定要教你們臨死時傷心斷腸。」於是拂塵輕擺，臉帶寒霜，低聲唱了起來，仍是「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那曲子，歌聲若斷若續，音調酸楚，猶似棄婦吞聲，冤鬼夜哭。

楊過等三人四手相握，聽了一陣，不自禁的心中哀傷。楊過內功較深，凝神不動，臉上猶帶微笑；陸無雙心腸剛硬，不易激動；程英卻已忍不住掉下淚來。李莫愁的歌聲越唱越低，到了後來聲似遊絲，若有若無。

那赤練仙子只待三人同時掉淚，拂塵揮處，就要將他們一齊震死。正當歌聲淒婉慘厲之極的當口，突聽茅屋外一人哈哈大笑，拍手踏歌而來。

※※※

歌聲是女子口音，聽來年紀已自不輕，但唱的卻是天真爛漫的兒歌：「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糖一包，果一包，吃了還要拿一包。」歌聲中充滿著歡樂，李莫愁的悲切之音登時受擾。但聽她越唱越近，轉了幾轉，從大門中走了進來，卻是個蓬頭亂服的中年女子，雙眼圓睜，嘻嘻傻笑，手中拿著一柄燒火用的火叉。李莫愁吃了一驚：「怎麼她輕輕易易的便繞過土堆，從大門中進來？若不是他三人一夥，便是精通奇門遁甲之術了。」她心有別念，歌聲感人之力立減。

程英見到那女子，大喜叫道：「師姊，這人要害我，你快幫我。」這蓬頭女子正是曲傻姑。她其實比程英低了一輩，年紀卻大得多，因此程英便叫她師姊。

只聽她拍手嘻笑，高唱兒歌，甚麼「天上一顆星，地下骨零丁」，甚麼「寶塔尖，衝破天」，一首首的唱了出來，有時歌詞記錯了，便東拉西扯的混在一起。李莫愁欲以悲苦之音相制，豈知傻姑渾渾噩噩，向來並沒甚麼愁苦煩惱，須知情由心生，心中既一片混沌，外感再強，也不能無中生有，誘發激生；而李莫愁的悲音給她亂七八糟的兒歌一衝，反而連楊過等也制不住了。李莫愁大怒，心道：「須得先結果此人。」歌聲未絕，揮拂塵迎頭擊去。

當年黃藥師後悔一時意氣用事，遷怒無辜，累得弟子曲靈風命喪敵手，因此收養曲靈風這個女兒傻姑，發願要把一身本事傾囊以授。可是傻姑從小就傻傻的頭腦不清，大後亦未變好，不論黃藥師花了多少心血來循循善誘，總是人力難以回天，別說要學到他文事武功的半成，便要她多識幾個子，學會幾套粗淺武功，卻也是萬萬不能。十餘年來，傻姑在這明師督導之下，卻也練成了一套掌法、一套叉法。所謂一套，其實只是每樣三招。黃藥師知道甚麼變化奇招她決計記不住，於是窮智竭慮，創出了三招掌法、三招叉法。這六招呆呆板板，並無變化後著，威力全在功勁之上。常人練武，少則數十招，多則變化逾千，傻姑只練六招，日久自然精純，招數雖少，卻也十分厲害。

至於她能繞過茅屋前的土堆，只因她在桃花島住得久了，程英的布置盡是桃花島的粗淺功夫，傻姑也不須學甚麼奇門遁甲，看也不看，自然而然的便信步進屋。

此時她見李莫愁拂塵打來，當即火叉平胸刺出。李莫愁聽得這一叉破空之聲勁急，不禁大驚：「瞧不出這女子功力如此深湛。」急忙繞步向左，揮拂塵向她頭頸擊去。傻姑不理敵招如何，挺叉直刺。李莫愁拂塵倒轉，已捲住了叉頭。傻姑只如不見，火叉仍往前刺。李莫愁運勁急甩，火叉竟不搖動，轉眼間已刺到她胸口，總算李莫愁武功高強，百忙中一個「倒轉七星步」，從牆壁破洞中反身躍出，方始避開了這勢若雷霆的一擊，卻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她略一凝神，又即躍進茅屋，縱身而起，從半空中揮拂塵擊落。傻姑以不變應萬變，仍然挺叉平刺，敵人已經躍高，這一叉就刺向對方小腹。李莫愁見來勁狠猛，倒轉拂塵柄在叉桿上一擋，借勢竄開，呆呆的望著她，心想：「我適才攻擊的三手，每一手都暗藏九般變化，十二著後招，任他那一位武林高手均不能等閒視之。這女子只是一叉當胸平刺，便將我六十三手變化盡數消解於無形。此人武功深不可測，趕快走罷！」

她那知傻姑的叉法來來去去便只三招，只消時刻稍久，李莫愁看明白了她出手的路子，自易取勝。常言道程咬金三斧頭，傻姑也只有三火叉，她單憑一招叉法，竟將這個絕頂厲害的敵人驚走，桃花島主也真足自豪了。

※※※

李莫愁轉過身來，正要從牆壁缺口中躍出，卻見破口旁已坐著一人，青袍長鬚，正是當年從她手中救了程英的桃花島主黃藥師。李莫愁昔年在他手下大敗吃虧，一見是他，心下暗驚，只盼能設法脫身逃走。但見他憑几而坐，矮几上放著程英適才所彈的瑤琴。李莫愁對戰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但黃藥師進屋、取琴、坐地，她竟全沒察覺，若在背後暗算，取她性命豈非易如反掌？

李莫愁與傻姑對招之時，生怕程英等加入戰團，是以口中悲歌並未止歇，要教他三人心神難以寧定，此時斗見黃藥師悄坐撫琴，心頭一震，歌聲登時停了。

黃藥師在琴上彈了一響，縱聲唱道：「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唱的居然就是李莫愁那一曲。琴上的弦只剩下一根「羽弦」，但他竟便在這一根弦上彈出宮商角徵羽諸般音律，而琴韻悲切，更遠勝於她歌聲。

這一曲李莫愁是唱熟了的，黃藥師一加變調，她心中所生感應，比之楊過諸人更甚十倍。黃藥師早知她作惡多端，今日正要藉此機緣將她除去。他昔年曾以一枝玉簫與歐陽鋒的鐵箏、洪七公的嘯聲相抗，鬥成平手，這時隔了這許多年，力氣已因年紀增長而衰減，內功卻是越練越深，李莫愁如何抵禦得住？片刻間便感心旌搖動，莫可抑制。

黃藥師琴歌相和，忽而歡樂，忽而憤怒，忽而高亢激昂，忽而低沉委宛，瞬息數變，引得她也是忽喜忽悲，忽怒忽愁，眼見這一曲唱完，李莫愁難免發狂，莫可抑制。

便在此時，傻姑一轉頭，突然見到楊過，燭光之下，看來宛然是他父親楊康。傻姑最怕的便是鬼魂，而當日楊康中毒而死的情狀深印腦海，永不能忘，忽見楊過呆呆而坐，只道楊康的鬼魂作祟，急跳而起，指著他道：「楊……楊兄弟，你……你別害我……你……你不是我害死的……你去……找別人罷。」

黃藥師不提防她這麼旁裏橫加擾亂，錚的一聲，最後一根琴弦竟也斷了。傻姑躲到師祖身後，大叫：「鬼……鬼……爺爺，是楊兄弟的鬼魂。」李莫愁得此空隙，急忙揮拂塵打熄燭火，從破壁中鑽了出去。黃藥師未能制其死命，終於給她逃脫，自顧身分，已不能出屋追擊。黑暗中傻姑更是害怕，叫得更加響了：「是惡鬼，爺爺，打鬼，打鬼！」

黃藥師喝住傻姑。程英打火點亮蠟燭，拜倒在地，向師父見禮，站起身來，將楊過與陸無雙二人的來歷簡略說了。

黃藥師向楊過笑道：「我這個徒孫兼徒兒傻裏傻氣。她識得你父親。你果然與你父甚為相像。」楊過在床上彎腰磕頭，說道：「恕弟子身上有傷，不能叩拜。」黃藥師顏色甚和，道：「你不顧自己性命，兩次救我女兒和外孫女，真是好孩子。」原來他已與黃蓉見過面，得悉經過情由，聽說程英將他救去，於是帶同傻姑前來尋找。

黃藥師取出療傷靈藥，給楊過服了，又運內功給他推拿按摩。楊過但覺他雙手到處，有如火炙，不自禁的從體中生出抗力。黃藥師斗覺他皮肉一震，接著便感到他經脈運轉，內功實有異常造詣，手上加勁，運了一頓飯時分，楊過但覺四肢百骸無不舒暢，昏昏沉沉的竟睡著了。

次日醒時，楊過睜眼見黃藥師坐在床頭，忙坐起行禮。黃藥師道：「你可知江湖上叫我甚麼名號？」楊過道：「前輩是桃花島主？」黃藥師道：「還有呢？」楊過覺得「東邪」二字不便出口，但轉念一想，他外號中既然有個「邪」字，脾氣自和常人大不相同，於是大著膽子道：「你是東邪！」黃藥師哈哈大笑，說道：「不錯。我聽說你武功不壞，心腸也熱，行事卻也邪得可以。又聽說你想娶你師父為妻，是不是？」楊過道：「正是，老前輩，人人都不許我，但我寧可千死萬死，也要娶她。」

黃藥師聽他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怔怔的望了他一陣，突然抬起頭來，仰天大笑，只震得屋頂的茅草簌簌亂動。楊過怒道：「這有甚麼可笑？我道你號稱東邪，定有了不起的高見，豈知也與世俗之人一般無異。」黃藥師大聲道：「好，好，好！」說了幾個「好」字，轉身出屋。楊過怔怔的坐著，心想：「我這一番話，可把這位老前輩給得罪了。可是他何以又無怒色？」

殊不知黃藥師一生縱橫天下，對當時禮教世俗之見最是憎恨，行事說話，無不離經叛道，因此上得了個「邪」字的名號。他落落寡合，生平實無知己，雖以女兒女婿之親，也非真正知心，郭靖端凝厚重，尤非意下所喜。不料多年江湖飄泊，居然遇到楊過。日前英雄大會中楊過諸般作為，已然傳入他耳中，黃蓉也約略說了這少年的行事為人，此刻與他寥寥數語，更大合心意。

這天傍晚，黃藥師又回到室中，說道：「楊過，聽說你反出全真教，毆打本師，倒也邪得可以。你不如再反出古墓派師門，轉拜我為師罷。」楊過一怔道：「為甚麼？」黃藥師笑道：「你先不認小龍女為師，再娶她為妻，豈非名正言順？」楊過道：「這法兒倒好。可是師徒不許結為夫妻，卻是誰定下的規矩？我偏要她既做我師父，又做我妻子。」

黃藥師鼓掌笑道：「好啊！你這麼想，可又比我高出一籌。」伸手替他按摩療傷，嘆道：「我本想要你傳我衣缽，好教世人得知，黃老邪之後又有個楊小邪。你不肯做我弟子，那是沒法兒的了。」

楊過道：「也非定須師徒，方能傳揚你的邪名。你若不嫌我年紀幼小，武藝淺薄，咱倆大可交個朋友，要不然就結拜為兄弟。」黃藥師佯怒道：「你這小小娃兒，膽子倒不小。我又不是老頑童周伯通，怎能跟你沒上沒下？」楊過道：「老頑童周伯通是誰？」黃藥師當下將周伯通的為人簡略說了些，又說到他與郭靖如何結為金蘭兄弟。

二人談談說說，大是情投意合，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楊過口齒伶俐，言辭便給，兼之生性和黃藥師極為相近，說出話來，黃藥師每每大嘆深得我心，當真是一見如故，相遇恨晚。他口上雖然不認，心中卻已將他當作忘年之交，當晚命程英在楊過室中加設一榻，二人聯床共語。其時楊過未滿二十歲，黃藥師卻已年近八十。中間隔了四十上下的郭靖、黃蓉夫婦，楊過其實已是他的孫輩。

數日過後，楊過傷勢痊可，他與黃藥師二人也如膠如漆，難捨難分。黃藥師本要帶了傻姑南下，此時卻一句不提動身。程英與陸無雙見他一老一少，白日樽前共飲，晚間剪燈夜話，高談闊論，滔滔不絕，忍不住暗暗好笑，都覺老的全無尊長身分，少的卻又太過肆無忌憚。本來以見識學問而論，楊過還沒黃藥師的一點兒零頭，只是黃藥師說到甚麼，他總是打從心竅兒出來的贊成，偶爾加上片言隻字，卻又往往恰到好處，那是天生的性情相投，不由得黃藥師不引他為生平第一知己了。

※※※

這些時日之中，楊過除了陪黃藥師說話之外，常自想到傻姑錯認自己那晚所說的話，當時她說：「你不是我害死的，你去找別人罷！」料想她必知自己父親是給誰害死，旁人隱瞞不說，傻姑瘋瘋顛顛，或可從她口中探明真相。

這日午後，楊過道：「傻姑，你來，我有話跟你說。」傻姑見他太像楊康，總是害怕，搖頭道：「我不跟你玩。」楊過道：「我會變戲法，你瞧不瞧？」傻姑搖頭道：「你騙人，我不瞧！」說著閉上了眼睛，楊過突然頭下腳上，倒了過來，叫道：「快瞧！」以歐陽鋒所授的功夫倒轉身子，雙手撐地，交叉行路。傻姑睜開眼來，一見大喜，拍掌歡呼，隨後跟去。

楊過顛倒前行，到了一處樹木茂密之地，離所居茅舍已遠，翻身直立，說道：「我們來捉迷藏，好不好？不過輸了的得罰？」傻姑這些年來跟隨黃藥師，沒人陪她玩耍，聽楊過這麼說，喜出望外，連連拍手，登時將懼怕他的心思丟到了九霄雲外，說道：「好極，好極。好兄弟，你說罰甚麼？」她稱楊過之父為好兄弟，稱他也是好兄弟。

楊過取出一塊手帕將她雙目蒙住，道：「你來捉我。倘若捉著了，你問我甚麼，我就答甚麼，不可隱瞞半句。倘若捉不著，我就問你，你也得照實回答。」傻姑連說：「好極，好極！」楊過叫道：「我在這裏，你來捉我！」傻姑張開雙手，循聲追去。楊過練的是古墓派輕功，妙絕當時，別說傻姑眼睛給蒙住了，就算目能見物，也決計追他不著，來來去去追了一陣，倒在樹幹上撞得額頭起了老大幾個腫塊，不由得連聲呼痛。

楊過怕傻姑掃興，就此罷手不玩，故意放慢腳步，輕咳一聲。傻姑疾縱而前，抓住他的背心，大叫：「捉著啦，捉著啦！」取下蒙在眼上的帕子，滿臉喜色。

楊過道：「好，我輸啦，你問我罷。」這倒是給她出了個難題。她怔怔的望著楊過，心下茫然，不知該問甚麼才是，隔了良久，問道：「好兄弟，你吃過飯了麼？」楊過見她思索半天，卻問這麼一句不打緊的話說，險些笑了出來，當下不動聲色，一本正經的答道：「我吃過了。」傻姑點點頭，不再言語。楊過道：「你還問甚麼？」傻姑搖搖頭，說道：「不問啦，咱們再玩罷。」楊過道：「好，你快來捉我。」

傻姑摸著額頭上的腫塊，道：「這次輪到你來捉我。」她突然不傻，倒出於楊過意料之外，卻也正合心意，於是拿起帕子蒙在眼上。

傻姑雖然痴呆，輕功也甚了得，楊過身處暗中，那裏捉她得著？他縱躍幾次，偷偷伸手在帕子上撕裂一縫，眼見她躲在右邊大樹之後，故意向左摸索，說道：「你在那裏？你在那裏？」猛地裏一個翻身，抓住了她手腕，左手隨即拉下帕子放入懷內，防她瞧出破綻，笑道：「這次要我問你了。」

傻姑便道：「我吃過飯啦。」楊過笑道：「我不問你這個。我問你，你識得我爹爹，是不是？」說到這裏，臉色甚是鄭重。傻姑道：「你爹爹是誰？我不識得。」楊過道：「有一個人相貌和我一模一樣，那是誰？」傻姑道：「啊，那是楊兄弟。」楊過道：「你見到那楊兄弟給人害死，是不是？」傻姑答道：「是啊，半夜裏，那個廟裏，好多好多鳥鴉大聲叫，嗚啊，嗚啊，嗚啊！」學起烏鴉的嘶叫。樹林中枝葉蔽日，本就陰沉，她這麼一叫，更是寒意森森。

楊過不禁發抖，問道：「楊兄弟怎麼死的？」傻姑道：「姑姑要我說，楊兄弟不許我說，他就打了姑姑一掌，他就大笑起來，哈哈！呵呵！哈哈！」她竭力模仿楊康當年臨死時的笑聲，笑得自己也害怕起來，滿臉恐懼之色。楊過莫名其妙，問道：「誰是姑姑？」傻姑道：「姑姑就是姑姑。」

楊過知道生父被害之謎轉眼便可揭破，胸口熱血上湧，正要再問，忽聽身後一人說道：「你兩個在這兒玩甚麼？」卻是黃藥師。傻姑道：「好兄弟在跟我捉迷藏呢。是他叫我玩的，不是我叫他玩的。你可別罵我。」黃藥師微微一笑，向楊過望了一眼，神色之間頗含深意，似已瞧破了他心事。

楊過心中怦然而動，待要說幾句話掩飾，忽聽樹林外腳步聲響，程英攜著陸無雙的手奔來，向黃藥師道：「你老人家所料不錯，她果然還在那邊。」說著向西面山後一指。楊過問道：「誰？」程英道：「李莫愁！」

※※※

楊過大是詫異，心想這女子怎地如此大膽，望著黃藥師，盼他解說。黃藥師笑了笑，說道：「咱們過去瞧瞧。」各人和他在一起，自已無所畏懼，於是走向西邊山後。

程英知楊過心中疑團未釋，低聲道：「師父說，李莫愁知他是大宗師的身分。那晚既在茅舍中有心要制她死命而沒成功，就如《聶隱娘傳》中那個空空兒，一擊不中，就恥於二次再出手。」楊過恍然大悟，驚道：「因此她有恃無恐的守在這裏，要俟機取咱們三人性命。若非島主有見及此，咱們定然當她早已遠遠逃走，疏於防備，終不免遭了她毒手。」程英溫柔一笑，點了點頭。陸無雙插口道：「你自負聰明過人，與島主相比，可相差太遠了。」楊過笑道：「我是傻蛋，傻氣過人，是傻姑的好兄弟。」

說話之間，五人已轉到山後，只見一株大樹旁有間小小茅舍，卻已破舊不堪，柴扉緊閉，門上釘著一張白紙，寫著四行十六個大字：

「桃花島主，弟子眾多，以五敵一，貽笑江湖！」

黃藥師哈哈一笑，隨手從地下拾起兩粒石子，放在拇指與中指間彈出，嗤嗤聲中，兩粒石子急飛而前，啪的一響，十餘步外的兩扇板門竟被兩粒小小石子撞開。楊過在桃花島上之時，曾聽郭芙說起外祖父這手彈指神通的本領，今日親見，尤勝聞名，不由得佩服無已。

板門開處，只見李莫愁端坐蒲團，手捉拂塵，低眉閉目，正自打坐，神光內歛，妙相莊嚴，儼然是個有道之士。屋內便只她一人，洪凌波不在其旁。楊過一轉念便即明白：「她譏笑黃島主弟子多，以眾凌寡，便索性連洪凌波也遠遠的遣開了。她所恃的不是能敵得過黃島主，而是她既孤身一人，以黃島主的身分便不能動她。」

陸無雙想起父母之仇，這幾年來委屈忍辱的苦處，霍地拔出長劍，叫道：「表姊，傻蛋，不用島主出手，咱三個跟她拚了。」傻姑摩拳擦掌，說道：「還有我呢！」李莫愁睜開眼來，在五人臉上一掃，臉有鄙夷之色，隨即又閉上眼睛，竟似絲毫沒將身前強敵放在心上。程英眼望師父，聽他示下。

黃藥師嘆道：「黃老邪果然徒弟眾多，倘若我曲陳梅陸四大弟子有一人在此，焉能讓她說嘴？」說著將手一揮，道：「回去罷！」四人不明他心意所指，跟著他回到茅舍，只見他鬱鬱不樂，晚飯也不吃，竟自睡了。

楊過睡在他臥榻之旁，回想日間與傻姑的一番說話，又琢磨李莫愁的神情，心想：「她笑我們以五敵一，眼下我傷勢已愈，以我一人之力，也未必敵她不過，不如我悄悄去跟她惡鬥一場，一來雪她辱我姑姑之恥，二來也好教島主出了這口氣。」心意已決，當下輕輕穿好衣服。他雖任性，行事卻頗謹慎，知道李莫愁實是強敵，稍一不慎，就會將性命送在她手裏，於是盤膝坐在榻上練氣調息，要養足精神，再去決一死戰。

坐了約莫半個更次，突然間眼前似見一片光明，四肢百骸，處處是氣，口中不自禁發出一片呼聲，這聲音猶如龍吟大澤，虎嘯深谷，遠遠傳送出去。黃藥師當他起身穿衣，早已知覺，聽到他所發奇聲，不料他內功竟造詣至斯，不由得驚喜交集。

一人內功練到一定境界，往往會不知不覺的大發異聲。後來明朝之時，大儒王陽明夜半在兵營練氣，忍不住縱聲長嘯，一軍皆驚，這是史有明文之事。此時楊過中氣充沛，突然間難以抑制，作嘯聲聞數里。程英、陸無雙固甚訝異，連山後李莫愁聽到也是暗自驚駭，但她料想定是黃藥師吞吐罡氣，反正他不會出手，卻也不用懼怕。那料到楊過既受寒玉床之益，又學得《玉女心經》與《九陰真經》的祕要，內功積蓄已厚，日前黃藥師為他療傷，桃花島主內功的門路與他全然不同，受到這股深厚無比的內力激發，不由自主的縱聲長嘯。

這片嘯聲持續了約莫一頓飯時分，方漸漸沉寂。黃藥師心想：「我自負不世奇才，卻也要到三十歲後方能達到這步田地。這少年竟比我早了十年以上，不知他曾有何等異遇？」待楊過吐氣站起，問道：「你說李莫愁最厲害的武功是甚麼？」

楊過聽了此問，知行逕已給他瞧破，答道：「是赤練神掌和拂塵上的功夫。」黃藥師道：「不錯，你內功既有如此根柢，要破她看家本領，那也不難。」楊過大喜，不自禁的拜倒在地。他本來甚是自傲，雖認黃藥師為前輩，亦知他武功深湛，玄學通神，卻不肯向他低頭，此時聽說李莫愁橫行天下的功夫竟然唾手可破，怎能不服？

次日清晨，黃藥師叫了程英來，要楊過和她一起受教「彈指神通」功夫，這功夫程英曾得師傳，但未曾深研，這次黃藥師著重教導如何用以剋制赤練神掌，再教二人一路自玉簫中化出來的劍法，用以破她拂塵。

楊過聽了他指點的竅要，問明了其間的種種疑難，潛心記憶，但覺這兩門武功俱是奧妙精深，算來縱有小成，至少也得在一年之後，若要穩勝，更非三年不可，說道：「黃島主，要立時勝她，那是無法可想的了。」黃藥師道：「三年之期轉瞬即過。那時你以二十一二歲的年紀，即已練成這般武功，還嫌不足麼？」楊過道：「我……我不是為我自己……」黃藥師拍拍他肩膀，溫言道：「你三年之後為我殺了她，已極承你情。我當年自毀賢徒，難道今日不該受一點報應麼？」說著淒然一聲長嘆，憶及諸徒，心下不自禁的傷痛，又復自疚自悔。

程英過去拉住他手，溫溫婉婉的叫了聲：「師父！」黃藥師淚光瑩瑩，勉強笑道：「好，好！黃老邪運氣不壞，我還有個小徒兒呢！」

楊過跪下地來，拜了八拜，叫了聲：「師父！」知他傳授武功，是要自己代雪李莫愁揭帖上十六字之辱，就非得有師徒名份不可。

黃藥師卻知他與古墓派情誼極深，決不肯另投明師，當下伸手扶起，說道：「你與那魔頭動手之際，是我弟子，除此之外，卻是我的朋友。楊兄弟，你明白麼？」楊過笑道：「得能交上你這位武學大宗師朋友，真是莫大幸運。」黃藥師笑道：「我和你相遇，也是三生有幸。」二人拊掌大笑，聲動四壁。

黃藥師又將「彈指神通」與「玉簫劍法」中的秘奧竅要細細解釋一通。楊過聽他說得如此詳盡，知他就要離去，黯然道：「相識不久，就要分手，此後相見，卻不知又在何日？」黃藥師笑道：「你我肝膽相照，縱各天涯，亦若比鄰。將來我若得知有人阻你婚事，便在萬里之外，亦必趕到助你。」楊過得他拍胸承擔，心下大慰，笑道：「只怕第一個出頭干撓之人，就是令愛。」

黃藥師道：「她自己嫁得如意郎君，就不念別人相思之苦？我這寶貝女兒就只向著丈夫，嘿嘿，『出嫁從夫』，三從四德，好了不起！」說著哈哈大笑，振衣出門，倏忽之間，笑聲已在數十丈外，當真是去若神龍，矯夭莫知其蹤。

※※※

楊過呆了半晌，坐著默想適才所學功夫的竅要。中飯過後，和程英二人切磋「玉簫劍法」，不知不覺間，竟將《玉女心經》中互相迴護的心法用上了一些。楊過道：「程師姊，咱二人把這路劍法練好了，聯手殺了李莫愁，好讓師父開心。」程英嫣然一笑，說道：「你叫我師姊麼？」楊過笑道：「先進山門為大，你自然是師姊。」程英微笑道：「郭夫人才是我真正的師姊。」楊過見到她嬌媚的容顏，忍不住道：「那我該叫你『姑姑』了。」程英正色道：「你自己早有姑姑了。」楊過見她神色一本正經，不敢再說。

次日清晨，楊過剛起身，忽見板門推開，程英走了進來，手中托著件青布長袍，微微一笑，說道：「你試穿著，瞧瞧合不合身。」楊過好生感激，接過時雙手微微發抖。

他與程英目光相接，只見她眼中脈脈含情，溫柔無限，於是走到床邊將新袍換上，但覺袍身腰袖，無不適體，說道：「我……我……真多謝你。」程英又是嫣然一笑，但隨即露出淒然之色，嘆道：「師父他老人家走了，又不知幾時方得重會。」正想坐下說話，忽見門外黃衫一閃，隨即隱沒，知是表妹在外，心想：「這妮子心眼兒甚多。我可不便在他房裏多耽了。」站起身來，緩步出門。

楊過細看新袍，但見針腳綿密，不由得怦然心動：「她對我如此，媳婦兒又是待我這般，可是我心早有所屬，義無旁顧。若不早走，徒惹各人煩惱。」怔怔的想了半天，又怕自己去後李莫愁忽然來襲，獨自到山後她所居的茅舍去窺察端倪，卻見地下一灘焦土，茅舍已化成灰燼，原來李莫愁放火燒屋，竟已走了。

大敵既去，晚間便在燈下留書作別，想起程陸二女的情意，不禁黯然，又見句無文采，字跡拙劣，不免為程英所笑，一封信寫了一半便撕了。這晚翻來覆去，難以睡穩。

迷糊之中，忽聽陸無雙在外拍門，叫道：「傻蛋，傻蛋！快起來看。」語聲頗為惶急。楊過起床披衣，開門出去，只覺曉風習習，微有寒意，天色尚未大明。陸無雙臉有驚懼之色，指著柴扉。楊過順著她手指瞧去，不禁一驚，原來門板上印著四個殷紅的血手印，顯是李模愁昨晚曾來查探，得悉黃藥師已去，便宣示要殺他四人。

兩人怔了片刻，接著程英也聞聲出來，問道：「你是幾時瞧見的？」陸無雙道：「天沒亮我就見到了。」此言一出，登時滿臉通紅，原來她思念楊過，一早便在他窗下徘徊。程英故作不知，道：「僥倖沒遇上她，現下太陽將升，這魔頭今天不會來了，咱們慢慢籌思對策不遲。」三人走進楊過室內商議。

陸無雙道：「那日她領教了傻姑娘的火叉功夫，怎麼又不怕了？」程英道：「師姊的火叉招數，來來去去只這麼幾下，她回去後細加思索，定是想到了破解之法。」陸無雙道：「可是傻蛋傷勢痊可，他兩傻合璧，豈非威力無窮？」

楊過大笑，說道：「傻蛋加傻姑，一塌裏胡塗，何威力之有？」

三人說了一陣，也無甚麼妙策，但想四人聯手，縱不能取勝，也足自保，明日跟她力鬥便是。楊過道：「我們兩傻合璧，正面跟她對戰，你表姊妹左右夾攻。咱們去尋傻姑來，先行演習一番。」

呼叫傻姑時卻無應聲，竟已不知去向，三人都耽起心來，忙分頭往山前山後尋找。程英找了一陣，突在一堆亂石中見傻姑躺在地下，已氣若遊絲，大驚之下，解開她衣服察看，但見背心上隱隱一個血色掌印，果是中了李莫愁的赤練神掌，忙招呼楊陸二人過來，跟著取出師門妙藥九花玉露丸給她服下。楊過記得《五毒秘傳》上所載治療此毒掌之法，急運內勁給她推拿穴道。

傻姑嘻嘻傻笑，道：「惡女人，背後，打我。傻姑，反手，打她。」傻姑的反手掌是黃藥師所授的三招之一，李莫愁雖偷襲得手，卻也給她反手擊中小臂，險些連臂骨也給打折了，驚痛下立即遁去，不敢進招取她性命。

三人救回傻姑，相對愁坐，四人中損了一個好手，明日更難抵敵。傻姑身受重傷，若護她逃命，勢必給李莫愁追上。楊過看看程英，望望陸無雙，順手拿起針線籃中一條絲線，拿剪刀剪成一段一段。傻姑躺在榻上，突然大聲叫道：「剪斷，惡女人的掃帚！剪斷掃帚！」她不會說拂塵，卻說是「掃帚」。

楊過心念一動：「那魔頭的拂塵是柔軟之物，她又使得出神入化，任是寶刀利劍都傷它不得，若真有一柄大剪刀當作兵器，給她喀的一下剪斷，那就妙了。」想到此處，左手絲線抖動，就似拂塵擊來一般，右手剪刀伸出，將絲線一剪兩截，跟著設想拂塵的來勢，持剪追擊，創擬招術。

程英與陸無雙看了一會，已明其意，都喜動顏色。程英道：「此去向北七八里，有家打鐵鋪子……」陸無雙插口道：「好啊，咱們去叫鐵匠趕打一把大剪刀。」楊過心想：「倉卒之間，這兵刃實難練成，我接戰時隨機應變便了，總是易過練玉簫劍法百倍，反正別無他法，也只好一試。」心想如一人去鐵匠鋪定造，李莫愁忽爾來襲，那就凶險無比，此時四人可片刻分離不得。於是程陸二人在馬背上墊了被褥，扶傻姑橫臥了，同去鐵匠鋪。

※※※

蒙古滅金之後，鐵騎進入宋境，這一帶是大宋疆界的北陲，城鎮多為蒙古兵所佔，到處殘破。鐵鋪甚為簡陋，入門正中是個大鐵砧，滿地煤屑碎鐵，牆上掛著幾張犁頭，幾把鐮刀，屋中寂然無人。

楊過瞧了這等模樣，心想：「這處所那能打甚麼兵刃！」高聲叫道：「師傅在家麼？」過了半晌，邊房中出來一個老者，鬚髮灰白，約莫五十歲年紀，想是長年彎腰打鐵，背脊駝了，雙目給煙火燻得又紅又細，眼眶旁都是黃液，左腳殘廢，肩窩下撐著一根拐杖，說道：「客官有何吩咐？」

楊過正要答話，忽聽馬蹄聲響，兩騎馬衝到店門，馬上一個是蒙古什長，另一個是漢人，不知是傳譯還是地保。那漢人大聲道：「馮鐵匠呢？過來聽取號令。」老鐵匠上前行禮，說道：「小的便是。」那人道：「長官有令：全鎮鐵匠，限三日之內齊到縣城，撥歸軍中效力。你明日就到縣城，聽見了沒有？」馮鐵匠道：「小人這麼老了……」那蒙古什長舉起馬鞭當頭一鞭，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那漢人道：「明日不到，小心你腦袋搬家。」說著兩人縱馬而去。

馮鐵匠長嘆一聲，呆呆出神。程英見他年老可憐，取出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馮師傅，你這大把年紀，況且行走不便，撥到蒙古軍中，豈不枉自送了性命？你拿了這銀子逃生去罷！」馮鐵匠嘆道：「多謝姑娘好心，老鐵匠活了這把年紀，死活都不算甚麼。就可嘆江南千萬生靈，卻要遭逢大劫了。」其實他本來年紀也不甚老，也只五十來歲，但神情委靡衰弱，弓腰曲背，看來加倍衰邁。

三人都是一驚，齊問：「為甚麼？」馮鐵匠道：「蒙古元帥徵集鐵匠，自是打造兵器。蒙古軍中兵器向來足備，既要大事添造，定要南攻大宋江山了。」三人聽他出言不俗，說得甚是有理，待要再問，馮鐵匠道：「三位要打造甚麼？」

楊過道：「馮師傅有事在身，原本不該攪擾，但為急用，只得費神。」於是將大剪刀的式樣和尺寸說了，此物奇特，那知馮鐵匠聽了之後，卻不表詫異之色，點了點頭，拉扯風箱生起爐子，將兩塊鑌鐵放入爐中鎔鍊。楊過道：「不知今晚打造得起麼？」馮鐵匠道：「小人儘快做活便是。」說著猛力拉動風箱，將爐中煤炭燒成一片血紅。當地已近北方，但這馮鐵匠說話卻帶江南口音。

傻姑伏在桌上，半坐半臥，楊過等三人家鄉都在江南，雖從小出門，但聽到家鄉即將遭劫，都戚然有憂。三人望著爐火，心中都想遭此亂世，人命微賤，到處都是窮愁苦厄，明日雖然有難，但天下皆然，驚懼之心卻也淡了幾分。

過了一個多時辰，馮鐵匠鎔鐵已畢，左手用鐵鉗鉗起燒紅的鐵條放在砧上，右手舉起一個大鐵錘敲打，他年紀雖老，膂力卻強，舞動鐵錘，竟似並不費力。擊打良久，但見他將兩片鐵條彎成一把大剪刀的粗胚，漸漸成形。陸無雙喜道：「傻蛋，今兒來得及打起了。」

忽聽身後一人冷冷的道：「打造這把大剪刀，用來剪斷我的拂塵麼？」三人大驚，回過頭來，只見李莫愁輕揮拂塵，站在門口。

這一來利器未成，強敵奄至。程英與陸無雙各拔長劍，楊過看準了爐旁的一根鐵條，只待對頭出手，立即搶起使用。

李莫愁冷笑道：「打大剪刀來剪我拂塵，虧你們這些娃娃想得出。我就坐在這裏，等你們剪刀打好，再交手不遲。」說著拖過一張板凳坐下，竟視三人有如無物。

楊過道：「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我瞧你這拂塵啊，非給剪刀剪斷不可。」

李莫愁見傻姑伏在桌上，背脊微聳，心道：「這女子中了我一掌，居然還能坐得起，卻也好生了得。」冷冷問道：「黃藥師呢？」那馮鐵匠聽到「黃藥師」三字，身子一震，抬起頭來向她望了一眼，隨即低頭繼續打鐵。程英道：「你明知我師父不在，還問甚麼？你若知他老人家未去，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來。」

李莫愁哼了一聲，從懷裏取出一張白紙，說道：「黃藥師欺世盜名，就靠多收徒弟，恃眾為勝。哼！他這些弟子之中，又有那一個是真正有用的？」說著揚手揮出白紙，跟著手臂微動，一枚銀針飛去，將白紙釘在柱上，說道：「留此為證，他日黃老邪回轉，好知他這兩個寶貝徒兒是誰殺的。」轉頭向馮鐵匠喝道：「快些兒打，我可不耐煩多等。」

馮鐵匠瞇著一雙紅眼瞧那白紙，見紙上寫著「桃花島主，弟子眾多，以五敵一，貽笑江湖」十六字，抬起頭望著屋頂，呆呆思索。李莫愁道：「還不快幹？」馮鐵匠低下頭來，說道：「是啦，快了，快了。」左手伸出鐵鉗，連針帶紙一齊挾起，投入了熊熊的爐火之中，白紙霎時燒成灰燼。

這一下眾人都驚詫之極。李莫愁大怒，舉拂塵就要向他頂門擊去，但隨即心想：「這小鎮上的一個老鐵匠，居然如此大膽，難道竟非常人？」她本已站起，於是又緩緩坐下，問道：「閣下是誰？」馮鐵匠道：「你不見麼？我是個老鐵匠。」李莫愁道：「你幹麼燒了我這張紙？」馮鐵匠道：「紙上寫得不對，最好就別釘在我這鋪子裏。」李莫愁厲聲喝問：「甚麼不對了？」

馮鐵匠道：「桃花島主有通天徹地之能，他的弟子只要學得他老人家的一藝，便足以橫行天下。他大弟子曲靈風，行走如風，武功變化莫測，擅於鐵八卦神功，二弟子陳玄風，周身銅筋鐵骨，刀槍不入，你聽說過麼？」他說話之時，仍一錘一錘的打著，噹噹巨響，更增言語聲勢。

他一提到曲靈風和陳玄風，李莫愁固然驚奇，楊過等也大出意料之外，萬想不到窮鄉僻壞中的一個老年鐵匠竟也知道江南這些江湖人物。李莫愁道：「哼，江湖上傳言，曲靈風行走如風，給御前侍衛殺了。銅屍陳玄風，聽說是給一個小兒一刀刺死的，那有甚麼厲害了？還說甚麼刀槍不入，胡吹大氣！」

馮鐵匠道：「嗯，嗯。桃花島主的三弟子叫做梅超風，雖是女子，但指功厲害，鞭法了得。」李莫愁嘿嘿一笑，說道：「是啊，這女人指功太厲害了，因此先給江南七怪打瞎了眼珠，再給西毒歐陽鋒震碎心肺。」

馮鐵匠呆了半晌，淒然道：「有這等事麼？我卻不知。桃花島主四弟子陸乘風輕功神妙，劈空掌凌厲絕倫。」李莫愁道：「有人斷了雙腿，行走不得，那便是這個輕功了得的陸乘風。沒腿的輕功，哈哈，只好乘風，劈空掌凌厲絕倫呢，掌掌劈出，掌掌落空，這便是桃花島的劈空掌。」

馮鐵匠低下頭來，嗤嗤兩聲，兩滴水珠落在燒紅的鐵上，化作兩道水氣而逝。陸無雙坐得和他最近，瞧清楚是他眼中落下的淚水，不由得暗暗納罕。只見他鐵錘舉得更高，落下時聲音也更響了。

過了一會，馮鐵匠又道：「陸乘風不但武術精湛，兼擅奇門遁甲異術，你若是遇到，定然討不了好去。」李莫愁冷笑道：「奇門遁甲又有何用？他在太湖邊上起造一座歸雲莊，江湖上好漢說得奧妙無窮，可是給人一把火燒成了白地，他自己從此也無下落，多半就是給這把火燒死了。」

馮鐵匠道：「桃花島主的獨生愛女，身為丐幫之主。黃幫主妙計無雙，威震天下，只要她一出手，就殺得你連翻十個觔斗。」李莫愁道：「哼，小小黃蓉，本身沒甚麼功夫，就靠了個丈夫郭靖虛張聲勢。她做丐幫幫主，也只憑師父北丐洪七公撐腰。」

馮鐵匠抬起頭來，厲聲道：「你這道姑胡說八道，桃花島主的弟子個個武藝精湛，個個勝你十倍。你欺我鄉下人不知世事麼？」李莫愁冷笑道：「你問這三個小娃娃便知端的。」

馮鐵匠轉頭望向程英，目光中露出詢問之意。程英站起身來，黯然說道：「我師門不幸，人才凋零。晚輩入門日淺，功夫低微，不能為師父爭一口氣，當真慚愧。你老人家可是與家師有舊麼？」馮鐵匠不答，向她上下打量，問道：「桃花島主晚年又收弟子了麼？」

程英看到馮鐵匠殘廢的左腳，心裏驀地一動，說道：「家師年老寂寞，命晚輩隨身侍奉。似晚輩這等年幼末學，實不敢說是桃花島弟子，只不過是黃老先生身邊侍候茶水的一個小丫頭罷了，況且直到今日，晚輩連桃花島也沒緣法踏上一步。」她這麼說，也即自承是桃花島弟子。

馮鐵匠點點頭，眼光甚是柔和，頗有親近之情，低頭打了幾下鐵，似在出神思索甚麼。程英見他鐵錘在空中畫個半圓，落在砧上時，卻是一偏一拖，這手法顯與本門桃華落英掌法極為相似，心中更明白了三分，說道：「家師空閒之時，和晚輩談論，說他當年驅逐弟子離島，陳梅二人是自己作孽，那也罷了。曲陸武馮四位卻無辜受累，尤其那姓馮的馮默風師哥，他年紀最小，向來尊師聽話，身世又甚可憐，師父思念及之，常自耿耿於懷，獨自流淚，深深抱憾，說道十分對他不起，只可惜沒機緣補過。」

其實黃藥師性子乖僻，心中雖有此想，口裏卻決不肯說。只是程英溫柔婉孌，善解人意，當師父寂寞時與他談談說說，黃藥師稍露口風，她即已隱約猜到，此時所說雖非當真轉述師父的言語，卻也沒違背他本意。

李莫愁聽他二人的對答和詞色，已自猜到了八九分，但見馮鐵匠長嘆一聲，淚如雨下，落在燒紅的鐵塊上，嗤嗤嗤的都化成白霧，不自禁的也為之心酸，但轉念之間，心腸復又剛硬，尋思：「縱然他們多了一個幫手，這老鐵匠是殘廢之人，又濟得甚事？」冷笑道：「馮默風，恭喜你師兄妹相會啊。」

這老鐵匠正是黃藥師的小弟子馮默風。當年陳玄風和梅超風偷盜《九陰真經》逃走，黃藥師遷怒留下的弟子，將他們大腿打斷，逐出桃花島。曲靈風逐出在先，陸乘風、武罡風二人都打斷雙腿，打到馮默風時見他年幼，武功又低，忽起憐念，便只打折了他的左腿。馮默風傷心之餘，遠來襄漢之間，在這鄉下打鐵為生，與江湖人物全然不通聲氣，一住三十餘年，始終沒沒無聞，不料今日又得聞師門訊息。他性命是黃藥師從惡霸手裏搶救出來的，自幼得師父撫養長大，實是恩德深重，不論黃藥師待他如何，均無怨懟之心，此刻聽了程英之言，不禁百感交集，悲從中來。說道：「小師妹，我師父他老人家身子安好吧？」程英道：「好的。」馮默風緩緩的道：「師恩深重，弟子粉身難報，師父既說過這樣的話，就是不怪我了。補過倒不用，我聽了便死也安心。」

# 第十六回 殺父深仇

楊過與陸無雙聽得馮鐵匠竟是程英的師兄，都又驚又喜，心想黃藥師的弟子，武功決計差不了，不意危難之間忽得強助，當真喜出望外。

李莫愁冷冷的道：「你既已給師父逐出門牆，卻還依戀不捨，豈非無聊之極？今日我要殺這三個小娃娃和一個傻女人，你站在一旁瞧熱鬧罷。」馮默風緩緩說道：「我雖學過武藝，一生之中卻從沒跟人動過手，況且腿也斷了，打架是打不來的。」李莫愁道：「是啊，那最好也沒有了，你也犯不著賠上一條性命。」馮默風搖頭道：「我可不許你碰我師妹一根毫毛，這幾位既是我師妹的朋友，你也別逞兇橫。」

李莫愁殺氣斗起，笑道：「那你們四個人一起上，也妙得緊啊。」說著站起身來。馮鐵匠仍不動聲色，依著打鐵聲音，便似唱戲的角兒順著鑼鼓點子，打一下，說幾個字，一板一眼的道：「我離師門已三十餘年，武藝早拋生疏了，得好好想想，在心中理一理。」

李莫愁嘿嘿一笑，說道：「我半生行走江湖，可真還沒見過這等上陣磨槍、急來抱佛腳的人物。今日裏大開眼界。馮默風，你一生之中，當真從來沒跟人動過手麼？」馮默風道：「我學練武功，得罪師門，中途而廢，心灰意冷，更覺做人也沒意味，此後日子裏我從來不敢得罪別人，別人打我罵我，我也不跟他計較，自是動不起手來。」李莫愁冷笑道：「嘿嘿，黃老邪果然盡撿些膿包來做弟子，到世上丟人現眼。」馮默風道：「請你莫說我恩師壞話。」李莫愁微笑道：「人家早不要你做弟子了，你還恩師長、恩師短的，也不怕人笑掉了牙齒。」

馮默風仍是一下一下的打鐵，緩緩的道：「我一生孤苦，這世上親人就只恩師一人，我不敬他愛他，卻又去思念何人？小師妹，恩師他老人家近來高興嗎？」程英道：「他老人家開心的。」馮默風臉上登現喜色，說道：「小師妹，我一生的願望，就是以一條無用的老命，報答師父大恩。今日我為維護桃花島令譽而死，正如所願。」

李莫愁見他真情流露，心想：「黃老邪一代宗師，果然大有過人之處。他將弟子打成這般模樣，這人對他還是如此忠心依戀。」

此時那塊鑌鐵打得漸漸冷卻，馮鐵匠又鉗到爐中去燒，可是他心不在焉，送進爐的竟是右手的一柄大鐵錘，卻不是那塊鑌鐵。李莫愁笑道：「馮鐵匠，你慢慢去記師父教的功夫便是，用不著手忙腳亂。」馮默風不答，望著紅紅的爐火沉思，過了一會，又將左肩窩下撐著的拐杖塞進了爐中。楊過和陸無雙同時叫道：「喂，唉，那是拐杖！」程英也大叫：「師哥！」馮默風仍然不答，雙眼呆望著爐火。但那拐杖在猛火之中居然並不燒毀，卻漸漸變紅，原來是根鐵杖。再過一陣，鐵錘也已燒得通紅，但他抓住錘柄拐杖，卻似並不燙手。

這時李莫愁才將輕蔑之心變為提防，知道眼前這容貌猥瑣的鐵匠實有過人之處，生怕他猝然發難，拂塵急揮數下，倒躍出門，叫道：「馮鐵匠，你來罷！」

馮默風應聲出戶，身手矯捷，竟不似身有殘疾。脫下長袍，往地下一丟，將通紅的鐵杖拄在地下，說道：「你這位仙姑，請你別再罵我恩師，也別跟我師妹為難，我這苦命的鐵匠就不來跟你計較！」李莫愁道：「我只饒你一人，你若害怕，乾脆就別插手。」馮默風咬一咬牙齒，沉聲道：「好，我本來要報師恩！」說時全身發顫，咬牙切齒。

李莫愁拂塵一起，向他頭頂直擊。馮默風急躍跳開，閃避得甚是靈巧，但手臂發抖，竟不敢還擊。李莫愁連進三招，他都以巧妙身法閃過，始終沒還手。

楊過等三人站在一旁觀鬥，俟機上前相助，眼見李莫愁招數漸緊，馮默風似乎的確從沒跟人打過架，兼之生性謙和，一柄燒得通紅的大鐵錘竟擊不出去。鬥不數合，馮默風已接連中招，腳步踉蹌。楊過心想不妙，這位武林異人武功雖強，卻無爭鬥之心，非激他動怒不可，於是大聲道：「李莫愁，你為甚麼罵桃花島主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李莫愁心想：「我幾時罵過啦？」手上加快，並不回答。楊過又叫道：「你說桃花島主淫人妻女，擄人子弟，你親眼見到麼？你說他欺騙朋友、出賣恩人，當真有這等事麼？你為何在江湖上到處散播謠言，敗壞黃島主的清譽令名？」

程英愕然未解，馮默風已聽得怒火沖天，一股剛勇從胸中湧起，鐵錘拐杖，同時出手。他左足站地，一個「金雞獨立」式，猶如釘在地下，又穩又定，錘拐帶著一股熾烈的熱氣，向李莫愁直逼過去。

李莫愁見他來勢猛烈，不敢正面接戰，縱躍閃避，尋隙還擊。楊過又叫道：「李莫愁，你罵桃花島主招搖撞騙，是個無恥之徒，我瞧你自己才無恥！」馮默風越聽越怒，鐵錘和拐杖橫揮直壓，猛不可當，初時他招術頗見生疏，鬥了一陣，越來越順手。

馮默風離桃花島後，三十年來練功不輟，練功時日久於李莫愁，但李莫愁縱橫江湖，大小數百戰，經歷見識多他百倍，拆得二三十招，李莫愁已知馮默風功力不弱，經驗卻實在太過欠缺，兼之只有一腿，時刻一長，定然要輸，於是立意與之遊鬥，待其銳氣一挫，再行反攻。果然再鬥得十餘合，馮默風怒意稍減，鬥志即懈，漸落下風。

楊過不斷叫嚷，誣稱李莫愁到處誹謗黃藥師。馮默風只聽得怒不可遏，大叫：「你罵我恩師，我跟你拚命！」臉上連中幾拂塵，流血滿面，神情可怖。他絲毫不理會身上受傷，挺著燒紅的鐵錘鐵拐，向李莫愁猛衝過去，不顧自己死活，要跟她同歸於盡。李莫愁見他死纏爛打，在他這股剛勇之前，不由得怯了，連退幾步，叫道：「不打了，我又不想殺你！」馮默風叫道：「我要報答師恩，就是要你殺我！」勇氣大增，狂敲猛擊。李莫愁眼見勢危，又忌憚楊過窺伺在旁，心想這小子武功大進，亦是不可輕敵之人，當下只求脫身，舉拂塵向馮默風胸口疾揮。

馮默風橫錘擋開。拂塵已乘勢彎過，捲住了錘頭，這是李莫愁奪人兵刃的絕招，只要一奪一甩，馮默風的鐵錘非脫手不可。豈知嗤嗤嗤一陣輕響，青煙冒起，各人聞到一股焦臭，拂塵的帚尾竟已燒斷。

這一來，李莫愁非但沒奪到對方兵刃，反而將自己兵刃失去了，她臨危不亂，擲下拂塵柄，改使赤練神掌。這路掌法雖然厲害，卻非貼近施展不為功，馮默風右錘左拐，舞得風聲呼呼，得心應手，但見兩條人影之間不斷冒出青煙，原來李莫愁身上道袍帶到燒得通紅的錘拐，一塊塊的不斷燒毀。她心中大怒，明明可以取勝，卻被這老鐵匠在兵刃上佔了便宜，實不甘心，決意要狠狠擊他一掌出氣。

馮默風初次與人交手，倘若上來接連吃虧，登時便會畏縮，此刻佔了上風，錘拐使將出來竟極盡精妙。李莫愁想要擊他一掌，幾次都是險些碰到鐵錘鐵拐，若非閃避得快，掌心都要給燒焦了。突然之間，馮默風叫道：「喂，你這女人，你這樣子太不成體統！」獨足向後躍開半丈。李莫愁一呆，一陣涼風吹來，身上衣衫片片飛開，手臂、肩膊、胸口、大腿，竟有多處肌膚露了出來。她是處女之身，這一下羞慚難當，正要轉頭逃走，突然背上一涼，又是一大塊衣衫飛走。

楊過見她處境狼狽，當即拾起馮默風脫下的破舊外袍，運起內力，向她背上擲去。那袍子就似一個人般張臂將她抱住。李莫愁忙將手臂穿進袖子，拉好衣襟，饒是她一生見過大陣大仗無數，此時也不由得驚羞交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知是否更與敵人動手？尋思：「若再上前搏鬥，這件衣衫又會燒毀，這口氣只好嚥下再說。」向楊過點點頭，謝他贈袍之德，轉頭對馮默風道：「你使這等詭異兵刃，果是黃老邪的嫡傳邪道。你憑良心說，若以真實武功拚鬥，可勝得過我麼？黃老邪的弟子倘若規規矩矩的與我單打獨鬥，能佔上風麼？」

馮默風坦然道：「若非你失了兵刃，那麼時刻一久，便可勝我。」李莫愁傲然道：「你知道就好。我那紙上寫道，桃花島門人恃眾為勝，可沒說錯。」

馮默風低頭沉思，過了一會，道：「不論是誰侮辱我恩師，我都跟他拚命！倘若我曲陳梅陸四位師兄在此，任那一位都強過了你。別說曲師兄、陳師兄武功卓絕，就是梅超風梅師姊也屬女流，你就決計勝不了她。」

李莫愁冷笑道：「這些人死無對證，更說甚麼？黃老邪的功夫也只如此。我本想領教領教他親生女兒郭夫人的神技，但舉一反三，那也不必了。」說著轉身便走。

楊過心念微動，說道：「且慢！」李莫愁秀眉一揚，道：「怎麼？」楊過道：「你說桃花島主武功不過如此，那就錯了。我聽他說過一路玉簫劍法，儘可破得你的拂塵功夫。」說著拿起鐵條，在地下揮劃圖形，口中解說：「喏，你這一記當面迎擊，果然迅捷凌厲，但他長劍從此處橫削，你就收勢不及。你若反打，這劍就從此疾攻，你如正面拂穴，他就以虎形爪抓你帚尾，卻倒轉劍柄逆點你的肩貞穴，這一招你想得到麼？」這一招果然匪夷所思，可也真精妙絕倫，正面拂穴原是李莫愁拂塵功夫的絕招之一，楊過所說的這一招，卻將她剋制得再無還手餘地，只有丟了拂塵認輸。

楊過又比劃著說道：「再說到你的赤練掌法，桃花島主留有指甲，這麼一掌引開，待你手掌擊到，他使出彈指神通功夫，指甲在你掌心這麼一彈，你這隻手掌豈不是當場廢了？他只須立時削去指甲，你掌上劇毒就傳不到他身上。」接著又說了十餘招黃藥師剋制她武功的法門。

此一番話只把李莫愁聽得臉如土色，他每一句話都入情入理，所說的功夫每一項均是巧妙無比，確非自己所能抵擋。

楊過又道：「桃花島主惱你出言無狀，他自己是大宗師身分，犯不著親自與你動手，已將這些法門傳了給我，命我代他收拾你。但我想到你與我師父有同門之誼，你是我師伯，今日將桃花島主的厲害說與你聽，下次你見到他的門人，還是遠而避之罷。」

李莫愁默然半晌，說道：「罷了，罷了！」轉頭便走，霎時之間，身形已在山後隱沒，身法之快，確屬少見。

其實這些法門黃藥師雖已傳給了楊過，若要練到真能使用，克敵制勝，最快也須在三年之後。楊過這麼一番講述，不必出手，卻嚇得她心服口服，從此終身不敢再出一句輕侮黃藥師之言。

陸無雙在李莫愁積威之下，只消聽到她聲音，心中就怦怦亂跳，見她遠去，登時如釋重負，拍手笑道：「傻蛋！你好口才啊，連我師父也給你嚇走了。」

程英見楊過向李莫愁述說招數時，連比帶劃，身形晃動，露出自己所縫新袍底下仍是穿著那件破破爛爛的舊袍，顯見這袍子因是小龍女所縫，他親疏有別，決不忘舊。程英心中微微一酸，裝作渾不在意。

※※※

楊過向程英輕聲道：「程師姊，李莫愁擋不住馮師兄剛勇無比、勢在拚命的招數，見機而退。但下次你如再撞到她，倘只單獨一人，仍有兇險。師父所傳的那兩門功夫，咱們來習練一下，好嗎？」程英點點頭。

兩人走到鐵匠鋪側的林邊空地上，研討黃藥師的彈指神通和玉簫劍法。彈指神通須積長期功力，練得指力通神，方能克敵制勝，非短期內所能使用，程英亦早知修習之法。楊過所仗以對付赤練神掌者，乃玉女神掌快速無倫、變幻莫測的招數，此掌法乃古墓派祕技，不能傳授外人。兩人於是研習玉簫劍法，楊過將黃藥師所傳劍法中的奇招巧術，再一招一招的拆解給程英觀看，自己扮作李莫愁，讓程英用玉簫拆解。他揮動腰帶，擬作拂塵，迎面拂出，程英甚有慧悟，突然轉身，挺簫在楊過後腰戳了一下。她使的是一根堅竹所製的假簫。楊過其實也不覺如何疼痛，為了討她歡喜，裝腔作勢，故意大叫：「啊唷！」高高跳起，臉現痛楚。

陸無雙在旁觀看，拍手大笑，叫道：「表姊，好本事，再打這傻蛋！」程英微笑道：「你當真呢！楊大哥讓我的。」陸無雙道：「好吧，你兩個在這裏真真假假的玩罷。玩不玩拜天地呢？」程英道：「還是媳婦兒來玩吧！」陸無雙扁扁嘴道：「我猜他更想跟你玩拜天地。」程英提起竹子要打，陸無雙伸伸舌頭，說道：「我去瞧瞧傻蛋的好姊姊怎麼了？」

剛轉過身子，只聽得山前人喧馬嘶，隱隱如雷。

楊過道：「我去瞧瞧。」躍上馬背，轉出山坳，奔了數里，已到大路，但見塵土飛揚，旌旗蔽空，原來是一大隊蒙古兵向南開拔，鐵弓長刀，勢若波濤。楊過從未見過大軍啟行，看到這般驚心動魄的壯觀，不由得呆了。

兩名小軍舞起長刀，吆喝：「兀那蠻子，瞧甚麼？」衝將過來。楊過撥轉馬頭便跑，兩名小軍彎弓搭箭，颼颼兩聲，向他後心射來。楊過回手接住，只覺這兩枝箭勢甚是勁急，若非自己身有武功，早給射得穿胸而死。兩名小軍見他如此本領，嚇得勒住馬頭，不敢再追。

楊過回到鐵匠鋪中，將所見說了。馮默風嘆道：「蒙古大軍果然南下。我中國百姓可苦了！」楊過道：「蒙古人騎射之術，實非宋兵所能抵擋，這場災禍甚是不小。」馮默風道：「楊公子正當英年，何不回南投軍，以禦外侮？」楊過一呆，道：「不，我要北上去尋找我姑姑。蒙古軍聲勢如此浩大，以我一人之力，有甚麼用？」馮默風搖頭道：「一人之力雖微，眾人之力就強了。倘若人人都如公子這等想法，還有誰肯出力以抗異族入侵？」

楊過覺得他話是不錯，可是世上決沒有比尋找小龍女更要緊之事。他自幼流落江湖，深受小官小吏之苦，覺得蒙古人固然殘暴，宋朝君臣也未必就是好人，犯不著為他們出力，當下微微一笑，不再接口。

馮默風將鐵錘、鉗子、風箱等縛作一綑，負在背上，對程英道：「師妹，你日後見到師父，請向他老人家說，弟子馮默風不敢忘了他老人家的教誨。今日投向蒙古軍中，就算送了性命，也要刺殺他一二名侵我江山的王公大將。師妹，你多多保重。我今日得見一位師父的新傳人，委實歡喜得緊。」說罷撐著鐵拐，頭也不回的去了，竟沒再向楊過瞧上一眼。

楊過向程英和陸無雙望了一眼，說道：「不意在此處得識這位異人。」陸無雙心中偏袒楊過，道：「表姊，你師父門下的人物，除你之外，不是傻裏傻氣，便是瘋瘋顛顛。」程英一笑，淡然道：「馮師哥是忠義之人，不忘師恩，是我輩的模範。你說他瘋瘋顛顛，說不定他卻說咱們全無家國之情呢。再說，我自己又何嘗不有點兒傻裏傻氣、瘋瘋顛顛？」楊過聽了心中怦然而動，瞧她神色如常，猜不透她此言是否意帶雙關。

忽聽得砰的一聲，傻姑從凳上摔將下來。三人一驚，忙扶她上炕，但見她滿臉通紅，雙目發直，知道赤練神掌的毒性又發作了。當下程英給她服藥，楊過為她按穴推拿。傻姑怔怔的瞪著他，臉上滿是恐懼之色，叫道：「楊兄弟，你別找我抵命，不是我害你……」程英柔聲道：「姊姊，你別害怕，他不是……」

楊過忽地想到：「她此時神志迷糊，正可逼她吐露真言。」雙手一翻，扣住了她手腕，厲聲道：「是誰害死我的？你不說，我就要你抵命。」傻姑求道：「楊兄弟，不是我。」楊過怒道：「你不說！好，我就扼死你。」伸手叉住她咽喉。傻姑嚇得尖聲大叫。程英和陸無雙那明白楊過的用意，齊聲勸阻，一個叫「楊大哥」，一個叫「傻蛋」，一個說：「別嚇壞了她。」一個說：「這時候怎麼鬧著玩？」

楊過那裏理會，手上微微加勁，臉上現出凶神惡煞的神氣，咬牙切齒的道：「我是楊兄弟的惡鬼。我死得好苦，你知道麼？」傻姑道：「我知道的，你死後烏鴉吃你的肉。啊！啊！啊！」學著烏鴉叫聲。

楊過心如刀絞，他只知父親死於非命，卻不知死後連屍體也不得埋葬，竟為烏鴉啄食，大叫：「是誰害死我的？快說，快說。」傻姑聲音嘶啞，道：「是你自己去打姑姑，姑姑身上有毒針，你就死了。」楊過大聲嚷道：「姑姑是誰？」傻姑給他扼得氣都喘不過來，幾欲暈去，低聲道：「姑姑就是姑姑。」楊過道：「姑姑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傻姑道：「我……我……我不知道啊，你放開我！」

陸無雙見情勢緊迫，去拉楊過手臂。楊過此時猶如顛狂一般，用力一揮，使了十成力，陸無雙那裏抵擋得住，給他直推出去，砰的一響，撞在牆上，好不疼痛。程英見楊過平素溫和瀟灑，此刻狀若瘋虎，嚇得手足都軟了。

楊過心想：「今日若不問出殺父仇人的姓名，我立時就會嘔血而死。」連問幾聲：「姑姑是姓曲麼？是姓梅麼？」他猜想傻姑自己姓曲，那她姑姑多半也是姓曲，說不定是梅超風。傻姑出力掙扎，她練功時日雖遠較楊過為久，武功卻是不及，兼之手腕上穴道遭扣，只急得啞啞而呼，說道：「你去向姑姑討命，別……別找我。」楊過道：「姑姑在那裏？」傻姑道：「我和爺爺，出來！她和漢子，在島上。」

楊過聽了此言，一股涼氣從背脊心直透下去，顫聲道：「姑姑叫你爺爺做甚麼？」傻姑道：「叫爸爸啊，還能叫甚麼？」楊過臉如土色，還怕弄錯，追問一句：「姑姑的漢子名叫郭靖，是不是？」傻姑道：「我不知道。姑姑就叫：『靖哥哥，靖哥哥！』」學著黃蓉叫郭靖的腔調，雙腳亂踢，忽如殺豬般叫了起來：「救命，救命！鬼……鬼……鬼啊。」

楊過此時那裏尚有絲毫懷疑？自己幼時孤苦、受人欺凌諸般往事，霎時間都湧向心間，心想：「若不是爹爹被害，我媽也不致悲傷困頓，這樣早便死了，我自也不會吃盡這些苦頭。」又想：「在桃花島之時，郭靖夫婦對我總是不甚自然，有些兒客氣，有些兒忌諱，絕不如對待武氏兄弟那麼要說便說，要罵便罵，當時我但覺別扭，那知道只因他們殺了我父親，心中懷著鬼胎。他們不肯傳我武功，送我去全真教大受折磨，原來都是為此。」他驚憤交迸，手腳都軟了。傻姑大叫一聲，從床上躍起。

程英走到楊過身邊，輕聲說道：「傻姊姊向來傻裏傻氣，你是知道的。她受傷後更加語無倫次，一切都得慢慢想想清楚。」但她內心卻也深信傻姑所說是實，也知如此勸慰管不了用，只是見楊過滿臉悲苦憤激之狀，心中不忍。

程英見楊過仍然神情激動，喘氣急迫，又走近一步，說道：「楊大哥，我有句話跟你說。」楊過回過身來，慢慢調勻呼吸，道：「請說。」程英道：「楊大哥，父仇不共戴天，自然非報不可。我只勸你一句話。」楊過道：「程師姊，你的好意勸告，我自然要聽。」程英正色道：「楊大哥，咱們這次不開玩笑，我是說正經的。」楊過收起了臉上一絲笑容，說道：「小妹子，你一直待我很好，我胡亂叫你『師姊，姑姑』，都是開玩笑。」他乘此機會，要令程英別生誤會，神色鄭重的道：「在我心中，我真的當你是小妹子！我對你一片真心。我的性命，我早給了我姑姑啦，不能再給你。除此之外，我就全聽你的。」程英道：「楊大哥，多謝你。」伸出右掌，掌心向上。楊過伸掌在她掌心輕輕一擊，隨即翻掌，掌心向上。程英也在他掌心輕輕一擊，翻轉手掌。楊過又在她掌心輕拍一下。此之謂「三擊掌」，宋人意示立誓，三擊掌之後，所言所許決無反悔。

程英道：「我那個傻師姊人很戇直，說的話決計無假，不過她神智不清，有些事纏夾之極，也說不定把事情弄錯了。我不求你不報仇，只求你動手之前，三思而行，想想我勸你的話。會不會找錯了仇人？要是找錯了人，那便如何？我只求你答允我，臨到動手，須得清清楚楚的想一想。這一出手，必定決無反悔。」楊過道：「小妹子，你這話是為了我好，真正金玉良言，我必定牢記在心，決不有違。」

程英道：「楊大哥，你一切保重。報仇大事，十年未晚，未必定須爭這一朝一夕。多等得十年，你的武功長進了十年，仇人卻老了十年，今年報不了仇，十年、二十年之後，可就易了！那時候彼消我長。咱們當求必成必勝，更須不找錯了仇人，要防犯錯、要戒心急。」楊過點頭道：「對！對！我的小妹子真聰明。」伸出雙臂，輕輕把她虛摟了一下。程英突然滿臉通紅，眼光中全是溫柔神色。

楊過呆了半晌，揮手出門，翻身上了瘦馬，雙腿力夾，那馬疾竄而前，轉瞬間奔出數十丈外。這一口氣狂奔，一個多時辰中馳了數十里，忽覺口唇上甚是疼痛，伸手一摸，滿手都是鮮血，原來悲憤之際咬緊口唇，竟將上下唇都咬破了，心想：「郭伯母本來待我並不好，最近忽然待我好了，卻原來盡是假仁假義，那也罷了，但郭伯伯，郭伯伯……」他心中對郭靖一直崇敬異常，覺他德行武功固然超凡絕俗，對待自己更是一片真心，這時才知竟是大大受了欺騙，只覺此人奸詐尤甚於黃蓉。

想到傷心之處，下馬坐在大路中心，抱頭痛哭。他從未見過父親一面，連母親也是絕口不說父親之事，但他自幼空想，在小小心靈之中，早把父親想得十全十美，世上再無如此好人。這樣一位英雄豪傑，卻活活讓郭靖、黃蓉害死了，而且死得如此悲慘。

他哭了一陣，忽聽得馬蹄聲響，北邊馳來四匹馬，馬上都是蒙古武士。當先一人手持長矛，矛頭上挑著個兩三歲大的嬰孩，哈哈大笑的奔來。那嬰兒尚未死絕，兀自發出微弱哭聲。四名蒙古武士見楊過坐在路口哭喊，微感詫異，但這樣一個衣衫破爛的漢人少年到處皆是，自也毫不在意。一人叫道：「讓路，讓路。」說著挺矛向他刺去。

楊過正自煩惱，抓住矛頭一扯，將那武士拉下馬來，順手反矛橫掃，那武士直飛出丈許之外，腦骨碎裂而死。餘下三人見他如此神勇，發一聲喊，一齊轉馬逃回，只聽啪的一聲，那嬰兒摔在路上。

楊過抱了起來，見是個漢人孩子，肥肥白白的甚是可愛，長矛刺在肚中一時不得就死，可也已不能醫活，小嘴中啊啊啊的似乎還在叫著「媽媽」。楊過傷痛之餘，悲憫之心轉盛，抱著這個半死不活的孩子，又流下淚來，眼見他痛苦難當，輕輕一掌將他擊死了，用蒙古武士的長矛在地下掘個坑，要將他掩埋了。

只掘得十來下，猛聽得蹄聲如雷，號角聲中大隊蒙古兵急衝而至。楊過左手抱著死嬰，右手挺長矛上馬，那瘦馬原是久歷沙場的戰馬，眼見戰陣，精神大振，長嘶一聲，向蒙古兵衝去。楊過手起矛落，一連搠翻三四人，但見敵兵不計其數的湧來，便撥轉馬頭，落荒而走。背後箭如飛蝗般射來，他揮矛一一撥落。瘦馬腳程奇快，片刻間已將追兵拋落，但兀自不停，仍是在荒野中如飛奔跑。

又過一陣，楊過見天色漸晚，收韁遙望，四下裏長草沒脛，怪石迫人，暮靄蒼茫，靜悄悄的絕無人聲，連烏鴉麻雀也沒一隻。

他下得馬來，手中還抱著那個死嬰，只見他面目如生，臉上神情痛苦異常，心中慘然，想道：「這孩子的父母自是愛他猶似性命一般，孩子已死，再無知覺，他父母卻要肝腸寸斷了。這些兇暴殘忍的蒙古兵大舉南下，一路上不知道要害死多少大人小孩？」越想越難受，當下在大樹旁掘一個坑，將小孩埋了，又想起傻姑的話來，心道：「這小孩死了，尚有我給他掩埋，我爹爹卻葬身於烏鴉之口。唉，你們既害死了他，給他埋入土中又有何妨？用心當真歹毒！不報此仇，楊過誓不為人。」

當晚便在一棵大樹上睡了，次晨騎上馬背，任由瘦馬在荒山野嶺間信步而行，一時想到要回古墓見小龍女，一時又想無論如何得先殺了郭靖、黃蓉，以報父仇，肚子餓了，便摘些野果充飢。

※※※

行到第四日上，忽見遠處有一人縱身躍高，伸手在一株野果樹上摘取果子，身法輕盈，武功不弱，楊過縱馬走近，望見是金輪國師的弟子達爾巴。他每次一躍，只採到一枚果子，後來不耐煩起來，伸臂橫擊，打了幾下，那野果樹喀喇聲響，從中折斷，他盡採樹上野果，放入懷中。

楊過心道：「難道金輪國師就在左近？」他與國師本來並無仇怨，此時認定郭靖、黃蓉是殺父仇人，反而後悔當日相助郭黃而與國師作對，當下悄悄跟在達爾巴身後，要去瞧個究竟。只見他邁步如飛，直向山坳中行去。楊過下馬步行，遠遠跟隨，見他轉入林木深處，越走越高，於是隨著他上了一座山峰。

峰頂上搭著一座小小茅棚，四面通風。金輪國師閉目垂眉，在棚中打坐。達爾巴將野果放在棚中地下，轉過身來，突見楊過走近，不由得臉色大變，叫道：「大師兄，你要來加害師父麼？」說著向楊過急衝過來，伸手便去扭他衣襟。他武功原比楊過為高，但此刻師父正處於奇險之境，一受外感，立時性命不保，惶急之下心神失常，這一招章法大亂，竟自犯了武學的大忌，給楊過反擒手背，一帶一送，將他摔得跌了出去。

達爾巴心中認定楊過是大師兄轉世，又給他這一摔先聲奪人，在地下打了個滾，翻身爬起，躍到楊過面前。楊過只道他又要動手，退後一步，那知他突然雙膝落地，磕頭道：「大師兄，你須念前世恩師之情。師父身受重傷，正自行功自療，你若驚動了他，那可……那可……」說到後來，喉頭哽咽，淚水長流。楊過雖不懂他的蒙古話，但見他神情激動，國師又容顏憔悴，已明白了七八分，忙扶他身起，說道：「我決不傷害尊師。」達爾巴見他臉色和善，雖不懂他說話，卻已消去了敵意。

就在此時，金輪國師睜開眼來，見到楊過，大吃一驚，適才他入定運氣，並未聽到楊過和達爾巴對答之言，斗見大敵當前，長嘆一聲，緩緩說道：「我枉自修練多年，總是勘不破名關，卻不道今日喪身中原。」原來他受巨石撞擊，內臟受了重傷，這些日來耽在荒山頂上結廬療傷，不意楊過竟跟蹤過來，此時固絲毫用不得力，即令達爾巴將楊過逐走，爭鬥之時也必使他心神不定，重傷難愈。

那知楊過躬身唱喏，說道：「在下此來，非與大師為敵，請勿多心。」國師搖了搖頭，待要說話，胸口突然劇痛，急忙閉目運氣。楊過走進茅棚，伸出右掌，貼在他背心的「至陽穴」上。這穴道在第七脊椎之下，乃是人身督脈的大穴。達爾巴一見之下，大驚失色，揮拳便要向楊過攻去。楊過搖搖左掌，向他使個眼色。達爾巴見師父神情無異，臉上且微帶笑意，這一拳舉起了便不打下去。

楊過修為不深，於金剛宗內功更一無所知，掌心隱隱感到他體內氣息流動，便潛運內力，將一股熱氣助他上通靈台、神道、身柱、陶道各穴，下通筋縮、中樞、脊中、懸樞各穴，盡其所能，僅能維護他的督脈。達爾巴武功雖強，練的都是外功，不能助師療傷，這些日子中只有乾著急的份兒。此刻金輪國師既無後顧之慮，便氣走任脈，全力調理前胸小腹的傷勢，只一個多時辰，疼痛大減，臉現紅潤，睜眼向楊過點首為謝，合掌說道：「楊居士，你何以忽來助我？」

楊過也不隱瞞，將最近得悉郭靖夫婦害死他父親、現下決意要前去報仇、無意中跟隨達爾巴上山等情說了。

金輪國師雖知這少年甚是狡黠，十句話中連一句也難信，但他今日於殺己易於反掌之際反而相助療傷，對己確然絕無敵意，便道：「原來居士身上尚負有如此深冤大仇。但郭靖夫婦武學深湛，楊居士要報此仇，只怕不易呢。」楊過默然，過了一會，說道：「那麼我父子兩代都死在他手下，也就罷了！」國師道：「我初時自負天下無敵，欲以一人之力，壓倒中原群雄，爭那武林盟主之位。但中土武人不講究單打獨鬥的規矩，大夥兒來個一擁而上，那只好另作打算了。老衲傷愈之後，須得多邀高手相助。我方聲勢一大，中原武師不能恃多為勝，大家便能公平決個勝敗。你可有意參與我方麼？」

楊過待要答允，卻想起蒙古兵將屠戮之慘，說道：「我不能相助蒙古。」國師搖頭道：「你想單槍匹馬去殺郭靖夫婦報仇，那可難上加難。」

楊過沉吟半晌，說道：「好，我助你取武林盟主，你卻須助我報仇。」國師伸出手掌，說道：「大丈夫一言為定，擊掌以誓。」二人擊掌三下，訂了盟約。楊過道：「我只助你爭那盟主之位，你如幫蒙古人攻取江南，殺害百姓，我可要跟你敵對了。」

國師笑道：「你是漢人，那也勉強不來。楊兄弟，你的武功花樣甚多，不是我倚老賣老說一句，博採眾家固然甚妙，但也不免駁而不純。你最擅長的到底是那一門功夫？要用甚麼武功去對付郭靖夫婦？」

這些話可將楊過問得張口結舌，難以回答。他一生遭際不凡，性子又是貪多務得，全真派的、歐陽鋒的、古墓派的、九陰真經、洪七公的、黃藥師的，諸般武功著實學了不少，卻又均初窺門徑，而沒深入。這些功夫每一門都奧妙無比，以畢生精力才智鑽研探究，亦難望其涯岸，他東摘一鱗、西取半爪，卻沒一門功夫練到真正第一流的境界。遇到次等對手之時，施展出來固然是五花八門，叫人眼花繚亂，但遇到絕頂高手，卻不免相形見絀，便和金輪國師的弟子達爾巴、霍都相較，也尚有不及。他低頭凝思，覺金輪國師這幾句話實是當頭棒喝，說中了他武學的根本大弊。

轉念又想：「我既已決意娶姑姑為妻，卻何以又到處留情？程家妹子、媳婦兒，還有那完顏萍。我對他們既無真情，何以又不規規矩矩的？這真是貪多嚼不爛了。」再想：「不論洪七公、黃藥師、我義父歐陽鋒、郭伯伯、金輪國師、甚至全真七子，凡是卓然而成名家者，都必精修本門功夫，別派武功並非不懂，卻只明其家數，並不研習，然則我該當專修那一門功夫？」在情在理，自當專研古墓派的「玉女心經」才是，但想到洪七公的打狗棒法如此奧妙、黃藥師的玉簫劍法這等精微，置之不理，豈非可惜？而義父的蛤蟆功與經脈逆行、九陰真經中的諸般功夫，無一不是以一技即足以揚名天下，好不容易學到，又怎能棄之如遺？

他走出茅棚，在山頂上負手而行，苦苦思索，甚是煩惱，想了半天，突然間心念一動：「我何不取各派所長，自成一家？天下武功，均是由人所創，別人既然創得，我難道就創不得？」想到此處，眼前登時大現光明。

他自辰時想到午後，又自午後苦思至深夜，在山峰上不飲不食，生平所見諸般精妙武功在腦海中此來彼往，相互激盪。他曾見洪七公與歐陽鋒口述比武，自己也曾口講指劃而將李莫愁驚走，此時腦中諸家武功互爭雄長，比口述更是迅速激烈。想到後來，不由自主的揮拳踢腿的施展起來。初時還能分辨這一招學自洪七公，那一招學自歐陽鋒，到得後來竟紊不可理，心中如亂絲般絞成一團，再難支持，仰天摔倒，昏了過去。

達爾巴遙遙望見他瘋瘋顛顛，指手劃腳，不知幹些甚麼，突然見他摔倒，大吃一驚，要去相救。金輪國師笑道：「別去拂亂他心思。只可惜你才智平庸，難明其中的道理。」

楊過睡了半夜，次晨一早起來又想。七日之中，接連昏迷了五次。說要綜納諸門，自創一家，那是談何容易？以他此時的識力修為固絕難成功，且更不是十天半月之事。但連想數日之後，驀地裏恍然有悟，明白諸般武術皆可為我所用，既不能合而為一，也就不必強求，日後臨敵之際，當用則用，適使即使，不必去想其出處來歷，也已與自創一派相差無幾。想明白了此節，登時心中舒暢。

金輪國師經這數日運功自療，有時又得楊過相助，傷勢愈了八九成，已可行動如常，這日見楊過突然神情平和、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樣，知他於武學之道已進了一層，說道：「楊兄弟，我帶你去見一個人。此人雄才偉略，豁達大度，包你見了心服。」楊過道：「是誰？」國師道：「蒙古王子忽必烈。他是成吉思汗之孫，皇子拖雷的第四子。」

楊過自見蒙古軍士大肆暴虐，對蒙古人極感憎惡，皺眉說道：「我急欲去報殺父大仇，那蒙古王子卻不必見了。」國師笑道：「我已答允助你，豈能失信？但我由當朝太后派給忽必烈王子麾下在漠南辦事，須得向他稟告一聲。他王帳離此不遠，一日可至。」楊過無奈，自忖絕非郭靖、黃蓉夫婦的對手，不論鬥智鬥力，都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得金輪國師相助，此仇難報，只得和他同去。

※※※

金輪國師受封蒙古第一護國國師，蒙古兵將對他極是尊崇，一見到來，立即通報王爺。蒙古人世世代代向居帳篷，雖然入城，仍不慣宮室，因此忽必烈也住在營帳之中。

國師攜著楊過之手走進王帳。楊過見那營帳比之尋常蒙古營帳大逾一倍，帳中陳設卻甚簡樸。一個青年男子科頭布服，正坐著看書。那人見二人進帳，忙離座相迎，笑吟吟的道：「多日不見國師，常自思念。」金輪國師道：「王爺，我給你引見一位少年英雄。這位楊兄弟年紀雖輕，卻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傑。」

楊過只道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孫，外貌若非貴盛尊榮，便當威武剛猛，那知竟是這麼一個會說漢語、謙和可親的青年人，頗覺詫異。

忽必烈向楊過微一打量，左手拉住國師，向左右道：「快取酒來，我和這位兄弟喝一碗。」左右送上三隻大斗，倒滿了蒙古的馬乳酒。忽必烈接過來一飲而盡，國師也自乾了。楊過平素甚少飲酒，此時見主人如此脫略形跡，不便推卻，當下也是舉斗飲乾，只覺那酒極是辛烈，頗帶酸味。忽必烈笑道：「小兄弟，這酒味可美麼？」

楊過道：「此酒辛辣酸澀，入口如刀，味道不美，卻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本色。」

忽必烈大喜，連聲呼酒，三人各盡三斗。楊過仗著內力精湛，喝得絲毫不動聲色。忽必烈喜道：「國師，你何處覓得這位好人才？真乃我大蒙古之幸。」國師當下將楊過的經歷約略一說，言語中將他身分抬得甚高，隱然當他是中原武林的一位大人物，自己爭奪武林盟主，受挫於楊過干撓一事，也不隱匿。楊過給他這麼一捧，不自禁也有些飄飄然之感。

忽必烈奉命南取大宋江山，在中原久了，心慕漢化，日常與儒生為伍，讀經學書（注），又廣聘武學高人，結交賓客，策劃南下攻宋。若為旁人，見楊過如此年輕，定然難信，但忽必烈才智卓絕，氣度恢宏，對金輪國師又是深信不疑，大喜之下，即命大張筵席。

不多時筵席張布，酒肉滿几，蒙漢食事各居其半。忽必烈向左右道：「請招賢館的幾位英雄來見。」左右應命出帳。忽必烈道：「這幾日招賢館中又到來幾位賓客，各懷異能，實為國家之福，唯不及國師與楊君文武全才了。」

言談間左右報稱客到，帳門開處，走進四個人來。當先一人身材高瘦，臉無血色，形若僵屍，忽必烈向國師與楊過引見，說是湘西名宿瀟湘子。第二人既矮且黑，乃是來自天竺的高手尼摩星。其後兩人一個身高八尺，粗手大腳，臉帶傻笑，雙眼木然；另一個高鼻深目，曲髮黃鬚，是個胡人，身上穿的卻是漢服，頸懸明珠，腕帶玉鐲，珠光寶氣。忽必烈分別引見，那巨漢是回疆人，名叫麻光佐。那胡人是波斯大賈，祖孫三代在汴梁、長安、太原等地販賣珠寶，取了個中國姓名叫作尹克西。

尼摩星與瀟湘子聽說金輪國師是「蒙古第一國師」，冷冷的上下打量，臉上均有不服之色，見楊過年紀幼小，只道是國師的徒子徒孫，更沒放在心上。酒過三巡，尼摩星忍耐不住，說道：「王爺，大蒙古地方大大的，這個大和尚是第一國師的，武功定是很大很大的，我們想要瞧瞧的。」忽必烈微笑不語。瀟湘子接口道：「這位尼摩星仁兄來自天竺，咱們素知吐蕃和蒙古的武功傳自天竺，難道世上當真有青出於藍之事麼？兄弟可有點不大相信了。」

金輪國師見尼摩星雙目炯然生光，瀟湘子臉上隱隱透著一股青氣，知道這兩人內功均深；尹克西則嘻嘻哈哈、竭力裝出一股庸俗市儈氣，心想漢人言道：良賈深藏若虛，此人越顯無能，只怕越有家底，倒不可小看了，那巨漢麻光佐卻是不必掛懷，微微一笑，說道：「老衲受封國師，是太后、大汗和四王子殿下的恩典，老衲本是愧不敢當。」

瀟湘子道：「那你就該避位讓賢啊。」說著眼睛向尼摩星斜望，嘴角邊微微冷笑。

國師伸筷子夾了一大塊牛肉，笑道：「這塊牛肉是這盤中最肥大的了，老衲原也不想吃它，只是偶爾伸筷，偶爾夾著，在佛家稱為緣法罷了。那一位居士有興，儘可夾去。」說著舉筷停在盤上，靜候各人來夾。

麻光佐不明白金輪國師語帶機鋒，說的是一塊肥大牛肉，其意所指卻是蒙古第一國師的高位，見他夾著牛肉讓客，當即伸筷去接。他筷頭將要和牛肉碰到，國師手中的一根筷子突然橫出，與他筷子輕輕一碰，麻光佐只感手臂劇震，把捏不定，一雙筷子竟然落在桌上。國師的筷子放開了牛肉，牛肉尚未落到桌上，他筷子已及時縮回，夾住了牛肉。眾人愕然相顧。麻光佐還未明白，拾起筷子，五根手指牢牢捏住，心想：「這次你總再也碰不下了。」伸筷再去夾肉。國師又是一筷橫出，這一次麻光佐抓得極緊，果然震他不下，卻聽得喀喇一聲輕響，一雙筷子斷為四截，猶如刀斬一般，兩個半截落在桌上。

麻光佐大怒，大吼一聲，撲上去要和國師廝拚。忽必烈笑道：「麻壯士不須動怒，若要比武，待用完飯再較量不遲。」麻光佐畏懼王爺，恨恨歸座，指著國師喝道：「你使甚麼妖法，弄斷了我的吃飯傢伙？」國師一笑，筷子仍夾著牛肉，伸在身前。

尼摩星初時也沒將金輪國師放在眼內，待得見他內力深厚，再也不敢小覷。他是天竺國人，吃飯不用筷子，只用手抓，說道：「肥牛肉，大漢子搶不到的，我，想吃的。」突然五指如鐵爪，猛往肉上抓去。國師橫出右邊一根筷子，快如閃電般顫了幾顫，分點他手心、手腕、手背、虎口、中指指尖五處穴道。尼摩星手掌急翻，呼的一聲，向他手腕斬落。國師手臂不動，倒豎筷子，又顫了幾顫，尼摩星突覺筷尖觸到自己虎口，疾忙縮回。國師那根筷子轉了回去，仍將牛肉夾住。他出筷點穴，快捷無倫，數顫而回，牛肉尚未落下。

楊過等都瞧得明白，就在這霎時之間，二人已交換了數招，國師出筷固然極快，尼摩星能在間不容髮之際及時縮手避開，武功也著實了得。瀟湘子陰惻惻的叫了聲：「好本事！」忽必烈知道二人以上乘武功較勁，但使的是甚麼功夫卻瞧不出來。麻光佐睜著一雙銅鈴般的大眼，望望這個，瞪瞪那個，不明所以。

尹克西笑嘻嘻的道：「各位太客氣啦！你推我讓，你也不吃，我也不吃，卻讓得菜都冷了。」說著慢吞吞的伸出筷子，手腕上一隻翡翠鐲、一隻鑲金玉鐲相互撞得玎玎璫璫亂響。他筷頭尚未碰到牛肉，國師的筷子已被他內勁激得微微一盪，原來他竟搶了先著，使內勁逼得國師的筷子伸不出來。國師索性將筷子前送，讓他夾著，勁力傳到他筷上，再向他手臂撞去。尹克西忙運勁還擊。那知國師的內勁忽發即收，牛肉本已給尹克西夾去，給他自己的勁力一送，重又交回到國師筷上。國師笑道：「尹兄定要推讓，實在太客氣了。」這一下是以巧取勝。尹克西中計，同時也已試出對方內力遠勝於己，好在並未出醜，當即微微一笑，轉筷在盤中夾了一小塊牛肉，笑道：「兄弟生平所愛，只是珠寶財帛，肥牛肉卻不大喜歡，還是吃一塊小的罷。」說著送肉入嘴，慢慢咀嚼。

金輪國師心想：「這波斯胡氣度倒不凡。」轉頭向瀟湘子道：「老兄如此謙讓，老衲只好自用了。」說著筷子微微向內縮了半尺。他猜想瀟湘子內力不弱，不敢大意，筷子縮回半尺，就是發出內勁時近了半尺，而對方卻遠了半尺。瀟湘子冷笑一聲，筷子緩緩舉起，突然搶出，夾住了牛肉，借勢回奪，竟給他拉回了半尺。

金輪國師沒料到他手法如此快捷，急忙運勁回奪，那牛肉便又一寸一寸的移了回來。瀟湘子站起身來，左手據桌，只震得桌子格格直響，卻阻不住牛肉向國師面前移動之勢。眼見金輪國師神態悠閒，瀟湘子額頭汗珠湧出，強弱之勢已分。

忽聽得遠處有人高聲叫道：「郭靖，郭兄弟，你在那裏？快快出來，郭靖，姓郭的小子哪！」呼聲初時發自東邊，倏忽之間卻已從西邊傳來。東西相距幾有里許之遙，似是一人喊畢，第二人跟著接上，但語音卻是一人，而且自東至西連續不斷，此人身法之快，呼聲中內力之強，均為世上少見。

各人愕然相顧之際，瀟湘子放鬆筷子，頹然坐下。金輪國師哈哈一笑，說道：「承讓，承讓！」正要將牛肉送入口中，突然帳門揚起，人影閃動，一人伸手將國師筷上那塊肥牛肉搶了過去，咬了一半，放入口中大嚼。

這一下眾人都大吃一驚，同時站起，看那人時，卻是個白髮白鬚的老人，滿臉紅光，笑容可掬。只見他在帳內地下的氈上一坐，左手撥開白鬍子，右手將餘下半塊牛肉往口中送去，吃得嗒嗒有聲。

帳門口守衛的武士沒攔住白鬚老人，猛喝：「捉刺客。」早有四柄長矛齊向他胸間搠去。那老人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四個矛頭，向楊過道：「小兄弟，再拿些牛肉來吃，我肚子餓得狠了。」四名蒙古武士用力推前，竟是紋絲不動，隨即使力回奪，但四人掙得滿臉通紅，四柄長矛竟似鑄入了一座鐵山，連半寸也拉不回轉。

楊過看得有趣，拿起席上的那盤牛肉，平平向他飛去，說道：「請用罷！」

那老人右手抄起盤子，托在胸前，突然盤中一塊牛肉跳將起來，飛入他口中，猶如活了一般。忽必烈看得有趣，只道他會玩魔術，喝一聲采。金輪國師等卻知那老人手掌局部運力，推動盤中的某一塊牛肉激跳而出。常人隔著盤子用力擊敲，原可震得牛肉跳起，但定是眾肉齊飛，汁水淋漓，要牛肉分別一塊塊躍出卻萬萬不能，這老人的掌力實已到了所施無不自如的境地，席上眾人自量無法做到，均起敬畏之心。

那老人不停咀嚼，剛吞下一塊牛肉，盤中又跳起一塊，片刻之間，將一盤牛肉吃了一半。他吃得夠了，右手輕揚，盤子脫手上飛，在半空中劃個弧形，向楊過與尹克西飛去。楊尹二人見他功夫了得，生怕在盤上暗中使了怪勁，不敢伸手去接，忙分向兩旁讓開。那盤子平平的貼著桌面飛來，對準了一盤烤羊肉一撞，那盤羊肉便向老人飛去，牛肉盤在桌上轉了幾個圈子，停住不動。原來他使的是股「太極勁」，如太極圖一般周而復始，連綿不斷，若在空曠處擲出盤子，那盤就會繞身兜圈。這股勁力使發也並不甚難，頗多善變幻術之人均擅此技，所難者是勁力拿捏恰到好處，剛巧飛向席上一撞，空盤停住，而將另一盤食物送到他手中。

那老人哈哈大笑，極是得意，手掌運勁，烤羊肉又是一塊塊躍起，飛入他嘴裏。其時最狼狽的莫過於那四名蒙古武士，用力奪回長矛固是不能，而放手卻又不敢。蒙古軍法極嚴，臨陣拋棄兵刃是殺頭的死罪，何況四人身負護衛四王子的重任，只得使出吃奶的力氣來與之爭奪。

那老人見他們手足無措，高興之極，突然喝道：「變變變，兩個給我磕響頭，兩個仰天摔一交！一二三！」那「三」字剛說完，手臂一震，四根長矛同時斷折。他五指使力的方向不同，在兩根長矛上運力外推，對另外兩根長矛卻向內拉扯，只聽得「啊喲」連聲，果然兩名武士俯跌下去，如同磕頭，另外兩名武士卻仰天摔跌。那老人拍手唱道：「小寶寶，滾元寶，跌得重，長得高！」唱的是首兒歌，那是當小孩跌交之時，大人唱來安慰他的。

尹克西猛地省起，問道：「前輩可是姓周？」那老人笑道：「是啊，哈哈，你認得我麼？」尹克西站起身來，抱拳說道：「原來是老頑童周伯通周老前輩到了。」瀟湘子素聞其名，金輪國師與尼摩星卻不知周伯通的名頭，但見他武功深湛，行事卻頑皮胡鬧，果然不枉了「老頑童」三字的稱號。各人登時減了敵意，臉上都露出笑容。

金輪國師道：「請恕老衲眼拙，未識武林前輩。便請入座如何？王爺求賢若渴，今日得見高人，定必歡喜暢懷。」忽必烈拱手道：「正是，周先生即請入座。」周伯通搖頭道：「我吃得飽了，不用再吃。郭靖呢，他在這裏麼？」楊過曾聽黃藥師說過周伯通與郭靖結拜之事，冷冷的道：「你找他幹甚麼？」

周伯通自來天真爛漫，最喜與孩童接交，見座中楊過年紀最小，先便歡喜，又聽他直稱自己為「你」，不說甚麼「老前輩」、「周先生」，更加高興，說道：「郭靖是我拜把子的兄弟，你認得他麼？他從小愛跟蒙古人在一起，因此我見到蒙古包，就鑽進來找找。」楊過皺眉道：「你找郭靖有甚麼事？」周伯通心無城府，那知隱瞞心中之事，隨口答道：「他派人送個信給我，叫我去赴英雄大宴。我老遠趕去，路上玩了幾場，遲到了幾日，他們卻早已散了，叫人好沒興頭。」楊過道：「他們沒留下書信給你麼？」

周伯通白眼一翻，說道：「你為甚麼儘盤問我？你到底識不識得郭靖？」楊過道：「我怎麼不識？郭夫人名叫黃蓉，是不是？他們的女兒名叫郭芙，是不是？」周伯通拍手笑道：「錯啦，錯啦！黃蓉這丫頭自己也是個小女孩兒，有甚麼女兒？」

楊過一怔，隨即會意，問道：「你和他夫妻倆有幾年不見啦？」周伯通扳著手指頭兒計數，十隻手指每一隻屈了兩遍，道：「總有二十年了罷。」楊過笑道：「對啊，她隔了二十年還是小女孩兒麼？這二十年中她不會生孩子麼？」

周伯通哈哈大笑，只吹得白鬚根根飄動，說道：「是你對，是你對！他們夫妻小兩口兒，生的女兒可也挺俊嗎？」楊過道：「那女孩兒相貌像郭夫人多些，像郭靖少些，你說俊不俊呢？」周伯通呵呵笑道：「那就好啦，一個女孩兒倘若濃眉大眼，黑黑的臉蛋，像我郭兄弟一般，那自然是美不了。」楊過知他再無懷疑，為堅其信，又道：「黃蓉的爸爸桃花島主黃藥師黃兄，跟我是好朋友，你可認得他麼？」周伯通一怔，說道：「你這娃娃，怎麼能跟黃老邪稱兄道弟？你師父是誰？」楊過道：「我師父的本事大得緊，說出來只怕嚇壞了你。」周伯通笑道：「我才嚇不壞呢。」右手一揚，手中空盤向他疾飛過去，呼呼風響，勢道猛烈異常。

楊過早知周伯通是馬鈺、丘處機他們的師叔，又見他揚手時臂不內曲，全以指力發出，正是全真派的手法。他對全真武功的門道自無所畏懼，伸出左手食指，在盤底一頂，那盤子就在他手指上滴溜溜轉動。

這一下周伯通固然大為喜歡，而瀟湘子、尹克西、尼摩星等也群相聳動。瀟湘子初時見楊過衣衫襤褸，年紀幼小，那將他放在眼內，此刻卻想：「憑這盤子飛來之勢，我便不敢伸手去接，更何況單憑一指之力？只消有半點摸不準力道的來勢，連手腕也得折斷了。卻不知這少年是甚麼來歷？」

周伯通連叫幾聲：「好！」但也已瞧出他以指頂盤是全真一派的家數，問道：「你識得馬鈺、丘處機麼？」楊過道：「這兩個牛鼻子小娃子我怎不認識？」周伯通大喜。他與丘處機等雖無芥蒂，總覺得他們清規戒律煩多，太過拘謹，內心委實瞧他們不起。他生平最佩服的除師兄王重陽外，就是放誕落拓的九指神丐洪七公，而與黃藥師之邪、郭靖之戇、黃蓉之巧，也隱隱有臭味相投之感。這時聽楊過稱馬鈺、丘處機為「牛鼻子小娃子」，極為入耳，又問：「郝大通他們怎樣啦？」

楊過一聽「郝大通」三字，怒氣勃發，罵道：「這牛鼻子混蛋得很，終有一日，我要讓他好好吃點兒苦頭。」周伯通興致越來越高，問道：「你要給他吃點甚麼苦頭？」楊過道：「我捉著他綁住了手足，在糞缸裏浸他半天。」周伯通大喜，悄聲道：「你捉著他之後，可別忙浸入糞缸，你先跟我說，讓我在旁偷偷瞧個熱鬧。」他對郝大通其實並無半分惡意，只是天性喜愛惡作劇，旁人胡鬧頑皮，投其所好，非來湊趣不可。楊過笑道：「好，我記得了。可是你幹麼要偷偷的瞧？你怕全真教的牛鼻子麼？」周伯通嘆道：「我是郝大通的師叔啊！他瞧見我，自然要張口呼救。那時我如不救，未免不好意思，但來相救，好戲可又瞧不到啦。」

楊過暗自沉吟：「此人武功極強，性子倒也樸直可愛，不妨跟他交個朋友，但他總是全真派的，又是郭靖的把兄。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須得設法除了他才好。」周伯通那知他心中起了毒念，又問：「你幾時去捉郝大通？」楊過道：「我這就去。你愛瞧熱鬧，就跟我來罷。最好你幫我一起捉！」

周伯通大喜，拍著手掌站起身來，突然神情沮喪，又坐了下來，說道：「唉，不成，我得上襄陽去。」楊過道：「襄陽有甚麼好玩？還是別去罷。」周伯通道：「郭兄弟在陸家莊留書給我，說道蒙古大軍南下，必攻襄陽。他率領中原豪傑趕去相助，叫我也去出一把力。我一路尋他不見，只好追去襄陽了。」

忽必烈與金輪國師對視了一眼，均想：「原來中原武人大隊趕去襄陽，相助守城。」

正說到此處，帳門中進來一個和尚，約莫四十來歲年紀，容貌儒雅，神色舉止均似書生。他走到忽必烈身旁，兩人交頭接耳的說了幾句。這和尚是漢人，法名子聰，乃是忽必烈的謀主。他俗家姓劉名侃，又名劉秉忠，少年時在縣衙為吏，後來出家為僧，學問淵博，審事精詳，忽必烈對他甚是信任。他得到衛士稟報，說王爺帳中到了異人，當即入見。

周伯通撫了撫肚皮，道：「和尚，你走開些，我在跟小兄弟說話。喂，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楊過道：「我姓楊名過。」周伯通道：「你師父是誰？」楊過道：「我師父是個女子，她相貌既美，武功又高，可不許旁人提她的名字。」

周伯通打個寒噤，心想天下女子相貌美得不得了，武功又高的，除了自己的舊情人瑛姑之外，更有何人？登時不敢再問，站起身來，伸袖子一揮身上的灰塵，登時滿帳塵土飛揚。子聰忍不住打了兩個噴嚏。周伯通大樂，衣袖揮得更加起勁，突然大聲笑道：「我去也！」左手一揚，四柄折斷的矛頭向瀟湘子、尼摩星、尹克西、麻光佐四人激射過去。四柄矛頭夾著嗚嗚破空之聲，去勢奇速，相距又近，剎那間已飛到四人眼前。

瀟湘子等一驚，眼見避閃不及，只得各運內勁去接，那知四隻手伸出去，一齊接了個空，噗的一聲大響，四柄矛頭都插入四人面前地下土中。原來他這一擲之勁，即發即收，矛頭剛飛到四人身前，突然轉彎插地。麻光佐是個戇人，只覺有趣，哈哈大笑，叫道：「白鬍子，你的戲法真多。」瀟湘子等三人卻是大為驚駭，忍不住變色，均想適才這一接不中，矛頭轉彎，自己的性命實已交在對方手裏，矛頭若非轉而落地，卻是插向自己小腹，憑他這一擲的剛猛勁力，那裏還有命在？

周伯通戲弄四人成功，極是得意，笑聲不絕，走到營帳門口，忽地童心大起，揮掌劈向營帳支柱，那柱子喀的一聲斷了，一座牛皮大帳登時落將下來，將忽必烈、金輪國師、楊過等一齊蓋罩在內。周伯通大喜，縱身帳上，來回奔馳，將帳內各人都踏到了。金輪國師在帳內揮掌拍出，正好擊在他腳底心。周伯通只覺一股大力衝到，卻也抵擋不住，一個觔斗翻了下來，大叫：「有趣，有趣！」揚長而去。

待得國師等護住忽必烈爬出，眾侍衛七手八腳換柱立帳，周伯通早已去得遠了。國師與瀟湘子等齊向忽必烈謝罪，自愧護衛不周，驚動了王爺。忽必烈並不介懷，反不絕口的稱讚周伯通本事，說如此異人不能羅致帳下，甚感可惜。國師等均有愧色。

忽必烈道：「蒙古大軍數攻襄陽，始終難下。眼下中原豪傑聚會守城，這周伯通又去相助，倒是件棘手之事，不知各位有何妙策？」尹克西道：「這周伯通武功雖強，咱們也未必就弱於他了。王爺儘管攻城，咱們兵對兵，將對將，中原固有英雄，西域也有能人。」忽必烈道：「話雖不錯，但漢人兵書有云：『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進兵之前，務須成竹在胸。」子聰道：「王爺之見，極為英明……」

他一言未畢，忽聽帳外有人叫道：「我說過不去就是不去，你們軟請硬邀，全都沒用。」正是周伯通在大叫大嚷，不知他何以去而復來，又在和誰說話，眾人好奇心起，均想出帳查看。忽必烈笑道：「大家去瞧瞧，不知那老頑童又在跟誰胡鬧了。」

※※※

眾人步出帳外，只見周伯通遠遠站在西首的曠地上，四個人分站南、西、西北、北四個方位，成弧形將他圍住，卻空出了東面。周伯通伸臂攘拳，大聲叫嚷：「不去，不去！」楊過心中奇怪：「他若不去，又有誰勉強得了？何必如此爭吵？」看那四人時，都是一式的綠袍，服色奇古，並非當時裝束，三個男人均是中年，各戴高冠，站在西北方的則是個少女，腰間一根綠色綢帶隨風飄舞。

只聽站在北方的男子說道：「我們決非有意為難，只是尊駕踢翻丹爐、折斷靈芝、撕毀道書、焚燒劍房，只得屈請大駕，親自向家師說明，否則家師怪責，我們做弟子的擔當不起。」周伯通嬉皮笑臉的道：「你就說是一個老野人路過，無意中闖的禍，不就完了？」那男子道：「尊駕是一定不肯去的了？」周伯通搖搖頭。

那男子伸手指著東方道：「好啊，好啊，是他來了。」周伯通回頭一看，不見有人。那男子做個手勢，四人手中突然拉開一張綠色的大漁網，兜頭向周伯通罩落。這四人手法熟練無比，又古怪萬分，饒是周伯通武功出神入化，給那漁網一罩住，登時手足無措，只聽得他大呼小叫、喚爹喊娘，卻給四人提著漁網東繞西轉，綁了個結結實實。一個男子將他負在肩頭，餘下三人持劍在旁相護，向東飛奔而去。

楊過本有暗害周伯通之意，用意只在利於報仇，但這惡念在心頭一閃即過，他與老頑童無怨無仇，又覺他天真爛漫，便想和他結交為友，見周伯通遭擒，心道：「我非救他不可。」提氣追去，叫道：「喂，喂！你們捉他到那裏去？快放了他。」

忽必烈低聲囑咐：「國師，這位周先生是個人才，最好能收羅過來，別讓他去助守襄陽，以增對方力量。」國師應道：「是，小僧跟去瞧瞧，相機行事。」尼摩星等也願同行，當即快步隨後追去。

奔行數里，與楊過會齊，來到一條溪邊，只見那四人扛著周伯通上船，兩人扳槳，溯溪上行。楊過大叫：「這老先生是我朋友，你們快放開他！」眾人沿岸追趕，追了里許，見溪中有艘小舟，當即入舟。麻光佐力大，扳槳而划，頃刻間追近數丈。但溪流曲折，轉了幾個彎，忽然不見了前舟影蹤。

尼摩星從舟中躍起，登上山崖，霎時間猶如猿猴般爬上十餘丈，四下眺望，見綠衫人所乘小舟已划入西首一條極窄的溪水之中。溪水入口處有一大叢樹木遮住，若非登高俯視，真不知這深谷之中居然別有洞天。他躍回舟中，指明了方向，眾人急忙倒轉船頭，划向來路，從那樹叢中划了進去。溪洞山石離水面不過三尺，眾人須得橫臥艙中，小舟始能划入。划了一陣，但見兩邊山峰壁立，抬頭望天，只餘一線。山青水碧，景色極盡清幽，只是四下裏寂無聲息，隱隱透著凶險。又划出三四里，溪心忽有九塊大石迎面聳立，猶如屏風一般，擋住了來船去路。大石之間稍有縫隙，可容溪水流過。

麻光佐首先叫起來：「糟啦，糟啦，這船沒法划了。」瀟湘子陰惻惻的道：「你一身牛力，將船提了過去罷。」麻光佐怒道：「我可沒這般大力，除非你僵屍來使妖法。」

金輪國師當二人爭吵之先，早自尋思：「那小舟如何過得這九個石屏風？」聽了二人之言，說道：「憑一人之力，任誰都拔不起這船，咱們六人合力，那就成了。楊兄弟、尹兄和我三人一面，尼兄、瀟湘兄、麻兄三位一面，六人合力齊施如何？」

眾人同聲叫好，依著他的分派，六人分站兩旁，各自在山石上尋到了堅穩立足之處，好在那溪極是窄狹，六人站立兩旁，伸出手來足夠握到船邊。國師叫一聲：「起！」六人同時用力。六人中只楊過與尹克西力氣較小，其餘四人都是力兼數人，麻光佐尤具神力，只聽得波的一聲，小舟離開水面，已越過了那九塊大石組成的石屏。

眾人躍回船頭，一齊撫掌大笑。這六人本來勾心鬥角，相互間頗存敵意，但經此一番齊心合力，自然而然的親密了幾分。

瀟湘子道：「我們六人的功夫雖不怎麼樣，在武林中總也挨得上是一流好手，六人合力抬一艘小船，原也算不了難事，可是……」尼摩星搶著道：「四個綠衫子的男的女的，武功胡裏胡塗的，怎麼小船抬得過大石的？」六人中倒有五人早在暗暗詫異，只有麻光佐卻在思索他說「武功胡裏胡塗的」是甚麼意思。」尼摩星道：「他們的船小的，人的……人的……四個人……也少的。四個人能夠這麼……這麼幹的，力氣也就……就好的。」尹克西道：「那三個男子也還罷了，另一個嬌滴滴的十七八歲大姑娘，決計無此本事，這大石中料來另有機關，咱們一時猜想不透罷了。」

國師微微一笑，說道：「人不可以貌相，如我們這位楊兄弟，他小小年紀，卻是身負絕頂武功，若非我們親眼得見，誰又信來？」楊過謙道：「小弟末學後進，有何足道？但那四個綠衫人居然能將周伯通綁縛而去，自是有過人之處。」他口中謙遜，但說話之間已與瀟湘子等一流名家稱兄道弟。眾人親見他以一指之力接了周伯通的飛盤，均已不輕視於他，聽他這番話說得有理，都紛紛猜測起來。

這六人中楊過年幼，國師久在蒙古，麻光佐、尼摩星二人向在西域，瀟湘子荒山獨修，素不與外人交往，只尹克西於中原武林的門派、人物、武功，所知甚是廣博，但對這四個綠衣男女的來歷卻也是想不起半點端倪。說話之間，已划到小溪盡頭，六人棄舟登陸，沿小徑向深谷中行去。

山徑只有一條，倒不會行錯，只是山徑越行越高，也越崎嶇，天色漸黑，仍不見那四個綠衫人的影蹤。正感焦躁，忽見遠處有幾堆火光，眾人大喜，均想：「這荒山窮谷之中，有火光自有人家，除了那幾個綠衣人之外，常人也決不會住在如此險峻之地。」當下發足向前奔去，心知身入險地，各自戒備。但各人過去都曾獨闖江湖，多歷凶險，此時六大高手並肩入山，天下有誰擋得？是以雖存戒心，卻無懼意。

行不多時，到了山峰頂上一處平曠之地，只見一個極大的火堆熊熊而燃，再走近數十丈，火光下已看得明白，火堆之後有座石屋。

尼摩星大聲叫道：「喂，喂，有客人來的！你們快出來的。」石屋門緩緩打開，出來四人，三男一女，正是日間擒拿周伯通的綠衫人。四人躬身行禮，右首一人道：「貴客遠來，未克相迎，實感歉仄。」國師道：「好說，好說。」那人道：「列位請進。」

金輪國師等六人進入石屋，只見屋內空蕩蕩地，除幾張桌椅之外一無陳設，四名綠衫男女跟著入內，坐在主位。當先一人道：「不敢請問六位高姓大名。」尹克西最擅言詞，笑吟吟的將五人身分說了，最後說道：「在下名叫尹克西，是個波斯胡人，我的本事除了吃飯，就是識得些珠玉寶物，可不像這幾位那樣個個身負絕藝。」

那綠衫人道：「敝處荒僻得緊，從無外人到訪，今日貴客降臨，幸何如之。卻不知六位有何貴幹？」尹克西笑道：「我們見四位將那老頑童周伯通捉拿來此，好奇心起，是以過來瞧瞧。貴處景色幽雅，令人大開眼界，實不虛此行。」

第一個綠衫人道：「那搗亂的老頭兒姓周麼？也不枉了他叫做老頑童。」說著恨恨不已。第二個綠衫人道：「各位和他是一路的麼？」國師接口道：「我們和他也是今日初會，說不上有甚交情。」楊過道：「他是我朋友，請你們放了他。」

第一個綠衫人道：「那老頑童闖進谷來，蠻不講理的大肆搗亂。」國師問道：「他搗亂了甚麼？當真是如各位所說，又撕壞書本，又放火燒屋？」那綠衫人氣忿忿的道：「可不是嗎？晚輩奉家師之命，看守丹爐，不知那老頭兒怎地闖進丹房，跟我胡說八道個沒完沒了，說要講故事，又要我跟他打賭翻觔斗，瘋不像瘋，顛不像顛。那丹爐正燒到緊急的當口，我無法理會，只好當作沒聽見，那知他突然飛腿將一爐丹藥踢翻了。這爐丹藥的藥材十分難得，再要採全，可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說著怒氣不息。

楊過笑道：「他還怪你不理他，說你的不對，是不是？」那綠衫少女道：「一點兒不錯。我在芝房中聽得丹房大鬧，知道出了岔兒，剛想過去察看，這怪老頭兒已閃身進來，將一株四百多年的靈芝折了兩段。」楊過見那少女約莫十七八歲年紀，膚色嬌嫩，晶瑩雪白，眼神清澈，嘴邊有粒小小黑痣，容貌甚美，便道：「那老頑童當真胡鬧得緊，一株靈芝長到四百多年，自是十分珍異了。」那少女嘆道：「我爹爹原定在新婚之日和我繼母分服，那知卻給老頑童毀了，我爹爹大發雷霆，那也不在話下。那知老頑童折斷了靈芝，放入懷內，說甚麼也不肯還我，只哈哈大笑。我又沒得罪他，不知為甚麼這般無緣無故的來跟我為難。」說著眼眶兒紅紅的，甚感委屈。楊過心道：「老頑童毫沒來由的欺侮這位姑娘，那可不該。」安慰道：「待會我幫姑娘向他討還。」

尹克西道：「請問令尊名號。我們無意闖入，連主人的姓名也不知，實是禮數有虧。」那少女遲疑未答。第一個綠衫人道：「未得谷主允可，不便奉告，還請貴客原諒。」

楊過尋思：「這些人隱居荒谷，行跡如此詭秘，原不肯向外人洩露身分。」問道：「那老頑童搶了靈芝去，後來又怎樣了？」

第三個綠衣人道：「這姓周的在丹房、芝房中胡鬧得還嫌不夠，又衝進書房來，搶到一本書便看。在下職責所在，不得不出手攔阻。他卻說：『這些騙小孩子的玩意兒，有甚麼大不了！』竟一口氣撕毀了三本道書。這時大師兄、二師兄和師妹一齊趕到了。我們四人合力，仍攔他不住。」國師微微一笑，說道：「這老頑童性子希奇古怪，武功可著實了得，原是不易攔他得住。」

第二個綠衫人道：「他鬧了丹房、芝房、書房，還不放過劍房。他踏進室門，就大發脾氣，說劍房內兵刃……兵刃太多，東掛西擺，險些兒刺傷了他，當即放了把火，將劍房壁上的書畫盡數燒毀。我們忙著救火，終於給他乘虛逃脫。我們一想這事可不得了，於是追出谷去，將他擒回，交由谷主發落。」

楊過道：「不知谷主如何處置，但盼別傷他性命才好。」第三個綠衫人道：「家師新婚在即，不會輕易殺人。但若這老兒仍然胡言亂道，儘說些不中聽的言語得罪家師，那是他自討苦吃，可怨不得人。」

尹克西笑道：「那老頑童不知為何故意來跟尊師為難？我瞧他雖然頑皮，脾氣卻似乎不壞。」綠衫少女道：「他說我爹爹年紀這麼大啦，還娶……」那師兄突然接口道：「這老頑童說話傻裏傻氣，當得甚麼準？各位遠道而來，定然餓了，待晚輩奉飯。」麻光佐大叫：「妙極，妙極！」登時容光煥發。

四個綠衫人入廚端飯取菜，一會兒開出席來，四大盆菜，青的是青菜，白的是豆腐蘿蔔，黃的是豆芽，黑的是冬菰，竟然沒一樣葷腥。

麻光佐生下來不到三個月，從此吃飯便無肉不歡，面前這四大盆素菜連油星也不見半點，不禁大失所望。第一個綠衫人道：「我們谷中摒絕葷腥，須請貴客原諒。請用飯罷。」說著拿出一個大瓷瓶，在各人面前碗中倒滿了清澈澄淨的一碗白水。麻光佐心想：「既沒肉吃，多喝幾碗酒也是好的。」舉碗骨都骨都喝了兩口，只覺淡而無味，卻是清水，大嚷起來：「主人家忒煞小氣，連酒也沒一碗。」

第一個綠衫人道：「谷中不許動用酒漿，這是數百年來的祖訓，須請貴客原諒。」那綠衫女郎道：「我們也只在書本子上曾見到『美酒』兩字，到底美酒是怎麼的樣兒，可從來沒見過。書上說酒能亂性，想來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國師、尹克西等眼見這四個綠衫男女年紀不大，言行卻如此迂腐拘謹，而且自與他們見面以來，從未見四人中有那一個臉上露過一絲笑容，雖非面目可憎，可實是言語無味。當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各人不再說話，低頭吃飯。四個綠衫人也即退出，不再進來。

用飯既畢，麻光佐嚷著要乘夜歸去。但其餘五人眼見谷中處處透著詭異，好奇心起，均盼查明究竟。國師更奉忽必烈囑咐，要籠絡周伯通，說道：「麻兄，咱們明日還須會見谷主，怎能就此回去？」麻光佐嚷道：「沒酒沒肉，這等日子我是半天也不能過的。」瀟湘子板著臉道：「大夥兒說不去，你一個人吵些甚麼？」

麻光佐見他僵屍一般的相貌，一直暗自害怕，聽他這麼一說，不敢再作聲了。

當晚六人就在石屋中安睡，地下只幾張草蓆。只覺這谷中一切全然十分的不近人情，直比寺廟還更嚴謹無聊，廟中和尚雖然吃素，卻也不會如此對人冷冰冰的始終不露笑容。只有楊過住慣了古墓、對慣了冷若冰霜的小龍女，倒絲毫不以為意。

尼摩星氣憤憤的道：「老頑童拆屋放火，大大好的！」此言一出，麻光佐登時大有同感，大聲喝采。尼摩星道：「金輪老兄，你是我們六個頭腦的，你說這谷主是甚麼路道？是好人還是不好的？明兒咱們給他客氣客氣呢，還是打他個落花……落花甚麼水的？」國師道：「這谷主的路數，我和諸位一般，也難以捉摸，明日見機行事便了。」尹克西低聲道：「這四個綠衫弟子武功不弱，谷中自然更有高手，大家務須小心在意，只要稍有疏忽，六人一齊陷身此處，那就不妙之極了。」

麻光佐還在嘮嘮叨叨的訴說飯菜難以下嚥，沒將他一句話聽在耳中。楊過道：「你不聽人說話，胡裏胡塗的，倘若明日不小心給他們抓住了關一輩子，整日價餵你清水白飯，青菜豆腐，只怕連你肚裏的蛔蟲也要氣死了……」麻光佐大吃一驚，忙道：「好兄弟，我聽，我聽。」

這一晚眾人身處險地，都睡得殊不安穩，只麻光佐卻鼾聲如雷，有時夢中大叫：「來，來！乾杯！這塊牛肉好大，夠肥的！」

【注】

一、忽必烈雄才大略，奉蒙古太后、大汗之命經營大漠以南奪自中國的漢人地區，訪求漢人賢才，聽取意見，施行政治、軍事、經濟策略，當時所信用的漢人，主要為趙璧、董文用、竇默、王鶚、張德輝以及僧子聰等人。他接受漢人儒生的建議，採用儒家治道，尊崇孔子。後來其兄蒙哥接任大汗，忽必烈權力更大，更任用漢臣姚樞、張文謙等，對子聰仍極信任，並約束蒙古大官之不法者。

二、原作中麻光佐名馬光佐，但稍後元朝文人大官中有人名馬光佐，為免混淆，故改其命。

# 第十七回 絕情幽谷

次晨楊過醒來，走出石屋。昨晚黑暗中沒看得清楚，原來四周草木青翠欲滴，繁花似錦，一路上風物佳勝，此處更是個罕見的美景之地。信步而行，只見路旁仙鶴三二、白鹿成群，松鼠小兔，盡皆見人不驚。

轉了兩個彎，那綠衫少女正在道旁摘花，見他過去，招呼道：「閣下起得好早，請用早餐罷。」說著在樹上摘下兩朵花，遞給了他。

楊過接過花來，心中嘀咕：「難道花兒也吃得的？」卻見那女郎將花瓣一瓣瓣的摘下送入口中，於是學她的樣，也吃了幾瓣，入口香甜，芳甘似蜜，更微有醺醺然酒氣，正感心神俱暢，但嚼了幾下，卻有一股苦澀的味道，要待吐出，似覺不捨，要吞入肚內，又有點難以下嚥。他細看花樹，見枝葉上生滿小刺，花瓣的顏色卻嬌艷無比，似玫瑰而更香，如山茶而增艷，問道：「這是甚麼花？我從來沒見過。」那女郎道：「這叫做情花，聽說世上並不多見。你說好吃麼？」

楊過道：「上口極甜，後來卻苦了。這花叫做情花？名字倒也別致。」說著伸手去又摘花。那女郎道：「留神！樹上有刺，別碰上了！」楊過避開枝上尖刺，落手甚是小心，豈知花朵背後又隱藏著小刺，還是將手指刺損了。那女郎道：「這谷叫做『絕情谷』，偏偏長著這許多情花。」楊過道：「為甚麼叫絕情谷？這名字確是……確是不凡。」那女郎搖頭道：「我也不知甚麼意思。這是祖宗傳下來的名字，爹爹或者知道來歷。」

楊過道：「情是絕不掉的，谷名『絕情』，想絕去愛情，然而情隨人生，只要有人，便即有情，因此絕情谷中偏多情花。」那女郎以手支頤，想了一想，說道：「你解說得真好，你怎麼這樣聰明？」言詞中欽佩之意甚誠。楊過笑了笑，道：「或許我說得不對。」那女郎拍手道：「一定對的，一定對的，你說得再好也沒有了。」

二人說著話，並肩而行。楊過鼻中聞到一陣陣的花香，又見道旁白兔、小鹿來去奔躍，甚是可愛，說不出的心曠神怡，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小龍女來：「倘若身旁陪我同行的是我姑姑，我真願永遠住在這兒，再不出谷去了。」剛想到此處，手指上刺損處突然劇痛，傷口微細，痛楚竟然厲害之極，宛如胸口驀地裏給人用大鐵錘猛擊一下，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忙將手指放在口中吮吸。

那女郎淡淡的道：「想到你意中人了，是不是？」楊過給她猜中心事，臉上一紅，奇道：「咦，你怎知道？」女郎道：「身上若給情花的小刺刺痛了，十二個時辰之內不能動相思之念，否則苦楚難當。」楊過大奇，道：「天下竟有這等怪事？」女郎道：「我爹爹說道：情之為物，本是如此，入口甘甜，回味苦澀，而且遍身是刺，你就算萬分小心，也不免為其所傷。多半因這花兒有此特性，人們才給它取上這個名兒。」昨日楊過應承她向周伯通，那女郎對他心生好感，因之和他說話時神態友善，但脫不了一般冷冰冰之意。

楊過問道：「那幹麼十二個時辰之內不能……不能……相思動情？」那女郎道：「爹爹說道：情花的刺上有毒。大凡一人動了情慾之念，不但血行加速，而且血中生出一些不知甚麼的物事來。情花刺上之毒平時於人無害，但一遇上血中這些物事，立時使人痛不可當。」楊過聽了，覺得也有幾分道理，將信將疑。

兩人緩步走到山陽，此處陽光照耀，地氣和暖，情花開放得早，這時已結了果實。但見果子或青或紅，有的青紅相雜，還生著茸茸細毛，就如毛蟲一般。楊過道：「那情花何等美麗，結的果實卻這麼難看。」女郎道：「情花的果實是吃不得的，有的酸，有的辣，有的更加臭氣難聞，中人欲嘔。」楊過一笑，道：「難道就沒甜如蜜糖的麼？」

那女郎向他望了一眼，說道：「有是有的，只是從果子的外皮上卻瞧不出來，有些長得極醜怪的，味道倒甜，可是難看的又未必一定甜，只有親口試了才知。十個果子九個苦，因此大家從來不去吃它。」楊過心想：「她說的雖是情花，卻似是在此喻男女之情。難道相思的情味初時雖甜，到後來必定苦澀麼？難道一對男女傾心相愛，相思之意，定會令人痛得死去活來？到頭來定是醜多美少嗎？難道我這般苦苦的念著姑姑，將來……」

他一想到小龍女，突然手指上又是幾下劇痛，不禁右臂大抖了幾下，才知那女郎所說果然不虛。那女郎見了他這等模樣，嘴角微微一動，似乎要笑，卻又忍住。這時朝陽斜射在她臉上，只見她眉目清雅，膚色白裏泛紅，甚是嬌美。楊過笑道：「我曾聽人說故事，古時有一個甚麼國王，燒烽火戲弄諸侯，送掉了大好江山，不過為求一個絕代佳人之一笑。可見一笑之難得，原是古今相同的。」那女郎給楊過這麼一逗，再也忍耐不住，格格一聲，終於笑了出來。

這麼一笑，二人之間的生分隔閡登時去了大半。楊過又道：「世上皆知美人一笑的難得，說甚麼一笑傾城，再笑傾國，其實美人另有一樣，比笑更是難得。」那女郎睜大了眼睛，問道：「那是甚麼？」楊過道：「那便是美人的名字了。見上美人一面已是極大的緣份，要見她嫣然一笑，那便須祖宗積德，自己還得修行三世……」他話未說完，女郎又已格格笑了起來。楊過仍是一本正經的道：「至於要美人親口吐露芳名，那真須祖宗十八代廣積陰功了。」

那女郎道：「我不是甚麼美人，這谷中從來沒一人說過我美，你又何必取笑？」楊過長嘆一聲，道：「唉，怪不得這山谷叫做絕情谷。但依我之見，還是改一個名字的好。」那女郎道：「改甚麼名字？」楊過道：「應該稱作盲人谷。」女郎奇道：「為甚麼？」楊過道：「你這麼美貌，他們卻不稱讚你，這谷中所居的不都是瞎子麼？」

那女郎又是格格嬌笑。她容貌固也算得甚美，比之小龍女自遠遠不及，但較之程英之柔、陸無雙之俏，似亦不見遜色，楊過心中比較，覺此女清雅，勝於完顏萍。她秀雅脫俗，自有一股清靈之氣。她一生中確無人讚過她美貌，因她門中所習功夫近乎禪門，各人相見時都是冷冰冰的不動聲色，旁人心中縱然覺她甚美，決無那一個膽敢宣之於口。今日忽遇楊過，此人卻生性跳脫，越是見她端嚴自持，越是要逗她除卻那副拒人於人千里之外的無情神態。她先聽楊過解說「絕情谷」之名，已佩服他的見識，這時再聽他真心讚美自己，更加歡喜，笑道：「只怕你自己才是瞎子，將個醜八怪看作了美人。」

楊過板著臉道：「我看錯了也說不定。不過這谷中要太平無事，你原是笑不得的。」那女郎奇道：「為甚麼？」楊過道：「古人說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其實是寫了個別字。這個字非國土之國，該當是山谷之谷。」那女郎微微彎腰，笑道：「多謝你，別再逗我了，好不好？」楊過見她腰肢嬝娜，上身微顫，心中不禁一動，豈知這一動心不打緊，手指尖上卻又一陣劇痛。

那女郎見他連連揮動手指，微感不快，嗔道：「我跟你說話，你卻去思念你的意中人。」楊過道：「冤枉啊冤枉，我為你手指疼痛，你卻來怪我。」那女郎滿臉飛紅，突然發足急奔。

楊過一言出口，心中已是懊悔：「我既一心一意向著姑姑，這不規不矩的壞脾氣卻何以始終不改？楊過啊楊過，你這小壞蛋可別再胡說八道了。」他天性中實帶了父親的三分輕薄無賴，雖無歹意，但和每個少女調笑幾句，招惹一下，害得人家意亂情迷，卻是他心之所喜。

那女郎奔出數丈，忽地停住，站在一株情花樹下面，垂下了頭呆呆出神，過了一會，回過頭來，微笑道：「若是一個醜八怪把名字跟你說了，那定是你祖宗十八代壞事做得太多，以致貽禍子孫了。」楊過走近身去，笑道：「你偏生愛說反面話兒。我祖宗十八代做了這許多好事，到我身上，總該好有好報罷。」這幾句話還是在讚對方之美。她臉上微微一紅，低聲道：「說便跟你說了，你可不許跟第二個說，更不許在旁人面前叫我。」楊過伸了伸舌頭道：「唐突美人，我不怕絕子絕孫麼？」

那女郎又是嫣然一笑，道：「我爹爹複姓公孫……」她總是不肯直說己名，要繞個彎兒。楊過插嘴道：「但不知姑娘姓甚麼？」那女郎抿嘴笑道：「那我可不知道啦。我爹爹曾給他的獨生女兒取個名字，叫做綠萼。」楊過讚道：「果然名字跟人一樣美。」

公孫綠萼將姓名跟楊過說了，跟他又親密了幾分，道：「待會兒爹爹要請你相見，你可不許對我笑。」楊過道：「笑了便怎地？」公孫綠萼嘆道：「唉，倘若他知道我對你笑過，又知我將名字跟你說了，真不知會怎樣罰我呢？」楊過道：「也沒聽見過這樣嚴厲的父親，女兒對人笑一下也不行。這般如花似玉的女兒，難道他就不愛惜麼？」

公孫綠萼聽他如此說，不禁眼眶一紅，道：「從前爹爹是很愛惜我的，但自我六歲那年媽媽死後，爹爹就對我越來越嚴厲了。他娶了我新媽媽之後，不知還會對我怎樣？」說著流下了兩滴淚水。楊過安慰道：「你爹爹婚後心中高興，定是待你更加好些。」綠萼搖頭道：「我寧可他待我更兇些，也別娶新媽媽。」

楊過父母早死，對這般心情不大了然，有意要逗她開心，道：「你新媽媽一定沒你一半美。」綠萼忙道：「你偏說錯了，我這新媽媽才真是美人兒呢。爹爹可為她……為她……昨兒我們把那姓周的老頭兒捉了來，若不是爹爹忙著安排婚事，決不會再讓這老頑童逃走。」楊過又驚又喜，問道：「老頑童又逃走了？」綠萼秀眉微蹙，道：「可不是嗎？」楊過早料到以周伯通的本事，絕情谷中四弟子縱有漁網，也決拿他不住。

二人說了一陣子，朝陽漸漸升高，綠萼驀地驚覺，道：「你快回去罷，別讓師兄們撞見我們在一起說話，去稟告我爹爹。」楊過對她處境油然而生相憐之意，伸左手握住了她手，右手在她手背上輕輕拍了幾下，意示安慰。公孫綠萼眼中露出感激之色，低下頭來，突然滿臉紅暈。楊過生怕想到小龍女，手指又痛，快步回到所居的石屋。

※※※

他尚未進門，就聽得麻光佐大叫大嚷，埋怨清水青菜怎能果腹，又說這些苦不苦、甜不甜的花瓣也叫人吃，那不是謀財害命麼？尹克西笑道：「麻兄，你身上有甚麼寶貝，當真得好好收起，我瞧這谷主哪，有點兒不懷好意。」麻光佐不知他是取笑，連連點頭稱是。楊過走進屋去，見石桌上堆了幾盤情花的花瓣，人人都吃得愁眉苦臉，想起連金輪國師這大和尚也受情花之累，暗暗好笑。

他拿起水杯來喝了兩口，只聽門外腳步聲響，走進一個綠衫人來，拱手躬身，說道：「谷主請六位貴客相見。」

國師、尼摩星等人均是一派宗師，不論到甚麼處所，主人總是親自遠迎，連大蒙古國四王子忽必烈也禮敬有加，卻不道來到這深山幽谷之中，主人卻如此大剌剌的無禮相待，各人都心頭有氣，均想：「待會兒見到這鳥谷主，可要給點顏色他瞧瞧。」

六人隨著那綠衫人向山後走去，行出里許，忽見迎面綠油油的好大一片竹林。北方竹子極少，這般大的一片竹林更屬罕見。七人在綠竹篁中穿過，聞到一陣陣淡淡花香，登覺煩俗盡消。穿過竹林，一陣清香湧至，眼前無邊無際的全是水仙花。原來地下是淺淺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種滿了水仙。這花也是南方之物，不知何以竟會在關洛之間的山頂出現？國師心想：「必是這山峰下生有溫泉之類，以致地氣奇暖。」

水塘中每隔四五尺便是一個木樁，引路的綠衫人身形微晃，縱躍踏樁而過。六人依樣而為，只麻光佐身軀笨重，輕功又差，跨步雖大，卻不能一跨便四五尺，踏倒了幾根木樁之後，索性涉水而過。

青石板路盡處，遙見山陰有座極大石屋。七人走近，只見兩名綠衫僮兒手執拂塵，站在門前。一個僮兒進去稟報，另一個便開門迎客。楊過心想：「不知谷主是否出門迎接？」思念未定，石屋中出來一個身穿綠袍的長鬚老者。

這老者身材極矮，高僅四尺，五岳朝天，相貌清奇，最奇的是一叢鬍子直垂而下，幾觸地面，身穿墨綠色布袍，腰束綠色草繩，形貌極是古怪。楊過心道：「這谷主這等怪模怪樣，生的女兒卻美。」那老者向六人深深打躬，說道：「貴客光臨，幸何如之，請入內奉茶。」麻光佐聽到這個「茶」字，眉頭深皺，大聲道：「喝茶麼！甚麼地方沒茶了？又何必定要到這裏來？」長鬚老者不明其意，向他望了一眼，躬身讓客。

尼摩星心想：「我是矮子，這裏的谷主卻比我更矮。矮是你矮，武功卻看誰強。」他搶前先行，伸出手去，笑道：「幸會，幸會。」拉住了老頭的手，隨即手上使勁。餘人一見兩人伸手相握，各自讓開幾步，要知兩大高手較勁，非同小可。

尼摩星手上先使兩分勁，只覺對方既不還擊，亦不抗拒，微感奇怪，又加了兩分勁，但覺手中似乎握著一段硬木。他跟著再加兩分勁，那老者臉上微微閃過一陣綠氣，那隻手仍似木頭一般僵直。尼摩星大感詫異，最後幾分勁不敢再使將出來，生怕全力施為之際，對方突然反擊，自己抵擋不住，哈哈一笑，放脫了他手。

金輪國師走在第二，見了尼摩星的情狀，知他沒能試出那老者的深淺，心想對方虛實不明，自己不必妄自出手，當下雙手合什，大大方方的走了進去。瀟湘子、尹克西二人魚貫而入，更其次是麻光佐。他見那老者長鬚垂地，十分奇特，他一早沒吃過甚麼東西，幾朵情花只有越吃越餓，這時飢火與怒火交迸，進門時突然伸出大腳，往那老者長鬚上踹去，一腳將他的鬚尖踏在足底。那老者不動聲色，道：「貴客小心了。」麻光佐另一隻腳也踏到了他鬚上，道：「怎麼？」那老者微一搖頭，麻光佐站立不穩，猛地裏仰天一交摔倒。這樣一個巨人摔將下來，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楊過走在最後，搶上兩步，伸掌在他屁股上一托，掌上發勁，將他龐大的身軀彈了進去。麻光佐站樁立穩，雙手摸著自己屁股發楞，回頭向楊過點頭示謝。

那老者恍若未見，請六人在大廳上西首坐下，朗聲說道：「貴客已至，請谷主見客。」楊過等都是一驚：「原來這矮子並非谷主。」

只見後堂轉出十來個綠衫男女，在左邊一字站開，公孫綠萼也在其內。又隔片刻，屏風後轉出一人，向六人一揖，隨隨便便的坐在東首椅上。那長鬚老者垂手站在他椅子之側。瞧那人的氣派，自然是谷主了。

那人四十五六歲年紀，面目英俊，舉止瀟灑，上唇與頦下留有微髭。只這麼出廳來一揖一坐，便有軒軒高舉之概，只面皮臘黃，容貌雖然秀氣，卻臉色枯槁，略有病容。他一坐下，幾個綠衣童子獻上茶來。大廳內一切陳設均尚綠色，那谷主身上一件袍子卻是嶄新的寶藍緞子，在萬綠之中，顯得頗為搶眼，裁剪式樣，亦不同於時尚。

谷主袍袖一拂，端起茶碗，道：「貴客請用茶。」麻光佐見一碗茶冷冰冰的，水面上漂浮著兩三片茶葉，想見其淡無比，發作道：「主人哪，你肉不捨得吃，茶也不捨得喝，無怪滿臉病容了。」那谷主皮肉不動，喝了一口茶，說道：「本谷數百年來一直茹素。」麻光佐道：「那有甚麼好處？能長生不老麼？」谷主道：「自敝祖上於唐玄宗時遷來谷中隱居，茹素之戒，子孫從不敢破。」

金輪國師拱手道：「原來尊府自天寶年間便已遷來此處，真是世澤綿長了。」谷主拱手道：「不敢。」

瀟湘子突然怪聲怪氣的道：「那你祖宗見過楊貴妃麼？」這聲音異常奇特。尼摩星、尹克西等聽慣了他說話，均覺有異，都轉頭向他臉上瞧去。一看之下，更嚇了一跳，只見他臉容忽地全然改變，他本來生就一張僵屍臉，這時顯得更加詭異。國師、尼摩星等心下暗自忌憚，均想：「原來此人的內功竟然如此厲害，連容貌也忽然全變。他暗自運功，是要立時發難，對這谷主一顯顏色麼？」各人想到此處，各自戒備。

谷主答道：「敝姓始遷祖當年確是在唐玄宗朝上為官，後見楊國忠混亂朝政，這才憤而隱居。」瀟湘子咕咕一笑，說道：「那你祖宗一定喝過楊貴妃的洗腳水了。」

此言一出，大廳上人人變色。這句話自是向谷主下了戰書，頃刻間就要動手。國師等都覺詫異：「這瀟湘子本來極為陰險，諸事都讓旁人去擋頭陣，今日怎地如此奮勇當先？」

那谷主並不理睬，向站在身後的長鬚老頭一拂手。那老者大聲道：「谷主敬你們是客，以禮相待，如何恁地胡說？」

瀟湘子又是咕咕一笑，怪聲怪氣的道：「你們老祖宗當年非喝過楊貴妃的洗腳水不可，倘若沒喝過，我把頭割下來給你。」麻光佐大感奇怪，問道：「瀟湘兄，你怎麼知道？難道你當日一起喝了？」瀟湘子哈哈大笑，聲音又是一變，說道：「要不是喝洗腳水喝反了胃，怎麼不吃葷腥？」麻光佐鼓掌大笑，叫道：「對了，對了，定是這個道理。」

國師等卻眉頭深皺，均覺瀟湘子此言未免過火，想各人飲食自有習性，如何拿來取笑？何況六人深入谷中，乃不請自來，對方並非須供應美食不可，眼見對方決非善類，就算動手較量，也該留下餘地為是。

那長鬚老頭再也忍耐不住，走到廳心，說道：「瀟湘先生，我們谷中可沒得罪你啊。閣下既然定要伸手較量，就請下場。」瀟湘子道：「好！」他仍坐在椅中，連人帶椅躍過身前桌子，登的一聲，坐在廳心，叫道：「長鬍子老頭，你叫甚麼名字？你知道我名字，我可不知道你的，動起手來太不公平。這個眼前虧我是萬萬吃不起。」這幾句話似通非通，那長鬚老人更增怒氣，只是他見瀟湘子連椅飛躍這手功手飄逸靈動，非同凡俗，戒心卻又深了一層。那谷主道：「你跟他說罷，不打緊。」

長鬚老人道：「好，我姓樊，名叫一翁，請站起來賜招罷。」瀟湘子道：「你使甚麼兵器，先取出來給我瞧瞧。」樊一翁道：「你要比兵刃？那也好。」右足在地下一頓，叫道：「取來！」兩名綠衣童子奔入內室，出來時肩頭扛了一根長約一丈一尺的龍頭鋼杖。楊過等都是一驚：「如此長大沉重的兵刃，這矮子如何使用？」

瀟湘子理也不理，從長袍底下取出一柄極大的剪刀，說道：「你可知道這剪刀做甚麼用的？」眾人見了這把大剪刀不過覺得希奇，楊過卻大吃一驚，他也不用伸手到衣囊中去摸，背脊微微一挺，便察覺囊中大剪刀已然失去，心想：「這大剪刀是馮鐵匠給我打的，原本要用以剪斷李莫愁的拂塵，怎麼這僵屍竟在夜中偷偷摸了去，我可半點也沒知覺？」

樊一翁接過鋼杖，在地下一頓。石屋大廳極是開闊，鋼杖一頓，震出嗡嗡之聲，加上四壁回音，聲勢非凡。

瀟湘子右手拿起剪刀，手指盡力撐持，方能使剪刀開合，叫道：「喂，矮鬍子，你不知我這寶剪的名字，可要我教你？」樊一翁怒道：「你這般旁門左道的兵刃，能有甚麼高雅名字了。」瀟湘子哈哈大笑，道：「不錯，名字確是不雅，這叫做狗毛剪。」楊過心下不快：「我好好一柄剪刀，誰要你給取這樣一個難聽名字。」只聽瀟湘子又道：「我早知這裏有個長鬍子怪物，因此去定造了這柄狗毛剪，用來剪你的鬍子。」

麻光佐與尼摩星縱聲大笑，尹克西與楊過也忍不住笑出聲來，只有金輪國師端嚴自持，和那谷主隔坐相對，兩人竟似沒聽見。

樊一翁提起鋼杖，微微一擺，激起一股風聲，說道：「我的鬍子原嫌太長，你愛做剃頭的待詔，再好也沒有，請罷！」

瀟湘子抬頭望著大廳橫樑，呆呆出神，似乎全沒聽到他說話，猛地裏右臂閃電般伸出，喀的一響，大剪刀往他鬍子上剪去。樊一翁萬料不到他身坐椅子，竟會斗然發難，危急中不及閃避，鋼杖急撐，向上躍起，一個觔斗翻高丈餘，鋼杖仍支在地下。瀟湘子這一下發動極快，樊一翁也閃得迅捷，這一剪一避，兩位高手在一霎之間都露了上乘武功。但樊一翁終於吃虧在給對方攻了個措手不及，雖然讓開了這一剪，還是有三莖鬍子給剪刀尖頭剪斷了。

瀟湘子甚是得意，左手提起鬍子，張口一吹，三莖鬍子向桌上自己那碗茶飛去，乒乓一聲，茶碗落在地下打得粉碎。楊過等皆知瀟湘子故弄玄虛，推落茶碗的只是他所吹的那一口勁氣。麻光佐卻不明其理，只道三根鬍子給他這麼一吹，竟能生出恁大力量，大聲叫道：「瀟湘子，你的鬍子好厲害啊！」瀟湘子哈哈一笑，剪刀一開一挾，叫道：「矮鬍子，你想不想再試試我的狗毛剪？」

眾人見他雖縱聲長笑，臉上卻皮肉不動，越來越驚異，心想：「內功練到上乘境界，原可喜怒不形於色，甚至無嗔無喜，但如他這般笑得極為喜歡，臉上卻陰森可怖，實是從所未見。」他臉色實在太過難看，眾人只瞧上一眼，便即轉頭。

樊一翁連遭戲弄，怒火大熾，向谷主躬身說道：「師父，弟子今日不能再以敬客之禮待人了。」楊過甚為奇怪：「這矮子年紀比谷主老得多，怎地稱他師父？」那谷主微微點頭，左手輕擺。樊一翁揮動鋼杖，呼的一聲，往瀟湘子坐椅上橫掃過去，他身子雖矮，卻神力驚人，這重逾百斤的鋼杖揮將出來，風聲勁急。

楊過等雖與瀟湘子同來，但他真正功夫到底如何，卻也不甚了然，凝神觀看二人拚鬥，見鋼杖離椅腳不到半尺，瀟湘子左臂垂下，竟伸手去抓杖頭，同時剪刀張開，又去剪對方長鬚。樊一翁怒極，心想：「你竟如此小覷於我！」腦袋一側，長鬚甩開，鋼杖仍往他手上掃去，這一下正好擊中他手掌。眾人「噫」的一聲，同時站起，均想這一下瀟湘子手掌定受重傷。樊一翁卻感鋼杖猶如擊在水中，柔若無物，心知不妙，急忙收杖，不料瀟湘子手腕斗翻，已抓住了杖頭。

樊一翁覺到對方拉奪，當下將鋼杖向前疾送，這一挺力道威猛，眼見瀟湘子非離椅不可，不料他突然間又是連人帶椅躍起，向左避讓，鋼杖落空，但他手指卻也不得不放開了杖頭。樊一翁左手在頭頂一轉，鋼杖打個圈子，往敵人頭上揮擊過去。瀟湘子有意賣弄，連人帶椅的躍高丈許，竟從鋼杖之上越過。眾人見這手功夫既奇特又輕捷，他雖身在椅中，實與空身無殊，都是不自禁的喝了一聲采。

樊一翁全神接戰，一根鋼杖使得呼呼風響，心知要打中他身子大是不易，但若打碎他的坐椅，也算佔了先著。那知瀟湘子右手剪刀忽張忽合，不住往他長鬍子上招呼，左手卻使出擒拿手法乘隙奪他鋼杖。國師等心中暗驚：「瞧不出這僵屍般的怪物，竟有這等了不起的手段。」

又鬥數合，樊一翁的鋼杖儘是著地橫掃的招數，瀟湘子連人帶椅的縱躍閃避，只聽椅腳忽上忽落，登登亂響，越來越快。谷主忽地叫道：「別打椅子，否則你對付不了。」樊一翁一怔，登時省悟：「他坐在椅上，我才勉強跟他戰成平手。若他雙腳著地，只怕用不了幾招，我鬍子就給他剪去了。」杖法一變，狂舞急揮，但見一團銀光之中裹著個長鬍子的綠袍矮子，銀光之外卻是個僵屍般的人形坐在椅中跳蹦不定，洵是罕見奇觀。

那谷主瞧出瀟湘子存心戲弄，再鬥下去，樊一翁定要吃虧，當下緩步離席，說道：「一翁，你不是這位高人對手，退下罷。」樊一翁聽到師父吩咐，大聲答應：「是！」鋼杖一挺，正要收招躍開，瀟湘子叫道：「不行，不行！」身子離椅飛起，往他鋼杖上直撲下去。只聽喀喇一響，一張椅子登時給鋼杖打得粉碎，杖身卻已被瀟湘子左手抓住，左足踏定，同時大剪張開，已將樊一翁頦下長鬚挾入刃口，只須剪刀一合，這叢美髯就不保了。

那知道樊一翁留下這把長長的鬍子，其實是一件極厲害的軟兵刃，用法與軟鞭、雲帚、鍊子錘是同一路子，只見他腦袋微晃，鬍子倒捲，早已脫出剪口，倒反過來捲住剪刀，腦袋向後一仰，一股大力將剪刀往上扯奪。瀟湘子大叫：「啊喲，老矮子，你的鬍子真厲害，我服了你啦。」一個長鬚纏住剪刀，一個左手抓住鋼杖，一時糾纏不決。瀟湘子哈哈大笑，只叫：「有趣，有趣！」

※※※

突然大門口灰影晃動，一條人影迅捷異常的搶進，雙掌突往瀟湘子背後推去。谷主喝道：「是誰？」瀟湘子左掌放杖回轉，往敵人肘底一托，立時便將他掌力化解了。那人怒道：「賊廝鳥，跟你拚個你死我活！」

楊過等向他望去，驚奇不已，同聲叫道：「瀟湘子！」原來這進門偷襲的人竟也是瀟湘子。何以他一人化二？又何以他向自己的化身襲擊？眾人一時都茫然不解。

再定神看時，與樊一翁糾纏的那人明明穿著瀟湘子的服色，衣服鞋帽，半點不錯，臉孔雖也僵屍一般，面目卻與瀟湘子原來相貌全然不同。後來進廳那人面目是對了，卻穿了谷中眾人所服的綠衫綠褲，只見他雙手猶如鳥爪，又向拿剪刀的瀟湘子背心抓去，叫道：「混蛋，你施暗算！」

樊一翁陡見來了幫手，那人穿的是谷中服色，卻非相識，驚訝中綽杖退在一旁，但見兩個僵屍一般的人砰砰嘭嘭，鬥在一起。

楊過此刻早已猜到，持剪刀那人定是偷了自己的人皮面具，戴在臉上，又掉換了瀟湘子的衣衫，混到大廳中來混鬧，只因瀟湘子平時的面相就和死人一般，初時誰都沒瞧出來。楊過雖常戴人皮面具，但戴上之後的相貌如何，自己卻是不知，程英戴了面具的模樣他又不敢多看，竟給這人瞞過。他凝神看了片刻，認明了持剪刀那人的武功，叫道：「周伯通，還我的面具剪刀。」說著躍到廳心，伸手去奪他手中大剪。

原來此人正是周伯通。他要進谷來混鬧，故意讓絕情谷的四弟子用漁網擒住。當時並不抗拒，直到進谷之後，這才破網逃出。他躲在山石之後，有意要在谷中鬧個天翻地覆，卻見楊過等一行六人到來。到得晚間，他暗施偷襲，點了瀟湘子穴道，將他移出石屋，除了他衣服自行穿上。他輕功了得，來去無蹤，瀟湘子固然在睡夢中著了他道兒，連國師等也渾然不覺。周伯通換過衣服之後，回到石屋中在楊過身畔臥倒，順手偷了他背囊中的剪刀與面具。次晨眾人醒轉，竟未發覺。

瀟湘子穴道被點，忙運內力自通，但周伯通點穴手法了得，直至三個時辰後，四肢方能運轉如意。那時他身上只剩下貼肉的短衫小衣，惱怒已極，見到谷中一個綠衫子弟走過，將之打倒，換了他衣褲鞋襪，趕到大石屋中來。只見一人穿了自己的衣服正與樊一翁惡鬥，狂怒之下，惡狠狠的向他撲擊。

周伯通見楊過上來搶奪剪刀，運起左右互搏之技，左掌忽伸忽縮，對付楊過，右手剪子或開或合，將瀟湘子逼得不敢近身。大剪刀張開時，剪刃之間相距二尺來長，若給他挾中頭頸，收勁一合，一個腦袋登時就得和脖子分家。瀟湘子雖然狂怒，卻不敢輕率冒進。

公孫谷主當見周伯通與樊一翁相鬥之時，已暗中驚佩，待見他雙手分鬥二人，宛然便是一人化身為二一般，自己所學的一門陰陽雙刃功夫與此稍有相似，可怎能如他這般一心二用？又見瀟湘子雙爪如鐵，出招狠辣，楊過卻風度閒雅，儀形端麗，舉手投足間飄飄然有出塵之姿，尋思：「天下之大，能人輩出。兩個老兒固然了得，這少年功力雖淺，身法拳腳卻也秀氣得緊。」朗聲說道：「三位且請住手。」

楊過與瀟湘子同時後躍，周伯通拉下人皮面具，連剪刀向楊過擲去，叫道：「玩得夠了，我去也！」雙足一登，疾往樑上竄去。

谷中弟子見他露出本來面目，無不嘩然。公孫綠萼叫道：「爹，便是這老頭兒！」周伯通橫騎樑上，哈哈大笑，屋樑離地有三丈來高，廳中好手甚多，輕身功夫盡皆不弱，但要這般輕躍而上，卻均自愧不能。樊一翁是絕情谷掌門大弟子，年紀還大過谷主，谷中除谷主外數他武功最強，今日連遭周伯通戲弄，如何不怒？他身子矮小，精於攀援之術，身形縱起，已抱住了柱子，便似猿猴般爬了上去。周伯通最愛有人與他胡鬧，見樊一翁爬上湊趣，正投其所好，不等他爬到樑上，已伸出手來相接。

樊一翁那知他存的是好心，見他右手伸出，便伸指直戳他腕上「大陵穴」。周伯通手腕上微有知覺，立即閉住穴道，放鬆肌肉。樊一翁這一指猶如戳在棉花之中，急忙縮手，周伯通手掌疾翻，在他手背上啪的打了一下，聲音極是清脆，叫道：「一籮麥，二籮麥，哥哥弟弟拍大麥！」樊一翁怒極，腦袋一晃，長鬚向他胸口疾甩過去。周伯通聽得風聲勁急，左足一撐，身子盪開，左手攀住橫樑，全身懸空，就以打秋千般來回搖晃。

瀟湘子心知樊一翁決非他對手，縱然自己上去聯手，也未必能勝，轉頭向尼摩星和麻光佐道：「尼麻二兄，這老兒將咱們六人全不瞧在眼內，委實欺人太甚。」尼摩星性子暴躁，受不得激，麻光佐腦筋遲鈍，是非不明，聽他說「將咱們六人全不瞧在眼內」，只道當真如此，齊聲怒吼，縱身躍向橫樑，去抓周伯通雙腳。周伯通左一腳，右一腳，踢向尼麻二人手掌。

瀟湘子向尹克西冷冷的道：「尹兄，你當真是袖手旁觀嗎？」尹克西微微一笑，說道：「瀟湘兄先上，小弟願附驥尾。」瀟湘子一聲怪嘯，四座生寒，突然躍起。但見他雙膝不彎，全身僵直，雙臂也筆直前伸，真如殭屍一般，向周伯通小腹抓去。

周伯通見他雙爪襲到，身子忽縮，如貍奴般捲成一球，抓住橫樑的左手換成了右手。瀟湘子雙爪落空，在空中停留不住，落下地來。他全身猶似一根硬直的木材，足底在地下一登，又竄了上去。樊一翁在橫樑上揮鬚橫掃，瀟湘子、尼摩星、麻光佐三人此起彼落，此落彼起，不住高躍仰攻。

尹克西笑道：「這老兒果真身手不凡，我也來趕個熱鬧。」伸手在懷中一探，斗然間滿廳珠光寶氣，金輝耀眼，手中已多了一條軟鞭。這軟鞭以金絲銀絲絞就，鑲滿了珠玉寶石，如此豪闊華貴的兵刃，武林中料來只此一件而已。金絲珠鞭霞光閃爍，向周伯通小腿纏去。

楊過瞧得有趣，心想：「這五人各顯神通圍攻老頑童，我若不出奇制勝，不足稱能。」心念一動，將人皮面具戴在臉上，學著瀟湘子般怪嘯一聲，拾起樊一翁拋在地下的鋼杖，一撐之下，便已借力躍在半空。鋼杖本已有一丈有餘，再加上這一撐，他已與周伯通齊頭，大叫：「老頑童，看剪！」大剪刀往他白鬍子上剪去。

周伯通大喜，側頭避過剪刀，叫道：「小兄弟，你這法兒有趣得緊。」楊過道：「老頑童，我沒得罪你啊，幹麼開我玩笑？」周伯通笑道：「有來有往，你半點也沒吃虧，反而佔了便宜。」楊過一怔，道：「甚麼有來有往？」周伯通笑道：「你曾大叫說是我朋友，叫他們放我，我就當你是朋友了。」見尹克西的金絲鞭擊到，伸手抄去。尹克西軟鞭倒捲，欲待反擊對方背心，身子卻已落了下去。周伯通道：「你這根死赤練蛇，花花綠綠的倒也好玩。」此時樊一翁的長鬚也已揮將過來，他雙手攀住橫樑，全憑一把鬍子擊敵。

周伯通笑道：「大鬍子原來還有這用處？」學他模樣，也將頦下長鬚甩將過去，但他鬍子既比樊一翁的短得多，又沒在鬍子上練過功夫，這一甩全不管用，唰的一下，卻給對方鬍子打中了臉頰，臉上登時起了絲絲紅痕，熱辣辣的好不疼痛，若非他內力深厚，登時就會暈去。老頑童吃了一下苦頭，卻不惱怒，反大感欽佩，說道：「長鬍子，我的鬍子不及你，我認輸，現下不比了。待我去練好鬍子功，再來比過。」

樊一翁一招得手，跟著又是一鬍子甩去。周伯通不敢再用鬍子去和他對攻，左手使出「空明拳」拳招，虛飄飄的揮拳打出，拳風推動樊一翁的鬍子向右甩去，適逢麻光佐縱身攻到，長鬍子正好拂在他臉上。麻光佐雙眼遭遮，兩手順勢抓住鬍子。樊一翁的鬍子本來舒捲自如，但為周伯通的拳風激得失卻控縱之力，竟然落入麻光佐掌中。他一驚之下用力奪回，卻為麻光佐使出蠻力，抓住了牢牢不放，身子下落時順勢一拉，砰嘭大響，二人一齊摔下地來。

麻光佐皮粗肉厚，倒也不怎麼疼痛。樊一翁摔在他的身上，怒道：「你怎麼啦，還不放手？」麻光佐摔得雖然不痛，給這矮子雙足在小腹一撐，卻有點經受不起，怒喝：「我偏不放，瞧你怎麼？」說著手腕急轉，竟將他鬍子在臂上繞了幾轉。樊一翁劈面一掌，麻光佐側頭避讓，那知對方這掌卻是虛招，左手砰的一拳，正中鼻樑。麻光佐哇哇大叫，回擊一拳。說到武功，原是樊一翁高出甚多，苦在鬍子纏於敵臂，難以轉頭，這一拳竟也給他擊中顴骨。一高一矮，便在地下砰砰嘭嘭的打將起來，樊一翁雖然在上，卻脫不出對方糾纏。

金輪國師見廳上亂成一團，自己六人同來，已有五人出手，仍奈何不了一個老頑童，未免臉上無光，嗆啷啷兩聲響亮，從懷中取出一隻銀輪、一隻銅輪，一隻自左至右，一隻自右至左，劃成兩道弧光，向周伯通襲去。雙輪在空中噹啷急響，聲勢驚人。兩輪質地均為精鋼，甚為沉重，只外表鍍銀、鍍銅，色澤有別。

周伯通不知厲害，說道：「這是甚麼東西？」伸手去抓。楊過有心助他，大叫：「抓不得！」揮手擲上鋼杖，噹的一聲巨響，又粗又長一根鋼杖給銅輪激得直飛到牆角，打得石牆火光四濺，石屑紛飛。銅輪迴飛過來，國師左手一撥，輪子又急轉著向橫樑上旋去。

這一來，周伯通才知和尚甚不好惹，心想對手人多，自己應付不了，一個觔斗翻下地來，叫道：「各位請了，老頑童失陪，趕明兒咱們再玩。」說著奔向廳口，卻見四個綠衫人張著一張漁網攔在門前。周伯通知這漁網厲害，叫道：「不好！」縱身欲從東窗躍出，眼看綠影晃動，又有一張漁網罩將過來。

周伯通躍回廳心，只見東南西北四方均有四名綠衫人張開漁網擋住去路。周伯通又即躍上橫樑，一招「沖天掌」在屋頂上打了個大洞，待要從洞中鑽出，一抬頭，卻見上面也罩了張漁網。他無路可走，翻身下地，指著谷主笑道：「黃臉皮老頭兒，你留住我幹麼啊？要我陪你玩耍嗎？」

公孫谷主淡淡的道：「你只須將取去的四件物事留下，立時放你出谷。」周伯通奇道：「咦！我要你的臭東西有甚麼用？就算本領練到如你這般，好希罕麼？」公孫谷主緩緩走到廳心，右袖拂了拂身上的灰塵，左袖又拂了一拂，說道：「若非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便得向你領教幾招。你還是留下谷中物事，好好去罷。」

周伯通大怒，叫道：「這麼說，你硬栽我偷了你東西啦。呸，你這窮山谷中能有甚麼寶貝了？」說著便解衣服，一件件的脫下，手腳極其快捷，片刻之間已赤條條的除得清光。公孫谷主連聲喝阻，他那裏理睬，將衣褲裏裏外外翻了一轉，果然並無別物。廳上眾女弟子均感狼狽，轉過了頭不敢看他。這一下卻也大出谷主意料之外，他書房、丹房、芝房、劍房中每處失去的物事都甚要緊，非追回不可，難道這老頑童當真並未偷去？

他正自沉吟，周伯通拍手叫道：「瞧你年紀也已一大把，怎地如此為老不尊？說話口不擇言，行事顛三倒四，在大庭廣眾之間不顧體面，豈非笑掉了旁人牙齒？」這幾句話其實正該責備他自己，不料卻給他搶先說了，公孫谷主啼笑皆非，倒也無言可對，見樊一翁與麻光佐兀自在地下纏打不休，喝道：「一翁起來，別再跟客人胡鬧。」

周伯通笑道：「長鬍子，你這死纏爛打的脾氣我很喜歡，咱二老大可交個朋友。」其實樊一翁一生端嚴穩重，今日與麻光佐廝打實乃迫不得已，他早已數次欲待站起，苦於鬍子給對方纏在手臂之上，無法脫身。

公孫谷主眉頭微皺，指著身上一絲不掛的周伯通道：「說到在大庭廣眾之間，行事惹人恥笑，只怕還是閣下自己。」周伯通道：「我赤條條從娘肚子中出來，現下赤身露體，清清白白，有甚麼不對了？你這麼老了，還想娶一個美貌的小姑娘為妻，糟老頭子全無自知之明，嘿嘿，可笑啊可笑！」這幾句話猶似一個個大鐵錘般打在谷主胸口，他焦黃的臉上掠過一片紅潮，半晌說不出話來。

周伯通叫道：「啊喲，不好，沒穿衣服，只怕著涼。」突然向廳口衝去。

廳中四個綠衫弟子只見人形一晃，急忙移動方位，四下裏兜上，將他裹在網中。四人將漁網四角結住，提到谷主面前。那漁網是以極堅韌極柔軟的金絲鑄成，即是寶刀寶劍，也不易切割得破。四人兜網的手法十分奇特迅捷，交叉走位，遮天蔽地的撒將過來，縱是高手也難應付，所差者必須四人合使，單身一人便用它不著。四人一兜成功，大為得意，卻見谷主注視漁網，臉上神色不善，忙低頭看時，登時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七手八腳解開金絲網，放出兩個人來，卻是樊一翁與麻光佐。

原來周伯通脫光了衣服，誰也沒防到他竟會不穿衣服而猛地衝出。他身法奇快，兜手抄起地下正自纏鬥的樊麻二人，丟入網中。乘著四弟子急收漁網，他早已竄出。虛虛實實，聲東擊西，鬧了個神出鬼沒。

老頑童這麼一鬧，公孫谷主固臉上無光，連金輪國師等也心中有愧，均想：自己枉稱武林中的一流好手，合這許多人之力，尚且擒不住這樣瘋瘋顛顛的一個老頭兒，也算得無能之至。只楊過甚感欣喜，他對周伯通頗為佩服，早消了害他之念，心中已當他是朋友，他若失手被擒，便要設法相救，現下他能自行脫逃，那就再好也沒有了。

國師奉忽必烈之命，要想拉攏周伯通，但周伯通一陣搗亂，沒機會跟他拉交情，覺得再耽下去也無意味，與瀟湘子、尹克西兩人悄悄議論了兩句，站起身來拱手道：「極蒙谷主盛情，厚意相待，本該多所討教，但因在下各人身上有事，就此別過。」

公孫谷主本來疑心這六人與老頑童是同路人，後見瀟湘子與他性命相搏，國師、尹克西、楊過、尼摩星、麻光佐各施絕技攻打，倒頗有相助自己之意，各人武功不弱，於是拱手道：「小弟有一件不情之請，不知六位能予俯允否？」國師道：「但教力之所及，當得效勞。」谷主道：「今日午後，小弟續弦行禮，想屈各位大駕觀禮。這山谷僻處窮鄉，數百年來外人罕至，今日六位貴客同時降臨，也真是小弟三生有幸了。」麻光佐道：「有酒喝麼？有肉吃麼？」

公孫谷主待要回答，只見楊過雙眼怔怔的瞪視廳外，臉上神色古怪已極，似是大歡喜，又似大苦惱。眾人均感詫異，順著他目光瞧去。只見一個白衣女郎緩緩的正從廳外長廊上走過，淡淡陽光照在她蒼白的臉上，清清冷冷，陽光似乎也變成了月光。她睫毛下淚光閃爍，走得幾步，淚珠就從她臉頰上滾下。她腳步輕盈，身子便如在水面上飄浮一般掠過走廊，始終沒向大廳內眾人瞥上一眼。

楊過好似給人點了穴道，全身動彈不得，突然間大叫：「姑姑！」

那白衣女郎已走到了長廊盡頭，聽到叫聲，身子劇烈一震，輕輕的道：「過兒，過兒，你在那兒？是你在叫我嗎？」回頭似乎在尋找甚麼，但目光茫然，猶似身在夢中。

楊過從廳上急躍而出，拉住了她手，叫道：「姑姑，你也來啦，我找得你好苦！」接著「哎唷」一聲，卻是手指上為情花小刺刺傷處驀地裏劇痛難當，跟著撲倒在地。

※※※

那白衣女郎「啊」的一聲大叫，身子顫抖，坐倒在地，合了雙眼，似乎暈倒。楊過叫道：「姑姑，你……你怎麼啦？」將她摟在懷裏。過了半晌，那女郎緩緩睜眼，站起身來，冷冷的道：「閣下是誰？你叫我甚麼？」

楊過大吃一驚，向她凝目瞧去，卻不是小龍女是誰？忙道：「姑姑，我是過兒啊，怎……怎地你不認得我了麼？你身子好麼？甚麼地方不舒服？」

那女郎再向他望了一眼，冷冷的道：「我與閣下素不相識。」說著走進大廳，走到公孫谷主身旁坐下。楊過奇怪之極，迷迷惘惘的回進廳來，左手扶住椅背。

公孫谷主一直臉色漠然，此時不自禁的滿臉喜色，舉手向國師等人道：「她便是兄弟的新婚夫人，已擇定今日午後行禮成親。」說著眼角向楊過淡淡一掃，似怪他適才行事莽撞，認錯了人，以致令他新夫人受驚。

楊過這一驚更加非同小可，大聲道：「姑姑，難道你……你不是小龍女麼？難道你不是我師父麼？」那女郎緩緩搖頭，說道：「不是！甚麼小龍女？」

楊過雙手捏拳，指甲深陷掌心，腦中亂成一團：「姑姑惱了我，不肯認我？只因咱們身處險地，她故弄玄虛？還是她像我義父一樣，甚麼事都忘記了？可是義父仍然認得我啊。莫非世間真有與她一模一樣之人？」只說：「姑姑，你……你……我……我是過兒啊！」

公孫谷主見他失態，微微皺眉，低聲向那女郎道：「柳妹，今日奇奇怪怪的人真多。」那女郎也不睬他，慢慢斟了一杯清水，慢慢喝了，眼光從金輪國師起逐一掃過，卻避開了楊過，沒再看他。眾人但見她衣袖輕顫，杯中清水潑了出來濺上她衣衫，她卻全然不覺。

楊過心下慌亂，徬徨無計，轉頭問國師道：「我師父和你比過武的，你自然記得。你說我……我認錯了人麼？」

當這女郎進廳之時，國師早已認明她是小龍女，然而她卻對楊過毫不理睬，心想定是這對少年男女在鬧別扭，微微一笑，說道：「我也不大記得了。」小龍女與楊過聯手使玉女素心劍法，令他遭受生平從所未有之大敗，他想倘若這對男女齟齬反目，不能聯手，便可分別予以翦除，於自己實大有好處，何必助他們和好？

楊過又是一愕，隨即會意，心下大怒：「你這和尚可太也歹毒。當你在山頂養傷之際，我出力助你，此時你卻來害我。」恨不得立時便殺了他。

金輪國師見他失神落魄，眼中卻露出恨恨之意，尋思：「他對我已懷恨在心，留著這小子總是後患。今日他方寸大亂，實是除他的良機。」拱手向公孫谷主笑道：「今日欣逢谷主大喜，自當觀禮道賀，只老衲和這幾位朋友未攜賀禮，未免有愧。」

公孫谷主聽他說肯留下參與婚禮，心中大喜，對那女郎道：「這幾位都是武林高人，只須請到一位，已是莫大榮幸，何況請到了……請到了……」他本想說「六位」，但覺楊過少年輕浮，適才見他與周伯通動手，姿式雖然美觀，功力卻屬平平，料想武學修為華而不實，不能將他列於「武林高人」之數，但若將他除外而只說「五位」，未免又過於著跡，微一躊躇，接口道：「……請到了這眾位英雄。」就沒接下文。國師暗想：「這谷主氣派儼然，瞧他布漁網擒拿老頑童的陣勢，武功智謀都甚了得，可是器量卻小。楊過與小龍女說了這幾句話，他就耿耿於懷。」

公孫谷主道：「柳妹，這位是金輪國師……」一個個說了下去，最後說了楊過姓名。那女郎聽到各人名號時只微微點頭，臉上木然，似對一切全不縈懷，對楊過卻連頭也不點，眼向廳外。

楊過滿臉脹得通紅，心中已如翻江倒海一般，公孫谷主說甚麼話，他半句也沒聽見。尹克西等本不知他的淵源，只道他認錯了人，以致慚愧。

公孫綠萼站在父親背後，楊過這一切言語舉止卻沒半點漏過她耳目，儘自思量：「晨間他手指給情花刺傷，即遭相思之痛，瞧他此時情狀，難道我這新媽媽便是他意中人麼？天下事怎能有如此巧法？莫非他與這些人到我谷中，其實是為我新媽媽而來？」側頭打量那「新媽媽」時，見她臉上既無喜悅之意，亦無嬌羞之色，實不似將作新嫁娘的模樣，心下更是犯疑。

楊過胸口悶塞，如欲窒息，隨即轉念：「姑姑既執意不肯認我，料來她另有圖謀，我當別尋途徑試探真相。」於是站起身來，向谷主一揖，朗聲說道：「小子有位尊親，與……與這位姑娘容貌極是相像，適才不察，竟致誤認，還請勿罪。」

公孫谷主聽到他這幾句雍容有禮之言，立時改顏相向，還了一揖，說道：「認錯了人，也是常情，何怪之有？只是……」頓了一頓，笑道：「天下竟然另有一個如她這等容顏之人，那不僅巧合，也奇怪之極了。」言下之意，自是說普天之下那裏還能再有一個這般美貌的女子。

楊過道：「是啊，小子也挺奇怪。小子冒昧，請問這位姑娘高姓？」公孫谷主微微一笑，道：「她姓柳。尊親可也姓柳？」楊過道：「那倒不是。」心下琢磨：「姑姑幹麼要改姓柳？」心念一動：「啊，為的是我姓楊。」念頭這麼一轉，手指上又劇痛起來。

公孫綠萼見他痛楚神情，甚有憐意，眼光始終不離他的臉龐。

公孫谷主向楊過凝視片刻，又向那白衣女郎望了一眼，只見她低頭垂眉，一聲不響，心中起疑，又想：「剛才她聽到這小子呼喚，我隱隱聽到她似乎說『過兒，過兒，你在那兒？是你在叫我麼？』莫非她真是這小子的姑姑？何以卻不認他？」待要出言相詢，但想眼下外人眾多，此事待婚禮之後慢慢再問不遲，話到口邊，卻又縮回。

楊過又道：「這位柳姑娘自非在谷中世居的了，不知谷主如何與她結識？」

古時女子本來決不輕易與外人相見，成親吉日更加不會見客，但金輪國師等或為蒙古僧人，或是西域胡人、江湖異流，絕不拘泥俗禮，見那白衣女郎出來，也不以為奇，只是覺得她於良辰吉日兀自全身縞素，未免太也不倫不類；聽得楊過詢問谷主與她結識的經過，涉及旁人私情，均覺不免過份。

公孫谷主卻也正想獲知他未婚夫人的來歷，心道：「這小子真的認識柳妹也未可知。」說道：「楊兄弟所料不差。半月之前，我到山邊採藥，遇到她臥在山腳之下，身受重傷，氣息奄奄。我一加探視，知她因練內功走火，於是救到谷中，用家傳靈藥助她調養。說到相識的因緣，實出偶然。」

國師插口道：「這正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牽。想必柳姑娘由是感恩圖報，委身以事了。那真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啊。」他這番話似是奉承谷主，用意卻在刺傷楊過。

楊過一聽此言，臉色大變，全身發顫，胸口劇痛，突然一大口鮮血噴在地下。

那白衣女郎見此情狀，顫聲道：「你……你……」急忙站起，伸手欲去扶楊過手臂，終於強自忍住，全身顫抖，也是一口鮮血吐在胸口，白衣上赤血殷然。

這柳姑娘正是小龍女的化名。她那晚在客店中聽了黃蓉一席話後，左思右想，長夜盤算，終於硬起心腸，悄然離去。心想若回古墓，他必來尋找，於是獨自踽踽涼涼的在曠野窮谷之中漫遊，一日獨坐用功，猛地裏情思如潮，難以克制，內息突然橫突經脈，引得舊傷復發，若非公孫谷主路過救起，已然命喪荒山。

公孫谷主失偶已久，見小龍女秀麗嬌美，實為生平難以想像，不由得在救人的心意上又加上了十倍殷勤。其時小龍女心灰意懶，又想此後獨居，定然管不住自己，終不免重蹈覆轍，又會再去尋覓楊過，遺害於他，見公孫谷主情意纏綿、吐露求婚之意，當即忍心答允，心想此後既為人婦，與楊過這番孽緣自是一刀兩斷，兼之這幽谷外人罕至，料得此生與他萬難相見。豈知老頑童突然出來搗亂，竟將他引來谷中。

小龍女此刻陡然與楊過相逢，當真柔腸百轉，難以自已，心想：「我既已答允嫁與旁人，還是裝作不識得他，任他大怒而去，終身恨我。以他這般才貌，何愁無淑女佳人相配？如此我雖傷心一世，他卻可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過日子了。」因此眼見楊過情急難過，她總強忍傷痛，漠然不理，但心中悽惻，越來越難忍，驀地裏見他嘔血，又憐惜，又傷心，不由得熱血逆湧，噴將出來。

她臉色慘白，搖搖晃晃的待要走入內堂，公孫谷主忙道：「快坐著別動，莫震動了經脈。」轉過頭來，向楊過道：「你出去罷，以後可永遠別來了。」

楊過熱淚盈眶，向小龍女道：「姑姑，倘若我有不是，你儘可打我罵我，便一劍將我殺了，我也甘心。可是你怎能不認我啊？」小龍女低頭不語，輕輕咳嗽。

當日小龍女聽了黃蓉一番勸解後，尋思：若與楊過結為夫婦，自己當然歡喜逾恆，楊過卻不免受到天下英雄譏嘲，連他最敬愛的郭靖夫婦也要打死他，他自然不會快樂；倘若二人永居古墓，決不出世，以楊過活潑愛動、喜歡熱鬧的性情，到後來必定鬱鬱寡歡，那也是只有自己快樂，而令得楊過不快樂。她心中摯愛楊過，為了這個郎君，即使要自己身受千刀萬劍之痛，也甘之如飴，不論與他一起入世避世，自己都終身歡樂，楊過卻要為了自己而強忍痛苦。她一生之中，雖未與師父、孫婆婆談論過情愛的真諦，但既對楊過愛到極處，自覺得應當令愛郎喜樂，而由自己來心痛吃苦。「該當誰得喜樂，誰來心痛？」這一件事，凡真正愛憐對方的深情之人，自易抉擇，她既想通了此節，在客店中淚洒滿房，此意已決，自後再難回頭了。楊過只道是小龍女惱了自己，以致不認，其實小龍女所以不認他，全是出於一片深愛他之心，只盼他今後一生喜樂，所有心痛如刀割的滋味，全由自己一人來嘗。若二人易身而處，楊過愛她之情既不弱於小龍女，所作決定，也當是「讓對方喜樂，由自己心痛」。

公孫谷主見他激得意中人吐血，早已惱怒異常，總算他涵養功夫極好，卻不發作，低沉著嗓子道：「你再不出去，可莫怪我手下無情。」

楊過雙目凝視著小龍女，哪去理睬這谷主，哀求道：「姑姑，我答允一生一世在古墓中陪你，決不後悔，咱們一齊走罷。」

小龍女抬起頭來，眼光與他相接，只見他臉上深情無限，愁苦萬種，不由得心中搖動，心道：「我這就隨著他！」但立即想到：「我與他分手，又非出於一時意氣。好好惡惡，前後已思慮周詳。眼下若無一時之忍，日後貽他終身之患。」將頭轉過，長嘆一聲，說道：「我不認得你。你說些甚麼，我全不明白。我一切全是為你好，你好好的走罷！」這幾句話說得有氣無力，可是言語中充滿著柔情密意，除了麻光佐是個渾人、全無知覺之外，廳上人人皆知她對楊過實懷深情，這幾句話乃是違心之言。

公孫谷主不由得醋意大作，心想：「你雖允我婚事，卻從未對我說過半句如此深情的言語。」側目瞪了楊過一眼，但見他眉目清秀，英氣勃勃，與小龍女確是一對少年璧人，尋思：「瞧來他二人定是一對情侶。只因有事失和，柳妹才憤而允我婚事，實則對這小子全未忘情。『姑姑』、『師父』甚麼的，定是他二人平素調情時的稱謂。」想到此處，目光中更露憤恨之色。

樊一翁對師父最是忠心，見他一直孤寂寡歡，常盼能有甚麼法子為他解悶才好，日前見師父救回一個美貌少女，而這少女又允下嫁，他心中的喜歡幾乎不遜於乃師，突見楊過出來打擾，引得新師母嘔血，師父已憤怒異常，便挺身而出，厲聲喝道：「姓楊的小子，你識趣就快走！我們谷主不喜你這等無禮賓客。」

楊過聽而不聞，對小龍女柔聲又道：「姑姑，你真的忘了過兒麼？」樊一翁大怒，伸手往他背心抓去，想抓著他身子甩出廳去。楊過全心全意與小龍女說話，一切全是置之度外，直至樊一翁手指碰到背心，這才驚覺，急忙回縮，對方五指抓空，只聽嗤的一響，背上衣服給抓出了個大洞。

楊過一再哀求，見小龍女始終不理，越來越急，若是在古墓之中或無人處，自可慢慢求懇，偏生大廳上有這麼多外人，而樊一翁又來喝罵動手，滿腔委屈，登時盡數要發作在他身上，回頭喝道：「我自與我姑姑說話，又干你這矮子甚麼事了？」樊一翁大聲喝道：「谷主叫你出去，永遠不許再來，你不聽吩咐，莫怪我手下無情了。」

楊過怒道：「我偏不出去，我姑姑不走，我就在這裏耽一輩子。就是在我死了，屍骨化成灰，也是跟著她。」這幾句話自是說給小龍女聽的。

公孫谷主偷瞧小龍女的臉色，只見她目中淚珠滾來滾去，終於忍耐不住，一滴滴的濺在胸口鮮血之上。他又含酸，又耽憂，向樊一翁使個眼色，右手作個殺人手勢，叫他猛下殺手，斃了楊過，索性斷絕小龍女之念，免有後患。

樊一翁見到師父這個手勢，倒大出意料之外，他本來只想將楊過逐出谷去，叫他別再囉唣，也就是了，想不到師父竟會忽下殺人的號令，大聲說道：「今日雖是師父大喜的好日子，難道我就殺不得人麼？」說著眼望師父。公孫谷主又重重將手一劈，意思說：「不用顧忌甚麼吉日良辰，快斃了這小子便是。」樊一翁拾起純鋼巨杖，在地下重重頓落，只震得滿廳嗡嗡聲響，喝道：「小子，你真不怕死麼？」

楊過適才噴了一口血，此時胸頭滿腔熱血滾來滾去，又要奪口而出。古墓派內功講究克己節欲，小龍女的師父傳她心法之時，諄諄叮囑須得摒絕喜怒哀樂，到後來小龍女克制不住心情，以致數度嘔血。楊過受小龍女傳授，內功與她路子相同，此時手足冰冷，心想：「我就在姑姑面前狂噴鮮血，一死了之，瞧她是否仍不理我？」但轉念又想：「姑姑平時待我何等親愛，今日之事，中間定有別情，多半她受了這賊谷主的挾持，無可奈何，才不敢認我。若我自殘身軀，反而難與抗拒。」思念及此，雄心大振，決意拚命殺出重圍，救護小龍女脫險，當下鎮懾心神，氣沉丹田，將滿腔熱血緩緩壓落，微微一笑，指著樊一翁道：「你這死樣活氣的山谷，小爺要來時，你擋我不住，欲去時你也別想留客。」

眾人見他本來情狀大變，勢欲瘋狂，突然間神定氣閒，均感奇怪。

樊一翁先前見到楊過傷心嘔血，暗暗代他難受，實不欲傷他性命，鋼杖擺動，一股疾風帶得楊過衣袂飄動，大聲道：「小兄弟，你快走吧！」公孫谷主眉頭一皺，說道：「一翁，怎地囉唆個沒完沒了？」樊一翁見師父下了嚴令，只得抖起鋼杖，猛力往楊過腳脛上叩去。

公孫綠萼素知大師兄武藝驚人，雖身長不逾四尺，卻天生神力，武功已得父親所傳十之七八，這柄鋼杖下殺斃過不少兇猛惡獸。她料想楊過年紀輕輕，決難敵得過大師兄九九八十一路潑水杖法，待得二人交上了手，再要相救便難，雖見父親臉帶嚴霜，神色極怒，還是鼓足勇氣，站出來向楊過道：「楊公子，你在這裏多耽無益，又何苦枉自送了性命？」語氣溫柔，充滿了關懷之意。

國師等一齊向她望去，無不暗暗稱奇，均想：「楊過和我等同時進谷，卻怎地偷偷和這女孩子結下了交情？」

楊過點頭一笑，說道：「多謝姑娘好意。你愛不愛用長鬍子編個辮子來玩？」公孫綠萼一怔，問道：「甚麼？」楊過道：「我拔下這矮子的鬍子，送給你玩兒，好不好？」公孫綠萼大驚失色，心想這般玩笑也敢開，你當真活得不耐煩了。絕情谷中規矩極嚴，她勸楊過這幾句話，已拚著受父親重重一頓責罰，那知反引得他胡說八道，臉上一紅，再也不敢接嘴，退入了眾弟子行列。

樊一翁身軀矮了，對自己的鬍子向來極為自負，聽楊過出言輕薄，猛地拋下鋼杖，縱上前來，喝道：「好小子，教你先吃我一鬍子。」吆喝聲中，長鬚已拂將過去。楊過笑道：「老頑童沒剪下你鬍子，我來試試。」從背囊中取出大剪刀，疾向他鬍子上剪落。樊一翁鬍子直甩，猛往他頭頂擊落，勢道著實凌厲。楊過為了鬥李莫愁，曾在這大剪刀的招式上用過一番心思，步子微挫，早已讓開，剪刀刃口迴了過來，喀的一響，雙刃合攏。樊一翁大驚，忙一個觔斗翻出，只要遲得瞬息之間，一叢鬍子便全給他剪斷了。這一下驚得他非同小可。旁觀眾人也是不約而同「吁」的一聲低呼。

李莫愁雲帚上的功夫何等了得，楊過欲以大剪破她，事先早已細細想過，她拂塵如何捲，大剪便如何刺，拂塵如何擊，大剪又如何夾。不料李莫愁沒鬥到，竟在這絕情谷中遇上這個以鬍子當兵器的矮子。楊過心想：「你的鬍子功再厲害，也決強不過李莫愁的拂塵。」急憤交迸下，手持大剪著著進迫。樊一翁在鬍子上已有十餘年功力，因有雙掌空著為輔，比之一般軟鞭雲帚更加厲害，只見他搖頭晃腦，帶動鬍子，同時催發掌力向楊過急攻。

適才周伯通以大剪去剪樊一翁鬍子，反而被他以鬍子捲住剪刀，只得服輸。眾人見識了周伯通的功夫，均自忖與他相比實有所不及，那知楊過使開了那把大剪刀，縱橫剪夾，來去絞舞，竟猶勝老頑童的手法，各人無不納罕。以武技功力而論，楊過與周伯通當然差得甚遠，但他事先曾細心揣摩過李莫愁的雲帚功夫，設想了剪刀的招數，而樊一翁的鬍子正與雲帚的用法大同小異，他這剪刀使將開來，竟然得心應手，大佔上風。比之周伯通胡亂拿一柄大剪刀來全無章法的亂夾亂剪，自大不相同。金輪國師等不知緣由，只見到老頑童將大剪刀交給楊過，料想以周伯通之為人，這把古怪胡鬧的兵刃自然是他異想天開而去打造來的。楊過擅於使劍，乃國師所素知。

樊一翁數次險為剪刀所傷，登時消了輕視他年少無能之心，招法一變，將鬍子舞得團團亂轉，四面八方的打將過去，縱擊橫掃，居然也成招數。楊過連夾數剪，盡數落空，又見敵人掌風凌厲，有時鬍子是虛招，掌力是實，有時掌法誘敵，卻以鬍子乘隙進攻，虛虛實實，的是武林中前所未見的奇妙功夫。輾轉拆了數十招，楊過心想：「這谷主陰險狠辣，武功定當遠在矮子之上，我不勝其徒，焉能敵師？」心中微感焦躁。但樊一翁的鬍子又長又厚，比李莫愁的拂塵長大得多，鋪發開來，實無破綻。

又拆數招，楊過凝神望著對手，但見他搖頭晃腦，神情滑稽，鬍子越是使得急，那顆圓圓的小腦袋更加晃動得厲害，心念一動，已想到破法，剪刀喀的一聲，躍後半丈，叫道：「且慢！」樊一翁並不追擊，道：「小兄弟，你既服輸，還是快出谷去罷！」楊過笑著搖了搖頭，道：「你這叢大鬍子剪短之後，要多久才留得回來？」樊一翁怒道：「那關你甚麼事？我的鬍子從來不剪的。」楊過搖頭道：「可惜，可惜！」樊一翁道：「可惜甚麼？」楊過道：「我三招之內，就要將你的大鬍子剪去了。你這人不錯，你如怕了，這時退開還來得及。」

樊一翁心想：「你和我已鬥了數十招，始終是個平手，三招之內要想取勝，哼，那是夢想。」怒喝一聲：「看招！」右掌劈出。楊過左手斜格，右剪砸落，擊向對方左額。他身子高，擊敵頭臉時剪刀自上而下，樊一翁側頭閃避，不料楊過左掌跟著落下，劈他右額。這一劈勢道兇猛，樊一翁忙又偏頭左避，敵招來得快，他這一偏也極為迅捷，長鬍子跟著甩起。楊過的大剪刀早張開了守在右方，喀的一聲，將他鬍子剪去了一尺有餘。

眾人「啊」的一聲，無不大感驚訝，見他果然只用三招，就將樊一翁的鬍子剪斷了。

原來楊過久鬥之下，終於發現樊一翁鬍子左甩，腦袋必先向右，鬍子上擊，腦袋必先低垂，暗罵自己愚蠢：「他鬍子長在頭上，若要揮動鬍子，自然必先動頭。我竟不擊其根本，卻一味跟他的鬍子纏鬥，當真大傻蛋一個。」心中定下了擊首剪鬚之計，這才聲言三招剪他鬍子。

樊一翁一呆，見自己以半生功夫留起來的鬍子一絲絲落在地下，又可惜，又憤怒，一個起落，將鋼杖搶在手中，怒喝：「今日不拚個你死我活，你休想出得谷去。」楊過笑道：「我本就不想出去啊！」樊一翁鋼杖橫掃，往他腰裏擊去。

麻光佐剛才與樊一翁廝打良久，著實吃了虧，這時甚是得意，大聲道：「老矮子，你相貌本就不美，少了這一大把鬍子，那更怪模怪樣。」樊一翁聽了，咬牙切齒，手上又加了三分勁力。

楊過與他相鬥多時，一直是與他鬍子的柔力周旋，不知他膂力如何，見他鋼杖揮來，伸出剪刀去一格，只聽得噹的一聲巨響，手臂酸麻，剪刀已給鋼杖打得彎了過來，不成模樣。就只這麼一招，那大剪刀已不能再用。旁觀眾人眼見楊過已然獲勝，不料兵刃一變，二人登時優劣易勢，樊一翁手持一件長大沉重的厲害兵刃，楊過卻是拿著一堆廢鐵。公孫綠萼忍不住叫道：「楊公子，你不及我大師兄力大，何必再鬥？」

公孫谷主見女兒一再維護外人，怒氣漸盛，向她瞪了一眼，只見她一臉的關切焦慮之狀，再向小龍女望去時，卻見她神色淡然，竟不以楊過的安危縈懷，當即轉怒為喜，暗想：「原來她對這小子並無情意，否則眼見他身處險境，何以竟不介意？」他那知小龍女素知楊過智計百出，武功也在樊一翁之上，二人相鬥，他有勝無敗，是以絕不耽心。

楊過將那扭曲的大剪刀拋在地下，說道：「老樊，你不是我敵手，快快丟下鋼杖投降了罷。」樊一翁怒道：「你若贏得我手中鋼杖，我就一頭撞死。」楊過道：「可惜，可惜！」樊一翁叫道：「看招！」一招「泰山壓頂」，鋼杖當頭擊下。楊過側身閃開，左足已踏住杖頭。樊一翁雙手疾抖，甩起鋼杖。楊過身隨杖起，竟給他帶在半空，左足卻穩穩站在杖上。樊一翁連抖幾下，始終未能將他震落，待要倒轉鋼杖，楊過右足邁出，竟從杖身上走將過去。

這兩下怪招在旁人與樊一翁眼中，自是匪夷所思，其實卻是古墓派武功中以絕頂輕功破長大兵刃的常法。當年李莫愁在嘉興破窯外與武三通相鬥，站在他當作兵器的栗樹樹幹上，武三通始終甩她不脫，便是這門功夫。樊一翁一怔之際，楊過左足又跨前一步，右足飛起，向他鼻尖踢去。樊一翁處境狼狽，敵人附身鋼杖，自己若向後閃躍，勢必將敵人帶了過來，這一腳自躲避不了，他雙手持杖，沒法分手招架，而鬍子遭剪，又少了一件防身利器，情急之下，只得拋下鋼杖，這才後躍而避了這一腳。噹的一響，鋼杖一端著地，另一端尚未跌落，已讓楊過抄在手中。

麻光佐、尼摩星、瀟湘子等齊聲喝采。楊過將鋼杖在地下一頓，笑道：「怎麼？」樊一翁脹紅了臉，道：「我一時不察，中了你的詭計，心中不服。」楊過道：「咱們再來過。」將那鋼杖輕輕拋去，樊一翁伸手去接。那知鋼杖飛到他身前兩尺餘之處，突然向上躍起，樊一翁接了個空，楊過飛身長臂，又抓了過來。麻光佐等采聲越響，樊一翁一張臉更是脹成了紫醬色。

金輪國師與尹克西相視一笑，心中暗讚楊過聰明。昨日周伯通以斷矛擲人，勁力即發即收，矛頭擲出後中途變向，此時楊過學了他這法子。但矛頭有四而鋼杖惟一，鋼杖沉重，轉勁不難，楊過此舉遠較周伯通為易。但公孫谷主與眾弟子不知有此緣由，不免大為驚詫。

楊過笑道：「怎麼？要不要再來一次？」樊一翁鬍子被剪，鋼杖脫手，全是對方用智取勝，要他認輸，如何肯服？大聲說道：「你若憑真實本領勝我，自然服你。」楊過微笑道：「武學之道，以巧為先。你師父頭腦不清，教出來的弟子自然也差勁了。我勸你啊，還是改投明師的是。」這話自是指著公孫谷主的鼻子在罵了。

樊一翁心想：「我學藝不精，有辱師尊，如當真不能取勝，今日只有自刎以謝師父了。」一咬牙，猱身直上，楊過橫持鋼杖，交在他的手裏，說道：「這一次可要小心了，如再給我奪來，須怨不得旁人。」樊一翁不語，右手牢牢抓住杖端，心道：「再要奪得此杖，除非將我這條手臂割去。」楊過叫道：「小心了！」和身向前撲出，左手已搭住杖頭，右手食中二指倏取他的雙目，同時左足翻起，已壓住杖身，這正是打狗棒法的絕招「獒口奪杖」。樊一翁不得不退，鋼杖又入楊過之手。

先兩次楊過奪杖，旁人雖感他手法奇特，但看得清清楚楚，這一次卻連樊一翁也不明其中奧妙，只是眼睛一霎，鋼杖又已到了敵手。

麻光佐叫道：「沒鬍子的長鬍子，這一下你服了麼？」樊一翁叫道：「他使的是妖術，又非真實武功，我如何能服？」楊過笑道：「你要怎地才服？」樊一翁道：「除非你憑真實本領打倒我，小老兒方肯服輸。」楊過又將鋼杖還他，道：「好罷，咱們再試幾招。」

樊一翁對他空手奪杖的妙術極是忌憚，心想：「不論我如何佔到上風，他抵擋不住之時，只須突使妖術奪杖，終難勝他。」於是說道：「我使這般長大兵刃，你卻空手，就算勝了，你也不服。」楊過笑道：「你是怕了我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也罷，我用一樣兵刃便是。」目光在廳中一轉，只見大廳四壁光禿禿的全無陳設，一件可用的兵刃也無，院子中卻有兩株大柳樹，枝條依依，掛綠垂翠，他向小龍女望了一眼，說道：「你要姓柳，我就用柳枝作兵器罷！」說著縱身入庭，折了一根寸許圓徑的柳枝，長約四尺，長短粗細，就與丐幫的打狗棒相似，只是不去柳葉，另增雅致。

小龍女心中混亂一片，對日後如何已是全無主見，楊過在他她眼前越久，越難割捨。她當時獨自凝思，雖與楊過分手極是傷心，但想此舉捨己為郎，全是為楊過著想，一了百了，縱不能忍，一死了之便是。此刻這個人活生生的來到眼前，但覺他一言一動，一笑一怒，無不令她心動意蕩，欲待入內不聞不見，卻又如何捨得？她低頭不語，內心卻如千百把鋼刀在絞剜一般。

# 第十八回 公孫谷主

樊一翁見楊過折柳枝作兵刃，宛似小兒戲耍，顯是全不將自己放在眼裏，怒氣更盛，他那知這柳枝柔中帶韌，用以施展打狗棒法，雖不及丐幫世代相傳的竹棒，其厲害處實不下於寶劍寶刀。

麻光佐道：「楊兄弟，你用我這柄刀罷！」說著唰的一聲，抽刀出鞘，精光四射，確是一柄利刃。楊過雙手一拱，笑道：「多謝了！這位矮老兄人是不壞的，只可惜他拜錯了師父，武藝很差，一根柳條兒已夠他受的。」柳枝抖動，往鋼杖上搭去。

樊一翁聽他言語中又辱及師尊，心想此番交手，實決生死存亡，再不容情，呼呼聲響，展開了九九八十一路潑水杖法。杖法號稱「潑水」，意謂潑水不進，可見其招數嚴密。

杖法展開，初時響聲凌厲，但數招之後，漸感揮出去方位微偏，杖頭有點兒歪斜，帶動的風聲也略見減弱。原來楊過使開打狗棒法中的「纏」字訣，柳枝搭在杖頭之上，對方鋼杖到東，柳枝跟到東，鋼杖上挑，柳枝也跟了上去，但總是在他勁力的橫側方向稍加推拉，令杖頭不由自主的變向。這打狗棒法的「纏」字一訣，正是從武學中上乘功夫「四兩撥千斤」中生發出來，精微奧妙，遠勝於一般「借力打力」、「順水推舟」之法。

眾人愈看愈奇，萬料不到楊過年紀輕輕，竟有如此神妙武功。但見鋼杖的力道逐步減弱，柳枝的勁道卻不住加強。此消彼長，三十招後，樊一翁已全為柳條所制，手上勁力出得越大，鋼杖招數越加不由自主，到後來宛如入了一個極強的旋風渦中，只捲得他昏頭暈腦，不明所向。公孫谷主伸手在石桌上一拍，叫道：「一翁，退下！」

這一聲石破天驚，連楊過也心頭一凜，暗想：「此時豈能再讓你退出。」手臂抖處，已變為「轉」字訣，身子凝立不動，手腕急畫小圈，帶得樊一翁如陀螺般急速旋轉。楊過手腕抖得愈快，樊一翁轉得也愈快，手中鋼杖就如陀螺的長柄，也跟著滴溜溜的旋轉。楊過柳枝向上疾甩，躍後丈許。

樊一翁此時心神身法已全然亂了套，腦袋亂晃，眼見他再轉得幾轉，立時就要摔倒。公孫谷主斗然躍高，舉掌在鋼杖頭上一拍，輕輕縱回。這一拍看上去輕描淡寫，力道卻奇大，將鋼杖拍得深入地下尺許，登時便不轉了。樊一翁雙手牢牢抓住鋼杖，這才不致摔倒，但身子東搖西擺，恍如中酒，一時之間難以寧定。

瀟湘子、尹克西等瞧瞧楊過，又瞧瞧公孫谷主，心想這二人均非易與之輩，且看這場龍爭虎鬥誰勝誰敗，均存了隔岸觀火之意。只有麻光佐一意助著楊過，大聲呼喝：「楊兄弟，好功夫！矮鬍子輸了！」

樊一翁深吸一口氣，寧定心神，轉過身來，突向師父跪倒，拜了幾拜，磕了四個頭，一言不發，猛向石柱上撞去。眾人都大吃一驚，萬想不到他竟如此烈性，比武受挫竟會自殺。公孫谷主叫聲：「啊喲！」急從席間躍出，伸手去抓他背心，但相距遠了，而樊一翁這一撞又極為迅捷，一抓卻抓了個空。

樊一翁縱身撞柱，使上了十成剛勁，突覺額頭所觸之處竟軟綿綿地，抬起頭來，見楊過伸出雙掌，站在柱前，說道：「樊兄，世間最傷心之事是甚麼？」

原來楊過見樊一翁向師父跪拜，已知他將有非常之舉，已自全神戒備，他與樊一翁相距既近，古墓派輕功了得，在堂奧之間進退若神，竟搶在頭裏，出掌擋了他這一撞，於絕無可能之中救了他一命。

樊一翁一怔，問道：「是甚麼？」楊過淒然道：「我也不知。只是我心中傷痛過你十倍，我還沒自盡，你又何必如此？」樊一翁道：「你比武勝了，又有甚麼傷痛？」楊過搖頭道：「比武勝敗，算得甚麼？我一生之中，不知給人打敗過多少次。你要自盡，你師尊急得如此。若我自盡，我師父卻絲毫不放在心上，這才是最傷心之事。」

樊一翁還未明白，公孫谷主厲聲道：「一翁，你再生這種傻念頭，那便是不遵師令。你站在一旁，瞧為師收拾這小子。」樊一翁對師命不敢有違，退在廳側，瞪目瞧著楊過，自己也不明白對他是怨恨？是憤怒？還是感恩佩服？

小龍女聽楊過說「若我自盡，我師父卻絲毫不放在心上」這兩句話，眼眶一紅，幾滴眼淚又掉了下來，心想：「如你死了，難道我還會活著麼？」

※※※

公孫谷主隔不片刻，便向小龍女瞧上一眼，不斷察看她的神情，突見她又流眼淚，心下又妒又惱，雙手連擊三下，叫道：「將這小子拿下了。」他自恃身分，不屑與楊過動手。兩旁的綠衫弟子齊聲答應，十六人分站四方，突然間呼的一聲響，每四人合持一張漁網，同時展開，圍在楊過身周。

谷主一瞥眼間，見女兒綠萼向楊過連使眼色，腦袋微晃，示意他儘快出外，心想：「女生外向，這漁網陣必須人人盡力，若有人不盡全力，便生漏洞。」叫道：「萼兒，你退下歇歇！十四兒，你來替綠萼師姊！」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應聲而前，接替了公孫綠萼的位置。

楊過與國師等同來，國師隱然是一夥人的首領，此時鬧到這個地步，是和是戰，按理國師該當挺身主持，但他只微微冷笑，不發一言。

公孫谷主不知國師用意，還道他譏笑自己對付不了楊過，心道：「終須讓你見見絕情谷的手段。」雙手又是擊三下。十六名綠衫弟子交叉換位，將包圍圈子縮小了幾步。四張漁網或橫或豎、或平或斜，不斷變換。

楊過曾兩次見到綠衫弟子以漁網陣擒拿周伯通，變幻無方，極難抵擋，陣法之精，與全真教的「天罡北斗陣」可說各有千秋。心想：「以老頑童這等武功，尚且給漁網擒住，我卻如何對付？何況他是只求脫身，將樊馬二人擲入網中，即能乘機兔脫，我卻偏偏要留在谷中。」

每張漁網張將開來丈許見方，持網者藏身網後，要破陣法，定須先行攻倒持網的綠衫弟子，但只要一近身，不免先為漁網所擒，竟無從著手。十六人愈迫愈近，楊過一時不知如何應付，只得展開輕功，在大廳中奔馳來去，斜竄急轉，縱橫飄忽，令對方難以確定出手方位。

他四下遊走，十六名弟子卻不跟著他轉動，只逐步縮小圈子。楊過腳下奔跑，眼中尋找陣法破綻，見漁網轉動雖極迅速，四網交接處卻始終互相重疊，不露絲毫空隙，心想：「除了以暗器傷人，再無別法。」滴溜溜一個轉身，手中已扣了一把玉蜂針，見西邊四人欺近，左手一揚，七八枚金針向北邊四人擲去。

眼見四人要一齊中針，不料叮叮叮叮幾聲輕響，七八枚金針盡數為漁網吸住。原來漁網金絲的交錯之處，綴有一塊塊小磁石，如此一張大網，不論敵人暗器如何厲害，自能盡數擋住。玉蜂針六成金、四成鋼，只因這四成鋼鐵，便給網上的磁石吸住了。

楊過滿擬一擊成功，那料到這張網竟有這許多妙用，百忙中向公孫谷主瞪了一眼，料知再發暗器也是無用。右手往懷中一揣，放回金針，正待再想破解之法，東邊的漁網已兜近身邊，掌陣者一聲呼哨，一張漁網已從右肩斜罩下來。楊過身形一挫，待要從西北方逸出，北邊與西北的漁網同時湊攏。

楊過陡然間使出「天羅地網勢」身法，從兩張漁網間倏地逸出，身法快速無比，那正是他初入古墓不久小龍女所教他的輕功，八十一隻麻雀高飛逃逸，他都能快速躍起，伸掌擋住，絕情谷弟子撒網罩人，手法終不能如此迅捷。眾人「咦」的一聲，只見楊過已笑吟吟的站在小龍女身畔。

小龍女見他以自己所授輕功脫險，不由得舒了口氣，心中高興，嘴角邊露出一絲微笑，但隨即又板起了臉。楊過見她若有若無的一笑，心中大喜，說道：「姑姑，過兒這一下還不錯罷？」小龍女欲待不理，終於忍不住，微微點了點頭。

楊過既站在小龍女身畔，漁網陣若再上裹，便連小龍女也裹在網裏。十六名綠衫弟子眼望谷主，瞧他如何示下。公孫谷主雙掌互擊，錚錚有聲，便如是敲打鋼鐵一般，陰森森的道：「小子，你來接我的鐵掌！你如不敢，快快出谷去罷，我也不來難為你。」

楊過斜眼向小龍女瞧去，想到她適才這一笑，胸口熱血上湧，朗聲道：「只要我姑姑不走，我便死十次也不走，你有本事就打死我好了！」倏然躍出，一晃之間已到了谷主背後，彎起右手，啪的一聲，指節骨打在谷主頸後大椎穴上。這一下恍若偷襲，但身法快極，縱起時與谷主相對，空中轉身，搶到了他背後，谷主剛欲轉身，頸後要穴已然中招。

楊過這下出手，手腳之快，如鬼似魅，國師、瀟湘子等雖見多識廣，卻也從未見過這等電閃若神的招數。這是玉女心經的手法，也即是李莫愁苦求而不得的妙技，小龍女與楊過練成以來，從未施展過一次。這路拳招掌法，並無招數名稱。林朝英當年創此武功，只是求快，風馳電掣一般，於頃刻間連出數十招，一招未完，二招又至。發招者心中來不及去想招數，一想招數名稱次序，手腳就慢了。總之是有如狂風暴雨，連續出招。

旁觀眾人喝采聲中，谷主背上接連中招，砰砰砰砰、啪啪啪啪，響聲不斷，楊過勢若顛狂，拳掌不住往谷主背上招呼，喝道：「你夠了麼！」躍開幾步，雙手拍了拍。看谷主時，他兀立不動，上前一步，斜退一步，說道：「小子，多謝你給我搥背！」

小龍女見楊過將這路玉女拳功使得圓轉快速，深得祖師婆婆的遺意，心下讚嘆，臉色也不禁如花之放，但見公孫谷主主要穴數處受擊，竟若無其事，不禁駭然失色。楊過也即大驚，適才明明打中了他背心幾處要穴，對手竟若無其事。

楊過曾聽洪七公、歐陽鋒、黃藥師等高手講論武功，知道一人內功練到真正上乘境界，當敵招襲到時可暫行封閉自身穴道，但只能於極短時刻中封閉一次，決不能長時連續封閉。又如歐陽鋒修習異派武功，能練得經脈逆轉，周身大穴盡數變位，但其時他頭下腳上，一見而知。此刻這谷主卻對自己的拳打指戳全無反應，若不是殭屍復活，便是身上不生穴道，或已練成古怪的金鐘罩、鐵布衫奇功，只怕此人竟不是人，又或身有妖法邪術，不由得心中怯了。

公孫谷主雙掌翻起，掌心隱隱帶著一股黑氣，楊過不敢硬接，只以輕功閃避，但見谷主的掌法也不特異，與完顏萍的「鐵掌」功夫有些相似，當下凝神拆接，心中怯意漸去，玉女心經使出來便頭頭是道。他想這人不知是人還是殭屍，不敢使用對付達爾巴取勝的移魂大法或美女拳招，只以小龍女所授的古墓派正宗掌法應付，鬥到緊處，楊過搶到谷主左側，飛腿向他腿上踢去。

谷主不閃不避，讓他踢中「期門穴」，左手返撩，已抓住了楊過左足小腿。楊過右足急撐，左足才脫掌握，心念一動，記得在古墓外與小龍女拆招時，小龍女也曾抓過他左足摔出。當時他入古墓不久，武功仍低，給師父抓住了一摔，額頭撞到一塊石子，他一半撒嬌，一半撒賴，趴在地下放聲假哭。小龍女伸掌在他屁股上重重一拍，喝道：「起來，不准哭！」他一躍而起，眼中竟沒半滴眼淚，向小龍女做了個鬼臉。小龍女本來少喜少怒，那時卻忍不住破顏微笑，說道：「羞，羞，羞！又哭又笑！」楊過嬉皮笑臉的道：「姑姑，我不哭，你能笑麼？」

這時情景約略相似，他要讓小龍女憶及共處古墓時的溫馨，故意乘勢向前撲出，摔在小龍女之前，趴在地下不動，放開嗓子，長號假哭。這一招甚為兇險，乃是把自己背心賣給了公孫谷主，谷主倘若上前一掌一腳，中其要害，立時便取了他性命。但此時楊過與谷主相鬥，早就豁出了性命不要，要旨在情而不在勝，不是要勝過谷主，而是要挑起小龍女心中之情。

小龍女陡然見到這情景，當年授藝的心情立時湧向心頭，情不自禁，伸掌在楊過屁股上重重一拍，笑道：「起來，不准哭！」她這一拍，時刻拿捏得恰到好處，公孫谷主搶上一步，正要發拳往楊過背心擊落，小龍女這麼一拍，就擋身在其間。楊過跳起身來，哈哈大笑，握住了小龍女雙手，喜道：「姑姑，你認了我，我就不哭了！」

公孫谷主向楊過恨恨的瞪了一眼，擊掌四下，十六名弟子突然快步退入內堂，楊過一怔，心想：「難道你認輸了？」他正自奇怪，一回頭，卻見綠萼神色驚惶，連使眼色，示意他急速出谷，瞧這模樣，自己便似有大禍臨頭一般。楊過剛才給小龍女這麼一拍，心花怒放，拉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忽聽得內堂叮叮噹噹一陣輕響，十六名弟子轉了出來，手中仍拉著漁網。

眾人一見漁網，無不變色、原來四張漁網已經換過，網上遍生倒鉤和匕首，精光閃閃，顯極鋒利，任誰給網兜住，全身中刀，絕無活命之望。麻光佐大叫：「喂，谷主老兒，你用這般歹毒傢伙對付客人，要不要臉？」

谷主指著楊過道：「非是我要害你，我幾次三番請你出去，你偏生要在此搗亂。我最後良言相勸，快快出谷去罷。」

麻光佐見了這四張漁網，饒是他膽氣粗壯，也不由得肉為之顫，聽得網上刀鉤互撞而發出叮噹之聲，更加驚心動魄，站起身來拉著楊過的手道：「楊兄弟，這般歹毒的傢伙，咱們去他媽的為妙，你何必跟他嘔氣？」

楊過眼望小龍女，瞧她有何話說。

小龍女見谷主取出帶有刀鉤的漁網，心中早已想了一個「死」字，只待楊過一被漁網兜住，自己也就撲在漁網之上，與他相擁而死。她想到此處，心下反而泰然，覺得人世間的愁苦就此一了百了，嘴角不禁帶著微笑。

楊過正想著古墓中授藝的情景，見到帶刀漁網，心中倏地閃過一個念頭，站起身來，走到小龍女身前，說道：「姑姑，你的金鈴索與掌套請借給我一用。」

小龍女只想著與他同死之樂，此外更無別樣念頭，聽了他這句話，當即從懷中取出一條白綢帶子，遞了給他，又取出一雙白色手套，分別給他雙手戴上，戴手套時捏著他手，不由得深情款款，竟不捨得放開。

楊過凝視著她臉，說道：「你現今認了我麼？」小龍女握住他手，柔情無限，微笑道：「我心中早就認你啦！」楊過精神大振，顫聲問道：「那你決意跟了我去，不嫁給這谷主啦，是不是？」小龍女微笑點頭，道：「我決意跟了你去，自不能再嫁旁人啦。過兒，從今而後，我自然是你妻子。」

她話中「跟了你去」四字，說的是與他同死，連楊過也未明白，旁人自然不懂，但「我自然是你妻子」這七個字，卻說得再也清楚不過。公孫谷主臉色慘白，雙手猛擊四下，催促綠衫弟子動手。十六名弟子抖動漁網，交叉走動。

楊過聽了小龍女這幾句話，宛似死中復活，立時勇氣百倍，就算眼前是刀山油鍋，他也不放在眼裏，右手綢帶抖動，玲玲聲響，綢帶就如一條白蛇般伸了出去。綢帶末端是個發聲的金鈴，綢帶一伸一縮，金鈴已擊中南邊一名弟子的「陰谷穴」，回過來時擊中了東邊一名弟子的「曲澤穴」。那陰谷穴正當膝彎裏側，那人立足不牢，屈膝跪下；曲澤穴位處臂彎，被點中的手臂酸軟，漁網脫手。

這兩下先聲奪人，金鈴索一出手，漁網陣立現破綻，西邊持網的四名弟子一驚之下，攻上時稍形遲緩，楊過金鈴索倒將過來，玎玲玲聲響，又將兩名弟子點倒。但就在此時，北邊那張漁網已當頭罩下，網上刀鉤距他頭頂不到半尺，以金鈴索應敵已然不及。楊過左掌翻起，一把抓住漁網，借力甩出，他手上戴著金絲掌套，手掌雖抓住匕首利鉤，卻絲毫無損。漁網給他抓住了一抖，斗然向四名綠衫弟子反罩過去。

眾弟子操練漁網陣法之時，只怕敵人漏網兔脫，但求包羅嚴密，從來沒想到漁網會掉頭反噬，見網上明晃晃的刀鉤向自己頭上撲來，素知這漁網厲害無比，同聲驚呼，撒手躍開。那替補公孫綠萼的少年身手較弱，大腿上終於給漁網的匕首帶著，登時鮮血長流，摔倒在地，痛得大聲哭號。

楊過笑道：「小兄弟，別害怕，我不傷你。」左手抖動漁網，右手舞起金鈴索，但聽得嗆啷啷、玎玲玲，刀鉤互擊，金鈴聲響，極是清脆動聽。這一來，眾弟子那裏還敢上前，遠遠靠牆站著，只未得師父號令，不敢認輸逃走，但雖不認輸，卻也是輸了。

麻光佐拍手頓足，大聲叫好，只是人群之中惟有他一人喝采，未免顯得寂寞，他叫了幾聲，瞪眼向國師道：「和尚，楊兄弟的本領不高麼？怎麼你不喝采？」國師一笑，道：「很高，很高，但也不必叫得這般驚天動地。」麻光佐瞪眼道：「為甚麼？」國師見公孫谷主雙眉豎起，慢慢走到廳心，當下凝神注視他的動靜，不去理會麻光佐說些甚麼。

※※※

公孫谷主聽小龍女說了「我自然是你妻子」這七字後，已知半月來一番好夢到頭來終於成空，雖又失望，又惱怒，但想：「我縱然得不了你的心，也須得到你的人。我一掌將這小畜生擊斃，你不跟我也得跟我，時日一久，終能教你回心轉意。」

楊過見他雙眉越豎越高，到後來眼睛與眉毛都似直立一般，不知是那一派的厲害武功，也不禁駭然，右手提索，左手抓網，全神戒備，自己和小龍女的生死存亡，在此一戰，實不敢有絲毫怠忽。

谷主繞著楊過緩緩走了一圈，楊過也在原地慢慢轉頭，眼睛始終不敢離開他的眼光，知他越遲不動手，出手越凌厲，只見他雙手向前平舉三次，雙掌合拍，錚的一響，錚錚然如金鐵相擊。楊過心中一凜，退了一步，公孫谷主右臂突伸，一把抓住漁網邊緣一扯。他似乎周身刀槍不入，手掌竟不怕漁網上的匕首利鉤。楊過但覺這一扯之力大極，五指劇痛，只得鬆手。谷主將漁網拋向廳角空著手的四名弟子，這才喝道：「退下！」

楊過漁網遭奪，不容他再次搶到先手，綢索振處，金鈴抖動，分擊對方肩頭「巨骨」與頸中「天鼎」兩穴。公孫谷主右臂長出，倏向他臂上抓來，但聽叮叮兩聲，谷主「巨骨」與「天鼎」雙穴齊中，他恍若不覺，呼的一響，手抓變掌，拍向楊過左乳。楊過大驚，急忙側身急閃，幸好他輕身功夫了得，才讓開了對方這斗然而至的掌擊。

玉女心經武功厲害之處，純在以內功為根基，練就了絕頂輕功，臨敵之時，突然以快速身手，搶點敵人穴道，或攻其要害。但公孫谷主練就閉穴奇功，周身穴道不受侵害，則玉女心經的攻勢便屬無效。楊過先前和他相鬥，是拚了性命以引動小龍女對自己的情意，認了自己，生死已置之度外。此時小龍女既已認了他，自己如給谷主或傷或擒，小龍女便陷身此谷，不能得脫，因此此番再戰，勝負之數便不能輕忽。谷主鐵掌之來，掌力沉重，楊過接了兩掌，已震得胸口隱隱作痛。此後谷主拳腳攻來，楊過只以輕功閃避，不敢硬接，但每每相去僅間一線，甚為兇險。楊過乘難反擊，即令反擊，傷不到對方，也屬無用，當此處境，已屬必敗，麻光佐等手中都為他捏了一把冷汗。

楊過又閃避了兩次，突然搶前，閃到谷主背後，突然出拳在他背心「大椎穴」上啪啪啪啪連擊四下。谷主哈哈一笑，說道：「好舒服，再打！」回手一掌，在楊過面門前掠過，相距不過寸餘。楊過叫道：「啊喲！」挫出幾步，險些摔倒，隨即使出「天羅地網勢」，高躍而起，搶到谷主背後，又連拍四掌，啪啪啪啪四響，密如擊鼓，都拍在他腰間「至陽穴」上。

谷主又道：「勞你駕，舒服得很！」回拳打出。楊過跌出幾步，腳下踉蹌，猛地躍起，又搶到谷主背後，雙手連拍，一共八下。谷主大聲怒吼，轉身大罵：「小畜生！」雙掌橫拍豎打，滿臉怒色，似欲拚命。楊過急速躍開，叫道：「好舒服嗎？」

公孫谷主躍起半空，十指似抓，惡狠狠的插將下來。楊過斜躍避開，谷主雙足落地，突然全身麻癢難當，摔倒在地，嗚嗚大呼。公孫綠萼大驚，搶上扶起，急叫：「爹，爹，你怎麼啦？」谷主左掌力推，將綠萼推開幾步，氣急敗壞的嘶聲道：「小畜生使餵毒暗器，快，快，快取解藥！」

小龍女眼望楊過，明明見他已敗得十分狼狽，不知何以能反敗為勝？楊過笑吟吟的道：「玉蜂金針，他舒服得很，勞我的駕！」小龍女這才恍然，便要取玉蜂漿救他。楊過道：「咱們先脫身出谷，再給他蜂漿。此人反覆，言而無信，靠不住得很。」小龍女點點頭。

原來楊過擊打他穴道無用，比鬥勢在有輸無贏，情緊之下，猛想起先前勝過霍都王子之法，兩次搶到谷主身後，打他穴道。谷主能自封穴道，擊打自然無用。楊過這兩下乃是虛招，令他不防，第三次手中暗持玉蜂金針，拍打八下，將兩枚餵毒金針拍入了他的「中樞穴」。這穴位在人身第十椎節之下，乃督脈內息所必經，實為人身大穴，這兩枚餵毒金針，即是打中尋常肌膚，亦必麻癢難當，何況中在要穴？楊過還怕他閉穴後諸毒不侵，兩針正中中樞穴，其餘四針卻拍在穴道之旁。

公孫谷主雖練得獨門怪異武功，能自封穴道，但究非銅皮鐵骨，刀槍不入，其實縱然是有「金鐘罩」、「鐵布衫」橫練功夫的高手，也不過能在危急中硬擋一下刀槍拳腳，玉蜂金針這等尖針，一刺之下，自然應手而入。即令針插不入，以餵毒尖針在皮肉上刺得幾下，毒質入肉，也必麻癢難當。這玉蜂金針的毒性，比之李莫愁的冰魄銀針尤為厲害，不過冰魄銀針片刻間致人死命，玉蜂針並不見血殺人，卻令人癢入內臟，中者不免打滾呼號，難忍難當。公孫谷主是自重身份的大豪，即令斬斷他一臂一腿，他也必不動聲色，但給玉蜂針在背上連刺八下，六針入肉，忍不住狂叫急號，就地滾動。

公孫綠萼走到楊過面前，彎腰行禮，說道：「楊公子，請你賜予解藥，解了我爹爹的傷毒。」楊過點頭道：「姑娘不必多禮。」朗聲說道：「公孫谷主，你如答允讓我們平安出谷，不加阻攔，解藥自當奉上。」公孫谷主勉強坐起，嘶聲道：「好！我讓你們平安出谷，決不阻攔。快給解藥。」

楊過向小龍女道：「姑姑，能給蜂漿嗎？」小龍女點點頭，從懷中取出一瓶玉蜂蜜漿，交給綠萼，說道：「公孫谷主，小徒得罪莫怪，咱們此後是友非敵，一切請你包涵，我給你賠禮了！」說著襝袵為禮，盈盈拜了下去。

綠萼道：「柳姑娘，多謝了。」微微躬身還禮，快步過去將小瓶遞給父親。公孫谷主夾手搶過，問道：「是吃的嗎？」小龍女道：「先須拔出金針，再口服蜜漿止癢。」公孫綠萼接過小龍女遞來的磁石，在父親背上拔出金針。谷主拔去瓶塞，將一瓶蜂蜜都倒在口裏。

公孫谷主轉頭向女兒道：「取我兵刃來。」綠萼遲疑不答。谷主厲聲道：「你沒聽見麼？」綠萼臉色慘白，只得應道：「是！」轉入內堂。

楊過瞧了父女二人的神情，心想：「這谷主恐怕又有詭計。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走到小龍女身前，伸出手來，柔聲道：「姑姑，你跟了過兒去罷！」

谷主背上麻癢未止，雙掌蓄勢，只要小龍女一站起身來伸手與楊過相握，立時便撲上去以鐵掌猛襲楊過背脊，打定了主意：「拚著柳妹怪責，也要將這小子打死。柳妹若是跟了他去，我這下半生做人還有何意味。」

那知小龍女只淡淡的道：「我當然要跟你去。這裏的谷主救過我性命，咱們得跟他說明白一切緣由，請他見諒，還要好好道謝。」楊過大急，心想：「姑姑甚麼事也不懂。你跟他說明白了緣由，再加道謝，難道他就會見諒？」

小龍女問道：「過兒，這些日子來你好嗎？」問到這句話時，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楊過聽到這溫柔語意，見到這愛憐神色，便是天塌下來也不顧了，那裏還想到甚麼快走？問道：「姑姑，你不惱我了？」小龍女淡淡一笑，道：「我怎麼會惱你？我從來沒惱過你。我先前不認你，是寧可自己傷心，全是為你好，你怎不明白？你轉過了身子。」楊過依言轉身，不明她用意。

小龍女從懷裏取出一個小針線包兒，在針上穿了線，比量了一下他背心衣衫上給樊一翁抓出的破孔，嘆道：「這些日子我老在想，我不在你身邊，你衣服壞了誰給你縫，破了誰給你補？本已決心今後永不再見你面，有時卻想你會不會來找我？唉，想不到你真會尋到這裏來。」說話間悽傷神色轉為歡愉，拿小剪刀在自己衣角上剪下一塊白布，慢慢的替他縫補。楊過此刻外面所穿的長袍是程英所縫，裏面仍穿著小龍女所縫、已經破爛的長袍，外袍長途跋涉，塵土滿身，早已不新了。小龍女道：「這袍子是誰給你縫的？」楊過說了程英如何救他，如何給他縫了一件新袍子的經過，兩人絮絮叨叨，竟把這龍潭虎穴，當成了古墓幽居。

當二人同在古墓之時，楊過衣服破了，小龍女就這麼將他拉在身邊，給他縫補，這些年來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此時二人於經歷大難後重聚，恍如隔世，當真旁若無人，大廳上雖眾目睽睽，兩人就與在古墓中相依為命之時一般無異。

楊過歡喜無限，熱淚奪眶而出，哽咽道：「姑姑，適才我激得你嘔了血，我……我真是不好。」小龍女微微一笑，道：「那不關你的事。你知道我早有這個病根子。沒見你多時，我天天想你，你功夫進步得好快。你剛才也嘔了血，可沒事嗎？」楊過笑道：「那不打緊。我肚子裏的血多得很。」小龍女微笑道：「你就愛這麼胡說八道。」

兩人一問一答，說的話雖平淡無奇，但人人都聽得出來，他二人相互間情深愛切，以往又有極深淵源。國師見二人和好，對己不利，一時也無法可想。谷主又驚又妒，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背上的麻癢卻漸漸減輕了。

楊過道：「這幾天中我遇到了好幾個有趣之人。姑姑，你倒猜猜我這把大剪刀是那裏得來的？」小龍女道：「我也在奇怪啊，倒似是你早料到這裏有個大鬍子，定打了這剪刀來剪他鬍子。唉，你真是頑皮，人家的長鬍子辛辛苦苦留了幾十年，卻給你一下子剪斷了，不可惜麼？」說著抿嘴一笑，明眸流轉，風致嫣然。

谷主再也忍耐不住，伸手往楊過當胸抓來，喝道：「小雜種，你也未免太過目中無人。」楊過竟不招架，說道：「不用忙，等姑姑給我補好了衣衫，再跟你打。」

谷主手指距他胸口數寸，他究是武學大宗匠的身分，雖然惱得胸口不住起伏，這一招總是不便就此送到楊過身上。忽聽綠萼在背後說道：「爹爹，兵刃取來啦。」他並不轉身，肩頭一晃，退後數尺，接兵刃在手裏。

※※※

眾人看時，只見他左手拿著一柄背厚刃寬的鋸齒刀，金光閃閃，當是鋼刀外鍍以黃金，右手執的是一柄又細又長的黑劍，在他手中輕輕顫動，顯得刃身甚為柔軟，兩邊刃口發出藍光，自是鋒銳異常。兩件兵器全然相反，一件至剛至重，一件卻極盡輕柔。

楊過向他一對怪異兵刃望了一眼，說道：「姑姑，前幾日我遇見一個女人，他跟我說了我殺父仇人是誰。」小龍女心中一凜，問道：「你的仇人是誰？」楊過咬著牙齒，恨恨的道：「你真猜一輩子也猜不著，我一直還當他們待我極好呢。」小龍女道：「他們？他們待你極好？」楊過道：「是啊，那就是……」

只聽嗡嗡一響，聲音清越，良久不絕，卻是谷主的黑劍與金刀相碰。他手腕抖動，嗡嗡嗡連刺三劍，一劍刺向楊過頭頂，一劍刺他左頸，一劍刺他右頸，都貼肉而過，相差不到半寸。那谷主自重身分，敵人既不出手抵禦，也就不去傷他，只是這三劍擊刺之準，的是神技。

小龍女道：「補好啦！」輕輕在楊過背上一拍。楊過回頭一笑，提著金鈴索走到廳心，朗聲道：「公孫谷主，剛才你麻癢難當，在地下打滾之時，答允讓我們平安出谷，不加阻攔，這話不算數了嗎？」

谷主雙眉一豎，陰森森的道：「我怎麼說話不算數？不過要在十年之後，柳姑娘要先跟我拜堂成親，你小兄弟啊，在谷裏給我砍柴種花，住上十年，那時我就讓你們平安出谷，不加阻攔。剛才我說了甚麼時候才放你們出谷沒有？我平生言而有信，決不反覆無常！」若依公孫谷主平日性格，決不致言而無信，在眾人面前失了臉面，尤其在眾弟子之前，從來不失仁義道德的絲毫尊嚴，但這些日子來，全心全意就在痴想與仙女下凡一般的小龍女成婚，如何能一招失手，便放人出谷，以致諸般想望，盡成劃餅？他提出「十年之後」四字，自覺並非反悔食言，只不過玩弄言語狡獪，遠比楊過聰明而已。

麻光佐一聽之下，哇哇大叫，大聲道：「放你娘的狗屁，說話不像人話，楊兄弟，再用暗器打他，讓他癢死了也不給解藥！」瀟湘子、尼摩星等本來無所偏袒，樊一翁、公孫綠萼等原本站在谷主一面，聽了谷主這番顛倒是非的強辯，也均覺無理之極，不以為然。

谷主右手提起黑劍，急轉圈子，在身周前後左右舞成一團黑圈，楊過身法再快十倍，也決計不能欺近身去針刺他肌膚後再全身而退。他這劍圈先護自身，令楊過無從欺近，然後漸漸逼前，劍鋒在楊過身前亂轉圈子。

楊過不知這黑劍要刺向何方，大驚之下，急向後躍。谷主出手快極，楊過後躍退避，黑劍劃成的圓圈又已指向他身前，劍圈越劃越大，初時還只繞著他前胸轉圈，數招一過，已連他小腹也包在劍圈之中，再使數招，劍圈漸漸擴及他頭頸。楊過自頸至腹，所有要害已盡在他劍尖籠罩之下。金輪國師、尹克西、瀟湘子、尼摩星等從未見過這般劃圈逼敵的劍法，無不大為駭異。

谷主一招使出，楊過立即竄避，他連劃十次劍圈，楊過逃了十次，竟無法還上一招半式，眼見敵招越來越凌厲，當下竄躍向左，抖動金鈴索，玎玲玲一響，金鈴飛出，擊敵左目。公孫谷主側頭避過，挺劍反擊。楊過鈴索一抖，已將他右腿纏住，剛要收力拉扯，谷主黑劍劃下，嗤的一聲輕響，金鈴索從中斷絕，這把黑劍竟是鋒銳無比的利刃。

眾人齊聲「啊」的一叫，只聽得風聲呼呼，公孫谷主已揮鋸齒刀向楊過劈去。楊過倒地急滾，噹的一響，震得四壁鳴響，原來他搶起樊一翁的鋼杖擋架，杖刀相交，兩人手臂都震得隱隱發麻。谷主左刀橫斫，右劍斜刺。本來刀法以剛猛為主，劍招以輕靈為先，兩般兵刃的性子截然相反，一人同使刀劍，幾是絕不可能之事，但公孫谷主雙手兵刃越使越急，而刀法劍法卻分得清清楚楚，剛柔相濟，陰陽相輔，實是武林中罕見絕技。

楊過大喝一聲，運起鋼杖，使出打狗棒法的「封」字訣，緊緊守住門戶。谷主刀劍齊施，一時竟難攻入。只打狗棒法以變化精微為主，一根輕輕巧巧的竹棒自可使得圓轉自如，手中換了長大沉重的鋼杖，數招之後便已感變化不靈。

公孫谷主忽地尋到破綻，金刀上托，將鋼杖凌空橫架，黑劍劃將下來，喀的一聲，鋼杖竟給黑劍割斷。楊過舞動半截鋼杖，杖身短了，反見靈動。谷主左手金刀疾砍下來。這一刀當頭直砍，招數似乎頗為呆滯，楊過只須稍一側身，便可輕易避過，然而谷主黑劍所劃劍圈卻籠罩住了他前後左右，令他無處閃避躲讓。楊過只得舉起半截鋼杖，一招「獨柱擎天」，硬接了他這招。但聽得噹的一聲巨響，刀杖相交，只爆得火花四濺，楊過雙臂只感一陣酸麻。

公孫谷主第二刀跟著又上，招法與第一刀一模一樣。楊過武學所涉既廣，臨敵時又是機靈異常，但他所精的古墓派武功所長在快速而不在勁力，沒法破解他這笨拙鈍重的一招，除了同法硬架之外，更無善策。刀杖二度相交，楊過雙臂酸麻更甚，心想只要再給他這般砍上幾刀，我手臂上的筋絡也要給震壞了。思念未定，谷主第三刀又已砍落。再接數刀，楊過手中的半截鋼杖已給金刀砍起累累缺口，右手虎口上也震出血來。

公孫谷主見他危急之中仍是臉帶微笑，左手一刀砍過，右手黑劍倏地往他小腹上刺去。楊過此時已給他逼在廳角，眼見劍尖刺到，忙伸手平掌一擋，劍尖刺中他掌心，劍刃彎成弧形，彈了回來。原來小龍女的掌套甚是堅密，黑劍雖利，卻傷它不得。

楊過試出掌套不懼黑劍，手掌一翻，突然伸手去拿他劍鋒，要師法當年小龍女拗斷郝大通長劍的故技，那料到公孫谷主手腕微震，黑劍斗地彎彎的繞過，劍尖正中他下臂，鮮血迸出。楊過一驚，急忙向後躍開。谷主卻不追擊，冷笑幾聲，這才緩步又進。倘若谷主手中只有一柄沉重之極的鋸齒金刀，或只一柄鋒銳無比又能拐彎刺人的黑劍，楊過定當有法抵禦，現下兩件兵刃一剛一柔，相濟而攻，楊過登時給打了個手忙腳亂。谷主揮刀砍來，楊過舉半截鋼杖擋格，嚓的一聲，谷主黑劍又將他手中半截鋼杖削去了一段，只剩尺許來長，沒法再用。

谷主左刀砍過，右劍疾刺，楊過肩頭又中，袍子上鮮血斑斑。谷主沉聲道：「你服了沒有？」楊過微笑道：「你大佔便宜的和我比武，居然還來問我服是不服，哈哈，公孫谷主，怎地你如此不要臉？」谷主收回刀劍，道：「我佔了甚麼便宜，倒要請教。」楊過道：「你左手一柄怪刀，右手一柄奇劍，這一刀一劍，只怕走遍天下也再找不到第三件，是不是？」谷主道：「是便怎樣？你的掌套鈴索，可也並不尋常啊。」

楊過將尺來長的一截鋼杖往地下一擲，笑道：「這是你大鬍子弟子的。」除下掌套，拾起割成了兩段的金鈴索，擲還給小龍女，道：「這是我姑姑的。」他雙手一拍，彈了彈身上灰塵，也不理三處傷口中鮮血汩汩流出，笑道：「我空手來你谷中，豈有為敵之意？你要殺便殺，何必多言。」

谷主見他氣度閒適，面目俊秀，身上數處受傷，竟談笑自如，行若無事，而自己雖然狡辨，似乎言之成理，畢竟內心也知言而無信，顯非君子作風，相較之下，不由得自慚形穢，心想：「此人留在世上，柳妹定然傾心於他。」挺劍往他胸口直刺過去。

楊過早已打定了主意：「我既打他不過，任他刺死便了。」見他劍到，不閃不避，卻回頭去瞧小龍女，心想：「我瞧著姑姑而死，那也快活得很。」只見小龍女臉帶甜笑，一步步向他走近，四目相投，對谷主的黑劍竟誰都不瞧一眼。

谷主與楊過素不相識，那裏來的仇怨？所以要將他置之死地，自全是為了小龍女之故，因此一劍既出，情不自禁的向小龍女瞧去。這一眼瞧過，心中立時打翻了醋缸，但見她情致纏綿的瞧著楊過，再斜眼向楊過看去，見他神色也與小龍女一般無異。此時黑劍劍尖已抵住楊過胸口，只須臂力微增，劍尖便透胸而入，但小龍女既不驚惶關切，楊過也不設法抵禦，兩人痴痴的互望，心意相通，早把身外之事盡數忘了。谷主憤恚難平，心道：「此時將這小子殺了，看來柳妹立時要殉情而死，我定須逼迫她和我成婚，過了洞房花燭，再殺這小子不遲。」叫道：「柳妹，你要我殺他呢，還是饒他？」

小龍女眼望楊過之時，全未想到谷主，突然給他大聲一呼，這才醒悟，驚道：「把劍拿開，你劍尖抵著他胸口幹麼？」谷主微微冷笑，說道：「要饒他性命不難，你叫他立時出谷，莫阻了你我吉期。」

小龍女這次未見楊過之時，打定了主意永世不再與他相會，拚著自己一生傷心悲苦，盼他得能平安喜樂，此時當真會面，如何再肯與谷主成親？自知這些日子來自己所打的主意絕難做到，寧可自己死了，也不能捨卻他另嫁旁人，回頭向谷主道：「公孫先生，多謝你救我性命。但我是不能跟你成親的了。」

公孫谷主明知其理，仍問：「為甚麼？」

小龍女與楊過並肩而立，挽著他手臂，微笑道：「我決意跟他結成夫妻，終身廝守，難道你瞧不出來嗎？」谷主身子晃了兩晃，說道：「當日你若堅不答允，我豈能乘人之危，以勢相逼？你親口允婚，那可是真心情願的。」小龍女說道：「那不錯，可是我捨不了他。咱們要去了，請你別見怪。」說著拉了楊過的手，逕往廳口走去。

谷主急縱而起，攔在廳口，嘶啞著嗓子道：「若要出谷，除非你先將我殺了。」小龍女微笑道：「你於我有救命大恩，我焉能害你？再說，你武功這般高強，我也決計打你不過。」一面說，一面撕下自己衣襟給楊過裹傷。

金輪國師突然大聲說道：「公孫谷主，你還是讓他們走的好。」谷主哼了一聲，鐵青著臉不語。國師又道：「他二人雙劍聯手，你的金刀黑劍如何能敵？與其賠了夫人又折兵，還不如賣個人情，讓了他罷。」他敗在小龍女與楊過聯手的「玉女素心劍法」之下，引為畢生奇恥，此後苦苦思索，始終想不出破解之法，這時見谷主陰陽刃法極是厲害，頗不在自己金輪之下，於是出言相激，要他三人相鬥，一來可乘機再鑽研二人聯劍招法中的破綻，尋求取勝復仇之機，二來也盼他們鬥個三敗俱傷。

其實他縱不出言相激，公孫谷主也決不能讓小龍女與楊過攜手出谷，回頭向金輪國師怒視一眼，心想：「你膽敢在我面前說這般言語。此刻無暇，日後再跟你算帳。」轉過頭來，咬牙切齒的瞧著小龍女，心道：「你的心不給我，身子定須給我。你活著不肯跟我成親，你死了我也要你葬在這谷裏。」初時他本擬以楊過的性命相脅，逼迫小龍女屈服，但見二人泯不畏死，心想縱然二人齊殺，也決不放人，雙眉又緩緩上豎，臉上殺氣漸盛，料想自己的陰陽倒亂雙刃招法神妙莫測，這對少年男女縱然聯手，也決不敵，要教二人輸得口服心服，死而無怨。

忽聽得麻光佐粗聲叫道：「喂，公孫老頭兒，人家說過不跟你成親了，你還攔著人家幹甚麼？死皮賴活的，要臉不要？」瀟湘子陰惻惻的插口道：「麻兄別要胡說，公孫谷主今日已擺下喜宴，要請咱們大吃一頓呢。」麻光佐大聲道：「他的清水素菜，有甚麼吃頭？我若是這位姑娘，也決不嫁他。如她這般美貌，便皇帝娘娘也做得，何苦跟一個兇霸霸的黃臉老頭兒一輩子吃青菜豆腐。就算不氣死，淡也淡死了她！」

小龍女轉過頭來，婉言道：「麻大爺，公孫先生於我有活命之恩，我……我……心中是永遠感激他的。」

麻光佐叫道：「好罷，公孫老兒，你若要大仁大義，不如今日就讓他小倆口兒在此間拜堂成親，洞房花燭。如果你救了一位姑娘，便想霸佔她身子，豈不是和下三濫的土匪賊強盜一模一樣？」他心直口快，說出來的話句句令人刺心逆耳，卻又難以反駁。

公孫谷主殺機一起，決意要將入谷外人一網打盡，淡淡的道：「我這絕情谷雖非甚麼了不起的地方，但各位說來便來，說去便去，我姓公孫的也太過讓人小覷了。柳姑娘……」小龍女嫣然一笑，道：「我說姓柳是騙你的，我姓龍。為的是他姓楊，我便說姓柳。」公孫谷主醋意更甚，對她這幾句話只作沒聽見，仍道：「柳姑娘，這……」他一句話還沒接下去，麻光佐插口道：「這位姑娘明明說是姓龍，你何以叫她柳姑娘？」小龍女道：「公孫先生叫慣了，這只怪我先前騙他的不好，他愛叫甚麼便叫甚麼罷。」

公孫谷主對二人之言絕不理會，仍道：「柳姑娘，這姓楊的只要勝得了我手中陰陽雙刃，我自任他平安出谷。咱二人私下的事，咱們自行了斷，可與旁人無干。」說來說去，仍是要憑武力截留小龍女。

小龍女嘆了一口氣，道：「公孫先生，我原不願與你動手，但他一個人打你不過，我只好幫他。」公孫谷主雙眉豎成兩條直線，說道：「你不怕自己適才嘔過血，那麼一起上也成。」小龍女對他極感抱憾，又道：「我和他都沒兵刃，空手跟你這對刀劍相鬥準定是輸。你大人大量，還是放我們走罷。」

金輪國師插口說道：「公孫谷主，你這谷中包羅萬有，還缺兩把長劍麼？只是我先得提醒你，他二人雙劍聯手，只怕你性命難保。」

公孫谷主向西首一指，道：「那邊過去第三間便是劍室，你們要甚麼兵刃，自行去挑選罷。只怕我所藏的利器，這幾位貴客身上還未必有。」說著嘿嘿冷笑。他自負神功無敵，再鬥亦屬必勝，免得在門人弟子之前出爾反爾，失了威風。

※※※

楊過與小龍女互視一眼，均想：「我二人若能撇開了旁人，在靜室中相處片刻，死亦甘心。」當即攜手向西，從側門出去，走過兩間房，來到第三間房前。

小龍女眼光始終沒離開楊過之臉，見房門閉著，也不細看，伸手推開，正要跨過門檻進去，楊過猛地想到一事，忙伸手拉住道：「小心了。」小龍女道：「怎麼？」楊過左足踏在門檻之外，右足跨過門檻往地板上一點，立即縮回，絲毫不見異狀。小龍女道：「你怕谷主要暗害咱們嗎？他這人很好，決不致於……」剛說完這三句話，猛聽得嗤嗤聲響，眼前白光閃動，八柄利劍自房門上下左右挺出，縱橫交錯，布滿入口，若是有人於此時踏步進門，武功再高，也難免給這八柄利劍在身上對穿而過。

小龍女透了口長氣，說道：「過兒，這谷主恁地歹毒，我真瞧錯他的為人了。咱們也不用跟他比甚麼劍，這就走罷。」忽聽身後有人說道：「谷主請兩位入室揀劍。」兩人回過頭來，只見八名綠衫弟子手持帶刀漁網，攔在身後，自是谷主防楊龍二人相偕逃走，派人截住了後路。小龍女的金鈴索已為黑劍割斷，再不能如適才這般遙點綠衫弟子的穴道。

小龍女向楊過道：「你說這室中還有甚麼古怪？」楊過將她雙手握在掌中，說道：「姑姑，此刻你我相聚，復有何憾？便是萬劍穿心，你我也死在一起。」小龍女心中也是柔情萬種。兩人一齊步入劍室，楊過隨手把門帶上。

只見室中壁上、桌上、架上、櫃中、几間，盡皆列滿兵刃，式樣繁多，十之八九都是古劍，或長逾七尺，或短僅數寸，有的鐵銹斑駁，有的寒光逼人，二人眼花繚亂，一時也看不清這許多。

小龍女對楊過凝視半晌，突然「嚶」的一聲，投入他的懷中。楊過將她緊緊抱住，在她嘴上親去。小龍女在他一吻之下，心魂俱醉，雙手伸出去摟住他頭頸，湊嘴回吻。

突然砰的一聲，室門推開，一名綠衫弟子厲聲說道：「谷主有令，揀劍後立即出室，不得逗留。」楊過臉上一紅，當即雙手放開。小龍女卻想自己心愛楊過，二人相擁而吻決沒甚麼不該，只是有人在旁干擾，難以暢懷，嘆了一口氣，輕聲說道：「過兒，待咱們打敗了那谷主，你再這般親我。」楊過笑著點了點頭，伸左手摟住她腰，柔聲道：「我永生永世也親你不夠。你揀兵器罷。」

小龍女道：「這裏的兵刃瞧來果然均是異物，沒一件不好。咱們古墓裏也沒這麼多。」於是先從壁間逐一看去，要想揀一對長短輕重都一般的利劍，但瞧來瞧去，各劍均自不同。她一面看，一面問道：「適才進室之時，你怎知此處裝有機關？」楊過道：「我從谷主的臉色和眼光中猜想而知。他本想娶你為妻，但聽到你要和我聯手鬥他，便想殺你了。以他為人，我不信他會好心讓咱們來揀選兵刃。」

小龍女又低低嘆了口氣，道：「咱們使玉女素心劍法，能勝得了他麼？」楊過道：「他武功雖強，卻也並不在金輪國師之上。我二人聯手勝得國師，諒來也可勝他。」小龍女道：「是了，國師不住激他和我二人動手，他是要瞧個清楚。」楊過微笑道：「人心鬼蜮，你也領會得一些了。我只耽心你身子，剛才你又嘔了血。」

小龍女笑靨如花，道：「你知道的，我傷心氣惱的時候才會嘔血，現下我歡喜得很，這點內傷不算甚麼。你也嘔了血，不打緊罷？」楊過道：「我見了你，甚麼都不礙事了。」小龍女柔聲道：「我也這樣。」頓了一頓，又道：「你近來武功大有進境，合鬥國師之時咱們尚且能勝，何況今日？」楊過聽了此言，也覺這場比試勝機甚高，握著她手說道：「我想要你答應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

小龍女柔聲道：「你又何必問我？我早已不是你師父，是你的妻子啦。你說甚麼，我便聽你吩咐。」楊過道：「那……那真好，我……卻不知道。」小龍女道：「自從那天在終南山的晚上，你和我這般親熱，我怎麼還能是你師父？你雖不肯娶我為妻，在我心裏，我早就是你的妻子了。」楊過不知那晚在終南山上到底為了何事，她才突然如此相問，或許是她一時心情激動，或許是她久懷情愫而適於其時突然奔放流露，自然萬萬料想不到甄志丙作惡那一節，心想：「那天我義父歐陽鋒授我武功，將你點倒，我可並沒和你親熱啊。」但耳聽得她如此柔聲說著纏綿的言語，醺醺如醉，一時也說不出話來。

小龍女靠在他胸前，問道：「你要我答應甚麼？」楊過撫著她秀髮，說道：「咱們勝了那谷主，立即動身回古墓，以後不論甚麼，你永遠不能再離開我身邊。」小龍女抬起頭來，望著他雙眼，說道：「難道我想離開你麼？難道離開你之後，我的傷心不及你厲害麼？我自然答應你，便天塌下來，我也不離開你啦。」

楊過大喜，待要說話，忽聽為首的綠衫弟子大聲道：「揀定了兵刃沒有？」

小龍女微微一笑，向楊過道：「咱們儘快走罷。」轉過身來，想任意取兩把劍便是，卻見西壁間一大片火燒的焦痕，幾張桌椅也均燒得殘破，不禁一怔。楊過笑道：「那老頑童曾闖進這劍房中來過，放了一把火，這焦痕自是他的手筆了。」見屋角裏半截畫幅之下露出兩段劍鞘。他心念一動：「這兩把劍本是以畫遮住，只因畫幅給老頑童燒去半截，劍身才顯露出來。主人如此布置，這兩把劍必定珍異。」於是伸手到壁上摘下，將一柄交給小龍女，握住另一柄的劍柄，拔出劍鞘。

劍一出鞘，兩人臉上都感到一陣涼意，劍身烏黑，沒半點光澤，就似一段黑木一般。小龍女也拔劍出鞘。那劍與楊過手中的一模一樣，大小長短，全無二致。雙劍並列，室中寒氣大增，只是兩把劍既無尖頭，又無劍鋒，圓頭鈍邊，倒似一條薄薄的木鞭，便如他二人練玉女素心劍時所使的無尖無鋒鈍劍一般。楊過翻轉劍身，見刻著兩字，文曰：「君子」，再看小龍女那把劍時，刻的是「淑女」兩字。楊過喜歡這成雙成對的劍名，眼望小龍女瞧她意下如何。

小龍女喜道：「此劍無尖無鋒，正好用來與谷主過招，他曾救我性命，我本不想傷他。」楊過笑道：「劍名君子淑女。我可當不起。這『君』字若改成個『浪』字，我用起來就更好了。」說著舉劍虛刺兩下，但覺輕重合手，極是靈便，道：「好，咱們便用這對劍罷。」

小龍女還劍入鞘，正要出室，只見桌上花瓶中插著的一叢花嬌艷欲滴，美麗異常，但雜亂無章，不成格局，多半還是周伯通來搗亂時弄亂的，於是順手去整理一下。楊過叫道：「啊喲，使不得。」但為時不及，小龍女手指上已被花刺刺中數下，她愕然回顧，問道：「怎麼？」楊過道：「這是情花啊，你在谷中這些日子，難道不知麼？」小龍女將傷指在口中吮了數下，搖頭道：「我不知道。情花？那是甚麼花？」

楊過待要解釋，一眾綠衫弟子連聲催促，兩人重回大廳。公孫谷主早已等得極不耐煩，向綠衫弟子怒目而視，顯是怪責他們辦事不力，何以任由楊龍二人耽擱了這許多時候。眾弟子極為害怕，均各變色。

公孫谷主待二人走近，說道：「柳姑娘，你揀定劍了？」小龍女取出「淑女劍」，點頭道：「我們用這對鈍劍，不敢當真與谷主拚鬥，只點到為止如何？」谷主心中一凜，厲聲道：「是誰教你們取這劍的？」說著眼光向公孫綠萼一掃，隨即又定在小龍女臉上。小龍女微感奇怪，道：「沒人教我們啊。這對劍用不得麼？那我們去換過兩把便是。」谷主怒目向楊過橫了一眼，道：「換兩把劍，豈不又去半天？不用換了，動手罷。」

小龍女道：「公孫先生，咱們話說明在先，我和他跟你單打獨鬥，都非你對手，現下以二對一，那是我們佔了便宜。我們並非真的要跟你為敵，也不是與你比甚麼勝敗。只要你不加阻攔，我們向你認輸道謝。」谷主冷笑道：「贏得我手中刀劍，我自是任你們處置，倘若你們輸了，婚姻之約可再不能反悔。」

小龍女淡然一笑，道：「我們輸了，我和他一起死了，葬身在這谷中便是。」公孫谷主更不打話，左手金刀揮出，呼的一聲，向楊過斜砍過去。

※※※

楊過提起劍來，還了一招「白鶴亮翅」，乃全真派正宗劍法。公孫谷主心想：「這一招雖然法度嚴謹，卻也只平穩而已。」右劍迴過，向他肩頭直刺，竟撇開小龍女，刀劍齊向楊過身上招呼。楊過凝神應敵，嚴守門戶，接了三招。

小龍女待谷主出了三招，這才挺劍上前。公孫谷主對她劍招卻不以金刀招架，只在她來勢極急之時，方出黑劍擋開，招數中顯得故意容讓。國師看了七八招，微笑道：「公孫谷主，你這般惜玉憐香，只怕要大吃苦頭。」谷主道：「大和尚，你若瞧不起在下，待會不妨下場賜教，此刻卻不用費神指點。」說著催動刀劍，廳中風聲漸響。

又鬥數合，楊過使一招全真劍法的「橫行漠北」，小龍女使一招玉女劍法的「彩筆畫眉」，兩下都是橫劍斜削，但楊過長劍自左而右，橫掃數尺，小龍女這劍卻不過微微兩顫，兩招合成了玉女素心劍法中的一招「簾下梳裝」。谷主一驚，舉黑劍擋開了楊過長劍，橫金刀守住眉心。小龍女的劍刃堪堪劃到他雙目之上，刀劍相交，噹的一響，金刀的刀頭竟給淑女劍割去了一截。

旁觀眾人都吃了一驚，想不到她手上這柄看來平平無奇的鈍劍竟是如此鋒銳。楊過與小龍女也大出意外，他們初時選此一對鈍劍，只為了形同古墓中的無鋒劍而雙劍同形，不料誤打誤撞，竟選中了一對寶劍，這一來更是精神大振，雙劍著著搶攻。

谷主也暗暗納罕：「柳妹與這小子武功都不及我，二人合力我本來絲毫不懼，怎知雙劍合壁，竟如此厲害，看來那賊禿的話倒也不假。倘若今日輸在他二人手下……倘若今日輸在他二人手下……」想到此處，猛地裏左刀右攻，右劍左擊，使出他平生絕學「陰陽倒亂刃法」來。黑劍本來陰柔，此時突然硬砍猛斫，變成了陽剛的刀法，而笨重長大的鋸齒金刀卻刺挑削洗，全走單劍的輕靈路子，刀成劍，劍變刀，奇幻無方。

金輪國師、瀟湘子、尹克西三人都見識廣博，但這路陰陽倒亂的刀法劍法卻從所未見，從所未聞。麻光佐叫了起來：「喂，糟老頭子，你這般亂七八糟，攪的是甚麼古怪名堂？你……你……你是越老越糟，越老越不成話了！」

谷主不過四十來歲，年紀也不甚老，今日存心要與小龍女成親，卻給這渾人「糟老頭子」長，「糟老頭子」短的叫著，心中如何不惱？此時也無餘暇與他算帳，全力施展這門已苦練了二十餘年的武功，決意先打敗楊龍二人，再來狠狠整治麻光佐。

楊過與小龍女雙劍合壁，本已漸佔上風，但對手忽然刀劍錯亂，招數奇特，二人不由得手忙腳亂，霎時之間連遇險招。楊過看出黑劍的威力強於金刀，當下將劍上的刀法盡數接了過來，讓小龍女去擋鋸齒金刀，心想她兵刃上佔了便宜，金刀不敢與她淑女劍相碰，當不致有重大危險。但這樣一來，二人各自為戰，玉女素心劍法分成兩截，威力立減。

谷主大喜，揮劍噹噹噹砍了三刀，左手刀卻同時使了「定陽針」、「虛式分金」、「荊軻刺秦」、「九品蓮台」四招。這四手劍招飄逸流轉，四劍夾在三刀之中。楊過尚能勉力抵禦，小龍女卻意亂心慌，想揮劍去削他刀鋒，但金刀勢如飛鳳，劈削不到。楊過情知不妙，拚著自身受傷，使一招全真劍法中的「馬蹴落花」，平膀出劍，劍鋒上指，將對方刀劍一齊接過。小龍女當即迴劍護住楊過頂心。二人一起一合，又回到了玉女素心劍法。這套劍法的真諦在於使劍的兩人心心相印，渾若一人，這一招楊過捨身相救，正是這劍術的無上心法。小龍女見他不守門戶，相救自己，怕他受害，忙伸劍代他守護，於是二人皆不自守而皆守，雙劍之勢驟然而盛。

數招一過，谷主額頭微微見汗，刀劍左支右絀，敗象已呈。小龍女與楊過卻越打越順手。楊過左手捏個劍訣，右手劍斜刺敵人左腰，小龍女雙手持住劍柄，舉劍上挑，這招「舉案齊眉」，劍意中溫雅款款，風光旖旎。

此時兩人所使玉女素心劍法配合無間，林朝英當年所創劍意，兩人在劍招中盡數顯了出來，臻於極詣，更沒絲毫破綻。公孫谷主見兩人雙劍猶似一人所使，右手黑劍為楊過的君子劍擋過，左手金刀給小龍女所舉的淑女劍挑開。

公孫谷主退了一步，將全身勁力都運在右臂，猛力砍出，與小龍女手中長劍即將相觸時突然側過刀身，將刀背砸向淑女劍的平面。這一招輕盈巧妙，乃上乘劍法，任何刀法中必定無法使出，是谷主「陰陽倒亂刃法」中的絕詣。金刀作劍，刀背砸上了淑女劍，勁力卻如刀招一般剛強之極。小龍女全身劇震，長劍似欲脫手飛出，她奮力握住劍柄，不讓長劍脫手，一股猛力衝向胸口，只震得肋骨格格作響，心肺俱痛，站立不定，身子向右側倒去。她怕若運力站穩，心口受震，只怕嘔血，索性便乘勢向右側臥倒，以卸去金刀這猛力的一擊之勢。

楊過見小龍女倒地，生怕敵人追擊，大駭之下，撲向她身上相護。這一下撲上，恰恰如玉女心經第七篇中的「亭亭如蓋」上半招。當日楊過和小龍女修習玉女心經第七篇之時，曾練到這招「亭亭如蓋」，因姿式誘人，楊過忍不住想吻師父，小龍女臨崖勒馬，吩咐此後不可再練。此刻勁敵狠擊之下，小龍女倒地，楊過捨命救援，乃是以自己身體代師父擋敵利刃，並沒想到這一招全未熟習、生疏之極的「亭亭如蓋」，這時想也不想便使了出來。

他一撲向小龍女身子，自然而然心生尊師之念，兩人情誼早與先前完全不同，但他仍然不敢碰到師父身子，雙手撐地，雙足也撐地弓起，胸腹與小龍女側身相離約莫半尺。公孫谷主大喜，搶上兩步，揮刀往楊過頭頂斬落。小龍女大驚，急挺淑女劍，從楊過撐起的雙腿之間刺出。公孫谷主的目光為楊過身子所遮，全沒見到，彎腰揮刀，刀鋒未及楊過頭頂，小腹突然劇痛，「啊」的一聲大叫，向後便倒，小腹上一股鮮血，向上噴射，小龍女只求救得楊過，不欲殺傷谷主，只感到劍尖及於敵身，立即縮手，玉女劍雖刺中了小腹只因小龍女立刻縮手，劍尖並未深入，這一劍既不致命，亦未令對方重傷。

楊過立即躍起，一拉小龍女左手站起，兩人搶到公孫谷主身邊，雙劍齊出，一劍指住谷主左眼，一劍指住他右眼，雙劍只需刺出半尺，公孫谷主不但雙目齊瞎，抑且立時斃命。谷主仰天躺在地下，拋下兵刃，按住小腹上傷口，嘴裏「嗬嗬」而呼。

剛才這幾招交手，兔起鶻落，變幻莫測，谷主先以倒亂刀劍的怪招，震得小龍女倒地，楊過又飛身撲上，捨身相護，谷主搶上補招，小龍女突然從楊過胯間出劍傷敵，這招「亭亭如蓋」，已極盡匪夷所思的巔峰。旁觀眾人幾乎一顆心都停了跳動，連一聲「咦」、「啊」的驚呼急叫也都沒有，直到谷主倒地，雙劍指目，才都舒了一口大氣。有不少人手心滿是冷汗，均想比武已畢，無人殞命，此事和平了結。

小龍女見到他的神情，想起他對自己有救助之德，心腸便即軟了，轉眼向楊過道：「饒了他罷？咱們回家去。」她說「回家去」，便是一起回去古墓。楊過大喜，笑道：「好，咱們回家去！」兩人收回長劍，將雙劍交還給站在身旁的公孫綠萼。

楊過伸出右手，摟住了小龍女的纖腰。小龍女回眸一笑，嬌媚無限，楊過忍不住伸嘴過去，在她臉頰上輕輕一吻。小龍女滿心喜樂，充滿了柔情密意，突然之間，胸口猶似遭到大鐵錘猛力一擊，右手手指劇痛，竟似手指給人割去。楊過知是情花之毒發作。她適才在劍室中給情花的小刺刺損手指，此刻動情，指上登感劇痛。他曾受此苦，對小龍女極為憐惜，柔聲問道：「很痛吧？」雙手捧起小龍女的手，將她疼痛的手指放入嘴裏吮吸，想稍減她的痛楚。豈知這一動柔情，自己手上也即劇痛。

谷主看到機會，人未躍起，已抓住黑劍前挺，抵住楊過胸口，楊過手中沒了兵刃，無法招架。谷主左手隨即拾起金刀。小龍女大驚來救，卻給谷主金刀攔住，她手中無劍，無法近身。谷主叫道：「拿下了這小子。」四名綠衫弟子應聲上前，撒網兜轉，將楊過擒在網裏，漁網繞了數轉，將他牢牢纏住。

公孫綠萼大驚，叫道：「爹！」手中執著的雙劍撒手掉在地下。嚓的一聲，君子劍與淑女劍互相躍近，併在一起，牢牢的再不分開，原來劍身均帶有極強磁力。小龍女悠然道：「劍猶如此，人豈不若？你將我們二人一齊殺了便是。」

公孫谷主哼了一聲，道：「你隨我來。」舉手向國師等一拱道：「少陪！」轉入內堂。四名弟子拉著漁網，擒了楊過，跟著進去。小龍女也跟隨入內。

麻光佐道：「黃臉皮糟老頭卑鄙無恥，人家明明已饒了你性命，你忽施偷襲，真豬狗不如。」國師、瀟湘子等均覺公孫谷主人品卑鄙低下，與他架子氣度大不相配。

※※※

公孫谷主昂首前行，走進一間小小的石室，拿金創藥敷了腹上劍傷，說道：「割幾綑情花來。」

楊過與小龍女既已決心一死，二人只是相向微笑，對公孫谷主做甚麼事、說甚麼話，全不理會。過不多時，石室門口傳進來一陣醉人心魄的花香，二人轉頭瞧去，迎眼只見五色繽紛，嬌紅嫩黃，十多名綠衫弟子拿著一叢叢的情花走進室來。他們手上臂上都墊了牛皮，以防為情花的小刺所傷。公孫谷主右手一揮，冷然道：「都堆在這小子身上。」

霎時之間，楊過全身猶似為千萬隻黃蜂同時螫咬，四肢百骸，劇痛難當。小龍女見了他臉上痛楚的神情，又憐惜，又憤怒，向公孫谷主喝道：「你幹甚麼？」搶上去要移開楊過身上的情花。

公孫谷主伸臂擋住，說道：「柳妹，今日本是你我洞房花燭的吉期，卻給這小子闖進谷來，將大好的日子鬧了個亂七八糟，我和他素不相識，原無怨仇，何況他既是你徒兒，只要他謹守賓客之義，我自然也禮敬有加，今日事己如此……」說到此處，左手一揮，眾弟子退出石室，帶上了室門。他繼續說道：「……是禍是福，全在你一念之間。」

楊過在情花小刺的圍刺之下苦不堪言，然不願小龍女為自己難過，咬緊了牙關始終默不出聲，於公孫谷主的話半句也沒聽進耳去。小龍女望著他痛楚的神情，憐惜之念大起，就在此時，手指上情花之毒發作，又是一陣劇痛，心想：「我只不過給情花略刺一下，已痛得如此厲害，他遍身千針萬刺，那可如何抵受？」

公孫谷主猜知她心意，說道：「柳妹，我是誠心誠意，想與你締結百年良緣，對你只有一片愛慕之忱，絕無歹意，這一節你自是明白的。」小龍女點點頭，淒然道：「你對我有救命之恩，待我也一直很好，對我殷勤周至，極盡禮遇……」她垂首半晌，長長嘆了口氣，說道：「公孫先生，當日你如沒在荒山中遇著我，若沒救我性命，任由我沒聲沒息的死了，於咱們三人都更好些。你硬逼我與你成親，明知我會終生不樂。這於你又有甚麼好處？」

公孫谷主雙眉又緩緩豎起，低沉著聲音道：「我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決不容人欺負折辱。你既答允了與我成親，便得成親。至於歡樂愁苦，世事原本難料，明天的事又有誰知道了？大家走著瞧罷。」袍袖一揮，說道：「此人遍身為情花所傷，每過一個時辰，疼痛便增一分，三十六日後全身劇痛而死。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我有秘製妙藥可給他醫治，一天之後卻神仙難救。他是死是活，就由你說罷。」說著緩步走向室門，伸手推開了門，轉頭道：「如你寧可任他慢慢痛死，那也由得你，你就在這兒瞧他三十六日，我對你絕無加害之意，你儘可放心。十二個時辰之內你如回心轉意，只須呼叫一聲，我便拿解藥來救他性命。」說著便要邁步出室。

小龍女見楊過全身發顫，咬唇出血，雙目本來朗若流星，此刻已黯然無光，想得到他身上如何痛苦，此時已如此難當，若這疼痛每過一個時辰便增一分，一連痛上三十六天，只怕地獄之中也無如此苦刑，一咬牙，說道：「公孫先生，我允你成親便了。你快放了他，取藥解救。」

公孫谷主一直逼迫，為的便是要她口出此言，此時聽在耳裏，心中又喜歡又妒恨，知道自今之後，這女子對己只有怨憎，決無半分情意，點頭道：「你能回心轉意，於大家都好。今晚你我洞房花燭之後，明日一早我便取藥救他。」小龍女道：「你說過了的話不算數，你先給他治好傷。」谷主嘆道：「柳妹，你也太小覷我了。好容易才叫你答允，你實非真心情願，我就再蠢，也豈能不知？難道我先能給他治傷麼？」轉身出門。

小龍女與楊過慘然相對，半晌無言。楊過緩緩的道：「姑姑，過兒承你傾心相愛，雖在九泉，亦是心懷安暢。你將我一掌打死了罷！」小龍女心想：「我先將他打死，隨即自盡。」於是提起手來，潛運內勁。楊過臉露微笑，目光柔和，甜甜的瞧著她，低聲道：「此刻便是你我洞房花燭的時光。」小龍女見他神采飛揚，心想：「這般一個俊俏郎君，何以老天便狠心如此，要他今日死於非命？」胸口一酸，突覺喉頭發甜，似乎又要嘔血，臂上的勁力登時消失。她突然撲在楊過身上，情花的千針萬刺同時刺入她的體內，說道：「過兒，你我同受苦楚。」

忽聽背後公孫谷主「啊喲」一聲驚呼，道：「你……你……」隨即冷冷的道：「那又何苦如此？你身上挨痛，他的疼痛便能少了半分嗎？」小龍女深情無限的瞧著楊過，更不回頭。公孫谷主向楊過道：「再過十個時辰，我便拿靈藥來救你。這十個時辰之中，只要你清心無慾，縱有痛楚，亦不難熬。」拉著小龍女手臂出了室門。小龍女全身無力，只得由他拉出。

※※※

楊過身上受苦，心中傷痛：「前時所受的諸般苦楚，與今日相較已全都算不了甚麼。這谷主如此卑鄙狠毒，我焉能一死了之，任由姑姑落在他手中苦受折磨？何況我父仇未報，豈能讓那假仁假義的郭靖、黃蓉作下惡事，不受報應？」思念及此，不由得熱血如沸，激昂振奮，「死不得，無論如何死不得！便算姑姑成了這谷主的夫人，我還是要救她出來。我還得苦練武功，給死去的父母報仇。」咬緊牙關，盤膝坐起，雖在漁網之中不能坐正姿式，還是氣沉丹田，用起功來。

過了兩個時辰，已是午後，一名綠衫弟子端著盤子走進來，盤中裝著四個無酵饅頭，說道：「谷主今日新婚大喜，也讓你好好吃一個飽。」將盤子放在漁網之側，他手上密密層層的包著粗布，唯恐為情花所傷。楊過伸手出網，取過四個饅頭都吃了，心想：「我既要和這賊谷主廝拚到底，便不能作踐自己身子。」那弟子笑道：「瞧不出你胃口倒好。」

突然門口綠影一晃，又有一名綠衫弟子進來，悄沒聲的走到那人身後，伸拳在他頭頂重重擊落。先前那人沒瞧見來人是誰，已給打得昏暈過去。

楊過見偷襲的那人竟是公孫綠萼，奇道：「你……你……」公孫綠萼轉身先將室門關上，低聲道：「楊大哥悄聲，我來救你。」說著解開漁網的結子，搬開叢叢情花，放了楊過出來，她手上也纏著粗布。楊過遲疑道：「令尊若知此事……」公孫綠萼道：「我拚著身受重責便是。」隨手摘下一小叢情花，塞在那綠衫弟子口中，令他醒後不能呼救，然後將他縛入漁網，情花堆了個滿身，這才低聲道：「楊大哥，倘若有人進來，你就躲在門後。你身中劇毒，我到丹房去取解藥給你。」

楊過好生感激，知她此舉身犯奇險，自己與她相識不過一日，她竟背叛父親來救自己，說道：「姑娘，我……我……」內心激動，竟然說不下去了。綠萼微微一笑，說道：「你稍待片刻，我即時便回。」說著翩然出室。

公孫綠萼年方十八，正當情竇初開之時，絕情幽谷中所授內功修為，本來皆教人屏棄情愛，斷絕欲念。但有生即有情，佛家稱有生之物為「有情」，不但男女老幼皆屬有情，即令牛馬豬羊、魚鳥蛇蟲等等，也均有情，有生之物倘真無情，不免滅絕，更無繁衍。絕情谷所修者大違人性物性，殊非正道。谷中雖有男子，但人人言語無味，神色冰冷。公孫綠萼自幼少享父母親人之情，所遇者皆以無情為高，世上所有美味華服、脂粉珍飾，暢情悅性之物事，皆遭排斥，突然遇到楊過，此人不但大讚其美，且舉止跳脫，言語可喜，忽然而逢人生絕大快人快事，不由得心魂俱醉，無可抗禦。這一日中，靜中自思，無時無刻不在楊過身上，一縷情絲，牢牢繫上了這少年男子，再也不能自拔，雖為片面相思，但「作繭自縛」，所縛者也是生死以之，不亞於兩情相悅了。

楊過呆呆出神：「她何以待我如此好法？我雖遭際不幸，自幼被人欺辱，但世上真心待我之人卻也不少。姑姑是不必說了，如孫婆婆、洪老幫主、義父歐陽鋒、黃島主這些人，又如程英、陸無雙，以及此間公孫綠萼這幾位姑娘，無不對我極盡至誠。我的時辰八字必是極為古怪，否則何以待我好的如此之好，對我惡的又如此之惡？」他卻想不到自己際遇特異，所逢之人不是待他極好，便是極惡，乃他自己天性偏激使然，心性相投者他赤誠相待，言語不合便視若仇敵，他待別人如是，別人自然也便如是以報了。

等了良久，始終不見綠萼現身。楊過越等越擔憂，初時還猜想定是丹房中有人，盜藥一時不得其便，時刻漸久，心想縱然取藥不得，她也必過來告知，瞧來此事已凶多吉少，她為我干冒大險，我怎可不設法相救？於是將室門推開一縫，向外張望，門外靜悄悄的並無人影，當即溜了出來，卻不知綠萼身在何處。

正自徬徨，忽聽轉角處腳步聲響，他忙縮身轉角，只見兩名綠衫弟子並肩而來，手中各執一條荊杖，顯是行刑之具。楊過大怒：「姑姑寧死不屈，這無恥谷主竟要對她苦刑逼迫！」放輕腳步，跟隨在兩名弟子之後。那二人並不知覺，曲曲折折的繞過幾道長廊，來到一間石室之前，朗聲說道：「啟稟谷主，荊杖取到。」推門入內。

楊過心中怦怦而跳，見那石室東首有窗，走到窗下，湊眼向內張望，豈知小龍女不在室內，綠萼卻垂首站在父親之前。谷主居中而坐，兩名綠衫弟子手持長劍，守在綠萼左右。

谷主接過荊杖，冷冷的道：「萼兒，你是我親生骨肉，到底為何叛我？」綠萼低頭不語。谷主道：「你看中了那姓楊的小子，我豈有不知？我本說要放了他，你又何必性急？明日爹爹跟他說，就將你許配於他如何？」楊過如何不知公孫綠萼對己大有情意，但此刻聽人公然說將出來，一顆心還是怦然而動。

公孫綠萼低頭不語，過了片刻，突然抬頭，朗聲說道：「爹爹，你此刻一心想著自己成親，那裏還顧念到女兒？」谷主哼了一聲，並不接口。綠萼又道：「不錯，女兒欽慕楊公子為人正派，有情有義。但女兒知他心目中只有龍姑娘一人。女兒所以救他，就是……就是瞧不過爹爹的所作所為，別無他意。」楊過心中激動：「這賊谷主乖戾妄為，所生的女兒卻如此仁義。」

谷主臉上木然，並無氣惱之色，淡淡的道：「依你說來，那我便是為人不正派了，便是無情無義了？」綠萼道：「女兒怎敢如此數說爹爹。只是……只是……」谷主道：「只是怎麼？」綠萼道：「那楊公子身受情花的千針萬刺，痛楚如何抵擋？爹爹，你大恩大德，放了他罷。」谷主冷笑道：「我明日自會救他放他，何用你從中多事。」

綠萼側頭沉吟，似在思量有幾句話到底該不該說，終於臉現堅毅之色，說道：「爹爹，女兒受你生養撫育的大恩，那楊公子只是初識的外人，女兒如何會反去助他？倘若爹爹明日當真給他治傷，將他釋放，女兒又何必冒險到丹房中來？」谷主厲聲說道：「那你為何又來了？」公孫綠萼道：「女兒就知爹爹對他不懷善意，你逼迫龍姑娘與你成親之後，便要使毒計害死楊公子，好絕了龍姑娘之念。你中毒針後要解藥，說過要讓他們出谷，不加阻攔，這話便不守信，剛才比劍，明明是他們饒了你，人人都瞧見的……」

谷主兩道長眉登即豎起，冷冷的道：「哼，當真養虎貽患。把你養得這麼大了，想不到今日竟來反咬我一口。拿來！」說著伸出手來。綠萼道：「爹爹要甚麼？」谷主道：「你還裝假呢？那治情花之毒的絕情丹啊。」綠萼道：「女兒沒拿。」谷主站起身來，道：「那麼那裏去了？」

楊過打量室中，見桌上，櫃中滿列藥瓶，壁上一叢叢的掛著無數乾草藥，西首並列三座丹爐，這間石室自便是所謂丹房了。瞧著谷主的神情，綠萼今日非受重刑不可，只聽她道：「爹爹，女兒私進丹房，確是想取絕情丹去救楊公子，但一直沒找到，否則何以會給爹爹知覺？」

谷主厲聲道：「我這藏藥之所極是機密，幾個外人一直在廳，沒離開過一步，這絕情丹突然失了影蹤，難道它自己會生腳不成？」綠萼跪倒在地，哭道：「爹爹，你饒了楊公子性命，命他出谷之後永世不許回來，也就是了。」谷主冷笑道：「若是我性命垂危，你未必便肯跪地向人哭求。」綠萼不答，只抱住了他雙膝。

谷主道：「你取去了絕情丹，又教我怎生救他？好，你不肯認，也由得你。你就在這兒耽一天。你雖偷了我的丹藥，卻送不到那姓楊的小子口中，總是枉然，十二個時辰之後，我再放你罷！」說著走向室門。公孫綠萼咬牙叫道：「爹爹！」

谷主道：「你還有何話說？」綠萼指著那四名弟子道：「你先叫他們出去。」谷主道：「我谷中眾心如一，事無不可對人言。」綠萼滿臉通紅，隨即慘白，說道：「好，你不信女兒的話，那你便瞧我身上有沒有丹藥。」說著解去上衫，接著便解裙子。公孫谷主忙揮手命四名弟子出外，關上了室門。片刻之間，綠萼已將外衫與裙子脫去，只留下貼身的小衣，果然身上並無一物。

楊過在窗外見她全身晶瑩潔白，心中怦的一動。他是少年男子，綠萼身材豐腴，容顏俏麗，一看之下，不由得血脈賁張，心生情欲，全身登時劇痛，隨即想起：「她是為救我性命，這才不惜解衣露軀，楊過啊楊過，你再看一眼，那便禽獸不如了。」急忙閉眼，但心神煩亂之際，額頭竟輕輕在窗格子上一碰。

這一碰雖只發出微聲，公孫谷主卻已知覺，走到三座丹爐之旁，將中間一座丹爐推開，把東首的推到中間，西首的推到東首，然後將原在中間的推到了西首，說道：「既是如此，我便允你饒那小子的性命便是。」綠萼大喜，拜倒在地，顫聲道：「多謝爹爹！」

谷主走到靠壁的椅中坐下，道：「我谷中規矩，你是知道的。擅入丹房，該當如何？」綠萼低首道：「該當處死。」谷主嘆道：「你雖是我親生女兒，但也不能壞了谷中規矩，你好好去罷！」說著抽出黑劍，舉在半空，柔聲道：「唉，萼兒，你如從此不代那姓楊的小子求情，我便饒你。我只能饒一個人，饒你還是饒他？」公孫綠萼低聲道：「饒他！」谷主道：「好，我女兒當真大仁大義，勝於為父得多了。」揮劍往她頭頂劈下去。

楊過大驚，叫道：「且慢！」從窗口飛身躍入，跟著叫道：「該當殺我！」右足在地下一點，正要伸手去抓公孫谷主手腕，阻他黑劍下劈，突覺足底一軟，卻似踏了個空。楊過急提真氣，左手兩根手指在地下一捲，身子斗然向上拔起。谷主雙掌在女兒肩頭一推。綠萼身不由主的急退，往楊過身上撞來。

楊過躍起後正向下落，公孫綠萼恰好撞向他身上，兩人登時一齊筆直墮下，但覺足底空虛，竟似直墮了數十丈尚未著地。楊過雖然驚惶，仍想到要護住綠萼性命，危急中雙手將她身子托起，眼前一片黑暗，不知將落於何處，足底是刀山劍林？還是亂石巨岩？思念未定，撲通一聲，兩人已摔入水中，往下急沉，原來丹房之下竟是個深淵。

# 第十九回 地底老婦

楊過一足與水面相觸的一瞬之間，心中一喜，知道性命暫可無礙，否則二人從數十丈高處直墮下來，非死不可。衝力既大，入水也深，但覺不住的往下潛沉，竟似永無止歇。他閉住呼吸，待沉勢一緩，左手抱著綠萼，右手撥水上升，剛鑽出水面吸了口氣，突然鼻中聞到一股腥臭，同時左首水波激盪，似有甚麼巨大水族來襲。

一個念頭在他心中轉過：「賊谷主將我二人陷在此處，豈有好事？」右手發掌向左猛劈出去，砰的一聲巨響，擊中了甚麼堅硬之物，跟著波濤洶湧，他借著這一掌之勢，已抱著公孫綠萼向右避開。

他不精水性，所以能在水底支持，純係以內功閉氣所致。此時眼前一片漆黑，只聽得左首和後面擊水之聲甚急，他右掌翻出，突然按到一大片冰涼粗糙之物，似是水族的鱗甲，大吃一驚：「難道世間真有毒龍？」手上使勁，騰身而起，那怪物卻給他按入了水底。他深深吸了口氣，準擬再潛入水中，那知右足竟已踏上了實地，這一下非事先所料，足上使的勁力不對，撞得急了，右腿好不疼痛。

心喜之餘，腿上疼痛也顧不得了，伸手摸去，原來是深淵之旁的巖石。他只怕怪物繼續襲來，忙抱了綠萼向高處爬去，坐穩之後，驚魂稍定。公孫綠萼吃了好幾口水，人已半暈。楊過讓她伏在自己腿上，緩緩吐水。只聽得巖石上有爬搔之聲，腥臭氣息漸濃，有幾隻怪物從水潭中爬了上來。

綠萼翻身坐起，摟住了楊過脖子，驚道：「那是甚麼？」楊過道：「別怕，你躲在我身後。」綠萼不動，只摟得他更加緊了，顫聲道：「鱷魚，鱷魚！」

楊過在桃花島居住之時曾見過不少鱷魚，知道此物兇猛殘忍，尤勝陸上虎狼，當日他與郭芙、武氏兄弟等見到，從來不敢招惹，一向遠而避之，不意今日竟會在這地底深淵之中相遇，坐穩身子，凝神傾聽，從腳步聲中察覺共有三條鱷魚，正一步步爬近。

綠萼低聲道：「楊大哥，想不到我和你死在一處。」語氣中竟有喜慰之意。楊過笑道：「便是要死，咱們也得先殺幾條鱷魚再說。」

這時當先一條鱷魚距楊過腳邊已不到一丈，綠萼叫道：「快打！」楊過道：「再等一下。」伸出右足，垂在巖邊，那鱷魚又爬近數尺，張開大口，往他足上狠狠咬落。楊過右足回縮，跟著揮腳踢出，正中鱷魚下顎。那鱷魚一個觔斗翻入淵中，只聽得水聲響動，淵中群鱷一陣騷動，另外兩條鱷魚卻又已爬近。

楊過雖中情花劇毒，武功絲毫未失，適才這一踢實有數百斤力道，鱷魚皮甲堅硬，踢中鱷魚後足尖隱隱生疼，那鱷魚跌入潭中後卻仍游泳自如，心想：「單憑空手，終究奈何不了這許多兇鱷，鬥到後來，我與公孫姑娘遲早會給牠們吃了，如何想個法子，方能將這些鱷魚盡數殺死？」伸手出去想摸塊大石當武器，但巖石上光溜溜的連泥沙也無一粒，只聽得兩頭鱷魚又爬近了些，忙問：「你身上有佩劍麼？」

公孫綠萼道：「我身上？」想起自己在丹房中除去衣裙，只餘下貼身小衣，這時卻偎身於楊過懷中，不由得大羞，登時全身火熱，心中卻甜甜的喜悅不勝。

楊過全神貫注在鱷魚來襲，並未察覺她有何異狀，耳聽得兩頭鱷魚距身前已不過丈許，身後又有兩頭，若發掌劈打，原可將之擊落潭中，但轉瞬間又復來攻，於事無補，自己內力卻不絕耗損，於是蓄勢不發，待二鱷爬到身前三尺之處，猛地裏雙掌齊發，啪啪兩聲，同時擊在二鱷頭上。鱷魚轉動不靈，楊過掌到時不知趨避，但皮甲堅厚，只暈了一陣，滑入潭中。就在此時，身後二鱷已然爬到，楊過左足將一鱷踢下巖去，這一腳踢得重了，抱持綠萼不穩，她身子一側，向巖下滑落。

綠萼驚叫一聲，右手按住巖石，運勁竄上。楊過伸掌在她背心一托，將她救上。這麼一耽擱，最後一頭鱷魚已迫近身邊，張開巨口往楊過肩頭咬落。這時拳打足踢均已不及，雖可躍開閃避，但那巨口的雙顎一合，說不定便咬在綠萼身上，危急中雙手齊出，一手扳住鱷魚的上顎，一手扳住下顎，運起內力，大喝一聲，喀喇一響，鱷魚兩顎從中裂開，登時身死。

楊過雖扳死兇鱷，卻也已驚得背上全是冷汗。綠萼道：「你沒受傷罷？」楊過聽她語聲之中又溫柔，又關切，心中微微一動，道：「沒有。」只適才使力太猛，雙臂略覺疼痛。綠萼察覺死鱷身軀躺在巖上，一動也不動，心中欽佩，道：「你空手怎麼將牠弄死的？黑暗中便又瞧得恁地清楚。」楊過道：「我隨著姑姑在古墓中居住多年，只要略有微光，便能見物。」他說到姑姑與古墓，不由得一聲長嘆，突然全身劇痛，萬難忍受，不由得縱聲大叫，同時飛足將死鱷踢入潭中。

兩頭鱷魚正向巖上爬上來，聽到他慘呼之聲，嚇得又躍入水中。

公孫綠萼忙握住他手臂，另一手輕輕在他額頭撫摸，盼能稍減他的疼痛。楊過自知身中劇毒，縱然不處此危境，也活不了幾日，聽公孫谷主說要連痛三十六日才死，但疼痛如此難當，只要再挨幾次，終於會忍耐不住而自絕性命，然自己一死之後，綠萼無人救護，豈不慘極，心想：「她所以處此險境，全是為了我。我不論身上如何疼痛，必當支持下去，但願那谷主稍有父女之情，終於回心轉意而將她救回。」心中盤算，一時沒想及小龍女，疼痛登時輕緩，說道：「公孫姑娘，別害怕，我想你爹爹就會來救你上去。他只恨我一人，對你向來鍾愛，此時定然已好生後悔。」

公孫綠萼垂淚道：「當我媽在世之時，爹爹的確極是愛我。後來我媽死了，爹爹就對我日漸冷淡，但他……但他……心中，我知道是不會恨我的。」停了片刻，斗地想起許多奇怪難解之事，說道：「楊大哥，我忽然想起，爹爹一直在怕我。」楊過奇道：「他怕你？那倒奇了。」綠萼道：「是啊，我總覺爹爹見到我之時神色間很不自然，似是心中隱瞞著甚麼要緊事情，生怕給我知道了。這些年來，他總是儘量避開我，不見我面。」

他以前見到父親神情有異，雖覺奇怪，但每次念及，總是只道自母親逝世，父親心中悲痛，以至性情改變，但這次她摔入鱷潭，卻明明是父親布下的圈套。他在丹房中移動三座丹爐，自是打開翻板的機關。若說父親心恨楊過，要將他置之死地，楊過本已中了情花之毒，只須不加施救，便難活命，何況那時他正跌向鱷潭，其勢已萬難脫險，然則父親何以將自己也推入潭中？這一掌之推，那裏還有絲毫父女之情？這決非盛怒之下一時失手，其中必定包藏了陰謀禍心。她越想越難過，但心中也越加明白。父親從前許多特異言行當時茫然不解，只是拿「行為怪僻」四字來解釋，此時想來，顯然全是從一個「怕」字而起，可是他何以會害怕自己的親生女兒，卻萬萬猜想不透。

這時鱷潭中鬧成一片，群鱷正自分嚼死鱷，一時不再向巖上攻來。楊過見她呆呆出神，問道：「是不是你父親有甚隱事，給你無意之中撞見了？」綠萼搖頭道：「沒有啊。爹爹行為端方，處事公正，谷中大小人等都對他極為敬重。今日他如此對你確是不該，但以往從未有過這般倒行逆施之事。」楊過不知絕情谷中過去情事，自難代她猜測。

鱷潭深處地底，寒似冰窟，二人身上水濕，更加涼氣透骨。楊過在寒玉床上練過內功，對這一點寒冷毫不在意，綠萼卻已不住顫抖，偎在楊過懷中求暖。楊過知她怕冷，左臂稍稍用力，將她摟在懷裏，心想這姑娘命在頃刻，定然又難過又害怕，想說幾句笑話逗她一樂，但見潭中群鱷爭食，巨口利齒，神態猙獰可怖，於是笑道：「公孫姑娘，今日你我一齊死了，你來世想轉生變作甚麼東西？似這般難看的鱷魚，我是說甚麼也不變的。」

綠萼微微一笑，道：「你還是變一朵水仙花兒罷，又美又香，人人見了都愛。」楊過笑道：「要說變水仙花，也只有你這等人才方配。若是我啊，不是變作喇叭花，便是牛屎菊。」綠萼笑道：「倘若閻羅王要你變一朵情花，你變不變？」

楊過默然不答，心中悔恨：「憑我和姑姑合使玉女素心劍法，那賊谷主終非敵手。那時他倒在地下，已輸透求饒。咱二人不該心軟，饒了他命，又想到回去古墓，心花怒放，以致情花之毒發作。唉，這也是天數使然，無話可說了。卻不知姑姑眼下如何？」他一想到小龍女，身上各處創口又隱隱疼痛。

綠萼不聽他答話，已知自己不該提到情花，忙岔開話題，說道：「楊大哥，你能瞧見鱷魚，我眼前卻黑漆漆的，甚麼都瞧不見。」楊過笑道：「鱷魚的尊容醜陋得緊，不瞧也罷。」說著輕輕拍了拍她肩頭，意示慰撫。當她怕冷時摟住她，只求她不冷得發抖，碰到她滑膩的柔膚，危急中也無他念，這時心神稍定，一拍她肩頭，著手處冰涼柔膩，才想到她在丹房中解衣示父，只剩下貼身小衣，肩頭和膀子都沒衣服遮蔽。楊過微微一驚，急忙縮手。綠萼想到他能在暗中見物，自己半裸之狀全都給他瞧得清清楚楚，不禁叫了聲：「啊喲！」身子自然而然的讓開了些。

楊過稍稍坐遠，脫下長袍，給她披在身上，解衣之際，不但想到了小龍女，也想到了給自己縫袍的程英，想到願意代己就死的陸無雙，自咎一生辜負美人之恩極多，愧無以報，不禁長長的嘆了口氣。

綠萼整理一下衫袖，將腰帶繫上，忽覺楊過長袍的衣袋中有小小一包物事，伸手摸了出來，交給他道：「這是甚麼東西？你要不要用？」楊過接了過來，入手只覺沉沉地，問道：「那是甚麼？」綠萼一笑，說道：「是你袋裏的東西，怎麼反來問我？」楊過凝神看時，見是個粗布小包，自己從未見過，當即打開，眼前突然一亮，只見包中共有四物，其中之一是柄小小匕首，柄上鑲有龍眼核般大小的一顆珠子，發出柔和瑩光，照上了公孫綠萼的俏臉，心想：「聽說世上有種寶物夜明珠，夜裏自能發光，這多半便是夜明珠了。」

綠萼忽地尖叫：「咦！」伸手從包中取過一個翡翠小瓶，叫道：「這是絕情丹啊。」楊過又驚又喜，問道：「這便是能治情花之傷的丹藥？」

綠萼舉瓶搖了搖，覺到瓶中有物，喜道：「是啊，我在丹房中找了半天沒找到，怎麼反而給你拿了去？你怎地拿到的？你幹麼不服啊？你不知道這便是絕情丹，是不是？」她欣喜之餘問話連串不斷，竟沒讓楊過有答話餘暇。楊過搔了搔頭，道：「我半點也不知道，這……這瓶丹藥，怎地會放在我袋中，這可真是奇哉怪也。」

綠萼藉著匕首柄上夜明珠的柔光，也看清楚了近處物事，只見小包中除匕首與裝絕情丹的翡翠小瓶之外，還有塊七八寸見方的羊皮，半截靈芝。她心念一動，說道：「這半截靈芝就是給那老頑童折斷的。」楊過道：「老頑童？」綠萼道：「是啊，這靈芝本來種在芝房中白玉盆裏的。老頑童大鬧書劍丹芝四房，毀書盜劍，踢爐折芝，都是他幹的好事。」楊過恍然而悟，叫道：「是了，是了。」綠萼忙問：「怎麼？」

楊過道：「這個小包是周老前輩放在我身邊的。」他此時已知周伯通對己實有暗助之意，因之把「老頑童」改口稱為「周老前輩」。綠萼也已明白了大半，說道：「原來是他交給你的。」楊過道：「不，這位武林前輩遊戲人間，行事鬼神莫測，他取去了我人皮面具和大剪刀，我固然不知，而他將這小包放在我衣袋裏，我也毫無所覺。唉，他老人家的本事，我真一半也及不上了。」綠萼點頭道：「是了，爹爹說他盜去了谷中要物，非將他截住不可，而他……他當眾除去衣衫，身上卻未藏有一物。」楊過笑道：「他脫得赤條條地，竟把谷主也瞞過了，原來這包東西早已放入我袋中。」

綠萼拔開翡翠小瓶上的碧玉塞子，弓起左掌，輕輕側過瓶子，將瓶裏丹藥倒在掌中，瓶中倒出一枚四四方方骰子般的丹藥，色作深黑，腥臭刺鼻。大凡丹藥都是圓形，以便吞服，若是藥錠，或作長方扁平，如這般四方的丹藥，楊過卻從所未見，從綠萼掌中接了過來，仔細端詳。綠萼握著瓶子搖了幾搖，又將瓶子倒過來在掌心拍了幾下，道：「沒有啦，就只這麼一枚，你快吃罷，別掉在潭裏，那可就糟了。」

楊過正要把丹藥放入口中，聽她說「就只這麼一枚」，不由得一怔，問道：「只有一枚？你爹爹處還有沒有？」綠萼道：「就因為只一枚，那才珍貴啊，否則爹爹何必生這麼大的氣？」楊過大吃一驚，顫聲道：「如此說來，我姑姑遍身也中了情花之毒，你爹爹又有甚麼法子救她？」

綠萼嘆道：「我曾聽大師兄說過，谷中這絕情丹本來很多，後來不知怎地，只賸下了一枚，而這丹藥配製極難，諸般珍貴藥材沒法找全，因此大師兄曾一再告誡，大家千萬要謹防情花劇毒，小小刺傷，數日後可以自愈，那是不打緊的。中毒一深，卻令谷主難做了，因為一枚丹藥只治得一人。」楊過連叫「啊喲」，說道：「你爹爹怎地還不來救你？」

綠萼當即明白了他心意，見他將丹藥放回瓶中，輕嘆一聲，說道：「楊大哥，你對龍姑娘這般痴情，我爹爹寧不自愧？你只盼望我將絕情丹帶上去，好救龍姑娘的性命。」

楊過給她猜中心事，微微一笑，說道：「我既盼望你這麼好心的姑娘能平平安安的脫此險境，也盼能救得我姑姑性命。就算我治好了情花之毒，困在這鱷潭中反正也活不了，自是救治我姑姑要緊。」心想：「姑姑美麗絕倫，那公孫谷主想娶她為妻，本也可說是人情之常。姑姑不肯相嫁，他便誘她到劍房中想害她性命，用心已然險惡之極；而他明知唯一的絕情丹已給人盜去，姑姑身上的情花劇毒無可解救，已不過三十六日之命，他兀自要逼她委身，只怕這潭中的鱷魚，良心比他也還好些。」

綠萼知道不論如何苦口勸他服藥，也是白饒，深悔不該向他說了丹藥只有一枚，說道：「這靈芝雖不能解毒，但大有強身健體之功，你就快服了罷。」楊過道：「是。」將半截靈芝剖成兩片，自己吃了一片，另一片送到綠萼口中，道：「也不知你爹爹何時才來放你，吃這一片擋擋寒氣。」綠萼見他情致殷勤，不忍拒卻，張口吃了。

這靈芝已有數百年氣候，二人服入肚中，過不多時，便覺四肢百骸暖洋洋的極是舒服，精神一振，心智也隨之大為靈敏。綠萼忽道：「老頑童盜去了絕情丹，爹爹當然早已知道。他說治你之傷，固是欺騙龍姑娘，便是逼我交出丹藥，也是假意做作。」

楊過早就想到此節，但不願更增她難過，並未說破，這時聽她自己想到了，便道：「你爹爹放你上去之後，將來你須得處處小心，最好能設法離谷，到外面走走。」綠萼嘆道：「唉，你不知爹爹的為人，他既將我推入鱷潭，決不會回心轉意，放我出去。他本就忌我，經過此事之後，又怎再容我活命？楊大哥，你就不許我陪著你一起死麼？」

楊過正待說幾句話相慰，忽然又有一頭鱷魚慢慢爬上巖來，前足即將搭上從小包中抖出來的那張羊皮。楊過心念一動：「且瞧瞧這張羊皮有甚麼古怪。」提起匕首，對準鱷魚雙眼之間刺去，噗的一聲，應手而入，這匕首竟是一把砍金斷玉的利刃。那頭鱷魚掙扎了幾下，跌入潭中，肚腹朝天，便即斃命。楊過喜道：「咱們有了這柄匕首，潭中眾位鱷魚老兄的運氣可就不大好啦。」左手執起羊皮，右手將匕首柄湊過去，就著刃柄上夜明珠發出的弱光凝神細看。羊皮一面粗糙，並無異狀，翻將過來，卻見畫著許多房屋山石之類。

楊過看了一會，覺得並無出奇之處，說道：「這羊皮是不相干的。」綠萼一直在他肩旁觀看，忽道：「這是我們絕情谷水仙山莊的圖樣。你瞧，這是你進來的小溪，這是大廳，這是劍室，這是芝房，這是丹房……」她一面說，一面指著圖形。楊過突然「咦」的一聲，道：「你瞧，你瞧。」指著丹房之下繪著一些水紋。綠萼道：「這便是鱷潭了。啊……這裏還有通道。」

二人見鱷潭之旁繪得有一條通道，登時精神大振。楊過將圖樣對照鱷潭的形勢，說道：「若是圖上所繪不虛，那麼從這通道過去，必是另有出路。只是……」綠萼接口道：「奇在這通道一路斜著向下，鱷潭已深在地底，再向下斜，卻通往何處？」圖上通道到羊皮之邊而盡，不知通至甚麼所在。

楊過道：「這鱷潭的事，你爹爹或大師兄曾說起過麼？」綠萼搖頭道：「直到今日，我才知丹房下面潛伏著這許多可怕傢伙，只怕大師兄也未必知悉。可是……可是，養這許多鱷魚，定須時時餵東西給牠們吃，爹爹不知道為甚麼……」想起父親的陰狠，忍不住發抖。

楊過打量周遭情勢，見巖石後面有一團黑黝黝影子，似是通道入口，但隔得遠了，不易瞧得清楚，心想：「就算這真是通道，其中不知還養著甚麼猛惡怪物，遇上了說不定凶險更大。然而總不能在此坐以待斃，反正是死，不如冒險求生。只要把公孫姑娘救出危境，將絕情丹送入姑姑口中，那便好了。」將匕首交在綠萼手中，道：「我過去看看，你提防鱷魚。」左足在巖上一點，已飛入潭中。綠萼驚呼一聲。楊過右足踏在死鱷肚上，借勁躍起，接著左足在一頭鱷魚的背上一點。那鱷魚直往水底沉落，楊過卻已躍到對岸，貼身巖上，反手探去，叫道：「這裏果然是個大洞！」

公孫綠萼輕功遠不如他，不敢這般縱躍過去。楊過心想若是回去背負，二人身重加在一起，不但飛躍不便，而且鱷魚也借力不起，事到如今只有冒險到底，叫道：「公孫姑娘，你將長袍浸濕了丟過來。」綠萼不明他用意，但依言照做，除下長袍，在潭水中浸濕了，迅速提起，打了兩個結，成為一個圓球，叫道：「來啦！」運勁投擲過去。

楊過伸手接住，解開了結，在巖壁上找了個立足之地，左手牢牢抓住一塊凸出的巖角，右手舞動浸濕了的長袍，說道：「你仔細聽著聲音。」將長袍向前送出，回腕揮擊，啪的一聲，長袍打在洞口。他連擊三下，問道：「你知道洞口的所在了？」綠萼聽聲辨形，捉摸到了遠近方位，說道：「知道啦。」楊過道：「你跳起身來，抓住長袍，我將你拉過來。」

綠萼盡力睜大雙眼，但望出去始終是黑漆漆的一團，甚是害怕，說道：「我不……我……」楊過道：「不用怕，若是抓不住長袍摔在潭裏，我立刻跳下來救你。咱們先前尚且不怕鱷魚，有了這柄削鐵如泥的匕首，還怕何來？」說著呼的一聲，揮出長袍。

公孫綠萼一咬牙，雙足在巖上力撐，身子已飛在半空，聽著長袍在空中揮動的聲音，雙手齊出，右手抓住了長袍下襬，左手卻抓了個空。楊過只覺手上一沉，抖腕急揮，將綠萼送到了洞口，生怕她立足不定，長袍一揮出，立即便跟著躍去，在她腰間輕輕一托，將她托起，穩穩坐在洞邊。

公孫綠萼大喜，叫道：「行啦，你這主意真高。」楊過笑道：「這洞裏可不知有甚麼古怪的毒物猛獸，咱們也只好聽天由命了。」說著弓身鑽進洞裏。綠萼將匕首遞給他，道：「你拿著。」接過楊過遞來的長袍，穿在身上。

洞口極窄，二人只得膝行而爬，由於鱷潭水氣蒸浸，洞中潮濕滑溜，腥臭難聞。楊過一面爬，一面笑道：「今日早晨你我在朝陽下同賞情花，滿山錦繡，鳥語花香，過不了幾個時辰卻到了這地方，我可真將你累得慘了。」綠萼道：「這那怪得你？」

二人爬行了一陣，隧洞漸寬，已可直立行走，行了良久，始終不到盡頭，地下卻越來越平。楊過笑道：「啊哈，瞧這模樣咱們是苦盡甘來，漸入佳境。」綠萼嘆道：「楊大哥，你心裏不快活，不必故意逗我樂子……」一言未畢，猛聽得左首傳來一陣大笑之聲：「哈哈，哈哈，哈哈！」

※※※

這幾下明明是笑聲，聽來卻竟與號哭一般，聲音是「哈哈，哈哈」，語調卻異常的淒涼悲切。楊過與綠萼一生之中都從未聽到過這般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聲音，何況在這黑漆漆的隧洞之中，猝不及防的突然聞此異聲，比遇到任何兇狠的毒蛇怪物更令他二人心驚膽戰。楊過算得大膽，卻也不禁跳起身來，腦門在洞頂一撞，好不疼痛。公孫綠萼更嚇得遍體冷汗，毛骨悚然，投身入懷，一把抱住了他脖子。

二人實不知如何是好，進是不敢，退又不甘。綠萼低聲道：「是鬼麼？」這三字聲音極低，不料左首那聲音又是一陣哭笑，叫道：「不錯，我是鬼，我是鬼，哈哈，哈哈！」綠萼雙手更緊緊抱住楊過脖子，不敢鬆手。楊過也伸臂摟住她腰，以示安慰。

他心想：「她既自稱是鬼，便不是鬼。」朗聲說道：「在下楊過，與公孫姑娘二人遇難，但求逃命，對旁人絕無歹意……」那人突然插口道：「公孫姑娘？甚麼公孫姑娘？」楊過道：「公孫谷主之女，公孫綠萼。」那邊就此再無半點聲息，似乎此人忽然之間無影無蹤的消失了。

當那人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之際，二人已恐懼異常，此時突然寂靜無聲，在黑暗之中更感到說不出的驚怖，相互依偎在一起，不敢言動。綠萼抱住楊過身子，不住顫抖。

過了良久，那人突然喝道：「甚麼公孫谷主，是公孫止麼？」語意之中，充滿著怒氣，但已聽得出是女子聲音。綠萼大著膽子應道：「我爹爹確是單名一個『止』字，老前輩可識得家父麼？」那人嘿嘿冷笑，道：「我識得他麼？嘿嘿，我識得他麼？」綠萼不敢接口，只有默不作聲。又過半晌，那聲音又喝道：「你叫甚麼名字？」綠萼道：「晚輩小名綠萼，紅綠之綠，花萼之萼。」那人哼了一聲，問道：「你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生的？」

綠萼心想這怪人問我生辰八字幹麼，只怕要以此使妖法加害，在楊過耳邊低聲道：「我說得麼？」楊過尚未回答，那人冷笑道：「你是甲申年二月初三的生日，戌時生，對不對？」綠萼大吃一驚，叫道：「你……你……怎知道？」

突然之間，她心中忽生一股難以解說的異感，深知洞中怪人決不致加害自己，當下從楊過身畔搶過，迅速向前奔去，轉了兩個彎，眼前斗然亮光耀目，只見一個半身赤裸的禿頭婆婆盤膝坐在地下，滿臉嚴肅，凜然生威。

綠萼「啊」的一聲驚呼，呆呆站著。楊過怕她有失，忙跟了進去。

但見那老婆婆所坐之處是個天然生成的石窟，深不見盡頭，頂上有個圓徑丈許的大孔，日光從孔中透射進來，只是那大孔離地一百餘丈，這老婆婆多半不小心從孔中掉了進來，從此不能出去。這石窟深處地底，縱在窟中大聲呼叫，上面有人經過也未必聽見，但她從這般高處掉下來如何不死，確是奇了。見石窟中日光所及處生了不少大棗樹，難道她恰好掉在樹上，因而竟得活命？楊過見她僅以若干樹皮樹葉遮體，想是在這石窟中已是年深日久，衣服都已破爛淨盡。

那婆婆對楊過就如視而不見，眼光上下的只打量綠萼，忽而淒然一笑，道：「姑娘，你長得好美啊。」綠萼報以一笑，走上一步，萬福施禮，道：「老前輩，你好。」

那婆婆仰天大笑，聲音仍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說道：「老前輩？哈哈，我好，我好，哈哈，哈哈！」說到後來，臉上滿是怒容。綠萼不知這句問安之言如何得罪了她，心下惶恐，回頭望著楊過求援。楊過心想這老婆婆在石窟中耽了這麼久，心智失常，勢所難免，便向綠萼搖搖頭，微微一笑，示意不必與她當真，左右打量地形，思忖如何攀援出去。頭頂石孔離地雖高，憑著自己輕功，要冒險出去也未必定然不能。

綠萼卻全神注視那婆婆，但見她頭髮稀疏，幾已全禿，臉上滿面皺紋，然而雙目炯炯有神。那婆婆也目不轉瞬的望著綠萼，二人你看我，我看你，卻把楊過撇在一旁，不加理睬。那婆婆看了一會，忽然問道：「你今年幾歲啦？」綠萼道：「我今年十八歲。」那婆婆喟然道：「你都十八歲了。你左邊腰間有個硃砂印記，是不是？」

綠萼又大吃一驚，心想：「我身上這個紅記，連爹爹也未必知道，這個深藏地底的婆婆怎能如此明白？她又知道我的生辰八字，瞧來她必與我家有極密切的關連。」於是柔聲問道：「婆婆，你定然識得我爹爹，也識得我去世了的媽媽，是不是？」那婆婆一怔，說道：「你去世了的媽媽？哈哈，我自然識得。」突然語音嚴厲，喝道：「你腰間有沒紅記？快解開給我看。若有半句虛言，叫你命喪當地。」

綠萼回頭向楊過望了一眼，紅暈滿頰。楊過忙轉過頭去，背向著她。綠萼解開長袍，拉起中衣，露出雪白晶瑩的腰身，果然有一顆拇指大的殷紅斑記，紅白相映，猶似雪中紅梅一般，甚是可愛。

那婆婆只瞧了一眼，已全身顫動，淚水盈眶，忽地雙手張開，叫道：「我的親親寶貝兒啊，你媽想得你好苦。」綠萼瞧著她的臉色，突然天性激動，搶上去撲在她身上，哭叫：「媽媽，媽媽！」

楊過聽得背後二人一個叫寶貝兒，一個叫媽，不由得大吃一驚，回過身來，只見兩人緊緊摟抱在一起，綠萼的背心起伏不已，那婆婆臉上卻是涕淚縱橫，心想：「難道這婆婆竟是公孫姑娘的母親？」

只見那婆婆驀地裏雙眉豎起，臉現殺氣，就如公孫谷主出手之時一模一樣，楊過暗叫：「不好。」搶上一步，怕她加害綠萼，卻見她伸手在綠萼肩上輕輕一推，喝道：「站開些，我來問你。」綠萼一怔，離開她身子，又叫了一聲：「媽！」

那婆婆厲聲道：「公孫止叫你來幹麼？要你花言巧語來騙我，是不是？」綠萼搖頭，叫道：「媽，原來你還在世上，媽！」臉上的神色又喜歡，又難過，這顯是母女真情，那裏能有半點作偽？那婆婆卻仍厲聲問道：「公孫止說我死了，是不是？」綠萼道：「女兒苦了十多年，只道真是個無母的孤兒，原來媽好端端的活著，我今天真好歡喜啊。」那婆婆指著楊過道：「他是誰？你帶著他來幹麼？」

綠萼道：「媽，你聽我說。」將楊過怎樣進入絕情谷、怎樣中了情花之毒、怎樣二人一齊摔入鱷潭的事，從頭至尾的說了，只是公孫谷主要娶小龍女之事，全然略過不提，以防母親妒恨煩惱。

那婆婆遇到她說得含糊之處，一點點的提出細問。綠萼除了小龍女之事以外，其餘毫不隱瞞。那婆婆越聽臉色越平和，瞧向楊過的臉色也一眼比一眼親切。聽到綠萼說及楊過如何殺鱷、如何相護等情，那婆婆連連點頭，說道：「很好，很好！小夥子，也不枉我女兒看中了你。」綠萼紅暈滿臉，低下了頭。

楊過心想這其中的諸般關節，此時也不便細談，說道：「公孫伯母，咱們先得想個計策，如何出去？」那婆婆突然臉色一沉，喝道：「甚麼公孫伯母，『公孫伯母』這四字，你從此再也休得出口。你莫瞧我手足無力，我要殺你可易如反掌。」突然波的一聲，口中飛出一物，錚的一響，打在楊過手中所握的那柄匕首刃上。

楊過只覺手臂劇震，五指竟然拿捏不住，噹的一聲，匕首落地。他大驚之下，急向後躍，只見匕首之旁是個棗核，在地下兀自滴溜溜的急轉。他驚疑不定，心想：「憑我手握匕首之力，便是金輪國師的金輪、達爾巴的金杵、公孫谷主的鋸齒金刀，也不能將之震落脫手，這婆婆口中吐出一個棗核，卻將我兵刃打落，雖說我未曾防備，但此人的武功可真是深奧難測了。」

綠萼見他臉上變色，忙道：「楊大哥，我媽決不會害你。」走過去拉著他的手，轉頭向母親道：「媽，你教他怎麼稱呼，也就是了。他可不知道啊。」

那婆婆嘿嘿一笑，說道：「好，老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江湖上人稱『鐵掌蓮花裘千尺』的便是，你叫我甚麼？嘿嘿，還不跪下磕頭，稱一聲『岳母大人』嗎？」

綠萼忙道：「媽，你不知道，楊大哥跟女兒清清白白，他……他對女兒全是一片好意，別無他念。」裘千尺怒道：「哼，清清白白？別無他念？你的衣服呢？幹麼你只穿貼身小衣，卻披著他的袍子？」突然提高嗓子，尖聲說道：「這姓楊的如想學那公孫止這般薄倖無恥，我要叫他死無葬身之地。姓楊的，你娶我女兒不娶？」

楊過見她說話瘋瘋顛顛，大是不可理喻，怎地見面沒說得幾句話，就迫自己娶她女兒？但若率言拒絕，不免當場令綠萼十分難堪。何況這婆婆武功極高，脾氣又怪，自己稍有應對不善，只怕她立時會施殺手，眼下三人同陷石窟之內，總是先尋脫身之計要緊，於是微微一笑，說道：「老前輩可請放心，公孫姑娘捨身救我，楊過決非沒心肝的男子，此恩此德，終身不敢或忘。」這幾句話說得極是滑頭，雖非答應娶綠萼為妻，但裘千尺聽來卻甚為順耳。她點點頭道：「這就好了。」

公孫綠萼自然明白楊過的心意，向他望了一眼，目光中大有幽怨之色，垂首不言，過了半晌，向裘千尺道：「媽，你怎會在這裏？爹爹怎麼又說你已經過世，害得女兒傷心了十幾年？倘若女兒早知你在這兒，拚著性命不要，也早來尋你啦。」她見母親上身赤裸，如將楊過的袍子給她穿上，自己又是衣衫不週，當下撕落袍子的前後襟，給母親披在肩頭。

楊過心想程英所縫的這件袍子落得如此下場，上面還經小龍女縫補過，心中一陣難過，觸動情花之毒，全身又感到一陣劇烈疼痛。裘千尺見了，臉上一動，右手顫抖著探入懷中，似欲取甚麼東西，但轉念一想，仍空手伸出。

綠萼從母親的神色與舉動之中瞧出了些端倪，求道：「媽，楊大哥身上這情花之毒，你能設法給治治麼？」裘千尺淡淡的道：「我陷在此處自身難保，別人不能救我，我又怎能相救旁人？」綠萼急道：「媽，你救了楊大哥，他自會救你。便是你不救他，楊大哥也必定盡力助你。楊大哥，你說是不？」

楊過對這乖戾古怪的裘千尺實無好感，但想瞧在綠萼面上，自當竭力相助，便道：「這個自然。老前輩在此日久，此處地形定然熟知，能賜示一二麼？」

裘千尺嘆了口長氣，說道：「此處雖然深陷地底，但要出去卻也不難。」向楊過望了一眼，說道：「你心中定然在想，既然出去不難，我何以枯守在此？唉，我手足筋脈早斷，周身武功全失了啊。」楊過早便瞧出她手足的舉動有異，綠萼卻大吃一驚，問道：「你從上面這洞裏掉下來跌傷的嗎？」裘千尺森然道：「不是！是給人害的。」綠萼更是吃驚，顫聲道：「媽，是誰害你的？咱們必當找他報仇。」

裘千尺嘿嘿冷笑，道：「報仇？你下得了這手麼？挑斷我手足筋脈的，便是公孫止。」綠萼自從一知她是自己母親，心中即已隱隱約約的有此預感，但聽到她親口說了出來，終究還是全身劇烈一震，問道：「為……為甚麼？」

裘千尺向楊過冷然掃了一眼，道：「只因我殺了一個人，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哼，只因我害死了公孫止心愛的女人。」說到這裏，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綠萼心中害怕，與母親稍稍離開，卻向楊過靠近了些。一時之間，石窟中寂靜無聲。

裘千尺忽道：「你們餓了罷？這石窟中只有棗子裹腹充飢。」說著四肢著地，像野獸般向前爬去，行動甚是迅捷。綠萼與楊過看著，均感悽慘。裘千尺十多年來爬得慣了，也不以為意。綠萼正待搶上去相扶，已見她伏在一株大棗樹下。

也不知何年何月，風吹棗子，從頭頂洞孔中落下一顆，在這石窟的土中抽芽發莖，生長起來，開花結實，逐漸繁生，大大小小的竟生了五六十株。當年若不是有這麼一顆棗子落下，即或落下而不生長成樹，那麼楊過與公孫綠萼來到這石窟時將只見到一堆白骨。誰想得到這具骸骨本是一位武林異人？綠萼自更不會知道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裘千尺在地下撿起一枚棗核，放入口中，仰起頭來吐一口氣，棗核向上激射數丈，打正一根樹幹，枝幹一陣搖動，棗子便如落雨般掉下數十枚來。

楊過暗暗點頭，心道：「原來她手足斷了筋脈，才逼得練成這一門口噴棗核的絕技，可見天無絕人之路，當真不假。」想到此處，精神為之一振。

綠萼撿起棗子，分給母親與楊過吃，自己也吃了幾枚。在這地底的石窟之中，她款客奉母，舉止有序，儼然是個小主婦的模樣。

裘千尺遭遇人生絕頂慘事，心中積蓄了十餘年怨毒，別說她本來性子暴躁，便是一個溫柔和順之人，也會變得萬事不近人情，但母女究屬天性，眼見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兒出落得這般明艷端麗，動靜合度，憐愛的柔情漸佔上風，問道：「公孫止說了我甚麼壞話？」

綠萼道：「爹爹從來不提媽的事，小時候我曾問他我像不像媽？又問他，媽是生甚麼病死的。爹爹忽地大發脾氣，狠狠的罵了我一頓，吩咐我從此不許再提。過了幾年我再問一次，他又是板起臉斥責。」裘千尺道：「那你怎麼想？」綠萼眼中淚珠滾動，道：「我一直想，媽媽必定又美貌，又和善，爹爹跟你恩愛得不得了，因此你死了之後，旁人提到了你，他便要傷心難過，後來我也就不敢再問。」

裘千尺冷笑道：「現下你定是十分失望了，你媽媽既不美貌，又不和氣，卻是個兇狠惡毒的醜老太婆。早知如此，我想你還是沒見到我的好。」綠萼伸出雙臂摟住她脖子，柔聲道：「媽，你和我心中所想的一模一樣。」轉頭向楊過道：「楊大哥，我媽很好看，是不是？她待我好，待你也好，是不是？」這兩句話問得語含至誠，在她心中，當真以為母親乃是天下最好的婦人。

楊過心想：「她年輕時或許美貌，現今還說甚麼好看？待你或許不錯，對我就未必安著甚麼好心。」但綠萼既然這麼問，只得應道：「是啊，你說的對。」但他話中語氣就遠不及綠萼誠懇，裘千尺一聽便知，心道：「天可憐見，讓我和女兒相會，今日她心中雖滿是孺慕之情，但難保永遠如此，我的一番含冤苦情，須得跟她說個明明白白。」於是說道：「萼兒，你問我為何身陷在此？為甚麼公孫止說我已經死了，你好好坐著，我慢慢說給你聽罷。」

※※※

裘千尺緩緩的道：「公孫止的祖上在唐代為官，後來為避安史之亂，舉族遷居在這幽谷之中。他祖宗做的是武官，他學到家傳的武藝，固然也可算得青出於藍，但真正上乘的武功，卻是我傳的。」楊過和綠萼同時「啊」了一聲，頗感出於意料之外。

裘千尺傲然道：「你們幼小，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哼，鐵掌幫幫主鐵掌水上飄裘千仞，便是我的親兄長。楊過，你把鐵掌幫的情由說些給萼兒聽。」

楊過一怔，道：「鐵掌幫？弟子孤陋寡聞，實不知鐵掌幫是甚麼。」

裘千尺破口罵道：「你這小子當面扯謊！鐵掌幫威名振於大江南北，與丐幫並稱天下兩大幫會，你怎能不知？」楊過道：「丐幫嘛，晚輩倒聽見過，這鐵掌幫……」裘千尺急了，罵道：「嘿嘿，還虧你學過武藝，連鐵掌幫也不知道……」綠萼見母親氣得面紅耳赤，插口勸道：「媽，楊大哥還不到二十歲，他從小在深山中跟師父練武，武林中的事情不大明白，也是有的。」裘千尺不去理她，自管呶呶不休。

二十年前，鐵掌幫在江湖上確是聲勢極盛，但二次華山論劍之時，幫主鐵掌水上飄裘千仞皈依佛門，拜一燈大師為師，鐵掌幫便即風流雲散。當鐵掌幫散伙之時，楊過剛剛出世，後來沒聽旁人提及，他自是不知。實則他母親穆念慈，便是在鐵掌幫總舵的鐵掌峰上，失身於他父親楊康，受孕懷胎，世上才有他楊過。此時裘千尺說起，他竟瞠目不知所對。裘千尺在絕情谷中僻處二十餘年，江湖上的變動全沒聽聞，只道鐵掌幫稱雄數百年，現下定是更加興旺，她畢生以幫主二哥裘千仞自豪，聽楊過居然說連「鐵掌幫」三字也不知道，自不免暴跳如雷了。

楊過給她毫無來由的一頓亂罵，初時強自忍耐，後來聽她越罵越不成話，怒氣漸生，要待反唇相稽，刺她幾句，抬起頭來正要開口，見綠萼凝視著他，眼中柔情款款，臉上滿是歉然之色。楊過心中一軟，臉上作個無可奈何之狀，心下反而油然自得起來，暗想：「你媽媽越是罵得兇，你自越加對我好。老太婆的嘮叨是耳邊風，美人的柔情卻是心上事。」心下一寬，腦子特別機靈，忽地想起：「完顏萍姑娘的武功與那公孫止似是一路，她又說學的是鐵掌功夫，料想與鐵掌幫必有干係。」閉目一想，於完顏萍與耶律齊對戰時所使的拳法刀法還記得七八成，至於與公孫止連鬥數場，還只幾個時辰之前的事，於他的身形出手更加記得清晰，叫道：「啊喲，我記起啦。」裘千尺道：「甚麼？」

楊過道：「三年之前，我曾見一位武林奇人與十八名江湖好漢動手，他一人空手對敵十八人，結果對方九人重傷，九人給他打死了，這位武林奇人聽說便是鐵掌幫的。」裘千尺急問：「那人是怎麼一副模樣？」楊過信口開河：「那人頭是禿的，約莫六十來歲，紅光滿面，身材高大，穿件綠色袍子，自稱姓裘……」裘千尺突然喝道：「胡說！我兩位哥哥頭上不禿，身材矮小，從來不穿綠色衣衫。你見我身高頭禿，便道我哥哥也是禿頭麼？」

楊過心中暗叫：「糟糕！」臉上卻不動聲色，笑道：「你別心急，我又沒說那人是你哥哥，難道天下姓裘的都須是你哥哥？」楊過能說會道，裘千尺給他駁得無言可說，問道：「那你說他的武功是怎樣的？」

楊過站起身來，將完顏萍的拳法演了幾路，再混入公孫止的身法掌勢，到後來越打越順手，石窟中掌影飄飄，拳風虎虎，招式雖有點似是而非，較之完顏萍原來的掌法卻已高了不知多少。完顏萍拳法中疏漏不足之處，他身隨意走，盡都予以補足，舉手抬足，嚴密渾成，而每一掌劈出，更特意多加上幾分狠勁。

裘千尺看得大悅，叫道：「萼兒，萼兒，這正是我鐵掌幫的功夫，你仔細瞧著。」楊過一面打，裘千尺口講指劃，在旁解釋拳腳中諸般厲害之處。楊過暗暗好笑，心道：「再演下去，便要露出馬腳來了。」於是收勢說道：「打到此處，那位武林奇人已經大勝，沒再打下去了。」裘千尺十分歡喜，道：「許多招式你都記錯了，手法也不對，但使到這樣，也已經挺不容易了，將來我慢慢教你。那武林奇人叫甚麼名字？他跟你說些甚麼？」楊過道：「這位奇人神龍見首不見尾，大勝之後，便即飄然遠去。我只聽那九個傷者躺在地下互相埋怨，說鐵掌幫的裘老爺子也冒犯得的？可不是自己找死麼？」

裘千尺喜道：「不錯，這姓裘的多半是我哥哥的弟子。」她天性好武，十餘年來手足舒展不得，此時見楊過演出她本門武功，自是見獵心喜，當即滔滔不絕的向二人大談鐵掌門的掌法與輕功。

楊過急欲出洞，將絕情丹送去給小龍女服食，雖聽她說的是上乘武功，識見精到，聞之大有裨益，但想到小龍女身挨苦楚，那裏還有心情研討武功？當即向綠萼使個眼色。綠萼會意，問道：「媽，你怎麼將武功傳給爹爹的？」裘千尺怒道：「叫他公孫止！甚麼爹爹不爹爹？」綠萼道：「是。媽，你說下去罷。」

裘千尺恨恨的道：「哼！」過了半晌，才道：「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兩個哥哥鬧彆扭，爭吵起來……」綠萼插口道：「我有兩位舅舅嗎？」裘千尺道：「你不知道麼？」聲音變得甚是嚴厲，大有怪責之意。綠萼心想：「我怎麼會知道？」應道：「是啊，從來沒人跟我說過。」

裘千尺嘆了口長氣，道：「你……你果然是甚麼都不知道。可憐！可憐！」隔了片刻，才道：「你兩個舅舅是雙生兄弟，大舅舅裘千丈、二舅舅裘千仞。他二人身材相貌、說話聲音，全然一模一樣，但遭際和性格脾氣卻大不相同。二哥武功極高，大哥則平平而已。我的武功是二哥親手所傳，大哥卻和我親近得多。二哥是鐵掌幫幫主，他幫務既繁，自己練功又勤，很少和我見面，傳我武功之時，也督責甚嚴，話也不多說半句。大哥卻妹妹長、妹妹短的，跟我手足之情很深。後來大哥和二哥說擰了吵嘴，我便幫著大哥點兒。」綠萼問道：「媽，兩位舅舅為甚麼事鬧彆扭？」

裘千尺臉上忽然露出一絲笑容，道：「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只怪我二哥太過古板。二哥做了幫主，『鐵掌水上飄裘千仞』這八個字在江湖上響亮得緊，大哥裘千丈的名頭說出去卻很少人知道。大哥出外行走，為了方便，有時便借用二哥的名字。他二人容貌相同，又是親兄弟，借用一下名字有甚麼大不了？可是二哥看不開，常為這事嘮叨，說大哥招搖撞騙。大哥脾氣好，給二哥罵時總是笑嘻嘻的賠不是。有一次二哥實在罵得兇了，竟不給大哥留絲毫情面。我忍不住在旁插嘴，護著大哥，把這事攬到自己頭上，於是兄妹倆吵了一場大架。我一怒之下離了鐵掌峰，從此沒再回去。

「我獨個兒在江湖上東闖西蕩，有一次追殺一個賊人，無意中來到這絕情谷，也是前生的冤孽，與公孫止這……這惡賊……這惡賊遇上了，二人便成了親。我年紀比他大著幾歲，武功也強得多，成親後我不但把全身武藝傾囊以授，連他的飲食寒暖，那一樣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不用他自己操半點兒心？他的家傳武功甚麼自閉穴道法啦，漁網陣啦，陰陽倒亂雙刃法啦，巧妙倒也巧妙，可是破綻太多，全靠我挖空心思的一一給他補足。有一次強敵來襲，若不是我捨命殺退，這絕情谷早就給人毀了。誰料得到這賊殺才狼心狗肺，恩將仇報，長了翅膀後也不想想自己的本領從何而來，不想想危難之際是誰救了他性命。」說著破口大罵，粗辭污語，越罵越兇。

綠萼聽得滿臉通紅，覺得母親在楊過之前如此詈罵丈夫，委實大為失態，連叫：「媽，媽！」可那裏勸阻得住？楊過卻聽得十分有勁，只覺每一句毒罵都深得我心，志同道合。他也恨透了公孫止，聽她罵得痛快，不免在旁湊上幾句，加油添醬，恰到好處，大增裘千尺的興頭，若不是礙著綠萼的顏面，他也要一般的破口而罵了。

裘千尺直罵到辭窮才盡，罵人的言語之中更無新意，連舊意也已一再重複，這才不得不停，接下去說道：「那一年我肚子中有了你，一個懷孕的女人，脾氣自不免急著點兒，那知他面子上仍一般的對我奉承，暗中卻和谷中一個賤丫頭勾搭上了。我生下你之後，他仍和那賤婢偷偷摸摸，我一點也不知情，還道我們有了個玉雪可愛的女兒，他對我更加好了些。我給這兩個狗男女這般瞞在鼓裏過了幾年，我才在無意之中，聽到這狗賊和那賤婢商量著要高飛遠走，離開絕情谷永不歸來。

「當時我隱身在一株大樹後面，聽得這賊殺才說如何忌憚我武功了得，必須走得越遠越好，又說我如何管得他緊，半點不得自由，他說只有跟那賤婢在一起，才有做人的樂趣。我一直只道他全心全意的待我，那時一聽，氣得幾乎要暈了過去，真想衝出去一掌一個，將這對無恥狗男女當場擊斃。然而他雖無情，我卻總顧念著這些年來的夫妻恩義，還想這殺胚本來為人極好，定是這賤婢花言巧語，用狐媚手段迷住了他，當下強忍怒氣，站在樹後細聽。只聽他二人細細商量，說再過兩日，我要靜室練功，有七日七夜足不出戶，他們便可乘機離去，待得我發覺時已然事隔七日，便萬萬追趕不上了。當時我只聽得毛骨悚然，心想當真天可憐見，教我事先知曉此事，否則他們一去七日，我再到那裏找去？」說到這裏，牙齒咬得格格直響，恨恨不已。

綠萼道：「那年輕婢女叫甚麼名字？她相貌很美麼？」

裘千尺道：「呸！美個屁！這小賤人就是肯聽話，公孫止說甚麼她答應甚麼，又是滿嘴的甜言蜜語，說這殺胚是當世最好的好人，本領最大的大英雄，就這麼著，讓這賊殺才迷上了。哼，這賤婢名叫柔兒。他十八代祖宗不積德的公孫止，他這三分三的臭本事，那一招那一式我不明白？這也算大英雄？他給我大哥做跟班也還不配，給我二哥去提便壺，我二哥也一腳踢得他遠遠地。」

楊過聽到這裏，不禁對公孫止微生憐憫之意，心想：「定是你處處管束，要他大事小事都全聽你吩咐，你又瞧他不起，終於激得他生了反叛之心。」綠萼只怕她又罵個沒完沒了，忙問：「媽，後來怎樣？」

裘千尺道：「嗯，當時這兩個狗男女約定了，第三日辰時再在這所在相會，一同逃走，在這兩天之中卻要加倍小心，不能露出絲毫痕跡，以防給我瞧出破綻。接著二人又說了許多混話。那賤婢痴痴迷迷的瞧著這賊殺才，倒似他比皇帝老子還尊貴，比神仙菩薩更加法力無邊。那賊殺才也就得意洋洋，不斷的自稱自讚，跟著又摟摟抱抱，親親摸摸，這些無恥醜態只差點兒沒把我當場氣死。第三日一早，我假裝在靜室中枯坐練功，公孫止到窗外來偷瞧了幾次，臉上這副神情啊，當真是打從心底裏樂將上來。我等他一走開，立即施展輕功，趕到他們幽會之處。那無恥的小賤人早等在那裏。我一言不發便將她抓起，拋入了情花叢中……」楊過與綠萼不由得都「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裘千尺向二人橫了一眼，繼續說道：「過了片刻，公孫止也即趕到，他見柔兒在情花叢中翻滾號叫，這分驚慌也不用提啦。我從樹叢後躍了出來，雙手扣住他脈門，將他也摔入了情花叢中。這谷中世代相傳，原有解救情花之毒的丹藥，叫做絕情丹。公孫止掙扎著起來，扶著那賤婢一齊奔到丹房，想用絕情丹救治。哈哈，你道他見到甚麼？」

綠萼道：「媽……他見到甚麼？」楊過心想：「定是你將絕情丹毀了個乾淨，那還能有第二件事？」

裘千尺果然說道：「哈哈，他見到的是，丹房桌上放著一大碗水，幾百枚絕情丹浸在碗中，碗旁貼著一張字條，寫著「砒霜水」三字。要服絕情丹，不免中砒霜之毒，不服罷，終於也不免一死。配製絕情丹的藥方原是他祖傳秘訣，然而諸般珍奇藥材急切難得，而且調製一批丹藥，須連經春露秋霜，三年之後方得成功。當下他奔來靜室，向我雙膝跪下，求我饒他二人性命。他知我顧念夫妻之情，決不致將絕情丹全數毀去，定會留下若干。他連打自己耳光，賭咒發誓，說只要我饒了他二人性命，他立時將柔兒逐出谷去，永不再跟她見面，此後再也不敢復起貳心。

「我聽他哀求之時口口聲聲的帶著柔兒，心下十分氣惱，當即取出一枚絕情丹來放在桌上，說道：『絕情丹只留下一顆，只能救得一人性命。你自己知道，每人各服半顆，並無效驗。救她還是救自己，你自己拿主意罷。』他立即取過丹藥，趕回丹房。我隨後跟去。這時那賤婢已痛得死去活來，在地下打滾。公孫止道：『柔兒，你好好去罷。我跟你一塊死。』說著拔出長劍。柔兒見他如此情深義重，滿臉感激之情，掙扎著道：『好，好。我跟你在陰間做夫妻去。』公孫止當胸一劍，便將她刺死了。

「我在丹房窗外瞧著，暗暗吃驚，只怕他第二劍便往自己頸口抹去，但見他提起劍來，我正要出聲喝止，卻見他伸劍在柔兒的屍身上擦了幾下，拭去血跡，還入劍鞘，轉頭向窗外道：『尺姐姐，我甘心悔悟，親手將這賤婢殺了，你就饒了我罷。』說著舉手往口邊一送，將那枚絕情丹吞服了。這一下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但如此了結，足見他悔悟之誠，我也甚感滿意。當時他在房中設了酒宴，殷殷把盞，向我賠罪。我痛斥了他一頓，他不住口的自稱該死，發下了幾百個毒誓，說從此決不再犯。」

楊過心想：「這一下你可上了大當啦！」綠萼卻淚水泫然欲滴。裘千尺怒道：「怎麼？你可憐這賤婢麼？」綠萼搖頭不語，她實是為父親的無情狠辣而傷心。

裘千尺又道：「我喝了兩杯酒，微微冷笑，從懷中又取出一顆絕情丹來，放在桌上，笑道：『你適才下手未免也太快了些，我只不過試試你的心腸，只消你再向我求懇幾句，我便會將兩枚丹藥都給你，救了這美人兒的性命，豈不甚好？』」

綠萼忙問：「媽，倘使當時他真的再求，你會不會把兩枚丹藥都給他？」

裘千尺沉吟半晌，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了。當時我也曾想過，不如救了這賤婢，將她趕出谷去，那麼公孫止對我心存感激，說不定從此改邪歸正，再也不敢胡作非為。但他為了自己活命，忙不迭的將心上人殺了，須怪不得我啊。

「公孫止拿起那顆丹藥瞧了半天，舉杯笑道：『尺姐姐，過去的事又說它作甚？這丫頭還是殺了的好，一乾二淨。你乾了這杯。』他不住的只勸我喝酒，我了卻了一樁心事，胸懷歡暢，竟然喝得沉沉大醉。待得醒轉，已身在這石窟之中了，手足筋脈都已給他挑斷，這賊殺才也沒膽子再和我相見一面。哼，這當兒他只道我的骨頭也早已化了灰啦。」

她說完了這件事，目露兇光，神色甚是可怖。楊過與綠萼都轉開了頭，不敢與她目光相接。良久良久，三人都不說話。

綠萼環顧四周，見石窟中惟有碎石樹葉，滿地亂草，淒然道：「媽，你在這石窟中住了十多年，便只靠食棗子為生麼？」裘千尺道：「是啊，難道這千刀萬剮的賊殺才每天還會給我送飯不成？」綠萼抱著她叫了聲：「媽！」

楊過道：「那公孫止可跟你說起過這石窟有無出路？」裘千尺冷笑道：「我跟他做了這麼多年夫妻，他從來沒說過莊子之下有這麼個石窟，有這麼個水潭，石窟要是另有出路，這奸賊也不會放我在這裏了。那些鱷魚多半是他後來養的，他終究怕我逃出去。」

楊過在石窟中環繞一周，果見除了進來的入口之外更無旁的通路，抬頭向頭頂透光的洞穴望去，見那洞離地少說也有一百來丈，洞下雖長著一株大棗樹，但不過四五丈高，就算二十株棗樹疊起，也到不了頂，凝思半晌，實是束手無策，道：「我上樹去瞧瞧。」當下躍上棗樹，攀到樹頂，只見高處石壁上凹凹凸凸，不似底下的滑溜，屏住呼吸，縱上石壁，一路向上攀援，越爬越高，心中暗喜，回頭向綠萼叫道：「公孫姑娘，我若能出洞，便放繩子下來縋你們上去。」

約莫爬了六七十丈，仗著輕功卓絕，一路化險為夷，但爬到離洞穴七八丈時，石壁不但光滑異常，再無可容手足之處，而且向內傾斜，除非是壁虎、蒼蠅，方能附壁不落。楊過察看周遭形勢，頭頂洞穴徑長丈許，足可出入而有餘，心下已有計較，當即溜回石窟之底，說道：「能出去！但須搓一根長索。」於是取出匕首，割下棗樹樹皮，搓絞成索。公孫綠萼大喜，在旁相助。

兩人手腳雖快，也花了兩個多時辰，直到天色昏暗，才搓成一條極長的樹皮索子。

楊過抓住繩索，使勁拉扯幾下，道：「斷不了。」又用匕首割下一條棗樹的枝幹，長約一丈五尺，將繩索一端縛在樹幹中間，又向上爬行，攀上石壁盡頭，雙足使出千斤墜功夫，牢牢踏在石壁之上，雙臂運勁，喝一聲：「上去！」將樹幹摔出洞穴。這一下勁力使得恰到好處，樹幹落下時正好橫架在洞穴口上。

楊過拉著繩索，將樹幹拉到洞穴邊上，使得樹幹兩端橫架於洞外實地者較多，而中段凌空者只不過數尺，再拉繩索試了兩下，知道樹幹橫架處頗為堅牢，吃得住自己身子重量，叫道：「我上去啦！」雙手抓著繩索，交互上升，低頭下望，只見裘千尺與綠萼母女倆在暮色朦朧中已成為兩個小小黑影。手上加勁，上升得更快了，片刻間便已抓到架在洞口的樹幹，手臂一曲，呼的一聲，已然飛出洞穴，落在地下。

楊過舒了一口長氣，站直身子，但見東方一輪明月剛從山後升起。在閉塞黑暗的鱷潭與石窟中關了大半天，此時重得自由，胸懷間說不出的舒暢，心想：「我和姑姑同在古墓，卻何以又絲毫不覺鬱悶？可見境隨心轉，想出去而不得，心裏才難過，要是本就不想出去，出去了反而不開心了。」想到小龍女，情花刺傷處作痛，寧神片刻，將長索垂了下去。

裘千尺一見楊過出洞，便大罵女兒：「你這蠢貨，怎地讓他獨自上去了？他出洞之後，那裏還想得到咱們？」綠萼道：「媽，你放心，楊大哥不是那樣的人。」裘千尺怒道：「普天下男人都是一般，還能有甚麼好的？」突然轉過頭來，向女兒全身仔細打量，說道：「小傻瓜，你給他佔了便宜啦，是不是？」綠萼滿臉通紅道：「媽，你說甚麼，我不懂。」裘千尺更是惱怒：「你不懂，為甚麼要臉紅？我跟你說啊，對付男人，一步也放鬆不得，半點也大意不得，難道你還沒看清楚你媽的遭遇？」正自嘮叨不休，綠萼縱起身來，接住了楊過垂下的長索，給母親牢牢縛在腰間，笑道：「你瞧，楊大哥理不理咱們？」說著將繩索扯了幾扯，示意已經縛好。

裘千尺哼了一聲，道：「媽跟你說，上去之後，你須得牢牢釘住他，寸步不離。丈夫，丈夫，只是一丈，一丈之外，便不是丈夫了，知道麼？你爺爺給你媽取名為千尺，千尺便是百丈，嘿嘿，百丈之外，還有甚麼丈夫？」綠萼又好笑，又傷感，心道：「媽真是一廂情願，人家那有半點將我放在心上了。再過一百年，我也管不著他。」眼眶一紅，轉過了頭。裘千尺還待說話，突覺腰間一緊，身子便緩緩上升。

綠萼仰望母親，雖知楊過立即又會垂下長索來救自己，但此時孤零零的獨處地底石窟，不由得身子發顫，害怕異常。

楊過將裘千尺拉出洞穴，解下她腰間長索，二次垂入石窟。綠萼將樹皮索子縛在腰間，拉著繩索抖了幾下，但覺繩索拉緊，身子便即凌空上升。眼見足底的棗樹越來越小，頭頂的星星越來越明，再上去數丈便能出洞，猛聽得頭頂一人大聲呼叱，接著繩子一鬆，身子便急墮而落。從這百丈高處掉將下來，焉得不粉身碎骨？綠萼大聲驚呼，險些暈去，但覺身子往下直跌，實做不得半點主。只想：「他要摔死我嗎？不會，決計不會！」

※※※

楊過雙手交互收索，將綠萼拉扯而上，眼見成功，猛聽得身後腳步聲響，竟然有人奔來襲擊，這一下當真吃驚非小，顧不得回身迎敵，雙手如飛般收索。但聽得一人大聲喝道：「在這裏鬼鬼祟祟，幹甚麼勾當？」風聲勁急，一條長大沉重的兵刃擊向背心。

楊過聽著兵刃風聲，知是矮子樊一翁攻到，危急中只得迴過左手，伸掌搭在鋼杖上向旁推開，化解了這一擊來勢。黑暗之中，樊一翁沒見到楊過面目，但已知對方武功了得，收轉鋼杖，奮力橫掃。楊過右手支持著綠萼的身重，加之那條百餘丈的長索也頗具份量，時刻稍久，本已吃力，感知杖到，忙又伸出左掌化解。樊一翁慣用的鋼杖已毀，這時所用的是另一條更粗鋼杖，這一杖來勢極猛，楊過左掌與他杖身甫觸，登覺全身大震，右手拿捏不住，繩索脫手，綠萼便向下急跌。

石窟中綠萼驚呼，而在石窟之頂，裘千尺與楊過也是齊聲大叫。楊過顧不得擋架鋼杖，左手疾探，俯身抓住繩索。但綠萼急墮之勢極大，百來斤的重量再加上急墮的衝勢，幾達千斤之力。楊過抓住繩索，微微一頓，隨即為衝力所扯，竟身不由主，頭下腳上的向洞窟中掉了下去。他武功雖強，至此也已絕無半分騰挪餘地。

裘千尺手足經絡已斷，武功全失，在旁瞧著，只有空自焦急，眼見盤在洞穴邊的百餘丈的長索越抽越短，只要繩索一盡，楊過與綠萼便是身遭慘禍了。長索垂盡，突為二人的身重拉得急了，飛將起來，揮向裘千尺身旁。裘千尺心念一動：「你這惡賊害人，也教你同歸於盡。」看準繩索伸手輕輕一撥，這一撥並無多大勁力，但方位恰到好處，繩子甩將過去，正好在樊一翁腰間轉了幾圈，登時緊緊纏住。

樊一翁只覺腰間一緊，急忙使出千斤墜功夫想定住身子。但楊過與綠萼二人的身重併在一起，又加上這般下墮的衝力，還是帶得他一步步的走向洞穴邊上。樊一翁眼見只要再向前踏出一步，便是一個倒栽蔥摔將下去，大驚之下，左手抓住繩索，右手撐住了洞口岩石，這麼一借力，大喝一聲，竟將繩索拉得停住不動。

這時綠萼離地也不過十數丈，眼見楊過隨她摔下，心中大慰。

當時最厲害的乃這股下墜的衝勢，即是小小一顆石子，從如許高處落下，也力道奇大，待得樊一翁奮起神力將衝勢止住，他手上重量便只楊過與綠萼二人體重，不過二百來斤，於他已殊不足道。他右手拉住繩索，左手便要伸到腰間去解開繩索，再將敵人摔下，突覺背心微微一痛，一件尖物正好指在他第六椎節之下的「靈台穴」上，一個婦人的聲音喝道：「快拉上來！靈台有損，百脈俱廢！」

樊一翁大吃一驚，這「靈台有損，百脈俱廢」八字，正是師父在傳授點穴功夫時所諄諄告誡的，當下不敢違抗，只得雙手交互用力，將楊過與綠萼拉上。但他先前力抗下墜之勢，使勁過猛，此時但覺胸口塞悶、喉頭甜甜的似欲吐出血來，知道自身臟腑已受內傷，實不宜使力，苦於要害制於敵手，只得拚命使勁。好容易將楊過拉上，心中只一寬，登時四肢酸軟，哇的一聲，狂噴鮮血，委頓在地。

他這一鬆手，繩子又向下溜滑。裘千尺叫道：「快救人！」楊過那用她囑咐？搶住繩子，終於將綠萼吊上。綠萼數次上昇下降，已自嚇得暈了過去。楊過回手先點了樊一翁的伏兔、巨骨兩穴，叫他手足不能動彈，這才拿捏綠萼的人中，將她救醒。

綠萼緩緩醒轉，睜開眼來，已不知身在何地，月光下但見楊過笑吟吟的望著自己，不自禁的縱體入懷，叫道：「楊大哥，咱們都死了麼？多謝你肯陪我一起死，真正有情有義。媽呢？」楊過笑道：「是啊，咱們都死了。不過又活轉來啦。」

綠萼聽他語氣不對，大有調笑之意，身子仰後，想瞧清楚他的臉色，卻見母親似笑非笑的望著自己，不由得大羞，叫道：「媽！」站了起來。

楊過見裘千尺雖無武功，卻能制住樊一翁而救了自己性命，心下欽佩，問道：「你老人家用甚麼法子叫這矮子聽話？」裘千尺微微一笑，舉起手來，手中拿著一塊尖角石子。要知公孫止的點穴功夫是她所傳，樊一翁又學自公孫止，三人一脈相傳，口訣無異，她既將石尖對準樊一翁的靈台穴，又叫出「靈台有損，百脈俱廢」這令人驚心動魄的八個字來，樊一翁焉得不慌？其時憑著裘千尺此時手上勁力，以這麼小小一塊石子，焉能令人「百脈俱廢」？

楊過此時心中所念，只是小龍女的安危，見綠萼與裘千尺已身離險地，樊一翁也已被制，說道：「兩位在此稍待，我送絕情丹去救人要緊。」裘千尺奇道：「甚麼絕情丹？你也有絕情丹？」楊過道：「是啊，你請瞧瞧，這是不是真的丹藥。」說著從懷中取出小瓶，倒出那枚四四方方的丹藥。裘千尺接過手來，聞了聞氣味，說道：「不錯，這丹藥怎會落入你手，你既身中情花之毒，自己怎麼又不服食？」楊過道：「此事說來話長，待我送了丹藥之後，再跟前輩詳談。」說著接過丹藥，拔步欲行。

綠萼又傷感，又關懷，幽幽的道：「楊大哥，你務必避開我爹爹，別讓他見到。」裘千尺喝道：「又是爹爹！你再叫他爹爹，以後就不用叫我媽了。」

楊過道：「我送丹藥去治姑姑身上之毒，公孫谷主決不會阻攔。」綠萼道：「若是他又想毒計對付你呢？」楊過淡淡一笑，說道：「那也只好聽天由命。」

裘千尺問道：「你要去見公孫止，是不是？」楊過道：「是啊。」裘千尺道：「好，我和你同去，或可助你一臂之力。」

楊過初時一心只想著送解藥去救小龍女，並未計及其他，聽到了裘千尺這句話，眼前突然現出一片光明：「這賊谷主的原配到了，他焉能與姑姑成親？」大喜之下，突然又想到：「絕情丹只有一枚，雖救得姑姑，我卻不免一死。」思念及此，不禁黯然。

綠萼見他臉色忽喜忽憂，又想到父母會面，不知要鬧得如何天翻地覆，當真是柔腸百轉，心亂如麻。裘千尺卻興奮異常，道：「萼兒，快揹我去。」綠萼道：「媽，你須得先洗個澡，換套衣衫。」她實是怕見到父母相會的這個局面，只盼挨得一刻是一刻。

裘千尺大怒，叫道：「我衣衫爛盡，身上骯髒，是誰害的？難道……」忽地想起大哥裘千丈時常假扮二哥裘千仞，在江湖上裝模作樣，曾嚇倒無數英雄好漢，心想自己手足筋絡已斷，如何是公孫止的對手，便算與他見面，此仇也終難報，只有假扮二哥，先嚇這惡賊一個心膽俱裂，然後俟機下手，好在他從未見過二哥之面，又料定自己早已死在石窟之中，絕無疑心，但轉念又想：「我與他多年夫妻，他怎能認我不出？」

楊過見她沉吟難決，已有幾分料到，道：「前輩怕公孫止認出你來，是不是？我倒有一件寶貝在此。」於是取出人皮面具，戴在臉上，登時面目全非，陰森森的極是怕人。裘千尺大喜，接過面具，道：「萼兒，咱們先到莊子後面的樹林中躲著，你去給我取一件葛衫來，還得一把大蒲扇，可別忘了。」綠萼應了，俯身將母親揹起。

楊過遊目四顧，原來處身於一個絕峰之頂，四下裏林木茂密，遠望石莊，相距已有數里之遙。裘千尺嘆道：「這山峰叫做厲鬼峰，谷中世代相傳，峰上有厲鬼作祟，因此誰也不敢上來，想不到我重出生天，竟是在這厲鬼峰上。」

楊過向樊一翁喝道：「你到這裏來幹甚麼？」樊一翁絲毫不懼，喝道：「快快將老子殺了，休得多言。」楊過道：「是公孫谷主派你來的麼？」樊一翁怒道：「不錯，師父命我到山前山後察看，以防有奸人混跡其間，果然不出他老人家所料，有人在此幹這鬼鬼祟祟的勾當。」一面說，一面打量裘千尺，心想這老太婆不知是誰，怎地公孫姑娘叫她媽媽。樊一翁年紀大於公孫夫婦，他是帶藝投師，公孫止收他為徒之時，裘千尺已然陷身石窟，因此他並不識得，但聽到他三人相商的言語，料知他們對師父定將大大不利。

裘千尺聽他言語之中對公孫止極是忠心，不禁大怒，對楊過道：「快斃了這矮鬼，以絕後患。」楊過回頭向樊一翁瞧去，見他凜然不懼，倒也敬重他是條好漢，有心饒他性命，但想此刻正需裘千尺出力相助，卻又不便拂逆其意，說道：「公孫姑娘，你先揹媽媽下去，我料理了這矮子即來。」

公孫綠萼素知大師兄為人正派，不忍見他死於非命，說道：「楊大哥，我大師哥不是壞人……」裘千尺怒喝道：「快走，快走！我每一句話你都不聽，要你這女兒何用？」綠萼不敢再說，負著母親覓路下峰。

楊過走到樊一翁身畔，心想此刻若解開他穴道，他會稟告谷主，低聲道：「樊兄，你手足上穴道受點，六個時辰後自行消解。我跟你無冤無仇，不能害你。」說著展開輕功，追向綠萼而去。樊一翁本已閉目待死，萬想不到他竟會如此對待自己，一時怔住了無話可說，眼睜睜望著三人的背影被岩壁擋住，消失於黑暗之中。

楊過急欲與小龍女會面，嫌綠萼走得太慢，道：「裘老前輩，我來揹你一陣。綠萼先覺母親與楊過神情言語之間頗為扞格，本來有些耽心，聽他說願意揹負，心下甚喜，說道：「那要你辛苦啦。」裘千尺道：「我十月懷胎，養下這般如花似玉的一個女兒，一句話就給了你，難道揹我一下也不該？」楊過一怔，不便接口，將她抱過來負在背上，一提氣，如箭離弦般向峰下衝去。

裘千仞號稱鐵掌水上飄，輕身功夫在武林中算得數一數二，當年與周伯通纏鬥，萬里奔逐，從中原直到西域，連老頑童這等高強武功也追他不上，裘千尺的功夫是兄長親手所傳，筋絡未廢之時自也是一等一的輕功，這時伏在楊過背上，但覺他猶似腳不沾地，跑得又快又穩，不由得又佩服，又奇怪，心思：「這小子的輕功和我家數全然不同，但絕不在鐵掌門功夫之下，倒也不能小覷他了。」她本覺女兒嫁了此人大是委屈，只是女兒既然心許，那也無可奈何，先前見他爬上石壁，已覺他武功不低；此時更漸漸覺得，這個未過門的女婿似乎也不致辱沒了女兒。

不到一頓飯功夫，楊過已負著裘千尺到了峰下，回頭看綠萼時，她還在山腰之中，等了良久，她才奔到山腳，已然嬌喘細細，額頭見汗。

三人悄悄繞到莊後，綠萼不敢進莊，向鄰家去借了衣服自己穿上，為母親借了葛衫蒲扇，又借了件男子的長袍給楊過穿上。鄰家素來對她尊敬，借物全無難處。裘千尺戴上人皮面具，穿了葛衫，手持蒲扇，由楊過與綠萼左右扶持，走向莊門。

※※※

進門之際，三人心中都思潮起伏。裘千尺一離十餘年，此時舊地重來，更加感慨萬千。但見莊門口點起大紅燈籠，一眼望進去盡是綵綢喜帳，大廳中傳出鼓樂之聲。眾家丁見到裘千尺與楊過均感愕然，但見有綠萼陪同在側，不敢多有言語。

三人直闖進廳，只見賀客滿堂，大都是絕情谷中水仙莊的四鄰。公孫止全身吉服，站在左首。右首的新娘鳳冠霞帔，面目雖不可見，但身材苗條，自是小龍女了。

天井中火光連閃，砰砰砰三聲，放了三個響銃。贊禮人唱道：「吉時已到，新人同拜天地！」

裘千尺哈哈大笑，只震得燭影搖動，屋瓦齊動，朗聲說道：「新人同拜天地，舊人那便如何？」她手足筋絡雖斷，內功卻絲毫未失，在石窟中心無旁騖，日夜勤修苦練，十四年的修練倒抵得旁人二十八年有餘，這兩句話喝將出來，各人耳中嗡嗡作響，眼前一暗，廳上紅燭竟自熄滅了十餘枝。

眾人吃了一驚，一齊回過頭來。公孫止聽了喝聲，本已大感驚詫，眼見楊過與女兒安然無恙，站在這蒙面客身側，更愕然不安，喝道：「尊駕何人？」

裘千尺逼緊嗓子，冷笑道：「我和你誼屬至親，你假裝不認得我麼？」她說這兩句話之時氣運丹田，雖聲音不響，但遠遠傳了出去。絕情谷四周皆山，過不多時，四下裏回聲鳴響，只聽得「不認得我麼？不認得我麼？」的聲音紛至沓來。

金輪國師、瀟湘子、尹西克等均在旁觀禮，聽了裘千尺的話聲，知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無不群相矚目。

公孫止見此人身披葛衫、手搖蒲扇，正與前妻所說妻舅裘千仞的打扮相似，內功又如此了得，但容貌詭異，倒似是周伯通先前所假扮的瀟湘子，其中定大有蹊蹺，心下暗自戒備，冷冷的道：「我與尊駕素不相識，說甚麼誼屬至親，豈不可笑？」

尹克西熟知武林掌故，見了裘千尺的葛衫蒲扇，心念一動，問道：「閣下莫非是鐵掌水上飄裘老前輩麼？」裘千尺哈哈一笑，將蒲扇搖了幾搖，說道：「我只道世上識得老朽之人都死光了，原來還賸著一位。」

公孫止不動聲色，說道：「尊駕當真是裘千仞？只怕是個冒名頂替的無恥之徒。」裘千尺吃了一驚，心道：「這賊殺才恁地機靈，怎知我不是？」想不透他從何處看出破綻，當下微微冷笑，卻不回答。

楊過不再理會他夫妻倆如何搗鬼，搶到小龍女身邊，右手握著絕情丹，左手揭去罩在臉上的紅巾，叫道：「姑姑，張開嘴來。」小龍女乍見楊過，心中怦的一跳，驚喜交集，顫聲道：「你……你果然好了。」她此時早知公孫止心腸歹毒，行止戾狠，所以答允與他成婚，全是為了要救楊過一命，見他突然到來，還道公孫止言而有信，已治好了他所中劇毒。楊過手一伸，將那絕情丹送入她口內，說道：「快吞下！」小龍女也不知是甚麼東西，依言吞入肚內，頃刻間便覺一股涼意直透丹田。

這時廳上亂成一團，公孫止見楊過又來搗亂，欲待制止，卻又忌憚這蒙面怪客，不知是否真是妻舅鐵掌水上飄裘千仞，一時不敢發作。

楊過將小龍女頭上的鳳冠霞帔扯得粉碎，挽著她手臂退在一旁，說道：「姑姑，這賊谷主有苦頭吃了，咱們瞧熱鬧罷。」小龍女心中一片混亂，偎依在楊過身上，不知說甚麼好。麻光佐見楊過突然到來，心中說不出的喜歡，上前問長問短，囉唆不清，那去理會楊過與小龍女實不喜旁人前來打擾。

尹克西素聞裘千仞二十年前威震大江南北，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又聽他一笑一喝，山谷鳴響，內功極是深厚，有心結納，於是上前一揖，笑道：「今日是公孫谷主大喜之期，裘老前輩也趕來喝一杯喜酒麼？」裘千尺指著公孫止道：「閣下可知他是我甚麼人？」尹克西道：「這倒不知，卻要請教。」裘千尺道：「你要他自己說。」

公孫止又問一句：「尊駕當真是鐵掌水上飄？這倒奇了！」雙手一拍，向一名綠衫弟子道：「去書房將東邊架上的拜盒取來。」綠萼六神無主，順手端過一張椅子，讓母親坐下。公孫止暗暗奇怪：「她與那姓楊的小子摔入鱷魚潭中，怎地居然不死？」

片刻之間，那弟子將拜盒呈上，公孫止打了開來，取出一信，冷冷的道：「十年之前，我曾接到裘千仞的一通書信，倘若尊駕真是裘千仞。那麼這封信便是假了。」裘千尺吃了一驚，心想：「二哥和我反目以來，從來不通音問，怎麼忽然有書信到來？卻不知信中說些甚麼？」大聲道：「我幾時寫過甚麼書信給你？當真是胡說八道。」

公孫止聽了她說話的腔調，忽地記起一個人來，猛吃一驚，背心上登時出了一陣冷汗，但隨即心想：「不對，不對，她死在地底石窟之中，這時候早就爛得只賸一堆白骨。可是這人究竟是誰？」當下打開書信，朗聲誦讀：

「止弟尺妹均鑒：自大哥於鐵掌峰上命喪郭靖、黃蓉之手……」

裘千尺聽了這第一句話，不禁又悲又痛，喝道：「甚麼？誰說我大哥死了？」她生平與裘千丈兄妹之情最篤，忽聽到他的死訊，全身發顫，聲音也變了。她本來氣發丹田，話聲中難分男女，此時深情流露，「誰說我大哥死了」這句話中，顯出了女子聲氣。

公孫止聽出眼前之人竟是女子，又聽他說「我大哥」三字，內心深處驚恐更甚，但自更斷定此人絕非裘千仞，當下繼續讀信：

「……愚兄深愧數十年來，甚虧友于之道，以至手足失和，罪皆在愚兄也。中夜自思，惡行無窮，又豈僅獲罪於大哥賢妹而已？比者華山二次論劍，愚兄得蒙一燈大師點化，今已放下屠刀，皈依三寶矣。修持日淺，俗緣難斷，青燈古佛之旁，亦常憶及兄妹昔日之歡也。臨風懷想，維祝多福。衲子慈恩合什。」

公孫止一路誦讀，裘千尺只暗暗飲泣，等到那信讀完，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叫道：「大哥、二哥，你們可知我身受的苦楚啊。」倏地揭下面具，叫道：「公孫止，你還認得我麼？」這一句厲聲斷喝，大廳上又有七八枝燭火熄滅，餘下的也搖晃不定。

燭光黯淡之中，眾人眼前突地出現一張滿臉慘厲之色的老婦面容，無不大為震驚，誰也不敢開口。廳上寂靜無聲，各人心中怦怦跳動。

突然之間，站在屋角侍候的一名老僕奔上前來，叫道：「主母，主母，你可沒死啊。」裘千尺點頭道：「張二叔，虧你還記得我。」那老僕極是忠心，見主母無恙，喜不自勝，連連磕頭，叫道：「主母，這才是真正的大喜了。」廳上賀客之中，除了金輪國師等少數幾個外人，其餘都是谷中鄰里，凡是三四十歲以上的大半認得裘千尺，登時七張八嘴，擁上前來問長問短。

公孫止大聲喝道：「都給我退開！」眾人愕然回首，只見他對裘千尺戟指喝道：「賤人，你怎地又回來了？居然還有面目來見我？」

綠萼一心盼望父親認錯，與母親重歸於好，那知聽他竟說出這等話來，激動之下，奔到父親跟前，跪在地下，叫道：「爹！媽沒死，沒死啊。你快賠罪，請她原恕了罷！」

公孫止冷笑道：「請她原恕？我有甚麼不對了？」綠萼道：「你將媽媽幽閉地底石窟之中，讓她苦度十多年時光。爹，你怎對得住她？」公孫止冷然道：「是她先下手害我，你可知道？她將我推在情花叢中，叫我身受千針萬刺之苦，你可知道？她將解藥浸在砒霜液中，叫我服了也死，不服也死，你可知道？她還逼我手刃……手刃一個我心愛之人，你可知道？」綠萼哭道：「女兒都知道，那是柔兒。」

公孫止已有十餘年沒聽人提起這名字，這時不禁臉色大變，抬頭向天，喃喃的道：「不錯，是柔兒，是柔兒！」手指裘千尺，惡狠狠的道：「就……就是這個狠心毒辣的賤人，逼得我殺了柔兒！」他臉色越來越淒厲，輕輕的叫著：「柔兒……柔兒……」

楊過心想這對冤孽夫妻都不是好人，自己中毒已深，在這世上已活不了幾日，這幾天中只盼找個人跡不到的所在，與小龍女二人安安靜靜的渡過，那裏有心思去分辨公孫止夫婦的誰是誰非，輕輕拉了拉小龍女衣袖，低聲道：「咱們去罷。」

小龍女道：「這女人真的是他妻子？她真的給丈夫這麼關了十多年？」她實難相信世上有如此惡毒之人。楊過道：「他夫妻二人是互相報復。」小龍女偏著頭沉吟半晌，低聲道：「這個我就不懂啦。難道這女人也是和我一般，被逼和他成親？」在她想來，二人若非被逼成婚，定然你憐我愛，豈能如此相互殘害？楊過搖頭道：「世上好人少，惡人多，這些人的心思，原也教旁人難以猜測……」

忽聽公孫止大喝一聲：「滾開！」右腳一抬，綠萼身子飛起，向外撞將出來，顯是給父親踢了一腳。

她身子去向正是對準了裘千尺的胸膛。裘千尺手足用不得力，只得低頭閃避，但綠萼來勢太快，砰的一響，身子與母親肩頭相碰。裘千尺仰天一交，連人帶椅向後摔出，光禿禿的腦門撞在石柱之上，登時鮮血濺柱，爬不起身。綠萼給父親踢了這一腳，也俯伏在地，昏了過去。

# 第二十回 俠之大者

楊過本欲置身於這場是非之外，眼見公孫止如此兇暴，忍不住怒氣勃發，正要上前與他理論，小龍女已搶上扶起裘千尺，在她腦後「玉枕穴」上推拿了幾下，抑住流血，然後撕下衣襟，給她包紮傷處，向著公孫止喝道：「公孫先生，她是你元配夫人，為何你待她如此？你既有夫人，何以又想娶我？便算我嫁了你，你日後對我，豈不也如對她一般？」

這三句話問得痛快淋漓，公孫止張口結舌，無言以對。麻光佐忍不住大聲喝采。瀟湘子冷冷的道：「這位姑娘說得不錯。」

公孫止對小龍女實懷一片癡戀，雖給她問得語塞，只神色尷尬，卻不動怒，低聲下氣的道：「柳妹，你怎能跟這惡潑婦相比？我是愛你唯恐不及，我對你若有絲毫壞心，管教我天誅地滅。」小龍女淡淡的道：「你對我使過不知多少壞心！天下我只要楊郎一個人愛我，你就是再喜歡我一百倍，也只徒然令我厭憎。」說著過去拉住楊過的手。

楊過憤慨異常，心道：「姑姑這般待我，偏生我已活不了幾日，都是你這狗賊害的。」指著公孫止喝道：「你說對我姑姑沒半點壞心眼，哼，你將我陷入死地，卻來騙她成婚，這是好心眼麼？她身中情花之毒，你明知無藥可救，卻不向她說破，這是好心眼麼？」小龍女吃了一驚，顫聲道：「當真麼？」楊過道：「不要緊，你已服了解藥。」說著微微一笑，這微笑中又淒涼，又歡喜，心想：「我把藥讓給你服了，我是甘心情願的為你而死。」

公孫止望望裘千尺，又望望小龍女和楊過，眼光在三人臉上掃了一轉，心中妒恨、情慾、憤怒、懊悔、失望、羞愧，諸般激情紛擾糾結。他平素雖極有涵養，此時卻似陷入半瘋之境，突然俯身，從紅毯之下取出陰陽雙刃，噹的一聲互擊，喝道：「好，好！今日咱們一齊同歸於盡！」眾人萬料不到他在新婚交拜的吉具之下竟藏有凶器，不禁都「噫」了一聲。

小龍女冷笑道：「過兒，這等惡人，我好後悔先前饒他性命。」嗆啷一響，也從新娘的大紅喜服之下取出一對劍來，正是那君子劍與淑女劍。她雖不通世務，但對付心中恨惡之人，下手時卻半點也不留情，當時為孫婆婆報仇，即曾殺得重陽宮中全真諸道心驚膽戰，廣寧子郝大通幾乎性命不保。此日公孫止害得她與楊過不能團圓，她早已有了以死相拚之念，是以喜服下暗藏雙劍，只待公孫止救治了楊過，立時俟機相刺，倘若不勝，那便自刎以殉，決不將貞潔喪在絕情谷中。

眾賀客見一對新婚夫婦原來各藏刀劍，都驚愕無已，只金輪國師等少數有識之士，才早料到這場喜事必以兇殺為結局，只是見裘千尺一擊即倒，與她先前所顯示的深厚內功殊不相稱，不免大感詫異。

楊過從小龍女手中接過君子劍來，說道：「姑姑，咱們今日殺了這匹夫，給我報仇。」小龍女一震淑女劍，奇道：「給你報仇？」楊過暗自難過，但想此事不能跟她說穿，只說：「這賊殺才害的人著實不少。」長劍抖處，逕刺公孫止左脅。他知此刻之鬥極為凶險，小龍女身上情花之毒雖解，自己卻中毒極深，如雙劍合壁而施展「玉女素心劍法」，一動真情，立時劇痛難當，當下目不斜視的望著敵人，使開「全真劍法」，一招一式，法度謹嚴無比。這一路劍法若是由馬鈺、丘處機等老道出手，自是端穩凝持，深具厚重古樸之致，在楊過使來，卻不免顯得少年老成，微見澀滯。

公孫止知他二人雙劍聯手的厲害，一上手即使開陰陽倒亂刃法，右手黑劍，左手金刀，招數凌厲無前。楊過的全真劍法乃當年王重陽所創，雖不如敵人兇悍，卻是變化精微，楊過謹守不攻，接了他三招。小龍女一聲呼叱，挺淑女劍攻擊公孫止後心。

公孫止恚恨難當，心想：「這花朵般的少女原是我新婚夫人，此時卻來與旁人聯劍攻我。」又想：「惡婆娘突然出現，揭破前事，我威信掃地，顏面無存，非但再難逼迫柳妹成婚，連這絕情谷的基業也將不保。」他仗著武功精湛，今日雖遇棘手難題，還是要憑武力一逞，只要打敗楊過，便挾小龍女遠走高飛。他不知小龍女已服絕情丹解藥，還道她已不過三十六日之命，但這三十六日之中，也要叫她成為自己妻室。心中越想越邪，手上的倒亂刃法卻越來越見猛惡。

小龍女使動玉女劍法，待要和楊過心意相通，發揚「素心劍法」威力，那知他目光始終不瞧過來，只是自顧自的揮劍拒戰。小龍女好生奇怪，問道：「過兒，你怎麼不瞧我？」她心中柔情漸動，劍光忽長。楊過聽了她的語聲，心中一震，登時胸口劇痛，劍招稍緩，嗤的一下，衣袖已被黑劍劃破，小龍女大驚，唰唰唰連攻三劍，阻住公孫止進擊。楊過道：「我不能瞧你，也不能聽你說話。」小龍女軟語溫柔：「為甚麼？」楊過只怕再遇危險，粗聲答道：「你要我死，那就跟我說話好了！」他怒氣一生，疼痛登止，將公孫止黑劍的招數盡行接過。

小龍女不明原因，但既為他妻室，自當順從，柔聲道：「你別生氣，我不說啦。」突然心念一動：「啊，我劇毒已解，他可並未服藥！他得到解藥，自己不服，卻來給我解毒。」不由得深深感激，再加上深深憐惜，這一下勁隨心生，玉女素心劍法威力大盛，招數遞將出去，竟將楊過全身要害盡行護住。本來她既守護楊過，楊過就該代她防禦敵招，但他不敢斜目旁睨，變得她全身一無守備，處處能受敵招。

公孫止目光何等敏銳，只數招之間，便已瞧出破綻，但他不欲傷害小龍女半分，一刀一劍均是向楊過猛烈砍刺。攻的如驚濤衝岸，守的卻也似堅岩屹立，再加上小龍女全力防護，數十招中公孫止竟半點也奈何不得敵手。

這時綠萼已經醒轉，站在母親身旁觀鬥，眼見小龍女盡力守護楊過，全然不顧自身安危，不禁自問：「若是換作了我，當此生死之際，也能不顧自身而護他麼？」輕輕嘆了口氣，心道：「我定能如龍姑娘這般待他，只是他卻萬萬不肯如此待我。」

便在此時，裘千尺嘶聲叫道：「假刀非刀，假劍非劍！」楊過與小龍女聽了都是一怔，不明白她這兩句話的用意。裘千尺又叫：「刀即是刀，劍即是劍！」

楊過與公孫止鬥了兩次，一直在潛心思索陰陽倒亂刃法的祕奧所在，但見他揮動輕飄飄的黑劍硬砍硬斫，一柄沉厚重實的鋸齒金刀卻是靈動飛翔，走的全是單劍路子，招數出手與武學至理恰正相反；但若始終以刀作劍，以劍作刀，那也罷了，偏生倏忽之間又掉轉頭來，劍法中顯示刀法，而刀招中隱隱含著劍招的殺著，變化無方，捉摸不定，此時忽聽得裘千尺叫了那十六個字，心道：「難道他刀上的劍招、劍上的刀招全是花假？」眼見黑劍橫肩砍來，明明是單刀的招數，心中便只當他是柄長劍，君子劍挺出，雙劍相交，錚的一聲，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才知這黑劍底子裏果然仍舊是劍，所使的刀招不過作為幌子，只為炫人耳目，但若對方武功稍差，應付失宜，刀招卻也能夠傷人。

楊過一試成功，心中大喜，當下凝神找尋對方刀劍中的破綻，心想他招數錯亂，雖然奇妙，但路子定然不純，拆了數招，忽聽裘千尺道：「攻他右腿，攻他右腿。」楊過見公孫止金刀晃動，下盤實是無隙可乘，但想裘千尺手足勁力雖失，胸中所藏武學卻絲毫未減，公孫止的武功既是她所傳授，定然知其虛實，當下依言出招，擊刺對方右腿。公孫止橫刀架開，右腿無隙可乘，但這麼一橫刀，左肩與左脅卻同時暴露。楊過不等裘千尺指點，長劍閃處，已將他腋底的衣衫劃破。公孫止咒罵了一聲，向後躍開，怒目向裘千尺喝道：「老乞婆，瞧我放不放過你？」說著又挺刀劍向楊過攻去。

楊過舉劍一擋，裘千尺又道：「踢他後心！」此時二人正面相對，要踢他後心決無可能，但楊過對裘千尺已頗具信心，知她話中必有深意，不管如何，逕往敵人後心搶去。公孫止迴刀後削。裘千尺叫道：「刺他眉心。」楊過心道：「我剛轉到他背後，你卻又要我刺他眉心。」勢在緊迫，不及多想，立時又轉到敵人身前，正欲挺劍刺他眉心，裘千尺又叫道：「削他屁股！」

綠萼在旁瞧得兩手掌心中都是汗水，皺起了眉頭，心道：「媽這般亂喊亂叫，那不是在反助爹爹麼？」她口中不言，麻光佐卻已忍不住大聲說道：「楊兄弟，別上這老太婆的當，她要累死你。」

楊過前後轉了數次，已隱約體會到裘千尺的用意，聽她呼前便即趨前，聽她喝後立時搶後，果然數轉之後，公孫止右脅下露出破綻。楊過長劍抖處，嗤的一聲，衣衫刺破，劍尖入肉寸餘，公孫止脅下登時鮮血迸流。

眾人「啊」的一聲，一齊站起。國師等均已明白，原來裘千尺適才並非指點楊過如何取勝，卻是教他如何從不可勝之中，尋求可勝之機，並非指出公孫止招數中的破綻，而是要楊過在敵人絕無破綻的招數之中，引他露出破綻。她一連指點了幾次，楊過便即領會了這上乘武學的精義，心中佩服無已，暗道：「敵人若真是高手，招數中焉有破綻可尋？這位裘老前輩的指點，當真令人一生受用不盡。楊過這小子片刻間便即領會，也真聰明。」

但要迫得公孫止露出破綻，非但武功必須勝過，尚得熟知他所有招數，方能於十餘招之前，對他諸般後著應變料得清清楚楚，逐步引導他走上失誤之途，此節唯裘千尺所能，楊過卻只明其理，無力自為，當下聽著她的指點，劍光霍霍，向公孫止前後左右一陣急攻，二十餘招後，公孫止腿上又中一劍。

這一劍著肉雖然不深，但拉了一條長長的口子，幾有五六寸長。公孫止心想：「我急切間傷不得這姓楊的小子，再鬥下去，有那老乞婆在旁指點，我須喪身在這小賊的劍下。說不得，無毒不丈夫！」當年他為了自己活命，曾將心愛的情人刺死，此刻事在危急，也已顧不得小龍女，當下黑劍晃動，唰的一刀，向小龍女肩頭急砍。

楊過一驚，挺劍代她守護，猛聽得裘千尺叫道：「刺他腰下。」楊過一怔，心想：「姑姑此時受攻，我如何能不救？但裘老前輩每次指點均有深意，想來這是一招圍魏救趙的妙著。」心念甫動，長劍已然圈轉，疾刺公孫止右腰。忽聽得小龍女「啊」的一聲叫，右臂受創，嗆啷一聲，淑女劍掉在地下。公孫止黑劍斜掠，擋開了楊過一招。

楊過大驚，急叫：「你快退開，我一個人對付他。」他這一動情關注，胸口又是一陣疼痛。小龍女受傷不輕，只得退下，撕衣襟裹傷。楊過奮力拚鬥，對裘千尺的指點失誤甚是惱怒，向她怒目橫了一眼。

裘千尺冷笑道：「你怪我甚麼？我只助你殺敵，誰來管你救人？哼哼，這姑娘的死活與我有甚相干？她死了倒好！」楊過怒道：「你兩夫妻真是一對兒，誰都沒半點心肝！」裘千尺冷笑一聲，也不動怒，臉上神色自若，靜觀二人劇鬥。

楊過斜眼向小龍女一瞥，見她靠在椅上，撕衣襟包紮傷口，料想並無大礙，精神一振，劍招忽變，自全真劍法變為玉女劍法。公孫止見他的劍法本來穩重端嚴，突然間輕靈跳脫，丰姿綽約，登時如換了一個人一般，心下微感奇異，暗想：「此人詭計多端，又在搗甚麼鬼了？」但接招之下，只覺對方劍法吞吐激揚，宛然名家風範，與小龍女適才所使正是一路，登時疑心盡去，當下金刀黑劍同時攻了上去。

十餘招後，楊過又漸落下風，給公孫止逼得不住倒退。裘千尺屢次出言指點，但楊過惱她有意損傷小龍女，對她呼叫宛似不聞，暗道：「誰要你來囉唆？」忽然想起，當日在程英的茅舍中養傷之時，枕邊有一本四言詩集，躺在床上無聊，曾加翻閱，只覺詩句飄逸，讀來心曠神怡。他是學武之人，事事與武功聯想，當是讀著詩句，心中便虛擬劍招，與詩句配合，其時只盼用以抵禦李莫愁，後來並未用上，這時心中想起，唰唰唰唰四劍，長聲吟道：「良馬既聞，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口中長吟，劍招配合了詩句，揮舞得瀟灑有致。公孫止一呆，道：「甚麼？」

楊過又吟道：「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詩句是四字一句，劍招也是四招一組，吟到「風馳電逝，躡景追飛」時劍去奇速，於「凌厲中原，顧盼生姿」這句上卻是迅猛之餘，繼以飄逸。公孫止從沒見過這路劍法，聽他吟得好聽，攻勢登緩，凝神捉摸他詩中之意，心知他劍招與詩意相合，只要領會了詩義，便能破其劍法。

只聽他又吟道：「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這幾句詩吟來淡然自得，劍法卻大開大闔，峻潔雄秀，尤其最後兩句劍招極盡飄忽，似東卻西，趨上擊下，一招兩劍，難以分其虛實。

小龍女此時已裹好創口，見楊過的劍法使得好看，但從未聽他說起過，不禁問道：「過兒，這是甚麼劍法，誰教你的？」楊過笑道：「我自己琢磨的，姑姑你說好麼？前幾日我躺著養傷，床邊有一本詩集，我看到這首詩好，就記下了。朱子柳前輩在英雄宴上以書法化入武功，我想以詩句化入武功，也必能夠。」小龍女道：「很好啊……」

忽聽得金輪國師讚道：「楊兄弟，你這份聰明智慧，真叫老衲佩服得緊。下面幾句自然是『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公孫止心念一動：「這和尚在指點我。」當下也不及細想這和尚是何用意，但想「俯仰自得」必是上一劍之後緊接下一劍，當即揮黑劍先守上盤，金刀卻從中盤疾砍而出。

金輪國師文武全才，雖然僻居蒙古，卻於漢人的經史百家之學無所不窺，他聽了楊過所吟之詩，早知下句，便先行說了出來，想借公孫止之手將他除去。這一次公孫止果然搶到先著，楊過劍招未出，已被他盡數封住去路，鋸齒金刀卻從中路要害斫來。好在楊過聽到國師吟詩，也早防有此著，竟不再使自創的四言詩劍法，長劍橫守中盤，左手中指錚的一聲，在金刀背上一彈。

公孫止只感手臂一震，虎口微微發麻，心下吃驚：「這小子的古怪武功真多。」楊過這一彈正是黃藥師所傳的彈指神通功夫，只是他功力未夠，未能克敵制勝，這一下若是讓黃藥師彈上了，公孫止的金刀非脫手不可。但只這麼一彈，楊過長劍飛舞，再使黃藥師所授「玉簫劍法」。這玉簫劍法與彈指功夫均以攻敵穴道為主，劍指相配，精微奧妙，饒是他功夫未純，一陣急攻，卻也使公孫止招架不易。公孫止數次欲以黑劍削敵兵刃，但楊過的君子劍也是一柄寶劍，雙劍相碰，火花飛迸，誰也削不斷誰。

此時裘千尺又在旁呼喝：「他劍刺右腰，刀劈項頸！」「他劍削右肩，刀守左脅。」竟將公孫止每一路招數都先行喝了出來。如此一來，楊過自是有勝無敗。公孫止的陰陽雙刃雖係家傳武學，但經裘千尺去蕪存菁、創新補闕，大大的整頓過一番，他所使招數自是盡在裘千尺料中，不論如何騰挪變化，總是給她先行叫破。鬥到酣處，驀聽得裘千尺叫道：「他刀劍齊攻你上盤。」這句呼喝時刻拿捏得極是陰毒，恰好公孫止刀劍已出，難以中途改變，楊過卻有餘裕抵擋。楊過低頭疾趨，橫劍護背，左指已戳到了對方臍下一寸五分處的「氣海穴」。楊過一指得手，心中大喜，料想敵人必受重創，豈知公孫止飛出一腿，竟向他下顎踢到。

楊過一驚，向旁急竄數尺，才想起此人能自閉穴道，微一沉吟間，公孫止刀劍又已攻上。但聽裘千尺叫道：「他刀劍交叉，右劍攻左，左刀砍右。」楊過不遑多想，當即竭力抵禦。

依二人功力而論，楊過早已不敵，全賴裘千尺搶先提示，點破了公孫止所有厲害招數。此時二人翻翻滾滾，已拆了七八百招，谷中諸子弟固瞧得心驚膽戰，而瀟湘子等眾高手也是目眩神馳。刀光劍影之中，公孫止張口喘氣，楊過汗透重衣，二人進退趨避之際均已不如先前靈動。

公孫綠萼心想再鬥下去，二人必有一傷，她固不願楊過鬥敗，卻也不忍眼見父親受傷，低聲向裘千尺道：「媽，你叫他們別打啦，大家來評評理，到底誰是誰非。」

裘千尺「哼」了一聲，道：「斟兩碗茶過來。」綠萼心中煩亂，但依言斟了兩碗茶，搶到母親面前。裘千尺舉起雙手，取下了包在頭頂的那塊血布。她腦門撞柱流血，小龍女撕下了衣襟為她包紮，此時取下包布，頭頂又有鮮向流出。綠萼驚道：「媽！」裘千尺道：「死不了！」將血布拋在膝頭，雙手各接一隻茶碗，每手四指持碗，拇指卻浸入了茶水之中，滿指鮮血都混入茶內。她隨手輕晃，片刻間鮮血便不見痕跡，叫道：「都鬥得累了，喝一碗茶再打！」對綠萼道：「送茶去給他們解渴，一人一碗。」

綠萼知道母親對父親怨毒極深，料想她決無這般好心，竟要送茶給他解渴，此舉多半會對父親不利，但兩碗茶是自己所斟，其中絕無毒藥，又是一般無異，想來母親是體惜楊過，但父親倘若無茶，便決不肯住手，楊過這碗茶仍喝不到，眼見兩人確都累得狠了，當下手托茶盤，盛著兩碗茶，走向廳心，朗聲說道：「請喝茶罷！」

公孫止與楊過早就口渴異常，聽得裘千尺的叫聲，一齊罷手躍開。綠萼將茶盤先送到父親面前。公孫止心想此茶是裘千尺命她送來，其中必有古怪，多半是下了毒藥，將手一擺，向楊過道：「你先喝。」楊過坦然不懼，隨手拿起一碗，放到嘴邊，喝了一口。公孫止道：「好，這碗給我！」伸手接過他手中的茶碗。楊過笑道：「是你女兒斟的茶，難道還能有毒藥？」說著換過茶碗，一飲而盡。

公孫止向女兒臉上一看，見她臉色平和，心想：「萼兒對這小子大有情意，茶中自然不會下毒，我已跟他掉了一碗，還怕怎地？」也即一口喝乾，錚的一下，刀劍並擊，說道：「咱們再打，哼，若非這老賤人指點，你便有十條小命，也都已喪在我金刀黑劍之下。」

裘千尺將破布按上頭頂傷口，陰惻惻的道：「他閉穴之功已破，你儘可打他穴道。」

公孫止一呆，但覺舌根處隱隱有血腥之味，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原來他所練的家傳閉穴功夫有一項重大禁忌，決不能飲食半點葷腥，否則功夫立破，上代祖宗生怕無意之中沾到，是以祖訓嚴令谷中人人不食葷腥，旁人雖然不練這門上乘內功，卻也迫得陪著吃素。他向來防範周密，那想到裘千尺竟會行此毒計，將自己血液和入茶中？楊過喝一碗血茶自絲毫無損，公孫止畢生苦練的閉穴功卻就此付於流水。

他狂怒之下回過頭來，只見裘千尺膝頭放著一碟待賀客的蜜棗，正吃得津津有味，緩緩的道：「我二十年前就已說過，你公孫家這門功夫難練易破，不練也罷。」

公孫止眼中如欲噴出火來，舉起刀劍，向她疾衝過去。綠萼一驚，搶到母親身前相護，突覺耳畔呼呼風響，似有暗器掠過。公孫止長聲大號，右眼中流下鮮血，轉身疾奔而出，手中卻兀自握著刀劍。一滴滴鮮血濺在地下，一道血線直通向廳門。只聽得他慘聲呼號，愈去愈遠，終於在群山之中漸漸隱沒。廳上眾人面面相覷，不知裘千尺用甚法子傷他。

只有楊過和綠萼方始明白，裘千尺所用的，仍是口噴棗核功夫。

當楊過與公孫止激鬥之際，她早已嘴嚼蜜棗，在口中含了七八顆棗核。眼見公孫止武功大進，自己縱然噴出棗核襲擊，他也必閃避得了，若是一擊不中，給他有了防範，以後便再難相傷，因此於他酣鬥之餘先用血茶破了他閉穴功夫，乘他怒氣勃發之際突發棗核。這是她十餘年潛心苦修的唯一武功，勁道之強，準頭之確，不輸於天下任何厲害暗器。若不是綠萼突然搶出，擋在面前，公孫止不但雙目齊瞎，而且眉心穴道中核，登時便送了性命。

※※※

綠萼心中不忍，呆了一呆，叫道：「爹爹，爹爹！」想要追出去察看。裘千尺厲聲道：「你要爹爹，便跟他去，永遠別再見我。」綠萼愕然停步，左右為難，但想此事畢竟是父親不對，母親受苦之慘，遠勝於他，再者父親已然遠去，要追也追趕不上，當下從門口緩緩回來，垂首不語。

裘千尺凜然坐在椅上，東邊瞧瞧，西邊望望，冷笑道：「好啊，今日你們都是喝喜酒來著，這杯酒沒喝成，豈不掃興？」眾人給她冷冰冰的目光瞧得心頭發毛，只怕她口中突然噴出古怪暗器。谷中諸人只一味驚懼，國師與尹克西等卻各暗自戒備。

小龍女與楊過見公孫止落得如此下場，也大出意料之外，不由得都深深嘆了口長氣，各自伸手，相互緊緊握住，兩人心意相通，當即並肩往廳外走去。剛到門口，裘千尺突然大聲喝道：「楊過，你到那裏去？」楊過回轉身來，長揖到地，說道：「裘老前輩、綠萼姑娘，咱們就此別過。」他自知命不久長，也不說甚麼「後會有期。」之類的話了。

綠萼回了一禮，黯然無言。裘千尺怒容滿臉，喝道：「我將獨生女兒許配於你，怎地既不稱我岳母，又這麼匆匆忙忙的便走了？」楊過一愕，心道：「你雖將女兒許配於我，我可沒說要啊。」裘千尺道：「此間綵禮齊全，燈燭俱備，賀客也到了這許多，咱們武學之士也不必婆婆媽媽，你們二人今日便成了親罷。」

金輪國師等眼見楊過為了小龍女與公孫止幾番拚死惡鬥，此時聽了裘千尺此言，知道必然又是一番風波。各人互相望了幾眼，有的微笑，有的輕輕搖頭。

楊過左手挽著小龍女的臂膀，右手倒按君子劍劍柄，說道：「裘老前輩一番美意，令愛於晚輩又有大恩，晚輩極為感激。但晚輩心有所屬，實非令愛良配。」說著慢慢倒退。他怕裘千尺狂怒之下，斗然口噴棗核，是以按劍以防。

裘千尺向小龍女怒目橫了一眼，冷冷的道：「嘿，這小狐狸精果然美得出奇，無怪老的著了迷，小的也為她顛倒。」綠萼道：「媽，楊大哥與這位龍姑娘早有婚姻之約，這中間詳情，女兒慢慢再跟你說。」裘千尺啐了她一口，怒道：「呸？你當你媽是甚麼人？我說過的話，也能改口麼？姓楊的，別說我女兒容貌端麗，沒一點配你不上，她便是個醜八怪，今日我也非要你娶她為妻不可。」

麻光佐聽她說得蠻橫，不由得哈哈大笑，大聲說道：「這谷中的夫妻當真是一對活寶，老公逼人家閨女成親，老婆也硬逼人家小子娶女，別人不要，成不成？」裘千尺冷冷的道：「不成！」麻光佐咧開大口，哈哈大笑。突然波的一響，一枚棗核射向他眉心，當真是來如電閃，無法閃避。麻光佐驚愕之下，頭一抬，啪的一聲，棗核已將他三顆門牙打落。麻光佐大怒，虎吼一聲，撲將過去。但聽波波兩聲，他右腿「環跳」、左足「陽關」兩穴同時為棗核打中，雙足一軟，摔倒在地，爬不起來。

這三枚棗核實在去得太快，直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楊過當麻光佐大笑之際，已知裘千尺要下毒手，抽出長劍要過去相救，終是遲了一步，忙伸手將他扶起，解開了他穴道。麻光佐倒也極肯服輸，見這禿頭老太婆手不動，腳不抬，口一張便將自己打倒，心中好生佩服，吐出三枚門牙，滿嘴鮮血的說道：「老太婆，你本事比我大，老麻不敢得罪你啦。」

裘千尺毫不理他，瞪著楊過道：「你決意不肯娶我女兒，是不是？」

公孫綠萼在大庭廣眾之間受此羞辱，再也抵受不住，拔出腰間匕首，刃尖指在自己胸口，大聲道：「媽，你再問一句，女兒當場死給你看。」裘千尺嘴一張，波的一響，一枚棗核射將過去，斜中匕首之柄。這一下勁力好大，那匕首橫飛而出，插入木柱，深入數寸，燭光之下，劍柄兀自顫動。眾人「噫」的一聲，無不倒抽一口涼氣。

楊過心想留在這裏徒然多費唇舌，手指在劍刃上一彈，和著劍刃振起的嗡嗡之聲，朗聲吟道：「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挽起一個劍花，攜著小龍女的手轉身便走。

綠萼聽著「衣不如新，人不如故」那兩句話，更加傷心欲絕，取過更換下來的楊過那件破衫，雙手捧著走到他面前，悄然道：「楊大哥，衣服也還是舊的好。」楊過道：「謝謝你。」伸手接過。他和小龍女都知她故意擋在身前，好教母親不能噴棗核相傷。小龍女臉含微笑，點頭示謝。綠萼小嘴向外一努，示意二人快快出去。

裘千尺喃喃的唸了兩遍：「人不如故，人不如故。」忽地提高聲音，說道：「楊過，你不肯娶我女兒，連性命也不要了嗎？」

楊過悽然一笑，又倒退一步，跨出了大廳的門檻。小龍女心中一凜，說道：「慢著。」朗聲問道：「裘老前輩，你有丹藥能治情花之毒麼？」

綠萼心中一直便在想著此事，父親手中只賸下一枚絕情丹，楊過已給小龍女服了，他自己身上的情花劇毒未解，唯一指望是母親或有救治之法，但母親必定以此要脅楊過，逼他娶己為妻，是以不敢出言相求，事在危急，再也顧不得女兒家的儀節顏面，轉身說道：「媽，若不是楊大哥援手，你尚困身石窟之中，大難未脫。楊大哥又沒絲毫得罪你。咱們有恩報恩，請你想法子解了他身上毒性罷。」

裘千尺嘿嘿冷笑，道：「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世上恩仇之際便能這般分明？那公孫止對我是報了恩麼？」

綠萼大聲道：「女兒最恨三心兩意、不顧情義、喜新厭舊的男子。這姓楊的倘若捨卻舊人，想娶女兒，女兒就算死了，也決不嫁他。」

這幾句話裘千尺聽來倒是萬分入耳，但一轉念間，立即明白了女兒的用心，她是愛極了楊過，他若真願意迎娶，管他是不是喜新棄舊，她也必千肯萬肯，只迫於眼前情勢，只盼自己先救他性命再說。

金輪國師與尹克西等瞧著這幕二度逼婚的好戲，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都臉露微笑。國師直至此時，才知楊過身中劇毒，心中暗自得意，但願他堅持到底，不肯為了保命而允娶公孫綠萼，就怕這小子詭計多端，假意答允，先騙了解藥到手，又再翻悔；但想有自己在此，這小子若要行奸使詐，自己便可點破，不讓裘千尺上當。

裘千尺的眼光從東到西，在各人臉上緩緩掃過，說道：「楊過，這裏諸人之中，有的盼你死，有的願你活。你自己願死還是願活，好好想一想罷。」

楊過伸手摟住小龍女的腰，朗聲道：「她若不能歸我，我若不能歸她，咱倆寧可一齊死了。」小龍女甜甜一笑，道：「正是！」她與楊過心意相通，二人愛到情濃之處，死生大事卻也看得淡了。

裘千尺卻難以明白她的心思，喝道：「我若不伸手相救，這小子便要一命鳴呼，你懂不懂？他只能再活三十六天，你知不知道？」

小龍女道：「你若肯相救，咱兩個兒能多聚幾年，自是極感大德。你不肯救，咱倆在一起便只三十六天，那也好啊！反正他死了，我也不活著。」說這幾句話時，美麗的臉龐上全然漠不在乎。

裘千尺望望她，又望望楊過，只見二人相互凝視，其情之痴，其意之誠，那是自己一生之中從未領略過、從未念及過的，原來世間男女之情竟有如斯者，不自禁想起自己與公孫止夫妻一場，竟落得這般收場，長嘆一聲，雙頰上流下淚來。

綠萼縱身過去，撲在她的懷裏，哭道：「媽，你給他治了毒罷，我和你找舅舅去，舅舅很牽掛你，是不是？」裘千尺一流淚水，心中牽動柔情，但隨即想起二哥裘千仞信中那句話來：「自大哥於鐵掌峰上命喪郭靖、黃蓉之手……」自己手足殘廢，二哥又已出家為僧，說甚麼「放下屠刀，皈依三寶」，然則大哥之仇豈非永不能報？這小子武功不弱，他既堅不肯娶我女兒，那麼命他替我報仇，也可了卻一樁大事。

她想到此處，便道：「解治情花劇毒的絕情丹，本來數量不少，可是除了三枚之外，都給我浸入砒霜，盡數毀了。這三枚丹藥，公孫止那奸賊自己服了一枚，另一枚我醉倒後給他取了去，後來落入你手，你已給這女子服了。世間就只賸下一枚。這枚絕情丹我貼身而藏已二十餘年。身在絕情谷中而不備絕情丹，這條性命便算不得是自己的。眼下反正我已命不久長，我女兒今後也未必會再留在谷中……」說著緩緩伸手入懷，將世間唯此一枚的絕情丹用指甲切成兩半，取出半枚，托在掌心，說道：「丹藥這便給你，你不肯做我女婿，那也罷了，可是你須得答允為我辦一件事。」

楊過與小龍女互視一眼，料想不到她竟會忽起好心。二人雖說將生死置之度外，但眼前既有生路，自是喜出望外，齊聲道：「老前輩要辦甚麼事，我們自當盡力。」

裘千尺緩緩的道：「我是要你去取兩個人的首級，交在我手中。」

楊過與小龍女一聽，立時想到，她所要殺之人其中之一必是公孫止。楊過對這人自是絕無好感，此人已喪一目，閉穴內功又破，雖其他武功未失，要追殺他諒亦不難，不過他是公孫綠萼之父，這姑娘對自己一片痴情，殺她父親，未免大傷其心，一時不禁躊躇難答。小龍女心中也覺公孫止雖惡，對己總是有救命之恩，但瞧裘千尺的神色，若不辦到此事，她的丹藥無論如何不會給楊過的了。

裘千尺見二人臉上有為難之意，冷然道：「我也不知道這二人和你們有甚瓜葛牽連，但我是非殺這二人不可。」說著將半枚丹藥在手中輕輕一拋。楊過聽她語氣，所說的似乎並非公孫止，於是問道：「裘老前輩與何人有仇？要晚輩取何人的首級？」裘千尺道：「你沒聽到那惡賊讀信麼？害死我大哥的，叫做甚麼郭靖、黃蓉。」

楊過大喜，叫道：「那好極了。這二人正是晚輩的殺父仇人，裘老前輩便是無此囑咐，晚輩也要找這二人報仇。」裘千尺心中一凜，道：「此話當真？」楊過指著金輪國師道：「這位大師與這二人也有過節。晚輩之事，曾跟他說過。」

裘千尺眼望國師，國師點了點頭，說道：「可是這位楊兄弟啊，那時卻明明助著郭靖、黃蓉，來跟老衲為難。」小龍女與綠萼惱恨這和尚時時從中挑撥作梗，一齊向他怒目橫視。金輪國師只作不見，微笑道：「楊兄弟，此事可有的罷？」楊過道：「是啊。待我報了父母之仇，還得向大師領教幾招。」國師雙手合什，說道：「妙極，妙極！」

裘千尺左手一擺，對楊過道：「我也不管你的話是真是假，你將這枚藥拿去服了罷。」楊過走上前去，將丹藥接在手中，見只有半枚，便即明白，笑道：「須得取那二人首級，來換另外半枚？」裘千尺點頭道：「你聰明得緊，一瞧便知，用不著旁人多說。」楊過心想：「先服了這半枚再說，總是勝於不服。」當下將半枚丹藥放入口中，嚥了一口唾液，吞入肚中。

裘千尺道：「這絕情丹世上只剩下了一枚，你服了半枚，還有半枚我藏在極密的所在。十八日後，你若攜二人首級來此，我自然取出給你，否則你縱將我擒住，叫我身受千刀萬剮之苦，再將我投入石窟之中，我也決不會給你。我裘千尺說話斬釘截鐵，向無更移。各位貴客請便。楊少俠、龍姑娘，咱們十八日後再見。」說著閉上眼睛，不再理睬眾人。

小龍女問道：「為甚麼限定十八日？」裘千尺閉著眼睛道：「他身上的情花之毒，原來是三十六日之後發作，現下服了半枚丹藥，毒勢聚在一處，發作反快了一倍。十八日後再服半枚，立時解毒，否則……否則……嘿嘿！」說到此處，只是揮手命各人快去。

楊過與小龍女知道此人已無可理喻，當下與公孫綠萼作別，快步出了水仙莊。楊過不耐煩再循來路乘舟出谷，與小龍女展開輕功，翻越高山而出。

※※※

楊過進谷雖只三日，但這三日中遍歷艱險，數度生死僅隔一線，此時得與心上人離此險地，真乃恍如隔世。此時天已黎明，二人並肩高岡，俯視幽谷，但見樹木森森，晨光照耀，滿眼青翠，心中歡悅無限，飄飄盪盪的宛似身在雲端。

楊過攜著小龍女之手，走到一株大槐樹之下，說道：「姑姑……」小龍女偎依在他身邊，嫣然一笑，道：「我瞧你別再叫我姑姑了罷。」

楊過心中早已不將她當作師父看待，叫她「姑姑」，只是一向叫得慣了，聽她這麼說，心裏一甜，回首凝視著她漆黑的眼珠子，道：「那我叫你作甚麼？」小龍女道：「你愛叫甚麼，便叫甚麼，一切都由你。」楊過微一沉吟，道：「我一生之中最快活的時光，便是在古墓中跟你一起廝守之時，那時我叫你姑姑，便到死都叫你作姑姑罷。不過現下我心裏叫你『媳婦兒』。」

小龍女笑道：「那時我打你屁股，你也很快活嗎？」楊過伸出雙臂，將她摟在懷裏，只覺她身上氣息溫馨，混和著山谷間花木清氣，真是教人心魂俱醉，難以自已，輕輕的道：「咱們如這般廝守一十八日，只怕已快活得要死了，別再去殺甚麼郭靖、黃蓉啦。與其奔波勞碌，廝殺拚命，咱們還是安安靜靜、快快活活的過十八天的好。」

小龍女微笑道：「你說怎麼，便怎麼好。以前我老是要你聽話，從今兒起，我只聽你的話。」她一向神色冷然，如今心胸中充滿愛念，眉梢眼角以至身體四肢，無不溫柔婉孌，只覺得全心全意的聽楊過話，那才是最快活不過之事。

楊過怔怔的望著她，緩緩的道：「你眼中為甚麼有淚水？」小龍女拿著他的手，將臉頰貼在他手背上輕輕摩擦，柔聲道：「我……我不知道。」過了片刻，道：「定是我太喜歡你了。」

楊過道：「我知道你在為一件事難過。」小龍女抬起頭來，突然淚如泉湧，撲在他懷裏，抽抽噎噎的哭道：「過兒，你……你……咱們只有十八天，那怎麼夠啊？」楊過輕輕拍著她肩膀，輕輕的道：「是啊，我也說不夠。」小龍女道：「我要你永遠這麼待我，要一百年，千年，萬年……」

楊過捧起她的臉來，在她櫻紅的嘴唇上輕輕吻了一下，毅然道：「好，說甚麼也得去殺了郭靖、黃蓉。」舌尖上嘗著她淚水的鹹味，胸中情意激動，全身真欲爆裂一般。

忽聽得左首高處一人高聲笑道：「要卿卿我我，也不用這般迫不及待。」楊過轉頭來，只見十餘丈外的山岡之上，金輪國師、尹克西、瀟湘子、尼摩星、麻光佐五人並肩站立，說這話的正是金輪國師。料想自己與小龍女匆匆離谷，未理其餘諸人，國師等便隨後跟來，自己二人大難之後重會，除愛侶之外，其餘一切全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二人在槐樹下情致纏綿，卻給國師等遙遙望到了。

楊過想起在絕情谷中國師數次與自己為難，險些喪身於他言語之下，早知如此，他在荒山結棚養傷之際，就該一掌送了他的性命，自己助他療傷，枉他為一派宗主，竟如此的以怨報德。小龍女見他目中露出怒火，低聲道：「別理他，這般人便是過一輩子，也沒咱們一時三刻的歡喜。」

只聽麻光佐叫道：「楊兄弟，龍姑娘，咱們一起走罷。在這荒山野嶺之間，無酒無肉，有甚麼好玩。」楊過只盼與小龍女安安靜靜、逍遙自在的多過一刻好一刻，偏生有這些不識趣之人前來滋擾，這時始知古墓中幽閒清靜、遠離煩囂的好處，但知麻光佐是一片好心，朗聲答道：「麻大哥請先行一步，小弟隨後便來。」麻光佐道：「好罷，那你們快些來。」

金輪國師哈哈哈大笑，說道：「那又何必要你費心？他們愛在這荒山野地耽上一十八天啊。」裘千尺說過十八天後毒發之言，大廳上人人聞知，麻光佐聽他竟如此說，不禁勃然大怒，一把抓住國師衣襟，罵道：「賊禿，你的心腸忒也歹毒！咱們與楊兄弟同來谷中，你不助他已是不該，一路上冷言冷語，是何道理？」國師微微冷笑，道：「你放不放手？」麻光佐怒道：「我不放，你怎樣？」

國師右手一拳，迎面打去。麻光佐道：「好啊，動粗麼？」提起蒲扇大的手掌抓他拳頭，那知國師這拳乃是虛招，左手倏地伸出，在他背上一托，剛勁柔勁同時使出，麻光佐一個龐大的身軀立時飛起，往山坡上摔將下來。好在山坡上全是長草，他又皮粗肉厚，這一摔未受重傷，但已是額角青腫，哇哇大叫的爬將起來。

楊過望見二人動手，知道麻光佐定要吃虧，待要趕去相助，只奔出三步，麻光佐已結結實實的摔了一交。麻光佐雖是渾人，卻也有個獃主意，知道硬打定然鬥不過和尚，口中哼哼唧唧，叫道：「啊喲，啊喲，手臂給賊禿打斷啦。」

金輪國師應蒙古王太后之聘，受封為蒙古第一國師，瀟湘子與尼摩星一直氣忿不服，此時見他如此蠻橫，更加惱怒，兩人相互使個眼色。瀟湘子道：「大師武功果然了得，不愧了蒙古第一國師的封號。」國師道：「豈敢，豈敢……」他鑒貌辨色，知道尼瀟二人立時有出手之意，而楊過與小龍女在一旁更躍躍欲動，尹克西心意如何，尚不可知。他雖自恃武功高強，但若這五大高手聯手來攻，自己不僅決然抵擋不住，尚有性命之憂，嘴上敷衍對答，心中尋思脫身之計。

那知麻光佐哼哼唧唧，慢慢走到他背後，猛起一拳，砰的一聲，正中國師後腦。以國師武功，麻光佐偷襲本難得逞，但此時他全神貫注在楊過、瀟湘子等五人身上，對這渾人毫不在意，竟被他大力一拳，如中鐵錘，只錘得眼前金星亂冒。他驚怒之下，回肘撞去，麻光佐胸口中了肘鎚，大叫一聲，軟綿綿的往前倒下。國師雙腿略曲，麻光佐龐大的身軀正好跌在他肩頭，便即往坡下奔去。

眾人大聲呼叫，楊過首先追落。國師肩頭雖然負了個將近三百斤的巨人。仍奔行如飛。楊過、小龍女、尼摩星等都是一等一的輕功，但既給他發足在先，數十丈內竟追趕不上。楊過和小龍女足下加快，漸漸逼近。國師倏地站住，回過頭來，大聲獰笑道：「好，你們是一齊上呢，還是單打獨鬥？」說著倒舉麻光佐，將他腦袋對準山坡邊的一塊岩石，作勢要撞將下去。

楊過繞到他身後，先行擋住去路，說道：「你若傷他性命，咱們自是一擁而上。」國師哈哈一笑，將麻光佐拋在地下，說道：「這般渾人，也值得跟他一般見識？」雙手伸入袍底，隨即伸出，左手白光閃閃，右手黃氣澄澄，已各取銀輪銅輪在手，雙輪一碰，嗡嗡之聲從山谷間傳了出去，傲然道：「那一位先上？」

尹克西笑嘻嘻的道：「各位切磋武學，我做買賣的只在旁觀摩觀摩。」國師暗想：「此人兩不相助，倒少了一個勁敵。」瀟湘子心想還是讓旁人打頭陣，耗了他的力氣，自己再來乘其敗而取，於是說道：「尼兄，你武功強過小弟，請先上！」

尼摩星聽了瀟湘子之言，已知其意，但自負武學修為獨步天竺，生平未逢敵手，心想縱然勝不得金輪國師，也不致落敗，當下順手抓起山坡上一塊巨岩，喝道：「好，我試試你兩個圓圈圈。」舉起巨岩，逕向國師當胸砸去。這塊巨岩瞧來少說也有三百來斤，眾人見他不用兵刃，舉起大石便打，無不吃了一驚。

金輪國師也沒料到這矮子天生神力，竟舉大石砸到，當下不敢硬碰，側身避開，右手銅輪向他背心橫掃過去。尼摩星抓著巨岩，回手擋架。銅輪巨岩相碰，火星四濺，鏜的一聲，只震得山谷鳴響。國師左臂微微發麻，心想：「這矮黑炭武功怪極，倒不可大意。他力氣再大，舉了這塊巨岩，卻又支持得幾時？」雙輪飛舞，繞著尼摩星身子轉動。

楊過將麻光佐救起，與小龍女並肩觀鬥，見尼摩星神力過人，武功特異，兩人均感驚詫。二人又鬥片時，尼摩星力道絲毫不衰，突然大喝一聲：「阿婆星！」托起岩石，向國師擲將過去。

他這一擲乃是天竺佛家武學的一門厲害武功，叫作「釋迦擲象功」。佛經中有言：釋迦牟尼為太子時，一日出城，大象礙路，太子手提象足，擲向高空，過三日後，象還墮地，撞地而成深溝，今名擲象溝。這自是寓言，形容佛法不可思議。後世天竺武學之士練成一門外功，能以巨力擲物，即以此命名。此時尼摩星運此神功擲石，但見岩石在空中急速旋轉，挾著一股烈風，疾往國師撞去。

金輪國師武功難強，對此龐然大物那敢硬接硬碰，急忙躍開。尼摩星身子突然飛起，追上大石，雙掌擊出，那大石轉個方向，又向國師追去。這次飛擲，是第一次的餘勢加上第二次擲力，因而比之第一次力道更強。

論到武功造詣，國師實在尼摩星之上，眼見大石轉向飛到，只得又躍開閃避。尼摩星乘勝追擊，那巨岩給他一次次加力，去勢愈猛。國師尋思：「如此再打下去，須敗在這黑矮子手中，該當立時變計。幸好他獨自先行挑鬥，我下毒手儘快斃了他，僵屍鬼就不敢再上。楊龍二人身上有毒，那『玉女素心劍法』使不順手。」

※※※

猛聽得山後馬蹄聲響，勢若雷鳴，旌旗展動，衝出一彪人馬。國師與尼摩星惡鬥方酣，無暇旁視。楊過等但見人強馬壯，長刀硬弩，是一隊蒙古騎兵，來到十數丈之外，當先領兵官舉手示意，全隊勒馬不前。

旗影下一人駐馬觀鬥片刻，當即催馬上前，叫道：「罷手，罷手！」那人科頭黃袍，手持鐵弓，正是蒙古王子忽必烈。

尼摩星聽到叫聲，縱上去雙掌齊推，巨岩砰騰砰騰的滾下山坡，沿途帶動泥砂石塊，勢道極是威猛。忽必烈翻身下馬，笑吟吟的走向國師與尼摩星，說道：「原來兩位在這兒切磋武功，真令小王大開眼界。」他何嘗不知二人實係真鬥，但為顧全雙方面子，只想輕輕一言揭過，接著笑道：「此處風物良佳，豈可無酒？左右，取酒！咱們來痛飲三碗！」蒙古人自來生長曠野，以天地為居室，荒山飲食，與堂上無異，當即有侍衛取過烈酒乾脯，布列於地。

忽必烈向小龍女望了兩眼，心下暗驚：「人間竟有如此美麗的女子。」見她與楊過攜手並肩，神情親密，問楊過道：「這位姑娘是誰？」楊過道：「這位龍姑娘，是小人的授業師父，也是小人的妻子。」他自經絕情谷中一番出生入死，更將羈縻普天下蒼生的禮法習俗絲毫不放在眼裏，心想偏偏要讓世人皆知，我楊過乃娶師為妻。

蒙古人於甚麼尊師重道、男女大防等禮法本來遠不如漢人講究，忽必烈聽了楊過的話也不以為異，只聽說這少女傳過他武藝，不由得多了一層敬意，笑道：「果然是郎才女貌，天生佳偶，妙極，妙極。來，大家盡此一碗，為兩位慶賀。」說著舉起酒碗，一飲而盡。國師微微一笑，也舉碗飲乾。餘人跟著喝酒，麻光佐更連盡三碗。

小龍女對蒙古人本無喜憎，聽忽必烈稱讚自己與楊過乃是良配，心中甚喜，喝了半碗酒後，容色更增嬌艷，心想：「那些漢人都說我和過兒成不得親，這位蒙古王爺卻連說妙極，瞧來還是蒙古人見識高呢。」

忽必烈笑道：「各位三日不歸，小王正自記掛得緊，只因襄陽軍務緊急，未能相待，那周先生招請不到，不妨日後再說。小王已在大營留下傳言，請各位即赴襄陽軍前效力。今日在此巧遇，大暢予懷。」國師說道：「請問王爺，我軍攻打襄陽，可順利否？」忽必烈皺眉道：「襄陽守將呂文煥本是庸才，小王所忌者，郭靖一人耳。」楊過心中一凜，問道：「郭靖確在襄陽？」

忽必烈道：「這郭靖說來還是小王的長輩，總角之時與先王曾有八拜之交，乃是我成吉思汗祖父手下第一愛將。此人智勇雙全，領軍遠征西域，迭出奇計，建立大功。先王曾對我言道：南朝主昏臣奸，將懦兵弱，人數雖眾，總難敵我蒙古精兵，但若遇上郭靖，卻須千萬小心。唉，父王果有先見，我軍屯兵襄陽城外，久攻不下，皆因這郭靖從中作梗之故。」

楊過站起身來，說道：「這姓郭的與小人有殺父大仇，小人請命去刺死了他。」

忽必烈喜道：「小王邀聘各位英雄好漢，正是為此。但聽人言道，這郭靖武功算得中原漢人第一，又有不少異能之士相助。小王屢遣勇士行刺，均遭失手，或擒或死，無一得還。楊兄弟雖然武勇，卻不免孤掌難鳴，小王欲請眾位英雄一齊混入襄陽，併力下手。只消殺了此人，襄陽唾手可下。」

國師、瀟湘子等一齊站起，叉手說道：「願奉王爺差遣，以盡死力。」

忽必烈大喜，說道：「不論是那一位刺殺郭靖，同去的幾位俱有大功。但出手刺殺之人，小王當奏明大汗，封賞公侯世爵，授以『大蒙古國第一勇士』之號。」

瀟湘子、尼摩星等人對公侯世爵也不怎麼放在心上，但若得稱「大蒙古國第一勇士」，名揚天下，實乃平生之願。蒙古此時兵威四被，幅員之廣，曠古未有，西域疆土綿延數萬里，中國亦已三分而有其二，自帝國中心而至四境，快馬均須奔馳一年方至，若得稱為第一勇士，普天下英雄豪傑自是無不欽仰。當下人人振奮，連金輪國師也不禁眼發異光。

楊過悽然一笑，緩緩搖了搖頭。小龍女深情無限的望著他，心中卻道：「要他甚麼公侯世爵，甚麼天下第一勇士？我只盼你好好的活著。」

眾人又飲數碗，站起身來。蒙古武士牽過馬匹，楊過、小龍女、金輪國師等一齊上馬，跟在忽必烈之後，疾趨南馳，往襄陽而來。

沿途但見十室九空，遍地屍骨，蒙古兵見到漢人，往往肆意虐殺，楊過瞧得惱怒，待要出手干預，卻又礙著忽必烈的顏面，尋思：「蒙古兵如此殘暴，將我漢人瞧得豬狗不如，待我刺殺郭靖、黃蓉之後，必當擊殺幾個蒙古最歹惡的軍漢，方消心中之氣。」

不數日抵達襄陽郊外。其時兩軍攻守交戰，已有月餘，滿山遍野都是斷槍折矛、凝血積骨，想見戰事之慘烈。

蒙古軍中得報四大王忽必烈親臨前敵，全軍元帥、大將迎出三十里外。隨從軍衛怒馬騰躍，鐵甲鏘鏘，軍容極壯。各將帥遙遙望見忽必烈的大纛，一齊翻身下馬，伏在道旁。

忽必烈馳到近處，勒馬四顧，隔了良久，哼了一聲，道：「襄陽城久攻不克，師老無功，豈不墮了我大蒙古的聲威？」眾帥齊聲答道：「小將該死，請四大王治罪。」忽必烈揚鞭一擊，坐騎向前疾奔而去。諸將帥久久不敢起身，人人戰慄。

楊過見忽必烈對待自己及金輪國師等甚為和易，駕御諸將卻這等威嚴，心想：「蒙古軍兵強馬壯，紀律嚴明，大宋如何是其敵手？」不自禁的皺起了眉頭。

翌晨天甫黎明，蒙古軍大舉攻城，矢下如雨，石落似雹，紛紛向城中打去。接著眾軍駕起雲梯，四面八方的爬向城頭。城中守禦嚴密，每八名兵士合持一條大木，將雲梯推開城牆。攻拒良久，終於有數百名蒙古兵攻上了城頭。蒙古軍中呼聲震天，一個個百人隊蟻附攀援。猛聽得城中梆子聲急，女牆後閃出一隊弓箭手，羽箭勁急，迫得蒙古援軍無法上前，接著又搶出一隊宋兵，手舉火把，焚燒雲梯，梯上蒙古兵紛紛跌落。

城上城下大呼聲中，城頭閃出一隊勇壯漢子，長矛利刃，向爬上城牆的蒙古兵攻去。這隊漢子不穿宋軍服色，有的黑色短衣，有的青布長袍，攻殺之際也不成隊形，但身手矯捷，顯然身有武功。攻上城頭的蒙古兵將均是軍中勇士，自來所向無敵，但遇上這隊漢子，搏鬥數合，即遭一一殺敗，或橫屍城頭，或碎骨牆下。宋軍中一個中年漢子尤其威猛，此人身穿灰衣，赤手空拳，縱橫來去，一見宋軍有人受厄，立即縱身過去解圍，掌風到處，蒙古兵將無不披靡，直似虎入羊群一般。

忽必烈親在城下督戰，見這漢子如此英勇，不由得呆了半晌，嘆道：「天下勇士，更有誰及得上此人？」楊過站在他身側，問道：「王爺可知他是誰？」忽必烈一驚，道：「難道便是郭靖？」楊過道：「正是！」

此時城頭上數百名蒙古兵已給殺得沒賸下幾個，只有最勇悍的三名百夫長手持矛盾，兀自在城垛子旁負隅而鬥。城下的萬夫長吹起角號，又率大隊攻城，想將城頭上三名百夫長接應下來。郭靖縱聲長嘯，大踏步上前。一名百夫長挺矛刺去，郭靖抓住矛桿向前一送，跟著左足飛出，踢中另一名百夫長的盾牌。兩名百夫長雖勇，怎擋得住這一送一踢的神力？登時幾個觔斗翻下城頭，筋斷骨折而死。

第三名百夫長年紀已長，頭髮灰白，自知今日難以活命，揮動長刀，直上直下的亂砍，勢若瘋虎。郭靖左臂倏出，抓住他持刀的手腕，右掌正要劈落，忽地一怔。那百夫長也已認出郭靖面目，叫道：「金刀駙馬，是你！」原來他是郭靖當年西征時的舊部，黃蓉計取撒麻爾罕，此人即是最先飛降入城的勇士之一。

郭靖憶及舊情，叫道：「嗯，你是鄂爾多？」那百夫長見郭靖記得自己名字，不禁熱淚盈眶，叫道：「正是，正是小人。」郭靖道：「好，念在昔日情份，今日饒你一命。下次再給我擒住，休怪無情。」轉頭向左右道：「取過繩子，縋他下去！」兩名健卒取過一條長索，縛在鄂爾多的腰間，將他縋到城下。

鄂爾多是蒙古軍中久經戰陣、赫赫有名的勇士，突讓城頭宋軍用繩索縋下，城下蒙古兵將都好生奇怪，不知是何變故，一齊後退數十丈，城頭也停了放箭，兩軍一時罷鬥。鄂爾多到了城下，對著郭靖拜伏在地，朗聲叫道：「金刀駙馬既然在此，小人萬死不敢再犯虎駕。」

郭靖站在城頭，神威凜然，喝道：「蒙古主帥聽著：大宋與蒙古昔年同心結盟，合力滅金，你蒙古何以來犯我疆界，害我百姓？大宋百姓人數多你蒙古數十倍，若不急速退兵，我大宋義兵四集，管教你這十多萬蒙古軍死無葬身之地。」他這幾句話說的是蒙古語，中氣充沛，一字一句送向城下。城牆既高，兩軍相距又遠，但這幾句話數萬蒙古兵將卻俱都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得相顧失色。

一名萬夫長引著鄂爾多來到忽必烈跟前，稟報原由。鄂爾多述說當年跟隨郭靖西征，金刀駙馬如何用兵如神，如何克敵制勝，說得有聲有色。忽必烈臉色一沉，喝道：「拿下去砍了！」鄂爾多大叫：「冤枉！」那萬夫長道：「四大王明見，這鄂爾多頗有戰功……」忽必烈手一揮，四名衛士早將鄂爾多拉下，斬下首級，呈了上來。諸將無不震恐。

忽必烈向萬夫長道：「鄂爾多以陣亡之例撫恤，另賞他妻子黃金十斤，奴隸三十名，牲口三百頭。」萬夫長大惑不解，應道：「是，是。」忽必烈道：「我既殺此人，卻又賞他家屬，你們不明白這中間的道理，是也不是？」諸將一齊躬身道：「請四大王賜示。」忽必烈朗聲道：「這百夫長向敵將跪拜，誇說敵將厲害，動搖軍心，是否當斬？但他奮勇先登，力戰至最後一人，豈非當賞？」諸將盡皆拜伏。

但這麼一來，蒙古兵軍心已沮。忽必烈知道今日即使再拚力攻城，也是徒遭損折，決然討不了好去，眼見城下蒙古積屍數千，盡是身經百戰的精銳之士，心中大是不忿，然見襄陽城牆堅固，守備嚴密，實是無隙可乘，不禁嘆了口氣，傳令退軍四十里。

左右兩名衛士互視一眼，齊道：「小人為四大王分憂，也折一折南蠻的銳氣。」翻身上馬，馳到城下，拉動鐵弓，兩枝狼牙鵰翎急向郭靖射去。

這二人騎術既精，箭法又準，正是馬奔如風，箭去如電。城上城下剛發得一聲喊，飛箭已及郭靖胸口小腹。眼見他無法閃避，卻見郭靖雙手向內一攏，兩手各已抓著一枝羽箭，跟著搭上鐵胎硬弓，拉弦發箭，箭去勁急，向下射出。兩名蒙古衛士尚未迴馬轉身，突然箭到，透胸而過，兩人倒撞下馬。城頭宋軍喝采如雷，擂起戰鼓助威。

忽必烈悶悶不樂，領軍北退。大軍行出數里，楊過道：「王爺不須煩惱，小人這便進城去取郭靖性命。」忽必烈搖頭道：「那郭靖智勇兼全，果然名不虛傳，今日一見，更覺此事棘手之極。」楊過道：「小人在郭靖家中住過數年，又曾為他出力，他對我決無防範之心。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忽必烈道：「適才攻城之時，你站在我身旁，只怕他在城頭已然瞧見。」楊過道：「小人已防到此著，攻城之時，與龍姑娘均以大帽遮眉、皮裘圍頸，他決計認不出來。」忽必烈道：「既是如此，盼你立此大功，封賞之約，決不食言。」

楊過隨口道謝一聲，正要轉身與小龍女一齊辭出，卻見金輪國師、瀟湘子、尹克西諸人臉上均有異色，心念一動：「這些人均怕我此去刺死郭靖，得了蒙古第一勇士的封號，定要從中阻撓。」向忽必烈道：「王爺，小人去刺郭靖，乃是為報私仇，兼之要以他的首級去換救命丹藥，如能托王爺之福，大事得成，那蒙古第一勇士的封號卻萬萬不敢領受。」忽必烈問道：「這卻為何？」楊過道：「小人武功遠不及在座諸位，如何敢稱第一勇士？王爺須得應允此事，小人方敢動身。」

忽必烈見他言辭誠懇，確是真情，又見旁人神情，已猜到他心意，說道：「既是如此，人各有志，我也不便勉強。」國師等聽忽必烈如此說，果然均有欣慰之色。

※※※

楊過圈轉馬頭，與小龍女並騎向襄陽馳去，在途中摔去了大帽皮裘，回復漢人打扮，到得城下時天已向晚，見城門緊閉，城頭一隊隊兵卒手執火把，來去巡邏。楊過大聲叫道：「我姓楊名過，特來拜見郭靖郭大爺。」城上守將聽得呼聲，見他只有一名女子相從，當即向郭靖稟報。

過不片時，兩個青年走上城頭，向下一望，一人叫道：「原來是楊大哥，只你們兩位嗎？」楊過見是武氏兄弟，心想：「郭靖害我父親，不知武氏兄弟的父親當時是否在旁相助？」說道：「武大哥，武二哥，郭伯伯在不在城裏？」武修文道：「在的。楊大哥請進來罷。」命兵卒打開城門，放下吊橋，讓楊過與小龍女入城。

二武引著二人來到一座大屋之前。郭靖滿臉堆歡，搶出門來，向小龍女一揖為禮，拉著楊過的手笑道：「過兒，你們來得正好。韃子攻城正急，兩位一到，我平添臂助，真乃滿城百姓之福。」小龍女是楊過之師，郭靖對她以平輩之禮相敬，客客氣氣的讓著進屋，對楊過卻是十分親熱。

楊過左手被他握著，想起此人乃殺父大仇，居然這般假惺惺作態，恨不得拔出劍來立時刺死了他，只是忌憚他武功，不敢貿然動手，臉上強露笑容，說道：「郭伯伯安好。」他滿腔憤恨，沒跪下磕頭。郭靖豁達大度，於此細節也沒留心。

到得廳上，楊過要入內拜見黃蓉。郭靖笑道：「你郭伯母即將臨盆，這幾天身子不適，日後再見罷。」楊過暗喜：「黃蓉智計過人，我只耽心被她看出破綻，此人抱恙，真是天助我成功。」

說話之間，中軍進來稟道：「呂大帥請郭大爺赴宴，慶賀今日大勝韃子。」郭靖道：「你回稟大帥，多謝賜宴。我有遠客光臨，不能奉陪了。」中軍見楊過年紀甚輕，並無特異之處，不知郭靖何以對他如此看重，為了陪伴這個少年，竟推卻元帥的慶功宴，不由得滿心奇怪，回去稟知呂文煥。

郭靖在內堂自設家常酒宴，為小龍女與楊過接風，由朱子柳、魯有腳、武氏兄弟、郭芙諸人相陪。朱子柳向楊過連聲稱謝，說虧得他從霍都取得解藥，治了他身上之毒。楊過淡淡一笑，謙遜幾句。武氏兄弟佯作不聞。

郭芙見了他卻神情淡漠，叫了聲：「楊大哥。」郭靖責道：「芙兒，先前你為金輪國師所擒，若不是楊大哥捨命相救，你自己失陷不用說，連你媽媽也要身遭大難，怎不好好謝過了楊大哥？」郭芙站起身來，說道：「多謝楊大哥日前相救。」楊過道：「大家自己人，何必言謝？」郭芙一言不發的坐下。酒席之間，只見她雙眉微蹙，似有滿腹心事，武氏兄弟也似心神不屬。魯有腳與朱子柳卻興高采烈，滔滔不絕的縱談日間大勝韃子之事。

席散時已是初更，郭靖命女兒陪小龍女入內安寢，自己拉楊過同榻而眠。小龍女入內時向楊過望了一眼，神色之間，深情款款，關念無限，似囑他務須小心。楊過只怕露出心事，將頭轉過，竟是不敢與她正面相視。

郭靖攜著楊過的手同到自己臥室，讚他力敵金輪國師，在酒樓上與亂石陣中兩次救了黃蓉、郭芙和武氏兄弟，隨後問他別來的經歷。楊過生怕言多有失，於遇見程英、陸無雙、傻姑、黃藥師等情由一概不提，只道：「姪兒受傷後在一個荒谷中養傷，後來遇到師父，便同來相尋郭伯伯。」

郭靖一面解衣就寢，一面說道：「過兒，眼前強虜壓境，大宋天下當真是危如累卵。襄陽是大宋半壁江山的屏障，此城若失，只怕我大宋千萬百姓便盡為蒙古人的奴隸了。我親眼見過蒙古人殘殺異族的慘狀，當真令人血為之沸。」楊過聽到這裏，想起途中蒙古兵將施虐行暴諸般可怖可恨的情景，也不禁咬得牙關格格作聲，滿腔憤怒。

郭靖又道：「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助守襄陽。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為民解困，實在愧當『大俠』兩字。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於我，這是不消說的。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這一番話誠摯懇切，楊過只聽得聳然動容，見郭靖神色莊嚴，雖知他是自己殺父之仇，卻也不禁肅然起敬，答道：「郭伯伯，你死之後，我定會記得你今晚這一番話。」

郭靖那想得到他今夜要行刺自己，伸手撫了撫他頭，說道：「是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國家若亡，你郭伯伯是性命難保了。聽說忽必烈善於用兵，今日退軍，自必再來，這數日中定有一場大廝殺。咱們轟轟烈烈的大幹一場。時候不早，咱們睡罷。」

楊過應道：「是。」當即解衣就寢，將從絕情谷中帶出來的那柄匕首藏在貼肉之處，心想：「我待你睡熟之後，在被窩中給你一刀，你武功便再強百倍，又豈能躲避？」

郭靖日間惡戰，大耗心力，著枕即便熟睡。楊過滿腹心事，那裏睡得著？他臥在裏床，與郭靖兩頭睡臥，但聽得郭靖鼻息調勻，一呼一吸，相隔極久，暗自佩服他內功深厚。過了良久，耳聽得四下裏一片沉靜，只有遠遠傳來守軍的刁斗之聲，於是輕輕坐起，從衣內摸出匕首，心想：「我將他刺死之後，再去刺殺黃蓉，諒她一個待產孕婦，濟得甚事？大事一成，即可與姑姑同赴絕情谷取那半枚丹藥了。此後我和她隱居古墓，享盡人間清福，管他這天下是大宋的還是蒙古的？」

想到此處，極是得意，忽聽得隔鄰一個孩子大聲啼哭起來，接著有母親撫慰之聲，孩子漸漸止啼入睡。楊過心頭一震，猛地記起日前在大路上所見，一名蒙古武士用長矛挑破嬰兒肚皮，高舉半空為戲，那嬰兒尚未死絕，兀自慘叫，心想：「我此刻刺殺郭靖，原是舉手之事。但他一死，襄陽難守，這城中成千成萬嬰兒，豈非盡被蒙古兵卒殘殺為樂？我為了報一己之仇，卻害了無數百姓性命，豈非大大不該？」

轉念又想：「我如不殺他，裘千尺如何肯將那半枚絕情丹給我？我如死了，姑姑也決不能活。」他對小龍女相愛之忱，世間無事可及，不由得把心橫了：「罷了，罷了，管他甚麼襄陽城百姓，甚麼大宋江山？我受苦之時，除了姑姑之外，有誰真心憐我？世人從不愛我，我又何必去愛世人？」當下舉起匕首，勁力透於右臂，將匕首尖對準了郭靖胸口。

室中燭火早滅，但楊過暗中視物，亦能隱約可見，匕首將要刺落之際，向郭靖臉上瞧去，但見他臉色慈和，意定神閒，睡得極是酣暢，自己少年時郭靖的種種愛護之情，猛地裏湧上心來：桃花島上他如何親切相待，如何千里迢迢的送自己赴終南山學藝，如何要將獨生女兒許配於己，不由得心想：「郭伯伯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實是個忠厚長者，以他為人，實不能害我父親。莫非傻姑神智不清，胡說八道？我曾和程英妹子擊掌為誓，下手殺郭靖之前，定須三思，想得清清楚楚。我當真已想得清楚了嗎？我這一刀刺了下去，倘若錯殺了好人，那可是萬死莫贖了。且慢，這事須得探問一下清楚再說。」

於是慢慢收回匕首，將自遇到郭靖夫婦以來的往事，一件件在心頭琢磨尋思。他記起黃蓉對自己時時神色不善，有好幾次他夫婦正在談論甚麼，一見到自己便即轉過話題，他夫婦有件要緊事情瞞過了自己，那是決計無疑的，又想：「郭伯母收我為徒，何以只教我讀書，不肯傳我半點武藝？郭伯伯待我這麼好，難道不是因為害了我父親，心中自咎難安，待我好一些，就算補過？可是他如真的害死我父，又怎能對我毫不提防，與我共榻而眠，任由我一刀刺死了他？」眼望帳頂，思湧如潮，煩躁難安。

郭靖內功極高，雖在睡夢之中，仍察覺楊過呼吸急促有異，當即睜眼醒轉，問道：「過兒，怎麼了？睡不著麼？」楊過微微一顫，道：「沒甚麼。」郭靖笑道：「你如不慣和人同榻，我便在桌上睡。」楊過忙道：「不，不要緊。」郭靖道：「好，那就快睡罷。學武之人，最須講究收攝心神。」楊過應道：「是。」

隔了半刻，楊過終於忍耐不住，說道：「郭伯伯，那一年你送我到重陽宮學藝，在終南山腳下一座寺廟中，我曾問過你一句話。」郭靖道：「怎麼？」楊過道：「那時你大怒拍碑，以致惹起全真教眾道的誤會，你可還記得我問的那句話麼？」郭靖回想片刻，說道：「是了，那日你問我，你爹爹是怎樣去世的。」楊過抬高了頭，瞪視著他，道：「不，我是問你，到底誰害死了我爹爹。」郭靖道：「你怎知你爹爹是給人害死的？」楊過嘶啞嗓子道：「難道我爹爹是好好死的麼？」

郭靖默然不語，過了半晌，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他確死得不幸，可是沒誰害死他，是他自己害死自己的。」楊過坐起身來，心情激動異常，道：「你騙我！世上怎能有自己害死自己之事？便算我爹爹自殺而死，也有迫死他之人。」

郭靖心中難過，流下淚來，緩緩的道：「過兒，你祖父和我父是異性骨肉，你父和我也曾義結金蘭。你父如是冤死，我豈能不給他報仇？」

楊過身子發顫，衝口想說：「是你自己害死他的，你怎能給他報仇？」但知這句話一出口，郭靖定然提防，再要行刺便大大不易，當下點了點頭，默然不語。

郭靖道：「你爹爹之事曲折原委甚多，非一言可盡。當年你問起之時，年紀尚幼，未能明白內中情由，因是我沒跟你說。現下你已經長大，是非黑白辨得清清楚楚，待打退韃子，我從頭說給你聽罷。」說罷又著枕安睡。

楊過素知他說一是一，從無虛語，聽了這番話，卻又半信半疑起來，心中暗罵：「楊過，楊過，你平素行事一往無前，果敢勇決，何以今日卻猥猥葸葸？難道是內心害怕他武功厲害麼？今夜遷延游移，失了良機，明日若教黃蓉瞧出破綻，只怕連姑姑都死無葬身之地了。」一想起小龍女，精神又為之一振，伸手撫摸懷內匕首，刀鋒貼肉，都熨得熱了。

# 第二十一回 襄陽鏖兵

楊過正想拔出匕首，忽聽得窗外有人輕輕彈了三下，忙閉目不動。

郭靖便即驚醒，坐起身來，問道：「蓉兒麼？可有緊急軍情？」窗外卻再無聲音。郭靖見楊過睡得鼻息調勻，心想他好容易睡著了，別再驚醒了他，輕輕下床，推門出房，只見黃蓉站在天井中招手。郭靖走近身去，低聲問道：「甚麼事？」

黃蓉不答，拉著他手走到後院，四下瞧了瞧，這才說道：「你和過兒的對答，我在窗外都聽見啦。他不懷好意，你知道麼？」郭靖吃了一驚，問道：「甚麼不懷好意？」黃蓉道：「我聽他言中之意，早在疑心咱倆害死了他爹爹。」郭靖道：「他或許確有疑心，但我已答允將他父親逝世的情由詳細說給他知道。」黃蓉道：「你真要毫不隱瞞的說給他聽？」郭靖道：「他父親死得這麼慘，我心中一直自責。楊康兄弟誤入歧途，但咱們也沒好好規勸他，沒盡全力想法子挽救。」黃蓉哼了一聲，道：「這樣的人又有甚麼可救的？我只恨殺他不早，否則你那幾位師父又何致命喪桃花島上？」郭靖想到這樁恨事，不禁長長嘆了口氣。

黃蓉道：「朱大哥叫芙兒來跟我說，這次過兒來到襄陽，神氣中很透著點兒古怪，又說你和他同榻而眠。我耽心有何意外，一直守在你窗下。我瞧還是別跟他睡在一房的好，須知人心難測，而他父親……總是因為一掌拍在我肩頭，這才中毒而死。」郭靖道：「那可不能說是你害死他的啊。」黃蓉道：「既然你我均有殺他之心，結果他也因我而死，那麼是否咱們親自下手，也沒多大分別。」郭靖沉思半晌，道：「你說得對。那麼我還是不跟他明言的為是。蓉兒，你累了半夜，快回房休息罷。過了今晚，明日我搬到軍營中睡。」

他知愛妻識見智計勝己百倍，雖不信楊過對自己懷有惡意，但她既如此說，也便遵依，伸手扶著她腰，慢慢走向內堂，說道：「過兒奮力奪回武林盟主之位，於國家大事上是非分明；兩次救你和芙兒，全不顧自身安危，這等俠義心腸，他父親如何能比？」黃蓉點頭道：「這樣的少年原本十分難得，但他心中有兩個死結難解，一是他父親的死因，二是跟他師父的私情。唉，我好容易說得龍姑娘離他而去，可是過兒神通廣大，不知怎地又找到了她。瞧他師徒倆的神情，此後是萬萬分拆不開的了。」郭靖默然半晌，忽道：「蓉兒，你比過兒更加神通廣大，怎生想個法子，總之要救他不致誤入歧途。」

黃蓉嘆了口氣道：「別說過兒的事我沒法子，就連咱們大小姐，我也不知如何是好。靖哥哥，我心中只一個你，你心中也只一個我。可是咱們的姑娘卻不像爹娘，心裏同時有兩個少年郎君，對武家哥兒倆竟是不分軒輊。這教做父母的可有多為難。」

郭靖送黃蓉入房，等她上床睡好，給她蓋好了被，坐在床邊，握住她手，臉露微笑。近月來二人都為軍國之事勞碌，夫妻間難得能如此安安靜靜的相聚片刻。二人相對不語，心中甚感安適。

黃蓉握著丈夫的手，將他手背輕輕在自己面頰上摩擦，低聲道：「靖哥哥，咱們這第二個孩子，你給取個名字。」郭靖笑道：「你明知我不成，又來取笑我啦。」黃蓉道：「你總是說自己不成。靖哥哥，普天下男子之中，真沒第二個勝得過你呢。」這兩句話說得情意深摯，極是懇切。

郭靖俯下頭來，在愛妻臉上輕輕一吻，道：「若是男孩，咱們叫他作郭破虜，若是女孩呢？」想了一會，搖頭笑道：「我想不出，你給取個名字罷。」黃蓉道：「丘處機道長給你取這個『靖』字，是叫你不忘靖康之恥。現下金國方滅，蒙古鐵蹄又壓境而來，孩子是在襄陽生的，就讓她叫作郭襄，好使她日後記得，自己是生於這兵荒馬亂的圍城之中。」

郭靖道：「好啊，但盼這女孩兒將來別像她姐姐那麼淘氣，年紀這麼大了，還讓父母操心。」黃蓉微微一笑，道：「倘若操心得了，那也罷了，就只……」嘆了口氣，道：「我好生盼望是個男孩兒，好讓郭門有後。」郭靖撫摸她頭髮，說道：「男孩兒，女孩兒不都一樣？快睡罷，別再胡思亂想了。」給她攏了攏被窩，吹滅燭火，轉身回房，見楊過睡得兀自香甜，鼓交三更，上床又睡。

※※※

他夫妻倆在後院中這番對答，都教楊過隱身在屏門之後聽了個清楚。郭靖黃蓉走入內堂，楊過仍站著出神，反來覆去的只是想著黃蓉那幾句話：「我只恨殺他不早……他父親一掌拍在我肩頭，這才中毒而死……你我均有殺他之心，結果他也因我而死……」心想：「我父因他二人而死，那是千真萬確、再無可疑的了。這黃蓉好生奸滑，對我已然起疑，今晚我若不下手，只怕再無如此良機。」回房靜臥，等郭靖回來。

郭靖揭被蓋好，聽得楊過微微發出鼾聲，心道：「這孩子這時睡得真好。」輕輕著枕，只怕驚醒了他。過了片刻，正要朦朧睡去，忽覺楊過緩緩翻了個身，但他翻身之際鼾聲依然。郭靖一怔：「任誰夢中翻身，必停打鼾。這孩子呼吸異常，難道他練內功時運逆了氣麼？這岔子可不小。」卻全沒想到楊過假裝睡熟。

楊過緩緩又翻了個身，見郭靖仍無知覺，繼續發出低微鼾聲，走下床來。初時他想在被窩中出手行刺，但覺相距過近，極是危險，若郭靖臨死之際反擊一掌，只恐自己難逃性命，便想坐起之後出刀，總是忌憚對方武功太強，決意先行下床，一刀刺中郭靖要害，立即破窗躍出，又怕自己鼾聲一停，讓郭靖在睡夢中感到有異，因此一面下床，一面假裝打鼾。

這麼一來，郭靖更給他弄得滿腔胡塗，心想：「這孩子莫非得了夢遊離魂之症？我若此時出聲，他一驚之下，氣息逆衝丹田，立時走火入魔。」一動也不敢動，側耳靜聽他動靜。

楊過從懷中緩緩拔出匕首，右手平胸而握，一步步走到床前，突然舉臂運勁，挺刀正要刺出，只聽得郭靖說道：「過兒，你做甚麼惡夢了？」

楊過這一驚非同小可，雙足一點，反身破窗而出。他去得快，郭靖追得更快，他人未落地，只覺雙臂一緊，已給郭靖兩手抓住。楊過萬念俱灰，知道自己武功遠非其敵，抗拒無用，便閉目不語。

郭靖抱了他躍回房中，將他放在床上，搬他雙腿盤坐，兩手垂於丹田之前，正是玄門練氣的姿式。楊過又恨又怕：「不知他要用甚麼惡毒的法子折磨我？」突然間想起了小龍女，深吸一口氣，要待縱聲大呼：「姑姑，我已失手被擒，你快逃命。」

郭靖見他突然急速運氣，更誤會他是練內功岔了氣息，心想：「當此危急之際，只能緩緩吞吐，如此大呼大吸，大有危害。」忙出掌按住了他小腹。

楊過丹田被郭靖運渾厚內勁按住，竟叫不出聲，掛念著小龍女的安危，只急得面紅耳赤，急想掙扎，苦於丹田遭按，全身受制，動彈不得。

郭靖緩緩的道：「過兒，你練功太急，這叫做欲速則不達，快別亂動，我來助你順氣歸源。」楊過一怔，不明他其意何指，但覺一團暖氣從他掌心漸漸傳入自己丹田，說不出的舒服受用，又聽郭靖道：「你緩緩吐氣，讓這股暖氣從水分到建里，經巨闕、鳩尾，到玉堂、華蓋，先通了任脈，不必去理會別的經脈。」

楊過聽了這幾句話，又覺到他正在以內功助己通脈，一轉念間已猜到了八九分，暗叫：「慚愧！原來他只道我練功走火入魔，以致行為狂悖。」當下暗運內息，故意四下衝走，橫奔直撞，似乎難以剋制。郭靖心中擔憂，掌心內力加強，將他四下遊走的亂氣收束在一處。楊過索性力求逼真，他此時內功造詣己自不淺，體中內息狂走之時，郭靖一時卻也不易對付，直花了半個時辰，才將他逆行的氣息盡數歸順。

這番衝盪，楊過固然累得有氣無力，郭靖也極感疲困，二人一齊打坐，直到天明，方始復元。郭靖微笑道：「過兒，好了嗎？想不到你的內力已有如此造詣，險些連我也照護不了。」楊過知他為了救助自己，不惜大耗功力，不禁感動，說道：「多謝郭伯伯救護，姪兒昨晚險些鬧成了四肢殘廢。」

郭靖心道：「你昨晚昏亂之中，竟要提刀殺我，幸好你自己不知，否則寧不自愧？」他只怕楊過知曉此事後過意不去，於是岔開話題，說道：「你隨我到城外走走，瞧一下四城的防務。」楊過應道：「是！」

二人各乘一匹戰馬，並騎出城。郭靖道：「過兒，全真派內功是天下內功正宗，進境雖慢，卻絕不出岔子。各家各派的武功你都可涉獵，但內功還是以專修玄門功夫為宜。待敵兵退後，我再與你共同好好研習。」楊過道：「昨晚我走火之事，你可千萬別跟郭伯母說，她知道後定要笑我，說我學了龍姑姑旁門左道的功夫，以致累得伯伯辛苦一場。」郭靖道：「我自然不說。其實龍姑娘的功夫也非旁門左道，那是你自己胡思亂想，未得澄慮守一之故。」楊過料知此事只要給黃蓉獲悉，立時便識破真相，聽郭靖答應不說，心中大安。

二人縱馬城西，見有一條小溪橫出山下。郭靖道：「這條溪水雖小，卻是大大有名，名叫檀溪。」楊過「啊」了一聲，道：「我聽人說過三國故事，劉皇叔躍馬過檀溪，原來這溪水便在此處。」郭靖道：「劉備當年所乘之馬，名叫的盧，相馬者說能妨主，那知這的盧竟躍過溪水，逃脫追兵，救了劉皇叔的性命。」說到此處，不禁想起了楊過之父楊康，喟然歎道：「其實世人也均與這的盧馬一般，為善即善，為惡即惡，好人惡人又那裏有一定的？分別只在心中一念之差而已。」

楊過心下一凜，斜目望郭靖時，見他神色間殊有傷感之意，顯然不是出言譏刺自己，心想：「你這話雖然不錯，但甚麼是善？甚麼是惡？你夫妻倆暗中害死我父，難道也是善麼？當真大言炎炎，不知羞慚。」他對郭靖事事佩服，但一想到父親死於他夫妻手下，總是不自禁的胸間橫生惡念。

二人策馬行了一陣，到得一座小山之上，升崖遠眺，但見漢水浩浩南流，四郊遍野都是難民，拖男帶女的湧向襄陽。郭靖伸鞭指著難民人流，說道：「蒙古兵定是在四鄉加緊屠戮，令我百姓流離失所，實堪痛恨。」遙望漢水彼岸的樊城，幸虧倒尚安靖。

從山上望下去，見道旁有塊石碑，碑上刻著一行大字：「唐工部郎杜甫故里。」楊過道：「襄陽城真了不起，原來這位大詩人的故鄉便在此處。」

郭靖揚鞭吟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

楊過聽他吟得慷慨激昂，跟著念道：「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郭伯伯，這幾句詩真好，是杜甫做的麼？」郭靖道：「是啊，前幾日你郭伯母和我談論襄陽城守，想到了杜甫這首詩。她寫了出來給我看。我很愛這詩，只是記心不好，讀了幾十遍，也只記下這幾句。你想中國文士人人都會做詩，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他憂國愛民之故。」楊過道：「你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那麼文武雖然不同，道理卻是一般。」郭靖聽他體會到了這一節，很是歡喜，說道：「經書文章，我是一點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漢、真豪傑了。」

楊過問道：「郭伯伯，你說襄陽守得住嗎？」郭靖沉吟良久，手指西方鬱鬱蒼蒼的丘陵樹木，說道：「襄陽古往今來最了不起的人物，自然是諸葛亮。此去以西二十里的隆中，便是他當年耕田隱居的地方。諸葛亮治國安民的才略，我們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說只知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最後成功失敗，他也看不透了。我與你郭伯母談論襄陽守得住、守不住，談到後來，也總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

※※※

說話之間，忽見城門口的難民回頭奔跑，但後面的人流還是繼續前湧，一時之間，襄陽城外大哭小叫，亂成一團。郭靖吃了一驚，道：「幹麼守兵不開城門，放百姓進城？」忙縱馬急奔而前，一口氣馳到城外，只見一排守兵彎弓搭箭，指著難民。郭靖大叫：「你們幹甚麼？快開城門。」守將見是郭靖，忙打開城門，放他與楊過進城。郭靖道：「眾百姓慘受蒙古兵屠戮，怎不讓他們進來？」守將道：「呂大帥說難民中混有蒙古奸細，千萬不能放進城來，否則為禍不小。」

郭靖大聲喝道：「便有一兩個奸細，豈能因此誤了數千百姓的性命？快快開城。」郭靖守城已久，屢立奇功，威望早著，雖無官職，但他的號令守將不敢不從，只得開城，同時命人飛報安撫使呂文煥。（注）

眾百姓扶老攜幼，湧入城來，堪堪將完，突見遠處塵頭大起，蒙古軍自北來攻。宋兵分別散開，隱身城垛之後守禦。只見城下敵軍之前，當先一大群人衣衫襤褸，手執棍棒，並無一件真正軍器，亂糟糟不成行列，齊聲叫道：「城上不要放箭，我們都是大宋百姓！」蒙古精兵鐵騎卻躲在百姓之後。

自成吉思汗以來，蒙古軍攻城，總是驅趕敵國百姓先行，守兵只要手軟罷射，蒙古兵隨即跟上。此法既能屠戮敵國百姓，又可動搖敵兵軍心，可說一舉兩得，殘暴毒辣，往往得收奇效。郭靖久在蒙古軍中，自然深知其法，但要破解，卻苦無良策。只見蒙古精兵持槍執刀，驅逼宋民上城。眾百姓越行越近，最先頭的已爬上雲梯。

襄陽安撫使呂文煥騎了一匹青馬，四城巡視，眼見情勢危急，下令道：「守城要緊，放箭！」眾兵箭如雨下，慘叫聲中，眾百姓紛紛中箭跌倒，其餘的百姓回頭便走。蒙古兵一刀砍去個首級，一槍刺出個窟窿，逼著眾百姓攻城。

楊過站在郭靖身旁，見到這般慘狀，氣憤難當，只聽呂文煥叫道：「放箭！」又是一排羽箭射了下去。郭靖大叫：「使不得，莫錯殺了好人！」呂文煥道：「如此危急，便是好人，也只得錯殺了。」郭靖叫道：「不，好人怎能錯殺？」

楊過心中一動，暗唸：「莫錯殺了好人！好人怎能錯殺？」

郭靖叫道：「丐幫兄弟和各位武林朋友，大家跟我來！」說著奔下城頭。楊過跟了下來。郭靖道：「你昨晚練氣傷身，今日千萬不能用力，在城頭上給我掠陣罷。」楊過見蒙古兵屠戮漢人，真當他們豬狗不如，本想隨郭靖下去大殺一陣，聽了他這話，心中一怔，又不能直說昨晚其實並非練功走火，只得回上城頭。

郭靖率領眾人，大開西門，衝了出去，迂迴攻向蒙古軍側翼。在眾百姓之後押隊的蒙古軍當即分兵來敵。郭靖所率領的大半是丐幫好手，另有一小半是各地來投的忠義之士，齊聲吶喊，奮勇當先，兩軍相交，即有百餘名蒙古兵給砍下馬來。眼見這隊蒙古千人隊抵擋不住，斜刺裏又衝到一個千人隊，揮動長刀，衝刺劈殺。蒙古軍是百戰之師，猛勇剽悍，郭靖所率壯士雖身有武藝，一時之間卻也不易取勝。被逼攻城的眾百姓見蒙古軍專心廝殺，不再逼攻，發一聲喊，四下逃散。

只聽得東邊號角聲響，馬蹄奔騰，兩個蒙古千人隊疾衝而至，接著西邊又有兩個千人隊馳來，將郭靖等一群人圍在垓心。

呂文煥在城頭見到蒙古兵這等威勢，只嚇得心膽俱裂，那敢分兵去救？

楊過站在城頭觀戰，心中反覆唸著郭靖那兩句話：「莫錯殺了好人！好人怎能錯殺？」眼見他身陷重圍，心想：「城頭本來只須不斷放箭，射死一些百姓，蒙古兵便無法攻上。郭伯伯眼下身遭危難，全是為了不肯錯殺好人而起。這些百姓與他素不相識，絕無淵源，他尚且捨命相救，他又何以要害死我爹爹？」

眼望著城下的慘烈廝殺，心中的念頭卻只是繞著這個難解之謎打轉：「他和我爹爹義結金蘭，交情自不尋常，但終於下手害他，難道我爹爹真是個十惡不赦的壞人麼？」他自小想像父親仁俠慷慨，勇武仗義，乃天下一等一的好男兒，突然要他承認父親是個壞人，委實萬萬不能。可是在他內心深處，早已隱約覺得父親遠遠不及郭伯伯，只是以前每當甫動此念，立即強自壓抑，此刻卻不由得他不想到此節了。

這時城下喊聲動天地，郭靖一干人左衝右突，始終殺不出重圍。朱子柳率領一隊人馬，武氏兄弟與郭芙另行率領一隊人馬，均欲出城接應，只聽得號角聲急，蒙古又有四個千人隊衝到城門之前。忽必烈用兵果然非同尋常，只待城中開門接應，四隊精兵便一擁而入。呂文煥瞧得心驚肉跳，大聲傳令：「不許開城！」又命兩百名刀斧手嚴守城門之旁，有敢開啟城門者立斬。大將王堅領弓弩手在城頭不住放箭。

城內城外亂成一團，楊過心中也是諸般念頭互相交戰，一時盼望郭靖就此陷沒在亂軍之中，一時又望他殺退敵軍。突見蒙古軍陣勢亂了，數千騎兵如潮水般向兩旁潰退，郭靖手持長矛，縱馬馳出，身後壯漢結成方陣，衝殺而前。這方陣甚是嚴整，片刻間已衝到城門口，郭靖回轉馬頭，親自殿後，長矛起處，接連把七八名蒙古將官挑下馬來。蒙古兵將一時不敢逼近。

呂文煥對郭靖倚若長城，見他脫險，心中大喜，忙叫：「開城！只可小開，千萬不能大開！」當下城門開了三四尺，僅容一騎，眾壯漢陸續奔進城來。蒙古軍黃旗招動，兩隊軍馬分自左右衝到。呂文煥大叫：「郭大俠，快進城！咱們不等旁人了。」郭靖見部屬未曾盡數脫險，那肯先行入城，反而回馬上前，刺殺了兩名衝得最近的蒙古勇士。

但大軍既動，猶如潮水一般，郭靖雖武藝精深，一人之力，又怎抵擋得了大軍衝擊？朱子柳在城頭見情勢危急，忙垂下一根長索，叫道：「郭兄弟，抓住了。」郭靖一回頭，見最後一名丐幫兄弟已經入城，卻有十餘名蒙古兵跟著衝進城門。城門旁的刀斧手一面抵敵，一面用力關門，兩尺厚的鐵門緩緩合攏。郭靖大喝一聲，挺矛刺死了一名蒙古十夫長，縱身躍起，拉住了長索。朱子柳奮力拉扯，郭靖登時向上升了丈許。

蒙古軍督戰的萬夫長大喝：「放箭！」霎時之間千弩齊發。郭靖上躍之際早已防到此著，扯下長袍下襟，右手拉索，左手將袍子在身前舞得猶如一塊大盾牌，勁力貫袍，將羽箭盡皆擋開，只是他所乘的坐騎卻在城門前連中數百枝長箭，竟如刺蝟一般。朱子柳雙手交替，將郭靖越拉越高。

眼見他身子離城頭尚有二丈，蒙古軍中突然轉出一個高瘦和尚，身披黃色袈裟，正是金輪國師。他從一名蒙古軍官手中接過鐵弓長箭，拉滿了弦，搭上狼牙鵰翎，心知郭靖與朱子柳都武藝深湛，倘若射向人身，定給擋開，左手移弓轉的，右手一鬆，羽箭離弦，向長索中節射去。這一招甚是毒辣，羽箭離郭朱二人均有一丈上下，二人無法相擋。金輪國師尚怕二人突出奇法破解，一箭既出，又分向朱子柳與郭靖各射一箭。第一箭啪的一聲，將長索斷成兩截，第二第三箭勢挾勁風，續向朱郭二人射到。

長索既斷，郭靖身子一沉，那第二箭自射他不著。朱子柳但覺手上一輕，叫聲：「不好！」羽箭已到面門。這一箭勁急異常，發射者顯然內力深厚，此刻城頭上站滿了人，朱子柳心知若是低頭閃避，這箭定須傷了身後之人，左手伸二指看準長箭來勢，在箭桿上一撥，那箭斜斜的落下城頭去了。

郭靖一覺繩索斷截，暗暗吃驚，跌下城去雖不致受傷，但在這千軍萬馬包圍之中，如何殺得出去？此時敵軍逼近城門，我軍若是開城接應，敵軍定然乘機搶門。危急之中不及細想，左足在城牆上一點，身子斗然拔高丈餘，右足跟著在城牆上一點，再升高了丈餘。這路「上天梯」的高深武功當世會者極少，即令有人練就，每一步也只上升得二三尺而已。郭靖少年之時，曾隨馬鈺練「金雁功」，以輕身功夫攀上蒙古懸崖，後來練「上天梯」功夫，因有「金雁功」根柢，基礎更為紮實，他這般在光溜溜的城牆上踏步而上，一步便躍上丈許，武功之高，的是驚世駭俗。霎時之間，城上城下寂靜無聲，數萬道目光盡皆注視在他身上。

金輪國師暗暗駭異，知道這「上天梯」功夫全憑提一口氣躍上，只消中間略有打岔，令他一口氣鬆了，第三步便不能再次竄上，彎弓搭箭，又是一箭向郭靖背心射去。

箭去如風，城上城下眾軍齊叫：「休得放箭！」兩軍見郭靖武功驚人，個個欽服，均盼他就此縱上城頭。蒙古人向來崇敬英雄好漢，雖是敵軍，見有人暗箭加害，無不憤慨。

郭靖聽得背後長箭來勢凌厲，暗叫：「罷了！」只得回手將箭撥開。兩軍數萬人見他背後猶似生了眼睛一般，這一箭偷襲竟然傷他不得，齊聲喝采。但就在震天響的采聲之中，郭靖身子已微微向下一沉，距城頭雖只數尺，卻再也竄不上去了。

當兩軍激戰之際，楊過心中也似有兩軍交戰一般，見郭靖身遭危難，他上升下降，再上再落，這兩下起伏只片刻間之事，楊過心中卻已轉了幾次念頭：「他是我殺父仇人，我殺他不殺？救他不救？」當郭靖使「上天梯」功夫將上城頭之際，楊過便想凌空發掌擊落，郭靖在半空無所借力，定然身受重傷，墮下城去。他稍一遲疑，郭靖已被國師發箭阻撓，無法縱上。楊過心中亂成一團，突然間左手拉住朱子柳手中半截繩索，撲下城去，右手已抓住了郭靖手臂。

這一下奇變陡生，但朱子柳隨機應變，快捷異常，當即雙臂使勁，先將繩索向下微微一沉，隨即勁運雙臂，急甩過頂。楊過與郭靖二人在半空中劃了個圓圈，就如兩頭大鳥般飛在半空。城上城下兵將數萬，無不瞧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郭靖身在半空，心想連受這番僧襲擊，未能還手，豈非輸於他了？望見金輪國師又是一箭射來，左足一踏上城頭，立即從守軍手中搶過弓箭，猿臂伸屈，長箭飛出，對準金輪國師發來的那箭射去，半空中雙箭相交，將國師來箭劈為兩截。國師剛凜然一呆，突然疾風勁急，錚的一響，手中鐵弓又已斷折。要知國師與郭靖的武功在伯仲之間，但郭靖自幼在蒙古受神箭手哲別傳授，再加上精湛內力，弓箭之技，天下無雙，國師自是瞠乎其後。他連珠三箭，第一箭劈箭，第二箭斷弓，第三箭卻對準了忽必烈的大纛射去。

這大纛迎風招展，在千軍萬馬之中顯得十分威武，猛地裏一箭射來，旗索斷絕，忽必烈的黃旗立時滑了下來。城上城下兩軍又是齊聲發喊。

忽必烈見郭靖如此威武，己軍士氣已沮，傳令退軍。

郭靖站在城頭，見蒙古軍軍形整肅，後退時井然有序，先行者不躁，殿後者不懼，不禁嘆了一口長氣，心想：「蒙古精兵，實非我積弱之宋軍可敵。」想起國事，不由得憂從中來，濃眉雙蹙。朱子柳、楊過等見他揚威於敵陣之中，耀武於萬眾之前，竟沒半點驕色，無不深佩。

忽必烈退軍數十里，途中默思破城之策，心想有郭靖在彼，襄陽果是難克。國師道：「殿下親眼所見，若非楊過那小子出手救援，郭靖今日性命不保。那楊過武功了得，誰知竟會反覆無常。」忽必烈道：「不然！料那楊過是要手刃郭靖，為父報仇，不願假手於人。我瞧他為人飛揚勇決，並非奸猾險詐的小人。」國師不以為然，但不敢反駁，只道：「但願如殿下所料。」

蒙古兵退，襄陽城轉危為安。安撫使呂文煥興高采烈，又在元帥府大張筵席慶功，這一次楊過也被邀為席中上賓。眾人對他飛身相救郭靖時出手迅捷、奮不顧身，無不交口大讚。武氏兄弟坐在另席旁座，見楊過一到立時建功，不免心生妒意，又怕經此一役，郭靖感他相救之德，更要將女兒許配於他。兩兄弟一言不發，只喝悶酒。

筵席過後，一行人回到郭靖府中。黃蓉請楊過到內堂相見，溫言嘉讚。楊過遜謝。郭靖道：「過兒，適才你使力強猛，胸口可有隱隱作痛麼？」他耽心楊過昨晚走火之餘，今日城頭使力狠了，只恐傷了內臟。

楊過怕黃蓉追問情由，瞧出破綻，忙道：「沒事，沒事。」隨即岔開話題，道：「郭伯伯，你這飛躍上城的功夫，那真是獨步武林了。」郭靖微笑道：「這功夫我擱下已久，數年沒練了，不免生疏，這才出了亂子。」其實昨晚他若非運用真力助楊過意守丹田，以致大耗元氣，那麼使「上天梯」功夫之際，即使有國師發箭阻撓，也難為不了他。但他於此節自然不提，只道：「當年丹陽子馬道長在蒙古傳我『金雁功』，那是『上天梯』的根基，你若喜歡，這功夫過幾天我便傳你。」

黃蓉見楊過神情恍惚，說話之際每每若有所思，他今日奮身相救郭靖乃萬目共睹，自無可疑，但終究放心不下，說道：「靖哥哥，今晚我不大舒服，你在這兒照看一下。」郭靖點頭答應，向楊過說道：「過兒，今日累了，你早些回去休息罷。」

※※※

楊過辭別兩人，獨自回房，耳聽得更樓上鼓交二更，坐在桌前，望著忽明忽暗的燭火，心中雜念叢生，忽聽得門上剝啄一聲，一個女子聲音在門外說道：「沒睡麼？」正是小龍女的聲音。楊過大喜，一躍而起，打開了房門，只見小龍女穿著淡綠色衫子，俏生生的站在門外。楊過道：「姑姑，有甚麼事？」小龍女笑說道：「我想來瞧瞧你。」楊過握住了她手，柔聲道：「我也正想著你呢。」

兩人並肩慢慢走向花園。園中花木扶疏，幽香撲鼻。小龍女望了望天上半邊月亮，道：「你非親手殺他不可麼？時日無多了呢。」楊過忙在她耳邊低聲道：「此間耳目眾多，別提此事。」小龍女痴痴的望著他，說道：「等到月亮圓了，那便是十八日之期的盡頭。」

楊過矍然而驚，屈指一算，與裘千尺別來已有九日，若不在一二日內殺了郭靖夫婦，毒發之前便不能趕回絕情谷了。他幽幽嘆了口氣，與小龍女並坐在一塊太湖石上。兩人相對無語，柔情漸濃，靈犀互通，渾忘了仇殺戰陣之事。

過了良久，忽聽假山外傳來腳步之聲，有兩個人隔著花叢走近。

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你再逼我，乾脆拿劍在我脖子上一抹，也就是了，免得我零碎受苦。」一個男人聲音氣憤憤的道：「哼，你三心兩意，我就不知道麼？這姓楊的小子一到襄陽，便在人前大大露臉。你從前說過的話，那裏還再放在心上？」聽聲音正是郭芙和武修文。小龍女向楊過裝個鬼臉，意謂你到處惹下情絲，害得不少姑娘為你煩惱。楊過一笑，拉她靠近自己，微微搖手，叫她不可作聲，且聽他二人說些甚麼。

郭芙一聽武修文這麼說，登時大怒，提高了聲音道：「既是如此，咱們從前的話就算白說。我一個人走得遠遠地，永遠不見楊過，咱們也永遠別見面了。」只聽衣衫噗的一響，想是武修文拉住了郭芙的衣袖，而她用力一摔。她話中怒意更增，說道：「你拉拉扯扯的幹甚麼？人家露臉不露臉，干我甚麼事？我爹娘便將我終身許配於他，我寧可死了，也決不從。爹爹若是迫得我緊，我會逃得遠遠地。楊過這小子自小就飛揚跋扈，自以為了不起，我偏就沒瞧在眼裏。爹爹當他是寶貝，哼，我看他就不是好人。」武修文忙道：「是啊，是啊。先前算我瞎疑心，芙妹你千萬別生氣。以後我再這樣，教我不得好死，來生變個烏龜大王八。」語音中喜氣洋溢。郭芙噗哧一笑。

楊過與小龍女相視一笑，一個意思說：「你瞧，人家將我損得這樣。」另一個意思說：「原來我先前想錯了，我心中歡喜你，旁人卻是情有別鍾。」聽郭芙語意，對武修文雖一時呵責，一時使小性兒，將他播弄得俯頭帖耳、顛三倒四，但心中對他實大有柔情。

只聽武修文道：「師母是最疼你的，你日也求，夜也求，纏著她不放。只要師母答應你不嫁那姓楊的，師父決沒話說。」郭芙道：「哼，你知道甚麼？爹雖肯聽媽的話，但遇上大事，媽是從不違拗爹爹的。」武修文嘆道：「你對我也是這般，那就好了。」

但聽得啪的一響，武修文「啊」的一聲叫痛，急道：「怎麼又動手打人？」郭芙道：「誰叫你說便宜話兒？我不嫁楊過，可也不能嫁你這小猴兒。」武修文道：「好啊，你今晚終於吐露了心事，你不肯做我媳婦，卻肯做我嫂子。我跟你說，我跟你說……」氣急敗壞，下面的話說不出來了。

郭芙語聲忽轉溫柔，說道：「小武哥哥，你對我好，已說了一千遍一萬遍，我自早知道你是真心。你哥哥雖然一遍也沒說過，可我也知他對我是一片痴情。不管我許了誰，你哥兒倆總有一個要傷心的。你體貼我，愛惜我，你便不知我心中可有多為難麼？」

武敦儒、武修文自小沒爹娘照顧，兄弟倆向來友愛甚篤，但近年來兩人都痴戀郭芙，不由得互相有了心病。武修文心中一急，竟自掉下淚來。郭芙取出手帕，擲了給他，嘆道：「小武哥哥，咱們自小一塊兒長大，我敬重你哥哥，可是跟你說話卻更加投緣些。對你哥兒倆，我實在沒半點偏心。你今日定要逼我清清楚楚說一句，倘若你做了我，該怎麼說呢？」武修文道：「我不知道。我只跟你說，倘若你嫁了旁人，我便不能活了。」

郭芙道：「好啦，今晚別再說了。爹爹今日跟敵人性命相搏，咱們卻在園子中說這些沒要緊的話，要是給爹爹聽到了，大家都討個沒趣。小武哥哥，我跟你說，你想要討我爹娘歡心，幹麼不多立戰功？整日價纏在我身旁，豈不讓我爹娘看輕了？」武修文跳了起來，大聲道：「對，我去刺殺忽必烈，解了襄陽之圍，那時你許不許我？」郭芙嫣然一笑，道：「你立了這等大功，我便想不許你，只怕也不能呢。但那忽必烈身旁有多少護衛？單是一個金輪國師，就連爹爹也未必勝得了。快別胡思亂想了，乖乖的去睡罷。」

武修文向著郭芙俊俏的臉孔戀戀不捨的望了幾眼，說道：「好，那你也早些睡罷。」他轉身走了幾步，忽又停步回頭，問道：「芙妹，你今晚做夢不做？」郭芙笑道：「我怎知道？」武修文道：「倘若做夢，你猜會夢到甚麼？」郭芙微笑道：「我多半會夢見一隻小猴兒。」武修文大喜，跳跳蹦蹦的去了。

小龍女與楊過在花叢後聽他二人情話綿綿，相對微笑，均想他二人一個痴戀苦纏，一個心意不定，比起自己兩人的一往情深、死而無悔，心中的滿足喜樂自必遠遠不及。

武修文去後，郭芙獨自坐在石凳上，望著月亮呆呆出神，隔了良久，長嘆了一聲。忽然對面假山後轉出一人，說道：「芙妹，你嘆甚麼氣？」正是武敦儒。楊過與小龍女都微微一驚，想是武修文和郭芙來到花園，他一直悄悄跟在後面。

郭芙微嗔道：「你就總是這麼陰陽怪氣的。我跟你弟弟說的話，你全都聽見了，是不是？」武敦儒點點頭，站在郭芙對面，和她離得遠遠的，但眼光中卻充滿了眷戀之情。兩人相對不語，過了好一陣，郭芙道：「你要跟我說甚麼？」武敦儒道：「沒甚麼。我不說你也知道。」說著慢慢轉身，緩緩走開。

郭芙望著武敦儒的背影，見他在假山之後走遠，竟是一次也沒回頭，心想：「不論是大武還是小武，世間倘若只有一人，豈不是好？」深深嘆了口氣，獨自回房。

楊過待她走遠，笑問：「倘若你是她，便嫁那一個？」小龍女側頭想了一陣，道：「嫁你。」楊過笑道：「我不算。郭姑娘半點也不歡喜我。我說倘若你是她，二武兄弟之中你嫁那一個？」小龍女「嗯」了一聲，心中拿二武來相互比較，終於又道：「我還是嫁你。」楊過又好笑，又感激，伸臂將她摟在懷裏，柔聲道：「旁人那麼三心二意，我的姑姑卻只愛我一人。」

二人相倚相偎，滿心愉樂的直坐到天明。

※※※

眼見朝暾東升，二人仍不願分開。忽見一名家丁匆匆走來，向二人請了個安，說道：「郭爺請楊大爺快去，有要事相商。」

楊過見他神情緊急，心知必有要事，當即與小龍女別過，隨那僕人走向內堂。那僕人道：「我到處都找過了，原來楊爺在園子裏賞花。」楊過道：「郭大爺等了我很久麼？」那僕人低聲道：「兩位武少爺忽然不知去了那裏，郭大爺和郭夫人都著急得很，郭姑娘已哭了幾次啦！」楊過一怔，已知其理：「武家哥兒倆為了爭娶師妹，均想建立奇功，定是出城行刺忽必烈去了。」匆匆來到內堂，只見黃蓉穿著寬衫，坐在一旁，容色憔悴，郭靖不停的來回走動，郭芙紅著雙目，泫然欲泣。桌上放著兩柄長劍。

郭靖一見楊過，忙道：「過兒，你可知武家兄弟倆到敵營去幹甚麼？」楊過向郭芙望了一眼，道：「兩位武兄到敵營去了麼？」郭靖道：「不錯，你們小兄弟之間無話不說，你事先可曾瞧出一些端倪？」楊過道：「小姪沒曾留心。兩位武兄也沒跟我說過甚麼。料來兩位武兄定是見城圍難解，心中憂急，想到敵營去刺殺蒙古大將，如能得手，倒是奇功一件。」郭靖嘆了口氣，指著桌上的兩把劍，道：「便算存心不錯，可是太過不自量力，兵刃都給人家繳下，送了回來啦。」

這一著頗出楊過意料之外，他早猜到武氏兄弟此去必難得逞，以他二人的武功智慧，焉能在國師、尹克西、瀟湘子等人手下討得了好去？卻想不到只幾個時辰之間，二人的兵器也給送了回來。郭靖拿起壓在雙劍之下的一封書信，交給楊過，與黃蓉對望一眼，兩人都搖了搖頭。楊過打開書信，見信上寫道：

「大蒙古國第一護國法師金輪大喇嘛書奉襄陽城郭大俠尊前：昨宵夜獵，邂逅賢徒武氏昆仲，常言名門必出高弟，誠不我欺。老衲久慕大俠風采，神馳想像，蓋有年矣。日前大勝關英雄宴上一會，匆匆未及深談，茲特移書，謹邀大駕。軍營促膝，杯酒共歡，得聆教益，洵足樂也。尊駕一至，即令賢徒歸報平安如何？」

信中語氣謙謹，似乎只是請郭靖過去談談，但其意顯是以武氏兄弟為質，要等郭靖到來方能放人。郭靖等他看完了信，道：「如何？」

楊過早已算到：「郭伯母智謀勝我十倍，我若有妙策，她豈能不知？她邀我來此相商，唯一用意，便是要我和姑姑伴同郭伯伯前去敵營。郭伯伯到得蒙古軍營，國師、瀟湘子等合力縱能敗他，但要殺他擒他，卻也未必能夠。有我和姑姑二人相助，他自能設法脫身。」隨即想到：「但如我和姑姑突然倒戈，一來出其不意，二來強弱之勢更加懸殊，那時傷他易如反掌。我即令不忍親手加害，假手於國師諸人取他性命，豈不大妙？」微微一笑，說道：「郭伯伯，我和師父陪你同去便是。郭伯母見過我和師父聯劍打敗金輪國師，三人同去，敵人未必留得下咱們。」

郭靖大喜，笑道：「你的聰明伶俐，除了你郭伯母之外，旁人再也難及。你郭伯母之意也正如此。」

楊過心道：「黃蓉啊黃蓉，你聰明一世，今日也要在我手下栽個觔斗。」說道：「事不宜遲，咱們便去。我和師父扮作你的隨身僮兒，更顯得你單刀赴會的英雄氣概。」

郭靖道：「好！」轉頭向黃蓉道：「蓉兒，你不用耽心，有過兒和龍姑娘相伴，便是龍潭虎穴，我們三人也能平安歸來。」他一整衣衫，說道：「相請龍姑娘。」

黃蓉搖頭道：「不，我意思只要過兒一人和你同去。龍姑娘是個花朵般的閨女，咱們不能讓她涉險，我要留她在這兒相陪。」

楊過一怔，立即會意：「郭伯母果有防我之心，她是要留姑姑在此為質，好教我不敢有甚異動。我如定要姑姑同往，只有更增其疑。」尋思：「你們想扣住姑姑，未必能夠。襄陽城中郭伯伯既然不在，又有誰能勝得了我的媳婦兒？」當下並不言語。

郭靖卻道：「龍姑娘劍術精妙，倘能同行，大得臂助。」黃蓉懶懶的道：「你的破虜、襄兒，就快出世啦，有龍姑娘守著，我好放心些。」郭靖忙道：「是，是，我真胡塗了。過兒，咱們去罷。」楊過道：「讓我跟姑姑說一聲。」黃蓉道：「回頭我告知她便是，你爺兒倆去敵營走一趟，半天即回，又不是甚麼大事。」

楊過心想與黃蓉鬥智，處處落於下風，但郭靖誠樸老實，決不是自己對手，同去蒙古軍中後對付了他，再回來與小龍女會合不遲，於是略一結束，隨同郭靖出城。

郭靖騎的是汗血寶馬，楊過乘了黃毛瘦馬，兩匹馬腳力均快，不到半個時辰，已抵達蒙古大營。

※※※

忽必烈聽報郭靖竟然來到，又驚又喜，忙叫請進帳來。

郭靖走進大帳，只見一位少年王爺居中而坐，方面大耳，兩目深陷，不由得一怔：「此人竟與他父親拖雷一模一樣。」想起少年時與拖雷情深義重，此時卻已陰陽相隔，不禁眼眶一紅，險些兒掉下淚來。

忽必烈下座相迎，一揖到地，說道：「先王在日，時常言及郭靖叔叔英雄大義，小姪仰慕無已，日來得睹尊顏，實慰生平之願。」郭靖還了一揖，說道：「拖雷安答和我情逾骨肉，我幼時母子倆托庇成吉思汗麾下，極仗令尊照拂。令尊英年，如日方中，不意忽爾謝世，令人思之神傷。」說著不禁淚下。忽必烈見他言辭懇摯，動了真情，也不由得傷感，便與瀟湘子、尹克西等一一引見，請郭靖上座。

楊過侍立在郭靖身後，假裝與諸人不識。國師等不知他此番隨來是何用意，見他不理睬各人，也均不與他說話。麻光佐卻大聲道：「楊兄……」下面一個「弟」字還未出口，尹克西在他大腿上狠狠捏了一把。麻光佐「啊喲」一聲，叫道：「幹甚麼？」尹克西轉過了頭不理。麻光佐不知是誰捏他，口中嘮嘮叨叨罵人，便忘了與楊過招呼。

郭靖坐下後飲了一杯馬乳酒，不見武氏兄弟，正要動問，忽必烈已向左右吩咐：「快請兩位武爺。」左右衛士應命而出，推了武敦儒、武修文進帳。兩人手足都給牛筋綁得結結實實，雙足之間的牛筋長不逾尺，邁不開步子，只能慢慢的挨著過來。二武見到師父，滿臉羞慚，叫了一聲：「師父！」都低下了頭不敢抬起。

他兄弟倆貪功冒進，不告而行，闖出這樣一個大亂子，郭靖本來十分惱怒，但見他二人衣衫凌亂，身有血污，顯是經過一番劇鬥才失手被擒，又見二人給綁得如此狼狽，不禁由怒轉憐，心想他二人雖然冒失，卻也是一片為國為民之心，溫言說道：「武學之士，一生之中必受無數折磨、不少挫敗，那也算不了甚麼。」

忽必烈假意責怪左右，斥道：「我命你們好好款待兩位武爺，怎地竟如此無禮？快快鬆綁。」左右連聲稱是，伸手去解二人綁縛。但那牛筋綁縛之後，再澆水淋濕，深陷肌膚，一時解不下來。郭靖走下座去，拉住武敦儒胸前的牛筋兩端，輕輕往外一分，波的一響，牛筋登時崩斷，跟著又扯斷了武修文身上的綁縛。這一手功夫瞧來輕描淡寫，殊不足道，其實卻非極深厚的內功莫辦。瀟湘子、尼摩星、尹克西等相互望了一眼，均暗讚他武功了得。忽必烈道：「快取酒來，給兩位武爺賠罪。」

郭靖心下盤算：今日此行，決不能善罷，少時定有一番惡戰，二武若不早走，不免要分心照顧，向眾人作了個四方揖，朗聲道：「小徒冒昧無狀，承王爺及各位教誨，兄弟這裏謝過了。」轉頭向武氏兄弟道：「你們先回去告知師母，說我會見故人之子，略述契闊，稍待即歸。」武修文道：「師父，你……」他昨晚行刺不成，為瀟湘子所擒，知道敵營中果然高手如雲，不由得耽心郭靖的安危。郭靖將手一揮，道：「快些走罷！你們稟報呂安撫，請他嚴守城關，不論有何變故，總之不可開城，以防敵軍偷襲。」這幾句話說得神威凜然，要叫忽必烈等人知道，即令自己有何不測，襄陽城決不降敵。

武氏兄弟見師父親自涉險相救，又是感激，又是自悔，當下不敢多言，拜別師父，自行回城。

忽必烈笑道：「兩位賢徒前來行刺小姪，郭叔父諒必不知。」郭靖點頭道：「我事先未及知悉，小兒輩不知天高地厚，胡鬧得緊。」忽必烈道：「是啊，想我與郭叔父相交三世，郭叔父念及故人之情，必不出此。」郭靖正色道：「那卻不然，公義當前，私交為輕。昔日拖雷安答領軍來攻青州，我曾起意行刺義兄，以退敵軍，適逢成吉思汗病重，蒙古軍退，這才全了我金蘭之義。古人大義滅親，親尚可滅，何況友朋？」

這幾句話侃侃而談，國師、尹克西等均相顧變色。楊過胸口一震，心道：「是了，刺殺義兄義弟，原是他的拿手好戲，不知我父當年有何失誤，致遭他毒手。郭靖啊郭靖，豈難道你一生之中，從未做過甚麼錯事麼？」想到此處，一股怨毒又在胸中漸漸升起。

忽必烈卻全無慍色，含笑道：「既然如此，郭叔父何以又說兩位賢徒胡鬧？」郭靖道：「想他二人學藝未成，不自量力，貿然行刺，豈能成功？他二人失陷不打緊，卻教你多了一層防備之心，後人再來行刺，那更加不易了。」忽必烈哈哈大笑，心想：「久聞郭靖忠厚質樸，口齒遲鈍，那知他辭鋒竟極為銳利。」其實郭靖只是心中想到甚麼，口中便說甚麼，只因心中想得通達，言辭便顯凌厲。國師等見他孤身一人，不攜兵刃，赤手空拳而在蒙古千軍萬馬之中，竟毫無懼色，這股氣概便非己所能及，無不欽服。

忽必烈見郭靖器宇軒昂，不自禁的喜愛，心想若能將此人羅致麾下，勝於得了十座襄陽城，說道：「郭叔父，趙宋無道，君昏民困，奸佞當朝，忠良含冤，我這話可不錯罷！」郭靖道：「不錯，淳祐皇帝乃無道昏君，宰相賈似道是個大大的奸臣。」眾人又都一怔，萬料不到他竟會直言指斥宋朝君臣。忽必烈道：「是啊，郭叔父是當世大大的英雄好漢，卻又何苦為昏君奸臣賣命？」

郭靖站起身來，朗聲道：「郭某縱然不肖，豈能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憤蒙古殘暴，侵我疆土，殺我同胞，郭某滿腔熱血，是為我神州千萬老百姓而灑。」

忽必烈伸手在案上一拍，道：「這話說得好，大家敬郭叔父一碗。」說著舉起碗來，將馬乳酒一飲而盡。隨侍眾人暗暗焦急，均怕忽必烈顧念先世交情，又為郭靖言辭打動，竟將他放歸，再要擒他可就難了，但見忽必烈舉碗，也只得各自陪飲了一碗。左右衛士在各人碗中又斟滿了酒。

忽必烈道：「貴邦有一位老夫子曾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話當真有理。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我大蒙古朝政清平，百姓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我大汗不忍見南朝子民陷身於水深火熱之中，無人能解其倒懸，這才弔民伐罪，揮軍南征，不憚煩勞。這番心意與郭叔父全無二致，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了。來，咱們再來乾一碗。」說著又舉碗飲乾。

國師等舉碗放到口邊。郭靖大袖一揮，勁風過去，嗆啷啷一陣響處，眾人的酒碗盡數摔在地下，跌得粉碎。郭靖大聲怒道：「王爺，你說『民為貴』，真正半點兒不錯。你蒙古兵侵宋以來，殘民之逞，白骨為墟，血流成河。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刀槍之下，說甚麼弔民伐罪，解民倒懸？」

這一下拂袖雖然來得突兀，大出眾人意料之外，但國師等人人身負絕藝，竟讓他打落酒碗，均覺臉上無光，一齊站起身來，只待忽必烈發作，立時上前動手。

忽必烈仰天長笑，說道：「郭叔父英雄無敵，我蒙古兵將提及，無不欽仰，今日親眼得見，果真名下無虛。小王不才，不敢傷了先父之義，今日只述舊情，不談國事如何？」郭靖拱手道：「拖雷有子，氣度寬宏，蒙古諸王無一能及，他日必膺國家重任。我有良言奉告，不知能蒙垂聽否？」忽必烈道：「願聽叔父教誨。」

郭靖叉手說道：「我南朝地廣人多，崇尚氣節。俊彥之士，所在多有，自古以來，從不屈膝異族。蒙古縱然一時疆場逞快，日後定遭逐回漠北，不免元氣大傷，悔之無及，願王爺三思。」忽必烈笑道：「多謝明教。」郭靖聽他這四字說得言不由衷，說道：「就此別過，後會有期。」忽必烈將手一拱，說道：「送客。」

國師等相顧愕然，一齊望著忽必烈，均想：「好容易魚兒入網，豈能縱虎歸山？」但忽必烈客客氣氣的送郭靖出帳，眾人也不便動手。

郭靖大踏步出帳，心中暗想：「這忽必烈舉措不凡，果是勁敵。」向楊過使個眼色，加快腳步，走向坐騎之旁。

突然旁邊搶出八名蒙古大漢，當先一人說道：「你是郭靖麼？你在襄陽城頭傷了我不少兄弟，今日竟到我蒙古軍營來耀武揚威。王爺放你走，我們卻容你不得。」一聲吆喝，八名大漢同時擁上，各使蒙古摔跤手法，十六隻手抓向郭靖。原來忽必烈不願親自下令捉拿郭靖，傷了故人情誼，但在帳外伏有兵馬，待和他告別後這才擒拿。

摔跤之術，蒙古人原是天下無雙，這八名大漢更是蒙古軍中一等一的好手，忽必烈特地埋伏在帳外擒拿郭靖。但郭靖幼時在蒙古長大，騎射摔跤自小精熟，眼見八人抓到，雙手連伸，右腿勾掃，霎時之間，四名大漢給他抓住摔出丈餘，另四人給他勾掃倒地。他使的正是蒙古人正宗摔跤之術，只是有了上乘武功為底，手腳上勁力大得異乎尋常，那八名大漢如何能敵？忽必烈王帳外駐著一個親兵千人隊，一千名官兵個個精擅摔跤，見郭靖手法利落，以蒙古人慣用手法一舉將八名軍中好手同時摔倒，快速無倫，神技從所未見，不約而同的齊聲喝采。

郭靖向眾軍一抱拳，除下帽子轉了個圈子。這是蒙古人摔角獲勝後向觀眾答謝的禮節，眾官兵更加歡聲雷動。那八名大漢爬起身來，望著郭靖呆呆發怔，不知該縱身又上呢，還是就此罷手？

郭靖向楊過道：「走罷！」只聽得號角聲此起彼和，四下裏千人隊來往奔馳，原來忽必烈調動軍馬，已將郭楊二人團團圍困。郭靖暗暗吃驚，心想：「我二人縱有通天本領，怎能逃出這軍馬重圍？想不到忽必烈對付我一人，竟如此興師動眾。」他怕楊過膽怯，臉上神色自如，說道：「我二人馬快，只管疾衝，先過去奪兩面盾牌來，以防敵軍亂箭射馬。」又在他耳邊低聲道：「先向南衝，隨即回馬向北。」

楊過一怔：「襄陽在南，何以向北？」隨即會意：「啊，是了，忽必烈軍馬必集於南，防他逃歸襄陽，北邊定然空虛。先南後北，衝他一個出其不意，措手不及，便可乘機突圍。我當如何阻住他才好？」

楊過心念甫動，只見忽必烈王帳中竄出幾條人影，幾個起落，已攔住去路，跟著嗚嗚之聲大作，一個銅輪一個鐵輪往兩匹坐騎飛到，正是國師出手阻擋二人脫身。郭靖見雙輪飛來之勢極為剛猛，不敢伸手去接，頭一低，雙手在兩匹坐騎的頸中一按，兩匹馬前足跪下，銅鐵雙輪剛好在馬頭上掠過，在空中打了一個轉，回入國師手中。就這樣微一耽擱，尼摩星與尹克西已奔到二人身前，國師與瀟湘子跟著趕到，四人團團圍住。

金輪國師、瀟湘子等均是一流高手，與人動手，決不肯自墮身分，倚多為勝，但郭靖武功實在太強，每人又均想得那「蒙古第一勇士」的封號，只怕給旁人搶了頭籌，但見白刃閃動，黃光耀眼，四人手中均已執了兵刃。尹克西手執一條鑲珠嵌玉的黃金軟鞭，瀟湘子拿著一條哭喪棒模樣的桿棒，尼摩星的兵刃最怪，是一條鐵鑄的靈蛇短鞭，在他手臂上盤旋吞吐，上下滾動，宛似一條活蛇。國師所持是個金輪，他的金輪在大勝關英雄大會中為楊過所奪，自覺少了金輪，與自己名號不符，於是命高手匠人重鑄一個，形狀重量，與前無異。

郭靖眼看四人奔跑身形和取兵刃的手法，四人中似以尹克西較弱，當即雙掌拍出，擊向瀟湘子面門。瀟湘子桿棒一立，棒端向他掌心點來。郭靖見桿棒上白索纏繞，棒頭拖著一條麻繩，便如是孝子手中所執的哭喪棒，心想此人武功深湛，所用兵刃怪模怪樣，必有特異之處，當下右手回轉，一招「神龍擺尾」，已抓住了尹克西的金鞭。尹克西待要抖鞭回擊，鞭梢已入敵手，當即順著對方一扯之勢，和身向郭靖撲去，左手中已多了一柄明晃晃的匕首。這一招以攻為守，乃是十八小擒拿手的絕招。

郭靖叫道：「好！」雙手同施擒拿，右手仍是抓住金鞭不放，左手逕來奪他匕首。這時右手奪他右手兵刃，左手奪他左手兵刃，雙手已成交叉之勢。尹克西滿擬這一匕首刺出，敵人非放脫金鞭而閃避匕首不可，豈知他能雙手分擊，連匕首也要一併奪去。

就在這時，國師的金輪和瀟湘子的桿棒已同時攻到。郭靖一扯金龍鞭不下，大喝一聲，一股罡氣自金鞭上傳了過去。尹克西胸口猶如被大鐵錘重重一擊，眼前金星亂舞，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郭靖已放脫金鞭，回手招架。尹克西自知受傷不輕，慢慢退開，在地下盤膝而坐，氣運丹田，忍住鮮血不再噴出。國師與瀟湘子、尼摩星三人不敢冒進，嚴密守住門戶。

郭靖見招拆招，察看瀟湘子和尼摩星的兩件奇特兵刃。那哭喪棒顯是精鋼打就，但除了沉重堅實之外，一時之間也瞧不出異處。尼摩星的蛇形兵器卻甚古怪，活脫是條頭呈三角的毒蛇，蛇身柔軟屈折，當是無數細小鐵球鑲成，蛇頭蛇尾均具鋒銳尖刺，最厲害的是捉摸不定蛇身何時彎曲，蛇頭蛇尾指向何方，但見那鐵蛇短鞭在尼摩星手中忽而上躍飛舞，忽而盤旋打滾，變幻百端，靈動萬狀。

四人拆得數招，突聽一人虎吼連連，大踏步而至，魁梧奇偉，宛似一座肉山，正是麻光佐到了。他手挺一根又粗又長的熟銅棍，在尼摩星身後往郭靖頭頂砸了下去。四位高手激鬥正酣，各人嚴守門戶，絕無半點空隙，郭靖的掌風、國師的金輪、瀟湘子的桿棒、尼摩星的鐵蛇來往交錯，織成了一道力網，麻光佐這一棍砸將下去，給四人合組的力網一撞，雖然無聲無息，熟銅棍猛地反彈上來。他一覺不對，大喝一聲，勁貫雙臂，硬生生將銅棍在半空止住，饒是如此，雙手虎口已震得鮮血長流。他高聲大叫：「邪門，邪門！」手上加力，更運剛勁，猛擊而下。

楊過在側瞧得明白，他愛這渾人心地質樸，又曾數次迴護自己，眼見他這一棍擊下，定然遭殃，大叫：「麻光佐，看劍！」君子劍出手，往他後心刺去。麻光佐一呆，銅棍停在半空，愕然道：「楊兄弟，你幹麼跟我動手？」楊過罵道：「你這渾人，在這兒瞎攪甚麼？快給我回去！」長劍顫動，連刺數劍，只刺得麻光佐手忙腳亂，不住倒退。楊過長劍急刺，迫得他一步步退後。麻光佐腿長腳大，一步足足抵得常人二步，退得十餘步，已離郭靖等甚遠。他見眼前劍光閃爍，全力抵禦都有所不及，更無餘暇去想楊過何以忽然對己施展辣手。

楊過等他又退數步，收劍指地，低聲道：「麻大哥，我救了你一命，你知不知道？」麻光佐大聲道：「甚麼？」楊過低聲道：「你說話小聲些，別讓他們聽見了。」麻光佐瞪眼道：「為甚麼？我不怕這個郭靖。」這兩句話仍是聲音響亮，於他不過是平常語氣，在常人卻已似叫喊一般。楊過道：「好，那你別說話，只聽我說。」麻光佐倒真聽話，點了點頭。楊過道：「那郭靖會使妖法，口中一唸咒語，便能取人首級，你還是走得遠遠的好。」麻光佐睜大了銅鈴般的眼睛，將信將疑。

楊過有心要救他性命，心知若說郭靖武功了得，他必不肯服輸，但說他會使妖法，這渾人多半會信，又道：「你一棍打他的頭，棍子沒撞上甚麼，卻反彈上來，這豈不古怪？那賣珠寶的胡人武功很厲害，怎麼一上手便給他傷了？」麻光佐信了七八成，又點了點頭，卻向國師、瀟湘子等望了一眼。

楊過猜到他心中想些甚麼，說道：「那大和尚會畫符，他送了給僵屍鬼和黑矮子，身上佩了這符，便不怕妖法。大和尚有沒給你？」麻光佐憤憤的道：「沒有啊。」楊過道：「是啊，這賊禿不夠朋友，也沒給我，回頭咱們跟他算帳。」麻光佐大聲道：「不錯，那咱們怎麼辦？」楊過道：「咱們袖手旁觀，離開得越遠越好。」麻光佐道：「楊兄弟你是好人，多虧你跟我說。」收起熟銅棍，遙望郭靖等四人相鬥。

郭靖此時所施展的正是武林絕學「降龍十八掌」。國師等三人緊緊圍住，心想他內力便再深厚，掌力如此凌厲，必難持久。豈知郭靖近二十年來勤練「九陰真經」，初時真力還不顯露，數十招後，降龍十八掌的勁力忽強忽弱，忽吞忽吐，從至剛之中竟生出至柔的妙用，以此抵擋三大高手的兵刃，非但絲毫不落下風，而且乘隙反撲，越鬥越揮洒自如。

楊過在旁觀鬥，驚佩無已，他也曾在古墓中練過「九陰真經」，只乏人指點，不知真經的神奇竟至於斯。他以真經功訣印證郭靖掌法，登時悟到了不少深奧拳理，心中默默記習，一時忘了身上負著血海深仇，立意要將郭靖置於死地。

金輪國師的武功與郭靖本在伯仲之間，郭靖雖然屢得奇遇，但國師比他大了二十歲年紀，也即多了二十年的功力，二人若是單打獨鬥，非到千招之外，難分勝敗，再加上瀟湘子和尼摩星兩個一流好手相助，國師本來不難取勝，只是郭靖的降龍十八掌實在威力太強，兼之他在掌法之中雜以全真教天罡北斗陣的陣法，鬥到分際，身形穿插來去，一個人竟似化身為七人一般；又因他一上來便將尹克西打傷，這一下先聲奪人，敵對的三人先求自保，不敢放手攻擊，是以雖然以三敵一，也只打了個平手。

又拆數十招，國師的金輪漸漸顯出威力，尼摩星的鐵蛇也是攻勢漸盛。郭靖暗感焦躁：「如此纏鬥下去，我終究要抵敵不住。過兒和那大個兒到那邊相鬥，那大個兒武功平平，這會兒該當已料理了他。須得儘快跟過兒會合，共謀脫身。」四人全力拚搏，目光不敢有瞬息旁顧，楊過與麻光佐在十餘丈外觀鬥，郭靖等四人均無暇顧及。

忽聽得怪嘯一聲，瀟湘子雙腳僵直，一竄數尺，從半空中將哭喪棒點將下來。郭靖側身避過，突覺眼前一暗，哭喪棒的棒端噴出一股黑煙，鼻中微聞腥臭之氣，頭腦微微一暈。他暗叫不好，知道棒中藏有毒物，忙拔步倒退。瀟湘子見他明明已聞到自己棒中的劇毒，竟不暈倒，不禁大異，二次竄起，又揮毒砂棒臨空點落。

當年瀟湘子在湖南荒山中練功，曾見一隻蟾蜍躲在破棺之後口噴毒砂，將一條大蟒蛇毒倒，心有所悟，捕捉蟾蜍，取其毒液，煉製而成毒砂，藏於哭喪棒中。棒尾裝有機刮，手指一按，毒砂便激噴而出，發射時縱躍竄高，毒砂威力更增。這毒砂棒在遇到巨蟒猛獸時曾經用過，當者立暈，豈知郭靖內力深厚，竟能強抗劇毒。

國師與尼摩星便在郭靖之側，雖非首當其衝，但聞到少些，已是胸口煩惡欲嘔，忙竄躍遠離。瀟湘子鼻中早已塞有解藥，在黑氣中直穿而前，揮棒追擊。郭靖一掌「見龍在田」往他僵直的膝蓋上擊去。瀟湘子收棒擋格，未及發毒，身子已被掌力推得飄開五尺。

郭靖斜過身子，卻見尼摩星的鐵蛇遞近身來，當下一掌「潛龍勿用」擊出。尼摩星忙橫過鐵蛇，右手握蛇尾，左手執蛇頭，在胸口一擋，豈知郭靖這一掌之力卻是在出掌之處的四周，掌心雖對準他的胸口，他胸口竟是毫不受力，尼摩星一擋擋了個空，情知不妙，面門與小腹上已感到掌力，總算他身子矮小，行動敏捷，急忙往地下一撲，隨即幾個小觔斗，就似個大皮球般滾了開去。

郭靖見有隙可乘，叫道：「過兒，咱們去罷！」向空曠處躍出數步。金輪國師見他脫出包圍，飛竄趕來。郭靖身後與蒙古兵將相距已不過數丈，十餘枝長矛指向他背心。郭靖雙臂一振，架開長矛，反手抓住兩名軍士向國師投去，叫道：「接住了！」國師如伸手接住，這麼一延緩，勢必給郭靖走得更遠，當即側過左肩一撞，兩名軍士飛出丈餘，金輪猛往郭靖背上砸去。

郭靖情知只要還得一招，立時給他纏住，數招一過，尼摩星與瀟湘子又跟著攻上，那時想脫身又得大費周章，當即奪過兩枝長矛向後戳出。他腳下竟沒片刻停留，背上又如長了眼睛一般，一矛刺向國師右肩，一矛刺向他胸口，準頭勁力，絕無分毫減色。國師暗暗喝采，金輪橫砸，喀喀兩聲，雙矛齊斷，看郭靖時，卻已鑽入了蒙古軍陣中。

郭靖藏身軍馬之中，猶如入了密林，反比曠地上更易脫身。他幾個起伏，奔到一個百夫長馬前，伸手將他拉下馬來，躍上馬背，在眾軍中東衝西突，繞出陣後，放馬急奔，口中長哨。那汗血寶馬站在遠處，聽得主人招呼，如風馳至。

楊過遠立觀望，突見汗血寶馬疾馳而前，奔向郭靖，暗叫：「不妙！」心想郭靖只要一乘上寶馬，忽必烈便是盡集天下精兵也追他不上了。情急之下，猛地大叫：「啊喲，痛死我也！」搖搖晃晃的似欲摔跌，隨即低聲向麻光佐道：「別說話，快走開！越遠越好。」他那一聲大叫運了丹田之氣，雖在眾軍雜亂之中，郭靖必能聽見，料得他聽見後定然來救，麻光佐倘若在旁，說不定給他一掌送了性命。麻光佐很肯聽楊過的話，雖不明白他用意，還是撒開長腿，向王帳狂奔。

郭靖聽得楊過的叫聲，果然大是憂急，不等紅馬奔到，立刻回過馬頭，又衝入陣，向楊過站立之處馳來。國師心頭一轉，已明楊過用意，讓郭靖在身邊掠過，不加阻攔，卻回身擋住了他的退路。

郭靖馳到楊過身前，急叫：「過兒，怎麼啦！」楊過假意搖晃身子，說道：「那大漢不是我敵手，但不知怎的，我一運真力，一股氣走逆了，丹田中痛如刀絞。」這番謊話全無破綻，麻光佐武功平常，只出手砸了一棍，郭靖已然看出，楊過如說給麻光佐打傷，不免令他生疑，但說運力出了岔子，外表上卻決計瞧不出。何況前一晚郭靖誤認楊過練功走火，此時激鬥之下舊傷復發，事極平常。郭靖眼見他左手按住小腹，額上全是大汗，傷勢不輕，忙道：「你伏在我背上，我負你出去。」楊過假意道：「郭伯伯你快走，小姪性命無足輕重，你卻是襄陽的干城。合郡軍民，盡皆寄望於你。」郭靖道：「你為我而來，豈能撇下你不顧？快快伏上。」

楊過猶自遲疑，郭靖雙腿蹲下，將他拉著伏在自己背上。就在此時，搶來的那匹馬接連中箭，長聲哀鳴，倒斃於地。郭靖一生經歷過無數凶險，情勢越危急，越加鼓足勇氣，沉著應付，說道：「過兒，別怕，咱們定須衝殺出去。」長身站起，逕往北衝。

此時國師、尼摩星、瀟湘子又已攻到身前，郭靖眼瞧四周軍馬雲集，比適才圍得更加緊了。王帳前大纛之下，忽必烈手持酒碗，與一個和尚站著指指點點的觀戰，勝算在握，神情極是得意。

郭靖大喝一聲，負著楊過向忽必烈撲去，只三四個起伏，已竄到他身前。左右衛護親兵大驚，十餘人挺著長刀長矛上前阻攔。郭靖掌風虎虎，當者披靡，一名親兵被他掌力掃得向外跌開，只須再搶前數步，掌力便可及忽必烈之身。眾親兵捨命來擋，又怎敵得住郭靖的神勇？國師眼見危急，金輪飛出，往郭靖頭頂撞去。郭靖低頭讓過，腳下絲毫不停。

楊過心想：「倘若他拿住了忽必烈，蒙古人投鼠忌器，勢必放他脫身。我再不下手，更待何時？」稍一遲疑，百忙中陡然想起答允過程英的話，又問一句：「郭伯伯，我爹爹當真罪大惡極，你非殺他不可麼？」郭靖一怔，此時那裏還有餘暇細想，順口答道：「他認賊作父，叛國害民，人人得而誅之。」

楊過這一下問得清清楚楚，更無絲毫懷疑，提起君子劍，便要往他後頸插落。其時郭靖正全力奔跑，楊過只感到他背上熱氣一陣陣傳到自己小腹胸口，立時便想到前晚他大耗真元，以內力為自己調氣順息的原意，而此刻他明明已可乘小紅馬脫出重圍，只因聽得自己一聲呼叫，便不顧性命的衝來相救。楊過從來沒有父親，遇到危難之時，內心總盼有個愛護自己、能保護自己的父親，此刻身在郭靖背上，情不自禁的生出一股孺慕之情，只覺得郭靖便是自己所盼望的父親，他可以放棄自己一切來維護自己。至於親生之父，只不過是一個虛無渺茫的意念，既從來沒見過他面，也不知他是否愛惜自己，為了「報殺父之仇」這五個空泛字眼，是不是該當將這個將自己背負在身、拚命救護、猶如父親之人一劍殺死？

突然眼前白影閃動，瀟湘子揮動哭喪棒擊向郭靖後腦，此時郭靖正以掌力與國師的金輪、尼摩星的鐵蛇兩般兵刃周旋。楊過自然而然的挺劍格開哭喪棒。兩人棒劍相交，拆了數招，郭靖叫道：「小心，他棒頭會放毒。」瀟湘子轉到楊過身後，挺棒疾點他後心要穴，這時他身在郭靖背上，既難迴劍招架，又不易閃避。郭靖左掌「神龍擺尾」向後擊出，砰的一聲，擊中桿棒，只震得瀟湘子全身發燒，一張白森森的臉登時通紅。

便在此時，尼摩星著地滾進，鐵蛇挺上，蛇頭已觸到郭靖左脅。郭靖全身內勁有七成正在對付金輪國師，三成震開瀟湘子的桿棒，全無餘力抵禦鐵蛇，危急中左脅斗然向後縮了半尺，總算避過了敵招最厲害的鋒芒，但鐵蛇蛇頭還是刺入他脅下數寸。

郭靖一運氣，肌肉迴彈，鐵蛇進勢受阻，難再深入，跟著飛起左腿，將尼摩星踢了個觔斗。尼摩星眼見鐵蛇刺中要害，這一招定然送了郭靖性命，「蒙古第一勇士」的榮號已經到手，大喜之下，萬料不到敵人竟有敗中求勝的厲害功夫，這一腿正中胸口，喀喇一響，三根肋骨齊斷。

金輪國師乘虛而入，掌力疾催。郭靖左脅氣門已破，再也抵擋不住，只覺一股大力排山倒海般壓至，再行硬拚，非命喪當場不可，只得卸去掌力，以本身二十餘年上乘內功強接了這一招，身子連晃，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他命雖垂危，還是顧念楊過，叫道：「過兒，快去搶馬，我給你擋住敵人。」

楊過眼見他拚命救護自己，胸口熱血上湧，那裏還念舊惡？心想郭伯伯義薄雲天，我若不以一命報他一命，真是枉在人世了。當即從他背上躍下，將君子劍舞成一團劍花，護住了郭靖，勢如瘋虎，招招都是拚命。郭靖道：「過兒快別理我，自己逃命要緊。」楊過只道：「郭伯伯，今日我和你死在一起。」劍光霍霍，只護著郭靖，全然不顧自身。

國師與瀟湘子提起兵刃，一齊攻向郭靖身前。楊過劍招靈動，逼得二人近不了身。蒙古數千軍馬四下裏圍住，呼聲震動天地，眼望著三人激鬥。

郭靖連聲催楊過快逃，卻見他一味維護自己，又是焦心，又是感激，觸動內傷，再也支持不住，雙膝一軟，坐倒在地。

尼摩星斷了三根肋骨，強忍疼痛，提著鐵蛇慢慢走近，要來刺殺郭靖。楊過狂刺數劍，俯身將郭靖負在背上，向外猛衝。他武功本就不及國師，這時負著郭靖，怎能支持？又鬥數合，嗤的一聲，左臂給金輪劃破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注】

鎮守襄陽城之安撫使原為呂文德，因守城有功，升為宋朝樞密副使（相當於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受宰相賈似道拉攏，與其結黨，襄陽改由其弟呂文煥任安撫使。

# 第二十二回 危城女嬰

郭靖與楊過眼見無倖，蒙古軍馬忽地紛紛散開，一個年老跛子左手撐著鐵拐，右手舞動一個燒紅了的鐵錘，衝殺進來，叫道：「楊公子快向外闖，我給你斷後。」楊過百忙中一瞥，認得是桃花島弟子鐵匠馮默風，甚覺詫異，激鬥之際，也無暇去細想這人如何會突然到來。

原來馮默風為蒙古人徵入軍中，打造修整兵器，已暗中刺殺了蒙古兵一名千夫長、一名百夫長。他下手隱秘，未給發覺。這日聽得吶喊聲響，在高處望見郭靖、楊過被圍，當下將大鐵錘放入冶鐵爐中燒紅，殺入解救。他那大鐵錘舞得風聲呼呼，蒙古兵將見到這個燒紅了的大鐵錘飛舞而來，盡皆遠遠逃開，不敢阻攔，登時給他殺出一條血路。

楊過心中一喜，揮劍搶出，但國師金輪轉動，將他劍招和馮默風的鐵錘同時接過，只有當瀟湘子哭喪棒向郭靖背上遞去之時，國師才放鬆楊過，讓他迴劍相救。但若他的輪子砸向郭靖，瀟湘子也必運桿棒架開。他二人均不欲對方殺了郭靖，搶得「蒙古第一勇士」的稱號，若非他二人爭功，楊過雖然捨命死戰，郭靖亦已不免喪命。忽必烈當日許下「蒙古第一勇士」的榮號，本盼人人奮勇，豈知各人互相牽制，竟生反效，這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了。

郭靖性命雖保於一時，蒙古軍卻已在四周布得猶如銅牆鐵壁一般。國師與瀟湘子著著爭先。尼摩星咬牙忍痛，也是尋瑕抵隙，東一下西一下的使著陰毒招數。

這時郭靖與楊過在萬軍之中已鬥了大半個時辰，日光微偏，國師舞動金輪，招數突變，噹的一下，與楊過長劍相交。君子劍削鐵如泥，金輪登時給削出了一道缺口。國師並不在意，仍向前急推，輪子隨伴著一股極強的勁風壓將過來。楊過只怕傷到郭靖，不敢側身閃避，迴劍相擋，金輪微斜，嗤的一聲輕響，右手下臂又給輪口劃傷，傷口雖不深，但劃破了血脈，鮮血迸流，數招之間，只覺腿臂漸漸發軟，力氣漸弱，敵人攻勢正急，那能緩出手來裹傷止血？

瀟湘子眼見有便宜可撿，揮棒將尼摩星鐵蛇震開，猛地躍起，桿棒向郭靖當頭點下，便要施放毒砂。

楊過大驚，危急中左手長出，抓住了桿棒棒頭，右手中長劍順勢刺出。此時他全身門戶大開，國師只要輕輕一輪，立時便可送了他性命，但國師有意要借他之手逐開瀟湘子，揮掌逼開馮默風，伸手便向郭靖背上抓去，要將他生擒活捉，立下奇功。瀟湘子沒料想楊過竟會拚命胡來，身未落地，桿棒已給抓住，半空中使不出力氣，眼前白光閃動，劍尖已刺到胸口，只得撒手放棒，身向後仰，保住了性命。

馮默風錘拐齊施，往國師背心急砸。國師回輪擋開，噹噹兩響，震得馮默風雙手虎口齊裂。國師左掌往郭靖背心抓去。馮默風虎吼一聲，揮鐵錘砸向國師背心。國師左掌回拍，這一拍使上了內勁，料得要將這怪人震得嘔血身亡。不料嗤嗤聲響，左掌劇痛，手掌竟黏在燒紅了的大鐵錘上。國師急忙縮手，左掌心肉已燒得焦爛。馮默風見對方連連揮手，後心露出空隙，雙手自國師背後伸前，牢牢抱住了他身子，兩人翻倒在地。

本來兩人武功相差甚遠，但金輪國師一掌拍上了燒紅的大鐵錘，掌心燒焦，痛入心肺，馮默風又奮不顧身，與他拚命，國師竟給他抱住了脫身不得。國師手掌既痛，又失了捉拿郭靖的良機，而阻撓自己的卻又是個武功低微的老人，如何不怒？左手成拳，擊在馮默風肩頭，只震得他五臟六腑猶如倒翻一般。馮默風在軍中眼見蒙古軍殘忍暴虐、驅民攻打襄陽，又眼見郭靖奮力死戰，擊退敵軍，他與郭靖素不相識，更不知他是師門快婿，但知此人一死，襄陽難保，是以立定了主意，寧教自己身受千刀之苦，亦要救郭靖出險。國師出掌快捷無倫，啪啪啪幾下，登時打得馮默風筋折骨斷，內臟重傷，但他雙手始終不放，十指深深陷入國師胸口肌肉。

蒙古眾兵將本來圍著觀鬥，只道國師等定能成功，是以均不插手，突見國師倒地，瀟湘子退開，當下一擁而上。楊過暗嘆：「罷了，罷了！」揮動瀟湘子的桿棒亂砸亂打，無意中觸動機括，波的一聲輕響，棒端噴出一股黑煙，身前十餘名蒙古兵將給毒煙一薰，登時摔倒。

楊過微微一怔，立時省悟，負著郭靖大踏步往前，只見蒙古兵將如潮水般湧至，他一按機括，黑煙噴出，又是十餘名軍卒中毒倒地。蒙古兵將雖然善戰，但人人奉神信妖，見他桿棒一揮，黑煙噴出，即有十餘人倒地昏暈，齊聲發喊：「他棒上有妖法，快快躲避！」忽必烈的近衛親兵勇悍絕倫，念著王爺軍令如山，雖見危險，還是撲上擒拿。楊過桿棒一點，黑煙噴出，又毒倒了十餘人。

他撮唇作哨，黃馬邁開長腿，飛馳而至。楊過奮力將郭靖擁上馬背，只感手足酸軟，再也無力上馬，只得伸手在馬臀上輕輕一拍，叫道：「馬兒，馬兒，快快走罷！」黃馬甚有靈性，見主人無力上馬，竟是仰頭長嘶，不肯發足。楊過眼見蒙古軍又從四下裏漸漸逼至，心想桿棒上毒砂雖然厲害，總有放盡之時，提起劍來要往馬臀上一刺催其急走，總是不忍，大叫：「馬兒快走！」伸桿棒往馬臀戳去。他戰得脫力，桿棒伸出去準頭偏了，這一下竟戳在郭靖腿上。郭靖本已昏昏沉沉，突然給桿棒一戳，睜開眼來，當即俯身拉住楊過胸口，將他提上馬背。黃馬長聲歡嘶，縱蹄疾馳。

但聽得號角急鳴，此起彼落，郭靖縱聲低嘯，汗血寶馬跟著奔來，大隊蒙古軍馬卻也急衝追至。紅馬奔在黃馬之旁，不住往郭靖身上挨擦。楊過知道黃馬雖是駿物，畢竟不如紅馬遠甚，當下猛吸一口氣，抱住郭靖，一齊躍上紅馬。就在此時，只聽得背後嗚嗚聲響，金輪急飛而至。楊過心中一痛：「馮默風死在國師手下了。」心念甫動，金輪越響越近，楊過低伏馬背，只盼金輪從背上掠過，但聽聲音近地，竟是來削紅馬馬足。

原來國師將馮默風打死，站起身來，見郭靖與楊過已縱身上馬，追之不及，當即擲出金輪，準頭卻定得甚低。他見楊過在郭靖身後，算到便以金輪打死楊過，紅馬仍會負了郭靖逃走，只有削斷馬足，方能建功。

楊過聽得金輪漸漸追近，只得迴劍去擋，明知自己氣力耗盡，這一劍絕難擋架得住，但實迫處此，也只得盡力而為，眼見輪子距馬足已不過兩尺，嗚嗚之聲，響得驚心動魄，他垂劍護住馬腿，豈知紅馬一發了性，越奔越快，過得瞬息，金輪與馬足相距仍有兩尺，並未飛近。楊過大喜，知道金輪來勢只有漸漸減弱，果然一剎那間，輪子距馬足已有三尺，接著四尺、五尺，越離越遠，終於噹的一聲，掉在地下。

楊過正自大喜，猛聽得身後一聲哀嘶，只見黃馬肚腹中箭，跪倒在地，雙眼望著主人，不盡戀戀之意。楊過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淚來。

紅馬追風逐雷、迅如流星，片刻間已將追兵遠遠拋在後面。楊過抱住郭靖，問道：「郭伯伯，你怎樣？」郭靖「嗯」了一聲。楊過探他鼻息，覺得呼吸粗重，知道一時無礙，心頭一寬，再也支持不住，便昏昏沉沉的伏身馬背，任由紅馬奔馳。突見前面又有無數軍馬來擒郭靖，當即揮動長劍，大叫：「莫傷了我郭伯伯！」左右亂刺亂削，眼前一團模糊，只見東一張臉，西一個人，舞了一陣劍，撞下馬來。他還在大叫：「殺了我，殺了我，是我不好，別傷了郭伯伯。」驀地裏天旋地轉，人事不省。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這才悠悠醒轉，他大叫：「郭伯伯，郭伯伯，你怎樣？別傷了郭伯伯！」身旁一人柔聲道：「過兒，你放心，郭伯伯將養一會兒便好。」楊過回過頭來，見是黃蓉，臉上滿是感激神色。她身後一人淚光瑩瑩，愛憐橫溢的凝視著他，卻是小龍女。楊過驚叫：「姑姑，你怎麼來了？你也給蒙古人擒住了？快逃，快逃，別理我。」小龍女低聲道：「過兒，你回來啦，別怕。咱們都平平安安的在襄陽。」

楊過嘆了口長氣，但覺四肢百骸軟洋洋的一無所依，又閉上了眼。黃蓉道：「他已醒轉，不礙事了，你在這兒陪著他。」小龍女答應了，雙眼始終望著楊過。

黃蓉站起身來，正要走出房門，突聽屋頂上喀的一聲輕響，臉色微變，左掌一揮，滅了燭火。楊過眼見驀地一黑，一驚坐起。他受的只是外傷，流血多了，兼之惡戰脫力，是以暈去，但此刻已將養了半日，黃蓉給他服了桃花島秘製的療傷靈藥九花玉露丸，他年輕體健，已好了大半，驚覺屋頂有警，立時振奮，便要起身禦敵。小龍女擋在他身前，抽出懸在床頭的君子劍，低聲道：「別動，我在這兒守著。」

屋頂上有人哈哈一笑，朗聲道：「小可前來下書，豈難道南朝禮節是暗中接見賓客麼？倘若有何見不得人之事，小可少待再來如何？」聽口音卻是國師的弟子霍都。黃蓉道：「南朝禮節，因人而施，於光天化日之時，接待光明正大的貴客；於燭滅星沉之夜，會晤鬼鬼祟祟之惡客。」霍都登時語塞，輕輕躍下庭中，說道：「書信一通，送呈郭靖郭大俠。」黃蓉打開房門，說道：「請進來罷。」

霍都見房內黑沉沉地，不敢舉步便進，站在房門外道：「書信在此，便請取去。」黃蓉道：「自稱賓客，何不進屋？」霍都冷笑道：「君子不處危地，須防暗箭傷人。」黃蓉道：「世間豈有君子而以小人之心度人？」霍都臉上一熱，心想這黃幫主口齒好生厲害，與她舌戰定難得佔上風，不如藏拙，一言不發，雙目凝視房門，雙手遞出書信。

黃蓉揮出竹棒，倏地點向他的面門。霍都嚇了一跳，忙向後躍開數尺，但覺手中已空，那通書信不知去向。原來黃蓉將棒端在信上一搭，乘他後躍之時，已使黏勁將信黏了過來。她分娩在即，肚腹隆起，不願再見外客，是以始終不與敵人朝相。霍都一驚之下，大為氣餒，入城的一番銳氣登時消折了八九分，大聲道：「信已送到，明晚再見罷！」

黃蓉心想：「這襄陽城由得你直進直出，豈非輕視我城中無人？」順手拿起桌上茶壺，向外一抖，一壺新泡的熱茶自壺嘴中如一條線般射了出去。

霍都早自全神戒備，只怕房中發出暗器，但這茶水射出去時無聲無息，不似一般暗器先有風聲，待得警覺，頸中、胸口、右手都已濺到茶水，只覺熱辣辣的燙人，一驚之下，「啊喲」一聲叫，忙向旁閃避。黃蓉站在門邊，乘他立足未定，竹棒伸出，施展打狗棒法的「絆」字訣，騰的一下，將他絆了一交。霍都縱身上躍，但那「絆」字棒法乃一棒快似一棒，第一棒若能避過，立時躲開，方能設法擋架第二棒，現下一棒即遭絆倒，爬起身來想要避過第二棒，卻談何容易？腳下猶如陷入了泥沼，又似纏在無數籐枝之中，一交摔倒，爬起來又一交摔倒。

霍都的武功原本不弱，若與黃蓉正式動手，雖終須輪她一籌，但亦不致一上手便給摔得如此狼狽，只因身上斗然遭潑熱茶，只道是中了極厲害的劇毒藥水，只怕性命難保，稍停毒水發作起來，不知肌膚將爛得如何慘法，正當驚魂不定之際，黃蓉突然襲擊，第一棒即已受挫，第二棒更無還手餘地，黑暗中只摔得鼻青目腫。

這時武氏兄弟已聞聲趕至。黃蓉喝道：「將這小賊擒下了！」

霍都情急智生，知道只要縱身站起，定是接著又被絆倒，「啊喲」一聲大叫，假裝摔得甚重，躺在地下，不再爬起。武氏兄弟雙雙撲下，去按他身子。霍都的鐵骨摺扇忽地伸出，噠噠兩下，已點了兩人腿上穴道，將二人身子同時推出，擋住黃蓉竹棒，飛身躍起，上了牆頭，雙手一拱，叫道：「黃幫主，好厲害的棒法，好膿包的徒弟！」

黃蓉笑道：「你身上既中毒水，旁人豈能再伸手碰你？」霍都一聽，只嚇得心膽俱裂：「這毒水燙人肌膚，又帶著一股茶葉之氣，不知是何等厲害古怪的藥物？」黃蓉猜度他的心意，說道：「你中了劇毒，可是連毒水的名兒也不知道，死得不明不白，諒來難以瞑目。好罷，說給你聽那也不妨，這毒水叫作子午見骨茶。」

霍都喃喃的道：「子午見骨茶？」黃蓉道：「不錯，只要肌膚上中了一滴，全身潰爛見骨，子不過午，午不過子，你還有六個時辰可活，快快回去罷。」

霍都素知丐幫黃幫主武功既強，智謀計策更人所難測，她父親黃藥師所學淵博之極，名字中有個「藥」字，何況再加一個「師」字，自是精於藥理，以她聰明才智與家傳之學，調製這子午見骨藥茶自是易如反掌，一時呆在牆頭，不知該當回去挨命，還是低頭求她賜予解藥。

黃蓉知道霍都實非蠢人，毒水之說，只能愚他一時，時刻長了，必能瞧出破綻，說道：「我與你本來無冤無仇，你若非言語無禮，也不致枉自送了性命。」霍都聽出一線生機，再也顧不得甚麼身分骨氣，躍下牆頭，一躬到地，說道：「小人無禮，求黃幫主恕罪。」黃蓉隱身門後，手指輕彈，彈出一顆九花玉露丸，說道：「急速服下罷。」霍都伸手接過，這是救命的仙丹，那敢怠慢，急忙送入口中，只覺一股清香直透入丹田，全身說不出的舒服受用，又是一躬，說道：「謝黃幫主賜藥！」這時他氣燄全消，緩緩倒退，直至牆邊，這才翻牆而出，急速出城去了。

黃蓉見他遠離，微微嘆息，解開武氏兄弟穴道，想起霍都那兩句話：「好厲害的棒法，好膿包的徒弟。」雖以計挫敵，心中殊無得意之情，她以打狗棒法絆跌霍都，使的固是巧勁，也已牽得腹中隱隱作痛，坐在椅上，調息半晌。

小龍女點亮燭火。黃蓉打開來信，只見信上寫道：

「蒙古第一護國法師金輪大喇嘛致候郭大俠足下：適才枉顧，得仰風采，實慰平生。原期秉燭夜談，豈料青眼難屈，何老衲之不足承教若斯，竟來去之匆匆也？古人言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悠悠我心，思君良深。明日回拜，祈勿拒人於千里之外也。」

黃蓉吃了一驚，將信交給楊過與小龍女看了，說道：「襄陽城牆雖堅，卻擋不住武林高手，你郭伯伯身受重傷，我又使不出力氣，眼見敵人大舉來襲，這便如何是好？」

楊過道：「郭伯伯……」小龍女向他橫了一眼，目光中大有責備之意。楊過知道她怪自己不顧性命相救郭靖，登時住口不言。黃蓉心中起疑，又問：「龍姑娘，過兒身子亦未全愈，咱們只能依靠你與朱子柳大哥拒敵了。」小龍女自來不會作偽，想到甚麼，便說甚麼，淡淡的道：「我只護著過兒一人，旁人死活可不和我相干。」

黃蓉更感奇怪，不便多說甚麼，向楊過道：「郭伯伯言道，此番全仗你出力。」楊過想起自己曾立心要害郭靖，心中慚愧，道：「小姪無能，致累郭伯伯重傷。」黃蓉道：「你好好休息罷，敵人來攻之時，咱們如不能力敵，即用智取。」轉頭向小龍女說道：「龍姑娘，你來，我跟你說句話。」

小龍女躊躇道：「他……」自楊過回進襄陽城之後，小龍女守在他床前一直寸步不離，聽黃蓉叫她出去，生怕楊過又受損傷。黃蓉道：「敵人既說明日來攻，今晚定然無事。我跟你說的話，與過兒有關。」小龍女點點頭，低聲囑咐楊過小心提防，才跟黃蓉出房。

※※※

黃蓉帶她到自己臥室，掩上了門，說道：「龍姑娘，你想殺我夫婦，是不是？」

小龍女雖然生性真純，卻絕非傻子，她立意要殺郭靖夫婦以救楊過性命，黃蓉若用言語盤套，她焉能吐露實情，但黃蓉摸準了她性格，竟爾單刀直入的問了出來。小龍女一怔，支支吾吾的道：「我……我……你們待我這樣好，我幹麼……幹麼要殺你們。」黃蓉見她臉生紅暈，神情忸怩，更料得準了，說道：「你不用瞞我，我早知道啦。過兒說我夫婦害死了他爹爹，要殺我夫婦二人報仇。你心愛過兒，便要助他完成這番心願。」

小龍女給她說中，無法謊言欺騙，又道楊過已露了口風，半晌不語，嘆了口氣道：「我便是不懂。」黃蓉道：「不懂甚麼？」小龍女道：「過兒今日卻又何以捨命救助郭大爺回來？他和金輪國師他們約好，要一齊下手殺死郭大爺的。」黃蓉聽了大驚，她雖猜到楊過心存歹念，卻絕未料到他竟致與蒙古人勾結，當下不動聲色，裝作早已明白一切，道：「想是他見郭大爺對他情深義重，到得臨頭，不忍下手。」

小龍女點點頭，淒然道：「事到如今，也沒甚麼可說了。他寧可不要自己性命，也只由得他。我早知道他是世上最好的好人，甘願自己死了，也不肯傷害仇人。」

黃蓉於倏忽之間，腦中轉了幾個念頭，卻推詳不出她這幾句話是何用意，但見她神色之間甚是淒苦，順口慰道：「過兒的殺父之仇，中間另有曲折，咱們日後慢慢跟他說明。他受傷不重，將養幾日，也便好了，你不用難過。」

小龍女向她怔怔的望了一會兒，突然兩串眼淚如珍珠斷線般滾下來，哽咽道：「他……他只有七日之命了，還……還說甚麼將養幾日？」

黃蓉一驚，忙問：「甚麼七日之命？你快說，咱們定有救他之法。」

小龍女緩緩搖頭，終於將絕情谷中之事說了出來，楊過怎樣中了情花之毒，裘千尺怎地給他只服半枚絕情丹，怎地限他在十八日中殺了他夫婦二人回報才給他服另半枚，又說那情花劇毒發作時如何痛楚，世間又如何只有那半枚絕情丹才能救得楊過性命。

黃蓉越聽越驚奇，萬想不到裘千丈兄弟竟還有一個妹子裘千尺，以致釀成了這等禍端。小龍女述畢原委，說道：「他尚有七日之命，便今晚殺了你夫婦，也未必能趕回絕情谷了，我更要害你夫婦作甚？我只是要救過兒，至於他父仇甚麼的，全不放在心上。」

黃蓉初時只道楊過心藏禍胎，純是為報父仇，豈知中間尚有這許多曲折，如此說來，他力護郭靖，實如自戕，這般捨己為人的仁俠之心當真萬分難得。她緩緩站起，在室中彷徨來去，饒是她智計絕倫，處此困境，苦無善策，想到再過幾個時辰，敵方高手便大舉來襲，自己雖安慰楊過說：「不能力敵，便當智取。」可是如何智取？如何智取？

小龍女全心全意只深愛楊過。黃蓉的心兒卻分作了兩半，一半給了丈夫，一半給了女兒，只想：「如何能教靖哥哥與芙兒平安。」陡地轉念：「過兒能捨身為人，我豈便不能？」轉身慨然道：「龍姑娘，我有一策能救得過兒性命，你可肯依從麼？」

小龍女大喜之下，全身發顫，道：「我……我……便是要我死……唉，死又算得甚麼，便是比死再難十倍……我……我都……」黃蓉道：「好，此事只有你知我知，可千萬不能洩漏，連過兒也不能說給他知道，否則便不靈了。」小龍女連聲答應。黃蓉道：「明日你和過兒聯手保護郭大爺，待危機一過，我便將我首級給你，讓過兒騎了汗血寶馬，趕去換那絕情丹便是。」

小龍女一怔，奇道：「你說甚麼？」黃蓉柔聲道：「你愛過兒，勝於自己的性命，是不是？只要他平安無恙，你自己便死了也是快樂的，是不是？」小龍女點頭道：「是啊，你怎知道？」黃蓉淡淡一笑，道：「只因我愛自己丈夫也如你這般。你沒孩兒，不知做母親的心愛子女，不遜於夫妻情義。我只求你保護我丈夫女兒平安，別的我還希罕甚麼？」小龍女沉吟不答。

黃蓉又道：「若非你與過兒聯手，便不能打退金輪國師。過兒曾數次捨命救我夫婦，難道我一次也救他不得？汗血寶馬日行千里，不到三日，便能趕到絕情谷。我跟你說，那裘千丈與過兒的父親全是我一人所傷，跟郭大爺絕無干係。裘千尺見了我的首級，縱然心猶未足，也不能不將解藥給了過兒。此後你們二人如能為國出力，為民禦敵，那自然最好，否則便在深山幽谷中避世隱居，我也一般感激。」

這番話說得明明白白，除此之外，確無第二條路可走。小龍女近日來一直在想如何殺了郭靖、黃蓉，好救楊過的性命，但此時聽黃蓉親口說出這番話來，心中又覺萬分過意不去，只不住搖頭，道：「那不成，那不成！」

黃蓉還待解釋，忽聽郭芙在門外叫道：「媽，媽，你在那兒？」語聲惶急。黃蓉吃了一驚，問道：「芙兒，甚麼事？」郭芙推門而進，也不理小龍女便在旁邊，當即撲在母親懷裏，叫道：「媽，大武哥哥和小武哥哥……」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黃蓉皺眉道：「又怎樣啦？」郭芙哽咽道：「他……他哥兒倆，到城外打架去啦。」

黃蓉大怒，厲聲道：「打甚麼架？他兄弟倆自己打自己麼？」郭芙極少見母親如此發怒，不禁甚是害怕，顫聲道：「是啊，我叫他們別打，可是他們甚麼也不聽，說……說要拚個你死我活。他們……他們說只回來一個，輸了的就算不死，也不回來見……見我。」

黃蓉越聽越怒，心想大敵當前，滿城軍民性命只在呼吸之間，這兄弟倆還為了爭一個姑娘竟爾自相殘殺。她怒氣衝動胎息，登時痛得額頭見汗，低沉著聲音道：「定是你在中間搗亂，你跟我詳詳細細的說，不許隱瞞半點。」郭芙向小龍女瞧了一眼，臉上微微暈紅，叫了聲：「媽！」

小龍女記掛楊過，無心聽她述說二武相爭之事，轉身而出，又去陪伴楊過，一路心中默默琢磨黃蓉適才的言語。

郭芙等小龍女出房，說道：「媽，他們到蒙古營中行刺忽必烈，失手被擒，累得爹爹身受重傷，全是女兒不好。這回事女兒再不跟你說，爹媽不是白疼我了麼？」於是將武氏兄弟如何同時向她討好、她如何教他們去立功殺敵以定取捨等情說了。黃蓉滿腔氣惱，卻又發作不出來，只向她恨恨的白了一眼。

郭芙道：「媽，你教我怎麼辦呢？他哥兒倆各有各的好處，我怎能說多歡喜誰一些兒？我教他們殺敵立功，那不正合了爹爹和你的心意麼？誰教他們這般沒用，一過去便讓人家拿住了？」黃蓉啐道：「二武的武功不強，你又不是不知道。」郭芙道：「那楊過呢？他又大不了他們幾歲，怎地又鬥國師又闖敵營，從來也不讓人家拿住？」

黃蓉知道女兒自小給自己嬌縱慣了，她便明知錯了，也要強辭奪理的辯解，也不追問過去之事，說道：「放回來也就是了，幹麼又到城外去打架？」郭芙道：「媽，是你不好，只因為你說他們是好膿包的徒弟。」黃蓉一怔，道：「我幾時說過了？」

郭芙道：「我聽大武哥哥和小武哥哥說，適才霍都來下戰書，你叫他們擒他，反給點了穴道，你便怪他們膿包。」黃蓉嘆了口氣，道：「藝不如人，那有甚麼法子？『好膿包的徒弟』這句話，是霍都說的。」郭芙道：「那便是了，你不跟霍都爭辯，就是默認。他兩兄弟憤憤不平，說啊說的，二人爭執起來，一個埋怨哥哥擒拿霍都時出手太慢，另一個說兄弟擋在身前，礙手礙腳。二人越吵越兇，終於拔劍動手。我說：『你們在襄陽城裏打架，給人瞧見了，成甚麼樣子？再說爹爹身上負傷，你們氣惱了他，我永世也不會再向你哥兒倆瞧上一眼。』他們就說：『好，咱們到城外打去。』」

黃蓉沉吟片刻，恨恨的道：「眼前千頭萬緒，這些事我也理不了。他們愛鬧，由得他們鬧去罷。」郭芙摟著她脖子道：「媽，若是二人中間有了損傷，那怎生是好？」黃蓉怒道：「他們若是殺敵受傷，才要咱們牽掛。他們同胞手足，自己打自己，死了才是活該。」郭芙見母親神色嚴厲，與平時縱容自己的情狀大異，不敢多說，掩面奔出。

※※※

這時天將黎明，窗上已現白色。黃蓉獨處室中，雖然惱怒武氏兄弟，但從小養育他們長大，總是懸念，想起來日大難，不禁掉下淚來，又記著郭靖的傷勢，到他房中探望。

只見郭靖盤膝坐在床上靜靜運功，臉色雖蒼白，氣息卻甚調勻，知道只要休養數日，便能痊愈，當此情景，不禁想起少年時兩人同在臨安府牛家村密室療傷的往事。

郭靖緩緩睜開眼來，見妻子臉有淚痕，嘴角邊卻帶著微笑，說道：「蓉兒，你知我的傷勢不礙事，又何必耽心？倒是你須得好好休息要緊。」黃蓉笑道：「是了。這幾天腹中動得厲害，你的郭破虜還是郭襄，就要見爹爹啦。」她怕郭靖耽心，絕口不提霍都下戰書與武氏兄弟出城之事。郭請道：「你叫二武加緊巡視守城，敵人知我受傷，只怕乘機前來襲擊。」黃蓉點頭答應。郭靖又道：「過兒的傷勢怎樣啦？」

黃蓉還未回答，只聽得房外腳步聲響，楊過的聲音接口道：「郭伯伯，我只是外傷，服了郭伯母的九花玉露丸，全不當他一回事。」說著推門進來，說道：「我已到城頭上去瞧了一週，眾弟兄都是鬥志高揚，只武家兄弟……」黃蓉一聲咳嗽，向他使個眼色，楊過當即會意，說道：「武家兄弟說，你為他們身受重傷，敵人再來攻城，必當死戰，方能報答你老人家的恩德。」郭靖嘆道：「經此一役，他兄弟倆也該長了一智，別把天下事瞧得太過容易了。」楊過道：「郭伯母，姑姑沒跟你在一起麼？」黃蓉道：「我跟她說了一會子話，想是她回去睡啦。自你受傷之後，她還沒合過眼呢。」

楊過「嗯」了一聲，心想她與黃蓉說話之後，必來告知，只是她回來時，恰好自己到城頭巡視去了。原來他初進襄陽，一心一意要刺殺郭靖夫婦，但一經共處數日，見他二人赤心為國，事事奮不顧身，已大為感動，待在蒙古營中一戰，郭靖捨命救護自己，這才死心塌地的將殺他之心盡數拋卻，反過來決意竭力以報。他自知再過七日，情花之毒便發，索性一切置之度外，在這七日之中做一兩件好事，也不枉了一世為人。他也料得到郭靖既受重傷，敵軍必乘虛來攻，是以力氣稍復，即到城頭察看防務。

這時牽記著小龍女，正要去尋她，忽聽十餘丈外屋頂上一人縱聲長笑，跟著錚錚兩聲大響，金鐵交鳴，正是金輪國師到了。

郭靖臉色微變，順手一拉黃蓉，想將她藏於自己身後。黃蓉低聲道：「靖哥哥，襄陽城要緊，還是你我的情愛要緊？是你身子要緊，還是我的身子要緊？」

郭靖放開了黃蓉的手，說道：「對，國事為重！」黃蓉取出竹棒，攔在門口，心想自己適才與小龍女所說的那番話，她尚未轉告楊過，不知他要出手禦敵，還是要乘人之危，既報私仇、又取解藥？此人心性浮動，善惡難知，如真反戈相向，那便大事去矣，是以雖然橫棒守在門口，眼光卻望著楊過。

郭靖夫婦適才短短對答的兩句話，聽在楊過耳中，卻宛如轟天霹靂般驚心動魄。他決意相助郭靖，也只是為他大仁大義所感，還是一死以報知己的想法，此時突聽到「國事為重」四字，又記起郭靖日前在襄陽城外所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幾句話，心胸間斗然開朗，眼見他夫妻倆相互情義深重，然而臨到危難之際，處處以國為先，自己卻念念不忘父仇私怨、念念不忘與小龍女兩人的情愛，幾時有一分想到國家大事？有一分想到天下百姓的疾苦？相形之下，真是卑鄙極了。

霎時之間，幼時黃蓉在桃花島上教他讀書，那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語句，在腦海間變得清晰異常，不由得既汗顏無地，又是志氣高昂。眼見強敵來襲，生死存亡繫乎一線，許多平時從來沒想到、從來不理會的念頭，這時突然間領悟得透徹無比。他心志一高，似乎全身都高大起來，臉上神采煥發，宛似換了一個人一般。

他心中所轉念頭雖多，其實只是一瞬間之事。黃蓉見他臉色自迷惘而羞愧，自激動而凝定，卻不知他所思何事，忽聽他低聲道：「你放心！」一聲清嘯，拔出君子劍搶到門口。

金輪國師雙手各執一輪，站在屋頂邊上，笑道：「楊兄弟，你東歪西倒，朝三暮四，成了反覆小人，這滋味可好得很啊？」

若在昔日，楊過聽了此言定然大怒，但此時他思路澄澈，心境清明，暗道：「你這話說得不錯，時至今日，我心意方堅。此後活到一百歲也好，再活一個時辰也好，我是永遠不會反覆的了。」笑道：「國師，你這話挺對，不知怎地鬼迷上了身，我竟助著郭靖逃了回來。他一到襄陽，便不知藏身何處，我再也找他不到了，正自後悔煩惱。你可知他在那裏麼？」說著躍上屋頂，站在他身前數尺之地。

國師斜眼相睨，心想這小子詭計多端，不知此言是真是假，笑道：「倘若找到了他，那便怎地？」楊過道：「我提手便是一劍。」國師道：「哼，你敢殺他？」楊過道：「誰說殺他？」國師愕然道：「那你殺誰？」

嗤的一響，君子劍勢挾勁風，向他左脅刺去，楊過同時笑道：「自然殺你！」他在笑談之中斗然刺出一劍，招數固極凌厲，又是出其不意的近身突襲，國師只要武功稍差，若與尼摩星、瀟湘子等人相仿，這一劍已送了他性命，總算他變招迅捷，危急中運勁左臂，向外疾掠，擋開了劍鋒。但君子劍何等銳利，他手臂上還是給劍刃劃了一道長長口子，深入近寸，鮮血長流。

國師雖知楊過狡黠，卻也萬料不到他竟會在此時突然出招，以致一入襄陽便即受傷，折了銳氣，不由得大怒，右手金輪呼呼兩響，連攻兩招，同時左手銀輪也遞了過去。楊過一步不退，敵來三招，他也還了三劍，笑道：「我在蒙古軍中受你金輪之傷，此刻才還得一劍。我這劍上有些古怪，你知不知道？」國師銀輪連連搶攻，忍不住問道：「甚麼古怪？」楊過笑道：「這古怪須怪不得我。」國師道：「花言巧語，無恥狡童！甚麼怪不得你？」楊過洋洋得意，說道：「我這劍從絕情谷中得來。公孫止擅用毒藥，日後你若僥倖中毒不死，那便去找他算帳罷。」

國師暗暗吃驚，他親眼見到這口劍確是從絕情谷中取來，不知公孫老兒是否在劍鋒上餵了毒藥？驚疑不定，出招稍緩。其實劍上何嘗有毒？楊過想起黃蓉以熱茶嚇倒霍都，自知武功不是國師敵手，於是乘機以言語擾敵心神，眼見一言生效，當下凝神守禦，得空便還一招，總要使他緩不出手來裹傷。國師左臂傷勢雖不甚重，但血流不止，便算劍上無毒，時候一長，力氣也必大減，心想眼前情勢，利在速戰，於是催動雙輪，急攻猛打。

楊過知他心意，揮動長劍，守得嚴密異常。國師雙輪上的勁力越來越大，猛地裏金輪上擊，銀輪橫掃，楊過眼見抵擋不住，縱躍避開。國師撕下衣襟待要裹傷，楊過卻又挺劍急刺。如此來回數次，國師計上心來，待他遠躍避開之際，自己同時後躍，跟著銀輪擲出，教楊過不得不再向後退，如此兩人之間相距遠了，待得楊過再度攻上，他已乘這瞬息之間，將撕下的衣襟在左臂上一繞，包住傷處，又覺傷口只是疼痛，並無麻癢之感，似乎劍上無毒，心中一寬。

就在此時，只聽得東南角上嗆啷叮噹之聲急作，兵刃相互撞擊。楊過放眼望去，見小龍女手舞長劍，正自力戰瀟湘子與尼摩星兩人。瀟湘子的哭喪棒在蒙古戰陣中給楊過奪去，楊過昏迷中早不知拋在何處？此刻他手中又持一棒，形狀與先前所使的相同，只不知其中是否藏有毒砂。楊過心想郭靖夫婦就在下面房中，若為國師發覺，為禍不小，該當將他引得越遠越好，但此事必須不露絲毫痕跡，否則弄巧反拙，叫道：「姑姑莫慌，我來助你！」幾個縱躍，搶到尼摩星身後，挺劍向他刺去。

國師中了楊過暗算，極為惱怒，但想此行的主旨是刺殺郭靖，這狡童一劍之仇日後再報不遲，縱聲大叫：「郭靖郭大俠，老衲來訪，你怎地不見客人？」他叫了幾聲，四下無人答應，只西北方傳來一陣陣吆喝呼鬥，正是他兩個弟子達爾巴和霍都在圍攻朱子柳。眼見楊過、小龍女與瀟湘子、尼摩星一時勝敗難分，屋下人聲漸雜，卻是守城的兵將得知有人進城偷襲，紛紛趕來捉拿奸細。

國師心想這些軍士不會高來高去，奈何不了自己，但人手一多，不免礙手礙腳，又高聲叫道：「郭靖啊郭靖，枉為你一世英名，何以今日竟做了縮頭烏龜？」

他連聲叫陣，要激郭靖出來，到後來越罵越厲害，始終不見郭靖影蹤，心想：「襄陽數萬戶人家，怎知他躲在何處？此人甘心受辱，一等養好了傷，再要殺他便難了。」微一沉吟，毒計登生，躍下屋頂，尋到後院的柴草堆，取出火刀火石，縱起火來，東躍西竄，連點了四五處火頭，才回到屋頂，心想火勢一大，不怕你不從屋裏出來。

楊過雖與瀟湘子二人接戰，但眼光時時望向國師，突見他縱火燒屋，郭靖居室南北兩處都冒上了煙燄，心中一驚，險些給尼摩星的鐵蛇掃中胸口，急忙縮胸避開。尋思：「郭伯伯受傷沉重，郭伯母臨盆在即，這番大火一起，兩人若不出屋，必受火困，但如逃出屋來，正撞見金輪賊禿。」料想小龍女雖以一人而敵兩大高手，暫且無礙，向瀟湘子急刺兩劍，躍下屋頂，冒煙突火，來尋郭靖夫婦。

只見黃蓉坐在郭靖床邊，窗中一陣陣濃煙衝了進來。郭靖閉目運功，黃蓉雙眉微蹙，臉上卻神色自若，見楊過進來，只微微一笑。楊過見二人毫不驚慌，心下略定，一轉念間，已想到一計，低聲道：「我去引開敵人，你快扶郭伯伯去安穩所在暫避。」說著伸手輕輕揭下郭靖頭頂帽子，越窗而出。

黃蓉一怔，不知他搗甚麼鬼，眼見煙火漸漸逼近，伸手扶住郭靖，說道：「咱們換個地方。」手上剛欲用勁，突然間腹中一陣劇痛，不由得「哎唷」一聲，又坐回床邊，心中大恨：「小鬼頭兒，不遲不早，偏要在這當口出世，那不是存心來害爹娘的命？」她產期本來尚有數日，只因連日驚動胎息，竟催得孩子提前出生了。

楊過一出窗口，但見四下裏兵卒高聲叫嚷，有的提桶救火，有的向屋頂放箭，有的在地下揮動兵刃、雙腳亂跳的喝罵。他躍向一名灰衣小兵身後，伸手點了他穴道，將郭靖的帽子往他頭上一罩，隨即將他負在背上，提劍舞動劍花，躍上屋頂。

此時瀟湘子、尼摩星雙戰小龍女，達爾巴、霍都合鬥朱子柳，均已大佔上風。金輪國師卻將兩個輪子逼住了郭芙，雙輪利口不住在她臉邊劃來劃去，相距不過數寸，不住喝問她父母的所在。郭芙頭髮散亂，手中長劍的劍頭已給金輪砸斷，兀自咬緊牙關惡鬥，對國師的問話宛似不聞，心中惱怒異常：「大武小武若不去自相殘殺，此時我們三人聯手，何懼這個賊禿？」忍不住脫口而出：「好，你們兩個只管爭去，不論是誰勝了，回來只見到我的屍首罷啦！」國師奇道：「你說甚麼？郭靖在那裏？」

他正在等郭芙回答，突見楊過負著一人向西北方急逃，他背上那人一動也不動，自是郭靖，當即撇下郭芙，發腳追去。瀟湘子、尼摩星、達爾巴、霍都四人見到，也都拋下對手，隨後趕去。朱子柳不敢怠慢，追去助楊過護衛郭靖。

楊過上屋之時，奔過小龍女身旁，向她使個眼色，微微一笑，神氣詭異。小龍女知他又在使詐，只猜不透他安排下甚麼計策，眼見敵人勢大，放心不下，便要一同追去相助，忽聽得屋下「哇哇」幾聲，傳出嬰兒啼哭之聲。郭芙喜道：「媽媽生了弟弟啦！」一躍下地。天下女子心理，若知有人生育，必問是男是女，小龍女好奇心不異常人，又想楊過智計多端，這一笑之中似顯佔上風，且去瞧瞧黃蓉的孩兒再說，跟著進屋。

※※※

金輪國師提氣急追，距楊過越來越近，心下大喜，暗想：「這一次瞧你還能逃出我的手掌？」見他背負那人頭上帽子正是郭靖昨日所戴，自是郭靖無疑。

楊過所學的古墓派輕功可說天下無雙，雖背上負人，但想到多走一步，郭伯伯便離危險遠一步。他沒命價狂奔，國師一時倒也追他不上。楊過在屋頂奔馳一陣，聽得背後腳步聲漸近，於是躍下地來，在小巷中東鑽西躲，大兜圈子，竟與國師捉起迷藏來。

楊過的輕功雖然稍勝國師一籌，畢竟背上負了人，若在平原曠野之間，早給趕上，但他儘揀陰暗曲折的里巷東躲西藏，國師始終追他不上。兩人兜得幾個圈子，瀟湘子、尼摩星與朱子柳三人也已先後到來。

國師向尼摩星道：「尼摩老兄，你守在這巷口，我進去趕那兔崽子出來。」尼摩星怪眼一翻，喝道：「和尚的話和尚自己聽的，尼摩星老兄大大不聽的。」國師心想這天竺矮子不可理喻，躍上牆頭，放眼四望，見楊過負著郭靖正縮在牆角喘氣。他心下大喜，悄悄從牆頭掩近，正要躍下擒拿，楊過突然大叫一聲，跳起身來，鑽入了煙霧之中，登時失了影蹤。

國師縱火本是要逼郭靖逃出，但這時到處煙燄瀰漫，反而不易找人了，正自東張西望，忽聽達爾巴大叫：「在這裏啦！」國師尋聲跟去，只見達爾巴揮動黃金杵，正與楊過相鬥。國師縱身而前，先截住了楊過的退路。楊過向前疾衝，晃身閃到了達爾巴身旁。便在此時，國師銀輪已然擲出。

銀輪來勢如風，楊過不及閃避，嗤的一聲，已掠過郭靖肩頭，在他背上深深劃了一道口子。國師大喜，叫道：「著！」那知楊過不理郭靖死活，仍放步急奔。

楊過衝出巷頭，只聽一個陰森森的聲音說道：「小子，投降了罷！」正是瀟湘子手執桿棒，攔在巷口。此時楊過前無退路，後有追兵，抬頭一望，牆頭上黑漆一團，卻是尼摩星站著。楊過縱身跳上牆頭，尼摩星怪蛇當頭擊下，要逼他回入巷中。楊過心想拖延已久，郭靖與黃蓉此時定已脫險，反手抓起背上那小兵往尼摩星手中一送，叫道：「郭靖給你！」

尼摩星驚喜交集，只道楊過反反覆覆，突又倒戈投降，卻將一件大功勞送到自己手中，當即伸手抱住。楊過飛腳狠踢，正中他臀部，將他踢下牆頭。尼摩星大聲歡叫：「我捉到了郭靖的，我是蒙古國第一大勇士的！」瀟湘子和達爾巴焉肯讓他獨佔功勞，前來爭奪。三人分別拉住那小兵的手足用力拉扯，三人全都力大異常，只這麼一扯，將那小兵拉成了三截。他頭上帽子落下，三人看清楚原來不是郭靖，呆在當地，做聲不得。

國師見楊過撇下郭靖而逃，早知其必有蹊蹺，並不上前爭奪，見三人突然呆住，哼了一聲，罵道：「呆鳥！」逕自又去追趕楊過，心想今日便拿不到郭靖，只要殺了這反覆奸詐的小子，也就不枉了來襄陽一遭。

但此時楊過已逃得不知去向，卻又往何處追尋？國師微一沉吟，已自想到：「楊過這兔崽子背了個假郭靖，費這麼大的力氣奔逃，自是要引得我瞎追一場。郭靖卻必在我先前縱火之處附近。他既使奸計，我也便將計就計，引他過來。」當下逕往火頭最盛處奔去。

楊過躲在一家人家的屋簷下察看動靜，見國師又迅速奔回郭靖的住所。他不知郭靖是否已然逃遠，心中掛慮，於是悄悄跟隨。見國師奔到那大屋附近，向下躍落，叫道：「好郭靖，原來你在此處，快跟老和尚走罷！」楊過大驚，正要跟著躍下，只聽得乒乒乓乓的兵刃相交，又聽國師大喝：「郭靖，快快投降罷！」跟著金鐵撞擊之聲連續不絕。楊過眼珠子一滾，暗笑：「臭賊禿，險些上了你的鬼當，可笑你弄巧成拙，假裝甚麼兵器撞擊。郭伯伯傷成這個樣子，怎能用兵刃跟你過招？又怎能如此乒乒乓乓的打個不休？你想騙我出來，我偏躲在這兒瞧你搗鬼。」

忽聽得國師大聲叫道：「楊過，這次你總死了罷！」楊過一奇：「甚麼這次我死了？」隨即會意：「他引不出我，便想引得郭伯伯衝出來救我。」只聽國師哈哈笑道：「楊過啊楊過，你今日將小命送在我手裏，也算活該。」

他一言方畢，突然煙霧中白影晃動，一個少女竄了出來，挺劍向國師撲去。楊過叫道：「姑姑，我在這兒！」但國師已揮動輪子將小龍女截住。原來國師大叫大嚷，顯得楊過遭逢危難，小龍女聽到後情切關心，衝出來動手。楊過仗劍上前，和小龍女相對一笑，使出「玉女素心劍法」，將國師裹在劍光之中，國師暗暗叫苦：「這番惹禍上身，卻教他二人雙劍合璧。」四下裏熱氣蒸騰，火柱煙樑，紛紛跌落。

國師奮力揮輪擋開兩人雙劍，急往西北角上退卻。楊過叫道：「今日不容他再逃，務須誅了這個禍根。」長劍顫動，身隨劍起，刺向國師後心。

國師自上次在「玉女素心劍法」下鎩羽，潛心思索，鑽研出一套對付這劍法的武功，只是想對方雙劍合璧，奧妙無方，兩人心靈合一，成為一個四腿四臂的武學高手，是否真能破解，殊無把握，此時形勢危急，顧不得自己這套「五輪大轉」尚有許多漏洞，只得一試，於是探手懷中，嗆啷啷一陣響亮，空中飛起三隻輪子，手中卻仍是各握一輪。這金銀銅鐵鉛五輪輕重不同，大小有異，他隨接隨擲，輪子出來時忽正忽歪。

楊過與小龍女登感眼花繚亂，心下暗驚。楊過向左刺出兩劍，身往右靠，小龍女立時會意，手中淑女劍向右連刺，腳步順勢移動，往楊過身側靠近。兩人見敵招太怪，不敢即攻，要先守緊門戶，瞧清楚敵人招術的路子，再謀反擊。

國師五輪運轉如飛，但見兩人劍氣縱橫，結成一道光網，五輪合起來的威力雖強，卻攻不進劍光之中，暗嘆：「瞧我這五輪齊施，還是奈何不了兩個小鬼的雙劍合璧。」正自氣餒，小龍女懷中突然「哇哇」兩聲，發出嬰兒的啼哭。這一來不但國師大吃一驚，連楊過也詫異無比，三人一呆之下，手下招數均自緩了。

小龍女左手在懷中輕拍，說道：「小寶寶莫哭，你瞧我打退老和尚。」那知嬰兒越哭越厲害。楊過低聲道：「郭伯母的？」小龍女點點頭，向國師刺了一劍。

國師橫金輪擋住，他沒聽清楚楊過的問話，一時想不透小龍女懷抱一個嬰兒作甚，但想她身上多了累贅，劍法勢必威力大減，當下催動金輪，猛向小龍女攻擊。

楊過連出數劍，將他的攻勢接了過去，側頭問道：「郭伯伯、郭伯母都好麼？」小龍女道：「黃幫主扶住郭大爺從火窟中逃走……」噹的一響，她架開國師左手銅輪，又道：「當時情勢危急，大樑快摔下來啦，我在床上搶了這女孩兒……」楊過向國師右腿橫削一劍，解開了他推向小龍女的鉛輪，說道：「是女孩兒？」他想郭靖已生了一個女兒，這次該生男孩，那知又是一個女兒，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小龍女點頭道：「是女孩兒，你快接去……」說著左手伸到懷中，想把嬰兒取出交給楊過。

但嬰兒哭叫聲中，國師攻勢漸猛，三個輪子在頭頂呼呼轉動，俟機下擊，手中雙輪更加凌厲。楊過竭盡全力也只勉強擋住，那裏還能緩手去接嬰兒？小龍女叫道：「你快抱了孩兒，騎汗血寶馬到……」噹噹兩響，國師雙輪攻得二人連遇凶險，小龍女一句話再也說不下去。這時他二人心中所想各自不同，玉女素心劍法的威力已施展不出。

楊過心想只有自己接過嬰兒，小龍女才不致分神失手，慢慢靠向她身旁。小龍女也正要將嬰兒交給楊過，二人心意合一，霎時間雙劍鋒芒陡長，國師給迫得退開兩步。小龍女左手將嬰兒送了過來，楊過正要伸手去接，倏地黑影閃動，鐵輪斜飛而至，砸向嬰兒。小龍女怕嬰兒受傷，左手鬆開嬰兒，手掌翻起，往鐵輪上抓去。那鐵輪來勢威猛，輪子邊緣鋒利逾於刀刃，但小龍女手上帶著金絲手套，手掌與鐵輪相接，立即順勢向外一推，再以斜勁消去輪子急轉之勢，向上微托，抓了下來，正是四兩撥千斤的妙用。

就在此時，楊過已將嬰兒接過，見小龍女抓住鐵輪，叫了聲：「好！」國師這輪子倘若向小龍女直砸，她原難抓住，只因準頭向著嬰兒，她才側拿得手。小龍女一拿到輪子，甚是高興，輕輕一笑，學著國師的招式，舉起鐵輪往敵人砸去，要來一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國師又驚又愧，五輪既失其一，這「五輪大轉」登時破了。他索性收回兩輪，手中只賸金銀二輪，橫砍直擊，威力又增。

楊過左手抱了孩子，道：「咱們先殺了這賊禿，其餘慢慢再說。」小龍女道：「好！」左手持鐵輪擋在胸口，與楊過雙劍齊攻。她手中多了一厲害武器，又少了嬰兒的拖累，本該威力倍增，豈知數招之下，與楊過的劍法格格不入，竟爾難以合璧。她越打越驚，不知何以如此。卻不知「玉女素心劍法」的妙詣，純在使劍者兩情歡悅，心中全無渣滓，此時雙劍之中多了一個鐵輪，就如一對情侶之間插進了第三者，波折橫生，如何再能意念相通？如何能化你心為我心？兩人一時之間均未悟到此節，又鬥數合，竟比兩人各自為戰尚要多了一番窒滯。小龍女大急，道：「今日鬥他不過了，你快抱嬰兒到絕情谷……」

楊過心念一動，已明白了她用意：此時若騎汗血寶馬出城，七日之內定能趕到絕情谷，他雖不能攜去郭靖、黃蓉的首級，但帶去了二人的女兒，對裘千尺說郭靖夫妻痛失愛女，定會找上絕情谷來，那時自可設法報仇。當此情境，裘千尺勢必心甘情願的交出半枚丹藥來。待得身上劇毒既解，可再奮力救此幼女出險。這緩兵之計，料想裘千尺不得不受。若在兩日之前，楊過對此舉自毫不遲疑，但他此時對郭靖赤心為國之心欽佩已極，實不願為了自己而使他女兒遭遇凶險，這時奪他幼女送往絕情谷，無論如何是乘人之危，非大丈夫所當為，因此微一沉吟，便道：「姑姑，這不成！」

小龍女急道：「你……你……」她只說了兩個「你」字，嗤的一響，左肩衣服已被國師金輪劃破。楊過道：「如此作為，我怎對得起郭伯伯？有何面目使這手中之劍？」說著將君子劍一舉。他心意忽變，小龍女原不知情，她全心全意只求解救楊過身上之毒，聽他說既要對得起殺父仇人，又要做一個有德君子，不禁錯愕異常。二人所思既左，手上劍法更是難於相互呼應。國師乘勢踏上，手臂微曲，一起肘錘擊在楊過左肩。

楊過只覺半身一麻，抱著的嬰兒脫手落下。他三人在屋頂惡鬥，嬰兒一離楊過懷抱，逕往地下摔落。楊過與小龍女齊聲驚叫，想要躍落相救，那裏還來得及？

國師聽了二人斷斷續續的對答，已知這嬰兒是郭靖、黃蓉之女，心想雖拿不著郭靖，攜走他女兒為質，再逼他降服，豈不是奇功一件？眼見情勢危急，右手一揮，銀輪飛出，剛好托在嬰兒的襁褓之下。

銀輪將嬰兒托在輪上，離地五尺，平平飛去。三人齊從屋頂縱落，要去搶那輪子。楊過站得最近，見銀輪越飛越低，不久便要落地，當即右足在地下一點，一個打滾，要墊身金輪之下，連輪和人一併抱住，使嬰兒不受半點損傷。突見一隻手臂從旁伸過，抓住了金輪，連著嬰兒抱了過去。那人隨即轉身便奔。

楊過翻身站起，國師與小龍女搶到他身邊。小龍女叫道：「是我師姊。」

楊過見那人身披淡黃道袍，右手執著拂塵，正是李莫愁的背影，不知如何，此人竟會在這當口來到襄陽，心想此人生性乖張，出手毒辣無比，這幼女落在她手中，那裏還會有甚麼好下場？當下提氣疾追。

小龍女大叫：「師姊，師姊，這嬰兒大有干連，你抱去作甚？」李莫愁並不回頭，遙遙答道：「我古墓派代代都是處女，你卻連孩子也生下了，好不識羞！」小龍女道：「不是我的孩兒啊。你快還我。」她連叫數聲，中氣一鬆，登時落後十餘丈。眼見李莫愁等三人向北而去，當即追了下去。

這時城中兵馬來去，到處是呼號喝令之聲，或督率救火，或搜捕奸細。小龍女一概不聞不見，堪堪奔到城牆邊，只見魯有腳領著一批丐幫的幫眾正在北門巡視，以防敵人乘著城中火起前來攻城，他一見小龍女，忙問：「龍姑娘，黃幫主與郭大俠安好罷？」小龍女不答他的問話，反問道：「可見到楊公子和金輪國師？可見到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魯有腳向城外一指，道：「三人都跳下城頭去了。」

小龍女一怔，心想城牆如是之高，武功再強跳下去也得折手斷腳，怎麼三人都跳下了？瞥眼見一名丐幫弟子牽著郭靖的汗血寶馬正在刷毛，心中一凜：「過兒便算奪得嬰兒，若無這寶馬，怎能及時趕到絕情谷去？」搶上前去拉住了馬韁，轉頭向魯有腳道：「我有要事出城去，急需此馬一用。」

魯有腳只記掛著黃蓉與郭靖二人，又問：「黃幫主與郭大俠可安好嗎？」小龍女翻身上馬，道：「他二人安好。黃幫主剛生的嬰兒卻給那女人搶了去，我非去奪回不可。」魯有腳一驚，忙喝令開城。

城門只開數尺，吊橋尚未放落，小龍女已縱馬出城。汗血寶馬神駿非凡，後腿一撐，已如騰雲駕霧般躍過了護城河。城頭眾兵將見了，齊聲喝采。

小龍女出得城來，只見兩名軍士血肉模糊的死在城牆角下，另有一匹戰馬也摔得腿斷頭裂，放眼遠望，但見蒼蒼群山，莽莽平野，怎知這三人到了何處。她愁急無計，拍著寶馬的頸道：「馬兒啊馬兒，我是去救你幼主，快快帶我去罷！」那馬也不知是否真懂她的言語，昂頭長嘶，放開四蹄，潑喇喇往東北方奔去。

※※※

原來楊過與國師追趕李莫愁，直追上了城頭，均想城牆極高，她已無退路，必可就此截住。那知李莫愁一上城頭，順手抓過一名軍士，便往城下擲去，跟著向下跳落。待那軍士與地面將觸未觸之際，她左足在軍士背上一點，已將下落的急勢消去，身子向前縱出，輕飄飄的著地，竟連懷中的嬰兒亦未震動，那軍士卻已頸折骨斷，哼都沒哼一聲，已然斃命。

國師暗罵：「好厲害的女人！」依樣葫蘆，也擲了一名軍士下城，跟著躍落。

楊過要以旁人來作自己的墊腳石，實有所不忍，見時機緊迫，心念一動，發掌將一匹戰馬推出城頭，不待戰馬落地，飛身躍在馬背，那馬摔得骨骼粉碎，他卻安然躍下，跟在國師之後追去。他先一日在蒙古軍營中大戰，被國師的輪子割傷兩處，雖無大礙，但流血甚多，身子疲軟，這日又苦戰多時，實已支撐不住，然想到郭靖的幼女不論落在李莫愁或國師手中都凶多吉少，雖覺心跳漸劇，仍仗劍急追。

這三人本來腳程均快，但李莫愁手中多了一嬰兒，國師臂受劍傷，劍上到底是否有毒畢竟捉摸不準，時時耽心創口毒發，不敢發力，因此每人奔跑都已不及往時迅捷，待得奔出數里，襄陽城早已遠遠拋在背後，三人仍分別相距十餘丈，國師追不上李莫愁，楊過也追不上國師。

李莫愁再奔得一陣，見前面丘陵起伏，再行數里便入叢山，加快腳步，只要入了山谷，便易於隱蔽脫身。她雖聽小龍女說這不是她的孩子，但見楊過捨命死追，料來定是他與小龍女的孽種無疑，只要挾持嬰兒在手，不怕她不拿師門秘傳《玉女心經》來換。上次在古墓之中，小龍女將一本書拋入空棺，李莫愁待小龍女走開後入棺取來，卻是一本常見的道書《參同契》，失望之餘，對師父的《玉女心經》更加熱中。

三人漸奔漸高，四下裏樹木深密，山道崎嶇。國師心想再不截住，只怕給她藏入叢林幽峽，那就難以找尋。他從未與李莫愁動過手，但見她輕功了得，實是個勁敵，自己五輪已失其二，原不想飛輪出手，但見情勢緊迫，不能再行猶豫遷延，大聲喝道：「兀那婆娘，快放下孩兒，饒你性命，再不聽話，可莫怪大和尚無情了。」李莫愁格格嬌笑，腳下卻更加快了。國師右臂揮動，呼呼風響，金輪捲成一道金虹，向她身後襲到。

李莫愁聽得敵輪來勢凌厲，不敢置之不理，只得轉身揮動拂塵，待要往輪上拂去，驀見輪子急轉，金光刺眼，拂塵搭上了只怕立即便斷，斜身閃躍，避開輪子正擊。國師搶上兩步，銅輪出手，這一次先向外飛，再以收勢向裏迴砸。李莫愁仍不敢硬接，倒退三步，纖腰一折，以上乘輕功避了開去。但這麼一進一退，與國師相距已不逾三丈。國師左手接過金輪，搶上幾步，右手鉛輪向她左肩砸下。

李莫愁拂塵斜揮，化作萬點金針，往國師眼中洒將下來。國師鉛輪上拋，擋開了她這一招，右手接住迴飛而至的銅輪，雙手互交，金銅兩輪碰撞，噹的一響，只震得山谷間回聲不絕，這時左手的金輪已交在右手，右手的銅輪已交在左手，雙輪移位之際，殺著齊施。李莫愁斗逢大敵，精神一振，想不到這高瘦和尚膂力固然沉厚，出招尤為迅捷，展開生平所學，奮力應戰。

兩人甫拆數招，楊過已然趕到，他站在圈外數丈之地旁觀，一面調勻呼吸，俟機搶奪嬰兒。只見二人越鬥越快，三輪飛舞之中，一柄拂塵上下翻騰。

說到武功內力，國師均勝一籌，何況李莫愁手中又抱著一個嬰兒，按理不到百招，她已非敗不可。那知她初時護著嬰兒，生怕受國師利輪傷害，但每見輪子臨近嬰兒身子，他反而急速收招，微一沉吟，已然省悟：「這賊禿要搶孩子，自不願傷她性命。」以她狠毒的心性，自然不顧旁人死活，既看破了國師的心思，每當他疾施殺著、自己不易抵擋之時，便即舉嬰兒擋護。這樣一來，嬰兒非但不是累贅，反成為一面威力極大的盾牌，只須舉起嬰兒一擋，國師再兇再狠的絕招也即收回。

國師連攻數輪，都給李莫愁以嬰兒擋開，楊過瞧得大急，二人中那一個只要手上勁力稍大半分，這嬰兒那裏還有命在？正想上前搶奪，只見國師右手金輪倏地自外向內迴砸，左手銅輪跟著平推出去，這一來，兩輪勢成環抱，將李莫愁圍在雙臂之間，李莫愁臉上微微一紅，啐了一口，暗罵賊禿這一招不合出家人莊嚴身分，拂塵後揮，架開金輪，左手舉嬰兒護在胸前。國師當雙手環抱之時，早已算就了後著，左手鬆指，銅輪突然向上斜飛，砸向她面門。

這輪子和她相距不過尺許，忽地飛出，來勢又勁急異常，實是不易招架，總算李莫愁一生縱橫江湖，大小數百戰，臨敵經歷實比國師豐富得多，危急中身子後仰，雙腳牢牢釘在地下，拂塵卻還攻敵肩。國師右肩疾縮，拂塵掠肩而過，仍有幾根帚絲拂中了肩頭。他左掌既空，順勢斬中了李莫愁左臂。李莫愁手臂登時酸麻無力，低呼一聲：「啊喲！」縱身躍起，但覺手中已空，嬰兒已讓國師搶去。

國師正自大喜，忽覺身旁風響，楊過和身撲上，已奪過了嬰兒，在地下一個打滾，長劍舞成一道光網，護住身後，跟著翻身站起，長劍一招「順水推舟」，阻住兩個敵人近身。原來他見嬰兒入了國師之手，心知只要遲得片刻，再要搶回那便千難萬難，乘著他抱持未穩之際，不顧性命的以「夭矯空碧」撲上，一舉奏功。嬰兒在三人手中輪轉，只一瞬間之事。

李莫愁也會他這身法，見他使得靈動，喝采：「小楊過，這一手耍得可俊！」國師大怒，雙輪一擊，聲若龍吟，悠悠不絕，左手袍袖揮處，右手輪子向楊過遞出。楊過長劍虛刺，轉身欲逃，忽聽得身後風響，卻是李莫愁揮拂塵擋住了去路，笑道：「楊過別走！且鬥鬥這大和尚再說。」楊過眼見國師的銅輪已遞到身前不逾尺，只得還劍招架。

二人連日鏖戰，於對方功力招數，都已明明白白，一出手均是以快打快，但見二人身形晃動，三道白光上下飛舞，轉瞬間拆了二十餘招。李莫愁暗暗驚異：「怎地相隔並無多日，這小子武功已練到了如此地步？這惡和尚又恁地厲害？」

其實楊過武功固然頗有長進，一半也因自知性命不久，為了報答郭靖養育之恩，決意死拚，遇到險招之時常不自救，卻以險招還險招，逼得國師只有變招。然楊過不顧自己性命，卻須顧到嬰兒安全，那肯如李莫愁這般以嬰兒掩蔽自己要害？雖見國師與李莫愁相鬥之時招數避開嬰兒，但想到這是郭靖之女，半點不敢冒險大意，只因處處護著嬰兒，時刻稍長，便給國師逼得險象環生。

國師見李莫愁不顧嬰兒，招數便盡力避開嬰兒身子，但見楊過唯恐傷害嬰兒，兩個輪子便攻向嬰兒的多而攻向他本人的反少。這一來，楊過更加手忙腳亂，抵擋不住，大聲叫道：「李師伯，你快助我打退禿賊，別的慢慢再說。」

國師向李莫愁望了一眼，見她閒立微笑，竟是隔山觀虎鬥，兩不相助，心中大惑不解：「小龍女也叫他師姊，這女人的確是他師伯，何以又不出手相助？其中必有詭計？須得儘快傷了這小子，搶過嬰兒。」當下手上加勁，更逼得楊過左支右絀。李莫愁知國師不會傷害嬰兒，不管楊過如何大叫求助，只是不理，雙手負在背後，意態閒適。

又鬥一陣，楊過胸口隱隱生疼，知道自己內力不及對方，如此蠻打無法持久，多時不聽到嬰兒哭泣，只怕有失，百忙中低頭向嬰兒望了一眼，只見她一張小臉眉清目秀，模樣甚是嬌美，正睜著兩隻黑漆漆的眼珠凝視自己。楊過素來與郭芙不睦，但對懷中這個幼女心頭忽起異樣之感：「我此刻為她死拚，若天幸救得她性命，七日之後我便死了，日後她長到她姊姊那般年紀，不知可會記得我否？」心頭一酸，險些掉下淚來。

李莫愁在旁眼見他勢窮力竭，轉瞬間便要命喪雙輪之下，要待上前相助，隨即想到：「這小子武功大進，正好假手和尚除他，否則日後便不可復制。」便仍袖手不動。

三人中國師武功最強，李莫愁最毒，但論到詭計多端，卻推楊過。他一陣傷心過了，隨即籌思脫身之策，心想：「郭伯母當年講三國故事，說道其時曹魏最強，蜀漢抗曹，須聯孫權。」李莫愁既不肯相助自己，只有自己去助李莫愁了，當下唰唰兩劍，擋住了國師，疾退兩步，突將嬰兒遞給李莫愁，說道：「給你！」

這一著大出李莫愁意料之外，一時不明他用意，順手將嬰兒接過。楊過叫道：「師伯，快抱了孩子逃走，讓我擋住賊禿！」奮力刺出兩劍，教國師欺不近身來。李莫愁心道：「原來他想我總還顧念師門之誼，不致傷了孩子，危急中遞了給我，那真再妙不過。」她那想到這是楊過嫁禍的惡計，剛提步要走，國師迴過手臂，金輪砸出，竟捨卻楊過，擊向她後心。這一招來得好快，她身形甫動，金輪已如影隨形的擊到。李莫愁無奈，只得回過拂塵擋架。

楊過見計已售，登時鬆了一口氣，他顧念嬰兒，卻不肯如李莫愁般袖手旁觀，以待二人鬥個兩敗俱傷，呼吸稍一調勻，立即提劍攻向國師。

這時紅日中天，密林中仍有片片陽光透射進來，楊過精神一振，長劍更使得得心應手，只聽噹的一響，銅輪給君子劍削去一片。國師暗暗心驚，出招越見凌厲。楊過心生一計，叫道：「李師伯，你小心和尚這個輪子，給我削破的口子上染有劇毒，莫給他掃上了。」李莫愁問道：「為甚麼？」楊過道：「我這劍上所餵毒藥甚是厲害！」

適才國師為楊過長劍刺傷，一直在耽心劍上有毒，但久戰之後，傷口上並無異感，也就放心，此時聽他一提，不由得心中一震：「公孫止為人險詐，只怕劍上果然有毒。」登時氣便餒了。

李莫愁拂塵猛地揮出，叫道：「過兒，用毒劍刺這和尚。」伸手一揚，似有暗器射出。國師舞輪護住胸前，李莫愁這一下只虛張聲勢，她見國師如此武功，料想冰魄銀針也射他不中，只阻得他一阻，已脫出雙輪威力的籠罩，轉身便奔。

金輪國師雖然疑心楊過劍上有毒，但傷口既不麻癢，亦不腫脹，實不願此番徒勞往返，落得個負傷而歸，見李莫愁逃走，拔步急追。

楊過心想如此打打追追，不知如何了局，令這初生嬰兒在曠野中經受風寒，便算救回，只怕也難以養活，只有合二人之力先將國師擊退，再籌良策，大聲叫道：「李師伯，不用走啦！這賊禿身中劇毒，活不多久了。」叫聲甫畢，只見李莫愁向前急竄，鑽進了山邊的一個洞中。

國師一呆，不敢便即闖入。楊過不知李莫愁搶那嬰兒何用，生怕她忽下毒手，他早已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當即長劍護胸，衝了進去，眼見銀光閃動，揮劍將三枚冰魄銀針打落，叫道：「李師伯，是我！」洞中黑漆一團，但他雙目能暗中見物，見李莫愁左手抱著孩子，右手又扣著幾枚銀針，他為顯得並無敵意，轉身向外，說道：「咱們聯手先退賊禿。」仗劍守在洞口。

國師料想二人一時不敢衝出，於是盤膝坐在洞側，解開衣衫，檢視傷口，見劍傷處血色殷紅，殊無中毒之象，伸手按去，傷口微微疼痛，再潛運內功一轉，四肢百骸沒半分窒滯，心中又喜又怒，喜的是楊過劍上無毒，怒的是竟爾受了這小子之騙，白白耽心半日。瞧那山洞時，見洞口長草掩映，入口處僅容一人，自己身軀高大，若貿然衝入，轉折不便，只怕受了洞內兩人暗算。

一時正無善策，忽聽得山坡後一人怪聲叫道：「大和尚，你在這裏幹麼的？」語聲正是天竺矮子尼摩星。國師仍瞧定洞口，說道：「三隻兔兒鑽進了洞裏，我要趕他們出來。」

尼摩星在襄陽城混鬧一場，無功而退，在回歸軍營途中，遠遠望見國師的金銅鉛三輪在空中飛旋，知他正與人動手，於是認明了方向過來，見國師全神貫注瞧著山洞，心中一喜，問道：「郭靖逃進了洞裏麼？」國師哼了一聲，說道：「一隻雄兔，一隻雌兔，還有隻小兔。」尼摩星更是歡喜，道：「啊，除了郭靖夫婦，還有楊過小子的。」國師由得他自說自話，不予理睬，四下一瞧，已有計較，伸手拾些枯枝枯草堆在洞口，打火點燃。是時西南風正勁，一陣陣濃煙立時往洞中湧入。

當國師堆積枯柴之時，楊過已知其計，對李莫愁低聲道：「我去瞧瞧這山洞是否另有出口。」於是向內走去，走了七八丈，山洞已到盡頭，回過頭來低聲道：「李師伯，他們用煙薰，你說怎麼辦？」李莫愁心想硬衝決計擺脫不了國師，躲在這裏自然亦非了局，當真不濟之時，只有丟下嬰兒獨自脫身，這和尚和自己無冤無仇，他志在嬰兒，那時自也不會苦纏，因此並不驚慌，只是微微冷笑。

過不多時，山洞中濃煙越進越多，楊李二人閉住呼吸，一時尚可無礙，那嬰兒卻又哭又咳。李莫愁冷笑道：「你心疼麼？」楊過懷抱著這女嬰一番捨生忘死的惡鬥，心中已對她生了憐惜之情，聽她哭得厲害，道：「讓我抱抱！」伸出雙手，走近兩步。李莫愁拂塵唰的一下，向他的手臂揮去，喝道：「別走近我！你不怕冰魄銀針嗎？」

楊過向後躍開，聽了「冰魄銀針」四字，忽地生出一個念頭，想起幼時與她初次相遇，只將銀針在手中握了片刻，即已身中劇毒，當下撕一片衣襟包住右手，走到洞口拾起李莫愁適才射他的三枚銀針，針尾向下，將銀針插入土中，只餘一寸針尖留在土外，再洒上少些沙土，掩住針尖的光亮。此時洞口堆滿了柴草，再加濃煙瀰漫，他弓身插針，國師與尼摩星全未瞧見。

楊過布置已畢，退身回來，低聲道：「我已有退敵之計，你哄著孩子別哭。」於是大聲叫道：「好極了，山洞後面有出口，咱們快走！」聲音中充滿了歡喜之情。李莫愁一怔，還道山洞後面真有出路。楊過將口俯到她耳畔低聲說道：「假的，我要叫賊禿上當。」

國師與尼摩星聽得楊過這般歡叫，一愕之下，但聽得洞中寂然無聲，嬰兒的哭喊也漸漸隱去，那想得到是楊過以袍袖蓋在嬰兒臉上，只道他真的從洞後逸出。尼摩星不加細想，立即飛身繞到山坡之後去阻截。國師卻心思細密，凝神聽去，嬰兒的哭喊只是低沉細微，卻非漸漸遠去，知道又是楊過使詐，想騙他到山坡之後，便抱了孩子從洞口衝出，不禁暗暗冷笑：「這小小的調虎離山之計，也想在老和尚面前行使。」躲在洞側，提起金銅兩輪，只待楊過出來。

楊過叫道：「李師伯，那賊禿走了，咱們並肩往外。」忽又低聲道：「咱們同時驚呼，誘他進洞。」李莫愁不明楊過要使何等詭計，但素知這小子狡猾，自己便曾吃過他不少虧，他既然安排下妙策，諒必使得，好在嬰兒抱在自己手中，只要先驅退國師，不怕他不拿《玉女心經》來換孩子，便點了點頭。

兩人齊聲大叫「啊喲！」楊過假裝受傷甚重，大聲呻吟，叫道：「你……你如何對我下此毒手？」隨即低聲道：「你裝作性命不保。」李莫愁怒道：「你……我今日……雖然死在你手裏，卻教你這小賊……也活不成。」說到後來，語聲斷續，已上氣不接下氣。

國師在洞口聽了大喜，心想這二人為了爭奪嬰兒，還未出洞，已自相殘殺起來，看來已鬥得兩敗俱傷。他生怕嬰兒連帶送命，那便不能挾制郭靖，當即撥開柴草，搶進洞去，只跨得兩步，突覺左腳底微微一痛。

他應變奇速，不待踏實，立即右足使勁，倒躍出洞，左足落地時小腿一麻，竟然險些摔倒。以他深厚內功，即使給人連砍數刀，縱躍時也不致站立不穩，心念一轉之下，已知足底心為劇毒之物刺中，正要拉下鞋襪察看，尼摩星已從山坡轉回，叫道：「小子騙人的，山後出口沒有的，洞裏郭靖和老婆的還有的。」國師住手不再脫鞋，臉上不動聲色，說道：「你所料不錯，但洞內並無聲息，想來他們都給煙火薰得昏過去了。」

尼摩星大喜，心想這番生擒郭靖之功終於落在自己手上，他也不想國師何以不搶此功勞，舞動鐵蛇護住身前要害，從洞口直鑽進去。楊過這三枚銀針倒插在當路之處，不論來人步子大小如何，都非踏中一枚不可。尼摩星身矮步短，走得又快，右腳一腳踏中銀針，一痛之下未及縮步，左腳又踏上了另一枚針尖。天竺國天氣炎熱，國人向來赤足，尼摩星也不穿鞋，雖然腳底板練得厚如牛皮，但那冰魄銀針何等銳利，早已刺入寸許。他生性勇悍，小小受傷毫不在意，揮鐵蛇在地下一掃，察覺前面地下再無倒刺，正要繼續進內活捉郭靖和老婆的，猛地裏兩腿麻軟，站立不穩，一交摔倒。才知針刺上的毒性厲害非凡，急忙連滾帶帶爬的衝出洞來。只見國師除去鞋襪，捧著一隻腫脹黝黑的左腿，正在運氣阻毒上升。

尼摩星大怒，喝道：「壞賊禿，你明明中毒受傷，幹麼不跟我說，讓我也上當的？」國師微微一笑，說道：「我上一當，你也上一當，這才兩不吃虧啊。」尼摩星怒氣勃發，不可遏制，大聲怒罵：「我，郭靖也不要拿了，尼摩星，壞和尚，今日拚個死樣活氣的！」他雙足已使不出半點力氣，左手在地下一撐，和身向國師撲去，右手鐵蛇往他頭頂擊落。國師舉銅輪擋開鐵蛇，隨即橫過手臂，一個肘錘撞出。尼摩星身在半空，難以閃避，國師一招又是來勢迅捷，竟被他一錘打中肩頭。

尼摩星雖然筋骨堅厚，卻也給他打得劇痛攻心，他狂怒之下，也不顧自己死活的，撲將上去，牢牢抱住了國師，張口便咬，一口正咬在對方頸下的「氣舍穴」上。若在平時，以國師如此武功，如何能讓他欺近抱住？即令抱住了，又如何能給他咬中頸下大穴？但此時國師知道腳底所中毒針非同小可，全身內力都在與毒氣相抗，硬逼著不令毒氣衝過大腿與小腿之間的「曲泉穴」，只要嚴守此關，最多是廢去一隻小腿，還不致送了性命，當尼摩星撲上來之時，他已變成內功全失，只以外功與他相抗。尼摩星卻是全力施為，一咬住對方穴道，牙齒再不放鬆。

國師伸出右足一鉤，尼摩星雙足早無力氣，向前撲出，兩人一齊跌翻。國師伸手想將他扯開，但大穴受制，手上力道已大為減弱，卻那裏拉得動？只得回手扣住他後頸「大椎穴」，防他陡施毒手制自己死命。兩人本來都是一流高手，但中毒後近身搏鬥，卻如潑皮無賴蠻打硬拚一般，已全然不顧身分。

兩人在地下翻翻滾滾，漸漸滾近山谷邊的斷崖之旁。國師瞧得明白，大聲叫道：「快放手，你再進一步，兩個兒都跌得粉身碎骨。」尼摩星此時已失去了理性，他不運氣與毒氣相抗，內力便比國師深厚的多，用力前推，國師竟抵擋不住。眼見距離崖邊已不過數尺，下面便是深谷，國師情急智生，大叫：「郭靖來了！」尼摩星一凜，問道：「那裏的？」他這三個字一說，口一張，登時放開了國師的穴道。國師氣貫左掌，呼的一聲，向前擊出。尼摩星知道上當，低頭避開，彎腰前撞。

國師這一掌本是要逼使尼摩星向後閃避，但他忘了對方雙足中毒，早已不聽使喚，那裏還能向後退躍？但見他不後反前，一驚之下，兩人又已糾纏在一起，突覺身下一空，兩人齊往山谷下直掉下去。

※※※

李莫愁見楊過奇計成功，暗暗佩服這小子果然了得，聽得二人在外喝罵毆鬥，知道已無危險，拔步便要出洞，猛聽得國師與尼摩星二人齊聲驚呼，聲音極怪。這正是他二人掉下山崖之時所發，但那斷崖與山洞相隔十丈開外，又被一片山石擋住，從洞中瞧不見外面情景，不知二人如此大叫為了何事。李莫愁道：「喂，小子，他們幹甚麼啊？」楊過卻也料不到二人竟會跌落山谷，沉吟道：「那賊禿狡猾得緊，咱們假裝相鬥受傷，只怕他們依樣葫蘆，騙咱們出去。」

李莫愁心想不錯，低聲道：「嗯，他定是想騙我出去，奪我解藥。」緩緩走向洞口，想要探首出洞窺視。楊過道：「小心地下銀針。」話一出口，便即後悔：「又何必好意提醒這女魔頭？」只為他天性良善，又與李莫愁聯手抗敵，一時只忘了此人原是敵人。

李莫愁一驚，急忙縮步。這時洞口煙火已熄，洞中又是黑漆一團，她不能如楊過一般暗中見物，不知三枚銀針插在何處，若貿然舉步，十九也要踏上。她雖有解藥，但針上劇毒厲害異常，治療時固然要受一番痛苦，而且腳上受到針刺，楊過定然乘機攻擊，便緩不出手來療毒，只怕這條性命便要送在自己的毒針之下了，說道：「你快將針拔去，咱們呆在這兒幹麼？」楊過道：「稍待片刻，讓他二人毒發而死，慢慢出去不遲。」李莫愁哼了一聲，她對楊過實在大是忌憚，與他同處在這暗洞之中，刻刻都是危機，自己武功已未必能夠勝他，智計更是不及，當下低頭沉思出洞之策。

這時洞外一片寂靜，洞內二人也是各想各的心思，默不作聲。突然之間，那嬰兒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她出世以來從未吃過一口奶，此時自是餓了。

李莫愁冷笑道：「師妹呢？她連自己孩子餓死也不理麼？」楊過道：「誰說是姑姑的孩子，這是郭靖郭大俠的女兒。」李莫愁道：「哼，你用郭大俠的名頭來嚇我，我便怕了麼？別人的孩子，料你也不會這般搶奪，這自是你們師徒倆的孽種。」

楊過大怒，喝道：「不錯，我是決意要娶姑姑的。但我們尚未成親，何來孩子？你嘴裏放乾淨些。」李莫愁又是冷笑一聲，撇嘴道：「你要我口裏乾淨些，還不如自己與師父的行為乾淨些。」楊過一生對小龍女敬若天人，那容她如此污衊，更是惱怒，大聲道：「我師父冰清玉潔，你可莫胡言亂語。」李莫愁道：「好一個冰清玉潔，還沒成親，就生出了孩子。」

唰的一聲，楊過挺劍向她當胸刺去，喝道：「你罵我不要緊，但你出言辱我師父，今日跟你拚了。」唰唰唰連環三劍。他劍法既妙，雙眼又瞧得清楚，李莫愁全賴聽風辨器之術招架，雖不失厘毫，但數招之後已是險象環生，總算楊過顧念著孩子，只怕劍底過於厲害，她便對孩子猛下毒手，因此並未施展殺著。

二人在洞中交拆十餘招，那嬰兒忽地一聲哭叫，隨即良久沒了聲息。

楊過大驚，立即收劍，顫聲道：「你傷了孩子麼？」李莫愁見他對孩子如此關懷，更認定是他的親生孩兒，說道：「現下還沒死，但你如不聽我吩咐，你道我沒膽子捏死這小鬼頭麼？」楊過打了個寒戰，素知她殺人不眨眼，別說弄死一個初生嬰兒，只消稍有怨毒，便能將人家殺得滿門雞犬不留，說道：「你是我師伯，只要你不辱罵我師父，我自然聽你吩咐。」李莫愁聽他口氣軟了，心知只要嬰兒在自己手中，他便無法相抗，說道：「好，我不罵你師父，你就聽我的話。現下你出去瞧瞧，那兩人的毒發作得怎樣了。」

楊過依言出洞，四下一瞧，不見國師與尼摩星的影蹤，他怕國師詭計多端，躲在隱避之處，揮劍在左近樹叢長草等處斬刺一陣，不見有人隱藏，回洞說道：「兩人都不在啦，想是中毒之後，嚇得遠遠逃走了。」

李莫愁道：「哼，中了我銀針之毒，便算逃走，又怎逃得遠？你將洞口的針拔掉，放在我面前。」楊過聽嬰兒啼哭不止，心想也該出去找些甚麼給孩子吃，於是仍用衣襟裹手，拔出銀針，還給了她。

李莫愁將三枚銀針放入針叢，拔步往外便走。楊過跟了出來，問道：「你將孩子抱到那裏去？」李莫愁道：「回我自己家去。」楊過急道：「你要孩子幹麼？她又不是你生的。」李莫愁雙頰一紅，隨即沉臉道：「你胡說甚麼？你送我古墓派的玉女心經來，我便將孩子還你，管教不損了她一根毫毛。」說罷展開輕功，疾向北行。

楊過跟在她身後，叫道：「你先得給她吃奶啊。」李莫愁回過身來，滿臉通紅，喝道：「你這小子怎地沒上沒下，說話討我便宜？」楊過奇道：「咦，我怎地討你便宜了？孩子沒奶吃，豈不餓死了？」李莫愁道：「我是個守身如玉的處女，怎會有奶給你這小鬼吃？」楊過微微一笑，道：「李師伯，我是說要你找些奶給孩子吃啊，又不是要你自己……」

李莫愁聽了，忍不住一笑，她守身不嫁，一生在刀劍叢中出入，於這養育嬰兒之事實是一竅不通，沉吟道：「卻到那裏找奶去？給她吃飯成不成？」楊過道：「你瞧她有沒有牙齒？」李莫愁往嬰兒口中一張，搖頭道：「半顆也沒有。」楊過道：「咱們到鄉村中去找個正在給孩子餵奶的女人，要她給這嬰兒吃個飽，豈不是好？」李莫愁喜道：「你果真滿腹智謀。」

兩人登上山丘四望，遙見西邊山坳中有炊煙升起。兩人腳程好快，片刻間已奔近一個小村落。襄陽附近久經烽火，大路旁的村莊市鎮盡已遭蒙古鐵蹄毀成白地，只有在這般荒谷僻壤之間，尚有少些山民聚居。

李莫愁逐戶推門查看，找到第四間農舍，見一個少婦抱著一個歲餘孩子正在餵奶。李莫愁大喜，一把將她懷中孩子抓起往炕上一丟，將女嬰塞在她懷裏，說道：「孩子餓了，你餵她吃飽罷。」

那少婦的兒子給摔在炕上，手足亂舞，大聲哭喊。那少婦愛惜兒子，忙伸手抱起。楊過見那少婦袒著胸膛，立即轉身向外，卻聽得李莫愁喝道：「我叫你餵我的孩子吃奶，你沒聽見麼？誰教你抱自己兒子了？」但聽得砰的一響，楊過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只見那農家孩子已被摔在牆腳之下，滿頭鮮血，不知死活。那少婦急痛攻心，放下郭靖之女，撲上去抱住自己兒子，連哭帶叫。李莫愁大怒，拂塵一起，往少婦背上擊落。

楊過忙伸劍架開，心想：「天下那有如此橫蠻女子？」口中卻道：「李師伯，你若將她打死了，死人可沒有奶。」李莫愁怒道：「我是為你的孩子好，你反來多管閒事！」楊過心道：「這明明不是我的孩子，你卻口口聲聲說是我的。但若真是我的，那又怎地能說我多管閒事？」陪笑道：「這孩子餓得緊了，快讓她吃奶是正經。」說著伸手到炕上去抱嬰兒。李莫愁舉起拂塵，擋住他手，叫道：「你敢搶孩子麼？」楊過退後一步，笑道：「好，好！我不抱便是。」

李莫愁將女嬰抱起，正要再送到那少婦懷中，轉過身來，那少婦已不知去向，原來她乘著兩人爭執，已抱了兒子悄悄從後門溜走。李莫愁怒氣勃發，直衝出門，但見那少婦抱著嬰兒正自向前狂奔。李莫愁哼了一聲，縱身而起，拂塵摟頭擊下，風聲過去，那農婦母子兩人登時腦骨碎裂，屍橫當地。她再去尋人餵奶，村中卻惟有男人。李莫愁怒氣越盛，胡亂殺了幾人，到灶下取了火種，在農家的茅草屋上縱火焚燒，連點了幾處火頭，這才快步出村。

楊過見她出手兇狠，暗自嘆息，不即不離的跟在她身後。二人在山野間走了數十里，那嬰兒哭得倦了，在李莫愁懷中沉沉睡去。

正行之間，李莫愁突然「咦」的一聲，停住腳步，只見兩雙花斑小豹正自廝打嬉戲。她踏上一步，要將小豹踢開，突然旁邊草叢中嗚的一聲大吼，眼前一花，一隻金錢大豹撲了出來。她吃了一驚，挫步向左躍開。那大豹立即轉身又撲，舉掌來抓。李莫愁舉起拂塵，唰的一聲，擊在豹子雙目之間。那豹痛得嗚嗚狂吼，更加兇性大發，露出白森森的一口利齒，蹲伏在地，兩隻碧油油的眼睛瞧定了敵人，俟機進擊。

李莫愁左手微揚，兩枚銀針電射而出，分擊花豹雙目。楊過叫道：「且慢！」揮長劍將銀針打下，就在此時，那豹子也已縱身而起，高躍丈餘，從半空中撲將下來。楊過也飛身竄起，先舞長劍又砸飛了李莫愁的兩枚銀針，跟著右拳砰的一聲，擊在花豹頸後椎骨之上。那花豹吃痛，大吼一聲，落地後隨即跳起，向楊過撲來。楊過側身避開，左掌擊出，這一掌中含了五成內力，那花豹被他擊得一個觔斗向後翻出。

李莫愁心中奇怪，自己兩枚銀針早已可制花豹死命，何以他既出手救豹，卻又費這麼大力氣和豹子打鬥？只見他左一掌，右一掌，打得豹子跌倒爬起，爬起跌倒，狼狽不堪，但每一掌卻又避開豹子的要害之處，只聽那猛獸吼叫聲越來越低，十餘掌吃過，花豹再也受不住了，轉身縱上了山坡。楊過早已防到牠要逃走，預擬扯住牠尾巴拉將轉來，豈知那豹威風盡失，尾巴垂下，挾在後腿之間，一拉竟爾拉了個空。他正待施展輕功追去，只見那豹子躍出數丈，回身嗚嗚而叫，招呼兩頭小豹逃走。楊過心念一動，雙手伸出，抓住兩頭小豹的頭頸，一手一隻，高高提起。

那母豹愛子心切，眼見幼豹被擒，顧不得自己性命，又向楊過撲來。楊過將兩頭小豹往李莫愁一擲，叫道：「抓住了，可別弄死。」身隨聲起，躍得比豹子更高，正是使出「夭矯空碧」的高躍功夫，他看準了從半空中落將下來，正好騎在豹子背上，抓住豹子雙耳往下力掀。那豹子出力掙扎，但全身要害受制，一張巨口沒入沙土之中。

楊過叫道：「李師伯，你快用樹皮結兩條繩索，將牠四條腿縛住。」李莫愁哼了一聲，道：「我沒空陪你玩兒。」轉身欲走。楊過急道：「誰玩了？這豹子有奶啊！」李莫愁登時省悟，心中大喜，笑道：「虧你想得出。」當即撕下十餘條樹皮，匆匆搓成幾條繩索，先將豹子的巨口牢牢縛住，再把牠前腿後腿分別綁定。

楊過拍拍身上灰塵，微笑站起。那豹子動彈不得，目光中露出恐懼之色。楊過撫摸一下牠頭頂，笑道：「咱們請你做一會兒乳娘，不會傷害你性命。」李莫愁抱起嬰兒，湊到花豹的乳房之上。嬰兒早已餓得不堪，張開小口便吃。那母豹乳汁甚多，不多時嬰兒便已吃飽，閉眼睡去。李莫愁與楊過望著她吃奶睡著，眼光始終沒離開她嬌美的小臉，只見她睡熟之後臉上微微露出笑容，兩人心中喜悅，相顧一笑。

這一笑之下，兩人本來存著的相互戒備之心登時去了大半。李莫愁臉上充滿溫柔之色，口中低聲哼著歌兒，一手輕拍，抱起嬰兒。楊過找些軟草，在樹蔭下一塊大石上做了個窩兒，說道：「你放她在這兒睡罷！」李莫愁忙做個手勢，命他不可大聲驚醒了孩子。楊過伸伸舌頭，做個鬼臉，眼見孩子睡得寧靜，不禁呼了一口長氣，回頭只見兩頭小豹正鑽在母豹懷中吃奶。

四下裏花香浮動，和風拂衣，殺氣盡消，人獸相安。

楊過在這數日中經歷了無數變故，直到此時才略感心情舒泰，但身邊一旁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一旁是隻兇惡巨獸，也可算得奇異之極了。

李莫愁坐在嬰兒身邊，緩緩揮動拂塵，替她驅趕林中的蚊蟲。這拂塵底下殺人無數，武林中人見到無不驚心動魄，此時卻是她生平第一次用來做件慈愛的善事。楊過見她凝望著嬰兒，臉上有時微笑，有時愁苦，忽爾激動，忽爾平和，想是心中正自思潮起伏，念起生平之事。楊過不明她身世，只曾聽程英和陸無雙約略說過一些，想她行事如此狠毒偏激，必因經歷過一番極大的困苦，自己一直恨她惱她，此時不由得微生同情憐憫之意。

過了良久，李莫愁抬起頭來，與楊過目光一接，心中微微一怔，輕聲道：「天快黑了，今晚怎麼辦？」楊過四下一望，道：「咱們又不能帶了這位大乳娘走路，且找個山洞住宿一宵，明日再定行止。」李莫愁點了點頭。

楊過前後左右找尋，發見了一個勉可容身的山洞，當下找些軟草，在洞中鋪了一大一小兩個床位，說道：「李師伯，你歇一會兒，我去弄些吃的。」轉過山坡去找尋野味。不到半個時辰，打了三隻山兔，捧了十多個野果回來。他放開豹子嘴上繩索，餵牠吃了一隻山兔。再拾枯草殘枝生了堆火，將餘下兩隻山兔烤了與李莫愁分吃，說道：「李師伯，你安睡罷，我在洞外給你守夜。」取出長繩縛在兩株大樹之間，凌空而臥。

這本是古墓派練功的心法，李莫愁看了自亦不以為意。她除了有時與弟子洪凌波同行之外，一生獨往獨來，今晚與楊過為伴，他竟服侍得自己舒舒服服，與昔日獨處荒野的情景大不相同，不禁暗自又嘆了口氣。

# 第二十三回 手足情仇

楊過睡到中夜，忽然聽得西北方傳來一陣陣鵰鳴，聲音微帶嘶啞，但激越蒼涼，氣勢甚豪。他好奇心起，輕輕從繩上躍下，循聲尋去。但聽那鳴聲時作時歇，比之桃花島上雙鵰的鳴聲遠為洪亮。他漸行漸低，走進了一個山谷，這時鵰鳴聲已在身前不遠，他放輕腳步，悄悄撥開樹叢一張，不由得大感詫異。

淡淡月光之下，眼前赫然是一頭大鵰，那鵰身形甚巨，站著高逾常人，形貌醜陋之極，全身羽毛疏疏落落，似是被人拔去了一大半似的，毛色黃黑，顯得頗髒，但銳挺若鋼，顯得十分堅硬，模樣與桃花島上的雙鵰倒也有五分相似，醜俊卻天差地遠。這醜鵰鉤嘴堅利，頭頂毛禿，卻生著個血紅的大肉瘤，世上禽鳥千萬，從未見過如此古拙雄奇的猛禽。但見這鵰邁著大步來去，雙腿奇粗，有時伸出羽翼，卻又甚短，不知如何飛翔，高視闊步，自有一番威武雄駿氣概。

那鵰叫了一會，只聽得左近簌簌聲響，月光下五色斑斕，四條毒蛇一齊如箭般向醜鵰飛射過去。那醜鵰彎喙轉頭，連啄四下，將四條毒蛇一一啄死，出嘴部位之準，行動之疾，直如武林中一流高手。這連斃四蛇的神技，只將楊過瞧得目瞪口呆，撟舌不下，霎時之間，先前輕視好笑之心，變成了驚詫歎服之意。只見那醜鵰張開大口，將一條毒蛇吞在腹中。楊過心想：「將這頭醜鵰捉去，跟郭芙的雙鵰比上一比，卻也不輸於她。」正在轉念如何捕捉，突然鼻端衝到一股腥臭之氣，顯有大蛇之類毒物來到鄰近。

醜鵰昂起頭來，哇哇哇連叫三聲，似向敵人挑戰。只聽得呼的一聲巨響，對面大樹上倒懸下一條碗口粗細的三角頭巨蟒，猛向醜鵰撲去。醜鵰毫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倏地彎嘴疾伸，已將毒蟒的右眼啄瞎。那鵰頭頸又短又粗，似乎轉動不便，但電伸電縮，楊過眼光雖然敏銳，也沒瞧清楚牠如何啄瞎毒蟒的眼珠。

毒蟒失了右眼，劇痛難當，張開大口，啪的一聲，咬住了醜鵰頭頂的血瘤。這一下楊過出其不意，不禁「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毒蟒一擊成功，一條兩丈長的身子突從樹頂跌落，在醜鵰身上繞了幾匝。

楊過不願醜鵰為毒蛇所害，當即縱身而出，拔劍往蛇身上斬去，突然間那鵰右翅疾展，在楊過右臂上一拍，力道奇猛。楊過出其不意，君子劍脫手，飛出數丈。楊過正驚奇間，見那鵰伸嘴在蟒身上連啄數下，每一啄下去便有蟒血激噴而出。楊過心想：「難道你有必勝把握，不願我插手相助？」

毒蟒愈盤愈緊，醜鵰毛羽賁張，竭力相抗。幸得那鵰似不怕蛇毒，雖血瘤為毒蟒咬中，卻未中毒，但在毒蟒盤纏下似乎不支，楊過拾起一塊大石，往巨蟒身上不住砸打。那巨蟒身子略鬆，醜鵰頭頸急伸，又將毒蟒的左眼啄瞎。毒蟒張開巨口，四下亂咬，這時牠雙眼已盲，那裏咬得中甚麼？

楊過又拾起一塊石頭，投入蟒口，毒蟒一時吐不出來，醜鵰乘機雙爪掀住蛇頭七寸，按在土中，同時以尖喙在蟒頭戳啄。這巨鵰天生神力，毒蟒全身扭曲，翻騰揮舞，蛇頭卻始終難以動彈，過了良久，長身舒挺，終於僵直而死。

醜鵰仰起頭來，高鳴三聲，接著轉頭向著楊過，柔聲低呼。

楊過聽牠鳴聲之中甚有友善之意，慢慢走近，笑道：「鵰兄，你神力驚人，佩服，佩服。」醜鵰低聲鳴叫，緩步走到楊過身邊，伸翅在他肩頭輕拍了幾下，似乎謝他先前出手相助。楊過見這鵰如此通靈，心中大喜，也伸手輕撫牠背脊。

醜鵰低鳴數聲，咬住楊過的衣角扯了幾扯，隨即放開，大踏步便行。楊過知牠必有用意，便跟隨在後。醜鵰足步迅捷異常，在山石草叢之中行走疾如奔馬，楊過施展輕身功夫這才追上，心中暗自驚佩。那鵰愈行愈低，直走入一個深谷之中。又行良久，來到一個大山洞前，醜鵰在山洞前點了三下頭，叫了三聲，回頭望著楊過。

楊過見牠似是向洞中行禮，心想：「洞中定是住著甚麼前輩高人，這巨鵰自是他養馴了的，這卻不可少了禮數。」在洞前跪倒，拜了幾拜，說道：「弟子楊過叩見前輩，請恕擅闖洞府之罪。」待了片刻，洞中並無回答。

那鵰拉了他衣角，踏步便入。楊過見洞中黑黝黝地，不知住著的是武林奇士，還是甚麼山魈木怪，他心中惴惴，但生死早置度外，便跟隨進洞。

這洞其實甚淺，行不到三丈，已抵盡頭，洞中除了一張石桌、一張石凳之外更無別物。醜鵰向洞角叫了幾聲，楊過見洞角有一堆亂石高起，極似個墳墓，心想：「看來這是一位奇人的埋骨之所，只可惜鵰兒不會說話，無法告我此人身世。」一抬頭，見洞壁上似乎寫得有字，塵封苔蔽，黑暗中瞧不清楚。打火點燃了一根枯枝，伸手抹去洞壁上的青苔，現出三行字來，字跡筆劃甚細，入石極深，顯是用極鋒利的兵刃劃成。看那三行字道：

「縱橫江湖三十餘載，殺盡仇寇奸人，敗盡英雄豪傑，天下更無抗手，無可奈何，惟隱居深谷，以鵰為友。嗚呼，生平求一敵手而不可得，誠寂寥難堪也。」

下面落款是：「劍魔獨孤求敗。」

楊過將這三行字反來覆去的唸了幾遍，既驚且佩，亦體會到了其中的寂寞難堪意，心想這位前輩奇士只因世上無敵，只得在深谷隱居，則武功之深湛精妙，實不知到了何等地步。此人號稱「劍魔」，自是運劍若神，名字叫作「求敗」，想是走遍天下欲尋一勝己之人，始終未能如願，終於在此處鬱鬱以沒，緬懷前輩風烈，不禁神往。

低迴良久，舉著點燃的枯枝，在洞中察看了一周，再找不到另外遺跡，那個石堆的墳墓上也無其他標記，料是這位一代奇人死後，是神鵰啣石堆在他屍身之上。

他出了一會神，對這位前輩異人越來越是仰慕，不自禁的在石墓之前跪拜，拜了四拜。那神鵰見他對石墓禮數甚恭，似乎心中歡喜，伸出翅膀又在他肩頭輕拍幾下。

楊過心想：「這位獨孤前輩的遺言之中稱鵰為友，然則此鵰雖是畜生，卻是我的前輩，我稱牠為鵰兄，確不為過。」於是說道：「鵰兄，咱們邂逅相逢，也算有緣，我這便要走。你願在此陪伴獨孤前輩的墳墓呢，還是與我同行？」神鵰啼鳴幾聲，算是回答。楊過卻不懂其意，眼見牠站在石墓之旁不走，心想：「武林各位前輩從未提到過獨孤求敗其人，那麼他至少也是六七十年之前的人物。這神鵰在此久居，心戀故地，自是不能隨我而去的了。」伸臂摟住神鵰脖子，與牠親熱了一陣，這才出洞。

他生平除與小龍女相互依戀之外，只與黃藥師、程英、陸無雙結交，此番又識了一個公孫綠萼，也算是紅顏知己，此外並無好友，這時與神鵰相遇，雖一人一禽，並肩誅蟒之後，竟十分投緣，出洞後頗為依依不捨，走幾步便回頭一望。他每一回頭，神鵰總是啼鳴一聲相答，雖然相隔十數丈外，在黑暗中神鵰仍瞧得清清楚楚，見楊過一回頭便答以一啼鳴，無一或爽。

楊過突然間胸間熱血上湧，大聲說道：「鵰兄啊鵰兄，小弟命不久長，待郭伯伯幼女之事了結，我和姑姑最後話別，便重來此處，得埋骨於獨孤大俠之側，也不枉此生了。」說著躬身一揖，大踏步便行。

他記掛郭靖幼女的安危，拾回君子劍後，急奔回向山洞。剛到洞口，只聽得李莫愁道：「你到那裏去啦？這兒有個孤魂野鬼，來來往往的哭個不停，惹厭得緊。」楊過道：「怎會有甚麼鬼怪？」語聲未畢，便聽遠遠傳來號啕大哭之聲。

楊過吃了一驚，低聲道：「李師伯，你照料著孩子，讓我來對付他。」只聽得哭聲漸近，有人邊哭邊叫：「我好慘啊，我好慘啊！妻子給人害死了，兩個兒子卻要互相拚個你死我活。」楊過探頭張望，星光下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大漢正自掩面大哭，不住打著圈子狂奔疾走，衣衫破爛，面目卻瞧不清楚。

李莫愁啐了一口，道：「原來是個瘋子，快逐走他，莫吵醒了孩子。」

但聽得那漢子又哭叫起來：「這世上我就只兩個兒子，他們偏要你殺我、我殺你，我這老頭兒還活著幹麼？」一面叫嚷，一面大放悲聲。楊過心中一動：「莫非是他？」緩步出洞，朗聲道：「這位可是武老前輩麼？」

那人荒郊夜哭，為的是心中悲慟莫可抑制，想不到此處竟然有人，當即止住哭聲，厲聲喝道：「你是誰？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幹麼？」

楊過抱拳道：「小人楊過，前輩可是姓武，尊號上三下通麼？」

這人正是武氏兄弟的父親武三通，他在嘉興府為李莫愁銀針所傷，暈死過去，待得悠悠醒轉，只見妻子武娘子伏在地上，正自吮吸他左腿上傷口中的毒血。他吃了一驚，叫道：「三娘，針上劇毒厲害無比，如何吸得？」忙將她推開。武三娘往地上吐了一口毒血，微微一笑，說道：「黑血已經轉紅，不礙事了。」武三通見她兩邊臉頰盡成紫黑之色，不由得大驚，顫聲道：「三娘，你……你……」武三娘捨身為丈夫療毒，自知即死，撫著兩個兒子的頭，低聲道：「你和我成親後一直鬱鬱不樂，當初大錯鑄成，無可挽回。只求你撫養兩個孩兒長大成人，要他們終身友愛和睦……」話未說完，已撒手長逝。武三通大慟之下，登時瘋病又發，見兩個兒子伏在母親屍身上痛哭，他頭腦中卻空空洞洞地甚麼也不知道了，就此揚長自去。

如此瘋瘋顛顛的在江湖上混了數年，時日漸久，瘋病倒也慢慢痊愈了。點蒼漁隱參與大勝關英雄大會之後回山，與幾個武林朋友結伴同行，閒談中聽他們說起有這樣一個人物，模樣似與師弟武三通相像，轉輾尋訪，終於和他相遇。

武三通聽得兩個愛子已然長成，大喜之下，便來襄陽探視，到達之時，適逢金輪國師大鬧襄陽，郭靖負傷，黃蓉新產。他與朱子柳及郭芙晤面之後，得知兩個兒子竟爾鬩牆而鬥，想起妻子臨死時的遺言，傷心無已，急忙追出城來，經過一座破廟時聽到廟中有兵刃相交之聲，進去一看，正是武敦儒與武修文在持劍相鬥。他與二子相別已久，二子長大成人，原已不識，但眼見二人右手使劍，左手各以一陽指指法互點，當即上前喝止。

武氏兄弟重逢父親，喜極而泣，然一提到郭芙，兄弟倆卻誰也不肯退讓。武三通不論怒罵斥責，又或溫言勸諭，要他二人息了對郭芙的愛念，卻始終難以成功。武氏兄弟在父親面前不敢相互露出敵意，但只要他走開數步，便又爭吵起來。當晚兩兄弟悄悄約定，半夜裏到這荒山中來決一勝敗。武三通偷聽到了二人言語，悲憤無已，搶先趕到二人約定之處，要阻止二子相鬥。他本來不自節制心情，越想越難過，不由得在荒野中放聲悲號。

武三通正當心神激盪之際，突見一個少年從山洞中走了出來，登時大生敵意，喝道：「你是誰？怎知我的名字？」楊過聽他自承，說道：「武老伯，小姪楊過，從前與敦儒、修文二兄曾同在桃花島郭大俠府上寄居，對老伯威名一直仰慕得緊。」

武三通點了點頭，道：「你在這兒幹麼？啊，是了，敦儒與修文要在此處比武，你是作公證人來著。哼哼，你既是他們知交，怎不設法勸阻？反而推波助瀾，好瞧瞧熱鬧，那算得是甚麼朋友？」說到後來，竟是聲色俱厲，將滿腔怒火發洩在楊過身上，口中喝罵，腳下踏步上前，舉起巨掌，便要教訓教訓這大虧友道的小子。

楊過見他虯髯戟張，神威凜凜，心想沒來由的何必和他動手，退開兩步，陪笑道：「小姪不知二位武兄要來比武，老伯不可錯怪了人。」武三通喝道：「還要花言巧語？你若事先不知，何以到了這裏？世界這麼大，卻偏偏來到這荒山窮谷？」楊過心想此人不可理喻，何況與他在這荒僻之地相遇，確也湊巧，一時不知如何解釋。

武三通見他遲疑，料定這小子不是好人，他年輕時情場失意，每見到俊秀的少年便覺厭憎，心念一動：「這小子未必便識得我兩個孩兒，鬼鬼祟祟的躲在這兒，多半另有詭計。」狂怒下更不多想，提起右掌便往楊過肩頭拍下。楊過身子一閃，武三通右掌落空，彎過左臂，一記肘錘撞去。楊過見他出招勁力沉厚，不敢怠慢，斜身移步，又避過一招。武三通叫道：「好小子，輕功倒了得，亮劍動手罷！」

就在此時，洞中嬰兒忽然醒來，哭了幾聲。楊過心念一動：「他與李莫愁有殺妻大仇，只要一照面，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兩人動上手便是絕招殺著，我未必能護得住嬰兒。」於是笑道：「武老伯，小姪是晚輩，怎敢和你動手？但你定要疑心我不是好人，那也無法。這樣罷，我讓你再發三招。你若打我不死，便請立時離開此地如何？」

武三通大怒，怒道：「小子狂妄，適才我掌底留情，未下殺手，你便敢輕視於我麼？」右手食指倏地伸出，使的竟然便是「一陽指」。他數十年苦練，功力深厚。楊過只見他食指晃動，來勢雖緩，自己上半身正面大穴卻已全在他一指籠罩之下，竟不知他要點的是那一處穴道，正因不知他點向何處，九處大穴皆有中指之虞，當即伸出中指往他食指上一彈，使的正是黃藥師所授「彈指神通」功夫。

「彈指神通」與「一陽指」齊名數十年，原是各擅勝場，但楊過功力既淺，所學為時短暫，學後又未盡心鑽研苦練，那及得上武三通數十年的專心一致？兩指相觸，楊過只覺右臂一震，全身發熱，騰騰騰退出五六步，才勉強拿住樁子，不致摔倒。

武三通「咦」的一聲，道：「小子果然在桃花島住過。」一來礙著黃藥師的面子，二來見他小小年紀，居然擋住了自己生平絕技，心起愛才之意，喝道：「第二指又來了，擋不住便不用擋，莫要震壞內臟，我不傷你性命便是。」說著搶上數步，又是一指點出，這次卻是指向楊過小腹。

這一指所蓋罩的要穴更廣，肚腹間衝脈十二大穴，自幽門、通谷，下至中注、四滿，直抵橫骨、會陰，盡處於這一指威力之下。楊過見來勢甚疾，如再以「彈指神通」功夫抵擋，只怕不但手指斷折，還得如他所云內臟也得震傷，當下急使一招「琴心暗通」，嗤的一聲輕響，君子劍出鞘，護在肚腹之前二寸。武三通手指將及劍刃，急忙縮回，跟著第三指又出。這一指迅如閃電，直指楊過眉心，料想他決計不及抽劍回護。楊過見來指奇速，絕難化解，危急中使出小龍女所授「天羅地網勢」，颼的一聲，倏地矮身從武三通胯下鑽過，快速無倫。這一招雖然迅捷，畢竟姿式狼狽，抑且大失身分，好在他是小輩，在長輩胯下鑽下也沒甚麼。

武三通「啊喲」一聲也來不及呼出，只覺對方手掌在自己左肩輕輕一拍，跟著聽得楊過笑道：「武老伯，你第三指好厲害。」他一怔之下，垂手退開，慘然道：「嘿嘿，當真英雄出少年，老頭兒不中用啦。」

楊過忙還劍入鞘，躬身道：「小姪這一招避得太也難看，倘若當真比武，小姪已然輸了。」武三通心中略感舒暢，嘆道：「那也不然，你剛才如在我背後一劍，我這條老命便不在了。你這招當真機伶，似我這種老粗，原鬥不過聰明伶俐的娃兒們……」他話未說完，忽聽遠處足步聲響，有兩人並肩而來。楊過一拉武三通的袖子，隱身在一片樹叢之後。只聽腳步聲漸近，來的果然是武敦儒、武修文兩兄弟。

※※※

武修文停住腳步，四下一望，道：「大哥，此處地勢空曠，便在這兒罷。」武敦儒道：「好！」他不喜多言，唰的一聲，抽出了長劍。武修文卻不抽劍，說道：「大哥，今日相鬥，我若不敵，你便不殺我，做兄弟的也不能再活在世上。那為母報仇、奉養老父、愛護芙妹這三件大事，大哥你便得一肩兒挑了。」武三通聽到此處，心中一酸，落下了兩滴眼淚。

武敦儒道：「彼此心照，何必多言？你如勝我，也是一樣。」說著舉劍立個門戶。武修文仍不拔劍，走上幾步說道：「大哥，你我自幼喪母，老父遠離，哥兒倆相依為命，從未爭吵半句，今日到這地步，大哥你不怪兄弟罷？」武敦儒說道：「兄弟，這是天數使然，你我都做不了主。」武修文道：「不論誰死誰活，終身決不能洩漏半點風聲，以免爹爹和芙妹難過。」武敦儒點點頭，握住了武修文的左手。兄弟倆黯然相對，良久無語。

武三通見兄弟二人言語間友愛深篤，心下大慰，正要躍將出去，喝斥決不可做這胡塗蠢事，忽聽兩兄弟同時叫道：「好，來罷！」同時後躍。武修文一伸手，長劍亮出，唰唰唰連刺三劍，星光下白刃如飛，出手迅捷異常。武敦儒一一架開，第三招迴擋反挑，跟著還了兩劍，每一招都刺向武修文的要害。武三通心中突的一下大跳，卻見武修文閃身斜躍，輕輕易易的避開。

荒谷之中，只聽得雙劍撞擊，連綿不絕，兩兄弟竟是性命相撲，出手毫不容情，只將武三通瞧得又耽心，又難過，兩個都是他愛若性命的親兒，自幼來便無半點偏袒，見二人出劍招招狠辣，縱然對付強仇亦不過如是，鬥將下去，二人中必有一傷。此時他若現身喝止，二人自必立時罷手。但今日不鬥，明日仍將拚個你死我活，總不能時時刻刻跟在二子身邊，寸步不離的防範。他越瞧越痛心，想起自己身世之慘，不由得淚如雨下。

楊過幼時與二武兄弟有隙，其後重逢，相互間仍頗存芥蒂。他生性偏激，度量殊非寬宏，見二武相鬥，初時頗存幸災樂禍之念，但見武三通哭得傷心，想起自己命不久長，善念登起：「我一生沒做過甚麼於人有益之事，死了以後，姑姑自然傷心，但此外念著我的，也不過是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等寥寥幾個紅顏知己而已。今日何不做樁好事，教這位老伯終身記著我的好處？」心念既決，將嘴唇湊到武三通耳邊，低聲說道：「武老伯，小姪已有一計，可令兩位令郎罷鬥。」

武三通心中一震，回過頭來，臉上老淚縱橫，眼中滿是感激之色，但兀自將信將疑，實不知他有何妙法能解開這個死結。楊過低聲道：「不過要得罪了兩令郎，老伯可莫見怪。」

武三通緊緊抓住他的雙手，心意激動，說不出話來。他年輕時不知情愛滋味，娶妻是奉了父母之命，其後為情孽牽纏，難以排遣，但自喪妻之後，感念妻子捨身救命的深恩，對何沅君的痴情已漸淡漠，老來愛子彌篤，只要兩個兒子平安和睦，縱然送了自己性命，也所甘願。此刻於絕境之中突然聽到楊過這幾句話，真如忽逢救苦救難的菩薩一般，大喜之下，感激無比。

楊過見了他的神色，心中不禁一酸：「我爹爹倘若尚在人世，亦必如此愛我。」低聲道：「你千萬不可給他們發覺，否則我的計策不靈。」

這時武氏兄弟越打越激烈，使的都是越女劍法。這是當年江南七怪中韓小瑩一脈所傳，兩人自幼至大，也不知已一同練過幾千百次，但這次性命相搏，卻不能有半招差錯，與平時拆招大不相同。武修文矯捷輕靈，縱前躍後，不住的找隙進擊。武敦儒嚴守門戶，偶然還刺一劍，卻招式狠辣，勁力沉雄。

楊過瞧了一陣，心想：「郭伯伯武功之強，冠絕當時，但他傳授徒兒似乎未得其法，武氏兄弟又資質平平，看來郭伯伯武功的一成也沒學到。」突然縱聲長笑，緩步而出。

武氏兄弟大吃一驚，分別向後躍開，按劍而視，待認清是楊過，齊聲喝道：「你來這兒幹麼？」楊過笑道：「你們又在這兒幹麼？」武修文哈哈一笑，道：「我兄弟倆中夜無事，練練劍法。」楊過心道：「究竟小武機警，這當兒隨口說謊，居然行若無事。」冷笑一聲，說道：「練劍居然練到不顧性命，嘿嘿，用功啊，用功！」武敦儒怒道：「你走開些，我兄弟的事不用你管。」

楊過冷笑道：「倘若真是練功用功，我自然管不著。可是你們出招之際，心中儘想著我的芙妹，我不管誰管？」武氏兄弟聽到「我的芙妹」四字，心中震動，不由自主的都長劍一顫。武修文厲聲道：「你胡說八道甚麼？」楊過道：「芙妹是郭伯伯、郭伯母的親生女兒不是？婚姻大事須憑父母之命是不是？郭伯伯早將芙妹的終身許配於我，你們又非不知，卻私自在這裏鬥劍，爭奪我未過門的妻子，你哥兒倆當我楊過是人不是？」

這番話說得聲色俱厲，武氏兄弟登時語塞。他們確知郭靖一向有意招楊過為婿，但黃蓉與郭芙卻對他不喜，這時突然給他說中心事，兄弟倆相顧互視一眼，不知如何對答。武修文較有急智，冷笑道：「哼，未過門的妻子？也虧你說得出口！這婚事有媒妁之言沒有？你行過聘沒有？下過文定沒有？」

楊過冷笑道：「好啊，那麼你哥兒倆倒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宋時最重禮法，婚姻大事非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武氏兄弟本擬兩人決了勝敗之後，敗者自盡，勝者向郭芙求婚，那時她無所選擇，自必允可，然後再一同向郭靖夫婦求懇，不料竟有一個楊過來橫加插手。武修文微一沉吟，說道：「師父有意將芙妹許配於你，這話說不定也是有的。可是師母卻有意許我兄弟之中一人。眼下咱們三人均是一般，誰都沒有名份，日後芙妹的終身屬誰，卻難說得很呢。」

楊過仰頭向天，哈哈大笑。武修文怒道：「難道我的話錯了？」楊過笑道：「錯了，錯了。郭伯伯固然歡喜我，郭伯母更加歡喜我，你兩兄弟怎能跟我相比？」武修文道：「哼，你信口開河，有誰信了？」楊過笑道：「哈哈，郭伯母私下早就許了我啦，否則我怎肯如此出力的救我岳父岳母？這都是瞧在我那芙妹份上啊。你說，你師母親口答允過你們沒有？」二武惶然相顧，心想師母當真從未有過確切言語，連言外之意也未露過半分，莫非真的許了這小子？兩人本要拚個你死我活，此時斗然殺出一個強敵，兄弟倆敵愾同仇，不禁互相靠近了一步。

楊過曾偷聽到郭芙和他兄弟倆的說話，有意要激得他二人對己生妒，笑吟吟的道：「芙妹曾對我言道：兩位武家哥哥纏得她好緊，她無可推托，只好說兩個都歡喜。哈哈，世上那有一個好女子會同時愛上兩個男人？我那芙妹端莊貞淑，更加決無此理。我跟你們實說了罷，兩個都歡喜，便是一個都不歡喜。」學著郭芙那晚的語氣，嬌聲細氣的道：「小武哥哥，你體貼我，愛惜我，你便不知我心中可有多為難麼？大武哥哥，你總是這麼陰陽怪氣的，你要跟我說甚麼？」

武氏兄弟勃然變色。這幾句話是郭芙分別向兩人所說，當時並無第三人在，若非她自己轉述，楊過焉能得知？二人心中痛如刀絞，想起郭芙始終不肯許婚，原來竟是為此。

楊過見了二人神色，知道計已得售，正色說道：「總而言之，芙妹是我未過門的妻子，日後我和她百年好合，白頭偕老，相敬如賓，子孫綿綿……」說到這裏，忽聽得身後發出幽幽一聲長嘆，竟是小龍女的聲音。楊過脫口叫道：「姑姑！」卻不聞應聲，隨即省悟是山洞中的李莫愁所發，此人決不可與武氏父子照面，便大聲道：「你哥兒倆自作多情，枉自惹人恥笑。瞧在我岳父岳母臉上，此事我也不計較。你們好好回到襄陽，去助我岳父岳母守城，方是正事。」口口聲聲的竟是將郭靖夫婦稱作了「岳父、岳母」。

武氏兄弟神色沮喪，伸手互握。武修文慘然道：「好，楊大哥，祝你和郭師妹福……福壽無疆。我兄弟倆遠走天涯，世上算是沒我們兩兄弟了。」說著兩人一齊轉身。

楊過暗暗喜歡，心想他二人已恨極了我，又必深恨郭芙，但兩兄弟此後自然友愛深摯，終如其老父所願。

武三通躲在樹叢之後，聽楊過一番言語將兩個愛兒說得不再相鬥，心中大喜，眼見兩子攜手遠去，忍不住叫道：「文兒，儒兒，咱們一塊兒走。」

二武聽到父親呼喝，一怔之下，齊聲叫道：「爹爹。」武三通向楊過深深一揖，說道：「楊兄弟，你的恩情厚意，老夫終身感念。」楊過不禁皺眉，心想這話怎能在二武之前吐露，待要亂以他語，武修文已然起疑，說道：「大哥，這小子所說，未必是真。」武敦儒不擅言辭，機敏卻絕不亞於乃弟，朝父親望了一眼，轉向兄弟，點了點頭。

武三通見事情要糟，忙道：「別錯會了意，我可沒叫楊家兄弟來勸你們。」武氏兄弟本來不過略有疑心，聽了父親這幾句欲蓋彌彰的話，登時想起楊過素來與郭芙不睦，他與小龍女又情意深篤，適才所言多半不確。武修文道：「大哥，咱們一齊回襄陽去，親口向芙妹問個明白。」武敦儒道：「好！旁人花言巧語，咱們須不能上當。」武修文道：「爹爹，你也去襄陽罷。師父師母是你舊交，你見見他們去。」武三通道：「我……我……」滿臉脹得通紅，不知如何是好，要待擺出為父尊嚴對二子呵斥責罵，又怕他們當面唯唯答應，背著自己卻又去拚個你死我活。

楊過冷笑道：「武二哥，『芙妹』兩字，豈是你叫得的？從今而後，這兩字非但不許你出口，連心中也不許想。」武修文怒道：「好啊，天下竟有如此蠻不講理之人？『芙妹』兩字，我已叫了七八年，不但今天要叫，日後也要叫。芙妹，芙妹，我的芙妹……」突然啪的一下，左頰上給楊過結結實實打了一記耳光。

武修文躍開兩步，橫持長劍，低沉著嗓子道：「好，姓楊的，咱們有多年沒打架了。」武三通喝道：「文兒，好端端的打甚麼架？」楊過轉過頭去，正色道：「武老伯，你到底幫誰？」按著常理，武三通自是相幫兒子，但楊過這番出頭，明明是為了阻止他兄弟倆自相殘殺，不由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楊過道：「這樣罷，你安安穩穩的坐在這裏。我不會傷他們性命，料他們也傷不了我，你只管瞧熱鬧便是。」他年紀比武三通小得多，但說出話來，武三通不由自主的聽從，依言坐在石上。

楊過拔出君子劍，寒光揮動，嚓的一聲響，將身旁一株大松樹斬為兩截，左掌推出，大松樹上半截倒在一旁，切口之處，平整光滑。武氏兄弟見他寶劍如此鋒銳，不禁相顧失色。楊過還劍入鞘，笑道：「此劍豈為對付兩位而用？」順手折了一根樹枝，拉去枝葉，成為一根三尺來長的木棒，說道：「我說岳母對我偏心，你們兩位定不肯信。這樣罷，我只用這根木棒，你們兩位用劍齊上。你們既可用我岳父岳母所傳武功，也可用你們朱師叔所傳的一陽指，我卻只用岳母所授的武功，只要我用錯了一招別門別派的功夫，便算我輸了。」

二武本來忌憚他武功了得，當日見他兩次惡鬥金輪國師，招數怪異，自己識都不識，但此時聽他口口聲聲「岳父岳母」，似乎郭芙已當真嫁了他一般，心中如何不氣？何況他傲慢托大，既說以一敵二，用木棒對利劍，還說限使黃蓉私下傳的武藝，兩兄弟心想自己連佔三項便宜，若再不勝，也沒臉再活在世上了。

武敦儒終覺如此勝之不武，搖了搖頭，剛想說話，武修文已搶著道：「好，這是你自高自大，可不是我兄弟要叨你的光。若你錯用了一招全真派或是古墓派的武功，那便如何？」心想你這小子武功雖強，不過強在從全真派與古墓派學得了上乘功夫，當在桃花島之際，你給我兄弟倆打得亡命而逃，又有甚麼了不起？是以用這番言語來擠兌於他。

楊過道：「咱們此刻比武，不為往時舊怨，也不為今日新恨，乃是為芙妹而鬥。倘若我輸了，我只要再向她看上一眼，再跟她說一句話，我便是豬狗不如的無恥之徒。但若你們輸了呢？」這幾句話自是逼得他兄弟倆非跟著說不可。

事當此際，武修文只得道：「咱們兄弟倆輸了，也永不再見芙妹之面。」楊過向武敦儒道：「你呢？」武敦儒怒道：「咱兄弟同心一意，豈有異言？」楊過笑道：「好，你們今日輸了，倘若不守信約，那便是豬狗不如的無恥之徒，是也不是？」武修文道：「不錯。你也一樣。看招罷！」說著長劍挺出，往楊過腿上刺去。武敦儒同時出劍，卻擋在楊過左側，只一招間，便成左右夾攻之勢。

楊過逕向前躍，叫道：「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你兩兄弟聯手，果然厲害。」武敦儒提劍又上，楊過舉著木棒，只東閃西避，並不還手，說道：「『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不可續！』這首詩你們聽見過麼？」武修文喝道：「你囉唆些甚麼？師母私下傳你的功夫，怎地不施展出來？」武敦儒一聲不響，只催動劍力。

楊過道：「好，小心著，我岳母親手所授的精妙功夫這就來了！」說著木棒上翻下絆，使個打狗棒法中的「絆」字訣，左手手指伸出，虛點武敦儒穴道。武敦儒向後閃避，武修文「哎」的一聲叫，已給木棒絆了一交。

楊過初時在華山絕頂得洪七公授以打狗棒法招數，再見黃蓉傳授魯有腳棒法口訣，自行拼湊，約莫學得了三成。其後在石陣之中，黃蓉指點心法，楊過再問疑難而得明解，他於打狗棒法的要旨及運用，已學到了七八成，只未經熟練而已。這時使將出來，二武如何能擋？

武敦儒見兄弟失利，長劍疾刺，急攻楊過。楊過道：「不錯，同胞手足，有難同當。」木棒晃動，霎眼之間竟已轉到他身後，啪的一聲，在他臀上抽了一下。他這木棒似乎轉動甚慢，但所出之處全是對方意料不及的部位，打狗棒法變幻無方，端的是鬼神莫測。武敦儒吃了這棒雖不疼痛，但顯是輸了一招，懼意暗生。

武修文躍起身來，叫道：「這是打狗棒法，那裏是師母暗中相授？明明是師母傳授魯長老之時，咱們一起在旁瞧見的，你偷學幾招，算得甚麼？」楊過木棒伸出，啪的一下，又絆了他一交，這一次卻是教他向前直撲。武敦儒長劍橫削，護住了兄弟。

楊過待武修文爬起身來，笑道：「咱們一齊瞧見，何以我會使，你卻不會？我岳母跟魯長老說的只是口訣，招數卻是我岳母暗中傳我的。連我的芙妹也不會，你們如何懂得？」

武修文不知他曾有異遇，當洪七公與歐陽鋒比拚之時曾將招數說給他聽，又不知後來在石陣中，黃蓉為了要楊過共禦金輪國師，又再詳加點撥，心想他這話多半不假，否則何以他一聞口訣即能使棒，自己卻半點不解，但兀自強辯：「這是因為各人品格不同了。這棒法唯丐幫幫主可使，咱們無意之中聽見，未有師母之命，豈能偷學？只有卑鄙小人才牢牢記住了。你不知羞恥，徒惹旁人恥笑。」

楊過哈哈大笑，木棒虛晃，啪啪兩聲，在二人背上各抽一記。武氏兄弟急忙後躍，滿臉脹得通紅。楊過笑道：「此刻既無對證，我雖用打狗棒法勝了，你們仍然心服口不服。好罷，我另使一門我岳母暗中所授的功夫，給你們見識見識。」他瞧瞧大武，又瞧瞧小武，問道：「我岳母的武功，是何人所授？」

武修文怒道：「你再不要臉，岳母長岳母短的，咱們不跟你說話啦。」楊過一笑，道：「那又何必如此小氣？好，我問你，你師母拜洪老幫主為師之前，武功傳自何人？」武修文道：「我師母乃桃花島黃島主之女，武功是黃島主嫡傳，天下誰不知聞？」楊過道：「不錯。你們在桃花島居住多年，可知黃島主的絕技是甚麼功夫？」武修文道：「黃島主文才武略，無所不通，無所謂絕技不絕技。」楊過道：「這話倒也不錯，以劍而論，黃島主使的是甚麼劍法？」武修文道：「你何必明知故問？黃島主玉簫劍法獨步武林，名震天下，江湖上無人不知。」

楊過道：「你們見過黃島主沒有？」武修文道：「黃島主當然見過。」楊過道：「那他老人家的玉簫劍法，你們見過沒有？」武修文冷笑道：「黃島主在我們小輩面前，從不輕易施展掌法劍法，但那一年黃島主生日，師母設宴遙祝，宴後曾使過一次，展示島主他老人家武功的神妙，咱兄弟倆與芙妹倒是親眼得見的。那時楊兄已到全真教另投明師去了。」楊過笑道：「不錯，後來我岳母……好好，後來你師母暗中卻把玉簫劍法傳於我了。」

武氏兄弟相顧一眼，都搖頭不信，心想當年楊過雖曾拜黃蓉為師，但知師母只教他讀書，並未傳授武功，因之在桃花島上相鬥，他不是自己兄弟敵手，最後打傷武修文那一推，聽柯公公說乃是西毒歐陽鋒的蛤蟆功。想那玉簫劍法繁複奧妙，郭芙雖是師母的獨生愛女，迄今亦未得傳授。楊過自終南山歸來，每次與師母相見，均是匆匆數面即便分手，就算師母有心傳他劍法，也未必有此餘暇。見他以木棒作劍，心想用劍削斷他的木棒，便算是贏了。

楊過木棒輕擺，叫道：「瞧著，這是『簫史乘龍』！」以棒作劍，倏地伸出，噗的一聲輕響，武敦儒右胸早著。木棒若是換作利劍，這一劍穿胸而過，他早已性命不保了。

武修文見機得快，長劍疾出，攻向楊過右脅，終究還是慢了一步，楊過木棒回轉，忽地刺向他的右腕。這一招後發而先至，武修文劍尖未及對方身體，手腕先得被棒端刺中，長劍便非脫手不可。他急忙收劍變招，縮腕迴劍，左腿踢出，楊過的木棒卻已刺向武敦儒肩頭，身隨棒去，寓守於攻，對武修文這一腿竟不避而避。武修文一腳踢空，武敦儒卻已情勢緊迫，疾揮長劍嚴守門戶，才不讓木棒刺中了身子。

數招之間，二武已手忙腳亂，拚命守禦還有不及，那有餘暇揮劍去削斷他木棒？楊過口中叫出招數：「山外清音，金聲玉振，鳳曲長鳴，響隔樓台，棹歌中流……」木棒連刺，瀟灑自如，著著都是攻勢，一招不待二武化解開去，第二招第三招已連綿而至。他東刺一棒，西削一招，迫得二武並肩力抗，竟爾不敢相離半步。

二武當時看黃蓉使這劍法，瞧過便算，只道這些俊雅花俏的招數只求美觀，僅為舞劍而用，怎想得到其中竟有如許妙用。聽他所叫的招數，似乎當日黃蓉確也說過，二人劍上受制，固極窘迫，心中卻更難過，深信楊過這門玉簫劍法確是黃蓉親傳。怎想得到楊過與黃藥師曾相聚多日，得他親自指點玉簫劍法與彈指神通兩門絕技？

楊過見二人神色慘然，微感不忍，但想好事做到底，送佛送上西，今日若不將他二人打得服服貼貼，永不敢再見郭芙之面，那麼兩兄弟日後定要再為她惡鬥，直至二人中有一個送命為止。有道是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既要奏刀治病，非讓病人吃些苦頭不可，催動劍法，著著進迫，竟一招也不放鬆。二武愈鬥愈驚，但見棒影晃動，自己周身要害似已全在他棒端籠罩之下，只得咬緊牙關，拚命抵禦。

二武所學的越女劍法本來也是一門極厲害的劍法，只是二人火候未到，郭靖又口齒拙劣，不善將劍法中精微奧妙之處詳加指點。因此他兄弟若與一般江湖好手較量，取勝固已有餘，在楊過這大高手木棒之下卻破綻百出，不知其可。楊過的玉簫劍法本來也未學好，只是他武功比二武高得太多，轉折處用上一二招玉女劍法，二武也分辨不出，何況二武心中傷痛，急怒交加，不免出手更亂。

楊過不使殺著，卻將內力慢慢傳到棒上。二武鬥了一陣，只覺對方手裏這根樹枝中竟有一股極強吸力，牽引得雙劍歪歪斜斜，自己一劍明明是向對方刺出，但劍尖所指，不是偏左，便刺到了右邊。木棒上牽引之力越來越強，到後來兩兄弟幾成互鬥。武敦儒刺向楊過的一招往往險些中了兄弟，而武修文向楊過削去的一劍，也令兄長竭盡全力，方能化解。

楊過長笑一聲，叫道：「玉簫劍法精妙之處，尚不止此，小心了！」篤的一響，木棒與大武長劍相交，但碰到的是劍面，木棒絲毫無損。武敦儒立感一股極大的黏力向外拉扯，長劍幾欲脫手，急忙運力回奪。楊過木棒順勢斜推，連武修文的長劍也已黏住，跟著向下壓落，雙劍劍頭一齊著地。武氏兄弟奮力回抽，剛有些微鬆動，楊過左腳跨前，已踏住了兩柄長劍，木棒倏起，棒端在二武咽喉中分別輕輕一點，笑道：「服了嗎？」

這木棒若是換作利刃，兩人喉頭早已割斷，就算是這根木棒，只要他手上勁力稍大，兩人也非受重傷不可。二武臉如死灰，黯然不語。楊過抬起左腳，向後退開三步，見兩兄弟神情狼狽，想起幼時受他們毆打折辱，今日始得揚眉吐氣，臉上不自禁現出得意神色。

二武此時更無絲毫懷疑，確信楊過果得黃蓉傳了絕技，但自幼痴戀郭芙，若如此一戰，即便永不再與她相見，終是心有不甘，又覺適才鬥劍之時，一上來即讓對方搶了先著，此後一路手忙腳亂的招架，師授武藝連一成也沒使上，新練成的一陽指更無施展的機緣。武修文突然喝道：「大哥，咱們要是就此罷手，活在世上還有甚麼味兒？不如跟他拚了！」武敦儒心中一凜，叫道：「是！」兩人挺劍搶攻，更不守禦自身要害，招招均是攻勢。

如此一變招，果然威力大盛，二人只攻不守，拚著性命喪在楊過棒下，也要與他鬥個同歸於盡。楊過木棒指向二人要害，二武竟全然不理，右手使劍，左手將一陽指的手法使將出來，各以平生絕學，要取敵人性命。楊過笑道：「好，如此相鬥，才有點味兒！」索性拋去木棒，在二人劍鋒之間穿來插去，時時雙掌互拍出聲，顯得行有餘力。

武三通旁觀三人動手，一時盼望楊過得勝，好讓兩個兒子息了對郭芙之心，然見二子迭遇險招，又不免盼他二人打敗楊過，心情起伏，動盪無已。

猛聽得楊過一聲清嘯，伸指各在二人劍上一彈，錚錚兩聲，兩柄長劍向天飛出。楊過縱身而出，將雙劍分別抄在手中，笑道：「這彈指神通功夫，也是我岳母傳的！」

到此地步，武氏兄弟自知若再與他相鬥，徒然自取其辱。楊過倒轉雙劍，輕擲過去，拱手道：「多有得罪。」武修文接過長劍，慘然道：「是了，我永不再見芙妹便是。」說著橫過長劍，便往頸中刎去。武敦儒與兄弟的心意無異，同時橫劍自刎。楊過一驚，飛縱而前，錚錚兩響，又伸指彈上雙劍。兩柄長劍向外翻出，劍刃相交，噹的一聲，兩劍同時斷折。

就在此時，武三通也已急躍而前，一手一把，揪住二人的後頸，厲聲喝道：「你二人為了一個女子，便要自殘性命，真是枉為男子漢了。」

武修文抬起頭來，慘然道：「爹，你……你不也是為了一個女子……而傷心一輩子麼？我……」話未說完，星光下只見父親臉上淚痕斑斑，顯是心中傷痛已極，猛想起兄弟互鬥，實是大傷老父之情，哇的一聲，竟哭了出來。武三通手一鬆，將他摟在懷內，左手卻抱住了武敦儒，父子三人摟作一團。武敦儒想起自己對郭芙一片真情，那想到她暗中竟與楊過要好，連師母也瞞過自己兄弟，將生平絕技傳了她心目中的快婿，看來旁人皆是假心假意，只有父子兄弟之情才是真的，伏在父親懷內，不由得也哭了出來。

楊過生性飛揚跳脫，此舉存心雖善，卻也弄得武氏兄弟狼狽萬狀，眼見他父子三人互相愛憐，不禁心想：「他們父子兄弟，何等親熱，我卻既無父親，又沒兄弟。」又想，我雖命不久長，總算臨死之前做了樁好事。

只聽武三通道：「傻孩子，大丈夫何患無妻？姓郭的女孩子對你們既沒真心，又何必牽掛於她？咱父子眼前的第一件大事，卻是甚麼？」武修文抬起頭來，說道：「要報媽媽的大仇。」武三通厲聲道：「是啊！咱父子便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那赤練魔頭李莫愁。」

楊過一驚，心道：「快些引開他們三人，這話給李師伯聽見了可大大不妙。」他心念甫動，只聽得山洞中李莫愁冷笑道：「又何必走遍天涯海角？李莫愁在此恭候多時。」說著從洞裏走了出來，只見她左手抱嬰兒，右手持拂塵，涼風拂衣，神情瀟灑。

※※※

武氏父子萬想不到這魔頭竟會在此時此地現身，武三通大吼一聲，撲了上去。武敦儒與武修文長劍已折，各自拾起半截斷劍，上前左右夾擊。楊過大叫：「四位且莫動手，聽在下一言。」武三通紅了眼睛，叫道：「楊兄弟，先殺了這魔頭再說。」話說之時，左掌右指已連施三下殺著，武氏兄弟劍刃雖斷，但近身而攻，半截斷劍便如匕首相似，也是威力不少。

楊過知他們身有血仇，決不肯聽自己片言勸解便此罷手，只是生怕誤傷了嬰兒，叫道：「李師伯，你將孩子給我抱著。」

武三通一怔，退開兩步，問道：「你怎地叫她師伯？」李莫愁笑道：「乖師姪，你攻這瘋子的後路，孩子我自抱著。」她接了武三通三招，覺他功力大進，與當年在嘉興府動手時已頗不相同，而武氏兄弟也非庸手，三人捨命搶攻，頗感不易對付，是以故意叫楊過「乖師姪」，好分三人之心。武三通果然中計，叫道：「儒兒、文兒，你們提防那姓楊的，我獨個兒跟這魔頭拚了。」楊過垂手退開，說道：「我兩不相助，但你們千萬不可傷了孩子。」武三通見他退開，心下稍寬，催動掌力，著著進逼。

李莫愁舞動拂塵抵禦，說道：「兩位小武公子，適才見你們行事，也算得是多情種子，不似那些無情無義的薄倖男人可惡。瞧在這個份上，今日饒你們不死，給我快快去罷！」武修文怒道：「賊賤人，你這狼心狗肺的惡婆娘，憑甚麼說多情不多情？」說著欺身直上，狠招連發。李莫愁怒道：「臭小子不知好歹！」拂塵轉動，自內向外，一個個圈子滾將出來。二武的斷劍與她拂塵一碰，只覺胸口劇震，斷劍險些脫手。武三通呼的一掌劈去，李莫愁回過拂塵抵擋，這才解了二武之圍。

楊過慢慢走到李莫愁身後，只待她招數中稍有空隙，立即撲上搶她懷中嬰兒。但武氏父子大呼酣鬥，逼得李莫愁揮動拂塵護住了全身，絲毫找不到破綻，眼見武氏父子出手全無顧忌，招數中絲毫沒有要避開孩子之意，若有差失，如何對得住郭靖夫婦？他大聲叫道：「李師伯，孩子給我！」搶將上去，揮掌震開拂塵，便去搶奪嬰兒。

這時李莫愁身處四人之間，前後左右全是敵人，已緩不出手來與他爭奪，但若就此讓他將孩子搶去，也是不甘，厲聲喝道：「你敢來搶？我手臂一緊，瞧孩子活是不活？」楊過一愕，那敢上前？

李莫愁如此心神微分，武三通左掌猛拍，掌底夾指，右手食指已點中了她腰間。李莫愁登時半身酸麻，一個踉蹌，幾欲跌倒，乘勢飛足踢去武敦儒手中斷劍，拂塵猛向武修文揮落。武三通抓住武修文後心往後急扯，才使他避過了這追魂奪命的一拂。李莫愁受傷不輕，拂塵連揮，奪路進了山洞。

武三通大喜，叫道：「賊賤人中了我一指，今日已難逃性命。」武氏兄弟手挺斷劍，便要衝進洞去。武三通道：「且慢，小心賤人的毒針，咱們在此守住，且想個妥善之策……」話未說完，忽聽得山洞中一聲大吼，撲出一頭豹子。

這頭猛獸突如其來，武三通父子三人都大吃一驚，只一怔之間，銀光閃動，豹子肚腹之下驀地裏射出幾枚銀針。這一下更是萬萬料想不到，總算武三通武功深湛，應變迅捷，危急中縱身躍起，銀針從足底掃過，但聽武氏兄弟齊呼「啊喲」，只嚇得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卻見李莫愁從豹腹下翻將上來，騎在豹背，拂塵插在頸後衣領之中，左手抱著嬰兒，右手揪住豹頸，縱聲長笑。那豹子連竄數下，已躍入了山澗。

這一著卻也大出楊過意料之外，他眼見豹子遠走，急步趕去，叫道：「李師伯……」武三通見兩個愛兒倒地不起，憂心如焚，伸手抱住楊過，叫道：「今日跟你拚了。」楊過毫沒防備，給他抱個正著，急道：「快放手！我要搶孩子回來！」武三通道：「好好好，咱們大夥兒一塊死了乾淨。」楊過急使小擒拿想扳開他手指。武三通惶急之餘，又有些瘋了，武功卻絲毫未失，左手牢牢抱住他腰，右手勾封扣鎖，竟也以小擒拿手對拆。

楊過見李莫愁騎在豹上已走得影蹤不見，再也追趕不上，嘆道：「你抱住我幹麼？救他們的傷要緊啊。」武三通喜道：「是，是，這毒針之傷，你能救麼？」說著放開了他腰。楊過俯身看武氏兄弟時，見兩枚銀針一中武敦儒左肩，一中武修文右腿，便在這片刻之間，毒性延展，二人已呼吸低沉，昏迷不醒。楊過在武敦儒袍子上撕下一塊綢片，裹住針尾，分別將兩枚銀針拔出。武三通急問：「你有解藥沒有？有解藥沒有？」楊過眼見二武中毒難救，黯然搖頭。

武三通父子情深，心如刀絞，想起妻子為自己吮毒而死，突然撲到武修文身上，伸嘴湊往他腿上傷口。楊過大驚，叫道：「使不得！」順手一指，點中了他背上的「大椎穴」。武三通不防，登時摔倒，動彈不得，眼睜睜望著兩個愛兒，臉頰上淚水滾滾而下。

楊過心念一動：「再過六日，我身上的情花劇毒便發，在這世上多活六日，少活六日，沒太大分別。武氏兄弟人品平平，但這位武老伯卻是至性至情之人，和我心意相合，他一生不幸，罷罷罷，我捨卻六日之命，讓他父子團圓，以慰他老懷便了。」於是伸嘴到武修文腿上給他吸出毒質，吐出幾口毒水之後，又給武敦儒吮吸。

武三通在旁瞧著，想起妻子為自己吮吸毒質，救了自己性命，她卻中毒身亡，此時楊過所做的，便是舊事重演，心中感激之極，苦於給點中了穴道，無法與他一齊吮吸毒液。楊過在二武傷口上輪流吸了一陣，口中只覺苦味漸轉鹹味，頭腦卻越來越覺暈眩，知道自己中毒已深，再用力吸了幾口，吐出毒汁，眼前一黑，暈倒在地。

※※※

此後良久良久沒有知覺，漸漸的眼前晃來晃去似有許多模糊人影，要待瞧個明白，卻越瞧越胡塗，也不知再過多少時候，這才睜開眼來，只見武三通滿臉喜色的望著自己，叫道：「好啦，好啦！」突然跪倒在地，咚咚咚咚的磕了十幾個響頭，說道：「楊兄弟，你……你救了我……我兩個孩兒，也救了我這條老命。」爬起身來，又撲到一個人跟前，向他磕頭，叫道：「多謝師叔，多謝師叔。」

楊過向那人望去，見他顏面黝黑，高鼻深目，形貌與尼摩星有些相像，短髮鬈曲，一片雪白，年紀已老。楊過只知武三通是一燈大師的弟子，卻不知他尚有一個天竺國人的師叔，待要坐起，卻覺半點使不出力道，四下一看，原來已睡在床上，正是在襄陽自己住過的室中，才知自己未死，還可與小龍女再見一面，不禁出聲而呼：「姑姑，姑姑！」

一人走到床邊，伸手輕輕按在他的額上，說道：「過兒，好好休息，你姑姑有事出城去了。」卻是郭靖。楊過見他傷勢已好，心中大慰，但隨即想起：「郭伯伯傷勢復原，須得七日七夜之功，難道我這番昏暈，竟已過了多日？可是我身上情花之毒卻又如何不發？」一愕之下，腦中迷糊，又昏睡過去。

待得再次醒轉，已是夜晚，床前點著一枝紅燭，武三通仍坐在床頭，目不轉睛的望著自己。楊過淡淡一笑，說道：「武老伯，我沒事了，你不用耽心。兩位武兄都安好罷？」武三通熱淚盈眶，只是點頭，卻說不出話來。

楊過生平從未受過別人如此感激，很覺不好意思，岔開話題，問道：「咱們怎地回襄陽來的？」武三通伸袖拭了拭眼淚，說道：「我朱師弟受你師父龍姑娘之託，送汗血寶馬到荒谷中來給你，瞧見咱們四人都倒在地下，便救回城來。」楊過奇道：「我師父怎知我在那荒谷？她又有甚麼事分身不開，要請朱老伯送馬給我？」武三通搖頭道：「我回城之後，也沒與龍姑娘遇著。朱師弟說她年紀輕輕，武功出神入化，可惜這次我無緣拜見。少年英雄如此了得，我跟朱師弟說，咱們的年紀都是活在狗身上了。」

楊過聽他誇獎小龍女，語意誠懇，甚是喜歡，按年紀而論，武三通便要做小龍女的父親也綽綽有餘，但話中竟用了「拜見」兩字，自是因其徒而敬其師了。楊過微微一笑，又道：「小姪之傷……」只說了四個字，武三通搶著道：「楊兄弟，武林中有人遇到危難，互相援手雖是常事，但如你這般捨己救人，救的我這兩個小兒，從前又大大得罪過你，這般大仁大義之事，除了我師父之外，再也無人做得……」楊過不住搖頭，叫他別說下去了。

武三通不理，續道：「我若叫恩公，諒你也不肯答應。但你如再稱我老伯，那你分明是瞧我武三通不起了。」楊過性子爽快，向來不拘小節，他心中既以小龍女為妻，凡是不守禮俗、倒亂稱呼之事，無不樂從，欣然道：「好，我叫你作武大哥便是。只是見了兩位令郎，倒不便稱呼了。」武三通道：「稱呼甚麼？他們的小命是你所救，便給你做牛做馬也是應該的。」

楊過道：「武大哥，你不用多謝我。我身上中了情花劇毒，本就難以活命，為兩位令郎吮毒，絲毫沒甚麼了不起。」武三通搖頭道：「楊兄弟，話不是這麼說。別說你身上之毒未必真的難治，便算確實無藥可救，凡人多活一時便好一時，縱是片刻之命，也決計難捨。世上並無不死之人，就算武功通天，到頭來終究要死，然則何以人人仍是樂生惡死呢？」

楊過笑了笑，問道：「咱們回到襄陽有幾日啦？」武三通道：「到今天已是第七日。」楊過臉現迷茫之色，道：「按理我已該毒發而死，怎地尚活在世上，也真奇了。」武三通喜道：「我那師叔是天竺國神僧，治傷療毒，算得天下第一。昔年我師父誤服了郭夫人送來的毒藥，便是他給治好的。我這就請他去。」說著興沖沖的出房。

楊過一喜：「莫非當我昏暈之時，那位天竺神僧給我服了甚麼靈丹妙藥，竟連情花的劇毒也化解了。不知姑姑到了何處？她如得悉我能不死，真不知該有多快活呢！」想到纏綿之處，心頭一蕩，胸口突然如為大鐵錘猛擊一記，劇痛難當，忍不住大叫一聲。自服了裘千尺所給的半枚丹藥之後，迄未經歷過如此難當大痛，想是半枚丹藥的藥性已過，而身上的毒性卻未驅除，緊緊抓住胸口，牙齒咬得格格直響，片刻間滿頭大汗。

正痛得死去活來，忽聽得門外有人口宣佛號：「南無阿彌陀佛！」那天竺僧雙手合什，走了進來。武三通跟在後面，眼見楊過神情狼狽，大吃一驚，問道：「楊兄弟，你怎麼啦？」轉頭向天竺僧道：「師叔，他毒發了，快給他服解藥！」天竺僧不懂他說話，走過去為楊過按脈。武三通道：「是了！」忙去請師弟朱子柳過來傳譯。朱子柳精通梵文內典，能與天竺僧交談。

楊過凝神半晌，疼痛漸消，將中毒的情由對天竺僧說了。天竺僧細細問了情花的形狀，大感驚異，說道：「這情花是上古異卉，早已絕種。佛典中言道：當日情花害人無數，文殊師利菩薩以大智慧力化去，世間再無流傳。豈知中土尚有留存。老衲從未見過此花，實不知其毒性如何化解。」說著臉上深有憐憫之色。武三通待朱子柳譯完天竺僧的話，連叫：「師叔慈悲！師叔慈悲！」

天竺僧雙手合什，唸了聲：「阿彌陀佛！」閉目垂眉，低頭沉思。室中一片寂靜，誰也不敢開口。過了良久，天竺僧睜開眼來，說道：「楊居士為我兩個師姪孫吮毒，依那冰魄銀針上的毒性，只要吮得數口，立時斃命，但楊居士至今健在，而情花之毒到期發作，亦未致命。莫非以毒攻毒，兩般劇毒相侵相剋，楊居士反得善果麼？」朱子柳連連點頭，譯了這番話，楊過也覺有理。

天竺僧又道：「常言道善有善報，楊居士捨身為人，真乃莫大慈悲，此毒必當有解。」武三通聽了朱子柳傳譯，大喜躍起，叫道：「便請師叔趕快施救。」天竺僧道：「老衲須得往絕情谷走一遭。」楊過等三人均都一呆，心想此去絕情谷路程不近，一去一回，耽擱時刻不少。天竺僧道：「老衲須當親眼見到情花，驗其毒性，方能設法配製解藥。老衲回返之前，楊居士務須不動絲毫情思綺念，否則疼痛一次比一次厲害。傷了真元，可就不能相救了。」

楊過尚未答應，武三通大聲道：「師弟，咱們齊去絕情谷，逼那老乞婆交出解藥。」朱子柳當日為霍都所傷，蒙楊過用計取得解藥，早存相報之念，說道：「正是，咱們護送師叔同去，是咱哥兒倆強取也好，是師叔配製也好，總得把解藥取來。」

師兄弟倆說得興高采烈，天竺僧卻呆呆望著楊過，眉間深有憂色。

# 第二十四回 意亂情迷

楊過見天竺僧淡碧色的眸子中發出異光，嘴角邊頗有淒苦悲憫之意，料想自身劇毒難愈，以致這位療毒聖手也竟為之束手，淡淡一笑，說道：「大師有何吩咐，請說不妨。」天竺僧道：「這情花的禍害與一般毒物全不相同。毒與情結，害與心通。我瞧居士情根深種，與那毒物牽纏糾結，極難解脫，縱使得了絕情谷的半枚丹藥，也未必便能清除。但若居士揮慧劍，斬情絲，這毒不藥自解。我們上絕情谷去，不過是各盡本力，十之八九，卻須居士自為。」楊過心想：「要我絕了對姑姑情意，又何必活在世上？還不如讓我毒發而死的乾淨。」口中只得稱謝：「多謝大師指點。」他本想請武三通等不必到絕情谷去徒勞跋涉，但想這干人義氣深重，決不肯聽，說了也屬枉然。

武三通笑道：「楊兄弟，你安心靜養，決沒錯兒。咱們明日一早動身，儘快回來，待驅除了你的病根子，得痛痛快快喝你和郭姑娘的一杯喜酒。」楊過一怔，但想此事一時三刻也說不清楚，只得隨口答應了，見三人辭出，掩上了門，便又閉目而臥。

這一睡又是幾個時辰，醒轉時但聽得啼鳥鳴喧，已是黎明。楊過數日不食，腹中飢餓，見床頭放著四碟美點，伸手便取過幾塊糕餅來吃，吃得兩塊，忽聽門上有剝啄之聲，接著呀的一聲，房門輕輕推開。

這時床頭紅燭尚賸著一寸來長，兀自未滅，楊過見進來那人身穿淡紅衫子，俏臉含怒，竟是郭芙。楊過一呆，說道：「郭姑娘，你好早。」郭芙哼了一聲，卻不答話，在床前的椅上一坐，秀眉微豎，睜著一雙大眼怒視著他，隔了良久，仍一句話不說。

楊過給她瞧得心中不安，微笑道：「郭伯伯要你來吩咐我甚麼話麼？」郭芙說道：「不是！」楊過連碰了兩個釘子，若在往日，早已翻身向著裏床，不再理睬，但此刻見她神色有異，猜不透她大清早到自己房中來為了何事，又問：「郭伯母產後平安，已大好了罷？」郭芙臉上更似罩了一層寒霜，冷冷的道：「我媽媽好不好，也用不著你關心。」

這世上除了小龍女外，楊過從不肯對人有絲毫退讓，今日竟給她如此頂撞，不由得傲氣漸生，心道：「你父親是郭大俠，母親是黃幫主，便了不起麼？」當下也哼了一聲。郭芙道：「你哼甚麼？」楊過不理，又哼了一聲。郭芙大聲道：「我問你哼甚麼？」楊過心中好笑：「畢竟女孩兒家沉不住氣，我這麼哼得兩聲，便自急了。」說道：「我身子不舒服，哼兩聲便好過些。」郭芙怒道：「口是心非，胡說八道，成天生安白造，當真是卑鄙小人。」

楊過給她夾頭夾腦一頓臭罵，心念一動：「莫非我哄騙武氏兄弟的言語給她知道了？」見她雖然生氣，但容顏嬌美，不由得見之生憐。他性兒中生來帶著三分風流，忍不住笑道：「郭姑娘，你是怪我跟武家兄弟說的這番話麼？」郭芙低沉著聲音道：「你跟他們說些甚麼了？親口招認給我聽聽。」楊過笑道：「我是為了他們好，免得他們親兄弟拚個你死我活，傷了老父之心。這些話是武老伯跟你說的，是不是？」

郭芙道：「武老伯一見我就跟我道喜，把你誇到了天上去啦。我……我……女孩兒家清清白白的名聲，能任你亂說得的麼？」說到這裏，語聲哽咽，兩道淚水從臉頰上流了下來。楊過低頭不語，好生後悔，那晚逞一時口舌之快，對武氏兄弟越說越得意，卻沒想到已損害了郭芙的名聲，總是自己不分輕重，闖出這場禍來，倒也不易收拾。

郭芙見他低頭不語，更加惱怒，哭道：「武老伯說道，大武哥哥、小武哥哥兩人打你不過，給你逼得從此不敢再來見我，這話可是真的麼？」楊過暗暗嘆氣：「武三通這人也真不知好歹，這些話又何必說給她聽？」無可隱瞞，只得點了點頭，說道：「我胡說八道，確是不該，但我實無歹意，請你見諒。」郭芙擦了擦眼淚，怒道：「昨晚的話，那又為了甚麼？」楊過一怔，道：「昨晚甚麼話？」郭芙道：「武老伯說，待治好你病後，要喝你……你和我的喜酒，你幹麼仍不知羞恥的答應？」楊過暗叫：「糟糕，糟糕！原來昨晚這幾句話也給她聽去了。」只得辯道：「那時我昏昏沉沉的，沒聽清楚武老伯說些甚麼。」

郭芙瞧出他是撒謊，大聲道：「你說我媽媽暗中教你武功，看中了你，要招你作女婿，有這等事麼？」楊過給她問得滿臉通紅，大是狼狽，心想：「與郭姑娘說笑，不過給人說一聲輕薄無賴，反正我本就不是正人君子，那也罷了。但我謊言郭伯母暗中授藝，卻損及郭伯母名聲，此事可大可小，萬萬不能讓郭伯母知曉。」忙道：「這都怪我出言不慎，請你遮掩則個，別讓你爹爹媽媽知道。」郭芙冷笑道：「你既還怕爹爹，怎敢捏造謊言，辱我母親？」楊過忙道：「我對伯母決無絲毫不敬之意，當時武家兄弟決意要拚死活，情勢兇險，我為了要他二人絕念死心，兄弟不再拚殺，以致說話不知輕重……」

郭芙自幼與武氏兄弟青梅竹馬一齊長大，對兩兄弟均有情意，得知楊過騙得二人對自己死了心，永遠不再見面，這份怒氣如何再能抑制？又大聲道：「這些事慢慢再跟你算帳。我妹妹呢？你把她抱到那裏去啦？」

楊過道：「是啊，快請靖伯伯過來，我正要跟他說。」郭芙道：「我爹爹出城找妹妹去啦。你……你這無恥小人，竟想拿我妹妹去換解藥。好啊，你的性命要緊，我妹妹的性命便不值錢。」楊過一直暗自慚愧，但聽她說到嬰兒之事，心中卻無愧天地，朗聲道：「我一心一意要奪回令妹，交於你爹娘之手，若說以她去換解藥，楊過絕無此心。」郭芙道：「那麼我妹妹呢？她到那兒去啦？」楊過道：「是給李莫愁搶了去，我奪不回來，好生有愧。只要我氣力回復，一時不死，立時便去找尋。」

郭芙冷笑道：「這李莫愁是你師伯，是不是？你們本來一齊躲在山洞中，是不是？」楊過道：「不錯，她雖是我師伯？可是素來和我師父不睦。」郭芙道：「哼，不和不睦？她怎地又會聽你的話，抱了我妹妹去給你換解藥？」楊過一跳坐起，怒道：「郭姑娘你可別瞎說，我楊過為人雖不足道，焉有此意？」郭芙道：「好個『焉有此意』！是你師父親口說的，難道會假？」楊過道：「我師父說甚麼了？」

郭芙站直身子，伸手指著他鼻子，怒容滿面的道：「你師父親口跟朱伯伯說，你與李莫愁同在那荒谷之中，請朱伯伯將我爹爹的汗血寶馬送去借給你，好讓你抱我妹妹趕到絕情谷去換取解藥……」楊過驚疑不定，插口道：「不錯，我師父確有此意，要我將你妹妹先行送去，得到那半枚絕情丹服了再說，但這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也不致害了你妹妹。我並沒贊成，也沒去做……」

郭芙搶著道：「我妹妹生下來不到一天，你拿去交給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還說不致害了我妹妹。你這狼心狗肺的惡賊！你幼時孤苦伶仃，我爹媽如何待你？若非收養你在桃花島上，養你成人，你早餓也餓死了。那知道你恩將仇報，勾引外敵，乘著我爹爹媽媽身子不好，竟將我妹妹搶了去……」她越罵越兇，楊過一時之間那能辯白？中毒後身子尚弱，又氣又急，咕咚一聲，暈倒在床。

過了好一陣子，他才悠悠醒轉。郭芙冷冷的凝目而視，說道：「想不到你竟還有一絲羞恥之心，自己也知如此居心，難容於天地之間了罷？」當真是顏若冰寒，辭如刀利。楊過長嘆一聲，說道：「我倘真有此心，何不抱了你妹妹，便上絕情谷去？」郭芙道：「你身上毒發，行走不得，這才請你師伯去啊。嘿嘿，我聽你師父跟朱伯伯一說，便將汗血寶馬藏了起來。叫你師徒倆的奸計難以得逞……」楊過道：「好好，你愛怎麼說便怎麼說，我也不必多辯。我師父呢？她到那裏去啦？」

郭芙臉上微微一紅，說道：「這才叫有其師必有其徒，你師父也不是好人。」楊過大怒，坐起身來，說道：「你罵我辱我，瞧在你爹娘臉上，我也不來跟你計較。何況我出言不分輕重，確有不是，該向你賠罪，你卻怎敢說我師父？」郭芙道：「呸！你師父便怎麼了？誰教她不正不經的瞎說。」楊過心道：「姑姑清澹雅致，身上便似沒半分人間煙火氣息，如何能口出俗言？」於是也呸了一聲，道：「多半是你自己心邪，將我師父好好一句話聽歪了。」

郭芙本來不想轉述小龍女之言，這時給他一激，忍不住怒火又衝上心口，說道：「她說：『郭姑娘，過兒心地純善，他一生孤苦，你要好好待他。』又說：『你們原是天生……天生……一對！你叫他忘了我罷，我一點也不怪他。』她又將一柄寶劍給了我，說甚麼那是淑女劍，和你的君子劍正是……正是一對兒。這不是胡說八道是甚麼？」她又羞又怒，將小龍女幾句情意深摯、淒然欲絕的話轉述出來，語氣卻已迥然不同。

楊過每聽一句，心中就如猛中大鐵椎一擊，一片迷惘，不知小龍女何以有此番言語，過了一會，聽得郭芙話已說完，緩緩抬頭，眼中忽發異光，喝道：「你撒謊騙人，我師父怎會說這些話？那淑女劍呢？你拿不出來，便是騙人！」郭芙冷笑一聲，手腕一翻，從背後取出一柄長劍，劍身烏黑，正是那柄從絕情谷中得來的淑女劍。

楊過滿腔失望，叫道：「誰要與你配成一對兒？這劍明明是我師父的，你偷了她的，你偷了她的！」

郭芙自幼生性驕縱，連父母也容讓她三分，武氏兄弟更千依百順，趨奉唯謹，那裏受得這樣重話？她轉述小龍女的說話，只因楊過言語相激，才不得不委屈說出，豈知他竟如此回答，聽這言中含意，竟似自己設成了圈套，硬要嫁他，而他偏生不要。她大怒之下，手按劍柄，便待拔劍斬去，轉念一想：「他對他師父如此敬重，我偏說一件事情出來，教他聽了氣個半死不活。」

這時她氣惱已極，渾不想這番話說將出來有何惡果，唰的一響，將拔出了半尺的淑女劍往劍鞘中一送，笑嘻嘻的坐在椅上，說道：「你師父相貌美麗，武功高強，果然是人間罕有，就只一件事不妥。」楊過道：「甚麼不妥？」郭芙道：「只可惜行止不端，跟全真教的道士們鬼鬼祟祟，暗中來往。」楊過怒道：「我師父跟全真教有仇，怎能跟他們暗中來往？」郭芙冷笑道：「『暗中來往』這四個字，我還是說得文雅了的。有些話兒，我女孩兒家不便開口。」楊過越聽越怒，大聲道：「我師父冰清玉潔，你再瞎說一言半句，我扭爛了你的嘴。」郭芙眉間如聚霜雪，冷然道：「不錯，她做得出，我說不出。好一個冰清玉潔的姑娘，卻去跟一個臭道士相好。」

楊過鐵青了臉，喝道：「你說甚麼？」郭芙道：「我親耳聽見的，難道還錯得了？全真教的七名道士來拜訪我爹爹，城中正自大亂，我爹媽身子不好，不能相見，就由朱伯伯去招待賓客……」楊過怒喝：「那便怎地？」郭芙見他氣得額頭青筋暴現，雙眼血紅，自喜得計，說道：「七名道士中一個叫趙志敬，一個叫甄志丙，可是有的？」楊過道：「那便怎地？」郭芙淡淡一笑，說道：「朱伯伯給他們安排了歇宿之處，也沒再理會。那知道半夜之中，一名丐幫弟子悄悄來報我知曉，說這兩位道爺竟在房中拔劍相鬥……」楊過哼了一聲，心想甄趙二人自來不和，房中鬥劍亦非奇事。

郭芙續道：「我好奇心起，悄悄到窗外張望，只見兩人已經收劍不鬥了，但還在鬥口。姓趙的說那姓甄的抱住你師父，怎樣怎樣，姓甄的並不抵賴，只怪他不該大聲叫嚷……」

楊過霍地揭開身上棉被，翻身坐在床沿，喝道：「甚麼怎樣怎樣？」郭芙臉上微微一紅，神色頗為尷尬，道：「我怎知道？難道還會是好事了？你寶貝師父自己做的事，她自己才知道。」語氣之中，充滿了輕衊。楊過又氣又急，心神大亂，反手一記，啪的一聲，郭芙臉上中了一掌。他憤激之下，出手甚重，只打得郭芙眼前金星亂冒，半邊面頰登時紅腫，若非楊過病後力氣不足，這一掌連牙齒也得打下幾枚。

郭芙一生之中那裏受過此等羞辱？狂怒之下，順手拔出腰間淑女劍，便向楊過頸中刺去。

楊過打了她一掌，心想：「我得罪了郭伯伯與郭伯母的愛女，這位姑娘是襄陽城中的公主，郭伯伯郭伯母縱不見怪，此處我焉能再留？」伸腳下床穿了鞋子，見郭芙一劍刺到，他冷笑一聲，左手迴引，右手倏地伸出，虛點輕帶，已將她淑女劍奪過。

郭芙連敗兩招，怒氣更增，只見床頭又有一劍，正是君子劍，搶過去一把抓起，拔劍出鞘，便往楊過頭上斬落。楊過見寒光閃動，舉起淑女劍在身前一封，那知他昏暈七日之後出手無力，淑女劍舉到胸前，手臂便軟軟的提不起來。郭芙劍身一斜，噹的一聲輕響，雙劍相交，淑女劍脫手落地，楊過跟著坐倒在地。

郭芙憤恨那一掌之辱，心想：「你害我妹妹性命，卑鄙惡毒已極，今日便殺了你為我妹妹報仇。爹爹媽媽也不見怪。」見他再無力氣抗禦，只舉起右臂護在胸前，眼神中卻殊無半分乞憐之色，心中怒極，手上加勁，揮劍斬落。

※※※

當日李莫愁乘金輪國師與楊過激鬥之際，搶了黃蓉初生的女兒郭襄，躍出襄陽城牆，金輪國師與楊過先後追出。待小龍女隨後趕到時，已不見三人影蹤。小龍女從丐幫弟子借得汗血寶馬，又得魯有腳下令開啟城門，她縱馬出城，見到城牆外死了兩名兵士、一匹戰馬，她不知三人分別以二兵一馬墊腳，緩去從城牆高處躍下的猛烈衝勢。但三人早已遠去，她只得任由紅馬縱蹄疾馳，追趕楊過。

魯有腳正要下令關閉城門，馬蹄聲響，東北方有六七人乘馬馳來，當先一人叫道：「我們是全真教弟子，奉全真教劉真人、丘真人之命，前來謁見襄陽郭大俠、黃幫主，有要事奉商。」魯有腳手執竹棒，出城看時，見來者是七名中年道人，認得其中二人是全真教弟子甄志丙與趙志敬，當即迎進城來。甄志丙說起來意，說道師伯劉真人及師父丘真人得知蒙古大軍又來進攻襄陽，派他和趙志敬等七人前來探明訊息回報，全真教便可在蒙古之後斬兵殺將，焚劫糧草，為大宋應援，以牽制蒙軍南下。魯有腳鄭重道謝，說道郭靖今日負傷，黃蓉恰正生育，敵軍中有硬手進城偷襲，自己正要去郭府應援。

甄志丙聽了，忙道：「咱們恰好趕上，正好稍盡微力。」便與趙志敬、李志常等六道隨著魯有腳趕去郭府。眾人一到，只見大火燒得正旺，朱子柳正督率軍士救火。魯有腳一問，得知郭靖、黃蓉已避至穩妥處，便即放心。丐幫眾弟子加入救火，眾人身手矯捷，不久便救熄火頭。忙亂之中，瀟湘子又率同達爾巴、霍都二人來攻。甄志丙發令結起天罡北斗陣，七道習練有素，此上彼落，互相應援，瀟湘子、達爾巴、霍都三人武功雖高，在朱子柳及天罡北斗陣下也討不到便宜，眼見城中丐幫弟子及宋軍愈來愈多，偷襲無功，便即退去。

朱子柳謝了七道，甄志丙等問知郭靖傷勢並無大礙，約定次日相見。朱子柳分送七道入客舍安歇。甄志丙與趙志敬、李志常等相議了，李志常等五道連夜先行趕回重陽宮，向師尊稟報襄陽軍情，甄趙二道則留待與郭靖夫婦會見後，商定雙方配合攻守之策後再回。當晚甄趙二道與五位師弟分手後，同宿一房。

※※※

那日小龍女騎了汗血寶馬追尋楊過與金輪國師，卻走錯了方向。那紅馬一奔出便是十餘里，待得勒轉馬頭回來再找，楊過等人更不知去向。她心中憂急，眼見時候過去一刻，楊過的性命便多一分危險，在襄陽周圍三四十里內兜圈子找尋。紅馬雖快，但荒谷隱僻，不近大路，直至過了半夜，她才遠遠聽到武三通號啕大哭之聲。循聲尋去，不久便聽到武氏兄弟掄劍相鬥，跟著又聽到楊過說話。她心中大喜，生怕楊過遇上勁敵，欲待暗中相助，下馬將紅馬繫在樹上，悄悄隱身在山石之後，觀看楊過對敵。

這一偷看不打緊，只聽得楊過口口聲聲說與郭芙早訂終身，將郭芙叫作「我那未過門的妻子」，而把郭靖夫婦叫作「岳父岳母」。小龍女越聽越是驚心動魄，聽他說郭靖、黃蓉夫婦已招他為婿，暗中傳他武藝，又見他對武氏兄弟發怒，不許他們再見郭芙。他每說一句，小龍女便如經受一次雷轟雷擊，滿心混亂，似乎宇宙萬物於霎時之間都變了。若換作旁人，見楊過言行與過去大不相同，定然起疑，自會待事情過後向他問個明白，最多發作一頓，打他兩個耳光出氣；但小龍女心如水晶，澄清空明，不染片塵，於人間欺詐虛假的伎倆絲毫不知。楊過對旁人油嘴滑舌，胡說八道，對她卻一向正經，從不說半句戲言，因此她對楊過的言語向來無不深信。她自傷自憐，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當時楊過聽到嘆息，脫口叫了聲「姑姑」，小龍女並不答應，掩面遠去。楊過還道是李莫愁所發，自己聽錯，也沒深究。

小龍女牽了汗血寶馬，獨自在荒野亂走，思前想後，不知如何是好。她年紀已過二十，但一生居於古墓，於世事半點不明，識見便與一個天真無邪的孩童無異，心想：「過兒既與郭姑娘定親，自然不能再娶我了。怪不得郭大俠夫婦一再不許他和我結親。過兒從來不跟我說，自是為了怕我傷心，唉，他待我總是很好的。」又想：「他遲遲不肯下手殺郭大俠，為父報仇，當時我一點不懂，原來他全是為了郭姑娘之故，如此看來，他對郭姑娘也是情義深重之極了。我此時若牽寶馬去給他，他說不定又要想起我的好處來，日後與郭姑娘的婚事再起變故。我還是獨自一人回到古墓去罷，這花花世界只教我心亂意煩。」想了一陣，意念己決，雖心如刀割，但想還是救楊過性命要緊，連夜馳回襄陽，要託朱子柳送紅馬到荒谷中去交給楊過。

這時襄陽城中刺客雖去，郭靖、黃蓉未曾康復，兀自亂成一團。朱子柳與魯有腳齊心合力，負起了城防重任。正當忙亂之際，小龍女卻牽了紅馬過來，要他去交給楊過，說甚麼要楊過快到絕情谷去，以郭靖初生的幼女去換解毒靈丹，只把朱子柳聽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他追問幾句，小龍女心神煩亂，不願多講，只說快去快去，遲得片刻，楊過性命便有重大危險。

她也不理郭芙正在朱子柳身畔，只想：「讓妹妹在絕情谷去耽上幾日，並無大礙，這是為了救你未婚夫婿的性命。」她提到楊過的名字，不由得悲從中來，話未說得清楚，珠淚已滾滾而下，語音嗚咽，當即奔向臥室，倒在床上淒然痛哭。

朱子柳於前因絲毫不知，聽了小龍女沒頭沒腦的這幾句話，怎明白她說些甚麼？見她神色有異，不便細問，但「遲得片刻，楊過性命便有重大危險」這句話卻非同小可，心想只有到那荒谷走一遭，見機行事便了。出得門來，汗血寶馬已然不見，一問親兵，說道郭姑娘已牽了去，待要找郭芙時，她卻又躲得人影不見。朱子柳暗暗嘆氣，心想這些年輕姑娘個個難纏，不是說話不明不白，便是行事神出鬼沒。

他掛念楊過安危，另騎快馬，帶了幾名丐幫弟子，依著小龍女所指點的途逕到那荒谷察看，只見楊過與武氏兄弟一齊倒在地下，武三通正自運氣衝穴，其餘三人卻已奄奄一息，心想「遲得片刻，楊過性命便有重大危險」這話果然不錯，忙救回襄陽，適逢師叔天竺僧自大理到來，當即施藥救治。

小龍女在床上哭了一陣，越想越傷心，眼淚竟不能止歇。她這一哭，衣襟全濕，伸手到腰間去取汗巾來擦眼淚，手指碰到了淑女劍，心想：「我把這劍拿去給了郭姑娘，讓他們配成一對兒，也是一件美事。」她癡愛楊過，不論任何對他有益之事盡皆甘為，翻身坐起，也不拭去淚痕，逕自來找郭芙。

這時早已過了午夜，郭芙已然安寢，小龍女也不待人通報，掀開窗戶，躍進她房中，將郭芙叫醒，便說「你們原是一對」云云，那就是郭芙對楊過轉述的一番話了。她將淑女劍交給了郭芙，回頭便走。郭芙聽得摸不著頭腦，連問：「你說甚麼？我半點兒也不懂。」小龍女淒然不答，一躍出窗。郭芙探首窗外，忙叫：「龍姑娘你回來。」卻見她頭也不回的走了。

小龍女低著頭走進花園，一大叢玫瑰發出淡淡幽香，想起在終南山與楊過共練玉女心經時隔花接掌的情景，今日欲再如往時般師徒相處，卻已不可得了。

正自發癡，忽聽左首屋中傳出一人喝道：「這是在人家府上，你又提小龍女幹麼？」小龍女吃了一驚：「是誰在說我？」停步傾聽，卻聽得另一個聲音道：「為甚麼不能提？你又想去抱住了她苗條可愛的身體，用塊黑布蒙住了她眼睛，乘她給人點了穴道，動彈不得，便又跟她親親熱熱的銷魂一番？這終南山玫瑰花旁的銷魂滋味，嘗了一回，又想嘗第二回嗎？」

小龍女大吃一驚，全身冷汗直冒，疑心大起：「難道那晚過兒跟我親熱，竟不是過兒，而是這個臭道士？不可能，決不可能！」從兩人語音之中，已知說話的是甄志丙與趙志敬，於是悄悄走到那屋窗下，蹲著身子暗聽。這時兩人話聲轉低，但小龍女與他們相隔甚近，仍聽得清清楚楚。

只聽甄志丙道：「我做了這件事，當真錯盡錯絕，我聽從師尊教誨，一生研求清靜無為，清心寡欲，但那龍姑娘實在是天仙下凡，我一見之下，便日思夜想，再也管不住自己。那晚上她躺在地下玫瑰花旁，一動不動，不管我如何親她疼她，吻她的小嘴臉頰，她半點也不抗拒，反而順著我，主動就我……」說到後來，語音溫柔，便似夢囈一般。

小龍女聽著這些話，一顆心慢慢沉了下去，腦中便似轟轟亂響：「難道真的是他，不是我心愛的過兒？不，不會的，決不會，他說謊，一定是過兒。」

甄志丙又道：「在我心中，她是藐姑射山的仙子，是王母娘娘的女兒媚蘭。我只要瞧了她一瞧，便是畢生大幸。我怎麼可以在她不知不覺之中，玷污了她高貴的身子？我不管做甚麼，都贖不了我的罪過。那位朱先生說她便在此間，我這就要去見她，求她一劍殺了我！我只求她殺我，我決不說為了甚麼，只有我自己的鮮血，才能用來洗我的窮凶極惡。這罪過是洗不淨的，我來世要做狗做馬，做牛做羊，再來服事她千年萬年……」說到這裏，聲音嗚咽，顯是在痛哭流涕。忽聽得牆壁上發出砰砰幾聲，小龍女湊眼窗縫，見甄志丙以頭撞牆，說道：「我該死，受甚麼罪都應當！只求你別再提她的名字。」

小龍女一晚之間，接連聽到兩件心為之碎、腸為之斷的大事，迷迷糊糊的站在窗下，雖然聽著甄、趙二人說話，但於他們言中之意竟似懂非懂，知道總之是令她摧心落魄的禍事。

只聽趙志敬冷笑幾聲，說道：「咱們修道之士，一個把持不定，墮入了魔障，那便須以無上定力，斬毒龍，返空明。我不住提那小龍女的名字，是要你習聽而厭，由厭而憎。這是助你修練的一番美意啊。」甄志丙低聲道：「她是天仙化身，我五體投地的敬她拜她，怎能厭她憎她？求你別提她名字，提她一次，我們凡夫俗子，便是褻瀆了仙子一次。」提高聲音道：「哼，你的惡毒心腸，難道我不知？你一來對我妒忌，二來心恨楊過，要揭穿這件事情，教他師徒二人終身遺恨。」

小龍女聽到「楊過」兩字，心中突的一跳，低低的道：「楊過，楊過。」說到這名字的時候，不自禁的感到一陣柔情密意，她盼望甄趙二人不住的談論楊過，只要有人說著他的名字，她就說不出的歡喜。

趙志敬也提高了聲音，恨恨的道：「我若不教這小雜種好好吃番傷心嘔血的大苦頭，難消心頭之恨，哼哼，不過……」甄志丙道：「不過他武功太強，你我不是他敵手，是不是？」趙志敬道：「那也未必，他一手旁門左道的邪派武功，何足為奇？但教撞在我手裏，哼哼！咱們全真派玄門武功是天下武術正宗，還會怕這小子？甄師弟，你好好瞧著，我不會讓他舒舒服服的送命，不是壞了他兩個招子，便是斷了他雙手，教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時讓你的小龍女姑娘在旁瞧著，那也有趣得緊啊。」

小龍女打了個寒噤，若在平時，她早已破窗而入，一劍一個的送了二人性命，但此時懊悶欲絕，只覺全身酸軟無力，四肢難動。

又聽甄志丙冷笑道：「你這叫做一廂情願。咱們的玄門正宗，未必就及得上人家的旁門左道。」趙志敬怒罵：「狗東西，全真教的叛徒！你與那小龍女有了苟且之事，連人家的武功也讚到天上去啦！」甄志丙連日受辱，此時再也忍耐不住，喝道：「你罵我甚麼？做人不可趕盡殺絕！」

趙志敬自恃對方的把柄落在自己手裏，只要在重陽宮中宣揚出來，前任掌教劉師伯、現任掌教丘師伯非將他處死不可，向著這第三代首座弟子之位，自己便大大的走近了一步，是以一直對他侮辱百端，而甄志丙確也始終不敢反抗，這時聽他竟然出言不遜，心想若不將他制得服服貼貼，自己便大計難成，踏上一步，反手出掌。

甄志丙沒料他竟會動手，急忙低頭，啪的一響，這一掌重重的打在他後頸之中，身子一晃，險些跌倒。他狂怒之下，抽出長劍，挺劍刺出。趙志敬側身避過，冷笑道：「好啊，你居然有膽子跟我動手。」說著便拔劍還擊。甄志丙低沉著嗓子道：「給你這般日夜折磨，左右也是個死，我今日本來是要去求人家殺了，贖我罪孽。」說著催動劍招，著著進逼。他是丘處機親授的高徒，武功與趙志敬各有所長。兩人所學招數全然相同，一動上手原是不易分出高下，但他鬱積在心，此時只求拚個同歸於盡，趙志敬卻另有重大圖謀，決不肯傷他性命，是以二三十招一過，趙志敬已給逼到了屋角之中，大處下風。

他二人在屋中乒乒乓乓的鬥劍，早有丐幫弟子去報知了郭芙。她忙披衣趕來，見小龍女站在窗下，叫了她一聲：「龍姑娘！」小龍女呆呆出神，竟聽而不聞。郭芙好奇心起，不即進屋，也在窗下一站，只聽得趙志敬伸劍左攔右架，口中卻在不乾不淨的譏嘲笑罵，語語都侵到小龍女身上：「你把小龍女上上下下脫得白羊似的，抱在懷裏，這可開心舒服吧？」

郭芙聽得屋內兩人越說越不成話，不便再站在窗下，一扭頭待要走開，卻見小龍女仍是呆呆的站著，似對二人的污言穢語絲毫不以為意，大是奇怪，低聲問道：「他們的話可是真的？」小龍女茫然點了點頭，道：「我不知道，也許……也許是真的。」郭芙頓起輕衊之心，哼了一聲，頭也不回的走了。

甄趙二道在激鬥之際，也已聽到房外有人說話，噹的一響，兩柄長劍一交，便即分開，齊聲問道：「是誰？」小龍女緩緩的道：「是我。」甄志丙全身打個寒戰，顫聲道：「你是誰？」小龍女道：「小龍女！」

這三字一出口，不但甄志丙呆若木雞，連趙志敬也是如同身入冰窟。那日大勝關英雄宴上，只一招便給她掌按前胸，受了重傷，此後將養多日方愈，跟她動手，實無招架餘地。他萬料不到小龍女竟也會在襄陽城中，適才自己這番言語十九均已給她聽見，一時之間嚇得魂飛魄散，只想：「怎生逃命才好？」

甄志丙正要去求小龍女殺了自己，伸手推開窗子，只見窗外花叢之旁，俏生生、淒冷冷的站著個白衣少女，正是自己日思夜想、魂牽夢縈，當世艷極無雙的小龍女！

甄志丙癡癡的道：「是你？」小龍女道：「不錯，是我。你們適才說的話，句句都是真的？」甄志丙點頭道：「是真的！你殺了我罷！」說著倒轉長劍，從窗中遞了出去。小龍女目發異光，心中淒苦到了極處，悲憤到了極處，只覺便是殺一千個、殺一萬個人，自己也已不是個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深愛楊過，眼見長劍遞來，卻不伸手去接，只茫然向甄趙二人望了一眼，實不知如何是好。

趙志敬瞧出了便宜，心想這女子神智失常，只怕瘋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伸手挽住了甄志丙的胳臂，獰笑道：「快走，快走，她捨不得殺你呢！」用力一拉，搶步出門。甄志丙早魂不守舍，全身沒了力氣，給他一拉，踉踉蹌蹌的跟了出去。趙志敬展開輕功，提氣急奔。甄志丙起初由他拉著，奔出數丈後，自身的輕功也施展出來。兩人投師學藝已久，全真派功夫練過不少，這一發力，頃刻間便奔到東城城門邊。

城門旁有十多名丐幫弟子隨著兩隊官兵巡邏。領頭的丐幫弟子認得甄趙二人，知他們是全真高士，仗義前來相助守城的，聽趙志敬說有要事急欲出城，好在此時城外並無敵軍來攻，當即下令開城。城門開得剛可容身，甄趙二人一躍便到了城外。領頭的丐幫弟子讚道：「好俊的輕身功夫！」待要閉城，眼前突然白影一閃，似有甚麼人出了城。他大吃一驚，問道：「甚麼？」那人影早已不見。他縱到城門口向外望時，此時天甫黎明，六七丈外便朦朦朧朧的瞧不清楚，那裏瞧到有人？他回身詢問，旁人均說沒瞧見甚麼。他揉了揉雙眼，暗罵：「見鬼！」料得是連日辛勞，眼睛花了。

甄趙二人不敢停步，直奔出數里才放慢腳步。趙志敬伸袖抹去額頭淋漓大汗，叫道：「好險，好險！」回頭向來路一看，不由得雙膝酸軟，險些摔倒，原來身後十餘丈外，一個白衣少女站定了腳步，呆呆的望著自己，卻不是小龍女是誰？趙志敬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啊」的一聲，脫口大呼，只道早已將她拋得無影無蹤，那知她始終跟隨在後，只是她足下無聲，自己竟毫沒知覺，只得拉住甄志丙的手臂又提氣狂奔。

他一口氣奔出十餘丈，回頭再望，只見小龍女仍不即不離的跟隨在後，相距三四丈遠近。趙志敬六神無主，掉頭又跑，他卻不敢時時向後返視，因每一回顧，心中多一次驚恐，雙腿漸漸無力，說道：「甄師弟，她此時要殺死咱二人，可說易如反掌，她定然另有奸惡陰謀。」甄志丙惘然道：「甚麼另有奸惡陰謀？」趙志敬道：「我猜想她是要擒住咱們，在天下英雄之前指斥你的醜行，打得我全真派從此抬不起頭來。」甄志丙心中一凜，他此時對自己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原要跪在小龍女面前，盼她一劍殺了，以贖己罪，但他自幼投在丘處機門下，師恩深重，威震天下的全真派若由己而敗，卻萬萬不可，想到此處，不由得背脊上全都涼了，腿下加勁，與趙志敬並肩飛奔。

兩人只揀荒野無路之處奔去，有時忍不住回頭一瞧，總見小龍女跟在數丈之外。古墓派輕功天下無雙，小龍女追蹤二人可說毫不費力，只是她遇上了這等大事，實不知如何處置才是，只得跟隨在後，不容二人遠離。

甄趙二人本就心慌意亂，見小龍女如影隨形的跟著，不免將她的用意越猜越惡，驚懼與時俱增，從清晨奔到中午，又自中午奔到午後未刻，四五個時辰急奔下來，饒是二人內力深厚，也已支持不住，氣喘吁吁，腳步踉蹌，比先前慢了一倍尚且不止。此時烈日當空，天氣炎熱，兩人自裏至外全身都已汗濕。又跑一陣，兩人又飢又渴，眼見前面有條小溪，不禁都橫了心：「就算被她擒住，那也無法。」撲到溪邊，張口狂飲溪水。

小龍女緩緩走到溪水上游，也掬上幾口清水喝了。臨流映照，清澈如晶的水中映出一個白衣少女，雲鬢花顏，真似凌波仙子一般。小龍女心中只覺空蕩蕩地，傷心到了極處，反而漠然，順手在溪邊摘了一朵小花插在鬢邊，望著水中倒影，癡癡的出神。

甄趙二人一面喝水，一面不住偷眼瞧她，見她似乎神遊物外，已渾然忘了眼前之事，兩人互相使個眼色，悄悄站起，躡步走到小龍女背後，一步步的漸漸走遠，數次回首，見她始終望著溪水，於是加快腳步，向前急走，不久便又到了大路。

兩人只道這次真正脫險，那知甄志丙偶一返顧，見小龍女又已跟在身後。甄志丙自那晚玷污了小龍女後，初時自慶艷福，但後來良心自責，半夜撫心自問，越來越覺罪孽深重，幾次想要向師父長春子自懺罪過，求師父重罰，但覺這麼一來，不免損了小龍女冰清玉潔的名聲，在他心中，小龍女猶似天上一般高不可攀，只想要求她一劍將自己殺了，再將自己罪過誇大一番，寫成一信，呈給師父，說自己去偷看小龍女更衣沐浴，偷看不成，卻給小龍女擒獲處死，如此則全真派也不會怨怪小龍女殺了自己，同時不損小龍女絲毫清名。他此刻懷中藏了此信，只盼有機將信交給小龍女，再請她一劍殺死。

自那晚之後，他心中苦受熬煎，趙志敬在旁看出端倪，又拿到了他先前在小龍女生日送禮的親筆禮單，不斷冷嘲熱諷，要逼他向掌教自認敗壞全真教名聲的大罪，若非如此，甄志丙遭斥責之後，第三代弟子首座之位，仍將落入最人多勢盛的長春子門下，例如李志常、尹志平等人，只有讓丘處機自愧，首座之位才有可能落入其手。甄志丙內受良心煎熬，外遭趙志敬逼迫，猶似身在地獄，苦不堪言，這時身心疲憊渾不想再逃，叫道：「罷了，罷了！趙師哥，咱們反正逃不了，我去請她殺了我罷！」說著停住了腳步。

趙志敬大怒，喝道：「你是死有應得，我幹麼要陪著你送終？」拉著他手臂要走。甄志丙心灰意懶，不想再逃。趙志敬又害怕又憤怒，陡地一掌，反手打了他一記耳光。甄志丙怒道：「你又打我？」回手出掌。小龍女見兩人忽又動手，大是奇怪。

※※※

就在此時，迎面馳來兩騎馬，馬上是兩名傳達軍令的蒙古信差。趙志敬心念一動，低聲道：「搶馬！咱們假裝打架，別引起小龍女疑心。」當即揮掌劈去。甄志丙舉手擋開，還了一掌，趙志敬退了幾步，兩人漸漸打到大路中心。兩名蒙古兵去路受阻，勒馬呼叱。甄趙二人突然躍起，分別將兩名蒙古兵拉下馬背，擲在地下，跟著翻身上馬，向北急馳。

兩匹馬都是良馬，奔跑迅速。兩人回頭望時，見小龍女並未跟來，趙志敬這才放心。向北馳出十餘里，到了一處三岔路口。趙志敬道：「她見二馬向北，咱們偏偏改道往東。」韁繩向右一帶，兩騎馬上了向東的岔道。傍晚時分，到了一個小市鎮上。

二人整日奔馳，驚疲交集，粒米未曾入口，疲耗過甚，飢火難熬，找到一家飯鋪，命夥計切盤牛肉，拿三斤薄餅。趙志敬坐下後驚魂略定，想起今日之險，猶有餘悸，只不知小龍女何以總是在後跟隨，卻不動手。甄志丙臉如死灰，垂下了頭，兀自魂不守舍。不久牛肉與薄餅送了上來，二人舉筷便吃，忽聽得飯鋪外人喧馬嘶，吵嚷起來，有人大聲喝道：「這兩匹馬是誰的？怎地在此處？」呼叫聲中帶有蒙古口音。

趙志敬站起身來，走到門口，只見一個蒙古軍官帶著七八名兵卒，指著甄趙二人的坐騎正自喝問。飯鋪的夥計驚呆了，不住打躬作揖，連稱：「軍爺，大人！」

趙志敬給小龍女追逼了一日，滿腔怒火正無處發洩，見有人惹上頭來，當即挺身上前，大聲道：「牲口是我的！幹甚麼？」那軍官道：「那裏來的？」趙志敬道：「是我自己的！關你甚麼事？」此時襄陽以北全已淪入蒙古軍手中，大宋百姓慘遭屠戮欺壓，那有人敢對蒙古官兵如此無禮？那蒙古軍官見趙志敬身形魁梧，腰間懸劍，心中存了三分疑忌：「你是買來的還是偷來的？」

趙志敬怒道：「甚麼買來偷來？是道爺觀中養大的。」那軍官手一揮，喝道：「拿下了！」七八名兵卒各挺兵刃，圍了上來。趙志敬手按劍柄，喝道：「憑甚麼拿人？」那軍官冷笑道：「偷馬賊！當真是吃了豹子心肝，動起大營的軍馬來啦，你認不認？」說著披開馬匹後腿的馬毛，露出兩個蒙古字的烙印。原來蒙古軍馬均有烙印，註明屬於某營某部，以便辨認。趙志敬順手從蒙古軍士手中搶來，那裏知曉？此時一見，登時語塞，強辯道：「誰說是蒙古軍馬？我們道觀中的馬匹便愛烙上幾個記，難道犯法了麼？」

那軍官大怒，心想自南下以來，從未見過如此強橫的狂徒，搶上來伸手便抓。趙志敬左手一勾，反掌抓住了他手腕，跟著右掌揮出，拿住了他背心，將他身子高高舉起，在空中打了三個旋子，跟著向外一送。那軍官身不由主的飛了出去，剛好摔進了一家磁器鋪子，只聽乒乓、嗆啷之聲不絕，一座座磁器架子倒將下來，碗碟器皿紛紛跌落，那軍官全身被磁器碎片割得鮮血淋漓，壓在磁器堆中，又怎爬得起身？眾兵卒搶上來救護。

趙志敬哈哈大笑，回入飯鋪，拿起筷子又吃。這亂子一闖，鎮上家家店鋪關上了門板，飯鋪的顧客霎時間走得乾乾淨淨，均想蒙古軍暴虐無比，此番竟有漢人毆打蒙古軍官，只怕血洗全鎮也是有的。趙志敬吃了幾口，忽見飯鋪掌櫃走上前來，噗的一聲，跪倒在地，連連磕頭。趙志敬知他怕受牽連，一笑站起，說道：「我們也吃飽了，你不用害怕，我們馬上就走。」掌櫃的嚇得臉如土色，更不住的磕頭。

甄志丙道：「他怕咱們一走，蒙古兵問飯鋪子要人。」他素來精明強幹，只是對小龍女癡心狂戀，這才作事荒謬乖張，日常處事其實遠勝於趙志敬，因此馬鈺、丘處機等均有意命他接任掌教，此時心念一轉，說道：「快拿上好的酒饌來，道爺自己作事自己當，你們怕甚麼了？」掌櫃的喏喏連聲，爬起身來，忙吩咐趕送酒饌。

那軍官受傷不輕，掙扎著上了馬背。趙志敬笑道：「甄師弟，今日受了一天惡氣，待會須得打他們個落花流水。」甄志丙哼了一聲，眼見那蒙古軍官帶領士兵騎馬走了。飯鋪中眾人慌成一團，精美酒食紛紛送上，堆滿了一桌。

甄趙二人吃了一陣，甄志丙突然站起身來，反手一掌，將在旁侍候的夥計打倒在地。掌櫃的大驚，三腳兩步的趕了過來，陪笑道：「這該死的小子不會侍候，道爺息怒……」話未說完，甄志丙飛起左腿，輕輕將他踢倒在地。趙志敬還道他神智兀自錯亂，叫道：「甄師弟……你……」甄志丙掀起旁邊一張桌子，碗碟倒了一地，隨即又將兩名夥計打倒，順手點了各人穴道，雙手一拍，道：「待會蒙古官兵到來，見你們店中給打得這般模樣，就不會遷怒你們了，懂不懂？你們自己不妨再打個頭破血流。」

眾人恍然大悟，連稱妙計。眾店伴當即動手，你打我，我打你，個個衣衫撕爛，目青鼻腫。過不多時，忽聽得青石板街道上馬蹄聲響，數乘馬急馳而至。眾店伴紛紛倒地，大呼小叫：「啊喲，打死人啦！」「痛啊，痛啊！」「道爺饒命！」

馬蹄聲到了飯鋪門前果然止息，進來四名蒙古軍官，後面跟著一個身材高瘦的藏僧，一個又黑又矮的胡人，那胡人雙腿已斷，雙手各撐著拐杖。蒙古軍官見飯鋪中亂成這等模樣，皺起眉來，大聲呼喝：「快拿酒飯上來，老爺們吃了便要趕路。」

掌櫃的一楞，心想：「原來這幾個軍爺是另一路的。待那挨了打的軍爺領了人來，卻又怎地？」正自遲疑，幾名軍官已揮馬鞭夾頭夾腦劈將過來。那掌櫃的忍著痛連聲答應，苦於爬不起身，當下另有夥計上前招呼，安排席位。

※※※

那僧人便是金輪國師，黑矮胡人自是尼摩星了。他二人那日踏中冰魄銀針，在山洞外糾纏廝打，雙雙跌落山崖。幸好崖邊生有一株大樹，國師於千鈞一髮之際伸出左手牢牢抓住。尼摩星其時已半昏半醒，卻仍緊抱國師不放。國師看清了周遭情勢，左手運勁一推，兩人齊往崖下草叢中跌落，順著斜坡骨碌碌的滾了十餘丈，直到深谷之底方始停住。兩人四肢頭臉給山坡上的沙石荊棘擦得到處都是傷痕。

國師右手反將過來，施小擒拿手拗過尼摩星的手臂，喝道：「你到底放是不放？」尼摩星昏昏沉沉中無力反抗，給他一拗之下，左臂鬆開，右手卻仍抓住他後心。國師冷笑道：「你雙足中了劇毒，不想法子救命，胡鬧些甚麼？」

尼摩星低頭看時，見一雙小腿已腫得碗口粗細，知道若不急救，轉眼性命難保，一咬牙，拔出插在腰間鐵蛇，喀喀兩響，將兩條小腿一齊砍下，登時鮮血狂噴，人也暈了過去。國師見他如此勇決，倒也好生佩服，又想他雙足殘廢，從此不足為患，伸手點了他雙腿膝彎處的「曲泉穴」及大腿上的「五里穴」，先止血流，然後取出金創藥敷上創口，撕下他外衣包紮了斷腿。

天竺武士大都練過瑜伽，又練過睡釘板、坐刀山等等忍痛之術，尼摩星更是此中能手，他一等血止，便坐了起來，說道：「好，你救了我的，咱們怨仇便不算的。」國師微微苦笑，心想：「你雙腳雖失，身上劇毒倒已除了，我的處境反不如你。」盤膝坐下運功，強將足底的毒氣緩緩逼出，一個多時辰之中只逼出一小撮黑水，但已累得心跳氣喘。

兩人在荒谷之中將養了一日一夜，國師以上乘內功逼出了毒質，尼摩星的傷口也不再流血，折了兩段樹枝作拐杖，這才出得谷來。不久與幾個蒙古軍官相遇，同返忽必烈大營，卻在這市鎮上與甄趙二人相遇。

甄志丙與趙志敬見到國師，相顧失色。二人在大勝關英雄大會之中曾見他顯示武功，委實驚世駭俗，此刻狹路相逢，心中都慄慄危懼。二人使個眼色，便欲脫身走路。

那日英雄大會，中原豪傑與會的以千百數，甄趙識得國師，國師卻不識二道。他雖見飯鋪中打得人傷物碎，但此刻兵荒馬亂，處處殘破，也不以為意。他這次前赴襄陽，鬧了個大敗而歸，見到忽必烈時不免臉上無光，心中只在籌思如何遮掩，見兩個道士坐著吃飯，自毫不理會。

就在此時，飯鋪外突然一陣大亂，一群蒙古官兵衝了進來，一見甄趙二人，呼叱叫嚷，便來擒拿。甄志丙見國師座位近門，若向外奪路，經過他身畔，只怕他出手干預，低聲說道：「從後門逃走！」伸手將一張方桌一推，忽朗朗一聲響，碗碟湯水打成一地，兩人躍起身來，奔向後門。

甄志丙將要衝到後堂，回頭一瞥，只見國師拿著酒杯，低眉沉吟，對店中這番大亂似乎視而不見，心中一喜：「他不出手便好。」突然眼前黃影閃動，金輪國師縱到身前，雙手外分，搭在甄趙二人肩頭，笑道：「兩位請坐下談談如何？」他出手並無凌厲之態，但雙手這麼一搭，二道竟閃避不了，只覺登時有千斤之力壓在肩頭，沉重無比，惟有急運內力相抗，那裏還敢答話？只怕張口後內息鬆了，自肩至腰的骨骼都要為他壓斷。

這時衝進來的蒙古官兵已在四周圍住，領頭的將官是個千戶，識得國師是蒙古護國法師，四大王忽必烈對他極為倚重，上前行禮，說道：「國師爺，這兩個賊道偷盜軍馬，毆打官兵，多蒙國師爺出手……」他話未說完，向甄志丙連看數眼，突然問道：「這位可是甄志丙甄道爺？」甄志丙點了點頭，卻不認得那人是誰。國師將搭在他肩頭的手略略一鬆，稍減下壓之力，心想：「這兩個道士不過四十歲左右，內功居然如此精純，倒也不易。」那蒙古千戶笑道：「甄道爺不認識我了麼？十九年前，咱們曾一同在花刺子模沙漠中烤黃羊吃，我叫薩多。」

甄志丙仔細一瞧，喜道：「啊，不錯，不錯！你留了大鬍子，我不認得你啦！」薩多笑道：「小人東西南北奔馳了幾萬里，頭髮鬍子都花白了，道爺的相貌可沒大變啊。怪不得成吉思汗說你們修道之士都是神仙。」轉頭向國師道：「國師爺，這位道爺從前到過西域，是成吉思汗請了去的，說起來都是自己人。」國師點了點頭，收手離開二人肩頭。

當年成吉思汗邀請丘處機前赴西域相見，諮以長生延壽之術。丘處機萬里西遊，帶了一十八名弟子隨侍，甄志丙是門下弟子，也在其內。成吉思汗派了二百軍馬供奉衛護丘處機諸人。那時薩多只是一名小卒，也在這二百人之內，是以識得甄志丙。他轉戰四方二十年，積功升為千戶，不意忽然在此與他相遇，極是歡喜，命飯鋪中夥計快做酒飯，自己末座相陪，對甄志丙好生相敬，那盜馬毆官之事自一笑而罷。薩多詢問丘處機與其餘十七弟子安好，說起少年時的舊事，不由得虯髯戟張，豪態橫生。

國師也曾聽過丘處機的名頭，知他是全真派第一高手，試出甄趙二人內力不弱，心想全真派內功果然名不虛傳，自己此番幸得一出手便制了先機，否則當真動手，卻也須二三十招之後方能取勝。

突然間門口人影一閃，進來一個白衣少女。國師、尼摩星、甄趙二道心中都是一凜，進來的正是小龍女。這中間只有尼摩星心無芥蒂，大聲道：「絕情谷的新娘子，你好！」小龍女微微頷首，在角落裏一張小桌旁坐了，對眾人不再理睬，向店伴低聲吩咐了幾句，命他做一份口蘑素麵。

甄趙二人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大是惴惴不安。國師也怕楊過隨後而來，他生平無所畏懼，就只怕楊龍二人雙劍合璧的「玉女素心劍法」。三人各懷心事，不再說話，只大嚼飯菜。甄趙二人此時早已吃飽，但如突然默不作聲，不免惹人疑心，只得吃個不停，好使嘴巴不空。

薩多卻是興高采烈，問道：「甄道長，你見過我們四王子麼？」甄志丙搖了搖頭。薩多道：「忽必烈王爺是拖雷四王爺的第四位公子，英明仁厚，軍中人人擁戴。小將正要去稟報軍情，兩位道爺若無要事在身，便請同去一見如何？」甄志丙心不在焉，又搖了搖頭。趙志敬心念一動，問國師道：「大師也是去拜見四王子麼？」國師道：「是啊！四王子真乃當今人傑，兩位不可不見。」趙志敬喜道：「好，我們隨大師與薩多將軍同去便是。」伸手桌下在甄志丙腿上一拍，向他使個眼色。薩多大喜，連說：「好極，好極！」

甄志丙的機智才幹本來遠在趙志敬之上，但一見了小龍女，登時迷迷糊糊，神不守舍，只想如何求她殺了自己，又將懷中寫給師尊丘處機的信交給她，過了好一陣子才明白趙志敬的用意，他是要藉國師相護，以便逃過小龍女的追殺。

各人匆匆用罷飯菜，相偕出店，上馬而行。國師見楊過並未現身，放下了心，暗想：「全真教是中原武林的一大宗派，若能籠絡上了以為蒙古之助，實是奇功一件。明日見了王爺，也有個交代。」當下言語中對甄趙二人著意接納。

此時天色漸黑，眾人馳了一陣，只聽背後蹄聲得得，回過頭來，只見小龍女騎了一匹棗騮馬遙遙跟隨在後。國師心中發毛，暗想：「單她一人決不是我對手，何以竟敢如此大膽，跟隨不捨？莫非楊過那小子在暗中埋伏麼？」他與甄趙二道初次相交，唯恐稍有挫折，墮了威風，當下只作不知。

眾人馳了半夜，到了一座林中。薩多命隨行軍士下鞍歇馬，各人坐在樹底休息。只見小龍女下了馬鞍，與眾人相隔十餘丈，坐在林邊。她行動越詭秘，國師越持重，不敢冒然出手。趙志敬見尼摩星曾與小龍女招呼，不知她與國師有何瓜葛，不敢向她多望一眼。歇了半個時辰，眾人上馬再行，出得林後，只聽蹄聲隱隱，小龍女又自後跟來。

直至天明，小龍女始終隔開數十丈，跟隨在後。

這時來到一處空曠平原，國師縱目眺望，四下裏並無人影，毒念陡起：「我生平縱橫無敵，來到中原，卻接連敗在小龍女和楊過那小子雙劍合璧之下。今日她對我緊追不捨，定無善意，我何不出其不意的驟下殺手，將她斃了？她便有幫手趕到，也已不及救援。此女一死，世間無人再能制我。」他心念已決，正要勒馬停步，忽聽得前面玎玲、玎玲的傳來幾下駝鈴聲，數里外塵頭大起，一彪人馬迎頭奔來。

※※※

國師好生懊悔：「若知她的後援此刻方到，我早就該下手了。」忽聽薩多「咦」的一聲，叫道：「奇怪！」國師見對面奔來的是四頭駱駝，右首第一頭駱駝背上豎著一面大旗，旗桿上七叢白毛迎風飄揚，正是忽必烈的帥纛，但遠遠望去，駱駝背上卻無人乘坐。薩多道：「王爺來了！」縱馬迎上，馳到離駱駝相隔半里之外，滾鞍下馬，恭恭敬敬的站在道旁。

國師心想：「王爺來此，可不便殺這女子了。」他自重身分，若讓忽必烈見他下手殺一孤身少女，不免受其輕視，緩緩馳近，但見四頭駱駝之間懸空坐著一人。那人白鬚白眉，笑容可掬，竟是周伯通。

只聽他遠遠說道：「好啊，好啊，大和尚、黑矮子，咱們又在這裏相會，還有這個嬌嬌滴滴的小姑娘也來啦。」國師心中奇怪，此人花樣百出，又怎能懸空而坐？待得雙方又近了些，這才看清，原來四頭駱駝之間幾條繩子結成一網，周伯通便坐在繩網之上。

周伯通向來不去重陽宮，與馬鈺、丘處機諸人也極少往來，因此甄志丙與趙志敬與他並不相識。他們雖曾聽師父說起過有這麼一位獨往獨來、遊戲人間的師叔祖，但久未聽到他的消息，多半已不在人世，此刻相見，均未想到是他。

國師雙眉微皺，心想此人武功奇妙，極不好惹，問道：「王爺在後面麼？」周伯通向後一指，笑道：「過去三四十里，便是他的王帳。大和尚，我勸你此刻還是別去為妙。」國師道：「為甚麼？」周伯通道：「他正在大發脾氣，你這一去，只怕他要砍掉你的光頭。」國師慍道：「胡說八道！王爺為甚麼發脾氣？」周伯通指著豎在駱駝背上的王旗，笑道：「王爺的王旗給我偷了來，他幹麼不發脾氣？」國師一怔，問道：「你偷了王旗來幹麼？」周伯通道：「你識得郭靖麼？」國師點點頭道：「怎麼？」周伯通笑道：「他是我的結義兄弟。咱哥兒倆有十多年不見啦，我牽記得緊，這便要瞧瞧去。他在襄陽城跟蒙古人打仗，我就偷了蒙古王爺的王旗，給他送一份大禮。」

國師猛吃一驚，暗想此事可十分糟糕，襄陽城攻打不下，連王旗也給敵人搶了去，這個臉可丟得大了，非得想個法兒將旗子奪回不可。

只見周伯通一聲呼喝，四頭駱駝十六隻蹄子翻騰而起，一陣風般向西馳去，遠遠繞了個圈子，這才奔回。王旗在風中張開，獵獵作響。周伯通站直身子，手握四韁，平野奔馳，大旗翻捲，宛然是大將軍八面威風。

但見他得意非凡，奔到臨近，「得兒」一聲，四頭駱駝登時站定，想是他手勁厲害，勒得四駝不得不聽指揮。周伯通笑道：「大和尚，我這些駱駝好不好？」國師大拇指一豎，讚道：「好得很，佩服之至！」心中卻在尋思如何奪回王旗。

周伯通左手一揮，笑道：「大和尚、小姑娘，老頑童去也！」

甄志丙與趙志敬聽到「老頑童」三字，脫口呼道：「師叔祖？」一齊翻鞍下馬。甄志丙道：「這位是全真派的周老前輩麼？」

周伯通雙眼骨碌碌的亂轉，道：「哼，怎麼？小道士快磕頭罷。」

甄趙二人本要行禮，聽他說話古裏古怪，卻不由得一怔，生怕拜錯了人。周伯通問道：「你們是那個牛鼻子的門下？」甄志丙恭恭敬敬的答道：「趙志敬是玉陽子王道長門下，弟子甄志丙是長春子丘道長門下。」

周伯通道：「哼，全真教的小道士一代不如一代，瞧你們也不是甚麼好腳色。」突然雙腳一踢，兩隻鞋子分向二人面門飛去。

甄志丙眼看鞋子飛下來的力道並不勁急，便在臉上打中一下，也不礙事，不敢失了禮數，仍躬身行禮，趙志敬卻伸手去接。那知兩隻鞋子飛到二人面前三尺之處突然折回。趙志敬一手抓空，眼見左鞋飛向右邊，右鞋飛向左邊，繞了一個圈子，在空中交叉而過，回到周伯通身前。周伯通伸出雙腳，套進鞋中。

這一下雖是遊戲行逕，但若非內力深厚，決不能將兩隻鞋子踢得如此恰到好處。金輪國師與尼摩星曾在忽必烈營帳中見過他飛戟擲人、半途而墮的把戲，這飛鞋倒回的功夫其理相同，只踢出時足尖上加了一點回勁，見了也不怎麼驚異，趙志敬伸手抓了個空，卻不禁大為駭服，憑他武功，便有極厲害的暗器射來，也能隨手接過，豈知一隻緩緩飛來的破爛鞋子竟會抓不到手，再無懷疑，跟著甄志丙拜倒，說道：「弟子趙志敬叩見師叔祖。」

周伯通哈哈大笑，說道：「丘處機與王處一眼界太低，儘收些不成器的弟子，罷了罷了，誰要你們磕頭？」大叫一聲：「衝鋒！」四頭駱駝豎耳揚尾，發足便奔。

國師飛身下馬，身形晃處，已擋在駱駝前面，叫道：「且慢！」雙掌分別按在一頭駱駝前額。四頭駱駝正自向前急衝，被他這麼一按，竟倒退兩步。

周伯通大怒，喝道：「大和尚，你要打架不成？老頑童十多年沒逢對手，拳頭發癢，來來來，咱們便來鬥幾個回合。」他生平好武，但近年來武功越練越強，要找尋對手艱難無比，他見國師身手了得，正可陪身己過招，說著便要下駝動手。

國師搖手道：「我生平不跟無恥之徒動手。你只管打，我決不還手。」周伯通大怒，道：「你怎敢說我是無恥之徒？」國師道：「你明知我不在軍營，便去偷盜王旗，這不是無恥麼？你自知非我敵手，覷準我走開了，這才偷偷去下手。嘿嘿，周伯通，你太不要臉了。」周伯通道：「好，我是不是你敵手，咱們打一架便知。」國師搖頭說道：「我說過不跟無恥之徒動手，你勉強我不來。我的拳頭很有骨氣，打在無恥之徒身上，拳頭要發臭的，三年另六個月中，臭氣不會褪去。」周伯通怒道：「依你說便怎地？」國師道：「你將王旗讓我帶去，今晚你再來盜，我在營中守著。不論你明搶暗偷，只要取得到手，我便佩服你是個大大的英雄好漢。」

周伯通最不能受人之激，事情越難，越要做到，拔下王旗，向他擲去，叫道：「接著了，今晚我來盜便是。」國師伸手接住，旗桿入手，才知這一擲之力大得異乎尋常，忙運內勁相抗，還是退了兩步，這才拿樁站住。倘若內力稍差，立時便給王旗撞得仰天一交。

四頭駱駝本來發勁前衝，但被國師掌力抵住了，他掌力陡鬆，四頭駱駝忽地同時跳起，躍出二丈有餘，向前急奔。眾人遙望周伯通的背影，並見四頭駱駝越跑越遠，漸漸縮成四個小黑點。

國師呆了半晌，將王旗交給薩多，說道：「走罷！」

※※※

國師心想這老頑童行事神出鬼沒，人所難測，須當用何計謀，方能制勝？在馬上凝神思索，一時卻無善策，偶然回顧，見甄趙二人交頭接耳，低聲說話，不住回頭去望小龍女，卻又不敢多看，臉上大有懼色。他心念一轉：「這姑娘莫非是為兩個道士而來？」出言試探：「甄道兄，你和龍姑娘素來相識麼？」甄志丙臉色徒變，答應了聲：「嗯。」國師更知其中大有緣故，問道：「你們得罪了她，她要尋你們晦氣，是不是？這姑娘厲害得緊，你們和她作對，那可是凶多吉少啊。」他於甄龍二人之間的糾葛半點不知，只是見二道神色驚惶，設詞探問，竟一問便中。

趙志敬乘機道：「她也得罪過大師啊，當日英雄會上，大師曾輸在她的手下，此仇不可不報。」國師哼了一聲，道：「你也知道？」趙志敬道：「此事傳揚天下，武林豪傑，誰不知聞。」國師心道：「這道士倒也厲害。我欲以他制敵，他卻想激得我出手助他脫困。」又想：「這兩人也非平庸之輩，跟他們坦率言明，事情反而易辦。」說道：「這龍姑娘要取你們性命，你們敵她不過，便想要我保護，是也不是？」

甄志丙怒道：「甄某死就死了，何須托庇於旁人？何況大師未必便能勝她。」國師見他凜然而言，絕非作偽，不禁一愕，心道：「難道我所料不對？」一時摸不準二人心意，淡淡一笑，說道：「她與楊過雙劍合璧，自有其厲害之處。此時她孤身落單，我取她性命可說易如反掌。」趙志敬搖頭道：「只怕未必。江湖上人人都說，大勝關英雄大會，金輪國師敗於小龍女手下。」

國師笑道：「老衲養氣數十年，你用言語激我，又有何用？」他聽趙志敬如此說法，知他切盼自己與小龍女動手。當周伯通現身之前，他本想出手殺了小龍女，但此時已與周伯通訂約盜旗，頗有需用甄趙二人之處，倘若殺了小龍女，便不能挾制二道了，意示閒暇，雙手合什，說道：「既然如此，老衲先行一步。二位了斷了龍姑娘之事，請來王爺大營過訪便是。」說著一提韁繩，縱馬便行。

趙志敬大急，心想只要他一走開，小龍女趕上前來，自己師兄弟二人不知要受如何的苦刑荼毒，想起當日終南山上玉蜂螫身之痛，不由得心膽俱裂，看來這和尚不但武功高強，智謀也遠在自己之上，眼見他逕自前行，拍馬追上，叫道：「大師且慢！小道路徑不熟，相煩指引，永感大德。」

國師聽了「永感大德」四字，微微一笑，心想：「多半是這姓趙的得罪了龍姑娘，才怕成這樣，那姓甄的卻是事不關己。」說道：「那也好，待會老衲說不定也有相煩之處。」趙志敬忙道：「大師有何差遣，小道無不從命。」國師和他並騎而行，隨口問起全真教情況，趙志敬毫不隱瞞，一一實說。甄志丙迷迷糊糊的跟隨在後，毫沒留心二人說些甚麼。

國師道：「原來馬道長已不幸謝世，可惜之至，聽說現任掌教丘道長年紀也不小了？」趙志敬道：「是，丘師伯也已年近古稀。」國師道：「那麼丘道長交卸掌教之後，該當由尊師王道長接充了。」這一言觸中了趙志敬心事，臉色微變，道：「家師也已年邁。全真六子近年來精研性命之學，掌教的俗務，多半是要交給我這個甄師弟接手。」

國師見他臉上微有悻悻之色，低聲道：「我瞧這位甄道兄武功雖強，卻還不及道兄，至於精明幹練，更與道兄差得遠了。掌教大任，該當由道兄接充才是。」這幾句話趙志敬在心中已蘊藏了七八年之久，但從未宣之於口，今日給國師說了出來，不由得怨恨之情更見於顏色。

全真六子本來丘處機的三徒尹志平任三代弟子首座，隱然為他日掌教的接班人，但尹志平近年來勤研煉丹修仙之道，恬退自修，不願多理俗務。全真七子中長春子一派獨大，弟子最多，六子商議之後，議定由丘處機的次徒甄志丙任三代弟子首座，日後可望接任掌教。初時趙志敬不過心中不服，暗存妒忌，但自抓到了甄志丙的把柄後，即便處心積慮的要設法奪取他這職位。甄志丙污辱小龍女，實犯教中大戒，如為掌教師尊所知，勢必性命難保。但趙志敬自知以武功而論，第三代弟子中無出己右，但因生性魯莽暴躁，不為全真六子所喜，師兄弟也多半和他不睦，縱然甄志丙身敗名裂，這掌教的位子還是落不到自己身上，他一直隱忍不發，便是為此。

國師鑑貌辨色，猜中了他的心思，暗想：「我若助他爭得掌教，他便死心塌地的為我所用。全真教勢力龐大，信士如雲，能得該教相助，於王爺南征大有好處，大功更勝於刺殺郭靖。」暗自籌思，不再與趙志敬交談。

午牌時分，一行人來到忽必烈的大營。國師回頭望去，只見小龍女騎著驢子站在里許之外，不再近前，心想：「有她在外，不怕這兩個道士不上鉤。」

※※※

眾人進了王帳，忽必烈正為失旗之事大為煩惱。要知王旗是三軍表率，征戰之際，千軍萬馬全隨王旗進退，實是軍中頭等重要的物事，突然神不知鬼不覺的給人盜去，直如打了一個大大敗仗。他見國師攜了王旗回來，心下大喜，忙起座相迎。

忽必烈雄才大略，直追乃祖成吉思汗，一聽國師引見甄趙二人，說是全真教的高士，當即大加接納，顯得愛才若渴，對王旗的失而復得竟似沒放在心上，吩咐設筵接風。甄志丙心神不定，全副心思只想著小龍女。趙志敬卻是個極重名位之人，見這位蒙古王爺竟對自己如此禮遇，不禁喜出望外。

忽必烈絕口不提國師等行刺郭靖不成之事，只不住推崇尼摩星忠於所事，以致雙腿殘廢，酒筵上請他坐了首位，接連與他把盞，尼摩星感激知遇，心想只要他再有差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旁人瞧著也都大為心折。

酒筵過後，忽必烈對國師道：「國師，大汗派我南征，受阻於襄陽，出師不利，這次竟連王旗也給敵人盜去，大折銳氣，虧得國師奪回，功勞不小。今日行止，還請國師多加指點，咱們這就到後帳相議軍情。」當下金輪國師隨同忽必烈來到後帳，尼摩星自與尹克西、瀟湘子、趙甄二人在大帳喝酒談天。

忽必烈坐定後，命人請謀臣子聰來商議。子聰和尚原名劉秉忠，雖出家為僧，但足智多謀，精通韜略，忽必烈甚為倚重。子聰對金輪國師說道：「國師，令賢徒霍都王子身手不凡，他一直不肯吐露，晚輩後來跟他長談，才得知他的來歷，咱們請他來一起談談可好？」金輪國師點點頭。子聰派人去請霍都來到後帳，忽必烈問起來歷，才知他是成吉思汗義兄札木合的孫子。

札木合和成吉思汗失和交戰，為義弟所擒，成吉思汗顧念結義之情，欲饒了札木合性命。札木合卻甘願就死，只求不流鮮血。成吉思汗為防札木合龐大部族作亂反叛，只得下令將札木合壓死，不流一滴鮮血。依蒙古人習俗，不流血而死，靈魂可以升天。成吉思汗念舊，下令札木合的子孫世世代代封為王子。霍都王子之稱便由此而來。他心高氣傲，不願坐享尊榮，拜了金輪大喇嘛為師，苦練武功，居然也有小成。他在朝裏做官，很會諂諛奉承，得到大汗窩闊台的歡心，窩闊台逝世後，皇后尼瑪察臨朝當權，對霍都仍相當寵信。霍都自知因出身關係，在蒙古軍政中並無重大前途，仗著師父之力，在江湖武人及蒙古喇嘛教中努力。

忽必烈查閱部族發給他的羊皮身世書後，得知是實，問起朝中情形。霍都稟告說，尼瑪察皇后臨朝後，信任權臣溫都爾哈瑪爾，對老臣耶律楚材多方貶斥，後來將其下毒害死，又殺了其子耶律鑄，下令追殺其家屬，得悉耶律鑄的弟妹等人逃到了南朝，命霍都稟報忽必烈後逮捕斬殺，以絕後患。忽必烈把子聰拉到一旁，低聲問道：「大師，你瞧怎樣？」子聰道：「啟稟王爺，先耶律相爺有功於國，英明公正，實有大功，該當保護他的子孫。」忽必烈點頭，低聲道：「皇后信用奸邪，咱們須得事事小心。」回轉身來，對霍都道：「耶律宰相是大大的忠臣，一時受冤，日後必可平反，他的家屬逃到南朝，咱們暫且不理吧！」

跟著商議進攻宋朝之事。子聰說道，眼下蒙古軍後方多受漢人騷擾，進軍不順，不如暫且退兵，肅清後方之後進兵，可策萬全。忽必烈攻打襄陽失利，也有點灰心，點頭稱是。問起後方情狀，得知主要大患一是全真教，二是丐幫，這兩個教幫都忠於大宋，蒙古軍南侵，他們不斷在蒙軍後方斬兵殺將，牽制得很厲害。

忽必烈長長嘆了口氣，說道：「我祖父當年教導子孫和大將，用兵之道：『勢利則進，順勢猛打，不利則止，待時再舉。用兵者勢也，不可逆時逆勢。順勢則勝，逆勢則亡。』咱們下令暫且退兵，再定進退。」對金輪國師道：「國師，誅滅北方全真教和丐幫這兩件事，小王就奉託國師全權處理了，那也須乘勢而行，並不急在一時。他們漢人說：欲速則不達，也是挺有道理的。霍都，丐幫的事，你就多用一點心吧！」國師和霍都都站起身來，躬身遵命。

國師回到大帳，與甄趙二道相會，陪著二人到旁帳休息。甄志丙心神交疲，倒頭便睡。國師道：「趙兄，左右無事，咱們出去走走。」兩人並肩走出帳來。

趙志敬舉目見小龍女坐在遠處一株大樹下，那匹黃馬繫在樹上，不禁臉上變色。國師只作不見，再詳詢全真教中諸般情狀，態度甚為客氣親厚。

北宋道教本只正乙一派，由江西龍虎山張天師統率。自金人侵華，宋室南渡，河北道教新創三派，是為全真、大道、太乙三教，其中全真尤盛，教中道士行俠仗義，救苦卹貧，多行善舉。是時北方淪於異族，百姓痛苦不堪，眼見朝廷規復無望，黎民往往把全真教視作救星。當時有人撰文稱：「中原板蕩，南宋孱弱，天下豪傑之士，無所適從……重陽宗師、長春真人，超然萬物之表，獨以無為之教，化有為之士，靖安東華，以等明主，而為天下式」云云。當其時大河以北，全真教與丐幫的勢力有時還勝過官府。蒙古軍南侵，後方常受牽制，國師受忽必烈之命予以誅滅，便欲詳細知其內情。趙志敬見國師待己親厚，心下感激，有問必答，於本教勢力分布、諸處重鎮所在等情，盡皆舉實以告。

兩人邊說邊行，漸漸走到無人之處。國師嘆了口氣，說道：「趙道長，貴教得有今日規模，實在不易。老衲無禮，卻要說劉、丘、王諸位道長見識太也胡塗，怎能將掌教的大任傳之於甄道兄呢？」趙志敬這些日來一直便在籌算，要待甄志丙接任掌教之後，全真六子逐一凋逝，便逼他將掌教之位讓給自己。但他性子急躁，想起此事究屬渺茫，便算成功，也不知要在多少年之後，聽國師提及，不禁嘆了口氣，又向小龍女望了一眼。

國師道：「那龍姑娘是小事，老衲舉手間便即了結，實不用煩心。倒是掌教大位不可落在無能之輩手中，這方是當務之急。」趙志敬怦然心動，說道：「大師若能指點明途，小道終身全憑所命。」國師雙眉一揚，朗聲道：「君子一言，那可不能反悔。」趙志敬道：「這個當然。」國師道：「好，我叫你在半年之內，便當上全真教的掌教。」

趙志敬大喜，然而此事實在太難，不由得有些將信將疑。國師道：「你不信麼？」趙志敬道：「我信，我信。大師妙法通神，必有善策。」國師道：「貴教和我素無瓜葛，本來誰當掌教都是一樣。但不知怎的，老衲和道長一見如故，忍不住要出手相助。」趙志敬心癢難搔，不知如何稱謝才好。

國師道：「咱們第一步，是要令你在教中得一強援。貴教眼下輩份最尊的是誰？」趙志敬道：「那便是今日途中遇見的周師叔祖。」國師道：「不錯，他若肯出力助你，甄道長多半便不是你的對手了。」趙志敬喜道：「是啊，劉師伯、丘師伯、我師父都要稱他為師叔。他說出來的話，自是份量極重。但不知大師有何妙計，能令周師叔祖相助小道。」

國師道：「今日我和他打賭，要他再來盜取王旗。你說他來是不來？」趙志敬道：「那自然是要來的。」國師道：「這面王旗，今晚卻不懸在旗桿之上，咱們去藏在一個秘密安穩處所。蒙古大營中千帳萬幕，周伯通便有通天徹地的能為，也無法在一夜之間尋找出來。」趙志敬道：「是啊！」心中卻想：「這般打賭，未免勝之不武。」國師道：「你一定想，如此打賭，不免勝之不武。但這全是為了你啊。」趙志敬呆呆的望著他，不明其故。

國師伸手在他肩頭輕輕一拍，說道：「我把藏旗的所在跟你說了，你再去悄悄告訴周伯通，讓他找到王旗，他自必大大承你的情。」趙志敬大喜，道：「不錯，不錯，這定能討得周師叔祖的歡心。」但轉念一想，說道：「然則大師的打賭豈非輸了？」國師道：「咱們血性漢子結交朋友，只全心全意為人，一己的勝負榮辱，又何足道哉？」趙志敬感激莫名，連稱：「大師恩德，不知何以為報。」國師微微一笑，道：「你在教中先得周伯通之援，我再幫你籌劃計議，那時你便要推辭掌教之位，也不可得了。」說著向左首一指，道：「咱們到那邊山上去瞧瞧。」離大營里許之處有幾座小山，兩人片刻間已到了山前。

國師道：「咱們找個山洞，把王旗藏在裏面。」前兩座小山光禿禿的無甚洞穴，二人接連翻了兩個山頭，到了第三座小山之上。這山樹木茂密，洞穴也是一個接著一個。國師道：「此山最好。」見兩株大榆樹間有一山洞，洞口隱蔽，乍視之下不易見到，便道：「你記住此處，待會我將王旗藏在洞內。晚間周伯通一到，你將他引來便了。」趙志敬喏喏連聲，喜悅無限，向兩株大榆樹狠狠瞧了幾眼，心想有此為記，決不會弄錯。兩人回到大營，一路上不再談論此事。

晚飯過後，趙志敬不住逗甄志丙說話。甄志丙兩眼發直，偶而說上幾句，也全是答非所問。天色漸黑，營中打起初更，趙志敬溜出營去，坐在一個沙丘之旁，但見騎衛來去巡視，防守得極為嚴密，心想：「以這般聲勢，便要闖入大營一步也極不易，周師叔祖居然來去自如，將王旗盜去，本領之高實所難測。」

只見頭頂天作深藍，宛似一座蒙古人的大帳般覆罩茫茫平野，群星閃爍，北斗七星更閃閃生光，心想：「倘若果如國師所言，不久我得任掌教，那時聲名揚於宇內，天下三千道觀、八萬弟子盡數聽我號令，哼哼，要取楊過那小子的性命，自然是易如反掌。」越想越得意，站起身來，凝目眺望，隱約見小龍女仍坐在那大樹之下，又想：「本來任由甄志丙死在她劍下，倒也乾淨利落，去了個對手，但甄志丙一死，丘師伯他們還是要立長春門人李志常、宋德方為三代首座，仍輪不到我，那更加無隙可乘了。」

正想得諸事順利之際，忽見一條黑影自西疾馳而至，在營帳間東穿西插，倏忽間已奔到了王旗的旗桿之下。那人寬袍大袖，白鬚飄蕩，正是周伯通到了。

# 第二十五回 內憂外患

周伯通抬頭見桿頂無旗，不禁一怔，他只道金輪國師必在四周伏下高手攔截，便可乘機打個落花流水，大暢心懷，萬料不到王旗竟然不升，心想晚間旗幟不升，也是常事，放眼四顧，千營萬帳，重重疊疊，卻到那裏找去？

趙志敬迎上前去，正要招呼，轉念一想：「此時即行上前告知，他見好不深。要先讓他遍尋不獲，無可奈何，沮喪萬狀，那時我再說出王旗所在，他才會大大的承我之情。」隱身一座營帳之後，注視周伯通動靜。只見他縱身而起，撲上旗桿，一手在旗桿上一撐，又已躍上數尺，雙手交互連撐，迅即攀上旗桿之頂。趙志敬暗暗駭異：「周師叔祖此時年紀就算未及九十，也已八十，雖是修道之士，總也不免筋骨衰邁，步履為艱，但他身手如此矯捷，尤勝少年，真乃武林異事。」

周伯通躍上旗桿，遊目眺望，見旌旗招展，不下數千百面，卻就是沒那面王旗。他惱起上來，大聲叫道：「金輪國師，你把王旗藏到那裏去了？」這一聲叫喊中氣充沛，在曠野間遠遠傳了出去，連左首叢山之中也隱隱有回聲傳來。國師早已向忽必烈稟明此事，通傳全軍，因此軍中雖聽到他呼喝，竟是寂靜無聲。

周伯通又叫：「國師，你再不回答，我可要罵了。」隔了半晌，仍是無人理睬。周伯通罵道：「爛臭金輪，狗頭國師，你這算甚麼英雄好漢？這是縮在烏龜洞裏不敢出頭的禿頭烏龜大國師啊！」

突然東邊有人叫道：「老頑童，王旗在這裏，有本事便來盜去。」周伯通撲下旗桿，急奔過去，喝問：「在那裏？」但那人一聲叫喊之後，不再出聲。周伯通望著無數營帳，竟不知從何處下手才好。

猛聽得西首遠遠有人殺豬般地大叫：「王旗在這裏啊，王旗在這裏啊！」周伯通一溜煙般奔去。那人叫聲不絕，但聲音越來越低，周伯通只奔了一半路程，叫聲便斷斷續續，聲若遊絲，終於止歇，實不知叫聲發自那一座營帳。周伯通哈哈大笑，叫道：「臭國師，你跟我捉迷藏嗎？待我一把火燒了蒙古兵的大營，瞧你出不出來？」

趙志敬心想：「他倘若當真放火燒營，那可不妙。」忙縱身而出，低聲道：「周師叔祖，放不得火。」周伯通道：「啊，小道士，是你！幹麼放不得火？」趙志敬信口胡言：「他們要故意引你放火啊。這些營帳中放滿了地雷炸藥，你一點火，乒乒乓乓，把你炸得屍骨無存。」周伯通嚇了一跳，罵道：「這詭計倒也歹毒。」

趙志敬見他信了，心下大喜，又道：「徒孫探知他們的詭計，生怕師叔祖不察，心裏急得不得了，因此守在這裏。」周伯通道：「嗯，你倒好心。要不是你跟我說，老頑童豈不便炸死在這兒了？」趙志敬低聲道：「徒孫還冒了大險，探得了王旗的所在，師叔祖隨我來就是。」不料周伯通搖頭道：「說不得，千萬說不得！我若找不到，認輸便是。」打賭盜旗，於他是件好玩之極的遊戲，如由趙志敬指引，縱然成功，也已索然無味，這種賭賽務須光明磊落，鬼鬼祟祟實乃大忌。

趙志敬碰了個釘子，心中大急，突然想起：「他號稱老頑童，脾氣自然與眾不同，只能誘他上鉤。」便道：「師叔祖，既是如此，我可要去盜旗了，瞧是你先得手，還是我先得手。」說著展開輕身功夫，向左首群山中奔去，奔出數丈，回頭果見周伯通跟在後面。他逕自奔入第三座小山，自言自語：「他們說藏在兩株大榆樹之間的山洞中，那裏又有兩株大榆樹了？」故意東張西望的找尋，卻不走近國師所說的山洞。忽聽得周伯通一聲歡呼：「我先找到了！」向那兩株大榆樹之間鑽了進去。

趙志敬微微一笑，心想：「他盜得王旗，我這指引之功仍是少不了，何況我阻他放火，他還道真的於他有救命之恩。這比之國師的安排尤勝一籌。」心下得意，拔足走向洞去。

猛聽得周伯通一聲大叫，聲音極是慘厲，接著聽他叫道：「毒蛇！毒蛇！」趙志敬大吃一驚，已經踏進了洞口的右足急忙縮回，大聲問道：「師叔祖！洞裏有毒蛇麼？」周伯通道：「不是蛇……不是蛇……」聲音卻已大為微弱。

這一著大出趙志敬意料之外，忙在地下拾了根枯柴，取火摺點燃了向洞裏照去，只見周伯通躺在地下，左手抓著一塊布旗，不住揮舞招展，似是擋架甚麼怪物。趙志敬驚問：「師叔祖，怎麼啦？」周伯通道：「我給……給毒物……毒物……咬中了……」說到這裏，左手漸漸垂下，已無力揮動旗幟。

趙志敬見他進洞受傷，還只頃刻之前，心想以他武功，便傷中要害，也不致立時不支，那是甚麼毒物，竟如此厲害？又見周伯通手中所執布旗只是一面尋常軍旗，實非王旗，更加心寒：「原來那國師叫我騙他進洞，卻在洞裏伏下毒物害他性命。」這時只求自己逃命，那裏還顧得周伯通死活，也不敢察看他傷勢如何、是何毒物，反手拋出火把，轉身便逃。

火把沒落到地，突在半途停住，有人伸手接住，只聽那人說道：「連尊長竟也不顧了嗎？」聲音清柔，如擊玉罄，白衣姍姍，正是小龍女，火把照出一團亮光，映得她玉顏嬌麗，臉上卻無喜怒之色。這一下嚇得趙志敬腳也軟了，張口結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萬料不到她竟在自己身後如此之近，滿心想逃，偏是腿軟不能舉步。

其實小龍女遠遠監視，趙志敬一舉一動全沒離開她目光。他引周伯通上山，小龍女便跟隨其後。周伯通自然知道，並不理會，趙志敬卻茫然未覺。

小龍女舉起火把，向周伯通身上照去，見他臉上隱隱現出綠氣。她取出金絲手套戴上，提起他手臂一看，不禁心中突的一跳，只見三隻酒杯口大小的蜘蛛，分別咬住了他左手三根手指。蜘蛛模樣怪異，全身條紋紅綠相間，鮮艷之極，令人一見便覺驚心動魄。她知任何毒物顏色越鮮麗，毒性越厲害。三隻蜘蛛牢牢咬住周伯通手指，她拾起一根枯枝去挑，連挑幾下均沒挑脫，當即右手一揚，三枚玉蜂針射出，登時將三隻蜘蛛刺死。她發針的勁力恰到好處，刺死蜘蛛，卻沒傷到周伯通皮肉。

原來這種蜘蛛叫作「彩雪蛛」，產於蒙古、回鶻與吐蕃間的雪山之頂，乃天下三絕毒之一。金輪國師攜之東來，有意與中原的使毒名家一較高下。那日他到襄陽行刺郭靖，沒想到使毒，並未攜帶彩雪蛛。中了李莫愁的冰魄銀針後回到大營，恨怒之餘，便取出藏放彩雪蛛的金盒放在身邊，只盼再與李莫愁相遇，便請她一嘗蒙古毒物的滋味。也是機緣巧合，既與周伯通打賭盜旗，又遇上了這個一心想當掌教的趙志敬，便在山洞中放了一面布旗，旗中裹上三隻毒蜘蛛。這彩雪蛛一遇血肉之軀，立即撲上咬嚙，非吸飽鮮血，決不放脫，毒性猛烈，無藥可治，便國師自己也解救不了。他不肯貼身攜帶，便怕萬一給蜘蛛逸出，為禍非淺。

小龍女這玉蜂針上染有終南山上玉蜂針尾的劇毒，毒性雖不及彩雪蛛險惡，卻也著實厲害，尖針入體，彩雪蛛身上自然而然的便產出了抗毒的質素。毒蛛捕食諸般劇毒蟲豸，全憑身有這等抗毒體液，才不致中毒。毒蛛的抗毒體液從口中噴出，注入周伯通血中，只噴得幾下，已自斃命跌落。幸而小龍女急於救人，又見毒蛛模樣難看，不敢相近，便發射暗器，歪打正著，恰好解救了這天下無藥可解的劇毒。

小龍女見三隻彩雪蛛毛茸茸的死在地下，紅綠斑斕，仍是不禁心中發毛；又見周伯通僵臥不動，顯已斃命。她對周伯通心存感激，常想當日若不是他將楊過引入絕情谷，自己便已與公孫止成婚，事後念及，往往全身冷汗淋漓。不料他竟喪命於此，甚是傷感。突然之間，只見周伯通左手舞了幾下，低聲道：「甚麼東西咬我，這麼……這麼厲害？」想要撐持起身，上身只仰起尺許，復又跌倒。

小龍女見他未死，心中大喜，舉火把四下察看，不再見有蜘蛛蹤跡，這才放心，問道：「你沒死麼？」周伯通笑道：「好像還沒死透，死了一大半，活了一小半……哈哈……」他想縱聲大笑，但立時手腳抽搐，笑不下去。

卻聽得洞外一人縱聲長笑，聲音剛猛，轟耳欲聾，跟著說道：「老頑童，你王旗盜到了麼？今日的打賭是你勝了呢，還是我勝了？」說話的正是金輪國師。

小龍女左手在火把上一捏，火把登時熄滅，她戴有金絲手套，兵刃烈火，皆不能傷。周伯通低聲道：「這場玩耍老頑童輸定了，只怕性命也輸了給你。臭國師，你這毒蜘蛛是甚麼傢伙，這等歹毒？」這幾句話悄聲細語，有氣沒力，但國師隆隆的笑聲竟自掩它不下。國師暗自駭然：「他給我的彩雪蛛咬了，居然還不死，這幾句話內力深厚，非我所及。幸好中我之計，去了一個強敵。他此刻雖還不死，總之也挨不到一時三刻了。」

周伯通又道：「趙志敬小道士，你騙我來上了這個大當，吃裏扒外，太不成話。你快去跟丘處機說，叫他殺了你罷！」趙志敬站在洞外，躲在國師身後，心下驚惶，暗想：「這事我豈能去跟丘師伯說？」國師笑道：「這趙道士很好啊。咱們王爺要啟稟大汗，封他作全真教掌教真人呢。」暗想：「周伯通之死，這趙道士脫不了干係，從此終身受我挾制。此人才識平庸，也不想想周伯通這樣一個瘋瘋顛顛的人物，輩份雖尊，丘處機等豈能把他的言語當真？怎能憑老頑童幾句話就讓你當全真教掌教？」

周伯通大怒，呸的一聲吐了口唾液。他體內毒性雖已消去大半，但彩雪蛛的劇毒絕非人所能抗，一絲一忽的微量即足以屠滅多人。周伯通真氣略鬆，又暈了過去。

小龍女道：「金輪國師，你打不過人家，便用這種毒物害人，像不像一派宗主？快拿解藥出來救治周老爺子！」

國師隔洞望見周伯通暈去，只道他毒發而斃，大是得意，暗想憑你這小小女子怎奈何得我？想起趙志敬日間言語相激，說自己曾敗在她手下，決意親手將她擒住示眾，顯顯威風，當即衝向山洞，左掌一揚，右手探出，向小龍女抓去，說道：「解藥來了，好好拿著。」小龍女右手揮處，玎玲玲一陣輕響，金鈴軟索飛出，疾往他「期門穴」點去。

國師心想：「今日我若再擒你不到，豈不教那姓趙的道士笑話。」晃身避開金鈴，探手入懷，雙輪在手，相互撞擊，噹的一聲巨響。小龍女一點不中，兜轉軟索，倏地點他後心「大椎穴」，這一下變招極快極狠。國師躍起數尺，讚道：「如你這等功夫，女中罕見！」

兩人夾洞相鬥，瞬息間拆了十餘招。國師倘真恃力強攻，小龍女原難抵擋，但他數日前攻進山洞，足底為冰魄銀針刺傷，險些送命，小龍女武功與李莫愁全是一路，而招數巧妙尤在李莫愁之上，他怎敢重蹈覆轍？何況洞中尚有毒蛛，若給咬上了，非立時送命不可，是以雖然焦躁，卻不冒險搶攻。黑夜之中，但聽得鉛輪橐橐，銀輪錚錚，夾著金鈴玲玲之聲，宛似敲擊樂器。

※※※

趙志敬遠遠站著，聽著兩人的兵刃聲響，心中怦怦亂跳，想起師叔祖之死雖非自己有意加害，總卸不了罪責，這等弒殺尊長之事，武林任何門派均罪不容誅，倘若給小龍女脫身逃走，消息自然傳出，那便如何是好？他一步步的後退，手持劍柄，身子禁不住發顫，聽著雙輪與金鈴之聲越來越密，不由得汗流浹背，濕透道袍。

國師武功雖然遠勝小龍女，但輪短索長，不入山洞，終難取勝，轉眼間已拆到六七十招，兀自制不住對方。小龍女見周伯通躺在地下一動不動，多半是沒命的了，想要設法救助，卻那裏緩得出手來？二人暗中相鬥，她目能視物，比國師多佔了便宜，見國師揮輪向左斜砸，右方露出空隙，當即回轉金鈴軟索，點向他右脅，同時左手揚動，十餘玉蜂針向他上中下三盤射去。

這一下相距既近，玉蜂針射出時又無聲無息，國師待得發覺，玉蜂針距身已不逾尺，也虧他武功委實了得，危急中翻轉銀輪，捲住了金鈴軟索，同時雙足力撐，呼的一響，身子拔起丈餘，十餘枚玉蜂針盡數在腳底飛過。倉卒間使力過巨，身子拔高，雙臂上揚，銀鉛雙輪連著金鈴軟索一齊脫手飛上半空。輪聲嗚嗚，鈴聲玎玎，直響上半空十餘丈處。星光下但見一團灰光，一團銀光，夾著一條長索激飛而上。

小龍女不待他落地，又是一把玉蜂針射出。國師身在半空，縱使武功再強，也無法閃避，此時相距雖遠，情勢卻更凶險。

但國師躍起之時，早料到敵人必會跟著進襲，雙手抓住胸口衣襟向外力分，嗤的一響，長袍撕為兩片，恰好玉蜂針於此時射到，他舞動兩片破衣，數十枚細針盡數刺入衣中。他哈哈一笑，雙足著地，拋去破衣，伸手接住了空中落下的雙輪。這兩次脫險，都是仗著絕頂武功加聰明機變，於千鈞一髮之際逃得性命，更奪得了小龍女的兵刃。

他腳一落地，立即搶到洞口，笑道：「龍姑娘，你還不投降？」他生怕小龍女在洞中設伏，不敢便此走進。小龍女卻不知他有所顧忌，自己兵刃既失，玉蜂針也已十去其九，只得手心裏扣著一把僅餘的金針，躲在洞口一旁，默不作聲。

國師等了片刻，不見動靜，心生一計，雙輪交在右手，左手拾起兩片破衣，突然雙輪著地擲出，一前一後，拋進了山洞之內數尺，身子一晃，雙足已踏在輪上，以防地下插有毒針，跟著破衣飛舞，揮成一道布障擋在身前。他兩片破衣上釘了數十枚玉蜂針，已成為一件厲害兵刃，笑道：「別人有狼牙棒，龍姑娘，你試試我狼牙布的本事。」一言甫畢，突然手上一緊，半截長袍竟已給小龍女抓住。她戴著金絲手套，莫說狼牙布，便當真是狼牙棒也敢赤手來奪。

國師這一下出其不意，急忙運勁回奪，就這麼微微一頓之間，小龍女滿手金針已激射而出。國師暗叫不好，情急智生，隨手抓起躺在地下的周伯通在身前一擋，跟著「倒踩七星步」，急竄出洞。饒是他一生數經大敵，但這一次生死繫於一線，也不禁嚇得滿手都是冷汗，遠遠站在洞外喘息。

那二十餘枚玉蜂針盡數釘在周伯通身上。小龍女微微嘆息，心想你身死之後，屍身還要受罪，不料忽聽得周伯通叫道：「好痛，好痛，甚麼東西又來咬我？」小龍女又驚又喜，問道：「周伯通，你還沒死麼？」她不懂禮法，出口便呼名道姓。

周伯通道：「好像已經死了，可是又活了轉來。不知沒死得透呢，還是沒活得夠。」小龍女道：「你沒死便好了，那國師好兇惡，我打他不過。」取出吸鐵石，將他身上所中的玉蜂針一枚枚的吸出。周伯通罵道：「國師這狗賊真不講道理，乘我死了還沒還魂，便用這些瞧不見的細針來扎我。」小龍女不住手的跟他取針，他便不停口的罵人。

小龍女微微一笑，道：「周伯通，這些針是我扎你的。」將適才激鬥的經過簡略說了，又問：「我這玉蜂針上餵有蜂毒，你身上難不難過？」周伯通道：「舒服得很，你再扎我幾下。」小龍女還道他是說笑，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玉瓶，說道：「這瓶玉蜂蜜可解我這金針之毒，你喝一點便好啦。」周伯通連連搖手，說道：「不，不！你這些針扎在身上很舒服，似乎正是那毒蛛的剋星。」

小龍女想那老頑童又在胡說八道，但見他堅不肯服，也就不加勉強，看來這怪老頭兒內功深不可測，連毒蛛也害他不死，中了玉蜂針自然也是無礙。其實蜜蜂刺上之毒雖毒性厲害，卻能治療多種疾病，於風濕等症更有神效，是以天下養蜂之人，決無風濕。但小龍女與周伯通均不明醫理，不知玉蜂針以毒攻毒，竟使彩雪蛛的毒性又解了不少。

國師在洞外聽得周伯通說話，竟然神完氣足，宛若平時，更覺駭然，暗想此人難道是半個神仙？乘著他元氣未復，當須痛下殺手，否則日後豈能再有這等良機。適才進洞不成，連銀鉛雙輪也失陷在內，於是揮動小龍女的金鈴軟索，叫道：「龍姑娘，我借你的兵刃使使。」用力一抖，將軟索揮進洞來。他武功已臻化境，任何兵刃均能運轉自如，小龍女這軟索雖然怪異，但他當作軟鞭來用，居然也使得虎虎生風。

小龍女童心忽起，拾起地下的銀鉛雙輪，錚的一聲互擊，叫道：「好，咱們便掉換了兵刃打一架。」右臂平伸推出，手臂突感酸軟，竟推不到盡頭。這鉛輪圓徑不大，份量卻著實不輕，小龍女一推出，手力便感不支，當即縮回，將雙輪護在胸前。

國師瞧出便宜，突然欺上，長臂倏伸，便來搶奪雙輪。小龍女退了一步，左手銀輪擲出。她擲輪只是虛招，乘著那一擲之勢，數十枚玉蜂針又已射出。這些玉蜂針均是從周伯通身上起出，毒性已消了大半，便是射在身上也無大礙。國師這次早有防備，不接銀輪，向旁躍開，數十枚玉蜂針盡數打空。

周伯通哈哈大笑，道：「好，這賊禿過來，你便用小針扎他。再過一會，我元氣一復，這就出去抓他來打屁股。」小龍女道：「唉，我的玉蜂針都打完啦，一枚也不賸了。」周伯通一愕，搔頭道：「這可有點兒難對付了。」他二人一老一小均是全無機心，想到甚麼，便說了出來。

金輪國師滿腹智謀，但不知周伯通和小龍女的性情，不信天下竟有人會自暴其弱，心想：「你說玉蜂針打完了，我怎會上這個當？定是想誘我近前，另使古怪法道射我。」小龍女坦然直說，反使國師不敢貿然搶攻，加之他日前在山洞內中了楊過之計，想起自己誤踹銀針之禍、尼摩星自斷雙足之慘，竟加意鄭重起來。

※※※

一耗兩耗，天色漸明。周伯通盤膝端坐，要以上乘內功逼出體內餘毒。可是那彩雪蛛的毒性猛惡絕倫，他每一運氣，胸口便煩惡欲嘔，自頂至踵，每一處都麻癢難忍，不運氣倒反無事，連試三次都是如此，廢然嘆道：「唉，老頑童這一次可不好玩了！」

國師在外偷窺，卻不知他有這等難處，暗想：「不好，這老頭兒在運內功了！」心念一動，從懷中取出那隻盛放彩雪蛛的金盒來，掀開盒蓋，盒中十餘隻彩雪蛛蠕蠕而動，其時朝陽初昇，照得盒中紅綠斑斕，鮮艷奪目。國師從金盒旁的圓孔中拔出一根犀牛角做的夾子，夾起一根蛛絲，輕輕一甩，蛛絲上帶著一隻彩雪蛛，黏在山洞口左首。他連夾連甩，將盒中毒蛛盡數放出，每隻毒蛛帶著一根蛛絲，黏滿了洞口四周。盒中毒蛛久未餵食，飢餓已久，登時東垂西掛，結起一張張的蛛網，不到半個時辰，洞口已為十餘張蛛網布滿。

當毒蛛結網之時，小龍女和周伯通看得有趣，均未出手干預，到得後來，一個直徑丈餘的洞口已滿是蛛網，紅紅綠綠的毒蛛在蛛網上來往爬動，只瞧得心煩意亂。

小龍女低聲道：「可惜我的玉蜂針打完了，不然一針一個，省得這些毒蜘蛛在眼前爬來爬去的討厭。」周伯通拾起一枝枯枝，便想去攬蛛網，忽見一隻大蝴蝶飛近洞口，登時被蛛網黏住。本來昆蟲落入蛛網，定須掙扎良久，力大的還能毀網逃去，但這隻蝴蝶軀體雖大，一碰到蛛絲立即昏迷，動也不動。小龍女心細，叫道：「別動，蛛絲有毒。」周伯通嚇了一跳，忙拋下枯枝。原來國師放毒蛛封洞，並非想以這些纖細的蛛網阻住二人，倒盼望他們出手毀網，遊絲飛舞，免不了身上沾到一二根，劇毒便即入體。

小龍女驀地裏想起，那日在古墓中教楊過輕功，楊過以「天羅地網勢」捉到了一對白蝴蝶，當晚他做夢，夢到捉白蝴蝶，牢牢抓住了自己一對赤足，想著這些繾綣溫馨的情景，不由得長長嘆了口氣，心中傷痛，珠淚雙垂。

周伯通觀看毒蛛吃蝴蝶，大感興趣，卻覺得有點肚餓，又盤膝坐下，心想：「反正我玄功一時不易恢復，多坐一會倒也不錯。」小龍女卻想：「這僵持之局不知何時方了？又不知道老頑童身上的毒性去盡沒有？」問道：「你運功去毒，再有一天一晚可夠了麼？」周伯通歎道：「別說一天一晚，再有一百天一百晚也不管用。」小龍女驚道：「那怎生是好？」周伯通笑道：「那賊禿若肯送飯給咱們吃，在這山洞中住上幾年，也沒甚麼不好。」

小龍女道：「他不肯送飯的。」嘆了口氣，道：「倘若楊過在這兒，我便在這山洞中住一輩子也沒甚麼。」周伯通怒道：「我甚麼地方及不上楊過了？他還能比我強麼？我陪著你又有甚麼不好？」他這兩句話不倫不類，小龍女卻也不以為忤，只淡淡一笑，道：「楊過會使全真劍法，我和他雙劍合璧，便能將這和尚殺得落荒而逃。」周伯通道：「哼，全真劍法有甚麼了不起？我是全真派大長老，我難道不會使？楊過能勝得我麼？」小龍女道：「我們這雙劍合璧，叫作玉女素心劍法，要我心中愛他，他心中愛我，兩心相通，方能克敵制勝。」

周伯通一聽到男女之愛，立時心驚肉跳，連連搖手，說道：「休提，休提。我不來愛你，你也千萬別來愛我。我跟你說，在山洞中住了幾年也沒甚麼大不了。當年我在桃花島山洞中孤零零的住了十多年，沒人相伴，只得自己跟自己打架，現今跟你在一起，有說有笑，那就大不相同了。」他自得其樂，竟想在洞中作久居之計。

小龍女奇道：「自己跟自己打架？怎生打法？」周伯通大是得意，將分心二用、左右互搏之術簡略說了。小龍女心中一動：「若我學會此術，左手使全真劍法，右手使玉女劍法，那豈不是雙劍合璧，成了玉女素心劍法？就只怕這功夫非一朝一夕所能學會。」說道：「這功夫很難學罷。」周伯通道：「說難是難到極處，說容易也容易之至。有的人一輩子都學不會，有的人只須幾天便會了。你識得郭靖與黃蓉兩個娃娃麼？」小龍女點點頭。周伯通道：「你說他兩人是誰聰明些？」

小龍女道：「郭夫人聰明之極，我聽過兒說道，當世只怕無人能及。郭大俠的資質卻平常得緊。」周伯通笑道：「甚麼『平常得緊』？簡直蠢笨得緊。你說我是聰明呢還是傻？」小龍女笑道：「我瞧你年紀雖然不小，仍然傻裏不幾的，說話行事，有點兒瘋瘋顛顛。」

周伯通拍手道：「是啊，你這話一點兒也不錯。這左右互搏之術是我想出來的，後來我教了郭靖兄弟，他只用幾天功夫便學會了。但他轉教他婆娘，你別瞧黃蓉這女孩兒玲瓏剔透，一顆心兒上生了十七八個竅，可是這門功夫她便始終學不會。我還道郭靖傻小子教得不對，後來老頑童親自教她，那知道她第一課『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便畫來畫去不像。所以啊，有的人一學便會，有的人一輩子學不了。好像越聰明，便越加不成。」

小龍女道：「難道蠢人學功夫，反而會勝過聰明人？我可不信。」周伯通笑嘻嘻的道：「我瞧你品貌才智，和那小黃蓉不相上下，武功也跟她差不遠。或許相貌武功，都比她高這麼一點兒。你既不信，那你便用左手食指在地下畫個方塊，右手食指同時畫個圓圈。」小龍女依言伸出兩根食指在地下劃畫，但畫出來的方塊有點像圓圈，圓圈卻又有點像方塊。周伯通哈哈大笑，道：「是麼？你這一下便辦不到。」

小龍女微微一笑，凝神守一，心地空明，隨隨便便的伸出雙手手指，左手畫了一個方塊塊，右手畫了一個圓圈，方者正方，圓者渾圓。

周伯通大吃一驚，道：「你……你……」過了半晌，才道：「你從前學過的麼？」小龍女道：「沒有啊，這又有甚麼難了？」周伯通搔著滿頭白髮，道：「那你是怎麼畫的？」小龍女道：「我也不知道。心裏甚麼也不想，一伸手指便畫成了。」隨即左手寫了「老頑童」三字，右手寫了「小龍女」三字，雙手同時作書，字跡整整齊齊，便如一手所寫一般。周伯通大喜，說道：「這定是你從娘胎裏學來的本領，那便易辦了。」於是教她如何左攻右守，怎生右擊左拒，將他在桃花島上領悟出來的這門天下無比的奇功，一古腦兒說了給她聽。

其實這左右互搏之技，關鍵訣竅全在「分心二用」四字。凡是聰明智慧之人，心思繁複，一件事沒想完，第二件事又湧上了心頭。三國時曹子建七步成詩；五代間劉鄖用兵，一步百計；這等人要他學那左右互搏的功夫，便殺他的頭也學不會的。小龍女自幼便練摒除七情六欲的紮根基功夫，八九歲則已練得心如止水，後來雖痴戀楊過，這功夫大有損耗，但此刻心靈痛受創傷，心灰意懶之下，舊日的玄功竟又回復了八九成。她所修習的古墓派內功乃當年林朝英情場失意之後所創，與她此時心境大同小異，感應一起，頓生妙悟，周伯通一加指撥，她立時便即領會。只因周伯通、郭靖、小龍女均是淳厚質樸、心無渣滓之人，如黃蓉、楊過、朱子柳輩，那就說甚麼也學不會了。

周伯通身上毒性未除，但口講指劃，說得津津有味。小龍女不住點頭，暗自默想如何右手使玉女劍法、左手使全真劍法，只幾個時辰，心中已豁然貫通，說道：「我全懂啦。」雙手試演數招，竟圓轉如意。周伯通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只叫：「奇怪！奇怪！」

國師和趙志敬守在洞外，聽兩人說個不停，有講有笑，側耳傾聽，只斷斷續續的聽到幾句，全不明其意。

小龍女一抬頭，見兩人正自探頭探腦的窺望，站起身來，說道：「咱們走罷！」周伯通一呆，問道：「那裏去？」小龍女道：「出去把賊禿抓來，逼他給你解藥。」周伯通拉了拉自己大鬍子，道：「你準打贏他了？」

說到此處，忽聽得嗡嗡聲響，一隻蜜蜂黏上了蛛網，不住出力掙扎。先前一隻大蝴蝶一觸蛛絲便即昏暈，這蜜蜂身軀甚小，卻似不怕彩雪蛛毒性，蛛網竟給撕出了一個破洞。一隻面目猙獰的毒蛛在旁虎視眈眈，卻不敢上前放絲纏繞，過了良久，蜜蜂才不支暈去，那毒蛛撲上便咬。

小龍女在古墓中飼養成群玉蜂，和蜜蜂終年為伴，驅蜂之術固然甚精，且把蜂兒視作朋友一般，眼見蜜蜂有難，心中不忍，突然轉念：「毒蛛形貌雖惡，我的蜂兒未必便怕牠們了。」從懷中取出玉瓶，右手伸掌握住，拔開瓶塞，潛運掌力，熱氣從掌心傳入瓶中，過不多時，一股芬芳馥郁的蜜香透過蛛網送了出去。周伯通奇問：「你幹甚麼？」小龍女道：「這是個頂好玩的把戲，你愛不愛瞧？」周伯通大喜，連叫：「妙極！」又問：「那是甚麼把戲？」小龍女微笑不答，只催動掌力。

此時山谷間野花盛開，四下裏採蜜的野蜂極多，聞到這股甜蜜的芳香，登時從各處飛擁而至。一隻隻野蜂不住的衝向山洞，一黏上蛛網，便都掙扎撕扯，有的給毒蛛咬死，有的卻在毒蛛身上刺了一針。彩雪蛛雖是天下至毒，但蜂毒中得多了，即便漸漸僵硬而死。周伯通只瞧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洞外的金輪國師和趙志敬卻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初時彩雪蛛尚佔上風，毒蛛只死了三隻，蜜蜂卻有四十餘隻斃命，但野蜂越聚越多，起初還只三四隻、五六隻零零落落的趕來，到後來竟成群結隊，數十隻、數百隻一窩一窩的擁到，片刻之間，洞口的蛛網衝爛無餘，十餘隻毒蛛也盡數中刺僵斃。趙志敬吃過蜜蜂的大苦頭，見情勢不妙，忙悄悄溜入樹叢，遠遠避開。國師卻可惜彩雪蛛難得，這一役莫名其妙的全軍覆沒，還道野蜂有合群之心，同仇敵愾，和毒蛛相鬥，卻不知乃小龍女召來，兀自尋思如何逼周伯通和小龍女出洞，結果二人性命。

小龍女將小指指甲伸入玉瓶，挑了一點蜂蜜向國師彈去，左手食指向他左邊一點，右邊一點，口中呼嘯吆喝。幾千隻野蜂轉身出洞，向他衝去。國師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向前飛竄。他輕身功夫了得，野蜂飛得雖快，他身法更快，霎時間已竄出十餘丈外。但見他猶似一溜黑煙，越奔越遠，野蜂追趕不上，便各自散了。

小龍女連連頓足，不住口的叫道：「可惜，可惜！」周伯通道：「可惜甚麼？」小龍女道：「給他逃走啦，沒搶到解藥。」原來她驅趕蜜蜂分從左右包抄，要將國師圍住，可沒想到這些野蜂乃烏合之眾，東一窩西一窩的聚在一起，決不能和她古墓中養馴的玉蜂相比，要牠們一時追刺敵人，倒還可以，至於左右包抄、前後合圍這些精微的陣勢，野蜂便無能為力了。但周伯通已佩服得五體投地，深覺這玩意兒比他生平所見所玩任何戲耍都強得多，鼓掌大讚，渾忘了身上中毒未解。

小龍女見洞口蛛絲已除，竄出洞去，招手道：「出來罷！」周伯通跟著躍出，但身在半空，突然重重跌落，嘆道：「不成，不成！力氣使不出來。」猛地裏全身打戰，牙齒互擊，格格作響，這一跌之下，引動彩雪蛛的餘毒發作出來，猶似身墜萬年冰窖，酷寒難當，嘴唇和臉孔漸漸發紫，一叢白鬍子連連搖晃。小龍女驚問：「周伯通，你怎麼啦？」周伯通不住發抖，顫聲道：「你……你快用那針兒扎我……扎我幾下。」小龍女道：「我的針上有毒啊。」周伯通道：「便……便是……有毒……有毒的好。」

小龍女想起適才野蜂與毒蛛的惡戰，心道：「莫非蜂毒正是蛛毒的剋星？」從地下拾起一枚玉蜂針，試著在他手臂上刺了一下。周伯通叫道：「妙啊！快再刺。」小龍女連刺幾下，聽他不住的叫好，眼見針上毒性已失，於是換過一枚。一共刺了十餘針，周伯通不再打戰，舒了一口氣，笑道：「以毒攻毒，眾妙之門。」試著一運氣，卻覺體內餘毒仍未去盡，猛地一拍膝蓋，叫道：「龍姑娘，你針上的蜂毒不夠，而且不大新鮮。」小龍女笑道：「那我便叫野蜂來叮你。」周伯通道：「多謝之至，快快叫罷！」

小龍女揭開玉瓶，先在周伯通身上彈了些蜜漿，再召來野蜂，叮在周伯通身上。老頑童笑逐顏開，全身脫得赤條條地，讓野蜂針刺全身，潛運神功將蜂毒吸入丹田，再隨真氣流遍全身。不多時，遍體都是野蜂尾針所刺的小孔，蛛毒盡解，再刺下去便越來越痛，大聲叫道：「夠啦，夠啦！再刺下去便攪出人命來啦！」拾起衣褲穿起。

小龍女微微一笑，將野蜂驅走，見金鈴軟索掉在一旁，順手拾起，問道：「我要上終南山去，你去不去？」周伯通搖搖頭，道：「我另有要緊事情要辦，你一個人去罷！」小龍女道：「啊！是了，你要到襄陽城去相助郭大俠。」她一提到「郭大俠」三字，便想到郭芙，跟著想到了楊過，黯然道：「周伯通，你若見到楊過，別提起曾遇見我。」卻見他口中喃喃自語，不理自己，但完全聽不到他在說甚麼，臉上神色詭異，不知在搗甚麼鬼。過了半晌，周伯通突然抬頭問道：「你說甚麼？」小龍女道：「沒甚麼了，咱們再見啦。」周伯通心不在焉，只點頭揮手。

小龍女轉身走開，過了一個山坳，忽聲得周伯通大聲吆喝呼嘯，宛似在指揮蜜蜂。小龍女好生奇怪，悄悄又走了回來，躲在一株樹後張望，只見周伯通手中拿著玉瓶，正在指手劃腳的呼叫。她伸手懷中一探，玉瓶果已不翼而飛，不知如何給他偷了去，但他吆喝的聲音，似是而非，雖有幾隻野蜂聞到蜜香趕來，卻全不理睬他的指揮，只是繞著玉瓶嗡嗡打轉。

小龍女忍不住噗哧一笑，從樹後探身出來，叫道：「我來教你罷！」周伯通見把戲拆穿，賊贓給事主當場拿住，只羞得滿臉通紅，白鬚一揮，斗地竄出數丈，急奔下山，飛也似的逃走了。

小龍女忍不住好笑，心想這怪老頭兒當真有趣得緊。她笑了數聲，空山隱隱，傳來幾響回聲，驀地裏只覺寂寞淒涼，難以自遣，忍不住流下兩行清淚。這一晚和金輪國師鬥智鬥力，有老頑童陪著胡鬧，倒也熱鬧了半天，此刻敵人走了，朋友也走了，情郎卻要去娶別的姑娘，全世界便似孤另另的只賸下了她一個人。

※※※

她一路跟隨甄志丙和趙志敬，只覺這兩人可惡之極，雖將之碎屍萬段，也難解心頭之恨。她只消一出手，便能將兩人殺了，但總覺得殺了他們那又如何？在大榆樹下呆了半晌，自言自語：「我還是找他們去！」走下山來，跨上放在山下吃草的棗騮馬。

上得大路行了一程，忽見前面煙塵衝天，旌旗招展，蹄聲雷震，大隊軍馬向南開拔。小龍女心中躊躇：「這千軍萬馬之中，卻如何去尋那兩個道士？」忽見三乘馬從山坡旁掠過，馬上乘者黃衫星冠，正是三個道人。小龍女心道：「怎地多了一個？」遙遙望去，最後一人正是甄志丙，趙志敬和另一個年輕道士並騎在前。小龍女一提韁繩，縱馬跟了下去。

甄志丙和趙志敬聽得蹄聲，回頭望去，又見到小龍女，都不禁臉上變色。那年輕道人問道：「趙師兄，這女子是誰？」趙志敬道：「那是咱們教中的大敵，你別出聲。」那道人嚇了一跳，顫聲道：「是赤練仙子李莫愁？」趙志敬道：「不是，是她的師妹。」那年輕道人名叫祁志誠，也是丘處機的弟子。他只知李莫愁曾多次與師伯、師父、師叔們相鬥，全真諸子曾在她手下吃過不少虧，來者既是李莫愁的師妹，自然也非善類。

趙志敬舉鞭狂抽馬臀，一陣急奔，甄祁二人也縱馬快跑，片刻間已將小龍女遠拋在後。但小龍女那馬匹後勁極長，腳步並不加快，只是不疾不徐的小跑。三匹馬奔出四五里，氣喘吁吁，漸漸慢了下來，棗騮馬又逐步趕上。趙志敬舉鞭擊馬，但坐騎沒了力氣，不論他如何抽打，只奔出數十丈，便又自急奔而小跑，自小跑而緩步。

祁志誠道：「趙師兄，我和你回頭阻擋敵人，讓甄師兄脫身。」趙志敬鐵青著臉道：「話倒說得容易，你不要命了嗎？」祁志誠道：「甄師兄負掌教重任，咱們好歹也得護他平安。」原來他此番是奉師父丘處機之命前來，召甄志丙回重陽宮攝代掌教。

趙志敬哼了一聲，不加理睬，心想：「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憑你這點兒微末道行就想擋住她？」祁志誠見他臉色不善，不敢多說，勒住馬韁，待甄志丙上前，低聲道：「甄師兄，你千金之軀，非同小可，還是你先走一步。」甄志丙搖頭道：「由得他去！」

祁志誠見他鎮靜如恆，好生佩服，暗道：「怪不得師父要他攝代掌教，單是這份氣度，第三代弟子中就無人能及。」他卻不知甄志丙此時心情特異，只盼小龍女能一劍殺了他，以解他心中無窮無盡的自責自悔。趙志敬見二人不急，究也不便獨自逃竄，好在見小龍女一時也無動手之意，走一段路便回頭望一眼，心中惴惴不安。

四人三前一後，默默無言的向北而行。這時蒙古大軍南衝之聲已漸漸隱沒，偶而隨風飄來一些金鼓號角之聲，但風勢轉向，隨即消失。百姓躲避敵軍，大道附近別說十室九空，簡直是雞犬不留，絕無人跡。那日甄志丙與趙志敬荒不擇路的逃到了偏僻之處，還可找到一家小小飯店，這時沿大路行來，連完好的空屋也尋不著一所。

當晚甄志丙等三人便在一所門窗全無的破屋中歇宿。趙志敬和祁志誠偷偷向外張望，見小龍女在兩株大樹間懸了一根繩子，橫臥繩上。祁志誠見她如此功夫，暗暗心驚。甄志丙幾次想要走向大樹間，求小龍女殺己，總是給趙志敬拔劍攔住，自思雖然自刎極易，但遠不如死在小龍女手下。

次晨四人又行。趙志敬連晚未睡，全神阻攔甄志丙接近小龍女，自知甄志丙一死，自己圖謀全盤成空，加之受驚過甚，騎在馬上迷迷糊糊的打瞌睡。祁志誠和甄志丙並騎而行，落後了七八丈，祁志誠忍不住說道：「甄師兄，你和趙師兄的武功，每年大較小較，我都見識過的，兩位可說各有所長，難分高下。但說到胸中器度，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甄志丙苦笑了一下，問道：「師父和各位師伯叔這次閉關，你可知要有多少時日？」祁志誠道：「師父說快則三月，慢則一年，因此要急召甄師兄去權攝代掌教之職。」甄志丙呆呆出神，自言自語：「他老人家功夫到了這等田地，不知還須修練甚麼？」祁志誠低聲道：「聽說五位真人要潛心鑽研，創制一門高強武功，重振全真派聲威。」甄志丙「哦」了一聲，忍不住回頭向小龍女望了一眼。

當日小龍女生日，江湖群邪聚集終南山，達爾巴與霍都兩人輕易攻入重陽宮，霍都數招之間就將郝大通打得重傷，若非郭靖適時到援，全真教非吃大虧不可。饒是如此，全真教總壇重陽宮，仍讓霍都等人燒成一片瓦礫。全真教自重陽真人威震天下以來，一直號稱武學正宗，全真七子修為深湛，也確不墮祖業，但蒙古密宗武功如此高深，金輪國師一出手便震動中原，郝大通與孫不二回觀說起，兀自心有餘悸，使得丘處機等人深感憂慮。大勝關英雄大會之中，小龍女與楊過出手氣走金輪國師師徒，武功精絕，郝大通、孫不二和甄趙二道都親眼得見。楊過在郭靖書房中，手不動、足不抬，便制得趙志敬狼狽不堪，後來小龍女只一招之間，更將趙志敬震得重傷。他二人使何手法，孫不二雖在近旁，竟便看不明白，倒似全真派的武功在古墓派手下全然不堪一擊，思之實足心驚。後來又聽說小龍女和楊過雙劍合璧，將金輪國師殺得大敗虧輸，全真派上下更大為震動。

全真七子之中，譚處端早死，馬鈺也已謝世，只剩下了五人。劉處玄任了半年掌教，交由丘處機接任。五子均已年高，精力就衰，想起第三、四代弟子之中並無傑出人才，眼下蒙古南侵，國難深重，日後金輪國師率弟子重來，古墓派再上山尋仇，倘若全真五子尚在人間，還可抵擋得一陣，但如大敵十年後再來，外患內憂齊臨，那時號稱天下武學正宗的全真派非一敗塗地不可。因此五人決定閉關靜修，要鑽研一門厲害武功出來，以保天下武功正宗的令譽，不僅興教，抑且保國衛民。教中俗務，暫且置之度外，是以趕召甄志丙回山權攝代掌教之位。

※※※

甄志丙等朝行晚宿，一路向西北而行。小龍女總是相隔里許，不即不離的在後相隨。這日到了陝西境內，祁志誠向甄志丙道：「甄師兄，咱們是回重陽宮去。難道這龍姑娘孤身一人，竟也敢涉險追來麼？」

甄志丙「嗯」了一聲，實猜不透她用意。這一路之上，日日夜夜，只翻來覆去的尋思：「她要向五位真人揭發我的惡行麼？要仗劍大殺全真教，以出心中惡氣麼？或許，她只不過要回到古墓故居，正好和我同路？又難道……又難道……她憐我一片痴心，終究對我有了情意？」想到最後一節，總不由得面紅耳赤，暗自慚愧，這自是痴心妄想，比之長生升仙，尤為渺茫，反正此時生死榮辱全已置之度外，既求死不得，恐懼之心倒也淡了。

又過數日，到了終南山腳下。祁志誠取出一枝響箭，使手勁甩出，嗚的一聲響，衝天而起。過不多時，四名黃冠道人從山上急奔而下，向甄志丙躬身行禮，說道：「沖和真人，您回來啦，大家等候多時了。」甄志丙道號「沖和」，但除了他的親傳弟子之外，向來無人如此稱呼。這四名道人都是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和他一直師兄弟相稱，其中一人年紀比他還大得多。

這四人突然改口，甄志丙極感過意不去，忙下馬還禮，謙道：「四位師兄如此相稱，小弟何以克當。」那年紀最長的道人是馬鈺的弟子，說道：「五位師叔法旨，只待沖和真人一到，即便權攝代掌教，處理教中一應大小事務。」甄志丙道：「師父和四位師伯叔已經閉關了麼？」那道人道：「已閉了二十多天。」

說話之間，只聽山上樂聲響亮，十六名道士吹笙擊罄，排列在道旁迎接，另有十六名道士拿著木劍、鐵缽等法器，見甄志丙來到，一齊躬身行禮，前後護擁，向山上而去，竟把趙志敬冷落在後。趙志敬又氣惱，又羨妒，但內心卻又不禁暗暗得意：「待掌教之位落入我的手中，再瞧你們的嘴臉卻又如何？」

傍晚時分，一行人已到了重陽宮外。宮中五百多名道人從大殿直排到山門外十餘丈處，只聽得銅鐘鏜鏜，皮鼓隆隆，數百名道士躬身肅候。見到這般隆重端嚴的情景，甄志丙本來委靡頹唐，不由得精神為之一振，在十六名大弟子左右擁衛下，先到三清殿叩拜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再到後殿叩拜創教祖師王重陽的遺像，又到第三殿全真七子集議之所，向七張空椅叩拜，然後回到正殿三清殿。

丘處機的大弟子李志常取出掌教真人法旨宣讀，命甄志丙權攝代掌教。甄志丙下拜聽訓，感愧交集，瞥眼見趙志敬站在一旁，臉上似笑非笑的滿是譏嘲之色，心中驀地大震。

甄志丙聽訓已畢，站起身來，待要向群道謙遜幾句，忽見外面一名道士進來，朗聲說道：「啟稟掌教真人，有客到。」甄志丙一呆，想不到小龍女竟會這般大模大樣的正式拜會，實不知如何應付才是，事到臨頭，要逃也逃不過，只得硬著頭皮道：「請罷！」

那道士回身出去，引了兩個人進來。群道一見，均大感詫異，甄志丙更是奇怪。進來的兩個人一個蒙古官員打扮，另一個卻是在忽必烈營中會見過的瀟湘子。

那蒙古貴官阿不花朗聲說道：「大汗陛下聖旨到，敕封全真教掌教。」說著在大殿上居中一站，取出一卷黃緞，雙手展開，宣讀道：「敕封全真教掌教為：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門掌教，文粹開玄宏仁廣義大真人，掌管諸路道教所……」宣讀到這裏，見沒人跪下聽旨，大聲道：「全真教掌教接旨。」

甄志丙上前躬身行禮，說道：「敝教掌教丘真人坐關，現由小道權攝代掌教，蒙古大汗的敕封，非對小道而授，小道不敢拜領。」

阿不花笑道：「大汗陛下玉音，丘真人為我成吉思汗所敬，年事已高，不知是否尚在人世。這敕封原本不是定須授給丘真人的，誰是全真教掌教，便榮受敕封。」甄志丙道：「敝教掌教仍為丘真人，現坐關修練，未克迎接大人聽旨。小道並非掌教，僅為權代掌教，無德無能，不敢拜領榮封。」阿不花笑道：「不用客氣啦，快快領旨罷。」甄志丙道：「榮寵忽降，倉卒不意。請大人後殿休息片刻，小道和諸師兄商議商議。」

阿不花神色不快，捲起了聖旨道：「也罷！卻不知要商量甚麼？」教中職司接待賓客的四名道人陪著貴官和瀟湘子到後殿用茶。甄志丙邀了十六名大弟子到別院坐下，說道：「此事體大，小弟不敢擅自作主，要聆聽各位師兄的高見。」

趙志敬搶先道：「蒙古大汗既有這等美意，自當領旨。可見本教日益興旺，連蒙古大汗也不敢小視咱們。」說著神情甚是得意，呵呵而笑。李志常搖頭道：「不然，不然！蒙古侵我國土，殘害百姓，咱們怎能受他敕封？」趙志敬道：「丘師伯當年領受成吉思汗詔書，萬里迢迢的前赴西域，代掌教和李師兄均曾隨行，有此先例，何以受不得蒙古大汗的敕封？」李志常道：「那時蒙古和大金為敵，既未侵我國土，且與大宋結盟，此一時彼一時，如何能相提並論？」趙志敬道：「終南山受蒙古管轄，咱們各處道觀也均在蒙古境內，倘若不領受敕封，眼見全真教便是一場大禍。」

李志常道：「趙師兄這話不對。」趙志敬提高聲音，道：「甚麼不對，要請李師兄指點。」李志常道：「指點是不敢。請問趙師兄，咱們的創教祖師重陽真人是甚麼人？你我的師父全真七子又是甚麼人？」趙志敬愕然道：「祖師爺和師父輩宏道護法，乃是三清教中的高人。」李志常道：「他們都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愛國憂民，每人出生入死，都是曾和金兵血戰過來的。」趙志敬道：「是啊。重陽真人和全真七子名震江湖，武林中誰不欽仰？」

李志常道：「想我教上代的真人，個個不畏強禦，立志要救民於水火之中，全真教便算真的大禍臨頭，咱們又怕甚麼了？要知頭可斷，志不可辱！」這幾句話大義凜然，甄志丙和十多名大弟子都聳然動容。

趙志敬冷笑道：「便只李師兄不怕死，旁人都是貪生畏死之徒？祖師爺創業艱難，本教能有今日的規模，祖師爺和七位師長花了多少心血？這時交付下來，咱們處置不善，將轟轟烈烈的全真教毀於一旦，咱們有何面目見祖師爺於地下？五位師長開關出來之時，又怎生交代？」這番話言之成理，登時有幾名道人隨聲附和。趙志敬又道：「金人是我教的死仇，蒙古滅了金國，正好替我教出了口惡氣。當年祖師爺舉義不成，氣得在活死人墓中隱居不出，他老人家在天之靈知道金人敗軍覆國，正不知有多喜歡呢。」

丘處機的另一名弟子王志坦道：「蒙古人滅金之後，倘若與我大宋和好，約為兄弟之邦，咱們自然待以上國之禮，倘若敕封，咱們自可領受。但今日蒙古軍大舉南下，急攻襄陽，大宋江山危在旦夕，你我都是大宋之民，豈能受敵國敕封？」轉頭向甄志丙道：「代掌教師兄，你若受了敕封，便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便是本教的千古罪人。我王志坦縱然頸血濺地，也決不能跟你干休。」說到此處，已聲色俱厲。

趙志敬倏地站起，伸掌在桌上一拍，喝道：「王師弟，你想動武不成？對掌教真人竟敢如此無禮？」王志坦厲聲道：「咱們自己師兄弟，便只說理。若要動武，又豈怕你來？」眼見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為下，氣勢洶洶的便要大揮老拳，拔劍相鬥。

一名鬚髮花白的道人連連搖手，說道：「各位師弟，有話好好說，不用恁地氣急。」王志坦道：「依師兄說該當如何？」那道人說：「依我說啊，唔，唔……出家人慈悲為懷，能多救得一個百姓，便助長一分上天的好生之德……唔，唔……咱們如受了蒙古大汗的敕封，便能盡力勸阻蒙古君臣兵將，不可濫施殺戮，當年丘師叔，豈非便因此而救了不少百姓的性命麼？」有幾名道人附和道：「是啊！是啊！」

一名短小精悍的道人搖頭道：「今日情勢非昔可比。小弟隨師父西遊，親眼見到蒙古兵將屠城掠地的慘酷。咱們若受敕封，降了蒙古，那便是助紂為虐，縱然救得十條八條性命，但蒙古勢力一大，不知將有幾千幾萬百姓因此而死。」這矮小道人名叫宋德方，是當年隨丘處機西遊的十八弟子之一。

趙志敬冷笑道：「你見過成吉思汗，那又怎地？我此番便見了蒙古四王子忽必烈，這位王爺禮賢下士，豁達大度，又那裏殘暴了？」王志坦叫道：「好啊，原來你是奉了忽必烈之命，做奸細來著！」趙志敬大怒，喝道：「你說甚麼？」王志坦道：「誰幫蒙古人說話，便是漢奸。」趙志敬突然躍起，呼的一掌便往王志坦頭頂擊落。斜刺裏雙掌穿出，同時架開他這一擊，出掌的卻是丘處機的另外兩名弟子，其中一人便是祁志誠。趙志敬怒火更熾，大叫：「好哇！丘師伯門下弟子眾多，要仗勢欺人麼？」

正鬧得不可開交，甄志丙雙掌一拍，說道：「各位師兄且請安坐，聽小弟一言。」全真教的掌教向來威權極大，他任代掌教，全教須得奉命。眾道人當即坐了下來，不敢再爭。

趙志敬道：「是了，咱們聽代掌教真人吩咐，他說受封便受封，不受便不受。大汗封的是他，又不是你我，吵些甚麼？」他想甄志丙有把柄給自己拿在手裏，決不敢違拗自己之意。李志常、王志坦等素知甄志丙秉性忠義，心想憑他一言而決，的確不必多事爭鬧，各人望著甄志丙，聽他裁決。

甄志丙緩緩道：「小道無德無能，權攝代掌教的重任，想不到第一天便遇上這件大事。」說著抬起頭來，呆呆出神。十六名大弟子的目光一齊注視著他，道院中靜得沒半點聲息。過了良久，甄志丙緩緩的道：「本教乃重陽祖師所創，至馬真人、劉真人、丘真人而發揚光大。小弟暫攝代掌教，只不過暫代此位，怎敢稍違王馬劉丘四真人的教訓？五位真人出關之後，大事便由五真人決策。諸位師兄，眼下蒙古大軍南攻襄陽，侵我疆土，殺我百姓。倘若這四位前輩掌教在此，他們是受這敕封呢，還是不受？」

群道聽了此言，默想王重陽、馬鈺、劉處玄、丘處機平素行事：王重陽去世已久，第三代弟子均未見過；馬鈺謙和敦厚，處事旨在清靜無為；劉處玄城府甚深，眾弟子不易猜測他的心意；但丘處機卻性如烈火、忠義過人。眾人一想到他，不約而同的叫道：「丘掌教定然不受！」趙志敬卻大聲道：「現下掌教是你代任，可不是丘師伯。」

甄志丙道：「小弟才識庸下，不敢違背師訓。又何況我罪孽深重，死有餘辜。」說到這裏，垂首不語。群道不知他話中含意，除趙志敬外，都以為不過是自謙之辭，只覺得「罪孽深重、死有餘辜」八字，未免太重，有點兒不倫不類。趙志敬「哼」的一聲，站起身來，說道：「如此說來，你是決定不受的了？」

甄志丙淒然道：「小弟微命實不足惜，但我教令譽，卻不能稍有損毀。」他聲調漸漸慷慨激昂，又道：「方今豪傑之士，正結義以抗外侮。全真派號稱武學正宗，倘若降了蒙古，咱們有何面目再見天下英雄？」群道轟然喝采，李志常、宋德方、王志坦、祁志誠等大聲道：「代掌教師兄言之有理。」

趙志敬袍袖一拂，怒沖沖的走出道院，在門邊回過頭來，冷笑道：「代掌教師兄，你說話倒是好聽得緊啊，嘿嘿！此事後果如何，你也料想得到。」說著大踏步便行。

群道紛紛議論，都讚甄志丙決斷英明。四五個附和趙志敬的道人覺得不是味兒，訕訕的走了。

甄志丙黯然無語，回到自己丹房，知道趙志敬受此挫折，決不干休，定要當眾揭發自己的醜行。他宣稱不受敕封之時便已決意一死，數月來擔驚受怕，受盡折磨，這時想到死後一了百了，心中反而坦然，既不能死於小龍女之手，自盡便了，閂上丹房房門，冷然一笑，抽出長劍便往頸中刎去。

突然書架後轉出一人，伸手一鉤一帶，甄志丙毫沒防備，長劍竟給他夾手奪去，一驚之下回過頭來，見奪劍的正是趙志敬，只聽他冷冷的道：「你敗壞我教名聲，便想一死了事，甚麼都不理了？龍姑娘守在宮門之外，待會她進來理論，教咱們如何對答？」甄志丙道：「好！那麼我出去在她面前自刎謝罪。」趙志敬道：「你便算自刎，此事還是不了。五位師長開關出來，定要追問。全真教令譽掃地，你便是千古罪人。」

甄志丙再也支持不住，突然坐倒在地，抱著腦袋喃喃道：「你叫我怎麼辦？怎麼辦？就算死了，也是不成。」適才他在眾道之前侃侃而談，這時和趙志敬單獨相處，卻竟無半點自主之力。趙志敬道：「好，你只須依我一件事，龍姑娘之事我就全力跟你彌縫，本教和你的聲名均可保全，決無半點後患。」甄志丙道：「你要我受蒙古大汗的敕封？」趙志敬說道：「不，不！我決不要你受蒙古大汗的敕封。」甄志丙心頭一鬆，喜道：「甚麼事呢？快說，我一定依你。」

※※※

半個時辰之後，大殿上鐘鼓齊鳴，召集全宮道眾。李志常吩咐丘處機一系門下眾師弟與再傳弟子道袍內暗藏兵刃，生怕甄志丙拒受敕封，趙志敬一派人或有異圖。大殿上黑壓壓的擠滿了道人，各人神色均極緊張。

只見甄志丙從後殿緩步而出，臉上全無血色，居中一站，說道：「各位道兄，小道奉丘掌教之命，權攝代任掌教，豈知突患急病，無法可治……」這句話來得太過突兀，群道中有十餘人忍不住「啊、啊」的叫出聲來。甄志丙續道：「代掌教重任，小弟已不克負荷，現下我命玉陽子座下大弟子清肅真人趙志敬，權攝代掌教！」

這句話一出，大殿上登時寂然無聲。但這肅靜只是一瞬間的事。接著李志常、王志坦、宋德方等人爭著大聲反對：「丘真人要甄師兄任代掌教，這重任豈能傳給旁人？」「代掌教師兄好好的，怎會患上不治之症？」「這中間定有重大陰謀，代掌教師兄可莫上了奸人的當。」第四代的眾弟子不敢大聲說話，但也都交頭接耳，議論紛紜，大殿上亂成一片。李志常等怒目瞪視趙志敬，只見他不動聲色，雙手負在背後，對各人的言語便似全然沒聽見。

甄志丙雙手虛按，待人聲靜了下來，說道：「此事來得突兀，難怪各位不明其中之理。我教眼前面臨大禍，小道又做了一件極大的錯事，此刻追悔莫及，縱然殺身以謝，也已難以挽救。」說到這裏，神色極是慘痛，頓了一頓，又道：「我反覆思量，只有趙志敬師兄才識高超，能帶同本教渡過難關。各位師兄弟務須捐棄成見，出力輔佐趙師兄光大本教。」

李志常慨然道：「人孰無過？代掌教師兄當真有甚差失，待五位師長開關之後，稟明領責便是。代掌教讓位之舉，我們萬萬不能奉命。」甄志丙長嘆一聲，說道：「李師兄，你我多年交好，情若骨肉。今日之事，請你體諒愚弟不得已的苦衷，別再留難了罷。」李志常滿腹疑團，瞧甄志丙的神色確有極重大的難言之隱，他言語中竟是極意求懇，倒也不便再爭，當下低頭不語，暗自沉思方策。

王志坦朗聲道：「代掌教師兄便真要謙讓，也須待五位師長開關之後，稟明而行，那才不誤了大事。」甄志丙黯然道：「事在急迫，等不及了。」王志坦道：「好罷，就算如此，咱們同輩師兄弟之中，德才兼備，勝過趙師兄的並非沒有。李志常師兄道力深湛，宋德方師弟任事幹練，何以要授給大眾不服的趙師兄？」

趙志敬性格暴躁，強忍了許久不語，這時再也按捺不住，冷笑道：「還有敢作敢為的王志坦師兄呢？」王志坦怒道：「小弟不才，比諸位師兄差得太遠。可是和趙師兄相比，自忖還略勝一籌。」趙志敬嘿的一聲冷笑，抬頭望著屋頂，神情極是傲慢。王志坦大聲道：「小弟的武功劍術，自非趙師兄敵手，但我至少不會去做漢奸。」趙志敬面色鐵青，喝道：「你有種便把話說清楚些，誰做漢奸了？」兩人言語相爭，越說越激烈。

甄志丙道：「兩位不須爭論，請聽我一言。」趙王兩人不再說話，但仍是怒目對視。甄志丙道：「本教向來規矩，掌教之位，由上一代掌教指任，並非由本教同道互推，這話可對麼？」眾人齊聲應道：「是！」甄志丙道：「我現在下指命趙志敬為本教下一任代掌教，眾人不得爭論。趙師兄，你上前聽訓罷。」趙志敬得意洋洋，跨步上前，躬身行禮。

王志坦和宋德方還待說話，李志常一拉兩人袍袖，使個眼色，兩人素知他處事穩當，必是別有所見，於是不再爭議。李志常低聲道：「甄師弟定是受了趙志敬的挾持，無力與抗。咱們須得暗中查明趙志敬的奸謀，再抖將出來。現下甄師弟已有此言，若再爭辯，反顯得咱們理虧了。」王宋二人點頭稱是，隨著眾人參與交接代掌教的典儀。

全真派一日之間竟有兩人先後接任代掌教，群道或忿忿不平，或暗暗納罕。

※※※

接任典儀行畢，趙志敬居中一站，命自己的嫡傳弟子守在身旁，說道：「有請蒙古大汗陛下的天使。」這「天使」兩字一出口，王志坦忍不住又要喝罵，李志常忙使眼色止住。過不多時，四名知賓道人引著那蒙古貴官阿不花和瀟湘子走進殿來。

趙志敬忙搶到殿前相迎，笑道：「請進，請進！」阿不花等候良久，早已不快，又見甄志丙並不出迎，臉色更是難看。一名知賓的道人知他心意，說道：「本教代掌教之位，自此刻起由這位趙真人接任。」阿不花一怔，轉惱為喜，笑道：「原來如此，恭喜，恭喜！」說著拱手為禮。瀟湘子站在他身後兩步之處，臉上始終陰沉沉的不顯喜怒之色。

趙志敬側著身子引阿不花來到大殿，說道：「請大人宣示聖旨。」阿不花微微一笑，心想：「原該由你這般人來代掌教才像樣子。先前那道人死樣活氣，教人瞧著好生有氣。」取出聖旨，雙手展開。趙志敬跪倒在地，只聽那貴官讀道：「敕封全真教掌教為……」他會漢語，讀得倒也字正腔圓。

李志常、王志坦等見趙志敬公然領受蒙古大汗敕封，相互使個眼色，唰唰幾聲，寒光閃動，各人從道袍底下取出長劍。王志坦和宋德方快步搶上，手腕抖處，兩柄長劍的劍尖已指住趙志敬的背心。李志常朗聲喝道：「本教以忠義創教，決不投降蒙古。趙志敬背祖滅宗，天人共棄，不能攝任代掌教。」另外四名大弟子各挺長劍，將阿不花和瀟湘子圍住。

這一下變故來得突然之極。趙志敬雖早知李志常等心中不服，但想代掌教的威權極大，自來無人敢抗，自己既得出任此位，便是本教最高首領，所下法旨，即令五位師長也不能貿然反對，萬料不到對方竟敢對代掌教動武。這時他背心要害給兩劍指住了，又驚又怒，卻並不畏懼，大聲道：「大膽狂徒，竟敢犯上作亂嗎？」王志坦喝道：「奸賊！敢動一動，便教你身上多兩個透明窟窿。」

趙志敬的武功原在王宋二人之上，但此時出其不意，俯伏在地時給人制住，已全然處於下風。他事先佈置了十餘名親信在旁護衛，道袍之中也暗藏兵刃，但李志常、王志坦等都是丘處機的親傳弟子，武功高強，平素在教中頗具威望，突然一齊出手，趙志敬的心腹大都不敢動彈。有幾人想取兵刃，均是一伸臂便給人點了穴道。給孫婆婆擲傷了臉的張志光，在豺狼谷曾與陸無雙相鬥的申志凡、趙志敬的弟子鹿清篤均在其內。

李志常向阿不花道：「蒙古與大宋已成敵國，我們大宋子民，豈能受蒙古的封號？兩位請回，他日疆場相見，再與兩位周旋。」這幾句話說得十分痛快，殿上群道中不少人大聲喝采。

阿不花白刃當前，竟無懼色，冷笑道：「各位今日輕舉妄動，不識好歹，全真教大好基業，眼見毀於一旦，可惜，可惜。」李志常道：「神州河山都已殘破難全，我們區區一個教門又何足道？閣下再不快走，難免有人無禮。」

瀟湘子忽地冷冷插口道：「如何無禮？倒要見識，見識！」猛地伸出長臂，左抓一把，右抓一把，隨手便將王志坦與宋德方手中長劍都奪了過來。趙志敬立時躍起，雙臂使招「白雲出岫」護住後心，站在阿不花身旁。瀟湘子將左手中長劍交了給他，右手劍唰的一聲向李志常刺去。李志常舉劍擋架，只覺手臂微微一麻，急運內功相抗，嗆啷一響，雙劍齊斷。

瀟湘子奪劍、震劍，快速無倫，只一瞬間之事，接著袍袖拂動，雙掌齊出，將身邊四名全真大弟子的長劍一齊震開。他連使三招，挫敗全真教七名高手，殿上數百道人無不駭然，瞧不出這僵屍一般的人竟如此了得。

趙志敬素來瞧不起王志坦、宋德方等人的武功，這次在眾目睽睽之下，給兩人制得跪在地下抬不起頭來，心中如何不怒，這時一劍在手，順勢就向王志坦刺去。這一招「大江東去」乃全真劍法中極凌厲的招數，劍刃破空，嗤嗤作響，直指王志坦小腹。

王志坦向後急避。趙志敬下手毫不容情，立意要取他性命，手臂前送，劍尖又挺進了兩尺有餘，眼見王志坦這一下大限難逃，殿上眾人一時驚得寂無聲息，斗然間斜刺裏一隻袍袖揮出，捲住劍刃向旁一拉，嗤的一聲，袍袖割斷，就這麼頓得一頓，王志坦向後躍開，旁邊兩柄長劍伸過來架住了趙志敬的劍，瞧那斷袖之人時，卻是甄志丙。

趙志敬大怒，指著他喝道：「你……你……竟敢如此！」甄志丙道：「趙師兄，你親口答應了不受蒙古敕封，我才把代掌教之位讓你，為何轉眼之間，即便出爾反爾？」趙志敬道：「嘿，適才你問我道：『你要我受蒙古大汗的敕封？』我道：『不，我決不要你受蒙古大汗的敕封！』我怎麼說話不算了？受敕封的是我，可不是你。」甄志丙喃喃的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你好狡獪！」

這時李志常已從弟子手中接過一柄長劍，大聲道：「全真教的好兄弟，咱們仍奉甄真人為代掌教。大家把這姓趙的漢奸擒下了，聽由代掌教真人發落。」說著挺劍上前，和趙志敬鬥了起來。王志坦、宋德方與其餘五名大弟子列成天罡北斗陣法，登時將瀟湘子圍住。瀟湘子武功雖強，但這陣法一經催動，威力非常，他急從袍底取出鋼棒招架，但見陣法變幻，七名全真道人左穿右插，虛實互易，不由得眼花繚亂。

那貴官阿不花早退在大殿角落，見情勢不對，忙從懷中取出號角，嗚都都的吹了起來。兩名道人搶上前去，奪下號角，將他反手擒住，但遲了一步，號角聲已經傳出。

甄志丙知他呼召外援，危難當頭，不由得精神大振，叫道：「祁志誠師弟，你看住這蒙古官兒。于道顯師兄、王志謹師兄，你們帶同三位師兄，快到後山玉虛洞去幫孫師兄守護，以防外敵騷擾五位師長靜修。陳志益師弟，你帶六個人防守前山；房志起師弟，你帶六個人防守左山；劉道寧師弟，你帶六人防守右山。」

防守前後左右的，都是丘處機門下他的同門師弟。守護玉虛洞的于道顯是劉處玄門下，王志謹是郝大通門下。劉處玄和郝大通都在玉虛洞中靜修，于王二人武功均高，為人正直，縱有異心，也決不會危害親師。甄志丙於片刻之間，便分派得井井有條，各處要地都已有人把守，而且互相呼應救援，便有大批軍馬到來，一時也難攻打得進。眾弟子見他目光如電，指揮若定，發號施令中自有一股威嚴，竟無人敢予違抗，一一領命而出。

忽聽得門外喝罵喧嘩，兵刃撞擊之聲大作，群道正錯愕間，牆頭一聲呼哨，跳進數十個人來。東邊是尹克西領頭，西邊是尼摩星領頭，正面是麻光佐領頭，所率領的都是蒙漢西域武士中的好手。原來忽必烈猛攻襄陽，連月不下，最後一陣猛攻無效，隨即退兵。金輪國師奉忽必烈之命收拾全真教，他先行請准忽必烈，呈請蒙古大汗下旨敕封全真派掌教，先行分化教眾，再由金輪國師率領大批武林好手伏在終南山周圍，若全真教違抗詔命，便以武力壓服。

終南山本來守護周密，但一日之中變易代掌教，重陽宮裏亂成一團，派在外面守衛的道人都撤了回來參與易立代掌教的大典，因此尹克西、尼摩星等來到重陽宮的宮牆之外，全真教中各人竟未知覺。這時敵人突然現身，甄志丙派遣的各路人手倒有一大半還未離殿。但見前後左右均是外敵，全真教道眾雖多，一來大都未攜兵刃，二來處在包圍之中，擠成一團，四下裏要害全落人手，眼見一敗塗地之勢已成。

那前來宣讀敕封的蒙古貴官阿不花本已給祁志誠拿住，這時高聲叫道：「全真教的各位道長，快擲下兵器，聽由掌教趙真人發落。」

甄志丙喝道：「趙志敬背祖叛師，投降外敵，身負大罪，已非本教掌教。」他雖見情勢極其不利，仍決意一拚，指揮群道迎敵。但群道大都赤手空拳，鬥不多時，已有十餘人屍橫就地。接著甄志丙、李志常、王志坦、宋德方、祁志誠等一一失手，或兵刃遭奪，或受傷倒地，或給點中穴道，餘下眾道被尹克西率領的武士逼在大殿一隅，無法反抗。

阿不花官階甚高，尹克西、瀟湘子等均須聽他號令。他見已獲全勝，向趙志敬道：「趙真人，瞧在你的面上，全真教教眾謀叛抗命之事，我可以代為隱瞞，不予啟奏。」趙志敬躬身連聲道謝，猛地裏想起一事，忙向瀟湘子低聲道：「有件大事尚須前輩相助。我的師父師伯叔等五個在後山靜修，他們如得訊趕來，這……這……」瀟湘子陰惻惻的道：「趕來便趕來，我給你打發便是。」趙志敬不敢再說，心中頗感不滿，一面又暗自擔憂：「你別小覷了我師父、師伯，他們當真來此，你有得苦頭吃了。但若五位師長打退蒙古武士，我可要性命難保。」

那貴官道：「趙真人，你先奉領大汗陛下的敕封，然後發落為首的叛徒。」趙志敬道：「是！」跪下聽旨。

甄志丙、李志常等手足遭縛，耳聽得阿不花宣讀敕封，趙志敬磕頭謝恩，大呼萬歲，都是怒火填膺。宋德方坐在李志常的身旁，在他耳邊低聲說道：「李師哥，你解開我手上的綁縛，我衝出去稟告師長。」李志常與他背脊靠著背脊，潛運內力，指上使勁，解開了縛在他手腕的牛筋，低聲道：「可千萬要緩緩稟報，裝作若無其事，別讓五位師長受驚，以致岔了真氣內息……」宋德方緩緩點頭。

宣敕已畢，趙志敬站起身來，阿不花和瀟湘子等向他道喜。

宋德方見眾人都圍著趙志敬，突然躍起，搶到三清神像之後。尼摩星叫道：「站住的！站著不動的！」宋德方那裏理他，發足急奔。尼摩星雙足已斷，無法追趕，左手一揚，一枚蛇形小鏢激射而出，撲的一聲，打中了宋德方左腿。尼摩星叫道：「躺下睡覺的！」宋德方身子一晃，卻不躺下睡覺的，而是忍痛奔跑的。重陽宮房舍重重疊疊，他只轉了幾個彎，幾名追趕他的蒙古武士便不見了他影蹤。

宋德方奔到了隱僻之處，起出小鏢，包紮好傷口，到丹房中取出一柄長劍，奔向後山。他轉過一排青松，剛望到玉虛洞洞門，不由得暗暗叫苦，只見數十名蒙古武士正在搬運山石，堵塞洞門。一個高瘦僧人站著督工，另有僧俗兩人在旁指揮，宋德方認得這兩人是曾來攻打重陽宮的達爾巴和霍都，武功與郝大通等不相上下。那高瘦僧人形貌清奇，顯然輩份武功尚在這二人之上，見玉虛洞門已給堵上了十之七八，不知五位師長性命如何，心道：「師父待我恩重如山，今日師長有難，自須捨命相救。」

他明知衝上攔阻只不過白送性命，決不能解救師父的困危，但全教遭逢大難，義不能獨自求全，從松樹後竄出，運劍如風，向那僧人身後刺去。他想擒賊擒王，這一劍若能僥倖得中，敵黨勢必大亂。

那僧人正是金輪國師。他已向趙志敬問明全真教中諸般詳情，是以一上山便堵玉虛洞，知道只要制住全真五子，餘下的第三四代弟子便無可與抗。

宋德方劍尖離他背心不到一尺，見他仍渾然不覺，正自暗喜，猛地眼前金光一閃，噹的一聲，那僧人手中一件圓圓的奇形兵刃迴掠過來，與他劍刃一碰。宋德方虎口劇痛，長劍脫手飛出，只這麼一震，牽動真氣，哇的一口鮮血噴出，迷迷糊糊之中，隱隱聽得前面不少人雜聲吶喊，不知又出了甚麼事，心中一陣憂急，便昏暈過去。

金輪國師也聽到大殿上的叫聲，但想到瀟湘子、尹克西等高手在場主持，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定然施展不出甚麼古怪，也不在意，只是催促眾武士趕搬大石，及早將玉虛洞堵塞，以防丘處機等人忽然衝出，不免大費手腳。

大殿上自宋德方一走，情勢又變。阿不花向趙志敬道：「趙真人，貴教犯上作亂之輩，人數可不少啊，我瞧你這掌教之位，有點兒坐不安穩呢。」

趙志敬也知眾道心中不服，只要瀟湘子等一去，群道立時便要反擊，一不做，二不休，此時騎虎之局已成，大聲說道：「按照本教教規，叛教犯上者該當何罪？」群道默然不應，心中大都說道：「你自己才叛教犯上。」趙志敬又問一聲，眼望弟子鹿清篤，要他回答。鹿清篤答道：「當在三清神像之前自行了斷。」

趙志敬道：「不錯！甄志丙，你知罪了嗎？服不服了？」甄志丙道：「不服！」趙志敬道：「好，帶他過來！」鹿清篤推甄志丙上前，站在三清神像之前。趙志敬又問李志常、王志坦諸人，人人都大聲回答：「不服。」一一問去，遭擒眾道之中只三人害怕求饒，趙志敬便下令鬆綁。其餘二十四人卻個個挺立不屈，王志坦等性子火爆的，更是罵聲不絕。

趙志敬道：「你們倔強如此，本掌教縱有好生之德，也已無法寬容。鹿清篤，你替祖師爺行法罷！」鹿清篤道：「是！」提起長劍，將站在左首第一個的于道顯殺了。

于道顯為人謹厚和善，全教上下個個和他交好。眾道見鹿清篤將他刺死，都大聲鼓噪起來。宋德方和金輪國師在後山聽到的喊聲，便是眾道人的呼喝。尹克西將手一擺，數十名蒙古武士各執兵刃，攔在眾道之前。

鹿清篤見眾人叫得猛烈，頓感害怕。趙志敬道：「快下手，慢吞吞的幹甚麼？」鹿清篤應道：「是！」手起劍落，又刺死了兩人。站在左首第四的已是甄志丙，鹿清篤提起長劍，正要向他胸口刺落，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道：「且慢，不許動手！」

鹿清篤回過頭來，只見一個白衣少女站在門口，卻是小龍女。只聽她說道：「你站開！這個人讓我來殺。」

# 第二十六回 神鵰重劍

小龍女眼見全真教群道內鬨，蒙古武士大舉進襲，一切是是非非，於她便似過眼雲煙，全不在意，但見鹿清篤舉劍要殺甄志丙，這一劍卻如何能讓旁人刺了？立時上前攔阻。趙志敬見小龍女突於此時進殿，心下大喜：「我一路給你追逼得氣都喘不過來，此刻高手如雲，你自來送死，真是天賜其便！」喝道：「這小妖女不是好人，給我拿下了！」蒙古武士不聽他的指喝，俱都不動。趙志敬的兩名親傳弟子聽到師父號令，搶上前去，伸手分抓她左右手臂。

兩人手指尚未觸及小龍女衣袖，眼前斗然寒光閃動，只覺手腕劇痛，急忙向後躍開，原來腰間兩柄長劍已給小龍女拔去。在這一瞬之間，兩人手腕上各已中劍，腕骨半斷，鮮血淋漓。小龍女這一下出手奇快，旁人尚未看清楚她如何奪劍出招，兩名道人已負傷逃開，眾人都不禁愕然。

鹿清篤喝道：「大夥兒齊上啊！咱們人多勢眾，怕這小妖女何來？」他想小龍女武功再強，總不過一個年輕女子，眾人一擁而上，自能取勝，當先挺劍向小龍女刺去。小龍女劍尖顫動，鹿清篤左腕、右腕、左腿、右腿各已中劍，大吼一聲，倒地不起。這四劍刺得更快，連瀟湘子、尹克西這等高手也不由得相顧失色。他們在絕情谷中曾見她與公孫止動手，那時劍法雖亦精妙，但決不如眼前的出神入化。

小龍女得周伯通授以分心二用、左右互搏之術，斗然間武功倍增。她與楊過雙劍合璧使那「玉女素心劍法」，天下已少有抗手，此刻她一人同使兩劍，威力尤強。二人不論如何心意相通，總不及一個人內心的意念如電，她此刻所使劍術勁力雖不及二人聯手，出手卻比之兩人同使時要快上數倍。

她長途追蹤甄趙二人，連日鬱鬱於心，不知該當如何處置才是，這時全真道人先行發難，她乘勢還擊，劍上一見了血，滿腔悲憤，驀地裏都發作了出來。只見白衣飄飄，寒光閃閃，雙劍便似兩條銀蛇般在大殿中心四下遊走，叮噹、嗆啷、「啊喲」、「不好」之聲此起彼落，頃刻之間，全真道人手中長劍落了一地，每人手腕上都中了一劍。奇在她所使的都是同樣一招「皓腕玉鐲」，眾道人但見她劍光從眼前掠過，手腕便感劇痛，直是束手受戮，絕無招架之機。倘若她這一劍不是刺中手腕而是指向胸腹要害，群道早已一一橫屍就地。群道負傷之後，大駭逃開，三清神像前只餘下甄志丙等一批受縛的道人。

小龍女自學得左右互搏之術以後，除在曠野中練過幾次之外，從未與人動手過招，今日發硎新試，自己也想不到竟有如斯威力，殺退群道之後，竟爾悚然自驚。

趙志敬見情勢不妙，忙從道袍下抽劍護身，同時移步後退。小龍女心中對他恨極，身形一晃，雙劍已將他前面去路與身後退路盡皆攔住。趙志敬揮劍奪路，只聽得叮噹一聲，尹克西道：「你不成，退開了！」原來他已揮金龍鞭將小龍女的長劍格開。小龍女連傷十餘人，直到此時，方始有人接得她一劍。

小龍女道：「今日我是來向全真教的道人尋仇，與旁人無干，你快退開了。」尹克西適才見了她追風逐電般的快劍，心中也自膽寒，但他究是一流高手，總不能憑對方一語便即垂手退避，笑道：「全真教中良莠不齊，有些人確是該殺，但不知是那些該死的賊道得罪了姑娘？」

小龍女「嗯」的一聲，不加理睬。尹克西心想先跟她拉拉交情，動起手來倘是不敵，她也不致就下殺手，若見情勢不對便即退讓，旁人見我和她相識，也不會笑我膽怯，於是笑嘻嘻的道：「龍姑娘，別來多日，你貴體清健啊！」小龍女又是「嗯」了一聲，目光不離甄志丙、趙志敬二人，生怕他們乘機逃走。尹克西道：「跟這些賊道生氣，沒的損折了姑娘貴手。姑娘只須指點出來，待在下稍效微勞，一一給姑娘收拾了。」小龍女道：「好！你先給我殺了他。」說著向趙志敬一指。

尹克西心想：「此人已受蒙古大汗敕封，怎能殺他？」陪笑道：「這位趙真人為人很好啊，姑娘只怕有點誤會，我叫他向姑娘賠個不是罷！」小龍女秀眉微蹙，左手劍倏地遞出，快如電閃，向尹克西刺了過去。尹克西忙舉鞭擋過，只聽得「啊」的一聲，站在他身後的趙志敬已然肩頭中劍。即是瀟湘子等這些高手，也沒看出這一劍是怎生刺的，只料想這一招乃右手劍所發，繞過尹克西身子，刺中了躲在他身後之人。

尹克西吃了一驚，心想這一劍雖非刺在自己身上，但自己無力護住趙志敬，那是同樣的丟臉，對方出招實在太快，全然瞧不清她雙劍的來勢去路，如此對敵注定非敗不可，想到此處，心下更加怯了，金龍鞭一擺，叫道：「龍姑娘，請你手下留情！」小龍女不理，對他既不敵視，亦無友意，腳步微動，向左踏出兩步。尹克西跟著一轉，仍想護住趙志敬，忽聽背後哼的一聲，一驚之下微微回頭，見趙志敬左肩袍袖已連著肩肉讓劍鋒劃去了一片，鮮血涔涔而下。小龍女這一劍如何傷他，旁人仍莫名其妙，劍法精妙迅疾到了這等地步，不但來去無蹤，竟似乎還能隔人傷敵。

趙志敬連中兩劍，心想尹克西武功平平，實不足以倚為護身符，危急中提氣竄出，躍到了瀟湘子身旁。小龍女便似沒見，轉過身子，左手向尹克西刺了一劍，右手劍卻刺向尼摩星前胸。尼摩星左手撐住拐杖，右手以鐵蛇一擋，但聽得趙志敬高聲大叫，跟著嗆啷一響，長劍落地，原來手腕又已中劍。這一招更加奇特，明明小龍女與他相距甚遠，卻在攻擊兩大高手之際抽空傷他。

瀟湘子哼了一聲，道：「龍姑娘劍法不差，我也得領教，領教。」左手揮掌向旁推出，趙志敬只覺一股大力撞在肩頭，立足不住，跌出數丈，虧得他內功也已頗有根柢，身上雖受了三處傷，仍拿樁站住。瀟湘子掌力未收，哭喪棒同時擊出。

麻光佐與楊過、小龍女一直交好，心中大不以為然，高聲叫道：「不要臉啊，真正不要臉，三個武林大宗師，圍攻一個小姑娘。」

瀟湘子等聽在耳裏，臉上都微微一熱。他們生平對甚麼仁義道德原素不理會，然均傲慢自負，對身分體面卻瞧得極重，平時別說三人聯手，便是單打獨鬥，也不屑跟這樣一個驕滴滴的小姑娘動手，但此刻自知單憑自己一人，決計抵擋不了她這般神鬼莫測的劍招，對麻光佐的譏嘲只好裝作沒聽到，均想：「渾大個兒，咱們同來辦事，你卻反助外人，回頭定要教你吃點苦頭。」便在這心念略轉之間，眼前劍光晃動，小龍女已然出招。三人仍是瞧不清她劍勢，齊向後躍，退開丈餘，不約而同的舞動兵刃，護住週身要害。

眾蒙古武士牽著甄志丙、李志常、王志坦等人退後靠向殿壁，均知眼前這四人相鬥委實非同小可，只要給誰的兵刃帶到少許，不死也得重傷。

瀟湘子、尼摩星、尹克西均盼她先出手攻擊旁人，只要能在她招數之中瞧出一些端倪，便有了取勝之機。三人都一般的念頭，各施生平絕技，將全身護得沒半點空隙，先求己之不可勝、以求敵之可勝。這三大高手一出手便同取守勢，生平實所罕有，但眼見敵手如此之強，若上前搶攻，十九自取其辱。

大殿之上，小龍女雙劍拄地，站在中央，瀟湘子等三人分處三方，每人身前均有一片寒光來回晃動。尹克西的金鞭舞成一團黃光；尼摩星的鐵蛇是一條條黑影倏進倏退；瀟湘子的哭喪棒則攪成一張灰幕，遮住身前。

小龍女向三人望了一眼，心道：「我和你們三個無冤無仇，誰有空閒跟你們動手。」見趙志敬閃閃縮縮的正要退到神像之後，素袖一拂，踏步便上。尼摩星與瀟湘子自左右搶到，鐵蛇和哭喪棒搶在身前，他二人聯手，進攻即或不足，自守該當有餘。小龍女見無隙可乘，雙劍即不遞出，眼見趙志敬逃向殿後，仗劍追了兩步，但尼摩星和瀟湘子兩般兵刃使得颼颼風響，竟搶不過去。小龍女道：「你們讓是不讓？」

瀟湘子心想：「此時仇隙未成，她未必便施殺手。這全真教的代掌教於我有甚好處，我何苦為他樹此強敵？」他躊躇未答，尼摩星卻叫了起來：「我們偏偏不讓，你這小妖女有甚麼希奇古怪、莫名其妙的本事，一塌胡塗施展出來的？」瀟湘子、尹克西同時向他瞪了一眼，均想：「咱們便不讓，又何必口吐惡言？難道憑你一人之力便敵得住她嗎？當真是太過不自量力了。」但和他協力禦敵之際，不便出口埋怨。他們沒想到尼摩星雙腿斷折，實受楊過與李莫愁之賜，他知楊過是小龍女的情郎，滿腔怨毒都要發洩在她身上，這時一動上手，他與其餘二人不同，存心要和她拚個死活的。

小龍女也不著惱，只知要誅殺甄趙二人，非將眼前這三個高手驅開不可，冷冷的道：「既不肯讓，我可要得罪了！」一言甫畢，劍光閃處，突聽一片聲響，悠然不絕。響聲未過，小龍女已向後躍退丈餘，回到大殿中心站定。瀟湘子和尼摩星臉上均各變色。原來這一記長聲乃四十餘下極短促的連續打擊組成。這頃刻之間，小龍女雙劍已刺削點斬，共出了四十餘招，尼瀟二人守得滴水不漏，每一招均撞上了兵刃，在群道聽來，只不過一下兵刃碰擊的長聲而已。

她這攻招如此迅捷，瀟湘子等三人更加驚懼。適才所以能擋住劍招，全憑兩人將兵器舞得滴水不入，全無空隙，若待她一劍既出，再舉起兵刃擋架，身上早已中劍了。小龍女急攻不下，也佩服這兩人守得嚴密，微微一頓，輕飄飄的向後略退，臉孔兀自朝著瀟湘子，雙劍倏地反轉倒刺，叮叮叮叮十二下急響，縱是琵琶高手的繁絃輪指也無如此急促，尹克西的金鞭始終沒閒著，也終於將這十二下也都擋了回去。

兩番攻守一過，四人心中均已了然，小龍女吃虧在內力不強，劍招上的勁道不能盪開對方兵刃，若能與這三人的真力大致相仿，三人早守禦不住。小龍女提劍回到殿心，尋思破敵之計，見三個對手的兵刃越舞越急，卻那裏尋得出半點破綻？

她想：「如此迅疾舞動兵刃，內力耗費極大，定難持久，我只須靜以待變，時刻一長，總能尋到破綻。就算給趙志敬逃走了，慢慢再找便是。」雙劍微顫，似攻非攻，蓄勢待發，卻不出擊，教對手三人不敢稍有弛緩。瀟湘子等內力均極深厚，這般舞動兵刃，一時三刻之間氣力並不消減。小龍女見無隙可乘，便靜靜的站著，神色嫻雅，風致端嚴。她性子向來不急，在道上追蹤甄志丙和趙志敬一月有餘，始終沒出手，此時便再多待一天半日，又有何妨？二十年古墓中寂靜自守，早練成了無人能及的耐心。

尼摩星見她仗劍閒立，旁若無人，第一個先沉不住氣了，猛地裏虎吼一聲，鐵蛇揮出，向她疾衝過去。他一出手攻擊，身左便露出空隙，小龍女長劍抖動，尼摩星拐杖急撐，躍了回來，但覺肩頭微微疼痛，俯眼一瞥，只見左肩衣服上已刺破一個小孔，鮮血滲出，若非小龍女也防他鐵蛇進襲，他這條左臂此刻已不連在身上了。

尼摩星搶攻無功，反受創傷，心中雖怒，卻也不敢貿然再進。三人分站三方各舞兵刃，小龍女站在中央全不理會。尹克西一套「黃沙萬里鞭法」反反覆覆已使了四次，猛地心念一動，叫道：「尼摩兄，瀟湘兄，咱們一齊踏上半步。」尼摩星與瀟湘子沒明白他的用意，但想他是西域大賈，見識廣博，人又聰明，於是依言踏上半步。尹克西同時踏上半步，叫道：「防守務須嚴謹，踏步要慢。咱們再踏上半步。」尼瀟二人依言上前。

三人毫不怠懈，舞了一會兵刃，便向前踏出半步，這時人人都已瞧出，三人圍著小龍女的圈子漸漸縮小，到最後便會將她擠在中心。三人雖不敢出手攻擊，但每人舞動兵刃，組成三堵銅牆鐵壁，向中間逐步擠攏，三股守勢合成一股強大的攻勢，實是猛不可當。眾人瞧到這般情景，蒙古武士和趙志敬一派的道士心中暗喜，其餘的道士卻均為小龍女擔憂。

小龍女見三人越來越近，兵刃招數中卻仍無隙可乘，眼見過不多時，勢非被他們擠死不可，雙劍連刺，叮叮之聲忽急忽緩，每一招都碰在對方兵刃之上。她連攻數十劍，盡數給擋了回來，那三人卻又各自踏進了半步。小龍女心中漸感慌亂，退向左側時足底一絆，微一踉蹌，這一下劍法中大現破綻，若不是瀟湘子等只守不攻，不敢乘機進襲，她已遭到極大凶險。

原來大殿地下投棄著數十柄長劍，都是全真教群道所用兵刃，被人奪下後拋擲在地。小龍女適才左足踏到一把長劍的劍柄，以致站立不穩。

她忽然想起：「別人兩手能使雙劍，我既已學會分心二用之術，兩手該能同時使四柄劍。便算顯不出四劍的威力，或能擾亂敵人，乘機脫困。」當下左手長劍交在右手，俯身又拾起兩柄劍，左右各持雙劍，四劍同時揮動。

瀟湘子等大吃一驚，均想：「這姑娘的招數愈來愈奇，四劍齊使，當真聞所未聞。」但三人打定了以不變應萬變的主意，不管她使甚麼怪招奇術，總是只守不攻，逐步進迫。

小龍女四劍齊使，雖然駭人耳目，威力反不及只用雙劍，她平素專練單劍，左手全真劍法，右手玉女劍法，配全得天衣無縫，這時每一隻手都使雙劍，畢竟大不靈便，出招時已無得手應心之妙。

瀟湘子等數招之間，便發覺她劍招突然略緩，劍尖刺來時也不及先時的神妙莫測。尼摩星喉頭咕咕作響，揮動鐵蛇便要進襲。尹克西急叫：「使不得，這是誘敵之計。」尼摩星經他提醒，嚇了一跳，心想幸虧人家生意人見機得快，原來這女子如此狡獪，只要自己一攻，她立施反擊，不但合圍之勢登時破了，只怕自己還要性命沒有的。

其實小龍女本非存心誘敵，但聽尹克西這麼一叫，心想：「這黑矮子沉不住氣，須得從他身上想法子。他說我誘敵，我便當真誘他一下。」突然間右手一揚，一柄長劍向上飛出，右手劍跟著刺出，左手又有一柄長劍飛上。瀟湘子等不禁一驚，不知她又要玩甚麼花樣，見半空雙劍尚未跌落，她手中僅有的雙劍也擲了上去，這麼一來，她兩手空空，已無兵刃。尹克西叫道：「自行嚴守，千萬不可進攻。」他瞧不透小龍女的用意，但想只要嚴密守衛，逐步前逼，便已穩操勝算，對方雖赤手空拳，卻也不必冒險進招。

小龍女彎下腰來，雙手不住在地下抓劍，一一擲上半空，同時空中長劍一柄柄落下，她一接住跟著又擲了上去。但見數十柄長劍此上彼落，寒光閃爍，煞是奇觀。古墓派武功本不以內力沉雄見長，而憑手法迅疾取勝。她「天羅地網勢」使將出來，活的麻雀尚能攔住，數十柄長劍隨接隨拋，在她自是渾若無事。她手中每一刻都有兵刃，也是每一刻都無兵刃，只瞧得瀟湘子等目瞪口呆，均想這小姑娘在使幻術、玩把戲麼？

猛地裏小龍女左掌揚處，在一柄自空落下的長劍劍柄上一推，那劍橫飛而出，向尹克西疾刺過去。劍頭撞在他金龍鞭舞成的光幕之上，迅疾無比彈回，卻撞向尼摩星。尼摩星的鐵蛇舞得正急，那劍一碰，便即飛去迴刺小龍女。這時空中又有兩柄長劍落下，小龍女雙手分撥回帶，三柄劍分襲三人。

頃刻之間，數十柄長劍不再向上飛起，而是在三般兵刃組成的光幕之間來回激盪，有些長劍去勢斜了，被尼摩星的鐵蛇大力砸碰，斷成兩截。小龍女手上戴了金絲手套，拍打在劍刃之上，絲毫不傷，她自幼熟習「天羅地網勢」，在房舍殿堂間進退趨避的功夫更天下無雙，眼明手快，靈台澄澈，越打越急，心中竟無半點雜念，全沒想到這場激戰是勝是敗，誰生誰死。有時順手抓到劍柄，便刺出數劍，隨即又向敵人拋擲。初時她雙劍在手，瀟湘子等已感不易抵禦，這時數十柄長劍亂飛亂刺，中間又夾著她凌厲迅疾的擊刺，卻如何還能招架？何況長劍從各人兵刃上碰撞出去之時，方向力道全然無法控制，是否要傷到同伴，只有聽天由命。

小龍女向空擲劍，本來不過想擾亂敵人的目光，這時情勢變化，實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大有利。從兵刃飛舞的響聲之中，隱隱聽得尹克西和尼摩星氣息漸粗，瀟湘子的哭喪棒舞得雖快，但只見惶急，與他「瀟湘」兩字大異其趣。

突然間尹克西右臂下垂，大叫：「不好！」原來三柄長劍飛去，正好和他的軟鞭纏在一起。他守得雖然嚴密，但這三柄劍均是從瀟湘子和尼摩星的兵刃上碰撞出來，三劍齊至，莫名其妙的纏在他鞭上。尹克西用力抖摔，甩脫三劍，但正當他軟鞭將起未起之際，小龍女長劍刺出，尹克西腕上劇痛，軟鞭把持不住。

但聽嗆啷一聲，金龍軟鞭落地。小龍女左掌連揮，七八柄長劍激飛而出，分刺三人，跟著雙手各接住一柄長劍，身形晃處，從尹克西身前躍出。尹克西手腕受傷，兵刃落地，這銅牆鐵壁般的包圍圈子立時破了，眼見她雙劍如兩道電光似的閃動，忙向後急退。小龍女的輕功比這三人都高，一提氣，直奔殿後，追趕趙志敬去了。

瀟湘子等一時還不能便收兵刃，直待數十把長劍一一落地，這才住手。尹克西臉帶愧色，說道：「小弟無能，給她走了！」一言甫畢，忽聽得山後隱隱傳來叮叮噹噹的兵刃撞擊之聲，撞擊聲中夾著國師五隻輪子的嗚嗚風響，顯然小龍女已在與國師動手。

三人均想：「在這麼一個硬手作主將，咱們再從旁夾攻，必可取勝。」尹克西拾起金龍軟鞭，叫道：「大夥兒追！」搶先尋聲追了下去。瀟湘子舉起哭喪棒，與尼摩星率領眾蒙古武士發足跟隨。眾人此時心目中的大敵惟小龍女一人，全沒將諸全真道人放在意下。

甄志丙、李志常等見眾蒙古武士退去，即行互解綁縛，紛紛拾起長劍，蜂擁跟去。

※※※

瀟湘子等趕到重陽宮後玉虛洞前，只見輪影激盪，劍氣縱橫，金輪國師吼聲如雷，小龍女白衣勝雪，兩人相隔丈餘，正自遙遙相鬥。金銀銅鐵鉛五隻巨輪迴旋飛舞，響聲只震得眾人耳中嗡嗡作響。國師的輪子在數度激戰曾一再失去，但失後即補，大小重量與所失者無異，不過少了原來輪上所鑄的花紋、真言而已，使動時仍是得心應手。

甄志丙和李志常見玉虛洞的洞門給大石堵塞，不知五位師長生死如何，心中焦急，一齊搶到洞口。達爾巴手執金杵，霍都揮動鋼扇，只數招之間，便將群道打退。

王志坦大叫：「師父，師父，你老人家安好嗎？」他心中焦急，語音中已帶哭聲。李志常轉念一想：「憑著五位師長的玄功，怎能輕易給人關在洞中？定是他們練功到了緊急當口，不能分心抵禦外敵。王師弟這麼一叫，他們聽了反而擾亂心神。」忙道：「王師弟，別叫，五位師長受不得驚擾。」王志坦立時醒悟，扶起倒在地下的宋德方，見他受傷不輕，設法救助。

瀟湘子等旁觀國師和小龍女相鬥，見他雖然守多攻少，但接得兩三招便還遞一招，五輪威力奇猛，逼得小龍女無法近身，比之適才三人只守不攻確是高出甚多。三人又佩服，又妒忌，均想：「這和尚得封為蒙古第一國師，也不枉他了。」三人本想與國師夾攻合擊，見此情勢，私心登起，都不願便這麼助他成功。

殊不知金輪國師出招雖猛，心中卻已叫苦不迭。小龍女雙手劍招不同，配合得精妙絕倫，左手劍攻前，右手劍便同時襲後，叫他退既不可，進又不能，雙劍每一路劍招都進攻數處，叫他顧此失彼，難以並救。若不是他內功外功俱已登峰造極，眼明手快，剛柔互濟，武功只要略差半分，這頃刻之間身上早已中了十七八劍。

拆到五六十招之時，國師已險象環生，他收回金輪護身，不敢擲出攻敵，又數招後，再將銀輪也收了回來，接著五輪齊回，變成了只守不攻，便和適才瀟湘子等一般模樣。五隻輪子輕重大小、顏色形狀各各不同，或生尖刺，或起稜角，組成五道光環，在身周滾來滾去，嚴密守衛。

忽聽得小龍女嬌叱一聲：「著！」跟著國師低聲吼叫，叮叮數響。兩人縱躍來去，出手越來越快，便是瀟湘子這等高手，也沒瞧清兩人這一叱一叫，已起了甚麼變化。金輪國師若以輪上威猛之力與她對攻，小龍女便抵擋不住，可是他心中既怯，竟爾捨己之長，與小龍女比快，不免越來越不利。

突然之間，尼摩星臉上微微一痛，似被甚麼細小暗器打中，一驚之下伸手一摸，臉上沒甚麼，掌中卻有點鮮血。他呆了一下，又見一點鮮血飛到了尹克西身上，才知激鬥的二人之中已有一個受傷。過不多時，小龍女白衫之上點點斑斑的濺上十幾點鮮血，宛似白綾上畫了幾枝桃花，鮮艷奪目。尼摩星喜道：「小妖女受傷的！」接著劍光兩閃，國師一聲低吼。瀟湘子冷冷的道：「不！是大和尚受傷的！」

尼摩星一想不錯，鮮血是國師受傷後濺到小龍女身上的，心想若是國師死在她手下，再也無法將她制住，於是叫道：「尹兄，瀟兄，大家一齊上啊！」鐵蛇揮動，慢慢從小龍女身後逼上。瀟湘子和尹克西也覺不能再袖手旁觀，分從左右逼近。

國師身中三劍，但均輕傷，危殆之中來了幫手，心中一寬，見瀟湘子等並不出手攻擊，各以兵刃護住自身，分從三方緩緩進逼，已知時刻稍長，小龍女勢必無倖。

玉虛洞前，青松林畔，四個武林怪客圍著一個素裝少女，好一場惡戰。眾蒙古武士和全真道人目眩心驚，臉若死灰，生平那裏見過如此激鬥！

猛聽得砰嘭一聲震天價大響，砂石飛舞，煙塵瀰漫，玉虛洞前數十塊大石崩在一旁，五個道人從洞中緩步而出，正是丘處機、劉處玄等全真五子。

※※※

甄志丙、李志常等大喜，齊叫：「師父！」迎了上去。達爾巴和霍都大吃一驚，眼見這般破洞的聲勢，便如點燃了的火藥開山爆石一般。兩人各挺兵刃，向前搶上。丘處機等五人向旁一讓，突然十掌齊出，按在兩人背心，一捺一送，將兩人拋出丈許之外。

達爾巴和霍都的武功與郝大通等在伯仲之間，雖不及丘處機、王處一精湛，但也決不致只一招便給擲開。原來全真五子在玉虛洞中閉關靜修，鑽研拆解《玉女心經》之法，五個人殫精竭慮，日夜苦思，總覺小龍女和楊過所顯示的武功，每一招每一式都恰好是全真派武功的剋星，要想從招術上取勝，實是難能。後來丘處機從天罡北斗陣法中悟出一理，說道：「咱們招術變化，斷然不及，但可合五人之力，以勁力補招數之不足。」於是五人便精思併力攻敵的法門，每一招之出，都將五人勁力集於一點。他們自知第三四代弟子中並無出類拔萃的人才，只有仗著人多，或能合力自保。這一個多月之中，終於創出一招「七星聚會」。這一招畢竟還是從天罡北斗陣法中演化出來，雖說是「七星聚會」，卻也不必定須七人聯手，六人、五人，以至四人、三人，也均可併力施展。

當金輪國師率領眾武士堵洞之時，這「七星聚會」正好練到了要緊當口，萬萬分心不得，明知大敵來攻，也只得置之不理，直到五人練到五力歸一，融合無間，這才破洞而出。只可惜過於迫促，這一招還只練到三四成火候，饒是如此，達爾巴和霍都也已抵擋不住，竟讓五子一擊成功。

丘處機等轉過身來，只見國師等四人圍著小龍女劇鬥方酣。五人只瞧了片刻，面面相覷，不禁面色慘然，都想：「罷了，罷了，原來古墓派的武功精妙若斯，要想勝她，那是終身無望了。」他們在洞中所想所練，都從先前所見小龍女和楊過的武功為依歸，豈知眼前所顯示的神奇劍招，要想瞧個明白都有所不能，甚麼破解抵擋，不知從何說起？

國師等四大高手的武功都在全真五子之上，此時全真教中要有如此一個都千難萬難。丘處機等心想：「倘若先師在世，自能勝得過他們，周師叔大概也勝得他們一籌，但如同時受這四人圍攻，十九要抵敵不住。」五個老道垂頭喪氣，心下慚愧，自覺一代不如一代，不能承繼先師的功業，大敵當前，全真教瞧來當真立足無地了。但五人創出了「七星聚會」，勝得蒙古密宗，於兩國相爭，也大有功用。內爭事小，禦外事大，輸給古墓派不打緊，蒙古人卻萬萬輸不得。

這時小龍女等五人相鬥，情勢又已不同。小龍女招招攻擊，國師等始終是遮攔多，還手少，但逐步進逼。小龍女處境越來越不利，數次想搶出圈子，暫且退走，但對方守得嚴密異常，每一招均給擋了回來。她知有金輪國師主持圍逼，無法再使擲劍之法，何況除了手中雙劍，身邊已無其他兵刃。

她自在大殿上劍傷鹿清篤，到這時已鬥了將近一個時辰，氣力漸感不支，而強敵越逼越近，丘處機等五人又環伺在側，這五個老道也非易與之輩，四下裏盡是敵人，自己孤身一人，今日定要喪身重陽宮中了，忽然想起：「我遭際若此，一死又有甚麼可惜？就只……就只……臨死之時，總盼能見過兒一面。他這時是在那裏呢？多半是在跟郭姑娘親熱，說不定已成了親，新婚燕爾，那裏想到我這苦命女子在此受人圍攻？不！過兒不會這樣，他便和郭姑娘成了親，也決不會忘了我。我只要能再見他一面……」

她離襄陽北上之時，決意永不再和楊過相見，但這時面臨生死關頭，心中越來越是割捨不下。她一想到楊過，本來分心二用突然變為心有專注，雙手劍招相同，再無「玉女素心劍法」的威力。國師見她劍法赳變，便即踏上半步，左手銀輪護身，右手金輪往她劍上碰去。噹的一聲輕響，小龍女左手長劍脫手飛出，在半空中啪的一下，震為兩截。

國師這一下本來只是試探，竟致成功，實大出意料之外，當即右手金輪砸將過去。小龍女一驚，忙鎮懾心神，唰唰唰還了三劍，此時只憑單劍，武功便已遠不及國師。瀟湘子等三人瞧出便宜，三般兵刃同時攻上。

小龍女淡淡一笑，已不願再事掙扎力抗，瞥眼望見三丈外的一株青松旁生著一叢玫瑰，花朵嬌艷欲滴，突然想起當年與楊過隔著花叢練「玉女心經」的光景，心道：「我既已見不到過兒，那便在臨死之時心中想念著他。」臉上神色柔和，登時浸沉在出神瞑想之中。

國師等四下裏合圍，原可一舉將她擊斃，忽見她神情古怪，似乎已忘了迎敵，各各驚詫，不知她是否施展甚麼邪法，四般兵刃舉在半空，並不擊下。但也只這麼一頓，尼摩星的鐵蛇便首先遞了出去。

突然身旁風聲颯然，有人挺劍刺來。尼摩星忙回過鐵蛇擋格，卻擋了個空，只見人影晃動，卻是甄志丙搶到了小龍女身前，倒持手中長劍，將劍柄遞過去給她。小龍女這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早將廝殺拚鬥之事置之度外，覺得左手掌中多了一個劍柄，便順手握著。旁觀眾人突見甄志丙搶入五大高手的戰團之中，直是送死，齊聲驚呼。

國師和他相識，不願傷他性命，當即左臂在他肩頭一撞，將他推開，右手揮輪向小龍女砸去。甄志丙見她不知如何竟爾突然失了戰意，心中大急，眼見這一輪便要將她砸死，奮不顧身的撲了上去，叫道：「龍姑娘，小心！」用自己背脊硬擋了國師金輪。

國師金輪一砸，威力裂石開山，甄志丙如何抵擋得住？立時向前俯衝。小龍女接過他遞來的劍後，兀自挺著劍呆呆出神，甄志丙身子衝來，恰好碰在劍尖之上，劍刃透胸而入。小龍女一呆，這才醒悟，原來是他救了自己性命，眼見他背遭輪砸，胸中劍刺，全是致命重傷，一剎那間，滿腔憎恨之心盡化成了憐憫之意，柔聲道：「你何苦如此？」

甄志丙命在垂危，忽然聽到這「你何苦如此」五字，不禁大喜若狂，說道：「龍姑娘，我實……實在對你不起，罪不容誅，你……你原諒了我麼？」

小龍女又是一怔，想起在襄陽郭府中聽到他和趙志敬的說話，一個念頭在腦子中閃過：「過兒對我如此深情，立誓決不會變心。但他忽然決意和郭姑娘成親，棄我如遺，了無顧惜，定是知悉了我曾受這廝所污。」她心思單純，雖然一路跟蹤甄趙二道，卻從未想到此事，這時猛地給甄志丙一言提醒，心中的憐憫立時轉為憎恨，一咬牙，右手長劍隨即往他胸口刺落。只她生平未殺過人，雖滿腔悲憤，這一劍刺到他胸口，竟刺不下去。

丘處機在一旁瞧著，眼見愛徒死於非命，心中痛如刀割，事起倉卒，不及救援，小龍女第一劍，還可說是由於國師之故，但第二劍卻存心出手。他絲毫不知這中間的原委曲折，既認定小龍女是本教大敵，又決然想不到甄志丙會自願捨身救她，眼見她挺劍又刺，當即縱身而前，左手五指在她腕上一拂，右掌向她面門直擊過去。丘處機的武功在全真七子之中向居第一，這一下情急發招，掌力雄渾已極。

小龍女手腕被他一拂而中，長劍拿捏不住，登時脫手，她不等長劍落地，一伸手，又已抓住，跟著遞出一劍，指向丘處機胸口。便在此時，甄志丙大叫一聲，倒在地下，創口中鮮血湧出。小龍女左手劍同時刺向丘處機小腹，這一來雙劍合璧，威力大增，丘處機武功雖然精深，只三招之間，已手忙腳亂。王處一等四道搶上應援，反將國師等四人擠在一旁。

金輪國師等見小龍女和全真五子鬥了起來，俱感訝異，但想此事大大有利，正好旁觀你們自相殘殺。各人使個眼色，退開數步，只待小龍女和全真五子勝敗一決，他們再行出手收拾殘局。

高手動武，每一招都生死繫於一髮，誰也不敢稍有鬆懈，丘處機等雖見局勢詭異，難以索解，但既已動上了手，那裏還有餘暇詢問？全真五子赤手空拳，遇上小龍女神妙無方的劍招，那費了月餘之功創出來的一招「七星聚會」全無施展之機。頃刻之間，郝大通和劉處玄兩人身上中劍，兩人顧念師兄弟的安危，不肯退開，跟著嗤的一響，孫不二肩頭又中一劍。

全真諸弟子見師父勢危，情不自禁的都驚呼起來。李志常叫道：「快送兵刃！」這時五子掌風呼呼，眾弟子無法近身，只得將長劍一柄柄擲去。小龍女搶著揮劍挑出，每一把擲來的長劍都給挑得飛了開去，劍長臂短，五子始終拿不到一件兵刃。忽聽得叮噹一聲，小龍女左手劍黏住一柄飛擲而來的長劍，驀地裏往後送出，王處一猝不及防，左眼角被這一柄劍外之劍刺中，全真五子中四人負傷，勝負已分。

金輪國師哈哈大笑，叫道：「各位道兄且退，這小妖女待老衲來料理罷！」說著踏上兩步。瀟湘子、尼摩星、尹克西三人跟著舞動兵刃上前合擊，竟成了九大高手圍攻小龍女的局面。

國師等一插手，全真五子登時脫出小龍女雙劍的威迫，五人一聲呼喝，並肩而立，或出右掌，或出左掌，五股大力歸併為一，使出了那招「七星聚會」。其時雖只五星聚會，但威力也已非同小可，小龍女斜身急退，砰的一響，沙坪上塵土飛揚，這一招將尼摩星打得重重跌了個觔斗。

原來他雙腿已斷，單憑拐杖之力撐持，下盤不穩，抵不住這一招的重擊。總算他危急之中避開了正面之力，雖然摔倒，卻未受傷，立即躍起，哇哇怒叫，舉鐵蛇便往劉處玄頭頂砸下。玉虛洞前呼聲四起，亂成一團。

小龍女見尼摩星和全真五子動手，素袖一拂，便要搶出圈子。金輪國師搶過來擋住，叫道：「尼摩兄，對付小妖女要緊。」尼摩星打得性發，對國師的叫喚不予理睬，鐵蛇吞吐，招數全是打向全真諸道。小龍女雙劍向國師急刺數招，國師見來勢實在太快，難以招架，只得退了幾步。

突然之間，小龍女一聲大叫，雙頰全無血色，嗆啷、嗆啷兩聲，手中雙劍落地，呆呆的望著青松畔的那叢玫瑰，叫道：「過兒，當真是你嗎？」

便在此時，國師金輪迎面砸去，全真五子那招「七星聚會」卻自後心擊了上來。這一招本是抵禦尼摩星而發，但那天竺矮子吃過這招的苦頭，不敢硬接，身子向左閃避，這一招的勁力便都遞到了小龍女背心。

那知她竟如中邪著魔，全然不知躲閃，背心受掌，胸口中輪，一個嬌怯怯的身軀受了這兩股大力夾擊，目光仍望著玫瑰花叢，在這頃刻之間，她心搖神馳，即令這兩股大力，似乎也沒能傷到她半分。

眾人為她的目光所懾，不由自主的也均轉頭，去瞧那玫瑰花叢中到底有甚麼古怪，只見青松旁一條人影飛出，竄入國師和全真五子之間，伸左臂抱起小龍女，一閃一晃，又已躍出圈子，逕自坐在青松之下、玫瑰花旁，將小龍女抱在懷裏。

這人正是楊過！

※※※

小龍女甜甜一笑，眼中卻流下淚來，說道：「過兒，是你，這不是做夢麼？」楊過俯下頭去，親了親她臉頰，柔聲道：「不是做夢，我不是抱著你麼？」但見她衣衫上斑斑點點，滿身是血，心中矍然而驚，急問：「你受傷重不重？」

小龍女受了前後兩股大力的夾擊，初時乍見楊過，並未覺痛，這時只覺五臟六腑都要翻騰過來，伸手摟住他脖子，說道：「我……我……」身上痛得難熬，再也說不下去了。楊過見了這般情狀，恨不得代受其苦，低聲道：「姑姑，我還是來遲了一步！」小龍女說道：「不，你來得正好，我只道今生今世，再也瞧不見你啦！」突然間全身發冷，隱然覺得靈魂便要離身而去，抱著楊過的雙手也慢慢軟垂，說道：「過兒，你抱住我！」楊過的左臂略略收緊，把她摟在胸前，百感交集，眼淚緩緩流下，滴在她臉上。

小龍女道：「你抱我，用……用兩隻……兩隻手！」一轉眼間，突見他右手袖子空空蕩蕩，情狀有異，驚呼：「你的右臂呢？」楊過苦笑，低聲道：「這時候別關心我，你快閉上了眼，一點兒也別用力，我給你運氣鎮傷。」

小龍女道：「不！你的右臂呢？怎麼沒了？怎麼沒了？」她雖命在垂危，仍絲毫不顧念自己，定要問明白楊過怎會少了一條手臂。只因在她心中，這個少年實比自己重要百倍千倍，她一點也不顧念自己，但全心全意的關懷著他。

自從他們在古墓中共處，早就是這樣了，只不過那時她不知道這是為了情愛，楊過也不知道。兩人只覺得互相關懷，是師父和弟子間應有之義，既然古墓中只有他們兩人，如果不關懷不體惜對方，那麼又去關懷體惜誰呢？其實這對少年男女，早在他們自己知道之前，已在互相深深的愛戀了。直到有一天，他們自己才知道，決不能沒有了對方而再活著，對方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過百倍千倍。

每一對互相愛戀的男女都會這樣想。可是只有真正深情之人，那些天生具有至性至情之人，這樣的兩個男女碰在一起，互相愛上了，他們才會真正的愛惜對方，遠勝於愛惜自己。

對於小龍女，楊過的一條臂膀，比她自己的生死實在重要得多，因此固執著要問。她伸手輕輕撫摸他袖子，絲毫不敢用力，果然，袖子裏沒有臂膀。她忽然一點也不感到自身的劇痛，因為心中給憐愛充滿了，再也不會知道自己的痛楚，輕輕說道：「可憐的過兒，斷了很久嗎？這時還痛麼？」楊過搖搖頭，說道：「早就不痛了。只要我見了你面，永遠不跟你分開，少一條臂膀又算得甚麼？我一條左臂不是也能抱著你麼？」

小龍女輕輕一笑，只覺他說得很對，躺在他懷抱之中，雖只一條左臂抱著自己，那也心滿意足了。她本來只求在臨死之前能再見他一面，現今實在太好，真的太好了。

金輪國師、瀟湘子、尹克西、全真五子、眾弟子……眾蒙古武士……人人一聲不響，呆呆的望著這對小情人。在這段時光之中，誰也不想向他們動手，也是誰也不敢向他們動手。

有道是「旁若無人」，楊過和小龍女在九大高手、無數蒙古武士虎視眈眈之下纏綿互憐，將所有強敵全都視如無物，那才真是旁若無人了。愛到極處，不但糞土王侯，天下的富貴榮華全不放在心上，甚至生死大事也視作等閒。楊過和小龍女既然不再想到生死，別說九大高手，便天下英雄盡至，那又如何？只不過是死罷了。比之那銘心刻骨之愛，死又算得甚麼？

金輪國師等人當然並不懼怕這兩人，只詫異之極，眼見小龍女身受重傷，楊過又只剩一臂，決不能再起而抗拒，但兩人互相的纏綿愛憐之中，自然而然有一股凜然之氣，有一股無畏的剛勇，令人不敢輕侮。

終於小龍女忍不住又問：「你的手臂……手臂是怎麼斷的？快跟我說。」楊過臉上微微苦笑，說道：「手臂斷了，自然是給人家斬的。」

小龍女悽然望著他，沒想到再追問是誰下的毒手，既已遭到不幸，那麼是誰下手都是一樣，這時胸口和背上的傷處又劇烈疼痛起來，她自知命不久長，低低的道：「過兒，我求你一件事。」楊過道：「姑姑，難道你忘了，在古墓之中，我曾答應過你，你要我做甚麼，我便做甚麼。」小龍女幽幽嘆了口氣，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啦！」楊過道：「在我永遠一樣。」小龍女悽然一笑，低低的道：「我沒多久好活了，你陪著我罷，一直瞧著我死，別去陪你的郭……郭芙姑娘。」

楊過又傷心，又憤恨，說道：「姑姑，我自然陪著你。那郭姑娘跟我有甚麼相干？我這條手臂便是給她斬斷的。」小龍女一驚，叫道：「啊，是她？為甚麼她這樣狠心？難道……難道為了你不愛她麼？」楊過恨恨的道：「我倆這般要好，你別多心？我只愛你一個，我一生一世從來沒愛過別的姑娘，這個郭姑娘啊，哼……」

楊過這條右臂，確是給郭芙斬斷的。

那日楊過與郭芙在襄陽郭府之中言語衝突，以致動手，郭芙怒火難忍，抓起君子劍往他頭頂斬落。楊過中毒後尚未痊愈，四肢無力，眼見劍到，情急之下只得舉右臂擋在面前。郭芙狂怒之際，使力極猛，那君子劍又鋒利無比，劍鋒落處，楊過一條右臂登時遇劍而斷，給卸了下來。

這一劍斬落，竟致如此，楊過固驚怒交迸，劇痛至心，郭芙卻也嚇得呆了，知道已闖下了無可彌補的大禍，見楊過手臂斷處血如泉湧，不知如何是好，也沒想到給他止血包紮，過了一會，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掩面奪門奔出。

楊過一陣慌亂過後，隨即鎮定，伸左手點了自己右肩「肩貞穴」的穴道，割下被單，緊緊縛住肩膀以止血流，再用金創藥敷上傷口，尋思：「此處是不能再耽的了，我得趕緊出城去。」慢慢扶著牆壁走了幾步，只因流血過多，眼前一黑，幾欲暈去。

便在此時，只聽得郭靖大聲問道：「快說，他怎麼了？血止了沒有？」語音中充滿了焦急之情。楊過當時心中只一個念頭：「我決不要再見郭伯伯，無論如何不要見他。」猛力吸一口氣，從房中衝了出去。

他奔出府門，牽過一匹馬翻身便上，馳至城門。守城的將士都曾見他在城頭救援郭靖，對他十分欽仰，見他馳馬而來，立即打開城門。

此時蒙古軍已退至離城百餘里外。楊過出城後不走大路，縱馬儘往荒僻之處行去。尋思：「我身中情花劇毒，但過期不死，或許正如那天竺神僧所言，吸了冰魄銀針的毒汁之後，以毒攻毒，反而延了性命。但劇毒未去，遲早要發作。此刻身受重傷，到終南山去找尋姑姑，定難支持，難道我命中注定，要這般客死途中麼？」想到一生孤苦，除了在古墓中與小龍女相聚這段時日之外，生平殊少歡愉，這時世上唯一的親人已捨己而去，復又給人斷殘肢體，命當垂危，言念及此，不禁流下淚來。

他伏在馬背之上，昏昏沉沉，只求不給郭靖找到，不讓他來救傷補過，不遇上蒙古大軍，隨便到那裏都好，有意無意之間，漸漸行近前幾晚與武氏兄弟相鬥的那荒谷。

黃昏時分，眼見四下裏長草齊膝，一片寂靜，料知周遭無人，在草叢中倒頭便睡。他這時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全沒防備甚麼毒蟲猛獸。這一晚創口奇痛，那裏睡得安穩？

次晨睜眼坐起，忽見離身不到一尺處兩條蜈蚣僵死在地，紅黑斑斕，甚是可怖，口中卻染滿了血漬。楊過嚇了一跳，只見兩條蜈蚣身周有一大灘血跡，略一尋思，已明其理，原來他創傷處流血甚多，而血中含有劇毒，竟把兩條毒蟲毒死了。

楊過微微苦笑，自言自語：「想不到我楊過血中之毒，竟連蜈蚣也抵擋不住。」憤激悲苦，難以自已，忍不住仰天長笑。

忽聽得山峰頂上咕咕咕的叫了三聲，楊過抬起頭來，只見那神鵰昂首挺胸，獨立峰巔，形貌猙獰奇醜，卻自有一股凜凜之威。楊過大喜，宛如見了故人一般，叫道：「鵰兄，咱們又相見啦！」

神鵰長鳴一聲，從山巔上直衝下來。牠身軀沉重，翅短不能飛翔，但奔跑迅疾，有如駿馬，轉眼間便到了楊過身旁，見他少了一條手臂，目不轉睛的望著他。

楊過苦笑道：「鵰兄，我身遭大難，特來投奔你。」神鵰也不知是否能懂他說話，轉身便走。楊過牽了馬匹，跟隨在後。行不數步，神鵰回過頭來，突然伸出左翅在馬腹上一拍。那馬吃痛，大聲嘶叫，倒退幾步，不住跳躍。楊過點頭道：「是了，我既到鵰兄谷中，也不必再出去了，要這馬何用？」心想此鵰大具靈性，實不遜於人，於是鬆手放開韁繩，在馬臀上一拍，任馬自去，大踏步跟隨神鵰之後，他重傷之餘，體力衰弱，行不多時便坐下休息，神鵰也就停步等候。

如此邊行邊歇，過了一個多時辰，又來到劍魔獨孤求敗埋骨處的石洞。

楊過見了那個石墳，大為感慨，心想這位前輩奇人縱橫當時，天下無敵，武功神妙莫測，瞧他這般行逕，定是恃才傲物，與常人落落難合，到頭來在這荒谷中寂然而終，武林之中既沒流傳他的名聲事蹟，又沒遺下拳經劍譜、門人弟子，以傳他的絕世武功，這人的身世也真可驚可羨，卻又可哀可傷。只可惜神鵰雖靈，終究不能言語，否則也可述說他的生平一二。

他在石洞中呆呆出神，神鵰已從外啣了兩隻山兔回來。楊過生火炙了，飽餐一頓。

如此過了多日，傷口漸漸愈合，身子也日就康復，每當念及小龍女，胸口雖仍疼痛，但已遠不如先前那麼難熬難忍。他本性好動，長日在荒谷中與神鵰為伴，不禁寂寞無聊起來。

這一日見洞後樹木蒼翠，山氣清佳，便信步過去觀賞風景，行了里許，來到一座峭壁之前。那峭壁便如一座極大的屏風，衝天而起，峭壁中部離地約二十餘丈處，生著一塊三四丈見方的大石，便似一個平台，石邊隱隱刻得有字。極目上望，瞧清楚是「劍塚」兩個大字，他好奇心起：「何以劍亦有塚？難道是獨孤前輩折斷了愛劍，埋在這裏？」走近峭壁，見石壁草木不生，光禿禿的全無可容手足之處，不知當年那人如何攀援上去。

瞧了半天，越看越神往，心想他亦是人，怎能爬到這般高處，想來必定另有妙法，倘若真的憑藉武功硬爬上去，那直是匪夷所思了。凝神瞧了一陣，突見峭壁上每隔數尺便生著一叢青苔，數十叢筆直排列而上，有幾處生的卻是短草。他心念一動，縱身躍起，探手到最底一叢青苔中摸去，抓出一把黑泥，果然是個小小洞穴，料來是獨孤求敗或旁人當年以利器所挖鑿，年深日久，洞中積泥，因此生了青苔。

心想左右無事，便上去探探那劍塚，但賸下獨臂，攀援大是不便，但想：「爬不上便爬不上，難道還有旁人來笑話不成？就算笑話，卻又如何？」緊一緊腰帶，提一口氣，竄高數尺，左足踏入第一個小洞之中，跟著竄起，右足對準第二叢青苔踢了進去，軟泥迸出，石壁上果然又有一個小穴可以容足。

第一次爬了十來丈，已力氣不加，輕輕溜了下來，心想：「已有二十多個踏足處尋準，第二次便容易得多。」於是在石壁下運功調息，養足力氣，展開古墓派輕功，再竄上三十幾個踏足小穴，便竄上了平台。自己手臂雖折，輕功卻毫不減弱，也自欣慰，見大石上「劍塚」兩個大字之旁，尚有兩行字體較小的石刻：

「劍魔獨孤求敗既無敵於天下，乃埋劍於斯。

嗚呼！群雄俯首，長劍空利，不亦悲夫！」

楊過又驚又羨，只覺這位前輩傲視當世，獨往獨來，與自己性子實有許多相似之處，但說到打遍天下無敵手，自己如何可及。現今只餘獨臂，就算一時不死，也不過是個尋常武夫而已。瞧著兩行石刻出了一會神，低下頭來，見許多石塊堆著一個大墳。這墳背向山谷，俯仰空闊，別說劍魔本人如何英雄，單是這座劍塚便已佔盡形勢，想見此人文武全才，抱負非常，但恨生得晚了，無緣得見這位前輩英雄。

楊過在劍塚之旁仰天長嘯，片刻間四下裏回音不絕，想起黃藥師曾說過「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之樂，此際亦復有此豪情勝慨。他滿心雖想瞧瞧塚中利器到底是何等模樣，但畢竟不敢冒犯前輩，於是抱膝而坐，迎風呼吸，胸腹間清氣充塞，竟似欲乘風飛去。

忽聽得山壁下咕咕咕的叫了數聲，俯首望去，見神鵰伸爪抓住峭壁上的踏足小穴，正自縱躍上來。牠身軀雖重，但腿勁爪力俱十分厲害，頃刻間便上了平台。

那神鵰稍作顧盼，向楊過點了點頭，叫了幾聲，聲音特異。楊過笑道：「鵰兄，只可惜我沒公冶長的本事，不懂你言語，否則你大可將這位獨孤前輩的生平說給我聽了。」神鵰又低叫幾聲，伸出鋼爪，抓起劍塚上的石頭，移在一旁。楊過心中一動：「獨孤前輩身具絕世武功，說不定留下甚麼劍經劍譜之類。」

神鵰雙爪起落不停，不多時便搬開塚上石塊，露出並列著的三柄長劍，在第一、第二兩把劍之間，另有一塊長條石片。三柄劍和石片並列於一塊大青石之上。

楊過提起右首第一柄劍，見劍下的石上刻有兩行小字：

「凌厲剛猛，無堅不摧，弱冠前以之與河朔群雄爭鋒。」

再看那劍時，見長約四尺，青光閃閃，的是利器。他將劍放回原處，拿起長條石片，見石片下的青石上也刻有兩行小字：

「紫薇軟劍，三十歲前所用，誤傷義士不祥，乃棄之深谷。」

楊過心想：「這裏少了一把劍，原來是給他拋棄了，不知如何誤傷義士，這故事多半永遠無人知曉了。」出了一會神，再伸手去拿第二柄劍，只提起數尺，嗆啷一聲，竟然脫手掉下，在石上一碰，火花四濺，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那劍黑黝黝的毫無異狀，卻沉重之極，三尺多長的一把劍，重量竟自不下七八十斤，比之戰陣上最沉重的金刀大戟尤重數倍。楊過提起時如何想得到，出乎不意的手上一沉，便拿捏不住。於是再俯身拿起，這次有了防備，拿起七八十斤的重物自是不當一回事。見那劍兩邊劍鋒都是鈍口，劍尖更圓圓的似是個半球，心想：「此劍如此沉重，又怎能使得靈便？何況劍尖劍鋒都不開口，倒似是我們古墓派的無尖無鋒劍。」看劍下的石刻時，見兩行小字道：

「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四十歲前恃之橫行天下。」

楊過喃喃唸著「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但想世間劍術，不論那一門那一派的變化如何不同，總以輕靈迅疾為尚，古墓派玉女劍法尤重輕巧，這柄重劍卻與常理相反，緬懷昔賢，不禁神馳久之。

過了良久，才放下重劍，去取第三柄劍，這一次又上了個當。他只道這劍定然猶重前劍，因此提劍時力運左臂。那知拿在手裏卻輕飄飄的渾似無物，凝神一看，原來是柄木劍，年深日久，劍身劍柄均已腐朽，劍下的石刻道：

「四十歲後，不滯於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漸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

他將木劍恭恭敬敬的放於原處，浩然長嘆，說道：「前輩神技，令人難以想像。」心想青石板之下不知是否留有劍譜之類遺物，伸手抓住石板，向上掀起，見石板下已是山壁的堅石，別無他物，不由得微感失望。

那神鵰咕的一聲叫，低頭啣起重劍，放在楊過手裏，跟著又是咕的一聲叫，突然左翅勢挾勁風，向他當頭撲擊而下。頃刻間楊過只覺氣也喘不過來，一怔之下，神鵰的翅膀離他頭頂約有一尺，凝住不動，咕咕叫了兩聲。楊過笑道：「鵰兄，你要試試我的武功麼？左右無事，我便跟你玩玩。」但那七八十斤的重劍怎能施展得動，於是放下重劍，拾起第一柄利劍。神鵰收攏雙翼，轉過了頭不再睬他，神情之間頗示不屑。

楊過立時會意，笑道：「你要我使重劍？但我武功平常，在這絕壁之上跟你過招，決非鵰兄敵手，可得容情一二。」換過了重劍，氣運丹田，力貫左臂，緩緩挺劍刺出。神鵰並不轉身，左翅後掠，與那重劍一碰。楊過只覺一股極沉猛的大力從劍上傳來，壓得他無法透氣，急忙運力相抗，「嘿」的一聲，劍身晃了幾下，眼前一黑，登時暈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這才悠悠醒轉，只覺口中奇苦，更有不少苦汁正流入咽喉，睜開眼來，見神鵰啣著一枚深紫色的圓球，正餵入他口中。楊過聞到此物甚是腥臭，但想神鵰通靈，所餵之物定有益處，張口吃了。只輕輕咬得一下，圓球外皮便即破裂，登時滿口苦汁。

這汁液腥極苦極，難吃無比。楊過只想噴了出去，總覺不忍拂逆神鵰美意，勉強吞入腹中。過了一會，略行運氣，但覺呼吸順暢，站起身來，抬手伸足之際非但不覺困乏，反精神大旺，尤勝平時。他暗暗奇怪，按理如為人強力擊倒，閉氣暈去，縱然不受重傷，也必全身酸痛，難道這深紫色的圓囊竟是療傷靈藥？

他俯身提起重劍，竟似輕了幾分。便在此時，那神鵰咕的一聲，又展翅擊來。楊過不敢硬接，側身避開，神鵰跟著踏上一步，雙翅齊至，勢道威猛。楊過知牠對己並無惡意，但想牠雖然靈異，總是畜生，牠身具神力，展翅撲擊之時，發力輕重豈能控縱自如？若給翅膀掃上了，自空墮下，那裏還有命在？見雙翅掃到，忙退後兩步，左足已踏到了平台邊緣。

神鵰竟毫不容情，禿頭疾縮迅伸，彎彎的尖喙竟自向他胸口直啄，便似當日啄擊巨蟒。楊過退無可退，只得橫劍封架，牠一嘴便啄在劍上。楊過只覺手臂劇震，重劍似欲脫手，見神鵰跟著右翅著地橫掃，往自己足脛上掠來。楊過吃了一驚，縱身從神鵰頭頂飛躍而過，搶到內側，生怕牠順勢跟擊，反手出劍，噗的一響，又與牠尖嘴相交。楊過嚇出了一身冷汗，叫道：「鵰兄，你不能當我是獨孤大俠啊！」雙足酸軟，坐倒在地。神鵰咕咕低叫兩聲，不再進擊。

楊過無意中叫了那句「你不能當我是獨孤大俠」，轉念一想，此鵰長期伴隨獨孤前輩，瞧牠撲啄趨退間，隱隱然有武學家數，多半獨孤前輩寂居荒谷，無聊之時便當牠是過招的對手。獨孤前輩屍骨已朽，絕世武功便此湮沒，但從此鵰身上，或能尋到這位前輩大師的一些往烈遺風。想到此處，心中轉喜，站起身來，叫道：「鵰兄，劍招又來啦！」重劍疾刺，指向神鵰胸間。神鵰左翅橫展擋住，右翅猛擊過來。

神鵰力氣實在太強，展翅掃來，疾風勁力，便似數位高手的掌風併力齊施一般，楊過手中之劍又太也沉重，生平所學的甚麼全真劍法、玉女劍法等等沒一招施用得上，只有守則以輕功巧妙趨避，攻則呆呆板板的挺劍刺擊。

鬥得一會，楊過疲累了，便坐倒休息。他只一坐倒，神鵰便走開兩步。如此玩了一個多時辰，一人一鵰才溜下平台，回入山洞。

次晨醒轉，神鵰已啣了三枚深紫色腥臭圓球放在他身邊，楊過細加審視，原來是禽獸的膽囊，想到初遇神鵰時牠曾大食毒蛇，又與巨蟒相鬥，想來必是蛇膽。又想毒蛇之膽不知是否也具劇毒，但昨日食後精神爽利，力氣大增，反正自己體內就有情花和冰魄銀針的劇毒，也不用多加理會，便一口一個吃了，靜坐調息。突然之間，平時氣息不易走到的各處關脈穴道竟爾暢通無阻。楊過大喜，高聲叫好。本來靜坐修習內功，最忌心有旁騖，大哀大樂，更為凶險，但此時他喜極而呼，週身內息仍是綿綿流轉，全無阻滯。

他躍起身來，提起重劍，出洞又和神鵰練劍。此時已去了幾分畏懼之心，雖然仍避多擋少，但在神鵰凌厲無倫的翅力之間，偶然已能乘隙還招。平地練劍，不虞跌落高台，已有餘裕使出巧招。

如此練劍數日，楊過提著重劍時手上已不如先前沉重，擊刺揮掠，漸感得心應手。同時越來越覺以前所學劍術變化太繁，花巧太多，想到獨孤求敗在青石上所留「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八字，其中境界，實遠勝世上諸般最巧妙的劍招。他和神鵰搏擊之時，凝思劍招的去勢迴路，但覺越是平平無奇的劍招，對方越難抗禦。比如挺劍直刺，只要勁力強猛，威力遠勝玉女劍法等變幻奇妙的劍招。他每日服食神鵰採來的蛇膽，不知不覺間膂力激增，而體內毒性發作時的劇痛也越來越輕，到後來毒性已若有若無，即令對小龍女苦苦相思，也不起難當難忍的劇痛了。

這日外出閒步，山谷間見有三條大毒蛇死在地下，肚腹洞開，蛇身為利爪抓得見骨，確知自己所食果是蛇膽。毒蛇遍身隱隱發出金光，三角形的蛇頭生有肉瘤，金光更盛，從所未見。心想：神鵰力氣這樣大，想必也是多食這些怪蛇的蛇膽之故。

過得月餘，竟勉強已可與神鵰驚人的巨力相抗，發劍擊刺，呼呼風響，不禁大感欣慰。武功到此地步，便似登泰山而小天下，回想昔日所學，頗有渺不足道之感。轉念又想，若無先前根柢，今日縱有奇遇，也決不能達此境地，神鵰總是不會言語的畜生，誘發導引則可，指教點撥卻萬萬不能，何況神鵰也不能說會甚麼武功，只不過天生神力，又跟隨獨孤求敗日久，經常和他動手過招，記得了一些進退撲擊的方法而已。

這一日清晨起身，滿天烏雲，大雨傾盆而下。楊過向神鵰道：「鵰兄，這般大雨，咱們還練武不練？」神鵰咬著他衣襟，拉著他向東北方行了幾步，隨即邁開大步，縱躍而行。楊過心想：「難道東北方又有甚麼奇怪事物？」提了重劍，冒雨跟去。

行了數里，隱隱聽到轟轟之聲，不絕於耳，越走聲音越響，顯是極大的水聲。楊過心道：「下了這場大雨，山洪暴發，可得小心些！」轉過一個山峽，水聲震耳欲聾，只見山峰間一條大白龍似的瀑布奔瀉而下，衝入一條溪流，奔騰雷鳴，湍急異常，水中挾著樹枝石塊，轉眼便沖得不知去向。

這時雨下得更大了，楊過衣履盡濕，四顧水氣濛濛，蔚為奇觀，見山洪勢道奇猛，心中微生懼意。神鵰伸嘴拉著他衣襟，走向溪邊，似乎要他下去。楊過奇道：「下去幹麼？水勢勁急，只怕站不住腳。」神鵰放開他衣襟，咕的一聲，昂首長啼，躍入溪中，穩穩站在溪心的一塊巨石上，左翅前搧，將上流衝下來的一塊岩石打了回去，待那岩石再次順水衝下，又揮翅擊回，如是擊了五六次，那岩石始終流不過牠身邊。到第七次順水衝下時，神鵰振翅力擊，岩石飛出溪水，掉在右岸，神鵰隨即躍回楊過身旁。

楊過會意，知道劍魔獨孤求敗昔日每遇大雨，便到這山洪中練劍，自己卻無此功力，不敢便試，正自猶豫，神鵰大翅突出，唰的一下，拂在楊過臀上。牠站得甚近，楊過出其不意，身子直往溪中落去，忙使個「千斤墜」身法，落在神鵰站過的那塊巨石之上。雙足一入水，山洪便衝得他左搖右晃，難於站穩。楊過心想：「獨孤前輩是人，我也是人，他既能站穩，我如何便不能？」當即屏氣凝息，奮力與激流相抗，但想伸劍挑動山洪中挾帶而至的岩石，卻力所不及了。

耗了一炷香時分，他力氣漸盡，於是伸劍在石上一撐，躍回岸上。他沒喘息得幾下，神鵰又揮翅拂來。這一次他有了提防，沒給拂中，自行躍入溪心，心想：「這位鵰兄當真是嚴師諍友，逼我練功，竟沒半點鬆懈。牠既有此美意，我難道反無上進之心？」氣沉下盤，牢牢站住，時刻稍久，漸漸悟到了凝氣用力的法門，山洪雖越來越大，直浸到了腰間，他反不如先前的難以支持。又過片刻，山洪浸到胸口，逐步漲到口邊，楊過心道：「雖然我已站立得穩，總不成給水淹死啊！」只得縱躍回岸。

那知神鵰守在岸旁，見他從空躍至，不待他雙足落地，已展翅撲出。楊過伸劍擋架，卻給牠這一撲之力推回溪心，撲通一聲，跌入了山洪。

他雙足站上溪底巨石，水已沒頂，一大股水衝進了口中。倘若運氣將大口水逼出，那麼內息上升，足底必虛，當下凝氣守中，雙足穩穩站定，使出古墓中習來的閉氣之法，暫不呼吸，過了一會，雙足一撐，躍起半空，口中一條水箭激射而出，隨即又沉下溪心，讓山洪從頭頂轟隆轟隆的衝過，身子便如中流砥柱般在水中屹立不動。心中寧定，暗想：「鵰兄叫我在山洪中站立，若不使劍挑石，仍叫牠小覷了。」他生來要強好勝，便在一隻扁毛畜生之前也不肯失了面子，見到溪流中帶下樹枝山石，便舉劍挑刺，向上流反推上去。岩石在水中輕了許多，那重劍受水力一托，也已大不如平時沉重，出手較為靈便。他挑刺掠擊，直練到筋疲力盡，足步虛晃，這才躍回岸上。

他生怕神鵰又要趕他下水，這時腳底無力，若不小休片時，已難與山洪的衝力抗拒，果然神鵰不讓他在岸上立足，一見他從水中躍出，登時舉翅搏擊。

楊過叫道：「鵰兄，你這不要了我命麼？」躍回溪中站立一會，實在支持不住，終又縱回岸上，眼見神鵰舉翅拂來，卻又不願便此坐倒認輸，只得挺劍回刺，三個回合過去，神鵰竟給他逼得退了一步。楊過叫道：「得罪！」又挺劍刺去，只聽得劍刃刺出時嗤嗤聲響，與往時已頗不相同。神鵰見他的劍尖刺近，也已不敢硬接，迫得閃躍退避。

楊過知道在山洪中練了半日，勁力已頗有進境，不由得又驚又喜，自忖勁力增長，本來決非十天半月之功，何以在水中擊刺半日，劍力竟會大進？想是那怪蛇的蛇膽定有強筋健骨的奇效，以致在不知不覺之間早已內力大增，此時於危急之際生發出來，自己這才察知。他在溪旁靜坐片刻，力氣即復，這時不須神鵰催逼，自行躍入溪中練劍。

二次躍上時見神鵰已不在溪邊，不知到了何處。見雨勢漸小，心想山洪倏來倏去，明日再來，水力必弱，乘著此時並不覺得如何疲累，不如多練一會，當下又躍入溪心。

練到第四次躍上，見岸旁放著兩枚怪蛇的蛇膽，好生感激神鵰愛護之德，便即吃了，又入溪心練劍。練到深夜，山洪卻漸漸小了。

當晚他竟不安睡，在水中悟得了許多順刺、逆擊、橫削、倒劈的劍理，到這時方始大悟，以此使劍，真是無堅不摧，劍上何必有鋒？但若非這一柄比平常長劍重了數十倍的重劍，這門劍法也施展不出，尋常利劍只須拿在手裏輕輕一抖，勁力未發，劍刃便早斷了。

其時大雨初歇，晴空一碧，新月的銀光洒在林木溪水上。楊過瞧著山洪奔騰而下，心通其理，手精其術，知道重劍的劍法已盡於此，不必再練，便是劍魔復生，所能傳授的劍術也不過如此而已。將來內力日長，所用之劍便可日輕，終於使木劍如使重劍，那只是功力自淺而深，全仗自己修為，至於劍術，卻至此而達止境。又想：玉女心經中的劍法求輕求快，也並非錯了，只因女流之輩，難使沉重兵器，難練厚重勁力，只得從「快捷飄忽」著眼，這與「勁雄凝重」是武學中的兩條正途。「重劍無鋒」與「天羅地網」皆是武學中的至高絕詣。

他在溪邊來回閒步，仰望明月，心想若非獨孤前輩留下這柄重劍，又若非神鵰從旁誘導，自己因服怪蛇蛇膽而內力大增，那麼這套劍術世間已不可再而得見。又想到獨孤求敗全無憑藉，居然能自行悟到這劍中的神境妙詣，聰明才智實勝己百倍。

獨立水畔想像先賢風烈，又佩服，又心感。尋思：「姑姑見到我此刻的武功，可不知有多歡喜了。唉，不知她此時身在何處？是否望著明月，也在想我？」一念及小龍女，胸口仍然一陣劇痛。比之先前卻已輕得多了。

轉念又想：「我雖悟到了劍術的至理，但枯守荒山，又有何用？我體內毒性並未去盡，倘若突然發作，隨時便即死了，這至精至妙的劍術豈非又歸湮沒？」想到此處，雄心登起，自言自語的道：「我也當學一學獨孤前輩，要以此劍術打得天下群雄俯首束手，這才甘心就死。何況我死之前，必得再與姑姑相會。」

迴眼看著右臂斷折之處，想起郭芙截臂之恨，熱血湧上胸間，心道：「這丫頭自恃父親是當代大俠，母親是丐幫幫主，自來不把我放在眼裏，自小我寄居她家，不知受了她多少白眼，多少折辱？我謊言欺騙武氏兄弟，其實也是為了她好，倘若武氏兄弟中有一人為她而死，豈非是她的罪過？她乘我重病之際斬我一臂，此仇不報，非丈夫也！」

他向來極重恩怨，胸襟殊不寬宏，當日手臂初斷，躲在這荒谷中療傷，那是無可奈何，此刻臂傷已愈，武功反而大進，報仇雪恨之念再也難以抑制。

心神激盪之下，連夜回到山洞，向神鵰說道：「鵰兄，你的大恩大德，終究報答不了，小弟在江湖上尚有幾樁恩怨未了，暫且分別，日後再來相伴。獨孤前輩這柄重劍，小弟求借一用。」說著深深一揖，又向獨孤求敗的石塚拜了幾拜，掉首出谷。那神鵰直送至谷口，一人一鵰摟抱親熱了一陣，這才依依而別。

那柄劍極是沉重，如繫在腰間，腰帶立即崩斷。他在山邊採了三條老藤，搓成一帶，將重劍繫了，負在背上，施展輕身功夫，直奔襄陽。

到得城外，天色未晚，心想日間行事不便，何況一晚沒睡，精力不充，郭伯伯和郭伯母均是武學高手，此時必已康復，遇上了定有一番惡鬥，當下在城外的墳場草叢中睡了幾個時辰，然後調息運功，又採些野果飽餐了一頓，等到初更時分，來到襄陽城下。

襄陽城雄垣高，當日金輪國師、李莫愁等從城頭躍下，尚須以人墊足，方免受傷，現下要從城牆腳攀上牆頭，殊非易事。楊過在墳場中休息之時，早已想到了上城的法子，心想郭伯伯那「上天梯」的功夫我可不會，獨孤前輩如何上那懸崖峭壁，我便如何爬上襄陽城頭，走到東門旁僻靜之處，眼見城頭巡視的守兵走遠，便躍起身來，挺重劍往城牆上奮力一刺。重劍雖無尖鋒，但這一劍去勢剛猛，那城牆以極厚的花岡石砌成，卻聽篷的一聲，應劍而破，裂出了一個碗口大的洞孔。

楊過沒料到隨手一劍竟有這般威力，心中又驚又喜，二次躍上時左足踏入破洞，舉手挺劍，在頭頂的城牆上又刺了一孔，這次出手輕得多了，以免驚動城上守軍。如此逐步爬上，最後翻上了城頭，躲在暗處。城牆內側有石級可下，楊過待守軍行開，一溜煙的飛奔而下，逕向郭府而去。

他服食蛇膽後內力大增，同時身軀靈便，輕功也遠勝往昔。但郭靖的武功實在非同小可，單是降龍十八掌的掌力就只怕天下無人能敵，再加上黃蓉的打狗棒法變化奧妙，自己所知者不過十之七八，所能運使者更不過十之六七，半點也不敢大意。遇上二人當真動手，自己輸多贏少，可不能白白的前來送死，枉自將生命送在這裏，即使郭靖對自己不下殺手，卻又何苦來求他饒命，自討沒趣？

他縮身在郭府牆外一株大樹之後，隱隱聽得郭府中更夫打了二更，篤篤篤三聲擊打竹筒，嘡嘡兩聲敲鑼，叫著：「風乾物燥，火燭小心！」見黑影閃動，有人悄悄躡向牆邊。楊過凝神看去，那人身形苗條，一身黑衣，背上斜插長劍，依稀便是郭芙。楊過心想：「她深夜外出，幹甚麼了？」見郭芙輕輕越牆而入，奇道：「她回到自己家裏，卻何以這等鬼鬼祟祟，似乎怕人察覺？」走得稍遠，從另一處越牆而入。

朦朧中見郭芙輕手輕腳前行，楊過便跟在她身後，見郭芙回向她自己的住房，推開房門，便即入內。楊過竄上她房外的一株大木筆花樹，藏在枝葉之間，依稀聽得一個女子聲音歡然道：「大小姐，你回來喇。夫人已差人來問起三次，大小姐回來了沒有？」郭芙道：「我出去找尋妹妹的蹤跡，你去跟老爺、夫人回報，說我要見爹爹。」那女子應道：「是！」開房門出來。楊過尋思：「此時要去斷她一臂，再也容易不過。」

他相貌俊俏，性格也頗風流自喜，雖對小龍女一往情深，從無他念，但許多少女見了他往往不由自主的為之鍾情傾到，如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完顏萍等人或暗暗傾心，或坦率示意。此刻他手撫樹幹，想起自己已成殘廢，若再遇到這些多情少女，在她們眼中，自己勢必成為可笑可憐之人，武功雖強，也不過是個驚世駭俗的怪物而已。思潮起伏，追念平生諸事，情不自禁的低聲說道：「只有姑姑，只姑姑一人，別說我少了一臂，便是四肢齊折，她對我的心意也必毫無變異。」

又想：「既然姑姑對我情意不變，我是否少了一臂，又有甚麼相干？此刻要傷她雖易，究非男子漢大丈夫的磊落作為。」凝目四望，見一個女子提了燈籠，在花園中向東而行，料想她是郭芙派去稟告郭靖夫婦的丫鬟，悄聲落地，快步跟在她身後。見她走入郭靖夫婦的居室，便走到窗下，要聽他夫婦說些甚麼。

那丫鬟走進房中，說道：「老爺、夫人，大小姐回來啦！大小姐出去找尋二小姐的蹤跡，她說要來見老爺。」郭靖問道：「找到甚麼線索沒有？」那丫鬟道：「大小姐沒說。」郭靖道：「你跟她說，不用再裝模作樣的去找人，沒用的！我要見她，自會見她。」那丫鬟答應道：「是！老爺夫人請安歇。」轉身出來，帶上了房門。

只聽黃蓉柔聲勸道：「芙兒斬斷過兒一條手臂，怕你責罰，逃出去不知在那裏躲了十來天，我記掛得要命。好容易盼到她回家來了，這麼多天，你始終不肯見她。自己的親生女兒喲，你怎麼狠得下心！靖哥哥，你聽我勸，這便見她一見，狠狠的責罵她一頓，再或用毛竹板重重打她一頓。她怕你怕得狠了，這些天瘦了快十斤啦。你真氣不過，使你的降龍十八掌打她幾下屁股，不就完了。」她說到降龍十八掌時，語音中已帶笑意。

郭靖道：「哼！我使降龍十八掌打她，她配嗎？這一下，豈不把她屁股打得稀爛！」黃蓉柔聲道：「你做爹爹的，落手輕些，不就成了？」郭靖道：「我幹麼要落手輕些？我想起咱們這麼對不起過兒，真不知怎麼向他賠罪才是。他從小要強好勝，少了一條手臂，從此武功全失，在這世上只有任人欺侮的份兒，要打要罵，無從反抗，他就算今天還沒死，這般受人欺壓，過不了幾年，也就鬱鬱死去了。咱們要是收留他在家，好好照看，他廢人一個，有甚麼樂趣？何況咱們家裏還有位大小姐天天要欺侮他……」說到後來，聲音竟嗚咽了。楊過聽了，似乎覺得自己真如此可憐，心中不覺也感到十分淒涼。

黃蓉道：「這件事，也不全是芙兒的過錯，楊過和他師伯李莫愁兩人搶了襄兒，要去絕情谷換取丹藥，要解過兒身上之毒。芙兒要救妹子，惱怒之下，下手稍狠，也不能說罪不可恕。你想李莫愁殺人如麻，心狠手辣，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漢也聞名喪膽，襄兒小小一個女孩兒……這孩子生下不到一個時辰，便落入了這魔頭手中，這時還有命麼？」說到這裏，語聲嗚咽，啜泣起來。

郭靖說道：「過兒決不是這樣的人。再說，他累次救我救你，咱們便拿襄兒換他一命，那也心甘情願。」黃蓉泣道：「你情願，我可不情願……」

這時室中突然發出一陣嬰兒啼哭，聲音甚是洪亮。楊過大奇：「難道那小女孩已從李莫愁手中搶回來了？怎麼她又說『這時還有命麼』？」屏住呼吸，湊眼到窗縫中張望，只見黃蓉手中果然抱著一個嬰兒。那嬰兒剛好臉向窗口，楊過瞧得明白，但見他方面大耳，皮色粗黑，臉上生滿了細毛。那女嬰郭襄他曾在懷中抱過良久，記得是白嫩嬌小，眉目清秀，和這壯健肥碩的嬰兒大不相同。黃蓉背向窗口，低聲哄著嬰兒，說道：「好好一對雙胞胎，你快去給我找他姊姊回來。」楊過恍然大悟，才知黃蓉一胎生下了兩個孩兒，先誕生的是女嬰郭襄，其後又生一個男嬰。當生這男嬰之時，女嬰已給小龍女抱走。

郭靖在室中踱來踱去，說道：「蓉兒，你平素挺識大體，何以一牽涉到兒女之事，便這般瞧不破？眼下軍務緊急，我怎能為了一個小女兒而離開襄陽？」黃蓉道：「我說我自己去找，你又不放我去。難道便讓咱們的孩兒這樣白白送命麼？」郭靖道：「你身子還沒復原，怎能去得？」黃蓉怒道：「做爹的不要女兒，做娘的苦命，那有甚麼法子？」說著又垂下淚來。

楊過在桃花島上和他們相聚多年，見他們夫婦相敬相愛，從沒吵過半句，這時卻見二人面紅耳赤，言語各不相下，顯然已為此事爭執過多次。黃蓉又哭又說，郭靖繃緊了臉，在室中來回走個不停。

過了一會。郭靖說道：「這女孩兒就算找了回來，你待她仍如對待芙兒一般，嬌縱得她無法無天，這樣的女兒有不如無！」黃蓉大聲道：「芙兒有甚麼不好了？她心疼妹子，出手重些，也是情理之常。倘若是我啊，楊過若不把女兒還我，我連他的左臂也砍了下來。」郭靖大聲喝道：「蓉兒，你說甚麼？」舉手往桌上重重一擊，砰的一聲，木屑紛飛，一長堅實的紅木桌子登時給他打塌了半邊。那嬰兒本來不住啼哭，給他這麼一喝一擊，竟然嚇得不敢再哭。

便在此時，楊過突見西首窗下有個人影一晃，那人接著矮了身子，悄悄退開。楊過心想：「原來除我之外，還有人在窗外偷聽，卻是誰了？」當下躡足在那人之後，只見那人身形婀娜，正是郭芙。楊過心道：「好啊！瞧你躲到那裏？」突然身後一暗，房中燈火熄滅，聽黃蓉氣忿忿的道：「你出去罷，別嚇驚了孩兒！」

楊過知道郭靖就要出來，在他眼前可不易躲得過，忙搶到假山之後，快步繞到郭芙房外，竄高上了她房外那株大木筆花樹，躲在枝葉之間。

過不多時，果見郭芙回到房中。那丫鬟說道：「已打過二更啦，姑娘請安睡罷！」郭芙哼了一聲，道：「我睡得著時自然會睡！你出去。」那丫鬟應道：「是。」開門出來，帶上房門，自行去了。

過了半晌，只聽得郭芙幽幽的一聲長嘆，楊過心道：「你還嘆甚麼氣？你斷我一臂，我便也斷你一臂，只不過好男不與女鬥，此刻我下來傷你，雖易如反掌，卻不是大丈夫行逕。」略一沉吟，已有計較：「好，讓我大聲叫嚷，將郭伯伯叫來。我先將他打敗，再處置他女兒。男兒漢光明磊落，再也無人能笑話我一句。」但轉念又想：「郭伯伯武功卓絕，我真能勝得了他麼？只怕未必！君子報仇，十年未晚，還是程英妹子那句話。但我還有十年的命來等嗎？」念及斷臂之恨，胸間熱血潮湧，忽聽得腳步聲響，一人大踏步過來。

只見他腳步沉凝，身形端穩，正是郭靖。他走到女兒房外，伸指在門上輕輕一彈，說道：「芙兒，你睡了麼？」郭芙站了起來，道：「爹，是你麼？」聲音微帶顫抖。楊過心中一驚：「莫非郭伯伯知我來此，特來保護女兒？」

郭靖「嗯」了一聲。郭芙將門打開，抬頭向父親望了一眼，隨即低下了頭。

# 第二十七回 鬥智鬥力

郭靖走進房去帶上了門，坐在床前椅上，半晌無言。兩人僵了半天，郭靖才問：「這些時候你到那裏去啦？」郭芙道：「我……我傷了楊大哥，怕你責罰，因此……因此……」郭靖道：「因此出去躲避幾天？」郭芙咬著嘴唇，點了點頭。郭靖道：「你是等我怒氣過了，這才回來？」

郭芙又點了點頭，突然撲在他的懷裏，道：「爹，你還生女兒的氣麼？」郭靖撫摸她的頭髮，低聲道：「我沒生氣。我從來就沒生氣，只是為你傷心。」郭芙叫了聲：「爹！」伏在他懷裏，嗚嗚咽咽的哭泣。

郭靖仰頭望著屋頂，一聲不響，待她哭聲稍止，說道：「楊過的祖父鐵心公，和你祖父嘯天公是異姓骨肉，他的爹爹和你爹爹，也是結義兄弟，這你都是知道的。」郭芙「嗯」一聲。郭靖又道：「楊過這孩子雖然行事任性些，卻是一副俠義心腸，幾次三番不顧自身，救過你爹娘的性命，也曾救過你。他年紀輕輕，但為國為民，已立過不小的功勞，你也是知道的。」郭芙聽父親的口氣漸漸嚴厲，更不敢接口。

郭靖站起身來，又道：「還有一件事，你卻並不知道，今日也對你說了。過兒的父親楊康，當年行止不端，我是他義兄，卻沒盡心竭力勸他改過，他終於慘死在嘉興王鐵槍廟中，雖不是你媽媽下手所害，他卻是因你媽媽而死，我郭家負他楊家實多……」

楊過聽到「慘死在嘉興王鐵槍廟中」以及「他卻是因你媽媽而死」兩句話，深藏心底的仇恨，猛地裏又翻了上來，只聽郭靖又道：「我本想將你許配於他，彌補我這件畢生之恨，豈知……豈知……唉！」

郭芙抬起頭來，道：「爹，他擄我妹子，又說了許多胡言亂語，敗壞女兒的名聲。爹，他楊家雖然和我家有這許多瓜葛，難道女兒便這樣任他欺侮，不能反抗？」

郭靖霍地站起，喝道：「明明是你斬斷了他的手臂，他卻怎樣欺侮你了？他武功勝你十倍，真要欺侮你，你便有十條臂膀，也都給他斬了。那柄劍呢？」郭芙不敢再說，從枕頭底下取出君子劍來。郭靖接在手裏，輕輕一抖，劍刃發出一陣嗡嗡之聲，凜然說道：「芙兒，人生天地之間，行事須當無愧於心。爹爹平時雖然對你嚴厲，但愛你之心，和你母親並無分別。」說到最後幾句話，語聲轉為柔和。郭芙低聲道：「女兒知道。」

郭靖道：「好，你伸出右臂來。你斬斷人家一臂，我也斬斷你一臂。你爹爹一生正直，決不敢循私妄為，庇護女兒。」郭芙明知這一次父親必有重責，但沒料想到竟要斬斷自己一條手臂，只嚇得臉如土色，大叫：「爹爹！」郭靖鐵青著臉，雙目凝視著她。

楊過料想不到郭靖竟會如此重義，瞧了這般情景，只嚇得一顆心突突亂跳，只想：「我要不要下去阻止？叫他饒了郭姑娘？」正自思念未定，郭靖長劍抖動，揮劍削下，劍到半空時微微一頓，跟著便即斬落。

突然呼的一聲，窗中躍入一人，身法快捷無倫，人未至，棒先到，一棒便將郭靖長劍去勢封住，正是黃蓉。

她一言不發，唰唰唰連進三棒，都是打狗棒法中的絕招。一來她棒法精奧，二來郭靖出其不意，竟給她逼得向後退了兩步。黃蓉叫道：「芙兒還不快逃？」

郭芙的心思遠沒母親靈敏，遭此大事，竟嚇得呆了，站著不動。黃蓉左手抱著嬰孩，右手迴棒一挑一帶，捲起女兒身軀，從窗口直摔了出去，叫道：「快回桃花島去，請柯公公來向爹爹求情。」跟著轉過竹棒，連用打狗棒法中的「纏」「封」兩訣，阻住郭靖去路，叫道：「快走，快走！小紅馬在府門口。」

原來黃蓉素知丈夫為人正直，近於古板，又極重義氣，這一次女兒闖下大禍，在外躲了多日回家，丈夫怒氣不息，定要重罰，早已命人牽了小紅馬待在府門之外，馬鞍上衣服銀兩，一應俱備，若是勸解得下，讓丈夫將女兒責打一頓便此了事，那自是上上大吉，否則只好遣她遠走高飛，待日子久了，再謀父女團聚。臥室中夫妻倆一場爭吵，見他臉色不善，走向女兒臥房，心知凶多吉少，當即跟來，救了女兒的一條臂膀。憑她武功，原不足以阻住丈夫，但郭靖向來對她敬畏三分，情深愛切，又見她懷中抱著嬰兒，總不成便施殺手奪路外闖，只這麼略一耽擱，郭芙已奔出花園，到了府門之外。

楊過坐在木筆花樹上，一切看在眼裏，當郭芙從窗中摔出之時，倘若伸劍下擊，她焉能逃脫？但想她一家吵得天翻地覆，都是為我一人而起，這時乘人之危，卻下不了手。

黃蓉連進數招，又將郭靖逼得倒退兩步，這時他已靠在床沿之上，無可再退。黃蓉叫道：「接著！」將嬰兒向丈夫拋去。郭靖一怔，伸左手接住了孩子。黃蓉垂下竹棒，走到丈夫身前，柔聲道：「靖哥哥，你便饒了芙兒罷！」郭靖搖頭道：「蓉兒，我何嘗不深愛芙兒？但她做下這等事來，若不重懲，於心何安？咱們又怎對得起過兒？唉，過兒斷了一臂，無人照料，不知他這時生死如何？我……我真恨不得斬斷了自己這條臂膀……」右手提著君子劍從空虛擬。黃蓉自知他不會真的自己斷臂，但知丈夫古板重義，畢竟有些害怕，將劍接過，插入劍鞘，拿在手裏。

楊過聽他言辭真摰，不禁心中一酸，眼眶兒紅了。

黃蓉道：「連日四下裏找尋，都沒見到他的蹤跡，倘若有甚不測，必能發見端倪。過兒武功已不在你我之下，雖受重傷，必無大礙。」郭靖道：「但願如此。我去追芙兒回來，這事可不能如此了結。」黃蓉笑道：「她早騎小紅馬出城去了，那裏還追得著？」郭靖道：「這時三鼓未過，若無呂大人和我的令牌，黑夜中誰敢開城？」

黃蓉嘆了口氣，道：「好罷，由得你便了！」伸手去接抱兒子郭破虜。郭靖將嬰兒遞了過去，臉有歉意，說道：「蓉兒，是我對你不住。但芙兒受罰之後，雖然殘廢，只要她痛改前非，於她也未始沒好處……」

黃蓉點頭道：「那也說得是！」雙手剛碰到兒子的襁褓，突然一沉，卻插到了郭靖脅下，使出家傳「蘭花拂穴手」絕技，在他左臂下「淵液穴」、右臂下「京門穴」同時一拂。這兩處穴道都在手臂之下，以郭靖此時武功，黃蓉若非使詐，焉能拂他得著？但當她將兒子交與丈夫之時，已安排了這後著。郭靖遇到妻子用計，當真縛手縛腳，登時全身酸麻，倒在床上，動彈不得。

黃蓉把孩兒放在床尾，替郭靖除去鞋襪外衣，將他好好躺在床上，取枕頭墊在後腦，讓他睡得舒舒服服，然後從他腰間取出令牌。郭靖眼睜睜的瞧著，卻無法抗拒。

黃蓉又將兒子放在丈夫身畔，讓他爺兒倆並頭而臥，然後將棉被蓋在二人身上，說道：「靖哥哥，今日便得罪一次，待我送芙兒出城，回來親自做幾個小菜，敬你三杯，向你賠罪。」說著福了一福，站起身來，在他臉頰上親了一吻。

郭靖聽在耳裏，妻子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卻頑皮嬌憨不減當年，眼睜睜的瞧著她抿嘴一笑，飄然出門，心想這兩處穴道給拂中後，她若不回來解救，自己以內力衝穴，最快也得半個時辰方能解開，女兒是無論如何追不上了，這件事當真是哭笑不得。

※※※

黃蓉愛惜女兒，她孤身一人回桃花島去，以她這樣一個美貌而莽撞的少女，千里迢迢，途中難免不遇凶險，回到臥室，取了桃花島至寶軟蝟甲用包袱包了，挾在腋下，快步出府，展開輕功，頃刻間趕到了南門。

只見郭芙騎在小紅馬上，正與城門守將大聲吵鬧。那守將說話極是謙敬，郭姑娘前，郭姑娘後的叫不絕口，但總說若無令牌，黑夜開城，便有殺頭之罪。

黃蓉心想這草包女兒一生在父母庇蔭之下，從未經歷過艱險，遇上了難題，不設法出奇制勝，一味發怒呼喝，卻濟得甚事？手持令牌，走上前去，說道：「這是呂大人的令牌，你驗過了罷。」

當時主持襄陽城防的是安撫使呂文煥，雖然一切全仗郭靖指點，但郭靖是布衣客卿，諸般號令部署自憑呂文煥的名銜發布。那守將見郭夫人親來，又見令牌無誤，忙陪笑開城，牽過自己坐騎，說道：「郭夫人如用得著，請乘了小將這匹馬去。」黃蓉道：「好，我便借用一下。」郭芙見母親到來，歡喜無限，母女倆並騎出城南行。

黃蓉捨不得就此和女兒分手，竟越送越遠。襄陽以北，除相隔漢水的樊城之外，數百里幾無人煙，襄陽以南卻賴此重鎮屏障，未遭蒙古大軍蹂躪，雖動亂不安，居民仍一如其舊。母女倆行出二十餘里，天色大明，到了一個市鎮，趕早市的店鋪已經開門。黃蓉道：「芙兒，再向南便是宜城，咱們同去吃點兒飲食，我便要回城去啦。」

郭芙含淚答應，好生後悔，實不該以一時之忿，斬斷了楊過手臂，以致今日骨肉分離，獨自冷清清的回桃花島去，和一個瞎了眼睛的柯公公為伴，這日子只要想一想也就難挨了。但父親舉劍砍落的神情，念及猶自心有餘悸，說甚麼也不敢回襄陽城。

兩人走進一家飯鋪，叫了些熟牛肉、麵餅，母女倆分手在即，誰也無心食用。黃蓉將軟蝟甲交給女兒，叫她晚間到了客店，便穿在身上，又反覆叮嚀，在道上須得留心這些、提防那些，但一時之間又怎說得了多少？眼見女兒口中只是答應，眼眶紅紅的楚楚可憐，平時愛嬌活潑的模樣一時盡失，更加不忍，一瞥眼見市鎮西頭一家糖食店前擺著一擔蘋果，鮮紅肥大，心道：「去買幾個來讓芙兒在道上吃，這便該分手啦。」說道：「芙兒，你多吃幾塊麵餅。便吃不下，也得勉強吃些，這兵荒馬亂之際，要到宜城才有東西吃。我過去買點物事。」站起身來，走過十多家店面，到了那賣蘋果的擔子前。

她揀了十來個大紅蘋果放入懷中，順手取了一錢銀子，正要遞給果販，忽聽得身後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給秤二十斤白米，一斤鹽，都放在這麻袋裏。」

※※※

黃蓉聽那女子話聲清脆明亮，側頭斜望，見是個黃衣道姑站在一家糧食店前買物。這道姑左手抱著個嬰兒，右手伸到懷中去取銀兩。嬰兒身上的襁褓是湖綠色的緞子，繡著一隻殷紅的小馬，正是黃蓉親手所製。

她一見到這襁褓，登時心頭大震，雙手發顫，右手拿著的那塊銀子落入了籮筐。這嬰兒若不是她親生女兒郭襄，卻又是誰？只見那道姑側過半邊臉來，容貌甚美，眉間眼角卻隱隱含有煞氣，腰間垂掛一根拂塵，自然便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赤練仙子李莫愁了。黃蓉從未和這女魔頭會過面，但這般裝束相貌，除她之外更無別人。

黃蓉生下郭襄後，慌亂之際，模模糊糊的瞧過幾眼，這時忍不住細看女兒，見她眉目嬌美，神姿秀麗，雖是個極幼的嬰兒，但無疑是個美人胎子，又見她小臉兒紅紅的，長得甚是壯健。她兄弟郭破虜雖吃母乳，還不及她這般肥白可愛。黃蓉又驚又喜，忍不住要流下淚來。

李莫愁付了銀錢，取過麻袋，一手提了，便即出鎮。

黃蓉見事機緊迫，不及去招呼郭芙，心想：「襄兒既入她手，此人陰毒絕倫，如強行搶奪，她必傷孩兒性命。」見她走出市梢，沿大路向西而行，於是不即不離的跟隨在後，又想：「她是過兒的師伯，雖聽說他們相互不睦，但芙兒傷了過兒手臂，他們古墓派和我郭家已結了深仇。倘若過兒和龍姑娘都在前面相候，我以一敵三，萬難取勝，只有及早出手，方是上策。」眼見李莫愁折而向南，走進一座樹林，便展開輕功，快步從樹旁繞過，趕在李莫愁前頭，突然竄出，迎面攔住。

李莫愁忽見身前出現一個美貌少婦，當即立定。黃蓉笑道：「這位想必是赤練仙子李道長了，幸會，幸會！」

李莫愁見她竄出時身法輕盈，實非平常之輩，又見她赤心空拳，腰帶間插著一根淡黃色竹杖，一轉念間，登時滿臉堆歡，放下麻袋，歛衽施禮，說道：「小妹久慕郭夫人大名，今日得見芳顏，實慰平生。」

當今武林之中，女流高手以黃蓉和李莫愁兩人聲名最響。清淨散人孫不二成名雖早，武功遠不及兩人。小龍女則年紀幼小，霍都王子終南山古墓敗歸，小龍女始為人知，大勝關一戰，更名揚天下，但畢竟為時未久。黃李二人一個是東邪黃藥師嬌女、大俠郭靖之妻、身任丐幫幫主二十餘年；另一個以拂塵、銀針、赤練神掌三絕技名滿天下，江湖上聞而喪膽。此時兩人初次見面，細看對方，均各自驚奇：「原來她竟是如此的一個美貌女子！」心下都嚴加提防，對方既享大名，必有真實本領。

黃蓉笑道：「道長之名，小妹一向久仰的了。道長說話如何這般客氣？」李莫愁道：「郭夫人是天下第一大幫丐幫前任幫主，武林中群倫之首，小妹真相見恨晚。」兩人說了好些客套話。

黃蓉笑道：「道長懷抱的這個嬰兒，可愛得很啊，卻不知是誰家孩兒？」李莫愁道：「說來慚愧，郭夫人可莫見笑。」黃蓉道：「不敢。」心想眼下說到正題了，一說翻便得動手，心中籌思方策，如何在動手之前先將女兒搶過，卻聽李莫愁道：「也是我古墓派師門不幸，小妹無德，不能教誨師妹，這孩兒是我龍師妹的私生女兒。」

黃蓉大奇：「龍姑娘沒懷孕，怎會有私生女兒？這明明是我女兒，她當面謊言欺詐，是何用意？」她不知李莫愁實非有心欺騙，只道這孩子真是楊過和小龍女所生。李莫愁心恨師父偏心，將古墓派的秘笈《玉女心經》單傳於小師妹，這時黃蓉問及，便乘機敗壞師妹的名聲。黃蓉道：「龍姑娘看來貞淑端莊，原來有這等事，倒真令人猜想不到了。卻不知這孩兒的父親是誰？」

李莫愁道：「這孩兒的父親麼？說起來更加氣人，卻是我師妹的徒兒楊過。」

黃蓉雖善於裝假作偽，這時卻也忍不住滿臉紅暈，心下大怒，暗道：「你把我女兒說成是龍姑娘私生，那也罷了，但說她父親乃是楊過，豈非當面辱我？」但這怒色只在臉上一閃而過，隨即平靜如常，說道：「胡鬧，胡鬧，太不成話了！可是這女孩兒卻真討人歡喜，李道長，給我抱抱。」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蘋果，舉在孩子面前，口中啜啜作聲，逗那女孩，說道：「乖孩子，你的臉蛋兒可不像這蘋果麼？」

李莫愁自奪得郭襄後一直隱居深山，弄兒為樂，每日買了豬牛羊肉餵飼母豹，再擠了豹乳餵飼嬰兒。她一生作惡多端，卻也不是天性歹毒，只是情場失意後憤世嫉俗，由惱恨傷痛而乖僻，更自乖僻為狠戾殘暴。郭襄嬌美可愛，竟打動了她天生的母性，有時中夜自思，即使小龍女用《玉女心經》來換，也未必肯把郭襄交還。這時見黃蓉要抱孩兒，便如做母親的聽到旁人稱讚自己孩兒一般，頗以為喜，笑吟吟的遞了過去。

黃蓉雙手剛要碰到郭襄的襁褓，臉上忍不住流露出愛憐備至的神色，這慈母之情，說甚麼也是難以掩飾。她對這幼女日夜思想，只恐她已死於非命，這時得能親手抱在懷中，如何不大喜若狂？

李莫愁斗見她神色有異，心中一動：「她如只是喜愛小兒，隨手抱她一抱，何必如此心神震盪？此中定然有詐。」猛地裏雙臂回收，右足點動，已向後躍開。她雙足落地，正要喝問，只見黃蓉已如影隨形般竄來。李莫愁提起放在地下的麻袋，隨手一抖，袋中二十斤白米和一斤鹽齊向黃蓉劈面打去。

黃蓉縱身躍起，白米和鹽粒盡數從腳底飛過。李莫愁乘機又已縱後丈許，抽了拂塵在手，笑吟吟的道：「郭夫人，你要助楊過搶這孩兒麼？」黃蓉在這一竄一躍之間，已想到對方既已起疑，勢難智取，只有用力強奪，當下也是笑嘻嘻的道：「我不過見孩兒可愛，想要抱抱。你如此見外，未免太瞧人不起了。」

李莫愁道：「郭大俠夫婦威名震於江湖，小妹一直欽佩得緊，今日得見施展身手，果然名下無虛。小妹此刻有事，便此拜別。」她生怕郭靖便在左近，膽先怯了，交代了這幾句話，轉身便走。

黃蓉一躍上前，身在半空，已抽竹棒在手。丐幫世傳的打狗棒她已傳給魯有腳，現下隨身所攜的這條竹棒雖不如打狗棒堅韌，長短輕重卻一般無異，只是色作淡黃，以示與打狗棒有別。她不待身子落地，竹棒已使「纏」字訣掠到了李莫愁背後。

李莫愁心想我和你無怨無仇，今日初次見面，我說話客客氣氣，有甚得罪你處，何以毫沒來由的便出兵刃打人？拂塵後揮，擋開竹棒，還了一招。黃蓉的棒法快速無倫，六七招一過，李莫愁已感招架為難。她本身武功比之黃蓉原已稍遜，何況手抱孩兒，更加轉動不靈。黃蓉繞著她東轉西擋，竹棒抖動，頃刻間李莫愁已處下風。

又拆數招，李莫愁見她竹棒始終離開孩兒遠遠的，知她有所避忌，心想：「每次與人相鬥，倒是抱著孩兒的佔了便宜。」笑道：「郭夫人，你要考較小妹功夫，山高水長，儘有相見之日，何必定要今日過招？任誰一個失手，豈不傷了這可愛的孩兒？」

黃蓉心想：「她是當真不知這是我的女兒，還是作假？可須得先試她出來。」說道：「為了這孩兒，我已讓了你十多招，你再不放下孩兒，我可不顧她死活了！」說著舉棒向她右腿點去。李莫愁揮拂塵一擋，黃蓉竹棒不待與拂塵相交，已然挑起，驀地戳向她左胸。這一戳又快又妙，棒端所指，正是郭襄小小的身體。

這一棒若是戳中了，便李莫愁也須受傷，郭襄受了更非立時喪命不可。黃蓉在這棒上控縱自如，棒端疾送，已點到了郭襄的襁褓，這一下看似險到了極處，但打狗棒法在她手下使將出來，自是輕重遠近，不失分毫。李莫愁那知就裏，眼見危急，忙向右閃避，自身不免就此露了破綻，啪的一下，左脛骨已被竹棒掃中，險些絆倒，向旁連跨兩步，這才站定。她揮拂塵護住身前，轉過頭來，怒道：「郭夫人你枉有俠名，卻對這小小嬰兒也施辣手，豈不可恥？」

黃蓉見她這番惱怒並非佯裝，心下大喜，暗想：「你出力保護我的女兒，我偏要棒打親女，嚇你一跳。」微微一笑，說道：「道長既說這孩兒來歷不明，留在世上作甚？」說著縱身而前，舉棒疾攻，數招一過，郭襄又遇危險。她身在李莫愁懷中，顛簸起伏，甚不舒服，突然放聲大哭。黃蓉暗叫：「乖女莫驚！我要救你，只得如此。」她雖心中憐惜，出手卻越來越凌厲，若非李莫愁奮力抗禦，看來招招都能制郭襄的死命。李莫愁急退數步，舉拂塵護在郭襄身前，叫道：「郭夫人，你到底要怎地？」

黃蓉笑道：「當今女流英傑，武林中只稱李道長和小妹二人。此刻有緣相逢，何不一分高下？」她這幾棒毒打郭襄，已將李莫愁激得得怒氣勃發，心想：「你丈夫若來，我還忌他三分，憑你也不過是個女子，難道我便真怕了你？」當下哼了一聲，道：「郭夫人有意賜教，正是求之不得。」黃蓉道：「你懷抱嬰兒，我勝之不武，還是將她擲下，咱倆憑真功夫過招玩玩。」

李莫愁心想抱著嬰兒決計非她敵手，施發毒針時也是諸多顧忌，心道：「江湖上多稱郭靖夫婦仁義過人，但瞧她對一個嬰兒也如此殘忍，可見傳聞言過其實。」遊目四顧，見東首幾株大樹之間生著一片長草，頗為柔軟，於是將郭襄抱去放在草上，輕輕拍了幾下，又哄了幾句，轉身道：「請發招罷。」

黃蓉與她拆了這十餘招，知她武功比之自己也差不了多少，若此時將女兒搶在手中，她再上來纏鬥，自己稍有疏虞，只怕便傷了女兒，只有先將她打死打傷，再抱回女兒，方無後患，這女子作惡多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想到此處，心中已動了殺機。

李莫愁平素下手狠辣，無所不用其極，以己之心度人，見黃蓉眼角不斷的向嬰兒一望一瞥，心想：「她若打我不過，便會向孩兒突下毒手，分我心神。」是以站在郭襄身前，不容對方走近。

在這頃刻之間，黃蓉心中已想了七八條計策，每一計均有機可制李莫愁死命，但也均不免危及郭襄，尋思：「瞧這女魔頭的神情，對我襄兒居然甚為愛惜，襄兒在她手中，縱然一時搶不回來，也無大礙，卻不可冒險輕進，反使襄兒遭難。」心念一轉，說道：「李道長，咱倆非片刻之間可分勝負，相鬥之際若有虎狼之類出來吃了孩兒，豈不令人分心？不如先結果了這小鬼，咱們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說著彎腰拾起一塊小石子，放在中指上一彈，呼的一聲，石子挾著破空之聲急向郭襄飛去。

這一彈是她家傳絕技「彈指神通」功夫，李莫愁曾見黃藥師露過，知勁力非同小可，忙舉拂塵格開，喝道：「這小孩兒礙著你甚麼事了？何以幾次三番要害她性命？」

黃蓉暗暗好笑，其實這顆石子彈出去時力道雖急，她手指上卻早已使了迴力，李莫愁便算不救，石子一碰到郭襄的身子立時便會斜飛，決不會損傷到她絲毫，當即笑道：「你對這孩兒如此牽肚掛腸，旁人不知，還道……還道是你的……哈哈……」李莫愁怒道：「難道是我的孩……」說到這「孩」字，突然住口，臉上一紅，道：「是我甚麼？」黃蓉笑道：「你是道姑，自不能有孩兒，旁人定要說這孩兒是你的妹子了。」李莫愁哼了一聲，也不以為意，卻不知黃蓉連口頭上也不肯吃半點虧，說郭襄是她妹子，便是說郭靖和自己是她父母，討他一個小小便宜，誰叫她適才說楊過是郭襄之父呢？

李莫愁道：「郭夫人這便請上罷！」黃蓉道：「你掛念著孩兒，動手時不能全神貫注，我縱然勝你，也無意味，你輸了也還有個藉口。這樣罷，我割些棘藤將她圍著，野獸便不能近前，咱倆再痛痛快快的打一場。」說著從腰間取出一柄金柄小佩刀，走到樹叢中割了許多生滿棘刺的長藤。

李莫愁嚴密監防，只怕黃蓉突然出手傷害孩子，只見她拉著棘藤，纏在孩子身週的幾株大樹之上，這麼野獸固然傷害不了孩子，而郭襄幼小，還不會翻身，也不會滾到棘刺上去。她心想：「江湖上稱道郭夫人多智，果然名不虛傳。」見黃蓉將棘藤纏了一道又是一道，在幾株大樹間東拉來，西扯去，密密層層的越纏越多，又見她臉帶詭笑，似乎不懷好意，心中不禁有些發毛，說道：「夠了！」

黃蓉道：「好，你說夠了，便夠了！李道長，你見過我爹爹，是麼？」李莫愁道：「是啊。」黃蓉道：「我曾聽楊過說，你寫過四句話譏嘲我爹爹，是不是？好像是甚麼『桃花島主，弟子眾多，以五敵一，貽笑江湖』！」

李莫愁心中一凜：「啊，我當真胡塗了，早就該想到此事。她今日跟我纏個沒了沒完，原來是為了這四句話。」冷冷的道：「當日他們五個人對付我一個人，原是實情。」黃蓉道：「今日咱們以一敵一，卻瞧是誰貽笑江湖？」李莫愁心頭火起，喝道：「你也休得忒也托大，桃花島的武功我見得多了，也不過如此而已，沒甚麼了不起。」

黃蓉冷笑道：「哼哼！莫說桃花島的武功，便算不是武功，你也未必對付得了。你有本事，便將那孩兒抱出來瞧瞧！」

李莫愁吃了一驚：「難道她已對孩兒施了毒手。」急忙縱身躍過一道棘藤，向左拐了個彎，見棘藤攔路，於是順勢向右轉內，耳聽得郭襄正自哇哇啼哭，稍覺放心，又向內轉了幾個彎，不知如何，竟然又轉到了棘藤之外。她大惑不解，明明是一路轉進，何以忽然轉到了藤外？當下不及細想，雙足點處，又向內躍去，只是地下棘藤一條條的橫七豎八，五花八門，一個不小心，嗤的一聲響，道袍的衣角給荊棘撕下了一塊。這麼一來，她不敢再行莽撞，待要瞧清楚如何落腳，突見黃蓉已站在棘藤之內，俯身抱起了孩兒。

她登時大驚失色，高聲叫道：「放下了孩兒！」眼見一條條棘藤之間足可側身通過，當即連續縱躍，跨過棘藤向黃蓉奔去，但這七八棵大樹方圓不過數丈，竟是可望而不可即，她這般縱躍奔跑，似左實右，似前實後，幾個轉身，又已到棘藤圈之外。只見黃蓉放下孩兒，東一轉，西一晃，輕巧自在的空手出了藤圈。

李莫愁猛地省悟，那晚與楊過、程英、陸無雙等為敵，他們在茅屋外堆了一個個土墩，自己竟爾無法正面攻入，這時黃蓉用棘藤所圍的，自也是桃花島的九宮八卦神術了。她微一沉吟，心念已決：「只有先打退敵人，然後把棘藤一條條自外而內的移去，再抱嬰兒。這時如莽撞亂闖，敵人佔了陣圖之利，自己非敗不可。」一擺拂塵，竄出數丈，反離得棘藤遠遠的，凝神待敵，竟沒再將這回事放在心上。

黃蓉初時見她在棘藤圈中亂轉，正自暗喜，忽見她縱身躍開，卻也好生佩服：「這女魔頭拿得起，放得下，決斷好快。她得享大名，果非倖致，看來實是勁敵。」這時女兒已置於萬無一失之地，再無牽掛，揮竹棒使招「按狗低頭」，向李莫愁後頸捺落。李莫愁拂塵倒捲，纏向竹棒，唰的一聲，帚絲直向黃蓉面門擊來。兩人以快打快，各展精妙招術，頃刻間已拆了數十招。

李莫愁功力深厚，拂塵上招數變化精微，但對方的打狗棒法實在奧妙無比，她勉力抵擋得數十招，已可說是武林中罕有之事，眼見竹棒平平淡淡的一下打來，到得眼前，方向部位斗然大異，自知再鬥下去，終將落敗。這竹棒看來似乎並非殺人利器，但周身三十六大穴只要給棒端戳中一處，便即動彈不得。李莫愁奮力再招架了幾棒，額頭已然見汗，拂塵在身前連揮數下，攻出兩招，足下疾向後退，說道：「郭夫人的棒法果然精妙，小妹甘拜下風。只小妹有一事不解，卻要請教。」黃蓉道：「不敢！」

李莫愁道：「這竹棒棒法乃九指神丐絕技，桃花島的武功倘然果真了得，郭夫人何以不學令尊的家傳本事，卻反求諸外人？」黃蓉心想：「這人口齒好不厲害，她勝不了我的棒法，便想我捨長不用。」笑道：「你既知這棒法是九指神丐所傳，那麼也必知道棒法之名了。」李莫愁哼了一聲，眉間煞氣凝聚，卻不答話。黃蓉笑道：「棒號打狗，見狗便打，事所必至，豈有他哉？」

李莫愁見不能激得她捨棒用掌，若與她作口舌之爭，對方又伶牙俐齒，自己仍然是輸，將拂塵在腰間一插，冷笑道：「天下的叫化兒個個唱得慣蓮花落，果然連幫主也是貧嘴滑舌之徒，領教了！」說著大踏步走到林邊，在一個樹墩上一坐。

她這麼認輸走開，黃蓉本是求之不得，但見她坐著不走，心念一轉，已知其意，她實是捨不得襄兒，自己倘若去將女兒抱了出來，她必上來纏鬥，這一來強弱之勢倒轉，那便大大不利，看來不將此人打死打傷，女兒縱入自己掌握，仍是無法平平安安的抱回家去。當下左走三步，右搶四步，斜行迂迴，已搶到李莫愁身前，這幾步看似輕描淡寫，並無奇處，但中藏八卦變化，李莫愁不論向那一方位縱躍，都不能逃離她的截阻，跟著右手輕抖，竹棒已點向李莫愁左肘。

李莫愁舉掌封格，喝道：「自陳玄風、梅超風一死，黃藥師果真已無傳人。」她這話一來譏刺黃蓉只有北丐所傳的打狗棒法可用，二來又恥笑黃藥師收徒不謹。

黃蓉的家傳「玉簫劍法」這時也已練得頗為精深，只是手中無劍，若是以棒作劍，兵刃不順，便未必能勝眼前這個強敵，微微一笑，說道：「我爹爹收了幾個不肖徒兒，果然不妙，卻那及得李道長和龍姑娘師姊妹同氣連枝，一般的端莊貞淑。」

李莫愁怒氣上衝，袖口一揮，兩枚冰魄銀針向黃蓉小腹激射過去。她雖殺人不眨眼，手段毒辣無比，卻是個守身如玉的處女，她只道小龍女行止不端，聽黃蓉竟將自己與師妹相提並論，大怒之下，一出手便是最陰狠的暗器。

黃蓉這時和她站得甚近，閃避不及，急忙迴轉竹棒，一一撥開。若不是她的打狗棒法已練到化境，撥得開一枚，第二枚實難擋過。兩枚銀針從她臉前兩寸之外飛掠而過，鼻中隱隱聞到一股藥氣，當真險到極處。黃蓉想起數年前愛鵰的一足為這冰魄銀針擦傷，醫治了六七個月毒性方始去盡，一凜之下，又見雙針迎面射來。

黃蓉向東斜閃，兩枚銀針挾著勁風從雙耳之旁越過，心想：「此處離襄兒太近，這毒針四下裏亂飛激射，萬一碰破她一點嫩皮，可不得了！」疾奔向東，穿出林子。李莫愁隨後追來，認定她除了棒法神妙之外，其餘武功均不及自己，眼見她晃身出林，喝道：「未分勝敗，怎麼便走了？」黃蓉轉過身子，微微一笑。李莫愁道：「郭夫人，你擋我銀針，還是非用這竹棒不可麼？」說著搶上幾步。

黃蓉知道若不收起竹棒，她總是輸得心不甘服，將竹棒在腰間一插，笑道：「久聞李道長赤練神掌殺人無數，小妹便接你幾掌。」

李莫愁一怔，心道：「她明知我毒掌厲害，卻仍要和我比掌，如此有恃無恐，只怕有詐。」但想她掌法縱然神妙，怎及自己的神掌沾身即斃，雙掌一拍，內力已運至掌心，說道：「願領教桃花島桃華落英掌妙技。」眼見黃蓉右掌輕飄飄的拍來，當下左掌往她掌心按去，右掌跟著往她肩頭擊落。這兩掌本已迅速沉猛，兼而有之，可是她右掌擊出之際，同時更發出兩枚銀針，射向黃蓉胸腹之間。

這掌中夾針的陰毒招數，是她離師門後自行所創，對方正全神提防她毒掌，那料得到她又會在如此近身之處突發暗器，不少武學名家便曾因此而喪生於毒針之下。黃蓉縮回來左掌，托向她右腕，化開了她右掌撲擊，右手縮入懷中，似乎也要掏摸暗器還敬，終於遲了一步，她右手剛從懷中伸出，銀針離她肋下已不及五寸，到此地步，縱有通天本領也已閃避不了。李莫愁心中大喜，見兩枚銀針透衣而沒，射入了黃蓉身子。

黃蓉叫聲：「啊喲！」雙手捧肚，彎下腰去，隨即左掌拍出，擊向李莫愁胸口。這一掌還是來得真快，李莫愁叫道：「好！」上身後仰避開，雙掌齊出，也拍向黃蓉胸口。她知黃蓉中針之後，毒性迅即發作，這一招只求將她推開，卻見黃蓉上身微動，並不招架，李莫愁雙掌剛沾上對方胸口衣襟，突然兩隻掌心一痛，似是擊中甚麼尖針。

她大驚之下，急忙後躍，舉掌看時，見每隻掌心都刺破了一孔，孔周帶著一圈黑血，顯是為自己的冰魄銀針所傷。她又驚又怒，不明緣由，卻見黃蓉從懷中取出兩隻蘋果，雙手各持一隻，笑吟吟的高高舉起，每隻蘋果上都刺著一枚銀針。李莫愁這才省悟，原來她懷中藏著蘋果，先前自己發射暗器，她並不撥打閃避，卻伸手入懷抓住蘋果，對準銀針的來路，收去毒針，讓毒針尖端破蘋果皮而出，轉過蘋果向外，對準了自己手掌，誘使自己出掌擊上蘋果。

李莫愁本也是個絕頂聰明之人，但今日遇上了這個詭詐百出的對手，只有甘拜下風，忙伸手入懷去取解藥，卻聽得風聲颯然，黃蓉雙掌已攻向她面門。

李莫愁舉左手一封，猛見黃蓉一隻雪白的手掌五指分開，拂向自己右手手肘的「小海穴」，五指形如蘭花，姿態曼妙難言。她心中一動：「莫非這是天下聞名的蘭花拂穴手？」右手來不及去取解藥，忙翻掌出懷，伸手往她手指上抓去。黃蓉右手縮回，左手化掌為指，又拂向她頸肩之交的「缺盆穴」。

李莫愁見她指化為掌，掌化為指，「桃華落英掌」與「蘭花拂穴手」交互為用，當真是掌來時如落英繽紛，指拂處若春蘭葳蕤，不但招招凌厲，而且丰姿端麗，不由得面若死灰，心道：「今日得見桃花島神技，委實大非尋常，莫說我掌上已然中毒，便安健如常，也不是她對手。」她急於脫身，以便取服解藥，但黃蓉忽掌忽指，纏得她沒半分餘暇。那冰魄銀針的毒性何等厲害，若不是她日常使用，體質習於毒性，這片時之間早已暈去了。

黃蓉見她臉色蒼白，出招越來越軟弱，知道只要再纏得少時，她便要支持不住，心想這女魔頭作惡多端，今日斃於她自己的毒針之下，正好替武氏兄弟報了殺母之仇，步步進逼，手下毫不放鬆，同時守緊門戶，防她臨死之際突施反噬。

李莫愁先覺下臂酸麻，漸漸麻到了手肘，再拆數招，已麻到了腋窩，這時雙臂僵直，已不聽使喚，只得叫道：「且慢！」向旁搶開兩步，慘然道：「郭夫人，我平素殺人如麻，早就沒想能活到今日。鬥智鬥力，我都遠不如你，死在你的手下，實所甘服，但我斗膽求你一件事。」黃蓉道：「甚麼事？」雙眼不轉瞬的瞪著她，防她施緩兵之計，伸手去取解藥，然見她雙臂下垂，已彎不過來，聽她說道：「我和師妹向來不睦，但那孩兒實在可愛，求你大發善心，好好照料，別傷了她小命。」

黃蓉聽她這幾句話說得極是誠懇，不禁心中一動：「這魔頭積惡如山，臨死之際居然能真心愛我的女兒。」說道：「這女孩兒的父母並非尋常之輩，若是讓她留在世上，不免使我一世操心，辛苦百端……」李莫愁怎聽得出她言中之意，求道：「望你高抬貴手……」黃蓉要再試她一試，走近前去，揮指先拂了她穴道，從她懷中取出一個藥瓶，問道：「這是你毒針的解藥麼？」李莫愁道：「是！」黃蓉道：「我不能兩個人都饒了，若要我救你，須得殺那女孩兒。倘你自甘就死，我便饒那孩兒。」

李莫愁萬想不到竟尚有活命之機，但叫黃蓉殺那女孩固然說不出口，以自己性命換得女孩活命，卻也不願，只見黃蓉從小瓶中倒出一粒解藥，兩根手指拈住了輕輕晃動，只等自己回答，顫聲道：「我……我……」

黃蓉心想：「她遲疑了這麼久，實已不易。不管她如何回答，單憑這一念之善，我便須饒她一命。她滿身血債，將來自有人找她報仇。」攔住她話頭，笑道：「李道長，多謝你對我襄兒如此關懷。」

李莫愁愕然道：「甚麼？」黃蓉笑道：「這女孩兒姓郭名襄，是郭靖爺和我的女兒，生下不久便落入了龍姑娘手中，不知你怎地竟會起了這個誤會。承你養育多日，小妹感謝不盡。」說著歛衽行了一禮，將一粒解藥塞入她口中，問道：「夠了麼？」李莫愁茫然道：「我中毒已深，須得連服三粒。」黃蓉道：「好！」又餵了她兩粒，心想這解藥或有後用，卻不還她，將藥瓶放入了懷中，笑道：「三個時辰之後，你穴道自解。」

她快步回入樹林，心想：「耽擱了這多時，不知芙兒走了沒有？若能讓她姊妹倆見上一面，大是佳事。」轉入棘藤圈中，一瞥之下，不由得如入冰窖，全身都涼了。

那棘藤圈絲毫無異，郭襄卻已影蹤不見。黃蓉心中怦怦亂跳，饒是她智計無雙，這時也慌得沒做手腳處。她定了定神，心道：「莫慌，莫慌，我和李莫愁出林相鬥，並無多時，襄兒給人抱去，定走不遠。」攀到林中最高一株樹上四下眺望。襄陽城郊地勢平坦，這一眼望去足足有十餘里，竟沒見到絲毫可疑的事物，此時蒙古大軍甫退，路上絕無行人，只要有一人一騎走動，雖遠必見，甚至向北望到樊城，向南望到宜城，路上也不見有何動靜。

黃蓉心想：「此人既未遠去，必在近處。」細尋棘藤圈附近有無留下足印之類。只見一條條棘藤絕無曾遭碰動搬移之跡，決非甚麼野獸衝入將孩兒啣去，尋思：「我這些棘藤按九宮八卦方位而布，那是我爹爹自創的奇門之術，世上除桃花島弟子之外，再也無人識得，雖是金輪國師這等才智之士，也不能在這棘藤之間來去自如，難道竟是爹爹到了？……啊喲，不好！」

猛地想起，數月前與金輪國師邂逅相遇，危急中布下亂石陣抵擋，當時楊過來救，曾將陣法的大要說了給他知曉，此人聰明無比，舉一反三，雖不能就此精通奇門之術，但棘藤匆匆布就，破解並不甚難。她一想到楊過，腦中一暈，不由得更增了幾分憂心，暗想：「芙兒斷他一臂，他和我郭家更結下了深仇，襄兒落入此人手中，這條小命算是完啦。他也不用相害，只須隨手將她在荒野中一拋，這嬰兒那裏還有命在？」想起這女孩兒出世沒有幾天，便如此多災多難，竟怔怔的掉下淚來。

但她多歷變故，才智絕倫，又豈是徒自傷心的尋常女子？微一沉吟，隨即擦乾眼淚，追尋楊過的去路。說也奇怪，附近竟找不出他半個足印，心下大奇：「他便是輕功練到了絕頂，軟泥之上也必會有淺淺足印，難道他竟是在空中飛行的麼？」

她這一下猜測果然不錯，郭襄確是給楊過抱去的，而他出入棘圈，確也是從空飛行來去。

※※※

那天晚間楊過在窗外見黃蓉點了郭靖穴道，放走女兒，他便從原路出城，遠遠跟隨，心道：「郭伯母，你女兒欠我一條臂膀，你丈夫斬不了，便讓我來斬。你在明，我在暗，你想永世保住女兒這條右臂，只怕也不怎麼容易。」

黃蓉與女兒分離在即，心中難過，沒留意到身後有人跟蹤。此後她在新城鎮與李莫愁想遇、兩人相鬥等情，楊過在林外都瞧得清清楚楚。待得兩人出林，他便躍上高樹，扯了三條長藤併在一起，一端縛在樹上，另一端左手拉住了，自空縱入棘圈，雙足挾住郭襄腰間，左手使勁一扯，身子便已盪出棘圈。眼見黃蓉與李莫愁兀自在掌來指往的相鬥，便在樹梢上縱躍出林，落地後奔跑更速，片刻間回到了市鎮。見郭芙站在街頭，牽著小紅馬東張西望，等候母親回來，楊過雙足一點，身子從丈許外遠處躍上了紅馬。

郭芙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騎在馬背的竟是楊過，心中騰的一跳，「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急忙柭劍在手。那君子、淑女劍雖利，都留在臥室之中，匆匆不及攜走，手中所持，仍是常用的那柄利劍。

楊過見她臉色蒼白，目光中盡是懼色，同時顯得嬌弱無助，楚楚可憐。他此時要斬斷她右臂，可說易如反掌，突然間心中升起一股憐惜之情，竟下不了手，哼的一聲，揮出右臂，空袖子已裹住了她長劍，向外甩出。郭芙那裏還拿捏得住，長劍脫手，直撞向牆角。楊過左手搶過馬韁，雙腿一夾，小紅馬向前急衝，絕塵而去。郭芙只嚇得手足酸軟，慢慢走到牆角拾起長劍，劍身在牆角上猛力碰撞，已彎得便如一把曲尺。

以柔物施展剛勁，原是古墓派武功的精要所在，李莫愁使拂塵、小龍女使綢帶，皆是這門功夫。楊過此時內勁既強，袖子一拂，實不下於鋼鞭巨杵之撞擊。

楊過抱了郭襄，騎著汗血寶馬向北疾馳，不多時便已掠過襄陽，奔行了數十里，因此黃蓉雖攀上樹頂極目遠眺，卻瞧不見他蹤影。

楊過騎在馬上，見道旁樹木如飛般向後倒退，俯首看看懷中的郭襄，見她睡得正沉，一張小臉秀美嬌嫩，心道：「郭伯伯、郭伯母這個小女兒，我總是不還他們了，也算報了我這斷臂之仇。他們這時心中的難過懊喪，只怕尤勝於我。」奔了一陣，轉念又想：「楊過啊楊過，是不是你天生的風流性兒作祟，見了郭芙這美貌少女，天大的仇怨也拋到了腦後？倘若斬斷你手臂的是個男人，你難道也肯饒了他？」想了半日，只好搖頭苦笑。他對自己激烈易變的性格非但管制不住，甚且自己也難以明白。

行出二百里後，沿途漸有人煙，一路上向農家討些羊乳牛乳餵郭襄吃了，決意回古墓去找小龍女，不數日間已到了終南山下。

回塵舊事，感慨無已，縱馬上山，覓路來到古墓之前。「活死人墓」的大石碑巍然聳立，與前無異，墓門卻已在李莫愁攻入時封閉，若要進墓，只有鑽過水溪及地底潛流，從秘道進去。憑他這時內功修為，穿越秘道自不費力，然如何安排郭襄卻大為躊躇，這小小嬰兒一入水底，必死無疑，但想到小龍女多半便在墓中，進去即可與她相見，那裏還能按捺得住？於是從口袋裏取些餅餌嚼得爛了，餵了郭襄幾口，在附近找到個小山洞，將郭襄放小山洞內，拔些荊棘柴草堆在洞口，心想不論在墓中是否能與小龍女相見，都要立即回出，設法安置嬰兒。

堆好荊棘，正要向後走去，忽聽得遠處山道上腳步聲響，似有數人快步而過，楊過忙尋聲過去，縮身在一株大松樹後躲起，聽見一人大聲說道：「新任代掌教清肅真人趙真人法旨：如蒙古武士上山來到重陽宮，一概恭敬放行，不得攔阻。」另一人道：「鄭師哥，新任代掌教明明是沖和真人甄真人，怎麼變了清肅真人？」先一人道：「沖和真人突然身患急病，剛才將代掌教之位轉授了清肅真人，轉授的大典不久前便行過了。」後一人道：「代掌教真人統率本教上下數萬道俗弟子，何等重要，怎麼說改便改，不太兒戲了些麼？」先一人道：「怎麼，你不服麼？要是不服，便到重陽宮跟大夥兒說去。你有本事，錢師弟，便你來做也可以啊。就不知別人服不服呢？」

姓錢道人道：「我有個屁本事？鄭師哥，先前沖和真人分派我們把守這裏的山道，絕不可放一個蒙古武士上山，他們倘若硬闖，便結天罡北斗陣截住，打不過就傳訊出去呼援。現下又說不得攔阻，我們到底聽誰的號令啊？」姓鄭道人道：「現今代掌教是誰？」姓錢道人道：「你說是趙真人！」姓鄭道人道：「好啊，這就是了！咱們做小輩的，上面怎麼號令，咱們遵從照辦便是。」姓錢道人道：「是！」放大聲音叫道：「各位師弟，鄭師哥傳來新任代掌教趙真人號令，命我們如見到蒙古武士上山，須得恭敬相待，不可阻攔！」丈許外五六人齊聲應道：「是！」

楊過聽得心中有氣，尋思：「全真教向來以民為本，決不順服外族。他們口中的清肅真人應是趙志敬沒錯，怎麼做起代掌教來？趙志敬卑鄙下流，投降蒙古人倒不稀奇。」記掛要儘快進古墓去見小龍女，一時也沒心思跟趙志敬算帳。

只聽那姓鄭的道人又道：「趙真人又吩咐，如見到一位穿白衫子的姑娘，無論如何要攔住她，不得讓她上山。」楊過吃了一驚，心道：「他說的明明是姑姑，怎麼又要攔住她不得上山？」那姓錢道人道：「你說的是古墓派的小龍女嗎？她……她早就上山去了。」姓鄭的道人拍腿叫道：「你……這可不是開玩笑嗎，趙真人號令要結天罡北斗陣，千萬不能放她上山，你怎敢不聽號令？」姓錢道人大聲道：「各位師弟，先前代掌教甄真人傳下號令說，見到古墓派的小龍女姑娘上山，大家須得客客氣氣，不可失了禮數。是不是啊？」丈許外那五六名道人齊聲道：「是啊，甄真人派人來傳令，確是這麼說的。」姓錢道人道：「鄭師哥，趙真人吩咐的那位穿白衫子的姑娘，倘若便是小龍女，那她上去好一會兒了。我還說：『龍姑娘，你請慢走！』她說：『這位道友，多謝你啦！』倒也客氣……」

楊過聽他說小龍女已「上去好一會兒了」，心急如焚，再也不理會那些道人說些甚麼，施展古墓派輕功，轉身搶上山去。待得遠遠望見山上重陽宮房舍，尋思：「我暗中去接應姑姑，還是開門見山，直闖重陽宮去和全真教理論？」思慮未定，突見一隻銀輪嗚嗚聲響，激飛上天，正是金輪國師的兵刃。楊過心中一震：「金輪國師也在這裏，跟全真教的高手動上了手？不知姑姑是否已經現身？還是隱伏在旁？」認定銀輪所在的方位，急步趕到重陽宮後玉虛洞前，便在此時，小龍女身受全真五子一招「七星聚會」和金輪國師輪子的前後夾擊，身受重傷！

楊過只消早到片刻，便能救得此厄。但天道不測，世事難言，一切豈能盡如人意？人世間悲歡離合，禍福榮辱，往往便只差於釐毫之間！

※※※

全真五子乍見楊過到來，均知此事糾葛更多。丘處機大聲道：「我重陽宮清修之地，今日各位來此騷擾，卻是為何？」王處一更是怒容滿面，喝道：「龍姑娘，你古墓派和我全真教縱有樑子，雙方自行了斷便是，何以約了西域胡人，諸般邪魔外道，害死我這許多教下弟子？」小龍女重傷之餘，那裏還能分辯是非，和他們作口舌之爭？全真教下諸弟子見她劍刺甄志丙，又傷趙志敬，不論是甄派趙派，盡數拿她當作敵人，當此紛擾之際，更無人出來說明真相。

楊過伸左臂輕輕扶著小龍女的腰，柔聲道：「姑姑，我和你回古墓去，別理會這些人啦！」小龍女道：「你的手臂還痛不痛？」楊過笑著搖了搖頭，道：「早就好啦。」小龍女道：「你身上情花的毒沒發作麼？」楊過道：「有時發作幾次，也不怎麼厲害。」

趙志敬自給小龍女刺傷之後，一直躲在後面，不敢出頭，待見全真五子破關而出，心知眾師長查究起來，自己代掌教之位固然落空，還得身受嚴刑。他本來也不過是生性暴躁，器量褊狹，原非大奸大惡之人，只自忖武功於第三代弟子中算得第一，這掌教之位卻落於甄志丙身上，心中憤憤不平，就此一念之差，終於陷溺日深，不可自拔。此時暗想眼下的局面決不能任其寧定，只有攪他個天翻地覆，五位師長是非難分，方有從中取巧之機，更想如能假手於金輪國師將全真五子除了，更一勞永逸；眼見楊過失了右臂，左手又扶著小龍女，幾乎已成束手待斃的情勢，他生平最憎恨之人，便是這個叛門辱師的弟子，這時有此良機，那肯放過？向身旁的鹿清篤使了個眼色，大聲喝道：「逆徒楊過，兩位祖師爺跟你說話，你不跪下磕頭，竟敢倨傲不理？」

楊過回頭來，眼光中充滿了怨毒，心道：「姑姑傷在你全真教一班臭道士之下，今日暫且不理，日後再來跟你們算帳。」向群道狠狠的掃了一眼，扶著小龍女，移步便行。

趙志敬喝道：「上罷！」與鹿清篤兩人雙劍齊出，向楊過右脅刺去。趙志敬先前雖然身遭劍刺，但傷勢不重，這一劍刺向楊過斷臂之處，看準了他不能還手，劍挾勁風，使上了畢生的修為勁力。丘處機雖不滿楊過狂妄任性，目無尊長，但想起郭靖的重託，又想起和他父親楊康昔日的師徒之情，喝道：「志敬，劍下留情！」

那一邊麻光佐更高聲叫罵起來：「牛鼻子要臉麼？刺人家的斷臂！」他和楊過最合得來，眼見他遇險，便要衝上來解救，苦於相距過遠，出手不及。

突見灰影一閃，鹿清篤那高大肥胖的身子飛將起來，哇哇大叫，砰的一聲，正好撞在尼摩星身上。以尼摩星的武功，這一下雖出其不意，也決不能撞得著他，但他雙腿斷了，兩隻手都撐著拐杖，既不能伸手推擋，縱躍閃避又不靈便，登時撞個正著，仰天一交摔倒。尼摩星背脊在地下一靠，立即彈起，一拐杖打在鹿清篤背上，登時將他打得暈了過去。

這一邊楊過卻已伸右足踏住了趙志敬長劍，趙志敬用力抽拔，臉孔脹得通紅，長劍竟紋絲不動。原來當雙劍刺到之時，楊過右手空袖猛地拂起，一股巨力將鹿清篤摔了出去。趙志敬斗然感到袖力沉猛，忙使個「千斤墜」，身子牢牢定住。這一來，長劍勢須低垂，楊過提腳下踹，已將劍刃踏在足底。他在山洪中練劍，水力再強亦衝他不倒，這時一足踏定，當真如嶽之鎮，趙志敬猛力拔奪，那裏奪得出分毫？

楊過冷冷的道：「趙道長，當時在大勝關郭大俠跟前，你已明言非我之師，今日何以又提師承之說？也罷，瞧在從前叫過你幾聲師父的份上，讓你去罷！」說完這句話，右足絲毫不動，足底的勁力卻突然間消除得無影無蹤。

趙志敬正運強力向後拉奪，手中猛地一空，長劍急回，嘭的一響，劍柄重重撞在胸口，正與他猛力以劍柄擊打自己無疑。這一擊若是敵人運勁打來，他即令抵擋不住，也必以內力相抗，現下自行撞擊，那是半點抗力也無，但覺胸口劇痛，一口鮮血噴將出來，眼前一黑，仰天跌倒。

王處一和劉處玄雙劍出鞘，分自左右刺向楊過，突然一個人影自斜刺裏衝至，噹的一聲，兩柄長劍盪了開去。這人正是尼摩星，他給鹿清篤撞得摔了一交，雖打倒鹿清篤，但心頭惡氣未出。推尋原由，全是楊過之故，掄杖躍到，左手拐杖架開了王劉二道長劍，右手拐杖便向楊過和小龍女頭頂猛擊下去。

楊過心知尼摩星武功了得，單用一隻空袖，只怕拂不開他剛柔並濟的一擊，這時小龍女全身無力，正軟軟的靠在他身上，於是身子左斜，右手空袖橫揮，捲住了小龍女的纖腰，讓她靠在自己前胸右側，左手抽出背負的玄鐵重劍，順手揮出。噗的一聲，響聲又沉又悶，便如木棍擊打敗革，尼摩星右手虎口爆裂，一條黑影衝天而起，卻是鐵杖向上激飛。這鐵杖也有十來斤重，向天空竟高飛二十餘丈，直落到了玉虛洞山後。

楊過首次以劍魔獨孤求敗的重劍臨敵，竟有如斯威力，也不禁暗自駭然。

尼摩星半邊身子酸麻，一條右臂震得全無知覺，但他生性悍勇無比，大吼一聲，左手鐵杖在地下一撐，躍高丈餘，跟著劈了下來。楊過心想我劍上剛力已然試過，再來試試柔力，重劍劍尖抖處，已將鐵拐黏住，這時只要內力吐出，便能將尼摩星擲出數丈之外，如摔向山壁，更非撞得他筋斷骨折不可。他見小龍女如此傷重，滿心怨苦，這一下出手原是決不容情。正當臂上內力將吐未吐之際，見尼摩星身在半空，雙腿齊膝斷絕，猛想起自己也斷了一臂，不禁起了同病相憐之意，當下重劍不向上揚，反手下壓，那鐵拐筆直向下戳落，塵土飛揚，大半截戳入了土內。

尼摩星握著鐵拐，想要運勁拔起，但左臂經那重劍一黏一壓，竟如給人點了穴道一般，半點使不出勁來。楊過道：「今日饒你一命，快快回天竺去罷。」尼摩星臉如死灰，僵在當地，隔了一會，才迸出一句話來：「你的功夫古怪大大的！」

瀟湘子和尹克西雖見變出意外，卻那猜得到在這一個多月之內楊過已功力大進，還道尼摩星斷腿後變得極不濟事。尹克西搶上幾步，拔起鐵拐，遞在尼摩星手中。尼摩星接了，在地下一撐，想要遠躍離開，豈知手臂麻軟未復，一撐之下，竟咕咚摔倒。

瀟湘子向來幸災樂禍，只要旁人倒霉，不論是友是敵，都覺歡喜，心想：「天竺矮子向來好生自負，對我不服，這就可算是完了。眼下高手畢集，快搶先擒了楊過，那正是揚名立威的良機。」縱身而出，喝道：「楊過小子，數次壞了王爺大事，快隨老子走罷！」

楊過心想：「姑姑傷重，須得及早救治，偏生眼前強敵甚多，不下殺手，難以脫身。」低聲問小龍女道：「痛得厲害嗎？」小龍女道：「你抱著我，我……我好歡喜。」

楊過抬起頭來，向瀟湘子道：「上罷！」玄鐵劍指向他腰間，劍頭離他身子約有二尺，穩穩平持。瀟湘子見這劍粗大黝黑，鈍頭無鋒，倒似是一條頑鐵，心想：「這小子劍法迅捷，靈動變幻，果然了得，可是拿了這根鐵條，劍法再快也必有限。」說道：「那兒去撿來了這根通火棒兒？」說著便揮純鋼哭喪棒往重劍上擊去。

楊過持劍不動，內勁傳到劍上，只聽得噗的一聲悶響，劍棒相交，哭喪棒登時斷成七八截，四下飛散。瀟湘子大叫：「不好！」向後急退。楊過玄鐵劍伸出，左擊一劍，右擊一劍，瀟湘子雙臂齊折。

楊過連敗鹿清篤、趙志敬、尼摩星三人，玉虛洞前眾人已群情聳動，這次他身不動，臂不抬，純以內力震斷瀟湘子的兵刃，眾人更不明所以，相顧駭然，均想：「這人的武功當真邪門！」

尹克西是西域大賈，善於鑒別寶物，眼見楊過以重劍震飛尼摩星的鐵拐，早已暗暗吃驚：「此劍如此威猛，大非尋常，劍身深黑之中隱隱透出紅光，莫非竟是以玄鐵製成？這玄鐵是從天上落下的隕石提煉而得，乃天下至寶，本來要得一兩也是絕難，尋常刀槍劍戟之中，只要加入半兩數錢，凡鐵立成利器。他卻從那裏覓得這許多玄鐵？再說，這劍若真是通體玄鐵，豈非重達四五十斤，又如何使得靈便？」其實這劍共重九九八十一斤，若非如此沉重，楊過內力雖強，也不能發出如許威力。待見瀟湘子的哭喪棒斷得七零八落，尹克西更知此劍定是神品。他為人尚無重大過惡，只是自小便做珠寶買賣，一見奇珍異寶，心中便是奇癢難搔，或買或騙，或搶或偷，說甚麼也要得之而後快。這時見了楊過的重劍，貪念大熾，縱身而出，金龍鞭一抖，往他劍上捲去。

楊過與他在絕情谷同進同出，見他成日笑嘻嘻的甚是隨和客氣，對他一直不存敵意，眼見金龍鞭捲到，鞭上珠光寶氣，鑲滿了寶石、金剛鑽、白玉之屬，讓玄鐵劍由他軟鞭捲住，說道：「尹兄，我和你素無過節，快快撒鞭讓路。你這條軟鞭上寶貝不少，損壞了有些可惜。」尹克西笑道：「是麼？」運勁便奪，楊過端凝屹立，卻那裏撼動得他分毫？

這時尹克西站得近了，看得分明，這劍果是玄鐵所鑄，金剛鑽是天下至堅之物，不論與任何硬物相擦，均能劃破對方而己身無損，但金龍鞭鞭梢所鑲的大鑽在玄鐵劍上劃過，劍身竟連細紋也不起一條。心頭火熱，知道對方武功厲害，非出奇策，難奪此劍，便笑嘻嘻的道：「楊兄功夫精進若斯，可喜可賀，小弟甘拜下風。」口中說著客套話，右腕一翻，寒光閃動，左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猛地探臂，向小龍女胸口直扎過去。

他這一下倒也不是想傷小龍女性命，但知道楊過對小龍女情切關懷，見她有難，定然捨命救援，那麼自己聲東擊西，便能奪到了寶劍。楊過見狀，果然一驚。尹克西喝道：「撒劍！」全身之力都運到右臂之上，拉鞭奪劍。

他這一聲：「撒劍！」楊過當真依言撒手，挺劍送出。劍長匕短，重劍隔在三人之間，匕首便扎不到小龍女身上。但楊過情急之下，力道使得極猛，連劍帶鞭的直撞了過去。尹克西明知此劍甚重，早有提防，卻萬想不到來勢竟是如此猛烈，眼見閃避不及，急運內力，雙掌疾出，抓住重劍與寶鞭，砰的一聲猛響，登時連退了五六步，才勉強拿樁站定，臉如金紙，嘴角邊雖猶帶笑容，卻是悽慘之意遠勝於歡愉，頃刻間只感五臟六腑都似翻轉了，站在當地，既不敢運氣，也不敢移動半步，雙臂伸前持劍，便如僵了一般。

楊過走近身去，伸手接過玄鐵劍，輕輕一抖，只聽得丁丁東東一陣響過，陽光照射之下，寶光耀眼，金銀珠寶散了滿地，一條鑲滿珠寶的金龍軟鞭已震成碎塊。

楊過叫道：「金輪國師，咱們的帳是今日算呢，還是留待異日？」

金輪國師見他連敗尼摩星、瀟湘子、尹克西三大高手，都只一招之間便傷了對手，這少年何以武功大進，實是不可思議。自己上前動手，雖決不致如那三人這般不濟，要取勝也必不易，此刻各路英雄聚會，給他一嚇便走，顏面何存？心想：「他斷了一臂，左手雖然厲害，右側定有破綻，我專向他右邊攻擊，韌戰久鬥。他顧著小龍女的傷勢，時候拖久了，心神定然不寧。」整一整袍袖，金銀銅鐵鉛五輪齊持，心知這一戰關涉生死榮辱的關頭，絲毫大意不得，神色間卻仍似漫不在乎，緩步而出，笑道：「楊兄弟，恭喜你又有異遇，得了這柄威猛絕倫的神劍啊！你這件希奇古怪的法寶，只怕老衲也對付不了。」他既無勝算，便先留地步，極力讚譽玄鐵重劍，要令旁人覺得，這少年不過運氣好，得了一件神異的兵刃而已。

小龍女偎倚在楊過懷中，迷迷糊糊間見金輪國師持輪而上，心想憑楊過一人之力，決計敵他不過，低聲道：「過兒，你給我找一把劍，咱們……咱們……一起……一起使玉女素心劍法打他。」楊過胸口一酸，低聲道：「姑姑你放心，過兒一人對付得了。」小龍女向左挪移，要儘量遮在楊過身前，替他多擋些災難。楊過又是感激，又是歡喜，大聲道：「姑姑，咱們倆今日一起力戰群魔，人生至此，更無餘憾。」玄鐵劍向前直指。

國師不敢與他正面力拚，縱躍退後，立時嗚嗚聲響，一隻灰撲撲的鉛輪飛擲過去。楊過舉劍便削，鉛輪卻繞過他身後，回向國師，這一下竟沒削中。只聽得嗚嗚、嗡嗡、轟轟之聲大作，金光閃閃，銀光爍爍，五隻輪子從五個不同方位飛襲過來。

楊過生怕牽動小龍女的傷勢，凝立不動。國師五輪齊出，僅為佯攻，旨在試探，五輪在二人身旁繞了個圈子，重行飛回。他見楊過並不舉劍追擊，已明其意，心下暗喜：「你不敢移動身子，加重小龍女傷勢，處境之劣，無以復加。我縱躍遠攻，已立於不敗之地。」對方既斷一臂，又要保護傷者，按照國師的身分原不能如此相鬥，但他知道今日良機再難相逢，小龍女一旦傷愈，他二人聯手固對付不了，便算小龍女重傷而死，楊過少了牽制，自己也未必能是敵手，只有今日乘勢一舉而斃，方無後患，至於是否公平，卻顧不得這許多了。

這情勢旁觀眾人也能瞧得明白，都覺國師太也不夠光明磊落。麻光佐大叫：「大和尚，你是英雄，還是混蛋？」

國師只作沒聽見，五輪連續擲出，連續飛回，仍是繞著楊過和小龍女兜個圈子，又伸手接住。五隻輪子忽高忽低，或正或斜，所發聲音也是有輕有響，旁觀眾人均給擾得眼花繚亂，心神不定。突然之間，麻光佐「啊」的一聲大呼，卻是銅輪斜裏飛來，猛地轉彎，從他頭頂掠過，將他頭皮削去了一片，頭皮連著一叢頭髮，血淋淋的掉在地下。麻光佐捧頭大罵，卻也不敢撲上去廝打。

楊過眼見小龍女傷重，多挨得一刻，便少了一分救治機會，暗暗焦急。國師叫道：「小心了！」驀然間五輪歸一，並排向二人撞去，勢若五牛衝陣。楊過全身勁力也都貫到了左臂之上，劍尖顫動，噹噹噹三響，挑開了金銅鐵三輪，跟著揮劍下擊。眾人眼前一耀，地下灰塵騰起，銀輪和鉛輪都已從中劈開，分成四個半圓，掉落在地。

國師大聲酣呼，飛步搶上，左手在銅輪上一撥，抓住金鐵兩輪，向楊過頭頂猛砸。楊過逕不招架，玄鐵劍當胸疾刺，劍長輪短，輪子尚未砸到楊過頭頂，劍頭距國師胸口已不到半尺。國師立時後退，上前固然迅疾，退後也是快速無倫，也不見他如何跨步，已向左後側斜退數尺，在這倏忽之間直趨斜退，確是武林中罕見的功夫。旁觀眾人目眩神馳，忍不住大聲喝采：「好！」

玄鐵劍一送即收，楊過迴劍向後，噹的一響，已將背後襲來的銅輪劈為兩半，銅輪尚未分開落地，劍鋒橫揮，兩半片銅輪從中截斷，分為四塊。玄鐵劍雖然劍刃無鋒，但他運上內力，竟無堅不摧。眾人見了國師的絕頂輕功，還喝得出一聲采，待見到他這神劍奇威，都驚得寂然無聲。

霎時之間，國師的輪子五毀其三，但他全不氣餒，舞動金鐵雙輪，奮勇搶攻。楊過挺劍刺出，國師側身拗步，避劍出輪，這時輪子不再脫手，雖無法遠攻，卻比遙擲堅實得多。他繞著楊龍二人，左攻右拒，縱躍酣鬥，雙輪跳盪靈動，嗚嗚響聲不絕。楊過的玄鐵劍卻似使得頗為澀滯。但不論國師如何變招，始終欺不近楊龍二人三步之內。堪堪鬥了四五十招，國師雙輪歸一，合併了向小龍女砸去。楊過玄鐵劍刺出，嗒的一聲輕響，已抵在金輪邊上，兩股內力自兩件兵刃上傳了出來，互相激盪，霎時之間兩人僵持不動。

楊過只覺對方衝撞而來的勁力綿綿不絕，越來越強，暗自駭異：「此人內力竟然如此深厚。」又想：「既至互拚內力，玄鐵劍鼓盪衝擊的威勢便無法施展，這賊禿練功時日久長，功力深厚，為時一久，必佔上風。且引他近身，用袖子出其不意的拂他面門。」於是左臂緩緩退縮，兩人原本相距五尺有餘，漸漸的相距五尺而四尺半，四尺半而四尺。

國師的弟子達爾巴和霍都都一直守在師父身旁，見師父漸佔優勢，心中大喜，向前走近幾步。達爾巴關懷師父的安危，又盼師父別傷了轉世投胎的「大師兄」。霍都卻是想暗算楊過。他揮動摺扇，似是取涼，其實要俟機發射扇中暗器。

丘處機與王處一見他目光閃爍的緩步上前，便知他要出手助師，二人對望一眼，均想：「楊過雖與我教為敵，但夷夏之爭重於一切，且大丈夫光明磊落，是輸是贏，當憑真本事取決。終南山豈容奸徒猖狂？」兩人各挺長劍，踏上一步，一齊瞪住了霍都。丘王二道這時鬚髮俱白，但久習玄功，滿面紅光，兩柄長劍青光如虹，自有一股凜凜之威，鎮懾得霍都不敢妄動。

這時楊過左臂漸漸縮後，相距國師已不過三尺，心想：「這和尚只要再向前半尺，我右手袖子拂將出去，雖不能制他死命，也要打得他頭昏眼花。」國師見他右肩忽然微動，已知其意，心想：「你手臂雖斷，衣袖尚在，勁力運將上去，也是一件如同軟鞭般的利器。我將計就計，拚著受你這一拂，當你揮袖之時，左臂力道必減，那時我乘勢全力猛攻，要你身受重傷。」

小龍女靠在楊過身上，一直迷迷糊糊，楊過催動內力，血行加速，全身越來越熱。小龍女覺到他臉上發出熱氣，睜開眼來，見他額角滲出汗珠，於是伸袖輕輕抹拭，替他抹了幾下，見他神色鄭重，雙目向前直視，便順著他目光轉頭瞧去，不禁一驚，原來國師一對銅鈴般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就在面前。但見這雙眼中兇光畢露，忙閉上眼睛，待得再次睜開，國師的眼睛又近了些。小龍女與意中人相偎相倚，偏有這麼一雙惡狠狠的眼睛在旁瞪視，惹厭之極。她這時沒想到國師正與楊過拚鬥，只知這和尚是個大惡人，又不願他在這時來打擾自己甜蜜的時光，伸手入懷，取出一枚玉蜂金針，緩緩往國師的左眼中刺去。

別說金針之上餵有劇毒，便是一枚平常的繡花針刺入了眼珠，眼睛也是立瞎。總算小龍女這時只要這對討厭的大眼移開，沒想彈指射針，而重傷之餘，伸手出去時也是軟弱無力，去勢緩慢。

但國師和楊過正自僵持，已至十分緊急的當口，任誰稍有移動，都要立吃大虧。小龍女那金針緩緩刺將過去，國師竟是半點也抗拒不得。眼見金針越移越近，自兩尺而一尺，自一尺而半尺，國師大叫一聲，雙輪向前力送，一個觔斗向後翻出，可是玄鐵劍上那股威猛之極的勁力畢竟還是不能盡數卸去。他剛站定腳步，身子一晃，便坐倒在地。達爾巴和霍都齊叫：「師父！」搶上去相扶。

楊過連劈兩劍，將金輪鐵輪又劈成兩半，跟著踏上兩步，揮劍向國師頭頂斬落。國師岔了內息，惟覺鬱悶欲死，委頓在地，全無抗拒之力。達爾巴舉起金杵，霍都舉起鋼扇，一齊架住玄鐵劍。但這一劍斬下來力道奇猛，達爾巴和霍都兩人同時雙膝一軟，支撐不住，跪倒在地，仍挺兵刃，死命撐住。

玄鐵劍上勁力愈來愈強，達爾巴和霍都只覺腰背如欲斷折，全身骨節格格作響。霍都道：「師哥，你獨力支撐片刻，小弟先將師父救開，再來助你。」本來兩人合力便已然抵擋不住，賸下達爾巴一人，怎擋得住這重劍的威力？但他捨命護師，叫道：「好！」奮力將黃金杵往上挺舉。他兩人說的都是蒙古語，楊過不明其意，只覺杵上勁力暴增，待要運力下壓，霍都已縱身躍開。

豈知霍都並不是設法相救師父，只自謀脫身，叫道：「師哥，小弟回蒙古勤練武功，十年後找上這姓楊的小子，跟師父和你報仇！」說著轉身急躍，飛也似的去了。

達爾巴受了師弟之欺，怒不可遏，又想起楊過是大師兄轉世，何以對師父如此無情無義？大聲道：「大師哥，你饒小弟一命，待我救回師父，找那狼心狗肺的師弟來碎屍萬段，然後自行投上，住憑大師哥處置。那時要殺要剮，小弟決不敢皺一皺眉頭。」

楊過聽他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篇，自然不懂，但霍都臨危逃命，此人對師忠義，卻也瞧得明白，眼見他神色慷慨，也敬重他是條漢子，微一側頭，見小龍女雙眼柔情無限的望著自己。霎時之間，一切殺人報仇之念都拋到了九霄雲外，只覺世間所有恩恩怨怨，全都算不了甚麼，當下玄鐵劍一抬，說道：「你去罷！」

達爾巴站起身來，只是適才使勁過度，全身脫力，黃金杵拿捏不住，鏜的一響，掉在地下。他俯伏在地，向楊過拜了幾拜，謝他不殺之恩。這時國師兀自坐在地上，動彈不得。達爾巴將師父負在背上，大踏步下山而去。

楊過獨臂單劍，殺得蒙古六大高手大敗虧輸。眾武士見領頭的六人或敗或傷，那裏還敢出手，抬起負傷的瀟湘子、尹克西諸人，頃刻間逃得無影無蹤。

麻光佐滿頭鮮血淋漓，走到楊過身前，挺起大姆指道：「小兄弟，真有你的！」楊過道：「麻大哥，你這些同伴都是存心不良之輩，你跟他們混在一起，定要吃虧，不如辭別忽必烈王爺，回自己老家去罷！」麻光佐道：「小兄弟說得是。」他向小龍女望了一眼，見她雖然重傷，仍是丰姿端麗，嬌美難言，說道：「你和新娘子幾時成親？我留著吃你喜酒，好不好？」他在絕情谷中初會小龍女時見她是個新娘子，一直便當她是新娘子了。

楊過苦笑著搖了搖頭，向身周團團圍著的數百名道士掃了一眼。麻光佐道：「啊，還有這許多臭道士沒打發，我來助你。」楊過心想：「若是以一鬥一，這些道人沒一個是我敵手。但如他們一擁而上，情勢便凶險萬分，犯不著叫他枉自送命。」大聲說道：「你快快去罷，我一個人對付得了。」麻光佐一楞，猛地會意，鼓掌道：「不錯，不錯。連大和尚、活僵屍他們都打你不過，這些臭道士中甚麼用？小兄弟，新娘子，我去也！」倒拖熟銅棍，哈哈大笑，回頭便走，只聽得銅棍與地下山石相碰，嗆啷啷之聲不絕，漸漸遠去。

楊過重劍拄地，適才和國師這番比拚實是大耗內力，尋思：「金輪國師、瀟湘子等互有心病，和我相鬥時逐一出手，均盼旁人鷸蚌相爭，自己來個漁翁得利。要是這六人一擁而上，我就萬難抵擋。何況我與金輪國師比拚內力，實已輸定，幸得姑姑金針一刺，才令我僥倖得勝。全真教諸道卻齊心合力，聽從五子號令。群道武功雖不及國師等人，但眾志成城，又練有天罡北斗陣，威力實比國師等各自為戰強得多了。反正我已和姑姑在一起，打到甚麼時候沒了力氣，兩人一起死了便是。」

丘處機朗聲道：「楊過，你武功練到了這等地步，我輩遠遠不及。但這裏我教數百人在此，你自忖能闖出重圍麼？」

楊過放眼望去，見四下裏劍光閃爍，每七個道人組成一隊，重重疊疊的將自己與小龍女圍在垓心。七個中上武功的道人聯劍合力，便可和一位一流高手相抗，這時他前後左右，相當於有數十位高手挺劍環伺。

楊過此時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哼了一聲，跨出一步，立時便有七名道人仗劍擋住。楊過挺劍刺出，七劍同時伸出招架。嗆啷啷一響，七劍齊斷，七道手中各賸半截斷劍，忙向旁躍開。

他劍上威力如此雄渾，丘處機等雖均久經大敵，卻也是前所未見。王處一叫道：「璇璣、搖光後擊！」楊過心想不理你如何大呼小叫，我只恃著神劍威力向外硬闖便了，當下帶著小龍女跨前兩步，見又有七名道人轉上擋住，立即揮劍橫掃。那知道這七名道人這次卻不挺劍招架，身形疾晃，交叉換位，從他身前掠過，饒是七人久習陣法，身法快捷，還是「啊、啊」兩聲呼叫，兩名道人已被劍力帶到，一傷腰，一斷腿，滾倒在地。

便在此時，十四柄長劍已指到了楊龍二人背後，七柄指著楊過，七柄指著小龍女。楊過若迴劍後擊，雖能將十四柄劍大都盪開，但只要賸下一劍，小龍女也非受傷不可。他微一猶豫，又有七柄劍指到了小龍女右側。到此地步，他便是豁出自己性命不要，也已無法解救小龍女了。

丘處機舉手喝道：「且住！」二十一柄長劍劍光閃爍，每一柄劍的劍尖離楊龍二人身周各距數寸，停住不動。丘處機道：「龍姑娘、楊過，你我的先輩師尊相互原有極深淵源。我全真教今日倚多為勝，贏了也不光采，何況龍姑娘又已身受重傷。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結，兩位便此請回。往日過節，不論誰是誰非，自今一筆勾銷如何？」

楊過和全真教本無甚麼深仇大怨，當年孫婆婆為郝大通誤傷而死，郝大通深自悔恨，願以一命相抵，此事也已揭過。這次他上終南山來只是為找小龍女，並非有意與全真教為敵，這時聽了丘處機之言，心想：「救姑姑的性命要緊，和這些牛鼻子道人相鬥，勝敗榮辱，何足道哉？」正要出言答允，小龍女的目光緩緩自左向右瞧去，低聲問道：「甄志丙呢？」

甄志丙背遭輪砸，胸受劍刺，兩下都是致命的重傷，只一時未死，為他同門師弟救在一旁，已奄奄一息，氣若遊絲，迷迷糊糊中忽聽得一個嬌柔的聲音問道：「甄志丙呢？」這四字說得甚輕，但在他耳中卻宛似轟轟雷震一般。也不知他自何處生出一股力氣，霍地翻身站起，衝入劍林，叫道：「龍姑娘，我在這兒！」

小龍女向他凝望片刻，但見他道袍上鮮血淋漓，臉上全無血色，不由得萬念俱灰，顫聲道：「過兒，我那日給歐陽鋒點中穴道，動彈不得，清白為此人玷污，縱然傷愈，也不能跟你成婚了。但他……但他捨命救我，你也別再難為他。總之，是我命苦。」她心中光風霽月，但覺事無不可對人言，雖在數百人之前，仍是將自己的悲苦照實說了出來。

甄志丙聽得小龍女說道：「但他捨命救我，你也別再難為他。總之，是我命苦。」這幾句話傳入耳中，不由得心如刀剜，自忖一時慾令智昏，鑄成大錯，自己對小龍女敬若天人，卻害得她終身不幸，當真是百死難贖其咎，大聲叫道：「師父，四位師伯師叔，弟子罪孽深重，乘人之危，污辱了龍姑娘冰清玉潔之身，你們千萬不能再難為龍姑娘和楊過。」縱身躍起，撲向眾道士手中兀自向前挺出的八九柄長劍，數劍穿身而過，登時斃命。

這一下變故，眾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不禁齊聲驚呼。

群道聽了小龍女的言語，又見甄志丙認罪自戕，看來定是他不守清規，以卑污手段玷辱了小龍女。全真五子都是戒律謹嚴的有道高士，想到此事錯在己方，都大為慚愧，但要說甚麼歉仄之言，卻感難以措辭。丘處機向四個師兄弟望了一眼，喝道：「撤了劍陣！」只聽得嗆啷啷之聲不絕，群道還劍入鞘，讓出一條路來。

# 第二十八回 洞房花燭

楊過仍以右手空袖摟在小龍女腰間，支撐著她身子，低聲道：「姑姑，咱們去罷！」小龍女甜甜一笑，低聲道：「這時候，我在你身邊死了，心裏……心裏很快活。」忽又想起一事，說道：「郭大俠的姑娘傷你手臂，她不會好好待你的。那麼以後誰來照顧你呢？」她想到這件事，心中好生難過，低低的道：「你孤苦伶仃的一個兒，你……沒人陪伴……」

楊過眼見她命在須臾，傷痛難禁，驀地想起：「那日她在這終南山上，曾問我願不願要她做媳婦，那時我愕然不答，以致日後生出這許多災難困苦。眼前為時無多，務須讓她明白我的心意。」大聲說道：「甚麼師徒名分，甚麼名節清白，咱們通通當是放屁！通通滾他媽的蛋！死也罷，活也罷，咱倆誰也沒命苦，誰也不會孤苦伶仃。從今而後，你不是我師父，不是我姑姑，是我媳婦！是我妻子！是我老婆！」

小龍女滿心歡悅，望著他臉，低聲道：「這是你的真心話麼？是不是為了讓我歡喜，故意說些好聽言語？」楊過道：「自然是真心。我斷了手臂，你更加憐惜我；你遇到了甚麼災難，我也更加憐惜你。」小龍女低低的道：「是啊，世上除了你我兩人自己，原也沒旁人憐惜。」

重陽宮中數百名道人盡是出家清修之士，突然聽他二人輕憐密愛，軟語纏綿，無不大是狼狽，年老的頗為尷尬，年輕的少不免起了凡心。各人面面相覷，有的不禁臉紅。清淨散人孫不二喝道：「你們快快出宮去罷，重陽宮乃清淨之地，不該在此說這些非禮言語！」

楊過聽而不聞，凝視著小龍女的眼，說道：「當年重陽先師和我古墓派祖師婆婆原該好好結為夫妻，不知為了甚麼勞什子古怪禮教，弄得各自遺恨而終，咱倆今日便在重陽祖師的座前拜堂成親，結為夫婦，讓咱們祖師婆婆出這口惡氣。」他對王重陽本來殊無好感，但自起始修習古墓壁上他的遺刻，越練越欽佩，到後來已十分崇敬，隱隱覺得自己便是他的傳人一般。小龍女嘆了口氣，幽幽的道：「過兒，你待我真好。」

當年王重陽和林朝英互有深情，全真五子盡皆知曉，雖均敬仰師父揮慧劍斬情絲，實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好漢，但想到武學淵深的林朝英以絕世之姿、妙齡之年，竟在古墓中自閉一生，自也無不感嘆。這時楊過提起此事，群道中年輕的不知根由，倒沒甚麼，年長的無不心中一震。

孫不二喝道：「先師以大智慧、大定力出家創教，他老人家一番苦心孤詣，豈是你後生小子所能窺測？你再在此大膽妄為，胡言亂語，可莫怪我劍下無情了。」當日大勝關英雄宴上，楊過拒卻孫不二送來長劍，當場使她下不了台。她雖是修道之士，胸襟卻遠不及丘處機、王處一等人寬宏，她以全真教中尊長身分，受辱於徒孫輩的少年，自不免耿耿於懷。兼之她以女流而和眾道群居參修，更是自持綦嚴，聽到楊過竟要在莊嚴法地、全真教上下向來認為神聖的祖師像前拜堂成親，怒氣勃發，難以抑制，眼見楊龍二人對她的呼喝置若罔聞，唰的一聲，長劍又即出鞘。

楊過冷冷的瞧了她一眼，尋思：「單憑你這老道姑，自然非我敵手，但一動上手，全真教餘人決無袖手之理。我非和姑姑立刻成親不可。若不在此拜堂，出得重陽宮去，她萬一傷重不治，豈不令她遺恨而終？你罵我『大膽妄為』，哼，我楊過大膽妄為，又非始於今日。我既說了要在重陽祖師像前成親，說甚麼也要做到。」遊目四顧，見倒有半數道人已執劍在手，說道：「孫道長，你定要逼我們出去，是不是？」

孫不二厲聲道：「快走！自今而後，全真教跟古墓派一刀兩斷，永無瓜葛，最好大家別再見面！」

楊過長嘆一聲，搖了搖頭，轉過身來，向著通向古墓的小徑走了兩步，慢慢將玄鐵劍負在背上，右袖揮開，伸左臂扶住小龍女，暗暗氣凝丹田，突然間抬起頭來，仰天大笑，聲動林梢。群道斗聞笑聲震耳，都是一驚。

他笑聲未畢，忽地放脫小龍女，縱身後躍，左手已扣住孫不二右手手腕上的「會宗」、「支溝」兩穴。小龍女身無憑依，晃了一晃，便欲摔倒，楊過已拉著孫不二回過來靠在小龍女身後。這一下退後縱前，當真是迅如脫兔，群道眼睛還沒一瞬，孫不二已落入他掌握，動彈不得。丘處機、王處一、孫不二等久經大敵，本來也防到他會突然發難，擒住一人為質，但見他既收起兵刃，走向出宮的小徑，唯一的手臂又扶住了小龍女，料定他已知難而退，那知他竟長笑擾敵，而衣袖放開小龍女、還劍背上兩事，竟成為騰出手來擒獲孫不二的手段。群道齊聲發喊，各挺長劍，但孫不二既入其手，誰都不敢上前相攻。

楊過低聲道：「孫道長，多有得罪，回頭向你賠禮。」拉著她手腕，和小龍女緩步走向重陽宮後殿。群道跟隨在後，滿臉憤激，卻無對付之策。

進側門、過偏殿、繞迴廊，楊龍二人挾著孫不二終於到了後殿。楊過回過頭來，朗聲說道：「各位請都站在殿外，誰都不可進殿一步。我二人早已豁出性命不要，如要動手，我二人和孫道長一起同歸於盡便了。」

王處一低聲道：「丘師哥，怎麼辦？」丘處機道：「暫且不動，見機行事。瞧來他也不敢加害孫師妹。」這幾人一生縱橫江湖，威名遠振，想不到臨到暮年，反受一個初出道的少年挾制，想想固然有氣，卻也不禁好笑。

楊過拉過一個蒲團，讓孫不二坐下，說道：「對不住！」伸手點了她背心的「大椎」「神堂」兩穴，令她不能走動，見群道依言站在殿外，不敢進來，扶著小龍女站在王重陽畫像之前，雙雙並肩而立。

只見畫中道人手挺長劍，風姿颯爽，不過三十來歲年紀，肖像之旁題著「活死人」三字。畫像不過寥寥幾筆，但畫中人英氣勃勃，飄逸絕倫。楊過幼時在重陽宮中學藝，這畫像見之已熟，早知是祖師爺的肖像，這時猛地想起，古墓中也有一幅王重陽的畫像，雖然此是正面而墓中之畫是背影，筆法卻一般無異，說道：「這畫也是祖師婆婆的手筆。」小龍女點點頭，向他甜甜一笑，低聲道：「咱倆在重陽祖師畫像之前成親，而這畫正是祖師婆婆所繪，當真再好不過。」

楊過踢過兩個蒲團，並排放在畫像之前，大聲說道：「弟子楊過和弟子龍氏，今日在重陽祖師之前結成夫婦，此間全真教數百位道長，都是見證。」說罷跪在蒲團之上，見小龍女站著不跪，說道：「咱們就此拜堂成親，你也跪下來罷！」小龍女沉吟不語，雙目紅潤，盈淚欲滴。楊過柔聲道：「你有甚麼話說？在這裏不好麼？」小龍女顫聲道：「不，不是！」她頓了一頓，說道：「我既非清白之軀，又是個垂死之人，你何必……你何必待我這樣好？」說到這裏，淚珠從臉頰上緩緩流下。

楊過重行站起，伸衣袖給她擦了擦眼淚，笑道：「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麼？」小龍女抬頭望著他，只聽他柔聲道：「我真願咱兩個都能再活一百年，讓我能好好待你，報答你對我的恩情。倘若不能，倘若老天爺只許咱們再活一天，咱們便做一天夫妻，只許咱們再活一個時辰，咱們就做一個時辰的夫妻。」小龍女見他臉色誠懇，目光中深情無限，心中激動，真不知要怎樣愛惜他才好，悽苦的臉上慢慢露出笑靨，淚珠未乾，神色已歡喜無限，在蒲團上盈盈跪倒。

楊過跟著跪下。兩人齊向畫像拜倒，均想：「咱二人雖然一生孤苦，但既有此日此時，實是福緣深厚已極。過去的苦楚煩惱，來日的短命而死，全都不算甚麼。」兩人相視一笑，在蒲團上磕下頭去。

楊過低聲祝禱：「弟子楊過和龍氏真心相愛，始終不渝，願生生世世，結為夫婦。」小龍女也低聲道：「願祖師爺保佑，讓咱倆生生世世，結為夫婦。」楊過又道：「祖師爺，弟子楊過冒犯了全真教，真正對不住之至，這裏跟你老人家磕頭賠罪。弟子對祖師爺，心中實在尊敬萬分。全真教今後若有所需，弟子奉命驅策，必效奔走之勞。」說著又磕了幾個頭。

孫不二坐在蒲團之上，身子雖不能移動，於兩人言語神情卻都聽得清楚，瞧得明白，但覺二人光明磊落，所作所為雖荒誕不經，卻出乎一片至性至情，不自禁想起自己少年時和馬鈺新婚燕爾的情景來。又聽得楊過說冒犯了全真教，磕頭賠罪，今後奉命驅策。她本來滿臉怒容，待楊龍二人交拜站起，臉上神色已大為柔和。

楊過心想：「此刻咱二人已結成夫妻，即令立時便死，也已無憾。」原先防備群道闖入阻擋之心登時盡去，向小龍女笑道：「我是全真派的叛逆弟子，武林間眾所知聞，你卻也是個大大的叛徒。」小龍女道：「是啊。師父不許我收男弟子，更不許我嫁人，我卻沒一件遵守。咱二人災劫重重，原本罪有應得。」楊過朗聲道：「叛就叛到底了。王祖師和祖師婆婆英雄豪傑，勝過你我百倍，可是他們便不敢成親。兩位祖師泉下有知，未必便說咱們的不是！」他說這番話時神采飛揚，當真有俯仰百世、前無古人之概。

便在此時，屋頂上喀喇一聲猛響，磚瓦紛飛，椽子斷折，聲勢驚人，只見屋頂破洞中落下一口巨鐘，對準孫不二的頭頂直墮下來。

楊過與小龍女在殿上肆無忌憚的拜堂成親，全真教上下人等無不憤怒。劉處玄沉吟半晌，心生一計，俯耳與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三人說了。三道連連點頭，向門下弟子低聲囑咐幾句，乘著楊龍二人轉身向裏跪拜之時，到前殿取下一口重達千餘斤的大銅鐘，劉、丘、王、郝四道共托，飛身上了殿頂，料準了方位，猛地向下砸落，撞破一個大洞，對準孫不二摔將下來。四道武功了得，巨鐘雖重，落下時卻無數寸之差，只要將孫不二罩在鐘內，楊過一時傷她不得，群道一擁而上，他二人豈不束手受縛？

楊過眼見巨鐘跌落，已知其理，立即抽玄鐵劍刺出，勢挾風雷，只聽得噹的一響，嗡嗡不絕，劍尖已刺到銅鐘。那口鐘雖重達千斤，但這一劍勁力奇強，又從旁而至，巨鐘凌空一偏，向前斜了兩尺，這一落下，便要壓在孫不二身上。

劉處玄等四人在殿頂破洞中看得明白，齊聲驚呼，心中大慟，萬料不到這少年劍上竟有如斯神力，眼見孫不二便要血肉橫飛，給巨鐘壓得慘不可言。劉處玄雙目一閉，不敢再看，卻聽丘處機歡聲叫道：「多謝手下留情！」劉處玄睜開眼來，不由得大奇，只見那口鐘竟然仍是將孫不二全身罩住了，鐘旁既無血肢殘跡，連孫不二的道袍也沒露出一截。

原來楊過眼見這一劍推動巨鐘，孫不二非立時斃命不可，突然心想：「今日是我夫婦大喜的日子，何苦傷害人命？這老道姑只不過脾氣乖僻，又不是有甚過惡。」心念甫動，右手袖子著地拂出，推動孫不二身下蒲團，將她送入了鐘底。

劉丘王郝四道在殿頂又驚又喜，均覺不便再與楊過為敵，但各人門下的弟子早已受囑，一待巨鐘落下，立時搶入進攻。他們在殿外也瞧不見鐘底的變化，只聽得巨聲突作，塵土飛揚，各人發一聲喊，挺著長劍便攻進殿來。

楊過將玄鐵劍往背上一插，伸臂抱了小龍女往殿後躍去。

丘處機叫道：「眾弟子小心，不可傷了他二人！」語音洪亮，雖在數百人吶喊叫嚷聲中，各人仍是聽得清清楚楚。眾弟子追向殿後，大聲呼喊：「捉住叛教的小賊！」「小賊褻瀆祖師爺聖像，別讓他走了！」「快快，你們到東邊兜截！」「長春真人吩咐，不可傷了他二人！」

劉處玄於躍上殿頂之前，已先在殿後院子中伏下二十一名硬手。楊過剛轉過屏門，便見院子中劍光閃閃，知有人攔截。心想：「不如從殿頂破洞中竄出。上面雖有四個高手，但這四人諒來不致對我施展殺招。」抱了小龍女縱回殿中。小龍女雙手抱著他頭頸，柔聲道：「反正我們已結成夫婦，在這世上心願已了。衝得出固好，衝不出也沒甚麼。」楊過道：「不錯！」右腿飛起，左腿鴛鴦連環，砰砰兩聲，將兩名道士踢出殿去。殿上不比玉虛洞前寬闊，擠滿了道人，北斗陣法施展不開，但楊過左臂抱著小龍女後，只能出腿傷敵，卻也無法突出重圍，心中暗恨：「這些牛鼻子道人布不成陣法，倘若我尚有一臂，焉能困得住我二人？」砰的一聲，又有一名道人給他踢開，飛身跌出，撞到了兩人。

正紛亂間，突然殿外奔進一個白鬚白髮的老者，身後卻跟進一大群蜜蜂，正是老頑童周伯通。後殿中本就亂成一團，多了個周伯通，眾弟子一時也沒在意，但蜜蜂飛來後卻立時亂叮亂刺。這些蜜蜂殊非尋常，乃小龍女在古墓中養馴的玉蜂，全真道人中有人遭叮，登時痛癢難當，有的忍耐不住，在地下打滾呼叫，更亂上加亂。

周伯通本來要到襄陽城去相助郭靖，但偷了小龍女的玉蜂蜜漿後，生怕再見到她，襄陽城是不去的了，便上終南山來，要找到趙志敬問個明白，何以膽敢害得師叔祖九死一生。他沿途玩弄玉蜂蜜漿，漸漸琢磨出了一些指揮蜜蜂的門道。道上玩弄蜜蜂，那也罷了，一到終南山上，登時惹出了禍事。山上玉蜂聞到玉蜂蜜漿的甜香，紛紛趕來。玉蜂慣於小龍女的手勢呼叱，周伯通自然驅之不動，非但驅之不動，而且不肯和他干休。老頑童見情勢不妙，只有飛奔逃入重陽宮來，想找個處所躲避，正好趕上宮中鬧得天翻地覆，熱鬧無比。

他見小龍女和楊過都在殿中，又驚又喜，忙將玉蜂蜜漿瓶子向小龍女拋去，叫道：「乖乖不得了，我服侍不了這批蜜蜂老太爺，好姑娘快來救命。」楊過袍袖拂出，兜住了瓶子，小龍女微微含笑，伸手接過。

這時殿上蜂群飛舞，丘處機等從殿頂躍下向師叔見禮，請安問好。郝大通大叫：「快取火把來！」眾門人有的袍袖罩臉，有的揮劍擊蜂，也有數人應聲去取火把。

周伯通也不理丘處機等人，他額頭被玉蜂刺了兩下，已腫起高高兩塊，只盼找個蜜蜂鑽不進的安穩處所躲避，見地下放著一口巨鐘，心中大喜，忙運力扳開銅鐘，卻見鐘下有人。他也不看是誰，說道：「勞駕勞駕，讓我一讓。」將孫不二推出鐘外，自行鑽入，一鬆手，騰的一聲，巨鐘重又合上，心中得意：「任你幾千頭幾萬頭蜜蜂追來，你們總不能合力揭開這口大鐘，再也咬不到我老頑童一口了！」

楊過低聲道：「你指揮蜜蜂相助，咱們闖出去。」小龍女聽到他說話中含有囑咐之意，心中甜甜的甚是舒服，心想：「好啊，他終於不再當我是師父，真的當我是他媳婦了。」當即應道：「是！」極為溫柔順從，舉起蜂蜜瓶子揮舞幾下，呼叱數聲。

玉蜂遇到主人，片刻間便集成一團，小龍女不住揮手呼叱，大群玉蜂分成兩隊，一隊開路，一隊斷後，擁衛著楊龍兩人向後衝了出去。

周伯通這麼來一攪局，丘處機等又驚又喜，又是好笑，眼見楊龍二人退向殿後，喝住眾門人不必追趕。王處一解開了孫不二的穴道，丘處機便去扳那巨鐘。周伯通躲在鐘裏，不知鐘外情形，猛覺那鐘被人扳動，似要揭開，大叫：「乖乖不得了！」雙臂伸出，撐住鐘壁，喝聲：「下來！」丘處機內力不及他深厚，噹的一聲響，那鐘離地半尺，又蓋了下去。丘處機笑道：「周師叔又在開玩笑了，來，咱們一齊動手！」

當下丘處機、王處一、劉處玄、郝大通四人各出一掌，抵在鐘上向外推出，齊聲喝道：「起！」四股大力擠在一起，將鐘抬得離地三尺，卻見鐘底下空蕩蕩的並無人影，周伯通已不知去向。原來他手腳張開，撐在鐘壁之內，連著巨鐘給一齊抬起，旁人自然瞧他不見。四人「咦」的一聲，一怔之間，一條人影一晃，周伯通哈哈大笑，站在鐘旁。

丘處機等重又上前見禮。周伯通雙手亂搖，叫道：「罷了，罷了，乖孩子們平身免禮！」這時丘處機等均己鬚髮皓然，周伯通卻仍叫他們「乖孩兒」。

眾人正要敘話，周伯通瞥眼見到趙志敬鬼鬼祟祟的正要溜走，大喝一聲，縱上去一把抓住，罵道：「賊牛鼻子，還想逃麼？」左手將巨鐘一推，掀高兩尺，右手將他往鐘底擲去，左手鬆開，巨鐘合上，口中還喃喃不絕的罵道：「賊牛鼻子，賊牛鼻子。」這時大殿上除他一人，其餘個個都是道人，他大罵「賊牛鼻子」，把王重陽的徒子徒孫一起都罵了。丘處機等深知師叔的脾氣，也不以為忤，不禁相對莞爾。

王處一道：「師叔，趙志敬不知怎麼得罪了您老人家？弟子定當重重責罰。」周伯通：「嘿嘿，這賊牛鼻子引我到山洞去盜旗，卻原來藏著紅紅綠綠的大蜘蛛，劇毒無比，一咬之下，老頑童老命難保，幸虧那小姑娘救我，咦，那小姑娘呢？蜜蜂那裏去了？」他說話顛三倒四，王處一那裏懂得，只見他東張西望的找尋小龍女。

便在此時，十餘名弟子趕來報道，楊龍二人退到了後山藏經閣樓上，眾弟子不敢用火把燒蜂，怕延燒道藏。丘處機等吃了一驚，那藏經閣是全真教重地，歷代道藏、王重陽和七弟子的著作、以及教中機密文卷均藏在閣中，若有疏虞，損失不小。丘處機道：「咱們過去瞧瞧，楊過手下留情，沒傷了孫師妹，大可化敵為友。」孫不二道：「不錯！」當下眾人一齊趕向後山藏經閣去。

王處一見門下首徒趙志敬給周伯通罩在鐘內，心想：「周師叔行事胡塗，這事未必便是志敬之錯，回頭再行詳細查問。」生怕巨鐘密不通風，悶死了他，叫來三名弟子相助，奮力將鐘扳高數寸，伸足撥過一塊磚頭，墊在鐘沿之下，留出數寸空隙通氣，隨後跟去。

到得藏經閣前，只見數百名弟子在閣前大聲呼噪，卻無人敢上樓去。丘處機朗聲叫道：「楊龍二位，咱們大家過往不咎，化敵為友如何？」過了一會，不聞閣上有何聲息。丘處機又道：「龍姑娘身上有傷，請下來共同設法醫治。敝教門下弟子決不敢對兩位無禮。丘某行走江湖數十年，從無片言隻語失信於人。」半晌過去，仍然聲息全無。

劉處玄心念一動，說道：「他們早已走啦！」丘處機道：「怎麼？」劉處玄道：「你瞧群蜂亂飛，四下散入花叢。」從弟子手中接過一個火把，搶先飛步上閣。

丘處機等跟著拾級上閣，果見閣中唯有四壁圖書，並無一人，居中書案上卻放著那瓶玉蜂漿。周伯通如獲至寶，一把搶起，收入懷中。眾人在閣中前後察看，見圖書並無散失，只一堆圖書放在地板上，盛書的木箱卻已不見。忽聽郝大通叫道：「他們從這裏走了！」眾人循聲走到閣後窗口，只見木柱上縛著一根繩索，另一端縛在對面山崖的一株樹上。藏經閣與山崖之間隔著一條深澗，原本無路可通，想不到楊過竟會施展輕功，抱著小龍女從繩索上越谷而去。

楊過和小龍女在重陽宮後殿拜堂成親，全真教上下均感大失威風，但此時見他二人全身而退，全真五子相視苦笑，心中倒也鬆了。孫不二本來最是憤慨，但她在殿上既見他二人情意真摯，楊過磕頭賠罪，又在千鈞一髮之際饒了自己性命，不禁爽然若失，默無一語。

全真五子和周伯通回到大殿，詢問蒙古大汗降旨敕封、甄趙兩派爭鬥、小龍女突然來攻等等情由。李志常和宋德方等據實一一稟告。丘處機潸然淚下，說道：「志丙玷人清白，確是大錯，但他維護我教忠義，誓死不降蒙古，實是一件大功。」王處一道：「志丙過不掩功，為人持身，確有大過，然而大義凜然，咱們仍當認他為代掌教真人。」劉處玄、郝大通等齊聲稱是。丘處機又道：「若不是龍姑娘適於此時來擋住敵人，我教已然覆沒。龍姑娘實是我教的大恩人，此後非但不可對他夫婦有絲毫無禮，還須設法報恩才是。唉，我們失手打傷了她，不知……不知……」料想她傷重難治，深自歉咎。

丘處機等忙於追詢前事，處分善後，周伯通卻絲毫沒將這些事放在心上，只把那瓶玉蜂蜜漿拿在手中把玩，幾次想要揭開瓶塞誘蜂，總怕招之能來、卻不能揮之而去。這時一名弟子上前稟報，說有五名弟子被玉蜂螫傷，痛癢難當，請師長設法。郝大通想起當年孫婆婆闖宮贈蜜之事，說道：「這瓶玉蜂蜜漿，料來便是龍姑娘留下給咱們治傷的。師叔，請你把蜜漿賜給五個徒孫，讓他們分服了罷。」

周伯通雙手伸出，掌中空空如也，說道：「不知怎的，忽然找不到啦。」郝大通明明見他適才還拿在手中把弄，怎會突然不見，定是不肯交出，但他身為長輩，卻不便用言語擠兌，不由得好生為難。周伯通袍袖一拂，在身上拍了幾下，說道：「我沒藏起來啊，你可別疑心我小氣不給。要不要我脫光衣褲給你們瞧瞧？」原來老頑童貪玩愛耍、不分輕重緩急的脾性到老不改，心想幾個牛鼻子給蜂兒叮了幾下，最多痛上半天，也不會有性命之憂，這瓶寶貴的蜜漿可不能給人，是以郝大通一開口，他便將蜜漿塞入袖中，順著衣袖溜下，沿胸至腹，肚子一縮，瓶子鑽入褲子，從褲管中慢慢溜到腳背，輕輕落在地下。他內功精深，全身肌肉收放自如，將那小瓶送到地下，竟沒發出半點聲息。

王處一心想：「師叔既不肯交出，只有待他背人取出玩弄之時，突然上前開口，叫他無法推托。只要大夥兒一走開，他定然熬不住，立時便會取出。此時處置逆徒趙志敬要緊，若不是甄志丙寧死不屈，我教數十年清譽豈非便毀在這逆徒手中？」他想到此處：「郝師弟，治傷之事，稍緩不妨，咱們須得先處決逆徒趙志敬！」

全真五子相交數十年，師兄弟均知王處一正直無私，趙志敬雖是他的首徒，但犯了叛教大罪，他決不致徇情迴護。眾人均想：「這叛徒賣教求榮，戕害同門，決計饒他不得。」

忽聽得巨鐘底下傳出一個微弱的聲音，說道：「周師叔祖，你若救弟子一命，我便把蜂漿還你，否則我一口吃得乾乾淨淨，左右也是個死罷了！」周伯通吃了一驚，踏開一步，果然那瓶蜜漿已失影蹤。原來他站在巨鐘之旁，趙志敬伏在鐘下，那小瓶正好落在他面前，聽得郝大通向周伯通求蜜漿不得，當下從磚頭墊高的空隙中伸手取過。

他以這瓶小小的蜜漿要挾，企圖逃得性命，自知原是妄想，但絕望之中只要有一線生機，也要掙扎到底。周伯通聽他如此說，果然大急，叫道：「喂喂，你千萬不可把蜜漿吃了，其他一切，都好商量。」趙志敬道：「那你須得答允救我性命。」

全真五子都是一驚，心道倘若師叔出口答允，便不能處置趙志敬了。丘處機急道：「師叔，此人罪大惡極，萬不可饒。」周伯通將頭貼在地下，向著鐘內只叫：「喂喂，千萬不可吃了蜜漿！」劉處玄道：「師叔，不必理他！你要蜜漿，並不為難。咱們今日已與龍姑娘釋愆解仇，待會可到古墓去求幾瓶來。龍姑娘既肯給你第一瓶，再給你十瓶八瓶也不為難！」周伯通搖頭道：「未必，未必！」心想：「你道這瓶蜜漿是她給的嗎？是我偷來的。她離藏經閣時匆匆忙忙，不及攜帶，若問她再要，她未必便給，縱然給了，也必讓你們拿去當藥服了，那裏還有我的份兒？」

只聽一陣輕輕的嗡嗡之聲，五六隻玉蜂從院子中飛進後殿，殿門關著，在長窗上不住碰撞，無法覓路出去。周伯通心念一動，說道：「趙志敬，你拿去的只怕並非玉蜂蜜漿。」趙志敬急道：「是的，是的，為甚麼不是？」周伯通道：「好，那你將瓶塞拔開，讓我聞一聞再說，倘若不是，不用多說廢話。」趙志敬忙拔開瓶塞，道：「你聞呀，難道不是？」周伯通鼻孔深深吸氣，道：「唔，唔，好像不是！待我再聞幾下。」

趙志敬雙手緊緊抓住玉瓶，生怕他掀開巨鐘，夾手硬奪，口中只道：「你聞這股甜香，聞這股甜香！」玉蜂蜜漿芬香無比，瓶塞一開，已是滿殿馥郁。周伯通打了個噴嚏，笑道：「我傷風沒好，鼻子不大管用！」一面轉頭向丘處機等擠眉弄眼。趙志敬也猜到他是在使緩兵之計，說道：「你若伸手碰一碰銅鐘，我便把蜜漿吃個精光。」這時幾隻玉蜂已聞到蜜香，飛到了鐘邊。周伯通袍袖一揮，喝道：「進去叮他！」玉蜂未必便聽他號令，但鐘底傳出的蜜香越來越濃，果然嗡嗡數聲，從鐘底的空隙中鑽了進去。

只聽得趙志敬大聲狂叫，跟著噹的一響，香氣陡盛，顯是玉蜂已刺了他一針，而他失手打碎了瓶子。周伯通大怒，喝道：「臭牛鼻子，怎地瓶子也拿不牢？」待要上前掀開巨鐘，後院中賸下的玉蜂聞到蜜香，紛紛湧進，都鑽進了鐘底。周伯通吃過玉蜂的苦頭，倒也不敢走近。但見鑽入鐘底的玉蜂越來越多，巨鐘之內又有多大空隙，趙志敬身上黏滿蜜漿，一舉手一搖頭都碰到玉蜂，身上已不知給刺了幾百針。眾人初時還聽到他狂呼慘叫，過了片刻，終於寂然無聲，不知是否中毒過多，死活難知。

周伯通一把抓住劉處玄的衣襟，道：「好，處玄，你去向龍姑娘給我要十瓶八瓶蜜漿來罷。」劉處玄皺起眉頭，好生為難，他適才只求周伯通不可貿然答允趙志敬饒命，以致把話說得滿了，其實全真五子以一招「七星聚會」合力打傷小龍女，傷勢未必能愈，怎說得上「釋愆解仇」四字？這時給周伯通扭住胸口，只得苦笑道：「師叔放手，處玄去求便是！」轉身向後山古墓走去。

丘處機等知道此行甚是凶險，倘若小龍女平安無事，那還罷了，連要蜜漿都能成功，但若傷重而死，不知將有多少全真弟子要死在楊過手裏，齊聲道：「大夥兒一起去。」

那古墓外的林子自王重陽以來便不許全真教弟子踏進一步，眾人恪遵先師遺訓，走到林緣而止。丘處機氣運丹田，朗聲道：「楊少俠，龍姑娘的傷勢還不妨事麼？這裏有幾枚治傷的九轉靈寶丸，請來取去。」周伯通低聲道：「是啊，是啊！要人家的蜜漿，也得拿些甚麼去換！」隔了半晌，不聽得有人回答。丘處機提氣又說了一遍，林中仍寂無聲息，舉目往林中望去，陰深深濃蔭匝地，頭頂枝椏交橫，地下荊棘叢生。

劉處玄和郝大通沿著林緣走了一遍，渾不見有人穿林而入的痕跡，看來楊過和小龍女並非回到古墓，而是下終南山去了。眾人又喜又愁，回到重陽宮中，喜的是楊龍二人遠去，愁的是小龍女如若不治，全真教實有無窮後患。那老頑童也是一般的又喜又愁，愁的自是為了取不到玉蜂蜜漿，喜的卻是不必和小龍女會面，以免揭穿他竊蜜之醜。

全真五子雖在終南山上住了數十年，卻萬萬猜想不到楊過和小龍女到了何處。

※※※

楊龍二人在玉蜂掩護下衝向後院，奔了一陣，眼見一座小樓依山而建，楊過知是重陽宮要地之一的藏經閣，抱著小龍女拾級上樓。兩人稍喘得一口氣，便聽得樓下人聲喧嘩，已有數十名道人追到，但怕了玉蜂，不敢搶上。

楊過將小龍女放在椅上坐穩，察看周遭情勢，見藏經閣之後是一條深達數十丈的溪澗。山澗雖深，好在並不甚寬，他身邊向來攜帶一條長繩，用以縛在兩棵大樹之間睡覺，以稍慰相思之意，於是將一端縛在藏經閣的柱上，拉著繩子縱身竄躍，盪過澗去，拉直了繩子，將另一端縛在一棵大樹上，然後施展輕身功夫從繩上走回。

他走到小龍女身邊，柔聲說道：「咱們去那裏呢？」小龍女道：「你說到那裏，我便跟你到那裏。」楊過笑道：「這便叫作『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了！」他頓了一頓，又問：「你心中最想去那裏呢？」小龍女輕輕嘆了口氣，臉上流露出嚮往之色。楊過知她最盼望的便是回古墓舊居，但如何進入卻大費躊躇，耳聽得樓下人聲漸劇，此處自是不能多耽。

他明白小龍女的心思，小龍女也知他心思，柔聲道：「我也不一定要回古墓，你不用操心啦。」微笑道：「只要和你在一起，甚麼地方都好。」楊過心想：「這是咱們婚後她第一個心願，說不定也是她此生最後一個心願。我如不能為她做到，又怎配做她丈夫？」

茫然四顧，聽著樓下喧譁之聲，心中更亂，瞥眼見到西首書架後堆著一隻隻木箱，心念一動：「有了！」當即搶步過去，見箱上有銅鎖鎖著，伸手扭斷鎖扣，打開箱蓋，見箱中放滿了書籍，提起箱子倒了轉來，滿箱書籍都散在地下，箱子是樟木所制，箱壁厚達八分，甚是堅固。躍起來伸手到書架頂上一摸，果然鋪滿油布，那是為防備天雨屋漏，浸濕貴重圖書而設。他扯了兩塊大油布放在箱內，踏著繩索將箱子送到對澗，然後回來抱了小龍女過去，笑道：「咱們回家去啦。」

小龍女甚喜，微笑道：「你這主意兒真好。」楊過怕她耽心，安慰道：「這劍無堅不摧，潛流中若有山石擋住箱子，一劍便砍開了。我走得快，你在箱子中不會氣悶的。」小龍女微笑道：「便只一點不好。」楊過一怔道：「甚麼？」小龍女道：「我要有好一會兒見你不著啦。」

到得對澗，楊過想起郭襄尚在山洞之中，說道：「郭伯伯的姑娘我也帶來啦，你說怎麼辦？」小龍女臉色大變，顫聲道：「你帶來了郭大俠……郭大俠的姑娘？」楊過見她神色有異，一愣之間，已然會意，知她誤會自己帶了郭芙來，俯下頭去在她臉上輕輕一吻，低聲道：「是那個生下只有一個月、還不會斬斷人家手臂的女娃兒！」小龍女登時羞得滿臉通紅，深深藏在楊過懷裏，不敢抬起頭來。

過了一會，她才低聲道：「咱們只好把她帶到墓裏去啦，在這荒山野地中放著，再過半天便得要了她小命。」楊過心想在重陽宮中耽擱了這麼久，不知郭襄在山洞中性命如何，心下惴惴，當下將小龍女放入箱中，抗在肩頭，快步尋到山洞前，卻不聞啼哭之聲，心中更驚，拔開荊棘，只見郭襄沉睡正酣，雙頰紅紅的似搽了胭脂一般。兩人大喜。小龍女伸手道：「我來抱。」楊過將郭襄放入她懷中，抗了木箱又行。

這時終南山上的道人都會集在重陽宮中，沿路無人撞見。行過一片瓜地，楊過把道人所種的南瓜摘了六七個放在箱中，笑道：「足夠咱們吃七八天的了。」過不多時，已到了溪流之邊。他低頭吻了吻小龍女的面頰，輕輕合上箱蓋，將油布在木箱外密密包了兩層，用長繩綁住了，然後將箱子放入溪水，深吸一口氣，拉著箱子潛了進去。

他自在荒谷的山洪中苦練氣功，再在這小小溪底潛行自毫不費力，溪水鑽入地底後忽高忽低，他循著水道而行，遇有泥石阻路，木箱不易通行，提劍劈削便過。生怕小龍女在箱中氣悶，行得極為迅速，不到一炷香時分，便已鑽出水面，到了通向古墓的地下隧道。

他扯去油布，揭開箱蓋，見小龍女微有暈厥之狀，她雖會閉氣之法，但重傷後挨不得辛苦，郭襄卻大喊大叫，極是精神。原來她吃了一個多月的豹乳，竟比常兒壯健得多。小龍女微微一笑，低聲道：「咱們終於回家啦！」再也支持不住，合上了雙目。楊過不再扶她起身，便拉著木箱，回到古墓中的居室。

但見桌椅傾倒，床几歪斜，便和那日兩人與李莫愁師徒惡鬥一場之後離去時無異。楊過眼望石室，看著這些自己從小使用的物件，心中突然生出一股難以形容的滋味，似是喜歡，卻又帶著許多傷感。他呆呆出了一會神，忽覺得一滴水點落上手背，回過頭來，只見小龍女扶椅而立，眼中淚水緩緩落下。

兩人今日結成了眷屬，長久來的心願終於得償，又回到了舊居，從此和塵世的冤仇、煩惱、愁苦不再有絲毫牽纏糾葛，但兩人心中，卻都深自神傷，悲苦不禁。兩人都知道，小龍女受了這般重傷，既中了國師金輪撞砸，又受全真五子合力撲擊，她嬌弱之軀，如何抵受得住？

兩人這麼年輕，都是一生孤苦，從來沒享過甚麼真正的歡樂，突然之間得到了世間最大的福氣，卻立時便要生生分手！

楊過呆了半晌，到孫婆婆房中將她的床拆了，搬到寒玉床之旁重行搭起，鋪好被褥，扶著小龍女上床安睡。古墓中積存的食物都已腐敗，一罈罈的玉蜂蜜漿卻不會變壞。他倒了小半碗蜜漿，用清水調勻，餵著小龍女服了，又餵得郭襄飽飽的，這才自己喝了一碗。他想：「我須得打起精神，叫她歡喜。我心中悲苦，卻不可有絲毫顯露。」於是找了兩根最粗的蠟燭用紅布裹了，點在桌上，笑道：「這是咱倆的洞房花燭！」

兩枝紅燭一點，石室中登時喜氣洋洋。小龍女坐在床上，見自己身上又是血漬，又是污泥，微笑道：「我這副怪模樣，那像個新娘子啊！」忽然想起一事，道：「過兒，你到師祖婆婆房裏，把她那口描金箱子拿來。好不好？」

楊過雖在古墓中住了幾年，但林朝英的居室平時不敢擅入，她的遺物更從來不敢碰觸，這時聽小龍女如此說，笑道：「對丈夫說話，也不用這般客氣。」過去將床頭幾口箱子中最底下的一口提了來。那箱子並不甚重，也未加鎖，箱外紅漆描金，花紋雅致。

小龍女道：「我聽孫婆婆說，這箱中是師祖婆婆的嫁妝。後來她沒嫁成，這些物事自然沒用了。」楊過「嗯」了一聲，瞧著這口花飾艷麗的箱子，但覺喜意之中，總帶著無限淒涼。他將箱子放在寒玉床上，揭開箱蓋，果見裏面放著珠鑲鳳冠，金繡霞帔，大紅緞子的衣裙，件件都是最上等的料子，雖相隔數十年，仍燦爛如新。小龍女道：「你取出來，讓我瞧瞧。」

楊過把一件件衣衫從箱中取出，衣衫之下是一隻珠鈿鑲嵌的梳妝盒子，一隻翡翠雕的首飾盒子，梳妝盒中的胭脂水粉早乾了，香油還賸著半瓶。首飾盒一打開，二人眼前一亮，但見珠釵、玉鐲、寶石耳鐶，富麗華美，閃閃生光。楊龍二人少見珠寶，也不知這些飾物到底如何貴重，但見鑲嵌精雅，式樣文秀，顯是每一件都花過一番極大心血。

小龍女微笑道：「我打扮做新娘子了，好不好？」楊過道：「你今日累啦，先歇一晚，明兒再打扮。」小龍女搖頭道：「不，今日是咱倆成親的好日子。我愛做新娘。那日在絕情谷中，那公孫止要和我成親，我可沒打扮呢！」楊過微笑道：「那算甚麼成親？只是公孫老兒的妄想罷啦！」

小龍女拿起胭脂，調了些蜜水，對著鏡子，著意打扮起來。她一生之中，這是第一次調脂抹粉，她臉色本白，實不須再搽水粉，只是重傷後全無血色，雙頰上淡淡搽了一層胭脂，果然大增嬌艷。她歇了一歇，拿起梳子梳了梳頭，嘆道：「要梳髻子，我可不會，過兒你會不會呢？」楊過道：「我也不會！你不梳還更好看些。」小龍女微笑道：「是麼？」把亂了的頭髮略一梳順，戴上耳鐶，插上珠釵，手腕上戴了一雙玉鐲，紅燭掩映之下，當真美艷無雙。她喜孜孜的回過頭來，想要楊過稱讚幾句。

一回頭，只見楊過淚流滿面，悲不自勝。小龍女一咬牙，只作不見，微笑道：「你說我好不好看？」楊過哽咽道：「好看極了！我給你帶上鳳冠！」拿起鳳冠，走到她身後給她戴上。小龍女在鏡中見他舉袖擦乾了淚水，再到身前時，臉上已作歡容，笑道：「我以後叫你娘子呢，還是仍叫姑姑？」小龍女心想：「還說甚麼『以後』啊？難道咱倆真的還有『以後』麼？」但仍強作喜色，微笑道：「再叫姑姑自然不好。娘子夫人的，又太老氣啦！」楊過道：「你的小名兒到底叫甚麼？今天可以說給我聽了罷。」小龍女道：「我沒小名兒的，師父只叫我作龍兒。」楊過說道：「好，以後你叫我過兒，我便叫你龍兒。咱倆扯個直，誰也不吃虧。等到將來生了孩子，便叫：喂，孩子的爹！喂，孩子的媽！等到孩子大了，娶了媳婦兒……」

小龍女聽著他這麼胡扯，咬著牙齒不住微笑，終於忍耐不住，「哇」的一聲，伏在箱子上哭了出來。楊過搶步上前，將她摟在懷裏，柔聲道：「龍兒，你不好，我也不好，咱們何必理會以後。今天你不會死的，我也不會死。咱倆今兒歡歡喜喜的，誰也不許去想明天的事。」小龍女抬起頭來，含淚微笑，點了點頭。

楊過道：「你瞧這套衣裙上的鳳凰繡得多美，我來幫你穿上！」扶著小龍女身子，將金絲繡的紅襖紅裙給她穿上。小龍女擦去了眼淚，補了些胭脂，笑盈盈的坐在紅燭之旁。這時郭襄睡在床頭，睜大兩隻烏溜溜的小眼好奇地望著。在她小小的心目中，似乎也覺小龍女打扮得真是好看。

小龍女道：「我打扮好啦，就可惜箱中沒新郎的衣冠，你只好委屈一下了。」楊過道：「讓我再找找，瞧有甚麼俊雅物兒。」說著將箱中零星物事搬到床上。小龍女見他拿出一朵金花，便拿起來給他插在頭髮上。楊過笑道：「不錯，這就有點像了。」翻到箱底，只有一疊信札，用一根大紅絲帶縛著，絲帶已然褪色，信封也已轉成深黃。

楊過拿了起來，道：「這裏有些信。」小龍女道：「瞧瞧是甚麼信。」楊過解開絲帶，見封皮上寫的是「專陳林朝英女史親啟」，左下角署的是一個「喆」字。底下二十餘封，每封都是一樣。楊過知道王重陽出家之前名叫「王喆」，笑道：「這是重陽祖師寫給祖師婆婆的情書，咱們能看麼？」小龍女自幼對祖師婆婆敬若神明，忙道：「不，不能看！」

楊過笑著又用絲帶將一束信縛好，道：「孫老道姑他們古板得不得了，見咱倆在重陽祖師的遺像前拜堂成親，便似大逆不道、褻瀆神聖一般。我就不信重陽祖師當年對祖師婆婆沒情意。倘若拿這束信讓他們瞧瞧，那些牛鼻子老道的嘴臉才教有趣呢。」他一面說，一面望著小龍女，不禁為林朝英難過，心想：「祖師婆婆寂居古墓之中，想來曾不止一次的試穿嫁衣。咱倆可又比她幸運得多了。」

小龍女道：「不錯，咱倆原比祖師婆婆幸運，你又何必不快活？」

楊過道：「是啊！」突然一怔，笑道：「我沒說話，你竟猜到了我心思。」小龍女抿嘴笑道：「若不知你的心思，怎配做你媳婦？」楊過坐到床邊，伸左臂輕輕摟住了她。兩人心中都說不出的歡喜，但願此時此刻，永遠不變。偎倚而坐，良久無語。

過了一會，兩人都向那束信札一望，相視一笑，眼中都流露出頑皮的神色，明知不該私看先師的密札，但總是忍不住一番好奇之心。

楊過道：「咱們只看一封，好不好？決不多看。」小龍女微笑道：「我也是想看得緊呢，好，咱們只看一封。」

楊過大喜，伸手拿起信札，解去絲帶。小龍女道：「倘若信中的話教人難過傷心，你便不用唸給我聽。」楊過微微一頓，道：「是啊！」心想王林二人一番情意後來並無善果，只怕信中當真是愁苦多而歡愉少，那便不如不看了。小龍女道：「不用先耽心，說不定是很纏綿的話兒。」

楊過拿起第一封信，抽出一看，念道：「英妹如見：前日我師與韃子於惡波岡交鋒，中伏小敗，折兵四百……」一路讀下去，均是義軍和金兵交戰的軍情。他連讀幾封，信中說的都是兵伐金革之事，沒一句涉及兒女私情。楊過嘆道：「這位重陽祖師固然是男兒漢大丈夫，一心只以軍國為重，但寡情如此，無怪令祖師婆婆心冷了。」小龍女道：「不！祖師婆婆收到這些信時是很歡喜的。」楊過奇道：「你怎知道？」

小龍女道：「我自然不知，只是將心比心來推測罷啦。你瞧每一封信中所述軍情都是十分的艱難緊急，但重陽祖師在如此困厄之中，仍不忘給祖師婆婆寫信，你說是不是心中對她念念不忘？」楊過點頭道：「不錯，果真如此。」當下又拿起一封。

那信中所述，更是危急，王重陽所率義軍因寡不敵眾，連遭挫敗，似乎再也難以支撐，信末詢問林朝英的傷勢，雖只寥寥數語，卻是關切殊殷。楊過道：「嗯，當年祖師婆婆也受過傷，後來自然好了。你的傷勢慢慢將養，便算須得將養一年半載，終究也會痊可。」小龍女淡淡一笑，她自知這一次負傷非同尋常，若是這等重傷也能治愈，只怕天下竟有不死之人了，但說過今晚不提掃興之事，縱然楊過不過空言相慰，也就當他是真，說道：「慢慢將養便是了，又急甚麼？這些信中也沒私秘，你就讀完了罷！」

楊過又讀一封，其中滿是悲憤之語，說道義軍兵敗覆沒，王重陽拼命殺出重圍，但部屬卻傷亡殆盡，信末說要再招兵馬，捲土重來。此後每封信說的都是如何失敗受挫，金人如何在河北勢力日固，王重陽顯然已知事不可為，信中全是心灰失望之辭。

楊過說道：「這些信讀了令人氣沮，咱們還是說些別的罷！咦，甚麼？」他語聲突轉興奮，持著信箋的手微微發抖，唸道：「『比聞極北苦寒之地，有石名曰寒玉，起沉痾，療絕症，當為吾妹求之。』龍兒，你說，這……這不是寒玉床麼？」

小龍女見他臉上斗現喜色，顫聲道：「你……你說寒玉床能治我的傷？」楊過道：「我不知道，但重陽祖師如此說法，必有道理。你瞧，寒玉不是給他求來了麼？祖師婆婆不是製成了床來睡麼？她的重傷不是終於痊可了麼？」

他匆匆將每封信都抽了出來，察看以寒玉療傷之法，但除了那一封信之外，「寒玉」兩字始終不再提到。楊過取過絲帶將書信縛好，放回箱中，呆呆出神：「這寒玉床具此異徵，必非無因，但不知如何方能治愈龍兒之傷？唉，但教我能知此法…但教我立時能知此法……」小龍女笑道：「你獃頭獃腦的想甚麼？」楊過道：「我在想怎樣用寒玉床給你治傷。不知是不是將寒玉床研碎來服？還是要用其他藥引？」

他不知寒玉能夠療傷，那也罷了，此時顛三倒四的唸著「起沉痾，療絕症」六個字，卻不知如何用法，當真是心如火焚。小龍女黯然道：「你記得孫婆婆麼？她既服侍過祖師婆婆，又跟了我師父多年，她給那姓郝的道人打傷了，要是寒玉床能治傷，她臨死時怎會不提？何況我師父，她……她也是受傷難愈而死的。」楊過本來滿腔熱望，聽了這幾句話，登時如有一盆冷水當頭淋下。

小龍女伸手輕輕撫著他頭髮，柔聲道：「過兒，你不用多想我身上的傷，又何必自尋煩惱？」楊過霎時間萬念俱灰，過了一會，問道：「我師祖又是怎麼受的傷？」他雖在古墓多年，卻從未聽小龍女說過她師父的死因。

小龍女道：「師父深居古墓，極少出外，有一年師姐在外面闖了禍，逃回終南山來，師父出墓接應，竟中了敵人的暗算。師父雖然吃了虧，還是把師姐接回，也就算了，不再去和那惡人計較。豈知那惡人得寸進尺，隔不多久，便在墓外叫嚷挑戰，後來更強攻入墓，師父抵擋不住，險些便要放斷龍石與他同歸於盡，幸得發動機關，又突然發出金針。那惡人猝不及防，為金針所傷，麻癢難當，師父乘勢點了他的穴道，制得他動彈不得，豈知師姐竟偷偷解開了他穴道。那惡人突起發難，師父才中了他毒手。」

楊過問道：「那惡人是誰？他武功既尚在師祖之上，必是當世高手。」小龍女道：「師父不跟我說。她叫我心中別有愛憎喜惡之念，說道倘若我知道了那惡人的姓名，心中念念不忘，說不定日後會去找他報仇。」楊過嘆道：「嗯，師祖真是好人！」小龍女微微一笑，道：「師父今日若能見到我嫁了這樣一個好女婿，可不知有多開心呢。」楊過笑道：「那也未必！她是不許你動情嫁人的。」小龍女嘆道：「我師父最是慈祥不過，縱然起初不許，到後來見我執意如此，也必順我的意。她……她一定會挺喜歡你的。」

她懷念師恩，出神良久，又道：「師父受傷之後，搬了居室，反而和這寒玉床離得遠遠的。她說我古墓派的行功與寒氣互相生剋，因此以寒玉床補助練功固然再妙不過，受傷之後卻受不得寒氣。」

楊過「嗯」了一聲，心中存想本門內功經脈的運行。玉女心經中所載內功，全仗一般純陰之氣打通關脈，體內至寒，體表便散發熱氣，是以修習之時要敞開衣衫，使熱氣暢散，無半點窒滯，如受寒玉床的涼氣一逼，自非受致命內傷不可。尋思：「何以重陽祖師卻說寒玉能起沉痾、愈絕症？這中間相生相剋的妙理，可參詳不透了。」但見小龍女眼皮低垂，頗有倦意，說道：「你睡罷！我坐在這裏陪著。」

小龍女忙睜大眼睛，道：「不，我不倦。今晚咱們不睡。」她生怕自己傷重，一睡之後便此長眠不醒，與楊過永遠不能再見，說道：「你陪我說話兒。嗯，你倦不倦？」楊過搖搖頭，微笑道：「你不想睡就別睡，合上眼養養神罷！」小龍女道：「好！」慢慢合上眼皮，低聲道：「師父曾說，有一件事她至死也想不明白，過兒你這麼聰明，你倒想想。」楊過道：「甚麼事啊？」小龍女道：「師父點了那惡人的穴道，師姐不知卻為甚麼要去給那惡人解開穴道。」楊過想了一會，只覺小龍女靠在他身上，氣息低微，已自睡去。

楊過怔怔的望著她臉，心中思潮起伏，過了一會，一枝蠟燭爆了一點火花，點到盡頭，竟自熄了。他忽然想起在桃花島小齋中見到的一副對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那是兩句唐詩，黃藥師思念亡妻，寫了掛在她平時刺繡讀書之處。楊過當時看了漫不在意，此刻身歷是境，見餘下那枝蠟燭旁垂下一條條燭淚，細細咀嚼此中情味，當真心為之碎，突然眼前一黑，那枝蠟燭也自熄滅。心想：「這兩枝蠟燭便像是我和龍兒，一枝點到了盡頭，另一枝跟著也就滅了。」

他出了一會神，聽得小龍女幽幽嘆了一口長氣，道：「我不要死，過兒……我不要死，咱兩個要活很多很多年。」楊過道：「是啊，你不會死的，將養一些時候，便會好了。你現下胸口覺得怎樣？」小龍女不答，她適才這幾句話乃夢中囈語。

楊過伸手在她額頭一摸，但覺熱得燙手。他又憂急，又傷心，心道：「李莫愁作惡多端，這時好好的活著。龍兒一生從未害過人，卻何以要命不久長？老天啊老天，你難道真的不生眼睛麼？」

他一生天不怕地不怕的獨來獨往，我行我素，這時面臨絕境，彷徨無計，輕輕將小龍女的身子往旁稍挪，跪倒在地，暗暗禱祝：「只要老天爺慈悲，保祐龍兒身子痊可，我寧願……我寧願……」為了延小龍女一命，他又有甚麼事不願做呢？

他正在虔誠禱祝，小龍女忽然說道：「是歐陽鋒，孫婆婆說定是歐陽鋒！……過兒，過兒，你到那裏去了？」突然驚呼，坐起身來。楊過急忙坐回床沿，握住她手，說道：「我在這兒。」小龍女睡夢間驀地裏覺得身上少了依靠，大驚之下，立即驚醒，發覺楊過原來便在身旁，並未離去，大是喜慰。

楊過道：「你放心，這一輩子我是永遠不離開你的啦。將來就算要出古墓，我也是寸步不離的守在你身邊。」小龍女說道：「外邊的世界，果然比這陰沉沉的所在好得多，只不過到了外邊，我便害怕。」楊過道：「現今咱們甚麼也不用怕啦。過得幾個月，等你身子大好了，咱倆一齊到南方去。聽說嶺南終年溫暖如春，花開不謝，長年葉綠，咱們再也別掄劍使拳啦，種一塊田，養些小雞小鴨，在南方晒一輩子太陽，生一大群兒子女兒，你說好不好呢？」小龍女悠然神往，輕輕的道：「永遠不再掄劍使拳，那可有多好！沒有人來打咱倆，咱倆也不用去打別人，種一塊田，養些小雞小鴨……唉，倘使我可以不死……」

忽然之間，兩顆心遠遠飛到了南方的春風陽光之中，似乎聞到了濃郁的花香，聽到了小雞小鴨嘰嘰喳喳的叫聲……

※※※

小龍女實在支持不住，又要朦朦朧朧的睡去，但她又實是不願睡，說道：「我不想睡，你跟我說話啊。」楊過道：「你剛才在睡夢中說是歐陽鋒，那是甚麼事？」小龍女道：「我說了歐陽鋒麼？說些甚麼？」楊過道：「你又說孫婆婆料定是他。」小龍女聽他一提，登時記起，說道：「啊！孫婆婆說，打傷我師父的，定是西毒歐陽鋒。她說世上能傷得我師父的人寥寥無幾，只歐陽鋒是出名的壞人。我師父至死都不肯說那惡人的名字。孫婆婆問她：『是不是歐陽鋒，是不是歐陽鋒？』師父總是搖頭，微笑了一下，便此斷氣了。那歐陽鋒可不是你的義父嗎？他武功果然了得，難怪師父打他不過。」

楊過嘆道：「現下我義父死了，師祖和孫婆婆死了，重陽祖師和祖師婆婆都死了，甚麼怨仇，甚麼恩愛，大限一到，都讓老天爺一筆勾銷。倒是我師祖最看得破，始終不肯說我義父的姓名……」突然大叫：「啊，原來如此！」

小龍女問道：「你想起了甚麼？」楊過道：「我義父給師祖點了穴道，不是李莫愁解的，其實當時師祖沒有點中！」小龍女道：「沒有點中？不會的。師父的點穴手段高明得很。」楊過道：「我義父有一門天下獨一無二的奇妙武功，全身經脈能夠逆行。經脈一逆，所有穴道盡都移位，點中了也變成點不中。」小龍女道：「有這等怪事？」

楊過道：「我試給你瞧瞧。」說著站起身來，左掌撐地，頭下腳上，的溜溜轉了幾個圈子，吐納了幾口，突然躍起，將頂門對準床前石桌的尖角上撞去。小龍女驚呼：「啊喲！小心！」只見他頭頂心「百會穴」已對著石桌尖角重重一撞。

「百會穴」正當腦頂正中，自前髮際至後髮際縱畫一線，自左耳尖至右耳尖橫畫一線，兩線交叉之點即為該穴所在。此穴乃太陽穴和督脈所交，醫家比為天上北極星，所謂「百會應天，璇璣（胸口）應人，湧泉（足底）應地」，是謂「三才大穴」，最是要緊不過。那知楊過以此大穴對準了桌角碰撞，竟然無礙，翻身直立，笑道：「你瞧，經脈逆行，百穴移了位啦！」小龍女嘖嘖稱奇，道：「真是古怪，虧他想得出來！」

楊過這麼一撞，雖未損傷穴道，但使力大了，腦中也不免有些昏昏沉沉，迷糊之間，似乎突然想到了一件重要之事，到底是甚麼事，卻又說不上來。小龍女見他怔怔的發獃，笑道：「傻小子，輕輕的試一下也就是了，誰教你撞得砰嘭山響，有些痛麼？」楊過不答，搖手叫她不要說話，全神貫注的凝想。腦海中只覺有個模糊的影子搖來晃去，隱隱約約的始終瞧不清楚，似乎要追憶一件往事，又像是突然新發見了甚麼，恨不得從腦中伸出一隻手來，將那影子抓住，放在眼前，細細的瞧個明白。

他想了一會，不得要領，卻又捨不得不想，伸手抓頭，甚是苦惱，道：「龍兒，我想到了一件極要緊的事兒，卻不知是甚麼。你知道麼？」一人思路混雜，有如亂絲，自己理不清頭緒，卻去詢問旁人，此事本來不合情理，但他二人長期共處，心意相通，對方的心思平時常可猜到十之八九。小龍女道：「這事十分要緊？」楊過道：「是啊。」小龍女道：「是不是和我傷勢有關呢？」楊過喜道：「不錯，不錯！那是甚麼事？我想到了甚麼事？」小龍女微笑道：「你剛才在說你義父歐陽鋒，說他能逆行經脈，這和我傷勢有甚麼相干？我又不是他打傷的……」楊過突然躍起，高聲大叫：「是了！」

這「是了」兩字，聲音宏亮，古墓中一間間石室凡是室門未關的，盡皆隱隱發出回音，「是了，是了……」之聲不絕。楊過一把抓住小龍女的右臂，叫道：「你有救了！你有救了！我有救了！我有救了！」大叫幾聲，不禁喜極而泣，再也說不下去。小龍女見他這般興奮，也染到了他的喜悅之情，坐起身來。

楊過道：「龍兒，你聽我說，現下你受了重傷，不能運轉本門的玉女心功，以致傷勢難愈。但你可以逆行經脈療傷，寒玉床正是絕妙的補助。」小龍女若有所悟，喃喃的道：「逆行經脈……寒玉床……」楊過喜道：「你說這不是天緣麼？你倒練玉女心經，那便成了！剛好有寒玉床。」小龍女迷迷惘惘的道：「我還是不明白。」

楊過道：「玉女心經順行乃至陰，逆行即為純陽。我說到義父的經脈逆行之法，隱隱約約便覺你的傷勢有救，只是如何療傷，卻摸不著半點頭腦，後來想到重陽祖師信中提及的寒玉，這才豁然而悟。」小龍女道：「難道祖師婆婆以寒玉療傷，她也是逆行經脈麼？」楊過道：「那倒不見得，這經脈逆行之法，祖師婆婆一定不會。但我猜想她必是為陽剛內力所傷，與你所受全真教道士的陰柔之力恰恰相反。你逆行經脈，將道家武功以陰為主的陰力化為陽剛之氣，通入寒玉床化去。」小龍女含笑點頭，喜悅之情，充塞胸臆。

楊過道：「事不宜遲，咱們這便起手。」去柴房搬了幾大捆木柴，在石室角落裏點了起來，然後將最初步的經脈逆行之法傳授小龍女，扶著她坐上寒玉床。他自行坐在火堆之旁，伸出左手，和小龍女右掌對按，說道：「我引導這裏的熱氣強衝你各處穴道，你勉力使內息逆行，衝開一處穴道便是一處，待熱氣回到寒玉床上，傷勢便減了一分。」小龍女笑道：「我也得似你這般倒過來打轉麼？」楊過道：「那倒不用。倒轉身子逆行經脈，穴道易位，臨敵時自然十分有用。咱們慢慢療傷，還是坐著的好。」

小龍女伸手握住他左掌，微笑道：「那位郭姑娘還不算太壞，沒斬斷你兩條手臂。」兩人經歷了適才的生死關頭，於斷臂之事已視同等閒，小龍女竟拿此事說笑。楊過也笑道：「要是我雙臂齊斷，還有兩隻腳呢。只是用腳底板助你行功，臭哄哄的未免不雅。」小龍女嗤的一笑，當下默默記誦經脈逆行之法，過了一會，說道：「行了！」

楊過見火勢漸旺，潛引內息，正要起始行功，突然叫道：「啊喲！好險！」小龍女道：「怎麼？」楊過指著睡在床腳邊的郭襄道：「咱們練到緊要關頭，要是這小鬼頭突然叫嚷起來，豈不糟糕！」小龍女低聲道：「好險！」修道人練功，最忌外魔擾亂心神。當年小龍女和楊過共練玉女心經，為甄志丙及趙志敬無意中撞見，小龍女驚怒之下險些嘔血身亡。其時她身子安健尚且如此，今日重傷之下，如何能容得半點驚擾？

楊過調了小半碗蜜漿，抱起郭襄餵飽了，將她放到遠處一間石室之中，關上兩道室門，便是她大聲哭叫，也再不會聽到，這才回到寒玉床邊，說道：「你全身三十六處大穴盡數衝開，我瞧快則十日，慢須半月。本來這麼多的時日之中，免不了有外物分心，但這古墓與塵世隔絕，當真是天下最好不過之地，便是最幽靜的荒山窮谷，也總會有清風明月、鳥語花香擾人心神。」小龍女微微一笑，道：「我這傷是全真道人打的，但全真教的祖師爺造了墓室、備了寒玉床，供我安安靜靜的休息，回復安康，他們的功罪也足以相抵了。」楊過道：「那金輪國師呢？咱們可饒他不得。」

小龍女嘆道：「只要我能活著，你還有甚麼不滿足的麼？」楊過握住了她手，柔聲道：「你說得是。這次你傷好了，咱們永遠不再跟人動手。老天爺待咱們這麼好！唉。」小龍女低聲的道：「咱們到南方去，種幾畝田，養些小雞小鴨……」她出了一會神，突覺掌心一股熱力傳了過來，心中一凜，當即依楊過所傳的經脈逆行之法用起功來。

這經脈逆行和寒玉床相輔相成的療傷怪法，果然大有功效。當年一燈大師以一陽指神功替黃蓉打通週身穴道，治愈重傷，道理原是一般，只是使一陽指療傷內力耗損極大，見功卻是甚快，楊過這怪法子卻不免多費時日。再者，即令是絲毫不會武功的嬰兒受了重傷，精通一陽指神功之人也能以本身渾厚內力助其打通玄關，起死回生。但小龍女如無深湛的內功根基，而所學與楊過又非同一門派，縱然歐陽鋒復生，黃藥師親至，施治者和受治者的精微內息不能絲絲合拍，也絕不能一一衝破逆通經脈的無數難關。

楊過除一日三次給郭襄餵蜜及煮瓜為食之外，極少離開小龍女身邊，遇到逆衝大穴，有時一連四五個時辰兩人手掌不能分離。當時郭靖受傷，黃蓉以七日七夜之功助他療傷，小龍女體質既遠不如郭靖壯健，受的傷又倍重之，所需時日自是更為長久。好在古墓石室密處地底，卻不若郭靖當年療傷牛家村時那般敵友紛至，干擾層出不窮。

※※※

那日黃蓉在林外以蘭花拂穴手制住李莫愁，遍尋女兒郭襄不見，自是大為懮急，出得林來，向李莫愁喝問：「你使甚麼詭計，將我女兒藏到那裏去啦？」李莫愁奇道：「那小姑娘不是好好的在棘藤中麼？」黃蓉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搖頭道：「不見了。」李莫愁撫養郭襄多日，對她極是喜愛，突然聽得失蹤，心下一怔，衝口說道：「不是楊過，便是金輪國師。」黃蓉問道：「怎麼？」

李莫愁於是將襄陽城外她如何與楊過、國師二人爭奪嬰兒之事說了，說到驚險處，黃蓉也不禁聳然動容，見李莫愁神色間甚是掛懷，確信她實不知情，於是伸手將她穴道解了，順手小指一拂，拂中了她胸口的「璇璣穴」。這麼一來，她行動與平時無異，但十二個時辰之內不能發勁傷人。李莫愁微微苦笑，站直身子，以拂塵揮去身上泥塵，說道：「若是落在楊過手中，那倒不妨，就怕是國師這賊禿搶了去。」黃蓉道：「怎麼？」李莫愁道：「楊過待這小女娃兒極好，料來決無加害之意，因此上我才瞎猜，以為是他女兒……」說到這裏急忙住口，生怕黃蓉又要生氣。

但黃蓉心中，卻在想另一件事。她在想像楊過當時如何和李莫愁及金輪國師惡鬥，出力保護郭襄，自己和郭芙卻錯怪了他，以至郭芙斬斷了他一條手臂。她內心深感歉仄，自怨自艾：「唉，過兒救過靖哥哥，救過我，救過芙兒，這次又救了襄兒……但我心中先入為主，想到他作惡多端的父親，總以為有其父必有其子，從來就信不過他……便是偶爾對他好一陣，不久又疑心他起來。蓉兒啊蓉兒，你枉然自負聰明，說到推心置腹，忠厚待人，那裏及得上靖哥哥的萬一。」

李莫愁見她眼眶中珠淚盈然，只道她是耽心女兒的安危，勸道：「郭夫人，令愛生下不過一月，迭遭大難，但居然連毛髮也無損傷。她生得如此玉雪可愛，便是我這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也喜歡得甚麼似的，可知她生就福命，一生逢凶化吉。你儘管望安，咱倆一起去找尋罷。」

黃蓉伸袖抹了抹眼淚，心想她說得倒也不錯，又想：「誠以接物，才是至理。以後寧可讓人負我，不可我再負人了。」便伸手解開了她的「璇璣穴」，說道：「李道長願同去找尋小女，小妹感謝之至。但若道長另有要緊事咱們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李莫愁道：「甚麼要事？最要緊之事莫過於去找尋這小娃娃了。你等一等！」說著搶步鑽進一株大樹的樹洞，解開了豹子腳上的繩索，在牠後臀輕輕一拍，說道：「放你去罷。」那豹子低吼一聲，竄入長草之中。黃蓉奇道：「這豹子幹甚麼？」李莫愁笑道：「那是令千金的乳娘。」

黃蓉微微一笑，兩人一齊回到鎮上，只見郭芙站在鎮頭，正伸長了脖子張望。

郭芙見到黃蓉，大喜縱上，叫了聲：「媽！妹妹給……」一句話沒說完，看清楚站在母親身後的竟是李莫愁，不禁大吃一驚。她曾與李莫愁交過手，平時聽武氏兄弟說起殺母之仇，心中早當她是世上最惡毒之人。

黃蓉道：「李道長幫咱們去找你妹子。你說妹妹怎麼啦？」郭芙道：「妹妹給楊過抱了去啦，他還搶了我的小紅馬去。你瞧這把劍。」說著舉起手中彎劍，道：「他用斷臂的袖子一拂，這劍撞在牆角上，便成了這個樣子。」黃蓉與李莫愁齊聲道：「是袖子？」郭芙道：「是啊，當真邪門！想不到他又學會了妖法。」

黃蓉與李莫愁相視一眼，均各駭然。她二人自然都知一人內力練到了極深湛之境，確可揮綢成棍、以柔擊剛，但縱遇明師，天資穎異，至少也得三四十年的功力，楊過小小年紀，竟能到此境地，實是罕有。黃蓉聽說女兒果然是楊過抱了去，倒放了一大半心。李莫愁卻自尋思：「這小子功夫練到這步田地，定是得力於我師父的玉女心經。眼下有郭夫人這個強援，我助她奪回女兒，她便得助我奪取心經。我是本派大弟子，師妹雖得師父喜愛，但她連犯本派門規，這心經焉能落入男子手中？」她這麼一想，自己頗覺理直氣壯。

黃蓉問明了楊過所去的方向，說道：「芙兒，你也不用回桃花島啦，咱們一起找楊大哥去。」郭芙大喜，連說：「好，好！」但想到要見楊過，臉色又十分尷尬。黃蓉臉一沉，說道：「你總得再見他一面，不管他恕不恕你，務須誠誠懇懇的向他引咎謝罪。」郭芙心中不服，道：「幹麼啊？他不是搶了妹妹去嗎？」黃蓉簡略轉述李莫愁所說言語，道：「他若存有歹心，你妹子焉能活到今日？再說，他這袖子的一拂，若不是拂在劍上，而是對準了你的小腦袋兒，你想想現下是怎生光景？」

郭芙聽母親這麼一說，心中不自禁的一寒，暗道：「難道他當真是手下留情了麼？」但她自幼給母親寵慣了，兀自嘴硬，辯道：「他抱了妹妹向北而去，自然是去絕情谷了！」黃蓉搖頭道：「不會，他定是去終南山。」郭芙撅起嘴唇道：「媽，你儘是幫著他！他倘若真有好意，怎不抱妹妹到襄陽來還給咱們？抱去終南山又幹甚麼？」

黃蓉嘆道：「你和楊大哥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居然還不懂得他的脾氣！他從來心高氣傲，受不得半點折辱，突然給你斬斷一臂，要傷你性命，有所不忍，但如就此罷休，又是不甘。這才抱了你妹子去，叫咱們耽心憂急。過得一些時日，他氣消了，自會把你妹子送回。你懂了嗎？你冤枉他偷你妹子，他索性便偷給你瞧瞧！」

黃蓉回到適才打尖的飯鋪去，借紙筆寫了個短簡，給了二兩銀子，命飯鋪中店伙送到襄陽去給郭靖。那店伙道：「郭大俠保境安民，真是萬家生佛，小人能為郭大俠稍效微勞，那是磕頭去求也求不來的。」無論如何不肯收銀子，拿了短簡，歡天喜地的去了。郭芙見眾百姓對父親如此崇敬，心中甚是得意。

當下三人買了牲口，向終南山進發。郭芙不喜李莫愁，路上極少和她交談，逢到迫不得已非說不可，神色間也是冷冷的。

朝行夜宿，一路無事，這日午後，三人縱騎正行之間，突見迎面有人乘馬飛馳而來。

【注】

一、據史籍記載：宋道安繼丘處機為全真教掌教，尹志平為副，其後相繼各任掌教依次為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等。至於甄志丙與趙志敬則為小說中的虛構人物，史上並無其人。

二、據道藏中《七真年譜》及歷史著作《丘處機年譜》等記載，丘處機於公元一二二七年七月與成吉思汗同年同月去世。王處一去世在他之前。全真七子與金朝及蒙古的關係，事實上與《射鵰》、《神鵰》小說中所述並不全同，郭靖攜楊過上終南山時已屆中年，事實上丘處機已去世。武俠小說非歷史小說，所述故事，不能全符史實。有不符者，讀者諒之。

# 第二十九回 劫難重重

郭芙叫道：「是我的小紅馬，是我的……」叫聲未畢，紅馬已奔到面前。郭芙縱身上前。紅馬認得主人，不待她伸手拉韁，已斗然站住，昂首歡嘶。

郭芙看馬上乘者是個身穿黑衣的少女，昔日見過一面，是曾與她並肩共鬥李莫愁的完顏萍。只見她頭髮散亂，臉色蒼白，神情甚為狼狽。郭芙道：「完顏姊姊，你怎麼了？」完顏萍伸手指著來路，道：「快……快……」突然身子搖晃，摔下馬來。郭芙驚叫一聲，伸手扶起，向母親道：「媽，她便是那個完顏姊姊。」說著向李莫愁瞪了一眼。

黃蓉心想：「她騎了汗血寶馬奔來，天下沒人再能追得上，本來已無危險。但她手指北方，神情惶急，必是為旁人擔憂，咱們須得趕去救人。」叫女兒抱了完顏萍坐在馬上，說道：「這馬腳程太快，你千萬不可越過我頭！」郭芙問道：「為甚麼啊？」黃蓉道：「前面有重大危險，怎麼這都想不到？」說著向李莫愁一招手，兩人縱馬向北。

奔出十餘里，果然聽得山嶺彼方隱隱傳來兵刃相交之聲。黃蓉和李莫愁縱馬繞過山嶺，只見前面空地上有五人正自惡鬥。其中二人是武氏兄弟，另外一男一女，年紀均輕，黃蓉並不識得，四人聯手與一中年漢子相抗。雖以四敵一，但兀自遮攔多，進攻少，武氏兄弟均已負傷，只那青年一柄長劍縱橫揮舞，抵擋了那中年漢子的大半招數。旁邊空地上躺著一人，卻是武三通，不住口的吆喝叫嚷。

黃蓉見那漢子左手使柄金光閃閃的大刀，右手使柄又細又長的黑劍，招數奇幻，生平未見，自己若不出手，武氏兄弟便要遭逢奇險，向李莫愁道：「那兩個少年是我徒兒。」李莫愁澀然一笑，心想：「他們母親是我殺的，我豈不知？」見那中年漢子武功高得出奇，江湖上卻從未聽說有這號人物，暗自驚異，微微一笑，道：「下場罷！」拔出拂塵一拂，黃蓉也已持竹棒在手。兩人左右齊上，李莫愁拂塵攻那人黑劍，黃蓉的竹棒便纏向他金刀。

這中年漢子正是絕情谷谷主公孫止，突見兩個中年美貌女子雙雙攻來，心中一震。只聽李莫愁叫道：「一！」拂塵揮出一招，跟著又叫：「二！」原來她與黃蓉暗中較上了勁，要瞧是誰先將這漢子的兵刃打落脫手。但她一直叫到「十」字，公孫止仍是有攻有守。那青年長劍唰唰唰連刺三劍，指向公孫止後心。這三劍勢狠力沉，公孫止緩不出手來抵擋，向前縱躍丈餘，脫出圈子，心知再鬥下去，定要吃虧，向黃蓉與李莫愁橫了一眼，暗道：「那裏鑽出這兩個厲害女將來？偏都又這般美貌！我這些年不出谷來尋妻覓妾，當真錯過不少良緣。」刀劍互擊，嗡嗡作響，縱身再上。

黃蓉與李莫愁不敢輕敵，舉兵刃嚴守門戶，那公孫止在空中一個轉身，落地後幾下起落，奔上了山嶺。黃蓉和李莫愁相視一笑，均想：「此人武功既強，人又狡猾，自己若是落單，只怕不是他對手。」

武氏兄弟手按傷口，上前向師母磕頭，一站直身子，都怒目瞪視李莫愁。

黃蓉道：「舊帳暫且不算，你們爹爹的傷不礙事麼？這兩位是誰？啊喲，不好！李姊姊快跟我來！」不及上馬，飛身向來路急奔。李莫愁沒領會她的用意，但也隨後跟去，叫道：「怎麼啊？」黃蓉道：「芙兒，芙兒正好和這人撞上！」

兩人提氣急追，但公孫止腳程好快，便在這稍一耽擱之際，已相距里許。

只見郭芙雙手摟著完顏萍，兩人騎了小紅馬正緩步繞過山嶺。黃蓉遙遙望見，提氣高叫：「芙兒──小心！」叫聲未歇，公孫止快步搶近，縱身飛躍，已上了馬背，伸手將郭芙制住，跟著拉韁要掉轉馬頭。黃蓉撮唇作哨。紅馬聽得主人召喚，便即奔來。

公孫止吃了一驚，心想：「今日行事怎地如此不順，連一頭畜生也差遣不動？」運勁勒馬。這一勒力道不小，紅馬一聲長嘶，人立起來。公孫止強行將馬頭掉轉，要向南奔馳，但紅馬翻蹄踢腿，竟一步步的倒退而行。黃蓉大喜，急奔近前。公孫止見紅馬倔強無比，黃蓉與李莫愁轉眼便要追到，當即兵刃入鞘，右手挾了郭芙，左手挾了完顏萍，下馬奔行。黃蓉和李莫愁都是一等一的輕功，不多時便已追近，相距已不過數十步。

公孫止轉過身來，笑道：「我雙臂這般一使勁，這兩個花朵般的女孩兒還活不活？」黃蓉說道：「閣下是誰？我和你素不相識，何以擒我女兒？」公孫止笑道：「這是你的女兒？原來你是完顏夫人？」黃蓉指著郭芙道：「這才是我女兒！」公孫止向郭芙看了一眼，又向黃蓉望了一眼，笑嘻嘻的道：「嘖嘖，很美，母女倆都很美，倒像是姊妹，美麗之極！」

黃蓉大怒，女兒受他挾制，投鼠忌器，只有先使緩兵之計，再作道理，正待說話，突然颼颼兩聲發自身後，兩枝長箭自左頰旁掠過，直向公孫止面門射去。箭去勁急，破空之聲極響。黃蓉聽得箭聲，險些喜極而呼，錯疑是丈夫到了。中原一般武林高手均少熟習箭術，而蒙古武士箭法雖精，以無渾厚內力，箭難及遠。這兩枝箭破空之聲如此響亮，除了郭靖所發之外，她生平還未見過第二人有此功力。但比之郭靖畢竟相差尚遠，箭到半路，她便知並非丈夫。

公孫止眼見箭到，張口咬住第一枝箭的箭頭，跟著偏頭一撥，以口中箭桿將第二枝箭撥在地上。黃蓉心道：「此箭若是靖哥哥所射，你張口欲咬，不在你咽喉上穿個窟窿才怪。」心念方動，只聽得颼颼之聲不絕，連珠箭發，一連九箭，一枝接著一枝，枝枝對準了公孫止雙眉之間。這一來公孫止不由得手忙腳亂，忙放下二女，抽劍格擋。

黃蓉和李莫愁發足奔上，待要去救二女，只見一團灰影著地滾去，抱住了郭芙向路旁一滾，待要翻身站起，公孫止左手金刀尚未拔出，空掌向他頭頂擊落。

那人橫臥地下，翻掌上擋，砰的一聲，只激得地下灰塵紛飛。公孫止叫道：「好啊！」第二掌加勁擊落。眼見那人難以抵擋，黃蓉打狗棒揮出，使個「封」字訣，已接過了這掌。公孫止見敵人合圍，料知今日已討不了好去，哈哈一笑，倒退三步，轉身揚長而去。這一下身法瀟灑，神態英武，黃蓉等倒也不敢追趕。

抱著郭芙那人站起身來，鬆臂放開。黃蓉見他腰掛長弓，身高膀闊，正是適才使劍的青年，那十一枝連珠箭自然是他所發了。郭芙為公孫止所制，但未受傷，說道：「耶律大哥，多謝你救我。」說著臉上一紅，狀甚嬌羞。

這時武修文和另一少女也已追到，只武敦儒留在父親身邊照料。按理武修文該替各人引見，但他滿腔怒火，狠狠地瞪著李莫愁，渾忘了身旁一切，黃蓉連叫他兩聲，竟沒聽見。李莫愁卻早已站得遠遠的，負手觀賞風景，並不理睬眾人。

郭芙指著適才救她的青年，對黃蓉道：「媽，這位是耶律齊耶律大哥。」指著那高身材的少女道：「這位是耶律燕耶律姊姊。」黃蓉讚道：「兩位好俊的功夫！」耶律兄妹齊稱：「郭夫人誇獎！」上前行禮。

黃蓉道：「瞧兩位武功是全真一派，但不知是全真七子中那一位門下？」她見耶律齊武功了得，後一輩弟子中除楊過之外罕有其匹，料想不會是全真門下的第四代子弟。耶律燕道：「我的功夫是哥哥教的。」黃蓉點了點頭，眼望耶律齊。耶律齊頗感為難，說道：「長輩垂詢，原該據實稟告。只是我師父囑咐晚輩，不可說出他老人家的名諱，請郭夫人見諒。」

黃蓉一怔，心想：「全真七子那裏來這個怪規矩了？這少年武功人才兩臻佳妙，為甚麼說不得？」心念一動，突然哈哈大笑，彎腰捧腹，顯是想到了甚麼滑稽之極的趣事。郭芙奇道：「媽，甚麼事好笑？」她聽母親正自一本正經的詢問耶律齊的師承門派，驀地裏如此發笑，頗為無禮，只怕耶律齊定要著惱，心中微感尷尬，又道：「媽，耶律大哥不便說，也就是了，有甚麼好笑？」黃蓉笑著不答。耶律齊也是笑容滿面，道：「原來郭夫人猜到了。」郭芙甚感迷惘，轉頭看耶律燕時，見她也大惑不解，不知兩人笑些甚麼。

這時武修文左足跪地，在給完顏萍包紮傷處。她剛才給公孫止挾制了奔跑時扭脫了右足小腿關節。黃蓉問道：「修兒，你爹爹的傷勢怎樣？」武修文道：「爹爹中了那公孫老兒的一劍，傷在左腿，幸虧沒傷到筋骨。」黃蓉點點頭，過去撫摸汗血寶馬的長鬣，輕輕說道：「馬兒啊馬兒，我郭家滿門真是難以報答你的恩情。」眼見武修文始終不和郭芙說話，神色間頗有異狀，但照料完顏萍卻甚殷勤，也不知是故意做給女兒看呢，還是當真對這姑娘生了情意，一時也理會不了，說道：「咱們瞧你爹爹去。」

武三通本來坐著，見黃蓉走近，叫道：「郭夫人！」站起身來，終因腿上有傷，身子微微一晃。武敦儒和耶律燕同時伸手去扶，兩人手指互碰，相視一笑。

黃蓉心中暗笑：「好啊，又是一對！沒幾日之前，兩兄弟為了芙兒拚命，兄弟之情也不顧了，這時另行見到了美貌姑娘，一轉眼便把從前之事忘得乾乾淨淨。」突然間想到郭靖，心下不禁自傲，靖哥哥對自己一片真心，當真是富貴不奪，艱險不負，眼前的少年人有誰能比得上？跟著又想到了楊過，覺得他和小龍女的情愛身份不稱，倫常有乖，然而這份生死不渝的堅貞，卻也令人可敬可佩，兩個徒兒萬萬不如。

武氏兄弟和郭芙同在桃花島上自幼一齊長大，一來島上並無別個妙齡女子，二來日久自然情生，若要兩兄弟不對郭芙鍾情，反而不合情理了。後來忽然得知郭芙對自己原來絕無情意，自是心灰意懶，只道此生做人再無半點樂趣，那知不久遇到了耶律燕和完顏萍，竟爾分別和兩兄弟頗為投緣。這時二武與郭芙重會，心中暗地稱量，只覺新識的姑娘非但並無不及郭芙之處，反而頗有勝過。一個心道：「耶律姑娘豪爽和氣，那像你這般「捏扭扭，儘是小心眼兒？」另一個心道：「完顏姑娘楚楚可憐，多溫柔斯文，怎似你每日裏便是叫人嘔氣受罪？」他兄弟倆本已立誓終生不再與郭芙相見，但這時狹路相逢，難以迴避，均想：「今日並非我有意前來找你，可算不得破誓。」

郭芙心中，卻儘在回想適才自己被公孫止所擒、耶律齊抱住她相救之事，幾次偷眼瞧他，見這人長身玉立，英秀挺拔，不禁暗自奇怪：「去年和他初會，事過後也便忘了，那知這人的武功竟如此了得。媽媽和他相對大笑，卻又不知笑些甚麼？」

黃蓉看了看武三通腿上的劍傷，幸喜並無大礙。當下各人互道別來之情。

※※※

那日武三通、朱子柳隨師叔天竺僧赴絕情谷尋求解藥，剛出襄陽城，武三通便見到兩個兒子。他吃了一驚，只怕兩人又要決鬥，忙叫朱子柳陪師叔先去，搶上去揪住二武兄弟厲聲喝問，原來他兄弟倆為了曾對楊過立誓不再見郭芙之面，不願再在襄陽多耽。武三通大慰，連讚：「好孩兒，有志氣！」又道：「楊兄弟捨命救我父子，他眼下有難，如何能不設法報答？咱父子三人一起去絕情谷。」

但絕情谷便如世外桃源一般，雖曾聽楊過說過大致的所在方位，卻著實不易找到入口。三人盤旋來去，走了不少岔路，好容易尋到谷口，天竺僧和朱子柳卻已雙雙失陷，被裘千尺派遣弟子以漁綱陣擒住。武三通父子幾次救援不成，反險些也陷在谷內，只得退出，想回襄陽求救，途中偏又和公孫止遇上，說他三人擅闖禁地，動起手來。武三通不敵，腿上中了一劍。公孫止倒也不欲傷三人性命，只催迫他們快走，永遠不許再來。

便在此時，耶律兄妹和完顏萍三人在大路上並騎馳來。這三人曾和武氏兄弟聯手拒敵，當即下馬敘舊。公孫止在旁冷眼瞧著，他既和小龍女成不了親，又被妻子逐出，正在百無聊賴之際，見到完顏萍年輕貌美，又起歹心，突然出手將她擄走。耶律兄妹、武氏父子群起而攻。武三通若非先受了傷，六人聯手，原可和公孫止一鬥，但他腿傷後轉動不便，真正武功精強的只賸耶律齊一人，自是抵擋不住。恰好汗血寶馬自終南山獨自馳回襄陽，武修文截住寶馬，讓完顏萍騎了逃走，心想公孫止失了鵠的，終當自去，想不到黃蓉和李莫愁竟會於此時趕到。

黃蓉聽後，將楊過斷臂，奪去幼女等情也簡略說了。武三通大驚，忙解釋當日情由，說道：「楊兄弟一片肝膽熱腸，全是為了相救我那兩個畜生，免得他兄弟自相殘殺，淪於萬劫不復之地，想不到竟生出這些事來。」想到楊過不幸斷臂，全是受了自己兩子牽累，越想越氣，突然指著兩兄弟大罵起來。

武氏兄弟在一旁和耶律兄妹、完顏萍三人說得甚是起勁，過不多時，郭芙也過來參與談論。六人年紀相若，適才又共同經歷了一場惡戰，說起公孫止窮凶極惡，終於落荒而逃，無不興高采烈。突然之間，猛聽得武三通連珠彈般罵了起來：「武敦儒、武修文你這兩個小畜生，楊過兄弟待你們何等大仁大義，你這兩隻畜生卻累得他斷了手臂，你們自己想想，咱們姓武的怎對得他住？」他面紅耳赤的越罵越兇，若不是腿上有傷，便要撲過去揮拳毆擊。

二武莫名其妙，不知父親何以忽然發怒，各自偷眼去瞧耶律燕和完顏萍，均覺在美人之前，給父親這麼畜生長、畜生短的痛罵，委實大失面子，倘若他再抖出兄弟倆爭奪郭芙的舊事，那更狼狽之至了。兩兄弟你望我，我望你，不知如何是好。

黃蓉見局面尷尬，勸道：「武兄弟也不必太過著惱，楊過斷臂，全因小妹少了家教，把女孩兒縱壞了。當時我們郭爺也氣惱之極，要將小女的手臂砍一條下來。」武三通大聲道：「對啊，不錯。當真應該砍的！一臂還一臂！」郭芙向他白了一眼，心道：「要你說甚麼『當真應該砍的』？」若不是母親在前，她立時便要出言挺撞。

黃蓉道：「武兄，現下一切說明白啦，當真錯怪了楊過這孩子。眼前有兩件大事，第一，咱們須得找到楊過，好好的向他賠個不是。」武三通連稱：「應得，應得。」黃蓉又道：「第二件大事，便是上絕情谷去相救令師叔和朱大哥，同時為楊過求取解藥。但不知朱大哥如何被困，刻下是否有性命之憂？」

武三通道：「我師叔和師弟是給漁綱陣困住的，囚在石室之中，那老乞婆倒似還不想便即加害。」黃蓉點頭道：「嗯，既是如此，咱們須得先找到楊過，跟他同去絕情谷救人。一獲解藥，好讓他立刻服下。」武三通道：「不錯，卻不知楊過現下是在何處？」黃蓉指著汗血寶馬道：「此馬剛由楊過借了騎過，只須讓這馬原路而回，當找到他的所在。」武三通大喜，說道：「今日若非足智多謀的郭夫人在此，老武枉自暴跳如雷，一籌莫展。」郭芙再也忍耐不住，說道：「可不是嗎？暴跳如雷，猶似老天爺放那個氣！」

黃蓉微微一笑，她一句不提去尋回幼女，卻說得武三通甘心跟隨，又想：「武氏父子既去，那三個年輕人多半也會隨去，憑空多了幾個強助，豈不甚妙？」向耶律齊道：「耶律小哥若無要事，便和我們同去，相助一臂如何？」

耶律齊尚未回答，耶律燕拍手叫道：「好，好！哥哥，咱們一起去罷！」耶律齊忍不住向郭芙望了一眼，見她眼光中大有鼓勵之意，躬身道：「憑武前輩和郭夫人吩咐。晚輩能多獲兩位教益，正求之不得。」完顏萍也是臉有喜色，緩緩點頭。

黃蓉道：「嗯，咱們人雖不多，也得有個發號施令之人。武兄，大夥兒一齊聽你號令，誰都不可有違。」武三通連連搖手，說道：「有你這個神機妙算、亞賽諸葛的女軍師在此，誰敢發號施令？自然是穆桂英掛帥。」黃蓉笑道：「當真？」武三通道：「那還有假？」黃蓉笑道：「小輩們也還罷了，就怕你不聽我號令。」武三通大聲道：「你說甚麼，我便幹甚麼，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黃蓉道：「在這許多小輩之前，你可不能說過了話不算？」武三通脹紅了臉，道：「便無人在旁，我也豈能言而無信？」

黃蓉道：「好！這一次咱們找楊過、求解藥、救你的師叔、師弟，須得和衷共濟。舊日恩怨，暫且擱過一邊。武兄，你們父子可不能找李莫愁算帳，待得大事一了，再拚你死我活不遲！」武三通一怔，他可沒想到黃蓉言語相套，竟有此用意。李莫愁和他有殺妻大恨，這一口怒氣卻如何忍得下？正自沉吟未答，黃蓉低聲道：「武兄，你眼前腿上有傷，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又豈急在一時？」武三通道：「好，你說甚麼，我就幹甚麼。」

黃蓉縱聲招呼李莫愁：「李姊姊，咱們走罷！」他讓汗血寶馬領路，眾人在後跟隨。紅馬本欲回歸襄陽，這時遇上了主人，黃蓉牽著牠面向來路，便向終南山而去。

武三通和完顏萍身上有傷，不能疾馳，一行人每日只行一百餘里，也就歇了。李莫愁暗中戒備，歇宿時遠離眾人，白天趕路時也遙遙在後。

一路上朝行晚宿，六個青年男女閒談說笑，越來越融洽，武氏兄弟自來為在郭芙面前爭寵，手足親情不免有些隔閡，這時各人情有別鍾，兩兄弟便十分的相親相愛起來。武三通瞧在眼裏，心中老懷彌慰，但每次均即想起：「那日兩兄弟就算不中李莫愁的毒針，他二人自相殘殺，必有一亡，而活著的那一個，我也決不能當他是兒子了。現下這兩隻畜生居然好端端地有說有笑，楊兄弟卻斷了一條手臂。唉，真不知從何說起？該當斬下兩隻小畜生一人一條臂膀，接在楊兄身上才是道理。」至於楊過不免由此變成三隻手，他卻沒想到。

※※※

不一日來到終南山。黃蓉，武三通率領眾人要去重陽宮拜會全真五子。李莫愁遠遠站定，說道：「我在這裏相候便了。」黃蓉知她與全真教有仇，也不相強，逕往重陽宮去。劉處玄、丘處機等得報，忙迎出宮來，相偕入殿，分賓主坐下，剛寒暄得幾句，忽聽得後面一人大聲吆喝。黃蓉大喜，叫道：「老頑童，你瞧是誰來了？」

這些日來，周伯通儘在鑽研指揮玉蜂的法門。他生性聰明，鍥而不捨，居然已有小成，這正玩得高興，忽聽得有人呼叫，卻是黃蓉的聲音。周伯通喜道：「啊哈，原來是我把弟的刁鑽古怪婆娘到了！」大呼小叫，從後殿搶將出來。

耶律齊上前磕頭，說道：「師父，弟子磕頭，您老人家萬福金安。」周伯通笑道：「免禮平身！你小娃兒也萬福金安！」武三通等聽了，都感奇怪，想不到耶律齊竟是周伯通的弟子。這老頑童瘋瘋顛顛，教出來的弟子卻是精明練達，少年老成，與他全然不同。丘處機等見師叔門下有了傳人，均甚高興，紛紛向周伯通道賀，與耶律齊相敘。郭芙這時方始醒悟，那日母親和耶律齊相對而笑，便因猜到他師父是老頑童之故。

原來耶律齊於十二年前與周伯通相遇，其時他年歲尚幼，與周伯通玩得投機，周伯通便收他為徒。所傳武功雖然不多，但耶律齊聰穎強毅，練功甚勤，竟成為小一輩中的傑出人物。周伯通見他武功日進，舉止越來越規矩，渾不似相識時的小頑童模樣，他又學不會左右互搏功夫，大覺沒癮，不許他自稱是老頑童的嫡傳弟子。但事到如今，想賴也賴不掉了。

耶律齊之父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為報女真國滅遼之仇，在成吉思汗手下位居宰相，因忠正立朝，忤了皇后意旨，遭到罷斥，其子耶律鑄為朝廷所殺。耶律齊保護母親、妹子，逃到南朝，做了個南下難民，與大宋尋常百姓無異。

正熱鬧間，突然山下吹起嗩吶，教中弟子傳訊，有敵人大舉來襲。當日全真教既拒蒙古大汗的敕封，復又殺傷多人，丘處機等便知這事決不能就此善罷，蒙古兵遲早會殺上山來，全真教終不能與蒙古大軍對壘相抗，早已安排了棄宮西退的方策。這時全真教的掌教由長春門下第三代弟子宋道安充任，遇上這等大事，自仍由全真五子發號施令。丘處機向黃蓉道：「郭夫人，蒙古兵攻山！時機當真不巧，不能讓貧道一盡地主之誼了。」

只聽得山下喊殺之聲大作，金鼓齊鳴。黃蓉等自南坡上山，蒙古兵卻自北坡上山，前後相差不到半個時辰。

周伯通道：「是敵人來了？當真妙不可言，來來來，咱們下去殺他個落花流水。」伸手抓了耶律齊的手腕，說道：「你顯點師父教的功夫，給幾位老師兄們瞧瞧。我看也不差於全真七子。你加上去算全真八子好了。」至於徒兒並非道士，他早忘了。大凡小孩有了心愛玩物，定要到處炫耀，博人稱賞，方始喜歡。他起初時叫耶律齊不可洩露師承，是嫌他全無頑皮之性，半點不似老頑童如此名師的高徒。但今日師徒相見，高興之下，早將從前自己囑咐的話忘得乾乾淨淨。

丘處機道：「師叔，我教數十年經營，先師的畢生心血，不能毀於一旦，咱們今日全身而退，方為上策。」也不等周伯通有何高見，便即傳令：「各人攜帶物事，按派定路程下山。」眾弟子齊聲答應，負了早就打好的包裹，東一隊，西一隊的奔下山去，前幾日中，全真五子和宋道安早已分派妥當，何人衝前，何人斷後，何處相會，如何聯絡，曾試演多次，因此事到臨頭，毫不混亂。

黃蓉道：「丘道長，貴教安排有序，足見大才，眼前小小難關，不足為患。行見日後捲土重來，自必更為昌盛。此番我們有事來找楊過，就此拜別。」丘處機一怔，道：「楊過？卻不知他是否仍在此山之中？」黃蓉微微一笑，道：「有個同伴知曉他的所在。」

※※※

說到此時，山下喊殺之聲更加響了。黃蓉心想：「全真教早有布置，自能脫身。我上山來是找楊過、接女兒，別混在大軍之中，誤了要事。」當下和丘處機等別過，招呼一同上山的諸人，奔到重陽宮後隱僻之處，對李莫愁道：「李姊姊，就煩指引入墓之法。」李莫愁問道：「你怎知他定在古墓之中？」黃蓉微微一笑，道：「楊過便不在古墓，玉女心經一定在的。」李莫愁一凜，暗道：「這位郭夫人當真厲害，怎地知悉我的心事？」

李莫愁隨著眾人自襄陽直至終南，除黃蓉外，餘人對她都毫不理睬，沿途甚是沒趣，自不必說，武氏父子更虎視眈眈的俟機欲置之死地。黃蓉心想：「她對襄兒縱然喜愛，也決不肯冒如此奇險，必定另有重大圖謀。」一加琢磨，想起楊過和小龍女曾以《玉女心經》的劍術擊敗金輪國師，而李莫愁顯然不會這門武功，否則當日與自己動手，豈有不使之理？她自是既想取《玉女心經》，又怕七人先入古墓取了經去。兩下裏一湊合，便猜中了她的心意。

李莫愁心想你既然知道了，不如索性說個明白，便道：「我助你去奪回女兒，你須助我奪回本門武經。你是丐幫前任幫主、揚名天下的女俠，可不能說了話不算。」黃蓉道：「楊過是我們郭爺的故人之子，和我小有誤會，見面即便冰釋。小女倘若真在他處，他自會還我，說不上甚麼奪不奪。」李莫愁道：「既然如此，咱們各行其是，便此別過。」說著轉身欲行。

黃蓉向武修文使個眼色。武修文長劍出鞘，喝道：「李莫愁，你今日還想活著下終南山麼？」李莫愁心想：單黃蓉一人自己已非其敵，再加上武氏父子、耶律兄妹等人，那裏還有生路？本來頗有智計，但一遇上黃蓉，竟縳手縳腳，一切狡猾伎倆全無可施，淡淡的道：「郭夫人精通奇門之變，楊過既然在此山上，郭夫人還愁找不到麼？何必要我引路？」

黃蓉知她以此要挾，說道：「要找尋古墓的入口，小妹卻無此本事。但想楊過和小龍女雖在墓中隱居，終須出來買米打柴。我們七人分散了慢慢等候，總有撞到他的日子。」意思說你若不肯指引，我們便立時將你殺了，只不過遲幾日見到楊過，也沒甚麼大不了。

李莫愁一想不錯，對方確是有恃無恐。在這平地之上，自己寡不敵眾，但若將眾人引入地下墓室，那時憑著地勢熟悉，便能設法逐一暗害，說道：「今日你們恃眾凌寡，我別無話說，反正我也是要去找楊過，你們跟我來罷！」穿荊撥草，從樹叢中鑽了進去。

黃蓉等緊跟在後，怕她突然逃走。見她在山石叢中穿來插去，許多處所明明無路可通，但東一轉，西一彎，居然別有洞天。這些地勢全是天然生成，並非人力布置，因此黃蓉雖通曉五行奇門之術，卻也不能依理推尋，心想：「有言道是『巧奪天工』，其實天工之巧，豈是人所能奪？」

行了一頓飯時分，來到一條小溪之旁，這時蒙古兵吶喊之聲仍隱隱可聞，但因深處林中，聽來似乎極為遙遠。

李莫愁數年來處心積慮要奪《玉女心經》，上次自地底溪流逃出古墓，因不諳水性，險些喪命，此後便在江河中熟習水性，此次乃有備而來。她站在溪旁，說道：「古墓正門已閉，若要開啟，須費數千人窮年累月之功。後門是從這溪中潛入，那幾位和我同去？」

郭芙和武氏兄弟自幼在桃花島長大，每逢夏季，日日都在大海巨浪之中游泳，因此精通水性，三人齊聲道：「我去！」武三通也會游泳，雖然不精，但也沒將這小溪放在心上，說道：「我也去。」

黃蓉心想李莫愁心狠手辣，若在古墓中忽施毒手，武三通等無一能敵，本該自己在側監視，但產後滿月不久，在寒水中潛泳只怕大傷中元，正自躊躇，耶律齊道：「郭伯母你在這兒留守，小姪隨武伯父一同前往。」

黃蓉大喜，此人精明幹練，武功又強，有他同去，便可放心，問道：「你識水性麼？」耶律齊道：「游水是不大行的，潛泳勉強可以對付。」黃蓉心中一動，道：「是在冰底練的麼？」耶律齊道：「是。」黃蓉又道：「在那裏練的？」耶律齊道：「晚輩幼時隨家父在斡難河畔住過幾年。」原來蒙古苦寒，那斡難河一年中大半日子都是雪掩冰封。蒙古武士中體質特強之人常在冰底潛水，互相賭賽，以遲出冰面為勝。

黃蓉見李莫愁等結束定當，便要下溪，當下無暇多問，只低聲道：「人心難測，多加小心！」她對女兒反而不再囑咐，這姑娘性格莽撞，叮嚀也是無用，只有她自己多碰幾次壁，才會得到教訓。

耶律、完顏二女不識水性，與黃蓉留在岸上。李莫愁當先引路，找到當日上岸處，自溪水的一個洞穴中潛了下去。耶律齊緊緊跟隨。郭芙與武氏父子又在其後。

耶律齊等五人跟著李莫愁在溪水暗流中潛行。地底通道時寬時窄，水流也是忽急忽緩，有時水深沒頂，有時只及腰際，潛行良久，終於到了古墓入口。李莫愁鑽了進去。五人魚貫而入，均想：「若非得她引路，焉能想到這溪底竟然別有天地？」這時身周雖已無水，卻仍黑漆一團，五人手拉著手，唯恐失散，跟著李莫愁曲曲折折的前行。

又行多時，但覺地勢漸高，腳下已甚乾燥，忽聽得軋軋聲響，李莫愁推開了一扇石門，五人跟著進去。只聽得李莫愁道：「此處已到古墓中心，咱們少憩片刻，這便找楊過去。」自入古墓，武三通和耶律齊即半步不離李莫愁身後，防她使奸行詐，然伸手不見五指，只有以耳代目，凝神傾聽。郭芙和武氏兄弟向來都自負膽大，但此時深入地底，雙目又如盲了一般，都不自禁的怦怦心跳。

黑暗之中，寂然無聲。李莫愁忽道：「我雙手各有一把冰魄銀針，你們三個姓武的，怎不過來嘗嘗滋味？」

武三通等吃了一驚，明知她不懷好意，但也沒料到竟會立即發難。武氏父子都吃過她毒針的苦頭，實不敢絲毫輕忽，各自高舉兵刃，傾聽銀針破空之聲，以便辨明方向來勢，擋格閃避，只是各人聚集一起，縱然用兵刃將毒針砸開，仍不免傷及自己人。耶律齊心想若容她亂發暗器，己方五人必有傷亡，只有上前近身搏擊，叫她毒針發射不出，才有生路。郭芙心中也是這個主意，兩人不約而同的向李莫愁發聲處撲去。

豈知李莫愁三句話一說完，當眾人愕然之際，早已悄沒聲的退到了門邊。耶律齊和郭芙縱身撲上，使的都是近身搏鬥的小擒拿法，勾腕拿肘，要叫李莫愁無法發射暗器。兩人四手一交，郭芙首先發覺不對，「咦」的一聲叫了出來。耶律齊雙手一翻一帶，已抓住了兩隻手腕，但覺肌膚滑膩，鼻中跟著又聞到一陣香氣，直到聽得郭芙呼聲，方始驚覺。

軋軋聲響，石門正在推上。耶律齊和武三通叫道：「不好！」搶到門邊，風聲颼颼，兩枚銀針射了過來，兩人側身避過，伸手再去推石門時，那門已然關上，推上去如撼山丘，紋絲不動。

耶律齊伸手在石門上下左右摸了一轉，既無鐵環，又無拉手。他沿牆而行，在室中繞了一圈，察覺這石室約莫兩丈見方，四周牆壁盡是粗糙堅厚的石塊。他拔出長劍，用劍柄在石門上敲了幾下，但聽得響聲鬱悶，顯是極為重實。這石門乃開向室內，內拉方能開啟，苦於光禿禿的無處可資著手。郭芙急道：「怎麼辦？咱們不是要活活的悶死在這兒麼？」耶律齊聽她說話聲音幾乎要哭了出來，安慰道：「別耽心。郭夫人在外面接應，定有相救之策。」一面四下摸索，尋找出路。

李莫愁將武三通等關在石室之中，心中極喜，暗想：「這幾個傢伙出不來啦。師妹和楊過只道我不識水性，說甚麼也料不到我會從秘道進來偷襲。只不知他二人是否真的在內？」心知只有不發出半點聲息，才有成功之望，否則當真動手，他二人已練成《玉女心經》，只怕此時已然敵不過二人中任何一個，她除去鞋子，只穿布襪，雙手都扣了冰魄銀針，慢慢的一步步前行。

※※※

連日來小龍女坐在寒玉床上，依著楊過所授的逆衝經脈之法，逐一打通周身三十六處大穴。這時兩人正在以內息衝激小龍女任脈的「膻中」穴。此穴正當胸口，在「玉堂」穴之下一寸六分，古醫經中名之曰「氣海」，為人身諸氣所屬之處，最是要緊不過。兩人全神貫注，不敢有絲毫怠忽。小龍女但覺頸下「紫宮」、「華蓋」、「玉堂」三穴中熱氣充溢，不住要向下流動，同時寒玉床上的寒氣也漸漸凝聚在臍上「鳩尾」、「中庭」穴中，要將頸口的一股熱氣拉將下來。只是熱氣衝到「膻中穴」處便給撞回，無法通過。她心知只要這股熱氣一過膻中，任脈暢通，身受的重傷十成中便好了八成，只是火候未到，半點勉強不得。她性子向來不急，古墓中日月正長，今日不通，留待明日又有何妨？因此綿綿密密，若斷若續，殊無半點躁意，正合了內家高手的運氣法要。

楊過卻甚性急，只盼小龍女早日痊可，便放卻了一番心事，但也知這內息運功之事欲速則不達，何況逆行經脈，比之順行又是加倍艱危？但覺小龍女腕上脈搏時強時弱，雖不勻淨，卻無凶兆，當下緩緩運氣，加強衝力。

便在這寂無聲息之中，忽聽得遠處「嗒」的一響。這聲音極輕極微，若不是楊過凝氣運息，心神到了至靜境地，決計不會聽到。過了半晌，又有「嗒」的一聲，卻已近了三尺。楊過心知有異，但怕小龍女分了心神，當這緊急關頭，若內息走入岔道，輕則傷勢永遠難愈，重則立時斃命，豈能稍有差池？因此雖然驚疑，只有故作不知。

過不多時，又聽得輕輕「嗒」的一響，聲音更近了三尺。他這時已知有人潛入古墓，那人不敢急衝而來，只緩緩移近。過了一會，軋軋兩聲輕響，停一停，又軋軋兩響，敵人正在極慢極慢的推開石門。如小龍女能於敵人迫近之前衝過「膻中穴」，自是上上大吉，否則可凶險萬分，此時已騎虎難下，便欲停息不衝，也已不能。

只聽得「嗒」的一聲輕響，那人又跨近了一步。楊過心神難持，不知如何是好，突覺掌心震盪，一股熱氣逼了回來，原來小龍女也已驚覺。楊過忙提內息，將小龍女掌上傳來的內力推了轉去，低聲道：「魔由心生，不聞不見，方是真諦。」練功之人到了一定境界，常會生出幻覺，或耳聞雷鳴，或劇痛奇癢，只有一概當其虛幻，毫不理睬，方不致走火入魔。這時楊過聽腳步聲清晰異常，自知不是虛相，但小龍女正當生死繫於一線的要緊關頭，只有騙她來襲之敵是心中所生的魔頭，任他如何凶惡可怖，始終置之不理，心魔自消。小龍女聽了這幾句話，果然立時寧定。

其時古墓外紅日當頭，墓中卻黑沉沉的便如深夜。楊過耳聽腳步聲每響一次，便移近數尺，心想世上除自己夫妻之外，只有李莫愁和洪凌波方知從溪底潛入的秘徑，那麼來者必是她師徒之一。憑著楊過這時的武功，本來全不畏懼，只早不來，遲不來，偏偏於這時進襲，不由得彷徨焦慮，苦無抵禦之計。敵人來得越慢，他心中煎熬越甚，凶險步步逼近，自己卻只有束手待斃。他額頭漸漸滲出汗珠，心想：「那日郭芙斬我一臂，劍落臂斷，倏然了結，雖然痛苦，可比這慢慢的熬煎爽快得多。」

又過一會，小龍女也已聽得明明白白，知道決非心中所生幻境，實是大難臨頭，想要加強內息，趕著衝過「膻中穴」，但心神稍亂，內息便即忽順忽逆，險些在胸口亂竄起來。就在此時，只聽腳步之聲細碎，倏忽間到了門口，颼颼數聲，四枚冰魄銀針射了過來。

這時楊過和小龍女便和全然不會武功的常人無異，好在兩人早有防備，一見毒針射到，同時向後仰臥，手掌卻不分離，四枚毒針均從臉邊掠過。李莫愁沒想到他們正自運功療傷，生怕二人反擊，因此毒針一發，立即後躍，若她不是心存懼怕，則四針發出後跟著又發四針，他二人決難躲過。

李莫愁隱隱約約只見二人並肩坐在寒玉床上。她一擊不中，已自惴惴，見二人並不起身還手，更不明對方用意，當即斜步退至門邊，手持拂塵，冷冷的道：「兩位別來無恙！」楊過道：「你要甚麼？」李莫愁道：「我要甚麼，難道你不知麼？」楊過道：「你要玉女心經，是不是？好，我們在墓中隱居，與世無爭，你就拿去罷。」李莫愁將信將疑，道：「拿來！」這玉女心經刻在另一間石室頂上，楊過心想：「且告知她真相，心經奧妙，讓她慢慢參悟琢磨就是。我們只消有得幾個時辰，姑姑的『膻中穴』一通，那時殺她何難？」但此時小龍女內息又是狂竄亂走，楊過全神扶持，無暇開口說話。

李莫愁睜大眼睛，凝神打量兩人，朦朦朧朧見到小龍女似乎伸出一掌，和楊過的手掌相抵，心念一動，登時省悟：「啊，楊過斷臂重傷，這小賤人正以內力助他治療。此刻行功正到了緊要關頭，今日不傷他二人性命，此後怎能更有如此良機？」她這猜想雖只對了一半，但忌憚之心立時盡去，縱身而上，舉起拂塵便往小龍女頂門擊落。

小龍女只感勁風襲頂，秀髮已飄飄揚起，唯有閉目待死。便在此時，楊過張口一吹，一股氣息向李莫愁臉上噴去。他這時全身內力都用以助小龍女打通脈穴，這口氣中全無勁力，眼見小龍女危急萬分，唯一能用以擾敵的也不過吹一口氣罷了。

李莫愁素知楊過詭計多端，但覺一股熱氣撲面吹到，心中一驚，向後躍開半丈，她自因智力不及而慘敗在黃蓉手下之後，處處謹慎小心，未暇傷敵，先護自身，躍開後覺得臉上也無異狀，喝道：「你作死麼？」

楊過笑道：「那日我借給你的一件袍子，今日可帶了來還我麼？」李莫愁想起當日與鐵匠馮默風激鬥，全身衣衫都被火紅的大鐵錘燒爛，若非楊過解袍護體，那一番出醜可就狼狽之極了。按理說，單憑這贈袍之德，今日便不能傷他二人性命，但轉念一想，此刻心腸稍軟，他日後患無窮，欺身直上，左掌又拍了過去。

危難之中，楊過情急智生，想起先幾日和小龍女說笑，曾說我若雙臂齊斷，你只好抓住我的腳板底了，耳聽得掌風颯然，李莫愁的赤練神掌又已擊到，不遑細想，猛地裏頭下腳上的倒豎過來，同時雙腳向上一撐，揮脫鞋子，喝道：「龍兒，抓住我腳！」左掌斜揮，啪的一聲，和李莫愁手掌相交。他身上一股極強的內力本來傳向小龍女身上，突然內縮，登時生出黏力，將李莫愁的手掌吸住。便在同時，小龍女也已抓住了他右腳。

李莫愁忽見楊過姿勢古怪，不禁一驚，隨即想起那日他抵擋自己的「三無三不手」便曾這般怪模怪樣，也沒甚麼了不起，催動掌力，要將楊過斃於當場。當年她以赤練神掌殺得陸家莊雞犬不留之時，掌力已極凌厲，經過這些年的修為，更是威猛悍惡。楊過但覺一股熱氣自掌心直逼過來，竟不抗拒，反而加上自己的掌力，一齊傳到了小龍女身上。

這麼一來，變成李莫愁和楊過合力，協助小龍女通關衝穴。李莫愁所習招數雖不如楊龍二人奧妙，但說到功力修為，自比他二人深厚得多。小龍女驀地裏得了一個強助，只覺一股大力衝過來，「膻中穴」豁然而通，胸口熱氣直至丹田，精神大振，歡然叫道：「好啦，多謝師姊！」鬆手放脫楊過右腳，躍下寒玉床來。

李莫愁一愕，她只道小龍女助楊過療傷，因此催動掌力，想乘機震傷楊過心脈，豈知無意中反而助了敵人。楊過大喜，翻轉身子，赤足站在當地，笑道：「若非你趕來相助，你師妹這膻中大穴可不易打通呢。」李莫愁躊躇未答，小龍女突然「啊」的一聲，捧住心口，摔倒在寒玉床上。楊過驚問：「怎麼？」小龍女喘道：「她，她，她手掌有毒。」這時楊過頭腦中也是大感暈眩，已知李莫愁運使赤練神掌時劇毒逼入掌心，適才與她手掌相交，不但劇毒傳入自己體內，更傳到了小龍女身上。

楊過提起玄鐵重劍，喝道：「快取解藥來！」舉劍當頭砍下。李莫愁舉拂塵擋架，錚的一聲，精鋼所鑄的拂塵柄斷為兩截，虎口也震得鮮血長流。她這柄拂塵以柔力為主，不知會過天下多少英雄豪傑，但給人兵刃震斷，卻從所未有，只嚇得她心驚膽戰，急忙躍出石室。楊過提劍追去，左臂前送，眼見這一劍李莫愁萬難招架得住，不料體內毒性發作，眼前金星亂冒，手臂酸軟無力，噹的一聲，玄鐵劍掉落在地。

李莫愁不敢停步，向前竄出丈餘，這才回過頭來，只見楊過搖搖晃晃，伸手扶住牆壁，心想：「這小子武功古怪之極，我稍待片刻，讓他毒發跌倒，才可走近。」

楊過咽喉乾痛，頭漲欲裂，勁貫左臂，只待李莫愁近前，一掌將她擊斃，那知她站得遠遠的竟不過來。楊過「啊」的一聲，仆跌在地，手掌已按住玄鐵劍的劍柄。李莫愁這時已成驚弓之鳥，不敢貪功冒進，算定已立於不敗之地，站著靜觀其變。

楊過心想多挨一刻時光，自己和小龍女身上的毒便深一層，拖延下去，只於敵人有利，深深吸一口氣，內息流轉，暈眩少止，握住玄鐵劍劍柄，站了起來，反身伸臂抱住小龍女腰間，喝道：「讓路！」大踏步向外走出。李莫愁見他氣勢凜然，不敢阻攔。

楊過只盼走入一間石室，關上室門讓李莫愁不能進來，小龍女任督兩脈已通，只須半個時辰，兩人便可將體內毒液逼出。此事比之打通關脈易過百倍。楊過幼時中了李莫愁銀針之毒，一得歐陽鋒傳授，即時將毒液驅出，眼前兩人如此功力，自毫不為難。

李莫愁自也知他心意，那容他二人驅毒之後再來動手？她不敢逼近襲擊，不即不離的跟隨在後，和楊過始終相距五尺。楊過站定了等她過來，她也即站定不動。

楊過但覺一顆心越跳越厲害，似乎要從口中竄將出來，委實無法支持，跌跌衝衝的奔進一間石室，將小龍女在一張石桌上一放，伸手扶住桌面，大聲喘氣，明知李莫愁跟在身後，也顧不得了。稍過片刻，才知竟是來到停放石棺之處，自己手上所扶、小龍女置身的所在，乃是一具石棺。

李莫愁從師學藝之時，在古墓中也住過不少時候，暗中視物的本事雖不及楊龍二人，卻也瞧清楚石室中並列五具石棺，其中一具石棺棺底便是地下秘道的門戶，她適才正是由此進來，心想：「你們想從這裏逃出去嗎？這次可沒這麼容易了。」

三人一坐一站，另一個斜倚著身子，一時石室中只有楊過呼呼喘氣之聲。

楊過身子搖晃幾下，嗆啷一聲，玄鐵劍落地，隨即仆跌下去，撲在小龍女身上，跟著手中一物飛出，啪的一聲輕響，飛入一具空棺之中，叫道：「李莫愁，這《玉女心經》總是不能讓你到手。啊喲……」長聲慘叫，便一動也不動了。

室中五具石棺並列，三具收斂著林朝英師徒和孫婆婆，另外兩具卻是空的，其中一具是秘道門戶，棺蓋推開兩尺有餘，可容出入，另一具的棺蓋則只露出尺許空隙。李莫愁見楊過將《玉女心經》擲入這具空棺，又驚又喜，但上次拿到的是一卷尋常道書《參同契》，這次怕他又使狡計，過了片刻，見他始終不動，這才俯身去摸他臉頰，觸手冰涼，顯已死去，哈哈大笑，說道：「壞小廝，饒你刁惡，也有今日！」當即伸手入棺中去取經書。

但楊過這麼一擲，將《心經》擲到了石棺的另一端，李莫愁拂塵已斷，否則便可用帚尾捲了出來。她伸長手臂摸了兩次，始終抓不到，於是縮身從這尺許的空隙鑽入石棺，爬到石棺彼端，這才抓住《心經》，入手猛覺不妙，似乎是一隻鞋子。

便在此時，楊過已躍到彼端，左臂奮力提起玄鐵劍，將劍頭抵住棺蓋，左臂發勁猛推，棺蓋合縫，登時將李莫愁封在棺中！

李莫愁自始不知《玉女心經》其實是石室頂上的石刻，總道是一部書冊。楊過假裝慘呼跌倒，撲在小龍女身上，立時除下她腳上一隻鞋子，擲入空棺，軟物碰在石上，倒也似是一本書冊。他擲出鞋子當即經脈倒轉，便如僵死一般。其實他縱然中毒而死，也不會瞬息之間便全身冰冷，一個人心停脈歇，至少也得半個時辰之後全身方無熱氣。李莫愁大喜之下，竟至失察。此舉自凶險萬分，李莫愁若不理他死與不死，在他頂門補上一掌赤練神掌，楊過自不免假死立變真死，但身處絕境，也只有行險以求僥倖。

楊過推上棺蓋，勁貫左臂，跟著又用重劍一挑，喝一聲：「起！」將另一具空棺挑了起來，砰的一聲巨響，壓在那棺蓋之上。這一棺一蓋，本身重量已在六百斤以上，加之棺蓋的榫頭做得極是牢固，合縫之後，李莫愁武功再高，無論如何也逃不出來了。

楊過中毒後心跳頭痛，隨時均能暈倒不起，大敵當前，全憑一股強勁心意支持到底，待得連挑兩劍，已神困力乏，拋下玄鐵劍，掙扎著走到小龍女身旁，以歐陽鋒所授之法，先將自身毒質逼出大半，再伸左掌和小龍女右掌相抵，助她逆運經脈驅毒。

※※※

郭芙、耶律齊等被困於石室之中，眾人從溪底潛入，身上攜帶的火摺盡數浸濕，難以著火，黑暗中摸索了一會，那裏找得著出路？五人無法可施，只得席地枯坐。

武三通不住的咒罵李莫愁陰險惡毒。郭芙本已萬分焦急愁悶，聽武三通罵個不停，更是煩躁，忍不住說道：「武伯伯，那李莫愁陰險惡毒，你又不是今天才知，怎麼你毫不防備？這時再來背後痛罵，又有何用？」武三通一怔，答不出話來。

武氏兄弟和郭芙重會以來，各懷心病，當和耶律兄妹、完顏萍等在一起之時，大家有說有笑，但從不曾相互交談，這時武修文聽她出言搶白父親，忍不住道：「咱們到古墓來，是為了救你妹子，即不幸遭難，大家一起死了便是，你又發甚麼小姐脾氣了……」他還待要說，武敦儒叫道：「弟弟！」武修文這才住口，他說這番話時心意激動，但話一出口，自己也大為詫異。他從來對郭芙千依百順，怎敢有半分衝撞，豈知今日居然厲聲疾言的數說她起來？

郭芙一怔，待要還嘴，卻又說不出甚麼道理，想到不免要生生悶死在這古墓之中，從此不能再見父母之面，心中一痛，黑暗中也看不清周遭物事，伏在一塊甚麼東西上面，嗚嗚咽咽哭了起來。武修文聽她哭泣，心中過意不去，說道：「好啦，是我說得不對，跟你賠不是啦。」郭芙哭道：「賠不是又有甚麼用？」哭得更加厲害起來，順手拉起手邊一塊布來擤了擤鼻涕，猛地發覺，原來是靠在一人腿上，拉來擦鼻涕的竟是那人的袍角。

郭芙一驚，忙坐起身子，她聽武三通父子都說過話，那三人都不是坐在她身邊，只有耶律齊始終默不作聲，那麼這人自然是他了。她羞得滿臉通紅，囁嚅道：「我……」

耶律齊忽道：「你聽，甚麼聲音？」四人側耳傾聽，卻聽不到甚麼，耶律齊道：「嗯，嗯，是嬰兒啼哭。郭姑娘，定是你妹子。」這聲音隔著石壁，細若遊絲，若不是他內功修為了得，耳音特強，決計聽不出來。

他站起身來走了幾步，哭聲登時減弱，心中一動：「嬰兒哭聲既能傳到，這石室或有通氣之處。」當下留神傾聽，要分辨哭聲自何處傳入。他向西走幾步，哭聲略輕，向東退回，哭聲又響了些，斜趨東北，哭聲聽得更加清晰。於是走到東北角上，伸劍在石牆上輕輕刺擊，刺到一處，空空空的聲音微有不同，似乎該處特別薄些。他還劍入鞘，雙掌抵住石塊向外推去，全無動靜，他吸一口氣，雙掌力推，跟著使個「黏」字訣，掌力急收，砰的一聲，那石塊竟爾被他掌力吸出，掉在地下。

郭芙等驚喜交集，齊聲歡呼，奔上去你拉我扳，又起出了三塊石頭。此時身子已可通過，眾人魚貫鑽出，循聲尋去，到了一間小小的石室。郭芙黑暗中聽那孩子哭得極響，當即伸手抱起。

這嬰兒正是郭襄。楊過為了相助小龍女通脈，又和李莫愁對敵，錯過了餵食的時刻，因此她哭得甚是厲害。郭芙竭力哄她，又拍又搖，但郭襄餓狠了，越哭越兇。郭芙不耐煩起來，將妹子往武三通手裏一送，道：「武伯伯，你瞧瞧有甚麼不對了。」

耶律齊伸手在桌上摸索，摸到了一隻燭台，跟著又摸到了火刀火石，當下打火點燭。眾人在沉沉黑暗之中悶了半日，眼前突現光明，胸襟大爽，齊聲歡呼。

武三通究竟養過兒子，聽了郭襄如此哭法，知是為了肚餓，見桌上放有調好了的蜜水，又有一隻木雕小匙，便舀了一匙蜜水餵她。蜜一入口，郭襄果然止哭。耶律齊笑道：「若不是小郭姑娘餓了大哭，只怕咱們都要死在那間石室裏了。」

武三通恨恨的道：「這便找李莫愁去。」各人拉斷桌腿椅腳，點燃了當作火把，沿著甬道前行。每到轉角之處，武敦儒便用劍尖劃了記號，生怕回出時迷失道路。

五人進了一室又是一室，高舉火把，尋覓李莫愁的蹤跡，見這座古墓規模龐大，通道曲折，石室無數，都驚詫不已，萬想不到一條小溪之下，竟會隱藏著如此宏偉的建構。待走進小龍女的臥室，見到地下有幾枚冰魄銀針。郭芙以布裹手，拾起兩枚，說道：「待會我便用這毒針還敬那魔頭一下。」

※※※

楊過以內力助小龍女驅除毒質，眼見她左手五指指尖上微微滲出黑水，只須再有一頓飯時分便可毒質盡除，忽聽得通道中又有腳步聲響，共有五人過來。楊過暗暗吃驚，心想每當緊急關頭，總是有敵人來襲，李莫愁一人已難應付，何況更有五人？小龍女關脈初通，內力不固，毒質若不立即驅出，勢必侵入要穴，正自彷徨，突見遠處火光閃動，那五人行得更加近了。楊過伸臂抱起小龍女，躍進壓在李莫愁之上的那空棺之中，伸掌推攏棺蓋，只是不合榫頭，以防難以揭開石蓋。

他二人剛躲入石棺，耶律齊等便即進來。五人見室中放著五具石棺，都是一怔，隱約均覺事太過巧合，大是惡兆，郭芙忍不住道：「哼，咱們這兒五個人，剛好有五口棺材！」

楊過和小龍女在石棺中聽到郭芙的聲音，均感奇怪：「怎麼是她？」楊過左掌仍不離小龍女手掌，要趕著驅出毒質。他聽來者五人之中有郭芙在內，雖覺奇怪，卻心中一寬，料想她還不致乘人之危，一聲不響，全心全意的運功驅毒。

耶律齊已聽到石棺中的呼吸之聲，心想李莫愁躲在棺中，必有詭計，這次可不能再上她當，當即做個手勢，叫各人四下裏圍住。郭芙見棺蓋和棺身並未合攏，從縫中望進去尚可見到衣角，料定必是李莫愁躲著，哈哈一笑，心想：「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左掌用力將棺蓋一推，兩枚冰魄銀針便激射進去。

這兩枚銀針發出，相距既近，石棺中又無空隙可以躲閃。楊龍二人齊叫：「啊喲！」一針射中了楊過右腿，另一針射中小龍女左肩。

郭芙銀針發出，正大感得意，卻聽石棺中竟傳出一男一女的驚呼聲，她心中怦然一跳，也「啊喲」一聲叫了出來。耶律齊左腿飛出，砰嘭一響，將棺蓋踢在地下。楊過和小龍女顫巍巍的站起來，火把光下但見二人臉色蒼白，相對悽然。

郭芙不知自己這一次所闖的大禍更甚於砍斷楊過一臂，心中只略覺歉仄，陪話道：「楊大哥，龍姊姊，小妹不知是你兩位，發針誤傷。好在我媽媽有醫治這毒針的靈藥，當年我的兩隻鵰兒給李莫愁銀針傷了，也是媽媽給治好的。你們怎麼好端端的躲在棺材之中？誰又料得到是你們呢？」

她想自己斬斷了楊過一臂，楊過卻弄曲了她的長劍，算來可說已經扯平，何況爹爹媽媽又為此狠狠責罵過自己，心想：「我不來怪你，也就是了。」她自幼處於順境，旁人瞧在她父母份上，事事趨奉容讓，因此她一向只想到自己，絕少為旁人打算，說到後來，倒似楊龍二人不該躲在石棺之中，以致累得她嚇了一跳。她那知小龍女身中這枚銀針之時，恰當體內毒質正要順著內息流出，突然受到如此劇烈的一刺，赤練神掌上的毒質盡數倒流，侵入周身諸處大穴，這麼一來，縱有靈芝仙丹，也已無法解救。李莫愁的銀針不過是外傷，但教及時醫治，原本無礙，然毒質內侵，厲害處卻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小龍女在一剎那之間，但覺胸口空蕩蕩的宛似無物，一顆心竟如不知到了何處，轉頭瞧楊過時，只見他眼光之中又傷心，又悲憤，全身發顫，便似一生中所受的憂患屈辱盡數要在這時候發洩出來。小龍女不忍見他如此悽苦，輕聲道：「過兒，咱們命該如此，也怨不得旁人，你別太氣苦了。」伸手先替他拔下腿上銀針，然後拔下自己肩頭的毒針。這冰魄銀針是她本師所傳，和李莫愁自創的赤練神掌毒性全然不同，本門解藥她是隨身攜帶的，取出來給楊過服了一顆，自己服了一顆。楊過恨極，呸的一聲，將解藥吐在地下。

郭芙怒道：「啊喲，好大的架子啊。難道我是存心來害你們的嗎？我向你們賠了不是，也就是了，怎麼發這般大脾氣？小小一兩枚針兒，又有甚麼了不起啦？」

武三通見楊過臉上傷心之色漸隱，怒色漸增，又見他彎腰拾起地下一柄黑黝黝的大劍，知道情勢不對，忙上前勸道：「楊兄弟請別生氣。我們五人給李莫愁那魔頭困在石室之中，好容易逃了出來，郭姑娘一時魯莽，失手……」

郭芙搶著道：「怎麼，是我魯莽了？你自己也以為是李莫愁，否則怎地不作聲？」武三通瞧瞧楊過，瞧瞧郭芙，不知如何勸說才好。

小龍女又取出一顆解藥，柔聲道：「過兒，你服了這顆藥。難道連我的話你也不聽了？」楊過聽小龍女這般溫柔纏綿的勸告，張開口來，吞了下去，想起兩人連日來苦苦在生死之間掙扎，到頭來終成泡影，再也忍耐不住，突然跪倒，伏在石棺上放聲大哭。

武三通等面面相覷，均想他向來十分硬朗，怎地今日中了小小一枚銀針，便如此痛哭起來？

小龍女伸手撫摸楊過頭髮，說道：「過兒，你叫他們出去罷，我不喜歡他們在這裏。」她從不疾言厲色，「我不喜歡他們在這裏」這句話中，已含了她最大的厭憎和憤慨。

楊過站起身來，自郭芙起始，眼光逐一橫掃過去，他雖怒極恨極，終究知道郭芙發射銀針乃無心之過，除了怪她粗心魯莽之外，不能說她如何不對，何況縱然一劍將她劈死，也救不了小龍女的性命。他提劍凝立，目光如炬，突然舉起玄鐵重劍，噹的一聲巨響，火花一閃，竟爾將他適才躲藏在內的石棺砍為兩段。這一劍不單力道沉雄絕倫，其中更蘊蓄著無限傷心悲憤。

郭芙等見他這一劍竟有如斯威力，不禁都驚得呆了。眼見這石棺堅厚重實，係以花崗石鑿成，一個石匠若要將之斷為兩截，非用大斧大鑿窮半日之功不可。倘若楊過用的是開山巨斧或厚背大砍刀，猶有可說，長劍卻自來以輕捷靈動為尚，即令寶劍利刃，和這般堅石硬碰也是非損即折，豈知這柄劍斫石如泥，刃落棺斷。

楊過見五人愕然相顧，厲聲喝道：「你們來做甚麼？」武三通道：「楊兄弟，我們是隨著郭夫人來找你的。」楊過怒道：「你們要來奪回她的女兒，是不是？為了這小小嬰兒，你便忍心害死我的愛妻。」武三通驚道：「害死你的愛妻？啊，是龍姑娘。」他見小龍女穿的是新娘服飾，登時會意，忙道：「你夫人中了毒針，郭夫人有解藥，她便在外邊。」楊過呸的一聲，喝道：「你們這麼來一擾，毒質侵入了我愛妻周身大穴。郭夫人便怎麼了？她難道還能起死回生麼？」武三通因楊過有救子之恩，對他極是尊敬，雖聽他破口斥責，也絲毫不以為忤，只喃喃的道：「毒質侵入了周身大穴，這便如何是好？」

這一旁卻惱了郭芙，聽楊過言語中對她母親頗有不敬，勃然大怒，喝道：「我媽媽甚麼地方對你不起了？你幼時無家可歸，不是我媽收留你的麼？她給你吃，給你著，你，哼，到頭來反而忘恩負義，搶我妹子。」這時她早知妹子雖落入楊過手中，並非他存有歹意，既和他鬥上了口，想不到甚麼話可以反唇相稽，便又牽扯了這件事。

楊過冷笑道：「不錯，我今日正要忘恩負義。你說我搶這孩子，我便搶了永遠不還，瞧你拿我怎麼？」郭芙左臂一緊，牢牢抱住妹子，右手高舉火把，擋在身前。武三通急道：「楊兄弟，你夫人既然中毒，快設法解毒要緊……」楊過悽然道：「武兄，沒有用的。」突然間一聲長嘯，右袖捲起一拂，郭芙等五人猛覺一陣疾風掠過，臉上猶似刀割，熱辣辣的生疼，五枝火把一齊熄滅，眼前登時漆黑一團。郭芙大叫一聲「啊喲！」耶律齊生怕楊過傷害於她，縱身搶上。

只聽得郭襄「啊啊」一聲啼哭，已出了石室。眾人驀地一驚，哭聲已在數丈之外，身法之快，宛如鬼魅。

郭芙叫道：「我妹子給他搶去啦。」武三通叫道：「楊兄弟，龍姑娘！楊兄弟，龍姑娘！」卻那裏有人答應？各人均無火摺，黑沉沉瞧不見周遭情勢。耶律齊道：「快出去，別給他關在這裏。」武三通怒道：「楊兄弟大仁大義，怎會做這等事？」郭芙道：「他仁義個……還是快走的好，在這裏幹甚麼？」剛說了這句話，忽聽得石棺中喀喀兩響，因有棺蓋相隔，聲音甚是鬱悶。

郭芙大叫：「有鬼！」拉住了身旁耶律齊的手臂。武三通等聽清楚聲音卻是從石棺中發出，似有僵屍要從棺中爬將出來。黑暗之中，人人毛骨悚然。

耶律齊向武三通低聲道：「武叔叔，你在這裏，我在那邊。僵屍若是出來，咱們四掌齊施打他個筋折骨斷。」他反手握住郭芙手腕，拉她站在自己身後，生怕鬼物暴起傷人。

只聽得忽的一響，棺中有物飛出。武三通和耶律齊早已運勁蓄勢，聽到風聲，同時拍擊下去。兩人手掌碰到那物，齊叫：「不好！」原來擊到的竟是一條長長的石塊，卻是放置在棺中的石枕。兩人這一擊用足了全身之力，將那石枕猛擊下去，撞上石棺，碎片紛飛，石枕裂為數塊，同時風聲颯然，有物掠過身體。武三通和耶律齊待要出掌再擊，那物已然飄然遠去，但聽室外「嘿嘿」幾下冷笑，隨即寂然無聲。

武三通驚道：「李莫愁！」郭芙叫道：「不，是僵屍！李莫愁怎會在石棺之中？」耶律齊「嗯」的一聲，並不接口。他不信世上竟有鬼怪，但如說是李莫愁，卻又不合情理，她明明和自己一起進來，楊過和小龍女卻已在古墓多日，她怎會處於楊龍二人身下的棺中？武三通道：「然則李莫愁那裏去了？」耶律齊道：「這墓中到處透著邪門，咱們還是先出去罷。」郭芙道：「我妹子怎生是好？」武三通道：「咱們沒法子，你媽媽必有妙策，大家出去聽她吩咐便了。」

※※※

當下眾人覓路而出，潛回溪水。剛從水底鑽上，眼前一片通紅，左右樹林均已著火，一股熱氣撲面而來。郭芙驚叫：「媽，媽！」卻不聞應聲。驀地裏一棵著了火的大樹直跌下來，耶律齊拉著她向上游急躍，這才避過。此時正當隆冬，草木枯槁，滿山已燒成一片火海。五人雖均浸濕了溪水，大火逼來，臉上仍感滾熱。

武三通道：「必是蒙古兵攻打重陽宮失利，放火燒山洩憤。」郭芙急叫：「媽媽！你在那裏啊？」忽見溪左一個女子背影正在草間跳躍避火。郭芙大喜，叫道：「媽，媽！」從溪水中縱身而出，奔了過去。武三通叫道：「小心！」喀喇、喀喇幾響，兩株大樹倒下，阻斷了他眼光。

郭芙冒煙突火的奔去，當她在溪水中時，一來思母心切，二來從黑沉沉的古墓中出來，眼前突然光亮異常，目為之炫，不易看得清楚，待得奔到近處，才見背影不對，一怔之間，那人斗然回過身來，竟是李莫愁。

她給楊過壓在石棺之下，本已無法逃出，後來楊過盛怒之下揮劍斬斷上面一口石棺，全力揮劍，連下面的棺蓋竟也斬裂，李莫愁死裏逃生，先擲出石枕，再跟著躍出。

她閉在棺中雖還不到一個時辰，但這番注定要在棺中活生生悶斃的滋味，實為人生最苦最慘的處境，在這短短的時刻之中，她咬牙切齒，恨極了世上每一個人，只想：「我死後必成厲鬼，要害死楊過，害死小龍女，害死武三通，害死黃蓉，害死何沅君，害死陸展元……」不論是誰，她都要一一害死，連何沅君、陸展元已死，也都忘了。後來她雖僥倖逃得性命，心中積蓄的怨毒卻是絲毫不減，忽然見到郭芙，當即臉露微笑，柔聲道：「郭姑娘，是你啊，大火燒得很厲害，可要小心了。」

郭芙見她神色親切，頗出意料之外，問道：「見到我媽媽麼？」李莫愁走近幾步，指著左首，道：「那邊不是麼？」郭芙順著她手指望去。李莫愁突然欺近，一伸手點中她腰下穴道，笑道：「別性急，你媽就會來找你的。」眼見大火從四面八方逼近，若再逗留，自己性命不保，縱身一躍，疾馳向西。郭芙軟癱在地，只聽李莫愁淒厲的歌聲隔著烈燄傳了過來：「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歌聲漸遠，驀地裏一股濃煙隨風捲至，裹住了郭芙。她四肢伸動不得，被濃煙嗆得大聲咳嗽。武氏父子和耶律齊站在溪水之中，滿頭滿臉都是焦灰，小溪和郭芙之間烈火沖起兩三丈高，四人明知她處境危急，但如過去相救，只有陪她一起送命，決計救她不出。

郭芙被煙火薰得快將暈去，嚇得連哭也哭不出了，忽聽得東首呼呼聲響，轉過頭來，只見一團旋風裹著一個灰影疾颳而來，旋風到處，火燄向兩旁分開，頃刻間已颳到她身前。風中人影便是楊過。郭芙本以為有人過來相救，正自歡喜，待得看清卻是楊過，身外雖然炙熱，心中宛如一盆冷水澆下，想道：「我死到臨頭，他還要來譏嘲羞辱我一番。」她畢竟是郭靖、黃蓉之女，狠狠的瞪著楊過，竟毫不畏懼。

楊過奔到她身邊，挺劍刺去，劍身從她腰下穿過，喝道：「小心了！」左臂向外揮出。玄鐵劍加上他渾厚內力，郭芙便如騰雲駕霧般飛上半空，越過十餘株燒得烈燄衝天的大樹，撲通一聲，掉入了溪水。耶律齊急忙奔上，扶了起來，解開她被封的穴道。郭芙頭暈目眩，隔了一會，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原來楊過帶著小龍女、郭襄出墓，見蒙古兵正在燒山。楊龍二人在這些大樹花草之間一起度過多時，忽見起火，自是甚為痛惜，眼見蒙古軍勢大，無力與抗。楊過不知小龍女毒質侵入要穴與臟腑之後，還能支持得多久，便找了個草木稀少的石洞暫且躲避。

過不多久，遙遙望見郭芙為李莫愁所害，大火即將燒到身邊。楊過道：「龍兒，這姑娘害了我不夠，又來害你，今日終於遭到如此報應。」小龍女明亮的眼光凝視著他，奇道：「過兒，難道你不去救她？」楊過恨恨的道：「她將咱們害成這樣，我不親手殺她，已是對得起她父母了。」小龍女嘆道：「咱們不幸，那是命苦，讓別人快快樂樂的，不很好嗎？」

楊過口中雖然如此說，但望見大火燒近郭芙身邊，心裏終究不忍，澀然道：「好！咱們命苦，人家命好！」除下身上浸得濕透的長袍，裹在玄鐵劍上，催動內力急揮，劍上所生風勢逼開大火，救了郭芙脫險。他回到小龍女身邊，頭髮衣衫都已燒焦，褲子著火，雖即撲熄，但腿上已燒起了無數大泡。

小龍女抱著郭襄，退到草木燒盡之處，伸手給楊過整理頭髮衣衫，只覺嫁了這樣一位英雄夫婿，心中不自禁的得意，俏立勁風烈燄之間，倚著楊過，臉上露出平安喜樂的神色。楊過凝目望著她，但見大火逼得她臉頰紅紅的倍增嬌艷，伸臂環著她腰間。在這一剎那時，兩人渾忘了世間的一切愁苦和哀傷。

他二人站在高處，武氏父子，郭芙耶律齊五人從溪水中隔火仰望，但見他夫婦衣袂飄飄，姿神端嚴，宛如神仙中人。郭芙向來瞧不起楊過，這時見了他這般情狀，又想起他以德報怨，奮不顧身的救了自己性命，當真是大仁大義，猛然間自慚形穢。

楊過和小龍女站立片刻，小龍女望著滿山火燄，嘆道：「這地方燒得乾乾淨淨，待花草樹木再長，將來不知又是怎生一副光景？」楊過不願她為這些身外之物難過，笑道：「咱倆新婚，蒙古兵放煙火祝賀，這不是千千萬萬對花燭麼？」小龍女微微一笑。楊過道：「到那邊山洞歇一會兒罷，你覺得怎樣？」小龍女道：「還好！」兩人並肩往山後走去。

武三通忽地想起一事，縱聲叫道：「楊兄弟，我師叔和朱師弟受困絕情谷，你去不去救他們啊？」楊過一怔，並不答話，自言自語道：「我還管得了這許多麼？」

他心中念頭微轉，腳下片刻不停，逕自向山後草木不生的亂石堆中走去。小龍女中毒雖深，一時尚未發作，關穴通後，武功漸復，抱著郭襄快步而行，兩人走了半個時辰，離重陽宮已遠，回頭遙望，大火燒得半邊天都紅了。

北風越颳越緊，凍得郭襄的小臉蘋果般紅。小龍女道：「咱們得去找些吃的，孩子又冷又餓，只怕支持不住。」楊過道：「我也真傻，搶了這孩子來不知幹甚麼，徒然多個累贅。」小龍女俯頭去親親郭襄的臉，道：「這小妹妹多可愛，你難道不喜歡麼？」楊過笑道：「人家的孩子，有甚麼希罕？除非咱倆自己生一個。」小龍女臉上一紅，楊過這句話觸動了她心底深處的母性，心想：「若是我能給你生一個孩兒……唉，我怎能有這般好福氣？」

楊過怕她傷心，不敢和她眼光相對，抬頭望望天色，但見西北邊灰撲撲的雲如重鉛，便似要壓到頭上來一般，說道：「瞧這天怕要下大雪，得找家人家借宿才好。」他們為避火勢，行的是山後荒僻無路之處，滿地亂石荊棘，登高四望，十餘里內竟然全無人煙。楊過道：「這一場雪定然不小，倘若大雪封山，那可糟了，說不得，只好辛苦一些，今日須得趕下山去！」

小龍女道：「武三叔、郭姑娘她們不知會不會遇上蒙古兵？全真教的道士們不知能否逃得性命？」語意之中，極是掛念。楊過道：「你良心也真忒好了，這些人對你不起，你還是念念不忘的掛懷。難怪當年師祖知你良心太好，怕你日後吃苦，因此要你修習得無情無欲，甚麼事都不過問。可你一關懷我，十多年的修練前功盡棄，對人人都關懷了。」

小龍女微微一笑，說道：「其實啊，我為你耽心難過，苦中是有甜的。最怕的是你不要我關懷你。」楊過道：「我最怕的是你不關懷我！大苦大甜，遠勝於不苦不甜。我只能發痴發顛，可不能太太平平的過日子。」小龍女微笑道：「你不是說咱倆要到南方去，種田、養雞、晒太陽麼？」楊過嘆道：「我只盼能這樣。」

又行出數里，天空飄飄揚揚的下起雪來。初時尚小，後來北風漸勁，雪也越下越大。兩人自不放在心上，在大風雪之下展開輕功疾行，另有一番興味。

小龍女忽道：「過兒，你說我師姊到那裏去了？」楊過道：「你又關心起她來了。這一次沒殺了她，也不知……也不知……」他本待說「也不知咱們能活到幾時，日後能不能再殺了她」，但怕惹起小龍女傷心，便不再說下去。小龍女道：「師姊其實也是很可憐的。」楊過道：「她不甘自己獨個兒可憐，要天下人人都如她一般傷心難過。」

說話之間，天色更加暗了。轉過山腰，忽見兩株大松樹之間蓋著兩間小小木屋，屋頂上已積了寸許厚白雪。

楊過喜道：「好啦，咱們便在這兒住一晚。」奔到臨近，但見板門半掩，屋外雪地中並無足跡，他朗聲說道：「過路人遇雪，相求借宿一宵。」隔了一會，屋中並無應聲。

楊過推開板門，見屋中無人，桌凳上積滿灰塵，顯是久無人居，於是招呼小龍女進屋。她關上板門，生了一堆柴火。木屋板壁上掛著弓箭，屋角中放著一隻捕兔機，看來這屋子是獵人暫居之處。另一間屋中有床有桌，床上堆著幾張破爛已極的狼皮。楊過拿了弓箭出去，單使左手，射了一隻獐子，回來剝皮開腔，用雪一擦洗，便在火上烤了起來。

這時外邊雪愈下愈大，屋內火光熊熊，和暖如春。小龍女咬些熟獐肉，嚼得爛了，餵在郭襄口裏。楊過將獐子在火上翻來翻去，笑吟吟的望著她二人。

松火輕爆，烤肉流香，荒山木屋之中，別有一番溫馨天地。

# 第三十回 離合無常

這段寧靜平安也無多時。郭襄睡去不久，東邊遠遠傳來嚓嚓嚓的踏雪之聲，起落快捷。楊過站起身來，向東窗外張去。只見雪地裏並肩走來兩個老者，一胖一瘦，衣服襤褸，瞧模樣是丐幫中人，勁風大雪之際，諒是要來歇足。楊過此時不願見任何世人，對武林人物更感厭憎，轉頭道：「外邊有人，你到裏面床上睡著，假裝生病。」小龍女抱起郭襄，依言走進內室躺在床上，扯過床邊一張七孔八穿的狼皮蓋在身上。

楊過抓起一把柴灰，塗抹臉頰頭頸，將帽沿壓得低低的，又將玄鐵劍藏入內室，耳聽得兩人走近，接著便來拍門。楊過將獐肉油膩在衣衫上一陣亂抹，裝得像個獵人模樣，這才過去開門。

那肥胖老丐道：「山中遇上這場大雪，當真苦惱，還請官人行個方便，讓叫化子借宿一宵。」楊過道：「小小獵戶，老丈稱甚麼官人？儘管在此歇宿便是。」那胖老丐連聲稱謝。楊過心想自己曾在英雄會上大獻身手，莫要被他們認出了，於是撕下兩條烤熟的獐腿給了二人，說道：「乘著大雪正好多做些活。明兒一早便得去裝機捉狐狸，我不陪你們啦。」胖老丐道：「小官人請便。」

楊過粗聲粗氣的道：「大姐兒他媽，咳得好些了嗎？」小龍女應道：「一變天，胸口更加發悶。」說著大聲咳了一陣，伸手輕輕搖醒郭襄。女人咳聲中夾著嬰孩的哭叫，這一家三口的獵戶真像得不能再像。楊過走進內室，掩上了板門，上床躺在小龍女身旁，心想：「這胖化子恁地面熟，似在甚麼地方見過。」一時卻想不起來。

胖瘦二丐只道楊過真是荒山中的一個窮獵戶，毫沒在意，吃著獐腿，說起話來。瘦丐道：「終南山上大火燒通了天，想是已經得手。」胖丐笑道：「蒙古大軍東征西討，打遍天下無敵手，要剿滅全真教小小一群道士，便似踏死一窩螞蟻。」瘦丐道：「但前幾日金輪國師他們大敗而回，那也是夠狼狽了。」胖丐笑道：「這也好得很啊，好讓四王子知道，要取中國錦繡江山，終究須靠中國人，單憑蒙古和西域的武士可不成。」瘦丐道：「彭長老，這次北派丐幫要是能起得成，蒙古皇帝要封你個甚麼官啊？」

楊過聽到這裏，猛地記起，這胖老丐曾在大勝關英雄會上見過，只是那時他披裘裹氈，穿的是蒙古人裝束，時時在金輪國師耳畔低聲獻策的，便是此人了，心想：「原來兩個傢伙都是賣國賊，這就儘快除了，免得在這裏打擾。」

這胖老丐正是丐幫中四大長老之一的彭長老，早就降了蒙古。只聽他笑道：「大汗許的是『鎮南大將軍』的官，可是常言道得好：討飯三年，皇帝懶做。咱們丐幫裏的人，還想做甚麼官？」他話是這麼說，語調中卻顯然滿是熱中和得意之情。瘦丐道：「做兄弟的先恭喜你了。」彭長老笑道：「這幾年來你功勞不小，將來自然也少不了你的份兒。」

那瘦丐道：「做官我倒不想。只是你答應了的攝魂大法，到底幾時才傳我啊？」彭長老道：「待北派丐幫正式起成，我一當上幫主，咱兩個都空閒下來，我自便傳你。」那瘦丐道：「你當上了北派丐幫的幫主，又封了大蒙古國鎮南大將軍的官，只有越來越忙，那裏還會有空閒？」彭長老笑道：「老弟，難道你還信不過做哥哥的麼？」那瘦丐不再說話，鼻中哼了一聲，顯是不信。楊過心想：「天下只一個丐幫，自來不分南北，他要起甚麼北派丐幫，定是助蒙古人搗鬼。」

只聽那瘦丐又道：「彭長老，你答應了的東西，遲早總得給。你老是推搪，好教人心灰意懶。」彭長老淡淡的道：「那你便怎樣？」那瘦丐道：「我敢怎麼樣？只是我武功低，膽子小，沒一項絕技傍身，卻跟著你去幹這種欺騙眾兄弟的勾當，日後黃幫主、魯幫主追究起來，我想想就嚇得渾身發抖，那還是乘早洗手不幹的好。」楊過心想：「瘦老兒性命不要了，膽敢說這樣的話？那彭長老既胸懷大志，自然心狠手辣。你這人啊，當真又奸又胡塗。」彭長老哈哈一笑，道：「這事慢慢商量，你別多心。」那瘦丐不語，隔了一會，說道：「小小一隻獐腿吃不飽，我再去打些野味。」說著從壁上摘下弓箭，推門而出。

楊過湊眼到板壁縫中張望，只見那瘦丐一出門，彭長老便閃身而起，拔出短刀，躲在門後，耳聽得他腳步聲向西遠去，跟著也悄悄出門。楊過向小龍女笑道：「這兩個奸徒要自相殘殺，倒省了我一番手腳。那胖化子厲害得多，那瘦的決不是他對手。」小龍女道：「最好兩個都別回來，這木屋安安靜靜的，不要有人來打擾。」楊過道：「是啊。」突然壓低聲音道：「有腳步聲。」只聽西首有人沿著山腰繞到屋後。

楊過微微一笑，道：「那瘦老兒回來想偷襲。」推窗輕輕躍出。果見那瘦丐矮著身子在壁縫中張望。他不見彭長老的影蹤，似乎一時打不定主意。楊過走到他的身後，「嘻」的一聲笑。

那瘦丐出其不意，急忙回頭，只道是彭長老到了身後，臉上充滿了驚懼之色。楊過笑道：「別怕，別怕。」伸手點了他胸口、脅下、腿上三處穴道，將他提到門前，放眼盡是白茫茫的大雪，童心忽起，叫道：「龍兒，快來幫我堆雪人。」隨手抄起地下白雪，堆在那瘦丐的身上。小龍女從屋中出來相助，兩人嘻嘻哈哈的動手，沒多久間，已將那瘦丐周身堆滿白雪。這瘦丐除了一雙眼珠尚可轉動之外，成為一個肥胖臃腫的大雪人。

楊過笑道：「這精瘦乾枯的瘦老頭兒，片刻之間便變得又肥又白。」小龍女笑道：「那個本來又肥又白的老頭兒呢，你怎生給他變一變？」楊過尚未回答，聽得遠處腳步聲響，低聲道：「胖老兒回來啦，咱們躲起來。」兩人回進房中，帶上了房門。小龍女搖動郭襄，讓她哭叫，口中卻不斷安慰哄騙：「乖寶乖，別哭啦。」她一生從不作偽，這般精靈古怪的勾當她想都沒想過，眼見楊過喜歡，也就順著他玩鬧。

彭長老一路回來，一路察看雪地裏的足印，眼見瘦老丐的足印去了又回，顯是埋伏在木屋左近。他隨著足印來到木屋背後，又轉到屋前。楊過和小龍女在板縫中向外張去，但見他矮身從窗孔中向屋內窺探，右手緊握單刀，全神戒備。

瘦老丐身上寒冷徹骨，眼見彭長老站在自己身前始終不覺，只要伸手揮落，便能擊中他要害，苦在身上三處要穴遭點，半分動彈不得。

彭長老見屋中無人，甚是奇怪，伸手推開板門，正在猜想這瘦丐到了何處，忽聽得遠遠傳來腳步之聲。彭長老臉上肌肉一動，縮到板門背後，等那瘦丐回來。

楊過和小龍女都覺奇怪，那瘦丐明明已成為雪人，怎麼又有人來？剛一沉吟，已聽出來的共有兩人，原來又有生客到了。彭長老耳音遠遜，直到兩人走近，方始驚覺。

只聽得屋外一人說道：「阿彌陀佛，貧僧山中遇雪，向施主求借一宿。」彭長老轉身出來，見雪地裏站著兩個老僧，一個白眉長垂，神色慈祥，另一個身裁矮小得多，留著一部蒼髯，身披緇衣，雖在寒冬臘月，兩人衣衫均甚單薄。

彭長老一怔之間，楊過已從屋中出來，說道：「兩位大和尚進來罷，誰還帶著屋子走道呢？」便在此時，彭長老突然見到了瘦丐所變成的雪人，察看之下，便即認出，見他變得如此怪異，大感驚詫，轉眼看楊過時，見他神色如常，似是全然不知。

楊過迎著兩個老僧進來，尋思：「瞧這兩個老和尚也非尋常之輩，尤其那黑衣僧相貌兇惡，眼發異光，只怕和這彭長老是一路。」說道：「大和尚，住便在此住，我們山裏窮人，沒床給你們睡，你兩位吃不吃野味？」那白眉僧合什道：「罪過，罪過。我們帶有乾糧，不敢勞煩施主。」楊過道：「這個最好。」回進內室，在小龍女耳邊低聲道：「兩個老和尚，看來是很強的高手。」小龍女一皺眉頭，低聲道：「世上惡人真多，便是在這深山之中，也教人不得清靜。」

楊過俯眼板壁縫中張望，見白眉僧從背囊中取出四團炒麵，交給黑衣僧兩團，另兩團自行緩緩嚼食。楊過心想：「這白眉老和尚神情慈和，舉止安詳，當真似個有道高僧，可是世上面善心惡之輩正多，這彭長老何嘗不是笑容可掬，和藹得很？那黑衣僧的眼色卻又如何這般兇惡？」

正尋思間，忽聽得嗆啷啷兩響，黑衣僧從懷中取出兩件黑黝黝的鐵鑄之物。彭長老本來坐在凳上，立即躍起，手按刀柄。黑衣僧對他毫不理睬，喀喀兩響，將一件黑物扣在自己腳上，原來是副鐵銬，另一副鐵銬則扣上了自己雙手。楊過和彭長老都詫異萬分，猜不透他自銬手足是何用意，但這麼一來，對他的提防之心便減了幾分。

那白眉僧臉上大有關懷之色，低聲道：「又要發作麼？」黑衣僧道：「弟子一路上老覺得不對，只怕又要發作。」突然間跪倒在地，雙手合什，說道：「求佛祖慈悲。」他說了那句話後，低首縮身，一動不動的跪著，過了一會，身子輕輕顫抖，口中喘氣，漸喘漸響，到後來竟如牛吼一般，連木屋的板壁也被吼聲震動，簷頭白雪撲簌簌地掉將下來。彭長老固驚得心中怦怦而跳，楊過和小龍女也相顧駭然，不知這和尚幹些甚麼，從吼聲聽來，似乎他身上正經受莫大苦楚。楊過本來對他頗懷敵意，這時卻不自禁的起了憐憫之心，暗想：「不知他得了甚麼怪病，何以那白眉僧毫不理會？」

再過片刻，黑衣僧的吼聲更加急促，直似上氣難接下氣。那白眉僧緩緩的道：「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悔惱火所燒，證覺自此始……」這幾句偈語輕輕說來，雖在黑衣僧牛吼一般的喘息之中，仍令人聽得清清楚楚。楊過吃了一驚：「這老和尚內功如此深厚，當世不知有誰能及？」只聽白眉僧繼續唸偈：「若人罪能悔，悔已莫復憂，如是心安樂，不應常念著。不以心悔故，不作而能作，諸惡事已作，不能令不作。」

他唸完偈後，黑衣僧喘聲頓歇，呆呆思索，低聲唸道：「若人罪能悔，悔已莫復憂……師父，弟子深知過往種種，俱是罪孽，煩惱痛恨，不能自已。弟子便是想著『諸惡事已作，不能令不作。』心中始終不得安樂，如何是好？」白眉僧道：「行罪而能生悔，本為難得。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楊過聽到這裏，猛地想起：「郭伯母給我取名一個『過』字，表字『改之』，說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的意思。難道這位老和尚是聖僧，今日是來點化我嗎？」

黑衣僧道：「弟子惡根難除。十年之前，弟子皈依吾師座下已久，仍出手傷了三人。今日身內血煎如沸，難以自制，只怕又要犯大罪，求吾師慈悲，將弟子雙手割去了罷。」白眉僧道：「善哉善哉！我能替你割去雙手，你心中的惡念，卻須你自行除去。若惡念不去，手足縱斷，有何補益？」黑衣僧全身骨骼格格作響，突然痛哭失聲，說道：「師父諸般開導，弟子總是不能除去惡念。」

※※※

白眉僧喟然長嘆，說道：「你心中充滿憎恨，雖知過去行為差失，只因少了仁愛，總是惡念難除。我說個『佛說鹿母經』的故事給你聽聽。」黑衣僧道：「弟子恭聆。」說著盤膝坐下。楊過和小龍女隔著板壁，也肅然靜聽。

白眉僧道：「從前有隻母鹿，生了兩隻小鹿。母鹿不慎為獵人所捕，獵人便欲殺卻。母鹿叩頭哀求，說道：『我生二子，幼小無知，不會尋覓水草。乞假片時，使我告知孩兒覓食之法，決當回來就死。』獵人不許。母鹿苦苦哀求，獵人心動，縱之使去。

「母鹿尋到二子，低頭鳴吟，舔子身體，又悲又喜，向二子說道：『一切恩愛會，皆由姻緣合，會合有別離，無常難得久。今我為爾母，恆恐不自保，生死多畏懼，命危於晨露。』二鹿幼小，不明母親所言之意。母鹿帶了二子，指點美好水草，涕淚交流，說道：『吾期行不吉，誤墮獵者手；即當應屠割，碎身化糜朽。念汝求哀來，今當還就死；憐汝小早孤，努力活自己。』」

小龍女聽到這裏，念及自己命不長久，想著「生死多畏懼，命危於晨露」、「憐汝小早孤，努力活自己」這幾句話，忍不住淚水流了下來。楊過明知白眉僧說的只是佛家寓言，但其中所述母子親情悲切深摯，也大為感動。

只聽白眉僧繼續講道：「母鹿說完，便和小鹿分別。二子鳴啼，悲泣戀慕，從後緊緊跟隨，雖然幼小奔跑不快，還是跌倒了重又爬起，不肯離開母親。母鹿停步，回頭說道：『兒啊！你們不可跟來，如給獵人見到，母子一同畢命。我是甘心就死，只因哀憐你們稚弱。世間無常，皆有別離。我自薄命，使你們從小便沒了母親。』說畢，便奔到獵人身前。兩小鹿孺慕心切，不畏獵人弓箭，追尋而至。

「獵人見母鹿篤信死義，捨生守誓，志節丹誠，人所不及；又見三鹿母子難分難捨，惻然憫傷，便放鹿不殺。三鹿悲喜，鳴聲咻咻，以謝獵者。獵人將此事稟報國王，舉國讚歎，為止殺獵惡行。」

黑衣僧聽了這故事，淚流滿面，說道：「此鹿全信重義，母慈子孝，非弟子所能及於萬一。」白眉僧道：「慈心一起，殺業即消。」說著向身旁的彭長老望了一眼，似乎也有向他開導之意。黑衣僧應道：「是！」白眉僧道：「若要補過，唯有行善。與其痛悔過去不應作之事，不如今後多作應作之事。」說著微微歎息，道：「便是我，一生之中，何嘗不是曾做了許多錯事。」說著閉目沉思。

黑衣僧若有所悟，但心中煩躁，總是難以克制，抬起頭來，見彭長老笑咪咪的凝望自己，眼中似發光芒。黑衣僧一怔，覺得曾在甚麼地方和此人會過，又覺得他這眼色瞧得自己極不舒服，當即轉頭避開，但過不片刻，忍不住又去望了他一眼。彭長老笑道：「下得好大的雪啊，是不是？」黑衣僧道：「是，好大的雪。」彭長老道：「來，咱們去瞧瞧雪景。」說著推開了板門。黑衣僧道：「好，去瞧瞧雪景。」站起身來，和他並肩站在門口。楊過雖隔著板壁，也覺彭長老眼光特異，心中隱隱有不祥之感。

彭長老道：「你師父說得好，殺人是萬萬不可的，但你全身勁力充溢，若不和人動手，心裏便十分難過，是不是啊？」黑衣僧迷迷糊糊的應道：「是啊！」彭長老道：「你不妨發掌擊這雪人，打好了，那可沒罪孽。」黑衣僧望著雪人，雙臂舉起，躍躍欲試。這時離二僧到來之時已隔了小半個時辰，瘦丐身上又堆了一層白雪，連得他雙眼也皆掩沒。彭長老道：「你雙掌齊發，打這雪人，打啊！打啊！打啊！」語音柔和，充滿了勸誘之意。黑衣僧運勁於臂，說道：「好，我打！」

白眉僧抬起頭來，長長歎了口氣，低聲道：「殺機既起，業障即生。」

但聽得砰的一聲響，黑衣僧雙掌擊出，白雪紛飛。那瘦丐身上中掌，震鬆穴道，「啊」的一聲大叫，聲音慘厲，遠遠傳了出去。小龍女輕聲低呼，伸手抓住了楊過手掌。黑衣僧大吃一驚，叫道：「雪裏有人！」白眉僧急忙奔出，俯身察看。那瘦丐中了黑衣僧這一下功力深厚之極的鐵掌，早已斃命。黑衣僧神不守舍，呆在當地。

彭長老故作驚奇，說道：「這人也真奇怪，躲在雪裏幹甚麼？咦，怎麼他手中還拿著刀子？」他以攝心術唆使黑衣僧殺了瘦丐，自是得意，但也不禁奇怪：「這廝居然有這等耐力，躲在雪中毫不動彈。難道白雪塞耳，竟沒聽到我叫人出掌搏擊嗎？」

黑衣僧只叫：「師父！」瞪目呆視。白眉僧道：「冤孽，冤孽。此人非你所殺，可也是你所殺。」黑衣僧伏在雪地之中，顫聲道：「弟子不懂。」白眉僧道：「你只道這是雪人，原無傷人之意。但你掌力猛惡，出掌之際，難道竟無殺人之心麼？」黑衣僧道：「弟子確有殺人之心。」

白眉僧望著彭長老，目不轉睛的瞧了一會，目光柔和，充滿了悲憫之意，只這麼一瞧，彭長老的「攝心術」竟爾消於無形。黑衣僧突然叫了出來：「你……你是丐幫的長老，我記起了！」彭長老臉上笑咪咪的神色於剎那間影蹤不見，眉宇間洋溢乖戾之氣，說道：「你是鐵掌幫的裘幫主啊，怎地做了和尚？」

※※※

這黑衣僧正是鐵掌幫幫主裘千仞。當日在華山絕頂頓悟前非，皈依一燈大師座下為僧。這位白眉老僧，便是與王重陽、黃藥師、歐陽鋒、及洪七公齊名的一燈大師。裘千仞受剃度後法名慈恩，誠心皈佛，努力修為，只是往日作孽太多，心中惡根難以盡除，遇到外誘極強之際，不免出手傷人，因此打造了兩副鐵銬，每當心中煩躁，便自銬手足，以制惡行。這一日一燈大師在荊湖北路隱居處接到弟子朱子柳求救的書信，便帶同慈恩前往絕情谷。那知在這深山中遇到彭長老，慈恩卻無意間殺了一人。

慈恩出家以來，十餘年中雖有違犯戒律，但殺害人命卻是第一次，一時心中迷惘無依，只覺過去十餘年的修為盡付東流。他狠狠瞪著彭長老，眼中如要噴出烈火。

一燈大師知道此時已到緊急關頭，如以武功強行制住他不許動手，他心中惡念越積越重，終有一日堤防潰決，一發而不可收拾，只有盼他善念滋長，惡念潛消，方能漸趨善徑。他站在慈恩身旁，輕輕唸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直唸到七八十聲，慈恩的目光才離開彭長老身上，回進木屋坐倒，又喘起氣來。

彭長老早知裘千仞武功卓越，卻不認得一燈大師，但見他白眉如雪，是個行將就木的衰僧，渾不放在意下，本想只消以「攝心術」制住裘千仞，便可為所欲為，那知一燈的目光射來，自己心頭便如有千斤重壓，再也施展不出法術，這一來登時心驚膽戰，沒了主意，倘若發足逃走，這裘千仞號稱「鐵掌水上飄」，輕功異常了得，雪地中足跡清楚，那是決計逃不了，只盼他肯聽白眉老和尚勸善的言語，不來跟自己為難。他縮在屋角，惴惴不安。慈恩喘氣漸急，他一顆心也越跳越快。

楊過聽一燈講了三鹿的故事，想起有生之物莫不樂生惡死，那瘦丐雖然行止邪惡，死有餘辜，但突然間慘遭不測，卻也頗為憮然，又見慈恩掌力大得異乎尋常，暗想這和尚不知是誰，竟有如此高強武功？

但聽得慈恩呼呼喘氣，大聲道：「師父，我生來是惡人，上天不容我悔過。我雖無意殺人，終究免不了傷人性命，我不做和尚啦！」一燈道：「罪過，罪過！我再說段佛經給你聽。」慈恩粗聲道：「還聽甚麼佛經？你騙了我十多年，我再也不信啦。」格喇、格喇兩聲，手足鐵銬上所連的鐵鍊先後崩斷。

一燈柔聲道：「慈恩，已作莫憂，勿須煩惱。」慈恩站起身來，向一燈搖了搖頭，驀地迅速轉身，對著彭長老胸口雙掌推出，一燈不及阻止，砰的一聲巨響，彭長老撞穿板壁，飛了出去。在這鐵掌揮擊之下，自是筋折骨斷，便有十條性命也活不成了。

楊過和小龍女聽得巨響，嚇了一跳，攜手從內室出來，見慈恩雙臂高舉，目露兇光，高聲喝道：「你們瞧甚麼？今日一不做，二不休，老子要大開殺戒了。」說著運勁於臂，便要使鐵掌功拍出。

一燈大師走到門口，擋在楊龍二人身前，盤膝往地下一坐，口宣佛號，說道：「迷途未遠，猶可知返。慈恩，慈恩，你當真要沉淪於萬劫不復之境麼？」慈恩臉上一陣青、一陣紅，心中混亂已極，善念和惡念不住交戰。此日他在雪地裏行走時胸間已萬分煩躁，待得給「攝心術」一擾，又連殺兩人，再也難以自制。眼中望將出來，一燈大師一時是救助自己的恩師，一時卻成為專跟自己作對的大仇人。

如此僵立片刻，心中惡念越來越盛，突然間呼的一聲，出掌向一燈大師劈去。一燈舉手斜立胸口，身子微晃，擋了這一掌。慈恩怒道：「你定是要和我過不去！」左手又是一掌，一燈大師伸手招架，仍不還招。慈恩喝道：「你假惺惺作甚？快還手啊，你不還手，枉自送了性命，可別怨我！」

他雖神智混亂，這幾句話卻說得不錯，他的鐵掌功夫和一燈大師的一陽指各擅勝場，當年本在武林齊名。一燈的佛學修為做他師父而有餘，說到武功，要是出先天功一陽指全力周旋，或可勝得一招半式，掌上功夫卻有所不及，這般只挨打而不還手，時候稍久，縱不送命，也必重傷。可是一燈抱著捨身度人的大願大勇，寧受鐵掌撞擊之禍，也決不還手，只盼他終於悔悟。這並非比拚武功內力，卻是善念和惡念之爭。

楊過和小龍女眼見慈恩的鐵掌有如斧鉞般一掌掌向一燈劈去，劈到得第十四掌時，一燈「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慈恩一怔，喝道：「你還不還手麼？」一燈柔聲道：「我何必還手？我打勝你有甚麼用？你打勝我有甚麼用？須得勝過自己、克制自己，這才有用。」慈恩一愣，喃喃的道：「要勝過自己，克制自己！」

一燈大師這幾句話，便如雷震一般，轟到了楊過心裏，暗想：「要勝過自己的任性，要克制自己的妄念，確比勝過強敵難得多。這位高僧的話真是至理名言。」卻見慈恩雙掌在空中稍作停留，終於呼的一聲又拍了出去。一燈身子搖晃，又一口鮮血噴出，白鬢和僧袍上全染滿了。

楊過見他接招的手法和耐力，知他武功決不在黑衣僧之下，但這般一味挨打，便是鐵石身軀終於也會毀了。這時他對一燈已然欽佩無已，明知他要捨身點化惡人，但決不能任他如此喪命，心想憑自己單掌之力，擋不了黑衣僧的鐵掌，回身提起玄鐵重劍，繞過一燈身側，待慈恩又揮掌拍出，便即挺劍直刺。

玄鐵劍激起勁風，和慈恩的掌風一撞，兩人身子都微微一搖。

慈恩「咦」的一聲，萬萬想不到荒山中一個青年獵人竟有如此高強武功。一燈大師瞧了楊過一眼，也甚詫異。慈恩厲聲喝道：「你是誰？幹甚麼？」楊過道：「尊師好言相勸，大師何以執迷不悟？不聽金石良言，已是不該，反而以怨報德，竟向尊師猛下毒手。如此為人，豈非禽獸不如？」慈恩大怒，喝道：「你也是丐幫的？跟那個鬼鬼祟祟的長老是一路的麼？」楊過笑道：「這二人是丐幫敗類，作惡多端，大師除惡即是行善，何必自悔？」慈恩一怔，自言自語：「除惡即是行善……除惡即是行善……」

楊過隔著板壁聽他師徒二人對答，已隱約明白了他的心事，知他因悔生恨，惡念橫起，又道：「那二人是丐幫叛徒，意圖引狼入室，將我大漢河山出賣於異族。大師殺此二人，實為莫大功德。這二人不死，不知有多少無辜男女家破人亡。我佛雖然慈悲，但遇到邪魔外道，不也要大顯神通將之驅滅麼？」楊過所知的佛學盡此而已，實在淺薄之至，但慈恩聽來卻極為入耳。他緩緩放下手掌，一轉念間，猛地想起自己昔日也曾受大金之封，也曾相助異族侵奪大宋江山，楊過這幾句話無異痛斥自己之非，突然提掌向他劈去，喝道：「小畜生，你胡說八道些甚麼？」

這一掌既快且狠，楊過只道已用言語打動了他，那料他竟會忽地發難，霎時間掌風及胸，危急中不及運勁相抗，索性順著他掌力縱身後躍，砰嘭喀喇兩聲響，木屋板壁撞破了一個大洞，楊過飛身到了屋外。一燈大師大吃一驚，暗道：「難道這少年便也如此喪命？瞧來他武功不錯啊！唉，我怎不及時救他性命？」心下好生懊惱。

驀地裏屋中柴光一暗，板壁破洞中颳進一股疾風，楊過身隨風至，挺劍向慈恩刺去，喝道：「好，你我今日便較量較量。」慈恩右掌斜劈，欲以掌力震開他劍鋒。可是楊過這路劍法其實乃獨孤求敗的神功絕技，雖年代相隔久遠，不能親得這位前輩的傳授，但洪水練劍，蛇膽增力，仗著神鵰之助，楊過所習的劍法已彷彿於當年天下無敵的劍魔。慈恩一掌擊出，楊過劍鋒只稍偏數寸，劍尖仍指向他左臂。慈恩大駭，向右急閃，才避過了這一劍，立即還掌劈出。兩人各運神功，劍掌激鬥。

一燈越看越奇，心想這少年不過二十有餘，竟能與當代一流高手裘鐵掌打成平手，自己見多識廣，卻也認不出他的武功是何家數，這柄劍如此沉重，亦奇妙之至。一回頭間，見小龍女手抱嬰兒，站在門邊，容顏佳麗，神色閒雅，對兩人惡鬥殊不驚惶，暗想：「這個少女也非尋常人物。」隨即見她眉間與人中隱隱有一層黑氣，不禁叫了聲：「啊喲！」小龍女報以一笑，心道：「你瞧出來了。」

這時兩人一劍雙掌越鬥越激烈，楊過在兵刃上佔了便宜，慈恩卻多了一條手臂，可說扯了個直。只聽得砰的一聲，木板飛脫一塊，接著喀喇聲響，柱子又斷了一條，木屋既小，又非牢固，實容不下兩個高手的劇鬥。劍刃和掌風到處，木板四下亂飛，終於喀喇喇一聲大響，木柱折斷，屋面壓了下來。小龍女抱起郭襄，從窗中飛身而出，一燈在後相護，揮袖拂開了幾塊碎木。

北風呼呼，大雪不停，兩人惡鬥不休。慈恩十餘年來從未與人如此酣戰，打得興發，大吼聲中鐵掌翻飛，堪堪拆到百餘招外，但覺對方劍上勁力不住加重，他年紀衰邁，漸漸招架不住。楊過挺劍當胸刺去，見他斜走閃避，當即鐵劍橫掃，疾風捲起白雪，直撲過去。慈恩雙目為雪蒙住，忙伸手去抹，猛覺玄鐵劍搭上了右肩，斗然間身上猶如壓上了千鈞之重，再也站立不住，翻身跌倒。楊過劍尖直刺其胸，這劍雖不鋒利，力道卻是奇大，只壓得他肋骨向內劇縮，只能呼氣出外，不能吸進半口氣來。

便在此刻，慈恩心頭如閃電般掠過一個「死」字。他自練成絕藝神功之後，縱橫江湖，只有他去殺人傷人，極少遇到挫折，便敗在周伯通手下，一直逃到西域，最後還是憑巧計嚇退老頑童，此時去死如是之近，生平從未遭逢，一想到「死」，不由得大悔，但覺這一生便自此絕，百般過惡，再也無法補救。一燈大師千言萬語開導不了的，楊過這一劍卻登時令他想到：「給人殺死如是之慘，然則我過去殺人，被殺者也是一樣的悲慘。」

一燈大師見楊過將慈恩制服，心想：「如此少年英傑，實在難得。」走上前去，伸指輕輕在劍刃上一點，楊過只覺左臂一熱，玄鐵劍立時盪開。

慈恩挺腰站起，跟著撲翻在地，叫道：「師父，弟子罪該萬死，弟子罪該萬死！」一燈微笑，伸手輕撫其背，說道：「生死大事，原難勘破。還不謝過這位小居士的教誨？」

楊過本就疑心這位老和尚是一燈大師，給他一指盪開劍刃，心想這一陽指功夫和黃島主的彈指神通真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世再無第三人的指力能與之並駕齊驅，當即下拜，說道：「弟子楊過參見大師。」見慈恩向自己跪倒，忙即還禮，說道：「前輩行此大禮，可折煞小人了。適才多有得罪。」指著小龍女道：「這是弟子室人龍氏。快來叩見大師。」小龍女抱著郭襄，襝衽行禮。

慈恩道：「弟子適才失心瘋了，師父的傷勢可厲害麼？」一燈淡然一笑，問道：「你可好些了麼？」慈恩歉仄無已，不知說甚麼才好。

四人坐在幾株大樹之下。楊過約略述說如何識得武三通、朱子柳及點蒼漁隱，又說到自己如何在絕情谷中毒，天竺神僧及朱子柳如何為己去求解藥被困。一燈道：「我師徒便是為此而去絕情谷。你可知這慈恩和尚，和那絕情谷的女谷主有何淵源？」

楊過聽彭長老說過「鐵掌幫的裘幫主」，便道：「慈恩大師俗家可是姓裘，是鐵掌幫的裘幫主？」見慈恩緩緩點頭，便道：「如此說來，絕情谷的女谷主便是令妹了。」慈恩道：「不錯，我那妹子可好麼？」楊過難以回答，裘千尺四肢被丈夫截斷筋脈，成為廢人，實在說不上個「好」字。慈恩見他遲疑，道：「我那妹子暴躁任性，倘若遭到了孽報，也不足為奇。」楊過道：「令妹便是手足有了殘疾，身子倒是挺安健的。」慈恩嘆了口氣，道：「隔了這許多年，大家都老了……嗯，她一向只跟她大哥說得來……」說到這裏，呆呆出神，追憶往事。

一燈大師知他塵緣未斷，適才所以悔悟，只因臨到生死關頭，惡念突然消失，其實心中孽根並未除去，將來再遇極強的外感，不免又要發作，自己能否活得那麼久，到那時再來維護感化，一切全憑緣法了。

楊過見一燈瞧著慈恩的眼光中流露出憐憫之情，忽想：「一燈大師武功決不在他弟子之下，始終不肯還手，定有深意。我這出手，只怕反而壞了事。」忙道：「大師，弟子愚不解事，適才輕舉妄動，是否錯了，請大師指點。」

一燈道：「人心變幻難知，他便是將我打死了，也未必便此能大徹大悟，說不定陷溺更深。你救我一命，又令他迷途知返，怎會是錯？老衲深感盛德。」轉頭望著小龍女，問道：「小娘子如何毒入內臟？」楊過聽他一問，似在沉沉黑暗之中突然見到一點光亮，忙道：「她受傷之後正在打通經脈治療，不幸恰在那時中了餵有劇毒的暗器。大師可能慈悲救她一命？」說著不由自主的雙膝跪地。

一燈伸手扶起，問道：「她如何打通經脈？內息怎生運轉？」楊過道：「她逆轉經脈，又有寒玉床及弟子在旁相助。」一燈聽了他的解釋，不由得嘖嘖稱奇，道：「歐陽兄真乃天下奇人，他武功向來極高，開創逆運經脈之法，更加匪夷所思，在武學中另闢蹊徑。」伸指搭了小龍女雙手腕脈，臉現憂色，半晌不語。

楊過怔怔的瞧著他，只盼他能說出「有救」兩個字來。小龍女的眼光卻始終望著楊過，她早便沒想到能活至今日，見楊過臉色沉重，只為自己擔憂，緩緩的道：「生死有命，人身無常，因緣離合，豈能強求？過兒，憂能傷人，你別太過關懷了。」

一燈自進木屋以來，第一次聽到小龍女說話，聽她這幾句話語音溫柔，而且心情平和，達觀知命，不禁一怔。他不知小龍女自幼便受師父教誨，靈台明淨，少受物羈，本想這姑娘小小年紀，中毒難治，定然憂急萬狀，自當與當年郭靖、黃蓉前來求自己救治時心情相似，那知說出話來竟是功行深厚的修道人口吻。心想：「這一對少年夫婦實是人間龍鳳，男的武功如此了得，女的參悟生死，更是不易，即是苦修了數十年的老僧老道，也未必有此造詣。郭靖、黃蓉夫婦武功為人，足可和他們比肩，但達觀知命，也比之卻有所不如，我那些蠢弟子無一能及。唉，但她中毒既深，我受傷後又使不出一陽指神功。」微一沉吟，說道：「兩位年紀輕輕，修為卻著實不凡，老衲不妨直言……」楊過聽到這裏，一顆心不由得沉了下去，雙手冰冷。

只聽一燈續道：「小夫人劇毒透入重關，老衲倘若身未受傷，可用一陽指功夫助她體內毒質暫不發作。然後尋覓靈藥解毒。如今嘛……好在小夫人幼功所積頗厚，老衲這裏有藥一顆，服後保得七日平安。咱們到絕情谷去找到我師弟……」楊過拍腿站起，叫道：「啊，不錯，這位天竺神僧治毒的本事出神入化，必有法子解毒。」

一燈道：「倘若我師弟也不能救，那是大數使然。世上有的孩子生下來沒多久便死了，小夫人嫁人之後方始不治，也不為夭。」說到這裏，想起當年周伯通和劉貴妃所生的那個孩子，只因自己由妒生恨，堅不肯為其治傷，終於喪命；而那個孩子，卻是慈恩打傷的。

楊過睜大了眼睛望著一燈，心想：「龍兒能否治愈，尚在未定之天，你卻不說一句安慰的言語。」小龍女淡淡一笑，道：「大師說得很是。」眼望身周大雪，淡淡的道：「這些雪花落下來，多麼白，多麼好看。過幾天太陽出來，每一片雪花都變得無影無蹤。到得明年冬天，又有許許多多雪花，只不過已不是今年這些雪花罷了。」

一燈點了點頭，轉頭望著慈恩，道：「你懂麼？」慈恩點了點頭，心想日出雪消，冬天下雪，這些粗淺的道理有甚麼不懂？

楊過和小龍女本來心心相印，對方即是最隱晦的心意相互也均洞悉，但此刻她和一燈對答，自己卻隔了一層。似乎她和一燈相互知心，自己反而成為外人，這情境自與小龍女相愛以來從所未有，不由得大感迷惘。

一燈從懷中取出一個雞蛋，交給了小龍女，說道：「世上雞先有呢，還是蛋先有？」這是個千古不解的難題。楊過心想：「當此生死關頭，怎地問起這些不打緊的事來？」小龍女接過蛋來，見是個磁蛋，顏色形狀無一不像。她微一沉吟，已明其意，道：「蛋破生雞，雞大生蛋，既有其生，必有其死。」輕輕旋開蛋殼，滾出一顆丸藥，金黃渾圓，便如蛋黃。一燈道：「快服下了。」小龍女心知此藥貴重，於是放入口中嚼碎嚥下。

※※※

次晨大雪兀自未止，楊過心想此去絕情谷路程不近，一燈的丸藥雖可續得七日性命，但必須全力趕路，毫不耽擱，方能及時到達，說道：「大師，你傷勢怎樣？」一燈傷得著實不輕，但想救援師弟、朱子柳和小龍女三人，都片刻延緩不得，袍袖一拂，說道：「不礙事。」站起身來，提氣發足，在雪地裏竄出丈餘。楊過等三人隨後跟去。

小龍女服了丸藥後，只覺丹田和緩，精神健旺，展開輕功，片刻間便趕在一燈大師之前。慈恩吃了一驚，心想這嬌怯怯的姑娘原來武功竟也這生了得，驀地裏好勝心起，腿下發勁，向前急追。一個是輕功天下無雙的古墓派傳人，一個是號稱「鐵掌水上飄」的成名英雄，霎時之間趕出數十丈，在雪地中成為兩個黑點。楊過生怕慈恩忽又惡性發作，加害小龍女，當即追上相護。他輕功不及二人，但內功既厚，腳下勁力自長，初時和二人相距甚遠，行不到半個時辰，前面二人的背影越來越清晰。

忽聽身後一燈笑道：「小居士內功如此深厚，當真難得。師承是誰，能見告麼？」楊過腳步略慢，和他並肩而行，說道：「晚輩武功是我妻子教的。」一燈是南傳佛徒，戒律雖多，教中居士並無師徒不得成婚的規矩，於娶師為妻之事不以為奇，只說：「尊夫人可不及你啊？」楊過道：「近數月來，晚輩不知怎的忽地內力大進，自己也不明白是何緣故。」一燈道：「你可服了甚麼增長內力的丹藥？或者是成形的人參、千年以上的靈芝？」楊過搖了搖頭，說道：「晚輩吃過數十枚蛇膽，吃後力氣登時大了許多，不知可有干係？」一燈道：「蛇膽？蛇膽只能驅除風濕，並無增力之效。」（注）

楊過道：「這是一種奇蛇之膽，那毒蛇身上金光閃閃，頭頂生有肉角，形狀十分怪異。」一燈沉吟片刻，突然道：「啊，那是菩斯曲蛇。佛經上曾有記載，原來中土也有。聽說此蛇行走如風，極難捕捉。」楊過道：「是一頭大鵰啣來給弟子吃的。」一燈讚嘆：「這真是曠世難逢的奇緣了。」

兩人口中說話，足下毫不停留，又行一會，和小龍女及慈恩二人更加近了。一燈和楊過相視一笑。他二人輕功雖不及小龍女和慈恩，但長途奔馳，最後決於內力深厚。再看前面兩人時，小龍女已落後丈許，以內力而論，她自是不及慈恩。疾行間轉過一個山坳，楊過指著前面道：「咦，怎地有三個人？」

原來小龍女身後不遠又有一人快步而行。楊過一瞥之間，便覺此人輕身功夫實不在小龍女和慈恩之下，只見他背上負著一件巨物，似是一口箱子，但仍步履矯捷，和小龍女始終相隔數丈。一燈也覺奇怪，在這荒山之中不意連遇高人，昨晚遇到一對少年英秀的夫妻，今日所見此人卻是個老者。

小龍女給慈恩超越後，不久相距更遠，聽得背後腳步聲響，只道楊過跟了上來，說道：「過兒，這位大和尚輕功極好，我比他不過，你追上去試試。」身後一個聲音笑道：「你到箱子上來歇一歇，養養力氣，不用怕那老和尚。」小龍女聽得語音有異，回頭一看，見一人白髮白鬢，卻是老頑童周伯通。

他笑容可掬的指著背上的箱子，說道：「來，來，來！」小龍女認得木箱是重陽宮藏經閣中用來藏裝全真教道藏經書之用，不知他為甚麼這般巴巴的負出來。小龍女微微一笑，尚未回答，周伯通突然身形晃動，搶到她身邊，一伸臂便托著她腰，將她放上了箱頂。這一下身法既快，出手又奇，小龍女竟不及抗拒，身子已在木箱之上，不禁暗暗佩服：「全真派號稱天下武學正宗，果有過人之處，重陽宮的眾道人打不過我，只因沒學到師門武功的精髓而已。」

這時楊過和一燈也均已認出是周伯通，只慈恩生怕小龍女趕上，全神貫注的疾奔，不知身後已多了一人。周伯通邁開大步跟隨其後，低聲道：「再奔半個時辰，他腳步便會慢下來。」小龍女笑道：「你怎知道？」周伯通仍低聲道：「我跟他鬥過腳力，從中原直追到西域，又從西域趕回中原，幾萬里跑了下來，那能不知？」小龍女坐在箱上，平穩安適，猶勝騎馬，低聲笑道：「老頑童，你為甚麼幫我？」周伯通道：「你模樣兒討人喜歡，又不似黃蓉那麼刁鑽古怪。我偷了你蜜糖，你也不生氣。」

這般奔了半個多時辰，果如周伯通所料，慈恩腳步漸慢。周伯通道：「去罷！」肩頭推聳，將小龍女送出丈餘，她養足力氣，縱身奔跑，片刻間便越過慈恩身旁，側過頭來微微一笑。慈恩一驚，急忙加力。但兩人輕功本在伯仲之間，現下一個休憩已久，一個卻一步沒停過，相距越來越遠，再也追趕不上了。

慈恩生平兩大絕技自負天下無對，但一日一夜之間，鐵掌輸於楊過，輕功輸於小龍女，不由得大為沮喪，但覺雙腿軟軟的不聽使喚，暗自心驚：「難道我大限已到，連一個小姑娘也比不過了？」他昨晚惡性大發，出手打傷了師父，一直怔忡不安，這時用足全力追趕小龍女不上，更加心神恍惚，但覺天下事全屬不可思議。

楊過在後看得明白，見周伯通暗助小龍女勝過慈恩，頗覺有趣，加快腳步走到他身邊，笑道：「周老前輩，多謝你啊。」周伯通道：「這裘千仞好久沒見他了，怎地越老越胡鬧，剃光了頭做起和尚來？」楊過道：「他拜了一燈大師為師，你不知道麼？」說著向後一指。周伯通大吃一驚，叫道：「段皇爺也來了麼？」回頭遙遙望見一燈，叫道：「出行不利，溜之大吉！」當即斜刺裏竄出，鑽進了樹林。楊過也不知「段皇爺」是甚麼，但見樹分草伏，周伯通霎時間去得無影無蹤，暗想：「這人行事之怪，當真天下少有。」

一燈見周伯通躲開，快步上前，見慈恩神情委頓，適才的剛勇強悍突然間不知去向，說道：「你對勝負之數，還是這般勘不破麼？」慈恩惘然不語。一燈道：「有所欲即有所蔽。以你武功之強，若非一意爭勝，豈能不知背後多了一人？」

※※※

四人加緊趕路，起初五日行得甚快，到第六日清晨，一燈傷勢不輕，漸漸支持不住。楊過道：「大師還是暫且休息，保養身子為要。此去絕情谷已不在遠，晚輩夫婦隨慈恩大師趕去谷中，說甚麼也要救神僧和朱大叔出來。」一燈微笑道：「我留著可不放心。」稍停片刻，又道：「只怕谷中變故甚多，老僧還是親去的好。」慈恩道：「弟子背負師父前往。」說著將一燈負在背上，大踏步而行。

午時過後，一行人來到谷口。楊過向慈恩道：「咱們是否要報明身份，讓令妹出來迎接大師？」慈恩一怔，尚未回答，忽聽得谷中隱隱傳來兵刃相交之聲。慈恩掛念妹子，生怕是她在和武三通等人交手，任誰一方傷了都不好，說道：「咱們快去制止動手要緊。」施展輕功向前急衝。他不識谷中道路，楊過一路指點。

四人奔到鄰近，只見七八名綠衣弟子各執兵刃，守在一叢密林之外，兵刃聲從密林中傳將出來，卻不見相鬥之人。綠衣弟子突見又有外敵攻到，發一聲喊，衝將過來，奔到近處，認出了楊過和小龍女，一齊住足。領頭的弟子上前兩步，按劍說道：「主母請楊相公辦的事，大功已成麼？」

楊過反問道：「林中何人相鬥？」那綠衣弟子不答，側目凝視，不知他此來居心是善是惡。楊過微笑道：「小弟此來，並無惡意。公孫夫人安好？公孫姑娘安好？」那弟子心中去了幾分敵意，道：「託福，主母和姑娘都好。」又問：「這兩位大和尚是誰？各位和林中四個女子可是一路麼？」楊過道：「四個女子，那是誰啊？」那弟子道：「四個女子分作兩路闖進谷來，主母傳令攔阻，她們大膽不聽，現已分別引入情花坳中。那知她們一見面，自己卻打了起來。」

楊過聽到「情花坳」三字，不禁一驚，猜不出四個女子是誰，倘是黃蓉、郭芙、完顏萍、耶律燕，四人怎會互鬥？說道：「便煩引見一觀，小弟倘若相識，當可勸其罷鬥，一同叩見谷主。」那弟子心想反正這四個女子已經被困，讓你見識一下，也可知我絕情谷的厲害，便引四人走進密林。果見四個女子分作兩對，正自激鬥。

楊過和小龍女一見，暗暗心驚。原來四個女子立足處是一片徑長兩丈的圓形草地，外邊密密層層的圍滿了情花，此時正當冬季，情花早謝，花枝上只賸下千百枝尖刺，四女不論從那個方位出來，都有八九丈地面生滿情花。任你輕功再強，也決不能一躍而出，縱然躍至半路也是難能。

小龍女叫道：「是師姊！」南向而鬥的兩個女子一是李莫愁，另一個是她弟子洪凌波。兩人各持長劍，想是李莫愁的拂塵在古墓中折斷後，倉卒間不及重製。

敵對的兩女一個手持柳葉刀，另一個兵刃似是一根銀色短棒，兩人身形婀娜，步法迅捷，武功也自不弱，但和李莫愁相抗總是不及。楊過一驚：「是她們表姊妹倆？」這時洪凌波略側，穿淡黃衫子的少女回過半面，穿淺紫衫的少女跟著斜身，正是程英和陸無雙。

四人局處徑長兩丈的草地之中，便似擂台比武或斗室惡鬥一般，地形有限，不能踏錯半步，這麼一來，武功較差的更縛手縛腳。幸得李莫愁兵刃不順手，洪凌波對陸無雙顧念姊妹之情，不痛下殺手，而程英得黃藥師真傳，玉簫劍法好生了得，程陸二女雖處下風，還在勉力支持。楊過問那領頭的綠衣弟子道：「她們四人好端端的，怎會闖到這圓圈中去打架？」那綠衣人甚是得意，傲然道：「這是公孫谷主佈下的奇徑。我們把奸細逼進情花坳，再在進口處堆上情花，怎麼還能出來？」楊過急道：「她們都中了情花之毒麼？」那綠衣人道：「就算沒中，也不久了。」

楊過心想：「憑你們的武功，怎能將李莫愁逼入情花坳中？啊，是了，定是使出帶刀漁網陣絕惡的法門。倘若程陸二女再中情花之毒，世上已無藥可救。」當即朗聲說道：「程姊姊，陸姊姊，楊過在此。你們身周的花上有刺，劇毒無比，千萬小心了。」

李莫愁早瞧出情花模樣詭異，綠衣弟子既用花樹攔路，其中必有緣故，因此一入情花坳後，便低聲囑咐洪凌波小心，須得遠離花樹。程英和陸無雙也均乖巧伶俐，如何看不出來？四人見花枝上無數尖刺，早覺厲害，這時聽楊過一叫，對身周花樹更增畏懼，向草地中心擠攏，近身而搏，鬥得更加兇了。

程英和陸無雙聽得楊過到來，心下極喜，急欲和他相見，苦於敵人相逼極緊，難以脫身。李莫愁卻想只有殺了兩女，鋪在情花上作墊腳石，方能踏著她們身子出去。楊過和小龍女之來，原使她大吃一驚，好在中間有情花相隔，他們不能過來援手，厲聲喝道：「凌波，你再不出全力，自己的小命要送在這兒了。」洪凌波忙應道：「是！」劍上加勁，併力向程英刺去。

程英舉簫擋架，她使的鐵棒外鍍純銀，雕出幾個假孔，有如一枝銀簫，形狀顏色都頗美觀，使的是師傳玉簫劍法。李莫愁長劍向她咽喉疾刺。陸無雙搶上提刀橫擋。李莫愁冷笑一聲，長劍微晃，飛起左腳，踢中她的手腕。陸無雙柳葉刀脫手飛出，跌入情花叢中。李莫愁長劍閃動，向程英連刺三劍。程英招架不住，向後急退。她只要再退一步，左腳便得踏入花叢，陸無雙驚叫：「表姊，不能再退。」李莫愁微笑道：「不能再退，那便上前罷！」說著斜後讓開一步。程英明知她決無善意，但自己所站之處實在過於危險，只得跟著踏前。李莫愁冷笑道：「好大的膽子！」長劍抖動，閃出十餘點銀光，劍尖將她上半身盡數罩住了。

楊過在外瞧得明白，知是古墓派劍法的厲害招數，叫做「冷月窺人」，倘若不明這一招的來龍去脈，十九會盡力守護上身，小腹便非中劍不可，眼見程英舉簫在自己胸前削下，忙從地上拾起一塊小石，放在拇指和中指之間，颼的一聲，彈了出去，石子去勢勁急，直取李莫愁雙目。便在此時，李莫愁劍尖驀地下指，離程英的小腹已不過數寸。她斗見石子飛到，不及挺劍殺敵，只得迴劍擊開石子。

楊過所使的正是黃藥師傳授的彈指神通功夫，但火候未到，只能聲東擊西，引敵迴救。倘是黃藥師親自出手，這顆石子便擊在李莫愁劍上，將長劍震落或盪開，那就萬無一失，但也虧得傳了楊過這手功夫，他晚年所收的女弟子方始保住了性命，縱然如此，楊過和程英都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李莫愁見程英這一下死裏逃生，本來白嫩的面頰嚇得更全無血色，知她心神未定，喝道：「又來了！」長劍抖動，仍是這一招「冷月窺人」。程英學了乖，知她此招攻上盤是虛而攻中盤是實，當即簫護丹田。那知李莫愁詭變百出，劍尖果然指向程英丹田，跟著欺近身去，左手食指伸出，點中了她胸口的「玉堂穴」。程英一呆之際，李莫愁左腳橫掃，先將陸無雙踢倒，跟著足尖又點中了程英膝彎外側的「陽關穴」，這幾下變招快速無比，霎時間程陸二人齊倒，楊過欲待相救，已然不及。

李莫愁抓起程英背心，奮力遠拋，跟著又將陸無雙擲去，喝道：「凌波，踏在她二人身上……」話猶未畢，楊過已縱身而入，伸左臂接住程英，跟著又向前躍。程英胸口與腿上雖被點了穴道，雙臂無恙，當即抱住了陸無雙，叫道：「楊大哥，你……」她對楊過本來一往情深，此時見他不惜踏入情花叢中，捨身相救，更難以自已。

楊過接住二女後倒退躍出，將她們輕輕放落。程英左腳麻木，小龍女給她解了穴道。三女一齊望著楊過，見他褲腳給毒刺扯得稀爛，小腿和大腿上鮮血淋漓，不知有多少毒刺刺傷了他。程英眼中含淚，陸無雙急得只說：「你……你……不用救我，誰教你這樣？」楊過朗笑一聲，道：「我身上情花之毒未除，多一點少一點沒甚麼不同。」但人人都知，毒深毒淺實是大有分別，他這麼說，只是安慰眼前這三個姑娘而已。

程英含淚瞧著楊過右手空袖。陸無雙又叫：「傻蛋，你……你的右臂呢？怎麼斷了？」小龍女見二女對楊過極是關懷，頃刻間已將她二人當作是最要好的朋友看待，微笑道：「你怎麼叫他傻蛋，他可不傻啊？」陸無雙「啊」了一聲，歉然道：「我叫慣了，一時改不過口來。」和程英對望一眼，道：「這位姊姊是？」楊過道：「那就是……」程英接口道：「那定是小龍女前輩了。」陸無雙道：「是了。我早該想到，這樣仙女般的人物。」程陸二女以前見楊過對小龍女情有獨鍾，心中不能不含妒念，此刻一見，不由得自慚形穢，均想：「我怎能和她相比？」

陸無雙又問：「楊大哥，你手臂到底是怎生斷的？可還痛嗎？」楊過道：「早就好了。是給人斬斷的。」陸無雙怒道：「是那個該死的惡賊？他定然使了卑鄙的奸計，是不是？是那萬惡的女魔頭麼？」

忽然背後一個女子聲音冷笑道：「你這般背後罵人，便不卑鄙麼？」陸無雙等一驚，回過頭來，見說話的是個美貌少女，正是郭芙。她手按劍柄，怒容滿面，身旁站著好幾個人。陸無雙奇道：「我又沒罵你，我是罵那斬斷楊大哥手臂的惡賊！」

唰的一響，郭芙長劍從鞘中抽出了一半，說道：「他的手臂便是我斬斷的。我賠不是也賠過了，給爹爹媽媽也責罰過了，你們還在背後這般惡毒的罵我……」說到這裏，眼框一紅，心中委屈無限。

※※※

武三通、郭芙、耶律齊、武氏兄弟等在小溪旁避火，待火勢弱了，才緣溪水而下，和黃蓉及完顏萍、耶律燕相遇，便到絕情谷來。一行人比一燈、楊過等早到了半日，只因在谷前谷後遍尋天竺僧和朱子柳被困處不獲，耽擱了不少時光。至於李莫愁師徒和程英姊妹進入絕情谷，卻均因周伯通童心大發而分別引來，要為絕情谷多增對頭、鬧個天翻地覆。周伯通見絕情谷中事事死樣活氣，有神沒氣，瞧著一百個不順眼，因此一上來便跟他們搗蛋為難。

當下黃蓉、武三通等向一燈行禮，各人互相引見。程英先前在亂石陣外不及拜見黃蓉，久聞這位師姊的大名，一直十分欽仰，當下恭恭敬敬的上前磕頭，叫了聲：「師姊！」黃蓉從楊過口中早知父親暮年又收了個女徒，這時見這小師妹丰神秀美，謙恭有禮，忙即還禮，拉住了她好生親熱，問起父親，得知身體安健，更加歡喜。

林旁的綠衣弟子見入谷外敵會合，聲勢甚盛，不敢出手阻攔，飛報裘千尺去了。

郭芙和陸無雙怒目對視，心中互相惱恨。郭芙聽母親吩咐，竟要對程英長輩稱呼，更為不喜，那一聲「師叔」叫得異常勉強。

楊過和小龍女攜手遠遠的站著。楊過向小龍女臂彎中抱著的郭襄瞧了一眼，說道：「龍兒，把這女孩兒還給她母親罷。」小龍女舉起郭襄，在她頰上親了親，走過去遞給黃蓉，說道：「郭夫人，你的孩兒。」很捨不得離手。黃蓉稱謝接過，這女孩兒自出娘胎後，直到此刻，她方始安安穩穩的抱在懷裏，喜悅之情自不可言喻。

楊過對郭芙朗聲說道：「郭姑娘，你妹子安好無恙，我可沒拿她去換救命解藥。」郭芙怒道：「我媽媽來了，你自然不敢。你若無此心，抱我妹妹到此來幹麼？」她只逞一時意氣，於楊過先前救她性命之恩盡數不理。按照楊過往日的脾性，立時便要反唇相稽，但他近月來迭遭生死大變，於這些口舌之爭已不放在心上，只淡淡一笑，便和小龍女攜手走開。

陸無雙向郭襄看了一眼，對程英道：「這是你師姊的小女兒嗎？但願她長大以後，別要橫蠻刁惡才好。」郭芙如何聽不出這句話是譏刺自己，接口道：「我妹妹是不是橫蠻刁惡，干你甚麼事？你說這話是甚麼用意？」陸無雙道：「我又沒跟你說話。橫蠻刁惡之人，天下人人管得，怎能不干我事？」在陸無雙心坎兒裏，念茲在茲的便只楊過一人。她和程英見楊過手臂被郭芙斬斷，原是一般的心痛惱怒，但她不如表姊沉得住氣，雖在眾人之前，仍然發作了出來。

郭芙大怒，按劍喝道：「你這跛腳……」黃蓉喝道：「芙兒，不得無理！」陸無雙一來劇憐楊過斷臂，二來見小龍女秀美若仙，世所罕見，不由得神往，雖見楊過對小龍女情重親熱，不免嫉妒，但隨即見到楊過腿上鮮血淋漓，全是為救自己表姊妹而致，嫉妒小龍女之心全轉而去惱怒郭芙了。

便在此時，只聽得遠處「啊」的一聲大叫，眾人回過頭去，但見情花叢中，李莫愁將洪凌波的身子高高舉起，這一聲喊叫乃洪凌波所發。眾人忙於廝見，一時把隔在情花叢中的李莫愁師徒忘了。陸無雙驚叫：「不好，師父要把師姊當作墊腳石，快，快想法子救……」眾人一愣之間，見李莫愁已將洪凌波擲出，摔在情花叢中，跟著飛身躍出，左腳在洪凌波胸口一點，人又躍高，雙腳甩起，右手卻抓住洪凌波又向外擲了數丈，然後再落在她身上。

她兩次落下借力，第三次躍起便可落在情花叢外，她生怕黃蓉等上前截攔，躍出的方位和眾人站立之處恰恰相反。她縱身又要躍起，洪凌波突然大叫一聲，跟著躍起，抱住了她左腿。李莫愁身子往下一沉，空中無從用力，右腳飛出，砰的一聲，踢中洪凌波的胸口，這一腳好不厲害，登時將她踢得臟腑震裂，立時斃命，但洪凌波雙手仍牢牢抱住她左腿不放，兩人一齊摔下，跌落時離情花叢邊緣已不過兩尺。然而終於相差了這兩尺，千萬根毒刺一齊刺進了李莫愁體內。

這一變故淒慘可怖，人人驚心動魄，眼睜睜的瞧著，說不出話來。陸無雙感念師姊平素相待的恩情，傷痛難禁，放聲大哭，叫道：「師姊，師姊！」楊過想起當日戲弄洪凌波的情景，也不禁黯然神傷。

李莫愁俯身扳開洪凌波的雙手，但見她人雖然死了，雙眼未閉，滿臉怨毒之色。李莫愁心想：「我既中花毒，解藥定須在這谷中尋求。」待要繞過花堆，覓路而行，忽聽黃蓉叫道：「李師姊，請你過來，我有句話跟你說。」李莫愁一愕，微一躊躇，走到數丈外站定，問道：「甚麼？」暗盼她肯給解藥，至少也能指點尋覓解藥的門徑。

黃蓉道：「你要出這花叢，原不用傷了令徒性命。」李莫愁倒持長劍，冷冷的道：「你要教訓我麼？」黃蓉微笑道：「不敢。我只教你一個乖，你只須用長劍掘土，再解下外衫包兩個大大的土包，擲在花叢之中，豈不是絕妙的墊腳石麼？不但你能安然脫困，令徒也可絲毫無傷。」

李莫愁的臉自白泛紅，又自紅泛白，悔恨無已，黃蓉所說的法子其實簡易之極，不過惶急之際來不及想到，以致既害了世上唯一親人，自己卻也擺脫不了禍殃，不由得恨恨的道：「這時再說，已經遲了。」黃蓉道：「是啊，早就遲了。其實，這情花之毒，你中不中都是一樣。」李莫愁瞪視著她，不明白她言中之意。黃蓉嘆道：「你早就中了痴情之毒，胡作非為，害人害己，到這時候，嗯，早就遲了。」

李莫愁傲氣登生，森然道：「我徒兒的性命是我救的，若不是我自幼將她養大，她早已活不到今日。自我而生，自我而死，原是天公地道之事。」黃蓉道：「每個人都是父母所生，但便是父母，也不能殺死兒女，何況旁人？」

武修文仗劍上前，喝道：「李莫愁，你今日惡貫滿盈，不必多費口舌、徒自強辯了。」跟著武敦儒、武三通，以及耶律齊、耶律燕、完顏萍、郭芙六人分從兩側圍了上去。程英和陸無雙也各踏上兩步。陸無雙道：「你狠心殺我全家，今日只要你一人抵命，算是便宜了你。不說你以往過惡，單是害死洪師姊一事，便已死有餘辜。」郭芙回頭向陸無雙望了一眼，冷笑道：「你拜的好師父！」陸無雙瞪眼以報，說道：「一人便有天大靠山，那也是自作孽，不可活！你別學這魔頭的榜樣！」

李莫愁聽陸無雙說到「靠山」兩字，心中一動，提聲叫道：「小師妹，你便絲毫不念師門之情麼？」她一生縱橫江湖，任誰都不瞧在眼裏，此時竟向小龍女求情，實因自知處境凶險無比，而殺洪凌波後內心不免自疚，終於氣餒。

小龍女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楊過朗聲道：「你背師殺徒，還提甚麼師門之情？」李莫愁嘆了一口氣道：「好！」長劍一擺，道：「你們一齊上來罷，人越多越好。」

武氏兄弟雙劍齊出，程英、陸無雙自左側搶上。陸無雙手中沒了兵刃，只空手在表姊身旁迴護。武三通、耶律齊等兵刃同時遞出。適才見了她殺害洪凌波的毒辣手段，人人均極為憤恨，連一燈大師也覺若容這魔頭活在世上，只有多傷人命。但聽得兵刃之聲叮噹不絕，李莫愁武功再高，轉眼便要給眾人亂刀分屍。

突然之間，李莫愁左手一揚，叫道：「看暗器！」眾人均知她冰魄銀針厲害，一齊凝神注目，卻見她縱身躍起，竟然落入了情花叢中。眾人忍不住出聲驚呼。原來李莫愁突然想到，倘若情花果有劇毒，反正我已遍體中刺，再刺幾下也不過如此，別人卻不敢追來。她這一回入花叢，連黃蓉和楊過也沒料及，但見她對穿花叢，直入林中去了。

楊過在地下拾起一塊小石塊，扣在中指，對準花叢中陸無雙的柳葉刀彈出，小石塊飛將過去，將柳葉刀彈得飛出花叢，陸無雙躍起接住，對楊過道：「楊大哥，多謝！」

武修文道：「大夥兒追！」長劍一擺，從東首繞道追去，但林中道路盤旋曲折，只跑出數丈，眼前出現三條歧路。他正遲疑間，忽見前面走出五個身穿綠衣的少女，當先一人手提花籃，身後四人卻是腰配長劍。

當先那少女問道：「谷主請問各位，大駕光臨，有何指教？」楊過遙遙望見，叫道：「公孫姑娘，是我們啊。」

這少女正是公孫綠萼。她一聽到楊過的聲音，矜持之態立失，快步上前，喜道：「楊大哥，你大功告成了罷？快見我媽媽去。」楊過道：「公孫姑娘，我給你引見幾位前輩。」於是先引她拜見一燈，然後再見慈恩和黃蓉。

公孫綠萼不知眼前這黑衣僧人便是自己的親舅舅，行了一禮，也不以為意，但聽楊過稱黃蓉為郭夫人，知她便是母親日夜切齒的仇人，楊過非但沒殺她，反而將她引入谷來，不覺疑心大起，退後兩步，不再行禮，說道：「家母請眾位赴大廳奉茶。」暗想此中變故必多，一切當由母親作主，於是引導眾人來到大廳。

※※※

裘千尺坐在廳上椅中，說道：「老婦人手足殘廢，不能迎客，請恕無禮。」

慈恩心中所記得的妹子，仍是她與公孫止成親前的閨女，當時盈盈二十，嬌嫩婀娜，不意此刻眼前竟是個禿頭皺面的醜陋老婦，回首前塵，心中一陣迷惘。

一燈見他目中突發異光，不由得為他擔憂。一燈生平度人無算，只有這個弟子總是不能大徹大悟，悔惡行善，只因他武功高深，當年又是一幫之主，實是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昔日陷溺愈深，改過便愈難。他以往二十年隱居深山，倒還安穩，這時重涉江湖，所見事物在在引他追思往昔。常言道「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但若一見可欲，其心便亂，那裏談得上修為自持？一燈這次帶慈恩上絕情谷來，固是為了相救師弟和朱子柳，但也有使他多歷磨難、堅其心志的深意。

裘千尺見楊過逾期不返，只道他早已毒發而死，突然見他鮮龍活跳的站在面前，心下大奇，問道：「你還沒死麼？」楊過笑道：「我服了解毒良藥，早把你的花毒消了。」裘千尺「嗯」了一聲，心想：「世上居然尚有解藥能解情花之毒，這倒奇了。」突然心念一動，冷笑道：「撒甚麼謊？倘若真有解毒良藥，那天竺和尚跟那姓朱的書生又巴巴的趕來作甚？」楊過道：「裘老前輩，天竺神僧和朱前輩給你關在甚麼地方？晚輩既已親到，請你放了他們罷！」裘千尺冷笑道：「縛虎容易縱虎難！」她這話倒也不假。她四肢殘廢，全憑一項漁網陣才擒了天竺僧和朱子柳。倘若釋放，天竺僧不會武功，倒也罷了，朱子柳必要報復，絕情谷眾弟子可沒一個是他對手。

楊過心想只要他跟親兄長見面，念著兄妹之情，諸事當可善罷，於是微笑道：「裘老前輩，你仔細瞧瞧，我給你帶了誰來啦？你見了定是歡喜不盡。」

裘千尺和兄長睽別數十年，慈恩又已改了僧裝，她雖知兄長出家，但心中所記得的兄長仍是個剽捷勇悍的青年，一時之間那裏認得出這個老僧？她聽了女兒稟報，知道殺兄大仇人黃蓉已到，眼光從眾人臉上逐一掃過，終於牢牢瞪住黃蓉，咬牙道：「你是黃蓉！我哥哥是死在你手裏的。」

楊過吃了一驚，本意要他兄妹相見，她卻先認出了仇人，忙道：「裘老前輩，這事暫且不說，你先瞧瞧還有誰來了？」

裘千尺喝道：「難道郭靖也來了嗎？妙極，妙極！」她向武三通瞧瞧，又向耶律齊瞧瞧，只覺一個太老，一個太少，都似不對，心中惘然，要在人叢中尋出郭靖來，斗然間眼光和慈恩的眼光相觸，四目交投，心意登通。

慈恩縱身上前，叫道：「三妹！」裘千尺也大聲叫了出來：「二哥！」二人心有千言萬語，真是一時不知如何說起。過了半晌，裘千尺問道：「二哥，你怎麼做了和尚？」慈恩問道：「三妹，你手足怎地殘廢了？」裘千尺道：「中了公孫止那奸賊的毒計。」慈恩驚道：「公孫止？是妹丈麼？他到那裏去了？」裘千尺恨恨的道：「你還說甚麼妹丈？這奸賊狼心狗肺，暗算於我。」

慈恩怒氣難抑，大叫：「這奸賊那裏去了？我將他碎屍萬段，跟你出氣。」裘千尺冷冷的道：「我雖受人暗算，幸而未死，大哥卻已給人害死了。」慈恩黯然道：「是！」裘千尺猛地提氣喝道：「你空有一身本領，怎地到今日尚不為大哥報仇？手足之情何在？」慈恩瞿然而驚，喃喃道：「給大哥報仇？給大哥報仇？」裘千尺大喝道：「眼前黃蓉這賤人在此，你先將她殺了，再去找郭靖啊。」慈恩望著黃蓉，眼中異光陡盛。

一燈緩步上前，柔聲道：「慈恩，出家人怎可再起殺念？何況你兄長之死，是他自取其咎，怨不得旁人。」慈恩低頭沉吟，過了片刻，低聲道：「師父說得是，三妹，這仇是不能報的。」

裘千尺向一燈瞪了一眼，怒道：「老和尚胡說八道。二哥，咱們姓裘的一門豪傑，大哥給人害死，你全沒放在心上，還算是甚麼英雄好漢？」慈恩心中一片混亂，自言自語：「我算得甚麼英雄好漢？」裘千尺道：「是啊！想當年你縱橫江湖，『鐵掌水上飄』的名頭有多大威風，想不到年紀一老，變成個貪生怕死的懦夫。裘千仞，我跟你說，你不給大哥報仇，休想認我這妹子！」

眾人見她越逼越緊，都想：「這禿頭老太婆好生厲害。」黃蓉當年中了裘千仞一掌，幸蒙一燈大師仗義相救，才得死裏逃生，自然知他了得，霎時之間，心中已盤算了好幾條脫身之策。郭芙卻已忍耐不住，喝道：「我媽不過不跟你一般見識，難道便怕了這你這糟老太婆？你再囉唆不休，姑娘可要對你不客氣了。」黃蓉正要喝阻，轉念一想：「眼見那裘千仞便要受她之激，按捺不住，芙兒出來一打岔，倒可分散他心神。」郭芙見母親不出聲攔阻，又道：「我們遠來是客，你不好好接待，卻如此無禮，還誇甚麼英雄好漢？」裘千尺冷冷的望著她，說道：「你便是郭靖和黃蓉的女兒嗎？」郭芙道：「不錯，你有本事便自己動手。你哥哥早已出家做了和尚，怎能再跟別人打打殺殺？」

裘千尺喃喃的道：「好，你是郭靖和黃蓉的女兒，你是郭靖和黃蓉……」那「的女兒」三字尚未說出，突然「呼」的一聲，一枚鐵棗核從口中疾噴而出，向郭芙面門激射過去。她上一句說了「你是郭靖和黃蓉的女兒」，下句再說「你是郭靖和黃蓉」這七個字，人人都以為她定要再說「的女兒」三字，那知在這一霎之間，她竟會張口突發暗器。這一下突如其來，而她口噴棗核的功夫更神乎其技，連公孫止武功這等高明也給她射瞎了右眼，郭芙別說抵擋，連想躲避也沒來得及想。

眾人之中，只楊過和小龍女知她有此奇技，小龍女沒料到她會暴起傷人，楊過卻時時刻刻均在留心，目光沒一剎那間曾離開她的臉，但見她口唇一動，不是說「的女兒」三字的模樣，當即疾躍上前，抽出郭芙腰間長劍，回手急掠。噹的一聲，接著嗆啷一響，長劍竟給鐵棗核打得斷成兩截，半截劍掉在地下。

眾人齊聲驚呼，黃蓉和郭芙更嚇得花容失色。黃蓉心下自警：「我料得她必有毒辣手段，但萬萬想不到她身不動、足不抬、手不揚、頭不晃，竟會無影無蹤的驀地射出如此狠辣暗器。」棗核打斷長劍，勁力之強，人人都瞧得清楚，均想：「若不是楊過這麼一擋，郭姑娘那裏還有命在？他出手之快，也真令人驚詫。」

裘千尺瞪視楊過，沒料到他竟敢大膽救人，冷冷的道：「你今日再中情花之毒，刻下縱然未發，決計挨不過三日。世上僅有半枚丹藥能救你性命，難道你不信麼？」

楊過出手相救郭芙之時，在那電光石火般的一瞬間怎有餘裕想到此事，這時經裘千尺一提，不由得氣餒，上前一躬到地，說道：「裘老前輩，晚輩可沒得罪你甚麼，若蒙賜予丹藥，終身永感大德。」裘千尺道：「不錯，我重見天日，也可說受你之賜。但我裘老太婆有仇必報，有恩卻未必記在心上。你應承取郭靖、黃蓉首級來此，我便贈藥救你。豈知你非但沒遵約言，反而救我仇人，又有何話說？」

公孫綠萼眼見事急，說道：「媽，舅舅的怨仇可跟楊大哥無干。你……你就發一次慈悲罷。」裘千尺道：「我這半枚丹藥是留給我女婿的，不能輕易送給外人。」公孫綠萼一聽，滿臉脹得通紅，又羞又急。

郭芙連得楊過救援，心中兀自怦怦亂跳，此時才相信楊過仁俠為懷，實無以妹子來換解藥之意，回思自己一再損傷於他，而他始終以德報怨，大聲道：「楊大哥，小妹以前全都想錯了，請你見諒。」然而不知如何，心中對他的嫌隙總是難解，這句話剛說過，立時便想：「你一再救我，也不過是想向我賣弄本領，要我服你，感激你，顯得你雖只一條手臂，仍比我有兩條手臂之人強得多，哼，好了不起嗎？」

楊過微微一笑，笑容之中卻大有苦澀之意，心想：「你出言認錯，容易不過，卻不知我和龍兒為你受了多大苦楚。」但見裘千尺一雙眼睛牢牢的瞪著自己，顯然若不允娶她女兒，她決不肯給那半枚救命的靈丹，再僵持下去，徒然使公孫綠萼和小龍女為難，朗聲道：「我已娶龍氏為妻，楊過死就死了，豈能作負義之徒？」說著便即轉身，攜了小龍女的手，走向廳門，尋思：「讓你們在廳中爭鬧，我正好去救天竺僧和朱大叔。」

裘千尺冷笑道：「好，好！你自願送命，與我無干。」轉頭對慈恩道：「二哥，聽說黃蓉是丐幫的幫主，咱們鐵掌幫不敢得罪她罷。」慈恩道：「鐵掌幫？早就散了夥啦，還有甚麼鐵掌幫？」裘千尺說道：「怪不得，怪不得，你無所依仗，膽子就更加小了……」

她不住發言相激，公孫綠萼不再聽母親的言語，只是眼望著楊過一步步的出廳。她突然奔出，叫道：「楊過，你這般無情無義，算我瞎了眼睛。」楊過愕然停步，心想這位姑娘向來斯文守禮，怎地忽然如此失常，難道是聽得我和龍兒成婚，因而恚怒難當麼？他微感歉仄，回過頭來，說道：「公孫姑娘……」公孫綠萼罵道：「好奸賊，我叫你入谷容易出谷難……」她口中雖罵，臉上神色卻柔和溫雅，同時連使眼色。楊過一見，早知別有緣故，也大聲喝道：「我怎麼了？諒你這區區絕情谷也難不了人。」他面向大廳，裘千尺看得明白，因此眉目之間不敢絲毫有異。

綠萼罵道：「我恨不得將你一劈兩半，剖出你的心來瞧瞧……」口一張，噗的一聲，吐出一枚棗核，向楊過迎面飛去。楊過伸手接住，冷笑道：「快快給我回去，我便不來傷你，諒你這點雕蟲小技，能難為得我了？」綠萼使個眼色，命他快走，忽地雙手掩面，叫道：「媽，他……他欺負人！」奔回大廳。她一番相思盡成虛空，意中人已與旁人結成良緣，這份傷心卻是半點不假。裘千尺見她淚流滿面，喝道：「萼兒，這成甚麼樣子？那小子性命指日難保。」綠萼伏在她的膝頭，嗚咽不止。

這一番做作，廳上眾人都給瞞過，只黃蓉卻暗暗好笑，心道：「她假意惱恨楊過，好叫母親不防，便可俟機盜藥。想不到楊過這小子到處惹下相思，竟令這許多美貌姑娘為他顛倒。」想到此處，向程英和陸無雙望了一眼。

楊過接了棗核，快步便行，只覺綠萼的話很是奇怪，一時想不透是何用意。小龍女見了綠萼的臉色和眼神，也知她喝罵是假，道：「過兒，她假意惱你，是不是叫她母親不防，以便偷盜丹藥？」楊過道：「似乎是這樣。」

兩人轉了個彎，楊過見四下無人，提手看掌中棗核，卻是個橄欖核兒，中心隱隱有條細縫。楊過手指微一用力，欖核破為兩半，中間是空的，藏著一張薄紙。小龍女笑道：「這姑娘的話中藏著啞謎兒，甚麼『一劈兩半，剖出心來瞧瞧』，原來是這個意思。」

楊過打開薄紙，兩人低首同看，見紙上寫道：「半枚丹藥母親收藏極密，務當設法盜出相贈，天竺僧及朱前輩囚於火浣室中。」字旁繪著一張地圖，通路盤旋曲折，終點寫著「火浣室」三字。楊過大喜，道：「咱們快去，正好此時無人阻攔。」

【注】

民間醫藥以蛇膽治風濕，當代西醫認為，此法未能以實驗證實，但一般蛇膽中多寄生蟲及各種細菌，服用不當即有害。

# 第三十一回 半枚靈丹

絕情谷佔地甚廣，群山圍繞之中，方圓四萬餘畝。道路曲折，丘屏壑阻，但楊過與小龍女展開輕身功夫，按圖而行，片刻即到。見前七八丈處數株大榆樹交相覆蔭，樹底下是一座燒磚瓦的大窯，圖中指明天竺僧和朱子柳便囚於此處。

楊過向小龍女道：「你在這裏等著，我進去瞧瞧，裏面煤炭灰土，一定挺髒。」弓身走進窯門，跨步踏入，迎面一股熱氣撲到，聽得有人喝道：「甚麼人？」楊過道：「谷主有令，來提囚徒。」

那人從磚壁後鑽了出來，奇道：「甚麼？」見是楊過，更加驚疑，道：「你……你……」楊過見是個綠衣弟子，便道：「谷主命我帶那和尚和那姓朱的書生出去。」那弟子知道谷主性命是他所救，曾當眾說過要他作女婿，綠萼又和他交好，此人日後十九會當谷主，不敢得罪，說道：「但……谷主的令牌呢？」楊過不理，道：「你領我進去瞧瞧。」那人答應了，轉身而入。

越過磚壁，熾熱更盛，兩名粗工正在搬堆柴炭，此時雖當嚴寒，這兩人卻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條牛頭短褲，兀自全身大汗淋漓。那綠衣弟子推開一塊大石，露出一個小孔。楊過探首張去，見裏面是間丈許見方的石室，朱子柳面壁而坐，伸出食指，正在石壁上揮劃，顯是在作書遣懷，見他手臂起落瀟灑有致，似乎寫來極是得意。那天竺僧卻臥在地下，不知死活。楊過叫道：「朱大叔，你好？」

朱子柳回過頭來，笑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楊過暗自佩服，心想他受困多日，仍安之若素，臨難則恬然自得，遇救則淡然以嘻，這等胸襟，自己遠遠不及。問道：「神僧他老人家睡著了麼？」這句話出口，心中突突亂跳，只因小龍女的生死全都寄託在這天竺僧身上。朱子柳不答，過了一會，才輕輕嘆道：「師叔他老人家抗寒熱的本領，本來遠非我所能及，可是他……」

楊過聽他語意，似乎天竺僧遇上了不測，心下暗驚，不及等他說完，便轉頭向那綠衣弟子道：「快開室門，放他們出來。」那弟子奇道：「鑰匙呢？這鑰匙谷主親自掌管。如差你放人，定會將鑰匙交你。」

楊過心急，喝道：「讓開了！」舉起玄鐵重劍，一劍斬出，喀的一聲響，石壁上登時穿了個大洞。那弟子「啊」的一聲叫，嚇得呆了。楊過直刺三劍，橫劈兩劍，竟將那五寸圓徑的窗孔開成了可容一人出入的大洞。

朱子柳叫道：「楊兄弟，恭賀你武功大進！」彎腰抱起天竺僧，從破孔中送了出來。楊過伸手接過，觸到天竺僧手臂溫暖，心中一寬，但隨即見他雙目緊閉，心道：「啊喲，這火浣室中死人也蒸得熱了。」忙伸手探他鼻息，覺微有呼吸出入。朱子柳跟著從破洞中躍出，說道：「師叔昏迷過去，想來尚無大礙。」楊過臉上一紅，暗叫：「慚愧！」自知真正關心的其實並非天竺僧死活，而是自己妻子能否獲救，問道：「大師給熱暈了麼？快到外面透透氣去。」抱著他走出。

小龍女見三人出來，大喜迎上。楊過道：「找些冷水給大師臉上潑一潑。」朱子柳道：「不，我師叔是中了情花之毒。」楊過一驚，問道：「中得重不重？」朱子柳道：「我想不礙事，是師叔自己取了花刺來刺的。」楊過和小龍女大奇，齊問：「幹麼？」朱子柳嘆道：「我師叔言道：這情花在天竺早已絕種，不知如何傳入中土。要是流傳出去，為禍當真不小，當年天竺國便有無數人畜死於這花毒之下。我師叔生平精研療毒之術，但這情花的毒性實在太怪，他入此谷之時，早知靈丹未必能得，就算得到，也只救得一人，他發願要尋一條解毒藥方，用以博施濟眾。他以身試毒，要確知毒性如何，以便配藥。」

楊過又驚詫，又佩服，說道：「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大師為救世人，不惜干冒大難，實令人欽仰無已。」朱子柳道：「古人傳說，神農嘗百草，覓藥救人，因時時錯食毒藥，臉為之青。我這位師叔也可說有此胸懷了。」

楊過點頭道：「正是。不知他老人家何時能夠醒轉？」朱子柳道：「他取花自刺，說道若所料不錯，三日三夜便可醒轉，屈指算來已將近兩日了。」楊過和小龍女對望一眼，均想：「他昏迷三日三夜，中毒重極。好在這情花毒性隨人而異，心中若動男女之情，毒性便發作得厲害。這位大和尚無愛無欲，這一節卻勝於常人了。」

小龍女道：「你們在這窯中，從那裏找來的情花？」朱子柳道：「我二人給禁入火浣室中，有位年輕的姑娘常來探望……」小龍女道：「可是長挑身材、臉色白嫩、嘴角旁有顆小痣的麼？」朱子柳道：「正是。」小龍女向楊過一笑，對朱子柳道：「那是谷主之女綠萼姑娘。她聽說兩位是為楊過求藥而來，因此另眼相看。除了不敢開室釋放之外，你們要甚麼便給甚麼了。」朱子柳道：「正是。師叔要她攀折情花花枝，我請她遞訊出外求救，她一一應允。這火浣室規定每日有一個時辰焚燒烈火，也因她從中折衝，火勢不旺，我們才抵擋得住。我常問她是誰，她總不肯說，想不到竟是谷主之女。」小龍女道：「我們所以能尋到這裏，也是這位姑娘指點的。」

楊過道：「尊師一燈大師也到了。」朱子柳大喜，道：「啊，咱們出去罷。」楊過眉頭微皺，說道：「就是慈恩和尚也來了，這中間只怕有點麻煩。」朱子柳奇道：「慈恩師兄來了，那豈不是好？他兄妹相見，裘谷主總不能不念這份情誼。」他雖比慈恩先進師門，但慈恩的武功與江湖上的身份本來均可與一燈大師比肩，點蒼漁隱、武三通和朱子柳等敬重於他，都尊之為師兄。朱子柳請綠萼傳訊出去求救，原是盼慈恩前來，兩家得以和好。楊過略述慈恩心智失常，以及裘千尺言語相激的情形。

朱子柳道：「郭夫人駕臨谷中，那最好不過，她權謀機智，天下無雙，況且有我師父主持大局，楊兄弟你武功又精進若斯，必無他變。我倒是耽心師叔的身子。」楊過也覺天竺僧的安危倒是第一等大事，說道：「還是找個所在，靜候大師回復知覺。我夫婦和朱大叔一起守護便了。」朱子柳沉吟道：「卻在那裏好呢？」尋思半晌，總覺這絕情谷中處處詭秘，難覓穩妥的靜養所在，心念一動，說道：「便在此處。」

楊過一怔，即明其意，笑道：「朱大叔所言大妙，此處看似凶險，其實倒是谷中最安穩的所在，只要制住在此看守的那幾個綠衣弟子，令他們不能洩漏機密即可。」朱子柳伸手虛點一指，笑道：「這事容易。」抱起天竺僧，說道：「我們在這窯中安如磐石，還是請楊兄弟賢夫婦去助我師一臂之力。」楊過想起一燈重傷未愈，慈恩善惡難測，自己倘若只守著天竺僧，其意只在小龍女一人，不顧旁人安危，未免過於自私，於心難安，眼見朱子柳抱起天竺僧鑽入窯中，便和小龍女重覓舊路回出。

兩人經過一大叢情花之旁，其時正當酷寒，情花固然不華，葉子也已盡落，只餘下光禿禿的枝幹，甚為難看，樹枝上兀自生滿尖刺。

楊過突然間想起李莫愁來，說道：「情之為物，有時固然極美，有時卻也極醜，便如你師姊一般。春花早謝，尖刺卻仍能制人死命。」小龍女道：「但盼神僧能配就治療花毒的妙藥，不但醫好了你，我師姊也可得救。」

楊過心中，卻是盼望天竺僧先治小龍女內臟所中劇毒，想天竺僧昏迷後必能醒轉，但若竟然不醒，終於死去，那便如何？眼望妻子，心中柔情無限，突然之間，胸口一陣劇痛。他知乃因適才為救程陸姊妹，花毒加深之故，生怕小龍女憐惜自己而難過，便轉頭瞧著那些光禿禿的花枝，想起情意綿綿之樂，生死茫茫之苦，不由得痴了。

※※※

這時絕情谷大廳之中又是另一番光景。裘千尺出言激兄，語氣越來越嚴厲。一燈大師一言不發，任憑慈恩自決。慈恩望望妹子，望望師父，又望望黃蓉，一個是同胞手足，一個是傳法恩師，另一個卻是殺兄大仇。他與大哥年長後雖然失和，幼年、少年、青年之時卻友愛甚篤，心中恩仇起伏，善惡交爭，那裏拿得定主意？自幼至老數十年來的大事，在腦海中此來彼去，忽而淚光瑩瑩，忽而嘴角帶笑，心中這一番火拚，比之他生平任何一場惡戰都更為激烈。

陸無雙見楊過出廳後良久不回，反正慈恩心意如何，與她毫不相干，輕輕扯了扯程英的衣袂，悄步出廳。程英隨後跟出。陸無雙道：「傻蛋到那兒去了？」程英不答，只道：「他身中花毒，不知傷勢怎樣？」陸無雙道：「嗯！」心中也甚牽掛，突然道：「真想不到，他終於和他師父……」程英黯然道：「這位龍姑娘真美，人又好，也只有這樣的人才，方配得上楊大哥。」陸無雙道：「你怎知道這龍姑娘人好？你話都沒跟她說過幾句。」

忽聽得背後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道：「她腳又不跛，自然很好。」陸無雙伸手拔出柳葉刀，轉過身來，見說話的人正是郭芙。

郭芙見她拔刀，忙從身後耶律齊的腰間拔出長劍，怒目相向，喝道：「要動手麼？」

陸無雙笑嘻嘻的道：「幹麼不用自己的劍？」她幼年跛足，引為大恨，旁人也從不在她面前提起，這次和郭芙鬥口，卻給她數次引「跛足」為譏，心中怒到了極處，於是也以對方斷劍之事反唇相稽。郭芙怒道：「我便用別人的劍，領教領教你武功。」說著長劍虛劈，嗡嗡之聲不絕。陸無雙道：「沒上沒下的，原來郭家的孩子對長輩如此無禮。好，今日教訓教訓你，也好讓你知道好歹。」郭芙道：「呸，你是甚麼長輩了？」

陸無雙笑道：「我表姊是你師叔，你若不叫我姑姑，便得叫阿姨。你問問我表姊去！」說著向程英一指。郭芙以母親之命，叫過程英一聲「師叔」，心中老大不服氣，暗怪外公隨隨便便的收了這樣一個幼徒，又想程英年紀和自己相若，未必有甚麼本領，這時給陸無雙一頂，說道：「誰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外公名滿天下，也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想冒充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孫呢。」

程英雖然生性溫柔，聽了這話也不自禁有些生氣，但此時全心全意念著楊過的安危，無意爭這些閒氣，說道：「表妹，咱們找……找楊大哥去。」陸無雙點頭，向郭芙道：「你聽明白了沒有？她不是叫我表妹麼？郭大俠和黃幫主名滿天下，也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想冒充他們兩位的兒子女兒呢！」說著嘿嘿冷笑，轉身便走。

郭芙一呆，心想：「有誰要冒充我爹爹媽媽的兒女？」但隨即會意：「啊喲！她是罵我野種來著，罵我不是爹媽親生的女兒。」一聽懂她話中含義，那裏還忍耐得住？縱身而上，挺劍往她後心刺去。

陸無雙聽得劍刃破風之聲，回刀擋隔，噹的一響，手臂微感酸麻。郭芙喝道：「你罵我是野種麼？」長劍連連進招。陸無雙左擋右架，冷笑道：「郭大俠是忠厚長者，黃幫主是桃花島主的親女，他二位品德何等高超……」郭芙道：「那還須說得？也不用你稱讚我爹娘來討好我。」她只道陸無雙真心頌揚她父母，劍招去勢便緩了，那知陸無雙接著道：「你自己呢？你斬斷楊大哥手臂，不分青紅皂白的便冤枉好人，這樣的行逕跟郭大俠夫婦有何相似之處？令人不能不起疑心。」郭芙道：「疑心甚麼？」陸無雙陰陰的道：「你自己想想去。」

耶律齊站在一旁，知道郭芙性子直爽，遠不及陸無雙機靈，口舌之爭定然不敵，耳聽得數語之間，郭芙便已招架不住，說道：「郭姑娘，別跟她多說了。」他瞧出郭芙武功在陸無雙之上，不說話只動手，定可取勝。豈料郭芙盛怒之際，沒明白他的用意，說道：「你別多事！我偏要問她個明白。」

陸無雙向耶律齊瞪了一眼，道：「狗咬呂洞賓，將來有得苦頭你吃的。」耶律齊臉一紅，心知陸無雙已瞧出自己對郭芙生了情意，這句話是說，這姑娘如此蠻不講理，只怕你後患無窮。

郭芙見耶律齊突然臉紅，疑心大起，追問：「你也疑心我不是爹爹、媽媽的親生女兒？」耶律齊忙道：「不是，不是，咱們走罷，別理會她了。」陸無雙搶著道：「他自然疑心啊，否則何以要你快走？」郭芙滿臉通紅，按劍不語。耶律齊只得明言，說道：「這位陸姑娘說話尖酸刻薄，你要跟她比武便比，不用多說。」陸無雙搶著道：「他說你笨嘴笨舌，多說話只多出醜。」

這時郭芙對耶律齊已有情意，便存患得患失之心，旁人縱然說一句全沒來由的言語，只要牽涉到她意中人，不免要反覆思量，細細咀嚼，聽陸無雙這麼說，只怕耶律齊當真看低了自己。她自幼得父母寵愛，兩個小伴武氏兄弟又對她千依百順，除了楊過偶然頂撞她之外，從沒跟人如此口角過，今日斗然間遇上了一個十分厲害的對手，登時處處落於下風，她也已知道說下去只有多受對方陰損，罵道：「不把你另一隻腳也斬跛了，我不姓郭。」說著運劍如風，向陸無雙刺去。

陸無雙道：「你不用斬我的腳，便已不姓郭了，誰知道你姓張姓李？」轉彎抹角，仍然罵她「野種」。說話之間，兩人刀劍相交，鬥得甚是激烈。

郭靖夫婦傳授女兒的都是最上乘的功夫。這些武功自紮根基做起，一時難於速成。郭芙的天資悟性，多似父親而少似母親，因此根基雖好，學的又是正宗武功，但這時火候未到，許多厲害的殺手還使不出來，饒是如此，陸無雙終究不是她對手，加之左足跛了，縱躍趨退之際不大靈便。郭芙怒火頭上，招數儘是著眼攻她下盤，劍光閃閃，存心要在她右腿上再刺一劍。

程英在旁瞧著，秀眉微蹙，暗想：「表妹罵人雖然刻薄，但這位郭姑娘也太蠻橫了些，無怪他的右臂會給她斬斷。再鬥下去，表妹的右腿難保。」只見陸無雙不住倒退，郭芙招招進逼，忽聽得嗤的一聲，陸無雙裙子上劃破了一道口子，跟著輕叫一聲：「啊喲！」踉蹌倒退，臉色蒼白。郭芙搶上兩步，橫腿掃去。

程英見她得勝後繼續進逼，陸無雙已處險境，當即輕輕縱上，雙手一攔，說道：「郭姑娘手下容情。」郭芙提起劍來，見刃上有條血痕，知陸無雙腿已受傷，得意洋洋的指著她道：「今日姑娘教訓教訓你，好教你以後不敢再胡說八道。」陸無雙腿上劍傷疼痛，怒道：「但憑你一把劍，就封得了天下人悠悠之口嗎？」她知郭芙深以父母為榮，偏偏就誣她不是郭靖、黃蓉之女。

郭芙喝道：「天下人說甚麼了？」踏上一步，長劍送出，要將劍尖指向她胸口。程英夾在中間，見長劍遞到，伸出三指，搭在劍刃的平面，向旁輕推，將長劍盪開，勸道：「表妹，郭姑娘，咱們身處險地，別作這些無謂之爭了。」

郭芙挺劍刺出，給她空手輕推，竟爾盪開，不禁又驚又怒，喝道：「你要幫她是不是？好好好，你們兩個對付我一個，我也不怕，你抽兵刃罷！」說著長劍指著程英當胸，欲刺不刺，靜待她抽出腰間的銀色短棒。

程英淡淡一笑，道：「我勸你們別吵，自己怎會也來爭吵？耶律兄，你也來勸勸郭姑娘罷！」耶律齊道：「不錯，郭姑娘，咱們身在敵境，還是處處小心為是。」郭芙急道：「好啊，你不幫我，反而幫外人。」她見程英淡雅宜人，風姿嫣然，突然動念：「難道他是看上了她？」耶律齊半點也沒猜到她的念頭，續道：「那慈恩和尚有些古怪，咱們還是瞧瞧令堂去。」

陸無雙只聽得郭芙一句話，見了她臉上神色，立刻便猜到了她心事，說道：「我表姊相貌比你美，人品比你溫柔，武功又比你高，你千萬要小心些？」這四句話每一句都刺中了郭芙的心事，她心頭一震，問道：「我小心些甚麼？」陸無雙冷笑道：「除非我是傻瓜，我才不歡喜表姊而來歡喜你呢！你橫蠻潑辣，有甚麼好？你給我表姊做個丫鬟也不配。」這兩句話說得過於明顯，郭芙如何能忍？長劍晃動，繞過程英，向陸無雙脅下刺去。

她這一招叫作「玉漏催銀箭」，是黃蓉所授家傳絕技玉簫劍法，劍鋒成弧，旁敲側擊，去勢似乎不急，但劍尖籠罩之處極廣，除非武功高於她的對手以兵刃硬接硬架，否則極難閃避。程英眉頭一蹙，心道：「這位姑娘怎地儘使這等兇狠招數？我表妹便算言語上得罪於你，終究不是死仇大敵，怎可不分輕重的便下殺手？」好在黃藥師也傳過她這路劍法，於此一招的去勢了然於胸，當下勁蓄中指，待郭芙劍劃弧形，中指彈出，錚的一聲輕響，已將她長劍彈落於地。

這一彈程英使的是「彈指神通」功夫，但所得力純在巧勁，只因事先明白對手劍路，恰於郭芙劍上勁力成虛的一霎之間彈出，否則她兩人功夫只在伯仲之間，單憑一指之力，可不能彈去郭芙手中兵刃。她跟著左足上前，踏住長劍，銀棒出手，對準了郭芙腰間穴道。彈劍、踏劍、指穴這三下一氣呵成，郭芙被她一佔機先，處境登時極為尷尬，如俯身搶劍，腰間數處穴道非有一處給點中不可，但若躍後閃避，長劍是給人家奪定了。她武功雖然不弱，臨陣經驗卻少，一時之間俏臉脹得通紅，打不定主意。

耶律齊喝道：「喂，程姑娘，你把我的兵刃踏在地下幹麼？」側身長臂，來抓銀棒。程英手臂回縮，轉身挽了陸無雙便走。郭芙忙搶起長劍，叫道：「慢走，你我好好的比劃比劃。」陸無雙回頭笑道：「還比劃……」程英手臂一抬，帶著她連躍三步，二人已在數丈之外，陸無雙那句話沒能說完。

耶律齊道：「郭姑娘，她僥倖一招得手，其實你們二人勝敗未分。」郭芙恨恨的道：「是啊，我劍劃弧形，尚未刺出，她已乘虛出指。看不出她斯斯文文的卻這麼狡猾。」耶律齊「嗯」了一聲，他性子直，不願飾詞討好，說道：「這位程姑娘武功不弱，下次如再跟她動手，不可輕敵。」

郭芙聽他稱讚程英，眉間掠過一陣陰雲，忍不住衝口而出：「你說她武功好嗎？」耶律齊道：「是。」郭芙怒道：「那你不用理我，去跟她好啊。」說著轉過了身子。耶律齊急道：「我勸你不可輕敵，要你留神，那是幫你呢，還是幫她？」郭芙聽他話中含義確是迴護自己，不由得一笑。耶律齊道：「我不是幫你奪劍麼？你還怪我嗎？」郭芙回過頭來，說道：「怪你，怪你，怪你！」臉上卻堆滿了笑意。

耶律齊心中一喜，忽聽得大廳中傳來吼聲連連，同時嗆啷、嗆啷，鐵器碰撞的響聲不絕。郭芙叫道：「啊喲，快瞧瞧去。」她本來聽裘千尺囉唆不絕，說的都是數十年前舊事，她可不知每句話中實都隱藏危機，越聽越膩煩，便溜了出來，卻無緣無故的和程陸姊妹打了一架，這時猛聽得異聲大作，掛念母親，便即奔回大廳。

※※※

只見一燈大師盤膝坐在廳心，手持念珠，口宣佛號，臉色莊嚴慈祥。慈恩和尚在廳上繞圈疾行，不時發出虎吼，聲音慘厲，手上套著一副手銬，兩銬之間相連的鐵鍊卻已掙斷，揮動時相互碰擊，錚錚有聲。裘千尺居中而坐，臉色鐵青，她相貌本就難看，這時更加猙獰可怖。黃蓉、武三通等站在大廳一角，注視慈恩的動靜。

慈恩奔了一陣，額頭大汗淋漓，頭頂心便如同蒸籠般的冒出絲絲白氣，白氣越來越濃，他也越奔越快。一燈突然提氣喝道：「慈恩，慈恩，善惡之分，你到今日還參悟不透？」慈恩一呆，身子搖晃，撲地摔倒。

裘千尺喝道：「萼兒，快扶舅舅起來。」公孫綠萼上前扶起，慈恩睜開眼來，見綠萼的臉龐在眼前不過尺餘，迷迷糊糊望出來，但見她長眉細口，綠鬢玉顏，依稀是當年妹子的容貌，叫道：「三妹，我在那裏啊？」綠萼道：「舅舅，我是綠萼。」慈恩喃喃道：「舅舅，誰是你舅舅啊？你叫誰啊？」裘千尺喝道：「二哥，她是你三妹的女兒。她要你領她去見大舅舅。」慈恩瞿然而驚，說道：「我大哥麼？你見不到了，他已在鐵掌峰下跌得粉身碎骨……」一躍而起，指著黃蓉喝道：「黃蓉，我大哥是你害死的，你……你……你償他的命來！」

郭芙進廳後靠在母親身邊，接過妹子抱在懷裏，突見慈恩這般凶神惡煞般指著母親喝罵，忍耐不住，走上數步，說道：「和尚，你再無禮，姑娘可容不得你了。」

裘千尺冷笑道：「這小女子可算是大膽……」慈恩道：「你是誰？」郭芙道：「郭大俠是我爹爹，黃幫主是我媽媽。」慈恩道：「你抱著的娃娃是誰？」郭芙道：「是我妹妹。」慈恩厲聲道：「哼，郭靖、黃蓉，居然還生了兩個孩兒。」

黃蓉聽他語聲有異，喝道：「芙兒，快退開！」郭芙見慈恩瘋瘋顛顛，說了半天也不動手，料想他害怕母親了得，心中對他毫不忌憚，反而走上一步，笑道：「你有本事就快報仇，沒本事便少開口！」

慈恩喝道：「好一個有本事便快報仇！」這聲呼喝宛如半空中響了個霹靂，只聽得案上的茶碗噹噹亂響。郭芙絕未料到一個人竟能發出這般聲響，一驚之下，不禁手足無措，但見慈恩左掌拍出，右手成抓，同時襲到，兩股強力排山倒海般壓了過來，待欲退後逃避，卻那裏還來得及？

黃蓉、武三通、耶律齊三人不約而同的縱上。三人於一瞥之間均已看出，慈恩右手這一抓雖然兇猛，但遠不及左掌那麼厲害，一觸即能制人死命，因此三掌齊出，都擊向他左掌。砰的一聲，四股掌力相撞。

慈恩嘿的一聲，屹立不動。黃蓉等三人卻同時倒退數步。耶律齊功力最淺，退得最遠，其次則為黃蓉。她未穩身形，先看女兒，見郭襄已給慈恩抓去，郭芙卻兀自呆立當地，驚得慌了，竟忘了躲閃。黃蓉大吃一驚：「莫非芙兒終究還是為掌力所傷？」立即縱上，伸左手將她拉了回來，右手打狗棒護住身前，只要使出打狗棒法「封」字訣，慈恩掌力再猛，一時也已傷她不得。郭芙其實未受損傷，但妹子遭奪，嚇得心中混亂，直至靠在母親身上，方始「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這時武氏兄弟、耶律齊、完顏萍等見慈恩終於動手，各自拔出兵刃。裘千尺手下的眾弟子也都紛紛散開，只待谷主下令，便即上前圍攻。只一燈大師仍盤膝坐在廳心，對周遭的變故便如不見，口誦佛經，聲音不響，卻甚清亮。

慈恩舉起郭襄，大叫：「這是郭靖、黃蓉的女兒，我先殺了此女，再殺黃蓉！」裘千尺大喜，叫道：「好二哥！這才是英名蓋世的鐵掌水上飄裘大幫主！」

當此情勢，別說黃蓉等無一人的武功能勝過慈恩，即令有勝於他的，投鼠忌器，也難以從這半瘋之人手中搶救嬰兒。

郭芙突然大叫：「楊過，楊大哥，快來救我妹子。」她數次遭逢大難，都是楊過出其不意的救她出來，這時眼見人人無法可施，心中自然的盼望楊過來救。但楊過此時卻正和小龍女偷閒相聚，兩人攜手緩行，正自觀賞絕情谷中夕陽下山的晚景，那想到大廳之中竟然情勢如此緊逼。

慈恩右手將郭襄高高舉在頭頂，左掌護身，冷笑道：「楊過？楊過是甚麼人？此時便算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一齊來此，也只能傷我裘千仞性命，卻救不了這小娃娃。」

一燈緩緩抬起頭來，望著慈恩，但見他雙目之中紅絲滿布，全是殺氣，說道：「你要找人家報仇，人家來找你報仇，卻又如何？」慈恩喝道：「誰有膽子，那便過來！」這時天將傍晚，暮色入廳，眾人眼中望出來均有朦朧之感，慈恩的臉色更顯得陰森可怖。

突然之間，猛聽得黃蓉哈哈大笑，笑聲忽高忽低，便如瘋子發出來一般。眾人不禁毛骨悚然。郭芙叫道：「媽媽！」武三通、耶律齊同聲叫：「郭夫人！」眾人心中怦怦而跳，均想她女兒陷入敵手，以致神態失常。但見她將打狗棒往地下一拋，踏上兩步，拆散了頭髮，笑聲更加尖細悽厲。郭芙叫道：「媽媽！」上前拉她手臂。黃蓉右手一甩，將她揮得跌出數步，隨即張開雙臂，尖聲慘叫，走向慈恩。

這一下連裘千尺也大出意料之外，瞪目凝視，驚疑不定。

黃蓉雙臂箕張，惡狠狠的瞪著慈恩，叫道：「快把這小孩打死了，要重重打她的背心，不可容情。」慈恩臉無人色，將郭襄抱在懷裏，說道：「你……你……你是誰？」黃蓉縱聲大笑，張臂往前一撲。慈恩的左掌雖然擋在身前，竟是不敢出擊，向側滑開兩步，又問：「你是誰？」黃蓉陰惻惻的道：「你全忘記了嗎？那天晚上在大理皇宮之中，你抓住了一個小孩兒。對啊，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你弄得他半死不活，終於無法活命……我是這孩子的母親。你快弄死這小孩兒，快弄死這小孩兒，幹麼還不下手？」

慈恩聽到這裏，全身發抖，數十年前的往事驀地兜上心來。

當年他擊傷大理國劉貴妃的孩子，要南帝段皇爺捨卻數年功力為他治傷，段皇爺忍心不治，那孩子終於斃命。後來劉貴妃和慈恩兩度相遇，勢如瘋虎般要抱住他拚個同歸於盡。慈恩武功雖高於他，卻也不敢抵擋，只有落荒而逃。黃蓉當年在青龍灘上、華山絕頂，曾兩次親聞瑛姑的瘋笑，親見她的瘋狀，知道這是慈恩一生最大的心病，見他手中抱著孩子，無法可施之際便即行險，反而叫他打死郭襄。武三通、裘千尺、耶律齊等都道她是瘋了，以致語出不倫。只一燈才暗暗佩服黃蓉的大智大勇，心想便一等一的鬚眉男子，也未必便有此膽識，有人縱能思及此策，但「快弄死這孩兒」之言勢必不敢出口，眼見慈恩如此怨氣沖天，兇悍可怖，他輕輕一掌，豈不立時送了郭襄性命？

慈恩望望黃蓉，又望望一燈，再瞧瞧手中的孩子，倏然間痛悔之念不能自已，嗚咽道：「死了，死了！好好的一個小孩兒，活活的給我打死了。」緩步走到黃蓉面前，將郭襄遞了過去，說道：「小孩兒是我弄死的，你打死我抵命罷！」黃蓉歡喜無限，伸手欲接，只聽得一燈喝道：「冤冤相報，何時方了？手中屠刀，何時方拋？」慈恩一驚，雙手便鬆，郭襄便直往地下掉去。

不等郭襄身子落地，黃蓉右腳伸出，將孩兒踢得向外飛出，同時狂笑叫道：「小孩兒給你弄死了，好啊，好啊，妙得緊啊。」她這一腳看似用力，碰到郭襄身上，卻只是腳背在嬰兒腰間輕輕托住，再輕輕往外一送。她知道這是相差不得半點的緊急關頭，如俯身去抱女兒，說不定慈恩的心神又有變化，難保不會發掌拍向自己頭頂。

郭襄在半空中穩穩飛向耶律齊。他伸臂接住，見郭襄烏溜溜的一對眼珠不住滾動，張開小嘴正欲大哭，鮮龍活跳，不似有半點損傷，一怔之下，隨即會意，料想黃蓉知道郭芙莽撞，才將幼女擲給自己，當即伸掌在嬰兒口上輕按，阻住她哭出聲來，大叫：「啊喲，小孩兒給和尚弄死了。」

慈恩面如死灰，霎時之間大徹大悟，向一燈合什躬身，說道：「多謝和尚點化！」一燈還了一禮，道：「恭喜和尚終證大道！」兩人相對一笑，慈恩揚長而出。

裘千尺急叫：「二哥，二哥，你回來！」慈恩回過頭來，說道：「你叫我回來，我卻叫你回來呢！」說罷大袖一揮，飄然出了大廳。一燈喜容滿臉，說道：「好，好，好！」退到廳角，低首垂眉，再不言語。

黃蓉挽了頭髮，從耶律齊手中抱過郭襄。郭芙見母親如常，妹子無恙，又驚又喜，撲到母親懷裏，說道：「媽，我還道你當真發了瘋呢！」黃蓉走到一燈身前，行下禮去，說道：「姪女逼於無奈，提及舊事，還請大師見諒。」一燈微笑道：「蓉兒，蓉兒，有智有勇，真乃女中諸葛也！」廳中諸人之中，只武三通隱約知道一些舊事，餘人均相顧茫然。

裘千尺見事情演變到這步田地，望著兄長的背影終於在屏門外隱沒，料想此生再無相見之日，胸口不禁一酸，體味他「你叫我回來，我卻叫你回來呢」那句話，似乎是勸自己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心中隱隱感到一陣惆悵，一陣悔意；但這悔意一瞬即逝，隨即傲然說道：「各位在此稍待，老婆子失陪了。」黃蓉道：「且慢！我們今日造訪，乃是為求絕情丹而來……」裘千尺向身旁隨侍的眾人一點頭。眾弟子齊聲呼哨，每處門口都擁出四名綠衣弟子，高舉裝滿利刃的漁網，攔住去路。四名侍女抬起裘千尺的坐椅，退入內堂。

黃蓉、武三通、耶律齊等見到漁網陣的聲勢，心下暗驚，均想：「這漁網陣好不厲害，不知如何方能破得？」便這麼一遲疑，大廳前門後門一齊軋軋關上，眾綠衣弟子縮身退出。武氏兄弟仗劍外衝，砰的一聲，大門合攏，兩兄弟的雙劍夾在門縫之中，登時折斷，看來大門竟是鋼鐵所鑄。黃蓉低聲道：「不須驚惶！出廳不難，但咱們得想個法兒，如何破那帶刀漁網，如何盜藥救人。」

※※※

公孫綠萼隨著母親進了內堂，問道：「媽，怎麼辦？」裘千尺見兄長已去，對方好手雲集，知道此事甚為棘手，但殺兄大仇人既然到來，決不能就此屈服，好言善罷，微一沉吟，說道：「你去瞧瞧，楊過和那三個女子在幹甚麼？」此言正合綠萼心意，她點頭答應，向「火浣室」而去。

行到半路，聽到前面有人說話，正是楊過的聲音，接著小龍女回答了一句，好似說到「公孫姑娘」四字。這時天已全黑，綠萼往道旁柳樹叢中一閃，心道：「不知她在說我些甚麼？」放輕腳步，悄悄走近，見楊過和小龍女並肩站立，聽楊過道：「你說此事全仗公孫姑娘從中周旋，委實不錯。但願神僧早日醒轉，大家釋仇解怨，邪毒盡除，豈不是妙？……啊喲！」這「啊喲」一聲驚呼突如其來，綠萼嚇了一跳，不知楊過驀地裏遇上了甚麼怪事。

她心中關切，情不自禁的探頭張望，朦朧中只見楊過摔倒在地，小龍女俯身扶著他的左臂。楊過背部抽搐顫動，似在強忍痛楚。小龍女低聲道：「是情花之毒發作了嗎？」楊過只是呻吟：「嗯……嗯……」竟痛得牙關難開。綠萼大是憐惜，心想：「他已服了半枚丹藥，再服半枚，情花之毒便解。這半枚靈丹，說甚麼也得去向媽媽要來。」

過了片刻，楊過站起身來，吁了一口長氣。小龍女道：「你每次發作相距越來越近，更一次比一次厲害。那神僧尚須一日方能醒轉，便算他能配解藥，也未必……也未必……你這番苦楚，可也難受得很啊。」她本想說「也未必來得及」，但終於改了口。

楊過苦笑道：「這位公孫老太太性子執拗之極，她的解藥又藏得隱秘異常，若非她自願給我，否則便是將谷中老幼盡數殺了，鋼刀架在她頸中，也決計不肯拿出來。」小龍女道：「我倒有個法子。」楊過早猜到她的心意，說道：「龍兒，你再也休提此言。你我夫妻情深愛篤，如能白頭偕老，自然謝天謝地，如有不測，那也是命數使然。咱兩人之間決不容有第三人攔入。」

小龍女嗚咽道：「那公孫姑娘……我瞧她人很好啊，你便聽了我的話罷。」

綠萼心中大震，知道小龍女在勸楊過娶了自己，以便求藥活命。只聽楊過朗聲一笑，道：「公孫姑娘自然是好。其實天下好女子難道少了？那程英程姑娘，陸無雙陸姑娘，也都是品貌雙全、重情篤義之人。只是你我既兩心如一，怎容另有他念？你再設身處地想想，若有一個男人能解你體內劇毒，卻要你委身以事，你肯不肯啊？」小龍女道：「我是女子，自作別論。」楊過笑道：「旁人重男輕女，我楊過卻是重女輕男……」說到此處，忽聽得樹叢後瑟的一聲響，楊過問道：「是誰？」

綠萼只道給他發覺了蹤跡，正要應聲，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傻蛋，是我！」只見陸無雙和程英從樹叢後的小路上轉了出來。綠萼乘機悄悄退開，心中思潮起伏不定：「別說和龍姑娘相比，便是這程、陸二位姑娘，她們的品貌武功，過去和他的交情，又豈是我所能及？」她自見楊過，便不由自主的對他一往情深，先前固已知他對小龍女情義深重，但內心隱隱存了二女共事一夫的念頭，此刻聽了這番話，更知相思成空，已成定局。她自幼便鬱鬱寡歡，今日萬念俱灰，漫步向西走去。

她神不守舍，信步所之，渾不知身在何處，心中一個聲音只是說：「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山石彼端忽然隱隱傳來說話的聲音。綠萼一凝神間，不禁微微一驚，原來神魂顛倒的亂走，竟已到了谷西自來極少人行之處，抬頭見一座山峰衝天而起，峰前一座高高的懸崖，正是谷中絕險之地的絕情崖。

這山崖前是一片峭壁，不知若干年代之前有人在崖上刻了「斷腸崖」三字，自此而上，數十丈光溜溜的寸草不生，終年雲霧環繞，天風猛烈，便飛鳥也甚難在峰頂停足。山崖下臨深淵，自淵口下望，黑黝黝的深不見底。「斷腸崖」前後風景清幽，只因地勢實在太險，山石滑溜，極易掉入深淵，谷中居民相戒裹足，便身負武功的眾綠衣弟子也輕易不敢來此，卻不知是誰在此說話？

公孫綠萼本來除死以外已無別念，這時卻起了好奇之心，於是隱身山石之後側耳傾聽，一聽之下，心中怦的一跳，原來說話之人竟是父親。她父親雖然對不起母親，對她也冷酷無情，但母親以棗核釘射瞎了他一目，又將他逐出絕情谷，綠萼念起父女之情，時時牽掛，此刻忽又聽到了這熟悉的聲音，才知他並未離開絕情谷，卻躲在這人跡罕至之處，想來身子也無大礙，心下暗喜。

只聽他說道：「你遍體鱗傷，我損卻一目，都是因為楊過這小賊而起，咱倆不但敵愾同仇，也算同病相憐。」說著笑了起來，對方卻並不回答。綠萼頗感奇怪，暗想父親是在跟誰說話啊？聽他語氣中微帶輕薄之意，難道對方是個女子麼？

只聽他又道：「咱們在這所在重逢，可說天意，當日道上一會，我自始念念不忘。」一個女人「呸」的一聲，嗔道：「我全身為情花刺傷，你半點也沒放在心上，儘說些瘋話，拿人取笑。」綠萼心道：「啊，原來是今日闖進谷來的李莫愁。」只聽公孫止忙道：「不，不，我怎不放在心上？自然要盡力設法。你身上痛，我心裏更痛。」

與公孫止說話的正是李莫愁。她遍身為情花所刺，中毒著實不輕，幸好她滿腔憤怒憎恨，怨天尤人，不動男女之情，身上倒無多大痛楚。但知毒刺厲害，亟於尋覓解藥，谷中道路錯綜，她避開人眾，亂走亂撞，竟到了斷腸崖前。公孫止卻在此已久，他有意來此僻靜之處，以便避過谷中諸人，然後俟機害死裘千尺，重奪谷主之位。兩人曾交過手，都知對方武功了得，見面後均想：「我正有事於谷中，何不倚他為助？」三言兩語，說得甚為投契。

公孫止於當年所戀婢女柔兒死後，專心練武，女色上看得甚淡，但自欲娶小龍女而不可得，抑制已久的情慾突然如隄防潰決，不可收拾。以他堂堂武學大豪的身份竟致出手去強奪完顏萍，已與江湖上下三濫行逕無異，此時與李莫愁邂逅相遇，見她容貌端麗，又即動念：「殺了裘千尺那惡婦後，不如便娶這道姑為妻，她容貌武功，無一不是上上之選，正可和我相配。」李莫愁心地狠毒，用情卻是極專，她一生惡孽，便是因「情」之一字而來，這時聽公孫止言語越來越不莊重，心下如何不惱？但為求花毒的解藥，只得稍假辭色，敷衍對答。

公孫止道：「我原是本谷的谷主，這情花解藥的配製之法，天下除我之外再無第二人知曉，不過配製費時，遠水救不得近火，好在谷中尚餘一枚，在那惡婦人手中。咱們只須除滅了她，那便甚麼都是你的了。」最後一句話意存雙關，意思說不但給你解藥，這絕情谷的主婦之位也都屬你。天下只他一人知曉解藥製法，這話原本不假，情花在谷中生長已久，公孫止上代的祖先損傷了不少人命，才試出解藥的配製之方，為了情花有阻攔外人入谷之功，因此並不芟除，而解藥的方子也只父子相傳，不入旁人之手。雖是裘千尺，也只道解藥是上代遺存，方子已經失傳。但裘千尺那枚解藥現下只賸半枚，公孫止卻不知悉。

李莫愁沉吟道：「既是如此，你先頭豈非白說？解藥在尊夫人手中，而尊夫人又已與你反目成仇，便算殺她不難，解藥卻如何能到手？」公孫止躊躇未答，過了半晌，說道：「李道友，你我一見投緣，為了助你，我縱死亦不足惜。」李莫愁淡淡的道：「這個可不敢當。」公孫止道：「我有一計，能從惡婦手中奪得靈丹，但盼你答應我一件事。」李莫愁勃然道：「我一生闖盪江湖，獨來獨往，從不受人要脅。解藥你肯給便給，不肯便索罷休。我李莫愁豈是哀憐乞命之輩？」

公孫止武功雖然甚強，但一生僻處幽谷，便是江湖上最厲害人物之名，均無所知，縱然略有所聞，也是得自數十年前裘千尺的轉述。近十年來赤練仙子李莫愁聲名響亮，武林中無人不知她貌如桃李，心勝蛇蠍，這公孫止卻懵懵懂懂的一無所悉，聽她這幾句話說得甚有氣派，只有更喜，忙道：「你會錯我的意思了。我但盼能為你稍盡綿薄，歡喜還來不及，豈有要脅之意？不過要奪那絕情丹到手，勢不免傷了我親生女兒的性命，因之我說得不甚妥善，你千萬不可介意。」公孫綠萼隱身大石之後，聽到「勢不免傷了我親生女兒的性命」這句話，不禁全身一震。

李莫愁也感詫異，問道：「解藥是在令愛手中麼？」公孫止道：「不是的，我跟你實說了罷！那惡婦性情固執暴戾之極，解藥必是藏在隱秘無比的處所，強逼要她獻出，勢所不能，只有出之誘取一途。」李莫愁點頭道：「確是如此。」公孫止道：「這惡婦對人人均無情義，心腸狠毒，無所不至，惟有對她的親生女兒卻十分愛惜。咱們瞧準了這點，由我去將女兒綠萼誘來，你出手擒她，將她擲入情花叢中。這麼一來，那惡婦不得不取出絕情丹來救治女兒。咱們俟機去奪，便能成功。只可惜這絕情丹世間唯存一枚，既給了你，我那女兒的小命便保不住了。」

李莫愁沉吟道：「咱們也不必用真的情花來刺傷令愛，只消假意做作，讓她似乎中毒，那便可奪丹，又能保全令愛。」公孫止嘆道：「那惡婦十分精明，我女兒倘若只中假毒，焉能瞞得過她？」說到這裏，忽然聲音嗚咽，似乎動了真情。李莫愁道：「為了救我性命，卻須傷害令愛，我心何忍？看來你原也捨她不得，此事便作罷休。」公孫止忙道：「不，不！我雖捨她不得，可更加捨你不得。」李莫愁默然，心想除此而外，確也更無別法。公孫止道：「咱們在此稍待，過了夜半，我便去叫女兒出來，憑她千伶百俐，也決想不到她爹爹有此計謀。」

兩人如此對答，每一句話綠萼都聽得清清楚楚，越想越害怕。那日公孫止將她和楊過驅入鱷魚潭，她已知父親絕無半點父女之情，但當時還可說是出於一時之憤，今日竟然如此處心積慮，要害死親生女兒來討好一個初識面的女子，心腸狠毒，真是有甚於豺狼虎豹。她本來不想活了，然聽到二人如此安排毒計圖謀自己，卻不由得要設法逃開，好在四下裏山石嶙峋，樹木茂密，隱蔽之處甚多，於是輕輕向後退出一步，隔了片刻，又退出一步，直退至數十丈外，才轉身快步走開。

※※※

她走了良久，離斷腸崖已遠，知道父親不久便要來相誘，連臥房也不敢回去，淒淒涼涼的坐在一塊岩石上，寒風侵肌，冷月無情，只覺世間實無可戀，喃喃自語：「我本就不想活了，爹爹你又何必設這毒計來害我？你要害死我，儘管來害罷。真奇怪，我又何必逃？」

突然之間，一個念頭如閃電般射進了心裏：「爹爹用心狠毒，此計果然大妙。反正我要自盡，何不用此計向媽媽騙取靈丹，去救了楊大哥性命？他夫妻團圓，總不免要感激我這一心一意待他的苦命姑娘。」想到此處，又欣喜，又傷心，精神卻為之一振，舉步走進母親的臥房。

她經過情花樹叢之時，折了兩條花枝，提在手中，走到母親房外，低聲叫道：「媽，你睡著了麼？」裘千尺在房中應道：「萼兒，有甚麼事？」綠萼叫道：「媽，媽！我給情花刺傷了。」說著張臂便往情花枝上用力一抱。

花枝上千百根小刺同時刺入她身體。她自幼便受諄諄告誡，決不能為花刺刺傷，幼時因無體內情慾誘引，偶爾遭小刺刺中，亦無大礙，後來年紀漸大，旁人的告誡也越加鄭重。十餘年來小心趨避之物，想不到今日自行引刺入體，心中這番痛楚卻更深了一層。她咬緊牙關，又叫了幾聲：「媽！」

裘千尺聽到呼聲有異，忙命侍女扶綠萼進來。綠萼叫道：「我身上有情花花刺，你們不可近前。」兩名侍女駭然變色，大開房門，讓綠萼自行走進，那敢碰她身子？

裘千尺見女兒臉色慘白，身子顫抖，兩枝情花的花枝掛在胸前，忙問：「你怎麼了，怎麼了？」綠萼叫道：「是爹爹，是爹爹！」她怕母親的目光厲害，低下頭不敢望她。裘千尺怒道：「你還叫他爹爹？那老賊怎麼了？」綠萼道：「他……他……」裘千尺道：「你抬起頭來，讓我瞧瞧。」綠萼一抬頭，遇到母親一對凜凜生威的眸子，不禁打了個寒戰，說道：「他……他和今日進谷來的那個美貌道姑，在斷腸崖前鬼鬼祟祟的說話，我躲在大石後面，想聽他說些甚麼……」這幾句話半點不假，此後卻非捏造謊言不可，綠萼只怕給母親瞧出破綻，說到這裏，又低下頭來。

裘千尺道：「他兩個說些甚麼？」綠萼道：「說甚麼同病相憐，甚麼敵愾同仇。他們……他們一起罵你惡婦長、惡婦短的，我聽著氣不過……」說到這裏便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裘千尺咬牙切齒，道：「莫哭，莫哭！後來怎樣了？」綠萼道：「我不小心身子一動，給他們知覺了。那道姑……那道姑便將我推入了情花叢裏。」

裘千尺聽她聲音有些遲疑，喝道：「不對，你在說謊！到底是怎樣？休得瞞我。」綠萼出了一身冷汗，道：「我沒騙你，這……這難道不是情花麼？」裘千尺道：「你說話的語調不對，你自小便是這樣，說不得謊，做娘的難道不知？」綠萼靈機一動，咬牙道：「媽，我是騙了你，是爹爹推我入情花叢的。他惱我跟你、幫你，跟他作對，說我只要娘，不要爹。他……他拚命要討好那美貌道姑。」

裘千尺恨極了丈夫，綠萼這幾句話恰正打中她心坎，登時深信不疑，忙拉了女兒手掌，溫言道：「萼兒不用煩惱，讓娘來對付這老賊，總須出了咱娘兒倆這口惡氣。」當下命侍女取過剪刀鉗子，先將花枝移開，然後鉗出肌膚中斷折了的小刺。

綠萼哽咽道：「媽，女兒這番是活不成了。」裘千尺道：「不怕，不怕，咱們還有半枚絕情丹未用，幸好沒給那無情無義的楊過小賊蹧蹋了。你服了這半枚丹藥，花毒雖然不能除淨，只要你乖乖的陪著媽媽，對任何臭男子都不理睬，甚至想也不去想他們，那便決計無礙。楊過此人冷血無情，讓他死了，理也別理。」

綠萼皺眉不語。裘千尺又問：「那老賊和那道姑呢？他們在那裏？」綠萼道：「我從情花叢中掙扎著爬起，沒敢回頭再看，他們多半仍在那邊。」裘千尺暗自沉吟：「老賊有了強助，必來奪回此谷。谷中弟子多半是他心腹親信，事到臨頭，必定歸心於老賊，最多也是袖手旁觀，兩不相助，決不會出手與他為敵。我手足殘廢，所仗的只是一門棗核釘。這暗器出其不意的射出固威力極大，但老賊既有防備，多半便奈何他不得，如他手持盾牌來攻，我便一籌莫展。那便如何是好？」

綠萼見母親目光閃爍，沉吟不語，還道她在斟酌自己的說話是真是偽，生怕她問個不休，終於查知真相，自己一番受苦不打緊，取不到解藥，楊過身上的毒質終是難除。她一想到楊過，胸口一陣大疼，「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裘千尺伸手撫摸她頭髮，道：「咱們取絕情丹去。」雙手一拍，命四名侍女將坐椅抬出房門。

綠萼自楊過去後，一直想知道母親將半枚丹藥藏在何處。曾聽母親說過，丹藥決不能藏在身邊，否則任誰都可殺了她，一搜即得。心想她手足殘廢，行動須人扶持，決不能竄高伏低，也不能藏之於甚麼山洞僻谷，想來定是藏在府第之中。但她數十日來到處查探，丹房、劍室、花園、臥房，沒一處不詳加察看，始終瞧不出半點端倪，這時見母親命侍女將坐椅抬向大廳，不由得大為訝異，心想大廳是人人所到之處，最難藏物，何況此刻強敵聚集於廳，正是為這半枚丹藥而來，難道丹藥便在敵人面前麼？

※※※

大廳前後鐵門緊閉，眾弟子手提帶刀漁網監守，見裘千尺到來，上前行禮。為首的弟子躬身說道：「敵人絕無聲息，似是束手待斃。」裘千尺哼了一聲，心想：「井底之蛙，當真不知天高地厚。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今日闖進谷來的這些人物，焉是束手待斃之輩？」沉聲道：「開門！」兩名弟子打開鐵門，另有八名弟子提著兩張漁網，在裘千尺左右護衛，相率進廳。

只見一燈大師、黃蓉、武三通、耶律齊諸人都坐在大廳一角。裘千尺待椅子著地，舉手說道：「這裏除了黃蓉母女三人，其餘的我可不究擅自闖谷之罪，一齊給我走罷！」黃蓉微笑道：「裘谷主，你大難臨頭，不知快求避解，兀自口出大言，當真令人齒冷。」裘千尺心中一凜，暗想：「她怎知我大難臨頭？難道她已知那老賊回谷？」冷冷的道：「是福是禍，須待報應到來方知。老婦人肢體不全，早遭大難，還怕甚麼大難？」

黃蓉自不知公孫止已回絕情谷，但鑒貌辨色，眼見裘千尺眉間隱有重憂，與適才出廳時飛揚狠惡的神態大不相同，料想谷中或有內變，因此出言試探，聽裘千尺雖然說得嘴硬，自己所料卻多半不錯，說道：「裘谷主，令兄是自行失足摔下深谷而死，絕非小妹所傷，但若你對此事始終耿耿，小妹不避不讓，任你連打三枚棗核釘如何？只是打過之後，小妹不論死活，你卻須賜贈解藥，以救楊過之傷。小妹倘若不死，便全力助你；小妹倘若死了，這裏許多朋友決不記恨，仍然助你解脫大禍，以退內敵。這項買賣，你做是不做？」黃蓉這般說，讓對方佔盡了便宜，裘千尺除棗核釘厲害之外別無傷敵手段，而大聲說出「內敵」兩字，更打中她心坎。

裘千尺心想：「當真有這麼好？」說道：「你是丐幫幫主，諒必言而有信。我打你三枚棗核釘，你當真不避不讓，亦不用兵器格打？」

黃蓉尚未回答，郭芙搶著道：「我媽只說不避不讓，可沒說不用兵器格打。」黃蓉微笑道：「裘谷主要洩心中惱恨，小妹不用兵刃暗器格打就是。」郭芙叫道：「媽，那怎麼成？」適才她長劍被棗核釘擊斷，知道這暗器力道強勁無比，倘若真的不讓不格，母親血肉之軀如何抵擋得了？黃蓉卻想：「過兒於我郭家一門四人均有大恩，此刻他身上劇毒難解，說甚麼也要叫老太婆交出解藥。她這棗核釘自是天下最凌厲的外門暗器，任她連打三釘確然凶險，稍有疏虞，不免便送了性命。但若非如此，她焉肯交出解藥？」

黃蓉說這番話時，早已替裘千尺設身處地的想得十分週到，既要讓她洩去心中若干怨毒鬱積，又乘著她內變橫生、憂急驚懼之際，允她禦敵解難，而洩憤之法，正是她唯一能以之傷人的伎倆，縱是裘千尺自己，也提不出更有利的方法來。

但裘千尺覺得此事太過便宜，未免不近人情，啞聲道：「你是我的對頭死敵，卻甘心受我三枚棗核釘，到底包藏著甚麼詭計，甚麼禍心？」

黃蓉走上前去，低聲道：「此處耳目眾多，只怕有不少人對你不懷好意，我要在你耳邊說幾句話。」裘千尺向從弟子掃射了一眼，心想：「這些人大半是老賊的親信，確實不可不防。」便點了點頭。

黃蓉湊過頭去，悄聲道：「你的對頭不久便要發難動手，小妹自己何嘗不是身處險地？咱們快快揭過了這場過節，小妹不論死活，大夥兒便可並肩應敵。再者楊過於我曾有大恩，我便送了性命，也要求得絕情丹給他。人生在世，有恩不報，豈不與禽獸無異？」說罷退開三步，凝目以望。

裘千尺聽了「有恩不報，豈不與禽獸無異」這話，心中也是一動，暗想：「若不是楊過這小子相救，我此刻仍孤另另的在地底山洞中捱苦受難。」但這念頭便如閃電般一瞬即過，善念消退，惡心立生，冷冷的道：「任你百般花言巧語，老婦人鐵石心腸，不改初衷，來來來，你站開了，吃我三釘！」

黃蓉衣袖一拂，道：「我拚死挨你三釘便了。我不論死活，你都須給楊過解藥。」說著縱身退後，站在大廳正中，與裘千尺相距約莫三丈，說道：「請發射罷！」

武三通等雖然素知黃蓉足智多謀，但裘千尺棗核釘的厲害各人親眼所見，這時見黃蓉空手站立，無不心中惴惴。郭芙更是著急，走過去一拉黃蓉衣袖，低聲道：「媽，咱們找個地方，我把軟蝟甲脫下來給你換上，那就不怕老太婆的棺材釘了。」黃蓉微微一笑，道：「以軟蝟甲擋棗核釘，那又何足為奇？你且看媽媽的手段。」

只聽得裘千尺道：「各人閃……」那「開」字尚未出口，棗核釘已疾射而出，直指黃蓉小腹。這枚棗核釘的去勢當真悍猛無倫，雖只極小的一枚鐵釘，但破空之聲有如尖嘯，黃蓉「啊」的一聲高叫，彎腰捧腹，俯下身去。

郭芙和武三通等一齊大驚，待要上前相扶，嘯聲又起，這第二枚棗核釘卻是射向黃蓉的胸口。黃蓉又一聲大叫，搖搖晃晃的退後幾步，似欲摔倒。

裘千尺見黃蓉果然如言不閃不格，兩枚鐵釘均已打中她身上要害，這兩枚鐵釘的力道，便岩石也射入了，何況血肉之軀？但黃蓉身中兩釘，雖似已受重傷，但竟不摔倒，顯在苦苦支撐，要再受自己一釘。裘千尺心下駭然，暗想：「先前見這女子嬌怯怯的模樣，不信她有甚能耐可當丐幫的幫主。如此看來，當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但想她身中兩釘，決計性命不保，就此報了深仇，不禁欣然色喜，「波」的一聲，第三枚棗核釘又從口裏噴出。這一次卻是射向黃蓉的咽喉。要使鐵釘透喉而過，殺害兄長的大仇人立斃於當場。

黃蓉說出甘受三釘之時，尚未籌得善策，只知非此不足以換得解藥，縱然身死，也是報了楊過的大恩。但其後與裘千尺一番低語，稍有餘裕，心念電閃，已有了計較。先一陣郭芙的長劍被棗核釘打斷，黃蓉拾起劍頭，藏在衣袖之中，待棗核釘打到，一彎臂便將劍頭擋在鐵釘射到之處。但釘劍相撞，必有金鐵之聲，她兩次大聲叫喚，便將這聲音掩蓋了過去。這一巧招裘千尺果然並未發覺。

黃蓉有意裝得身受重傷，既可稍減對方怒氣，也可保全她一谷之主的身份。但第三枚棗核釘直指咽喉，倘若舉起衣袖，以袖中暗藏的劍頭擋格，必被裘千尺瞧出破綻，自己便算毀了「不避不格」的諾言，處此情境，只得行險，當下雙膝微微一曲，待棗核釘對準嘴唇飛到，她胸腹之間早已真氣充溢，張口用力吐出，一股真氣噴將出去。她知這棗核釘來勢所以這般凌厲，全憑真氣激發，以氣對敵氣，敵遠我近，大佔便宜，棗核釘縱不從空墮落，來勁也必急減。那知裘千尺獨居山洞，手足既廢，整日價除了苦練這門棗核功夫之外，心不旁騖。黃蓉功力既不及她深厚，又須處分幫務、助守襄陽、生兒育女、伴夫課徒，那能如她這般苦心致志？因此一股真氣噴出，棗核釘來勢只略略一緩，勁力仍猛惡無比。

黃蓉一驚，鐵釘已到唇前，當這千鈞一髮之際別無他法，只好張口急咬，硬生生將鐵釘咬住了。這一下只震得滿口牙齒生疼，立足不穩，倒退了兩步。這次真是給鐵釘來勢衝擊而退，也幸好她應變奇速，退步消勢，否則上下四枚門牙非當場跌落不可，饒是如此，也已震得牙齒出血。

旁觀眾人齊聲驚呼，圍了攏來。黃蓉一仰頭，「波」的一聲，將棗核釘噴出，釘入橫樑，皺眉道：「裘谷主，小妹受了你這三釘，命不久長，盼你依言賜藥。」

裘千尺見她竟能將棗核釘一口咬住，也自駭然，眼見兩枚棗核釘明明射入她體內，何以仍直立不倒？側目向綠萼望了一眼，心想：「我兒中了情花之毒，別說楊過不允婚事，他便真是我女婿，這半枚絕情丹也豈能給他？」但自己親口答應給藥，言入眾人之耳，總不能立時反悔，她雙眼一轉，已有計較，說道：「郭夫人，咱二人雖是女流，但行事慷慨有信，當勝鬚眉。你挺身受我三釘，如此氣概，世所罕有，我十分佩服，解藥便可給你。我若少待有事，仍盼各位援手。」

郭芙只道母親當真中了鐵釘，叫道：「我媽媽若受重傷，這裏大夥兒都要跟你拚命。」轉頭向黃蓉道：「媽，老太婆的釘子打中了你身上何處？」

黃蓉不答女兒的問話，向裘千尺道：「小女胡言，谷主不必當真。小妹生平說一是一，自當相助谷主退敵，便請賜藥是幸。」武三通等聽黃蓉說話中氣充沛，聲音爽朗，半點不像受了傷的模樣，漸漸寬心。

這一層裘千尺也已瞧出，心下驚疑不定，想道：「她有如此武功，我縱要反悔，也不容易，只有以詐道相待。」點頭說道：「那麼我先多謝了。」轉頭向女兒道：「萼兒過來，我有言吩咐。」

黃蓉一生之中，不知對付過多少奸滑無信之徒，裘千尺眼光閃爍不定，如何逃得過她的雙目？她知裘千尺決不肯就此輕易交出解藥，但要怎生推脫欺詐，一時猜想不出。

只聽裘千尺道：「將我面前數過去的第五塊青磚揭開了。」綠萼大奇：「難道那絕情丹竟是藏在磚下？」黃蓉一聽，暗讚裘千尺心思靈巧：「這絕情丹如此寶貴，不知有多少人在亟亟圖謀。她藏在這當眼之處，確使人猜想不到，磚下所藏當是真藥無疑。她決不會事先料到有此刻的情勢，因而在磚下預藏假藥。」裘千尺如命人赴丹房或是內室取藥，黃蓉倒也難知取來的丹藥是真是假，這時見她命女兒揭開青磚，卻少了一層顧慮。

綠萼數到第五塊青磚，拔出腰間匕首，從磚縫中插入，揭起磚塊，只見磚下鋪著灰泥，全無異狀。

裘千尺道：「磚下藏藥之處，大有機密，不能為外人所知，萼兒，俯耳過來。」

黃蓉知道裘千尺狡計將生，當下叫聲「哎喲」，捧腹彎腰，裝得身上傷勢發作，好讓裘千尺防備之心稍殺，以便凝神聽她對女兒的說話。豈知裘千尺也已料到了此節，在綠萼耳畔說得聲音極輕，黃蓉雖全神貫注，也只聽到「絕情丹便在青磚之下」九字。但她早料到絕情丹是在青磚之下，這九個字聽來一無用處，此後只見裘千尺的嘴唇微微顫動，半個字也聽不出來，再看綠萼，但見她眉尖緊蹙，只「嗯、嗯、嗯」的答應。

黃蓉知道眼前已到了緊急關頭，卻不知如何是好，正自惶急，忽聽得一燈大師道：「蓉兒過來，我瞧瞧你的傷勢如何？」黃蓉回過頭來，見一燈坐在屋角，臉上頗有關切之容，心想：「他一搭我的脈搏，便知我非受傷。」於是走過去伸出手掌。一燈伸出三指搭住她的脈腕，唸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老婆婆說……阿彌陀佛……磚下有兩瓶……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東首的藏真藥……阿彌陀佛……西首的藏假藥……阿彌陀佛……叫女兒取西首假藥……阿彌陀佛……假藥給你……阿彌陀佛……」

一燈大師口誦佛號之時，聲音甚響，說到「磚下有兩瓶」這些話時，聲音放低。黃蓉只聽他說了「老婆婆說」那四個字，即明其理，知道一燈大師數十年潛修，耳聰目明，遠勝常人。佛家原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說，佛經上言道，具此大神通者，當深處禪定之際，「能聞六道眾生語言及世間種種音聲，通達無礙」。這般說法過於玄妙，自不可信，但內功深厚、心田澄明之人耳音特強，能聞常人之所不能聞，卻非奇事。裘千尺對女兒低聲細語，一燈大師在數丈外閉目靜坐，一字一語聽得明明白白。他知丹藥真假關連楊過性命，佛家有好生之德，豈能見死不救，於是告知了黃蓉。

黃蓉待他唸完兩句佛號，便問：「我的傷能好麼？」「棗核釘能起出麼？」每問一句，剛好將一燈所說「東首的藏真藥」、「西首的藏假藥」那些話掩蓋了。裘千尺向兩人望了幾眼，但見黃蓉臉有憂色，只詢問自己的傷勢，一燈不住的唸「阿彌陀佛」，那料得自己奸計已為對方知悉。

綠萼聽母親說完，點頭答應，彎下腰來，伸手到磚底的泥中一掏，果有兩個小瓶並列，她心中一酸，暗道：「楊郎啊楊郎，今日我捨卻性命，取真藥給你。這番苦心，你未必知道罷？」當下摸了東首那瓷瓶出來，說道：「媽！絕情丹在這兒了！」她伸手在土下掏摸，只有她才知這瓶子原來在東首，裘千尺和黃蓉卻都以為是從西首取出。

兩個瓷瓶外形全然相同，瓶中的半枚丹藥模樣也無分別，裘千尺倘不以舌試舐藥味，也難分真假。她見綠萼取出瓷瓶，心道：「先前我還防這丫頭盜丹去討好情郎，現下她也中了情花之毒，自是救自己性命要緊了。」她生性偏狹狠惡，刻薄寡恩，決不信世上有人甘願捨卻自己性命以救旁人，說道：「咱們信守諾言，丹藥交給郭夫人。」綠萼道：「是！」雙手捧著瓷瓶，走向黃蓉。

黃蓉先襝衽向裘千尺行禮，說道：「多謝厚意。」心中卻想：「既知真藥所在，難道還盜不到麼？」

正要伸手去接瓷瓶，突然屋頂上「喀喇」一聲響，灰土飛揚，登時開了一個大洞，一人從空躍落，挾手便將綠萼手中的瓷瓶奪了過去。綠萼大驚失色，叫道：「爹爹！」

黃蓉見公孫綠萼的臉色大變，極為惶急，不禁一怔：「公孫止奪去的瓷瓶，明明裝的是假藥，她何必如此著急？」

便在此時，大廳廳門轟的一聲巨響，震得廳上每一枝紅燭搖晃不已，火燄忽明忽暗，跟著又是一響，門閂從中截斷，兩扇大門左右彈開，走進一男三女。男的正是楊過，女的則是小龍女、程英和陸無雙。

綠萼見楊過進來，失聲叫道：「楊大哥……」迎上前去，只踏出兩步，立覺不妥，要說的那句話縮回了口中，腳步也即停止。黃蓉一直注視著綠萼的神色，只見她瞧著楊過的眼光之中流露出無限深情、無限焦慮，登時恍然，心道：「蓉兒啊蓉兒，難道你做了媽媽，連女兒家的心事也不懂了？她媽媽命她給我們假藥，但她痴戀過兒，遞過來的卻是真藥，公孫止搶去的正是續命靈丹，她如何不急？」

# 第三十二回 情是何物

當黃蓉、一燈、郭芙等受困大廳之時，楊過和小龍女正在花前並肩共語。不久程英和陸無雙到來。小龍女見程英溫雅靦腆，甚是投緣，拉住她手說話。陸無雙向楊過述說適才跟郭芙比武之事，怎樣譏刺得她哭笑不得，程英又怎樣制得她失劍輸陣。楊過這番再和程陸二女相會，想到她二人對己情意深重，而自己無以還報，心中不免歉疚，眼見陸無雙明知自己已娶小龍女為妻，卻無怨懟之狀，口口聲聲的說懲戒郭芙為自己出氣，而程英對小龍女也神情親切，不禁大為欣慰。

四人坐在石上，小龍女和程英說話，楊過和陸無雙說話。但龍程二人性子沉靜，均不擅言辭，只說得幾句便住了口。楊過和陸無雙卻你一句「傻蛋」、我一句「媳婦兒」的有說有笑。程英突然插口笑道：「楊大哥，你現下有了楊大嫂，叫我表妹可得改改口了。」

楊過「啊」的一聲伸手按住了口。陸無雙也突然驚覺，羞得滿臉飛紅。程英心中暗悔，想到：「他們隨口說笑，原無他意，我這麼一提，反著了痕跡。」忙打岔道：「楊大哥，你中了花毒，現下覺得怎樣？」楊過道：「沒甚麼。郭伯母足智多謀，定能設法給我求到靈丹妙藥，我擔心的倒是她的傷勢。」說著向小龍女一指。

程英和陸無雙一齊失驚，問道：「怎麼？楊大嫂也受了傷嗎？我們竟一點沒瞧出來。」小龍女微笑道：「也沒怎樣。我運內力裹住毒質，不讓它發作，幾天之中，諒無大礙。」陸無雙道：「是甚麼毒？也是情花之毒麼？」小龍女道：「不是，是我師姊的冰魄銀針。」陸無雙道：「原來又是李莫愁這魔頭。傻……楊大哥，你不是瞧過她那本《五毒秘傳》麼？冰魄銀針之毒雖厲害，卻也並不難解。」

楊過嘆了口氣，說道：「毒質侵入了臟腑，非尋常解藥可治。」於是將小龍女如何逆經脈療傷、郭芙如何誤發毒針之事說了。陸無雙伸手在石上重重一拍，恨恨的道：「郭芙仗著父母之勢，竟如此無法無天。表姊，咱們不能便此跟她罷休。她父母是當世大俠，便又怎樣？」

小龍女道：「這件事也怪不得她，倒和斬斷他手臂不同。」程英道：「楊大嫂，我師父曾說，以內力裹住毒質，雖可使得一時不致發作，但毒質停留愈久，傷身愈重，須得及早設法解毒才是。」神色甚是憂慮。小龍女「嗯」了一聲，楊過心想：「天竺僧醒轉之後，是否有法可以解毒，實所難言。」他不願多談此事，以增小龍女煩惱和自己傷心，說道：「郭伯母和一燈大師等對付那瘋和尚不知怎樣了，咱們瞧瞧去。」

四人覓路回向大廳，離廳尚有十餘丈，見廳頂上人影一閃，認出是公孫止，接著垮喇喇一聲響，見他打破屋頂，跳了下去。楊過生怕公孫止在這屋頂破洞下布置了帶刀漁網陣，引自己入彀，挺玄鐵重劍撞開鐵門，昂首直入。

公孫止奪得絕情丹到手，雖見黃蓉等好手群集，卻也不以為意，心想：「我便打不過，難道還跑不了麼？」正要奪路外闖，猛見楊過破門直入，聲勢威猛之極。他一驚之下，雙足一點，騰身而起，要從屋頂破洞中重行躍出，心想眼下首要之事，是將絕情丹送去給李莫愁服食解毒，至於殺裘千尺、奪絕情谷，那便來日方長，不必急急。

他身子甫起，黃蓉已搶過竹棒跟著躍高，使個「纏」字訣，往他腳上纏去。裘千尺喝道：「老賊！」呼的一聲，一枚棗核釘往公孫止小腹上射去。公孫止縱起時便已防到此著，揮刀擋開鐵釘，上躍之勢竟絲毫不緩，耳聽得風聲勁急，第二枚棗核釘又從斜刺裏射到，但金刀已擊出在外，不及收回再擋，黃蓉的竹棒又跟著纏到，拚著大腿洞穿，也決不能讓鐵釘射入小腹，側身橫腿，抵擋鐵釘。

豈知道裘千尺這一釘竟不是射向公孫止，準頭卻對住了黃蓉。這一下奇變橫生，連黃蓉也萬萬料想不到，急揮竹棒擋格，但棗核釘勁力實在太強，只感全身一震，手臂酸軟，啪的一聲，竹棒脫手掉落，身子跟著落地。公孫止上躍之力也盡，落在黃蓉身側，橫刀向她砍去。楊過玄鐵劍疾指，一股勁風直掠出去，公孫止的金刀登時被這股凌厲的劍勢逼得盪開了三尺。公孫止只覺敵人劍上勁力有如排山倒海，心下驚駭無已，想不到相隔不到三月，這小子斷了右臂，武功反精進如斯。

綠萼站在父親與母親之間，她平素對嚴父甚是害怕，從不敢對他多說一言半語，但自從聽了他在斷腸崖前對李莫愁所說的那番話後，傷心到了極處，竟懼怕盡去，向公孫止道：「爹爹，你打斷媽媽四肢，將她囚禁在地底山洞之中，如此狠心，已世間罕有。今晚你在斷腸崖前，跟李莫愁又說些甚麼話來？」

公孫止心中一凜，他與李莫愁在那隱僻之極的處所說話，萬料不到竟會言入旁人之耳。他雖狠毒，但對女兒如此圖謀，總不免心虛，突然間聽她當眾叫破，不由得臉色大變，道：「甚……甚麼？你胡說甚麼？」

綠萼淡淡的道：「你要害死女兒，去討好一個全不相干的女子。女兒是你親生，你要我死，女兒也不敢違抗。但你手中的絕情丹，卻是媽媽答應了給旁人的，你還給我罷！」說著走上兩步，向著他伸出手來。公孫止將瓷瓶揣入懷中，冷笑道：「你母女心向外人，一個叛夫，一個逆父，都不是好東西。今日我暫且不來跟你們計較，日後報應到頭，自見分曉。」說著刀劍互撞，發出嗡嗡之聲，大踏步便往外闖。

楊過聽綠萼直斥公孫止之非，但不明其中原委，當即橫過玄鐵劍，攔住公孫止去路，向綠萼道：「公孫姑娘，我有言請問。」

公孫綠萼聽了他這句話，一股自憐自傷之意陡然間湧上心頭，暗道：「我捨身為你取丹之事，決不能讓你知曉。過了幾年，你子孫滿堂，自早把我這苦命女子忘了，又何必為了此事，使你終生耿耿於懷？」低聲道：「楊大哥有何吩咐？」楊過道：「你適才言道令尊要害你性命，去討好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子，那女子是誰？此事從何說起？」綠萼道：「那女子是李莫愁，至於其中原委……」頓了一頓，說道：「我爹爹雖如此待我，但終是我親生之父，此事做女兒的不便再說……」

裘千尺喝道：「你說啊！他能做得，你便說不得？」綠萼搖頭道：「楊大哥，那半枚絕情丹，在我爹爹懷中的瓷瓶之內。我……我是個不孝的女兒。」說到此處，再也忍耐不住，縱聲叫道：「媽！」奔向裘千尺身前，撲入她懷中。她說「我是個不孝的女兒」，在裘千尺聽來還道是指違抗父親，其實綠萼心中卻說的是不遵母命。滿廳數十人中，只有黃蓉一人才明白她的真意。

公孫止見強敵環伺，心下早有計較：「天幸惡婦痰迷心竅，在這緊急關頭去打了郭夫人一枚棗核釘，只要引得她們雙方爭鬥，我便可乘機脫身。」縱聲笑道：「好好好，乖女兒，真不枉爹爹疼愛，你和媽媽守住這邊，要令今日來到咱們絕情谷的外人，個個來得去不得。」說著舉刀提劍，突向倚在椅上的黃蓉殺去。

黃蓉右臂兀自酸軟，提不起竹棒，只得側身而避。郭芙手中一直握著耶律齊的長劍，當即挺劍護母。公孫止黑劍疾刺郭芙咽喉，郭芙舉劍擋格。黃蓉急叫：「小心！」錚的一聲輕響，郭芙長劍立斷，公孫止的黑劍去勢毫不停留，直往她頭頸削去。黃蓉急得一顆心幾乎要從脖子中跳了出來，在這一剎那間竟無解救之方。陸無雙在旁喝道：「舉右臂去擋！」

郭芙眼見敵劍削到頸邊，那容細辨是誰呼喝，不由自主的舉臂一擋。

程英喝道：「表妹，你怎地……」她知陸無雙惱恨郭芙斬斷楊過的手臂，存心擾亂郭芙心神，要她舉臂擋劍，那麼一條手臂也非送掉不可。程英對楊過斷臂，心中自也十分傷痛，適才黑暗中言念及此，曾悄悄哭了一會。但她只覺這事甚是不幸，雖惱恨郭芙下手太狠，但決沒想要斷她一臂來報復，因此聽得陸無雙的呼喝，忙出口喝阻，但為時已經不及，公孫止的劍刃已掠上了郭芙手臂。

但聽得嗤的一聲響，郭芙衣袖上劃破了一條極長的口子，同時身子被劍刃震得立足不定，向旁跌出。但說也奇怪，她手臂竟沒給削斷，連鮮血也沒濺出一點。程英、陸無雙固然吃驚，公孫止和裘千尺等也心頭大震。郭芙斜退數步，站穩身子，還道陸無雙是好意相救，心中好生感激，叫道：「多謝姐姐！可是你怎知……」

楊過忙接口道：「這公孫止老兒不知你武功如此了得。」他知道黃蓉有一件寶刀利刃不能損傷的軟蝟甲，郭芙所以能保全手臂，定係軟蝟甲之功，她問「可是你怎知……」下面自是要說「我有軟蝟甲護身」。楊過心想公孫止利劍不能傷她，其膽已寒，可不能讓他知悉其中原委，向公孫止道：「這位姑娘是郭大俠和黃幫主之女，桃花島島主黃藥師的外孫女，她家傳絕藝，週身刀槍不入，你這口破銅爛鐵的玩意兒，怎能傷她？」

公孫止怒道：「哼，適才我手下留情，難道當真便傷她不得。」說著抖動黑劍，發出嗡嗡之聲。郭芙暗想：「我既不怕他刀劍，只須上前猛攻便是。跟他打有贏無輸，這便宜如何不撿？」說道：「小武哥哥，你的劍給我，這老兒不信我家桃花島的功夫，且讓他見識見識。」武修文倒轉長劍，將劍柄遞了過去。郭芙伸手接住，挽個劍花，說道：「公孫老兒，你再上罷！」得意洋洋，有恃無恐，便似高手戲弄庸手一般神態。

公孫止見她劍花一挽，便知她劍術的火候甚淺，喝道：「好，我再領教！」舉刀向她面門砍去，郭芙身形斜閃，還了一劍。公孫止黑劍倒翻上來，往她劍上震去，郭芙心道：「不好！我身上有軟蝟甲，劍上卻無護劍寶甲，雙劍一交，我手中長劍又非斷不可。」當即迴劍避開。公孫止雙手一併，刀劍均已握在右掌之中，跟著左掌拍出。郭芙大喜：「你這掌拍在我軟蝟甲上，那可倒了大霉啦！」但恐他掌力厲害，拍在身上不免內臟受震，身子略側，要先卸去他七成掌力，然後再受他這掌。

那知公孫止一掌尚未使老，突然倒縱丈餘，說道：「好丫頭，暗箭傷人！」身子向前直跌。郭芙愕然說道：「我沒傷到你啊！」不禁大奇：「難道軟蝟甲真有如此妙用？他手掌尚未沾及我衣，便已受傷？」

她又怎知公孫止老奸巨滑，心中只是念著要將絕情丹儘速去送給李莫愁服食，那有閒心來跟郭芙這等小姑娘爭強鬥勝？他假裝受傷摔跌，腳下似乎站立不定，幾個踉蹌，跌跌撞撞的衝向後堂。他在這片刻之間，已將敵情審查清楚，正面楊過和黃蓉是厲害人物，還有那長眉老僧雖似神遊入定，但決非易與之輩，正好乘著郭芙似乎得手之際，便此從後堂溜走。

綠萼見他懷了絕情丹要走，忙縱身向前，說道：「爹爹慢走！」便在此時，尖嘯聲起，兩枚棗核釘也已襲向公孫止。裘千尺生怕公孫止一閃避，鐵釘便打中女兒，因此鐵釘噴出時取勢甚高，射向他後腦。公孫止一低頭，兩枚鐵釘從綠萼鬢上掠過，叮叮兩響，釘入了石壁。公孫止喝道：「讓開！」腳下毫不停留，綠萼道：「你把絕情丹……」話未說完，公孫止左手前伸，扣住她手腕脈門，轉過身來，將女兒擋在胸前，喝道：「惡婦，你真要拚命，大家同歸於盡罷！」

裘千尺口中兩枚棗核釘已噴到了唇邊，突見變生不測，收勢不及，急忙側頭，將兩枚鐵釘向旁射出。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她只求棗核釘不打到女兒，那裏還顧得取甚麼準頭，但聽得「啊、啊」兩聲大叫，兩名綠衣弟子一中腦門，一中前胸，立時斃命。

公孫止知道要奪回絕情谷，除了仗李莫愁為助之外，必須眾弟子歸心，眼下這事正是激怒弟子的良機，叫道：「惡婦，你辣手殺我弟子，決不能跟你干休！」

這時楊過已截住了他去路，說道：「咱們萬事須得有個了斷，別忙便走！」公孫止將女兒舉起，獰笑道：「你敢攔我？」以左腳為軸，滴溜溜轉了個圓圈，跟著又以右腳為軸，再轉一圈，兩個圈子一轉，已向前趨進四尺，離楊過已近。楊過見他又是一個圈子轉上，惟恐傷了綠萼，忙向旁躍開。

綠萼身在父親手中，動彈不得，一個圈子轉過來時，斗然見到楊過跳躍相避，讓開了去路，眼光中充滿著關懷之情，不禁芳心大慰：「他為了我，寧可不要解藥！我死也瞑目了。」她手足雖不能動，頭頸卻能轉動，低聲叫道：「楊大哥！」額頭撞向公孫止挺起的黑劍。黑劍鋒銳異常，綠萼登時香消玉殞，死在父親手裏！

楊過大叫一聲：「啊喲！」搶上欲救，那裏還來得及？公孫止也吃了一驚，心中微微酸痛，耳聽得背後怒喝，三枚棗核釘電閃而至，當即將女兒的屍體向身後拋出，三枚鐵釘盡數打在她身上。眾人見他如此狠毒，綠萼身死後尚對她這般蹧蹋，無不大憤，紛紛拔出兵刃擁上。

公孫止叫道：「眾弟子，惡婦勾結外敵，要殺盡我絕情谷中男女老幼。漁網刀陣，一齊圍上了。」眾弟子自來對他奉若神明，那日他被裘千尺打瞎眼睛逃走，眾弟子無所適從，只得遵奉裘千尺號令，這時聽得他一叫，誰也不及細想，執起帶刀漁網從四角圍了上來。

每張漁網都是兩丈見方，網上明晃晃的綴滿了尖刀利刃。眾人武功雖強，實不知如何應付才是，眼見四周漁網向中間一合，每人身上難免洞穿十來個窟窿。這一包上來，連裘千尺也圍在其內。她大聲呼喝：「眾弟子別聽老賊胡言亂語，大家停步，快停步！」但眾弟子充耳不聞，只聽得公孫止喝著號令：「坤網向前，坎網斜退向左，震網轉右！」眾弟子應聲施為，一張張帶刀漁網漸漸逼近。

黃蓉從懷中摸出一把鋼針，揚手向西首八名綠衣弟子射去，眼見相距既近，鋼針又多，八名弟子至少也會有五六人受傷，漁網陣打出缺口，便可由此衝出。卻聽得叮叮叮、錚錚錚幾聲響，黃蓉所發鋼針，裘千尺所噴鐵釘，全被漁網上的吸鐵石收了去。黃蓉暗叫：「不好！」喝道：「芙兒，舉劍護住頭臉，強攻破網。」

郭芙聽了母親的呼喝，抖動長劍，向東北角疾衝，四名弟子張開漁網，向她兜去，五六把尖刀碰到她身上軟蝟寶甲，漁網反彈，但持網的弟子跟著分從左右搶前，尖刀雖然傷她不得，漁網卻仍要將她裹住。

楊過站在公孫止身後，本在漁網陣之外，但八張漁網隨著公孫止的號令左兜右轉，已將他圍入陣內。楊過見情勢危急，提起玄鐵重劍，運勁往郭芙身前的漁網上斬去。垮喇喇一聲響，漁網裂成兩片，拉著網角的四名弟子同時摔倒。武三通、耶律齊等更不怠慢，拳掌齊施，摧筋斷骨，將這四名弟子手足打傷，以防他們更攜新網，再來圍攻。楊過縱聲長嘯，兩劍揮過，又是兩張漁網散裂破敗。這漁網以金絲和鋼線絞成，極堅極韌，但玄鐵重劍無堅不摧，三劍斬出，三網立破。眾弟子齊聲驚呼，向後退開。

公孫止喝道：「五網齊上！他一劍難破五網！」楊過心想：「五張漁網一齊捲上，確也難擋。」隨即斜步向左，制敵機先，砰的一聲，又斬破了一張。漁網拉得甚緊，一劍斬落，破網聲如裂金石。

便在此時，忽聽得廳外一人厲聲斥道：「往那裏走？」黃影晃動，一人從廳門竄了出來，仗劍傲立，正是赤練仙子李莫愁。

她剛立定，廳門中又衝進一人，滿身血污，散髮披頭，卻是朱子柳。他一雙空手，左指右掌，狠狠向李莫愁撲去。李莫愁手中雖有兵刃，但見朱子柳發瘋般勢同拚命，竟不敢接招，繞著廳角閃避。兩人輕功都是極高，頃刻間已在大廳上兜了六七個圈子。楊過大感驚疑：「李莫愁的武功未必不及朱伯伯，何以對他如此懼怕？那天竺僧呢？」

兩人武功各有所長，但輕功顯是李莫愁強多了，幾個圈子一奔，人人都是看出朱子柳決計追她不上，而且他身上流下點點鮮血，濺成了一個圓圈，看來受傷竟自不輕。武三通父子三人，分從左右圍上。朱子柳叫道：「師哥，這毒婦害死了師叔。咱們無論如何……」一口氣喘不過來，站立不定，身子不住搖晃。

一燈聽到天竺僧的死訊，饒是他修為深湛，竟也沉不住氣，立即站起。

楊過頭腦一陣暈眩，轉頭向小龍女望去，小龍女的眼光正也轉過來望著他。兩人四目交投，都心中一冷，全身如墮冰窖。小龍女緩緩走過去靠在他身上。楊過一聲長嘆，攜著她的手，往外便走。

※※※

原來天竺僧平時多近毒藥，體內抗毒之力甚強，他以大量情花自刺，預計昏暈三日三夜方醒，但兩日兩夜過後不久，便即醒轉。他沉思半晌，便道：「這情花之毒雖甚厲害，卻比我所設想的為輕，該當有法可解。」朱子柳大喜，當即稟告一燈等已來到絕情谷中，而火浣室的石門也已為楊過破去。

天竺僧道：「事不宜遲，咱們便去設法配藥救人。」兩人走出火浣室，天竺僧便到情花樹之下低頭尋覓藥草。他知一物剋治一物，毒蛇出沒處必有化解蛇毒的草藥，而配製情花解藥所需的藥草，主要的一味多半也會恰正生長在情花之下。豈知李莫愁正躲在花樹旁山石之後，眼見天竺僧低頭走近，不問情由便射出一枚冰魄銀針。天竺僧不會武功，銀針透胸而入，登時斃命。

朱子柳聽得嗤的一聲響，師叔便即不動，知道山石後伏有敵人，但不知天竺僧已死，不顧自身安危，搶前救人。李莫愁知他心意，又是一針向天竺僧的屍體射去。朱子柳手中沒有兵刃，忙搶前劈出一掌將銀針擊落，肩背卻就此賣給了敵人。李莫愁長劍乘勢揮出，正中他右肩。朱子柳急忙沉肩卸勁，終究已深入寸許，當下連出數指，點向敵人腰間，招招均搶先著，他肩頭已傷，倘再退縮閃避，固然救不得天竺僧，而敵人連綿進招，兇險殊甚。

兩人劍來指去，拆了數招，朱子柳見天竺僧俯伏地下，毫不動彈，叫道：「師叔，師叔！」天竺僧並無應聲。李莫愁笑道：「你要他答應，倒也容易。只消你也吃我一枚毒針，到陰世去叫他便是。」朱子柳心中悲痛，更增敵愾之念，出指時勁力反加。星月微光之下，李莫愁見他眼神如電，招招搶攻，竟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再拆數招，不禁害怕起來，長劍急攻兩招，轉身便走。朱子柳俯身一搭師叔的手腕，脈息全無，已死去多時，一聲悲嘯，提氣向李莫愁疾追。兩人一前一後的奔進大廳。

公孫止見李莫愁趕到，又驚又喜，叫道：「李道友到這邊來！」說著迎將上去。黃蓉一見公孫止的神氣，已自猜到了幾分，叫道：「過兒，隔開這兩個魔頭，別讓他們湊近！」楊過聽得天竺僧的死訊，已萬念俱灰，絕情丹是公孫止得去也好，不是他得去也好，全沒放在心上，聽到黃蓉的呼喝，只微微苦笑，卻不出手。

耶律齊拾起半張斬裂的帶刀漁網，叫道：「敦儒兄，拉住這邊。」他和武敦儒、完顏萍、耶律燕四人各自抓住漁網一角，攔在公孫止和李莫愁之間。

廳上這麼一亂，眾綠衣弟子錯了步伐。裘千尺乘機噴吐棗核鐵釘，眾弟子忙亂中不及張網收釘，接連有五人中釘斃命，帶刀漁網陣七零八落，登時潰散。

公孫止大聲叫道：「李道友，咱們分路出去，到適才見面之處相會。」兩人齊聲呼哨，分自左右掠過楊過和小龍女身畔，竄出廳去。楊過視而不見，毫不理會。黃蓉叫道：「龍家妹子，截住公孫止，絕情丹在他身上。」小龍女一驚，心想：「天竺僧既死，過兒身上的花毒全仗這半枚絕情丹化解。」掙脫楊過的手，飛步向公孫止追去。楊過叫道：「由得他去罷！」小龍女道：「怎能由得他去？」楊過只得跟隨在後。

公孫止和李莫愁一個奔向西北，一個奔向東北，眾人也分頭追趕。小龍女、楊過、程英、陸無雙四人追趕公孫止。武氏父子、朱子柳、完顏萍五人追趕李莫愁。耶律齊兄妹和郭芙留著陪伴一燈和黃蓉，監視裘千尺。

武氏父子一行五人之中，朱子柳肩頭受了劍傷，適才奮戰，流血甚多，奔了一陣，漸感難支。眾人停步為他裹傷，稍一耽擱，已失了李莫愁的蹤跡。

朱子柳恨恨的道：「今日若教這魔頭逃脫了，咱們怎對得起師叔？」五人在花叢樹木間穿來插去，始終不見李莫愁的影跡。武三通怒火衝天，奮力拔起一根樹幹，將花木打得東倒西歪。朱子柳道：「那公孫止叫她到適才見面之處相會。咱們雖不知這二人在何處見過面，但只須盯住公孫止，那女魔頭為求解藥，遲早會去尋他。」武三通道：「師弟此言甚是，咱們這便去找公孫止。」五人向西北方尋去。

走不多時，果聽得前面隱隱傳來呼喝之聲。武三通扶住朱子柳加快腳步，但呼喝之聲忽遠忽近，一霎時竟又寂靜無聲，半點也聽不到甚麼了。五人覓路而行，擾攘了一夜，天色漸明，正行之間，忽聽得前面高處有人縱聲長笑，聲音尖厲，有若梟鳴。眾人停步抬頭，只見對面懸崖上站著一人仰天發笑，卻不是公孫止是誰？那懸崖下臨深谷，上面山峰筆立，峰頂深入雲霧之中，不知盡頭。

朱子柳見他狀若顛狂，心下暗驚：「倘若他一個失足，跌入了下面萬丈深谷，這人死不足惜，那半枚絕情丹卻要隨之而逝了。」如飛奔前，轉了個彎，只見楊過、小龍女、程英、陸無雙四人站在山邊，一齊仰頭瞧著公孫止。

小龍女見朱子柳等到來，低聲道：「朱大叔，你快想個法子，怎生引他下來。」朱子柳一瞧周遭情勢，但見有道寬不逾尺的石樑通向公孫止站立之處，石樑和山崖上都生滿了青苔，定然滑溜，便一人轉折也有所不便，除非他自願出來，否則絕難過去動手。

武三通想起楊過救了二子性命，全了他兄弟之情，今日之事義不容辭，當下捋袖說道：「我去揪他過來。」剛跨出兩步，身邊人影閃動，程英已搶在他面前，說道：「我去！」她身法好快，一縱身便踏上了石樑。那知她快楊過更快，程英但覺腰間一緊，身子已被楊過的袍袖纏住，給他拉回，耳邊聽楊過說道：「我值得甚麼，何苦如此？」程英一張俏臉脹得緋紅，說不出話來。

便在此時，只聽得小龍女道：「借劍一使！」掠過武敦儒和完顏萍身邊，雙手伸出，已將二人手中的長劍奪了過去。這一下手法當真是捷逾電閃，武敦儒和完顏萍一愕之下，已見小龍女輕飄飄的奔過石樑，到了公孫止身前。

公孫止身處絕地，見小龍女竟敢過來，一驚之下，搶上攔在石樑的盡頭，橫劍護身，獰笑道：「你當真不要命了麼？」小龍女心道：「無論如何，我得奪回絕情丹才死。」柔聲說道：「公孫先生，你於我有救命之恩，不料我反而害得你數受折磨，我……我心中好生歉疚。我不是來跟你拚命的。」公孫止道：「那你要幹甚麼？」小龍女道：「我是來求你賜予絕情丹，救我夫郎。小女子永感大恩大德。」

楊過在石樑彼端叫道：「龍兒回來，半枚丹藥救不得你我二人之命，要來何用？」

公孫止見小龍女俏立石樑之上，衣襟當風，飄飄然如欲乘風而去，這般丰姿，李莫愁又豈能及得萬一？他張開獨目痴痴而望，說道：「你叫那姓楊的小子作夫郎？」小龍女道：「是啊，我跟他成了親啦。」公孫止道：「你若允我一事，這丹便可給你。」小龍女見他眼珠骨溜溜轉動，已知其意，搖頭道：「我已有夫，豈能嫁你？公孫先生，你對我有情，可是我心另有所屬，只有辜負你一片好意。」公孫止獨眼一翻，喝道：「那你快快退去，若再與我為敵，莫怪我刀劍下無情。」

小龍女道：「你定要動手，和我翻臉成仇，咱們豈不枉自相識了一場？」她語音柔和，在她心中，確是記著公孫止以前那番相救之德。

公孫止冷笑道：「我要親眼見到楊過這小子毒發呻吟而死，要見他痛得在地下翻來翻去的打滾，要見你這位賢德妻子，終於成為個披麻帶孝的俏寡婦。」他越說越惡毒，咬牙切齒，面目猙獰。楊過不住叫道：「龍兒！回來，跟這人多說甚麼？」若不是石樑實在太窄，容不得兩人立足，他早已奔過去拉她回頭了。小龍女淒然一笑，說道：「你聽！他在叫我回去。他只顧惜我，可不在乎自己身上劇毒能不能治好。」

公孫止和小龍女相距不過半丈，心想只要跨上一步，便能將她擒住，但站立處地勢實在太險，地下滑溜，她稍一掙扎，勢必兩人同時摔下深谷，但若不擒她為質而使敵人有所顧忌，自己困於這斷腸崖上又如何脫身？當前敵人之中只楊過一人厲害，但自己奮力衝闖，他未必便攔阻得住，最好是緊隨小龍女過了石樑，然後出手擒她，再去和李莫愁會合。他心下如意算盤一打定，刀劍互擊，金鐵交鳴之聲震得山谷響應，喝道：「還不退去！」劍隨聲至，向小龍女刺去。小龍女左劍擋格，右劍還擊。

她自跟周伯通習了分心合擊之術後，武功陡增一倍，雖臟腑潛毒，內力消減，但雙手同使「玉女素心劍法」，其神妙處又豈是公孫止的金刀黑劍所能敵。他的刀劍雖變幻百端，其實刀仍是刀、劍仍是劍，只不過刀劍幻象甚多而已。霎時之間，小龍女手中雙劍舞成兩團白影，攻拒擊刺，宛似兩大高手聯手進攻一般，公孫止越鬥越心驚，暗暗生悔：「早知她忽然學會了這等厲害劍術，便不能跟她動手了。」總算「玉女素心劍法」招數雖精妙，傷人的威力不強，小龍女也無殺他之意，因此上公孫止還支撐得一時。

他二人在山崖上鬥得正急，不久一燈大師、黃蓉、郭芙、耶律齊、耶律燕也均趕到。各人仰頭觀戰，眼見山崖之險，兩人鬥得如此之兇，無不駭然。

郭芙向耶律齊道：「咱們快上去幫手！」耶律齊搖頭道：「石樑上已沒法插足。」郭芙和公孫止交過手，知他武功極高，連母親也非敵手，小龍女一人如何鬥得過他？急得只叫：「媽，媽，快想法子幫龍姊姊啊。」

其實不用她呼叫，這邊人人都急盼設法使小龍女得脫險境，可是對面石樑上決不能多容一人立足，但見公孫止金刀黑劍連使殺手，小龍女雙劍縱橫，迴旋之際似乎嬌柔無力，時候稍長，看來終須喪在公孫止手下。只一燈、楊過、黃蓉、朱子柳四人才瞧出小龍女招數實大佔上風，但激鬥之際，足下一個滑溜，立時跌落深谷，每一瞬間都有生死大險。眼見兩團白影裹著一道黃光、一道黑氣，人人屏息凝氣，手心捏著一把冷汗。

再鬥片刻，黃蓉瞧出小龍女雙劍所使的竟是分心合擊之術，這門武功舉世除周伯通和郭靖外無第三人會得，小龍女自是得了周伯通的傳授，雙劍合璧，本來威力奇大，但她重傷之後加上中毒，內力大損，出劍乏勁，始終無法取勝。黃蓉心念一動，說道：「過兒，你和我同時向公孫止說話，你用言語恐嚇，我卻引他高興，叫他分心。」當下大聲說道：「公孫先生，裘千尺那惡婦已給我殺死了。」公孫止隔著山谷聽見，心中一震，將信將疑。楊過叫道：「公孫止，李莫愁說你不肯拿解藥給她，要來尋你晦氣。」黃蓉叫道：「不，李莫愁說，只要你消解了她情花之毒，她便委身嫁你。」楊過叫道：「我們大夥兒拿到你之後，要將情花刺你肌膚。」黃蓉叫道：「此事大可善罷，公孫先生，你不用耽心，大家化敵為友如何？」楊過叫道：「你從前害死的那個使女柔兒，變成厲鬼來捉你啦，喏喏喏，柔兒就在你背後，你快轉過身來瞧瞧！」

他二人你一言我一語，黃蓉說話之後，公孫止心中一喜，待得楊過說話，他又是一驚。小龍女於每一句話也都聽在耳裏，但一來事不關己，二來分心二用之際，心田一片空明，是以劍勢絲毫不緩。公孫止本來已左支右絀，擋架為難，這樣一來更加心亂如麻，大聲喝道：「你們胡言亂語叫嚷些甚麼？快閉嘴！」楊過叫道：「喂！公孫止，你背後那個披頭散髮的姑娘是誰？她為甚麼伸長舌頭，滿面血污？啊，啊，她手爪好長，來抓你的頭頸了！」突然間提氣喝道：「好，柔兒！抓公孫止頭頸。」

公孫止明知他是擾亂自己心神，但斗然間聽他這麼一聲呼喝，禁不住打個冷顫，回頭斜目一瞥。便在此時，小龍女長劍斜出，劍尖顫處，已刺中他左腕。公孫止把捏不定，金刀直飛起來，在初升朝陽的照耀之下，金刀閃爍，掉入了崖下山谷，過了良久，才傳來極輕微的一響，隱隱似有水聲，似乎谷底是個水潭。武三通、朱子柳等相顧駭然，心想那金刀掉下去隔了這麼久聲音才傳上來，這山谷可不知有多深。

公孫止金刀脫手，別說進攻，連守禦也已難能。小龍女左一劍，右一劍，連刺四劍，公孫止身子搖晃，右腕中劍，黑劍又掉下了谷去。小龍女右劍對著他前胸，左劍指住他小腹，說道：「公孫先生，你將絕情丹給我，我不傷你性命。」公孫止顫聲道：「你雖有善心，旁人呢？」小龍女道：「都不傷你便是。」

至此地步，公孫止只求自己活命，那裏還去顧念李莫愁？從懷裏掏出那個小瓷瓶遞過。小龍女左手劍仍指住他小腹，右手接過瓷瓶，心中又甜蜜，又酸楚，心想：「我自己雖然難活，但終於奪到了絕情丹，救了過兒。」雙足一點，提氣從石樑上奔回。

武三通、朱子柳等早知小龍女武功了得，可是說甚麼也想不到竟如此出神入化，兩手同使雙劍，劍法竟能截然不同、分進合擊，這等功夫生平從所未見。他們固曾聽說周伯通和郭靖雙手能分使不同武功，但得之傳聞，也只將信將疑，今日親眼目睹，無不歎服，看到奧妙凶險處，既感驚心動魄，又覺心曠神怡。耶律兄妹、武氏兄弟、程英、陸無雙、郭芙等小一輩的更瞧得目為之眩，見她年紀與自己相若，武功之高簡直無法形容，盡皆死心塌地的欽佩。但見她手持瓷瓶，飄飄若仙的從石樑上過來，眾人齊聲喝采。

楊過搶上前去拉住了她。眾人圍攏來慰問。小龍女拔開瓷瓶的瓶塞，倒出半枚丹藥，笑吟吟的道：「過兒，這藥不假罷？」楊過漫不經意的瞧了一眼，道：「不假。龍兒，你覺得怎樣？為甚麼臉色這樣白？你運一口氣試試。」小龍女淡淡一笑，她自石樑上奔回之時，已覺丹田氣血逆轉，煩惡欲嘔，試運真氣強行壓住，竟氣息不調，自知受毒已深，天幸將半枚絕情丹奪來，此外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楊過握著她右手，但覺她手掌冰冷，驚問：「你覺得怎樣？」小龍女道：「沒甚麼，你快把丹藥服了。」楊過接過瓷瓶，顫聲說道：「半枚丹藥難救兩人之命，要它何用？難道你死之後，我竟能獨生麼？」說到此處，傷痛欲絕，左手一揚，竟將這世上僅此半枚能解他體內毒質的丹藥，擲入了崖下萬丈深谷之中。

這一下變故人人都大出意料之外，一呆之下，齊聲驚呼。

小龍女知他決意與自己同生共死，心中又傷痛，又感激，惡鬥之後劇毒發作，再也支持不住，身子微微一晃，暈倒在楊過懷中。

郭芙、武氏兄弟、完顏萍、耶律燕等不明其中之理，七張八嘴的詢問議論。

※※※

便在此時，武三通大聲喝道：「李莫愁，今日你再也休想逃走了。」吆喝著飛步向左首山崖邊趕去。眾人回過頭來，只見公孫止正沿著山坡間小徑向西疾奔，那邊山畔斜坡上站著一個道姑，正是李莫愁。眼見兩人便要會合，武三通和她卻相距尚遠。

忽聽得山後一個蒼老的聲音哈哈大笑，轉出一人，肩頭掮著一隻大木箱，白鬚拂肩，卻是老頑童周伯通。

黃蓉叫道：「老頑童，把那個道姑趕過來。」周伯通叫道：「妙極！大夥兒瞧瞧老頑童的本領。」揭開木箱箱蓋，雙手揮動，一群蜜蜂飛出，直向李莫愁衝去。原來蒙古大軍焚燒終南山，全真教道士全身而退，所攜出的都是教中的道藏經籍，周伯通卻掮了一隻木箱，將小龍女養馴的玉蜂裝了不少而來。他孜孜不倦的玩弄多日，領會了指揮蜂群的若干法門，這時聽黃蓉叫嚷，旁觀之人又多，正好大顯身手。

公孫止見到蜂群，吃了一驚，不敢再向李莫愁走近，往山坳中縮身躲開。李莫愁見玉蜂嗡嗡飛近，前無去路，只得沿山路向東退來。武氏父子、程英、陸無雙等各執兵刃迎迓。耶律齊叫道：「師父，你老人家好本事，快把蜜蜂群收了罷！」

周伯通大呼小叫，要收回蜂群，但他驅蜂之術究未十分到家，大出風頭之後，心中萬分得意，呼喝更加不對，蜂群怎肯聽他號令？仍嗡嗡振翅，向李莫愁飛去。

楊過抱著小龍女，低聲喚道：「龍兒，龍兒。」小龍女悠悠睜眼，耳畔聽到玉蜂嗡嗡聲響，便似回到了終南山故居一般，喜道：「咱們回家了嗎？」定了定神，才想起適才之事，於是低嘯數聲，跟著又呼喝幾下，那群玉蜂立時繞著李莫愁團團打轉，不再亂飛。

小龍女道：「師姊，你生平行事如此，今日總該後悔了罷？」李莫愁臉如死灰，問道：「絕情丹呢？」小龍女淒然一笑，道：「絕情丹已投入了谷底的深淵之中。你為甚麼要害死天竺僧？他如不死，不但救得楊過和我的性命，也能解你之毒。」李莫愁一顆心如鉛之重，料得小師妹此言不假，萬萬想不到一枚冰魄銀針殺了天竺僧，到頭來竟害了自己。

這時武氏父子、程英、陸無雙等已四面合圍，周伯通兀自在指手劃腳的呼叫。小龍女道：「周老爺子，是這般呼嘯。」於是撮唇作嘯。周伯通學著呼了幾聲，千百頭玉蜂果然紛紛回入木箱。周伯通大喜，手舞足蹈。

一燈大師微笑道：「伯通兄，多年不見，你仍清健如昔。」周伯通一怔，登時滿臉通紅，忙合上箱蓋，說道：「段皇爺，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掮起木箱，向小龍女道：「龍姑娘，我教你雙手使不同武功，你教我指揮蜜蜂。你是我的師父，我又是你師父，我變成了我自己的祖師爺，一塌裏胡塗，哈哈！」遠遠的去了。

李莫愁眼瞧周遭情勢，單是黃蓉、楊過、小龍女任誰一人，自己便抵敵不住，何況群敵合圍？把心橫了，說道：「各位枉自稱作俠義中人，嘿嘿，今日竟如此倚多為勝，仗勢欺人！小師妹，我是古墓派弟子，不能死在旁人手下，你上來動手罷！」說著倒轉長劍，將劍尖對準了自己胸膛。小龍女搖頭道：「事已如此，我殺你作甚？」

武三通突然喝道：「李莫愁，我要問你一句話，陸展元和何沅君的屍首，你弄到那裏去了？」李莫愁斗然聽到陸展元和何沅君的名字，全身一顫，臉上肌肉抽動，說道：「都燒成灰啦。一個的骨灰散在華山之巔，一個的骨灰倒入了東海，叫他二人永生永世不得聚首。」眾人聽她如此咬牙切齒的說話，怨毒之深，當真刻骨銘心，無不心下暗驚。

陸無雙道：「龍家姊姊心好，不肯殺你。你殺光了我父母親人，只剩下我一人，今日我可要報仇了，表姊，咱們上！」武氏兄弟齊聲道：「我媽媽死在你手下，別人饒你，我兄弟倆決計饒你不得。」李莫愁淡然道：「我一生殺人不計其數，倘若人人要來報仇，我有多少性命來賠？便算是千仇萬怨，我終究也不過是一條性命而已。」陸無雙和武修文叫道：「那就便宜了你。」一個持刀，一個挺劍，同時舉步上前。

李莫愁手腕一振，啪的一聲，手中長劍竟自震斷，嘴角邊意存輕蔑，雙手負在背後，不作抵禦，只待刀劍砍到，此生便休。

就在此時，忽見東邊黑煙紅燄衝天而起。黃蓉叫道：「啊喲，莊子起火。」朱子柳道：「暫緩殺她，搶救師叔的遺體要緊。」說著縱身上前，以一陽指手法連點李莫愁身上三處穴道，使她無法再逃。程英道：「還有公孫姑娘的遺體。」眾人都道：「不錯！」飛步奔回。武氏兄弟押著李莫愁。楊過、小龍女、黃蓉、一燈大師四人緩步在後而行。

離莊子尚有半里，已覺熱氣撲面，只聽得呼號喧嘩、樑瓦倒塌聲不絕於耳。武三通道：「公孫止這老兒奸惡如此，龍姑娘該當殺了他才是。」朱子柳道：「這場火多半不是公孫止放的，我猜是那光頭老太婆的手筆。」武三通愕然道：「裘千尺？她自己一個好好基業，何必要放火燒了？」朱子柳道：「谷中弟子都不服她，便算咱們殺了公孫止，那老太婆也不能再在此處安居，我瞧這婦人心胸狹窄之極……」

說話之間已奔近情花叢畔天竺僧喪生之處。朱子柳抱起於竺僧的遺體，見他面目如生，臉上猶帶笑容。武三通道：「師叔死得極快，倒沒受甚麼苦楚。」朱子柳沉吟道：「師叔那時正在尋找解除情花之毒的草藥……」

這時黃蓉和一燈也已趕到，黃蓉聽了朱子柳的話，在天竺僧身周細看，並未發見有何異狀，伸手到天竺僧的衣袋中去，也尋不到甚麼東西，問朱子柳道：「令師叔沒留下甚麼言語麼？」朱子柳道：「沒有。我和師叔從那磚窯中出來，誰也沒料到竟會有大敵窺伺在側。」黃蓉瞧瞧天竺僧含著笑容的臉色，突然心念一動，俯身翻過天竺僧的手掌，只見他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間拿著一株深紫色的小草。黃蓉輕輕扳開他的手指，拿起小草，問道：「這是甚麼草？」朱子柳搖搖頭，並不識得。黃蓉拿近鼻邊一聞，覺得有一股惡臭，中人欲嘔。

一燈忙道：「郭夫人小心，這是斷腸草，含有劇毒。」黃蓉一怔，好生失望。武氏兄弟押著李莫愁到來，武修文聽一燈說這草含有劇毒，說道：「師娘，不如叫這萬惡的女魔頭把草吃了。」一燈道：「善哉，善哉！小小孩兒，不可多起毒心。」武修文急道：「師祖爺爺，難道對這惡魔，你也要心存慈悲麼？」

這時四周樹木著火，畢卜之聲大作，熱氣越來越難以忍受。黃蓉道：「大夥先退向東北角石山上再說。」各人奔上斜坡，眼見屋宇連綿，已盡數捲入烈火之中。

李莫愁被點中了穴道，雖能行走，武功卻半點施展不出，暗自運氣，想悄悄衝開穴道，乘人不防便突然發難，縱然傷不了敵人，自己便可脫身逃走。那知真氣一動，胸口小腹之中立時劇痛，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她遍身受了情花之刺，先前還仗真氣護身，花毒一時不致發作，這時穴道受制，真氣渙散，花毒越發越猛。她胸腹奇痛，遙遙望見楊過和小龍女並肩頭而來，一個是英俊瀟灑的美少年，一個是嬌柔婀娜的俏姑娘，眼睛一花，模模糊糊的竟看到是自己刻骨相思的意中人陸展元，另一個卻是他的妻子何沅君。她衝口而出，叫道：「展元，你好狠心，這時還有臉來見我？」心中一動激情，花毒發作得更厲害了，全身打顫，臉上肌肉抽動。眾人見她模樣可怖已極，都不自禁的退開幾步。

李莫愁一生倨傲，從不向人示弱，但這時心中酸苦，身上劇痛，熬不住叫道：「我好痛啊，快救救我。」朱子柳指著天竺僧的遺體道：「我師叔本可救你，然而你殺死了他。」李莫愁咬著牙齒道：「不錯，是我殺了他，世上的男人女人我都要殺。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們為甚麼還活著？我要你們一起都死！」她痛得再也忍耐不住，突然間雙臂一振，猛向武敦儒手中所持長劍撞去。武敦儒無日不在想將她一劍刺死，好替亡母報仇，但忽地見她向自己劍尖上撞來，出其不意，吃了一驚，自然而然的縮劍相避。

李莫愁撞了個空，一個觔斗，骨碌碌的便從山坡上滾下，直跌入烈火之中。眾人齊聲驚叫，從山坡上望下去，只見她霎時間衣衫著火，紅燄火舌，飛舞身周，但她站直了身子，竟動也不動。眾人無不駭然。

小龍女想起師門之情，叫道：「師姐，快出來！」李莫愁挺立在熊熊烈火之中，竟絕不理會。瞬息之間，火燄已將她全身裹住。突然火中傳出一陣淒厲的歌聲：「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以身相許？天南地北……」唱到這裏，聲若遊絲，悄然而絕。

小龍女拉著楊過的手臂，怔怔的流下淚來。眾人心想李莫愁一生造孽萬端，今日喪命實屬死有餘辜，但她也非天生狠惡，只因誤於情障，以致走入歧途，愈陷愈深，終於不可自拔，思之也不禁惻然生憫。程英和陸無雙對滿門被害之仇一直念念不忘，然見她下場如此之慘，大仇雖然得報，心中卻無喜悅。黃蓉懷中抱著郭襄，想及李莫愁無惡不作，但生平也有一善，於郭襄有月餘養育之恩，於是拿著郭襄的兩隻小手，向火燄中拜了幾拜。

楊過從斷腸崖前趕回之時，本想到大廳去搶出綠萼的遺體，但火頭從大廳而起，沒行到半路，早已望見廳堂四周烈燄衝天，這時火勢愈大，想起綠萼和李莫愁一善一惡，同為殉情而死，同歸葬身火窟，心下黯然，不禁一聲長嘆。

※※※

便在此時，猛聽得東北角山頂上有人縱聲怪笑，有若梟鳴，極是刺耳。楊過衝口而出：「是裘千尺！她怎地到了那邊山頂上去？」小龍女心念一動，道：「咱們再問問她去，是否還有絕情丹留下？」楊過苦笑道：「龍兒，龍兒，你到這時候還想不透麼？」

黃蓉、武三通、朱子柳等聽小龍女如此說，均想：「何不便問問她去？倘若再求得丹藥，定要迫楊過服食，不容他再這般自暴自棄的毀丹尋死了。」人人心念相同，好幾人齊聲說道：「過去瞧瞧。」武氏父子、耶律齊、完顏萍等搶先拔足便奔。楊過嘆了口氣，微微搖頭，心想：「除非你們能求得仙丹靈藥，使我夫妻同時活命。」

程英一直在旁默默的瞧著他，突然說道：「楊大哥，你不可不理大家的好心。咱們都過去罷！」她自來待楊過甚厚，楊過心中一直好生感激，雖他情有獨鍾，不能移愛，但對這位紅顏知己相敬殊深。兩人相識以來，她從沒求過他做甚麼事，這句話教楊過萬難拒卻，只得點頭應道：「好，大夥去瞧瞧她在山頂搗甚麼鬼。」

一行人依循裘千尺的笑聲奔向山頂。楊過見這山頂草木蕭瑟，正是當日他和公孫綠萼、裘千尺三人從洞中逃出生天之處。今日風物無異，而綠萼固已不在，自己在世上也已為日無多了。

眾人行到離山頂約有里許之處，已看清楚裘千尺獨自坐在山巔一張太師椅中，仰天狂笑，狀若瘋顛。陸無雙道：「她只怕是失心瘋了。」黃蓉道：「大家別走近了，這人心腸毒辣，須防有甚詭計。我瞧她未必便真是瘋顛。」眾人怕她棗核釘厲害，遠遠的站住了腳。黃蓉提一口氣，正欲出言，忽見對面山石後轉出一人，藍衫方巾，正是公孫止。

他脫下長袍，拿在右手一揮，勁透衫尾，長袍登時挺得筆直，眾人暗暗喝采。只聽他大聲獰笑，喝道：「惡毒老婦，你一把大火，將我祖先數百年相傳的大好基業燒得乾乾淨淨，今日還饒得過你麼？」說著揮動長衫，向裘千尺奔去。

只聽得颼的一聲響，裘千尺吐出一枚棗核釘，向公孫止激射過去。破空之聲在高山之巔發出，鐵釘射程又遠，颼颼響聲，尖銳凌厲。公孫止長袍抖動，已將鐵釘裹住。棗核釘力道極強，但長袍將它勁力拉得偏了，雖刺破了數層長袍，卻已打不到身上。公孫止初時還料不定手中長袍是否真能擋得住棗核釘，只是心中惱怒已極，見她獨坐山巔，孤立無援，正是殺她的良機，否則待山下敵人趕到便不能下手了，是以冒險疾衝而上，待見棗核釘傷不得自己，腳下奔跑更速。

裘千尺見他奔近，驚叫：「快救人哪！」神色惶恐之極。郭芙道：「媽，這老頭兒要殺人了！」黃蓉心中不解：「這老婦明明沒瘋，卻何以大聲發笑，將他招來？」只聽得呼呼兩聲，裘千尺接連發出兩枚棗核釘，兩人相距近了，鐵釘去勢更急。公孫止長衫連揮，一一盪開，忽地裏他長聲大叫，身子猛然不見，縮入了地中。裘千尺哈哈大笑。

那笑聲只發出「哈哈……」兩響，地底下忽然飛出一件長袍，裹住裘千尺的坐椅，將她連人帶椅的拖進了地底。裘千尺的笑聲突然變成了尖叫，夾著公孫止驚惶恐怖的呼聲從地底傳上。兩股怪叫夾在一起，好一陣不絕，驀地裏一片寂靜，無聲無息。

眾人在山腰間看得清楚、聽得明白，面面相覷，不明其理，只楊過懂得其中緣故，不禁暗嘆：「報應，報應！」眾人加快腳步，奔到山巔，只見四名婢女屍橫就地，旁邊一個大洞，向下望去，黑黝黝的深不見底。

原來裘千尺在地底山洞受盡了折磨，怨毒深極，先是一把火將絕情莊燒成了白地，再命婢女將自己抬到這山巔之上。當日楊過和綠萼從地洞中救她出來，便由這山巔的孔穴中脫身。她命四名婢女攀折樹枝，拔了枯草，將孔穴掩沒，然後擊斃婢女，縱聲發笑，至於發釘、吃驚，全是假裝，好使公孫止不起疑心。

公孫止不知道荒山之巔有此孔穴，飛步奔來時終於踏上了陷阱。但他垂死尚要掙扎，揮出長袍想拉住裘千尺的坐椅，以便翻身而上，豈知一拉之下，兩人一起摔落。想不到兩人生時切齒為讎，到頭來卻同刻而死，同穴而葬。這一跌百餘丈，一對生死冤家化成一團肉泥，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再也分拆不開。

※※※

楊過說出原委，眾人盡皆嘆息。程英、耶律齊兄妹等掘了一個大坑，將四名婢女葬了。眼見絕情谷中火勢正烈，已無可安居之處，眾人於一日之間見了不少人死亡，覺得這谷中處處隱伏危機，均盼儘早離去。

朱子柳又道：「楊兄弟受毒後未獲解藥，我們須得及早去尋訪名醫，好為他醫治。」眾人齊聲稱是。黃蓉卻道：「不，今日還去不得。」朱子柳道：「郭夫人有何高見？」黃蓉皺眉道：「我受了裘千尺棗核釘的震盪，一直內息不調，今晚委屈各位便在谷中露宿一宵，待明日再行如何？」眾人聽得她身子不適，自無異議，當下分頭去尋山洞之類的住宿之地。

小龍女和楊過並肩而行，正要下山，黃蓉道：「龍家妹妹，你過來，我有幾句話跟你說。」說著將郭襄交給郭芙抱著，過去攜了小龍女的手，向楊過微微一笑，道：「過兒，你放心，她既已和你成婚，我決不會勸她跟你離異。」楊過一笑不答，心中奇怪：「郭伯母要跟她說些甚麼了？」見兩人攜手走到山下一株大樹下坐下，雖然納悶，卻也不便過去，轉念一想：「龍兒甚麼也不會瞞我，待會何愁她不說？」

黃蓉拉著小龍女的手坐下，說道：「龍家妹妹，我那莽撞胡塗的女孩兒對你和過兒多有得罪，我委實萬分的過意不去。」小龍女道：「那沒甚麼。」心中卻道：「她一枚毒針要了我們兩人的性命，你縱然說萬分過意不去，又有甚麼用了？」

黃蓉見她神色黯然，心中更加歉仄。她當時未入古墓，未悉原委，只道銀針雖毒，亦不難治，當年武三通、楊過等均受其毒，後來一一治愈，那想得到小龍女卻是適當經脈逆轉之際為郭芙發針射中，實已制了她死命。說道：「有一件事我不明白，要向妹妹請教。你辛辛苦苦的奪得了絕情丹，過兒卻不肯服，竟投入了萬丈深淵之中，那是甚麼緣故？」小龍女輕輕嘆口氣，心想：「我性命已在旦夕之間，過兒對我情義深重，焉肯獨活？但事已至此，我又何必多說，徒然多起波瀾？」只道：「他脾氣有點古怪。」

黃蓉道：「過兒是個至性至情之人，想是他見公孫姑娘為此丹捨身，心中不忍，因此情願不服，以報答這位紅顏知己。妹妹，他這番念頭固令人起敬，但人死不能復生，他如此堅執，反倒違逆公孫姑娘捨身求丹之意了。」小龍女點了點頭。

黃蓉又道：「過兒只聽你一人的話，你好好勸勸他罷。」小龍女淒然道：「他便肯聽我的話，這世上又那裏再有絕情丹？」黃蓉說道：「絕情丹雖然沒有，他體內情花之毒未必便不能解，所難者是他不肯服藥。」小龍女又驚又喜，站起身來，說道：「那……那是甚麼解藥啊？」黃蓉拉著她手，道：「你坐下。」從懷裏取出一株深紫色的小草，說道：「這是斷腸草，那天竺僧臨死之際，手中持著這棵小草。朱子柳大哥言道，他出去找尋解藥，突然中針而斃。你可見到他人雖斷氣，臉上猶帶笑容？自是因找到此草而喜。我師父洪七公他老人家曾道：凡毒蛇出沒之處，七步內必有解救蛇毒之藥，其他毒物，無不如此，這是天地間萬物生剋的至理。這斷腸草正好生在情花樹下，雖說此草具有劇毒，但我反覆思量，此草以毒攻毒，正是情花的對頭剋星。」

這番話只聽得小龍女連連點頭。黃蓉道：「服這毒草自是干冒大險，但反正已然無藥可救，咱們死裏求生，務當一試。據我細想，十成中倒有九成生效。」小龍女素知黃蓉多智，她既說得如此斷定，諒無乖誤，何況除此之外亦無他法。眼見李莫愁身上情花之毒發作，其疼痛難當之狀令人心悸魂飛，萬一斷腸草治不好情花之毒，楊過反而為草藥毒斃，那也勝於因情花之毒發作而死。她低頭沉吟，心意已決，道：「好，我便勸他服食。」

黃蓉又從懷裏取出一大把斷腸草來，交給了小龍女，說道：「我一路拔取，這許多總該夠了。你要他先服少量，運氣護住臟腑，瞧功效如何，再行酌量增減。」小龍女收入懷中，向黃蓉盈盈拜倒，低聲道：「過兒他……他一生孤苦，行事任性。郭夫人你要好好照看他些。」黃蓉忙伸手扶起，笑道：「你照看著他，勝我百倍，待襄陽圍解之後，咱們同到桃花島上盤桓些時。」

她雖聰明，卻那想得到小龍女自知命不久長，這幾句話是全心全意的求她照顧楊過。黃蓉抬起頭來，只見楊過遠遠站在對面山之中，凝望著小龍女。

楊過一直便望著小龍女，只聽不見她和黃蓉的說話，見黃蓉走開，便緩緩過來。小龍女站起身來，說道：「今兒見了許多慘事，可是咱們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過兒，旁人的事兒，咱們一概不提，你陪我走走。」楊過道：「好，我也正是這個意思。」兩人手攜著手，順著山腰的幽徑走去。

行不多時，見一男一女並肩在山石旁喁喁細語，卻是武敦儒和耶律燕。楊過微微一笑，加快腳步，走過兩人身畔。忽聽前面樹叢中傳出嬉笑之聲，完顏萍奔了出來，後面一人笑道：「瞧你逃到那兒去？」完顏萍見到楊龍二人，臉上一紅，叫道：「楊大哥、大嫂！」轉身奔入左首林中，跟著武修文從樹叢中出來，追入林去。

楊過低聲吟道：「問世間，情是何物？」頓了一頓，道：「沒多久之前，武氏兄弟為了郭姑娘要死要活，可是一轉眼間，兩人便移情別向。有的人一生一世只鍾情於一人，但似公孫止、裘千尺這般，卻難說得很了。唉，問世間，情是何物？這一句話也真該問。」小龍女低頭沉思，默默無言。

兩人緩緩走到山腳下，回頭只見夕陽在山，照得半天雲彩紅中泛紫，藍天薄霧襯著山頂積雪，美艷難言，兩人想到在世之時無多，對這麗景更是留戀。

小龍女痴痴的望了一會，忽問：「你說人死之後，真要去陰世，真是有個閻羅王麼？」楊過道：「但願如此。陰世便有刀山油鍋諸般苦刑，也還是有陰世的好。否則，渺渺茫茫，咱倆可永不能相見聚會了。」小龍女道：「是啊，但願得真有個陰世才好。聽說黃泉路上有個孟婆，她讓你喝一碗湯，陽世種種你便盡都忘了。這碗湯啊，我可不喝。過兒，我要永遠永遠記著你的恩情。」她善於自制，雖心中悲傷，語氣還平平淡淡。楊過卻實在忍耐不住了，轉過身去，拭了拭眼淚。

小龍女嘆道：「幽冥之事，究屬渺茫，能夠不死，總是不死的好。過兒，你瞧這朵花兒多好看。」楊過順著她的手指，見路邊一朵深紅色的鮮花正自盛放，直有碗口來大，在風中微微顫動，似牡丹不是牡丹，似芍藥不是芍藥，說道：「這花當真少見，隆冬之際，尚開得這般燦爛。我給它取個名兒，便叫作龍女花罷。」說著過去摘下，插在小龍女鬢邊。小龍女笑道：「多謝你啦。給了我一朵好花，給花取了個好名兒。」

兩人又行一陣，在一片草地上坐了下來。小龍女道：「你還記得那日拜我為師的情景麼？」楊過道：「怎不記得？」小龍女道：「你發過誓，說這一生永遠聽我的話，不管我說甚麼，你總是不會違拗，現下我做了你的媳婦，你說該當由我『出嫁從夫』呢，還是由你『不違師命』？」楊過笑道：「你說甚麼，我便做甚麼。師命不敢違，妻命更加不敢違。」小龍女道：「嗯，你可要記得才好。」

兩人偎倚著坐在草地上，遙遙聽見武三通高呼兩人前去用膳，楊過和小龍女相視一笑，均想：「何必為了一餐，捨卻如此美景？」過了一會，天色漸黑，兩人累了一日一夜，身上又各受傷，終於都慢慢合上眼睡著了。

※※※

睡到中夜，楊過迷迷糊糊道：「龍兒，你冷嗎？」要伸手把她摟在懷裏，那知一摟卻摟了個空。楊過吃了一驚，睜開眼來，身邊空空，小龍女已不知到了何處。他急躍而起，轉身四望，冷月當空，銀光遍地，空山寂寂，花影重重，那裏有小龍女在？楊過急奔上山，大聲呼道：「龍兒，龍兒！」

他在山巔大叫：「龍兒，龍兒！」四下裏山谷鳴響，傳回來「龍兒，龍兒！」的呼聲，但小龍女始終沒回答。楊過心中驚詫：「她到了那裏去呢？這山中不見得有甚麼猛禽怪獸，便是有，也傷她不得。倘若夜中猝遇強敵，她睡在我身旁，我絕不致毫無知覺。」

他這麼大聲呼叫，一燈、黃蓉、朱子柳等盡皆驚醒。眾人聽說小龍女突然不知去向，個個都大感詫異，分頭在絕情谷四周尋找，卻那有她的蹤跡？

楊過疾奔疾走，如顛如狂。終於各人重行會聚，楊過也靜了下來，心想：「她必是自行離去，我才一無所知。但為甚麼要走？此事定與郭夫人日間跟她所說的話有關。當日她悄然遠行，終於到這絕情谷來，也便因郭夫人一番說話而起。」大聲問道：「郭伯母，你日間到底跟她說了些甚麼話？」

黃蓉也想不出小龍女何以會忽地失蹤，見楊過額上青筋爆起，更是耽心，說道：「我要她勸你服那斷腸草，或可解你體內情花之毒。」楊過衝口而出：「她既活不成，我又何必獨自活在世間？」黃蓉安慰道：「你不用心急。龍姑娘一時不知去了那裏，她武功高強，那裏會有不測？怎說得上『活不成』三字？」楊過焦急之下，難以自制，大聲道：「你的寶貝女兒用冰魄銀針打中了她，那時她正當逆轉經脈療傷，劇毒盡數吸入了丹田內臟。她又不是神仙，怎麼還活得成？」

黃蓉怎料到竟有此事？她雖聽女兒說在古墓中以冰魄銀針誤傷了楊龍二人，但想他夫妻均是古墓派傳人，與李莫愁同出一派，自有本門解藥，只不過一時疼痛，決無後患，這時聽楊過一說，驚得臉都白了。她動念極快，立時想到：「原來過兒不肯服那絕情丹，是為了妻子性命難保，是以不願獨生。那麼龍姑娘去了那裏呢？」抬頭向公孫止和裘千尺失足墮入深洞的那山峰望了一眼，不禁打了個寒戰。

楊過目不轉瞬的凝視著她，黃蓉望著那山峰發顫，這心意他如何不知？霎時之間又驚又怒，說道：「她既已性命難保，你便勸她自盡，好救我一命，是不是？你自以為是對我一番善心，你……你……為甚麼自始至終對我這麼狠毒……」說到這裏，氣塞胸臆，仰天便倒，竟暈了過去。

一燈伸手在他背上推拿了一會，楊過悠悠醒轉。黃蓉道：「我只勸她救你性命，決沒勸她自盡，你如不信，也只由得你。」眾人面面相覷，不知該當如何。黃蓉道：「咱們上這山峰去瞧瞧。」眾人一齊上峰，向深洞中望下去，黑黝黝的甚麼也瞧不見。

程英忽道：「咱們搓樹皮打條長索，讓我到那深洞中去探一探。楊大嫂萬一……萬一不幸失足……」黃蓉點頭道：「咱們總須查個水落石出。」

當下各人舉刀揮劍，割斷樹皮搓結繩索，人多力強，到天明時便已結成一條百餘丈的繩索。眾小輩紛紛請纓，自願下洞。楊過道：「我下去瞧。」眾人望著黃蓉，聽她示下。黃蓉知楊過對自己已然起疑，若出言阻止，他必不肯聽，但若讓他下去，說不定小龍女當真跌死在內，他怎肯再會上來？一時躊躇不語。

程英毅然道：「楊大哥，我下去。你信得過我麼？」除小龍女外，楊過最服的便是程英，自己也確憂心如焚，手足無力，便點了點頭。武氏父子和耶律齊等拉住長索，將程英緩緩縋將下去。長索直放到只餘十多丈，程英方始著地。

眾人團團站在洞口周圍，誰都不開口說話，怔怔的望著山洞，只待程英上來傳報消息。各人盡皆心焦，程英始終遲遲不上。黃蓉和朱子柳對望一眼，兩人同樣的心思：「倘若小龍女真的死在下面，楊過定要躍下洞去，須得及時拉住了他。」

楊過向黃蓉和朱子柳望了一眼，心道：「我要尋死，自會悄悄的自求了斷，難道會在這兒跟你們拉拉扯扯，效那愚夫愚婦所為麼？」

只見武三通手中執著的繩索突然晃動，郭芙、武氏兄弟等齊聲叫道：「快拉她上來。」各人合力拉繩，將程英吊上。程英未出洞口，已大聲叫道：「沒有，楊大嫂不在。」眾人大喜，不約而同吁了口長氣。片刻間程英鑽出洞來，說道：「楊大哥，我到處都仔細瞧過了，下面只有公孫止夫婦粉身碎骨的遺骸，再無別物。」

朱子柳沉吟道：「咱們四下裏都找遍了，想來龍姑娘此時定已出谷。」陸無雙忽道：「還有一處沒去瞧過，說不定她正在設法撈那顆絕情丹上來……」

楊過心頭一震，沒聽她說完，發足便往斷腸崖奔去。他一面急奔，一面大呼：「龍兒，龍兒！」到得崖前，俯視深谷，但見灰霧茫茫，那有人影？

暗思：「龍兒心思單純，如有甚麼心事，決計不會對我隱瞞。」逐一回想小龍女說過的言語：「她只說過，要我記得永遠聽她吩咐的誓言。我自是永不違拗她的心意，那又何消說得？可是她並沒吩咐過我甚麼啊？」抬起頭來，低聲道：「龍兒，龍兒，你到底去了那裏？要我遵從你甚麼話呢？」眼望著對面的斷腸崖，隱隱約約間便似見一個白衣姑娘鬢佩紅花、身形飄忽，手執雙劍正與公孫止激鬥。他大叫一聲：「龍兒！」一定神，那裏有小龍女在？只見一團團白霧隨風飄盪而已，但那朵紅花卻當真是在對面山崖之下。

他心中奇怪：「昨日龍兒與公孫止在此相鬥，明明未見有此花在。此處全是山石，草木不生，怎會有花？若說是風吹來，又怎能如此湊巧？」當下提一口氣，從石樑奔到崖上。走到臨近，不禁胸口騰的一震，這正是他昨日摘來插在小龍女鬢邊那一朵，左側兩片花瓣微現憔悴之色，他認得清清楚楚，作晚臨睡，這朵紅花仍在小龍女鬢邊，花既在此，小龍女昨夜自是到過此處了。

楊過俯身拾起花朵，只見花下有個紙包，忙打開紙包，裏面包著一束深紫色的小草，正是情花樹下的斷腸草。他心中怦怦亂跳，拿著那張包草的白紙翻來覆去細看，上面並無字跡，忽聽得隔崖陸無雙叫道：「楊大哥，你在那邊幹麼啊？」楊過一回頭，猛見崖壁上用劍尖刻著兩行字，一行大的寫道：「十六年後，在此重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另一行較小的字寫道：「小龍女書囑夫君楊郎，珍重萬千，務求相聚。」

楊過痴痴的望著那兩行字，一時間心慌意亂，實不明是何用意，心想：「她約我十六年後在此重會，那麼她到那裏去了呢？她身中劇毒，難以痊可，十天半月都未必捱得到，怎能有十六年之約？她明明知道我已將絕情丹摔去，又怎能期我於十六年之後？」他越想心緒越亂，身子搖搖欲墜。

眾人在對崖見他如痴如狂，深怕他一個失足，便此墮入谷底深淵。倘若過去相勸，那崖上只能再容一人，如楊過真的發起狂來，他武功又高，無人制得他住，勢必被他一同拖墮深淵。黃蓉眉頭微蹙，對程英道：「師妹，他似乎還肯聽你話。」程英點點頭，道：「是！我過去瞧瞧。」說著飛身上了石樑，向楊過走去。

楊過聽得背後腳步聲，大聲喝道：「誰也不許過來！」猛地轉身，眼中射出兇光。程英柔聲道：「楊大哥，是我啊。我只是助你找尋楊大嫂，別無他意。」楊過凝視著程英，過了半晌，眼色漸漸柔和。

程英向前走了一步，道：「這朵紅花，是楊大嫂留下的麼？」楊過道：「是啊。為甚麼要十六年？為甚麼要十六年？」程英緩步走到崖上，順著楊過的目光，向石壁上那兩行字低聲讀了一遍，也大惑不解，說道：「郭夫人足智多謀，料事如神，誰也比她不上。咱們問她去，必有明解。」楊過道：「不錯。石樑滑溜，你腳下小心。」飛身回到對山，將崖壁的兩行字對黃蓉說了。

黃蓉默默沉思了一會，突然兩眼發亮，雙手一拍，笑道：「過兒，大喜，大喜！」楊過驚喜交集，顫聲道：「你說……說是喜訊麼？」黃蓉道：「這個自然。龍家妹子遇到了南海神尼，當真曠世奇緣。」楊過臉色迷惘，問道：「南海神尼？那是誰？」

黃蓉道：「南海神尼是佛門中的大聖，佛法與武功上的修為都深不可測。只因她足跡罕履中土，是以中原武林人士極少有人知她老人家的大名。我爹爹當年曾見過她一面，承蒙授以一路掌法，一生受用無窮。嗯，那是十六、三十二，不錯，是三十二年之前的事了。」楊過將信將疑，喃喃的道：「三十二年？」

黃蓉道：「是啊，這位神尼只怕已近百歲高齡。我爹爹說，每隔十六年，她老人家便來中土一行，惡人撞到了她那是前世不修。好人遇到了，她老人家必有慈悲。龍家妹子這等美艷如仙的人物，她老人家定是十分歡喜，將她收作徒兒，帶到南海去了。」楊過喃喃的道：「隔十六年，隔十六年。一燈大師，此事當真麼？」一燈「嗯」的一聲。

黃蓉搶著道：「這位神尼佛法雖深，脾氣卻有點古怪。大師，你見過她老人家麼？」一燈搖頭道：「老衲無緣，未曾得見。」黃蓉嘆道：「她老人家便是有一點不通情理，想人家少年夫妻，如花年華，卻要他們生生的分隔十六年，那不是太殘忍了麼？龍妹妹武功已這麼高，再學十六年，難道真要把丈夫制得服服貼貼才罷手麼？」說著哈哈一笑。楊過道：「不，郭伯母，那倒不是的。」黃蓉道：「怎麼？」楊過道：「龍兒毒入臟腑，性命難保，倘若真的蒙神尼她老人家垂青，那麼這十六年之中，定是神尼以大神通驅除她體內劇毒。我總道……總道那是再也治不好的了。」

黃蓉嘆了口氣，說道：「芙兒莽撞傷人，我……我真是慚愧無地。過兒，你這番猜測似乎更近情理。龍妹妹毒入臟腑，神尼便有仙丹妙藥，也非短時能將劇毒除盡。只盼她早日康復，神尼忽發善心，不用這麼久，便放她和你相會了。」

楊過從未聽說「南海神尼」的名字，心頭恍恍惚惚，欲待不信，但花草在手，字跡在石，卻是千真萬確。小龍女如真遇到不測，又怎能有十六年之約？他沉吟半晌，又問：「郭伯母，你怎知是南海神尼收了她去？她又怎地不在壁上書下真情，也好免我牽掛？」

黃蓉道：「我是從『十六年後』這四字中推想出來的。我只知南海神尼每隔十六年一履中土，除她之外，並無別人有此等奇習。一燈大師，你想得起另有旁人麼？」一燈搖頭道：「沒有。」黃蓉道：「這位神尼連她的名字也不准旁人提，怎許龍妹妹在石上書她名號？就可惜這斷腸草不知能否解得你體內之毒，倘若……唉，十六年後龍妹妹欣然歸來，要是見不到你，只怕她也不肯再活了。」

楊過眼眶中淚水充盈，望出來模糊一片，依稀若見對面崖上有個白影徘徊，似是十六年後小龍女在此尋覓，卻失望傷心，尋不到自己。一陣冷風吹來，他機伶伶打個冷戰，毅然道：「郭伯母，那我便到南海去找她，但不知神尼她老人家駐錫何處？」

黃蓉道：「你千萬莫作此想，南海神尼所住的大智島豈容外人涉足？而男子一登此島，更立招殺身之禍。我爹爹頗蒙神尼青目，也從未敢赴大智島拜謁。龍妹妹既蒙神尼她老人家收留，相見有日，十六年彈指即過，又何必急在一時？」

楊過瞪著黃蓉，厲聲道：「郭伯母，你這番話到底是真是假？」黃蓉道：「你再去瞧瞧石壁上的字跡，若非龍家妹子所書，我說的自然也未必是真。」楊過道：「那字跡沒錯。她寫我這『楊』字，右邊那『日』字下總是少寫一畫，這不是別人假冒的。」黃蓉拍手道：「那便好了。不瞞你說，我只覺此事太過湊巧，一直還疑心是朱大哥暗中布置了來讓你寬心的呢。」

楊過低頭沉思半晌，說道：「好，我便服這斷腸草試試，倘若無效，十六年後，請郭伯母告知我那苦命的妻子罷。」轉頭向朱子柳說道：「朱大叔，但不知這草如何服法？」朱子柳只知這斷腸草劇毒無比，如何用來以毒攻毒卻全無頭緒，向一燈道：「師父，此事須聽你老人家示下。」

一燈伸出右手食指，在楊過的「少海」、「通里」、「神門」、「極泉」四處穴道上緩緩各點一指。這四穴都屬於陽氣初生的「手少陰心經」。楊過但覺一股暖氣自四穴通向胸口，心中悶塞之意立時大減。一燈道：「情花之毒既與心意相通，料想斷腸草解毒之時也必攻心。我點你四穴，護住心脈。你先服一棵試試。」楊過躬身道謝。一燈嘆道：「我師父若在，他必能配以君臣調和的良藥，也不用咱們這般提心吊膽的暗中摸索了。」

楊過當得悉天竺僧為李莫愁打死之時，料知小龍女無法治愈，死志早決，但此刻想到十六年之約，求生意念復又大旺，於是取出一棵斷腸草來，放入口中慢慢咀嚼，但覺奇臭無比，而其味苦極，遠勝黃連。他連草帶汁吞入肚中，此前他不願獨活，這時卻惟恐先死，只怕十六年後小龍女重來斷腸崖時找不到自己，那時她傷心失望，如何能忍？盤膝坐下，潛運內力，護住心脈和丹田，過不多時，腹中猛地一動，跟著便即大痛。

這痛楚就如千萬枚鋼針同時在腹中扎刺，又如肚腸寸寸斷絕，「斷腸」二字，實非虛言。楊過一聲不哼，出力強忍，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疼痛更遍及全身，四肢百骸，盡受荼毒，但一塊心田始終暖和舒暢，足見一燈大師的一陽指神功委實精深卓絕。這番疼痛足足持續了小半個時辰，他才覺痛楚又漸漸回歸肚腹，忽地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血來。這口血殷紅燦爛，比尋常人血鮮艷得多。

程英、陸無雙等見他吐血，都「啊」的一聲輕呼。一燈大師卻臉有喜色，低聲道：「師弟，師弟，你雖身死，仍有遺惠於人。」楊過一躍而起，道：「我這條命是天竺神僧、大師和郭伯母三位救的。」

陸無雙喜道：「你身上的毒質都解去了嗎？」楊過道：「那有這麼快？但既知此草有效，每日服他一棵，毒性總能逐步減輕。」陸無雙道：「你怎知毒性何日除淨？如果體內已經無毒，你仍吃之不已，豈不是肚腸都爛斷了麼？」楊過道：「這個我可自知，如毒性未淨，倘若……倘若心中情欲不淨，胸口便會劇痛。」

郭芙一直在旁怔怔聽著，突然插口道：「楊大哥只想念楊大嫂，她才不會想念你呢。」昨日公孫止以黑劍削來，郭芙得陸無雙提醒，舉臂擋過，當時只道她是好意，倒也頗為感激。但後來越想越不對，陸無雙既不知道自己身披軟蝟甲，更不會好心提醒，自然是想為楊過報斷臂之仇，要自己也斷一臂，用心甚惡，心中怒氣鬱積已久，這時忍不住出言譏嘲。黃蓉忙喝：「芙兒你瞎說甚麼？」陸無雙卻已滿臉飛紅。

郭芙仍不住口，說道：「十六年後楊大嫂便要回來，你不用痴心妄想。」陸無雙再也忍耐不住，戟指喝道：「若不是你，楊大哥又何用與楊大嫂分手十六年？你自己想想，你害得楊大哥可有多慘？」郭芙秀眉一揚，待要反唇相譏，黃蓉厲聲喝道：「芙兒，你再對人無禮，你立時自行回桃花島去，不許你去襄陽。」郭芙不敢再說，只對陸無雙怒目而視。

楊過長嘆一聲，對陸無雙道：「這件事陰差陽錯，郭姑娘也不是有意害人。無雙妹子，此事今後不用再提了。」陸無雙聽他叫自己「無雙妹子」，而叫郭芙為「郭姑娘」，顯然分了親疏，心中一喜，向郭芙扮個鬼臉。

一燈道：「楊少俠服斷腸草而身子不損，看來這草確有解毒之效，但為求萬全，不宜連續服食，等七日之後，再服第二次。那時你仍須自點這四處穴道護住心脈，所服藥草，份量也須酌減。」楊過躬身道：「多謝大師教誨。晚輩遵行。」

黃蓉見太陽已到了頭頂，說道：「咱們離襄陽已久，不知軍情如何？我甚是牽掛，今日便要回去。過兒，你也一起去襄陽罷，郭伯父想念你得緊呢。」楊過道：「我要在這裏等候我妻子。」郭芙奇道：「你要在此地等她十六年？」楊過道：「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沒別的地方好去。」黃蓉道：「你在這裏再等十天半月，也是好的。只盼龍家妹子途中能差人傳個訊或寫封信來。如果龍家妹子真無音訊，你便到襄陽來。」楊過怔怔的瞧著對面山崖，並不答應。

眾人與楊過作別。郭芙見陸無雙並無去意，忍不住說道：「陸無雙，你在這裏陪伴楊大哥麼？」陸無雙臉上一紅，道：「跟你有甚麼相干？」程英接口道：「楊大哥尚未痊愈，我和表妹留著照料他幾天。」

黃蓉知道這個小師妹外和內剛，要是女兒惹惱了她，說不定後患無窮，忙向郭芙橫了一眼，不許她多說多話，說道：「過兒有小師妹和陸姑娘照料，那再好也沒有了。待他體內毒性全解之後，三位請結伴到襄陽來，拙夫和我掃榻相候。」

※※※

楊過、程英、陸無雙三人佇立山邊，眼望一燈、黃蓉等一行人漸行漸遠，終於為林梢遮沒。山林中大火燒了一夜，這時漸已熄滅。

楊過道：「兩位妹妹，我有一個念頭，說出來請勿見怪。」陸無雙道：「誰會見怪你了？」楊過道：「咱三人相識以來，甚是投緣，我並無兄弟姊妹，意欲和兩位義結金蘭，從此兄妹相稱，有如骨肉。兩位意下如何？」程英心中一酸，知他對小龍女之情生死不渝，因有十六年遙遙相待，故要定下兄妹名份，以免日久相處，各自尷尬，但見陸無雙低下了頭，眼中含淚，忙道：「咱兩人有這麼一位大哥，真是求之不得。」

陸無雙走到一株情花樹下，拔了三棵斷腸草，並排插好，笑道：「人家結拜時撮土為香，咱三人別開生面，插草為香。」她雖強作歡顏，但說到後來，聲音已有些哽咽，不待楊過回答，先盈盈拜了下去。楊過和程英也在她身旁跪倒，拜了八拜，各自敘禮。

楊過道：「二妹、三妹，天下最可惡之物，莫過於這情花花樹，倘若樹種傳出谷去，流毒無窮。咱們發個願心，把它盡數毀了，你說可好？」程英道：「大哥有此善願，菩薩必保佑你早日和大嫂相聚。」楊過聽了這話，精神為之一振。

當下三人到火場中撿出三件鐵器，折下樹枝裝上把手，將谷中尚未燒去的情花花樹一株株砍伐下來燒毀。谷中花樹為數不少，又要小心防備花刺，因此直忙到第六日，方始砍伐燒毀乾淨。三人惟恐留下一株，禍根不除，終又延生，在谷中到處尋覓，再無情花花枝和果實種子的蹤跡，這才罷手。經此一役，這為禍世間的奇樹終於在楊程陸三人手下滅絕，後人不復再睹，三人當真做了一件極大善舉。

次日清晨，陸無雙取出一棵斷腸草，道：「大哥，今天你又要吃這毒草了。」

楊過有了七日前的經歷，知道斷腸草雖毒，自己卻儘可抵禦得住，於是自點護心的四處穴道，取過一棵斷腸草，摘去少許，嚼爛嚥下。這一次他體內毒性已經減輕，所服草藥已減，疼痛也不若上次那麼厲害，過了小半個時辰，嘔出一口鮮血，疼痛即止。

楊過站直身子，舒展了一回手腳，見程英和陸無雙都滿臉喜色，心想：「這兩個義妹如此待我，生平有這樣一個紅顏知己，已可無憾，何況兩個？只是我卻無以為報。」微一沉吟，心想：「二妹得遇明師，所學大是不凡，只須假以時日，循序漸進，便能達一流高手之境。三妹的遭際卻遠不如她。」說道：「三妹，你的師父和我師父是師姊妹，說起來咱二人還是師兄妹。咱們古墓派最精深的武功，載在《玉女心經》之中。李莫愁畢生心願，便是想一讀此經，卻到死未能如願。左右無事，我便傳你一些本門的武功如何？」陸無雙大喜，道：「多謝大哥，下次再撞到郭芙，便不怕她無禮了。」

楊過微微一笑，當下將《玉女心經》中的口訣，自淺至深的說給她聽，說道：「你先把口訣記熟，練功之時可請二妹助你。這谷中無外人到來，正是練功的絕妙所在。」

此後數日，陸無雙專心致志的記誦《玉女心經》，她所學本是古墓派功夫，一脈相通，易於領會。漸漸學到深奧之處，陸無雙不能明曉，楊過便加指點。楊過又教她儘管囫圇吞棗的硬記，日久自通，如此教了將近一月，陸無雙將整部心經從頭至尾的記全了，反覆背誦，再無遺漏。

《玉女心經》的精要本在兩人聯手拒敵，兩心相通，當年林朝英便未能與王重陽在這要緊的關鍵上心心相印，終於遺恨而終。傳到小龍女、楊過手裏，方得完成。楊過深知陸無雙對己鍾情，於這《玉女心經》中兩心相通的部分，便草草略過，不加詳述，以免更惹陸無雙煩惱。好在《玉女心經》中其他神妙武功尚多，陸無雙習到之後，武功大進，此後雖不再與郭芙動手，但自知已高出她何止倍蓰，再不屑以她為對手，見之只微微一笑，便不加理睬了。

這些日中，楊過每隔七日，便服一次斷腸草解毒，服量逐次減少。

一日早晨，陸無雙與程英煮了早餐，等了良久，不見楊過到來，二人到他所歇宿的山洞去看時，只見地下泥沙上劃著幾個大字：「暫且作別，當圖後會。兄妹之情，皎如日月。」

陸無雙一怔，道：「他……他終於去了。」發足奔到山巔，四下遙望，程英隨後跟至，兩人極目遠眺，惟見雲山茫茫，那有楊過的人影？陸無雙心中大痛，哽咽道：「你說他……他到那裏去啦？咱們日後……日後還能見到他麼？」

程英道：「三妹，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離合，亦復如斯。你又何必煩惱？」她話雖如此說，卻也忍不住流下淚來。

※※※

楊過在斷腸崖前留了月餘，將《玉女心經》傳了陸無雙，始終沒再得到小龍女半點音訊蹤跡，知道再等也無用，拔了一束斷腸草藏在懷中，沙上留字，飄然離去。他心總不死，盼望小龍女又回到了終南山，當下又去古墓，但見鳳冠在床，嫁衣委地，徒增一番傷心而已。

下得山來，在江湖上東西遊蕩，忽忽數月，這日行近襄陽，見蒙古軍燒成白地的廢墟中已添了些草舍茅寮，人煙漸聚，顯是近數月中蒙古鐵蹄並未南下。他雖牽記郭靖，但不願見郭芙之面，心想：「與鵰兄睽別已久，何不前去一訪？」當下覓路赴荒谷而來。

行近劍魔獨孤求敗昔年隱居之所，便縱聲長嘯，邊嘯邊走，過不多時，只聽得前面山腰中傳來呱呱鳴聲。一抬頭，見神鵰蹲在一株大樹之下，雙爪正按住一頭豺狼。神鵰見到楊過，放開豺狼，大踏步過來。那豺狼死裏逃生，挾著尾巴鑽入草叢。楊過抱住神鵰，一人一禽，甚為親熱，一齊回到石室。他想離此不過數月，卻已自生入死，自死出生，悲歡聚散，經歷了無數變故，只可惜神鵰不會說話，否則大可向牠一吐心懷。

如此數月，他便在荒谷中與神鵰為伴。這日閒著無事，漫步來到獨孤求敗埋劍的山崖之前。縱躍上崖，看到朽爛木劍下的石刻：「四十歲後，不滯於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漸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心想：「我持玄鐵重劍，幾已可無敵於天下，但瞧獨孤前輩遺言，顯是木劍可勝玄鐵重劍，而最後無劍卻又勝於木劍。龍兒既說須十六年後方得相見，這漫漫十餘年中，我就來鑽研這木劍勝鐵劍、無劍勝有劍之法便了。」

於是折攀樹枝，削成一柄木劍，尋思：「玄鐵劍重逾八十斤，這柄輕飄飄的木劍要能以輕制重，只有兩途：一是劍法精奧，以快打慢；一是內力充沛，恃強克弱。」

自此而後，他日日夜夜勤修內功，精研劍術，每逢大雨之後，即到山洪之中與水相抗，以增出招之力，不覺夏盡秋來，自秋而冬，楊過用功雖勤，內力劍術卻進展均微。知道自己修為本來已至頗高境界，百尺竿頭再求進步，實甚艱難，倒也並不煩躁。

這一日下大雪，神鵰歡呼一聲，躍到曠地上，展開雙翅，捲起一股勁風，將雪片吹了開去。楊過心念一動：「冬日並無山洪，雪中練劍倒也是絕妙法門。」但見神鵰雙翅捲動之力越來越大，雪花下得雖密，竟沒半片飄落身上。

楊過興起，提起木劍，也到雪中舞了起來，同時右手袖子跟著揮動，每見雪花飄落，或以劍風、或用袖力盪開雪花，如此玩了半日，木劍和袖子的力道均覺頗有增進。

這雪一連下了三日，楊過每日均在雪中練劍。到第三日下午，雪下得更加大了，楊過正自凝神揮劍擊雪，神鵰突然揮翅向他掃來。楊過沒加防備，險些掃中，當即縱身急躍相避，但額頭上微感冰涼，已有兩片雪花黏了上來，立時想到：「那日在懸崖之上，鵰兄揮翅與我搏擊，令我劍術大進，今日又在和我練劍了。」伸出木劍還刺，喀喇一響，木劍與鵰翅相碰，立時折斷。神鵰不再進擊，卻翅而立，啾啾低鳴，神色間竟有責備之意。

楊過心想：「要以木劍和你的驚人神力相抗，只有側避閃躍，乘隙還擊。」又削了一柄木劍，在雪地中再與神鵰鬥了起來。這一次卻支持到十餘招，木劍方斷。

如此勤練不休，楊過見神鵰毫無怠意，督責甚嚴，心中又感激，又慚愧，暗想：「我若練不成木劍，如何對得住鵰兄一番美意？而這番曠世難逢的奇緣，又怎能任他白白錯過？」因此縱在睡夢之中，也在思索如何避招出招，如何增厚內力。練功既勤，對小龍女的相思倒也不再如數月前那麼的心焦如焚了。這時體內情花之毒早已盡解，內力既增，體格日壯，已非復昔日的憔悴容顏。

眼見天寒地凍，與小龍女分手將屆周年，楊過道：「鵰兄，我欲去絕情谷一行，今日和你暫別。」攜了木劍，出谷而去。那神鵰跟了出來，行到岔道，楊過向神鵰一揖，踏上向北的大道，不料神鵰咬住他衣衫，拉他向南。楊過道：「鵰兄，我往北有事，咱們就此別過。」但神鵰只是拉他往南。楊過奇怪：「鵰兄往日甚是解事，何以此刻如此固執？」苦在言語不通，只得跟著牠向南。神鵰見他跟來，便放開口不再拉他衣衫，但只要楊過轉身向北，便咬住他衫角不放。楊過心想：「鵰兄至為神異，拉我向南，心有深意，我跟牠前往便了。」於是消了赴絕情谷之意，跟著神鵰，直往東南方而來。

行了十餘里，楊過驟然間心中一動：「鵰兄壽高通靈，莫非牠引我到南海去和龍兒相會麼？」想到此處，胸口熱血奔騰，難以抑止，邁開大步，隨著神鵰疾馳。只兩個月間，已抵東海之濱。

他站在海邊石上，遠眺茫茫大海，眼見波濤洶湧，心中憂喜交集。過不多時，耳聽得遠潮隆隆，聲如悶雷，連續不斷。他幼時曾在桃花島上住過，知道海邊潮汐有信，每日子午兩時各漲一次，這時紅日當空，又是漲潮之時。潮聲愈來愈響，轟轟發發，便如千萬隻馬蹄同時敲打地面一般，但見一條白線向著海岸急衝而來，這一股聲勢，比之雷震電轟更為厲害。楊過見天地間竟有如斯之威，臉上不禁變色。

一轉瞬間，海潮已衝至身前，似欲撲上岩來。楊過縱身後躍，突覺背心一股極大勁力推到，正是神鵰展翅撲擊。他身在半空，不由自主，撲通一聲，跌入了滔天白浪，但覺口中一鹹，喝下了兩口海水。

此時處境甚危，幸好在山洪中之習劍已久，當即打個「千斤墜」，在海底石上牢牢釘住身軀。海面上波濤山立，海底卻較為平靜。他略一凝神，已明其理：「原來鵰兄引我到海畔來，是要我在怒濤中練劍。」雙足一點，竄出海面，勁風撲臉，迎頭一股小山般的大浪當頭蓋下。他沉下海底，雙足在海底岩石上使勁一撐，出水躍過浪頭，急吸一口長氣，重又回入海底。

如此反覆換氣，待狂潮消退，他也已累得臉色蒼白。當晚子時潮水又至，他攜了木劍，躍入白浪之中揮舞，但覺潮水之力四面八方齊至，渾不如山洪那般只自上衝下，每當抵禦不住，便潛入海底暫且躲避。

似此每日習練兩次，未及一月，自覺功力大進，若在旱地上手持木劍擊刺，隱隱似有潮湧之聲。此後神鵰與他撲擊為戲，便避開木劍正面，不敢以翅相接。

一日楊過殺得興起，揮劍削出，使上了十成力氣。神鵰呱的一聲大叫，向旁閃躍。楊過收勢不及，一劍斬在一株小樹上，木劍破折，小樹的樹幹卻也從中斷截。楊過手執斷劍的劍柄，心想：「這木劍脆薄無力，竟能斷樹，自是憑借了我手上勁力，將來樹斷而劍不斷，那便可差近獨孤前輩當年神技了。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楊過日日在海潮之中練劍，日夕如是，寒暑不間。木劍擊刺之聲越練越響，到後來竟有轟轟之聲，響了數月，劍聲卻漸漸輕了，終於寂然無聲。又練數月，劍聲復又漸響，自此從輕而響，從響而輕，反覆七次，終於欲輕則輕，欲響則響，練到這地步時，屈指算來在海邊已有六年了。

這時候楊過手仗木劍，在海潮中迎波擊刺，劍上所發勁風已可與撲面巨浪相拒，神鵰縱然力道驚人，也已擋不住他木劍的三招兩式，這時他方體會到劍魔獨孤求敗暮年的心境：「以此劍術，天下復有誰與抗手？無怪獨孤前輩自傷寂寞，埋劍窮谷。」又想：「若不是鵰兄當年目睹獨孤前輩練劍法門，我又焉能得此神技？我心中稱牠為鵰兄，其實牠乃是我的良師。說到年歲，更不知牠已有多大，只怕叫牠鵰公公、鵰爺爺，便也叫得。」

在海畔練劍之時，不斷向海船上的歸客打聽南海島中可有一位神尼。但數年中問過千百個舟師海客，竟沒半點音訊，便也漸漸絕了念頭，心想不到十六年的期限，終究難與小龍女相會。

某一日風雨如晦，楊過心有所感，當下腰懸木劍，身披敝袍，一人一鵰，悄然西去，自此足跡所至，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

【注】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一詞，調寄〈邁陂塘〉，作者是金人元好問，作於金泰和五年，其時李莫愁尚未出生。元好問到山西太原應試，路上見有捕雁者，稱今日捕一雁，殺之，脫網一雁，悲鳴不去，竟投地自殺。元好問買之而葬，樹一碑，書「雁丘」，其詞上闋「…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意思說，本來是雙宿雙飛，今後飛渡萬里層雲，千山暮雪，只有孤孤單單，獨個兒到那裏去呢？

# 第三十三回 風陵夜話

大宋理宗皇帝開慶元年，是為蒙古大汗蒙哥接位後的第九年，時值三月殘春，黃河北岸的風陵渡頭擾攘一片，驢鳴馬嘶，夾著人聲車聲，這幾日天候乍寒乍暖，黃河先曾解了凍，到這日北風一颳，天時驟寒，忽然下雪，河水重又凝冰。水雖不厚，但水面不能渡船，冰上又不能行車，許多要渡河南下的客人都給阻在風陵渡口，沒法啟程。風陵渡頭雖有幾家客店，但南下行旅源源不絕，不到半天，早已住得滿了，後來的客商已無處可以住宿。

鎮上最大的一家客店叫作「安渡老店」，取的是平安過渡的采頭。這家客店客舍寬大，找不到客店的商客便都湧來，因此分外擁擠。掌櫃的費盡唇舌，每一間房中都擠了五六人，餘下的二十來人委實無可安置，只得都在大堂上圍坐。店夥搬開桌椅，在堂上生了一堆大火。門外北風呼嘯，寒風挾雪，從門縫中擠將進來，吹得火堆時旺時暗。眾客人看來明日多半仍不能成行，眉間心頭，均含愁意。

天色漸暗，雪卻越下越大，忽聽得馬蹄聲響，三騎馬急奔而至，停在客店門口。堂上一個老客皺眉道：「又有客人來了。」

果然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掌櫃的，給備兩間寬敞乾淨的上房。」掌櫃的陪笑道：「對不住您老，小店早已住得滿滿的，委實騰不出地方來啦。」那女子說道：「好罷，那麼便一間好了。」那掌櫃道：「當真對不住，貴客光臨，小店便要請也請不到，可是今兒實在是客人都住滿了。」那女子揮動馬鞭，啪的一聲，在空中虛擊一記，叱道：「廢話！你開客店的，不備店房，又開甚麼店？你叫人家讓讓不成麼？多給你錢便是了。」說著便向堂上闖了進來。

眾人見到這女子，眼前都斗然一亮，只見她三十有餘，杏臉桃腮，容顏端麗，身穿寶藍色的錦緞皮襖，領口處露出一片貂皮，服飾頗為華貴。這少女身後跟著一男一女，都是十五六歲年紀，男的濃眉大眼，神情粗豪，女的卻清雅秀麗。那少年和少女都穿淡綠緞子皮襖，少女頸中掛著一串明珠，每顆珠子都一般的小指頭大小，發出淡淡光暈。眾客商為這三人氣勢所懾，本在說話的人都住口不言，呆呆望著三人。

店伴躬身陪笑道：「奶奶，你瞧，這些客官們都是找不到店房的。你三位倘若不嫌委屈，小的讓大家挪個地方，就在這兒烤烤火，胡亂將就一晚，明兒天時轉暖，河面融了冰，說不定就能過河。」那少婦心中好不耐煩，但瞧這情景卻也屬實情，蹙起眉頭不語。坐在火堆旁的一個中年婦人說道：「奶奶，你就坐在這兒，烤烤火，趕了寒氣再說。」那美貌少婦道：「好，多謝你啦。」坐在那中年婦人身旁的男客趕緊向旁挪移，讓出老大一片地方來。

三人坐下不久，店夥在他們身前放下一張矮几，布上碗筷，再送上飯菜。菜餚倒也豐盛，雞肉俱有，另有一大壺白酒。那美貌少婦酒量甚豪，喝了一碗又是一碗，那少年和那文秀少女也陪她喝些，聽他三人稱呼，乃是姊弟。那少年年紀似較少女為大，卻叫她「姊姊」。

眾人圍坐在火堆之旁，聽著門外風聲虎虎，一時都無睡意。

一個山西口音的漢子說道：「這天氣當真折磨人，一會兒解凍，一會兒結冰，老天爺可真不給人好日子過。」一個湖北口音的矮個子道：「你別怨天怨地啦，咱們在這兒有個熱火兒烤，有口安穩飯吃，還爭甚麼？你只要在我們襄陽圍城中住過，天下再苦的地方都變成了安樂窩。」

那美貌少婦聽到「襄陽圍城」四字，向弟妹二人望了一眼。

一個廣東口音的客人問道：「請問老兄，那襄陽圍城之中，卻是怎生光景？」那湖北客人說道：「蒙古韃子的殘暴，各位早已知聞，那也不用多說了。那一年蒙古十多萬大軍猛攻襄陽，守軍統制呂大人昏庸無能，幸蒙郭大俠夫婦奮力抗敵……」那少婦聽到「郭大俠夫婦」的名字，神色又是一動。聽那湖北客人續道：「襄陽城中數十萬軍民也人人竭力死守，沒一個畏縮退後的。像小人只是個推車的小商販，也搬土運石，出了一身力氣來協助守城。我臉上這老大箭疤，便是給蒙古韃子射的。」眾人一齊望他臉上，見他左眼下果然有個茶杯口大小的箭創，不由得都肅然起敬。

那廣東客人道：「我大宋土廣人多，倘若人人都像老兄一樣，蒙古韃子再兇狠十倍，也不能佔我江山。」那湖北人道：「是啦。你瞧蒙古大軍連攻襄陽十餘年，始終打不下，別的地方卻手到拿來，聽說西域外國幾十個國家都給蒙古兵滅了，我們襄陽始終屹立如山。蒙古王子忽必烈親臨城下督戰，可也奈何不了我們襄陽人。」說著大有得意之色。那廣東客人道：「老百姓都是要和韃子拚命的，韃子倘若打到廣東來，瞧我們廣東佬也好好跟他媽的幹一下子。」

那湖北人道：「不跟韃子拚命，一般的沒命。蒙古韃子攻不進襄陽，便捉了城外的漢人，綁在城下一個個的斬首，還有四五歲、六七歲的小孩兒用繩子綁了，讓馬匹拉著，拖在城下繞城奔跑，繞不到半個圈子，孩兒早沒了氣。我們在城頭聽到孩兒們啼哭呼號，真如刀割心頭一般。韃子只道使出這等殘暴手段，便能嚇得我們投降，可是他越狠毒，我們越守得牢。那一年襄陽城中糧食吃光了，水也沒得喝了，到後來連樹皮污水也吃喝乾淨，韃子卻始終攻不進來。後來韃子沒法子，只有退兵。」那廣東人道：「這十多年來，若不是襄陽堅守不屈，咱們大宋半壁江山，只怕早已不在了。」

眾人紛紛問起襄陽守城的情形，那湖北人說得有聲有色，把郭靖、黃蓉夫婦誇得便如天神一般，眾人讚聲不絕。

一個四川口音的客人忽然嘆道：「其實守城的好官各地都有，就只朝廷忠奸不分，往往奸臣享盡榮華富貴，忠臣卻含冤而死。前朝的岳爺爺不必說了，比如我們四川，朝廷就屈殺了好幾位守土的大忠臣。」那湖北人道：「那是誰啊？倒要請教。」那四川人道：「蒙古韃子攻打四川十多年，全賴余玠余大帥守禦，全川百姓都當他萬家生佛一般。那知皇上聽信了奸臣丁大全的話，說余大帥甚麼擅權，又是甚麼跋扈，賜下藥酒，逼得他自殺，換了一個懦弱無能的奸黨來做元帥。後來韃子一攻，川北當場便守不住。陣前兵將是余大帥的舊部，大家一樣拚命死戰。但那元帥只會奉承上司，一到打仗，調兵遣將甚麼都不在行，自然抵擋不住了。丁大全、陳大方這夥奸黨庇護那狗屁元帥，反冤枉力戰有功的王惟忠將軍通敵，竟將他全家逮京，把王將軍斬首了。」他說到這裏，聲音竟有些嗚咽，眾人同聲嘆息。

那廣東客人憤憤的道：「國家大事，便壞在這些奸臣手裏。聽說朝中三犬，這奸臣丁大全便是其中一犬了。」一個白淨面皮的少年一直在旁聽著，默不作聲，這時插口道：「不錯，朝中奸臣以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三人居首。臨安人給他們名字中那個『大』字之旁都加上一點，稱之為丁犬全、陳犬方，胡犬昌。」眾人聽到這裏都笑了起來。那四川人道：「聽老弟口音，是京都臨安人氏了。」那少年道：「正是。」那四川人道：「然則王惟忠將軍受刑時的情狀，老弟可曾聽人說起過？」那少年道：「小弟還親眼看見呢。王將軍臨死時臉色兀自不變，威風凜凜，罵丁大全和陳大方禍國殃民，而且還有一件異事。」眾人齊問：「甚麼異事？」

那少年道：「王將軍是陳大方一手謀害的。王將軍給綁赴刑場之時，在長街上高聲大叫，說死後決向玉皇大帝訴冤。王將軍死後第三天，那陳大方果然在家中暴斃，他的首級卻高懸在臨安東門的鐘鼓樓簷角之上，在一根長竿上高高挑著。這地方猿猴也爬不上去，別說是人了，若不是玉皇大帝派的天神天將，卻是誰幹的呢？」眾人嘖嘖稱奇。那少年道：「此事臨安無人不曉，卻非我生安白造的。各位若到臨安去，一問便知。」

那四川人道：「這位老弟的話的確不錯。只不過殺陳大方的，並不是天神天將，卻是一位英雄豪傑。」那少年搖頭道：「想那陳大方是朝中大官，家將親兵，防衛何等周密，常人怎殺得了他？再說，要把這奸臣的首級高高挑在鐘樓的簷角之上，除非是生了翅膀，才有這等本領。」那四川人道：「本領非凡的奇人俠士，世上畢竟還是有的。但小弟若不是親眼目睹，可也真的難以相信。」那少年奇道：「你親眼見他把陳大方的首級掛上高竿？你怎會親眼看見？」

那四川人微一遲疑，說道：「王惟忠將軍有個兒子，王將軍被逮時他逃走在外，朝中奸臣要斬草除根，派下軍馬追拿，那王將軍之子也是個軍官，雖會武藝，卻寡不敵眾，眼見便給抓到，卻來了一位救星，赤手空拳的將數十名軍馬打得落花流水。小王將軍便將父子衛國力戰、卻讓奸臣陷害之情說了。那位大俠連夜趕赴臨安，想要搭救王將軍，但終於遲了兩日，王將軍已經遭害。那大俠一怒之下，當晚便去割了陳大方的首級。那鐘樓簷角雖猿猴所不能攀援，但那位大俠只輕輕一縱，就跳了上去。」

那廣東客人問道：「這位俠客是誰？怎生模樣？」那四川人道：「我不知這位俠客的姓名，只見他少了一條右臂，相貌……相貌也很奇特，他騎一匹馬，牽一匹馬，另外那匹馬上帶著一頭模樣希奇古怪的大鳥……」他話未說完，一個神情粗豪的漢子大聲插嘴：「不錯，這便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鵰俠』！」

那四川人問道：「他叫作『神鵰俠』？」那漢子道：「是啊，這位大俠行俠仗義，好打抱不平，可是從來不肯說自己姓名，江湖上朋友見他和一頭怪鳥形影不離，便送了一個外號，叫作『神鵰大俠』。他說『大俠』兩字決不敢當，旁人只好叫他作『神鵰俠』，其實憑他的所作所為，稱一聲『大俠』又有甚麼當不起呢？他要是當不起，誰還當得起？」

那美貌少婦突然插口道：「你是大俠，我也是大俠，哼，大俠也未免太多啦。」

那四川人凜然道：「這位少奶奶說那裏話來？江湖上的事兒小人雖然不懂，但那位神鵰大俠為了救王將軍之命，從江西趕到臨安，四日四夜，拚命趕路，沒睡上半個時辰。他和王將軍素不相識，不過憐他盡忠報國，卻遭奸臣陷害，便這等奮不顧身的干冒大險，為王將軍伸冤存孤，你說該不該稱他一聲大俠呢？」

那少婦哼了一聲，待要駁斥，她身旁的文秀少女說道：「姊姊，這位英雄如此作為，那也當得起稱一聲『大俠』了。」她語言清脆，一入耳中，人人都覺說不出的舒服好聽。

那少婦道：「你懂甚麼？」轉頭向那四川人道：「你怎能知道得這般清楚？還不是道聽塗說？江湖上的傳聞，十成中倒有九成靠不住。」

那四川人沉吟半晌，正色道：「小人姓王，王惟忠將軍便是先父。小人的性命是神鵰大俠所救。小人身為欽犯，朝廷頒下海捕文書，要小人頭上的腦袋。但既涉及救命恩人的名聲，小人可不敢貪生怕死，隱瞞不說。」

眾人聽他這麼說，都是一呆。

那廣東人大拇指一翹，大聲道：「小王將軍，你是個好漢子，有那個不要臉的膽敢去向官府出首告密，大夥兒給他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眾人轟然稱是。那美婦人聽他如此說，也已不能反駁。

那文秀少女望著忽暗忽明的火花，悠然出神，輕輕的道：「神鵰大俠，神鵰大俠……」轉頭向小王將軍道：「王大叔，這位神鵰大俠武功既然這等高強，又怎地會少了一條手臂？」那美婦人神色大變，嘴唇微動，似要說話，卻又忍住。小王將軍搖頭道：「我連神鵰大俠的姓名也問不到，他老人家的身世是更加不知了。」那美婦人哼了一聲，道：「你自然不知。」

那臨安少年道：「神鵰俠誅殺奸臣，是小王將軍親眼目睹，那麼自然不是天神天將所為了。但奸臣丁大全一夜之間面皮變青，卻必是上天施罰之故。」那廣東人道：「他怎麼一夜之間面皮變青？這可真奇了。」那臨安少年道：「從前臨安人都叫丁大全為丁犬全，但現今卻叫作『丁青皮』。他本來白淨臉皮，忽然一夜之間變成了青色，而且從此不褪，憑他多麼高明的大夫也醫治不了。聽說皇上也曾問起，那奸臣奏道：他一心一意為皇上效力，憂心國事，數晚不睡，以致臉色發青。可是臨安城中個個都說，這奸相禍國殃民，玉皇大帝遣神將把他的臉皮打青了。」

那廣東人笑著搖頭，道：「這可愈說愈奇了。」那神情粗豪的漢子突然哈哈大笑，拍腿叫道：「這件事也是神鵰俠幹的，嘿嘿，痛快痛快。」眾人忙問：「怎麼也是神鵰俠幹的？」那大漢只是大笑，連稱：「痛快，痛快。」那廣東客人欲知詳情，命店小二打來兩斤白乾，請那大漢喝酒。

那大漢喝了一大碗白乾，意興更豪，大聲說道：「這件事不是兄弟吹牛，兄弟也有一點小小功勞。那天晚上神鵰俠突然來到臨安，叫我帶領夥伴，把臨安錢塘縣衙門中的孔目差役一起綁了，剝下他們的衣服，讓眾夥伴喬扮官役。大夥兒又驚又喜，不知神鵰俠何以如此吩咐，但想來必有好戲，自然遵命辦理。到得三更過後，神鵰俠到了錢塘縣衙門，他老人家穿起縣官服色，坐上正堂，驚堂木一拍，喝道：『帶犯官丁大全！』」他說到這裏，口沫橫飛，喝了一大口酒。

那廣東客人道：「老兄那時在臨安作何營生？」那漢子橫了他一眼，大聲道：「作甚麼營生？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做的是沒本錢買賣。」那廣東客人吃了一驚，不敢再問。

那大漢又道：「那時我聽到『丁大全』三字，心中一怔，尋思：『丁大全這狗官是當朝宰相啊，神鵰俠怎地將他拿來了？』只見神鵰俠又是一拍驚堂木，兩名漢子果然把一個身穿大臣服色的傢伙揪了上來。早一年丁大全到佑聖觀燒香，我在道觀外見過他的面目，這時一看，可不是丁大全是誰？他嚇得渾身發抖，想跪又不想跪。一名兄弟在他膝彎踢了一腳，他撲地便跪倒了，哈哈，痛快，痛快！神鵰俠問道：『丁大全，你知罪了麼？』丁大全道：『不知。』神鵰俠喝道：『你營私舞弊，屈殺忠良，殘害百姓，通敵誤國，種種奸惡情事，快快給我招來。』丁大全道：『你到底是甚麼人？劫侮大臣，可不知王法麼？』神鵰俠道：『你還知道王法？左右，打他四十板再說！』大夥兒素來恨這奸相，這時候下板子時加倍出力，只打得這奸相暈去數次，連連求饒。神鵰俠問他一句，他便答一句，再也不敢倔強。神鵰俠命取過紙筆，叫他寫供狀。他稍一遲疑，神鵰俠便喝令我們打他屁股，掌他嘴巴。」

那文秀少女噗哧一笑，低聲道：「有趣，有趣！」

那大漢咕嘟喝了一大口酒，笑道：「是啊，原本有趣得很。那丁大全吃打不過，只得親筆招供，可是他拖拖挨挨，寫得極慢，神鵰俠連聲催促，他總不肯寫快。不久天色將明，衙門外人聲喧嘩，到了大批軍馬，想是風聲洩漏了出去。神鵰俠怒起上來，喝道：『把他腦袋砍了！』跟著向我使個眼色。我知神鵰俠輕易不傷人性命，便拔出鋼刀，在丁大全頸中唰的一刀，這一刀下去時，鋼刀在半空中轉了個圈兒，砍在頭頸中的不是刀鋒，而是刀背。但這一下丁大全可嚇破了膽，只見他臉色突然轉藍，暈了過去。神鵰俠哈哈一笑，說道：『這也叫他受的了，咱們不用殺他，要朝廷將他明正典刑。』叫我們便穿著衙役衣服，從邊門溜走，各自回家。他老人家親自斷後，也沒交鋒打仗，大夥兒平平安安的退走，聽說神鵰俠第二天親入皇宮，把丁大全的供狀交給皇帝老兒。但不知丁大全如何花言巧語，皇帝老兒竟信了他的，還是叫他做宰相做下去。」

小王將軍嘆道：「主上若不昏庸無道，奸臣便不能作惡。去了個秦檜，來個韓侂冑；去了韓侂冑，來個史彌遠；去了史彌遠，又來丁大全。眼見賈似道日漸得勢，這又是個禍國殃民之徒。唉，奸臣一個接著一個，我大宋江山，眼見難保呢。」那大漢道：「除非請神鵰俠做宰相，那才能打退韃子，天下太平。」

那美貌少婦插口道：「哼，他也配做宰相？」那大漢怒道：「他不配難道你配？」那少婦怒氣上衝，喝道：「你是甚麼東西，膽敢對我無禮？」眼見那大漢手中執著根撥火鐵棒，隨手從地下拾起一段木柴，在撥火棒上一敲。那大漢手臂一震，只覺半身酸麻，噹的一聲，火棒脫手落在地下，火堆中火星濺了起來，燒焦了他數十根鬍子。眾人失聲驚叫。那大漢性子雖躁，但領教了她如此武功，吃了虧竟是不敢發作，只是咕咕噥噥的摸著鬍子，連酒也不想喝了。

那文秀少女道：「姊姊，人家說那神鵰俠說得好好地，你幹麼老是不愛聽？」她轉頭向那大漢嫣然微笑，道：「大叔，你別見怪。」那大漢本來滿腔怒氣，但見她這麼甜甜一笑，怒火登時消於無形，咧著大口報以一笑，想說句客氣話，卻不知如何措詞才好。那少女道：「大叔，那神鵰俠你怎麼認得他的？」那大漢向少婦望了一眼，遲疑著不說。那少女道：「你說好啦，只要不得罪我姊姊便成。神鵰俠多大年紀啦？他的神鵰好不好看？」不等大漢回答，轉頭向那少婦道：「姊姊，不知他那頭神鵰跟咱們一對白鵰兒比起來又怎樣？」

那少婦道：「跟咱們的雙鵰比？天下那有甚麼鵰兒鷹兒，能比得上咱們的雙鵰。」那少女道：「那也不見得。爹爹常說：學武之人須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決計不可自滿。人既如此，比咱們的鵰兒更好的禽鳥，想來也是有的。」那少婦道：「你小小年紀，懂得甚麼。咱們出來之時，爹媽叫你聽我的話，你不記得了麼？」那少女笑道：「那也得瞧你說得對不對啊。弟弟，你說我的話對，還是姊姊的話對？」

她身旁那少年雖然生得高大壯實，卻滿臉稚氣，遲疑了一會，道：「我不知道。爹爹說咱兩個該聽大姊姊的話，叫你別跟大姊姊頂嘴。」那少婦甚是得意，道：「可不是麼？」那少女見弟弟幫著大姊，也不生氣，笑道：「你甚麼也不懂的。」回頭又向那粗豪漢子道：「大叔，你再說神鵰俠的故事罷！」

那大漢道：「好，既然姑娘要聽，我便說說，我姓宋的雖本事低微，可也是個響噹噹的漢子，生平說一是一，決沒半句虛言，姑娘倘若不信，那便不用聽了。」

那少女提起酒壺給他斟了一碗酒，笑道：「我怎會不信？快點兒請講罷！」又叫道：「店小二，再打十斤酒，切二十斤牛肉，我姊姊請眾位伯伯叔叔喝酒，驅驅寒氣。」店小二連聲答應，吆喝著吩咐下去。眾人笑逐顏開，齊聲道謝。過不多時，三名店伴將酒肉送上來。

那美貌少婦沉著臉道：「我便要請客，也不請胡說八道之人。店小二，這酒肉的錢可不能算在我帳上。」店小二一愣，望望少婦，又望望少女，不知如何是好。那少女從頭上拔下一枚金釵，遞給店小二，說道：「這是真金的釵兒，值得十幾兩銀子罷。你拿去給我換了。再打十斤酒，切二十斤羊羔。」店小二只笑著答應，卻不敢伸手去接金釵。

那少婦怒道：「妹妹，你定要跟我賭氣，是不是？單是釵頭這顆明珠，總值得百多兩銀子，你死賴活賴的跟朱伯伯要來，卻這麼隨隨便便的請人喝酒。瞧你回到襄陽時，媽問起來時怎麼交代？」那少女伸伸舌頭，笑道：「我說在道上掉了，找來找去找不到？」那少婦道：「我才不跟你圓謊呢。」那少女伸筷夾了塊牛肉，放在口中吃了。說道：「吃也吃過了，難道還能退麼？各位請啊，不用客氣。」

眾人見她姊妹二人鬥氣，都覺有趣，心中均喜那少女天真瀟灑，便是不會喝酒之人也都端起酒碗喝了幾口，暗中幫那少女。那少婦賭氣閉上眼睛，伸手塞住耳朵。

那少女笑道：「宋大叔，我姊姊睡著了，你大聲說話也不妨，吵不醒她的。」那少婦睜開眼來，怒道：「我幾時睡著了？」那少女道：「那更好啦，越發不會吵著了你。」那少婦大聲道：「襄兒，我跟你說，你再跟我抬槓，明兒我不要你跟我一塊走。」那少女道：「我也不怕，我自和三弟同行便是。」那少婦道：「三弟跟著我。」那少女道：「三弟，你說跟誰一起走？」

那少年左右做人難，幫了大姊，二姊要惱，幫了二姊，大姊又要生氣，囁嚅著道：「媽媽說的，咱三人一塊兒走，不可失散了。」那少婦向妹子瞪了一眼，恨恨的道：「早知你這般不聽話，你小時候給壞人擄了去，我才不著急要找你回來呢。」

那少女聽她這般說，心腸軟了，摟著少婦的肩膀，央求道：「好姊姊，別生氣啦，算是我錯了。」那少婦氣鼓鼓的不理。那少女道：「你不笑，我可要呵你癢了。」那少婦反而更轉過頭去。那少女突伸右手，向少婦背後襲到她的腋底，那少婦頭也不回，左手向後掠出。那少女出左手拿她手腕，右手繼續向前。那少婦右肘微沉，壓向妹子的臂彎。那少女手掌轉個圓圈，避開了她的一壓，姿勢好看之極。頃刻之間，兩人你來我往的拆解了七八招，使的都是挺巧妙的「小擒拿手法」。那少女固然呵不到姊姊腋底，那少婦也抓不著妹子手腕。

突然屋角有人低低喝了聲：「好俊功夫！」姊妹倆同時住手，向屋角望去，只見一人蜷成一團，腦袋埋在雙膝之間，正自沉沉大睡。姊妹倆在火堆旁坐下之時即便見他如此睡著，始終沒動過一動，旁人固然瞧不見他臉孔，他也見不到姊妹倆的玩鬧，看來這一聲喝采不是他所發。那少女斟了一碗酒，拿了一碗肉，再拿一雙筷子，送到那人面前，說道：「大叔，賞面請喝碗酒。」那人伸出一隻大手掌接過，說聲：「謝了！」卻不抬頭。

那少年道：「大姊、二姊，爹爹叫咱們不可隨便顯露功夫。」那少女微笑道：「小老頭兒，少年老成，算你說得對。」轉頭向那粗豪大漢道：「宋大叔，對不起，咱姊妹倆忙著鬥嘴，忘了聽你講故事，你請快說罷。」那姓宋的大漢道：「我可不是講故事，那是千真萬確的經歷。」那少女道：「是啦，你宋大叔說的，自然千真萬確。」

那大漢喝了口酒，笑道：「吃了姑娘這許多酒肉，要不說也不成的啦。若不是昨晚三粒骰子上輸了個乾乾淨淨，我也真該請還姑娘才是，你大叔長，大叔短，難道是白叫的麼？說到我怎樣識得神鵰俠，我跟這位小王將軍差不多，也是神鵰俠救了我的性命。不過這一次他倒不是使武功，卻是出錢去買的。」那少女笑道：「咦，這倒奇了，他出錢買你？你值多少銀子一斤啊？」

那大漢呵呵大笑，說道：「我姓宋的這身賤肉，比牛肉豬肉可貴得多了，神鵰俠居然出到二千兩銀子。五年多前，我在山東濟南府打報不平，殺了一個地痞，殺人償命，判了個斬決，那也沒話好說。那知道過了幾天，歷城縣的縣官審訊一個無惡不作的土豪，又將我提上堂去一頓拷打，說那土豪謀財害命、擄人勒索、強搶民女、包娼包賭的事都是我做的，當堂將那土豪放了。後來牢頭跟我說，原來那土豪送了一千兩銀子給縣官，縣官便把他的死罪都加在我身上。反正犯一條死罪是殺頭，十條死罪也是殺頭，這叫作兩人做事一人當。我一聽之下冤氣衝天，在獄中大喊大叫，痛罵贓官，可是那又有甚麼用？過了幾天，贓官又提堂再審，那土豪又是跟我並排跪著。我破口大罵：『賊贓官，你貪贓枉法，日後不得好死！』那贓官笑嘻嘻的道：『宋五，你不用這般火爆，本官已查得清清楚楚，你是冤枉。那個地痞不是你所殺，全是該犯所為！』說著向那土豪一指，命衙役重重責打，又上夾棍，逼他招認殺那地痞，跟著便將我放了出來。這一下我可摸不著頭腦了，那地痞明明是我挺刀子殺的，怎地又去算在別人帳上？」

那少女聽到這裏，格的一聲笑，說道：「這縣官可真算得是胡塗透頂！」

宋五道：「他才不胡塗呢，我回到家裏，我老娘才跟我說，原來我判了死罪之後，我娘天天在街上痛哭，這天適逢神鵰俠經過，問起原因。神鵰俠再去一打聽，明白了其中道理，他老人家說他有事在身，這當兒沒空去跟這贓官算賬，他給了我娘二千兩銀子，將我買了出來。過了三個月，縣中沸沸揚揚的傳說，說縣官大發脾氣，氣得嘔血，原來有一晚給盜去了四千兩銀子。我知道定是神鵰俠所為，不敢再在原籍居住了，便搬去江南臨安府。過了一年多，有人跟我說，海邊有一位斷了臂的相公，帶了一頭大怪鳥，呆呆的望著海潮，一連幾天都是如此。我連忙趕去，果然見到他老人家，這才能向他磕頭道謝呢。」

那少婦忽道：「你謝甚麼？他付出二千兩，收進四千兩，還淨賺二千兩銀子呢。這姓楊的豈肯做賠本之事？」那少女道：「姓楊的？神鵰俠姓楊麼？」那少婦說：「我不知道，我又沒說他姓楊。」少女道：「我明明聽你說的。」那少婦道：「定是你聽錯了。」那少女道：「好罷！我不跟你爭，那位神鵰俠就算賺了二千兩銀子，也必是用來救困濟貧，他是個慷慨瀟灑的大俠，難道還會自己貪圖財物？」眾人齊聲喝采，都道：「姑娘說得是！」

那少女問道：「宋大叔，神鵰俠望著大海幹麼？他在等人嗎？」宋五搖頭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這種事我們是不敢問的。」

那少女拿起兩根木柴投在火裏，望著火光由暗轉紅，輕輕的道：「那神鵰俠雖然急人之難，解人之困，說不定他自己卻有一件為難的心事呢？他為甚麼要呆呆的望著海潮？」

坐在西首角裏的一個中年婦人突然說道：「小婦人有個表妹，有緣見過神鵰俠，她也曾見神鵰俠呆望大海，神色古怪，因而親口問過他。神鵰俠說道：『我的結髮妻子在大海彼岸，日夜記掛，不能相見。』」眾人不約而同的「哦」了一聲。

那文秀少女道：「原來他有妻子的，不知道為甚麼會在大海彼岸。他本領這樣高強，幹麼不渡海去找她啊？」那中年婦人道：「我表妹也這般問過他。他說道：『大海茫茫，不知到何處方能得見。』」那少女輕輕嘆道：「我料想這樣的人物，必是生具至性至情，果然不錯。」又問：「你表妹生得很俊罷？她心中暗暗的在喜歡神鵰俠，是不是？」那美貌少婦喝道：「二妹，你又在異想天開啦！」

那中年婦人道：「我表妹的相貌，原也可算是個美人。神鵰俠救了她母親，殺了她父親。我表妹是不是暗喜歡神鵰俠，旁人可沒法知道，現下她嫁了一個忠厚老實的莊稼人。神鵰俠給了她一大筆錢。日子過得挺不錯呢。」那少女道：「神鵰俠救了她母親，殺了她父親，這事可真奇了。」

那美貌少婦道：「這人脾氣古怪得很，好起來救人性命，惡起來揮劍殺人。是啊，他從小便這樣。」那少女奇道：「他從小便是這樣？你怎知道？」那少婦道：「我知道的。」那少女連連追問原因，那少婦總不肯說。那少女道：「好，你不說便不說，我才不希罕聽呢！反正你便說了，我也未必就信。」轉頭向那中年婦人道：「大嫂，把你表妹的事說給我聽，好不好？」

那婦人道：「好啊。我表妹和我是姑表姊妹，我二人年紀差了十七歲，她媽媽是我的姑母……」那少女笑道：「她爹爹便是你姑丈了。」那婦人笑道：「你瞧，我囉裏囉唆的，莫怪姑娘不耐煩了。我姑丈是河南人，那一年蒙古韃子打到內黃，把我姑丈擄去了當奴隸。我姑母帶了我表妹，沿路討飯，從河南尋到山東，又從山東尋到山西，尋訪我姑丈的下落。」小王將軍嘆道：「萬里尋夫，那可是難得之極啊。」那婦人道：「只因我姑母和表妹容貌不錯，在道上奔波加倍的不易。兩人用污泥涂黑了臉，以免壞人見色起意……」那少女問道：「甚麼見色起意？」火堆旁圍坐的眾人中倒有一半人笑了起來。

那美貌少婦慍道：「二妹，你不懂便別瞎說，大姑娘家，這不教人笑話嗎？」那少女咕噥道：「我不懂才問啊，懂了還問甚麼？」

那中年婦人微笑道：「這些難聽話，姑娘不懂才好。嗯，我姑母和表妹足足尋了四年，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淮北尋到了姑丈，原來他是在一個蒙古千戶手下為奴。那千戶兇惡得緊，我姑母見到我姑丈之時，他剛給千戶打折了一條左腿。我姑母自然萬分心痛，求那千戶釋放歸家。那千戶那肯答應，說道這奴才是用一百兩銀子買來的，除非有五百兩銀子來贖，否則寧可打死，也不能放。我姑母連五兩銀子也拿不出，那裏有五百兩銀子？左思右想，只得做起那不要臉的勾當，將自己和女兒都賣入了勾欄……」

那少女又不懂了，只是適才一句問話惹起了許多人的哄笑，這時不敢再問，聽那婦人續道：「這樣過了數年，母女倆雖略有積蓄，但要貯足五百兩銀子，那談何容易？幸好客人子弟們知道了她母女這番贖夫救父的苦心，給錢時往往多給了些。母女倆挨盡辛苦屈辱，這年大年晚，終於湊足了五百兩銀子。兩人捧到千戶府中，當著千戶的面，交給了帳房，心想一家人從此可以團聚，歡歡喜喜的過新年了。」

那少女聽到這裏，也代那母女兩人歡喜。卻聽那婦人說道：「那蒙古千戶收了五百兩銀子，便叫姑丈出來，讓他夫妻父女相見。我姑丈一家三口，向那千戶磕頭辭別。怎知道那千戶見了我的表妹，忽起歹心，說道：『好，你們來贖這奴才，那是再好不過，五百兩銀子兌上來罷！』」我姑母大吃一驚，五百兩銀子早已交給了千戶的帳戶收下，怎麼還兌銀子？那千戶臉色一變，喝道：『我是堂堂蒙古的千戶老爺，難道還會混賴奴才們的銀子？』我姑母又害怕又是傷心，當下在廳堂上放聲大哭起來，那千戶道：『也罷，今日大年夜晚，我便開恩讓你們夫妻團聚，但怕這奴才一去不歸，且把你們的閨女抵押在這裏。』我姑母知他不懷好意，怎肯答應？那千戶呼喝軍健，將我姑丈姑母趕出府門。

「我姑母捨不得女兒，在千戶府前呼天搶地的號哭。眾百姓明知她受了冤屈，但這淮北之地已不是我大宋所有，蒙古官兵殺個漢人便如踐踏螻蟻，有誰敢出來說句公道話？我姑丈卻反而說道：『千戶老爺既然瞧上了咱們閨女，那是旁人前生修不到的福份，你哭甚麼？』原來他做奴才做得久了，竟染上了一身奴才氣。他接著問那五百兩銀子從何而來。我姑母初時不肯說，但被逼得緊了，終於說了出來。我姑丈大怒，說我姑母敗壞名節，不守婦道，竟然自甘墮落，去做這般低賤之事，當即寫了一紙休書，把我姑母休了。」眾人齊聲嘆息，都說她姑母一生遭際真不幸到了極處。

那中年婦人道：「我姑母千辛萬苦的熬了七八年，落得這等下場，實在不想活了，便到樹林中解下腰帶上了吊。皇天有眼，那位神鵰俠正好經過，救了他下來，問明原委，只聽得他怒氣沖天。當晚便跳進千戶府中，只見那千戶正在逼迫我表妹，我姑丈居然在旁勸我表妹依從，說道她在勾欄裏這些年，又不是良家閨女，難道還想起甚麼貞節牌坊麼？神鵰俠一拳打死了我姑丈，抓起那千戶投入淮河之中，把我表妹救了出來。他說我姑母賣身救夫，可比一般貞女節婦更加令人起敬。他又說生平最恨的便是負心薄倖之人、奴顏事敵之輩，我姑丈兩者齊犯，他下手可不能容情了。」

※※※

那少女聽得悠然神往，隨手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輕輕說道：「你們許多人都見過神鵰俠，我卻沒福見過。若能見他一面，能聽他說幾句話，我……我又可比甚麼都歡喜。」

那少婦大聲道：「這人武功自然是高的，但跟爹爹相比，可又差得遠啦。你小娃兒不知世事，讓人家加油添醬的一說，便道這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實這人你也見過的，他還抱過你呢。」那少女紅暈雙頰，啐道：「你做姊姊的，說話也這般顛三倒四，有誰信你的？「那少婦道：「你不信也由得你。這個人姓楊名過，小時候在咱們桃花島住過的。他那條手臂，便是……便是……嗯，你生下來沒到一天，他就抱過你了。」

這美貌少婦便是郭芙，那少女是她妹妹郭襄，那少年則是郭襄的孿生兄弟郭破虜。匆匆十餘年，郭芙早已與耶律齊成婚，郭襄和郭破虜也都長大了。姊弟三人奉父母之命，前赴晉陽邀請全真教耆宿長春子丘處機至襄陽主持英雄大會。這一日三姊弟從晉陽南歸，卻被冰雪阻於風陵渡口，聽了眾人一番夜話。

郭襄滿臉喜色，低聲自語道：「我生下沒到一天，他便已抱過我了。」轉頭對郭芙道：「姊姊，那神鵰俠小時候真在咱們桃花島住過麼？怎地我沒聽爹媽說起過？」郭芙道：「你知道甚麼？爹媽沒跟你說的事多著呢。」

原來楊過斷臂、小龍女中毒，全因郭芙行事莽撞而起。每當提及此事，郭靖便要大怒，女兒雖已出嫁，他仍要厲聲呵責，不給女兒女婿留何情面，因此郭家大小對此事絕口不提，郭襄和郭破虜始終沒聽人說起過楊過之事。

郭襄道：「這麼說來，他跟咱家挺有交情啊，怎地一直沒來往？嗯，九月十五襄陽城英雄大會，他定是要來與會的了。」郭芙道：「這人行事怪僻，性格兒又高傲得緊，他多半不會來。」郭襄道：「姊姊，咱們怎生想法兒送個請帖給他才好。」轉頭向宋五道：「宋五叔，你能想法子帶個信給神鵰俠麼？」宋五搖頭道：「神鵰俠雲遊天下，行蹤無定。他有事用得著兄弟們，便有話吩咐下來。我們要去找他，卻一輩子也未必找得著。」

郭襄好生失望，她聽各人說及楊過如何救王惟忠子裔、誅陳大方、審丁大全、贖宋五、殺人父而救人母的種種豪俠義舉，不由得悠然神往，聽姊姊說自己幼時曾得他抱過，更加心中火熱，恨不得能見他一面才好，待聽說他多半不會來參與英雄大會，忍不住嘆了口氣，說道：「英雄會上的人物不見得都是英雄，真正的大英雄大豪傑，卻又未必肯去。」

突然間波的一聲響，屋角中一人翻身站起，便是一直蜷縮成團、呼呼大睡那人。眾人耳邊廂但聽得轟轟聲響，原來是那人開口說話：「姑娘要見神鵰俠卻也不難，今晚我領你去見他就是。」眾人聽了那說話之聲先已失驚，再看他形貌時，更大為詫異。但見他身長不到四尺，軀體也甚瘦削，但大頭、長臂、大手掌、大腳板，卻又比平常人長大了許多，這副手腳和腦袋，便安在尋常人身上也已極不相稱，他身子矮小，更顯詭奇。

郭襄大喜，說道：「好啊，這位大叔，真正多謝了，我永遠記著你的好心！只是我跟神鵰俠素不相識，貿然求見，未免冒昧，又不知他見是不見。」那矮子轟然道：「你今日若不見他，只怕日後再也見不到了。」郭襄奇道：「只盼憑前輩的金面，或許他肯見我。」說時眉開眼笑，顯得十熱切。

郭芙站起身來，向那矮子道：「請問尊駕高姓大名。」那矮子冷笑道：「天下似我這等醜陋之人，豈有第二人了？你既不識，回去一問你爹爹媽媽便知。你父母為國為民，我素來十分敬仰，這個小妹妹爽快豪邁，又請我喝酒吃肉，我挺願幫她個小忙。」

就在此時，遠處緩緩傳來一縷遊絲般的聲音，低聲叫道：「西山一窟鬼，十者到其九，大頭鬼，大頭鬼！此刻不至，更待何時？」這話聲若斷若續，有氣無力，充滿著森森鬼氣，但一字一句，人人都聽得明明白白。

那大頭矮子一怔，一聲大喝，突然砰的一聲響，火光一暗，那矮子已不知去向。眾人齊吃一驚，見大門已然撞穿，原來那矮子竟破門而出。撞破門板不奇，奇在一撞即穿，門板上給他撞破一個與他身形相似的大洞，此人跟著一撞之勢從洞中躍出。

郭破虜道：「大姊，這矮子這等厲害！」郭芙跟著父母，武林中人物見過不少，但這矮子卻從未聽父母說過，一時呆呆的說不出話來。郭襄卻道：「爹爹的授業恩師江南七怪爺爺之中，便有一位矮個子的馬王神韓爺爺。三弟，你亂叫人家矮子，爹爹知道了可要不依呢。你該稱他一聲前輩才是。」郭靖對江南七怪的恩德一生念念不忘，推恩移愛，對任何盲人、矮子均禮敬有加，平素便如此教訓子女。

郭破虜尚未回答，忽聽得呼的一聲響，那大頭矮子又已站在身前，北風夾雪，從破門中直吹進來，火堆中火星亂爆。郭芙怕那矮子出手傷了弟妹，搶上一步，擋在郭襄與郭破虜的身前。

那矮子大頭一擺，從郭芙腰旁探頭過去，對郭襄道：「小姑娘，你要見神鵰俠，便同我去。」郭襄道：「好！大姊、三弟，咱們一塊去罷。」郭芙道：「神鵰俠有甚麼好見？你也別去。咱們和這位尊駕又素不相識。」郭襄道：「這位前輩大叔是好人！我去一會兒就回來，你們在這兒等我罷。」宋五突然站起身來，說道：「姑娘，千萬去不得。這人是……是西山一窟鬼中的……中的人物，你去了……去了凶多吉少。」那矮子咧嘴獰笑，說道：「你知道西山一窟鬼？小姑娘說我是好人，你卻說我們不是好人？」左掌突然劈出，打在宋五肩頭。砰的一聲，宋五向後飛出，撞在牆上，登時暈去。

郭芙大聲道：「尊駕請便罷！我妹妹年幼無知，豈能隨著你黑夜裏到處亂闖？」轉頭向妹子厲聲喝道：「胡鬧。不能去！」

就在此時，那遊絲般的聲音又送了過來：「西山一窟鬼，十者到其九，大頭鬼，大頭鬼，陰魂不至，令人久候！」這聲音一時似乎遠隔數里，一時卻又近在咫尺，忽前忽後，忽東忽西，只聽得人人毛骨悚然。

郭襄心意已決：「今晚縱然撞到妖魔鬼怪，我也要見那神鵰俠一見。」說道：「前輩，請你帶我去！」說著雙足一點，從那矮子撞破的大門中穿了出去。郭芙急叫：「你幹甚麼？」伸手沒抓住妹子手臂，忙飛身躍起，要從大門中追出。

那知她身子將要穿門而出，門洞倏忽不見，郭芙忙在半空中身子一沉，硬將這一衝之勢阻住，雙腳落地，腳尖離門已不到一尺。待得看清，險些失聲驚呼，原來那矮子的身軀正擋在門口，他身子剛好填沒了門上他先前撞破的大洞，他的鼻尖幾乎要碰到自己胸口，教她如何不驚？當下急忙後躍，一陣寒風裹著雪花吹到身上，大頭矮子已然隱沒。郭芙大叫：「二妹，回來！」躍出門去，只聽得遠處轟轟大笑，那裏有郭襄的影子？

※※※

那矮子將郭芙嚇退，轉身躍入雪地，說道：「好！小姑娘有膽子。」抓住郭襄手腕，向前縱躍。他所使的不同於尋常輕身功夫，卻如一隻大青蛙般，一躍跟著一躍的向前，身子雖矮，每一下縱躍都出去了老遠。

郭襄左腕給他拉著，有如箍在一隻鐵圈之中，徹骨生疼，心中怦怦亂跳，不知這矮子要拉自己到甚麼地方，但信得過他是好人，倒也並不害怕。她自幼得郭靖和黃蓉親傳，武功已頗有些根底，但初時縱躍還可跟得上，到得後來，全仗他一拉一提，方得和他同起同落。

這般躍出里許，山後突然有人說道：「大頭鬼，怎地來得這般遲？哈哈，還帶著個好美貌的女娃兒！」那矮子道：「她是郭靖、黃蓉的女兒，想見見神鵰俠，我便帶了她來。」那人一愣，道：「郭靖、黃蓉的女兒？來頭好大！」山後另一人陰聲陰氣的道：「快三更天啦，趕緊上路！」只聽得蹄聲雜沓，山背後轉出數十匹馬來。

這時大雪兀自密密飄下，地下白雪反光之中，郭襄見數十匹馬上高高矮矮的一共騎著九人，倒有大半數的馬匹鞍上無人。郭襄瞧那九人時，其中兩個是女子，一個老態龍鍾，是個老婦，另一個穿大紅衣裙，全身如火一般紅，在雪地中顯得甚是刺眼。其餘七人的面目瞧不清楚。那矮子過去牽過兩匹馬來，將一匹馬的韁繩交給了郭襄，自己騎上了一匹，喝道：「走罷！」一聲呼哨，數十匹馬呼喇喇的便向西北方奔馳而去。

郭襄尋思：「聽先前那人呼叫，說甚麼西山一窟鬼，十者到其九。眼前正是十個人，想來這群人便是西山一窟鬼了。宋五叔只說一句我跟他去凶多吉少，那人一掌便將宋五叔擊得昏暈，瞧來確是凶橫得緊。但他說帶我去見神鵰俠，總不會騙我。他們既和神鵰俠相識，必定不是歹人。」

轉眼之間，已馳出十餘里，當先一人「得兒」一聲叫，數十匹馬一齊停住。當先那人縱馬馳上個小丘，回過馬來。郭襄一見他的形貌，又吃驚，又好笑，原來這人也是個矮子，坐在馬背上的上身也不過兩尺，鬍子卻有三尺來長，垂過馬腹，滿臉皺紋，雙眉緊鎖，生相愁苦不堪。只聽他說道：「此去倒馬坪已不到三十里地，江湖上多說那神鵰俠武功實在了得，咱們先行計議一下，可不能折了西山一窟鬼的銳氣。」那老婦道：「便請大哥下令。」那長鬍子道：「咱們跟他車輪大戰呢，還是一擁而上？」郭襄吃了一驚：「聽他口氣，他們是要和神鵰俠為敵。」

那老者道：「神鵰俠的本領到底怎樣？七弟，你且說說明白。」一個身如鐵塔的大漢說道：「我雖見過他，可也沒怎麼跟他動手，我瞧……我瞧……他很有點兒邪門。」

那紅衣紅裙的少婦說道：「七哥，你到底為何跟神鵰俠結仇，這會兒該當說個清楚了。待會兒動起手來大家也好心中有數。你老是吞吞吐吐的，說半句，瞞三句。」那大漢怒道：「西山一窟鬼同生同死，這人既找上門來，咱們還有退縮的嗎？」一個身形高瘦的人陰聲陰氣的道：「誰說退縮了？便九妹不問，我也要問。咱們又沒得罪他。他為甚麼說要將西山一窟鬼趕出山西？」那大漢怒道：「大家瞧瞧，他割了我一對耳朵。這口氣不出，還說甚麼好兄弟、好姊妹？」說著除下頭頂的氈帽，淡淡雪光之下，果見他腦袋兩側光禿禿的少了雙耳。西山一窟鬼其餘九人一齊大怒，有的連聲咒罵，有的咆哮如雷，都說要和神鵰俠決一死戰。

紅衣少婦道：「七哥，他為甚麼要割你耳朵？你犯著甚麼了？你又在調戲良家婦女了，是不是？」一個滿臉笑容的人怒道：「七哥就算調戲良家婦女，也用不著旁人來硬出頭。」這人生相甚是奇特，雖在發怒，臉上笑容絲毫不減。郭襄凝目看去，原來他嘴角上翹，雙眼瞇攏，多半便是傷心哭泣之時，在旁人看來也如笑逐顏開。

那大漢道：「不是，不是！這一日我的婆娘和四個小妾為了雞毛蒜皮的事爭吵，大家動起刀子來。偏生這個甚麼神鵰俠經過見到了，這人生來多管閒事，竟出言相勸，我第三個小妾不爭氣，居然向他笑了一笑……」那紅衣少婦道：「哈，我知道啦，七哥便喝起醋來，不許她笑。」那大漢道：「甚麼喝醋？我是不許旁人來管我的家事。我一拳便將我小妾打落了三個門牙，叫那斷了胳臂的雜種快滾。」

郭襄聽到這裏，忍不住說道：「他好意相勸，叫大家自己人別動刀子，免得殺傷人命，你何以出言無禮？那便是你的不是了。」眾人一齊轉頭望著她，想不到這個小姑娘竟敢如此大膽。

那大漢果然怒氣勃發，喝道：「連你這小東西也敢管起老子來！五哥，這娃兒是你的人麼？」那大頭矮子道：「這小姑娘為人挺好，請我喝酒吃肉，她要見神鵰俠，我便帶她去瞧瞧，別的我甚麼都不管。」那大漢道：「好，那我教訓教訓她。」馬鞭揚起，啪的一響，便往郭襄頭上擊落。

郭襄舉起馬鞭一格，雙鞭相交，兩條馬鞭捲在一起。那大漢迴臂裏奪，郭襄只覺一股大力拉扯過去，再也把握不住，只得放手，手掌心已擦得甚是疼痛。那大漢奪過馬鞭，又要揮鞭擊落，那長鬚老翁喝道：「七弟，時候不早了，快說完了趕路，怎地跟小孩子家一般見識？」那大漢的馬鞭舉在半空，便不擊下來。

那長鬚老翁冷笑道：「西山一窟鬼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郭靖和黃蓉的名頭再響，也嚇不到咱們。小女娃娃，你再多說多話，馬上便將你宰了。」他側過頭來，說道：「七弟，大丈夫跌得倒爬得起，我長鬚鬼的長鬚子，當年就曾給敵人剪斷過一大截。你的雙耳到底是怎地給割了的？」

那大漢道：「我叫神鵰俠快滾，他倒笑了笑，轉身便走。都是我第三個小妾不好，她又哭叫起來，說她是被我霸佔強娶的，當時心中便不甘願，現下又給大婦欺侮；還說我娶了她之後，又娶第四個小妾，好沒良心。那神鵰俠回過頭來，臉上神氣古怪之極，問我：『這女子說話可真？』我道：『真便怎樣？假便怎樣？老子外號叫作煞神鬼，向來殺人不眨眼，你可知道麼？』他沉著聲音道：『你倘若喜歡她，為何娶了她又娶別個？要是不喜歡她，當初又何必娶她？』我哈哈大笑，說道：『我起初喜歡，後來厭了就不歡喜。男子漢三妻四妾，有甚麼希奇？老子還想再娶四個呢。』他道：『你這般無情無義之徒世上多生幾個，豈不教天下女子心寒？』突然欺近身來，拔出我腰間匕首，便將我兩隻耳朵都割了，跟著將匕首對準我胸口，喝道：『挖出你的心肝瞧瞧，到底是甚麼顏色？』」

郭襄只聽得眉飛色舞，忍不住便要喝采，但見西山一窟鬼個個臉色陰沉、貌相兇惡，終於把唇邊的一個「好」字縮了回去。

那大漢續道：「那時我的婆娘和四個小妾一齊跪下求情，第三、第四小妾還大聲哭了起來，他媽的還說寧可殺了她們，不可殺我，要是我死了，她們要自殺殉夫，他奶奶的，肉麻得不得了。嘿，真是丟臉，真是丟臉！我大怒喝道：『快快下手！你殺了我！西山一窟鬼自會纏你個陰魂不散！』他皺起眉頭，向我五個女人道：『這般無情無義之輩，你們還為他求情？』我五個女人只是磕頭。他問我第三小妾道：『你說是給他霸佔的，心裏挺不願意。我給你殺了豈不很好？』我那小妾道：『當時不願意，後來就願意了。你千萬殺他不得。』我怒道：『你殺好了，殺了我一個，我們還有九個。』他道：『好！今日且不殺你。西山一窟鬼那便怎樣？月盡之夜，我在倒馬坪相候，你去把一窟鬼盡數邀來見我。倘若不敢，西山一窟鬼都給我滾出山西，永遠不許回來。』」

眾人聽他說完，都半晌不語。隔了一陣，那老婦道：「他使甚麼兵刃？武功是那一派的家數？」那大漢道：「他只一條左臂，空手不使兵刃。武功嘛……我倒瞧不出來。」那老婦道：「大哥，這人一出手便制住了七弟，想是手腳十分靈便，武功也有點邪門。咱們倚多為勝，你帶頭，我和五弟從旁相助，以三對一，一上去便宰了他，不容他施展功夫。」

那長鬚老翁低頭沉思片刻，抬起頭來，說道：「這神鵰俠名頭甚大，十餘年來栽在他手下的人著實不少，料來必有驚人藝業。今日這一戰實是非同小可。我和二妹正面突擊，三弟四弟近身搏擊，攻他下盤，五弟六弟從後突擊，七弟八弟以長兵器在外側遊鬥，擾亂他心神，九妹發射暗器，十弟施放毒霧。西山一窟鬼結拜以來，從沒十人齊上動手，今晚是第一次，倘若再宰他不了，教咱們個個自假鬼變成真鬼！」

那大頭矮子道：「大哥，咱們十人打他一人，勝之不武，倘若傳揚了出去，也教江湖上好漢笑話。」那老婦道：「咱們把神鵰俠宰了，除了這小娃兒，今晚之事還有誰人知道？」一言甫畢，手臂微揚。那大頭矮子左袖急揮，擋在郭襄身前，跟著從衣袖上拈起一枚細針，說道：「二姊，是我帶了她來的，不能傷她性命。」回頭對郭襄道：「小姑娘，你如要去見神鵰俠，今晚之事不可對任何人說起，否則你快快回去罷。」

郭襄又驚懼，又憤怒，心道：「這老太婆出手好生陰毒，若非矮叔叔相救，我已給她這枚無影無蹤、無聲無息的細針刺死。」於是說道：「我不說就是。」跟著又補上一句：「你們有十兄弟，難道他就沒幫手麼？」

那大頭矮子哈哈大笑，說道：「神鵰俠出沒江湖十餘年，倒沒聽說他有甚麼幫手。他便是有一頭不會說話的大鳥相伴。」說著一提馬韁，大聲喝道：「走罷！」眾人奔出一陣，那矮子對郭襄道：「待會兒動手之時，你莫離開我的身邊。」郭襄點點頭，她知道西山一窟鬼中頗多心狠手辣之輩，這大頭矮子有心照顧，以防同夥中有人對她突下毒手，但他嗓門極粗，雖低聲說話，其餘九人卻沒一個不聽見。

郭襄騎在馬上隨眾人奔馳，眼見這一窟鬼個個身懷絕技，神鵰俠武功再強，如何能以一對十？心想：「倘若爹爹媽媽在這兒就好了，他們決不能袖手旁觀。」

※※※

正行之間，前面黑沉沉的一座大樹林中忽然傳出幾聲虎吼，幾匹馬驚嘶起來，有的站定不動，有的轉頭想逃。那瘦長漢子馬鞭連揮，當先衝進樹林。那老婦罵道：「不中用的畜生，還怕小野貓吃了你們麼？」馬群為各人一陣驅趕，都奔入樹林。眾人馳出數十丈，忽聽得前面一人厲聲喝道：「甚麼人膽大妄為，深夜中擅闖萬獸山莊？」

西山一窟鬼一齊勒馬，只見當路站著一人，身旁各蹲著一頭猛虎。馬群聽到雙虎嗚嗚發威之聲，又驚擾起來。長鬚老翁在馬上一拱手，說道：「西山一窟鬼道經貴地，沒登門拜訪，乞恕無禮。」對面那人哦了一聲，道：「是西山一窟鬼麼？閣下是長鬚鬼樊爺了？」長鬚老翁道：「正是。我們有要事趕赴倒馬坪，回頭再行上門謝罪。」他知萬獸山莊的人物很不好惹，此刻又正要全力對付神鵰俠，不願旁生枝節，因此說話頗為謙抑。

對面那人道：「各位少候。」提高了聲音叫道：「大哥，是西山一窟鬼去倒馬坪，說回頭上門謝罪。」群鬼一聽，都怫然不悅，心道：「我們說回頭上門謝罪，只一句客氣話。難道西山一窟鬼還真能對人低頭了？」西山十鬼個個都有驚人的藝業，各人在結義相聚之前便都已闖下不小的萬兒，待得十人聚義，更聲勢大盛，近年來在晉陝一帶橫衝直撞，武林中人人都對他們忌憚三分。若不是今晚與神鵰俠有約在先，單憑對面那人這一句話，便要出手打個落花流水了。

卻聽得樹林深處有人大剌剌地道：「謝罪是不敢當，請他們繞過林子走路罷。」

這話其實還算客氣，但群鬼一聽，登時大怒。那高瘦如竹竿之人冷笑道：「西山一窟鬼行路向來不會繞彎兒！」一提馬韁，向站在路中那人迎面衝去。

那人左手一揚，身旁雙虎立即撲上，瘦子的坐騎受驚，人立起來。那瘦子騎術甚精，身附鞍上，唰的一響，雙手已各持一柄短槍，向兩頭猛虎刺去。左邊的猛虎向旁躍開，右邊的猛虎卻一掌抓破了他坐騎的肚子，那猛虎跟著一聲狂吼，也已中槍受傷。那瘦子縱身下地，喝道：「亮兵刃罷！」左槍高，右槍低，擺個「雙龍伏淵勢」，卻不向前遞出。

對面那人冷冷的道：「你傷我家的守夜貓，便要繞道而過，也由不得你了。無常鬼，手中雙槍留下了罷！」無常鬼聽他知道自己的外號，說道：「尊駕是誰？萬獸山莊向在西涼，怎地移到了晉南？你要留我手中雙槍，那也容易得緊。」那人道：「萬獸山莊要搬家，可不用稟報西山一窟鬼罷？西涼住得厭了，便到晉南來玩玩。我大哥叫你們繞過林子，已是萬分客氣了。我三哥有病在身，不喜歡外人騷擾，知不知道？」說到這裏，突然間左手伸出，一把抓住了無常鬼右手槍近槍尖處的桿子。無常鬼萬沒料到他出手如此迅捷，左槍疾刺，右手同時運力裏奪。那人右手一探，又已抓住了無常鬼的左手槍。兩人力道均大，誰也沒能奪得對方兵刃脫手，啪啪兩響，卻將兩條槍桿崩斷了。

這一來，西山一窟鬼群情聳動，那外號叫作「長鬚鬼」的老翁說道：「尊駕是八手仙猿史爺了？青甲獅王身子不適麼？此刻我們有事在身，明日此時，再在此處相會。」

萬獸山莊主人是兄弟五人，大哥白額山君史伯威、二哥管見子史仲猛、三哥青甲獅王史叔剛、四哥大力神史季強、最小一個便是眼前這八手仙猿史少捷。五兄弟的祖先世代相傳以馴獸為生，這五人不但馴獸的本事出神入化，而且從猛獸縱躍撲擊的行動之中悟得了武功的法門。史氏兄弟自幼和猛獸為伍，竟然以獸為師，各自練就了一身本領。史叔剛於二十餘歲之時入山捕獸，得遇奇人，又學會了極精深的內功。他回家後轉授兄弟。五人野獸越養越多，武功也越來越強。萬獸山莊的名頭漸漸揚於江湖，武林中人給他五兄弟取了個總外號，叫作「虎豹獅象猴」。五人之中，又以青甲獅王史叔剛超逸絕倫。這時長鬚鬼聽說史叔剛有病，心中先自寬了，暗想史氏兄弟縱然厲害，我西山一窟鬼也不畏懼，何況去了「虎豹獅象猴」中的獅王，更加不足道哉，便邀約明晚決鬥。

史少捷道：「好，明晚子時，我兄弟在林外相候大駕。」說著雙手一拱，噗噗兩響，兩個折斷的槍尖射入長鬚鬼旁的樹幹之中。長鬚鬼一怔：「他為何定是不讓我們穿林而過？史氏兄弟在這林中有何勾當？」當下也拱手說道：「西山一窟鬼告辭！」雙腿一夾，拍馬向前。史少捷大聲道：「且慢！我大哥請各位繞道過林，難道各位沒生耳朵麼？」

長鬚鬼一勒馬韁，待要答話，只聽得樹林東北角和西北角同時有人哈哈大笑，跟著濃煙冒起。一人叫道：「你們在樹林中搗甚麼鬼？可瞞不了一窟鬼。」另一人叫道：「這叫做搗鬼遇上鬼祖宗了。」原來群鬼中排行第八的喪門鬼和第十的笑臉鬼乘史少捷和長鬚鬼說話之際，繞到他身後放火。

火頭剛竄起，便聽得喪門鬼和笑臉鬼失聲驚叫，狂奔而回，氣急敗壞，神情惶懼已極。長鬚鬼喝道：「甚麼？」喪門鬼叫道：「老虎，老虎！一百頭，兩百頭……」

史少捷見林中火起，滿臉驚怒，縱聲叫道：「大哥，二哥，正事要緊，讓這些鬼走罷！那裏找他們不到？」

突然之間，眾人眼前一花，一隻小狗般的野獸從密林中鑽了出來，瞬眼之間便奔到了林外，這野獸身子不大，四條腿極長，周身雪白，尾巴卻是漆黑，貓不像貓，狗不像狗。史少捷大叫：「九尾靈狐出來啦！」飛身追出。他這一聲叫喊之中，充滿了惶急驚恐。

猛聽得樹林後一聲高呼，似虎嘯而非虎嘯，似獅吼而非獅吼，更如是一人縱聲大叫，郭襄一聽得這呼號，背上隱隱感到一陣寒意。這一聲響過，四下裏百獸齊吼，獅子、老虎、豹子、豺狼、大象、猿猴、猩猩……一時也分辨不清，跟著蹄聲雜沓，千萬頭野獸從林中奔將出來。只聽得一人叫道：「大哥往東北，二哥往西北，四弟趕向西南……」語聲正和適才嘯聲相似。

郭襄但見幾個黑影閃了幾閃，已出了密林。她明知危險，但好奇心起，忙也縱馬追出樹林。那大頭鬼叫道：「郭姑娘，不可亂走！」縱馬追出。

郭襄一出樹林，眼前登時出現一片奇景，只見五個人各率一群野獸，在白雪鋪蓋的平原上分向五方急奔。這些野獸顯是訓練有素，互相並不撕打抓咬，成群結隊，或東或西，奔跑得毫不雜亂。郭襄又是害怕，又覺好玩。見五隊野獸漸漸接近，圍成一個大圓圈。

斗然間白影閃動，那條小狗似的野獸從獸群中鑽出，在郭襄面前疾掠而過，身法之快，當真有如電閃。郭襄一驚，俯身伸手去捉，那小獸早已奔在她身前數丈之外。牠一站定，忽地回頭瞪視郭襄，圓圓的眼珠如火般紅，骨溜溜地轉個不停，黑夜之中，宛如兩點火星。

只聽得史氏兄弟叫道：「九尾靈狐，九尾靈狐，在那邊，在那邊！」跟著群獸便如山崩地裂般衝將過來。

郭襄催馬向旁閃避，但坐騎見到這許多猛獸，只嚇得全身酥軟，前腿忽彎，跪倒在地。郭襄大驚：「群獸向我奔來，可要將我踏成肉泥了！」當即躍馬離鞍，斜刺裏奔出，鼻管中只聞到陣陣腥風，獸群便如一條大河般從她身邊流過，不多時便已遠去。

這時西山一窟鬼也都已馳馬出林。長鬚鬼道：「史氏兄弟武功再強，咱們也不畏懼，只是這許多畜生卻不易打發。今晚且不撩撥，留下力氣去對付神鵰俠，大夥兒走罷！」那老婦道：「好，今晚殺神鵰俠，明日再來燒獅子、烤老虎！」說著一提馬韁，便欲繞林而行。

猛聽得獅吼虎嘯之聲大作，群獸分道歸來。這一次的吼聲並不猛惡，奔跑也不迅捷。長鬚鬼陡然變色，叫道：「不好，大夥兒快走！」但見四面八方都是野獸吼叫聲，各人顯已陷入獸群包圍。長鬚鬼一聲呼哨，十人一齊下馬，分站五個方位，各抽兵刃，默不作聲的待敵。

大頭鬼低聲道：「小姑娘，你快回去罷，犯不著在這兒涉險。」郭襄道：「神鵰俠呢？你答應帶我去見他的。」大頭鬼皺眉道：「這許多惡獸你沒見到嗎？」郭襄道：「你跟野獸的主人說道理啊，便說你們跟神鵰俠有約，沒功夫多耽擱。」大頭鬼皺眉道：「哼，西山一窟鬼向來不跟人說道理。」說話之間，史氏兄弟已率領野獸回來。

五人都身穿獸皮短袍，離開西山一窟鬼約四五丈站定。仍由五弟史少捷發話：「萬獸山莊和西山一窟鬼向來沒樑子，各位何以林中縱火，趕走了九尾靈狐？」郭襄聽他說話語音中恨惡憤怒之意極深，心想：「那頭小獸固然生得可愛，卻也不見得有甚麼了不起，何必這麼大驚小怪？牠明明只有一條尾巴，怎地又叫作九尾靈狐？」

那紅衣女子說道：「今日之事，起因在於你們。萬獸山莊素來在甘涼一帶開山立業，突然來到我們山西，黑夜之中，又不許人行經官路大道。似這等橫法，還來責怪別人麼？」

白額山君史伯威喝道：「事已如此，還多說甚麼？西山一窟鬼一個也不能活著。」大聲怒吼，赤手空拳的便向長鬚鬼撲來，雙掌握成虎爪之勢，人未到，風先至，便真猛虎也沒這般威風。

長鬚鬼一個滑步，向左側退開丈許，呼的一聲，一件長兵刃向史伯威橫掃過去。史伯威虎爪伸出，已將長兵刃之端抓在手中，原來是一根雞蛋粗細的鋼杖。他手掌尚未握緊，猛覺手臂一熱，急忙撒手，左掌運功格開鋼杖，若非見機得快，胸口已為杖端點中。心中一驚：「西山一窟鬼近年來聲名極響，果非等閒之輩。」不敢托大，嗆啷啷兵刃出手，是一對虎頭雙鉤。這對鉤右手鉤重十八斤，左手鉤重十七斤，頗為沉猛，雙鉤化作兩道黃光，和長鬚鬼的鋼杖惡鬥起來。

這時管見子史仲猛手持爛銀點鋼管，以一敵二，和催命鬼的地堂刀、喪門鬼的鏈子槍相鬥。大力神史季強和老婦人吊死鬼手中的一根長索相拚，他力氣雖巨，但吊死鬼的長索軟綿綿的無著力之處，他吼叫連連，空有一身神力，卻無法施展。八手神猿史少捷的對手是使八角銅鎚的大頭鬼。史少捷判官筆招數精奇，大頭鬼招架不住，紅衣紅裙的紅俏鬼提刀上前相助。

雪地之中，十個分成四團廝殺，大雪紛紛而下，一時難分勝敗。

西山一窟鬼中尚有四人未曾出手，對方卻只青甲獅王一人空手掠陣，他靠在一頭雄獅身上，病奄奄的有氣無力。這一仗一窟鬼以眾敵寡，佔了勝勢，但人人看到史氏兄弟只須縱聲一呼，群獸咆哮而上，一窟鬼不免立時從上風轉為下風。

郭襄見到群獸環伺，心中害怕，又記掛著要見神鵰俠，叫道：「大頭鬼叔叔，別打了，你們人多，便勝了也不光采。是你們得罪了人家，還是賠個不是罷！」但眾人那來睬她？

十人激鬥良久。長鬚鬼和史伯威始終旗鼓相當。老婆婆吊死鬼的長索招數變幻多端，化成一個個大圈小圈，史季強稍不留神，險些給她繩圈套上了頸項，幸好他力大招猛，吊死鬼也有顧忌。大頭鬼和紅俏鬼一剛一柔，相輔相成，但史少捷出招奇快，常言道一快打三慢，三人團團而鬥，史少捷渾沒落了下風。大頭鬼雷震般的聲音轟轟而吼，紅俏鬼卻陰聲陰氣的說笑，意圖分散敵人心神。史少捷充耳不聞，凝神接戰。

這一邊催命鬼和喪門鬼卻已抵敵不住史仲猛的銀管。他那銀管較齊眉棍略短而中空，招數古怪，三人鬥到分際，喪門鬼挺槍刺出，史仲猛對準了他槍尖也挺管刺去，那銀管直通過去，竟將一根槍桿套入了管子。喪門鬼大駭，可又不肯撒手放脫兵刃。在旁觀的討債鬼躍上相助，揮鐵牌砸出，打向史仲猛的銀管。史仲猛抽管而退，喪門鬼這才收回了鏈子槍。討債鬼的兵刃模樣似是塊鐵牌，其實是一本用精鋼鑄成的帳簿，共有五張，每一張可以翻動，帳簿之邊鋒銳比於刀劍，乃一件奇門利器。

西山十鬼每人本來各有姓名，但自「西山一窟鬼」的名號在江湖上大響以來，十人索性捨卻真姓名，各以一鬼為號。十人的長相行事原本皆有奇特之處，十兄弟相互說道：「江湖上的好漢叫咱們為鬼，咱們便居之不疑，且看是人厲害呢，還是鬼猛惡？」那討債鬼本使鑌鐵牌，只因他再細微的怨仇也必報復，從來不肯放過一個小小得罪他之人，武林中送了他一個外號叫作「討債鬼」，他聽了甚為欣然，索性將兵刃鑄成帳簿之形，在每張鐵片上用尖刀劃了仇人姓名，務要報仇雪怨之後，帳簿上才一筆勾銷。

爛銀點鋼管已是件奇形兵刃，鐵帳簿的形狀更加奇特，五張鐵片相互撞擊，噹噹作響。催命、喪門、討債三鬼合鬥史仲猛，情勢才漸見有利。

郭襄站在一旁，眼見一窟鬼和史氏兄弟劇鬥不休，心想神鵰俠的約會早已過時，只怕他等得不耐煩，自行走了，她越想越是焦急，卻又無力阻止各人廝拚。

千百頭猛獸蹲伏在地，圍成一個密密圈子。西山一窟鬼放眼只見黑暗中到處閃爍著一點點綠油油的眼睛，均知縱然將史氏兄弟盡數打死，要衝出獸圈卻也艱難之極。那老婦吊死鬼只想用繩索纏住大力神史季強，但教擒住了他，便能逼令史氏兄弟召回群獸讓道。但史季強的武功本在吊死鬼之上，只因她兵刃奇特，佔了便宜，才勉強拚成平手，想要擒他當真談何容易？笑臉鬼叫道：「二姊，我來助你。」從腰間抽出兵刃，向史季強撲去。

史季強正鬥得焦躁，見笑臉鬼撲上，正合心意，叫一聲：「來得好！」青銅杵猛向他頭頂蓋下。笑臉鬼側過身子，橫過雙鞭一擋，噗的一聲，雙鞭登時折斷。笑臉鬼大駭，一個打滾，翻過出去。砰的一響，青銅杵擊在地下。笑臉鬼伸手入懷，抓了一把毒粉，不待站起，已揚手向史季強撒去。史季強斗見眼前出現一股淡紅色薄霧，頭腦即暈，腳步搖晃，立時摔倒。吊死鬼長繩捲處，已套住了他雙腿。

史伯威、史仲猛、史少捷三人見大力神失手，都感驚怒，苦於被群鬼纏住，無法分身來救。郭襄叫道：「你們幹甚麼？詭計傷人，算甚麼好漢？」她對交鬥雙方誰也不幫，但見笑臉鬼這一招太不光明，忍不住出聲指斥。

便在此時，忽聽得身旁一聲低吼，青甲獅王史叔剛緩緩站起身來，低沉著嗓子喝道：「放下我四弟！」

史季強昏暈不醒。吊死鬼用長索連他手臂也縛上了，忌憚他力氣太大，怕他醒轉後崩斷繩索，又點了他脅下穴道，叫道：「你驅開畜生讓道，我們便放人！」眼見史叔剛雙目凹進，滿臉蠟黃，走路搖搖晃晃，顯然患病不輕，對他毫不在意。

郭襄見史叔剛緩緩走向群鬼，覺他手足情深，扶病迎敵，實是個硬漢，忙道：「喂，叔叔，你身上有病，小心傷身，別動手。」史叔剛向她點了點頭，說道：「多謝！」腳下不停，仍是一步步走向史季強。笑臉鬼向吊死鬼使個眼色，分從左右搶上，要連這癆病鬼一起擒住。兩人撲到史叔剛身邊，四手探出，猛聽得史叔剛一聲低吼，左手在吊死鬼肩頭一拍，右手在笑臉鬼背上一托，兩人只覺一股巨力突然壓在身上，不由得腳步踉蹌，險些摔倒，忙提氣躍開，幸好史叔剛並未追來。兩人相顧駭然，均嚇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到這個癆病鬼竟如此厲害。

史叔剛俯身解開四弟的穴道，輕輕一拉，已將吊死鬼的長索拉得斷為數截。但史季強中了毒霧，始終不醒。史叔剛皺起眉頭，喝道：「取解藥來！」笑臉鬼道：「你收回眾畜生，我自將解藥給你。」

史叔剛哼了一聲，搖搖晃晃的向笑臉鬼走去。笑臉鬼不敢和他正面為敵，快步閃開。史叔剛似因身上有傷，縱躍不得，仍有氣沒力的向他走去。站在一旁的三鬼同時擁上，笑臉鬼也回身而鬥。史叔剛出掌甚緩，但掌力沉雄，五鬼團團圍住了，你刺一槍，我砍一刀，卻不敢近身。笑臉鬼怕毒倒自己兄弟，也不敢再放毒粉。

郭襄心想：「這大個子中了詭計，甚是可憐！」從地下抓起一團雪，在史季強額頭磨擦，又將一團雪塞在他口裏。毒粉藥力本不能持久，史季強體魄又壯，頭上一冷，悠悠醒轉，見郭襄兀自以雪團替他擦額，說道：「多謝小姑娘！」翻身站起，伸手背揉了揉眼睛，見五鬼圍攻史叔剛，大聲叫道：「三哥退開！」伸手便去扭笑臉鬼的頭頸。

史伯威急舞雙鉤和長鬚鬼的鋼杖鬥得正緊，見史季強醒轉，心下大喜，縱聲長嘯。蹲伏著的猛獸聽得嘯聲，立時便都站起，作勢欲撲。史伯威又是一聲大喝，群獸齊聲怒吼。

西山一窟鬼雖見過不少大陣仗，當此情景卻也不禁膽戰心驚。群獸吼聲未絕，已紛紛向西山十鬼撲去。

郭襄「啊」的一聲呼叫，嚇得臉色慘白。史叔剛伸手推開一頭撲向郭襄的猛虎，除下自己頭上皮帽，戴在郭襄頭上。群獸久經訓練，一見她戴上皮帽，便不向她撲咬，轉頭攻擊十鬼。猛虎、豺狼、豹子、獅子、人猿……諸般猛獸對十鬼或抓或咬。西山十鬼奮力殺斃了七八頭惡獸，但一來史氏兄弟從旁牽制，二來猛獸實在太多，片刻之間，十鬼人人受傷，衣衫碎裂，鮮血淋漓，眼見便要命喪當地，無一能逃出猛獸的爪牙。

郭襄見三頭雄獅向大頭鬼一人圍攻，他手中的八角銅鎚已掉在地下，右臂為一頭雄獅咬住不放，全仗左手運掌成風，勉強支撐，抵擋著另外兩頭雄獅。郭襄想起他帶自己出來，見他如此狼狽，心中不忍，當下不加思索，除下皮帽，揚手揮出，安在他頭上，頭大帽小，形相好笑，而且搖搖欲墜，戴不安穩。史氏兄弟操練群獸之時，頭上均戴這種特製的皮帽，畜生無知，那裏分得清友敵，一見大頭鬼戴上了皮帽，便轉身走開。這邊廂四頭花豹卻已將郭襄圍住。

這時史叔剛正在搶奪長鬚鬼手中的鋼杖，免得他傷獸太多，聽得郭襄呼救，回頭一看，不禁一驚，只因相距甚遠，不及過去解救。但說也奇怪，四頭豹子竟不向郭襄抓咬，繞著她邊嗅邊走，挨挨擦擦，情狀竟甚親熱。郭襄嚇得呆了，見四頭花豹似無惡意，一怔之下，想起母親和姊姊均曾說過，自己幼時吃母豹的乳汁長大，看來這四頭花豹嗅到自己身上體氣有異，因而引為同類。她又驚又喜，俯身摟住兩頭豹子頭頸，另外兩頭花豹便伸舌舐她的手背和臉頰。郭襄只覺一陣酸癢，格格的笑了出來。史氏兄弟馴獸以來，從未見過如此奇景，各人對郭襄均有好感，無不又驚又喜。

大頭鬼雖因皮帽而暫得免禍，但見兄弟姊妹九人個個難逃困厄，怎肯一人獨生？他西山一窟鬼並非正人君子，平時所作所為也以旁門左道者為多，但相互間義氣深重，當下抓起皮帽，向紅衣紅裙的紅俏鬼擲去，叫道：「九妹，你快逃命罷。」紅俏鬼接住了皮帽，立即擲給長鬚鬼，叫道：「大哥，你先出去，將來設法給我們報仇便是。」長鬚鬼卻將皮帽拋在笑臉鬼頭上，說道：「十弟，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你大哥活不到這麼久了。」他十人竟誰也不肯要這件救命之物。

笑臉鬼給五條惡狼纏住了，騰不出手來擲帽。豺狼生性貪狠，口中一咬到血，雖見笑臉鬼頭上戴了皮帽，卻不肯就此捨卻美食。笑臉鬼大聲咒罵，臉上仍帶笑意。

猛聽得頭頂清嘯冷冷，有人朗聲說道：「西山一窟鬼不守信約，累得我空等半晚，卻原來在這裏跟野獸胡鬧！」

郭襄一聽大喜，心道：「神鵰俠到了！」抬起頭來，只見一株大樹的橫幹上坐著一人，身旁蹲著一頭碩大無朋卻又醜陋不堪的巨鵰。這人身穿灰布長袍，右袖束在腰帶之中，果是斷了一臂，再看那人相貌時，不由得機伶伶打個冷戰，只見臉色焦黃，木僵枯槁，那裏是個活人？實是一具僵屍。西山一窟鬼中儘有相貌獰惡之人，但決沒一人如他這般難看。

郭襄未見他之時，小姑娘的心中將他想像得風流儒雅、英俊瀟灑，此時一見，不禁大失所望，心想：「世上竟有如此相貌奇醜之人！」忍不住再向他望了一眼，卻見他一雙眸子精光四射，英氣逼人。那閃電般的眼光閃過她臉時略一停留，似乎微感奇怪。郭襄心口一陣發熱，不由自主的暈生雙頰，低下頭來，隱隱約約的覺得，這神鵰俠倒也不怎麼醜陋了。

# 第三十四回 排難解紛

眼前之人，正是楊過。十六年來，他苦候與小龍女重會之約，漫遊四方，行俠仗義，多作鏟除人間不平之事，因一直和神鵰為侶，闖下了個「神鵰俠」的名頭。他自思少年風流孽緣太多，累得公孫綠萼為己喪命，程英和陸無雙一生傷心，他自知性格風流，見到年輕貌美女子，往往與之言笑不禁，相處親密，雖無輕薄之念，卻引起對方遐想，惹下不少無謂相思，自知不合，常自努力克制，但情緣之來，有時不由自主，因此經常戴著黃藥師所製的那張人皮面具，不以原來之英俊面目示人。這晚與西山一窟鬼約鬥倒馬坪，對方過期不至，便一路尋來。

西山一窟鬼在群獸圍攻之下，人人性命在呼吸之間，斗然間聽到楊過說話，又多了一個強敵，均想：「罷了，罷了，連最後一絲逃生之望，也已斷絕。」只聽楊過朗聲又道：「這幾位是萬獸山莊的史氏賢昆仲麼？各位住手，聽我一言。」

史伯威道：「我們正是姓史。閣下是誰？」隨即道：「啊，恕我眼拙，閣下想必是神鵰俠了？」

楊過道：「不敢，正是在下。快喝住這些虎狼獅豹罷，再遲得片刻，假鬼只怕要變真鬼。」史伯威道：「待假鬼人人成了真鬼，再與閣下敘話。」楊過皺眉道：「西山一窟鬼和在下有約在先，你叫惡獸將他們咬死了，我跟誰說話去？」

史伯威聽他語言漸漸無禮，嘿嘿一聲冷笑，反而急驅群獸加緊上前攻擊。楊過喝道：「你既知我是神鵰俠，怎地對我的說話不加理睬？」史伯威笑道：「神鵰俠便怎樣？你有本事，便自行把我的野獸喝住罷！」

楊過說道：「鵰兄，好！咱們下去！」左手袖子一揮，一人一鵰，從樹幹上翩然而下。群獸不待人鵰落地，已吼叫著紛紛撲上。神鵰雙翅展開，左擊右拂，撥出一股猛烈無比的勁風，豺狼等身軀較小的惡獸為疾風捲動，站不住腳，踉踉蹌蹌的跌開。一獅一虎怒吼撲上，神鵰橫翅掃出，直有千斤巨力，一獅一虎同時給牠掃了個觔斗。牠左翅跟著拍出，正中一頭金錢豹子腦門，那金錢豹軟癱在地，動彈不得。群獸見牠如此威猛，誰也不敢上前，均遠遠蹲著，嗚嗚低吼。

史伯威大怒，縱身向楊過撲去，手成虎爪之形，抓向他胸口。楊過右肩微晃，袖子從上而下，噗的一聲，擊上他雙腕。史伯威但感手腕劇痛，有如刀削，禁不住「啊」的一聲呼叫。

史叔剛緩步上前，伸掌平平推出。楊過叫道：「好功夫！」左掌伸出相抵，微微一笑，使上了三成掌力。他十餘年來在海濤之中練功，掌力倘若用足了，別說血肉之軀，縱然大樹厚牆，也必一掌而摧。史叔剛曾得異人傳功，內力亦不同凡俗，身子微晃，竟不後退。楊過道：「小心了！」掌力催動，又加上兩成勁道。史叔剛眼前一黑，知道性命不保，忽聽得楊過說道：「啊，你身上有病！」身前一股排山倒海而至的巨力瞬時間消於無影無蹤。史叔剛死裏逃生，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伯威、仲猛、季強、少捷史家四兄弟見他怔怔的站立不動，只道他已受重傷，急怒之下，一齊撲向楊過。但見他身子微挫，正好一頭猛虎從側面竄上，楊過伸手抓住猛虎頭頸，將這畜生當作了一件活兵刃，擋開史仲猛的銀管和史季強的銅杵，讓四隻虎爪抓向史伯威和史少捷的頭臉胸口。楊過十餘年前使那玄鐵重劍之時，兵刃已重逾八十斤，這頭猛虎軀幹雖巨，也不過一百數十斤重，他提在手中，渾若無物。猛虎頭頸遭抓，驚怒交集，那裏還認得出主人，張牙舞爪，向史氏兄弟又抓又咬。伯威、少捷兩人平時雖與猛獸為伍，這時卻也鬧了個手忙腳亂。

郭襄在旁邊拍手笑道：「神鵰俠，好功夫，史家兄弟服了罷？」楊過向她瞧一眼，心道：「這個小姑娘是甚麼路道？她既與花豹為友，卻又出言助我？」

史叔剛吐納兩下，氣息順暢，知道未受內傷，神鵰俠手下留情，饒了自己性命，心道：「若憑真實功夫，咱五兄弟齊上也不是他對手。」見二哥和四弟兀自挺著兵刃，俟隙向楊過進擊，忙叫道：「二哥、四弟，快快住手，咱們可不能不知好歹。」

管見子史仲猛一聽，立即撤回遞出去的銀管。那大力神史季強卻是個莽撞之徒，心道：「甚麼叫作不知好歹？先吃我一杵再說。」雙手執杵，呼的一聲，往楊過頭頂壓擊下去，這一招他叫作「巨象開山」，學的是巨象用長鼻擊物的姿勢。他那銅杵內藏鑌鐵，鑄成象鼻之形，前細後粗，微微彎曲，這一擊下來，勢道威猛之極。

楊過更不閃避，擲開猛虎，左掌翻處，已抓住了象鼻杵前端，笑道：「咱們較量較量，是誰力大？」史季強用力下壓，不管他如何出力，象鼻杵卻停在楊過頭頂，分毫也壓不下去。史叔剛叫道：「四弟不得無禮！」史季強向裏硬奪，待要收回銅杵，杵端給楊過抓住了，竟如讓生鐵鑄住了一般。史季強連運三次勁，始終奪不回來。楊過發覺他回奪之力大得異常，心想：「我不顯神功，這個一身蠻力的莽夫終是不服。」突然左手往上急拗。這一拗之力集於銅杵中部，運勁既巧且猛，按理史季強非脫手不可，那知他仍是牢牢抓住，那條和象鼻般粗大的銅杵卻彎成了曲尺之形。楊過喝道：「好！」轉勁向下拗落，銅杵從另一邊彎將下來，啪的一聲，斷成兩截。史季強給震得雙手虎口都破裂寸許，鮮血長流。這大漢竟有一股狠勁，仍死命抓住杵柄不放。

楊過哈哈一笑，順手揮出，半截銅杵筆直插下，沒入雪地之中，剎時不見了影蹤。地下積雪不到一尺，那斷杵卻有三尺來長，卻給他一插滅跡，神功實是驚人。他遊目四顧，見史叔剛、史少捷等正在喝止虎豹，但群獸野性發作，又見了人血，不易立時喝止。

楊過向郭襄打個手勢，叫她用手指塞住雙耳。郭襄不明其意，但依言按耳，只見他縱口長呼，龍吟般的嘯聲直上天際。郭襄雖已塞住了耳朵，仍震得她心旌搖盪，如痴如醉，腳步站立不穩。幸好她自幼便修習父親所授的玄門正宗內功，因此武功雖然尚淺，內功的根基卻紮得甚為堅實，遠勝於一般武林中好手，聽了楊過這麼一嘯，手指塞耳更緊，總算沒有摔倒。

嘯聲悠悠不絕，只聽得人人變色，群獸紛紛摔倒，接著西山十鬼、史家兄弟先後跌倒，只十餘頭大象、史叔剛和郭襄兩人勉強直立。那神鵰昂首環顧，甚有傲色。楊過心想這病夫內力不淺，我若再催嘯聲，硬生生將他摔倒，只怕他要受劇烈內傷，當下長袖一揮，住口停嘯。過了片刻，眾人和群獸才慢慢站起。豺狼等小獸竟有為他嘯聲震暈不醒的，雪地中遍地都是群獸嚇出來的屎尿。群獸不等史家兄弟呼喝，紛紛夾著尾巴逃入了樹林深處，連回頭瞧一眼也都不敢。

史家兄弟和西山一窟鬼生平那裏見過這等威勢？呆呆站著，竟不知說甚麼好。

楊過道：「史家昆仲請恕無禮，只因在下和西山一窟鬼有約，迫得阻住雙方動手。待在下這回事了結之後，你們再分高下，在下誰也不幫，袖手觀鬥。」轉頭向煞神鬼道：「怎麼樣？你們要一個個的跟我車輪戰呢，還是十個兒一齊上？」

煞神鬼給他嘯聲震盪之下，雖然翻身站起，心魂未定，一時答不出話來。長鬚鬼一揖至地，恭恭敬敬的道：「神鵰大俠，我們的淺薄功夫跟你老人家天差地遠，西山一窟鬼如何敢跟你動手？我們性命都是你老人家救的，你此後有何差遣，我們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無不遵從。你要叫我們兄弟退出山西，我們立時便走，決不敢有片刻停留。」

楊過見了他的神情，心中早在懷疑，這時聽了他說話，問道：「尊駕可是姓樊，大號叫作一翁麼？」

這長鬚鬼正是絕情谷中公孫止的首徒樊一翁，他自蒙楊過饒了性命，僻地隱居，數年來重入江湖，仗著一身卓絕武功，成為西山一窟鬼之首。他和楊過相見之時，楊過尚未斷臂，這時戴上了人皮面具，自更認他不出，當即躬身答道：「小人正是樊一翁，聽從神鵰大俠吩咐。」

楊過微微一笑，舉手道：「不敢！各位既願聽從在下之言，那也不用退出山西境界。煞神鬼老兄，你放你那四個妾侍回家去罷！」煞神鬼道：「是！」頓了一頓，說道：「四個賤人倘若不肯走，小人用大棍子轟她們出去。」

楊過一怔，想起當日煞神鬼五個妻妾跪地為他求情的神色，倒似對他真有情義，倘若她們情願跟他，而他為了遵從自己吩咐，反而硬轟四妾出門，只怕反而傷了她們之心，笑道：「那也不用。她們倘若願走，你不得強留，如果願意跟你，唉，她們對你有情有義，也算難得。你要好好對待她們。你說還要娶四個妾侍，這話當真？」煞神鬼俯首道：「小人不要臉，家裏大老婆小老婆打打鬧鬧，累得神鵰大俠費心，又險些害了各位兄弟姊妹性命，小人自當痛改前非，從此不敢再胡作非為。小人便有膽子，我大哥也決不容許。」眾人一聽，都笑了起來。

楊過道：「好啦，我的事已經了結，你們雙方動手便是。」說著和神鵰退在一旁，負手在後，只待史氏兄弟和西山十鬼再鬥。

※※※

樊一翁叉手上前，向史伯威道：「西山十鬼擅闖寶莊，落得個個遍體鱗傷，今日暫且別過，但不知寶莊要在山西安業呢？還是回涼州去？我們好上門拜訪啊。」

史伯威聽他言語之中，意思是要登門尋仇，昂然道：「我們兄弟在涼州恭候大駕。倘若我三弟竟然……竟然因此不治，這深仇大恨豈能罷休？不用各位駕臨涼州，我們四兄弟自會上門。」

樊一翁一怔，說道：「史三哥本就有病，這事跟我們有何干係，倒要請教。」史伯威怒氣上衝，滿臉通紅，喝道：「我三弟……」史叔剛一聲長嘆，說道：「大哥，西山一窟鬼也是無心之失，小弟命該如此，不必多結無謂的冤家。」

史伯威強忍怒氣，道：「好！」向樊一翁一抱拳，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轉頭向楊過道：「神鵰大俠，我兄弟再練三十年武功，也不是你對手，只好服輸，這是輸得口服心服。此後也不敢再見你面，你到那裏，我們先行退避便是。」楊過笑道：「史大哥言重了。」

史伯威道：「走吧！」走到史叔剛身邊，伸手扶住他胳臂，轉身便行。

樊一翁聽他言語中有許多不解之處，忙道：「史大哥請留步。史三哥說我們是無心之失，除了我們十兄弟擅闖寶莊之外，是否此外尚有冒犯之處？倘若真是我們的不是，西山一窟鬼殺頭尚且不懼，何懼向賢昆仲磕頭賠罪？」

史伯威適才見他們在群獸攻擊之下互擲皮帽，個個確是不怕死的硬漢，倒也是非分明，淒然道：「你們驚走了九尾靈狐，使我三弟的內傷無法醫治，縱然磕一千個頭、一萬個頭，又有何用？」

樊一翁吃了一驚，想起史氏兄弟率領群獸大舉追逐那隻小狐狸，不該是小題大做，只想不到這隻小畜生竟有這等重大干係？煞神鬼道：「這隻小狐狸有甚麼用？嗯，既與史三哥貴體有關，大夥兒合力追捕便是，諒那小小一隻狐狸，何足道哉？」史季強大聲道：「甚麼何足道哉？你只要捉得住這隻九尾靈狐，我史老四給你磕一百個響頭，啊哈！便磕一千個頭，我也心甘情願。」說到這裏，語音竟有些嗚咽。

樊一翁心想：「史家兄弟善於馴獸，當今之世，再沒勝得過他們的了。他們既說得如此艱難，旁人還有甚麼指望？」想到這裏，不自禁的向楊過瞧了一眼。

郭襄忍不住插口道：「你們說來說去，怎地不求求神鵰俠？」管見子史仲猛心中一動，尋思：「這位神鵰俠武功深不可測，說不定他有法子。」說道：「小姑娘你知道甚麼？除非是大羅金仙下凡，否則還有誰能捕得那頭九尾靈狐？」楊過微微一笑，明知他是出言相激，卻不接口。

郭襄道：「這九尾靈狐到底有甚麼希奇，請史二叔說來聽聽。」史仲猛嘆了口氣，道：「前年歲尾，我三弟在涼州打抱不平，和人動手，對方突然使用詭計，我三弟一個不慎，身受重傷……」

郭襄奇道：「這位史三叔武功高得很啊，是誰這等厲害？竟能傷得了他？」史叔剛道：「姑娘謬讚。在下這點點微末本領，實如螢火之光。姑娘這般說，豈不讓神鵰大俠笑掉了牙齒？」郭襄向楊過一瞥，說道：「他！他自然不同。我說是旁人啊。」

史仲猛道：「打傷我三弟的，是個蒙古王子，名叫霍都，聽說是蒙古第一護國大師金輪國師的弟子。」楊過微微頷首，心道：「原來是他，怪不得有此功夫。」

郭襄向楊過道：「神鵰俠，請你去把這蒙古王子痛打一頓，為史三叔報了這仇罷！」史仲猛道：「這個卻不敢勞動神鵰俠的大駕，只須我三弟內傷痊愈，再去尋他，正大光明的打上一架，卻也未必再輸。只是我兄弟所練的內功另成一派，受了這內傷之後歷久不愈，須飲九尾靈狐之血方能治得。」

郭襄和西山一窟鬼齊聲道：「啊，原來如此。」

史仲猛道：「那九尾靈狐是百獸中極罕見、極靈異之物，我五兄弟足足尋了一年有餘，才在晉南發見了靈狐的蹤跡。這頭靈狐藏身之處也真奇怪，是在此西北三十餘里的一個大泥沼中……」煞神鬼奇道：「大泥沼？是黑龍潭麼？」史仲猛道：「正是。各位久在晉南，自然知道，這黑龍潭方圓數里之內全是污泥，人獸無法容身。我們費了好大力氣，才將牠引到這樹林之中。」煞神鬼恍然大悟，道：「啊！怪不得賢昆仲不許我們進入林中。」

史仲猛道：「是啊。想我們姓史的到晉南來是客，便再無禮，也不能霸佔晉南之地，此事當真是迫不得已。那九尾靈狐奔跑迅捷無倫，各位適才都親眼得見。我們率領獸群，在林中圍得密不透風，眼見靈狐便可成擒，不意各位在林中放起火來。野獸受驚亂竄，給靈狐逸了出去。說來慚愧，我們雖盡全力，終於追捕不得。那靈狐這一逃回巢穴，再要誘牠出來可就難了。我三弟的內傷日重一日，勢難拖延，我兄弟憂心如焚，以致行事莽撞，言語中缺了禮數，還請各位擔代則個。」說著抱拳唱喏，眼光卻望著楊過。

樊一翁道：「此事須讓我們西山十鬼告罪才是。但不知賢昆仲先前如何誘那靈狐出來？此時能再重施故法嗎？」史仲猛道：「狐性多疑，極難令牠上當，這靈狐尤其狡獪無比。我們用了一千多隻雄雞，每隔數丈烤燻一隻，將烤雞的香味送入黑龍潭中，再讓牠今日吃一隻，明天吃一隻，一直吃了兩個月有餘，防備之心漸減，這才慢慢引到這森林之中。這一回牠受了大驚嚇，便再隔十年，也不會再上當了。」

樊一翁點頭道：「確是如此。但如我們直入黑龍潭捕捉，那又如何？」史仲猛道：「這黑龍潭數里內全是十餘丈深的污泥，輕功再高，也難立足，不論船隻、皮筏，還是木排，都不能駛入。那九尾靈狐身小體輕，腳掌既厚，奔跑又速，因此能在污泥上面滑過。」

郭襄突然想起自己家中豢養的雙鵰，她姊妹三人常自騎鵰凌空為戲，這神鵰的軀體比之她家的雙鵰大逾一倍，只怕兩個人也載得起，於是說道：「神鵰俠，只要你肯賜予援手，便有法子。」楊過微笑道：「史氏昆仲是降獅伏虎的大行家，他們尚自束手，區區縱願盡力，復有何用？」

史仲猛聽他口氣，竟肯出手相助，這是他兄弟生死的關頭，再也顧不得旁的，雙膝一曲，便在雪地中跪下，向著楊過拜了下去，說道：「神鵰大俠，舍弟命在旦夕，還望大俠垂憐。」史伯威、史季強、史少捷三人也都跪了下去。

楊過作揖還禮，急忙扶起，連稱：「不敢。」閃電般的眼光在郭襄臉上一轉，說道：「你說我有法子，倒要聽聽小妹妹的高見。」郭襄道：「你騎在大鵰身上，不就能飛入黑龍潭了？」楊過哈哈大笑，道：「我這位鵰兄和尋常飛禽不同，牠身子太重，不會飛的。牠的鐵翅一掃能斃虎豹，便是不能飛翔。」轉頭向史氏兄弟說道：「說不得，小弟姑且去出力一試，倘若不成，諸位莫怪。」

史氏兄弟大喜，心想這位大俠名滿天下，自是一諾千金，倘若他亦無法，那也是命該如此了。史伯威又拜了幾拜，道：「如此便請大俠和西山諸位大哥同到敝處休憩，從長計議。」樊一翁道：「這禍端因我兄弟而起，自當聽由差遣。」史伯威道：「不敢。大夥兒不打不成相識，各位若不嫌棄，便請交了我兄弟這幾個朋友。」

西山一窟鬼和史氏兄弟適才過招動手，均知對方了得，雙方本無仇怨，只不過一時言語失和，當下各自客氣了幾句，相互誠懇結納。

楊過卻道：「兄弟這便上黑龍潭去一趟，不論成與不成，再來寶莊拜候。」西山一窟鬼和史氏兄弟聽他沒叫旁人同去，素聞他行事獨來獨往，雖有出力之心，卻不敢自薦。楊過向眾人一抱拳，轉身向北便行。

郭襄心想：「我此來是要見神鵰俠，現下已經見到了。他雖容貌醜陋，但武功驚人，扶危濟困，急人之急，果然當得起『大俠』兩字，我此行可算不虛。」但想他不知如何去捕捉九尾靈狐，好奇心油然而生，不知不覺的緩步跟在楊過後面。

大頭鬼待要叫她，轉念一想：「她一意要見神鵰俠，必是有何言語要跟他說。」史氏兄弟不知郭襄來歷，更不便多說甚麼。

※※※

郭襄隨在楊過之後，相隔數丈，一心要瞧他如何去捉靈狐，只見楊過漸行漸快，神鵰和他並肩而行，邁開大步，竟疾如奔馬。頃刻之間，郭襄已落在楊過之後十來丈，遙遙望見他大袖飄飄，似在雪地中徐行緩步，可是和他相距卻越來越遠。郭襄展開家傳輕功，出力追趕，但不到一盞茶時分，楊過和神鵰的背影已縮成兩個黑點。

郭襄焦急起來，叫道：「喂，你等我一等啊！」就這麼內息一岔，腳下踉蹌，一交摔在雪地之中。她又羞又急，不禁哭了起來。

忽聽得一個溫和的聲音在耳邊響起：「為甚麼哭？是誰欺侮你了？」郭襄抬頭看時，竟是楊過，不知他如何能這般迅速的回來。她既驚且喜，立時又覺不好意思，低下頭來，掏手帕拭抹眼淚。那知適才奔得急了，手帕竟然掉了。

楊過從袖中取出一塊手帕，拈在拇指和食指之間，笑道：「你是找這個麼？」郭襄一看，正是自己那塊角上繡著一朵小花的手帕，突然說道：「是了，便是你欺侮我啊。」楊過奇道：「我怎地欺侮你了？」郭襄道：「你搶了我的手帕去，不是欺侮我麼？」楊過笑道：「你自己掉在地上，我好心給你拾了起來，怎說是搶？」郭襄笑道：「我跟在你後面，我的手帕便掉了，你又怎能拾到？明明是你搶我的。」其實郭襄跟隨身後，楊過早就知曉，故意加快腳步，試試她的輕功，覺得這個小姑娘年紀雖幼，武功卻出自名家所授，一發覺她在雪地摔倒，生怕她跌傷，急忙趕回，見她身後數丈之處掉了一塊手帕，當即給她拾起，只是他行動奇速，倏去倏回，雖然在前卻能拾到她手帕。

楊過微笑道：「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尊師是誰？為甚麼跟著我？」郭襄道：「你尊姓大名？你先跟我說，我才跟你說。」楊過這十餘年來連真面目也不肯示人，自是不願意對一個陌生姑娘說自己姓名，道：「你這姑娘好生奇怪，既不肯說，那也罷了。手帕奉還。」說著輕輕一揚，手帕四角展開，平鋪空中，穩穩的飛到郭襄身前。郭襄大感有趣，伸手接住，說道：「神鵰俠，這是甚麼功夫？你教給我好不好？」

楊過見她一派天真爛漫，對自己猙獰可怖之極的面目竟毫無懼意，心想：「我且嚇她一嚇。」突然厲聲道：「你好大膽，為甚麼不怕我？我要害你了。」說著走上一步，舉手作勢欲擊，郭襄一驚，但隨即格的一笑，道：「我才不怕呢。你如真的要害我，還會先說出來麼？神鵰大俠義薄雲天，豈能害我一個小小女子？」

縱是恬退清高之人、山林隱逸之士，聽到有人真誠讚揚，也決無不喜之理，楊過雖然不貪受旁人諂諛，但聽郭襄說得懇摯，確是衷心欽佩自己，不禁微笑道：「你素不識我，怎知我不會害你？」郭襄道：「我雖不識你，昨晚在風陵渡卻聽到許多人說你的事蹟。我心中說：『這樣一位英雄人物，定要見見。』因此便跟著大頭鬼來見你了。」

楊過搖頭道：「我算是甚麼英雄？你見了之後，定然覺得見面不如聞名。」郭襄忙道：「不，不！你若不算英雄，有誰還能算是英雄？」她這話一出口，隨即覺得這話大有語病，可把自己父親也說得不如他了，又道：「當然，除了你之外，世上也還有幾位大英雄大豪傑，但你也是其中之一。」

楊過心想：「你這樣一個十幾歲的小娃兒，能知道幾個當世的人物？」微笑道：「你知道那幾位是大英雄大豪傑？」

郭襄聽他言語中似有輕視自己之意，說道：「我說出來，倘若說得對，你便帶我去捉那九尾靈狐好不好？」楊過道：「好，你倒說幾位聽聽。」

郭襄道：「我說啦。有一位英雄，鎮守襄陽，奮不顧身，力抗蒙古，保境安民。這算不算大英雄？」楊過大拇指一翹，道：「對！郭靖郭大俠，算得是大英雄。」

郭襄道：「還有一位女英雄，輔佐夫君，抗敵守城，智計無雙，料事如神。這算不算大英雄？」楊過道：「你說郭夫人黃幫主？嗯，確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

郭襄道：「還有一位老英雄，五行奇術，鬼神莫測，彈指神通，罕有其匹。這算不算是大英雄？」楊過道：「這是桃花島主黃藥師，武林前輩，我素來敬仰的。」

郭襄說了三人，見他都欣然認可，甚是得意，說道：「又有一位，率領丐幫，鋤奸殺敵，為國為民，辛苦勞碌，他算不算是大英雄？」楊過道：「你說的是魯有腳魯幫主？此人武功並不怎麼，也說不上有甚麼大作為，但瞧在『鋤奸殺敵，為國為民』八個字上，算他是一號人物。」

郭襄心想：「你自己這樣的了不起，眼界自是極高，我再說下去，只怕你要說不對了。何況，除了爸爸、媽媽、外公、魯老伯，我也想不出還有誰了。」

楊過見她臉現躊躇之色，心想：「郭伯伯、郭夫人、黃島主、魯幫主這四人都是名揚天下的豪傑，這小姑娘說得出他們名頭，不足為奇。」於是說道：「你只要再說一個，說得對，我便帶你同去黑龍潭捕捉九尾靈狐。」

郭襄待要說姊夫耶律齊，覺得他武功雖高，終還夠不上「大英雄」三字，要說武敦儒、武修文兩位師兄罷，那更加談不上，正自為難，突然靈機一動，說道：「好，又有一位：解困濟急，鋤強扶弱，眾口稱揚，神鵰大俠！這位倘若不算是大英雄，那你便是撒賴。」楊過笑道：「小姑娘說話有趣得緊。」郭襄道：「那你便帶我到黑龍潭麼？」楊過笑道：「你既說我是大英雄，大英雄豈能失信於小姑娘？咱們走罷。」

郭襄很高興，伸出右手便牽住了他的左手。她自幼和襄陽城中的豪傑為伴，眾人都當她是小姪女看待，互相脫略形跡，絕無男女之嫌，這時她心中一喜，竟也沒將楊過當作外人。

楊過左手被她握住，但覺她的小手柔軟嬌嫩，不禁微微發窘，若要掙脫，似乎顯得無禮，側目向她望了一眼，見她跳跳蹦蹦，滿臉喜容，實無半分他念，於是微微一笑，手指北方，說道：「黑龍潭便在那邊，過去已不在遠。」借著這麼一指，將手從郭襄手掌中抽出來了。楊過少年時風流倜儻，言笑無忌，但自小龍女離去之後，他鬱鬱寡歡，深自收斂，十餘年來行走江湖，遇到年輕女子，他竟比道學先生還更守禮自持，生怕再惹起風流罪過，對人不住。雖見郭襄純潔無邪，但十多年來拘謹慣了，連她的手掌也不敢多碰一下。

郭襄絲毫不覺，和他並肩而行，走了幾步，見神鵰形貌雖醜，軀體卻極雄偉，伸手拍了拍牠背脊。她從小便和一對白鵰玩慣了，常自拍打為戲，那知這神鵰翅膀微展，唰的一下，將她手臂推開。郭襄吃了一驚，「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楊過笑道：「鵰兄勿惱！何必跟人家小姑娘一般見識？」郭襄伸了伸舌頭，走到楊過右側，不敢再和神鵰靠近。她那裏知道，她家中的雙鵰乃是家畜，這神鵰於楊過卻是半師半友，以年歲而論更屬前輩，身份大不相同。

※※※

兩人一鵰向著黑龍潭而去。那所在極易辨認，方圓七八里內草木不生。黑龍潭本是一座大湖，後因水源乾枯，逐年淤塞，成為一片污泥堆積的大沼澤。只一頓飯功夫，楊過和郭襄已來到潭邊。縱目眺望，潭面甚廣，白雪掩蓋下，延展一片，似乎無窮無盡，只潭心堆著不少枯柴茅草，也都堆了積雪，那九尾靈狐想必便藏身其中。

楊過折下一根樹枝擲入潭中。樹枝初時橫在積雪之上，過不多時便漸漸陷落，下沉之勢雖甚緩慢，卻絕不停留，眼見兩旁積雪掩上，樹枝終於沒得全無半點蹤跡。郭襄不禁駭然：「樹枝份量甚輕，尚自如此，這淤泥上怎能立足？」怔怔望著楊過，不知他有何妙策。

楊過折了兩根樹幹，每根長約五尺，拉去小枝，縛在腳底，道：「我且試試，不知成與不成？」身子向前一挺，飛也似的在積雪上滑了開去。但見他東滑西閃，左轉右折，實無瞬息之間停留，在潭泥上轉了個圈子，回到原地。

郭襄笑道：「好本事，好功夫！」楊過見她眼光中充滿艷羨之意，知她極盼隨己入潭捉狐，但自量又無這等輕身本領，笑道：「我答應過要帶你到黑龍潭捕捉九尾靈狐，你有沒膽子？」郭襄輕輕嘆了口氣，說道：「我沒你這般本領，縱有膽子，也是枉然。」楊過微笑不語，又折下了兩根四尺來長的樹幹，遞給郭襄，說道：「縛在自己腳底下罷！」郭襄又驚又喜，將樹枝牢牢縛在腳底。

楊過道：「你身子前傾，腳下不可絲毫使力。」伸左手握住了她右手，輕喝：「別怕！」一提一拉，郭襄身不由主的跟著他滑入了潭中。初時心中驚慌，但滑出數丈後，只覺身子輕飄飄的有如御風而行，腳下全不著力，連叫：「當真好玩！」

兩人滑了一陣，楊過忽然奇道：「咦！」郭襄道：「怎麼？」她微一凝神，足下稍重，左腳一沉，污泥沒上了足背，她驚叫一聲：「啊喲！」楊過一提將她拉起，說道：「記著，時刻移動，不得有瞬息之間在原地停留。」郭襄道：「是了！你瞧見了甚麼？是九尾靈狐嗎？」楊過道：「不是！那潭中好似有人居住。」郭襄大奇：「這地方怎住得人？」楊過道：「我也不懂了。但這些柴草布置有異，並非天然之物。」

這時兩人離那些枯柴茅草更加近了，郭襄仔細瞧去，說道：「不錯，乙木在東，丙火在南，戊土居中，北方卻不是癸水，而是庚金之象。」

她自幼聽母親談論陰陽五行之變，也學了兩三成。她與姊姊郭芙性格頗有差異，她性格雖然豪爽，卻不魯莽粗心，比姊姊聰明得多。黃蓉常說：「你外公倘若見了你，定是喜歡到了心坎兒中去。」黃藥師頗務醫卜星相、琴棋書畫、以及兵法縱橫諸般雜學，郭襄小小年紀，竟隱然有外祖之風，既分心旁騖，武功進境便慢，同時異想天開，我行我素，行事往往出人意表，令郭靖、黃蓉頭痛之極，她在家有個外號，叫作「小東邪」。比如這次金釵換酒饗客，跟隨一個素不相識的大頭鬼去瞧神鵰俠，又跟一個素不相識的神鵰俠去捕捉靈狐，其大膽任性之處，與當年的黃蓉、郭芙均自不同。

楊過聽她道出柴草布置的方位，頗感詫異，問道：「你怎知道？是誰教你的？」郭襄笑道：「我是在書上瞧來的，也不知道說得對不對。但我瞧這潭中的布置也平平無奇，不見得是甚麼了不起的高人。」

楊過點頭道：「嗯，但那人在污泥潭居住，竟不陷沒，這可奇了。」拉著郭襄腳下滑行，朗聲說道：「黑龍潭中的朋友，有客人來啦。」過了一會，潭中寂靜無聲。楊過再叫一遍，仍無人應答。楊過道：「看來雖有人堆柴布陣，卻不住在此地，咱們過去瞧瞧。」向前滑出二十餘丈，到了堆積柴草之處。

郭襄忽覺腳下一實，似是踏到了硬地。楊過更早已察覺，笑道：「說來平平無奇，湖中原有個小島。」一句話剛說完，突然眼前白影閃動，茅草中鑽出兩隻小狐，卻是一對九尾靈狐，一向東北，一向西南，疾奔而逝。

楊過叫道：「你站在這裏別動！」腰間一挺，對著奔向東北的那頭靈狐追了下去。這時他不用照顧郭襄，在雪泥之上展開輕功滑動，當真是疾如飛鳥。可是那靈狐奔得也真迅捷，一溜煙般折了回來，掠過郭襄的身前。突然風聲微響，楊過急閃而至，衣袖揮出，堪堪要捲到靈狐，那靈狐猛地躍起，在空中翻了個觔斗，這麼一來，楊過的衣袖便差了尺許，沒有捲到。郭襄連叫：「可惜！」

但見一人一狐在茫茫白雪上猶如風馳電掣般追逐，只把郭襄瞧得驚喜交集，不住口的叫嚷為楊過助威：「神鵰俠，再快一點兒！小靈狐，你終於逃不了，不如投降了罷！」另一頭靈狐東一鑽，西一縱，時時奔近楊過身邊。楊過知牠故意來擾亂自己心神，只作不見，始終追逐第一頭靈狐，要叫牠跑得筋疲力竭。那知這靈狐身子雖小，力道卻長，自知今日面臨大難，奮力狂奔，全無衰竭之象。

楊過奔得興發，腳下越來越快，見另一頭靈狐為救同侶又奔過來打岔，笑罵：「小畜生，難道我便奈何你不得？」俯身抓起一團白雪，隨手一捏，已堅如石塊，呼的一聲擲出，正中那靈狐腦袋，當即翻身栽倒。楊過不欲傷牠性命，是以出手甚輕，那靈狐在地下打了個滾，復又站定，奔入島上的茅草叢中，再也不敢出來了。

楊過若是如法炮製，立時便可將那頭亡命而奔的靈狐擊倒擒住，但他存心和牠賽一賽腳力，說道：「小狐狸，我若用雪團打你，你死了也不心服。大丈夫光明正大，我如追你不上，那便饒你性命。」一口氣提到胸間，身子向前，凌空飛撲，借著滑溜之勢，竟已趕到靈狐之前，迴身返手來撈。小靈狐大驚，向右飛竄。楊過早已有備，衣袖揮處，將靈狐捲入袖中，左手拿住牠頭頸提起，得意之下，不禁哈哈大笑。

但笑聲忽然中歇，只見那靈狐直挺挺的一動也不動，竟已死了。楊過心想：「糟糕，我袖子一捲之力使得太大，這小東西原來如此脆弱，但不知死狐狸的血是否能夠治得史老三的內傷？」他提著死狐，滑到郭襄身邊，說道：「這隻狐狸死了，只怕不中用，咱們再抓那頭活的。」說著將死狐往地下一擲，他生怕狐狸裝死，雖將牠擲出，衣袖後甩，只待牠一動，立時揮出將之捲回，但那靈狐動也不動，顯是死得透了。

郭襄道：「這小狐狸生得倒也可愛，想是奔得累死了的。」提起一根枯柴，說道：「我去趕那頭小狐出來，你在這裏候著。」說著走前數步，將枯柴往草叢中打了下去。

一下打落，待要提起再打第二下，說也奇怪，竟然提不起來，似乎給草叢中甚麼野獸牢牢咬住了，郭襄「咦」的一聲驚叫，用力回奪，柴枝反而脫手落入草叢。

跟著瑟的一響，草叢中鑽出一個人來，一頭白髮，衣衫襤褸，卻是個年老婆婆，惡狠狠的望著郭襄，舉起柴枝，作勢欲打。郭襄大驚，忙向後躍，退到楊過身旁。

便在此時，地下那頭死狐狸翻身躍起，竄入了那老婦的懷抱，一對小眼骨溜溜望著楊過，原來牠竟是裝死。

楊過見此情景，又好氣，又好笑，心想：「今日居然輸給了一隻小畜生，看來這對小狐還是這老婆婆養的。這人不知是誰，江湖上可沒聽人說起有這麼一號人物。如要那小狐，只怕尚有周折。」垂手唱喏，說道：「晚輩冒昧進謁，請前輩恕罪。」

那老婦瞧了瞧兩人腳下樹枝，臉上微有驚異之色，但這驚奇的神情一現即逝，揮手說道：「老婦人隱居僻地，不見外客，你們去罷！」話聲陰惻惻的又尖又細，眉梢眼角間隱隱有股戾氣。

楊過見這老婦容顏令人生怖，但眉目清秀，年輕時顯是個美人，實在想不起這是何人，又施一禮，說道：「在下有個朋友受了內傷，須九尾靈狐之血方能醫治，尚請老前輩開恩賜予，救人一命，在下和敝友同感大德。」

那老婦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嘿嘿！」良久不絕，但笑聲中卻充滿了悽慘狠毒之意，笑了一陣，這才說道：「受了內傷，須得救他性命。好啊，為甚麼我的孩兒受了內傷，旁人卻死也不肯救他性命？」楊過悚然而驚，說道：「不知前輩的令郎受了甚麼內傷？這時施救，還來得及麼？」那老婦又是哈哈大笑，說道：「還來得及麼？還來得及麼？他死了幾十年啦，屍骨都已化作了塵土，你說還來得及麼？」

楊過知她憶及往事，心情異常，不便多說甚麼，只得說道：「我們昧然來此求這隻靈狐，原是不該，常言道無功不受祿，老前輩若有所命，只教在下力之所及，自當遵辦。」

那白髮老婦眼珠骨溜溜一轉，說道：「老婦人孤居泥塘，無親無友，全仗這對靈狐為伴。你要拿去，那也可以，你便把這小姑娘留下，陪伴老婦人十年。」

楊過眉頭一皺，尚未回答，只聽郭襄笑道：「這地方都是爛泥枯柴，有甚麼好玩？我才不愛在這兒呢。你若嫌寂寞無聊，便請前輩到我家去，住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我爹爹媽媽定對老前輩款以上賓之禮。豈不是好？」那老婦臉一沉，怒道：「你爹媽是甚麼東西，便請得到我？」郭襄性子豁達大量，別人縱然莽撞失禮，她往往一笑便罷，極少生氣。那老婦這句話重重得罪了郭靖、黃蓉，若是給郭芙聽到了，立時便起風波，郭襄卻只微笑著向楊過伸了伸舌頭，不以為意。

楊過覺得這小姑娘隨和可親，絲毫沒為他招惹麻煩，向她略一點頭，意示嘉許，轉頭向那老婦道：「前輩對這小妹妹賜垂青目，原是她難求的機緣，但她未得父母允可，自己未便作主……」那老婦厲聲道：「她父母是誰？你是她甚麼人？」楊過微一躊躇，對這兩句話均感難以回答。郭襄已接口道：「我爹爹媽媽是鄉下人，說來老前輩也不會知道。他……他麼？他是我的……大哥哥！」說了眼望楊過。

這時楊過雙目也正瞧著她，兩人眼光一觸。楊過臉上戴著人皮面具，死板板、陰沉沉的不現喜怒之色，但眼光中卻流露出親近迴護的暖意。郭襄心中一動，不禁想道：「倘若我真有這麼一位大哥哥，他定會處處照顧我、幫著我，決不像姊姊那樣，成日價便囉唆罵人，這個不對，那個不許的。」想到此處，臉上充滿著溫柔敬服的神色。

楊過道：「是啊。我這個小妹子年幼不懂事，我便帶她出來閱歷閱歷……」郭襄本來耽心楊過出言否認，聽他如此說，不由得滿臉喜色，又聽他道：「她見這九尾靈狐如此神異，知道必是一位了不起的前輩高人所養，是以隨晚輩同來拜見。得睹尊範，當真有幸。」

那老婦冷笑道：「說話亂拍馬屁，又有何用？你們如此追逐擊打我的靈狐，是尊重前輩之道麼？快快給我滾了出去，永遠休得再來滋擾！」說著雙掌一揮，一掌揮向楊過，一掌推向郭襄。三人相隔一丈有餘，那老婦凌空出掌，原本擊不到楊郭二人身上，郭襄見她手掌拍出，一股寒氣便襲了過來。楊過衣袖微擺，將她推向郭襄的掌風化解於無形，對推向自己的掌風卻不理睬。

那老婦原本不想傷害二人，只求將他們逐出黑龍潭去，因此掌上只使了五成力，但見眼前二人竟渾若無事，不由得又驚又怒，氣凝丹田，手掌上加了一倍力量，仍然兩掌推出，這時已顧不得對方的死活了。郭襄一覺掌風襲到，胸口立感悶塞，但楊過衣袖一揮，寒氣登消，心知兩人正自比拚內功，眼見那老婦劍拔弩張，容色可怖，楊過卻意定神閒，自是佔了上風。

那老婦身形疾閃，倏地竄前，這一下快得出奇，只聽蓬的一聲響，雙掌已結結實實的擊在楊過胸前。她一擊即退，不讓楊過還手，已退在兩丈以外。郭襄大驚，拉著楊過的手問道：「你……你可沒有受傷麼？」那老婦厲聲道：「你中了我『寒陰箭』掌力，已活不到明天此刻，這可是自作自受，須怪不得旁人。」

當十五年之前，楊過的武功已遠非這老婦所能及，這時他內外兼修，漸臻入神坐照的化境，那老婦的「寒陰箭」掌力雖然狠毒凌厲，卻如何傷得了他？只不過他與這老婦無怨無仇，又是為求她心愛之物而來，貿然捕捉靈狐，終究自己理虧，因此便任她拍擊三掌，竟不還手。

那老婦二十餘年來苦練「寒陰箭」掌力，已能一掌連碎十七塊青磚，而每塊青磚的磚屑決不四散飛揚，陰狠強勁，兼而有之。她見楊過中了自己雙掌，定已內臟震裂，但仍笑吟吟的渾若無事，心想：「這小子臨死還在硬挺。」說道：「乘著還未倒斃，快快帶了小娃兒出去罷，莫要死在我黑龍潭中。」

楊過抬起頭來，朗聲說道：「老前輩僻處荒地，或不知世間武學多端，諸家修為，各有所長。」說罷縱聲長笑，笑聲雄渾豪壯，直有裂石破雲之勢，顯是中氣沛然，內力深湛。

那老婦一聽，知他竟絲毫未受損傷，不由得臉如死灰，身子搖晃，這時才知他已讓了自己三掌，自己可絕非他對手，不等他笑完，提起懷中靈狐，撮唇一吹，另一頭靈狐也從草叢中鑽出，躍入老婦懷中。那老婦厲聲說道：「尊駕武學驚人，令人好生佩服，但若要恃強硬奪老婆子這對靈狐，卻是休想，你只要走上一步，老婆子先捏死了靈狐，教你空手而來，空手而歸。」

楊過見她說得斬釘截鐵，知道這老婦性子極剛，寧死不屈，不由得大費躊躇。倘若搶著出手點她穴道，再奪靈狐，瞧來她竟會一怒自戕。這樣史叔剛縱然救活，豈不是另傷了一條無辜性命？

※※※

便在此時，身後忽然傳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接著有人說道：「老僧一燈求見，盼瑛姑賜予一面。」

郭襄四顧無人，心中大奇，聽這聲音並不響亮，明明是從近處發出，但四下裏絕無藏身之處，這說話的人卻在那裏？她曾聽母親說過，知道一燈大師是前輩高人，曾救過母親之命，又是武氏兄弟之父武三通伯伯的師父，只是她從未見過，這時忽然有人自稱「一燈」，自是又驚又喜。

楊過聽到一燈的聲音，也十分喜歡，他知一燈所使的是上乘內功「千里傳音」之法，只聽了這兩句話，心下便大為欽服，覺這位高僧功力渾厚，己所不及，又想：「這老婦原來叫作瑛姑。不知一燈大師要見她何事？有他出面調處，靈狐或能到手。」

黑龍潭中這個老婦正是瑛姑。當年一燈大師在大理國為君之時，瑛姑是他宮中貴妃，老頑童周伯通與她私通，生下一子。後來裘千仞以鐵掌功將孩兒擊傷，段皇爺以妒不救，孩兒因之死亡，段皇爺悔而出家，是為一燈。瑛姑在華山絕頂殺裘千仞不得、追周伯通未獲，其後漫遊江湖，終於在黑龍潭定居。她先前曾在湘西黑沼長居，這黑龍潭與周伯通住處相近，地理景況與黑沼相似而方圓更廣，她居住已久。這時一燈到黑龍潭外已有七日，每天均於此時傳聲求見，瑛姑雖與一燈解仇釋怨，卻仍不願和他相見。

瑛姑退了幾步，坐上一堆枯柴，目光中流露出惡狠狠的神色。過了一會，聽得一燈又道：「老僧一燈千里來此，但求瑛姑賜予一面。」瑛姑提著一對靈狐，毫不理會。楊過心想：「一燈大師武功高出她甚多，若要過來相見，非她能拒，何必如此苦苦相求？」只聽得一燈又說一遍，隨即聲音寂然，不再說了。

郭襄道：「大哥哥，這位一燈大師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咱們去見見他可好？」楊過道：「好！我正要去見他。」但見瑛姑緩緩站起，目露兇光，見著這副神情心中極不舒服，於是握著郭襄的手，說道：「走罷！」兩人身形一起，從雪地上滑了出去。

郭襄被楊過拉著滑出數十丈，問道：「大哥哥，那一燈大師是在那裏啊？我聽他說話，好似便在身旁一般。」楊過被她連叫兩聲「大哥哥」，聽她語聲溫柔親切，心中一凜，暗想：「決不能再惹人墮入情障。這小姑娘年幼無知，天真爛漫，還是及早和她分手，免得多生是非。」但在這污泥之中瞬息之間也停留不得，更不能鬆開她手。

郭襄道：「我問你啊，你沒聽見麼？」楊過道：「一燈大師在東北角上，離這裏尚有數里，他說話似近實遠，使的是『千里傳音』之術。」郭襄喜道：「你也會這法兒？教教我好不好？日後咱們相隔千里，我便用這法兒跟你說話，豈不有趣？」楊過笑道：「說是千里傳音，其實能夠聲聞里許，已經是了不起的功夫了。要練到一燈大師這等功力，便如你這般聰明，也得等頭髮白了才成呢。」郭襄聽他稱讚自己聰明，很是高興，說道：「我聰明甚麼啊？我能及得上我媽十分中的一分，就心滿意足了。」

楊過心中一動，見她眉目之間隱隱和黃蓉有三分相似，尋思：「生平所見人物，不論男女，說到聰明機變，再無一人及得上郭伯母，難道她竟是郭伯母的女兒麼？」但隨即啞然失笑：「世上那有這等巧事？倘若她真是郭伯母的女兒，郭伯伯決不能任她在外面亂闖。」問道：「令堂是誰？」

郭襄先前說過父親和母親是大英雄，這時不好意思便說自己是郭靖、黃蓉的女兒，笑道：「我的媽媽，便是我的媽媽，說出來你又不認得。大哥哥，你的本事大呢，還是一燈大師的大？」楊過這時人近中年，又經歷了與小龍女分手的慘苦磨練，雖豪氣不減，少年時飛揚跳脫的性情卻已收斂了大半，說道：「一燈大師望重武林，數十年前便已和桃花島主齊名，是當年五大高人中的南帝，我如何能及得上他老人家？」

郭襄道：「要是你早生幾十年，當世便有六大高手了。那是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神鵰俠。啊，還有郭大俠和郭夫人。那是八大高手。」楊過忍不住問道：「你見過郭大俠和郭夫人麼？」郭襄道：「我自然見過的，他們喜歡我得很呢。你識得他們麼？待萬獸山莊這事一了，我同你一起去瞧瞧他們好不好？」

楊過對郭芙砍斷自己手臂的怨氣，經過這許多年後已漸淡忘，但小龍女身中劇毒以致迫得分隔十六年，此事卻不能不令他恨極郭芙，淡淡的道：「到得明年，或者我會去拜見郭大俠夫婦，但須得等我見到我妻子之後，那時我夫妻倆同去。」他一說到小龍女，忍不住心頭大是興奮。

郭襄也覺得他手掌心突然潮熱，問道：「你夫人一定極美，武功又好。」楊過嘆道：「世上再沒一人能有她這麼美了。嗯，說到武功，此時一定也已勝過我許多。」郭襄大起敬慕之心，道：「大哥哥，你定要帶我見見你的夫人，你答應我，肯不肯？」楊過笑道：「為甚麼不肯？內人一定也會喜歡你的，那時候你才真的叫我大哥哥罷。」郭襄一怔，說道：「我想此刻就叫，為甚麼現下叫不得？」

便這麼一停，她右足陷入了污泥。楊過拉著她一躍，向前急滑十餘丈，遠遠望見雪地上有一人站著，白鬚垂胸，身披灰布僧袍，正是一燈大師，當下朗聲說道：「弟子楊過，叩見大師。」帶著郭襄，提氣奔到他身前。

一燈所站處已在黑龍潭的污泥之外，他乍聞「弟子楊過」四字，心頭一喜，見他拜倒在地，忙伸手扶起，笑道：「楊賢姪別來無恙，神功進境如斯，可喜，可賀。」

楊過站起身來，見一燈身後地下橫臥著一人，臉色臘黃，雙目緊閉，似乎是具死屍，不禁一呆，凝目看時，卻是慈恩，驚道：「慈恩大師怎麼了？」一燈嘆道：「他為人掌力所傷，老衲雖已竭盡全力，卻已回天乏術。」

楊過俯身按慈恩脈搏，只覺跳動既緩且弱，相隔良久，方始輕輕一動，若非他內功深厚，早死去多時，問道：「慈恩大師這等武功，不知如何竟會遭人毒手？」

一燈道：「我和他在湘西隱居，近日來風聲頻傳，說道蒙古大軍久攻襄陽不下，發兵繞道南攻大理，以便回軍迂迴，還拔襄陽。慈恩見老衲心念故國，出去打探消息，途中和一人相遇，二人激鬥一日一夜，慈恩終於傷在他手下。」

楊過頓足道：「唉，原來金輪國師這老賊又來到中原！」

郭襄奇道：「你怎知是金輪國師，一燈大師又沒說是他？」楊過道：「大師說他連鬥一日一夜，那麼慈恩大師自不是中了旁人的奸計暗算。當今之世，能用掌力傷得了慈恩大師的，屈指算來不過三數人而已，而這數人之中，又只金輪國師一人才是奸惡之輩。」郭襄道：「你找這奸徒算賬去，好不好？也好替這位大和尚報了這一掌之仇。」

慈恩橫臥地下，雙目緊閉，氣息奄奄，這時突然睜開眼來，望著郭襄搖了搖頭。郭襄道：「怎麼？你不要報仇麼？啊，你說那金輪國師很厲害，生怕我大哥不是他的敵手。」

一燈道：「小姑娘猜錯了。我這徒兒生平造孽甚多，這十餘年中力求補過，惡業已消去大半，但有一件事使他耿耿於懷，臨死之際不得瞑目。這決不是盼望有人代他報仇，而是但願能獲得一人饒恕，便可安心而逝。」郭襄道：「他是來求這爛泥塘中的老太婆麼？這個人心腸硬得很，你如得罪了她，她決不肯輕易饒人。」一燈嘆了口氣，道：「正是如此！我們已在此求懇了七日七夜，她連相見一面也都不肯。」

楊過心中一凜，突然想起那老婦人所說孩兒受傷、別人不肯醫治那一番話，說道：「那是為了她的孩兒受傷不治之事了？」一燈身子微微顫動，點了點頭，道：「原來你都已知道了。」楊過道：「弟子不知此中情由。只是曾聽泥潭中那位前輩提起過兩句。」於是將為追九尾靈狐而與那老婦相遇的經過簡略說了。

一燈輕輕的道：「她叫瑛姑，從前是我的妻子，她……她的性子向來是十分剛強的。唉，都怪我那時心腸剛硬，見死不救……再拖下去，慈恩可要支持不住了。」郭襄心中立時生出許多疑團，但一時也不敢多問。

楊過慨然道：「人孰無過，既知自悔，前事便當一筆勾銷。這位瑛姑，胸襟也未免太放不開了。」他見慈恩去死不遠，不由得大起俠義之心，說道：「大師，弟子放肆，要硬逼她出來，當面說個明白。」

一燈沉吟半晌，心想：「我和慈恩二人此來是求瑛姑寬恕，自萬萬不能用強。但苦苦哀求多日，她始終不肯見面，瞧來再求下去也屬枉然。楊過若有別法，試一試也好，就算無效，也不過不見面而已。」說道：「賢姪能勸得她出來，再好不過，但千萬不能傷了和氣，反而更增我們的罪孽。」

楊過點頭答應，取出一塊手帕，撕成四片，將兩片塞在慈恩耳中，另兩片遞給郭襄，做個手勢。郭襄會意，塞在耳內。楊過先向慈恩躬身告罪，隨即對一燈道：「弟子班門弄斧，要教大師見笑了。」一燈合什道：「賢姪妙悟神功，世所罕見，老衲正要領教。」楊過又謙了幾句，氣凝丹田，左手撫腰，仰首縱聲長嘯。

這嘯聲初時清亮明澈，漸漸的越嘯越響，有如雷聲隱隱，突然間忽喇喇、轟隆隆一聲急響，正如半空中猛起個焦雷霹靂。郭襄耳中雖已塞了布片，仍給這響聲震得心魂不定，花容失色。那忽喇喇、轟隆隆霹靂般的聲音一陣響似一陣，郭襄好似人在曠野，一個個焦雷在她身畔追打，心頭說不出的惶恐驚懼，只盼楊過的嘯聲趕快止歇，但焦雷陣陣，儘響個不停，突然間雷聲中又夾著狂風之聲。

郭襄喚道：「別叫了，我受不住啦！」但她喊聲全被楊過的呼嘯掩沒，連自己也聽不到半點，只覺魂飛魄散，似乎全身的骨骼都要被嘯聲震鬆。

便在此時，一燈伸手過來，握住她手掌。郭襄定了定神，覺得有一股暖氣從一燈手掌中傳來，知他是以內力助己鎮定，於是閉目垂首，暗自運功，耳邊嘯聲雖仍如千軍萬馬般奔騰洶湧，卻不如適才那般令人心驚肉跳。

楊過縱聲長嘯，過了一頓飯時分，非但沒絲毫衰竭，氣勢反愈來愈壯。一燈聽了嘯聲，不禁佩服，雖覺他嘯聲過於霸道，不屬純陽正氣，但自己盛年之時，也無這等充沛內力，此時年老力衰，自更不如；心想這位楊賢姪內力之剛猛強韌，實非當世任何高手所能及，不知他如何練來。一燈另一手又去抓住慈恩手掌，助他抵禦嘯聲。

再過半炷香時分，迎面一個黑影從黑龍潭中冉冉而來。楊過衣袖一拂，嘯聲登止。郭襄噓了一口長氣，兀自感到一陣陣頭暈腦脹。

只聽得那人影尖聲說道：「段皇爺，你這麼強兇霸道，定要逼我出來相見，到底為了何事？」一燈道：「是這位楊賢姪作嘯相邀。」

說話之際，那人影已奔到身前，正是瑛姑。她聽了一燈之言，驚疑不定，尋思：「世間除了段皇爺之外，竟尚有人內功這等高深。此人雖面目難辨，但頭髮烏黑，最多不過三十餘歲年紀，怎能有如此功力？先前他受我三掌不傷，已令人驚奇，這嘯聲更加可怖可畏。」適才楊過的嘯聲震得她心魂不定，知道若不出潭相見，對方內力一催，自己勢非神智昏亂、大受內傷不可，受了對方挾制，不得不出，臉色自十分勉強。

她定了定神，向楊過冷然道：「靈狐便給你，老婆子算是服了你，快快給我走罷。」說著抓住靈狐頭頸，便要向楊過擲來。楊過道：「且慢，靈狐乃小事，一燈大師有事相求，且請聽他一言。」瑛姑冷冷的望著一燈，道：「便聽皇爺下旨罷！」

一燈喟然道：「前塵如夢，昔日的稱謂，還提它作甚？瑛姑，你可認得他麼？」說著伸手指向橫臥在地的慈恩。這時慈恩已改作僧裝，比之三十餘年前華山絕頂上相會之時，面目亦已大不相同。瑛姑瞧了他一眼，道：「我怎認得這和尚？」

一燈道：「當日用重手法傷你孩兒的是誰？」瑛姑全身一震，臉色由白轉紅，立時又從紅轉白，顫聲道：「裘千仞那惡賊，他便屍骨化灰，我也認得出他。」

一燈嘆道：「事隔數十年，你還是如此怨毒難忘。這人便是裘千仞！你連他相貌也不認得了，可還牢牢記著舊恨。」

瑛姑大叫一聲，縮身向前，十指如鉤，作勢便要往慈恩胸口插落，細瞧他的臉色，果然依稀有幾分像裘千仞的模樣，但凝目瞪視一陣，又似不像，只見他雙頰深陷，躺在地下一動不動，人已死去大半，厲聲道：「這人當真是裘千仞？他來見我作甚？」

一燈道：「他確是裘千仞。他自知罪孽甚深，已皈依我佛，投在我門下出家為僧。法名慈恩。」瑛姑哼了一聲道：「作下罪孽，出家便可化解，怪不得天下和尚道士這麼多。」一燈道：「罪孽終是罪孽，豈是出家便解？慈恩身受重傷，命在旦夕之間，念著昔年傷了你孩兒，深自不安，死不瞑目，因此強忍一口氣不死，千里跋涉，來到此處，求你寬恕他的罪過。」

瑛姑雙目瞪視慈恩，良久良久，竟一瞬也不瞬，臉上充滿著憎恨怨怒，便似畢生的痛苦不幸，都要在這頃刻間發洩出來。

郭襄見她神色如此可怖，不禁暗自生懼，只見她雙手提起，運勁便欲下擊。郭襄雖然害怕，但忍不住喝道：「且慢！他已傷成這個樣子，你再打他，是甚麼道理？」

瑛姑冷笑道：「他殺我兒子，我苦候了數十年，今日才得親手取他性命，為時已經太遲。你還問我是何道理！」

郭襄道：「他既已知道悔悟，舊事何必斤斤計較？」瑛姑仰天大笑，說道：「小娃兒，你說得好輕描淡寫！倘若他殺的是你兒子，你便如何？」郭襄道：「我……我……我那來的兒子？」瑛姑哼了一聲，道：「倘若他殺的是你丈夫，是你情人，那又怎樣？」郭襄臉上一紅，道：「你胡說八道，我那裏來的丈夫、情人？」

瑛姑惱怒愈增，那願更與她東扯西纏，凝目望著慈恩，雙掌便要拍落，突見慈恩嘆了一口氣，嘴角邊浮過一絲笑意，低聲道：「多謝瑛姑成全。」

瑛姑一愣，手掌便不拍落，喝道：「甚麼成全？」轉念間已明白了他的心意，原來他自知必死，卻盼自己加上一掌，以便死在自己手下，一掌還一掌，以了冤孽。她冷笑數聲，說道：「那有這樣的便宜事？我不來殺你，可是我也不饒你！」這三句話說得陰氣森森，令人不自禁的感到一陣寒意。

楊過知道一燈決不會跟她用強，郭襄是小孩兒家，說出話來瑛姑也不重視，自己再不干預，此事終無了局，於是冷然道：「瑛姑前輩，你們相互間的恩恩怨怨，我亦不大了然，只是前輩說話行事未免太絕，楊過不才，此事卻要管上一管。」

瑛姑愕然回顧，她擊過楊過三掌，又聽過他的嘯聲，知此人武功之高，自己萬萬不是對手，不料在這當口，他又出來恃強相逼，思前想後，悲從中來，往地下一坐，放聲大哭起來。這一哭不但楊過和郭襄莫名其妙，連一燈也大出意外。只聽她哭道：「你們要和我相見，軟求不成，便來硬逼。可是那人不肯見我，你們誰來理會了。」

郭襄忙道：「老前輩，是誰不見你啊？我們也幫你這個忙。」瑛姑道：「你們只能來欺負我女流之輩，遇到真正厲害的人物，你們豈敢輕易惹他？」郭襄道：「我這小丫頭自是無用，但眼前有一燈大師和我大哥哥在此，卻又怕誰來？」

瑛姑微一沉吟，霍地站起，說道：「你們只要去找了他來見我，跟我好好說一會子話，那麼要靈狐也好，要我跟裘千仞和解也好，我全依得。」楊過道：「前輩要見的是誰？卻如此難見？」瑛姑指著一燈，低聲道：「你問她好了。」

郭襄見她臉上似乎隱隱浮過一層紅暈，心中大奇：「這麼老了，居然還會害羞？」

一燈見楊過和郭襄一齊望著自己，緩緩道：「他說的是老頑童周伯通周師兄。那個孩兒，便是周師兄生的。」郭襄大奇。

楊過喜道：「是老頑童麼？他和我也很說得來，我去找他來見你便是。」

瑛姑道：「我的名字叫瑛姑，你須得先跟他說明白了，再來見我。否則他一見到我便走，那可再也找他不著。只要他肯來，你說甚麼就是甚麼。」

楊過見一燈緩緩搖頭，心想周伯通和瑛姑既生下了孩兒，必有重大牽連，又想周伯通童心甚盛，說不定能用個甚麼古怪計策將他騙來，說道：「那老頑童在甚麼地方？晚輩盡力設法邀他前來便是。」

瑛姑道：「此去向北百餘里，有個山谷，叫作百花谷，他便隱居其間，養蜂為樂。」

楊過聽到「養蜂為樂」四字，立時便想起小龍女，又記起周伯通當年自小龍女處習得指引玉蜂之法，不由得眼眶一紅，說道：「好！晚輩這便去見他，請各位在此稍候。」說著向瑛姑問明了百花谷的所在，轉身便行。郭襄跟隨在後。

楊過俯首低聲道：「那位一燈大師武學深湛，人又慈和，你留在此處，向他討教一些功夫，只要他稍加指點，你便終生受用不盡。」郭襄道：「不，我要跟你去見那個老頑童。」楊過皺眉道：「這是十分難逢的良機，你怎地白白錯過了。」郭襄道：「找到老頑童後，你要走了，我也得回家去，還是讓我跟你同去罷！」這幾句話中，大有相處之時無幾、多得一刻便好一刻之意。

楊過見她對自己頗為依戀，心想：「我若真有這麼一個善解人意的小妹妹為伴，浪蕩江湖，卻也減少幾分寂寞。」微微一笑，說道：「你一晚沒睡，難道不倦嗎？」郭襄道：「倦是有些倦的，不過我要同你去。」楊過道：「好罷！」拉起她的手掌，展開輕功飛奔。

郭襄給他這麼一拉，身子登時輕了大半，步履間毫不費力，笑道：「倘若你不拉著，我也能跑得這麼快，那才好呢。」楊過道：「你的輕功根底已很不錯，再練下去，終有一天會這樣。」仰起頭來，一聲呼哨。郭襄嚇了一跳，伸左手按住耳朵。楊過卻非作嘯，只見神鵰從右側樹叢中大踏步出來。楊過道：「鵰兄，我們北去有事，你也去罷。」神鵰昂首啼鳴數聲，也不知牠懂不懂，便與楊過、郭襄並肩而行。

行出里許，神鵰步子甚大，越奔越快，郭襄雖有楊過提攜，仍漸漸追趕不上。神鵰不耐煩了，雙膝一彎，矮了身子。楊過道：「鵰兄願意負你一陣，你謝謝牠罷！」郭襄不敢對神鵰無禮，先向牠襝衽施禮，神鵰點點頭，郭襄才爬上牠背脊。

神鵰跨開大步，郭襄但覺風生耳際，兩旁樹木不住的倒退，雖然未如她家中雙鵰飛行之速，卻也有如快馬。楊過大袖飄飄，足不點地般隨在神鵰之旁，間或和郭襄指點江山，議論風物，說幾句笑話。郭襄大樂，但覺生平際遇之奇，從未有如今日，只盼神鵰行得慢些，那百花谷愈遲到愈好。

※※※

日未過午，一人一鵰已奔出百餘里，楊過依著瑛姑所指的路逕，轉過兩個山坳，突然間眼前一亮，但見青青翠谷，到處點綴著或紅或紫、或黃或白的鮮花。兩人一路行來，遍地不是積雪，便是泥濘，此處竟是換了一個世界。

郭襄拍手大喜，叫道：「老頑童好會享福，竟選了如此奇妙的所在。大哥哥，你說此處怎麼會這生好法？」楊過既不向她解釋何以要日後見到小龍女後才叫大哥哥，她便先叫了起來。

楊過道：「此處山谷向南，高山阻住了北風，想來地下又有硫磺、煤炭等類礦藏，地氣特暖，因之未到初夏，百花已然盛放。」郭襄道：「鵰伯伯，多謝你了！」從鵰背上躍下，向牠行了一禮，與楊過並肩而行。

兩人走進山谷，又轉了幾個彎，迎面兩邊山壁夾峙三株大松樹衝天而起，擋在山壁之間，成為兩道天然的門戶。耳聽得嗡嗡之聲不絕，無數玉蜂在松樹間穿進穿出。

楊過知道周伯通便在其內，朗聲說道：「老頑童大哥，小兄弟楊過，攜同小朋友來找你玩兒啦！」他其實與周伯通輩份相差三輩，叫他祖師爺也還不夠，但知周伯通年紀雖老，卻胡鬧貪玩，越跟他不分尊卑，他越喜歡。

果然叫聲甫歇，松樹中鑽出一個人來，楊過一見，不由得嚇了一跳。十餘年前與周伯通初見之時，周伯通已鬚眉如銀，那知此時面貌絲毫無改，而頭髮、鬍子、眉毛，反而半黑半白，竟然比前顯得更年輕了。只聽他哈哈大笑，說道：「楊兄弟，怎地到今日才來找我？啊哈，你戴這鬼臉嚇誰啊？」說著伸手便來抓楊過臉上的人皮面具。

周伯通這一抓是向左方抓去，楊過右肩略縮，腦袋反而向左稍偏，周伯通登時一抓落空。他五指箕張，停在楊過頸側，微微一怔，不禁仰天大笑，說道：「楊兄弟，好功夫，好功夫！只怕已經勝過老頑童年輕之時。」原來兩人這麼一抓一讓，各已顯示了極深湛的武功。按說周伯通這麼一抓，手指的勁力籠罩了丈許方圓之內，楊過別說偏頭相讓，便縱身急躍，也決避不過他這麼一抓，除非是伸手抵格，硬碰硬的對掌，方得拆解。但楊過右肩略縮，後著便是要以鐵袖功襲向周伯通前胸。老頑童凝神待架。左側的勁力登弱，楊過將頭輕輕一側，對方硬抓的剛勁盡數卸去。

郭襄絲毫不知其中道理，只是聽周伯通稱讚楊過，心中得意，說道：「周老爺子，你現下的功夫強呢，還是年輕時強？」周伯通道：「我年輕時白頭髮，現下黑頭髮，自然是今勝於昔。」郭襄道：「現下你都勝不過我大哥哥，從前自然更加不及他了。」

周伯通並不生氣，呵呵笑道：「小姑娘胡說八道！」突然伸出雙手，抓住她背脊和後腰，高舉半空，打了三個圈子，輕輕向上一拋，又接住了輕輕落在地。

神鵰與郭襄同來，又見她對己有禮，心生好感，突見周伯通將她戲弄，有意迴護郭襄，唰的一下，展翅向周伯通掃去。周伯通雙掌運力，還擊出去。只聽得蓬的一響，雙力相交。周伯通凝立不動，鵰翅的掃力從他身旁掠了過去。神鵰待要追擊，楊過喝道：「鵰兄請勿無禮！眼前這位乃前輩高人！」神鵰收翅昂立，神色極為倨傲。周伯通心中佩服，笑道：「好畜生！力氣倒真不小，怪不得擺這麼大架子。」

楊過道：「這位鵰兄不知已有幾百歲，牠年紀可比你老得多呢！喂，老頑童，你怎地返老還童，雪白的頭髮反而變黑了？」周伯通笑道：「這頭髮鬍子，不由人作主，從前它愛由黑變白，只得讓它變，現下又由白變黑，我也拿它沒有法子。」郭襄道：「將來你越變越幼小，人人見了你，都拍拍你頭，叫你一聲小弟弟，那才教好玩呢。」

周伯通一聽，不由得當真有些擔憂，呆呆出神，不再言語。其實世間豈真有返老還童之事，只因他生性樸實，一生無憂無慮，內功又深，兼之在山中採食首烏、茯苓、玉蜂蜜漿等大補之物，鬚髮竟至轉色。即是不諳內功之人，老齒落後重生，筋骨愈老愈健之事，亦在所多有。周伯通雖非道士，但深得道家沖虛養生要旨，因此年逾九十，仍精神矍鑠，這一大半可說是天性使然。

楊過見他聽了郭襄一言，驀地裏擔了無謂的心事，不禁暗自好笑，說道：「周兄，只要你去見了一人。我保證你不會越變越小。」周伯通道：「去見誰啊？」楊過道：「我說出此人的名字來，你可不許拂袖便走。」

周伯通只是直性子，人卻不傻，否則又如何能練到這般深湛的武功？他聽了楊過這兩句話，隱隱已猜到他來意，說道：「世間我有兩個人不見。一位是段皇爺，一位是他的貴妃瑛姑。除這二人之外，誰都見得。」楊過心想：「看來只有使個激將之計。」說道：「原來你曾輸在他們手裏，武功不及，因此見了他們害怕。」周伯通搖頭道：「不是，不是！老頑童行事卑鄙下流，很對不起他二人，因此沒臉和他們相見。」

楊過一呆，萬萬想不到周伯通不肯和瑛姑見面竟是為此，他轉念極快，說道：「難道他二人大禍臨頭，命在旦夕，你也不肯伸手相救麼？」

周伯通一愣，他對一燈和瑛姑負疚極深，兩人倘若有難，便捨了自己性命相救，也沒半分躊躇，然見郭襄笑吟吟的絕無絲毫擔憂的神色，大笑道：「你想騙我嗎？段皇爺武功出神入化，怎會有大禍臨頭？倘若真有厲害的對頭，他打不過，我也打不過。」

楊過道：「老實跟你說了罷！瑛姑思念你得緊，無論如何要你去跟她一會。」周伯通倏然變色，雙手亂搖，厲聲道：「楊兄弟，你只要再提一句，就請立即出我百花谷去，休怪老頑童翻臉不認人。」

楊過大袖一揮，說道：「周老兄，你想逐我出百花谷，卻也不那麼容易。」周伯通笑道：「嘿嘿，難道你想跟我動手不成？」楊過道：「正要領教！若我輸了，立時便出百花谷去，永世不再上門。若你輸了，可得隨我去見瑛姑。」周伯通道：「不對，不對！第一，我怎會輸給你這小娃娃？第二，就算我輸了，我也決不去見劉貴妃。」楊過怒道：「你贏了固然不去見她，輸了仍然不見，那麼咱們賭賽甚麼？」周伯通道：「不見便不見，有甚麼好說的？快快動手罷！」楊過見軟騙不成，只有用強，當真動手比武，可也實無勝算，說不得，只有走到那裏是那裏了。

周伯通生性好武，雖在百花谷隱居，每日仍練功不輟，但以他如此功力，普天下那裏找對手去？這時見楊過願意比武，自是心癢難搔，躍躍欲試，心想若再多言，只怕他忽而又不願動手了，豈不是錯過良機？當下左掌一提，喝道：「看拳！」右手一拳打了出去，使的是七十二路「空明拳法」。

楊過左手還了一掌，猛覺得對方拳力若有若無，自己掌力使實了固然不對，使虛了也極危險，暗暗吃驚，當下展開十餘年來在山洪怒潮中苦練的掌法還擊。他呼呼呼連劈了三掌，掌力激盪，身周花樹上花瓣紛紛下墜，紅黃紫白，便如下了一陣花雨；再劈三掌時，四下裏喀喇、喀喇之聲不絕，竟枝幹斷折。楊過初時耽心周伯通年老力衰，受不住自己剛猛無儔的掌力，出掌時一發即收，但六招一過，立知對方內力固厚，拳法巧妙更在自己之上，稍一不慎，便會落敗，這才鼓勁出招，再不留半分餘力。

周伯通打得高興，大叫道：「好功夫，好掌法！這樣打架才算過癮。」

兩人拳掌所及的圈子漸漸擴大，郭襄一步步的向後退開。酣鬥良久，老頑童那七十二路空明拳堪堪打完，他雖在招數上佔了便宜，但以勁力而論，卻總不及楊過在海潮中練出來的洶湧奔騰、無窮無盡之勢。郭襄見群花飛舞中，楊過與周伯通拳來足往，激鬥不休。她明知兩人並無傷害對方之意，但高手比武，打到如此興發，不能稍有失閃，不禁暗自為楊過耽心，兩手掌中捏了一把冷汗。

周伯通見自己練了數十年的「空明拳」始終奈何不了楊過，心中暗讚：「好小子，了不起！」突然招式一變，左拳右掌，雙手同時進搏，使的正是他獨創的雙手兩用術。這麼一來，有如是老頑童搖身一變，化身為二，左右夾擊。

楊過以單掌對他雙手，本就吃虧，這時更感支絀。當年小龍女受周伯通之教，學會了雙手同使「玉女素心劍法」，因而大敗金輪國師，其後楊龍二人會面，楊過右臂已失，小龍女怕他難過，只約略一提，並沒細說如何雙手分使兩種不同招數。這時周伯通乍然使出，楊過暗暗心驚，只得左掌加勁，右側衣袖也接了對方一小半攻勢。

郭襄雖然無法領會兩人招數中精微奧妙之處，但兩人自旗鼓相當而轉為楊過處於劣勢，卻也瞧得出來。她越看越驚，猛然想起父親教自己練武之時，雙手曾以兩種不同武功同時與自己及兄弟破虜拆招，看來周伯通此時所使的正是父親這門功夫。她不知父親這本事便是周伯通所授，還道這老兒不知如何從父親那裏偷學了武功去，忍不住叫道：「老頑童住手，不公平，不公平！大哥哥，不用跟他打了。」

周伯通一怔，跳開兩步，喝道：「甚麼不公平？」郭襄道：「你這怪招，是從我爹爹那裏偷去的，用來跟我大哥哥打架，不害羞麼？」周伯通聽她口口聲聲叫楊過為「大哥哥」，只道她真是楊過的妹子，一時想不起楊過的父親是誰，笑道：「小姑娘又來胡說，這功夫是我自己在山洞中想出來的，怎說偷自你的爹爹？」郭襄道：「好罷！便算你不是偷的，你有兩隻手，我大哥哥只一條臂膀，打了這麼久，還比甚麼？倘若我大哥哥跟你一樣也有兩隻手，你早輸了！」周伯通一呆，道：「這句話卻有點道理，可是他便有兩隻手，卻不能雙手同使兩般拳招啊！」說著哈哈大笑，甚是得意。

郭襄道：「你明欺我大哥哥斷臂不能復生，便來說這風涼話。你倘若真是英雄好漢，比武過招時便不能佔人便宜，大家公公平平的打一架，那才分得出誰強誰弱。」周伯通道：「好！我雙手同使一門拳招便是。」郭襄小嘴一扁，道：「嘿嘿，虧你不害羞，這還算公平呢！」周伯通道：「難道我學他一樣，也去教女人砍一條臂膀下來？」

郭襄一怔，向楊過望了一眼，尋思：「原來他這手臂是給女人砍斷的。不知那惡女人是誰？怎地如此狠心？」隨即說道：「那倒不用。你只須將一隻手縛在腰帶之中，大家獨臂對獨臂，不就公平了？」

周伯通覺得這樣比武倒也好玩，當年在桃花島上，便曾和黃藥師如此打過，於是右臂往腰帶中一插，向楊過道：「這要教你敗而無怨。」

當郭襄和周伯通說話之際，楊過在旁聽著，始終不插一言。他自斷臂以後，雖不忌諱旁人說及「獨臂」兩字，但一直自負己雖獨臂，決不輸於天下任何肢體完好之人，待見到周伯通自縛右臂，顯是對自己有輕視之意，凜然說道：「老頑童，你這麼做作，豈不是小看了楊過？我的獨臂倘若打不過你的雙手，我便自……自……」他本要說：「自刎於這百花谷」，但突然想起與小龍女相會之期已在不遠，豈可自輕？一時語塞，說不下去。

郭襄大悔，她當初原是以小兒女的心情極力迴護楊過，這時想到他是當代大俠，名滿天下，決不能與自縛手臂之人相鬥，忙道：「大哥哥，都是我不好……」奔到周伯通身前，將他右臂從腰帶中拉了出來，說道：「我大哥哥便一隻手，也敵得過你雙手齊使，不信你便試試。」

楊過不待周伯通再說甚麼，身形微斜，單掌便劈了過去。周伯通左手還了一拳，自忖不能佔他便宜，右臂垂在腰側，竟不舉起出招。

周伯通雖以單臂應戰，然招數神妙無方，楊過仍感應付不易。瞬息間二十餘招過去，楊過暗想我雖只一臂，但方當盛年，與這年近百歲的老翁拆到一百餘招仍勝他不得，我這十多年來的功夫練到那裏去了？但覺周伯通發來的拳掌之力中穩實剛猛之氣漸盛，與「空明拳」的著重凌空憑虛頗不相同，心念一動，猛地想起了終南山古墓石壁上所見的《九陰真經》，綱要中隱約提到這一路拳法。此刻周伯通所使招數，正與此拳法理路相通，卻又並非全然相同，多半是周伯通從九陰真經中自行變化出來的，拳力籠罩之下，委實威不可當。楊過大喝一聲：「九陰真經的拳法好了不起嗎？你雙手齊使，接一下我的『黯然銷魂掌』！」

周伯通聽他叫出自己所使拳法的來歷，想到自己不知不覺中使上了九陰真經所載武功，有違師兄遺言，正自慚愧，又聽他說要用甚麼「黯然銷魂掌」，更加奇怪。他自幼好武，於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見聞廣博之極，但「黯然銷魂掌」這名目今日卻第一次聽到。

只見楊過單臂負後，凝目遠眺，腳下虛浮，胸前門戶洞開，全身姿式與武學中各項大忌無不吻合。他踏近一步，左手成掌，虛按一招，意存試探。楊過渾如不覺，理也不理。周伯通說道：「小心了！」發拳往他小腹擊去。

他生怕傷了對方，這一拳只用了三成力，那知拳頭剛要觸到楊過身上，突覺他小腹肌肉顫動，同時胸口向內一吸，倏地彈出。周伯通吃了一驚，忙向左躍開，心想內家高手吸胸凹腹以避敵招，原屬尋常，但這等以胸肌傷人，卻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當下好奇之心大起，喝道：「你這是甚麼武功？」楊過道：「這是『黯然銷魂掌』中的第十三招，叫作『心驚肉跳』！」周伯通喃喃的道：「沒聽見過，沒聽見過！」楊過道：「這是我自創的一十七路掌法，你自然沒聽見過。」

楊過自和小龍女在絕情谷斷腸崖前分手，不久便由神鵰帶著在海潮之中練功，數年之後，除了內功循序漸進之外，別的無可再練，心中整日價思念小龍女，漸漸的形銷骨立，了無生趣。一日在海濱悄立良久，百無聊賴之中隨意拳打腳踢，其時他內功火候已到，一出手竟具極大威力，輕輕一掌，將海灘上一塊岩石打得粉碎。他由此深思，創出了一套完整的掌法，出手與尋常武功大異，厲害之處，全在內力，共有一十七招。

他生平受過不少武學名家的指點，自全真教學得玄門正宗內功的口訣，自小龍女學得《玉女心經》，在古墓中見到《九陰真經》，歐陽鋒授以蛤蟆功和逆轉經脈，洪七公與黃蓉授以打狗棒法，黃藥師授以彈指神通和玉簫劍法，除了一陽指之外，東邪、西毒、北丐、中神通的武學無所不窺，而古墓派的武學又於五大高人之外別創蹊徑，此時融會貫通，已卓然成家。只因他單賸一臂，是以不於招數變化取勝，反而故意與武學道理相反。他將這套掌法定名為「黯然銷魂掌」，取的是江淹〈別賦〉中那一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之意。自掌法練成以來，直至此時，方遇到周伯通這等真正的強敵。

周伯通聽說這是他自創的武功，興致更高，說道：「正要見識，見識！」揮手而上，仍只用左臂。楊過抬頭向天，渾若不見，呼的一掌向自己頭頂空空拍出，手掌斜下，掌力化成弧形，四散落下。周伯通知道這一掌力似穹廬，圓轉廣被，實無可躲閃，當下舉掌相迎，啪的一下，雙掌相交，不由得身子一晃，都只為他過於托大，殊不知他武功雖決不弱於對方，但一掌對一掌，卻無不及楊過掌力的厚實雄渾。

周伯通吐出胸中一口濁氣，喝采道：「好！這是甚麼名目！」楊過道：「這叫做『杞人憂天（3處）』！小心了！下一招乃『無中生有』！」

周伯通嘻嘻一笑，心想「無中生有」這拳招之名，當真又古怪又有趣，虧這小子想得出來，猱身又上。楊過手臂下垂，絕無半點防禦姿式，待得周伯通拳招攻到近肉寸許，突然間手足齊動，左掌右袖、雙足頭鎚、連得胸背腰腹盡皆有招式發出，無一不足以傷敵。

周伯通雖早防到他必有絕招，卻萬萬想不到他竟會全身齊攻，瞬息之間，十餘招同時攻到，說來「無中生有」只是一招，中間實蘊十餘招變式後著，饒是周伯通武學深湛，也鬧了個手忙腳亂。他左臂本來下垂不用，這時不得不舉起招架，竭盡全力，才抵擋了這一路掌法，說到還招，竟是不能的了。總算一一擋過，急忙躍後丈許，以防楊過更有古怪後著。

郭襄叫道：「周老爺子，你兩隻手齊用也不夠，最好是多生一隻手。」周伯通也不以為忤，笑道：「小女娃子，你叫我三隻手麼？」

楊過見他將自己突起而攻的招式盡數化解，無一不妙到巔毫，不禁暗暗嘆服，叫道：「下一招叫做『拖泥帶水』！」

周伯通和郭襄齊聲發笑，喝采道：「好名目！」楊過道：「且慢叫好！看招！」右手雲袖飄動，宛若流水，左掌卻重滯之極，便似帶著幾千斤泥沙一般。

周伯通當年曾聽師兄王重陽說起黃藥師所擅的一路五行拳法，掌力之中暗合五行，此時楊過右袖是北方癸水之家，左掌是中央戊土之家，輕靈沉猛，兼而有之，一見之下不敢怠慢，左手使「空明拳」中的一招，右手使一招「大伏魔拳」，以輕靈對輕靈，以渾厚對渾厚，兩下衝擊，兩人同聲呼喝，各退出數步。

這四招一過，一老一少都暗自佩服對方。楊過心想：「自練成這黯然銷魂掌以來，所遇強敵當以此翁為最，若要勝他，委實不易。倘若真分勝負，非以內力比拚不可，那時若不是一死一傷，便如洪七公與我義父比武那般，鬧個同歸於盡，卻又何苦？」不由得收起了狂傲之氣，一躬到地，說道：「周老前輩，佩服，佩服，晚輩甘拜下風。」轉頭向郭襄道：「小妹子，周老前輩是請不動的了，咱們走罷！」

周伯通忙道：「且慢，且慢！你說這套甚麼銷魂掌共有一十七路，尚有一十三路未施啊？怎地便走了？」楊過道：「你向來待我很好，又待我妻子很好，我一直心下感激，當你是好朋友、好兄弟。你武功高強，小弟心服口服，認輸便是。」

周伯通連連搖手道：「不對，不對！你沒輸，我也沒贏，你要出這百花谷，除非把一十七路掌法使全了。」他自聽到楊過叫出四路掌法，甚麼「心驚肉跳」、「杞人憂天」、「無中生有」、「拖泥帶水」，名目既趣，掌法更怪，便是常人也欲一窮究竟，何況周伯通一來好武，二來好奇，非得盡見全豹不可。

楊過道：「咦，這可好笑了。我既然請不動你，那便拍手便走，難道連請客的也得留下嗎？」周伯通央求道：「好兄弟，你餘下那一十三招掌法，我怎猜想得到？請你大發善心，做做好事，說給我聽了。你要學甚麼功夫，我都教你便是。」

楊過心念一動，說道：「你要學我這掌法，絲毫不難。我也不用你教武功，只是你學了之後，須得隨我走一遭，去見一見那位瑛姑。」周伯通愁眉苦臉，說道：「你便殺我的頭，我也不見她。」楊過道：「既然如此，晚輩告辭。」

周伯通雙掌一錯，縱身攔住去路，跟著呼的一拳打出，陪笑道：「好兄弟，你既當我是好朋友，便施展下招罷！」楊過舉掌格開，使的卻是全真派武功。周伯通連變拳法，楊過始終以全真派掌法和《九陰真經》中所載武功抵敵。

楊過要將周伯通擊敗，原非易事，但只求自保，老頑童也奈何他不得。不論周伯通如何故露破綻，如何假意示弱，楊過終不上當，那「黯然銷魂掌」中新的招式再不顯示，偶爾卻將「心驚肉跳」、「杞人憂天」、「無中生有」、「拖泥帶水」這四招略加變化的使將出來，更令周伯通心癢難搔。

兩人又鬥半個時辰，周伯通畢竟年老，氣血已衰，漸漸內力不如初鬥之時，他知再難誘楊過使出黯然銷魂掌來，雙掌一吐，借力向後躍出，說道：「罷了，罷了！我向你磕八個頭，拜你為師，你總肯教我了罷！楊過師父在上，弟子周伯通磕頭！」說著便跪將下來。

楊過暗暗好笑，心想世間竟有如此好武成癖之人，忙跪倒還禮，扶他起身，說道：「這那裏敢當？那黯然銷魂掌餘下一十三招的名目，我可說與你知。」周伯通大喜，連叫：「好兄弟！好兄弟！」郭襄道：「大哥哥，他不肯跟咱們去，你別教他。」楊過卻知老頑童是個「武癖」，他聽了一十三招的名目之後，更加無可抗拒，勢須磨著自己演試，微微一笑，說道：「聽個名目並不打緊。」周伯通忙道：「是啊，聽聽名目有甚麼要緊，小姑娘忒也小器。」

楊過坐在大樹下的一塊石上，說道：「周兄你請聽了，那黯然銷魂掌餘下的一十三招是：徘徊空谷，力不從心，行屍走肉，倒行逆施……」說到這裏，郭襄已笑彎了腰，周伯通卻一本正經的喃喃記誦，只聽楊過續道：「魂牽夢縈，廢寢忘食，孤形隻影，飲恨吞聲，六神不安，窮途末路，面無人色，想入非非，呆若木雞。」郭襄心下悽惻，再也笑不出來了。

這一十三招名稱說將出來，只把老頑童聽得如痴如狂，隔了良久，才道：「想那『面無人色』這一招，如何用以克敵制勝？」楊過道：「這雖是一招，其實中間變化多端，臉上喜怒哀樂，怪狀百出，敵人一見，登時心神難以自制，我喜敵喜，我憂敵憂，終至聽命於我。此乃無聲無影的勝敵之法，比之以長嘯鎮懾敵人又高出一籌。」周伯通道：「這是從《九陰真經》的移魂大法中變化出來的麼？」楊過道：「正是！」

周伯通眉花眼笑，問道：「那麼『倒行逆施』呢？」楊過突然頭下腳上，倒過身子，拍出一掌，說道：「這是『倒行逆施』的三十七般變化之一。」周伯通點頭道：「那是源自西毒歐陽鋒的武功了。」楊過站直身子，道：「不錯，不過我這掌法中逆中有正，正反相沖，自相矛盾，互沖互剋，不能自圓其說。」周伯通想了片刻，不明其理，搔頭問道：「那是甚麼？」楊過道：「此中詳情，可不足為人道了。」周伯通嗯了一聲，不再說話，心知再問下去，楊過是決計不肯再說的了。

郭襄在一旁瞧著，見他搔耳摸腮，神情惶急，不由得生了憐憫之心，走到他的身邊，低聲道：「周老爺子，到底你為甚麼定然不肯去見瑛姑？咱們一齊想個法兒，求大哥哥把這套掌法教你，好不好？」周伯通嘆了口長氣，說道：「這是我少年時的胡塗事，說出來實在難為情。」郭襄道：「怕甚麼啊？你說了出來，比藏在心中還舒服些。我跟你說，我做了錯事，爹爹媽媽問起，我從不隱瞞，給爹媽責罵一場，也就完了。否則撒個謊兒騙了過去，自己後來反憋得難過。這一次我悄悄出來，爹媽知道了定要生氣，可是已經出來了，我也不會瞞著不說。」

周伯通見她一派天真無邪的神色，又望了望楊過，說道：「好，我把少年時的胡塗事跟你說了，你可不許笑話。」郭襄說道：「誰笑話你了？」拉著他的手，親親熱熱的挨在他身旁，道：「你就當作說旁人的事，要不然就當是說個故事。待會兒，我也說一件我做過的壞事給你聽。」周伯通瞧著她文秀的小臉，笑道：「你也做過壞事麼？」

周郭襄道：「自然，你以為我不會做？」周伯通道：「好，那你先說一件給我聽聽。」郭襄道：「豈止一件，連十件八件也有。嗯，有一個軍士在城頭守夜睡著了，爹爹叫人綁了，說要斬首示眾。我見他可憐，夜裏悄悄將他放了，叫他快快逃走。爹爹很生氣，我招了出來，爹爹將我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一個窮家女孩子羨慕我媽媽腕上的金釧兒好看，我就偷了送她，媽找來找去找不著，我肚裏暗暗好笑，可沒說出來。因為說了出來之後，媽倒不在乎，姊姊卻會向那女孩子要回來。」

周伯通嘆了口氣，道：「這些事比起我那件事，可都算不了甚麼。」於是將他如何隨師兄王重陽赴大理拜會段皇爺，如何劉貴妃隨他學習武藝，如何兩人做下了胡塗之事，如何劉貴妃向他痴纏，他又如何迴避不見，段皇爺如何一怒而捨棄皇位、出家為僧，諸般情事，一五一十的都向郭襄和楊過說了。

郭襄怔怔的聽著，直到周伯通說完，眼見他滿臉愧容，便問：「那段皇爺除了有劉貴妃外，還有幾位妃子？」周伯通道：「他雖不如大宋天子那麼後宮三千，但三宮六院，數十位嬪妃總是有的。」郭襄道：「照啊！他有數十位后妃，你連一位夫人也沒有，他顧全朋友之義，該將劉貴妃送了給你才是啊。」

楊過向她點了點頭，心想：「這小姑娘不拘於世俗禮法之見，出言深獲我心。」

周伯通道：「他當時雖然也有此言，但劉貴妃是他極心愛之人，他為此連皇帝也不做而去做和尚，可見我實是對不起他之極了。」

楊過突然插口道：「一燈大師所以出家，是為了對你不起，不是你對他不起，難道你不知道麼？」周伯通奇道：「他有甚麼對我不起？」楊過道：「只為旁人害你兒子，他忍心見死不救。」楊過聽了一燈與周伯通之言，兩下裏一湊合，便猜到了真相。

周伯通過去雖曾聽瑛姑和他生有一子，但此事他避如蛇蠍，連在心中也不肯多想一下，從來不覺真有此事，這時聽楊過的話說得鄭重，心中一凜，不由得大奇，問道：「甚麼我的兒子？」楊過道：「我所知亦不詳盡，只聽一燈大師這般說。」於是轉述了一燈在黑龍潭畔所說的言語。周伯通聽得真切，不能再當春風過耳，這才相信自己當真生過一個兒子，宛似五雷轟頂，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心中一時悲，一時喜，回憶舊時恩情，想起瑛姑數十年來的含辛茹苦，更大起憐惜歉仄之情。

楊過見他如此，心想：「這位老前輩是性情中人，正是我輩，我又何惜那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說道：「周大哥，我將全套掌法一一演與你瞧罷，不到之處，尚請指點。」當下口講手比，將那一十七路掌法從頭至尾演了出來，只是「面無人色」那一招，因他臉上戴了人皮面具，未予顯示，但他說了其中變化，周伯通熟知《九陰真經》，即能心領神會，反而於「行屍走肉」、「窮途末路」各招，卻悟不到其中要旨。

楊過反覆講了幾遍，周伯通總是不懂。楊過嘆道：「周老前輩，十五年前，內子和我分手，晚輩相思良苦，心有所感，方有這套掌法之創。老前輩無牽無掛，快樂逍遙，自無法領悟其中憂心如焚的滋味。」周伯通道：「啊，你夫人為何和你分手？她人又美，心地又好，你鍾情相思，原也怪你不得。」

楊過不願再提小龍女被郭芙毒針誤傷之事，只簡略說她中毒難愈，為南海神尼救去，須隔十六年方得相見，自己日夜苦思，虔誠祝禱祝她平安歸來，最後說道：「我只盼能再見她一面，便是要我身受千刀萬剮之苦，也心甘情願。」

郭襄從不知相思之深，竟有若斯苦法，不由得怔怔的流下兩行清淚，握著楊過的手，柔聲道：「老天爺保佑，你終能再和她相見。」

楊過自和小龍女分別以來，今日第一次聽到別人這般真心誠意的安慰，心中感激異常，一言之恩，自此終身不忘，黯然嘆了口氣，站起身來，向周伯通行了一禮，說道：「周兄，告辭了！」和郭襄並肩自來路出去。

郭襄行出數步，回頭向周伯通道：「周老前輩，我大哥哥這般思念他的夫人，你的瑛姑自亦這般思念於你。你始終不肯和她相見，於心何忍？」周伯通一驚，臉色大變。楊過低聲道：「小妹子，別再說了。人各有志，多言無益。」兩人一鵰，自來路緩緩而回。

郭襄道：「大哥哥，我若問起你夫人的事，你不會傷心罷？」楊過道：「不會的，反正沒過幾個月，我便可和她相見了。」話雖這般說，心下卻大為惴惴：「再過幾個月，我真能和龍兒相會嗎？」

郭襄道：「你怎麼跟她識得的？」楊過道：「她是我師父，我小時候給人欺侮，她收留了我，教我武功。她待我很好，我真心喜歡她，她也真心喜歡我。我要娶她做妻子，很多很多人不許，說師徒不能婚配，我們不理，還是結成了夫妻。」郭襄拍手大叫：「好極了，這才對啦！大哥哥，你是真正的大英雄，你夫人也是大英雄。人家許不許，呸！去他媽的……啊喲，對不起，我學人家說了句粗話。」不禁臉孔紅了，伸手按住自己嘴巴。

楊過大喜，情不自禁抱起她身子，就學周伯通那樣，輕輕轉了三個圈子，將她向上拋出，接住放落，說道：「小妹子，你真心誠意贊成我們結成夫妻，真正多謝你了！」那神鵰在旁，知道楊過對郭襄並無惡意，展開右翅，在郭襄背上輕輕撫了一下。

楊過憮然道：「反對我們的人太多，我們運氣不好，我夫人中了毒，求人醫治，暫且離我而去，約定十六年後相會，算來相會的日子也不久了。」郭襄道：「那好極了，但願老天爺保佑，你終能和她相會，從此不再分離。」楊過道：「多謝你，小妹子，我永遠記得你這番好心。日後見了我妻子，我也會告訴她。」說到這裏，語音已然哽咽。

郭襄道：「我每年生日，媽媽和我燒香拜天，媽媽總叫我暗中說三個心願，我常常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來。到今年生日時，我可就早想好了，我會盼望大哥哥和他夫人早早團聚。」楊過道：「還有兩個心願呢？」郭襄微笑道：「我可不能跟你說，不過是挺尋常的。」

便在此時，忽聽得身後有人大呼：「楊兄弟，等我一等！」聽聲音正是周伯通。楊過大喜，回過身來，只見周伯通如飛趕至，叫道：「楊兄弟，我想過啦，你快帶我去見瑛姑。」郭襄喜道：「那才是呢，你不知人家想得你多苦。」周伯通道：「你們走後，我想著楊兄弟的話，越想越是牽肚掛腸，倘若不去見她，以後的日子別想再睡得著，這句話非要親口問她個清楚不可。」楊過和郭襄見此行不虛，都十分歡喜。

依著周伯通的性子，立時便要去和瑛姑相見，但其時天色已晚，郭襄星眼困餳，大見倦色，於是三人一鵰在林中倚樹而睡。次日清晨再行，未過巳時，已來到黑龍潭邊。

※※※

瑛姑和一燈見楊過果真將周伯通請來，當真喜出望外。瑛姑一顆心撲通撲通亂跳，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周伯通走到瑛姑身前，大聲道：「瑛姑，咱們所生的孩兒，頭頂是一個旋兒呢？還是兩個旋兒？」瑛姑一呆，萬沒想到少年時和他分手，暮年重會，他開口便問這樣不相干的一句話，答道：「是兩個旋兒。」周伯通拍手大喜，叫道：「好，那像我，真是個聰明娃兒。」跟著嘆了口氣，搖頭道：「可惜死了！」

瑛姑悲喜交集，再也忍耐不住，放聲哭了出來。周伯通拍她背脊，大聲安慰：「別哭，別哭！」又向一燈道：「段皇爺，我偷去了你妻子，你不肯救我兒子，大家扯個直，前事不究，都不用提了。」

一燈指著躺在地下的慈恩道：「這是殺你兒子的兇手，你一掌打死他罷！」

周伯通道：「瑛姑，你來下手！」

瑛姑向慈恩望了一眼，低聲道：「倘若不是他，我此生再也不能和你相見，何況人死不能復生，且盡今日之歡，昔年怨苦，都忘了他罷！」周伯通道：「這話也說得是，咱們便饒了他啦！和尚，我當你是朋友！」

慈恩傷勢極重，全仗一口真氣維繫，聽周伯通和瑛姑都說恕他殺子之仇，化敵為友，心中一片平和安詳，再無自咎掛懷之事，自知來生轉世，可入善道，心下感激，生出大慈悲心，低聲道：「多謝兩位。」向一燈道：「多謝師父成全！」又向楊過道：「多謝施主辛苦。」心平氣和，面帶笑容，雙目一閉，就此逝去。（注）

一燈大師口誦佛號，合什躬身，說道：「慈恩，慈恩，你我名雖師徒，實乃良友，相交三十餘年，攻過切磋，無日或離，今日你往生善道，老衲既喜且悲。」在他身旁唸誦六字「大明咒」和十二字「金剛上師咒」，與楊過、郭襄一齊將慈恩就地埋葬了。

周伯通和瑛姑四目對視，真不知從何說起。

楊過瞧著慈恩的新墳，想起那日在雪谷木屋之中，他與小龍女燕爾新婚、見到慈恩發瘋的種種情景，這一位以鐵掌輕功馳名江湖的一代武學大師，終於默默歸於黃土，不勝感慨。

瑛姑從懷裏提出兩隻靈狐，說道：「楊公子，大德深重，老婦人愧無以報，這兩隻畜生便請持去罷。」楊過接過一隻，謝道：「蒙賜一頭，已領盛情。」

一燈道：「楊賢姪，你兩隻靈狐都取了去，但不必傷牠們性命，只須割開靈狐腿上血脈，每日取血一小杯，兩狐輪流割血，每日服上一杯，令友縱有多大的內傷也能痊愈。」楊過和瑛姑一齊大喜，說道：「能保得靈狐性命，那是再好不過。」

楊過提了靈狐，向一燈、周伯通、瑛姑拜別。瑛姑道：「你取完狐血之後，就地放了，兩隻小畜生自能歸來。」

周伯通突然插口道：「段皇爺，瑛姑，你們一齊到我百花谷去，我指揮蜜蜂給你們瞧瞧，我又新學了一套掌法，嘿嘿，了不起，了不起。楊兄弟，你治好了你的朋友之後，和你小妹子也都來玩玩。」

楊過笑道：「其時若無俗事牽絆，自當來向三位前輩請聆教益。」說著施禮而別。

兩頭靈狐眼珠骨溜溜的望著瑛姑，啾啾而鳴，哀求乞憐。瑛姑喝道：「楊公子會饒了你們性命，吵甚麼？」郭襄伸手撫摸狐頭，微笑安慰。

【注】

一燈大師是大理國的佛教僧人。大理國鄰近吐蕃，佛法主要從天竺經吐蕃傳來，屬於藏傳大乘佛法。藏傳密宗佛法原自蓮花生大士，深信輪迴轉世。大理國的佛法基本受教於藏傳佛法，後來也受中國影響，但與現代密宗稍有變異。藏傳佛法相信一人臨終時的意識如何，直接傳遞至中陰身（近於俗說的「鬼」），更由中陰身在四十九日之內，決定轉世為三善道（天、人、阿修羅）或三惡道（餓鬼、地獄、畜生）。因此一人臨終時的意識如何，對一人來世的苦樂禍福有莫大關連，最要者臨終者應修持頗瓦法Ｐｈｏｗａ，必須意識清明，對世上一切能看破、放下、自在，存有慈悲愛心，對於一生所作惡業能存懺悔之心，最好能得到自己所損害之人的誠心寬恕，與之和解修好，化敵為友，如此則逝世時能有安詳、喜樂、平和的心境，以良好的意識化為意生中陰身。藏傳佛教徒最好在臨終者身旁唸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或十二金剛上師咒：「唵、阿、吽、班其、咕嚕、叭嘛、悉地、吽」，或受中土淨土宗影響而唸「阿彌陀佛」（無量壽佛）。

本小說中慈恩法師皈依一燈大師，自受教於藏傳佛教，臨終時盼瑛姑寬恕，得以心中安樂，平安就死，是藏傳佛教的正中教法。某些受西方教育的批評者不明藏傳佛教，誤以為一燈、慈恩的作為是接受基督教臨終懺悔的教義，於最後審判時怕瑛姑作原告，認為「一燈大師的佛學有點奇特」，說一燈忽然採用了基督教方式（其實基督教最後審判亦無原告，上帝無所不知，何必要原告？公教告解之對象為神父，非受害人）。近年來「Ｔｉｂｅｔａｎ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ｄ」（英文版本甚多，中譯《中陰聞教得度》，或譯作《西藏度亡經》，蓮花生大士著）及「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ｙｉｎｇ」（中譯《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切在英國劍橋大學求學及作研究，內容淺白易解，已現代化，中文本鄭振煌先生譯，臺北張老師文化公司出版）在西方國家甚為流行，對這問題如想多作了解，可請參考此兩書。（作者對這些批評者的討論仍表歡迎及感激。佛教之經律論繁複深奧，宗派不同，理解有異，欲初步了解，聰穎者至少須苦學四五年。）

# 第三十五回 三枚金針

楊過請得周伯通來和瑛姑團聚，讓慈恩臨終時起慈悲心，深信輪迴得能轉入善道，又取得靈狐，連做三件好事，自十分高興，和郭襄、神鵰一齊回到萬獸山莊。

史氏兄弟見楊過連得兩頭靈狐，喜感無已，當即割狐腿取血。史叔剛服後，自行運功療傷，楊過也以左掌加運內力相助。

是晚萬獸山莊大排筵席，公推楊過上座，席上所陳，盡是猩唇、狼腿、熊掌、鹿胎等諸般珍異獸肉，旁人一生從未嘗得一味的，這一晚筵席中卻有數十味之多。席旁放了一隻大盤，盛滿山珍，供神鵰俠享用。

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對楊過也不再說甚麼感恩戴德之言，各人心中明白，自己性命乃楊過所賜，日後不論他有甚麼差遣，萬死不辭。席上各人高談闊論，說的都是江湖上的奇聞軼事。

郭襄自和楊過相見以來，一直興高采烈，但這時卻默默無言，靜聽各人的說話。楊過偶爾向她望了一眼，但見她臉上微帶困色，只道小姑娘連日奔波勞碌，不免疲倦，也不以為意，那想到郭襄因和他分手在即，良會無多，芳心惘然惆悵。

喝了幾巡酒，突然間外面樹林中一隻猿猴高聲啼了起來，跟著此應彼和，數十隻猿猴齊聲啼鳴。史氏兄弟微微變色。史少捷道：「楊大哥和西山諸兄且請安坐，小弟出去瞧瞧。」說著匆匆出廳。

各人均知林中來了強敵，但眼前有這許多好手聚集，再強的敵人也不足懼。煞神鬼道：「最好是那霍都王子到來，大夥兒跟他鬥鬥，也好讓史三哥出這口惡氣……」話猶未了，只聽得史少捷在廳外喝道：「那一位夜臨敝莊？且請止步！」跟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有沒有個大頭矮子在這屋裏？我要問他，把我妹子帶到那裏去了？」

郭襄聽得姊姊尋了前來，又驚又喜，一瞥眼，只見楊過雙眼精光閃爍，神情特異，心中暗暗奇怪，喉頭那一聲「姊姊」，到了嘴邊卻沒呼叫出來。

只聽史少捷怒道：「你這女子好生無禮，怎地不答我的問話，擅自亂闖？」又聽郭芙喝道：「讓開！」接著噹噹兩響，兵刃相交，顯是郭芙硬要闖進，史少捷卻在外攔住，兩人動起手來。

楊過自在絕情谷和郭芙別過，十餘年未見，這時驀地裏聽到她聲音，不由得百感交集，但聽得廳外兵刃相交之聲漸漸遠去，史少捷已將郭芙引開。

大頭鬼道：「她是衝著我而來，我去會會。」說著奔出廳去。史季強和樊一翁也跟了出去。

郭襄站起身來，說道：「大哥哥，我姊姊找我來啦，我得走了。」楊過一驚，道：「那是……那是你姊姊麼？」郭襄道：「是啊，我想見見神鵰大俠，那位大頭叔叔便帶我來見你。我……很歡喜……」她話沒說完，頭一低便奔了出去。

楊過見她一滴淚水落在酒杯之中，尋思：「原來她便是那個小嬰兒，卻長這麼大了。她深夜前來尋我，必有要事，怎地一句不說便去了？瞧她滿懷心事，我可不能不管。」當下飄身離廳，追了出去。只見郭襄背影正沒入林中，幾個起伏，已趕到她身後，說道：「小妹子，你有甚麼為難之事，但說不妨。」

郭襄微笑道：「沒有啊，我沒為難之事。」淡淡的月光正照在她雪白秀美的臉上，楊過看得清楚，她眼中兀自含著一泓清淚，柔聲道：「原來你是郭大俠和郭夫人的姑娘，是你姊姊欺侮你嗎？」他想郭靖、黃蓉名滿天下，威震當世，他們的女兒決沒辦不了的難事，多半是郭芙強橫霸道，欺侮了小妹妹。

郭襄強笑道：「我姊姊便是欺侮我，我也不怕。她罵我，我便跟她鬥嘴，反正她也不敢打我。」楊過道：「那你前來找我，為了何事？你跟我說罷！」郭襄道：「我在風陵渡口聽人說起你的俠義事蹟，心下好生欽佩，很想見你一面，除此別無他意。今晚飲宴之時，我想起『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句話，心下難過，那知道筵席未散，我……卻不得不走了。」說到這裏，語音中已帶哽咽。

楊過心頭一震，想起她生下當日，自己便曾懷抱過她，後來和金輪國師、李莫愁等數番捨生忘死的爭奪，又曾捕縛母豹，餵她乳吃，其後攜入古墓，養育多時，想不到此時重見，竟然已是如此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回思往事，不由得痴痴怔住。

過了片刻，郭襄道：「大哥哥，我得走啦！我託你一件事。」楊過道：「你說罷。」郭襄道：「你夫人和你在甚麼時候相會啊。」楊過道：「是在今年冬天。」郭襄道：「你會到你夫人後，叫人帶個訊到襄陽給我，也好讓我代你歡喜。」

楊過大是感激，心想這小姑娘和郭芙雖是一母所生，性情卻大不相同，問道：「你爸爸媽媽安好罷？」郭襄道：「爸爸媽媽都好。」心頭突然湧起一念，說道：「大哥哥，待你和夫人相會後，到襄陽我家作客，好不好？我爹媽和你夫婦都是豪傑之士，自必意氣投合，相見恨晚。」

楊過道：「到那時再說罷！小妹子，你我相會之事，最好別跟你姊姊說……唔，最好也別跟你爹爹媽媽說起。」郭襄奇道：「為甚麼？」忽地想起風陵渡口眾人談論神鵰俠之時姊姊對他頗多微詞，說不定他們結有樑子，當即又道：「我不說便是。」

楊過目不轉瞬的瞧著她，腦海中卻出現了十五年多以前懷中所抱那個嬰孩的小臉，郭襄給他瞧得微微有點害羞，低下頭去。楊過胸中湧起了一股要保護她、照顧她的心情，便似對待十多年前那個稚弱無助的嬰兒一般，說道：「小妹子，你爹爹媽媽是當代大俠，人人都十分敬重，你有甚麼事，自不用我來效勞。但世事多變，你若有不願跟你爹媽說的緩急之情，要甚麼幫手，儘管帶個訊來，我自會給你辦得妥妥貼貼。」

郭襄嫣然一笑，道：「你待我真好。姊姊常對人自稱是郭大俠、郭夫人的女兒，我有時聽著真為她害羞。爹爹媽媽雖名望大，咱們可也不能一天到晚掛在嘴角上啊。我若對人家說，神鵰大俠是我的大哥哥，我姊姊便學不來。」

楊過微笑道：「令姊又怎瞧得起我這般人了？」他頓了一頓，屈指數著，說道：「你今年十六歲啦，唔，到八月、九月……廿二、廿三、廿四……你生日是九月廿四，是不是？」郭襄大是奇怪，大聲的叫了一下：「咦！」說道：「是啊，你怎知道？」楊過微笑不答，又道：「你生在襄陽，因此單名一個『襄』字，是不是？」郭襄道：「你甚麼都知道了，卻裝著不識得我。我生下來的第一天，你便抱過我了，是不是？」

楊過悠然神往，不答她的問話，仰起頭說道：「十六年前，九月廿四，在襄陽大戰金輪國師，龍兒抱著那孩兒……」

郭襄不懂他說些甚麼，隱隱聽得樹林中傳來兵刃相交之聲，有些焦急，生怕姊姊為史少捷所傷，說道：「大哥哥，我真的要走啦。」

楊過喃喃的道：「九月廿四，九月廿四，真快，快十六年了。」忽然驚覺，道：「啊，你要走了……唔，到今年你生日，你要燒香禱祝，向上天求三個心願。」他記起她曾說過，燒香求願之時，將求上天保佑他和小龍女相會。

郭襄道：「大哥哥，將來倘若我向你也求三件事，你肯不肯答應？」楊過慨然道：「但教力之所及，無不從命。」從懷中取出一隻小盒，打開盒蓋，拈了三枚小龍女平素所用的金針暗器，遞給郭襄，說道：「我見此金針，如見你面。你如不能親自會我，託人持針傳命，我也必給你辦到。」

郭襄道：「多謝你啦！」接過金針，說道：「我先說第一個心願。」當即以第一枚金針還給了楊過，道：「我要你取下面具，讓我瞧瞧你的容貌。」楊過笑道：「這件事未免太過容易了，我因不願多見舊人，是以戴上面具。你為這麼一件小事便使了一枚金針，豈不可惜？」心想：「我既已親口許諾，再無翻悔，你持了金針，便要我去幹天大的難事，我也義無反顧。怎地竟來叫我做這樣一件不相干的小事？」郭襄道：「連你真面目也沒見過，怎能算是識你？這可不是小事。」楊過道：「好！」左手一起，揭下了臉上的面具。

郭襄眼前登時現出一張清臞俊秀的臉孔，劍眉入鬢，鳳眼生威，只是臉色蒼白，頗形憔悴。楊過見她怔怔的瞧著自己，神色間頗為異樣，微笑道：「怎麼？」郭襄俏臉一紅。低聲道：「沒甚麼。」心中卻說：「想不到你生得這般英俊。」

她定一定神，又將第二枚金針遞給楊過，說道：「我要說第二個心願啦。」楊過微笑道：「你再過幾年說也還不遲，小姑娘家，儘說些孩子氣的心願。」卻不伸手接針。郭襄將金針塞在他手裏，說道：「我這第二個心願是，今年九月廿四我生日那天，請你到襄陽來，讓我再見你一次，跟我說一會子話。」這雖比第一個心願費事些，可仍然孩子氣極重。楊過笑道：「我答應了，這又有甚麼大不了？不過我只見你一人，你爹媽姊姊他們，我卻不見。」郭襄笑道：「這自然由得你。」

她白嫩的纖手拈著第三枚金針，在月光下閃閃生輝，說道：「這第三個心願嘛……」楊過微微搖頭，心想：「我楊過豈是輕易許人的？小姑娘不知輕重，將我的許諾視作玩意。」只見她臉上突然一陣暈紅，笑道：「這第三個心願，我現下想不出，日後再跟你說。」說著轉身竄入林中，叫道：「姊姊，姊姊！」

郭襄循著兵刃撞擊之聲趕去，只見郭芙和史少捷、大頭鬼兩人鬥得正酣，樊一翁和史季強按著兵器，在旁觀戰。郭襄叫道：「姊姊，我來啦，這幾位都是好朋友。」

郭芙在父母指點之下修習武功，丈夫耶律齊又是當代高手，日常切磋，比之十餘年前自已大有進境，只是她心浮氣躁，淺嘗即止，不肯痛下苦功鑽研，因此父母丈夫都是武學名家，她自己卻始終徘徊於二三流之間，這時在史少捷和大頭鬼夾擊下已漸漸支持不住，正焦躁間，忽聽得妹子呼叫，喝道：「妹妹快來！」

史少捷親耳聽得郭襄叫楊過為「大哥哥」，此刻郭芙又叫她為「妹妹」，不禁一驚，心道：「難道這女子是神鵰大俠的夫人還是姊妹？」硬生生將遞出去的一招縮了回來，急向後躍。

郭芙明知對方容讓，但她打得心中恚怒，長劍猛然刺出，噗的一聲，史少捷胸口中劍。大頭鬼嚇了一跳，叫道：「喂，怎麼……」郭芙長劍圈轉，寒光閃處，大頭鬼臂上又給劃了一條長長的口子。她甚是得意，喝道：「要你知道姑奶奶的厲害！」

郭襄大叫：「姊姊，我說這幾位都是朋友。」郭芙怒道：「快跟我回去！誰識得你這些豬朋狗友？」史少捷胸口所中這一劍竟自不輕，他身子晃了幾下，向前一撲而倒。郭襄縱身而上，彎腰將他扶起，問道：「史五叔，史五叔，你傷得怎樣？」史少捷傷口中鮮血噴將出來，濺得她衣袖上點點斑斑。郭襄忙撕下衣襟，給他裹紮。

郭芙提劍站在一旁，連連催促：「快走，快走！回家告訴爹爹媽媽，不結結實實打你一頓，我才不信呢！」郭襄怒道：「你胡亂出手傷人，我也告訴爹爹媽媽去！」史少捷見她小臉兒脹得通紅，珠淚欲滴，強笑道：「姑娘不用耽心，我的傷死不了人！」史季強提著象鼻杵，猛喘大氣，一時拿不定主意，不知要和郭芙拚命呢，還是先救五弟之傷。

突然之間，郭芙「啊」的一聲驚叫，迎面只見兩頭猛虎悄沒聲的逼來，她轉身欲避，卻見左側蹲著兩頭雄獅，瞧右邊時，更有四頭豹子，原來在這頃刻之間，史仲猛已率領群獸，將她團團圍住了。郭芙臉色慘白，幾欲暈倒。忽聽得樹林中一人說道：「五弟，你的傷怎樣！」史少捷道：「還好！」那人道：「唔，神鵰俠傳令，讓這兩位姑娘走罷！」史季強幾聲呼哨，群獸轉過身子，隱入了長草之中。

郭襄道：「史五叔，我代姊姊跟你賠不是罷。」史少捷創口劇痛難當，苦笑道：「衝著神鵰俠的金面，令姊便殺了我，那也沒甚麼。」郭襄急道：「你的傷……可真的不打緊嗎？」郭芙一把拉住她手，喝道：「你還不回去？」用力一扯，牽著她奔出樹林而去。

史氏昆仲和西山一窟鬼都隱伏在側，見她姊妹二人離去，一齊奔出，來瞧史少捷和大頭鬼之傷。各人七張八嘴，都說郭芙不該，只是不知她和楊過到底有何干係，言語之中倒不敢無禮。史季強憤憤的道：「那小姑娘人這麼好，她姊姊便這麼強橫。我五弟明明容讓，她又不是不知道，居然還下毒手。這一劍要是再刺下去兩寸，五弟還活得成麼？」大頭鬼道：「咱們問神鵰俠去，這女子到底是甚麼來頭。在風陵渡口，她曾連說神鵰俠的不是，我瞧神鵰俠也未必會迴護她。」

大樹後一人緩步而出，說道：「徼天之幸，史五哥的傷勢還不甚重。這女子行事向來莽撞，我這條右臂，便是給她一劍斬去的。」說話的正是楊過。

眾人聽了，無不愕然，怔怔的望著他說不出話來。人人均有滿腹疑竇，卻誰也不敢發問。

※※※

郭芙攜同郭襄回到風陵渡頭，其時黃河已經解凍，姊弟三人過了河，迤邐逕歸襄陽。一路上郭芙嘮嘮叨叨，不住口的責備郭襄，說她不該隨著不相干之人到處亂闖惹事。郭襄便裝耳聾，給她個不瞅不睬，至於見到楊過之事，更絕口不提。

到得襄陽，郭芙見了父母，遞上長春真人丘處機的回信，說他年老有病，不能起床，但全真教掌教宋道安率同教中好手依時前來赴會。回畢正事，第一句話便道：「爹，媽，妹妹在道上不聽我話，闖下好大亂子。」郭靖吃了一驚，忙問端的。郭芙當下將郭襄在風陵渡隨一個不相識的江湖豪客出外、兩日兩夜不歸之事，加油添醋的說了。

郭靖這些日來正為軍務緊急，憂心國事，甚為焦慮，聽大女兒這麼一說，怒氣暗生，問道：「襄兒，姊姊的話沒錯罷？」郭襄嘻嘻一笑，說道：「姊姊大驚小怪，我跟一個朋友去瞧瞧熱鬧，又有甚麼大不了啦！」郭靖皺眉道：「甚麼朋友？叫甚麼名字？」郭襄伸伸舌頭，道：「啊喲，我可沒問他名字，只知道外號叫作『大頭鬼』。」郭芙道：「似乎有甚麼『西山一窟鬼』中的人物。」郭靖也聽到過「西山一窟鬼」的名頭，這一批人雖說不上惡行素著，卻也不是正人君子，聽得小女兒竟和這干人廝混，更加惱怒。但他素來沉穩，只是「嘿」的一聲，便不再問。黃蓉卻將郭襄好好數說了一頓。

當晚郭靖排設家宴，替郭芙、郭破虜接風洗塵，卻不設郭襄的座位。耶律齊出言相勸岳父和岳母。郭靖道：「女孩兒家若不嚴加管教，日後只有害了她自己。襄兒從小便古古怪怪，令人莫測高深。你做姊夫的，也得代我多操一番心才是呢。」耶律齊唯唯諾諾，不敢再說。

郭靖夫婦懲於以往對郭芙太過溺愛，以致闖出許多禍來，對郭襄和郭破虜便反其道而行之，自幼即管束得極為嚴厲。郭破虜沉靜莊重，大有父風，那也罷了。郭襄卻只口中答應，心裏一百二十個的不願意。這晚聽丫鬟言道，老爺太太排設家宴，故意不請二小姐。郭襄一怒，索性便不吃飯，一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上，黃蓉心疼不過，瞞著郭靖，親自下廚煮了六色精致小菜，又哄又說，才把小女兒調弄得破涕為笑。黃蓉的烹調本事天下無雙，她久已不動，這時一顯身手，自教郭襄吃得眉花眼笑。但這麼一來，夫婦倆教訓女兒的一片心血、一番功夫，卻又付諸流水了。

其時蒙古大軍已攻下大理，再自南軍北攻，另一路兵馬自北而南，兩路大軍預擬會師襄樊，一舉而滅大宋。這一次蒙古事先籌劃數年，志在必得，北上的大軍由皇弟忽必烈統率，南下大軍由蒙古皇帝蒙哥御駕親統，精兵猛將，盡皆從龍而來。聲勢之大，前所未有。一至秋高氣爽，草長馬肥，正利於蒙古鐵騎馳驟，便即南北夾攻襄樊。

蒙古大軍兵糧雲集，襄陽城局面緊急。臨安大宋朝廷由奸臣丁大全當國，主昏臣奸，對此竟然不當作一回事。襄陽告急的文書雖雪片價飛來，但朝廷中君臣相互言道：「蒙古韃子攻襄陽多年不下，這一次也必鎩羽而歸，襄陽城是韃子的剋星。慣例如此，豈有他哉？吾輩儘可高枕無憂，何必庸人自擾？」

當蒙古南路大軍進逼大理之時，郭靖知道此番局勢緊急，委實非同小可，於是撒下英雄帖，遍請天下英雄齊集襄陽，會商抗敵禦侮大計。但蒙古軍行神速，沒多久便滅了大理。其時大理國國主是段興智，是一燈大師的曾孫，號稱「定天賢王」，年方稚幼，立後未及兩年而國亡，國亡時段興智由武三通、朱子柳、點蒼漁隱等救出，逃奔在外，大理既滅得早，進攻襄樊之期也提早了。

這次襄陽城英雄大宴邀請的人數眾，規模甚大，郭靖、黃蓉怕請柬送得不周，該邀的英雄未邀，既失禮數，得罪了人，且失了禦敵臂助，因此策劃周詳，細加商酌，籌辦的時日花得甚多。料想蒙古大軍進攻之期多半會在草長馬肥的秋冬之際，但軍行多變，中間或有阻撓，最早要到重陽前後方能攻到襄樊，於是大宴日期定於九月中旬，當大敵攻來之時群雄未散，可乘勢相助禦敵。至於最親近的友方如全真教、丐幫等處，則一早於春天即將請柬送出，以盼早日來助。會期定於九月十五，預定連開十日。

※※※

這一日正是十三，距會期已不過兩天，東南西北各路好漢，猶如百川匯海，紛紛來到襄陽。而蒙古南北兩路大軍也已漸漸逼近。郭靖、黃蓉夫婦全神部署軍務，將接待賓客之事交給了魯有腳和耶律齊處理。武敦儒、耶律燕夫婦和武修文、完顏萍夫婦從旁襄助。

這一日朱子柳到了，點蒼漁隱到了，武三通到了，全真教掌教宋道安率領本教十六名師兄弟到了，丐幫諸長老和幫中七袋、八袋諸首領到了，陸冠英、程瑤迦夫婦到了……一時襄陽城中高手如雲，群賢畢集。許多前輩英俠平時絕少在江湖上露面，因知這一次襄陽英雄宴關連天下氣運，實非尋常，又仰慕郭靖夫婦仁義，凡收到英雄帖的十之八九都趕來赴會。比之當年大勝關英雄大會，盛況尤有過之。

九月十三日晚間，郭靖在私邸設下便宴，邀請朱子柳、武三通等數十多位知交一敘契闊。酒過三巡，丐幫幫主魯有腳始終未至，眾人只道他幫務紛繁，不暇分身，也不以為意。眾人歡呼暢飲，縱論十餘年武林間軼事異聞。耶律齊、郭芙夫婦伴著武氏兄弟等一班小友在偏所另開筵席，猜枚賭飲，喧聲盈耳。

正熱鬧間，突然一名丐幫的八袋弟子匆匆進來，在黃蓉耳邊低聲說了幾句。黃蓉臉色大變，霍然站起，顫聲道：「有這等事？」眾人吃了一驚，一齊轉頭瞧著她。只聽黃蓉說道：「這裏並無外人，你儘管說。此事經過如何？」眾人見她說話之時目眶含淚，料知出了不幸之事，只聽那八袋弟子說道：「今日午後，魯幫主帶同兩名七袋弟子循例往城南巡營，那知直到申牌過後，仍未回轉。弟子等放心不下，分批出去探視，竟在峴山腳下的羊太傅廟中，見到了魯幫主的遺體……」眾人聽到「遺體」兩字，都不自禁「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那弟子說到這裏聲音已然嗚咽，要知魯有腳武功雖不甚高，但仁信惠愛，甚得幫眾推戴。那弟子接著道：「那兩名七袋弟子也躺在幫主身畔，一人已然斃命，另一個身受重傷，尚未氣絕。他說他三人在廟外遇到蒙古的霍都王子，幫主首先遭了暗算。兩名七袋弟子和他拚命，也都傷在他掌下。」

郭靖氣得臉色慘白，只道：「嘿嘿，霍都，霍都！」心想若是早知有今日之事，當年在重陽宮中對他就不該手下留情。

黃蓉道：「那霍都留下了甚麼語言沒有？」那弟子道：「弟子不敢說。」黃蓉道：「有甚麼不敢說？他說教郭靖、黃蓉快快投降蒙古，否則便和這魯有腳一般，是不是？」那弟子道：「幫主明見。霍都那惡賊正是如此妄說。」丐幫中習俗，黃蓉雖然早就不任幫主，但幫眾不論當面背後仍稱她為「幫主」。黃蓉皺眉道：「魯幫主的打狗棒，自然也給那霍都搶去了？」那弟子道：「正是。」

當下眾人紛紛離席，去瞧魯有腳的遺體，只見他背心上中了一根精鋼扇骨，胸口肋骨折斷，顯是霍都先以暗器在後偷襲得手，再運掌力將他打死。眾人見後，盡皆悲憤。

這時襄陽城中所聚丐幫弟子無慮千數，魯有腳為奸人所害的消息傳將出去，城中處處皆有哀聲。

※※※

郭襄平日和魯有腳極為交好，常常拉著他到郊外荒僻處喝酒，一老一少，舉杯對酌，郭襄磨著他說些江湖上的奇事趣談，一耗便是大半日，兩人都引以為樂。羊太傅廟離襄陽城不遠，也是郭襄和魯有腳常到之處。她聽說這位老朋友竟是在廟中遭害，心中悲痛，當即打了一葫蘆酒，提了一隻菜籃，便和平時一樣，來到廟中。

其時將近子夜，郭襄放下兩副杯筷，斟滿了酒，說道：「魯老伯，半個月之前，我還曾和你在這裏對酌談心，那想到英雄慘遭橫禍，魂而有知，還請來此享一杯濁酒。」說著將對面的一杯酒潑在地下，自己舉杯一飲而盡，想到這位忘年之交從此永逝，不禁悲從中來，垂淚說道：「魯老伯，我再跟你乾一杯！」說著一杯酹地，自己又喝了一杯，放聲痛哭。

她酒量其實甚淺，不過生性豁達，喜和江湖豪士為伍，也就跟著他們飲酒大言，這時兩大杯酒一乾，朱顏酡暈，已覺微微潮熱。

黑暗中忽見門外似有人影一閃，心想魯有腳的鬼魂當真到了，叫道：「是魯老伯麼？你英靈不昧，請來一會。」她一顆心雖怦怦亂跳，卻也甚想見見魯有腳的鬼魂。卻聽到一個女子聲音說道：「你三更半夜在這裏搗甚麼鬼？媽媽叫你快回去。」一人從廟外閃了進來，正是郭芙。

郭襄好生失望，說道：「我正在招魯老伯鬼魂相見，你這麼一衝，他怎麼還肯前來？姊姊，你先回去，我隨後即回。」郭芙道：「又來瞎說八道了，你這個小腦袋中，裝的儘是胡思亂想。魯有腳的鬼魂為甚麼要來見你？」郭襄道：「他平日和我最好，何況我還答應跟他說一件心事。說好是在我生日那天跟他說的。豈知他竟等不到。」說到這裏，不由得黯然神傷。

郭芙道：「媽媽一轉眼不見了你人影，捏指一算，料得到你定是到了這裏。你這小猴兒雖調皮，可怎翻得出媽媽的手掌心？媽媽罵你越來越膽大了，說不定那霍都還躲在左近，你一個小娃兒，深夜裏孤身來到這裏，豈不危險？」郭襄嘆了口氣，道：「我記掛魯老伯，也就沒想到危險了。好姊姊，你陪我在這裏坐一會兒，說不定魯老伯的鬼魂真會來和我見面。不過你別開口，嚇走了他。」

郭芙平時不大瞧得起魯有腳，總覺得他所以能做丐幫幫主，全仗母親扶持提拔，心想他的鬼魂當真便來，我也不怕。她又知這個小妹妹的脾氣，她既要在此等待，除非爹娘親來喝阻，自己無論如何勸她不回，坐了下來，嘆道：「二妹，你年紀越大，倒似越不懂事了。你今年十六歲啦，再過得兩三年，便要找婆家了，難道到了婆婆家裏，也是這般瘋瘋顛顛的不成？」郭襄道：「那又有甚麼不同？你跟姊夫成了親，還不是和從前做閨女般自由自在？」郭芙道：「嘿！你怎能拿旁人跟你姊夫相比？他是當今豪傑，識見處處高人一等，自不會拘束我。他這等文才武略，小一輩中，又有誰及得上他？你將來的丈夫能有他一半好，爹爹媽媽便已心滿意足了。」

郭襄聽她說得傲慢，小嘴一扁，道：「姊夫自然了得，但我不信世上就沒及得上他的人。」郭芙：「你不信，那便等著瞧罷！」言下甚有傲意。郭襄道：「我便識得一人，比姊夫好上十倍。」郭芙大怒，道：「是誰？你倒說出來聽聽。」郭襄道：「我為甚麼要說？我自己心中知道，那便是了。」郭芙冷笑道：「是朱三弟麼？是王劍民麼？」她說的幾個都是少年英俠。郭襄不住搖頭，道：「他們連姊夫也還及不上，怎說得上好過他十倍。」郭芙道：「除非你說咱們外公啦、爹娘啦、朱大叔啦這些前輩英雄。」

郭襄道：「不！我說的那人，年紀比姊夫還小，模樣兒長得比姊夫俊，武功可比姊夫強得多啦，簡直是天差地遠，比也不能比……」她一面說，郭芙便「呸，呸，呸！」的「呸」個不停。

郭襄卻不理會，續道：「你不肯相信，那也由得你。這個人為人又好，旁人有甚麼急難，不管他識與不識，總是盡力出手相助。」她說到後來，一張俏臉微微抬起，悠然神往。

郭芙怒道：「你淨在自己小腦瓜兒裏瞎想。魯有腳死了之後，丐幫沒了幫主。媽剛才說，乘著英雄大宴，群豪聚會，便在會中推舉，大夥兒比武決勝，舉一位武功最強之人出任幫主，以免幫中污衣派、淨衣派兩派又起紛爭。你所說之人既這麼厲害，叫他來跟你姊夫比一比啊，瞧是誰奪得幫主之位。」

郭襄「嘻」的一笑，道：「他不見得希罕做丐幫幫主。」郭芙怒道：「你怎敢瞧不起幫主的職位？從前洪老公公做過，媽也做過，難道你連洪老公公和媽也敢瞧不起麼？」郭襄道：「我幾時說過瞧不起了？你知道我和魯老伯是最要好的。」

郭芙道：「好罷！你就叫你那個大英雄來跟你姊夫比一比啊。眼下當世好漢聚會在襄陽，誰是英雄，誰是狗熊，只要一出手就分得明明白白。」郭襄道：「大姊，你說話就最愛纏夾不清，我幾時說過姊夫是狗熊來著？如果他是狗熊，你不也成了畜生？你我一母所生，我又是甚麼了？」

郭芙聽得笑又不是，氣又不是，站起身來，道：「我沒功夫跟你胡鬧。你再不回去，別連我也一起挨罵。」郭襄伶牙俐齒，最愛和大姊姊鬥口，說道：「啊喲，你是嫁出去的姑奶奶，爹爹媽媽素來最疼你的。你又是下一任幫主夫人，誰有天大的膽子，敢來罵你？」郭芙聽妹子稱自己為「下一任的幫主夫人」，心中一樂，說道：「這許多英雄好漢，瞧出去眼也花了，你姊夫也未準成，可別把話先說得滿了，教人家聽見了笑話。」

郭襄出神半晌，見一輪銀盤斜懸天邊，將滿未滿，僅差一抹，嘆道：「看來魯老伯的鬼魂是不會來了。大姊，何必就這麼快便推新幫主，讓大夥兒心中多想念一下魯老伯不好麼？」郭芙道：「你這又是孩子話啦？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群龍無首，那怎麼成？」郭襄道：「媽說那一天推選幫主？」郭芙道：「十五是英雄大宴的正日，最要緊的自是商議如何聯絡四海豪傑，共抗蒙古。這番商議少則五六天，多則八九天，待得推舉丐幫幫主，總得到廿三、廿四罷。」郭襄「啊」的一聲。

郭芙問道：「怎麼？」郭襄道：「沒甚麼，廿四恰好是我的生日。你們推舉幫主，這麼一亂，媽媽再也沒心思給我做生日了。」郭芙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娃兒做生日，又打甚麼緊了？怎麼能拿來和推舉幫主這等大事相比？說出來也不怕笑掉了人家牙齒。你啊，這世上恐怕也只有你一個兒，才記得這件雞毛蒜皮的小事。」

郭襄脹紅了小臉，道：「爹爹便不記得，媽媽一定記得的，你說是小事，我卻說不是小事。我滿十六歲了，你知不知道？」郭芙更加好笑，譏諷道：「到那一天啊，襄陽城中幾千位英雄好漢，都來給我們郭二小姐祝壽，每個人都送你一份厚禮。因為咱們的郭二小姐滿十六歲啦，不再是小娃兒，是大姑娘啦！哈哈，哈哈！」

郭襄偏過了頭，道：「旁人自然不理會，可是至少有一位大英雄記得我的生日，他答應過，要來跟我見面的。」她說這幾句話時，心中頗為自傲。

郭芙道：「是甚麼大英雄？啊，是那位比你姊夫還要了得的少年英雄？我跟你說，第一，世上壓根兒就沒這麼一號子人物，是你小腦袋在胡思亂想。第二，就算是有，他有多少大事要幹，怎能趕來跟你這小娃兒祝壽？除非他是為赴英雄大宴，這才到襄陽城來。」郭襄給姊姊激得幾乎要哭了出來。頓足叫道：「他答允過記得的，他答允過記得的。他不來赴英雄宴，他也不來爭幫主。」郭芙道：「他不是英雄，爹爹自不會送英雄帖給他。他便要來赴英雄宴，也還大大的不夠格呢。」

郭襄摸出手帕來抹了抹眼淚，道：「既是這樣，你們的英雄大宴我也不到，你們推舉幫主也好，新幫主榮任也好，恁他多熱鬧的事，我一眼也不瞧。」

郭芙冷笑道：「啊唷，郭二小姐不到，英雄大宴還成甚麼局面啊？做丐幫的新幫主還有甚麼風光啊？那怎少得了你呢？」

郭襄伸手塞住雙耳，便向廟門奔出。

※※※

突見黑影一閃，廟門口靜靜站著一個人，阻住了出路，郭襄一驚，急忙後躍，才不致和他撞個滿懷。月光下只見這人身材極高，面目黝黑，上身卻是奇短，凝神看時，原來這人兩足折斷，脅下撐著一對六尺來長的拐杖，一雙褲管縫得甚長，晃晃蕩蕩的拖在地下，侏儒跴高蹺，成了巨人。郭芙驚道：「你是尼摩星？」

那人正是尼摩星。此次蒙古皇帝御駕親征，所有蒙古西域的勇士武人盡皆扈駕南下，人人都盼在這一役中一顯身手，以博功名榮寵。尼摩星雙腿雖斷，手上武功未失，經過十餘年來苦練，一雙鐵杖上的造詣只有更勝斷腿之前。蒙古大軍攻略而來，距襄陽尚有數百里之遙，但尼摩星等一干武士諜探，卻已先抵襄陽城外四周。這一晚他原擬在羊太傅廟中歇宿，卻在廟外聽得了郭芙姊妹的對答，不由得大喜若狂，心想郭靖雖非襄陽城守主帥，但襄陽的得失實繫此人，若將他兩個愛女俘獲了去，縱不能逼他投降，卻也可擾亂他心神，實是大大一件奇功。他聽郭芙認出了自己，說道：「郭大姑娘眼力好的，多年不見，你是更加美麗的。大家免傷和氣，這就乖乖隨我去的！」

郭芙又驚又怒，心知此人武功厲害，自己姊妹齊上，也決不是他敵手，忍不住向郭襄怒視一眼，心道：「都是你闖出來的亂子，眼前的禍事可不知如何收拾？」

郭襄問尼摩星道：「你兩條腿怎地如此奇怪？從前沒斷之時，也這般長麼？」

尼摩星「哼」了一聲，不去理她，對郭芙道：「你姊妹倆在前邊走的，可不用打逃跑的主意的！」言語之中，便已將她姊妹視作了俘虜。郭襄笑道：「你這人說話倒也奇怪，三更半夜的，你叫我姊妹到那裏去啊？」尼摩星怒道：「小娃兒不許多言的，快跟我走的。」他也怕襄陽城中有能人出來接應，不免功敗垂成。

郭芙低聲道：「二妹，這黑矮子是蒙古的武士，功夫十分了得，我攻他左側，你攻他右側。」說著唰的一聲，長劍出鞘，向尼摩星腰間刺去。

郭襄出城時沒攜兵刃，同時心想這人沒了兩腿，全憑雙拐撐住，姊姊用劍刺他，教他如何抵敵？反而叫道：「姊姊，這人沒了兩腿，別打他！」

她叫聲未歇，尼摩星左杖支地，右杖橫掃，噹的一下，擊在郭芙劍上，黑暗中火花飛濺，郭芙長劍險些脫手飛出，只感手臂酸麻，胸口隱隱作疼，當下左手捏個劍訣，劍隨身走，展開「越女劍法」，擊刺攻拒，和尼摩星鬥了起來。這「越女劍法」乃當年江南七怪中的韓小瑩傳與郭靖，其後韓小瑩不幸慘死，郭靖感念師恩，珍而重之的傳了給兩個女兒。這劍法源遠流長，變化精微，原是劍學中的一個大宗，若由郭靖使將出來，自是雷霆生威，勢不可當，但郭芙限於功力，劍法雖精，在尼摩星的雙鐵杖下不由得相形見絀。

郭襄見尼摩星雙杖交互使用，左杖出擊則右杖支地，右杖出擊則左杖支地，趨退敏捷，與身有雙腿無異，加之鐵杖甚長，他居高臨下，揮杖俯擊，更增威勢，姊姊顯然不敵，這時才駭急起來。郭芙只覺敵人杖上壓力越來越重，一股沉滯的黏力拖著她手中長劍，劍尖刺出去時歪歪斜斜。郭襄護姊心切，雙掌一錯，赤手空拳的便向尼摩星撲了過去。

只聽得尼摩星喝一聲：「著！」左杖在地下一點，身子躍在半空，雙杖齊出，迅捷無比，右杖點中了郭襄左肩，左杖點中了郭芙胸口。郭襄身子搖晃，連退數步。郭芙所中那一杖竟自不輕，支持不住，騰的一聲，坐倒在地。

尼摩星起落飄忽，猶似鬼魅，既快且陰，鐵杖微點，便已欺近郭芙身前，冷笑道：「我叫你乖乖的跟我走的……」郭芙一躍而起，叫道：「二妹快向廟後退走！」尼摩星大吃一驚，鐵杖明明點中了郭芙的「神藏穴」，怎地她竟仍能行動自若？他那知郭芙身上穿著軟蝟甲，還道她郭家家傳的閉穴絕技，能不怕打穴，其實郭芙雖穴道未閉，但鐵杖撞擊之下，亦已疼痛徹骨，再也不能靈活運劍。郭襄展開「桃華落英掌法」，護在姊姊身後，叫道：「姊姊，你先走！」

尼摩星左手鐵杖擊出，在郭襄身前直砸下去，離她鼻尖不逾三寸，疾風只颳得她嫩臉生疼，喝道：「誰也不許動的！」郭襄怒道：「我先前還說你可憐，原來你這麼橫蠻可惡！」尼摩星哈哈大笑，說道：「小娃兒不吃點苦頭，不知爺爺厲害的。」鐵杖點地，篤篤篤而響，面露獰笑，一步步走近。郭襄一生之中從未受過這等驚嚇，眼見他一張黑臉猙獰醜陋，雙目圓睜，露出白森森獠牙，便似要撲上來咬人一般，禁不住失聲尖叫。

忽然間身後一人柔聲說道：「別怕！用暗器打他。」當此危急之際，郭襄也不及辨別說話的是誰，在身邊一摸，急道：「我沒暗器。」眼見尼摩星又逼近了一步，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雙掌使招「散花勢」，護在身前。她手掌剛向前伸出，身後突有一股微風吹到，只感手腕輕輕一振，腕上一對金絲芙蓉鐲忽地離手飛出，叮叮兩響，撞在尼摩星的鐵杖之上。

這兩下碰撞聲音甚輕，但尼摩星竟然就此拿捏不住，兩條黑沉沉的鐵杖猛向後擲，砰砰兩聲巨響，撞在牆壁之上，震得屋樑上泥灰亂落。尼摩星雙杖脫手，身子隨即跌倒。但他一個觔斗翻過，背脊在地下一靠，借勢躍起，身在半空，哇哇哇的怒聲吼叫，黑漆漆的十根手指伸出，和身便向郭襄撲到。

郭襄大駭，不暇細想，順手在頭髮裏拔下一枚青玉簪，揚手便往尼摩星打去，只見身後微風又起，托著玉簪向前。尼摩星左手在前，右手在後，突見玉簪來勢怪異，急忙雙手齊格，接著輕叫一聲：「古怪的！」坐倒在地，便此一動也不動了。

郭襄生怕他使甚詭計，躍到郭芙身邊，顫聲道：「姊姊，快走！」兩姊妹站在羊太傅的神像之旁，只見尼摩星始終不動，郭芙道：「莫非他突然中風死了？」提聲喝道：「尼摩星，你搗甚麼鬼？」心想他鐵杖脫手，行動不便，此時已不用懼他，提著長劍上前幾步，只見尼摩星雙目圓睜，滿臉駭怖之色，嘴巴張得大大的，竟已死去。

郭芙驚喜交集，晃火摺點亮神壇上的蠟燭，正要上前察看，忽聽廟門外有人叫道：「芙妹，二妹，你們在廟裏麼？」正是耶律齊到了。郭芙喜道：「齊哥快來，奇怪……奇怪之極啦！」

郭芙來尋妹子，良久不歸，耶律齊想起魯有腳遭人暗算，此時襄陽城外敵人出沒，放心不下，出來迎接她兩姊妹回城。他帶著兩名丐幫的六袋弟子，奔進殿來，眼見尼摩星死在當地，吃了一驚。他知道天竺矮子武功甚強，自己也敵他不住，竟能被妻子所殺，實大出意外，從郭芙手中接過燭台，湊近看時，更詫異無比。

但見尼摩星雙掌掌心都穿過一孔，一枚青玉簪釘在他腦門正中的「神庭穴」上。這青玉簪稍加碰撞，即能折斷，卻能穿過這武學名家的雙掌，再將他釘死，發簪者本領之高委實不可思議。他轉頭向郭芙道：「外公他老人家到了麼？快引我拜見。」

郭芙奇道：「誰說外公來了？」耶律齊道：「不是外公麼？」雙眉一揚，喜道：「原來是恩師到了。」轉身四顧，卻不見周伯通的蹤跡，他知師父性喜玩鬧，多半是躲起來要嚇自己一跳，當即奔出廟外，躍上屋頂察看，四下裏卻無人影。郭芙叫道：「喂！你傻裏傻氣的說甚麼外公啦，師父啦？」

耶律齊回到大殿，問起她姊妹倆如何和尼摩星相遇、此人如何斃命。郭芙說了，但見妹子的青玉簪竟能將此人釘死，也是說不出半點道理。耶律齊道：「二妹身後定有高人暗中相助。我想當世有這功夫的，除了岳父之外，只有咱們外公、我恩師、一燈大師以及金輪國師他們五人。岳父沒來，國師是蒙古國師，自不會和尼摩星為敵，一燈大師輕易不開殺戒，因此我猜不是外公，便是恩師了。二妹，你說助你的是誰？」

郭襄自青玉簪打出、尼摩星倒斃之後，立即回頭，背後卻寂無人影，她心中一直在默誦「別怕，用暗器打他」這句話，只覺話聲好熟，難道竟是楊過？但一想到楊過，心中便說：「決不是他！只因我盼望是他，將別人的聲音也聽作了是他。」耶律齊相詢之下，她兀自出神，竟沒聽見。

郭芙見妹子雙頰紅暈，眼波流動，神情有些特異，生怕她適才吃了驚嚇，拉住她手道：「二妹，你怎麼了？」郭襄身子一顫，滿臉羞得通紅，說道：「沒甚麼。」郭芙慍道：「姊夫問你剛才是誰出手救你，你沒聽見麼？」郭襄道：「啊，是誰幫我打死了這惡人麼？自然是他！除了他還有誰能有這樣大本領？」郭芙道：「他？他是誰？是你說的那個大英雄麼？」郭襄心中怦怦亂跳，忙道：「不，不！我說的是魯老伯的鬼魂。」

郭芙呸的一聲，摔脫她手，將信將疑，心想鬼神無憑，難道魯有腳真會陰魂不散，但若不是鬼魂，怎地舉手殺人，自己明明在側，卻瞧不見半點影蹤？

耶律齊手持尼摩星的兩根鐵杖，嘆道：「這等功力，委實令人欽服。」郭芙、郭襄凝神看時，但見每根鐵杖正中嵌著一枚金絲芙蓉鐲，宛似匠人鑲配的一般。這金絲細鐲乃用黃金絲、白金絲打成芙蓉花葉之形，金銀絲纖細，手藝工巧，但為人罡氣內力一激，竟能將尼摩星一對粗重的鐵杖撞得脫手飛出，無怪耶律齊為之心悅誠服。

郭芙道：「咱們拿去給媽媽瞧瞧，到底是誰，媽一猜便知。」

※※※

當下兩名丐幫弟子一負屍體，一持雙杖，隨著耶律齊和郭氏姊妹回入城中。郭靖和黃蓉聽郭芙述說經過，回想適才險事，不由得暗暗心驚。

郭襄只道自己這番胡鬧，又要挨爹娘重責，但郭靖心喜女兒厚道重義，反而安慰了她幾句。黃蓉見丈夫不怒，更將小女兒摟在懷裏疼她，看到尼摩星的屍身和雙杖之時，沉吟半晌，向郭靖道：「靖哥哥，你說是誰？」郭靖搖頭道：「這股內力純以剛猛為主，以我所知，自來只有兩人。」黃蓉微微頷首，道：「可是恩師七公早已逝世，又不是你自己。」她細問羊太傅廟中動手的經過，始終猜想不透。

待郭芙、郭襄姊妹分別回房休息，黃蓉道：「靖哥哥，咱們二小姐心中有事瞞著咱們，你知道麼？」郭靖奇道：「瞞甚麼？」黃蓉道：「自從她北上送英雄帖回來，常獨個兒呆呆出神，今晚的神氣更加古怪。」郭靖道：「她受了驚嚇，自會心神不定。」

黃蓉道：「不是的。她一會子羞澀靦腆，一會子又口角含笑，那決不是驚嚇，她心中實是說不出的歡喜。」郭靖道：「小孩兒家忽得高人援手，自會乍驚乍喜，那也不足為奇。」黃蓉微微一笑，心道：「這種女孩兒家的情懷，你年輕時尚且不懂，到得老來，更知道些甚麼？」當下夫妻倆轉過話題，商量布陣禦敵的方略，蒙古兵勢大，實無抗禦善策，又商量次日英雄大宴中如何迎接賓客、安排席次，這才各自安寢。

黃蓉躺在床中，念著郭襄的神情，難以入睡，尋思：「這女孩兒生下來當日便遭劫難，我總耽心她一生中難免會有折磨，差幸十六年來平安而過，難道到此刻卻有變故降到她身上麼？」再想到強敵壓境，來日大難，合城百姓都面臨災禍，若能及早知道些端倪，也可提防，而這女孩兒偏生性兒古怪，她不願說的事，從小便決不肯說，不論父母如何誘導責罵，她總是小臉兒脹得通紅，絕不吐露半句，令得父母又好氣，又好笑。

黃蓉越想越放心不下，悄悄起身，來到城邊，令看守城門的軍士開城，逕往城南的羊太傅廟來。時當四鼓，斗轉星沉，明月為烏雲所掩。黃蓉手持一根青竹短桿，展開輕功，奔上峴山。離羊太傅廟尚有數十丈，忽聽得「墮淚碑」畔有說話之聲。黃蓉伏低身子，悄悄移近，離碑數丈，躲在一株大樹之後，不再近前。

只聽一人說道：「孫三哥，恩公叫咱們在墮淚碑相候，這碑為甚麼起這麼一個別扭名字？可挺不吉利的。」那姓孫的道：「恩公生平似乎有件大不稱心之事，因此見到甚麼斷腸、憂愁、墮淚的名稱，便容易掛在心上。」先一人道：「以恩公這等本領，天下本該再也沒有甚麼難事了，可是我見到他的眼神，聽他說話的語氣，似乎心中老是有甚麼事不開心。這『墮淚碑』三字，恐怕是他自己取的名兒。」

那姓孫的道：「那倒不是。我曾聽說鼓兒書的先生說道：三國時襄陽屬於魏晉，守將羊祜功勞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澤很厚。他平時喜到這峴山遊玩，去世之後，百姓記著他的惠愛，在這峴山上起了這座羊太傅廟，立碑紀德。眾百姓見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處，往往失聲痛哭，因此這碑稱為『墮淚碑』。陳六弟，一個人做到羊太傅這般，那當真是大丈夫了。」那姓陳的道：「恩公行俠仗義，五湖四海之間，不知有多少人受過他的好處。要是他在襄陽做官，說不定比羊太傅還要好。」

姓孫的微微一笑，說道：「襄陽郭大俠既保境安民，又行俠仗義，那是身兼羊太傅和咱們恩公兩人的長處了。」黃蓉聽他們稱讚自己丈夫，不禁暗自得意，又想：「不知他們說的恩公是誰？難道便是暗中相助襄兒的那人麼？」

只聽那姓孫的又道：「咱哥兒倆從前跟恩公作對，後來反蒙他救了性命，恩公這待敵如友的心腸，倒可比得上羊祜羊太傅。說《三國》故事的那先生還道：羊祜守襄陽之時，和他對抗的東吳大將是陸遜的兒子陸抗。羊祜派兵到東吳境內打仗，割了百姓的稻穀作軍糧，一定賠錢給東吳百姓。陸抗生病，羊祜送藥給他，陸抗毫不疑心的便服食了。部將勸他小心，他說：『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服藥後果然病便好了。羊叔子就是羊祜。因他人品高尚，敵人也敬重他。羊祜死時，連東吳守邊的將士都大哭數天。這般以德服人，那才叫英雄呢。」

姓陳的摸著碑石，連聲嘆息，悠然神往，過了半晌，說道：「恩公叫咱們到此處相會，想來也是為了仰慕羊太傅的為人了？」姓孫的道：「我曾聽恩公說，羊祜生平有一句話，最是說到了他心坎兒中。」姓陳的忙問：「甚麼話啊？你慢慢說，我得用心記一記。連恩公也佩服，這句話定然非同小可。」

那姓孫的道：「當年陸抗死後，吳主無道，羊祜上表請伐東吳，既可救了東吳百姓，又乘此統一天下，卻為朝廷中奸臣所阻，因此羊祜嘆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恩公所稱賞的便是這句話了。」

那姓陳的沒料到只這麼一句話，頗有點失望，咕噥了兩句，突然大聲道：「孫三哥，羊祜，羊祜，這名字跟恩公不是音同……」那姓孫的喝道：「禁聲！有人來了。」

黃蓉微微一驚，果聽得山腰間有人奔跑之聲，她心想：「與『羊祜』音同字不同，難道竟是『楊過』？不，決計不會，過兒的武功便有進境，也決計不致到此出神入化的地步。這人想說的不會是『音同字不同』。」

過不多時，只聽上山那人輕拍三下手掌，那姓孫的也擊掌三聲為應。那人走到墮淚碑前，說道：「孫陳兩位老弟，恩公叫你們不必等他了，這裏有兩張恩公的名帖，請兩位立即送去。孫三弟這張送去信陽軍趙老爵爺處，陳六弟這張交常德府烏鴉山聾啞頭陀，便說請他們兩位務須於十天之內趕到此處聚會。」孫陳兩人恭恭敬敬的答應了，接過名帖，藏入懷內。

這幾句話一入黃蓉耳內，更令她大為驚詫，信陽軍趙老爵爺乃宋朝宗室後裔，太祖三十二勢長拳和十八路齊眉棍是家傳絕技，他是襲爵的清貴，向不與江湖武人混跡。烏鴉山聾啞頭陀則是三湘武林名宿，武功甚強，只因又聾又啞，卻也從來不與外人交往。這次襄陽英雄大宴，郭靖與黃蓉明知這二人束身隱居，決計不會出山，但敬重他們名望，仍送了英雄帖去，果然二人回了書信，婉言辭謝。難道這甚麼『恩公』真有這般天大面子，單憑一紙名帖，便能呼召這兩位山林隱逸高士於十天之內趕到？

黃蓉心念一轉，深有所思：「英雄大宴明日便開，這人召聚江湖高手來到襄陽，有何圖謀？莫非是相助蒙古，不利於我麼？」但想起趙老爵爺和聾啞頭陀雖性子孤僻，卻決非奸邪之徒，那「恩公」倘若便是暗助襄兒殺斃尼摩星的，正是我輩中人。

她正自沉吟，只聽那三人又低聲說了幾句，因隔得遠了，聽不明白，但聽得那姓陳的道：「……恩公從不差遣咱們幹甚麼事，這一回務必……大大的風光熱鬧……掙個面子……咱們的禮物……」其餘的話便聽不見了。那姓孫的大聲道：「好，咱們這便動身。你放心，決計誤不了恩公的事。」說著三人便快步下山。

黃蓉於那「恩公」是甚麼來歷當真想不到絲毫頭緒，卻又不願打草驚蛇，擒住那三人來逼問。待三人去遠，走進廟內，前後察看了一遍，不見有何異狀，料來因敵軍逼近，廟內的火工廟祝均已逃入城中，是以闃無一人。出廟回城時，天色已然微明。

將近西門外的岔路，迎面忽見兩騎快馬急衝而來，黃蓉閃身讓在路邊，只見馬上乘的是兩個精壯漢子。兩乘馬奔到岔路處，一個馬頭轉向西北，另一個轉向西南，便要分道而行。只聽一個漢子道：「你記得跟張大胯子說，江夏吹打的，唱戲的，做傀儡戲的，全叫他自己帶來，別忘了帶掛燈結綵的巧匠。」另一個笑道：「你別儘叮囑我，你叫的川菜大師傅倘若遲了一天，就算恩公饒了你，大夥兒全得跟你過不去。」那人笑道：「嘿，那還差得了？遲到一天，割下我的腦袋來切豬頭肉。」兩人說著一抱拳，分道縱馬而去。

黃蓉緩緩入城，心下嘀咕：「早聽說張大胯子是江夏一霸，交結官府，手段豪闊，附近山寨豪客都賣他面子，怎地這『恩公』一句話便能叫得他來？他們大張旗鼓，到底要幹甚麼？」突然間心頭一凜，叫道：「是了，是了！必定如此。」

她回到府中，問郭靖道：「靖哥哥，咱們可是漏送了一張帖子？」郭靖奇道：「怎地漏送了帖子，咱們反覆查了幾遍，不會有遺漏的啊。」黃蓉道：「我也這麼想，咱們生恐得罪了那一位好漢，便是沒多大名望的腳色，以及明知決不會來的數十位洗手退隱的名宿，也都早送了英雄帖去。可是今日所見，明明是那一位大有來頭的人物心中不憤，也要在襄陽城中來辦個英雄大宴，跟咱們鬥上一鬥。」

郭靖喜道：「這位英雄跟咱們志趣相同，當真再好也沒有了。咱們便推他為盟主，由他率領群豪，共抗蒙古，咱夫婦一齊聽他號令便是。」黃蓉秀眉微蹙，說道：「但瞧此人的作為，又不似為抗敵禦侮而來。他發了名帖去邀信陽趙老爵爺、烏鴉山聾啞頭陀、江夏張大胯子等一干人前來。」郭靖又驚又喜，拍案而起，說道：「此人如能將趙老爵爺、聾啞頭陀等高人邀到，襄陽城中聲勢大壯。蓉兒，這樣的人物，咱們定當好好交上一交。」

黃蓉沉吟未言，知賓的弟子報道江南太湖眾寨主到來。郭靖、黃蓉迎了出去。當日各路豪傑紛紛趕到，黃蓉應對接客，忙得不亦樂乎，對昨晚所見所聞，一時不暇細想。

※※※

翌日便是英雄大宴，群英聚會，共開了四百來桌，襄陽統領三軍的安撫使呂文煥、守城大將王堅（注）等向各路英雄敬酒。筵席間眾人說起蒙古殘暴，殺我百姓，奪我大宋江山，無不扼腕憤慨，決意與之一拚。當晚便推舉郭靖為會盟的盟主，人人歃血為盟，誓死抗敵。

郭襄那日在羊太傅廟中與姊姊鬧了別扭，說過不去參加英雄大宴，果然賭氣不出，獨個兒在房中自斟自飲，對服侍她的丫鬟道：「大姊去赴英雄大宴，我一個人舒舒服服的吃酒，未必便不及她快活。」郭靖、黃蓉關懷禦敵大計，這時那裏還顧得到這女孩兒在使小性兒？郭靖壓根兒便沒知悉。黃蓉略加查問，知她性情古怪，也只一笑而已。

眾英雄十之八九都是好酒量，待到酒酣，有人興致好，便在席間顯示武功，引為笑樂。黃蓉終是掛念小女兒，對郭芙道：「你去叫你妹子來瞧瞧熱鬧啊，這樣子的大場面，一生也未必能見得上一次。」郭芙道：「我才不去呢。二小姐正沒好氣，要找我拌嘴，沒的自己去找釘子碰。」郭破虜道：「我去拖二姊來。」匆匆離席，走向內室。

過不多時，郭破虜一人回來，尚未開口，郭芙便道：「我就說過她不會來的，你瞧不是嗎？」黃蓉見兒子臉上全是詫異之色，問道：「二姊說甚麼了？」郭破虜道：「媽，真是奇怪！」黃蓉道：「怎麼啦？」郭破虜道：「二姊說，她在房中擺英雄小宴，不來赴這英雄大宴啦。」黃蓉微微一笑，道：「你二姊便想得出這些匪夷所思的門道，且由得她。」郭破虜道：「二姊真的有客人哪。五個男的，兩個女的，坐在二姊房裏喝酒。」

黃蓉眉頭一皺，心想這女孩兒可越來越加無法無天了。怎能邀了大男人到姑娘家的香閨中縱飲？「小東邪」的名頭可一點兒也不錯，但今日嘉賓雲集，決不能為這事責罰女兒，掃了眾英雄的豪興，對郭芙道：「你兄弟臉嫩，不會應付生客，還是你去。請妹子的朋友齊來大廳喝酒，大夥兒一同高興高興。」

郭芙好奇心起，要瞧瞧妹子房中到了甚麼客人，她素知妹子不避男女之嫌，甚麼市井酒徒、兵卒廝役都愛結交，心想今日所邀的多半是些不三不四之輩，聽得母親吩咐，當即起身，走向郭襄的閨房。

離房門丈許，便聽得郭襄道：「小棒頭，叫廚房再送兩大罈子酒來。」「小棒頭」是個丫鬟，郭襄給自己丫鬟取的名字也是大大的與眾不同，那丫鬟答應了。只聽得郭襄又道：「吩咐廚房再煮兩隻羊腿，切廿斤熟牛肉來。」小棒頭應聲出房。只聽得房中一個破鑼般的聲音說道：「郭二姑娘當真豪爽得緊，可惜我人廚子以前不知，否則早就跟你交個朋友了。」郭襄笑道：「現下再交朋友也還不遲啊。」

郭芙皺起眉頭，往窗縫中張去，只見妹子繡房中放著一張矮桌，席上杯盤狼藉。八個人席地而坐，傳杯送盞，逸興橫飛。迎面一人肥頭肥腦，敞開胸膛，露出一排長長的黑毛。那人左首是個文士，三綹長鬚，衣冠修潔，手中摺扇輕搖，顯得頗為風雅，扇面上卻畫著個伸長舌頭的無常鬼。文士左首坐著個四十來歲的女子，五官清秀，但臉上刀創劍疤，少說也有十來處。側面坐著個身材高瘦的帶髮頭陀，頭上金冠閃閃發光，口中咬著半隻肥雞。此外兩個是白髮老翁，另一個是黑衣尼姑，三人背向窗子，瞧不見面目。郭襄坐在這一干人中間，俏臉上帶著三分紅暈，眉間眼角微有酒意，談笑風生，十分得意。郭芙心想，瞧他們這般高興，便是邀他們去大廳，看來也是不去的。

只見一個白髮老翁站起身來，說道：「今日酒飯都有八成了，待姑娘生辰正日，咱們再來大醉一場。小老兒有一點薄禮，倒教姑娘見笑了。」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錦盒，放在桌上。另一個老翁道：「百草仙，你送的是甚麼啊，讓我瞧瞧。」說著打開錦盒，不禁低呼了一聲，道：「啊，這枝千年雪參，你卻從何處覓來？」說著拈在手上。

郭芙從窗縫中望進去，見他拿著一枝尺來長的雪白人參，竟然是個成形的小兒模樣，頭身手足，無不具備，肌膚上隱隱泛著血色，實是希世珍物。

眾人嘖嘖稱讚，那百草翁甚是得意，說道：「這枝千年雪參療絕症，解百毒，說得上有起死續命之功，姑娘無災無難到百歲，原也用它不著。但到百歲壽誕之日，取來服了，再延壽一紀，卻也無傷大雅。」眾人鼓掌大笑，齊讚他善頌善禱。

那肥頭肥腦的人廚子從懷裏掏出一隻鐵盒，笑道：「有個小玩意，倒也可博姑娘一笑。」揭開鐵盒，取出兩個鐵鑄的胖和尚，長約七寸，旋緊了機括，兩個鐵娃娃便你一拳、我一腳的對打起來。各人看得縱聲大笑。但見那對鐵娃娃拳腳之中居然頗有法度，顯然是一套「少林羅漢拳」，連拆了十餘招，鐵娃娃中機括使盡，倏然而止，兩個娃娃凝然對立，竟是武林高手的風範。

眾人瞧到這裏，不再發笑，臉上竟似都有憂色。那臉有疤痕的婦人道：「人廚子，你別為爭面子，卻給郭二姑娘惹麻煩！這是嵩山少林寺的鐵羅漢，你怎地去偷來的？」人廚子笑道：「嘿嘿，我人廚子便有天大膽子，也不敢去少林寺摸雞摸狗。這是少林寺羅漢堂首座無色禪師叫我送來的。他老人家說，到姑娘生辰正日，決能趕到襄陽來跟姑娘祝壽。哪，這才是我人廚子的薄禮呢！」掀開鐵盒的夾層，露出一隻黑色玉鐲。

這黑玉鐲烏沉沉的，看來也沒甚麼奇處。人廚子從腰間拔出一柄厚背薄刃的鬼頭刀，對準玉鐲一刀砍了下去，噹的一聲，鬼刀反彈起來，黑玉鐲竟絲毫不損。眾人齊聲喝采，接著文士、尼姑、頭陀、婦人等均有禮物送給郭襄，無一不是爭奇鬥勝、生平罕見的珍物。郭襄笑吟吟的謝著收下。

郭芙越瞧越奇，轉身奔回大廳，一五一十的都跟母親說了。

黃蓉一聽，心中驚訝只有比郭芙更甚，當下向朱子柳招招手，三人退到了內堂。黃蓉命女兒將適才所見再說一遍。朱子柳也是詫異萬分，道：「人廚子、百草仙竟會到襄陽來？那黑衣尼姑多半便是殺人不眨眼的絕戶手聖因師太，那文士的摺扇上畫著一個無常鬼，唔，難道是轉輪王張一氓？」他一面說，黃蓉一面點頭。朱子柳卻連連搖頭，說道：「此事決計不會，想郭二姑娘能有多大年紀，除了最近一次，素來足不出襄陽方圓數十里之地，怎能結識這些三山五嶽的怪人？再說，嵩山少林寺的無色禪師，聽說他近年來面壁修為，武林中的高人專誠上山，想見他一面都不可得，怎能到襄陽來給小女孩祝壽？唔，定是小姑娘串通了一些好事之徒，故意虛張聲勢，來跟姊姊鬧著玩的。」

黃蓉沉吟道：「但聖因師太、張一氓這些人的名頭，我們平時絕少提及，襄兒未必會知道，要捏造也造不出來。」朱子柳道：「這麼說來，那是真的了。咱們過去見見，以禮相會。他們既是二姑娘的朋友，到襄陽來絕無惡意。」黃蓉道：「我也這麼想，只是聖因師太、轉輪王張一氓這些人行事忽邪忽正，喜怒不測。咱們雖然不懼，可是纏上了也夠人頭痛的，眼前大敵壓境，實在不能再分心去對付這些怪人……」

突然窗外一人哈哈大笑，說道：「郭夫人請了，一干怪人前來襄陽，只為祝壽，別無他意，何必頭痛？」說到那「別無他意，何必頭痛」八個字，聲音已在數丈之外。黃蓉、朱子柳、郭芙一齊搶到窗邊，但見牆頭黑影一閃，身法快捷無倫，倏忽隱沒。郭芙縱身欲追，黃蓉一把拉住，道：「別輕舉妄動，追不上啦！」一抬頭，只見天井中公孫樹樹幹上插著一把張開的白紙扇。

那紙扇離地四丈有餘，郭芙自忖不能一躍而上，叫道：「媽！」黃蓉點了點頭，輕輕縱起，左手在樹幹上略按，借勢上翻，右手又在一根橫枝上一按，身子已在四丈高處，拔出紙扇，落下地來。

三人回到內堂，就燈下看時，見紙扇一面畫著個伸出舌頭的白無常，笑容可掬，雙手抱拳作行禮之狀，旁邊寫著十四個大字：「恭祝郭二姑娘長命百歲芳齡永繼」。黃蓉翻過扇子，見另一面寫著道：「黑衣尼聖因、百草仙、人廚子、九死生、狗肉頭陀、韓無垢、張一氓拜上郭大俠、郭夫人，專賀令愛芳辰，冒昧不敢過訪，恕罪恕罪。」這幾行字墨瀋未乾，寫得遒勁峭拔。

朱子柳是書法名家，讚道：「好字，好字！」黃蓉沉吟道：「咱們瞧瞧襄兒去。」

朱子柳年紀已老，也不用跟小女孩避甚麼嫌疑，當下一齊來至郭襄房中。只見小棒頭和另一名丫鬟正在收拾杯盤殘菜。郭襄道：「朱伯伯，媽，姊姊，你們瞧，這是客人送給我的生日禮物。」黃蓉和朱子柳看了千年雪參、雙鐵羅漢、黑玉鐲，以及絕戶手聖因師太、轉輪王張一氓等所贈珍異禮物，都是暗暗稱奇。

郭襄開動機括，讓一對鐵羅漢對打，十分得意。黃蓉待那十餘招「羅漢拳」打完，柔聲道：「襄兒，到底是怎麼回事？跟媽說了罷。」郭襄笑道：「幾個新朋友知道我快過生日啦，送了些好玩的禮物給我。」黃蓉問道：「這些人你怎生識得的？」

郭襄道：「我是今日第一天才識得的啊。我獨個兒在房裏喝酒，那個韓無垢姊姊在窗外說道：『小妹子，咱們來跟你一起喝酒，好不好？』我說：『再好也沒有了，請進來，請進來！』他們便從窗子裏跳了進來，還說到廿四那天，都要來給我祝壽呢。不知他們怎地知道我的生日？媽，這幾位都是你和爹爹的好朋友，是不是？不然怎能送我這許多好東西？」

黃蓉道：「你爹和我都不識得他們。是你甚麼古怪朋友代你約的，是不是？」郭襄笑道：「我沒甚麼古怪朋友啊，除非是姊夫。」郭芙怒道：「胡說！你姊夫怎地古怪了？」郭襄伸伸舌頭，笑道：「他娶了你，不古怪也古怪了。」郭芙伸手便要打。郭襄格格一笑，躲了開去。

黃蓉道：「兩姊妹別鬧。襄兒，我問你，轉輪王、百草仙他們，可說到咱們的英雄大宴沒有？」郭襄道：「沒有啊，但那個老頭兒九死生和百草仙，都說很佩服爹爹。那個韓無垢姊姊和聖因師太又讚你是女中豪傑，當世英雄，我就代你謙遜幾句，說不敢當，其實我心中卻說：『正是！多謝！說得真對！』」黃蓉再問幾句，見郭襄確沒隱瞞甚麼，說道：「好啦！快去睡罷。」與朱子柳、郭芙轉身出房。

郭襄追到門口，說道：「媽，這枝千年雪參只怕當真很有點好處，你吃一半，爹爹吃一半。」黃蓉道：「那是百草仙送給你的生日禮啊！」郭襄道：「我生下來便生了，甚麼功勞都沒有，你可辛苦了。」黃蓉心想倒不可負了女兒這份孝心，接了雪參，回想郭襄誕生之日的驚險苦難，不禁喟然。

當日英雄大宴盡歡而散。郭靖回到房中，與妻子說起會上群英齊心協力、敵愾同仇，言語中甚是興奮。黃蓉隨即說起聖因師太、百草仙等七人與郭襄夜宴等情。郭襄一怔，道：「竟有這般事？」瞧那千年雪參，果是一件生平僅見的珍物。黃蓉笑道：「咱們這位寶貝小姑娘的面子，倒似比爹娘還大呢。」郭靖不語，低頭追思聖因師太、轉輪王、韓無垢等一干人的生平行事。

黃蓉道：「靖哥哥，丐幫推選幫主之事，不如提早幾日辦妥，否則遲到襄兒生日，倘若百草仙等人真的到來，襄陽城中龍蛇混雜，或有他變。」郭靖道：「我卻另有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在三月廿四推選幫主，大大的熱鬧一場。要是無色禪師、聾啞頭陀等人駕臨，咱們曉以大義，請這夥朋友同抗外敵，豈不是好？」

黃蓉皺眉道：「我只怕他們只借祝壽為名，其實卻來搗亂一場。你想他們能跟襄兒這小孩子有甚麼交情，怎會當真巴巴來祝壽？自來樹大招風，人怕出名，只怕天下武學之士，倒有一半不願你做這武林盟主呢。」

郭靖站起身來，哈哈一笑，說道：「蓉兒，咱們行事但求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為抗蒙古，幫手越多越好。這武林盟主嘛，是誰當都一樣。再說，邪不能勝正，這干人如當真不懷好意，咱們便跟他們周旋一場，你的打狗棒法和我的降龍十八掌倒有十多年沒動了呢，也未必就不管事了。」

黃蓉見他意興勃發，豪氣不減當年，笑道：「好，咱們便照主帥之意。你把這枝雪參服了罷，我瞧總能抵上三五年功力。」郭靖道：「不！你連生了三個孩子，內力不免受損，正該滋補一下才是。」

他倆夫妻恩愛，當真數十年如一日，推讓了半日，最後郭靖說道：「來日龍爭虎鬥，定有好朋友受到損傷，這雪參乃救命之物，咱們還是留著。」

【注】

王堅本為宋軍守合川之大將，因本小說改寫蒙古憲宗在襄陽城下為飛石所中，故移王堅守襄陽，此為改動史實。

# 第三十六回 生辰大禮

次日英雄大宴續開。郭襄房中竟然又擺設英雄小宴。黃蓉早便吩咐廚房精心備了菜肴，讓女兒招待客人。郭芙這幾日儘在盤算丈夫是否能奪得丐幫幫主之位，對妹子的怪客毫沒放在心上。

如是數日，英雄大會中對如何聯絡各路豪傑、如何擾亂蒙古後軍、如何協助城防，均已商議妥善。群豪摩拳擦掌，只待廝殺。惟偵得蒙古大軍攻城欲用火藥火砲，厲害難當，群豪不知如何應付，均感憂慮。郭靖見眾人齊心，雖然喜慰，但他久在蒙古軍中，知道蒙古軍兵勢之強，決非數千名江湖漢子所能抵禦，思之憂心難減。

這日九月廿四，大會已畢，排定午後推選丐幫幫主。群豪用過午膳，紛紛趕往城西大校場去，只見校場正中巍巍搭著一座高台，台南排列著千餘張椅子板凳。

這時台下已聚了二千餘名丐幫幫眾，盡是丐幫中資歷長久、武藝超群的人物，品級最低的也是四袋弟子，這二千餘名幫眾分歸四大長老統率。丐幫原來魯簡梁彭四大長老中，魯有腳升任幫主後新近遇害，彭長老叛幫，為慈恩所殺，簡長老年邁病逝，現下只剩下一位梁長老，成為首席長老，其餘三位長老均係由八袋弟子遞升。幫眾按著路府州縣，圍著高台坐地，丐幫規矩，大會小集，人人席地而坐，不失乞丐本色。

丐幫職司迎賓的幫眾肅請群豪分別入座觀禮。耶律齊、郭芙夫婦，武敦儒、耶律燕夫婦，武修文、完顏萍夫婦等因係小輩，又是一半主人身份，坐在最後一排；各人十餘年苦練，均自覺武功大有進境，暗自盤算，如何在數千英雄之前一顯身手。郭破虜坐在大姊身旁，眼見群英濟濟，聲勢非凡，心中說不出的歡喜，說道：「二姊真奇怪，竟不愛瞧熱鬧。」郭芙嘴一扁，說道：「這小東邪的小心眼兒，誰也猜她不透。」

只見東邊群丐中有一名八袋弟子站起身來，伸手將一個大海螺放在嘴邊，嗚嗚嗚的吹了一陣。黃蓉躍上台去，向台下群雄行禮，朗聲說道：「敝幫今日大會，承天下各路前輩英雄、少年英豪與會觀禮，敝幫上下均是至感榮寵，小妹這裏先謝過了。」說著又行一禮。台下群雄一齊站起還禮。

黃蓉又道：「敝幫魯故幫主仁厚仗義，一生為國為民，辛勤勞苦，不幸日前在峴山羊太傅廟中為奸人霍都所害。此仇未復，實為敝幫奇恥大辱……」說到這裏，丐幫諸弟子想到魯有腳一生公平正直、寬厚待下，有的不禁嗚咽，有的出聲哭了出來，有的更咬牙切齒，大罵奸賊霍都。

黃蓉續道：「但蒙古大軍侵犯襄陽，指日便至，我們不能為了敝幫一己的私事，誤了國家大計，是以本幫報仇之事，暫且擱下，且待退了強敵再說。」台下群豪轟然叫好，都說先公後私，這才是英雄豪傑的胸懷。黃蓉續道：「只是敝幫弟子十數萬人，遍布天下，須得及早推舉一位新幫主。乘著今日之便，咱們要推一位德才兼備、文武雙全的英雄，以作丐幫之主。至於如何推舉，小妹並無成見，請梁長老上台說話。」

梁長老躍上高台，眾人見他白髮如銀，但腰板挺直，精神矍鑠，這一躍起落輕捷，更見功力，人人都喝起采來。這大校場上聚集著四五千人，沒一個不是中氣充沛的，這一齊聲喝采，直似轟轟雷鳴一般。梁長老抱拳答謝，待眾人喝采聲止歇，大聲說道：「黃前幫主神機妙算，說甚麼便是甚麼，決不能錯。但她老人家客氣，定要我們四個長老和八個八袋弟子商量決定。我們十二個臭皮匠商量了半天，想出了這麼個法兒。」一時台下鴉雀無聲，靜聽他宣布。

只聽梁長老道：「我們想，丐幫弟子遍布天下，雖然都沒甚麼本事，不能有甚麼大作為，人數倒也不少。要統率這十數萬人馬，正如黃前幫主所說，非得德才兼備、文武雙全不可。我們丐幫目前雖不能說人才凋零，但要像洪老幫主、黃前幫主那樣百年難見的人物，那是再也遇不上的了，甚至像魯故幫主那樣德能服眾的人品，也是尋不出的了。我們想來想去，只有請黃前幫主勉為其難，再來統率這十數萬弟子。」他說到這裏，台下又是采聲雷動，比先前更加響了。眾人均想：「別說丐幫之中沒黃蓉這樣的人才，只怕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梁長老待眾人靜了下來，又道：「黃前幫主倘若不答應，我們只有苦求到底，可是眼前卻有一件大大為難處。蒙古韃子這一次南北大軍合攻襄陽，情勢實在緊迫。黃前幫主全神貫注，輔佐郭大俠籌思保境退敵的大計，這一件大事非同小可，我們倘若不斷拿一群叫化兒夥裏討錢飯的小事去麻煩她老人家，天下的老百姓不把我們臭叫化罵死才怪？因此我們思前想後，只有另行推選一位幫主才是。」這番話只聽得台下眾人個個點頭，均想：「丐幫行事處處先公後私，無怪數百年來始終是江湖上第一大幫。」

只聽他又道：「本幫之內既無傑出的人才，黃前幫主又不能分心，眼前只有一條明路，那便是請一位幫外英雄參與本幫，統率這十數萬子弟。想當年本幫君山大會，推舉幫主，終於舉出了黃前幫主，那時她老人家可也不是丐幫的弟子啊。不瞞各位說，當時兄弟很不服氣。還跟她老人家動過手過招，結果怎樣呢？哈哈，那也不用多說，總之給打得五體投地，心悅誠服。她老人家當了幫主之後，敝幫好生興旺，說得上風生水起。君山那一會，黃前幫主還只是個十多歲的小姑娘，她一條竹棒打得丐幫四長老心悅誠服，可當真英雄了得。」眾人聽得悠然神往，一齊望著黃蓉。丐幫弟子之中，年長的當時大都均曾親與其會，回思昔日情境，胸間豪氣陡生。

梁長老又道：「今日座間，個個都是江湖上聞名的好漢，任那一位願來做敝幫的頭腦，我們都歡喜得緊。只不過英雄好漢太多，可就難以抉擇。我們十二個臭皮匠便想了個笨法兒，只有請各位英雄到台上一顯身手，誰強誰弱，大夥兒有目共睹。」他說到這裏，台下采聲四起。

梁長老又道：「不過兄弟有一句話說明在先，今日比武，務請點到為止，倘若有甚人命損傷，敝幫可罪過太深。各位相互之間如有甚麼樑子，決不能在這台上了斷，否則是跟敝幫上下有意過不去了，那時卻莫怪得罪。」他說這幾句話時，目光從左至右的向眾人橫掃一遍，神色凜然。

群雄早知今日丐幫大會大有熱鬧，聽得梁長老如此說，各自暗暗盤算。長一輩的人物本身早有名位，或為那一家那一派的掌門，或為那一幫那一寨的首領，自不能再出來爭作丐幫幫主。身無所屬的高手名宿為數固亦不少，然均想武林中得名不易，自己武功雖然不輸於旁人，但說要壓倒場中數千位英雄好漢，可決無把握，若給人打下台來，鬧得灰頭土臉，沒吃著羊肉卻惹上一身羊臊，自是顧慮良多。四十歲以下的壯年青年，卻有不少怦然心動，躍躍欲試，但都明白如此比武，自然是車輪戰，上台越早越吃虧。因此梁長老說完之後，卻無一人上台。

梁長老大聲道：「除了幾位前輩耆宿、出世高人之外，天下英雄，盡在此間，只要瞧得起敝幫的，便請上台賜教。本幫子弟中倘若自信才藝出眾，也可上台，縱然是個四袋子弟，說不定他向來深藏不露，無人知他英雄了得啊。」他說了幾遍，只聽台下一人暴雷似的喝道：「俺來也！」騰的一聲，躍到了台上。

眾人看時，都是吃了一驚，但見此人高大肥胖，足足有三百來斤，這一上台，那搭得極是堅實的高台竟也微微搖晃。那人走到台口，也不抱拳行禮，雙手在腰間一叉，說道：「俺叫千斤鼎童大海，丐幫幫主太難了，俺是當不來的。那一位要跟俺動手，便上來罷。」台下眾人一聽，都是一樂，聽這人說話，準是個渾人。

梁長老笑道：「童大哥，咱們今日不是擺擂台。倘若童大哥不願做敝幫幫主，便請下台去罷。」童大海腦袋一擺，說道：「這明明是個擂台，誰說不是擂台？你不許俺出手，怎地又叫人上台？」梁長老還待要說，童大海道：「好，你要跟我動手也好！」呼的一拳，迎面向梁長老擊去。梁長老後躍避開，笑道：「我這幾根老骨頭，怎受得起童大哥一拳？」童大海笑道：「我原說你不成，乘早站開些……」他話未說完，台口人影一閃，已站著一名衣衫襤褸的化子。

這化子三十來歲年紀，背負六隻布袋，是梁長老嫡傳的徒孫，性子暴躁，平素對師祖又敬若神明，眼見千斤鼎童大海對師祖無禮，便按捺不住，躍上台來，冷冷的道：「我師祖不能跟後輩動手。童大哥，還是我來接你三拳罷！」

童大海喝道：「再好也沒有！」也不問他姓名，提起醋缽大的拳頭，叫道：「看招！」便往他胸口錘了過去。那化子轉身踏上一步，波的一聲悶響，這拳打中了他背上的布袋。童大海只感到著拳之處軟膩滑溜，心下奇怪，喝道：「你袋中放著甚麼玩意？」那化子冷冷的道：「叫化子捉甚麼？」童大海吃了一驚，失聲道：「蛇……蛇……」那化子道：「不錯，是蛇！」童大海想起適才這一拳，不禁有些噁心，第二拳打出去時抬手直擊面門，豈知這化子縱身一躍，在空中轉了半個圈子，又將背心向著他。

童大海生怕拳頭被袋中大蛇咬著，又或是一拳打中了大毒蛇的毒牙，硬生生將拳頭收轉，舉掌在胸口一擋，右腿踢向對方下盤。那化子見他發毛，暗暗好笑，側身在台上一滾，背負的布袋已靠上他小腿，童大海這一腿再碰到布袋。袋中的大蛇其實甚是馴善，毒牙早已拔去，但童大海那裏知道，連聲大叫，雙足亂跳。那化子右臂長處，已抓住他胸口，順勢運勁，喝道：「伍子胥舉千斤鼎！」將他身舉在半空。

童大海慌亂中被對方抓住了胸口「紫宮穴」，登時全身酸軟，無法動彈，空自怒氣沖天，卻發不得威。台下群雄想起他的外號叫做「千斤鼎」，再見了他這副狼狽情狀，登時全場哄笑，梁長老忍笑向那化子喝道：「快放下，休得無禮！」那化子道：「是！」將童大海放在台上，一縱下台，鑽入了人叢。

童大海滿臉脹成了紫醬色，指著台下罵道：「賊化子，再來跟童大爺真刀真槍的打過啊，這般鬼鬼祟祟，算得甚麼好漢？臭叫化，瘟叫化！」他不住口的只罵化子，台下數千丐幫弟子人人只感有趣，無人理會於他。

突然間一條人影輕飄飄的縱上高台，左足在台緣一立，搖搖晃晃的似欲摔跌下來，童大海心地卻好，叫道：「小心！」上前伸手欲扶。他那知這人有意在群英之前顯一手上乘武功，手掌剛搭上那人左臂，那人一勾一帶，施出了大擒拿手中一招「倒跌金剛」。童大海身不由主的向台外直飛出去，砰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摔在地下。眾人瞧那人時，但見他衣飾修潔，長眉俊目，原來是郭靖的弟子武修文。

郭靖坐在台左第一排椅上，見他這招大擒拿手雖巧妙灑脫，但行逕輕狂，大違忠厚之道，心下不悅，臉色便沉了下來。果然台下有多人不服，台東台西同時響起了三個聲音。叫道：「好俊功夫，兄弟來領教幾招！」「這算甚麼？」「人家好意扶你，你卻施暗算！」發話聲中，三個人同時躍上台來。

武修文學兼郭靖、黃蓉兩家，且家學淵源，得父親與師叔授了一陽指神技，在後輩英雄中已算第一流人才，見三人齊至，暗暗歡喜，尋思：「我同時敗此三人，方顯得功夫。」反而怕這三人分別來鬥，更不說話，身形晃動，剎時之間向上台三人每人發了一招。那三人尚未站穩，敵招倏忽已至，忙舉手招架。武修文不待對方緩過手來，雙掌翻飛，竟以一圍三，將三個對手包圍在垓心，自己佔了外勢。那三人互相擠撞，拳腳難以施展。台下群雄相顧失色，均想：「郭大俠名震當世，果然名不虛傳，連教出來的徒兒也這般厲害？」

那三個人互相不識，不知旁人的武功拳路，遭武修文一圍住，無法呼應照顧，反而各自牽制。三人連衝數次，始終搶不出武修文以綿密掌法構成的包圍圈子。

完顏萍在台下見丈夫已穩佔上風，心中歡喜。郭芙卻道：「這三個人膿包，當然不是小武哥哥的敵手。其實他何必這時候便逞英雄，耗費了力氣？待會有真正高手上台，豈不難以抵敵？」完顏萍微笑不語。

耶律燕平時極愛和郭芙鬥口，嫡親姑嫂，互不相讓，這時早猜中了嫂子的心意，說道：「小叔叔先上去收拾一批，待他不成了，敦儒又上去收拾一批。他又不成了，我哥哥這才上台，獨敗群雄，讓你安安穩穩的做個幫主夫人，何等不美？」郭芙臉上一紅，說道：「這許多英雄豪傑，誰不想當幫主？怎說得上『安安穩穩』四字？」

耶律燕道：「其實呢，也不用我哥哥上台。」郭芙奇道：「怎麼？」耶律燕道：「剛才梁長老不是說了麼？當年丐幫大會君山，師母還不過十來歲，便以一條竹棒打得群雄束手歸服，當上了幫主。常言道：有其母必有其女。嫂子啊！還是你上台去，比我哥哥更成。」郭芙嗔道：「好！小油嘴的，你取笑我。」伸手便到她腋下呵癢。耶律燕往耶律齊背後一躲，笑道：「幫主救命，幫主救命，幫主夫人這要謀財害命啦。」

這時郭芙、武氏兄弟都已三十餘歲，但自來玩鬧慣了的，耶律燕、完顏萍雖均已生兒育女，一見面仍是嘻嘻哈哈，興致不減當年。

黃蓉早已在大校場四周分布丐幫弟子，吩咐見有異狀立即來報。她坐在郭靖身旁，時時放眼四顧，察看是否有面生之人混入場來，她一直耽心聖因師太、韓無垢、張一氓等這一干人前來搗亂，但時屆未末申初，四下裏一無動靜，尋思：「那一干人來襄陽到底為的甚麼？若說有甚麼圖謀，怎的仍不見有絲毫端倪？如說真的來為襄兒慶賀生辰，世間決無是理。」轉頭看台上時，只見武修文已將兩人擊下台來，剩下一人苦苦撐持，料得五招之內也須落敗，心想：「今日天下群雄以武會友，為爭丐幫幫主，最後卻不知是誰奪得魁首，獨佔鰲頭？」

※※※

其時台下數千英雄心中，個個存的都是這個念頭，但在郭府後花園中，卻有一人始終沒想到這件大事。小郭襄一直在想：「今日是我十六歲生日。那天我拿了一枚金針給他，要他今兒來見我一面，他當時親口答應了，怎地到這時還不來？」

她坐在芍藥亭中，臂倚欄干，眼見紅日漸漸西斜，心想：「今日已過去了大半天，他就算立刻到來，最多也只有半天相聚。」眼望著地下的芍藥花影，兩根手指拈著剩下的一枚金針，輕輕說道：「我還能求他一件事……但說不定他壓根兒就已把我忘了，連今天要來看我都沒記得，這第三件事還說甚麼？」轉念又想：「不會的，決計不會。他是當世大俠，最重然諾，怎能說過的話不算？再過一會兒，唔，只再過一會兒，他一定便會前來瞧我。」想到不久便能和他見面，不由得暈生雙頰，拈著金針的手指微微發顫。

她輕輕嘆了口氣，一個念頭終是排遣不去：「他雖重然諾，可是我終究是個小姑娘啊。他答應的話倘是對爹爹說的，無論怎麼也定會信守。但是我呢，我這個小東邪郭襄，在他眼中算得是甚麼？只不過是個異想天開的小女孩兒罷啦。這時他便算記得我的話，也不過是哈哈一笑，搖頭說道：『胡鬧，胡鬧！』」

※※※

芍藥亭畔，小郭襄細數花影，情思困困。大校場中，黃蓉兀自在反覆推想：「羊太傅廟中芙兒、襄兒遇險，得逢高人暗中解救。靖哥哥說，當世只二人有此剛猛內力，但洪七公恩師已故，靖哥哥更加不是。難道邀集這些旁門左道之士來給襄兒祝壽的，便是那個殺死尼摩星的高手？然則此人是誰？老頑童周伯通雖愛玩鬧，行事無此細密；一燈大師端嚴方正，決無如此閒情逸致；西毒歐陽鋒、慈恩和尚裘千仞都已亡故，竟難道是爹爹？」

她與父親已十餘年不見。黃藥師便如閒雲野鶴，漫遊江湖，誰也不知他的行蹤。說到這件事的古怪難測，倒與他的生性頗有幾分相似。黃藥師名震江湖數十年。乃是出名的「黃老邪」，這些邪魔外道多半跟他臭味相投，倘若他出面招集，那些人非賣他的老面子不可。她想到這裏，不自禁的又驚又喜。按理說黃藥師決不會來跟女兒和外孫女如此胡鬧，但他一生行事從來不可以常理推斷，當真如天外神龍，夭矯變幻。黃蓉雖是他親生女兒，卻也往往莫測其高深。他大舉邀人來給外孫女祝壽，說不定自有深意呢？

她想到這裏，向郭芙招了招手，命她過來，低聲問道：「你妹子在風陵渡出去了兩日兩夜，她回來後，有沒說起外公甚麼事？」郭芙一怔，道：「外公？沒有啊！妹子連外公的面也沒見過。」黃蓉道：「你再仔細想想，她在風陵渡和西山一窟鬼一齊出去，到底還講到誰沒有？」

郭芙道：「沒有啊，沒說到誰。」她自知妹子當日是要去瞧瞧楊過，但她在父母面前，最怕的便是提及「楊過」兩個字。母親倒還罷了，父親只要一聽見，往往臉色一沉，便有一兩天不跟她說話。因此妹子既然沒說，她也就樂得不提，何況此事早已過去，並無下文，又何必提起此人，自討沒趣？

黃蓉見她臉色微微有異，料到她心中還隱瞞著甚麼，說道：「眼前之事可不是鬧著玩兒的，你聽到見到過甚麼，全說給我知道。」郭芙見母親臉色鄭重，不敢再瞞，只得道：「只是聽幾個閒人講起甚麼神鵰大俠，那便是楊……楊……楊過了。妹子便說要去瞧瞧他。」黃蓉心中一凜，道：「見到了他沒有？」郭芙道：「一定沒見到，倘若見到了，妹子還不嘰嘰呱呱的說個不停麼？」

黃蓉心中暗叫：「是過兒，是過兒！當真是他麼？」問道：「在羊太傅廟中出手殺死尼摩星的，你想會不會是他？」郭芙道：「怎麼會啊？楊……楊大哥怎會有這等好功夫？」黃蓉道：「你跟你妹子在羊太傅廟中說了些甚麼，從頭至尾跟我說，一句也不能漏了。」郭芙道：「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妹子就是愛跟我頂嘴。」於是將妹子如何說不赴英雄大宴，不瞧丐幫推舉幫主、如何在她生日那天將有一位少年英俊的英雄來見她等言語一一說了，最後笑道：「她朋友倒果然真來了不少，但不是和尚尼姑，便是老頭兒老太婆，那有甚麼少年英俊的英雄？」

聽到這裏，黃蓉更無懷疑，料定郭襄所說之人，必是楊過無疑。想來郭襄與楊過約定在羊太傅廟中相會，卻給姊姊闖去撞散了，楊過不忿郭芙譏刺，為了給郭襄爭一口氣，竟遍邀江湖高手，來給她送禮慶生辰。「但是，他，他為甚麼要給襄兒花這麼大的力氣？」想到小女兒日來心神不定，眼光朦朧，恍恍惚惚，想到她常時突然紅暈雙頰，黃蓉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竟難道襄兒在風陵渡一日兩夜不歸，已和他做出事來？」跟著便想：「楊過恨我害死他父親，恨芙兒斷他手臂，更恨芙兒用毒針打傷小龍女。啊喲，小龍女和他相約十六年後重會，今年正是第十六年了。楊過是報仇來啦！」

一想到「楊過是報仇來啦」這七個字，驀地裏背上感到一陣涼意。她知楊過自小便行事十分厲害，對小龍女又用情既專且深，倘若苦候小龍女十六年終於不得相見，推尋禍根，自會深恨郭家滿門，這一十六年的怨毒積了下來，以他性情，決不會將郭芙一劍殺了便能罷休，定當設下狠毒陰損的計謀，大舉報復，「難道他竟要誘騙襄兒上手，使她傾心相從，然後折磨得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錯，不錯，依著楊過的性兒，他正會如此。」一想到此點，連日積在心頭的疑竇盡數而解：楊過所以要殺尼摩星救郭襄，所以要遍請當世高手來給她祝壽，全是為了要贏得她的心。

心下又默默計算：「可是有一點不對了！今日是襄兒生日，十六年前，襄兒出世之後，又過數月，楊過才在絕情谷中與小龍女分手。按理推想，他便是要報仇，也得等足十六年，過了與小龍女約會之期再說。這十六年之約雖然渺茫，但那留言明明是她親手所書，誰又能知道他夫妻倆終究不得相會？難道我爹爹……難道南海神尼……」她眉尖深鎖，越想越不安，心想：「不管怎樣，襄兒若再和他相見，委實凶險無比。襄兒天真爛漫，怎懂得人心的險詐狠毒？」

她自始對楊過懷有偏見，一切都想得左了。其實楊過見郭襄溫和豪邁，天真活潑，人又秀美，心中便甚喜歡，又想到她初生之時，自己曾為她捨生忘死的爭奪，不禁充滿了愛護之意，又見她對自己真誠依戀，自此對她全是一片柔情美意。若有人加害，他便捨了性命，也要維護她周全。

只聽得「啊喲」一聲叫，跟著騰的一響，黃蓉抬起頭來，見武修文又將一個上台比武的胖大和尚用掌力震下台來。她走到郭靖身邊，低聲道：「你在這裏照料，我去瞧瞧襄兒。」郭靖道：「襄兒沒來麼？」黃蓉道：「我去叫她，這小丫頭真古怪。」郭靖微微一笑，想到與妻子初識之時，她穿了男裝，打扮成一個小乞兒模樣，何嘗又不古怪了？

黃蓉見丈夫笑得溫馨，也報以一笑，當下匆匆趕回府中，一路上雖感焦慮，但想到丈夫那副笑容，想到他那寬厚堅實的雙肩，似乎天塌下來也能擔當一般，心頭又寬慰了許多。

※※※

她逕到郭襄房中，女兒並不在房，一問小棒頭，說是二小姐在後花園中，不許去打擾她，黃蓉微微一驚：「襄兒連大校場上的比武也不要看，定是和楊過暗中約上了。」於是先回自己房中，身邊暗藏金針暗器，腰間插了柄短劍，再拿短棒，然後往後花園來。她知楊過此時武功大非昔比，實是個可畏可怖的強敵，絲毫不敢怠忽。她不走鵝卵石鋪成的花徑，卻從假山石後的小路繞去，將近芍藥亭邊，但聽得郭襄幽幽的嘆了口長氣。

黃蓉伏低身子，躲在假山石後，聽得女兒輕輕說道：「怎麼到這個時候，還是不來，可真叫人心焦死了。」黃蓉大慰：「原來他還沒到，正可先行攔阻。」只聽郭襄又道：「每年生日，媽總是叫我說三個心願，待會他來了不便，我先跟老天爺說了罷。」黃蓉本要出去跟女兒說話，聽了她這幾句話，本已跨出一步的左腳又縮了回來，尋思：「我雖是她母親，平時也不易猜得中她心思，這時正好聽她說三個甚麼心願。」

過了片刻，只聽郭襄道：「老天爺，我第一個心願，盼望爹爹媽媽率領人馬，會同眾位英雄好漢，殺退來犯的蒙古兵，襄陽城百姓得保太平。」黃蓉暗暗舒了口氣，心想：「這小丫頭雖然古怪，可並非不識大體。」又聽她道：「我第二個心願，盼望爹爹媽媽身子安泰，百年長壽，盼望爹娘事事如意稱心。」黃蓉誕育郭襄之時，夫婦倆都遭逢生死大險，事後思及，不免心驚，因此自然而然的對她不如對大女兒那般愛憐，這時聽了她這幾句至性流露的祝願，不自禁的眼眶微濕，疼愛之情，油然而增。

郭襄的第三個願望一時卻不說出，隔了片刻，才道：「我第三個心願，盼望神鵰大俠楊過……」黃蓉雖早料到女兒第三個心願定與楊過有關，但聽到她親口說出「楊過」兩字，心頭終於還是一震，聽得她續道：「……和他夫人小龍女早日團聚，平安喜樂。」

這一句話卻是黃蓉萬萬料想不及，她只道楊過既要誘騙女兒，定然花言巧語，說上許多假話，豈知女兒已知小龍女之事，也明白楊過一心一意等待和小龍女相會，因此暗中為他禱祝。但轉念一想，卻又耽上了心：「啊喲，不妙！楊過這廝用心更加深了一層，她越是跟襄兒說不忘舊情，襄兒越會覺得他是個深情可敬之人，對他更為傾心。不錯，不錯，當年靖哥哥倘若見了我之後便將華箏公主拋諸腦後，半點也不念昔日恩義，我反要怪他薄倖了。」

只因黃蓉將這件事四面八方的想得十分周至，自來又對楊過存著幾分忌憚防範之意，再加上對女兒的關懷過切，不由得思潮起伏，暗暗心驚。便在此時，忽聽得嚓的一聲輕響，牆頭上躍下一人，但見他大頭矮身，形相古怪。

郭襄一見那人，便跳起身來，喜道：「大頭鬼，大頭鬼叔叔，他……他也來了麼？」

大頭鬼走進芍藥亭中，躬身施了一禮，神態竟異常恭謹。郭襄笑道：「啊喲，大頭鬼叔叔，你怎地跟我這般客氣啊？」大頭鬼道：「你別叫我大頭鬼叔叔，只叫『大頭鬼』三字便成了。神鵰大俠命我來跟郭姑娘說……」

郭襄一聽，好生失望，登時眼眶便紅了，道：「大哥哥說有事不能來看我麼？可是他答應過的……」大頭鬼不住搖晃他那顆大頭，說道：「不是，不是……」郭襄急道：「怎麼不是？他明明答允過的。」心中一急，竟要流下淚來。大頭鬼道：「我不是說他沒答允你，我是說，他不是不來看你啊！」郭襄破涕為笑，嬌嗔道：「你瞧你，說話不明不白的，不是這個，又不是那個。」

大頭鬼微笑道：「神鵰大俠說，他要親自給姑娘預備三件生日禮物，是以今日要到得遲了些。」郭襄心花怒放，道：「這許多人已給我送了這麼多好東西，我甚麼都也有啦，請你跟大哥哥說，不用費心再預備禮物了。」大頭鬼搖頭道：「這三件禮物嘛，第一件已預備好啦，第二件神鵰大俠帶領了兄弟們正在辦，這時候多半已經齊備。」郭襄嘆道：「我倒寧可他早些來，別費事跟我辦禮物了。」

大頭鬼道：「那第三件禮物，神鵰大俠說須得在大校場丐幫大會之中親手交給姑娘，因此請你這就去大校場，算來時候也差不多啦。」郭襄嘆口氣道：「我本來跟姊姊嘔氣，說過不去丐幫大會的，大哥哥既這麼說，那是非去不可的了。好罷，你同我一塊去。」大頭鬼點了點頭，噓溜溜吹了聲口哨，牆外黑黝黝的撲進一件龐然大物來，卻是那頭神鵰。

郭襄一見神鵰，撲過去要攬牠項頸，便如見到久別重逢的好友一般。神鵰卻退開兩步，傲然昂立，側首斜睨。郭襄笑道：「你可真神氣得緊，不睬我嗎？我偏偏要你睬我。」說著縱身而上一把抱住在神鵰的頭頸。這一次神鵰沒再閃避，但斜過腦袋，便似莊嚴的父親遇到了又頑皮又可愛的女兒，終於無可奈何。

郭襄道：「鵰大哥，咱們一起去罷。我請你吃好東西，你喝酒不喝？」大頭鬼笑道：「你請神鵰喝酒，那牠再喜歡也沒有了。」

當下二人一鵰奔往大校場。走進大會場子，群雄見到神鵰軀體雄偉、形相醜怪，無不嘖嘖稱奇。郭襄引著大頭鬼和神鵰來到台邊，揀一處空地坐下。負責知賓的丐幫弟子見大頭鬼是生客，當下過來招呼，請問姓名。大頭鬼冷然道：「我沒名字的，甚麼也不懂得的，郭二姑娘帶我來了，我便來了。」

不久黃蓉也即來到，只想：「楊過公然要到大校場來，事先又作了周密布置，待會定要大鬧一場。」設想諸般兇險情狀，一一籌思對策。

※※※

這時武敦儒、修文兄弟已給人打下台來，朱子柳的姪兒、點蒼漁隱的三個弟子、丐幫中的四名八袋弟子、六名七袋弟子，均已先後失手。台上耶律齊已連敗三名好手，正施展周伯通所授的七十二路空明拳，和一個四十餘歲的壯漢交手。

這壯漢名叫藍天和，是貴州的一個苗人。幼時隨人至四川青城山採藥，失足墮入山崖，得遇奇人，學得了一身剛猛險狠兼而有之的外門武功。他掌力中隱隱有風雷之聲，轟轟發發，的是威風了得。耶律齊的拳法卻拳出無聲，腳去無影，飄飄忽忽，令對方難以捉摸，兩人一剛一柔，在台上打了個旗鼓相當。這番功夫顯露出來，台下數百名本來想上台一較的好漢無不自愧不如，均想：「幸虧我沒貿然上台，否則豈不是自獻其醜？人家這般的內力外功，我便再練上十年，也未必是他二人對手。」

藍天和的掌力雖猛，但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夕，畢竟難以持久，雖聽他一掌掌發出去時呼呼之聲越來越大，其實中間所蘊潛力卻已大不如前。耶律齊的拳招既不比前快，亦不比前慢，始終全神貫注的見招拆招。他知今日之鬥不是擊敗幾個對手便算了局，上台來的敵手多半愈來愈強，因此必得留下後勁。

藍天和久戰不勝，心下焦躁起來，自思在西南各路二十餘年，從未遇到過一個能擋得住自己三十招的勁敵，想不到今日在天下英雄之前，偏偏奈何不了一個後輩，當下催動內勁，不住增加掌力。兩人迴旋反覆的又拆了二十餘招，藍天和陡見對方拳法中露出破綻，大喝一聲：「著！」一掌「九鬼摘星」，往耶律齊胸口打去。耶律齊右掌揮出，雙掌相交，登時黏著不動，變成了各以內力相拚的局面。

過了片刻，藍天和忽然臉上變色，踉踉蹌蹌的退了兩步，拱手說道：「佩服，佩服！」他走到台口，朗聲說道：「耶律大爺手下留情，沒要了兄弟的性命，果然是英雄仁義，兄弟心悅誠服。」說著深深吸一口氣，搖了搖頭，向耶律齊躬身行禮，躍下台去。耶律齊拱手道：「承藍兄相讓。」

原來藍天和一掌打出，與耶律齊右掌相交，急忙催內力，猛覺著手之處突然變得虛虛盪盪，便如伸手入水，似空非空，似實非實，另有一股黏稠之力纏在掌上。這股似虛非虛的知覺，瞬息間便從對方掌心傳到自己手臂，再自手臂通到胸口，直降丹田，小腹中登時便如積蓄了十多碗沸水，擠逼著要向外爆炸。他一驚之下，魂飛天外，忙運勁後奪，但手掌竟如給極韌的膠水黏住了一般，雖向後拉了半尺，卻離不開對方掌心。當年師父授他武藝之時，曾說過他這一路風雷掌法，以之行走江湖已綽綽有餘，但若遇上了內家高手，千萬要小心在意，只要給對方內力侵入丹田，縱非當場斃命，這一身功夫可也廢了。這念頭在腦海中一閃，雙目一閉，只待就死，陡然間掌上黏力忽失，跟著丹田中鬱熱之氣也緩緩消失，他微一運勁，竟覺全身功夫絲毫未損，自是對方手下容情，感愧之餘，站到台口交代了幾句。

適才二人這一場龍爭虎鬥，藍天和掌力威猛凌厲，台下人人有目共睹，但耶律齊居然將他敗於無形，凡是稍有見識之人，再也不敢上台挑戰。耶律齊是郭靖、黃蓉的女婿，與丐幫大有淵源，四大長老和眾八袋弟子都願他當上幫主。他又是全真派耆宿周伯通的弟子，全真教弟子算來都是他晚輩。凡是與郭靖夫婦、全真教有交情的好手，都不再與爭。只有幾個不自量力的莽撞之徒才上台領教，但都是接不上數招，便即落敗。

郭芙見丈夫藝壓當場，心中的歡喜自是難以言宣，一瞥眼間，忽見一隻奇醜的巨鵰、和那個在風陵渡見過的大頭矮子坐在妹子兩側，不禁一怔。當郭襄和大頭鬼、神鵰來到大校場時，耶律齊和藍天和激鬥正酣，郭芙全神貫注在丈夫身上，神鵰雖然形貌驚人，她卻是視而不見。這時勁敵已去，她才想到何以妹子說過不來卻又來了？一轉念間，暗道：「不好！楊過自稱『神鵰大俠』，這隻窮兇極惡的大鳥，必定便是甚麼神鵰了。神鵰既來，楊過也必定就在左近，他倘若來搶幫主……他倘若來搶幫主……」一剎那間，心中自喜變憂，當日楊過拂袖將她長劍擊彎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齊哥武功雖強，能不能敵得過這獨臂怪人呢？唉，這人自幼便是我命中的魔星，今日當此要緊關頭，他遲不遲，早不早，卻又來了！」但遊目四顧，並不見楊過的蹤跡。

這時天色將黑，耶律齊又連敗七人，待了良久，再也無人上台較藝。

梁長老走到台口，朗聲道：「耶律大爺文武雙全，我幫上下向來欽仰，若能為我幫之主，自是人人悅服擁戴……」他說到這裏，台下丐幫的幫眾一齊站起，大聲歡呼。

梁長老又道：「不知有那一位英雄好漢，還欲上來一展身手？」他連問三遍，台下寂靜無聲。

郭芙大喜，心想：「楊過此時不至，時機已失！待齊哥一接任幫主，他便再要來搗亂，也已來不及了。」便在此時，忽聽得蹄聲緊迫，兩騎馬向大校場疾馳而來，聽那馬蹄之聲，馬上乘客顯是身有急事。郭芙一驚：「終於來了！」

※※※

但見兩騎馬如飛般馳進校場，乘者身穿灰衣，卻是郭靖派出去打探軍情的探子。郭靖雖然瞧著台上比武，心中可無時無刻不念著軍情，一見這兩個探子如此縱馬狂奔，心道：「終於來了！」郭靖、郭芙父女心中說的都是「終於來了」四字，但女兒指的是楊過，父親心中所指卻是「蒙古大軍」。

兩名探子馳到離高台數丈處翻身下馬，奔上前來向郭靖行禮。郭靖與黃蓉不等二人開口，先瞧臉色，蓋軍情好惡，臉上必有流露，但見二人滿臉又是迷惘又是喜歡之色，似乎見到了甚麼意外的喜事。

只聽一名探子報道：「稟報郭大俠：蒙古大軍左翼前鋒的一個千人隊，已到了唐州。」郭靖心中一驚，暗道：「來得好快！」又聽另一個探子道：「稟報：蒙古右翼前鋒的一個千人隊，已抵鄧州。」郭靖「嗯」了一聲，心想：「北路敵軍又分兩路，軍行神速，鋒勢銳利之極。」唐州、鄧州離襄陽均不過一百餘里，由兩地南下而至襄陽對岸的樊城，一路平野，並無山川隔阻之險，蒙古鐵騎馳驟而來，只須兩日便能攻到。

卻聽第二個探子喜孜孜的說道：「可是有件奇事，鄧州城郊的蒙古千人隊一個個都死在就地，軍官士卒，無一得生。」郭靖奇道：「有這等事？」第一個探子道：「小人所見也是如此，唐州的蒙古前鋒一千人全變了野鬼，遍地都是屍首。最奇怪的是，這些蒙古兵屍首上的左耳都給人割了去。」第二個探子道：「鄧州的蒙古兵也是這般，人人沒了左耳。」

郭靖和黃蓉對瞧一眼，驚喜交集，尋思：「蒙古兩路先鋒都全軍覆沒，那是大大的折了銳氣。雖說來攻敵軍至少有十餘萬之眾，損折二千人無關大局，但訊息傳去，蒙古三軍為之奪氣，於我大吉大利。卻不知是誰奇兵突出，將這兩路蒙古兵盡數殲滅？」郭靖問道：「新野和鄧州的守軍怎樣了？」兩名探子齊道：「兩城守軍閉門不出，蒙古軍死在郊外，守城的將軍只怕此刻尚未得知。」黃蓉道：「你們快去稟報呂大帥，他這一高興，定然重重有賞。」兩探子磕過了頭，歡天喜地的去了。

蒙古先鋒隊尚未與襄陽守軍交戰，即已兩路齊殲，黃蓉站到台上宣布這個喜訊，登時全場歡聲雷動。黃蓉道：「丐幫新立幫主，固是喜事，可怎及得上這件聚殲敵軍的大事？梁長老，快命人擺設酒筵，咱們須得好好慶祝一番。」

這酒筵早就預備下了的，丐幫今晚本來要大宴群雄，祝賀新立幫主，這時傳到大捷之訊，錦上添花，人人均興高采烈。武敦儒等較藝落敗，雖不無怏怏，但滿場喜氣洋溢，早把少數人的心中鬱悶沖得乾乾淨淨。丐幫宴客不設桌椅，群英東一圍、西一堆的在大校場上席地而坐，便此杯觥交錯，吃喝起來。筵席模樣雖陋，酒肉菜肴卻極豐盛。郭襄斟了三大碗酒給神鵰飲用，神鵰一口一碗，意興甚豪。

群雄都道是郭靖、黃蓉安排下的奇計，流水價過來敬酒祝捷。郭靖不住口的說絕非自己之功。但他向來謙抑，群雄那裏肯信？黃蓉道：「靖哥哥，這事好生奇怪，此時實在琢磨不透。咱們別忙分辯，且候確息。」原來黃蓉一得探子之報，知道其中必有蹊蹺，當即派遣八名精明強幹的丐幫弟子，騎了快馬，分赴唐州、鄧州再探。

郭襄和大頭鬼、神鵰坐在一起，旁人見了神鵰這等威猛模樣，誰也不敢坐近。郭襄道：「大哥哥怎地還不來？」大頭鬼道：「他說過要來，總會來的。」一言甫畢，忽道：「你聽，那是甚麼聲音？」郭襄側耳靜聽，只聽得遠處傳來一陣陣獅吼虎嘯、猿啼象奔之聲，她心中一喜，叫道：「史家兄弟來啦！」

過不多時，群獸吼叫之聲越來越近。校場上群雄先是愕然變色，跟著紛紛拔出兵刃，站了起來，場中登時亂成一片：「那裏來的這許多猛獸？」「是獅子，還有大蟲！」

郭靖對武修文道：「去傳我號令，調二千弓弩手來。」武修文應道：「是！」剛欲轉身，忽聽得遠處有人長聲叫道：「萬獸山莊史氏兄弟奉神鵰俠之命，來向郭二姑娘祝壽，恭獻壽禮。」聲音非一人所發，乃史氏五兄弟齊聲高呼。他五人內功另成一家，雖非一等一的高手，但縱聲長嘯，竟同具宮商角徵羽五音之聲，鏗鏘豪邁，震人耳鼓。黃蓉向武修文一揮手，命他即去傳令，心想史氏兄弟雖如此說，但人心難測，未必便無他意，寧可調集弓弩手有備而不發，勝於無備而受制於人。

武修文躍上馬背，馳去調兵。不多時第一隊弓弩手已到，布在大校場之側，郭靖在蒙古習得騎射之術，以此教練士卒，是故襄陽兵精，甲於天下。遂能以一城之眾，獨抗蒙古數十年。襄陽弓弩手人人能挽強弓，發硬箭，射術實不遜於蒙古武士。

弓弩手剛布好陣勢，只見一條大漢身披虎衣，領著一百頭猛虎來到大校場外，正是白額山君史伯威。那一百頭猛虎排得整整齊齊，蹲伏在地。接著管見子史仲猛率領一百頭金錢豹子、青甲獅王史叔剛率領一百頭雄獅、大力神史季強率領一百頭大象、八手仙猿史少捷率領一百頭巨猿，各列隊伍，排在校場四周。群獸猛惡猙獰，不斷發出低吼，然行列整齊，竟絲毫不亂。校場上群雄個個見多識廣，但斗然見到這許多猛獸，亦不免心中惴惴。

史氏五兄弟手中各提一隻皮袋，走到郭襄身前，躬身說道：「恭祝姑娘長命百歲，平安如意。」郭襄忙起立還禮，道：「多謝五位史家叔叔。史三叔，你身子可大好了？史五叔，你胸口的傷也好了？」史叔剛、史少捷齊道：「多謝姑娘關懷，都好了。」

史伯威指著五隻皮袋道：「這是神鵰俠送給姑娘的第一件生辰禮物。」郭襄笑道：「真是生受不起。那是甚麼啊？嗯，我猜你的皮袋裏裝著一隻小老虎，他的裝著一隻小豹子，是不是？那倒好玩得緊。」史伯威搖頭道：「不是，這件禮物，是神鵰俠率領了七百多位江湖好手去辦來的，費的氣力可真不小。」說著打開手中的皮袋。

郭襄探頭往袋口一張，大吃一驚，叫道：「是耳朵！」史伯威道：「正是！五隻皮袋之中，共是兩千隻蒙古兵將的耳朵。」郭襄尚未會意，驚道：「這許多人耳朵，我……我要來幹麼？」郭靖、黃蓉卻聽得分明，一齊離座，走到史伯威身前，就皮袋中一看，再想起適才探子之言，不由得驚喜交集。黃蓉道：「史大哥，原來唐州和鄧州城郊的蒙古兵，是神……神鵰俠率人所殺？」

史氏兄弟向郭靖、黃蓉夫婦拜倒。郭靖夫婦拜倒還禮。史伯威才答道：「神鵰俠言道：郭二姑娘身在襄陽，今日是她生辰好日子，蒙古蠻兵竟敢無禮前來進犯，豈不是要驚嚇了郭二姑娘？確是非殺不可。只恨番兵勢大，不能盡誅，因此帶領豪傑，殺了他作先鋒的兩個千人隊。」

郭靖道：「神鵰大俠現在何處？小可當親自拜見，為襄陽全城百姓致謝。」這十多年來，郭靖專心練兵守城，極少理會江湖遊俠之事，而楊過隱姓埋名，所交多是介乎邪正之間的人物，因此郭靖竟不知「神鵰俠」便是楊過。史伯威道：「神鵰俠是郭大俠與郭夫人的晚輩，只因連日忙於為令愛採備生日禮物，未克前來拜見郭大俠和郭夫人，請勿怪罪。」

忽聽得遠處嘯聲又起，一個聲音叫道：「西山一窟鬼奉神鵰俠之令，來向郭二姑娘祝壽，恭獻壽禮。」聲音尖細，若斷若續，但人人聽得十分清楚。

郭靖見第一件壽禮實在太大，忙提聲叫道：「郭靖謹候台駕。」他話聲渾厚和平，遠遠傳送出去，跟著走到大校場入口處相迎。

黃蓉和他並肩而立，低聲道：「你猜這神鵰俠是誰？」郭靖道：「我猜不出。」黃蓉道：「便是楊過！」郭靖一呆，隨即滿心歡暢，說道：「了不起，了不起！他立下如此奇功，當真是大宋之福。」黃蓉道：「你猜他第二件壽禮是甚麼？」郭靖微笑道：「過兒才智卓絕，只有你方勝得了他，也只有你，才猜得中他的心思。」黃蓉道：「這一次我可猜不中了。」心想：「楊過為襄陽立此大功，但口口聲聲說是為了襄兒，他對我夫婦與芙兒的怨恨可絲毫未消。」

※※※

過不多時，長鬚鬼樊一翁領著八鬼來到校場，向郭靖夫婦見了禮，逕自走到郭襄身前，說道：「恭祝姑娘康寧安樂，福澤無盡！神鵰俠命我們來送第二件生辰禮物。」

郭襄道：「多謝，多謝。」眼見西山一窟鬼手中各拿著一隻木盒，生怕他們又送甚麼人鼻子、人耳朵來，忙道：「若是難看的物事，就請別打開來。」大頭鬼笑道：「這次是挺好看的。」

樊一翁打開盒子，取出一個極大的流星火炮，晃火摺點著了。火炮沖天而起，在半空中一聲爆炸散開，但見滿天花雨，組成了一個「恭」字。郭襄拍手笑道：「好玩，好玩得很！」吊死鬼接著也放了一個煙花，卻是一個「祝」字。西山一窟鬼各放一個，組起來是「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壽」十個大字。十字顏色各不相同，高懸半空，良久方散。群雄歡呼喝采。這煙花乃漢口鎮天下馳名的巧手匠人黃一炮所作，華美繁富，妙麗無方，端的是當世一絕。

郭靖微微一笑，心想：「小女孩兒家原是喜歡這個，也虧過兒覓得這妙製煙花的巧匠。」

半空中十個大字剛散，北邊天空突然升起一個流星，相距大校場約有數里，跟著極北遠處，又有一個流星升起。

黃蓉心想：「這流星傳訊，取法於烽火報警，頃刻之間，便可一個接一個的傳出數百里之遙，只不知楊過安排下了甚麼。他這第二件禮物，決不只是放幾個煙花博襄兒一粲便算。」吩咐丐幫弟子安排筵席，宴請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

斟酒未定，忽聽得北方遠遠傳來猶如悶雷般的聲音，一響跟著一響，轟轟不絕，只隔得遠了，響聲卻極輕。

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聽了這聲音，突然間一齊躍起身來，高聲歡呼，大叫：「成功了，成功了！」群雄愕然不解。大頭鬼搖頭晃腦，手指北方，大叫：「妙極，妙極！」這時天已全黑，北面天際卻發出隱隱紅光。

黃蓉又驚又喜，叫道：「南陽大火！」郭靖拍腿大叫：「不錯，正是南陽！」黃蓉向樊一翁道：「願聞其詳。」

樊一翁道：「這是神鵰俠送給郭二姑娘的第二件薄禮，燒了蒙古二十萬大軍的糧草。」黃蓉心中已猜到三分，聽他如此說，不禁與郭靖相顧大喜。

原來蒙古大軍南攻襄陽，以南陽為聚糧之地，數年之前，即在南陽大建糧倉草場，跟著四處徵發，成千成萬斛米麥、成千成萬擔草料，流水般匯向南陽。常言道：「大軍未發，糧草先行」，米麥是士卒的食物，乾草是馬匹的秣料，實是軍中的命脈所在。蒙古自來以騎兵為主，這草料更是一日不可或少。郭靖曾數次遣兵襲擊南陽，但蒙古官兵守得牢固，始終無功，想不到楊過竟在一夕之間放火將它燒了。

郭靖眼見北方紅火越沖越高，耽心起來，向樊一翁道：「出手的諸位豪傑都能全身而退麼？可須咱們前去接應？」樊一翁心道：「郭大俠不問戰果，先問將士安危，果然是仁義過人。」說道：「多謝郭大俠掛懷，神鵰俠早有安排。在南陽城中縱火的，是聖因師太、人廚子、張一氓、百草仙這些高手，共有三百餘人，想來尋常蒙古武士也傷他們不得。」郭靖恍然大悟，向黃蓉道：「過兒邀集群豪，原來是為立此奇功。若非這許多高人同時下手，原也不易使兩千蒙古精兵全軍覆沒。」

樊一翁又道：「我們探得蒙古番兵要以火炮轟打襄陽，南陽城的地窖之中藏了數十萬斤火藥。因此我們祝壽煙花一起，流星傳訊，埋伏在南陽城內的一干好手便同時動手，先燒火藥，再燒糧草。蒙古大軍的士卒馬匹，這番可要餓肚子了。」

郭靖和黃蓉對視一眼，都又驚又喜。他夫婦倆當年隨成吉思汗西征，曾親眼見到過蒙古軍以火砲轟城，當真有崩山裂石之威。但火藥和鐵砲殊不易得，因此蒙古數攻襄陽，都未用砲。這次是皇帝蒙哥御駕親征，自是攜有當世最厲害的攻城利器了。若不是楊過這一把火，襄陽合城軍民難免盡遭大劫。兩人又想：「殲滅敵軍兩個千人隊，固然大殺其威，但毀了蒙古軍在南陽積貯數年的火藥和大軍糧草，只要他糧運不繼，那就逼得非退兵不可，這場功勞可更加大了。」夫婦倆向史氏兄弟、西山一窟鬼連聲稱謝。史伯威和樊一翁都道：「小人只是奉了神鵰俠之命辦事，小小奔走之勞。兩位何足掛齒？」

這時遠處火藥爆炸聲仍不斷隱隱傳來，只是隔得遠了，聽來模糊鬱悶。斗然之間，幾下聲音略響，接著地面也微微震動。樊一翁喜道：「那個最大的火藥庫也炸了。」

校場上歡呼大叫，把盞敬酒之聲，響成一片，人人都稱頌神鵰俠功德無量。

※※※

郭芙眼見丈夫藝冠群雄，將丐幫幫主之位拿到了手，於當世豪傑之前大大露臉，那知驀地裏生出這些事來。楊過人尚未到，卻已將丈夫的威風壓得絲毫不賸，雖說殲滅蒙古先鋒、火燒南陽糧草火藥，實是兩件大大好事，但她總不免愀然不樂；又聽說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說道，這是楊過送給妹子的兩件生日禮物，那十個煙火大字高懸天空，惟恐群雄不知此舉全是為了妹子，相形之下，自己更加沒了光采。她轉念一想：「好哇！楊過這廝恨我斬他的手臂，故意削我面子來著！」想到此處，更是勃然而怒。

梁長老和耶律齊、郭芙同席，眼見人人興高采烈，郭芙卻臉色不豫，微一沉吟，已知其意。笑道：「老頭子可真的老胡塗啦，這一歡喜，竟把眼前的大事拋到了腦後。」躍上高台，朗聲說道：「各位英雄請了，蒙古番兵連遭兩大挫折，咱們自是不勝之喜。可還有一件喜上加喜之事，適才耶律大爺顯示了精湛武功，人人欽服。我們丐幫便奉耶律大爺為本幫之主。天下英雄，可有不服的麼？本幫弟子，可有異言的麼？」

他連問三聲，台下無人出聲。梁長老道：「如此便請耶律大爺上台。」耶律齊躍上高台，抱拳向台下團團行禮，正要說幾句「無德無能」的謙抑之言，忽聽得台下有人叫道：「且慢，小人有一句話，斗膽要請問耶律大爺。」耶律齊一怔，眼見這句話是從丐幫弟子的人叢中發出，拱手道：「不敢！請說便是。」

只見丐幫中站起一人，大聲道：「耶律大爺的令尊在蒙古貴為宰相，令兄也曾居高官，但咱們丐幫和蒙古為敵。耶律大爺負此重嫌，豈能為本幫之主？」

耶律齊恨恨的道：「先君楚材公被蒙古皇后下毒害死，家兄耶律鑄也蒙冤遭害，小可護送家母妹子，逃來南朝，做個難民百姓。小可與蒙古暴君，實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乞丐道：「話雖如此說，但令尊之死，甚為曖昧，下毒云云，只是風傳，未聞有何確證。令兄犯法獲罪，乃所應得，此仇不報也罷。倒是本幫大仇未復……」郭芙聽得他出言譏刺丈夫，再也按捺不住，喝道：「你是誰？膽敢在此胡言亂語？有膽子的，站到台上去說。」

那乞丐仰天大笑，說道：「好，好，好！幫主還未做成，幫主夫人先顯威風。」也不見他移步抬腳，身子微晃，已站在台口。群雄見他露了這手輕功，心頭都是一驚：「這人武功強得很啊，那是誰？」台下數千對眼光，齊都集在他身上。

只見他身披一件寬大破爛的黑衣，手持一根酒杯口粗細的鐵杖，滿頭亂髮，一張臉焦黃臃腫，凹凹凸凸的滿是疤痕，背上負著五隻布袋，原來是一名五袋弟子。丐幫中本乏相貌俊雅之人，但這人更奇醜無倫。丐幫幫眾識得他名叫何師我，向來沉默寡言，隨眾碌碌，只因多年來為幫務勤勉出力，才逐步升到五袋弟子，但武藝平常，才識卑下，誰都沒對他重視，均想他升到五袋弟子，已是極限，那料到這樣個庸人竟會突然向耶律齊公然質問，而武功之強更是大出幫眾意料之外，都想：「這何師我從那裏偷偷學了這一身功夫來啦？」

何師我人雖平庸，相貌之醜卻令人一見難忘，因此耶律齊倒也識得他，抱拳道：「不知何兄有何高見，要請指教。」何師我冷笑道：「指教二字，如何克當？不過小人有兩件事不明白，因此上台來問問。」耶律齊道：「那兩件事？」何師我道：「第一件，我幫新舊幫主前後交接，歷來都以打狗棒為信物。耶律大爺今日要做幫主，不知這根本幫至寶的打狗棒卻在何處？小人想要見識見識。」此言一出，丐幫幫眾心中都道：「這一句話問得厲害。」只聽耶律齊道：「魯幫主命喪奸人之手，這打狗棒也給奸人奪了去。此乃本幫的奇恥大辱，凡本幫弟子，人人有責，務須將打狗棒奪回。」

何師我道：「小人第二件不明白之事，是要請問：魯幫主的大仇到底報是不報？」耶律齊道：「魯幫主為霍都所害，眾所共知，當世豪傑，無不悲憤。只是連日追尋，未知霍都這奸賊的下落，這是本幫的要務，咱們便是找遍了天涯海角，也要尋到霍都這奸賊，為魯幫主復仇。」

何師我冷笑道：「第一，打狗棒尚未奪回。第二，殺害前幫主的兇手還沒找到。這兩件大事未辦，便想做幫主啦，未免太性急了些罷？」這幾句話理正詞嚴，咄咄逼人，只說得耶律齊無言以對。

梁長老道：「何老弟的話自也言之成理。但丐幫弟子十數萬人，遍布天下，不能無人為首，而尋棒鋤奸，更不是說辦便辦，也須得有人主持，方能成此兩件大事。咱們急於立一位新幫主，正是為此。」何師我搖頭道：「梁長老這幾句話，錯之極矣。」

梁長老是丐幫中四大長老之首，幫主死後便以他為尊，這五袋弟子竟敢當眾搶白，可說大膽已極。梁長老怒道：「我這話如何錯了？」何師我道：「依弟子之見，誰人能奪回打狗棒，誰人能殺了霍都為魯幫主報仇，咱們便奉他為本幫之主。但如今日這般，誰的武功最強，誰便來做本幫幫主，假如霍都忽然到此，武功又勝過耶律大爺，難道咱們便奉他為幫主不成？」這幾句話只說得群雄面面相覷，都覺得委實頗為有理。

郭芙卻在台下叫了起來：「胡說八道，霍都的武功又怎勝得過他？」何師我冷笑道：「耶律大爺武功雖強，卻也不見得就天下無敵。小人只是丐幫的一個五袋弟子，也未必便輸於他了。」郭芙正惱他言語無禮，聽他自願動手，那是再好也沒有，叫道：「齊哥，你便教訓教訓這大膽狂徒。」

何師我冷冷的道：「本幫事務，向來只是幫主管得，四大長老管得，幫主夫人卻管不得。別說耶律大爺還沒做幫主，就算當上了，耶律夫人也不能這般當眾斥責幫中弟子，是不是？」郭芙滿臉通紅，只道：「你……你這廝……」

何師我不再理她，轉頭道：「梁長老，弟子倘若勝了耶律大爺，這幫主便由弟子來當，是不是？還是等到有人獲棒殺仇，再來奉他為主？」梁長老見他越來越狂，胸中怒火上升，說道：「不論是誰，他若不能戰勝群雄，那就當不上幫主，日後若不能獲棒殲仇，終也是愧居此位。耶律大爺若是當了本幫之主，那兩件大事他不能不辦。但如勝不過何兄弟，他又焉能得任此位？」何師我大聲道：「梁長老此言有理，小人便先領教耶律大爺的手段，再去尋棒鋤奸。」言下之意，竟是十拿九穩能勝耶律齊一般。

耶律齊行事自來穩健持重，但聽了何師我這些話，心頭也不禁生氣，說道：「小弟才疏學淺，原不敢擔當幫主的重任。何兄肯於賜教，那好得很。」何師我冷冷的道：「好說，好說。」將鐵杖在台上一插，呼的一掌，便向耶律齊擊去。這一掌力道似乎並不甚強，但掌力分布所及，幾有一丈方圓。梁長老尚未退開，竟給他掌力在臉頰上一帶，熱辣辣的頗為疼痛，忙躍向台側。

耶律齊不敢怠慢，左手一撥，右拳還了一招「深藏若虛」，使的仍是七十二路空明拳中的招數。兩人拳來腳往，在高台上鬥了起來。

這時將近戌時，月沉星淡，高台四周插著十多枝大火把，兩人相鬥的情狀台下群雄都瞧得清清楚楚。黃蓉看了十餘招，見耶律齊絲毫未佔上風，細看何師我的武功，竟辨不出是何家數，所出拳腳，招式駁雜，全無奇處，但功力卻極深厚，少說也有四十年以上的勤修苦練，心想：「最近十一二年來，才偶爾在丐幫名冊之中，見到何師我因積勞而逐步上升，從沒聽人稱道過他武功。但瞧他身手，決非最近得逢奇遇這才功力猛進。他在幫中一直隱晦不露，難道為的便是今天麼？」

耶律齊這一日已連鬥數人，但對手除藍天和外，餘子碌碌，均不足道，並沒耗去他多少力氣，眼見何師我若往若還，身法飄忽不定，於是雙拳一挫，斗然間變拳為掌，逕行搶攻。周伯通那雙手互搏之術並非人人可學，耶律齊雖是他的入室高弟，卻也沒學到他這路奇功，但全真教玄門的正宗武功，耶律齊卻已學到了十之八九，這時施展出來，但見台邊十多根火把的火頭齊向外飄，只此一節，足見掌力之強。火把照映之下，高台上兩人拳掌飛舞，形影迴旋，當真好看煞人。

黃蓉問郭靖道：「你說這人是何家數？」郭靖道：「迄此為止，他尚未露出一招本門武功，顯是在竭力隱藏自身來歷，再拆七八十招，齊兒可漸佔勝勢，那時他若不認輸，便得露出真相。」

這時兩人越鬥越快，一轉瞬間便或攻或守的交換四五招，因之沒多時便拆了七八十招，果如郭靖所云，耶律齊的掌風已將對手全身罩住。郭靖和黃蓉凝目注視著何師我，知他處此境地，若再不使出看家本領，仍用旁門雜派的武功抵擋，非吃大虧不可。耶律齊也已瞧出此點，掌力漸漸加重，但並不盲進，只穩持先手。

眼見何師我非變招不可，驀地裏他雙手袍袖齊拂，一股疾風向外疾吐，跟著縮了回去，台邊十餘枝火把的火燄同時暴長，一陣光亮，隨即盡熄滅，群雄眼前一黑，只聽得耶律齊和何師我齊聲大叫，騰的一聲，有人跌下台來。何師我卻在台上哈哈大笑。眾人驚訝之下，誰都沒做聲，靜寂中只聽得何師我得意的笑聲。

梁長老叫道：「點燃火把！」十多名丐幫弟子上來將火把點亮，只見耶律齊站在台下，左臉上鮮血淋漓，破了個酒杯大的傷口。何師我伸出左掌，冷笑道：「好鐵甲，好鐵甲。」手掌中抓著一把鮮血。郭靖和黃蓉對望一眼，知道郭芙愛惜夫婿，將軟蝟甲給他穿在身子，因之何師我擊了他一掌，手掌反被甲上的尖刺刺破。但耶律齊臉上如何受傷，如何跌下台來，黑暗中卻未瞧見。

原來何師我於激鬥正酣之際，突然使出「大風袖」功夫，將高台四周的火把盡數吹滅。耶律齊一怔之下，忙拍出一掌，以護自身，猛覺得指尖上一涼，觸到了甚麼鐵器，立時醒覺，知道對方久戰不勝，忽施奸計，在黑暗中取出兵刃突襲。他雖赤手空拳，也不懼敵人手有兵刃，當下使出「大擒拿手」，意欲奪下對方兵器，將他奸謀暴於天下英雄之前，一招「巧手八打」，欺到了何師我身前兩尺之處，右腕翻處，已抓住了敵人兵刃之柄。他左掌跟著拍出，直擊敵人面門，這一來，何師我兵刃非撒手不可。

黑暗之中，何師我果然側頭閃避，鬆了手指，耶律齊夾手將兵刃奪過。便在此時，他左頰上猛地一陣刺痛，已然受傷，跟著啪的一下，胸口中掌，站立不穩，登時被震下台。他那料到對手的兵刃甚為特異，中裝機括，分為兩截，上半截給他奪去，餘下的半截斗然飛出，擊中了他面頰。這一下深入半寸，創口見骨，但所中尚非要害，何師我的殺手本在那一掌之中，幸好郭芙硬要他在長袍內暗披軟蝟甲，這一掌他非但未受損傷，何師我的掌心反給刺得鮮血淋漓。

郭芙見丈夫跌下台來，驚怒交迸，忙搶上去護持。梁長老等明知何師我暗中行詐，然無法拿到他的佐證，同時兩人一齊受傷帶血，也不能單責那一個違反了「點到為止」的約言，看來兩人都只稍受輕傷，但耶律齊被擊下台，這番交手顯是輸了。

郭芙大不服氣，叫道：「這人暗使奸計，齊哥，上台去跟他再決勝敗。」耶律齊搖頭道：「他便是以智取勝，也是勝了，何況縱然再拚武功，我也未必能贏。」

黃蓉向耶律齊招招手，命他近前，瞧他奪來的那半截兵刃時，卻是一根五寸來長的鋼條，一時也想不起武林之中有何人以此作為武器。

何師我昂起一張黃腫的醜臉，說道：「在下雖勝了耶律大爺，卻未敢便居幫主之位。須得尋到打狗棒，殺了霍都，那時再憑各位公決。」眾人心想，這幾句話倒說得公道，眼見他雖勝得曖昧，但武功究屬十分高強，聽了這幾句話後，丐幫中便有人喝起采來。

何師我站在台口，抱拳向眾人行禮，說道：「那一位英雄再賜教，便請上台。」

他那「台」字剛出口，猛聽得史伯威「啊」的一聲大叫，圍在大校場四周的五百頭猛獸忽地站起，齊聲吼叫。單是一頭雄獅或猛虎縱聲而吼，已有難當之威，何況五百頭猛獸合聲長嘯？這聲音當真如山崩地裂一般，但見大校場上沙塵翻騰，黃霧沖天，群雄身前的酒杯菜碗被這巨聲震得互相碰撞，玎玎不絕。群獸吼叫聲中，西山一窟鬼和史氏兄弟十五人同時躍到台邊，抽出兵刃，團團將高台四面圍住。

忽見校場入口處火光明亮，八個人高舉火炬，朗聲說道：「神鵰俠祝賀郭二姑娘芳辰，奉上第三件禮物。」八人說畢，便即足不點地般進場而來，轉眼間到郭襄身前，人人露了一手上乘輕功。中間四人各伸一手，合抓著一隻大布袋，看來那第三件禮物便是在這布袋之中。

八人躬身向郭襄行禮，自報姓名，群雄一聽，無不駭然，原來當先一個老和尚，竟是五台山佛光寺方丈曇華大師，素與少林寺方丈天鳴禪師齊名，其餘趙老爵爺、聾啞頭陀、崑崙派掌門青靈子等，無一不是武林中久享盛名的前輩名宿。

郭襄卻不知這些人有多大名頭，起身還禮，笑靨如花，說道：「有勞各位伯伯叔叔了。那是甚麼好玩的物事？」提著布袋的四人手臂同時向後拉扯，喀喇一聲響，布袋裂成四塊，袋中滾出一個光頭和尚來。

# 第三十七回 三世恩怨

那和尚肩頭在地下一靠，立即縱起，身手竟是十分矯捷，但見他怒容滿臉，嘰哩咕嚕的大聲說話，卻誰也不懂。郭靖與黃蓉識得這和尚是金輪國師的弟子達爾巴，不知他怎生給曇華大師、趙老爵爺等擒住。

郭襄本來猜想袋中裝的定是甚麼好玩的物事，卻見是個形貌粗魯的蒙古和尚，微感失望，說道：「大哥哥送這和尚給我，我要來沒用，又不喜歡。他自己怎麼還不來？」

來送第三件禮物的八人之中，青靈子久居西夏，會說蒙古語，他在達爾巴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達爾巴臉色一變，大吃一驚，目不轉睛的望著台上的何師我。青靈子又用藏語大聲說了兩句話，將背上負著的一根黃金杵交給了達爾巴，那本是達爾巴的兵刃，他受八大高手圍攻而遭擒，這兵刃也給奪了去。

達爾巴倒提金杵，大叫一聲，縱身躍到台上。

青靈子向郭襄笑道：「郭二姑娘，這和尚會變戲法，神鵰俠叫他上台變戲法給你看。」郭襄大喜，拍手道：「原來如此，我正奇怪，大哥哥費了這麼大的勁兒，找了這和尚來有甚麼用呢。」

達爾巴對何師我嘰哩咕嚕的大聲說話。何師我喝道：「兀那和尚，你說些甚麼，我一句不懂。」達爾巴猛地踏步上前，呼的一聲，揮金杵往他頭頂砸落。何師我側身避過。達爾巴舞動金杵，著著進逼。何師我赤手空拳，在這沉重的兵刃猛攻之下不住倒退。丐幫幫眾見這蒙古和尚如此兇猛，都起了敵愾同仇之心，紛紛鼓噪。但達爾巴那裏理睬，將金杵舞成一片黃光，風聲呼呼，越來越響。

梁長老喝道：「大和尚休得莽撞，這一位是本幫未來的幫主。」郭靖、黃蓉聽了達爾巴的蒙古語，已猜到了幾分真相，吩咐梁長老不必阻攔。

丐幫中卻有六七名弟子忍耐不住，躍到台邊，欲待上台應援。但青靈子等八大高手、史氏五兄弟、西山一窟鬼，一共二十三人團團圍在台邊，阻住旁人上台。丐幫雖然人眾，一時卻搶不上去。正紛亂間，青靈子晃身上了高台，拔起何師我插在台邊的鐵棒。何師我大驚，縱身來搶，但給達爾巴的金杵逼住了，竟沒法上前一步。

青靈子高舉鐵棒，大聲道：「各位英雄請了，請瞧瞧這是甚麼物事。」突伸右掌，向鐵棒攔腰一劈，喀的一響，鐵棒登時碎裂，這棒原來中空，並非實心。青靈子拉開兩截斷了的鐵棒，露出一條晶瑩碧綠的竹棒來。

丐幫幫眾一見，剎那間寂靜無聲，跟隨齊聲呼叫：「幫主的打狗棒！」正和史氏兄弟、西山一窟鬼等動手的幫眾紛紛退開，人人都大為奇怪：「打狗棒怎麼會藏在這鐵棒之內？如何會落入何師我手中？他又幹麼隱瞞不說？」

眾人靜待青靈子解釋這許多疑團，青靈子卻不再說話，躍下台來，雙手橫持打狗棒，恭恭敬敬的交給郭襄。郭襄雙手接過，道：「多謝伯伯！」睹物思人，想起魯有腳的聲音笑貌，不禁心下黯然，眼眶中充滿了淚水，將棒遞給母親。

這時達爾巴的金杵招數更緊，何師我全仗小巧身法東閃西避，險象環生。丐幫幫眾見了打狗棒後，都知青靈子等擒了達爾巴來對付何師我，中間必有重大緣故，當下不再有人想上台應援。

只見達爾巴的金杵掠地掃去，何師我躍起閃避。達爾巴金杵倒翻，自下砸上。何師我雙腳離地，身在半空，這一招無論如何沒法閃躲。忽聽得錚的一響，兵刃相交，何師我借勢躍開，手中已多了一件短短的兵器。達爾巴怒容滿臉，大聲咒罵，黃金杵舞得更加急了。但何師我兵刃在手，劣勢登時扭轉，但見他點、戳、刺、打，兵刃雖短，招數卻極奧妙，與達爾巴打了個旗鼓相當。

朱子柳看了片刻，終於省悟，叫道：「郭夫人，我知道他是誰了。只是還有一件事不明白。」黃蓉微微一笑，道：「那是用膠水、蜂蜜，調了麵粉、石膏之類塗上去的。」

郭芙、郭襄姊妹這時都站在黃蓉身邊，聽了他二人的對答，都摸不著頭腦。郭芙問道：「朱伯伯，你說誰是誰了？」朱子柳道：「我說的是打傷你丈夫的這個何師我。」郭芙道：「怎麼？他不是何師我麼？那麼他是誰了？」朱子柳道：「你仔細瞧瞧，他使的是甚麼兵刃？」郭芙凝神瞧了一會，道：「這短兵刃長不過數尺，卻又不是峨嵋刺、判官筆，也不是點穴橛。」

黃蓉道：「你得用心想想啊。他何以一直不用兵刃，寧可干冒大險，東躲西閃，直到給那和尚逼得性命交關，才不得不取出兵刃？他用兵刃打傷齊兒，何以要先滅燭火？」郭芙皺眉道：「這人奸詐狡猾，那又有甚麼道理了？」郭襄道：「想是他怕場中有人認得他的兵刃身法，因此不願顯示真相。」朱子柳讚道：「照啊，郭二小姐聰明得緊。」

郭芙聽他稱讚妹子，心中不服，道：「甚麼不願意顯示真相？他不是清清楚楚的站在台上嗎？誰都瞧得見。」郭襄想起母親適才的話，說道：「啊，他臉上這些凹凹凸凸的瘡疤，原來都是用膠水麵粉假扮的。這張臉啊，真是嚇人，我只瞧了一眼就不想再瞧第二眼。」黃蓉道：「他越裝得可怖，便越不易露出破綻，因為人人覺得醜惡，不敢多看，那麼他喬裝的假臉上日久如有甚麼變形，別人便不會發覺。唉！喬裝這麼多年，可真不容易呢。」朱子柳道：「臉形可以假裝，武功和身法假裝不來，練了數十年的功夫，那裏變得了？」

郭芙道：「你們說這何師我是假的，那麼他是誰啊？妹子，你聰明得緊，你倒說說看。」郭襄搖搖頭道：「我一點也不聰明，因此我一點也不知道。」朱子柳微微笑道：「大小姐是見過他的，那時候二小姐可還沒出世，十七年前，大勝關英雄大會上，有一人曾與我鬥了數百合，那是誰啊？」郭芙道：「是霍都？不，不會是他。嗯，他用的是一把摺扇，和這兵刃倒有點兒相像，是了，他現下手中這把扇子只賸扇骨，沒扇面。」朱子柳道：「我跟他這場激鬥，是我生平的大險事之一，他的身法招數我怎能不記得？這人若不是霍都，朱子柳是瞎了眼睛啦。」

郭芙再瞧台上那何師我時，見他步伐輕捷，出手狠辣，果然依稀便是當年英雄大會上那個霍都，但心中仍有許多不明之處。又問：「倘若他真是霍都，這蒙古和尚是他師兄啊，難道便認他不出，卻跟他這般狠打？」黃蓉道：「只因達爾巴認得出他是師弟，才跟他拚命。那年終南山重陽宮大戰，楊過以一柄玄鐵劍壓住了達爾巴、霍都二人，霍都見性命危殆，突使奸計，叛師脫逃。這事全真教上下人人得見，你總也聽人說過的罷？」郭芙道：「嗯，原來達爾巴因此才這般恨他。」

郭襄聽母親說「楊過以一柄玄鐵劍壓住了達爾巴、霍都二人」這句話，想像楊過當年的雄姿英風，不禁神往。

郭芙又問：「怎地他又變成了乞丐？咱們的打狗棒怎地又在他的手中？」

黃蓉道：「那還不容易推想嗎？霍都叛師背門，自己怕師父和師兄找他，於是化裝易容，混入了丐幫，渾渾噩噩，不露半點鋒芒，十餘年中按部就班的升為五袋弟子，丐幫中固然無人疑心，金輪國師更尋他不著。可是這等奸惡自負之徒決不肯就此埋沒一生，時機一到，他便要大幹一場了。那日魯幫主出城巡查，他暗伏在側，忽施毒手，下手時卻露出自己本來面目，並留下活口，讓那弟子帶回話來，說殺魯有腳的乃是霍都。他奪得打狗棒後，暗藏在這鐵棒之中。待得本幫大會推舉幫主，他便可提出『尋還打狗棒』這件大事來。這是本幫世代相傳的幫規，又有誰能駁他呢？唉，霍都這奸賊，如此工於心計，也可算得是個人傑。」

朱子柳笑道：「但有你郭夫人在，他縱能作偽一時，終究瞞不過你。」黃蓉微笑不答，心道：「霍都混在丐幫之中，始終不露頭角，便能瞞過了我，但想作丐幫之主，卻把黃蓉忒也瞧得小了。」

朱子柳道：「楊過這孩子也真了得，他居然能洞悉霍都的奸謀，既將打狗棒奪回，又揭穿了霍都的真面目，待會自再要為魯幫主報仇，送給郭二小姐的這件禮物，可不算小啊。」郭芙道：「哼，不過他碰巧得知罷了，也沒甚麼了不起。」

郭襄心想：「那日大哥哥在羊太傅廟外，見到我祭奠魯老伯，知道我跟魯老伯是好朋友，因此千方百計去為我報仇，嗯，這件禮物可當真不小，他這番心意……」忽然想起一事，說道：「霍都雖在丐幫中扮成一個醜叫化子，可是有時卻又以本來面目在外惹事生非。史氏兄弟中的史三叔曾給他打傷過，想是史三叔一意找他報仇，終於尋到了他的蹤跡。」

黃蓉點頭道：「不錯，江湖上時時有霍都的行跡，旁人更不會想到丐幫中的何師我和他同是一人。何師我，何師我，你瞧他這假名，便是以自己為師之意。一個人太自以為了不起，終有敗事的一日。」

郭芙道：「媽，怎地這何師我又說要去殺死霍都？自己殺自己，那不是傻麼？」黃蓉道：「這只是一句掩飾之言，只是令旁人更加不起疑心而已。」郭芙道：「楊……楊大哥既早知何師我便是霍都，應當早就說了出來，不該讓這何師我來打傷齊哥。」黃蓉微笑道：「楊過又不是神仙，怎知齊兒會中此人暗算？」郭襄道：「大姊卻是神仙，因此把軟蝟甲先給姊夫穿上了。」郭芙瞪了她一眼，心中不自禁的得意。

郭靖與黃蓉便過去向青靈子、趙老爵爺、聾啞頭陀等高手，以及史氏兄弟、西山一窟鬼等逐一致敬，有的還斟了酒來敬酒。眾英雄奉楊過之召，有大惠於襄陽百姓及丐幫，豈僅是博郭襄一粲而已。

說話之間，台上達爾巴和霍都鬥得更加狠了。兩人一師所傳，互知對方武功家數，達爾巴勝在力大招沉，霍都長於矯捷輕靈，堪堪又鬥數百招，兀自不分勝敗。突然之間，達爾巴大喝一聲，金杵脫手，疾向霍都擲去，這杵重達五十餘斤，一擲之下勢道凌厲之極。霍都吃了一驚，他生平從未見師兄使這般招數，心道：「他久鬥不勝，發起蠻來了？」急忙側身閃避。達爾巴搶上前去，手掌在金杵上一推，金杵轉過方向，又向霍都追擊過去。霍都大駭，才知道十餘年中師兄追隨師父左右，師父又傳了他深湛武功，這飛擲金杵之技正是從師父五輪飛砸的功夫中變化出來的，眼見金杵撞來的力道太猛，決不能以鐵扇招架，只得滑步斜身躲過，金杵從他頭頂橫掠而過，相差不逾兩寸。

達爾巴金杵越擲越快，高台四周插著的火把為疾風所激，隨著忽明忽暗。霍都在杵影中跳盪閃避，往往間不容髮。台下群雄屏息以觀，瞧著這般險惡的情勢，無不駭然。達爾巴突然猛喝一聲，雙掌推杵，金杵如飛箭般平射而出。霍都此時正站在台口，沒法閃避，砰的一聲，金杵正撞胸口。他身子軟軟垂下，橫臥台上，一動也不動了。

達爾巴收起金杵，大哭三聲，盤膝坐在師弟身前，唸起「往生咒」來，唸咒已過，縱下高台，走到青靈子身前，高舉金杵交還。青靈子卻不接他兵刃，以蒙古語說道：「恭賀你清洗師門敗類。神鵰俠饒了你，叫你回去蒙古，清心禮佛，不可再來中原。」達爾巴道：「多謝神鵰大俠，小僧謹如所命。」合什行禮，飄然而去。

※※※

郭芙見霍都死在台上，一張臉臃腫可怖，總不信這臉竟是假的，拔出長劍，躍上台去，說道：「咱們瞧瞧這奸人的本來面目，究是如何。」說著用劍尖去削他的鼻子。

驀地裏霍都一聲大喝，縱身高躍，雙掌在半空中直劈下來。原來他給金杵一撞，身受致命重傷，卻未立即斃命。他故意一動不動，只待達爾巴上前察看，便施展臨死一擊，與其同歸於盡。豈知達爾巴誠心唸咒，祝其轉世轉入善道，倒是一番美意，當時便下不了手。郭芙卻上來用劍削他面目。霍都這一擊之中，將身上力度半分不餘的使了出來。郭芙乍見死屍復活，大驚之下，竟忘了揮劍抵禦。她身上的軟蝟甲又已借給了丈夫，眼見性命要喪在霍都雙掌之下。郭靖、黃蓉、耶律齊等同時躍起，均欲上台相救，其勢卻已不及。

只聽得嗤嗤兩聲急響，半空中飛下兩枚暗器，分從左右打到，同時擊中霍都胸口。這兩枚暗器形體甚小，似乎只是兩枚小石子，力道卻大得異乎尋常。霍都身子一仰，向後直摔，噴出一口鮮血，這才真的死去。

眾人驚愕之下，仰首瞧那暗器飛來之處，但見雲淡星稀，鉤月斜掛，此外空盪盪並無別物，暗器似乎分從台前兩根旗杆的旗斗中發出。

黃蓉聽了這暗器的破空之聲，知道當世除了父親的「彈指神通」之外，再無旁人有此等功力，只是兩根旗杆都高達數丈，相互隔開十餘丈，何以兩邊同時有暗器發出？驚喜之下不暇細想，縱聲叫道：「是爹爹來了麼？」

只聽得左邊旗斗中一個蒼老的聲音哈哈大笑，說道：「楊過小友，咱們一起下去罷！」右邊旗斗中一人應聲：「是！」兩邊旗斗之中各自躍下一人。

星月光下，兩個人衣衫飄飄，同時向高台躍落，一人白鬚青袍，一人獨臂藍衫，正是黃藥師和楊過。兩人都是是斜斜下墮，落到離台數丈之處已然靠近，黃藥師伸右手拉住了楊過的左手，在半空中攜手而下。眾人若不是先已聽到了兩人說話之聲，真如斗然見到飛將軍從天而降一般。

郭靖、黃蓉忙躍上台去向黃藥師行禮。楊過跟著向郭靖夫婦拜倒，說道：「姪兒楊過，向郭伯伯，郭伯母磕頭。」郭靖忙伸手扶起，笑道：「過兒，你這三件厚禮，唉，真是……真是……」他心中感激，不知道要說「真是」甚麼才好。

郭芙生怕父親要自己相謝楊過救命之恩，搶著向黃藥師道：「外公，幸好你老人家的彈指神通功夫，免得我受那奸人雙掌的重擊。」

楊過躍下高台，走到郭襄身前，笑道：「小妹子，我來得遲了。」

郭襄一顆心怦怦亂跳，臉頰緋紅，低聲道：「你費神給我備了三件大禮，當真……當真多謝你啦。」楊過笑道：「只是乘著小妹子的生日，大夥兒圖個熱鬧，那算得甚麼？」說著左手一揮。

大頭鬼縱聲叫道：「都拿上來啊。」大校場口有人跟著喝道：「都拿上來啊！」遠處又有人喝道：「都拿上來啊。」一聲跟著一聲，傳令出去。

過不多時，校場口擁進一群人來，有的拿著燈籠火把，有的挑擔提籃，有的扛抬木材木板，分布在校場四周，當即豎木打樁，敲敲打打，東搭一個木台，西掛一個燈飾，進來的人源源不絕，但秩序井然，竟沒一人說話，個個只忙碌異常的幹活。

群雄見了楊過適才送了那三件厚禮，都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暗想他召集這一大批人來，定又大有所為。那知過不多時，西南角上一座木台首先搭成，有人打起鑼鼓，做起傀儡戲來，做的是「八仙賀壽」。接著西北角上有人粉墨登場，唱一齣「滿床笏」，那是郭子儀生日，七子八婿祝壽的故事。片刻之間，這邊放花炮，那邊玩把戲，滿場上鬧哄哄的全是喜慶之聲。每一台戲都是三湘湖廣、河南四川的名班所演，當真人人賣力，各展絕藝。群雄各依所喜，分站各處台前觀賞，喝采之聲，此伏彼起。

這時史氏兄弟已帶領猛獸離場，西山一窟鬼和神鵰、青靈子等高手也都悄然退去。

郭襄見楊過給自己想得這般周到熱鬧，雙目含著歡喜之淚，一時無話可說。

郭芙想起妹子在羊太傅廟中的言語，說有一位少年大俠要來給他慶賀生辰，現下果如所言，不禁暗暗恚怒，拉著黃藥師的手問長問短，對身周的熱鬧只作不見。

郭靖雖覺楊過為小女兒如此鋪張揚厲未免小題大作，但想他自來行事異想天開，今日一日之中為襄陽城和丐幫幹了如此三件大事，此刻要任性胡鬧一番，自也由得他，當下只撚鬚搖頭，微笑不語。

黃蓉問父親道：「爹爹，你和過兒約好了躲在這旗斗中麼？」黃藥師笑道：「非也！那日我在洞庭湖上賞月，忽聽得有人中夜傳呼，來訪煙波釣叟，說有個甚麼神鵰俠，邀他赴襄陽一會。那個煙波釣叟武功不弱，性兒卻有點古怪。我老頭子耽起心來，生怕他暗中要對我的好女兒、好女婿不利，於是悄悄跟了來。原來這神鵰俠竟是小友楊過，早知如此，老頭子又何必操這份心？」黃蓉知道父親雖在江湖上到處雲遊，心中卻時時掛念著自己，笑道：「爹，這一次你可也別走啦，咱們得好好聚一聚。」

黃藥師不答，向郭襄招了招手，笑道：「孩子過來，讓外公瞧瞧你。」郭襄忙近前行禮。黃藥師拉著她手，細細瞧她臉龐，黯然道：「真像，真像。」黃蓉知他又想起了亡妻，說郭襄生得像他外婆年輕之時，怕勾起他的心事，並不接口。郭芙笑道：「那還有不像的麼！你叫老東邪，她叫小東邪……」郭靖喝道：「芙兒，對外公沒規沒矩！」黃藥師大喜，道：「襄兒，你的外號叫『小東邪』麼？當真妙之極了，老東邪有傳人了。」郭襄臉上微微一紅，道：「起初是姊姊這麼叫我，後來人人都這麼叫了。」

這時丐幫的四大長老圍在楊過身邊，不住口的稱謝，均想：「此人精明能幹，俠名播於天下，此番襄陽城立此大功，又奪回打狗棒，揭破霍都的奸謀，魯幫主大仇得報，若肯為本幫之主，真再好也沒有了。」梁長老道：「楊大俠，敝幫老幫主不幸逝世……」楊過早猜中他的心思，不待他說下去，搶著道：「耶律大爺文武雙全，英明仁義，是我昔年的知交好友，由他出任貴幫幫主，定能繼承洪、黃、魯三位幫主的大業。」他怕丐幫長老要奉他為幫主，忙告辭別過。

黃藥師問了幾句郭襄的武功，轉過頭去，要招呼楊過近前說話，一回頭，只見他身影微晃，已走出校場口外，說道：「楊過小友，我也走啦！」長袖擺動，一瞬眼間已追到了楊過身邊，一老一少，攜手沒入黑暗之中。

黃蓉心頭有一句要緊話要對父親說，只身旁人多，不便開言，那知他說走便走，竟沒片刻停留，吃了一驚，急忙追出。

但黃藥師和楊過走得好快，待黃蓉追出，已在十餘丈外。黃蓉叫道：「爹爹，過兒，且相聚幾日再去！」遠遠聽得黃藥師笑道：「咱兩個都是野性兒，最怕拘束，你便讓咱們自由自在的去罷。」最後那幾個字音已是從數十丈外傳來。黃蓉暗暗叫苦，眼見追趕不及，只得回轉。大校場上鑼鼓喧天，兀自熱鬧。

丐幫四大長老聚頭商議。一來若無霍都打擾，已立耶律齊作了幫主，二來楊過於丐幫有大恩，他既也推薦耶律齊，此事可說順理成章。當下四人稟明黃蓉，上台宣布，立耶律齊為丐幫幫主。

幫眾依著歷來慣例，依次向耶律齊身上唾吐。幫外群雄紛紛上前道賀。

※※※

郭襄見楊過此次到來，只與自己說得一句話，微笑相對片刻，隨即分手，心中說不出的惆悵，眼見姊姊興高采烈的站在姊夫身畔，與道賀的群雄應酬，但覺心中傷痛再難忍受，當即轉身，要回自己家去。只走得幾步，黃蓉已追到她身邊，攜住了她手，柔聲道：「襄兒，怎麼啦？今天不快活麼？」郭襄道：「不，我快活得很。」說了這句話，隨即低頭，滿眶淚水，險些便掉了下來。黃蓉如何不明白女兒的心事，卻只說些戲文中的有趣故事，要引她破涕為笑。

兩人慢慢回府。黃蓉陪女兒到她自己房裏，問道：「襄兒，你累不累？」郭襄道：「還好。媽，你一夜沒睡，該休息了。」黃蓉拉著她，並肩坐在床邊，伸手給她攏了攏頭髮，說道：「襄兒，楊過大哥的事，我從來沒跟你說過。這回事說來話長，你如不累，我便跟你說說。」郭襄精神一振，道：「媽，請你說罷。」

黃蓉道：「這事須得打從他祖父說起。」於是將如何郭嘯天與楊鐵心當年在臨安牛家村結義，郭、楊兩家指腹為婚，如何楊康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終至死於非命，如何楊過幼時寄居桃花島，如何她初生時楊過奮力救她、以豹餵乳，如何郭芙斬斷的手臂，如何他和小龍女在絕情谷分手等情，一一說了。

郭襄只聽得驚心動魄，緊緊抓住了母親的手，小手掌心中全是汗水。她怎料想得到這個自己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的「大哥哥」，與自己家裏竟有這麼深的淵源，更料不到他那隻手臂竟是為她姊姊斬斷，而他妻子小龍女所以離去，也是因中了姊姊誤發的毒針所起。她只道楊過只是她邂逅相逢的一位少年俠士，只因他仁義任俠、神采飛揚，這才使她芳心可可，難以自遣，卻原來這中間恩恩怨怨，竟牽纏及於三代。待得母親說完，她已是如醉如痴，心中一片混亂。

黃蓉幽幽嘆了口氣，說道：「初時我還會錯了意，還道他和你結識，實蓄歹念。唉，說到誠信知人，我實遠遠不及你爹。你楊大哥今晚幹這三件大事，別說他絕無邪念，縱是不安好心，咱們受惠非淺，也是感激不盡。」郭襄奇道：「媽，楊大哥怎會不安好心？他能有甚麼邪念？」黃蓉道：「我起初想錯了，只道他深恨咱們郭家，因此要在你身上復仇。」郭襄搖頭道：「那怎麼會？他若要殺我出氣，那真易如反掌，風陵渡邊，他只須出一根手指便戳死了我，費甚麼事？」黃蓉道：「你是小孩子，不懂的。他如要叫你受苦，要咱們傷心煩惱，自有比殺人更惡毒十倍的法兒。唉，那不必說了，我此刻也知道他不會。可是我心中掛著一件事，好生不安。」

郭襄道：「媽，你耽心甚麼？我瞧楊大哥對從前的事也已不放在心上。他不久便要和楊大嫂相會，那時心裏一快活，甚麼事都一筆勾銷了。」黃蓉嘆道：「我耽心不安的，便是怕他見不著小龍女。」

郭襄瞿然而驚，道：「甚麼？那怎麼會？楊大哥親口跟我說，楊大嫂因為身受重傷，得蒙南海神尼救去醫治，約好了十六年後相會，他夫妻倆親深愛重，互相等了這麼久，怎能見不著？」黃蓉眉頭深皺，嗯了一聲。郭襄道：「楊大哥說，楊大嫂在斷腸崖下以劍刻字，說道：『十六年後，在此重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又說：『珍重千萬，務求相聚』，難道刻的字是假的麼？」黃蓉道：「這刻字是千真萬確，半點不假，可是我便耽心小龍女對楊過相愛太深，因而楊過終於再也見她不著。」

郭襄不明白母親言中之意，怔怔的望著她。黃蓉道：「十六年前，你楊大哥夫妻都受了重傷，你楊大哥尚有藥可治，小龍女卻毒入膏肓。你楊大哥眼見愛妻難愈，他也不想活了，縱有靈丹妙藥，他卻丟入了深谷之中，不肯服食。」她說到這裏，聲音更轉柔和，嘆道：「唉，有些事情，你年紀還小，這時候是不會懂的。」

郭襄怔怔的出神，過了片刻，抬頭道：「媽，倘若我是楊大嫂，我便假裝身子好了，讓他服食丹藥治病。」

黃蓉一呆，沒料到女兒雖然幼小，竟也能這般為人著想，說道：「不錯，我只耽心小龍女當時便是如此，才離楊過而去。她諄諄叮囑，說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又說了珍重萬千，務求相聚。當時我瞧著『珍重萬千』四個字，便猜想小龍女突然影蹤不見，是為了要你楊大哥安安靜靜的等她十六年。唉，她想這長長的十六年過去，你楊大哥對舊情也該淡了，縱然心裏難過，也會愛惜自己身體，不再圖自盡了。」

郭襄道：「那麼，那南海神尼呢？」黃蓉道：「那南海神尼，卻是我的杜撰了。世上壓根兒就沒這一個人。」郭襄大吃一驚，顫聲道：「沒……沒有南海神尼？」

黃蓉道：「那日在絕情谷中，斷腸崖前，我見了楊過這般淒苦模樣，心有不忍，只得捏造了一個南海神尼來安慰他，好教他平平安安的等過這一十六年。我說南海神尼住在大智島，實則世上就沒這樣一個島。我又說南海神尼教過你外公掌法，好令他更加堅信不疑。楊過這孩兒聰明絕頂，我若非說得活龍活現，他怎能相信？他若是不信，小龍女這番苦心。也就沒著落了。」郭襄心中大驚，突然放聲大哭，不能自制，黃蓉輕拍她背安慰，過了好一會，郭襄這才止哭。

郭襄問道：「你說楊大嫂已經死了麼？這一十六年的信約全是騙他的麼？」黃蓉忙道：「不，不！說不定小龍女仍在人世，到了相約之日，她果真來和楊過相聚，那自是謝天謝地。她是古墓派的唯一傳人，古墓派的創派祖師林朝英學問淵博，內功外功俱臻化境，倘若遺下神奇功夫，令小龍女得保不死，也在情理之中。」

郭襄心下稍寬，道：「是啊，我也這麼想，楊大嫂是這樣的好人，楊大哥又這般愛她，她不會就這麼死的。倘若楊大哥到了約會之期見她不著，豈不是要發狂麼？」

黃蓉道：「今日你外公到來，我便想向他提一句，請他老人家相助圓這個南海神尼的謊兒，可是一直不得其便。」郭襄也擔起憂來，說道：「這會兒楊大哥正和外公在一起，他立時會問起南海神尼之事。外公不知前因後果，不免洩漏了機關，那可怎生是好？我快去找他！」黃蓉道：「倘若小龍女真能和他相聚，自是上上大吉，甚麼都好。要是到了約期他見不著小龍女，此人一發性兒，真不知要鬧出多大亂子來。他會深恨我撒誑騙他，令他苦等了一十六年。」

郭襄道：「媽，這你不用耽心！你是一片好心，救了他的性命，全是為了他啊。」

黃蓉道：「不說郭、楊兩家三世相交，便過兒自己，他曾數次相救你爹爹、媽媽、姊姊和你，我們一家個個曾受過他大恩，他今日又為襄陽立了這等大功，雖說咱們於他曾有過小小好處，但實不足以相報其萬一。唉，過兒一生孤苦，他活到三十多歲，真正快活的日子實在沒幾天。」

郭襄黯然低首，心想：「大哥倘若不能和楊大嫂相會，只怕他真的要發狂呢。」黃蓉又道：「你楊大哥是個至情至性之人，只因自幼遭際不幸，性子不免有點孤僻，行事往往出人意表。」郭襄淡淡一笑，道：「他和外公，和我，都是邪派。」黃蓉正色道：「不錯，他是好人，可是有點邪氣。要是小龍女不幸已經逝世，你可千萬別再和他見面了。」

郭襄沒料到母親竟會這般說，忙問：「為甚麼？為甚麼不能再見楊大哥？」黃蓉握住她手，說道：「要是他和小龍女終於相會，你要跟他們一起去遊玩，便一起去，愛到他們家裏去作客，就去好了，便隨他們到天涯海角，我也放心。但若他會不到小龍女，襄兒，你不知你楊大哥的為人，他發起狂來，甚麼事都做得出。」郭襄顫聲道：「媽，他如見不到楊大嫂，傷心悲痛，咱們該好好勸他才是。」黃蓉緩緩搖頭，說道：「他是不聽人勸的。」

郭襄沉思：「他如怪上了我家，最好用黯然銷魂掌一掌把我打死。他出了氣，就不會發狂了。或者後來想到不該殺我，心裏對我有點可憐，他就完全好了。」頓了一頓，問道：「媽，隔了一十六年，你說他傷心之下，會不會再圖自盡呢？」黃蓉沉吟半晌，道：「許多人的心思我都猜得到，可是你楊大哥，他從小我就不明白他心中在打甚麼主意，正因為我猜他不透，是以不許你再跟他相見，除非他和中龍女同來，那自是又當別論。」郭襄呆呆出神，並不接口。

黃蓉道：「襄兒，媽這全是為你好，你如不聽媽的話，將來後悔可就來不及了。」她見女兒秀眉緊蹙，眼現紅暈，柔聲道：「襄兒，我再說一回事你聽，那是你楊大哥之父楊康的作為。」於是又將楊鐵心如何收穆念慈為義女，如何比武招親而遇到楊康，如何楊康作惡多端，而穆念慈始終對他一往情深、生下楊過、終於傷心而死等情一一說了，最後道：「你穆念慈阿姨品貌雙全，實是一位難得的好女子，只因誤用了真情，落得這般下場。」

郭襄道：「媽，她是沒有法子啊。她既歡喜了楊叔叔，楊叔叔便有千般不是，她也要歡喜到底。」

黃蓉凝視著女兒的小臉，心想：「她小小年紀，怎地懂得這般多？」眼見她神情困頓，眼皮軟垂，於是拉開棉被，幫她除去鞋襪外衣，叫她睡下，給她蓋上了被，道：「快合上眼睛！媽看你睡著了再去。」郭襄依言合眼，一夜沒睡，也真的倦了，過不多時，便即鼻息細細入睡。但睡夢之中，時發嗚咽之聲。

黃蓉望著女兒俏麗的臉龐，心想：「三個兒女之中，我定要為你操心最多。你們三姊弟中，到底我最疼愛那一個，可也真的說不上來呢。」當下自行回房安睡。

隔日傍晚時分，武氏兄弟派了快馬回報，說道南陽的大軍糧草果然一焚而盡，火藥爆炸，炸死不少蒙古兵將，餘火兀自未熄，蒙古前軍退兵百里，暫且按兵不動。襄陽城中得到這個確訊，滿城狂喜，「神鵰大俠」四個字掛在口上說個不停。有的更加油添醬，將楊過說得猶似三頭六臂一般，講到他怎地殲滅唐州、鄧州兩路敵兵，怎地火燒南陽，口沫橫飛，有聲有色，似乎一切全是他親眼目睹，誰也沒他知道得明白詳盡。

當晚郭靖夫婦應安撫使呂文煥之邀，到署中商議軍情，直到深夜方回。次日清晨，耶律齊、郭芙、郭破虜依例到後堂向父母請安，等了良久，不見郭襄到來。黃蓉耽心起來，命丫鬟到二小姐房中瞧瞧，是不是她身子不適。過了一會，那丫鬟和郭襄的使女小棒子同來回報，說道：「二小姐昨晚沒回房安睡。」

黃蓉吃了一驚，忙問：「怎地昨晚不來稟報？」小棒子道：「昨夜夫人回來得晚了，婢子不敢前來驚擾，只道二小姐過一會兒就能回房，那知道等到這時還沒見到。」

黃蓉微一沉吟，即到女兒房中察看，只見她隨身衣服和兵刃、銀兩等一樣也沒攜帶，正自奇怪，忽見女兒枕底露出白紙一角。黃蓉情知不好，暗暗叫苦，抽出一看，只見紙上寫道：

「爹爹媽媽尊鑒：女兒去勸楊大哥千萬不要自尋短見，怕去遲了來不及。勸得他聽了之後，女兒即歸。女兒一切小心，請勿掛念。女襄叩上。」

黃蓉呆在當地，做聲不得，心道：「這女孩兒恁地天真！楊過是何等樣人，這世上除了小龍女之外，他還能聽誰的勸？要是他肯聽旁人的言語，那也不是楊過了。」有心要即行出去尋女兒回來，但南北兩路蒙古大軍虎視襄陽，眼前攻勢雖然頓挫，但隨時能再揮兵進攻，這時候如何能為兒女之私，輕身涉足江湖？和郭靖商議之後，寫了四通懇切的書信，分交八名能幹得力的丐幫弟子，分四路出去尋找郭襄，命她即行歸家。

※※※

郭襄那日聽了母親詳述往事之後，雖即睡去，但惡夢連連，一會兒見楊過揮劍自殺，將另一條手臂也斬斷了，一會兒又見他自千丈高崖上躍將下來，跌得血肉模糊。做了幾個惡夢之後，滿身冷汗的醒來，坐在床上細細思量：「大哥哥給了我三枚金針，答允給我做到三件事。眼下金針還賸一枚，正好持此相求，要他依我，千萬不能自盡。他是豪俠之士，言出必踐，我這便找他去。」留了一封短簡，當即出城。

可是楊過和黃藥師攜手同行，此刻到了何處，委實毫無頭緒。郭襄行出三十餘里，腹中飢餓起來，要想尋一家飯店打尖。襄陽城郊百姓為了逃避敵軍，早已十室九空，別說飯店，連有人的人家也找不到一家。郭襄從未獨自出過門，想不到道上有這等難處，坐在路旁一塊石上，雙手支頤，暗暗發愁。

坐了一會，心想：「沒有飯店，尋些野果充飢便了。」縱目四顧，身周數里之內連果樹也沒一株。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馬蹄聲響，一乘馬自東而西奔來。馳到近處，見馬上坐著個極高極瘦的年老僧人，身披黃袍。馬匹奔馳極快，轉眼便過去了，奔出數丈，那老僧忽地圈轉馬頭，回到郭襄身前停住，問道：「小姑娘，你是誰？怎麼一個人在這兒？」

郭襄見他目光如電，心中微微一凜，但隨即想到在黑龍潭前所遇到的一燈大師，暗想：「那一燈大師如此慈祥，這老和尚想必也是好人。」答道：「我姓郭，要去找一個人。」那老僧道：「你去找誰？」郭襄側過了頭微微一笑，道：「老和尚多管閒事，我不跟你說。」那老僧道：「你要找的人是怎生模樣，或許我曾在道上見過，便可指點途徑。」郭襄一想不錯，便道：「我找的那人最好認不過，是個沒有右臂的青年男子。他或許是和一隻大鵰在一塊兒，也或許只他獨自一人。」

那老僧正是金輪國師，聽她所說之人正是楊過。心中一驚，臉上卻現喜色，道：「啊，你要找的人姓楊名過，是不是？」郭襄大喜，道：「是啊，你識得他？」國師笑道：「我怎不識得？他是我的小朋友。我識得他的時候，你還沒出世呢。」

郭襄俏臉上一陣紅暈，笑問：「大和尚，請問你的法名。」國師道：「我叫珠穆朗瑪。」珠穆朗瑪是吐蕃境內一座高山之名，此峰之高，天下第一，國師所學佛法武功源自吐蕃，他隨口說出來，隱有武功高極、無人可及之意。

郭襄笑道：「甚麼珍珠，木馬，嘰哩咕嚕的，名字這麼長。」金輪國師道：「叫珠穆朗瑪。」郭襄道：「好，是珠穆朗瑪大師，你知道我大哥哥在那兒麼？」國師道：「你大哥哥？」郭襄道：「楊過啊？」國師道：「啊，你叫楊過作大哥哥，你說姓郭啊？」郭襄臉上又是微微一紅，道：「我們是世交，他從小住在我家裏的。」

國師心念一動，道：「我有個方外之交，與老僧相知極深，此人武藝高強，名滿天下，也是姓郭，單名一個靖字，不知姑娘認得他麼？」郭襄一怔，心想：「我偷偷出來，他既是爹爹的朋友，說不定硬要押我回去，還是不說的好。」說道：「你說郭大俠麼？他是我本家長輩。大和尚是瞧他去麼？」

國師人既聰明，又是久歷世務，郭襄這麼神色稍異，他如何瞧不出來？當即嘆道：「我和郭大俠乃過命的交情，已有二十餘年不見，日前在北方聽到噩耗，說郭大俠已經逝世，老僧心痛如絞，因此兼程趕來，要到他靈前去一拜。唉，大英雄不幸短命，真是蒼天無眼了。」說到這裏，淚水滾滾而下，衣襟盡濕。他內功深湛，全身肌肉呼吸皆能控縱自如，區區淚水，自是說來便來。

郭襄見他哭得悲切，雖然明知父親不死，但父女關心，不由得心中也自酸苦，眼眶一紅，說道：「大和尚，你不用傷心，郭大俠沒死。」國師搖頭道：「你別瞎說！他確是死了。小女孩兒怎知道大人的事？」郭襄道：「我正自襄陽出來，怎不知道？剛剛昨天我便見過郭大俠。」國師此時再無懷疑，仰天大笑，說道：「啊，你便是郭大俠的小姐。」突然又搖頭道：「不對，不對，郭大俠的小姐叫郭芙，我也識得，她今年總有三十五歲出頭了，那像你這般小？」郭襄經不起他這麼一激，道：「那是我大姊姊。她叫郭芙，我叫郭襄。」

國師心中大喜，暗想：「今日當真是天降之喜，這福氣自己撞將過來。」說道：「如此說來，郭大俠當真沒死！」郭襄見他喜形於色，還道他真是父親健在而歡喜，覺得此人良心真好，說道：「自然沒死！我爹爹倘若死了，我哭也哭死了。」國師喜道：「好，好，好！我信你了。郭二姑娘，如此我便不到襄陽去了。相煩你告知令尊郭大俠和令堂黃幫主，便說故人珠穆朗瑪敬候安好。」他料知郭襄定要問他楊過之事，於是以退為進，雙手一合什，牽過馬來，便要上鞍。

郭襄道：「喂喂，大和尚，你這個人怎麼如此不講理啊？」國師道：「我怎地不講理了？」郭襄道：「我跟你說了我爹爹的消息，你卻沒跟我說楊過的消息，他到底在那裏？」國師道：「啊，昨天在南陽之北的山谷之中，老僧曾和楊過小友縱談半日，他正在該處練劍，此刻十九未走，你去找他便了。」郭襄眉頭緊蹙，道：「這許多山谷，到那裏去找他？請你說得明白些。」國師沉吟半晌，便道：「好罷！我本要北上，就帶你去見他便了。」郭襄大喜，道：「如此多謝你啦。」

國師牽過馬來，道：「小姑娘騎馬，老僧步行。」郭襄道：「這個何以克當？」國師笑道：「這馬四條腿，未必快得過老僧的兩條腿。」

郭襄正欲上馬，忽道：「啊喲，大和尚，我肚子餓啦，你帶著吃的沒有？」國師從背囊中取出一包乾糧。郭襄吃了兩個麵餅，上馬便行。

國師大袖飄飄，隨在馬側。郭襄想起他那句話：「這馬四條腿，未必快得過老僧的兩條腿。」一提馬韁，笑道：「大和尚，我在前面等你。」話聲未必，那馬四蹄翻飛，已發足向前疾馳。這馬腳力甚健，郭襄但覺耳畔風生，眼前樹過，晃眼便奔出了里許。她回頭笑道：「大和尚，你追得上我麼？」說話甫畢，微微一驚，原來竟爾不見了金輪國師的蹤影。

忽聽得那和尚的聲音從前面的樹林中傳出：「郭姑娘，我這坐騎跑不快，你得加上幾鞭。」郭襄大奇：「怎地他反在前面？」縱馬搶上，只見國師在身前十餘丈處大步而行。郭襄揮鞭抽馬，那馬奔得更加快了，然而和國師始終相距十餘丈，幾乎要迫近數尺也有所不能。這時兩人已走上襄陽城北大路，一望平野，那馬四隻鐵蹄濺得黃土飛揚，看國師時，卻是腳下塵沙不起，宛似御風而行一般。

郭襄好生佩服，心想：「他若非身具這等武功，也不配和爹爹結成知交。」由欽生敬，叫道：「大和尚，你是長輩，還是你來騎馬罷，我慢慢跟著便是。」國師回頭笑道：「咱們何須在道上多費時光？早些找到你大哥哥不好麼？」這時郭襄胯下的坐騎漸感乏力，奔跑已無先前之速，反與國師越離越遠了。

便在此時，只聽得北面又有馬蹄聲響，兩乘馬迎面馳來。國師道：「咱們把這兩匹馬截下來，三匹馬掉換著騎，還可趕得快些。」過不多時，兩乘馬奔到近前，國師雙手一張，說道：「下來走走罷！」

兩馬受驚，齊聲長嘶，都人立起來。馬上乘客騎術甚精，身隨鞍起，並沒落馬，一人怒喝：「甚麼人？要討死麼？」唰的一聲，馬鞭從半空抽將下來。郭襄喜叫：「大頭鬼，長鬚鬼，別動手，是自己人！」馬上乘客正是西山一窟鬼中的長鬚鬼和大頭鬼。

這時國師左手回帶，已抓住了大頭鬼的馬鞭，往空一奪。不料大頭鬼人雖矮小，卻是天生神力，那馬鞭又是極牢韌的牛皮所製，國師這一奪實有數百斤的大力，但馬鞭居然不斷，也沒將大頭鬼拉得鞭子脫手。國師叫道：「好小子！」手勁暗加，呼的一聲，終於將大頭鬼拉下馬來。大頭鬼大怒，撒手鬆鞭，便欲撲上跟國師放對。

長鬚鬼叫道：「五弟且慢！」說道：「郭二小姐，你怎地和金輪國師在一起了？」當日金輪國師和楊過等同入絕情谷，長鬚鬼樊一翁見過他，因此識得。

郭襄笑道：「你認錯人啦，他叫珠穆朗瑪大師，是爹爹的好朋友。金輪國師卻是爹爹的對頭，這不是牛頭不對馬嘴麼？」樊一翁問道：「你在那裏遇見這和尚的？」郭襄道：「我剛碰著他，這位大和尚說道我爹爹不在了，你說好笑不好笑？他要帶我去見大哥哥呢。」大頭鬼道：「二小姐快過來，這和尚不是好人。」郭襄將信將疑，道：「他騙我嗎？」大頭鬼道：「神鵰俠在南邊，怎地他帶你往北？」

金輪國師微微一笑，道：「兩個矮子瞎說八道。」身形略晃，倏忽間欺近二鬼身側，雙掌齊下，逕向二鬼天靈蓋拍落。

這十餘年來，國師在蒙古苦練「龍象般若功」，那是密宗中至高無上的護法神功。那「龍象般若掌」共分十三層，第一層功夫十分淺易，縱是下愚之人，只要得到傳授，一二年中即能練成。第二層比第一層加深一倍，需時三四年。第三層又比第二層加深一倍，需時七八年。如此成倍遞增，越往後越難進展。待到第五層後，欲再練深一層，往往便須三十年以上苦功。金剛宗一門，高僧奇士歷代輩出，但這一十三層「龍象般若功」卻從未有一人練到十層以上。這功夫循序漸進，本來絕無不能練成之理，若有人得享數千歲高齡，最終必臻第十三層境界，只人壽有限，金剛宗中的高僧修士欲在天年終了之前練到第七層、第八層，便非得躁進不可，這一來，往往陷入了欲速不達的大危境。北宋年間，吐蕃曾有一位高僧練到了第九層，繼續勇猛精進，待練到第十層時，心魔驟起，無法自制，終於狂舞七日七夜，自絕經脈而死。

那金輪國師實是個不世的奇才，潛修苦學，進境奇速，竟爾衝破第九層難關，此時已到第十層的境界，當真是震古爍今，雖不能說後無來者，卻確已前無古人。據那「龍象般若經」言道，此時每一掌擊出，均具十龍十象的大力，他自知再求進境，此生已屬無望，但既已自信天下無敵手，即令練到第十一層，也已多餘。當年他敗在楊過和小龍女劍下，引為生平奇恥大辱，此時功力既已倍增，乘著蒙古皇帝御駕親征，便扈駕南來，要雙掌擊敗楊龍夫婦，以雪當年之恥。

這時他雙掌齊出，倏襲二鬼，大頭鬼舉臂一格，喀的一響，手臂立斷，腦門跟著中掌，連哼也沒哼一聲，當即斃命。樊一翁功力遠為深厚，眼見敵人這一擊甚是厲害，使一招「托天勢」，雙手舉起撐持，立覺有千斤重力壓在背上，眼前一黑，撲地便倒。

郭襄大驚，喝道：「這兩個是我朋友，你怎敢出手傷人？」

樊一翁噴了兩口鮮血，猛地縱起，抱住了國師兩腿，叫道：「姑娘快逃。」國師左手抓住他背心，要將他提起摔出，但樊一翁捨命迴護郭襄，雙手便如鐵圈般牢牢握住了敵人雙腿。國師雖然力大，卻拉他不脫。郭襄又驚又怒，此時自己知道國師不懷好意，可是不願捨樊一翁而獨自逃命。雙手在腰間一插，凜然道：「惡和尚，你恁地歹毒？快放了長鬚鬼，姑娘隨你去便是。」樊一翁叫道：「姑娘快逃，別管……」下面一個「我」字沒說出口，就此氣絕。

國師提起樊一翁的屍身往道旁一擲，獰笑道：「你若要逃，何不上馬？」郭襄一生從未恨過任何人，當日魯有腳死在霍都手下，但她未曾目睹霍都下手，只心中悲痛，卻沒憎恨仇人。這時見國師如此毒辣殘忍，不由得恨到極處，對他怒目冷視，竟無半點懼色。國師道：「小姑娘，你怎地不怕我？」郭襄道：「我怕你甚麼？你要殺我，快動手好啦！」國師大拇指一翹，讚道：「好，不愧是將門虎女。」

郭襄向著國師狠狠的望了一眼，想要埋葬兩位朋友，苦無鋤頭鐵鏟之屬，微一沉吟，提起兩人屍身，放在樊一翁的坐騎上，翻過踏鐙皮索，將屍身綁住了，在馬臀上踢了一腳，說道：「馬兒，馬兒，你送主人回家去罷。」那馬吃痛，疾馳而去。

※※※

那晚楊過和黃藥師並肩離了襄陽，展開輕功，向南疾趨，倏忽間奔出數十里之遙，卯末辰初，已到宜城。兩人來到一家酒樓，點了酒菜，共敘契闊。黃藥師說起程英、陸無雙姊妹十餘年來隱居故鄉嘉興，以傻姑為伴。他曾想攜同兩人出來行走江湖散心，兩姊妹總是不願。楊過黯然長嘆，頗感內疚。

兩人喝了幾杯。楊過說道：「黃島主，這十多年來，晚輩到處探訪你老人家的所在，想請問你一件事，直到今日，方始如願。」黃藥師笑道：「我隨意所之，行蹤不定，要找我確是不易。但不知老弟要問我何事。」楊過正要回答，忽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上來三人。

黃楊二人聽那腳步之聲，知道上樓的三人武功甚強，大非庸手，一瞥之下，楊過識得當先一人乃瀟湘子，第二人面目黝黑，並不相識，第三人卻是尹克西。這時瀟湘子和尹克西也已見到楊過，兩人愕然止步，互相使個眼色，便欲下樓。

楊過軒眉笑道：「故人久違，今日有幸相逢，何以匆匆便去？」尹克西拱了拱手，陪笑道：「楊大俠別來無恙？」瀟湘子深恨終南山上折臂之辱，這十多年來雖然功力大進，自知終非敵手，當下再也不向楊過多瞧一眼，逕自走向樓梯。

那黑臉漢子也是忽必烈帳下有名的武士，這次與尹、瀟二人來到宜城打探消息。眼見瀟湘子滿臉怒色，當即大聲道：「瀟湘兄且請留步，既有惡客阻了清興，待小弟趕走他便是。」說著伸出大手便往楊過肩頭抓來，要提起他摔下樓去。

楊過見他手掌紫氣隱隱，知道此人練的是毒砂掌中的一門，心念微動：「我何不借此三人，向黃老前輩探問南海神尼之事？」眼見他手掌將及自己肩頭，反手一搭，啪的一聲，清清脆脆的打了他個耳光。黃藥師暗吃一驚：「這一掌打得好快！」就只這麼一掌，已瞧出楊過自創武功，已卓然而成大家。只聽得啪啪連響，瀟湘子左右雙頰也均中掌。楊過念著尹克西舉止有禮，便饒過了他。

黃藥師笑道：「楊老弟，你新創的這路掌法可高明得緊啊，老夫意欲一睹全豹，以飽眼福。」楊過道：「正要向前輩請教。」身形晃動，將那路「黯然銷魂掌法」施展開來，長袖飄動，左掌飛揚，忽而一招「拖泥帶水」，忽而一招「徘徊空谷」，將瀟湘子、尹克西和黑臉漢子一起裹在掌風之中。那三人猶如身陷洪濤巨浪，跌跌撞撞，隨著楊過的掌風轉動，別說掙扎，竟連站定腳步也有不能，到了全然身不由主的境地。黃藥師舉杯乾酒，嘆道：「古人以漢書下酒，老夫今日以小兄弟的掌法下酒，豪情遠追古人矣。」

楊過叫道：「老前輩請指點一招。」手掌一擺，掌力將瀟湘子向黃藥師身前送來。黃藥師不敢怠慢，左掌推出，將瀟湘子送了回去，只見那黑臉大漢跟著又衝近身來，於是舉杯飲了一口，回掌將他推出。楊過凝神瞧他掌法，雖功力深厚，卻也並非出奇的精妙，心想：「我若非出全力以赴，引不出他學自南海神尼的掌法。」當下氣聚丹田，催動掌力將瀟湘子、尹克西、黑臉漢子越來越快的推向黃藥師身前。

黃藥師回了數掌，只覺那三人衝過來的勢頭便似潮水一般，一個浪頭方過，第二個更高的浪頭又撲了過來，心想：「這孩子的掌力一掌強似一掌，確是武學奇才！」

便在此時，那黑臉漢子忽地凌空飛起，腳前頭後，雙腳向黃藥師面門踹到。黃藥師斜掌卸力，右手不自禁的微微一晃，酒杯裏的一滴酒潑了出來，跟著尹克西和瀟湘子雙雙凌空，一正一斜的撞到。黃藥師叫道：「好！」放下酒杯，右手還了一掌。

黃楊兩人相隔數丈，你一掌來，我一掌去，那三人竟變成了皮球玩物，給兩人的掌力帶動，在空中來往飛躍。「黯然銷魂掌」使到一半，黃藥師的「桃華落英掌法」已相形見絀，他眼見尹克西如箭般衝到，自忖掌力不足以與之對抗，伸指一彈，嗤的一聲輕響，一股細細的勁力激射出去，登時將楊過拍出的掌力化解了。他連彈三下，但聽得撲通、撲通、撲通三響，瀟湘子等三人摔上樓板，暈了過去。這「彈指神通」奇功與楊過的「黯然銷魂掌」鬥了個旗鼓相當，誰也沒能贏誰。

兩人哈哈一笑，重行歸坐，斟酒再飲。黃藥師道：「老弟這一路掌法，以力道的雄勁而論，當世唯小婿郭靖的降龍十八掌可以比擬。老夫的桃華落英掌便輸卻一籌了。」楊過連連遜謝，說道：「晚輩當年得蒙前輩指點『彈指神通』與『玉簫劍法』兩大奇功，終身受益不淺，當時便有師徒之分，一直感激於心。晚輩自創這路掌法，頗有不少淵源前輩所指撥的功夫，前輩自早已看出。聞道前輩曾蒙南海神尼指點，學得一路掌法，不知能賜晚輩一開眼界否？」

黃藥師奇道：「南海神尼？那是誰啊？我從沒聽過此人的名頭。」

楊過臉色大變，站起身來，顫聲說道：「難道……難道世上並無……並無南海神尼其人？」黃藥師見他神色斗然大異，倒也吃了一驚，沉吟道：「莫非是近年新出道的異人？老夫孤陋寡聞，未聞其名。」

楊過呆立不動，一顆心便似欲從胸腔中跳將出來，暗想：「郭伯母說得明明白白，說龍兒蒙南海神尼所救，原來盡是騙人的鬼話，原來都是騙我的，都是騙我的！」仰天一聲長嘯，震動屋瓦，雙目中珠淚滾滾而下，難以止歇。

黃藥師道：「老弟有何為難之事，不妨明示，說不定老夫可相助一臂之力。」楊過一揖到地，哽咽道：「晚輩心亂如麻，言行無狀，須請恕罪。」長袖揚起，轉身下樓，但聽得喀喇喀喇響聲不絕，樓梯踏級盡數給他踹壞。

黃藥師茫然不解，自言自語：「南海神尼，南海神尼？那是何人？」

※※※

楊過放開腳步狂奔，數日間不食不睡，只是如一股疾風般捲掠而過。他自忖唯有疲累致死，才不致念及小龍女，到底日後是否再能和她相見，此時實是連想也不敢想。不一日已到了大江之濱，他心力交瘁，再難支持，眼見一帆駛近岸旁，便縱身躍上，摸出一錠銀兩擲給舟子，也不問那船駛向何處，在艙中倒頭便睡。

大江東去，濁浪滔滔，楊過所乘那船沿江而下，每到一處商市必停泊數日，上貨卸貨，原來是在長江中上落貿遷的一艘商船。楊過心中空蕩蕩的，反正是到處漫遊，也不怕那船在途中多所耽擱，在舟中只是白日醉酒，月夜長嘯，書空咄咄，不知時日之過。舟子和客商貪他多給銀兩，只道他是個落拓江湖的狂人，也不加理會。

這一日舟抵江陰，聽得船中一個客商說起要往嘉興、臨安買絲。楊過聽到「嘉興」兩字，猛地一驚：「我父親當年在嘉興王鐵槍廟中慘為黃蓉害死，說道是『葬身鴉腹』，難道連骸骨也四散無存了？我不好好安葬亡父骸骨，是為不孝。」言念及此，當即捨舟上陸。

此時已當十月盡，江南雖不若北方苦寒，這一年卻也冷得甚早，這幾日又適逢大雨，楊過身披簑衣，頭戴斗笠，冒雨南行，第三日上到了嘉興。

到得城中，已近黃昏，他找一家酒樓用了酒飯，問明王鐵槍廟的路徑，冒著大雨，大踏步而行，到得鐵槍廟時已二更時分，大雨稍歇，北風仍緊。

天色昏暗中，依稀見這廟年久失修，已破敗不堪，山門腐朽，輕輕一推，竟便倒在一邊。走進廟去，見神像毀破，半邊斜倒，到處蛛網灰塵，並無人居。悄立殿上，想像三十餘年之前，父親在此處遭人毒手，以致終身父子未能相見一面，傷心人臨傷心地，倍增苦悲。

在廟中前前後後瞧了一遍，心想父親逝世已久，自不致再留下甚麼遺跡，走到廟後，只見兩株大樹間有座墳墓，墓前立著一碑，看碑上刻字時，不由得怒火攻心，難以抑制，原來碑上刻著一行字道：「不肖弟子楊康之墓」，旁邊另刻一行小字：「不才業師丘處機書碑」。

楊過大怒，心想：「丘處機這老道忒也無情，我父既已死了，又何必再立碑以彰其過？我父卻又如何不肖了？哼，肖你個牛鼻子老道有甚麼好處？我不到全真教去大殺一場，此恨難消。」手掌揚起，便要往墓碑拍落。

便在此時，忽聽得西北方傳來一陣快速的腳步聲，這聲音好生奇怪，似是幾個武林好手同行，卻又似是兩頭野獸緊接而行，腳步著地時左重右輕，大異尋常。楊過好奇心起，停掌不擊，耳聽得這聲音正是奔向王鐵槍廟而來，於是回進正殿，隱身在圯倒的神像之後，要瞧瞧是甚麼怪物。

片刻之間，腳步聲走到廟前，停著不動，似乎怕廟中有敵人隱伏，過了一會，這才進殿。楊過探頭一瞧，險些兒啞然失笑。原來進廟的共是四人，這四人左腿均已跛折，各人撐了一根拐杖，右肩上各有一條鐵鍊，互相鎖在一起，因此行走時四條拐杖齊落，跟著便是四條右腿同時邁步。

只見當先那人頭皮油光晶亮，左臂斷了半截。第二人額生三瘤，左臂齊肘而斷，兩人均是殘廢中加了殘廢。第三人短小精悍。第四人是個高大和尚。四人年紀均已老邁。楊過暗暗稱奇：「這四人是甚麼路數？何以如此相依為命，永不分離？」只聽得嗒嗒兩聲響，為首的禿子取出火刀火石打著了火，找半截殘燭點著了。楊過看得分明，見除第一人外，其餘三人都只有眼眶而無眼珠，這才恍然：「原來那三人須仗這禿子引路。」

禿頭老者舉起蠟燭，在鐵槍廟前後尋視，四人便如一串大蟹，一個跟一個，相距不逾三尺，楊過早已藏好，別說這四人行動不便，又只一人能夠見物，縱然四人個個耳目靈便、手足輕捷，也搜不出他藏在神像之後。四人巡查後回到正殿。禿頭老者道：「柯老頭沒洩露咱們行蹤，他如邀了幫手，定是先行埋伏在此。」第三人道：「不錯，他答應決不吐露半句，這些人以俠士自負，那『信義』兩字，倒是瞧得很重的。」

四個人並肩坐地。生瘤子的第二人道：「師哥，你說這柯老頭真的會來麼？」第一人道：「那就難說得很，按理是不會來的，誰能有這麼傻，眼巴巴的自行來送死？」第三個瘦子道：「可是這柯老頭乃江南七怪之首，當年他們和那十惡不赦的丘老道打賭，萬里迢迢的趕到蒙古去教郭靖武藝，這件事江湖傳聞，都說江南七怪千金一諾，言出必踐。咱們也瞧在這件事份上，那才放他。」

楊過在神像後聽得清楚，心想：「原來他們在等候柯老公公。」只聽第二人道：「我說他一定不來，彭大哥，要不要跟你打個賭，瞧瞧是誰……」一句話還沒說完，只聽得東邊雪地上傳來一陣腳步聲，也是一輕一重，有人以拐杖撐地而來。楊過幼時曾在桃花島上與柯鎮惡相處，一聽便知是他到了，那瘦子哈哈一笑，道：「侯老弟，柯老頭來啦，還打不打賭呢？」那生瘤子的喃喃道：「賊廝鳥，果真不怕死，這般邪門。」

但聽得錚錚幾聲響，鐵杖擊地，飛天蝙蝠柯鎮惡走進殿來，昂然而立，說道：「柯鎮惡守約而來，這是桃花島的九花玉露丸，一共十二粒，每人三粒。」右手輕揚，一個小小瓷瓶向為首的禿頭老者擲去。那老者喜道：「多謝！」伸手接了。柯鎮惡道：「老夫的私事已了，特來領死。」但見他白鬚飄飄，仰頭站在殿中，自有一股凜凜之威。

那生瘤子的道：「師哥，他取來了九花玉露丸，治得好咱們身上的內傷隱痛，咱們跟他又沒深仇大怨，就饒了他罷。」那瘦子冷笑道：「嘿，侯老弟，常言道養虎貽患，你這婦人之仁，只怕要教咱們死無葬身之地。他此刻雖未洩露，誰保得定他日後始終守口如瓶？」突然提高聲音喝道：「一齊動手！」四人應聲而起，將柯鎮惡圍在垓心。

那光頭老者啞聲道：「柯老頭，三十餘年之前，咱們同在此處見到楊康慘死，想不到今日你也走上他這條路子，這才真是報應不爽。」

柯鎮惡鐵杖在地下一登，怒道：「那楊康認賊作父，賣國求榮，乃卑鄙無恥的小人。我柯鎮惡堂堂男兒，無愧天地，你如何拿這奸賊來跟我飛天蝙蝠相比？你難道還不知柯某可殺不可辱嗎？」那瘦子哼的一聲，罵道：「死到臨頭，還充英雄好漢！」其餘三人同時出掌，往他頂門擊落。柯鎮惡自知非這四人敵手，持杖挺立，更不招架。

只聽呼的一聲疾風過去，跟著砰的一響，泥土飛揚，四人都覺得落掌之處情形不對，似乎並非擊上了血肉之軀，那禿頭老者早已瞧得明白，但見柯鎮惡已然不知去向，他原先站立之處，竟爾換上了廟上那鐵槍王彥章的神像。神像的腦袋為這勁力剛猛的四掌同時擊中，登時變成泥粉木屑。

那禿頭老者大驚之下，回過頭來，只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滿臉怒容，抓住柯鎮惡的後頸，將他高高舉在半空，喝道：「你憑甚麼辱罵我先父？」

柯鎮惡問道：「你是誰？」楊過道：「我是楊過，楊康是我爹爹。我幼小之時，你待我不錯，卻何以在背後胡言毀謗我過世的先人？」柯鎮惡冷冷的道：「古往今來的人物，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遺臭萬年，豈能塞得了世人悠悠之口？」楊過見他絲毫不屈，更加憤怒，提起他的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擲，喝道：「你說我父如何卑鄙無恥了？」

那禿頭老者見楊過如此神功，在一瞬之間提人換神像，自己竟爾不覺，諒來非他對手，輕輕一扯連著其餘三人的鐵鍊，悄步往廟外走去。楊過身形略晃，攔在門口，喝道：「今日不說個明白，誰都不能活著離去。」四個人齊聲大喝，各出一掌，合力向前推出。楊過喝道：「來得好！」左手也是一掌推出，這股強勁無倫的掌風橫壓而至，四個人立足不定，向後便倒，喀喇喇一聲響，都壓在神像之上，將神像撞得碎成了十多塊。四人中第二個武功最弱，偏是他額頭肉瘤剛好撞正神像的胸口，立時昏暈。

楊過道：「你四人是誰？何以這般奇形怪狀的連在一起？又何以與柯鎮惡在此相約會面？」那禿頭老者給楊過這一掌推得胸口塞悶，五臟六腑似乎盡皆倒轉，盤膝坐著運了幾口氣，這才慢慢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這禿頭老者乃沙通天，第二人生瘤子的是他師弟三頭蚊侯通海，第三個短小精悍之人是千手人屠彭連虎，最後一個高大和尚是大手印靈智上人。三十餘年之前，老頑童周伯通將這四人拿住，交給丘處機、王處一等看守，監禁在終南山重陽宮中，要他們改過自新，這才釋放。四人惡性難除，千方百計的設法脫逃，但每次均給追了回來。第三次脫逃之時，彭連虎、侯通海、靈智上人三個各自殺了幾名看守的全真弟子。全真教的道人為懲過惡，打折了他們一腿，又損了三人眼睛，只沙通天未傷人命，雙目得以保全。到得十六年前蒙古武士火焚重陽宮，沙通天等終於在混亂中逃了出來。只因三人目盲，非依沙通天指路不可，彭連虎等生怕他一人棄眾獨行，是以堅不肯除全真道人繫在他們肩頭的鐵鍊，四個人連成一串，便是如此。

楊過當年在重陽宮學藝為時甚暫，又不得師父和師兄們的歡心，從未得准許走近監禁四人之處，因此不識四人面目，更不知他們來歷。

沙通天等逃出重陽宮後，知道全真教根本之地雖然遭毀，在江湖上仍勢力龐大，自己四人已然殘廢，無法與抗，於是潛下江南，隱居於荒僻鄉村，倒也太太平平的過了十幾年。這一日四人在門外晒太陽，忽見柯鎮惡從村外小路經過。沙通天生怕他是為已而來，當即攔路截住。柯鎮惡眼睛盲了，瞧不到他們而及早避開，武功又遠不及四人，一動手就給制住，詢問之下，才知他另有要事。四人雖與他並無重大仇怨，但恐他洩漏了自己行蹤，便要將他打死。

柯鎮惡當時言道，他須赴嘉興一行，事畢之後，自當回來領死，四人若能容他多活數日，他願取桃花島的療傷至寶九花玉露丸為酬。四人傷腿之後，每逢陰雨便酸痛難熬，聽柯鎮惡說能贈以靈藥，要他發下重誓，決不吐露四人行藏，亦不邀幫手助拳，這才約定日子，在王鐵槍廟中重會。

沙通天敘畢往事，說道：「楊大俠，令尊在日，我們都是他府中上客。直至他老人家逝世，我們絲毫沒對不起他之處，望你念在昔日之情，放我們去罷。」數十年前，沙通天、彭連虎諸人都是江湖上響噹噹的腳色，縱然刀劍加頸，斧鉞臨身，亦決不肯絲毫示弱，但自遭長期幽禁、斷腿盲目之後，心灰氣沮，豪意盡銷，竟向楊過哀哀求告。

楊過哼了一聲，並不理會，向柯鎮惡道：「你剛才可是去見程英、陸無雙姊妹麼？卻為了何事？」柯鎮惡仰天長笑，說道：「楊過啊楊過，你這小子好不曉事？」楊過怒道：「我怎地不曉事了？」柯鎮惡笑道：「事到如今，我飛天蝙蝠早沒把這條老命放在心上，便是在年輕力壯之時，柯鎮惡幾時又畏懼於人了？你武功再高，也只能嚇得倒貪生怕死之輩，難道江南七怪是受人逼供的麼？」

楊過見他正氣凜然，不自禁的起敬，說道：「柯老公公，是我楊過的不是，這裏向你謝罪了。只因你言語中辱及先父，這才得罪。柯老公公名揚四海，楊過自幼欽服，從來不敢無禮。」柯鎮惡道：「這才像句人話。我聽說你人品不錯，又在襄陽立下大功，才當你是一號人物。倘若與你父親一般，便跟我多說一句話，也污辱了我。」

楊過胸間怒氣又增，大聲道：「我爹爹到底做錯了何事，請你說個明白。」

楊過所交遊的人中，知悉他父親楊康往事的原亦不少，只是誰都不願直言其短，觸犯於他，便逢楊過問起，也只揀些不相干的事說說。柯鎮惡自來嫉惡如仇，生性鯁直異常，那理會楊過是否見怪。當下將楊康和郭靖的事蹟原原本本的說了，又說到楊康和歐陽鋒如何害死江南七怪中的五怪，如何在這鐵槍廟中掌擊黃蓉，終於自取其死，最後說道：「當晚經過，這幾個都親眼目睹。沙通天、彭連虎，你兩個且說說，柯老頭這番話中可有一句虛言？」

六人在殿中擊毀神像，大聲說話，驚起了高塔上數百隻烏鴉，盤旋空際，呀呀而鳴。

沙通天嘆道：「那一天晚上，也是有這許多烏鴉……我手上給楊公子抓了一把，若不是彭兄弟見機得快，將我這手臂斬去，怎能活到今日？」彭連虎道：「柯老頭的話雖然大致不錯，但楊大俠的令尊當年禮賢下士，人品是十分……十分英俊瀟灑的。」

楊過抱頭在地，悲憤難言，想不到自己生身之父竟如此奸惡，自己的名氣再響，也難洗生父之羞。神殿上六人均自不作一聲，唯聽得烏鴉鳴聲不絕。

過了良久，柯鎮惡道：「楊公子，你在襄陽立此大功，保國衛民，普天下都說你的好處。你父親便有千般不是，也都彌蓋過了。他在九泉之下，自也歡喜你為父補過。」

楊過回思自識得郭靖夫婦以來諸般情事，暗想黃蓉所以對自己始終提防顧忌，過去許多誤會別扭，皆是由斯種因。若無父親，己身從何而來？但自己無數煩惱，也實由父親而起，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問柯鎮惡道：「柯老公公，程陸兩位可都安好麼？」

柯鎮惡道：「她們聽說你火燒南陽糧草火藥，盡殲蒙古軍先鋒，喜歡得了不得，細細問你的詳情，又問起小龍女的消息，她兩姊妹都是十分掛懷。只可惜我所知也是有限。」

楊過幽幽的道：「這兩位義妹，我也快十六年沒見了。」轉過身來，向沙通天喝道：「柯老公公答應把性命交給你們，他老人家向來言出必踐，從不失信於人。現下你們快快動手。倘若你們倚多為勝，四個人合力殺得了他。我便再殺你們這四個狗才，給他老人家報仇。」

沙通天等呆了半晌。彭連虎道：「楊大俠，我們四人無知，冒犯了柯老俠的虎威，望你兩位大人不記小人過。」楊過道：「那你們記好，這是你們自己不守信約，不敢跟柯老公公動手。」彭連虎道：「是，是。柯老俠大信大義，我們向來是十分欽佩。這次得罪，全是我們錯了。」楊過道：「那快快給我走罷。下次休要再撞在我手裏。」沙通天等四人一齊躬身行禮，向柯鎮惡謝罪，退出廟去。楊過如此救了柯鎮惡性命，卻又顧全他面子，柯鎮惡自十分感激。兩人踢開殿上泥塊，坐在地下。

柯鎮惡道：「我來到嘉興，是為了郭二姑娘。」楊過微微一驚，問道：「這小姑娘怎麼了？」柯鎮惡嘆了口氣，臉上卻面露微笑，說道：「郭靖那兩個寶貝女兒，各有各的淘氣，真好叫人頭痛。也不知為了甚麼，郭襄這小娃兒忽然不聲不響的離了襄陽，不知去向，可教她父親好生著急，連派了幾批人出去尋訪，都音訊全無。有人居然找上桃花島來。其實這個整日價跳蹦不停的小娃兒，又怎肯回桃花島來跟老瞎子作伴？我心下掛念，於是也出來找她。」楊過心中掛念，忙問：「可得到甚麼訊息？」

柯鎮惡道：「日前我在臨安郊外，偷聽到兩個蒙古使臣的說話，說道襄陽郭大俠的小女兒已被擒到蒙古軍中……」楊過叫道：「啊喲！不知是真是假？」柯鎮惡道：「蒙古兩路大軍南北夾攻襄陽，臨安朝廷的當國大臣還在妄想議和，這兩個蒙古使臣是派來欺騙我大宋君臣的，官職倒是不小。他二人肆無忌憚的用蒙古話談論，只道旁人決不會懂。偏生我柯老蝙蝠曾在蒙古十多年，眼睛雖瞎，耳朵卻靈，聽了個明明白白。」楊過皺起眉頭：「如此說來，這事確非虛假了？」

柯鎮惡道：「是啊！我本要送幾枚毒蒺藜給這兩個蒙古韃子嘗嘗滋味，但急於要趕去襄陽報信，不想旁生枝節，給絆住了身子，豈知還是遇上了四隻惡鬼攔路。老頭子不論那一日歸天都不打緊，郭二姑娘的訊息卻不能不報，這才求他們寬限數天，就近到嘉興來告知程英和陸無雙兩位姑娘。程陸兩位得訊後當即北上，老頭兒便依約前來送死。想不到柯老頭兒守了信約，四隻惡鬼卻言而無信，事到臨頭居然不敢下手，哈哈，哈哈！」

楊過沉吟半晌，問道：「柯老公公可曾聽那兩個蒙古使臣說起，郭二姑娘如何被擒？可有性命危險？」柯鎮惡道：「這個他們並沒說起，從話中聽來，好像這兩個韃子官兒也不大清楚。」楊過道：「此事急如星火，晚輩這便趕去，盡力相救，柯老公公緩緩而來罷。」

柯鎮惡日前從到桃花島找尋郭襄的丐幫弟子口中，得知楊過在襄陽幹下的大事，甚服其能，說道：「有你前去，我可放心了。」

楊過道：「柯公公，晚輩拜託你一件事，請你替先父立過一塊墓碑，碑上便書：『先父楊府君康之墓，不肖子楊過謹立』幾個字。」柯鎮惡一怔，隨即會意，說道：「不錯，不錯！你原是不肖令尊。你之不肖，遠勝於旁人之肖了。老朽定當遵辦。」

※※※

楊過回到嘉興城裏，買了三匹好馬，疾馳向北，一路上不住換馬，絲毫不敢耽擱，不一日已近蒙古軍營。

蒙古皇帝南征襄陽，在唐州、鄧州兩處莫名其妙的吃了個大敗仗，在南陽多年積儲的糧草更於一晚間給燒得精光，再傷了不少士卒，銳氣大挫，又不明宋軍虛實，是以大軍在南陽以北安寨立營，按兵不動，雙方未曾開仗。四野旌旗四展，刀槍耀目，楊過縱目望去，一座營帳接著一座，不見盡頭。

楊過等到晚間，闖入大營查探，但見刁斗森嚴，號令整肅，果然非同小可。御營周圍更密密層層的布滿了長矛大戟，防守得鐵桶相似。楊過知道大營中勇士無數，自來好漢敵不過人多，倒也不敢稍露形跡。踏訪了大半夜，只查得東大營一處。次日再查探西大營，一連四晚，將東南西北四座大營盡數踏訪遍了，也沒探出到與郭襄有關的絲毫消息。他在營中擒到一名會說漢語的參謀，逼問之下，那參謀據實而言，說道從沒聽到擒獲襄陽郭大俠之女這回事。

楊過放心不下，又查了數日，才確知郭襄不在蒙古軍中，心想：「瞧來郭伯伯已將她救了回去，又或許那兩個蒙古使臣誤聽人言，傳聞不實。」

算來小龍女十六年之約將屆，於是縱騎向北，往絕情谷而去。

# 第三十八回 生死茫茫

那日郭襄見金輪國師陡下毒手，打死了長鬚鬼和大頭鬼二人，心中傷痛，自知難脫他的魔掌，昂首說道：「你快打死我啊，還等甚麼？」金輪國師笑道：「要打死你這娃娃還不容易？今天殺了兩個人，已經夠了。過幾天揀個好日子，再拿你開刀，快乖乖跟我走罷。」郭襄心想這時與他相抗，徒然自取其辱，只有且跟他去，俟機再謀脫身，於是向他扁扁嘴，做個鬼臉，伸伸舌頭，上馬緩緩而行。

國師心中大樂，暗想：「皇上與四大王千方百計要取郭靖性命，始終未能如願。今日擒獲了郭靖的愛女，以此挾制，不怕他不俯首聽命。比之一劍將他刺死猶勝一籌。便算那郭靖當真倔強不服，我們在城下慢慢折磨這個姑娘，教他心痛如割，神不守舍，那時大軍一鼓攻城，焉能不勝？」

行到天色晚了，胡亂在道旁找一家人家歇宿。屋中住戶早已逃光，空空蕩蕩，唯餘四壁。國師取出乾糧，分些與郭襄吃了，命她在廂房安睡，自己盤腿坐在堂上用功。

郭襄翻來覆去，怎睡得著？挨到半夜，悄悄到堂前張望，只見國師靠在牆壁上，鼻息沉酣，已然睡去。郭襄大喜，悄悄越窗而出，將包袱布撕成四塊，縛在馬腳之上，然後牽了馬韁，放輕腳步，一步步走去，直到離屋約莫半里，回頭不見國師追來，這才上馬疾馳。她想國師醒來發覺自己逃走，料定必回襄陽，自會向南追去，我偏偏朝西北奔跑。一口氣馳了小半個時辰，坐騎腳力不濟，這才按轡緩行，一路上時時回頭而望，始終不見國師追到，到天色大明時，算來已馳出五六十里，大為寬心。

這時已走上了一條山邊小徑，漸漸上嶺，越走越高，轉過一個山坳，忽聽得前面鼾聲如雷，一人撐開手足，橫臥當路。一看之下，一驚當真非同小可，險些兒從馬背摔將下來，原來當道而臥之人光頭黃袍，正是金輪國師，也不知如何竟搶在前面。郭襄撥轉馬頭，疾下山坡，回首望時，見國師兀自高臥，並不起身追來。

這一次她不再循路而行，向著東南方落荒而逃。奔了一頓飯時分，只見前面大樹上一人雙足鉤住樹幹，倒吊身子，向她嘻嘻直笑，卻不是國師是誰？郭襄不驚反怒，喝道：「你要攔阻，好好攔阻便了，如何這般不三不四，戲耍姑娘？」縱馬向前急衝，奔到近處，提起馬鞭，唰的一鞭向他臉上擊去。

只見國師更不閃避，馬鞭揮去，鞭梢擊在臉上，卻沒聽到絲毫聲響，便在此時，她坐騎已疾馳而過。郭襄右手迴拉，要帶轉馬鞭，突覺一股大力傳上右臂，不由主的身離馬鞍，飛上半空。原來國師見馬鞭擊到，張嘴咬住了鞭梢，身子倒掛在樹幹之上，便如同打秋千般一盪，竟將郭襄拉了起來。

郭襄身在空中，卻不慌亂，見國師彎腰縮身，又要將自己盪回，當即撒手鬆鞭，乘勢直墮，摔將下來。國師倒是一驚，生怕她摔跌受傷，忙仰身伸手來接，叫道：「小心了！」郭襄大叫：「啊喲！」跌到離國師雙手半尺之處，突然雙掌齊出，砰砰兩聲，擊在他的胸口。這一下變招奇速，饒是國師武功高強，人又機智，竟然沒能避開，只見他手腳亂舞，掉在地下，直挺挺的一動也不動了。

郭襄沒料到一擊成功，不由得喜出望外，拾起地下一塊大石，便要往他光頭上砸落，但她一生從未殺過人，雖深恨此人害了自己兩個朋友，待要下手，終究不忍。呆了一呆，放下大石，伸手點了他頸中「天鼎穴」、背上「身柱穴」、胸口「神封穴」、臂上「清冷淵」、腿上「風市穴」，一口氣手不停點，竟點了他身上一十三處大穴，但兀自不放心，又捧過四塊幾十斤重的巨岩，壓在他身上。說道：「惡人啊惡人，姑娘今日不殺你，你以後可要知道好歹，不能再害人了罷！」說著上了馬背。

金輪國師雙目骨溜溜的望著她，笑道：「小姑娘良心倒好，老和尚很喜歡你啊！」只見四塊巨石突然從他身上彈起，砰嘭、砰嘭幾聲，摔了開去，他跟著躍起，也不知如何，身上被點的一十三處大穴一時盡解。郭襄只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原來國師雖中了她的雙掌，但這兩掌如何能震他下樹？又如何能傷得他不能動彈？他卻假裝受傷，要瞧瞧郭襄如何動手，待見她收石不砸，暗想：「這個小妮子聰明伶俐，心地又好，有我二徒之長，卻無二徒之短。」不由得起了要收她為徒之心。

他生平收了三個弟子，大弟子文武全才，資質極佳，國師本欲傳以衣缽，可是不幸早亡；二弟子達爾巴誠樸謹厚，徒具神力，不能領會高深秘奧的內功；三弟子霍都王子則天性涼薄，危難中叛師而別，無情無意。國師自思年事已高，空具一身神技，卻苦無傳人，百年之後，這絕世武功豈非就此湮沒無聞？每當念及，常致鬱鬱。這時見郭襄資質之佳，平生罕見，雖是敵人之女，但她年紀尚幼，何難改變？心想只要傳以絕技，再加以佛法薰陶，時日一久，她自會漸漸淡忘昔日之事。何況自己與她父母只是兩國相爭而敵對，又不是有甚麼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怨。武林中人，對收徒之事瞧得極重，出家人沒有子女，一身本事全靠弟子傳宗接代，衣缽的授受更是頭等大事。國師既動此念，便將攻打襄陽、脅迫郭靖的念頭放到了腦後。郭襄雖是女子，傳法不及男子，但藏傳佛法亦十分注重「白母」、「綠母」等女菩薩，因此女弟子亦受重視。

郭襄見他眼珠轉動，沉吟不語，當即躍下馬來，說道：「老和尚的本領真是不小，就可惜不做好事。」國師笑道：「你既羨慕我的本領，只須拜我為師，我便將這一身功夫，盡數傳你。」郭襄啐道：「呸！我學和尚的功夫有甚麼用？我又不想做尼姑。」國師笑道：「難道學了我功夫，便須做尼姑不成？你點我的穴道，我能自解；你用大石壓在我身上，石頭自己會跳起來；你騎了馬奔跑，我能搶在你前面睡覺，這些功夫難道不好玩麼？」郭襄心想這些功夫當真好玩，但這老和尚是惡人，怎能拜他為師，再者自己急於要找楊過，搖頭說道：「你本領再高，我也不能拜惡人為師。」

國師道：「你怎知道我是惡人？」郭襄道：「你一出手便打死了長鬚鬼和大頭鬼兩個，他們跟你無怨無仇，如何便下這毒手？」國師笑道：「我是幫你找坐騎啊，是他兩個先動手的，你沒瞧見嗎？倘若我的本領差些，早就先給他們打死了。做和尚的慈悲為懷，若是迫不得已，決不傷害人命。」

郭襄哼了一聲，不信他話，說道：「你到底怎樣？倘若你真是好人，怎地又不讓我走？」國師道：「我怎地不讓你走了？你騎馬趕路，要東便東，要西便西，我不過在路上睡覺，伸手攔阻過你沒有？」郭襄道：「話倒說得是，那你讓我找楊大哥去，別跟我囉唆。」

國師搖頭道：「那可不成，你須得拜我為師，跟我學二十年武藝，那時候你要找誰，便去找誰。」郭襄惱道：「你這和尚好不講理，我不愛拜師，你勉強我幹麼？」國師說道：「你這小娃娃才不講理，像我這樣的明師，普天下卻那裏找去？旁人便是向我磕三百個響頭，苦苦哀求十年八年，我也不能收他為徒。今日你得遇這千載難逢的良機，居然自不惜福，豈非奇了？」

郭襄伸手指刮臉，說道：「好羞，好羞！你是甚麼明師了？你不過勝過我一個十多歲的女娃子，那有甚麼希奇？你勝得過我爹爹媽媽麼？勝得過我外公黃老島主麼？別說這些人，單就我大哥哥楊過，你就打他不贏。」國師衝口而出：「誰說的？誰說我打不贏楊過這小子？」郭襄道：「天下的英雄好漢，誰都這般說。前幾日襄陽城中英雄大宴，個個都說世上便有三個金輪國師一齊動手，加起來三頭六臂，也打不過一位獨臂的神鵰大俠楊過！」

她這番話其實乃隨口編造，只不過意欲氣氣國師，別說英雄大宴中商議的是如何守襄陽、抗蒙古，就是有人論到國師和楊過武功優劣，郭襄未曾與會，也不會聽到。豈知這話正好刺中了國師的痛處。他十餘年前果曾數度敗在楊過手下，只道天下英雄確是以此作為話柄，熬不住滿腔怒火如焚，喝道：「楊過這小子倘若在此，教他嘗嘗我『龍象般若功』的厲害，要他吃飽了苦頭，才知當世究竟是他楊過了得，還是我金輪國師高明。」

郭襄心念一動，道：「你明知我大哥哥不在這兒，自可胡吹大氣。你有膽子去找他較量一下麼？你的『蛇豬不若功』……」國師道：「是龍象般若功！」郭襄道：「你勝得過他，才是龍象，如果不堪一擊，終究連小蛇臭豬也不若了！你如勝得過他，我自會求著來拜你為師，只是料得你也不敢前去找他，因此說了也枉然。我瞧啊，只要你一見楊過的影子，嚇得連逃走也來不及啦。」

國師豈不知郭襄在使激將之計，但他一生自視極高，偏生確曾敗於楊過手下，此番將「龍象般若功」練到了第十層，原是要找楊過一報昔年大敗之辱，大聲道：「我說知道楊過在甚麼地方，那是騙你的，就可惜不知這小子躲到了何處，否則我不找上門去，打得他磕頭求饒才怪。」

郭襄哈哈大笑，拍手唱道：「和尚和尚愛吹牛，自誇天下無敵手，望見楊過東邊來，腳底加油往西走。」國師呸了一聲，怒目而視。

郭襄道：「我雖不知楊過此時身在何方，但再過二個多月，他定要到一個處所，我卻知道。」國師說道：「到甚麼地方？」郭襄道：「跟你說了有甚麼用？你又不敢去見他，徒然嚇得你魂不附體。」國師咬得牙齒格格作響，喝道：「你說，你說！」郭襄道：「他要到絕情谷去，要在斷腸崖前和他妻子小龍女相會。一個楊過已叫你心驚肉跳，再加上一個小龍女，嘿嘿，老和尚啊，你又何苦到斷腸崖前去送死？就算他們夫妻重會，心中歡喜，不想殺人，你大敗虧輸之後，也難免傷心斷腸了。」

十餘年來，金輪國師苦練「龍象般若功」之時，心中便以楊過與小龍女聯手齊上的「玉女素心劍法」為敵手，倘若他無把握能以一敵二，勝得這夫婦二人，此番也不敢貿然便重來中原，這時聽郭襄如此說，更是觸動了他心頭忌諱，怒極反笑，說道：「咱們這便上絕情谷去！待我打敗了楊過和小龍女二人，那時卻又如何？」郭襄道：「假如你真有這等高強的武功，我還不趕著拜你為師麼？那才是求之不得呢。只可惜那絕情谷地處幽僻，不易找到它所在。」國師笑道：「恰好我便去過，那倒不用發愁。既然現下為時尚早，你且跟我到蒙古營中，待我料理了幾件事，再同到絕情谷去便了。」

郭襄見他肯到絕情谷去找楊過比武，心懷大寬，暗道：「我只愁你不肯去，既給我說動了，還怕甚麼？你這惡和尚這會兒狠天狠地，待你見了大哥哥，那時才有得你受的了。」當下便隨他赴蒙古軍中。

國師一意要郭襄承受自己衣缽，一路上待她極是慈和，對旁人也加意仁善。有時郭襄傷心長鬚鬼和大頭鬼慘死，怪責國師下手狠辣，國師也不以忤，反覺她是性情中人，不似霍都王子之天性涼薄，便說幾句自悔之言。

國師攜郭襄去的蒙古軍營，是皇弟忽必烈統率的南大營，而楊過前去尋找的，卻是蒙哥大汗駐蹕所在的北大營，只因兩個蒙古使臣隨口閒談，柯鎮惡沒聽得仔細，累得楊過空找了數日。

蒙古大軍九月初攻襄陽失利，大汗下了聖旨，再集糧草，定期再攻，南北兩大營暫駐原地不動。

金輪國師極受忽必烈尊重，他在蒙古南大營中，居處服侍、衣食用具，與四王爺相去不遠，郭襄跟著他大受尊榮，錦衣玉食，極盡奢華，甚至在襄陽郭府，也受不到這般優待。她身邊有四個小丫頭服侍，乃蒙古朝臣從金朝舊京大都宮中選來的宮女。國師對人宣稱這個美貌小姑娘是承受自己衣缽的愛徒，日後非同小可。蒙古將士為拍國師馬屁，見了郭襄無不戰戰兢兢、恭恭敬敬，引得小郭襄憂心暫忘，拍手大樂。

這些時日中，金輪國師傾囊傳授本門的內外武功。郭襄日長無聊，便習以自遣，心想日後欲謀脫身，必須取得國師信任，對她防範鬆了，不再日夜緊守才行，於是假意拜師，誠心學習，她人本聰穎敏悟，這一專注，便進境極快，國師見她學得比當年的大弟子更快更好，十分喜歡。

佛教出家人無子無女，一片慈愛之心，通常傾注在傳法弟子身上，國師此時之對於郭襄，便如是親生愛女一般，郭靖之對愛女，有時尚厲聲呵責幾句，國師卻是捧在手裏惟恐融了、呵一口氣惟恐飛了。想到心愛的大弟子染病早亡，生恐郭襄蹈其覆轍，連她飲食衣著也關心料理，不讓她受半點風寒。郭襄心想這大和尚為人雖壞，武功卻高，武功不分好壞，但在用之得當與否，我學好他的武功，專做好事，那便不錯。她生性隨便豪爽，不喜國師這般關心溺愛、婆婆媽媽，有時撅起了小嘴，國師忙又千方百計的哄得她嘻笑顏開方罷，郭襄心中也知國師對己真心愛護，過意不去，與國師談談說說，居然甚為投機。

國師為了討好她，時時誇讚郭靖的降龍十八掌、黃蓉的五行八卦之術和打狗棒法，又說楊過、小龍女的「玉女素心劍法」天下無敵，密教武功尚未有對抗的劍法。他一誇讚楊過、小龍女，郭襄必定心花怒放，國師百試百靈。當郭襄問起是否下次見面便即認輸，國師卻神神秘秘，說道：「你師父自有對付他們的法子。不過楊過既是你大哥哥，你師父跟他化敵為友，再見到時大家做好朋友便了。」郭襄道：「那很好，師父，你打不過我大哥哥，還是跟他做好朋友比較聰明。」國師道：「我怎會打他不過？只不過我已練成了第十層的龍象般若功，一出手就把你大哥哥打死了，你一定要大哭大叫，我不捨得你悲傷，因此不打死他。」郭襄道：「你倒好心腸，我多謝你了。」說著俯伏在地，照著密宗的禮節，向他五體投地的叩拜。

國師呵呵大笑，說道：「小徒兒，我跟你說，你對大哥哥這麼痴愛，那沒有用的。楊過如找到小龍女，他兩個快快活活的永遠在一起，沒你的份兒。要是他找不到小龍女，他一定橫劍自盡，變成了幽鬼，還是沒你的份兒。」郭襄道：「我盼望他找到小龍女，兩個人快快活活的永遠在一起，我早知道沒我的份兒。我要甚麼我份兒？你真是瞎操心！」國師道：「那你豈不一世煩惱？一生一世不快活？我們密教有辦法。」

打開帳篷角裏一個大紅羊毛氈的包袱，取出一幅卷軸，展了開來，帛上用細絲線繡著一位站在雲霧中的神仙般人物，頭戴紅色法冠，左手持一朵粉紅色蓮花，右手持劍，斬向一團亂絲。國師道：「這張唐卡上繡的是祖師爺，是蓮華生大士，我們一齊向祖師爺禮拜。」郭襄便隨著國師向畫像禮拜致敬。

國師道：「祖師爺右手拿的，是文殊菩薩的智慧之劍，把各種各樣亂七八糟的煩惱妄想全部斬斷。他左手這朵蓮華，是教人清淨平和，就像蓮花一樣，沒半點污穢渣滓，只有澄澈露水，美麗安靜。」郭襄見繡像中的蓮華生大士慈悲莊嚴，登時肅然起敬。

國師又道：「我從今天起，教你修報身佛金剛薩埵所說的瑜伽密乘，修成之後，再修法身佛普賢菩薩所說的大瑜伽密乘、無比瑜伽密乘，一直到最後的無上瑜伽密乘。」郭襄道：「師父，要修無上瑜伽密乘，那得多少時候啊？」國師道：「無上瑜伽密乘無窮無盡，永遠說不上修成，也說不上要多少時候。」郭襄道：「那你也沒修成了？」國師嘆了口氣，道：「是啊，倘若我修得稍有成就，怎麼還會去苦練那龍象般若功？還會起心來和楊過、小龍女決一勝敗？真是蠢才！」郭襄道：「誰說你蠢了？不決一勝敗，又怎知誰蠢誰聰明？」

國師又長長嘆了口氣，說道：「我先教你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你誠心誠意跟我唸一遍。」郭襄學著唸了，口音略有不準，國師給她糾正了。郭襄道：「師父，祖師爺是好人，我早晚拜他，不過我不學驅除煩惱的法門。」國師問道：「為甚麼不學？」郭襄道：「我喜歡心裏有煩惱！」心道：「沒了煩惱，就沒了大哥哥，我喜歡心裏有大哥哥！」

國師口唸密宗真言，盼求上師慈悲加持，感化郭襄發心去修學瑜伽密乘。他這一派的教法，講究緣法及修習者的誠意發願，外人不得勉強。他那知郭襄這時心中想的卻是：「可惜我遲生了二十年。倘若媽媽先生我，再生姊姊，我學會了師父教的龍象般若功和無上瑜伽密乘，在全真教道觀外住了下來，自稱大龍女，小楊過在全真教中受師父欺侮，逃到我家裏，我收留了他教他武功，他慢慢的自會跟我好了。他再遇到小龍女，最多不過拉住她手，給她三枚金針，說道：『小妹子，你很可愛，我心裏也挺喜歡你。不過我心已屬於大龍女了，請你莫怪！你有甚麼事，拿一枚金針來，我一定給你辦到。』唉，還有一枚金針，我要請他不管發生甚麼事，無論如何不可自盡。他是天下揚名的神鵰大俠，千金一諾，不，萬金一諾，萬萬金一諾，答允了我的話不可不守信約，不能自盡就一生一世決不能自盡！」

天時漸寒，郭襄一算日子，楊過與小龍女十六年之約將屆，從荊湖南路緩緩而去絕情谷，差不多也要一個月時候，便道：「師父，你到底敢不敢去跟楊過、小龍女比武？你一個人打不過，我們師徒二人聯手，使幾招無上瑜伽密乘好了。」

金輪國師哈哈一笑，說道：「好！咱們明天啟程，去絕情谷會會『玉女素心劍法』！」他與郭襄相處既久，對她甚為喜愛，早已改變初衷，不再想將她折磨，脅迫郭靖降順。國師和郭襄起行赴絕情谷時，楊過已早了一日啟程。三人相距不過百餘里而已。

※※※

郭靖與黃蓉自幼女出走，日夕掛懷。其後派出去四處打探的丐幫弟子一一回報，均說不知音訊。又過十餘日，突然程英和陸無雙到了襄陽，傳來柯鎮惡的訊息，說道郭襄已遭擄入蒙古軍中。郭靖、黃蓉大驚。當晚黃蓉便和程英兩人暗入蒙古軍營，四下查訪，也如楊過一般，探不到絲毫端倪。第三晚更和蒙古眾武士鬥了一場，四十餘名武士將黃蓉和程英團團圍住，總算黃程兩人武功了得，黃蓉又連使詭計，這才闖出敵營，回歸襄陽。

黃蓉心下計議，瞧情勢女兒並非在蒙古軍中，但迄今得不到半點音訊，決非好兆，探得蒙古大軍又在徵集糧草，並無即行南攻的跡象，與郭靖商議了，便即出城尋訪。她隨身帶同一雙白鵰，若有緊急事，便可令雙鵰傳遞信息。程英、陸無雙姊妹不放心，堅要陪她同去。三人繞過蒙古大軍，向西北而行。黃蓉心想：「襄兒此去，是要勸楊過不可自尋短見，上次她在潼關、風陵渡左近與他相遇，這番看來又會重去舊地，在風陵渡或可訪到若干蹤跡。」

三人離襄陽時方入深秋，沿路緩緩而行，尋消問息，不放過任何蹤跡，到得風陵渡時已是初冬。黃蓉等三人在渡口問了半日，撐渡的、開店的、趕車的、行腳的，都說沒見到這麼一個小姑娘。程英勸慰道：「師姊，你也不須煩惱。襄兒出生第一天，便給金輪國師和李莫愁這兩個大魔頭搶去。常言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那時如此凶險，尚且無恙，何況今日？」黃蓉嘆了一口氣，並不言語。三人離了渡口，再往郊外閒走。

這一日艷陽和暖，南風薰人，雖在北國，也有些十月小陽春之意。晉南一帶，一到冬天便無甚花卉，這日到了山陽，高山擋住了北風，氣候溫暖，黃蓉忽見一斷垣開著一叢花，顏色嬌艷，說道：「這棵秋海棠開得倒挺好！」陸無雙道：「師姊，這在我們江南叫『斷腸花』，不吉利的。」因程英叫黃蓉「師姊」，陸無雙硬要高郭芙一輩，便跟著也叫「師姊」。

黃蓉問道：「為甚麼叫『斷腸花』？」陸無雙道：「從前有個姑娘，想著她的情郎，那情郎不來，這姑娘常常淚洒牆下。後來牆下開了一叢花，葉子綠，背面紅，很是美麗，他們說，只在背後才紅，無情得很，因此叫它『斷腸花』。」

程英想起了楊過當年在絕情谷服食斷腸草治情花之毒，過去將兩棵秋海棠摘在手裏，說道：「秋海棠又叫『八月春』，那是挺好看的。這時已十一月了，這裏地氣暖，還有八月春，可真不容易了！」拿著把玩，低吟道：「問花花不語，為誰落？為誰開？為誰斷腸？半隨流水，半入塵埃。」黃蓉見她嬌臉凝脂，眉黛鬢青，宛然是十多年前的好女兒顏色，想像她這些年來香閨寂寞，相思難遣，不禁暗暗為她難過。

便在此時，只聽得嗡嗡聲響，一隻大蜜蜂飛了過來，繞著程英手中那兩枝秋海棠不斷打轉，接著便停在一朵花上，秋海棠有色無香，無甚花蜜可採。黃蓉見這隻蜜蜂身作灰白，軀體也比常蜂大了一倍有餘，心念一動，說道：「這似乎是小龍女所養的玉蜂，怎地在此出現？」陸無雙說道：「不錯，咱們便跟著這蜜蜂，瞧牠飛向何處？」

這蜜蜂飛離花枝，在空中打了幾個旋，便向西北方飛去。黃蓉等三人忙展開輕身功夫，跟隨在後。那蜜蜂飛行一會，遇有花樹，又停留一會，如此飛飛停停，又多了兩隻蜜蜂。三個人追到傍晚，到了一處山谷，只見嫣紅奼紫，滿山錦繡，山坡下一列掛著七八個木製的蜂巢。那三隻大蜜蜂振翅飛去，投入蜂巢。

另一邊山坡上蓋著三間茅屋，屋前有兩頭小狐，轉著骨溜溜的小眼向黃蓉等觀望。忽聽呀的一聲，中間茅屋的柴扉推開，出來一人，烏髮童顏，正是老頑童周伯通。黃蓉大喜，叫道：「老頑童，你瞧是誰來啦？」

周伯通見是黃蓉，哈哈大笑，奔近迎上，只跨出幾步，突然滿面通紅，轉身回轉茅屋，啪的一聲，關上了柴扉。黃蓉大奇，不知他是何用意，伸手拍門，叫道：「老頑童，老頑童，怎地見了遠客，反躲將起來？」砰砰砰拍了幾聲。周伯通在門內叫道：「不開，不開！死也不開！」黃蓉笑道：「你不開門，我一把火將你的狗窩燒成了灰。」

忽聽得左首茅屋柴扉打開，一人笑道：「荒山光降貴客，老和尚恭迎。」黃蓉轉頭過來，只見一燈大師笑咪咪的站在門口，合什行禮。黃蓉上前拜見，笑道：「原來大師和老頑童做了鄰居，真想不到。老頑童不知何故，突然拒客，閉門不納？」一燈呵呵大笑，道：「且莫理他！三位請進，待老僧奉茶。」

三人進了茅屋，一燈奉上清茶，黃蓉問起別來起居。一燈道：「郭夫人，你猜上一猜，那右首茅屋中住的是誰？」黃蓉想起周伯通忽地臉紅關門的怪態，心念一轉，已知其理，笑道：「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好啊，好啊！」「春波碧草」云云，正是劉貴妃瑛姑昔年所作的《四張機》詞。

一燈大師此時心澄於水，坐照禪機，對昔年的痴情餘恨，早置一笑。鼓掌笑道：「郭夫人妙算如神，萬事不出你之所料。」走到門口叫道：「瑛姑，瑛姑，過來見見昔日的小朋友。」過不多時，瑛姑托著一隻木盤過來饗客，盤中裝著松子、青果、蜜餞之類。黃蓉等拜見了，五人談笑甚歡。

一燈、周伯通、瑛姑數十年前恩怨牽纏，仇恨難解，但時日既久，三人年紀均老，修為又進，同在這萬花谷中隱居，養蜂種菜，蒔花灌田，那裏還將往日的尷尬事放在心頭？但周伯通驀地見到黃蓉，不自禁的深感難以為情，因之閉門躲了起來，他雖在自己房中，卻豎起了耳朵，傾聽五人談話。只聽黃蓉提高聲音，說著襄陽英雄大會中諸多熱鬧情事，待說到揭穿霍都王子假裝何師我的緊急關頭，她卻把言語岔到了別處，再也忍耐不住，推門而出，到了一燈房中。問道：「那霍都後來怎樣啊？給他逃走了沒有？」

當晚黃蓉等三人都在瑛姑的茅屋歇宿。翌晨黃蓉起身，走出屋外，見周伯通手掌托著一隻玉蜂，手舞足蹈，得意非凡。黃蓉笑道：「老頑童，甚麼事啊，這般歡喜？」周伯通笑道：「小黃蓉，我的本領越來越是高強，你佩服不佩服？」

黃蓉素知他生平但有兩好，一是玩鬧，一是武學，這十餘年來隱居荒谷，潛心練武，想來又有甚麼「分心二用，雙手互搏」之類古怪高明的武功創了出來，倒也頗想見識見識，說道：「老頑童的武功，我打小時候起便佩服得五體投地，那還用問？這幾年來，又想出了甚麼奇妙的功夫？」周伯通搖頭道：「不是，不是。近年來最好的武功，是楊過那小娃娃所創的『黯然銷魂掌』，老頑童自愧不如。武學一道，且莫提起！」

黃蓉心中暗暗稱奇：「楊過這孩子當真了不起，小則小郭襄，老則老頑童，人人都對他傾倒，不知那『黯然銷魂掌』又是甚麼門道？」問道：「那你越來越高強的，是甚麼本事啊？」

周伯通手掌高舉，托住那隻玉蜂，洋洋自得，說道：「那是我養蜂的本事。」黃蓉撇嘴道：「這玉蜂是小龍女送給你的，有甚麼希奇了？」周伯通道：「這個你就不懂了。小龍女送給我的玉蜂，固是極寶貴的品種，但老頑童親加培養，更養出了一批天下無雙、人間罕覯的異種來，當真是巧奪天工，造化之奇，也無如此奇法。小龍女如何能及呀？」

黃蓉哈哈大笑，說道：「老頑童越老越不要臉，這一場法螺吹得嗚都都地響，你這張厚臉皮，當真是天下無雙、人間罕覯的異種，巧奪天工，奇於造化。」周伯通也不生氣，笑嘻嘻的道：「小黃蓉，我且問你。人是萬物之靈，身上有刺花刺字，或刺盤龍虎豹，或書『天下太平』。但除了人之外，禽獸蟲蟻身上，可有刺字的？」黃蓉道：「虎有黃斑、豹有金錢，至於蝴蝶毒蛇，身上花紋更奇於刺花十倍。」周伯通道：「但你見過蟲蟻身上有字的沒有？」黃蓉道：「你說是天生的麼？那倒沒見過。」周伯通道：「好罷，蓉兒給你開一開眼界。」說著將左掌伸到黃蓉眼前。

只見他掌心中托著的那隻巨蜂的雙翅之上果然刺得有字，黃蓉凝目看去，見玉蜂右翅上有「情谷底」三字，左翅上有「我在絕」三字，每個字細如米粒，但筆劃清楚，顯是用極細的針刺成。黃蓉大奇，口中喃喃唸道：「情谷底，我在絕。情谷底，我在絕。」心想：「這六個字決非天生，乃是有人故意刺成的，按著老頑童的性兒，決不會做這般水磨功夫。」一轉念間，笑道：「那又是甚麼天下無雙、人間罕覯了？你磨著瑛姑，要她用繡花針刺上這六個字，難道還瞞得過我麼？」

周伯通一聽，登時漲紅了臉，說道：「你這就問瑛姑去，看是不是她刺的字？」黃蓉笑道：「那她還不會給你圓謊麼？你說太陽從西邊出來，她也會說：『不錯，太陽自然從西邊出來，誰說從東邊出來啊？』」

周伯通一張臉更紅了，那是三分害羞，三分尷尬，更有三分受到冤枉的氣惱。他放了掌中玉蜂，一把抓住黃蓉的手，道：「來來來，我教你親眼瞧瞧。」拉著她走到山坡邊一個蜂巢旁邊。這蜂巢孤另另的豎在一旁，與其餘的蜂巢不在一起。周伯通手一揚，捉了兩隻玉蜂，說道：「請看！」黃蓉凝目看去，見一隻玉蜂翅上無字，另一隻雙翅上有字，那六個字也一模一樣，右翅是「情谷底」，左翅是「我在絕」。

黃蓉大奇，暗想：「造物雖奇，也決無造出這樣一批蜜蜂來之理。其中必有緣故。」說道：「老頑童，你再捉幾隻來瞧瞧。」周伯通又捉了四隻，其中兩隻翅上無字，另外兩隻雙翅都刺著這六個字。他見黃蓉低頭沉吟，顯已服輸，不敢再說是瑛姑所為，笑道：「你還有何話說？今日可服了老頑童罷？」

黃蓉不答，只是輕輕唸著：「情谷底，我在絕。情谷底，我在絕。」她唸了幾遍，隨即省悟：「啊！那是『我在絕情谷底』。是誰在絕情谷底啊？難道是襄兒？」心中怦怦亂跳，側頭向周伯通道：「老頑童，這窩玉蜂不是你自己所養，是外面飛來的。」

周伯通臉上一紅，道：「咦，那可真奇了。你怎知道？」黃蓉道：「我怎麼不知？這窩蜜蜂飛到這裏，有幾天啦？」周伯通道：「這些玉蜂飛來這裏有好幾年了，只是初時我沒察覺翅上生得有字，直到幾個月前，這才偶爾見到。」黃蓉沉吟道：「當真有好幾年了？」周伯通道：「是啊，難道連這個也用得著騙你？」

黃蓉沉吟半晌，回到茅屋，和一燈大師、程英、陸無雙等商議，都覺絕情谷底必有蹺蹊。黃蓉掛念女兒，當下便要和程陸姊妹同去一探。一燈大師道：「左右無事，咱們便同去走走。那日令愛來此，這小姑娘慷慨豪邁，老僧很喜歡她。」黃蓉當即拜謝，心中卻平添一層隱憂，心道：「一燈大師定是料想襄兒遭逢危難，否則他何必捨卻幽居清修之樂，一同趕去？」周伯通有熱鬧可趕，如何肯留？堅要和瑛姑隨眾同行。黃蓉見平添了三位高手相助，寬心不少，心想憑著自己這一行六人，不論鬥智鬥力，只怕當世再無敵手，襄兒便是落入奸人之手，也必能救出。於是六人雙鵰，結伴西行。

※※※

楊過於十二月初二抵達絕情谷，比之十六年前小龍女的約期還早了五天。此時已屬隆冬，天氣嚴寒，絕情谷中人煙絕蹤，當日公孫止夫婦，眾綠衣子弟所建的廣廈華居，就算沒給裘千尺一把火燒去了，也早毀敗不堪。楊過自於十六年前離絕情谷後，每隔數年，必來谷中居住數日，心中存了萬一之想，說不定南海神尼大發慈悲，突然提早許可小龍女北歸。雖每次均徒然苦候，廢然而去，但每來一次，總是與約期近了幾年。

此刻再臨舊地，但見荊草莽莽，空山寂寂，早幾日下的大雪，已盡融化，仍毫無有人到過的跡象，奔到斷腸崖前，走過石樑，撫著石壁上小龍女用劍尖劃下的字跡，手指嵌入每個字的筆劃之中，一筆一劃的將石縫中的青苔揩去，那兩行大字小字顯了出來。他輕輕的唸道：「小龍女書囑夫君楊郎，珍重萬千，務求相聚。」一顆心不自禁的怦怦跳動。

這一日中，他便如此痴痴的望著那兩行字發獃，當晚繩繫雙樹而睡。次日在谷中到處閒遊，見昔年自己與程英、陸無雙鏟滅的情花花樹已不再重生，他戲稱之為「龍女花」的紅花卻開得雲荼燦爛，如火如錦，於是摘了一大束龍女花，堆在斷崖的那一行字前。

這般苦苦等候了五日，已到十二月初七，他已兩日兩夜未曾交睫入睡，到了這日，更是不離斷腸崖半步，自晨至午，更自午至夕，每當風動樹梢，花落林中，心中便是一跳，躍起來四下裏搜尋觀望，卻那裏有小龍女的影蹤？

自從聽了黃藥師那幾句話後，他早知「大智島南海神尼」云云，是黃蓉捏造出來的鬼話，但崖上字跡確是小龍女所刻，半分不假，只盼她言而有信，終來重會。眼見太陽緩緩落山，楊過的心也是跟著太陽不斷的向下低沉。當太陽的一半被山頭遮沒時，他大叫一聲，急奔上峰。身在高處，只見太陽的圓臉重又完整，心中略略一寬，只要太陽不落山，十二月初七這一日就算沒過完。在一座山峰上悽望太陽落山，又氣急敗壞的奔上另一座更高山峰。

可是雖然四周皆已黑沉沉之時，登上了最高山峰，淡淡的太陽最終還是落入地下。悄立山巔，四顧蒼茫，但覺寒氣侵體，暮色逼人而來，站了一個多時辰，竟一動也不動。再過多時，半輪月亮慢慢移到中天，不但這一天已經過去，連這一夜也快過去了。

小龍女始終沒有來。

他便如一具石像般在山頂呆立了一夜，直到紅日東昇，四下裏小鳥啾鳴，陽光滿目，他心中卻如一片寒冰，似有一個聲音在耳際不住響動：「傻子！她早死了，在十六年之前早就死了。她自知中毒難愈，你決計不肯獨活，因此圖了自盡，卻騙你等她十六年。傻子，她待你如此情義深重，你怎麼到今日還不明白她心意？」

他猶如行屍走肉般踉蹌下山，一日一夜不飲不食，但覺唇燥舌焦，走到小溪之旁，掬水而飲，一低頭，猛見水中倒影，兩鬢竟白了一片。他此時三十六歲，年方壯盛，不該頭髮便白，更因內功精純，雖一生艱辛顛沛，但向來頭上一根銀絲也無，突見兩鬢如霜，滿臉塵土，幾乎不識得自己面貌，伸手在額角髮際拔下三根頭髮來，只見三根中倒有兩根是白的。剎時之間，心中想起幾句詞來：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這是蘇東坡悼亡之詞。楊過一生潛心武學，讀書不多，數年前在江南一家小酒店壁上偶爾見到題著這首詞，但覺情深意真，隨口唸了幾遍，這時憶及，已不記得是誰所作。心想：「他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我和龍兒已相隔一十六年了。他尚有個孤墳，知道愛妻埋骨之所，而我卻連妻子葬身何處也自不知。」接著又想到這詞的下半闋，那是作者一晚夢到亡妻的情境：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對無言，惟有淚千行！料想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不由得心中大慟：「而我，而我，三日三夜不能合眼，竟連夢也做不到一個！」

猛地裏一躍而起，奔到斷腸崖前，瞧著小龍女所刻下的那幾行字，大聲叫道：「『十六年後，在此相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小龍女啊小龍女！是你親手刻下的字，怎麼你不守信約？」他一嘯之威，震獅倒虎，這幾句話發自肺腑，只震得山谷皆鳴，但聽得群山響應，東南西北，四周山峰都傳來：「怎麼你不守信約？怎麼你不守信約？不守信約……不守信約……」

他自來生性激烈，此時萬念俱灰，心想：「龍兒既已在十六年前便即逝世，我多活這十六年實在無謂之至。」望著斷腸崖前那個深谷，只見谷口煙霧繚繞，他每次來此，從沒見到過雲霧下的谷底，此時仍然如此。仰起頭來，縱聲長嘯，只吹得斷腸崖上數百朵憔悴了的龍女花飛舞亂轉，輕輕說道：「當年你突然失蹤，不知去向，我尋遍山前山後，找不到你，那時定是躍入了這萬丈深谷之中，這十六年中，難道你不怕寂寞嗎？」

淚眼模糊，眼前似乎幻出了小龍女白衣飄飄的影子，又隱隱似乎聽到小龍女在谷底叫道：「楊郎，楊郎，你別傷心，別傷心！」楊過雙足一登，身子飛起，躍入了深谷之中。

※※※

郭襄隨著金輪國師，同到絕情谷來。國師狠辣之時毒逾蛇蠍，但他既存收郭襄作衣缽傳人，沿途對她問暖噓寒，呵護備至，就當她是自己親生女兒一般。郭襄掛念不知是否能與楊過相遇，能否求他不可自盡，患得患失，心情奇差，對國師神色間始終冷冷的。國師一生受人崇仰奉承，在蒙古時儼若帝王之尊，便大蒙古的四王子忽必烈，對他也是禮敬有加。但小郭襄一路上對他冷言冷語，不是說他武功不如楊過，便是責他胡亂殺人，竟將這個威震異域的大蒙古第一國師弄得哭笑不得。

天氣越來越冷，郭襄計算日子，心中憂急，這一日兩人走到絕情谷，忽聽得一人大聲叫道：「怎麼你不守信約？」聲音充滿著悲憤、絕望、痛苦之情。

郭襄聽來，似乎四周每座山峰都在淒聲叫喊：「你不守信約，你不守信約！」她吃了一驚，叫道：「是大哥哥，咱們快去！」說著搶步奔進谷中。金輪國師大敵當前，精神一振，從背上包袱中取出金銀銅鐵鉛五輪拿在手裏。這時他雖已將「龍象般若功」練到第十層，但想這十六年中，楊過和小龍女也決不會浪費光陰，擱下了功夫，因此絲毫不敢輕忽。

郭襄循聲急奔，片刻間已至斷腸崖前，只見楊過站在崖上，朔風呼號中，數十朵大紅花在他身旁環繞飛舞。她見那懸崖凶險，自己功夫低淺，不敢飛身過去，叫道：「大哥哥，我來啦！」但楊過凝思悲苦，竟沒聽見，郭襄遙遙望見他舉止有異，叫道：「我這裏還有你的一枚金針，須聽我話，千萬不可自盡……」一面說，一面便從石樑往懸崖上奔去。她奔到半途，只見楊過縱身一躍，已墮入下面的萬丈深谷之中。

這一來郭襄只嚇得魂飛魄散，當時也不知是為了相救楊過，又或許是情深一往，甘心相從於地下，雙足一登，跟著也躍入了深谷。

※※※

國師墮後七八丈，見她躍起，忙飛身來救。他一展開輕功，當真如箭離弦，迅捷無倫，但終於遲了一步，趕到崖邊，郭襄已向崖下落去。國師不及細想，全使招「倒掛金鉤」，俯身抓她手臂。這一招原是行險，只要稍有失閃，連他也帶入深谷，手指上剛覺得已抓住了她衣衫，只聽得嗤的一響，撕下了郭襄的半幅衣袖，眼見她身子衝開數十丈下的煙霧，直入谷底，濃煙白霧隨即瀰合，將她遮蓋得無影無蹤。

國師黯然長嘆，淚如雨下，手中持著那半幅衣袖，怔怔的望著深谷。

過了良久，忽聽得對面山邊一人叫道：「兀那和尚，你在這裏幹麼？」

國師回過頭來，只見對山站著六人，當先一個烏髮童顏，正是周伯通。他身旁站著三個女子，只識得一個黃蓉，程英、陸無雙兩個年輕女子便不相識，也不在意下。再後面是一個白鬢白眉的老僧，一個渾身黑衣的年老女子，他卻不知是一燈大師和瑛姑。國師數次見識過周伯通的功夫，知道這老兒的武功別出機杼，端的神出鬼沒，自來對他忌憚三分，而黃蓉身兼東邪、北丐兩家之所長，機變百出，也是厲害之極。他神功已成，本可與這兩個中原一流武學高手一較，但此時痛惜郭襄慘亡，只淒然道：「郭襄姑娘墮入深谷之中了。唉！」說著長嘆了一聲，淚流不止。

眾人一聽，都大吃一驚。黃蓉母女關心，更是震動，顫聲道：「這話當真？」國師道：「我騙你作甚？這不是她的衣袖麼？」說著將郭襄的半幅衣袖一揚。黃蓉瞧那衣袖，果真是從女兒的衣上撕下，這一來猶如身入冰窟，全身發顫，說不出話來。

周伯通怒道：「臭和尚，你幹麼害死這小姑娘？忒地心毒。」國師搖頭道：「不是我害死的。」周伯通道：「好端端的她怎墮入深谷？不是你推她，便是逼她。」國師嘆息道：「都不是。我已收她為徒，要她傳我衣缽，如何肯輕易加害？」周伯通一口唾涎吐了過去，喝道：「放屁！放屁！她外公是黃老邪，父親是郭靖，母親是小黃蓉，那一個不強過你這臭和尚了？卻要她來拜你為師，傳你的臭衣缽？便是我老頑童傳她幾手三腳貓把式，不也強過你這些破銅爛鐵的圈圈環環嗎？」

他和國師相距甚遠，這一口唾涎吐將過去，風聲隱隱，便如一枚鐵彈般直奔其面目。國師側頭避過，心下暗服。周伯通見他給自己罵得啞口無言，不禁洋洋自得，又大聲道：「她對你的武功不大佩服，是不是？而你一心要收她為徒，是不是？」國師點了點頭。周伯通道：「照啊，如此這般，你就推她下谷。」

國師心中悵惘，嘆道：「我沒有推她。但她為何自盡，老僧委實不解。」

黃蓉心神稍定，見國師黯然流淚確是心傷愛女之喪，愛女多半不是他推落谷去，但此事必須有人承責，悲痛之際，不及細思細問，一咬牙，提起手中竹棒，逕向國師撲了過去。她使個「封」字訣，棒影飄飄，登時將國師身前數尺之地盡數封住了。在這寬不逾尺的石樑之上，黃蓉痛心愛女慘亡，招招下的均是殺手。

國師武功雖勝於她，卻也不敢硬拚，眼見她棒法精奇，如和她纏上數招，那周伯通過來助戰，所處地勢太險，那就極難對付，當下左足一點，退後三尺，一聲長嘯，忽地從黃蓉頭頂飛躍而過。黃蓉竹棒上撩，國師銀輪斜掠架開。黃蓉吸一口氣，回過身來。只見周伯通拳腳交加，已與國師打在一起。國師自恃大宗師的身份，見對方不使兵刃，當下將五輪插回腰間，便以空手還擊。黃蓉自石樑奔回，竹棒點向他的後心。

國師自練成十層「龍象般若功」後，今日方初逢高手，正好一試，見周伯通揮拳打到，於是以拳對拳，跟著舉拳還擊。兩人拳鋒尚未相觸，已發出噼噼啪啪的輕微爆裂之聲。周伯通吃了一驚，料知對方拳力有異，不敢硬接，手肘微沉，已用上空明拳中的功夫。國師一拳擊出，力近千斤，雖不能說真有龍象的大力，卻也決非血肉之軀所能抵擋，然與周伯通的拳力一接，只覺空空如也，竟無著力處，心下暗暗詫異，左掌跟著拍出。

周伯通已覺出對方勁力大得異乎尋常，確為從所未遇。他生性好武，只要知道誰有一技之長，便要纏著過招較量，一生大戰小鬥，不知會過多少江湖好手，但如國師所發這般巨力，卻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時不明是何門道。當下使動七十二路空明拳，以虛應實，運空當強。這麼一來，雖教國師的巨力無用武之處，但要傷敵，卻也決無可能。

國師連出數招，竟似搔不著敵人癢處。他埋頭十餘年苦練，一出手便即無功，自是大為焦躁，只聽得背後風聲颯然，黃蓉的竹棒戳向背心「靈台穴」，當下回手一掌，啪的一響，竹棒登時斷為兩截，餘力所及，只震得地下塵土飛揚，沙石激盪。

黃蓉一驚跳開，暗想這惡僧當年已甚了得，豈知今日更是大勝昔時，他這一掌力道強勁，怪誕異常，那是甚麼功夫？程英和陸無雙見黃蓉失利，一持銀笛，一持長劍，分自左右攻向國師。黃蓉高叫：「兩位小心！」話聲甫畢，喀喀兩響，棒劍齊斷。國師因郭襄慘亡，心中傷痛，今日不想再傷人命，喝道：「讓開了！」不再追擊程陸二人。

突見黑影晃動，瑛姑已攻至身畔，國師手掌外撥，斜打她腰脅。瑛姑的武功尚不及黃蓉，但她所練的「泥鰍功」卻善於閃躲趨避，但覺一股巨力撞到，身子兩扭三曲，竟將這一擊避過。國師卻不知她武功其實未臻一流高手之境，連打兩拳都給她以極古怪的身法避開，不禁暗暗驚訝。他自恃足以橫行天下的神功竟然接連兩人都對付不了，不免稍感心怯，不願戀戰，晃身向左閃開。

瑛姑竭盡全力，方始避開了國師的兩招，見他退開，正是求之不得，那敢搶上攔阻？周伯通叫道：「別逃！」猱身追上。

國師正欲迴掌相擊，突聽嗤嗤輕響，一股柔和的氣流湧向面門，正是一燈大師使出「一陽指」功夫，正面攔截。國師一直沒將這白眉老僧放在眼內，那料到他這一指之功，竟如此深厚。

此時一燈大師的「一陽指」功夫實已到了登峰造極、爐火純青的地步，指上發出的那股罡氣似是溫淳平和，但沛然渾厚，無可與抗。國師一驚之下，側身避開，這才還了一掌。一燈大師見他掌力剛猛之極，也不敢相接，平地輕飄飄的倒退數步。一個是南詔高僧，一個是大漠異士，兩人交換了一招，誰也不敢對眼前強敵稍存輕視。周伯通如和國師單打獨鬥，定然興味盎然，但與一燈聯手夾擊，便覺無聊，只站在一旁監視。

一燈與國師本來相距不過數尺，但你一掌來，我一指去，竟越來越遠，漸漸相距丈餘之遙，各以平生功力遙遙相擊。黃蓉在旁瞧著，但見一燈大師頭頂白氣氤氳，漸聚漸濃，便似蒸籠一般，顯是正在運轉內勁，深恐他年邁力衰，不敵國師，心中又傷痛女兒慘亡，便欲上前與仇人一拚，但聽兩人掌來指往，真力激得嗤嗤聲響，確實插不下手去。正自無計，忽聽得頭頂鵰鳴，於是撮唇作哨，向著國師一指。

一對白鵰縱聲長鳴，從半空中向國師頭頂撲擊下去。

倘若楊過的神鵰到來，國師或有忌憚，這一對白鵰軀體雖大，也不過是平常禽鳥，怎奈何得了他？但他此時正出全力和一燈大師相抗，半分也鬆懈不得，雙鵰突然撲到，只得左掌向上連揚，兩股掌力分擊雙鵰。雙鵰抵受不住，直衝上天。就這麼一打岔，一燈立佔上風。國師左掌連催，方始再成相持之局。

雙鵰聽得黃蓉哨聲不住催促，而敵人掌力卻又太強，於是虛張聲勢，突然長鳴，向下疾衝，待飛到國師頭頂丈許之處，不待他發掌，早已飛開。雙鵰此起彼落，雖然不能傷敵，卻也大大擾亂了國師的心神。高手對敵，講究的是凝意專志，靈台澄明，內力方能發揮極致，國師掌力之強固然勝於一燈，修心養性之功卻是遠遜，此時為了郭襄之死傷悼惋惜，心神本已不定，雙鵰再來打擾，更覺煩躁。

他心意微亂，掌力立起感應，一燈微微一笑，向前踏了半步。黃蓉見一燈舉步上前，提聲喝道：「郭靖、楊過，你們都來了，合力擒他！」

其實郭靖是她丈夫，她決不會直呼其名，但她這一聲呼喝是要令國師吃驚，倘若叫的是「靖哥哥」，國師不免轉念：「『靖哥哥』，那是誰？「如此一頓，那突如其來的驚嚇就大為減弱。果然國師一聽到「郭靖、楊過」兩人之名，大吃一驚：「這兩個好手又來，老和尚殆矣！」

便在此時，一燈又踏上了半步。半空中雙鵰也已瞧出了便宜，那雌鵰大聲鳴叫，疾撲而下，直衝國師面門，伸出利爪去挖國師眼珠。國師罵道：「孽畜！」左掌上拍。

豈知雌鵰這一下仍是虛招，離他面前尚有丈許，早已逆衝而上，那雄鷹卻悄沒聲的從旁偷襲而下，待得國師發覺，左爪已快觸到他的光頭。國師又驚又怒，揮手一拂，正中鵰腹。雄鵰抓起了他頭頂紅冠，振翅高飛。但國師這一拂力道何等強勁，那雄鵰身受重傷，雖然飛上半空，終於支持不住，突然翻了個觔斗，墮入崖旁的萬丈深谷。

黃蓉、程英、陸無雙、瑛姑都忍不住叫出聲來。周伯通大怒，喝道：「臭和尚，老頑童不講究甚麼江湖規矩了。說不得，要來以個二對一。」縱身掄拳，往國師背心打去。

那雌鵰見雄鵰墮入深谷，厲聲長鳴，穿破雲霧，跟著衝了下去，良久不見回上。

金輪國師前後受敵，心中先自怯了，他武功雖高，如何擋得住這兩大高手的夾攻？不敢戀戰，嗆啷啷金輪和銀輪同時出手，前擋一陽指，後拒空明拳，在兩股內力夾擊之中，斜身向左竄出，身形晃動，已自轉過山坳。周伯通大聲吆喝，自後趕去。

國師好容易脫身，提氣急奔，心知只要再被周伯通一纏上，數百招內難分勝敗，那白眉老僧乘虛下手，自己這條老命非葬送在這絕情谷不可。眼見前面是一片密密層層的樹林，正要發足奔入，突聽得嗤的一聲急響，一粒小石子從林中射出。

樹林離他尚有百餘步，但這粒小石子不知由何神力奇勁激發，形體雖小，破空之聲卻響亮異常，對準面門疾射而來。國師舉銀輪一擋，啪的一響，小石子撞在輪上，登時碎成了數十粒，四下飛濺，臉上也濺到了兩粒。雖然石子微細，傷他不得，卻也隱隱生疼。國師又是一驚：「這粒小石子從如此遠處射來，竟撞得我輪子晃動，此人功力之強，決不在那老和尚和老頑童之下，怎地天下竟有如許高手？」

他一怔之間，只見林中一個青袍老人緩步而出，大袖飄飄，頗有瀟灑出塵之致。周伯通大喜，叫道：「黃老邪！這臭和尚害死了你的外孫女兒，快合力擒他！」

林中出來的正是桃花島主黃藥師。他與楊過分手後，北上漫遊，一日在一處鄉村小店小酌，猛見雙鵰自空中飛過，知道若非女兒，便是兩個外孫女兒就在近處，於是悄悄跟隨，來到絕情谷中。他不願給女兒瞧見，只遠遠跟著，直至一燈和周伯通分別和金輪國師動手不勝，這和尚實是生平難遇的好手，不禁見獵心喜，跟著出手。

國師雙輪互擊，噹的一響，聲若龍吟，說道：「你便是東邪黃藥師麼？」黃藥師點了點頭，說道：「不錯。大師有何示下？」國師道：「我在蒙古之時，聽說中原只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了得，今日見面，果然名不虛傳。其餘四位那裏去了？」黃藥師道：「中神通和北丐、西毒，謝世已久，這位高僧便是南帝，這一位周兄，是中神通的師弟。」周伯通道：「若我師兄在世，你焉能接得他的十招？」

這時三人作丁字形站立，將國師圍在中間。國師瞧瞧一燈大師、瞧瞧周伯通、又瞧瞧黃藥師，長嘆一聲，將五輪拋在地下，說道：「單打獨鬥，老僧誰也不懼。」周伯通道：「不錯。今日咱們又不是華山絕頂論劍，爭那武功天下第一名號，誰來跟你單打獨鬥？臭和尚作惡多端，自己裁決了罷。」國師嘆道：「中原五大高人，今見其二，老僧死在三位手上，也不枉了。只可惜那龍象般若功至老僧而絕，從此世上更無傳人。」提起右掌，便往自己天靈蓋上拍了下去。

周伯通聽到「龍象般若功」五字，心中一動，搶上去伸臂一擋，架過了他這一掌，說道：「且慢！」國師昂然道：「老僧可殺不可辱，你待怎樣？」周伯通道：「你這甚麼龍象般若功果然了得，就此沒了傳人，別說你可惜，我也可惜。何不先傳了我，再圖自盡不遲？」言下竟十分誠懇。

國師尚未回答，只聽得撲翅聲響，那雌鵰負了雄鵰從深谷中飛上，雙鵰身上都是濕淋淋地，看來谷底是個水潭。雄鵰毛羽零亂，已然奄奄一息，右爪仍牢牢抓著國師的紅冠。雌鵰放下雄鵰後，忽地轉身又衝入深谷，再回上來時，背上伏著一人，赫然便是郭襄。

黃蓉驚喜交集，大叫：「襄兒，襄兒！」奔過去將她扶下鵰背。

國師見郭襄竟然無恙，也是一呆。周伯通正架著他的手臂，右眼向一燈一眨，左眼向黃藥師一閃，做了個鬼臉。東邪、南帝雙手齊出，國師右脅左胸同時中指。若是換作別人，雖然點正他的要害，也閉不了他穴道，但東邪、南帝這兩根手指，當今之世再無第三根及得，一是精微奧妙的「彈指神通」，一是玄功若神的「一陽指」，國師如何受得？「嘿」的一聲，身子晃了一下。周伯通伸手在他背心「至陽穴」上補了一拳，笑道：「躺下罷！」國師正為郭襄生還而狂喜，心神大盪之際，冷不防要害接連中招，雙腿一軟，緩緩坐倒。一燈等三人對望一眼，心中均各駭然：「這和尚當真厲害，身上連中三下重手，居然仍不摔倒。」

※※※

三人搶到郭襄身旁，含笑慰問，只聽她叫道：「媽，他在下面……在下面，快……快去……救他……」只說了這幾句，心神交疲，暈了過去。一燈拿起她腕脈一搭，說道：「不礙事，只受了驚嚇。」伸手在她背心推拿了幾下。過了一會，郭襄悠悠醒轉，說道：「大哥哥呢，上來了嗎？」黃蓉道：「楊過也在下面？」郭襄點了點頭，低聲道：「當然哪！」她心中是說：「倘若他不在下面，我跳下去幹麼？」黃蓉見女兒全身濕透，問道：「下面是個水潭？」郭襄點了點頭，閉上雙眼，再無力氣說話，只伸手指著深谷。

黃蓉道：「楊過既在谷底，只有差鵰兒再去接他。」當下作哨召鵰。但連吹數聲，雙鵰竟不理睬。黃蓉好生奇怪，數十年來，雙鵰聞喚即至，從不違命，何以今日對自己的口哨直似不聞？

她又一聲長哨，只見那雌鵰雙翅一振，高飛入雲，盤旋數圈，悲聲哀啼，猛地裏從空中疾衝而下。黃蓉心道：「不好！」大叫：「鵰兒！」只見雌鵰一頭撞在山石之上，腦袋碎裂，折翼而死。眾人都吃了一驚，奔過去看時，原來那雄鵰早已氣絕多時。眾人見這雌鵰如此深情重義，無不慨嘆。黃蓉自幼和雙鵰為伴，更是傷痛，不禁流下淚來。陸無雙耳邊，忽地似乎響起了師父李莫愁細若遊絲的歌聲：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她幼時隨著李莫愁學藝，午夜夢迴，常聽到師父唱著這首曲子，當日未歷世情，不明曲中深意，此時眼見雄鵰斃命後雌鵰殉情，心想：「這頭雌鵰假若不死，此後萬里層雲，千山暮雪，叫牠孤單隻影，如何排遣？」觸動心懷，眼眶兒竟也紅了。

程英道：「師父，師姊，楊大哥既在潭底，咱們怎生救他上來才好？」

黃蓉抹了抹眼淚，問女兒道：「襄兒，谷底是怎生光景？」郭襄精神漸復，說道：「我一掉下去，筆直的沉到了水底，心中一慌，吃了好幾口水。後來不知怎的冒上了水面，大哥哥……楊大哥拉住我頭髮，提了我起來……」黃蓉稍稍放心，道：「水潭旁有岩石之類，可以容身，是不是？」郭襄道：「水潭旁都是大樹。」黃蓉「嗯」了一聲，問道：「你怎麼會跌下去的？」

郭襄道：「楊大哥拉我起來，第一句話也這般問我。我取出那口金針，交了給他，說道：『這是第三口金針，我來求你保重身子，不可自尋短見。』他目不轉瞬的向我瞧著，卻不說話。不久雄鵰兒跌了下來，跟著雌鵰將雄鵰負了上去，又下來負我。我叫楊大哥上來，他一言不發，提著我放上了鵰背。媽，叫鵰兒再下去接他啊。」

黃蓉暫不跟她說雙鵰已死，脫下外衣，蓋在她的身上，轉頭道：「看來過兒一時並無危險，咱們快搓一條長索，接他上來。」眾人齊聲說是，分頭去剝樹皮。

各人片刻間剝了不少樹皮。程英、陸無雙和瑛姑便用韌皮搓成繩索，一燈、黃藥師、周伯通、黃蓉四人手撕刀割，切剝樹皮。這四人雖是當今武林中頂尖兒的高手，但做這等粗笨功夫，也不過勝在力大勁足而已，未必便強過尋常熟手工人，直忙到天黑，還只搓了一百多丈繩索，看來仍遠遠不足。程英在繩索一端縛了一塊岩石，另一端繞在一棵大樹上，繩索漸結漸長，穿過雲霧，垂入深谷。

這七個人個個內力充沛，直忙了整晚，毫沒休息。到得次晨，郭襄也來相助。黃蓉才簡略問了幾句她為國師所擒的經過。

繩索不斷加長，楊過在谷底卻沒送上半點訊息。黃藥師取出玉簫，運氣吹動，簫聲悠揚，直飄入谷底。按理楊過聽到簫聲，必當以長嘯作答，但黃藥師一曲既終，谷口惟見白煙橫空，寂靜無聲。

黃蓉略一沉吟，取劍斬下一塊樹幹，用劍尖在木材上劃下了五個字：「平安否 盼答」，將木塊擲了下去。良久良久，谷底始終沒回音。各人面面相覷，暗暗耽心。

程英道：「山谷雖深，計來長索也應已經垂到，待我下去瞧瞧。」周伯通叫道：「我先去！」也不等旁人答話，搶到谷邊，一手拉繩，波的一聲溜了下去，穿煙破霧，剎那間不見了影蹤。過了約莫半個時辰，只見他捷如猿猴般援索攀了上來，鬚髮上沾滿了青苔，不住搖頭，說道：「影蹤全無，影蹤全無，有甚麼楊過？連牛過、馬過也沒有。」

眾人一齊望著郭襄，臉上全是疑色。郭襄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說道：「楊大哥明明是在下面，怎會不在？他坐在水邊的一棵大樹上啊。」

程英一言不發，援繩溜下谷去，陸無雙跟隨在後，接著瑛姑、周伯通、黃藥師、一燈等一一援繩溜下。

黃蓉道：「襄兒，你身子未曾康復，不可下去，別再累媽耽心。你楊大哥若在底下，咱們這許多人定能救他上來，知道麼？」郭襄心中焦急，含淚答應。黃蓉向坐在地下的金輪國師瞧了一眼，心想他穴道被點，將滿十二個時辰，這人內功奇高，別要給他以真氣衝開穴道，於是走過去在他背心「靈台」、胸下「巨闕」、雙臂的「清冷淵」上又補了幾下，這才援索下谷。手上稍鬆，身子墮下時越來越快，黃蓉在中途拉緊繩索，使下墮之勢略緩，又再鬆手，如此數次，方達谷底。

只見深谷之底果是個碧水深潭，黃藥師等站在潭邊細心察看，卻那裏有楊過的蹤跡？又見潭左幾株大樹之上，高高低低的安著三十來個大蜂巢，繞著蜂巢飛來飛去的都是玉蜂，樹頂上積雪甚厚。黃蓉心念一動，說道：「周大哥，你捉隻蜜蜂來瞧瞧，看翅上是否有字？」周伯通依言捉了一隻玉蜂，凝目一看，道：「沒字。」

黃蓉打量山谷周圍情勢，但見四面都是高逾百丈的峭壁，無路可通，潭邊的大樹奇形怪狀，不知名目。抬起頭來，雲霧封谷，難見天日。正沉吟間，猛聽得周伯通叫道：「這一隻有字，這一隻有字。」黃蓉過去一看，只見那玉蜂雙翅之上，果然刺著「我在絕，情谷底」六個細字。料得關鍵是在在碧水潭中。潭邊七人之中惟她水性最好，於是略加結束，取一顆九花玉露丸含在口中，以防水中有甚毒蟲水蛇，一個旋子，躍入了潭中。

那潭水好深，黃蓉急向下潛，此時天侯本已嚴寒，潭水更是奇冷，到後來寒氣透骨，四面藍森森、青鬱鬱，似乎結滿了厚冰。黃蓉暗暗吃驚，但仍不死心，浮上水面來深深吸了幾口氣，又潛了下去。但潛到極深之處，水底有一股抗力，越深抗力便越強，黃蓉縱出全力，也無法到達潭底，同時冷不可耐，四周也無特異之處，只得回上。眾人見她嘴唇凍成紫色，頭髮上一片雪白，竟是結了一層薄冰，無不駭然。程英和陸無雙忙折下樹枝，在她身旁生起個火堆。

※※※

郭襄見母親與眾人一一緣繩下潭，心想：「大哥哥便是不肯上來，外公和媽媽他們抬也抬了他上來。到底他為甚麼要自盡呢？難道楊大嫂死了？永遠不跟他見面了？」正自怔怔的出神，忽聽得金輪國師「啊喲、啊喲」的大聲呻吟。郭襄轉過頭來，只見他臉上肌肉抽搐，顯在忍受極大痛苦。郭襄哼了一聲，說道：「幸虧我大哥哥沒上來，否則你逃也逃不走啦！」國師「啊喲、啊喲」叫得更加響了，眼光中露出哀求之色。

郭襄忍不住問道：「怎麼？很痛麼？」國師道：「你媽媽點了我背心的靈台穴和胸下巨闕穴，我全身如有千百隻螞蟻在咬，痛癢難當，她為甚麼不再點了我膻中穴和玉枕穴？」郭襄一怔，她跟母親學過點穴、拂穴之法，知道「膻中」和「玉枕」是人身要穴中的要穴，只要稍受損傷，立即斃命，說道：「我媽暫不殺你，你不知感激，還多說甚麼？」國師昂然道：「她如點了我膻中、玉枕兩穴，我胸背麻木，就可少受許多痛苦。我這般深厚的修為，難道能要得了我性命？」郭襄不信，道：「你少吹牛。媽媽說的，『膻中和玉枕，一碰便喪生』，你身上麻癢，用力忍耐一下，他們馬上就上來啦。」

國師道：「小徒兒，這些日子來我待你怎樣？」郭襄道：「還算不錯。可是你殺了長鬚鬼和大頭鬼，又害死了我家的雙鵰，你待我再好，我也不記情。」國師道：「好罷，殺人償命，待會你殺了我，給你朋友報仇便是。但我當你親生女兒一樣愛惜，你卻如何報答？」郭襄道：「你說怎麼報答？」國師道：「你給我在膻中穴和玉枕穴上用力各點一指，讓我少受些苦楚，便算報答我了。」

郭襄不住搖頭，道：「你要我殺你，我才不動手呢。」國師急道：「大丈夫言出如山，你點我這兩處穴道，我決計死不了。待會你媽媽上來，我還要向她求情，豈肯輕易便死？」郭襄見他說得誠懇，心想：「我先輕輕的試一試。」伸指在他胸口膻中穴上輕輕一點，國師舒了一口氣，道：「果然是好得多了，你再用力些。」郭襄加重勁力，只見他展眉一笑，毫無受傷跡象，只是臉色由紅轉白、又由白轉紅的變了兩次，說道：「再重些！」郭襄便依照父母所傳的點穴之法，在他膻中穴上點了一指。

國師道：「好啊！我胸口不怎麼難受啦！你瞧死不了，是不是？」郭襄大感驚奇，道：「我再點你的玉枕穴啦！」起初仍是輕點試探，這才運力而點。國師道：「多謝，多謝！」閉目暗暗運氣，突然間一躍而起，說道：「走罷！」

郭襄大駭，叫道：「你……你……」國師左手一勾，抓住了她手腕，說道：「快走，我金輪國師武功獨步天下，難道這『推經轉脈、易宮換穴』的粗淺功夫也不會麼？」說著雙足一點，帶著郭襄向前奔去。

郭襄大叫：「你騙人，我不來！你騙人！」心下好生後悔：「我實在見識太低，連這些粗淺功夫也不知道。」她怎知這「推經轉脈、易宮換穴」的奇功又如何是粗淺功夫？實是他蒙古金剛宗極深奧艱難的內功，奇妙處比之歐陽鋒逆轉全身經脈雖大為不及，卻也是一門極難修練的怪異神功，不過練成之後也無多大用處，因此練者極少。當郭襄點他膻中、玉枕兩穴之時，他已暗自推經轉脈、易宮換穴，將另外兩處穴道轉了過來。郭襄落指時還怕傷了他性命，實則是為他解開了穴道。

金輪國師帶著郭襄躍出數丈，突然間心念一轉，毒計陡生，見大樹上繫著那根長索，只須弄斷繩索，周伯通、一燈、黃藥師、黃蓉等人勢必喪命深谷，縱身過去抓住長索，便要運力扯斷。

郭襄大驚，一記肘搥撞向他脅下，也是國師過於托大，對她絲毫沒加提防，郭襄跟他練過多日武功，雖無長足進展，卻也大增了勁力，這一記肘搥正好撞中了「淵液穴」。他要穴未曾全解，內力未復，登時半身酸麻，剎時間渾身無力。郭襄用力一扭，掙脫了他手腕，雙掌搭在他背心，叫道：「推你下去，摔死你這惡和尚。」國師大驚，暗運內力衝穴，口中卻哈哈大笑，說道：「憑你這點微末功夫，也推得我動？」

郭襄一來心軟，不忍當真置他於死命，二來不知時機稍縱即逝，此刻國師穴道未曾全解，只須用力一推，他便摔下谷去，又或快速出手，連點他身上數處穴道，他也無論如何來不及推經轉脈、易宮換穴。但她見先前點他膻中和玉枕兩處要穴，反而助他解開了穴道，只道再點也是無用，縱身躍開，奔到崖邊，說道：「我跟媽媽死在一起！」便要往深谷中跳落。

國師大驚，吸一口真氣，衝破了郭襄所點的「淵液穴」，真捨不得她又再自盡，不及扯斷長索，便向她撲去。郭襄發足便奔，在山石和大樹間縱來躍去。若在平陽之地，國師只須兩個起落，早便追上，但斷腸崖前到處都是古木怪石，郭襄東一鑽，西一躲，一時倒也奈何她不得，跟她玩捉迷藏般大兜圈子，追了良久，方始使一招「雁落平沙」，從空中飛撲而下，抓住了她手臂。郭襄張口大呼：「媽！」只叫得一聲，國師便按住了她嘴。就在此時，遠遠傳來了陸無雙之聲：「小郭襄那裏去了？」

國師心下一凜，暗叫：「可惜，可惜！終於錯過了時機！」伸指點了郭襄啞穴，拖了她發足疾奔。其實這當兒時機尚未錯過，還只陸無雙一人上來，他奔將過去，儘來得及弄斷長索，陸無雙一人又怎阻擋得住？只是他吃了周伯通、一燈、黃藥師等人的苦頭，好容易逃得性命，忽然聽到人聲，只道黃藥師等已一齊回上，那敢再去生事？

黃蓉等在谷底細細查察，再也搜不到甚麼蹤跡，四周也無血漬，諒來楊過並未遇到不幸，眾人一商量，只得先行回上，再定行止。第一個緣繩而上的是陸無雙、其次是程英、瑛姑。

待得黃蓉上來時，只聽得程英等三人正在高呼：「小郭襄，小郭襄，你在那裏啊？」黃蓉見女兒和國師一齊失蹤，這一急非同小可，忙登高眺望。接著黃藥師、一燈、周伯通一一上來，七人找遍了絕情谷，那裏有兩人蹤跡？

找到谷口，見地下遺著郭襄一隻鞋子。程英道：「師姊，你休耽憂，定是那國師挾持襄兒一路南行。襄兒留下鞋子，好教咱們知道。這孩子聰明機警，實不下於她媽媽呢。」黃蓉再想起女兒先前說話，國師只逼她拜師，要她承受衣缽，想來一時不致有何危難，這才憂心稍減。

# 第三十九回 大戰襄陽

一行人在絕情谷底久候楊過，不見任何蹤跡，一燈等都說楊過倘若不死，以他本事，必能上來，此時必須急追郭襄相救，於是取道南下，沿路打聽國師和郭襄的蹤跡。

行不數日，道路紛紛傳言，說道蒙古南北兩路大軍夾攻襄陽，在城下與宋軍開仗數次，互有勝敗，襄陽情勢十分緊急。黃蓉心下擔懮，說道：「韃子猛攻襄陽，咱們須得急速趕去，襄兒的安危，只得暫且不去理會了。」眾人齊聲稱是。

黃藥師、一燈、周伯通等輩，本來都是超然物外、不理世事的高士，但襄陽存亡關係重大，或漢或胡，在此一戰，不由他們袖手不顧。

於路毫不耽擱，不一日抵達襄陽城郊。只聽得號角聲此起彼落，遠遠望去，旌旗招展，劍戟如林，馬匹奔馳來去，襄陽城便如裹在一片塵沙之中，蒙古大軍竟已合圍。眾人見了這等聲勢，無不駭然。黃蓉道：「敵軍勢大，只有挨到傍晚，再設法進城。」當下七人躲在樹林之中，除周伯通一如以往的嬉笑自若之外，人人均有憂色。

待到二更時分，黃蓉當先領路，闖入敵營。這七人輕功雖高，但蒙古軍營重重疊疊，闖過一座又一座，只闖到一半，終於給巡查的小校發覺。軍中擊鼓吹號，立時有三個百夫隊圍了上來。其餘軍營卻寂無聲息，毫不驚慌。

周伯通奪了兩枝長矛，當先開路，黃藥師和一燈各持一盾，倒退反走，抵擋追兵，四個女子居中，向前急闖。好在身處蒙古營中，敵兵生怕傷了自己人馬，不敢放箭，少了一件最厲害的兵器，否則倘在空曠之地，萬箭齊發，周伯通、黃藥師等便有三頭六臂，又怎能抵擋得了？七人邊戰邊進，敵兵卻愈聚愈多，數十枝長矛圍著七人攢刺。周伯通、黃藥師等掌風到處，敵兵矛斷戟折、死傷枕藉。但蒙古兵剽悍力戰，復又恃眾，竟不稍卻。

周伯通笑道：「黃老邪，咱們三條老命，瞧來今日要斷送在這裏了，只是你怎生想個法兒，把這四個小女娃兒救了出去。」瑛姑呸了一聲道：「說話不三不四，我老太婆也算小女娃兒麼？要死便死在一起，咱們只救這三個小娃兒便了。」

黃蓉久經戰陣，又素知蒙古軍的厲害，見局面困難，暗暗心驚：「老頑童素來天不怕地不怕，從不說半句洩氣之言，今日陷入重圍，竟想到要斷送老命，看來情形真有點不妙！」見四下裏敵軍蜂聚蟻集，除了捨命苦戰，一時也想不出別樣計較。

再衝了數重軍營，黃蓉瞥見左首陣後立著兩座黑色大營帳，她曾隨成吉思汗西征，知是積貯輜重糧食之處，心念一動，猛地裏竄出，從敵兵手中搶過一個火把，直撲輜重營。蒙古兵發喊趕來。黃蓉奔得迅捷，頭一低，已鑽入營中，高舉火把，見物便燒，頃刻之間，在兩個輜重營中連點了七八個火頭，這才衝出，又跟周伯通等會合。

輜重營中堆的不少是易燃之物，火頭一起，立時噼噼啪啪的燒將起來。周伯通瞧得有趣，拋下長矛，搶了兩根火把，到處便去點火，他更在無意之中燒到了一座大馬廄，登時戰馬奔騰，喧譁嘶鳴，這一來，蒙古大營終於亂了。

郭靖在城中聽得北門外敵軍擾攘，奔上城頭，見幾個火頭從蒙古營中衝天而起，知道有人在敵營中搗亂，忙點起二千人馬，命武敦儒、武修文兄弟殺出城去接應。

二武衝出里許，火光中望見黃藥師扶著陸無雙、一燈扶著周伯通，七個人騎了五匹馬急衝而至。二武領人馬布開陣勢，射住陣腳，阻住追來的敵軍。這才下令後隊變前隊，掩護著黃蓉等人，緩緩退入城中。

郭靖站在城頭相候，見是岳父、愛妻和一燈大師、周伯通等到了，心中大喜，忙開城相迎。見陸無雙腰間中槍，周伯通背中三箭，鬚眉頭髮給火燒了大半，兩人受傷不輕。程英、瑛姑也均受箭傷，好在所傷非當要害。一燈和黃藥師均深通醫道，看了周陸二人的傷勢之後，都愁眉不展，半晌說不出話來。

周伯通笑道：「段皇爺，黃老邪，你們不用發愁，老頑童心血來潮，知道自己決計死不了。你們多花點精神，好好醫治陸無雙小娃兒是正經。」他一直和黃藥師嬉皮笑臉，對一燈卻甚敬重，不但敬重，簡直有點害怕，一燈出家已久，他卻仍稱之為「段皇爺」。黃藥師和一燈見他強忍痛楚，言笑自若，稍覺放心。但陸無雙卻昏迷不醒。

※※※

次日天甫黎明，便聽得城外鼓角雷鳴，蒙古大軍來攻。襄陽城安撫使呂文煥和守城大將王堅督率兵馬，守禦四門。郭靖與黃蓉登城望去，見蒙古兵漫山遍野，不見盡頭。蒙古大軍曾數次圍攻襄陽，但軍容之盛，兵力之強，卻以此次為最。幸好郭靖久在蒙古軍中，熟知蒙古兵攻城的諸般方略，早已有備，不論敵軍如何用弓箭、用火器、用壘石、用雲梯攻城，守城的宋兵居高臨下，一一破解。直戰到日落西山，蒙古軍已折了二千餘人馬，但兀自前仆後繼，奮勇搶攻。

襄陽城中除了精兵數萬，尚有數十萬百姓，人人知道此城一破，無人得以倖存，因此丁壯之夫固然奮起執戈守城，便是婦孺老弱，也是擔土遞石，共抗強敵。一時城內城外殺聲震天動地，空中羽箭來去，有似飛蝗。

郭靖手執長劍，在城頭督師，黃蓉站在他身旁，眼見半爿天布滿紅霞，景色瑰麗無倫，城下敵軍飛騎奔馳，猙獰的面目隱隱可見，再看郭靖時，見他挺立城頭，英風颯颯，心中不由得充滿了說不盡的愛慕眷戀之意。他夫妻相愛，久而彌篤，今日強敵壓境，是否能再度將之擊退，實難逆料。黃蓉心想：「我和靖哥哥做了三十年夫妻，大半生心血都花在這襄陽城上了。咱倆共抗強敵，便兩人一齊血濺城頭，這一生也真不枉了。」一瞥眼，見郭靖左鬢上又多了幾莖白髮，不禁微增憐惜之心：「敵兵猛攻一次，靖哥哥便多了幾十根白髮。」

忽聽到城下蒙古兵齊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呼聲自遠而近，如潮水湧至，到後來十餘萬人齊聲高呼，真如同天崩地裂一般。但見一根九旄大纛高高舉起，鐵騎擁衛下青傘黃蓋，一彪人馬鏘鏘馳近，正是大汗蒙哥臨陣督戰。

蒙古官兵見大汗親至，士氣大振。紅旗招動，城下隊伍分向左右，兩個萬人隊衝上來急攻北門。這是大汗的扈駕親兵，最是精銳之師，又是迄今從未出動過的生力軍，人人要在大汗眼前建立功勛，數百架雲梯紛紛豎立，蒙古兵將便如螞蟻般爬向城頭。

郭靖攘臂大呼：「兄弟們，今日叫韃子大汗親眼瞧瞧咱們大宋好男兒的身手！」他這一聲呼喝中氣充沛，萬眾吶喊喧嚷之中，仍人人聽得清楚。城頭上宋兵戰了一日，已疲累不堪，忽聽得郭靖這麼呼叫，登時精神大振，均想：「韃子欺侮得咱們久了，這時須教他們大汗知道咱們的厲害！」各人出力死戰。

但見蒙古兵的屍體在城下漸漸堆高，後續隊伍仍如怒濤狂湧，踐踏著屍體攻城。大汗左右的傳令官騎著快馬奔馳來去，調兵向前。暮色蒼茫之中，城內城外點起了萬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

安撫使呂文煥瞧著這等聲勢，眼見守禦不住，心中大怯，面如土色的奔到郭靖身前，叫道：「郭……郭大俠，守不住啦，咱……咱們出城南退罷！」郭靖厲聲道：「安撫使何出此言？襄陽在，咱們人在，襄陽亡，咱們人亡！」

黃蓉眼見事急，呂文煥退兵之令只要一說出口，軍心動搖，襄陽立破，提劍上前，喝道：「你只要再說一聲棄城退兵，我先在你身上刺三個透明窟窿！」呂文煥左右的四名親兵上前攔阻，黃蓉橫腿掃出，四名親兵一齊跌開。

郭靖喝道：「大夥兒上城抗敵，再不死戰，還算是甚麼男兒漢？」眾親兵素來敬服郭靖，見他神威凜凜的這麼呼喝，齊聲應是，各挺兵刃，奔到城牆邊抗敵。大將王堅縱聲叫道：「咱們拚命死守，韃子兵支持不住了！」

猛聽得蒙古的傳令官大呼：「眾官兵聽者：大汗有旨，那一個最先攻登城牆，便封他為襄陽城城主。」蒙古兵大聲歡呼，軍中梟將悍卒個個不顧性命的撲將上來。傳令官手執紅旗，來回傳旨。郭靖挽起鐵胎弓，搭上狼牙箭，颼的一聲，長箭衝煙穿塵，疾飛而去。那傳令官當胸中箭，倒撞下馬。蒙古官兵齊聲發喊，士氣稍挫。過不多時，又有一隊生力軍萬人隊開抵城下。

耶律齊手執長槍，奔到郭靖身前，說道：「岳父岳母，韃子猛攻不退，小婿開城出去衝殺一陣。」郭靖道：「好！你領四千人出城，可要小心了。」耶律齊翻身下城。不久戰鼓雷鳴，城門開處，耶律齊領了一千名丐幫弟子、三千名官兵，一般的標槍盾牌，衝了出去。

北門外蒙古兵攻城正急，突見宋軍殺出，翻身便走。耶律齊揮軍趕上。突然蒙古軍中三聲炮響，左右兩個萬人隊包抄上來，將耶律齊所領的四千人圍在垓心。

那三千官兵訓練有素，武藝精熟，驍勇善鬥，又有一千名丐幫弟子作為骨幹，雖然被圍，卻絲毫不懼。郭靖、黃蓉、呂文煥、王堅四人從城頭上望將下去，但見宋軍陣勢不亂，以一當十，高呼酣戰，黑暗中刀光映著火把，有如千萬條銀蛇閃動，真乃好一場大戰！

蒙古兵勢眾，兩個萬人隊圍住了耶律齊的四千精兵，另一個萬人隊又架雲梯攻城。

郭靖見耶律齊一隊人被攔在城外，蒙古援兵調遣不便，傳令下去，命武氏兄弟揮兵讓出缺口，任由蒙古兵爬上城來。二武應命，領兵退開。霎時之間，成百成千的蒙古兵爬上了城頭。城下千千萬萬蒙古兵將眼見城破，大叫：「萬歲！萬歲！」

呂文煥臉如土色，嚇得全身如篩糠般抖個不住，只叫：「郭大俠，這……這便……便如何是好？咱……們這……這該當……」

郭靖不語，眼見蒙古兵已有五千餘人爬上城頭，舉起黑旗一招，驀地裏金鼓齊鳴，朱子柳與武三通各率一隊精兵，從埋伏處殺將出來，立時填住了缺口，不令蒙古兵再行攻上，城頭的五千餘人陷入了包圍圈之中。這時城外宋軍受圍，城頭蒙古軍遭困，東西南三門也攻拒惡鬥，十分慘烈，喊聲一陣響於一陣。

蒙古大汗立馬於小丘之上，親自督戰，身旁兩百多面大皮鼓打得咚咚聲響，震耳欲聾，甚麼說話的聲音都給淹沒了。但見千夫長、百夫長一個個或死或傷，血染鐵甲，從陣前抬了下來。大汗蒙哥身經百戰，當年隨拔都西征，曾殺得歐洲諸國聯軍望風披靡，直攻至多瑙河畔，維也納城下，此刻見了這一番廝殺，也不由得暗暗心驚：「往常都說南蠻懦怯無用，其實絲毫不弱於我們蒙古精兵呢！」

其時夜已三更，皓月當空，明星閃爍，照臨下土，天上雲淡風輕，一片平和，地面上卻是十餘萬人在捨死忘生的惡戰。這一場大戰自清晨直殺到深夜，雙方死傷均極慘重，兀自勝敗不決。宋軍佔了地利，蒙古軍卻仗著人多。

又戰良久，忽聽得前軍一聲吶喊，一隊宋軍急馳而至，直衝向小丘。大汗的護駕親兵紛紛放箭阻擋。蒙哥居高臨下，放眼望去，只見一名宋軍將軍手執雙矛，騎了一匹高頭大馬在戰陣中左衝右突，威不可擋，羽箭如雨點般向他射去，都被他一一撥開。蒙哥左手一揮，鼓聲立止，回頭問左右道：「此人如此勇猛，可知是誰麼？」左首一個白髮將軍道：「啟稟大汗，這人便是郭靖。當年成吉思汗封他為金刀駙馬，遠征西域，立功不小。」蒙哥失聲道：「啊，原來是他！將軍神勇，名不虛傳！」

蒙哥左右統率親兵的眾將聽得大汗誇獎敵人，都心中不忿。四名將軍齊聲呼喝，手挺兵刃，衝了上去。

郭靖見這四人身高馬大，兩個帶著萬夫長的白色頭飾，兩個帶著千夫長的紅色頭飾，喊聲如雷，縱馬奔近身來，當即拍馬迎上，長矛一起，啪的一聲，將一名千夫長手中的大刀刀桿震斷，跟著一矛透胸而入。兩名萬夫長雙槍齊至，壓住郭靖矛頭。一名千夫長的蛇矛刺向郭靖小腹。四人使的都是長兵刃，急切間轉不過來，郭靖長矛撒手，身子右斜，避過那千夫長的一矛，跟著雙腕翻轉，抓住兩名萬夫長的鐵槍槍頭，大喝一聲，宛如在半空中起個霹靂，振臂回奪。那兩名萬夫長雖是蒙古軍中有名的武士，但怎禁得郭靖神力？登時手臂酸麻，兩柄鐵槍脫手。郭靖不及倒轉槍頭，就勢送出，噹噹兩聲，兩柄鐵槍的槍桿撞在兩人胸口。兩名萬夫長都披護胸鐵甲，槍桿刺不入身，但給郭靖內力一震，立時狂噴鮮血，倒撞下馬。

那千夫長甚是悍勇，雖見同伴三人喪命，仍挺矛來刺，郭靖橫過左手鐵槍隔開他蛇矛，右手鐵槍砰的一聲，重重擊在他的頭盔之上，只打得他腦蓋碎裂。

眾親兵見郭靖在剎那之間連斃四名勇將，無不膽寒，雖在大汗駕前，亦不敢上前與之爭鋒，只不住放箭。郭靖縱馬欲待搶上小丘，但數百枝長矛密密層層的排在大汗身前，連搶數次，都不能近身，突然間胯下坐騎一聲嘶鳴，前腿軟倒，竟是胸口中箭。眾蒙古親兵大聲歡呼，擁了上來。人叢中只見郭靖縱躍而起，挺槍刺死了一名百夫長，跳上了他坐騎，槍挑掌劈，霎眼間打死了十多名蒙古官兵。

蒙哥見他橫衝直撞，當者披靡，在百萬軍中來回衝殺，蒙古官兵雖多，竟奈何他不得，不由得皺起眉頭，傳令道：「是誰殺得郭靖，立賞黃金萬兩，官升三級！」重賞之下，眾官兵蜂擁向前。郭靖見情勢危急，揮槍打開身旁幾名敵兵，彎弓搭箭，疾向蒙哥射去。這一箭去勢好不勁急，猶如奔雷閃電，直撲蒙哥。護駕的親兵大驚，兩名百夫長閃身擋在大汗面前，噗的一聲，長箭穿過第一名百夫長，但去勢未衰，又射入第二名百夫長前胸，將兩人釘成了一串，在蒙哥身前直立不倒。

蒙哥見了這等勢頭，不由得臉上變色。眾親兵擁衛大汗，退下了小丘。

便在此時，蒙古中軍發喊，一支宋軍衝了過來，當先一人舞著兩柄鐵槳，狂砸猛打，卻是點蒼漁隱。原來黃蓉見丈夫陷陣，放心不下，命點蒼漁隱領了二千人衝入接應。蒙古兵見大汗退後，陣勢稍亂。

黃蓉在城頭看得明白，下令道：「大家發喊，說蒙古大汗死了！」眾軍歡呼叫喊：「蒙古大汗死了，蒙古大汗死了！」襄陽軍民連年與蒙古兵相鬥，聰明的都學說了幾句蒙古話，這時便有人用蒙古話叫了起來。

蒙古官兵聽得喊聲，都回頭而望，只見大汗的大纛正自倒退，大纛附近紛紜擾攘，混亂中那能分真假，只道大汗真的隕命，登時軍心大亂，士無鬥志，紛紛後退。

黃蓉下令追殺，大開北門。三萬精兵衝了出來。耶律齊率領的四千人已損折了半數，餘下的乘勢追敵。蒙古官兵久經戰陣，雖敗不潰，精兵殿後，緩緩向北退卻，宋兵倒也不能迫近。只是攻入襄陽的五千餘蒙古精銳之師卻無一活命。

待得四門蒙古兵退盡，天色已然大明。這一場大戰足足鬥了十二個時辰，四野裏黃沙浸血，死屍山積。斷槍折戈、死馬破旗，綿延十餘里之遙。

這一仗蒙古兵損折了四萬餘，襄陽守軍也死傷二萬二三千人，自蒙古興兵南侵以來，以此仗最為慘烈。

※※※

襄陽守軍雖然殺退了敵兵，但襄陽城中到處都聞哀聲，母哭其子，妻哭其夫。

郭靖、黃蓉不及解甲休息，巡視四門，慰撫將士，再去看視周伯通和陸無雙的傷勢時，見兩人都已好轉。周伯通耐不住臥床休息，早已在庭園中溜來溜去。郭靖、黃蓉相視一笑，回府就寢。

次日清晨，郭靖正在安撫使府中與呂文煥及大將王堅商議軍情，忽有小校來報，說道探得一個蒙古萬人隊正向北門而來。呂文煥驚道：「怎……怎麼剛剛去，又來了？這……可不成話啊！」

郭靖拍案而起，登城瞭望。見敵兵的萬人隊在離城數里之地列開陣勢，卻不進攻。過不多時，千餘個工匠負石豎木，築成了一個十餘丈高的高台。

這時黃藥師、黃蓉、一燈、朱子柳等都已在城頭覘敵，見蒙古兵忽然構築高台，均感不解。朱子柳道：「韃子建此高台，若是要窺探城中軍情，不應離城如此之遠，何況我軍只須射以火箭，立時焚燬，又有何用？」黃蓉皺眉沉思，一時也想不透敵軍的用意。高台甫立，又見數百蒙古軍牽了騾馬，運來大批柴草，堆在台周，卻似要將此台焚燬一般。眾人更覺奇怪。朱子柳道：「難道敵軍攻城不下，於是築壇祭天麼？又或許是甚麼厭勝祈禳的妖法。」郭靖道：「我久在蒙古軍中，從未見過他們做這般怪事。」

說話之間，又望見千餘名士兵舞動長鍬鐵鏟，在高台四周挖了一條又深又闊的壕溝，挖出來的泥土便堆在壕溝以外，成為一堵土牆。黃藥師怒道：「襄陽城是三國時諸葛亮的故居，韃子無禮，在大賢門前玩弄玄虛，豈不是欺大宋無人麼？」

只聽得號角吹動，鼙鼓聲中，一個萬人隊開了上來，列在高台左側，跟著又是一個萬人隊列在右側。陣勢布定，又有一個萬人隊布在台前，連同先前的萬人隊，共是四個萬人隊圍住了高台。這個大陣綿延數里，盾牌手、長矛手、斬馬手、強弩手、折衝手，一層一層，將那高台圍得鐵桶相似。

猛聽得一陣號響，鼓聲止歇，數萬人鴉雀無聲，遠處兩乘馬馳到台下。馬上乘客翻身下鞍，攜手上了高台，只因隔得遠了，兩人的面目瞧不清楚，依稀可見似是一男一女。眾人正錯愕間，黃蓉突然驚呼一聲，往後便倒，竟暈了過去。

眾人急忙救醒，齊問：「怎麼？甚麼事？」黃蓉臉色慘白，顫聲道：「是襄兒，是襄兒。」眾人吃了一驚，面面相覷。朱子柳道：「郭夫人，你瞧明白了麼？」黃蓉道：「我雖瞧不清她面目，但依情理推斷，決計是她。韃子攻城不成，便使奸計，當真……當真無恥卑鄙已極。」黃藥師和朱子柳經她一說，登時省悟，滿臉憤激之色。

郭靖卻兀自未解，問道：「襄兒怎地會到這高台上去？韃子使甚麼奸計了？」黃蓉挺直身子，昂然道：「靖哥哥，襄兒不幸落入了韃子的手裏，他們建此高台，台下堆了柴草，卻將襄兒置在台上，那是要逼你投降。你若不降，他們便舉火燒台，叫咱們夫婦心痛斷腸，神智昏亂，不能專心守城。」

蒙古朝貴本來多信薩滿教，那是兼信佛教及幽鬼的吐蕃舊教，多鬼神之說，以迷信為主，後來吐蕃由蓮華生大士自天竺傳入密宗佛教。蓮華生大士教法淵深，神通廣大，信士遍於吐蕃，傳入蒙古後，薩滿教失勢，蒙古自大汗親貴以至部族首領直至牧人牧女，也都改信密教。大汗、皇后所以敕封金輪大喇嘛為第一國師，乃因宗教之故，對之十分尊重，於軍政大事雖也諮詢其意向，但不委以實際重任。先前忽必烈求他誅滅丐幫、全真教，以除蒙古軍後方之患，國師雖未辦成，忽必烈也知此事不易，並未苛求。

金輪國師虜得郭襄，攜入軍中，視作愛徒，慈愛眷顧。忽必烈知悉後，以久攻襄陽不下，便欲在城前當眾虐殺郭襄，以沮郭靖守城之志。金輪國師堅決不允，大罵忽必烈的使者，盛怒之下，發掌擊死了一人。國師攜了郭襄，即日便欲離軍遠去。忽必烈親自過來致歉賠禮，此事更不再提。其後大汗率軍攻打襄陽無功，左右有人提及郭襄之事，大汗親自下旨，命構築木台，將郭襄綁上高台，逼迫郭靖降順。國師顧及其密宗寧瑪教在蒙古及西域之千百廟宇基業、千百信眾弟子之安危，只得順從，心下雖大為不忍，但大汗軍令如山，卻也無可奈何。

郭靖得悉情由後，又驚又怒，問道：「襄兒怎會落入韃子手裏？」黃蓉道：「連日軍務緊急，我怕你分心，沒說此事。」於是將郭襄如何在絕情谷中被金輪國師擄去之事說了。郭靖聽得楊過在谷底失去蹤跡，連連追問端詳，待聽黃蓉說完，皺起眉頭，拍腿怒道：「蓉兒，這可是你的不對了，過兒生死未明，你怎地便捨他而去，不再理會？」郭靖一向敬重愛妻，從未在旁人之前對他有絲毫失禮，這兩句責備之言說得甚重，黃蓉不由得滿臉通紅。

一燈道：「郭夫人深入寒潭，凍得死去活來，查明楊過確係不在谷底，又何況小姑娘落入奸人之手，事在緊急，大夥兒都主張追趕。咱們不等楊過，須怪郭夫人不得。」一燈既如此說，郭靖自不敢再說甚麼，只恨恨的道：「郭襄這小娃兒成日闖禍，倘若過兒有甚好歹，咱們心中何安？讓這小姑娘給蒙古兵燒死了乾淨。」

黃蓉一言不發，轉身下城。眾人正商議如何營救郭襄，忽見城門開處，一騎向北衝出，馬上乘者正是黃蓉。眾人一見，無不大驚。郭靖、黃藥師、一燈、朱子柳等紛紛上馬追出。

一行人奔向高台，在敵人強弓射不到處勒馬站定。只見台上站著兩人，一個身披大紅僧袍，頭戴紅冠，正是金輪國師，另一個妙齡少女給綁在一根木柱上，卻正是郭襄。

郭靖雖惱她時常惹事，但父女關心，如何不急？大聲叫道：「襄兒，你別慌，爹爹媽媽都來救你啦！」他內力充沛，話聲清清楚楚的送上高台。郭襄早給太陽晒得昏昏沉沉，忽聽得父親聲音，喜叫：「爹爹，媽媽！」

金輪國師哈哈大笑，朗聲說道：「郭大俠，你要我釋放令愛，半點不難，只瞧你有沒膽量骨氣？」郭靖向來沉穩厚重，越處危境，越加凝定，聽他這般說，竟不動怒，朗聲道：「國師有何難題，便請示下。」國師道：「你若有做父母的慈愛之心，便上台來束手受縛，一個換一個，我立時便放了令愛。令愛是我愛徒，我本就捨不得燒死了她。」他知郭靖深明大義，決不肯為了女兒而斷送襄陽滿城百姓，是以出言相激，盼他自逞剛勇，入了圈套。但郭靖怎能上他這個當，說道：「韃子若非懼我，何須跟我小女兒為難？韃子既然懼我，郭靖有為之身，豈肯輕易就死？」

國師冷笑道：「人道郭大俠武功卓絕，驍勇無倫，卻原來是個貪生怕死之徒。」他這激將之計若是用在旁人身上，或能收效，但郭靖身繫合城安危，只淡淡一笑，並不理會。

這幾句話卻惱了武三通和點蒼漁隱，兩人一揮鐵鎚，一舞雙槳，縱馬向前衝去。蒙古數千名射手挽弓搭箭，指住二人，只待奔近，便要射得他們便似刺蝟一般。一燈大師見情勢不妙，飛身下馬，三個起伏，已攔在兩個徒弟的馬上，大袖一揚，阻住馬匹的去路，喝道：「回去！」武三通和點蒼漁隱本是逞著一股血氣之勇，心中如何不知這一去有死無生，見師父阻攔，便勒馬而回。蒙古官兵見這位高年和尚追及奔馬，禁不住暴雷也似喝采。

國師說道：「郭大俠，令愛聰明伶俐，老衲本來很喜歡她，原已收之為徒，有意傳以衣缽。但大汗有旨，你若不歸降，便將她火焚於高台之上。別說你心痛愛女，老衲也覺可惜萬分，還請三思。」

郭靖哼了一哼，見數十名軍士手執火把站在台下柴草堆旁，只待統兵元帥一聲令下，便即點火。四個萬人隊將高台守得如此嚴密，如何衝得過去？何況即使衝近了，火發台焚，又怎能救得女兒下來？

他知蒙古用兵素來殘忍，掠地屠城，一日之間可慘殺婦孺十數萬人，要燒死郭襄，視作等閒。抬起頭來，遙見女兒容色憔悴，不禁心痛，叫道：「襄兒聽著，你是大宋的好女兒，慷慨就義，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後定當殺了這萬惡奸僧，為你報仇。」郭襄含淚點頭，大聲叫道：「爹爹媽媽，女兒不怕！女兒名叫郭襄，為了郭家名聲，為了襄陽，死就死好了！你千萬別顧念女兒，中了奸計。」

郭靖朗聲道：「這才是我的好女兒！」解下腰間鐵胎硬弓，搭上長箭，颼颼颼連珠三箭，高台上三名手執火把的蒙古兵應聲倒地，三枝長箭都透胸而過。郭靖射術學自蒙古神箭將軍哲別，再加數十年的內力修為，他所站之處敵兵箭射不到，他卻能以強弩斃敵。眾蒙古兵齊聲發喊，高舉盾牌護身。郭靖道：「走罷！」勒轉馬頭，與黃蓉等回入城中。

一行人站上城頭。黃蓉呆呆望著高台，心亂如麻。

一燈道：「韃子治軍嚴整，要救襄兒，須得先衝亂高台周圍的四個萬人隊。」黃藥師道：「正是。」凝思片刻，說道：「蓉兒，咱們用二十八宿大陣，跟韃子鬥上一鬥。」黃蓉垂頭道：「就算鬥勝了，韃子舉火燒台，那便怎麼辦？」郭靖昂然道：「咱們奮力殺敵，襄兒生死，付諸天命。岳父，請問那二十八宿大陣怎生擺法？」

黃藥師笑道：「這陣法變化繁複，當年全真教以天罡北斗陣對付我與你梅師姊，事後潛心苦思，參以古人陣法，加為四倍，創下這二十八宿陣，有心要跟全真教的道士們較個高下。」一燈道：「藥兄五行奇門之術天下獨步，這二十八宿大陣想來必是妙的。」黃藥師道：「我這陣法本意只用於武林中數十人的打鬥，並沒想到用於千軍萬馬的戰陣。然略加變化，似乎倒也合用，只可惜眼前少了一人雙鵰。」一燈道：「願聞其詳。」

黃藥師道：「雙鵰若不給那奸僧害死，咱們陣法發動，雙鵰便可飛臨高台，搶救襄兒下來，眼下卻無善策。這二十八宿大陣乃依五行生剋變化，由五位高手主持。咱們東南北中四個方位都有人了，但老頑童身受重傷，少了西方一人。若楊過在此，此人武功不在昔年歐陽鋒之下，此刻卻那裏找他去？這西方的主將，倒大費躊躇。」

郭靖眼光掠過高台，向北方雲天相接處遙遙望去，一顆心已飛到了絕情谷中，憂形於色，喃喃的道：「過兒是生是死，當真教人好生牽掛。」

※※※

當日楊過心傷腸斷，情知再也不能和小龍女相會，縱身躍入谷底，只道定然粉身碎骨，從此一了百了。不料下墮良久，突然撲通一響，竟摔入了一個水潭之中。他從數百丈高處躍將下來，衝力何等猛烈，筆直的墮將下去，也不知沉入水中多深，突然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一個水洞。待要凝神再看，水深處浮力奇強，立時身不由主的給浮力托上，便在此時，郭襄跟著跌入了潭中。

當時的奇事一件跟著一件，楊過不及細想，待郭襄浮上水面，當即伸手將她救到潭旁岸上，問道：「小妹子，你怎麼跌到了這裏？」郭襄道：「我見你跳下來，便跟著來了。」楊過搖頭道：「胡鬧，胡鬧！你難道不怕死麼？」郭襄微笑道：「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楊過心中一動：「難道她小小年紀，竟也對我如此情深？」想到此處，不由得左手微微顫動。

郭襄從懷中取出最後一枚金針，說道：「大哥哥，當日你給了我三枚金針，曾說過憑著每一枚金針，我可相求一事，你無有不允。今日我來求懇：不論楊大嫂是否能和你相會，你千萬不可自尋短見。」說著便將金針放入他手中。

楊過眼望手中的金針，顫聲道：「你從襄陽到這裏來，便是為我求這件事麼？」郭襄心中歡喜，說道：「不錯。大丈夫言而有信，你答應過我的事，可不許賴。」

楊過嘆了一口長氣，一個人從生到死、又從死到生的經過一轉，不論死志如何堅決，萬萬不會再度求死，他上下打量郭襄，見她全身濕透，冷得牙關輕擊，卻滿臉喜色，於是拾了些枯枝，待要生火，但兩人身邊的火摺火絨都已浸濕了不能使用，只得道：「小妹子，你先練兩遍內功，免得寒氣入體，日後生病。」郭襄兀自不放心，問道：「你已答允了我，不再自盡了？」楊過道：「我答允了！」郭襄大喜，說道：「你是神鵰大俠，言出如山！」楊過道：「是不是神鵰大俠，倒不打緊。小妹子自己跳下來叫我不可自盡，我必須聽話。」郭襄笑逐顏開，道：「好！咱兩個一起練內功。」

兩人並肩坐下，調息運氣。楊過自幼在寒玉床上習練內功，這一些寒氣自不放在心上，伸手撫住郭襄背脊上的「神堂穴」，一股陽和之氣緩緩送入她體內。過不多時，郭襄只覺周身百脈，無不暢暖。

待郭襄內息在周天搬運數轉，楊過這才問起她如何到絕情谷來。郭襄說了。楊過怒道：「這禿驢如此可惡，咱們覓路上去，待你大哥哥揍他個半死。」說話未了，突然空中墮下一頭大鵰，在潭中載沉載浮，受傷甚重。郭襄驚道：「是咱家的鵰兒。」跟著雌鵰飛下將雄鵰負上，第二次飛下時，楊過將郭襄扶上鵰背。他只道那鵰兒定會再來接自己上去，豈知待了良久，竟毫沒聲息，他那知雌鵰已殉情而死。

楊過待鵰不至，觀看潭邊情景，一瞥眼間，見大樹上排列著數十個蜂巢。這些蜂巢比尋常的為大，而在巢畔飛來舞去的，正是昔年小龍女在古墓中馴養出來的異種玉蜂。楊過一見，禁不住「啊」的一聲驚呼，雙足釘在地下，移動不得，過了片刻，這才走近巢旁察看，只見蜂巢旁糊有泥土，實是人工所為，依稀是小龍女的手跡。

他定了定神，心想：「遮莫當年龍兒躍下此谷，便在此處居住？」繞著寒潭而行，察看一遍，但見四下削壁環列，宛似身處一口大井之底，常言道：「坐井觀天」，但坐在此處，望上去盡是白雲濃霧，又怎得見天日？

楊過折下幾根樹幹，敲打四周山壁，全無異狀，凝神察看，發見有幾棵大樹的樹皮曾為人剝去，有些花草畔的石塊排列整齊，實非天然，霎時之間，忽喜忽憂，一顆心怦怦的跳個不住，這時已料得定小龍女定在此處住過，但悠悠一十六年，到今日是否玉人無恙，有誰能說？楊過素來不信鬼神，情急之下，終於跪了下來，喃喃祝禱：「老天啊老天，求你保祐我再見龍兒一面。」

禱祝一會，尋覓一會，終是不見端倪。楊過坐在樹下，支頤沉思：「倘若龍兒死了，也當會在此處留下骸骨，除非是骨沉潭底。」記得先前沉入潭時曾見到大片光亮，在身邊一閃而過，甚非尋常，其中當有蹊蹺，想到此處，一躍而起。

他大聲說道：「好歹也要尋個水落石出，不見她的屍骨，此心不死。」縱身入潭，直往深處潛去，那潭底越深越寒，潛了一會，四周藍森森的都是玄冰。楊過內力深湛，雖不畏寒，但深處浮力太強，用力衝了數次，也不過再潛下數丈，總無法到底。氣息漸促，於是回上潭邊，抱了一塊大石，再躍入潭中。

這一次卻急沉而下，猛地裏眼前一亮，他心念一動，忙放下大石，向光亮處游去，只覺一股急流捲著他的身子衝了過去，已身處地底暗湧潛流之中，光亮處果是一洞。他手腳齊划，洞內卻是一道斜斜向上的冰窖。他順勢划上，過不多時，波的一響，衝出了水面，只覺陽光耀眼，花香撲鼻，竟然別有天地，他不即爬起，遊目四顧，繁花青草，便如一個極大的花園，花影不動，幽谷無人。

他又驚又喜，縱身出水，見十餘丈外有間茅屋。他提氣疾奔，只奔出三四步，立時收住腳步，一步步慢慢挨去，只想：「倘若在這茅屋中仍探問不到龍兒的消息，那可如何是好？」走得越近，腳步越慢，心底深處，實是怕這最後的指望也終歸泡影。最後走到離茅屋丈許之地，側耳傾聽，四下裏靜悄悄地，絕無人聲鳥語，惟有玉蜂的嗡嗡微響。

待了一會，終於鼓起勇氣，顫聲道：「楊某冒昧拜謁，請予賜……賜見。」屋中無人回答。伸手輕輕一推板門，那門呀的一聲開了。

舉步入內，一瞥眼間，不由得全身一震，只見屋中陳設簡陋，但潔淨異常，堂上只一桌一几，此外更無別物，桌几放置的方位他卻熟悉之極，竟與古墓石室中的桌椅一模一樣。他不加思量，自然而然的向右側轉去，果然是間小室，過了小室，是間較大的房間。房中床榻桌椅，全與古墓中楊過的臥室相同，只是古墓中用具大都石製，此處的卻以粗木搭成。

但見室右有榻，是他幼時練功的寒玉床；室中凌空拉著一條長繩，是他練輕功時睡臥所用；窗前小小一几，是他讀數寫字之處。室左立著一個粗糙木櫥，拉開櫥門，只見櫥中放著幾件樹皮結成的兒童衣衫，正是從前在古墓時小龍女為自己所縫製的模樣。他自進室中，撫摸床几，早已淚珠盈眶，這時再也忍耐不住，眼淚撲簌簌的滾下衣衫。

忽覺得一隻柔軟的手輕輕撫著他頭髮，柔聲問道：「過兒，甚麼事不痛快了？」這聲調語氣，撫他頭髮的模樣，便和從前小龍女安慰他一般。楊過霍地回身，只見身前盈盈站著一個褐衫女子，雪膚依然，花貌如昨，正是十六年來他日思夜想、魂牽夢縈的小龍女。

兩人呆立半晌，「啊」的一聲輕呼，摟抱在一起。燕燕輕盈，鶯鶯嬌軟，是耶非耶？是真是幻？

過了良久，楊過放聲大哭，嗚嗚咽咽的道：「龍兒，你容貌一點也沒有變，我卻老了。」小龍女端目凝視，說道：「不是老了，而是我的過兒長大了。」

小龍女年長於楊過數歲，但她自幼居於古墓，跟隨師父修習內功，屏絕思慮慾念。楊過卻飽歷憂患，大悲大樂，因此到二人成婚之時，已似年貌相若。

那古墓派玉女功養生修練，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訣：「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乃養生之都契也。多思則神怠，多念則精散，多欲則智損，多事則形疲，多語則氣促，多笑則肝傷，多愁則心懾，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脈不定，多好則專迷不治，多惡則焦煎無寧。此十二多不除，喪生之本也。」小龍女自幼修為，無喜無樂，無思無慮，功力之純，即是師祖林朝英亦有所不及。後來楊過一到古墓，兩人相處日久，情愫暗生，這少語少事、少喜少愁的規條便漸漸無法信守了。婚後別離一十六年，楊過風塵飄泊，闖蕩江湖，憂心悄悄，兩鬢星星；小龍女卻幽居深谷，雖終不免相思之苦，但究竟二十年的幼功非同小可，過得數年後，重行修練那「十二少」要訣，漸漸的少思少念，少欲少事，獨居谷底，卻也不覺寂寞難遣，因之兩人久別重逢，反顯得楊過年紀比她為大了。

小龍女十六年沒說話，這時說起話來，竟口齒不靈。兩人索性便不說話，只相對微笑。楊過到後來熱血如沸，拉著小龍女的手，奔到屋外，說道：「龍兒，我好快活。」猛地躍起，跳到一棵大樹之上，連翻了七八個觔斗。

這一下喜極忘形的連翻觔斗，乃楊過幼時在終南山和小龍女共居時的頑童作為，十年來他對此事從來沒想起過，那料到今日人近中年，突然又來這麼露了一手。只是他武功精湛，身子在半空中夭嬌騰挪，使出小龍女當年所教的「夭嬌空碧勢」。小龍女縱聲大笑，甚麼「少語、少笑、少喜、少樂」的禁條，全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本來在終南山之時，楊過翻罷觔斗，笑嘻嘻的走到她身旁，小龍女總是拿手帕給他抹去額上汗水。這時見他走近，小龍女從身邊取出手帕，但楊過臉不紅，氣不喘，那裏有甚麼汗水？但她還是拿手帕替他在額頭抹了幾下。

楊過接過手帕，見是用樹皮的經絡織成，甚為粗糙，見她所穿衣衫大半乃淡褐色，也是用樹皮絲筋編綴縫補而成，想像她這些年來在這谷底的苦楚，不禁心酸難言，輕輕撫著她頭髮，說道：「龍兒，也真難為你在這裏挨了一十六年。」小龍女幽幽嘆了口氣，說道：「倘若我不是從小在古墓中長大，這一十六年定然挨不下來。」

兩人並肩坐在石上互訴別來情事。楊過不住口的問這問那。小龍女講了一會話，言語漸漸靈便，才慢慢將這一十六年中的變故說了出來。

那日楊過將半枚絕情丹拋入谷底，小龍女知他為了自己中毒難治，不願獨生，又聽黃蓉說斷腸草或能解情花之毒，當晚她思前想後，惟有自己先死，絕了他念頭，才得有望令他服食斷腸草解毒。但若自己露了自盡的痕跡，只有更促他早死，思量了半夜，於是用劍尖在斷崖前刻了那幾行字，故意定了一十六年之約，這才躍入深谷。如果楊過天幸得保性命，隔了長長十六年後，即使對自己相思不減，想來也不致再圖殉情。

她說到這裏，楊過嘆道：「你為甚麼想到一十六年？倘若你定的是八年之約，咱們豈不是能早見八年？」小龍女道：「我知你對我深情，短短八年時光，決計沖淡不了你那烈火一般的性子。唉，那想到雖隔一十六年，你還是跳了下來。」楊過笑道：「可知一個人還是深情的好。假如我想念你的心淡了，只不過在斷腸崖前大哭一場，就此別去，那麼咱倆終生不能再見了。」小龍女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兩人出死入生，經歷如此劇變後，終能相聚，這時坐在石上相偎相依，心中都深深感謝蒼天眷顧。

兩人默然良久。楊過又問：「你躍入這水潭之中，便又怎樣？」小龍女道：「我昏昏迷迷的跌進水潭，浮起來時給水流衝進冰窖，通到了這裏，自此便在此處過活。這裏並無禽鳥野獸，但潭中水產豐富，谷底可見天日，生有果木，水果食之不盡，只是沒布帛，只能剝樹皮做衣衫了。」

楊過道：「那時你中了冰魄銀針，劇毒侵入經脈，世上無藥可治，卻如何在這谷底居然好了？」他凝視小龍女，雖見她容顏雪白，殊無血色，但當年中毒後眉間眼下的那層隱隱黑氣卻早已褪盡。

小龍女道：「我在此處住了數日後，毒性發作，全身火燒，頭痛欲裂，當真支持不住，想起在古墓中洞房花燭之夕，你教我坐在寒玉床上逆運經脈，雖不能驅毒，卻可稍減煩惡苦楚。這裏潭底結著萬年玄冰，亦有透骨之寒，幸好咱們在古墓中習過《九陰真經》的閉氣法，於是我潛回冰窖，在那邊逆運經脈，竟然頗有效驗。此後時常回到那邊水潭之旁，向上仰望，總盼能得到一點你的訊息。有一日忽見谷頂雲霧中飛下幾隻玉蜂，那自是老頑童攜到絕情谷中來玩弄而留下的。我宛如見到好友，當即構築蜂巢，招之安居，後來玉蜂愈來愈多。我服食蜂蜜，再加上潭中的白魚，竟能令痛楚稍減，想不到這玉蜂蜂蜜混以寒潭白魚，正是驅毒的良劑。如是長期服食，體內毒發的次數也漸漸減少，間歇加長。初時每日發作一兩次，到後來數日一次，進而數月一發，最近五六年來居然一次也沒再發，想是已經好了。」

楊過大喜，道：「可見好心者必有好報，當年你若不是把玉蜂贈給老頑童，他不能帶到絕情谷來，你的病也治不好。」小龍女又道：「我身子大好後，很想念你，但深谷高逾百丈，四周都是光溜溜的石壁，怎能上得？於是我用花樹上的細刺，在玉蜂翅上刺下『我在絕情谷底』六字，盼望玉蜂飛上之後，能為人發見。數年來我先後刺了數千隻玉蜂，始終沒回音帶轉，我一年灰心一年，看來這一生終是不能再見你一面了。」

楊過拍腿大悔，道：「我忒也粗心。每次來絕情谷，總是見到玉蜂，卻從沒捉一隻來瞧瞧，否則你也可少受幾年苦楚了。」小龍女笑道：「這原是我無法可施之際想出來的下策。其實，誰又能想到這小小蜜蜂身上刺得有字？這字細於蠅頭，便有一百隻玉蜂在你眼前飛過，你也看不到牠翅上有字。我只盼望，甚麼時候一隻玉蜂撞入了蛛網，天可憐見給你看到了，你念著咱倆的恩義，定會伸手救牠出來，那時你才會見到牠翅上的細字。」她卻不知蜂翅上的細字終於給周伯通發見，而給黃蓉隱約猜到了其中含義。但黃蓉一心掛念女兒，卻只想到郭襄身上。

兩人說了半天話，小龍女回進屋去切了一大盆魚，佐以水果蜂蜜。潭水寒冷，所產白魚軀體甚小，卻味美多脂。楊過吃了一個飽，只覺腹中暖烘烘地甚是舒服，這才述說一十六年來的諸般經歷。他縱橫江湖，威懾群豪，遭際自比獨居深谷的小龍女繁複千百倍，但小龍女素來不關心世務，只求見到楊過便萬事已足，縱是最驚心動魄的奇遇，她聽著也只淡淡一笑，猶如春風過耳，略不縈懷。倒是楊過絮絮問她如何捉魚摘果，如何造屋織布，對每一件小事都是興味盎然，從頭至尾問個明白，似乎這小小谷底，反而大於五湖四海一般。

兩人長談了一夜，直到天明，這才倦極而眠。醒來時日已過午，楊過道：「龍兒，咱倆便在這谷底終老呢，還是設法回去那花花世界？」依著小龍女的心意，寧可便在谷底安靜太平和楊過廝守，但想他喜歡熱鬧，雖然對自己情深愛重，終是過不慣這般寂居的日子，便道：「咱們想法子上去瞧瞧罷，倘若上面不好，可再回來，或許回古墓去住。只是……只是，要上去卻難得緊呢。」

兩人潛入冰窖，回到潭邊，只見一條長索從谷口直懸下來，水潭旁又有許多縱橫錯雜的腳印，潭邊生著一個火堆，餘燼未熄。楊過道：「啊，有人來找過咱們了，而且還潛入過水潭。」在潭邊走了一圈，見到一棵大樹上有人用刀尖刻了兩行字道：「一燈、伯通、瑛姑、藥師、蓉、英、無雙，至此覓楊過不遇，悵悵而歸。」

楊過心中感激，道：「他們終是沒忘記我。」小龍女道：「誰也不會忘記你的。」楊過道：「他們雖然也潛入過水潭，但因無百餘丈高處躍下來的急衝之力，沉潭不深，是以見不到冰窖所在。倘若我也是緣繩下來，便找你不著了。」小龍女道：「我早說過萬事前定，老天爺在冥冥中早有安排。」楊過搖頭笑道：「這叫作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他伸手拉扯繩索，試出繩身堅韌，上面繫得牢固，說道：「我先上去，瞧那國師是否還在。」但想一燈大師、黃島主、老頑童等既到過這裏，這國師必已逃之夭夭了。又問：「你的武功可有擱下？倘若爬不上，我負你上去。」小龍女微笑道：「十六年來雖無寸進，從前所學的功夫多半還留著。」楊過回頭一笑，左手抓著繩索，微一運動，身子已竄上丈餘，接著小龍女也攀繩上來，兩人不多時便爬出了深谷。

並肩站在斷腸崖前，瞧著小龍女當年在石壁上所刻的那兩行字，真如隔世，兩人相對一笑。此時心頭之喜，這一十六年來的苦楚登時化作雲煙。

楊過在山邊摘了一朵「龍女花」，替小龍女簪在鬢邊，一時花人相映，花光膚色，不知是紅花為人添了嬌艷，還是人面給桃花增了姿色？

※※※

黃藥師在襄陽城頭說要擺個「二十八宿大陣」，與金輪國師大戰一場。郭靖稟明安撫使呂文煥，請下將令，讓黃藥師在校場上調兵遣將。這時參與英雄大會的各路豪傑雖已散了大半，留在城中的也仍英才濟濟，各人齊集校場聽調。

黃藥師道：「韃子用四個萬人隊圍著高台，咱們倘若多點人馬，便勝了他，也算不得本事。咱們也只用四萬人。孫子兵法有言，十則圍之，但善用兵者以一圍一，有何難哉？」站上將台，說道：「咱們這二十八宿大陣，共分五行方位。」召集統兵將領，詳加解釋，又道：「這陣勢變化繁複，非一時所能融會貫通，因此今日之戰，要請五位熟悉五行變化之術的武學高手指揮，領軍的將軍須依這五位的號令行事。」眾將躬身聽令。

黃藥師道：「中央黃陵五炁，屬土，由郭靖統軍八千，此軍直搗中央，旨在救出郭襄，不在殲敵。各軍背負土囊，中盛黃土，一攻至台下，立即以土囊滅火壓柴，拆台救人。」郭靖接令，站在一旁。

黃藥師又道：「南方丹陵三炁，屬火。相煩一燈大師統軍，領兵八千。此路兵中一千人衛護主將，其餘七千人編為七隊，分由點蒼漁隱、武三通、朱子柳、武敦儒、武修文、武敦儒夫人耶律燕、武修文夫人完顏萍等七人統率。上應朱雀七宿，是為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水蛇、軫火蚓七星。」一燈大師接令。

黃藥師又道：「北方玄陵七炁，屬水。由黃蓉統軍，領兵八千。此路兵中一千人護衛主將，其餘七千人編為七隊，分由耶律齊、梁長老、郭芙及丐幫諸長老、諸弟子統率。上應玄武七宿，是為斗木獬、牛金羊、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壁水㺄七星。」黃蓉應命接令。這一路兵以丐幫弟子為主力，人才極盛。

黃藥師點了三路兵後，說道：「東方青陵九炁，屬木。此路兵由我東邪黃藥師統軍，也是統兵八千。我門下弟子死得乾乾淨淨，傻姑不在身邊，這裏只賸下程英一人。」於是點了參與英雄大會的豪傑六人，說道：「東路兵也分八隊，一路護衛主將，其餘七路上應青龍七宿，是為角木蛟、亢金龍、氐土貉、房月狐、心日兔、尾火虎、箕水豹七星。」

他點到最後一路西路軍，說道：「這一路由全真教教主宋道安主軍……」眾人聽到這裏，都覺以聲望武功而論，這一路主將遠較其餘四路為弱。忽聽得將壇下一人大聲說道：「喂，黃老邪，你撇下我不理嗎？」眾人看時，說話的正是老頑童周伯通。黃藥師道：「周兄，你背傷未愈，不能辛勞，本來請你任西路主將，原是最妙……」

周伯通搶著道：「區區小傷，放在甚麼心上？我便做西路主將便了。道安，你敢和我爭這主將做麼？」宋道安躬身道：「弟子不敢。」周伯通笑道：「好啊，我也知道你不敢。」說著便從宋道安手中接過了令箭。黃藥師無奈，只得道：「那麼周兄務請小心了。你領兵八千，其中一千相煩瑛姑統率，衛護主將，其餘七隊由宋道安等全真教的第三代包括李志常、王志謹、夏志誠、宋德方、王志坦、祁志誠、孫志堅、張志素等弟子分領，上應白虎七宿，是為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昂日雞、畢月鳥、觜火猴、參水猿七星，每對各結天罡北斗陣。」

他點將已畢，命諸路軍士在軍器庫中領取應用各物齊備，然後令旗一展，四萬兵馬分列東南西北中五方，朗聲說道：「昔日裏雲台二十八將上應天象，輔佐漢光武中興，咱們這二十八宿大陣雖然比不得漢光武的聲勢，但抗敵禦侮、守土衛國，卻也是堂堂之旗，正正之師。諸君各聽主將號令，今日與蒙古韃子決一死戰。」眾兵將齊聲答應，有若雷震。當下號炮三響，四門大開，五路兵馬列隊而出。

只見東路軍各人背負一根極長的木樁，攻到高台東首，一千兵手執盾牌，衝前擋箭，其餘七千人紛紛放下木樁，東打一根，西打一根，看來似乎雜亂無章，實則八千根木樁的位置皆依黃藥師所繪圖畫而樹立，分按五行八卦，頃刻間已將高台東首封住。

西路軍以全真教為主力，群道素來熟悉天罡北斗陣法，只見長劍如雪，七人一堆，四十九人一群，左穿右插，蜂擁捲來，蒙古兵將看得眼也花了，只得放箭阻擋。

猛聽得北方眾軍發喊，卻是黃蓉領著丐幫弟子，拖著一架架水龍，將毒汁往蒙古兵身上射去。那毒汁濺身，登時疼痛不堪，少刻便即起泡腐爛，蒙古軍抵擋不住，向南敗退。

卻見南方煙霧沖天，乃一燈大師率領八千人施行火攻，石油、硫磺、硝石之屬一陣陣從噴火鐵筒中噴出。蒙古軍見勢不對，當即敗至中央。郭靖領軍八千，隨後緩緩而上，見蒙古軍亂，當即揮軍而前，直衝高台。

忽聽得高台旁號角聲響，喊聲大作，地底下鑽上數萬頂頭盔來。原來蒙古主帥也是善能用兵，除了在高台四周明布四個萬人隊外，掘地為坑，另行伏兵數萬。郭靖等遠遠望來，只道敵軍是掘陷坑，豈知是埋伏了生力軍。這一來蒙古軍敗勢登時扭轉，二十八宿大陣縱橫來去，雖將敵軍衝亂，要聚而殲之，卻已有所不能。

戰鼓雷鳴，宋軍與蒙古軍大呼酣鬥。高台旁的守軍強弓硬弩，向外激射，郭靖所率中路軍數度衝前，均為箭雨射了回來。兩軍鬥了半個時辰，一時勝敗未分。黃藥師青旗招展，猛地裏東路軍攻南，西路軍攻北，陣法變動。

二十八宿大陣暗伏五行生剋之理。南路一燈大師的紅旗搶向中央，郭靖的黃旗軍奔西，周伯通的全真教白旗軍衝向北方，黃蓉率領下的黑旗軍丐幫弟子兵趨東，黃藥師的青旗軍轉向南路。這五行大轉，是謂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宋兵雖只四萬人，但陣法精妙，領頭的均是武林好手，而宋兵人人都是對郭靖夫婦感恩，決意捨命救其愛女，是以蒙古人雖多了一倍，竟自抵擋不住。

激戰良久，黃藥師縱聲長嘯，青旗軍退向中央，黃旗軍回攻北方，黑旗軍迂迴南下，紅旗軍疾趨而西，白旗軍東向猛攻。這陣法又是一變，五行逆轉，是謂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

這五行生剋變化，說來似乎玄妙，實則是我國古人精研物性之變，因而悟出來的至理，通陰陽之道，反鬼神之說，我國醫學、曆數等等，均依此為據，所謂「五運更始，上應天期，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真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在當時可謂舉世無匹。蒙古堅甲利兵，武功鼎盛，但文智淺陋，豈能與當世第一大家黃藥師相抗？是以陣法連轉數次，守禦高台的統兵將領登時眼花繚亂，頭昏腦脹，但見宋軍此一隊來，彼一隊去，正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知如何揮軍抵敵才是。

金輪國師站在高台之上，瞧著台下大戰，心下也暗自駭異。當日黃蓉以小小的土陣相困，他已參解不透，何況黃藥師胸中實學，更勝女十倍。這二十八宿大陣在五位當代高手主持之下展布開來，不由得他不服，眼見蒙古兵死傷越來越重，黃旗軍一步步逼向高台。他雖以郭襄為要挾，但終不忍真的舉火將她燒死，轉頭向她瞧了一眼，只見她雙手雖然被縛，卻抬起了頭，殊無懼色。國師叫道：「小郭襄，快叫你父親投降，我從一數到十數，你父親不降，我便下令舉火了。」

郭襄道：「你愛數便數，別說從一數到十，你且數到一千、一萬試試。」國師怒道：「你道我當真不敢燒死你嗎？」郭襄冷然道：「我只覺得你挺可憐的。」國師怒道：「我可憐甚麼？」郭襄道：「你打不過我爹爹媽媽，打不過我外公黃島主，打不過一燈大師，打不過老頑童周伯通，打不過我大哥哥楊過，只有本事把我綁在這裏。我襄陽城中，便一個帳前小卒，也不至於似你這般卑鄙無恥。喂，你一直待我不錯，我本該叫你師父，但我見你胡裏胡塗，心中過意不去，忍不住要勸你一句話。」國師咬緊牙齒問道：「你勸我甚麼？」郭襄道：「如你這般為人，活在世上有何意味？不如跳下高台，圖個自盡罷！」

郭襄本來叫他師父，平日相處也極盡禮敬，但他此刻要燒死自己，要殺害自己父母，先失師父之義，言語中也便不客氣了。她從小便伶牙俐齒，說話素不讓人，這幾句話只白得國師幾乎氣炸了胸膛。他大聲喝道：「郭靖聽者：我從一數到十，你如不投降，我便下令舉火燒台。」郭靖道：「你瞧我郭靖是投降之人麼？」

黃藥師用蒙古語大聲叫道：「金輪國師，你料敵不明，是為不智；欺侮弱女，是為不仁；不敢與我們真刀真槍決戰，是為不勇。如此不智不仁不勇之人，還充甚麼英雄好漢？你在絕情谷中給我擒住，向小姑娘郭襄磕了一十八個響頭，哀哀求告，她才放你。你這忘恩負義、貪生怕死之徒，還有臉面身居蒙古第一國師之位麼？」

向郭襄磕頭求饒，其實並無此事，但黃藥師深謀無慮，早在發兵之前，便要黃蓉將這一番斥責國師的言辭譯成了蒙古話，暗暗記熟，這時以丹田之氣朗聲說了出來，雖在千萬人大呼酣戰之際，仍人人聽得明白，卻教國師辯也不是，不辯也不是。蒙古人自來最尊敬的是勇士，最賤視的是懦夫，眾軍聽了黃藥師這幾句話，不由得仰視高台，臉有鄙色。兩軍交戰，氣盛者勝，蒙古軍將士聽得己方主將如此卑鄙無恥，一股氣先自衰了。宋兵卻人人奮勇，節節爭先。

國師見情勢不對，叫道：「郭靖，你聽著，我從一數到十，『十』字出口，你的愛女便成焦炭。一……二……三……四……」他每叫一個字，便停頓一會，只盼望郭靖終於受不住煎逼，縱不投降，也當心神大亂。

郭靖、黃藥師、一燈、黃蓉、周伯通五路兵馬聽得國師在台上報數，又見台下數百名軍士高舉火把，只待他一聲令下，便即舉火焚燒柴草，人人都是又急又怒，竭力衝殺，想攻到台前救援郭襄。但蒙古兵箭法精絕，台前數千精兵張弓發箭，勢不可當。萬箭攢射下，點蒼漁隱、梁長老、武修文等都身帶箭傷，更有兩名全真教第三代弟子、十餘名丐幫好手中箭身亡，宋軍兵將死傷更不計其數。

黃蓉事先曾命郭芙將軟蝟甲給外公穿上，這一戰凶險殊甚，倘若為了相救女兒以致父親身受損傷，那可是終生抱憾了。黃藥師心想這是女兒的一番孝心，不便拒卻，但暗中又脫了下來，騙得周伯通穿在身上，因之周伯通雖箭傷未愈，但在槍林箭雨中縱橫來去，卻安然無恙。他見弩箭射到自己身上竟一一跌落，不由得大樂，直搶而前，掌風發處，蒙古射手紛紛辟易。

金輪國師叫到「七」字時，憐惜郭襄，聲音竟然啞了，再也叫不下去。那蒙古統兵元帥見局勢緊急，出口高聲叫道：「八……九……十！好，舉火！」剎時間堆在台邊的柴草著火，濃煙升起。

金輪國師委實捨不得燒死郭襄，但見久戰不決，己軍不利，也不便違反主帥下令。郭靖所統的八千黃旗軍背上雖各負有土囊，但攻不到台前二百步以內，只有徒呼負負。

黃蓉眼見黑煙中火燄上升，臉色慘白，搖搖欲墜。耶律齊伸手扶住，說道：「岳母，你到陣後休息，我便性命不在，也要救襄妹出來。」

便在此時，猛聽得遠處喊聲如雷，陣後數萬蒙古兵鐵甲鏗鏘，從兩側搶出，逕去攻打襄陽。「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震山撼野。蒙古大汗親自率領的九旄大纛高高舉起，疾趨城下，精兵悍將在大汗親自率領之下蜂擁攻城。

郭靖左手持盾，右手挺矛，本已搶到離高台不足百步之處，蒙古射手箭如蝗集，卻始終傷不著他，眼見便可竄上高台，忽聽得陣後有變，不禁一驚，心道：「啊喲不好，中了韃子的調虎離山之計。安撫使懦怯懼敵，城中兵馬雖眾，但乏人統領，只怕大事不妙。」

郭靖與黃藥師發兵之際，城中本來也已嚴加戒備，以防敵軍乘隙偷襲，那知高台前的敵軍居然如此悍勇頑抗，而蒙古大汗竟不顧高台前兩軍相持，親身涉險攻城。郭靖心想：「救女兒事小，守城事大！」大聲道：「岳父，咱們別管襄兒，急速回襲敵軍後方。」

黃藥師回頭望去，只見火燄漸漸昇高，國師正自長梯上一級級走下，高台頂上只餘郭襄一人，他豈不明這中間的輕重緩急，郭襄一人如何能和襄陽全城的安危相比？只得長嘆一聲：「罷了！」命旗手揮動青旗，調兵回南。

※※※

郭襄受綁高台，眼見父母外公都無法上來相救，濃煙烈火，迅速圍住台腳，自知頃刻之間便要遭火焚而死。她初時自極為惶急，但事到臨頭，心中反而寧靜，舉首向北遙望，但見平原綠野，江山如畫，心想：「這麼好玩的世界，我卻快要死了。但不知大哥哥這時在那裏，從谷底回上來沒有？」

回思與楊過數日相聚的情景，雖自今而後再無重會之期，但單是這三次邂逅，亦已足慰平生。她這時身處至險，心中卻異常安靜，對高台下的兩軍劇戰竟爾不再關心。正當如此神馳深谷、追憶昔日之際，忽聽得遠處一聲清嘯鼓風而至，剎那間似乎將那千軍萬馬的廝殺聲一齊淹沒。

郭襄心頭一凜，這嘯聲動人心魄，正與楊過那日震倒群獸的嘯聲一般無異，當即轉頭往嘯聲處望去，只見西北方的蒙古兵翻翻滾滾，不住向兩旁散開，兩個人在刀山槍林中急驅而前，猶似大船破浪衝波而行。在那兩人之前卻是一頭大鳥，雙翅展開，激起一陣狂風，將射來的弩箭紛紛撥落。這頭大鳥猛鷙悍惡，凌厲無倫，正是楊過的神鵰。

郭襄大喜，凝目望那兩人時，但見左首一人青冠黃衫，正是楊過；右首那人白衣飄飄，卻是個美貌女子。兩人各執長劍，舞起一團白光，隨在神鵰身後，衝向高台。郭襄失聲叫道：「大哥哥，這位就是小龍女麼？」

楊過身旁的女子便是小龍女，只隔得遠了，郭襄這話楊過卻沒聽見。神鵰當先開路，雙翅鼓風，將射來的弩箭吹得歪歪斜斜，縱然中在身上，也已無力，否則神鵰雖是靈禽，健翎如鐵，但終是血肉之軀，如何能不受箭傷？蒙古兵將中見神鵰來得猛惡，躍馬挺槍來刺，卻給楊過和小龍女長劍刺處，一一落馬。兩人一鵰相互護持，片刻間衝到台前。

楊過叫道：「小妹子莫慌，我來救你。」眼見高台的下半截已裹在烈火之中，他縱身一躍，上了梯級，向上攀行數丈，猛覺頭頂一股掌風壓將下來，正是金輪國師發掌襲擊。楊過將劍插入腰間，迴掌相迎，砰的一聲響，兩股巨力相交，兩人同時一晃，木梯搖了幾搖，幾乎折斷。兩人都是一驚，暗讚對手了得：「一十六年不見，他功力居然精進如斯！」

楊過見情勢危急，不能和他在梯上多拚掌力，拔劍向上疾刺，或擊小腿，或削腳掌。國師身子在上，若出金輪與之相鬥，則兵刃既短，俯身彎腰實在大是不便，只得急奔回上高台。楊過向他背心疾刺數劍，招招勢若暴風驟雨，國師並不回頭，聽風辨器，一一舉輪擋開，便如背上長了眼睛一般。楊過喝采道：「賊禿！恁地了得！」

國師剛剛踏上台頂，回首便是一輪。楊過側首讓過，身隨劍起，在半空中撲擊而下。國師舉金輪擋格，左手銀輪便往他劍上砸去。

適才兩人在梯級上較量了這一招，楊過但覺國師掌力沉雄堅實，生平敵手之中從未見過，不由得暗暗稱奇。心想自己在海潮之中練功，力足以與怒濤相抗，十六年前國師已非自己對手，何以今日他一掌擊下，自己竟會險些兒招架不住？眼見他雙輪砸至，竟不避讓，長劍抖動，有心要試一試他的真力。剎時劍輪相觸，聲若龍吟。兩股巨力再度相抗，喀的一響，楊過的長劍斷成數截，國師的雙輪也自拿捏不住，脫手飛出，跌下高台，砸死了三名蒙古射手。楊過心下暗驚：「一十六年來，我一直不使玄鐵重劍，今日可當真忒也托大了。」他因要與小龍女雙劍合璧，互相配合，不使玄鐵重劍，用的是尋常長劍，與國師劍輪初交，便即折斷。

兩人交拆了這一招，各自向後躍開，均覺手臂隱隱酸麻。國師探手入懷，跟著便取出銅輪鐵輪，撲擊過來。楊過卻更無別般兵刃，右手衣袖帶揮出，左手發掌相抗。

郭襄叫道：「老和尚，我說你打不過我大哥哥是不是？你自逞武藝高強，何以手執兵刃，和他空手而鬥？好不要臉！」國師哼了一聲，並不答話，手中雙輪的招數卻著著加緊。

黃藥師、郭靖、黃蓉等正自領兵回救襄陽，突見楊過、小龍女和神鵰斜刺殺出，衝上了高台，無不精神大振。黃藥師招動令旗，在東南西北中五路兵馬中各調兵四千，合成二萬，襲擊攻城敵軍的後方，賸下二萬兵馬在高台下為楊過聲援。宋軍人數減了一半，然見楊過上了高台，皆是以一當十，竭力死戰，但蒙古兵的射手守得猶如鐵桶相似，當真寸土必爭。宋軍衝上了數丈，轉眼間又給逼了回來。

在襄陽城下，攻城戰也是激烈展開。安撫使呂文煥不敢臨城，全身鐵甲披掛，卻帶同兩名心愛小妾，躲在小堡中不住發抖，顛三倒四的只唸：「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保祐……保祐我一家老少平安……救苦救難……」兩名小妾替他揉搓心口，拭抹口邊的白沫。探事軍士流水價來報：「東門又有敵軍萬人隊增援……北門韃子的雲梯已經豎起……」呂文煥翻著白眼，只問：「郭大俠回來沒有？韃子還不退兵麼？」

※※※

這時楊過單手獨臂，已與國師的銅鐵雙輪拆到二百招以上。兩人的武功家數截然不同，但均是愈鬥力氣愈長，輪影掌風，籠蓋了高台之頂，台腳下衝上來的黑煙直薰入三人眼中。楊過雖無兵刃，始終不落下風。國師激鬥中覺得高台微微搖晃，心知台腳為火焚燬，頃刻間便要倒塌，那時勢必和楊過、郭襄同歸於盡，又見楊過掌法越變越奇，再鬥百餘招只怕便要為他所制，情急之下，猛地裏鐵輪向楊過右肩砸下，乘他沉肩卸避，右手銅輪突然飛出，擊向郭襄面前。她綁在木樁之上，全身動彈不得，如何能避？

楊過大吃一驚，急忙縱起，揮右袖將輪擊落。但高手廝拚，實半分也相差不得，他只求相救郭襄，全身門戶洞開，國師長身探臂，鐵輪的利口衝向楊過左腿。楊過身在半空，急出右足，踢向敵人手腕。國師鐵輪斜翻，這一下楊過終於無法避過。嗤的一響，右足小腿中輪，登時血如泉湧，受傷不輕。郭襄「啊」的一聲驚叫。國師已掏出鉛輪，仍是雙輪在手，直上直下的逕向郭襄攻來。他知楊過雖然受傷，仍非片刻之間能將他制住，當下只是假意襲擊郭襄，使楊過奮力相救，手忙腳亂，處於全然挨打的局面。

郭襄叫道：「大哥哥，你別管我，只須殺了這和尚給我報仇。」但聽楊過「啊」的一聲，右肩為輪子劃傷。

小龍女和神鵰在台下守護，和周伯通合力驅趕蒙古射手，使他們不能向郭襄放箭。但她全副心神始終放在楊過身上，揮劍殺敵之際，時時抬眼望高台，突然間只見楊過身染鮮血，心頭突的一跳，險些兒魂飛天外。這時木梯早已燒斷，沒法上台助戰，她心頭一片茫茫然，只是舞劍砍殺，已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此時在做甚麼。

楊過面臨極大險境，數次要使出黯然銷魂掌來摧敗強敵，但這路掌法身與心合，他自與小龍女相會之後，喜悅歡樂，那裏有半分「黯然銷魂」的心情？雖在危急之中，仍無昔日那一份相思之苦，因之一招一式，使出去總是差之厘毫，威力有限。

他在高台上空手搏擊、肩腿受傷的情景，郭靖等也都望見了，但相距過遠，如何能插翅飛上相助？黃蓉心念一動，搶過耶律齊手中長劍，拋給郭靖，叫道：「射上去給過兒！」郭靖接過長劍，取過兩張鐵胎硬弓，雙弓相並，將劍柄扣在弓弦之上，左手托定兩弓，右手拉滿雙弦，隨即一放，颼的一聲急響，長劍白光閃閃，破空飛去。

那長劍呼呼聲響，直向楊過身後射去。楊過右手袖子一捲，裹住了劍身，正好國師鉛輪砸到，楊過左手接住長劍，從雙輪之間刺了出去。國師雙輪一絞，啪的一響，又已將長劍絞斷。眾人在台下看得清楚，無不大驚失色。

楊過心知今日已然無倖，非但救不了郭襄，連自己這條性命也要賠在台上，淒然向小龍女望了一眼，叫道：「龍兒，別了，別了，你自己保重。」便在此時，國師鐵輪砸向他腦門。楊過心下萬念俱灰，沒精打采的揮袖捲出，拍出一掌，只聽得噗的一聲，這一掌正好擊在國師肩頭。

忽聽得台下周伯通大聲叫道：「好一招『拖泥帶水』啊！」楊過一怔，這才醒覺，原來自己明知要死，失魂落魄，隨手一招，恰好使出了「黯然銷魂掌」中的「拖泥帶水」。這套掌法心使臂、臂使掌，全由心意主宰。那日在萬花谷中，周伯通只因無此心情，雖然武術精博，始終領悟不到其中妙境。楊過既和小龍女重逢，這路掌法便已失卻神效，直到此刻生死關頭，心中想到便要和小龍女永訣，哀痛欲絕之際，這「黯然銷魂掌」的大威力才又不知不覺的生了出來。

國師本已穩操勝券，突然間肩頭中掌，只震得胸口劇痛，身子一晃，驚怒交集，立即和身撲上。楊過退步避開，跟著「六神不安」、「倒行逆施」、「窮途末路」，連出三招，跟著又是一招「行屍走肉」，踢出一腳。這一腳發出時恍恍惚惚，隱隱約約，若有若無，國師那裏避得過了？砰的一響，正中胸口。國師大叫一聲，一口鮮血噴出，摔倒台上。宋軍和蒙古軍不約而同的齊聲大叫，宋軍乃是歡呼，蒙古將士卻是驚叫。

這時那高台連連搖晃，格格劇響，高台倒將下去，郭襄勢必殞命。金輪國師慈念忽生，猛地躍起，鐵輪劃過，割斷了綑綁郭襄的繩索，將她身子抱起，叫道：「再叫我一聲師父！」郭襄一轉頭，見他淚水涔涔而下，大聲叫道：「師父！」國師叫道：「楊過，接過了！」楊過見國師將郭襄拋來，右袖捲出擋住，伸左臂抱住她身體，看準了神鵰之背，踴身便跳。那神鵰雙翅一撲，躍起丈餘，牠體重不能飛翔，這一躍卻也有數人之高，楊過和郭襄穩穩落上鵰背，向地下落去。便在此時，煙火飛騰中巨響連作，高台倒塌。

神鵰躍在半空，雙翅展開，支持不住體重，再加楊過及郭襄落在背上，急劇摔落，雙足著地時一個踉蹌，側身摔倒。楊過忙托起郭襄，輕輕拋出，叫道：「小心了！」郭襄在半空使招「飛燕迴翔」，斜身緩緩落下。眼見已經脫險，黃蓉大聲驚呼：「快，快，避開！」只見空中一根大火柱夾著烈燄黑煙，迅速異常的跌將下來，郭襄大吃一驚，軟倒在地。黃蓉與楊過飛身搶來救援，但相距遠了，又為蒙古精兵阻隔，其勢已然不及，黃蓉心痛愛女，腦中一暈，昏了過去。

郭襄雙手撐地，待要躍起避過，只覺火柱上的烈火已燒上頭髮，全身炙熱不堪，呼吸為艱，劇烈咳嗽中閉目待死，忽聽得砰的一聲，一人重重落在身旁地下。郭襄急忙睜眼，卻見是金輪國師從高台躍下，一足跪地，雙手撐起火柱，運起龍象般若功，向外揮出。那火柱雖重，但國師的龍象般若功勁力非同小可，垂死前竭盡平生之力使出，那根燃燒著的大火柱帶著熊熊大火，劃過長空，夭矯飛出，有如一條火龍。數萬宋軍與蒙古軍抬頭觀看，大聲吶喊。蒙古軍紛紛閃避火柱，陣勢中露出空隙，楊過扶起黃蓉，衝到台下。

郭襄死裏逃生，撲過去扶起軟癱在地的國師，只叫：「師父，師父！」國師緩緩睜眼，說道：「好，好，我終於救了你……」話沒說完，一口鮮血噴在郭襄胸口。郭襄見高台上的木柱碎塊兀自紛紛落下，奮力抱起國師，避在一旁。楊過見郭襄拖不動國師，伸左手將國師拉得又遠了些。金輪國師不住噴血，眼望郭襄，微微含笑，瞑目而死。郭襄伏在國師身上，又感又悲，哭叫：「師父，師父！」

楊過見金輪國師捨命相救郭襄，對他好生相敬，向他遺體躬身行禮。

黃蓉見愛女終於死裏逃生，不禁喜極而泣，心裏對楊過和金輪國師的感激當真難以言宣，忙將女兒拉起，緊緊摟住。郭靖、黃藥師、一燈大師、耶律齊等也均對金輪國師的義舉大為欽敬。

高台下蒙古軍見高台倒塌，登時散亂，再給五路宋軍來回衝擊，登時潰不成軍。

郭靖攘臂大呼：「回救襄陽，去殺了那韃子大汗。」宋軍應聲吶喊，掉頭向正在攻城的蒙古軍衝去。黃蓉請楊過照料郭襄，率領所統黑旗軍，隨著父親丈夫，回救襄陽。

小龍女撕下衣襟給楊過裹傷，雙手顫抖，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楊過微笑道：「你在台下，耽心受驚，更苦過我在台上惡戰。」只聽得宋軍喊聲猶如驚天動地，旗分五色，猛向蒙古軍衝鋒。楊過凝目遙望，見敵軍隊伍嚴整，人數又多過宋軍數倍，宋軍如潮水般衝了一次又一次，卻那裏撼得動敵軍分毫？

楊過叫道：「敵軍未敗，咱們再戰。你累不累？」這三句話前兩句慷慨激昂，最後一句卻轉成了溫柔體貼的調子。小龍女淡淡一笑，說道：「你說上，便上罷！」

忽然身旁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楊大嫂，你真美！」正是郭襄。小龍女回頭笑道：「小妹子，多謝你為我們祝禱重會。你大哥哥儘說你好，定要帶我到襄陽來見你一見。」郭襄嘆了一口氣，道：「也真只有你，才配得上他。」小龍女挽住她手，跟她甚是親熱。小龍女本來對誰都是冷冷的不大理睬，但聽楊過誇讚郭襄，說她為自己夫婦祝禱重會，又不顧性命的躍下深谷，來求楊過不可自盡，對她也便不同。

※※※

楊過牽過幾匹四下亂竄的無主戰馬，說道：「我來開路，一齊衝罷！」躍上馬背，當先馳去。小龍女和郭襄各乘一匹，跟在他身後。三人奔馳向南，但見數百道雲梯豎在襄陽城牆外。成千成萬蒙古兵如螞蟻般正向上爬。

三人馳上一個小丘，縱目四望，忽見西首有千餘蒙古兵圍住了耶律齊率領的三百來人。這些蒙古兵均使四尺彎刀，將耶律齊的部屬一個個劈下馬來。郭芙領著一隊兵馬待要衝入相救，卻被蒙古兩個千人隊攔住了，夫妻倆遙遙相望，不能相聚。郭芙眼見丈夫身旁的士卒越來越少，一顆心不住的下沉，深知戰陣中千軍萬馬相鬥，若落了單被圍，武功再高也必無倖。

楊過叫道：「郭大姑娘，你向我磕三個響頭，我便去救你丈夫出來。」依著郭芙平素驕縱的性兒，別說磕頭，寧可死了，也不肯在嘴上向楊過服輸，但這時見丈夫命在須臾，更不遲疑，縱馬上了小丘，翻身下馬，雙膝跪倒，便磕下頭去。

楊過吃了一驚，急忙跪下磕頭還禮，扶起郭芙，深悔自己出言輕薄，忙道：「芙妹，是我的不是，真對不起了！我胡說八道，你別當真。耶律兄和我是生死之交，焉有不救之理？」飛身奔下小丘，在戰場上將一匹匹健馬牽過，一共牽了八匹，前四匹，後四匹，排成兩列，跟著躍上馬背，單手提著八根韁繩，大聲呼喝，向敵軍刀陣中衝了進去。

宋時戰陣之中，原有連環甲馬一法，當年雙鞭呼延灼攻打水泊梁山，即曾以連環馬陣法取勝。楊過將這八匹馬連成二列，宛然是個小小的連環馬之陣。只是八匹馬雜湊而成，未經操練，奔動之際或東或西，不成行列，全仗楊過神力提韁，將八匹馬制得服服貼貼，卅二隻鐵蹄翻飛，擊土揚塵，疾馳而前。楊過施展輕身功夫，在八匹馬背上往復跳躍。蒙古軍那裏見過這等神奇的騎術？驚奇之間，八匹馬已衝入陣中。楊過衣袖一捲，搶過一面大旗，豎在馬鞍之上。

蒙古兵將大聲呼喝，上前阻擋，楊過將八韁套上肩頭，騰出左手揮旗橫掃，將三名將官打下馬來。眼見距耶律齊不過兩丈，叫道：「耶律兄，快向上跳！」跟著大旗揮動，耶律齊踴身躍起，楊過左臂運臂一捲，大旗正好將他的身子捲住。兩人八馬，馳出敵軍重圍。

耶律齊喘了口氣，說道：「楊兄弟，多謝你相救，只是我尚有部屬被圍，義不能獨生，我要跟他們死在一起。」楊過心念一動，道：「你也去搶一面大旗來罷。」跟著取出火摺一晃，將旗子點燃了。耶律齊道：「妙計！」縱馬上前，奪了一桿大旗，便在楊過的火旗上引著了。兩人縱聲大呼，揮動火旗，又攻了進去。

這兩面火旗舞動開來，聲勢驚人，猶如兩朵血也似的火雲，在半空中飛舞來去，蒙古兵將只要給帶上了，無不燒得焦頭爛額，當此情勢，蒙古兵將雖然勇悍，卻也不能不退。耶律齊的部隊這時只剩下七八十人，乘勢一衝，出了包圍圈子。耶律齊收集殘兵，屯在土丘之上，略事喘息。

郭芙走到楊過身前，盈盈下拜，道：「楊大哥，我一生對你不住，但你大仁大義，以德報怨，救了……」說到此處，聲音竟自哽咽了。其實過往楊過曾數次救她性命，但郭芙對他終存嫌隙，明知他待自己有恩，可是厭惡之心總是難去，常覺他自恃武功了得，有意示惠逞能，對己未必安著甚麼好心。直到此番救了她丈夫，郭芙才真正感激，悟到自己以往之非。

楊過急忙還禮，說道：「芙妹，咱倆從小一起長大，雖然常鬧彆扭，其實情若兄妹。只要你此後不再討厭我、恨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麼？當真恨他麼？武氏兄弟一直拚命的想討我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甚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

二十年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之意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他衝入敵陣去救齊哥時，我到底是更為誰耽心多一些啊？我實在說不上來。」便在這千軍萬馬廝殺相撲的戰陣之中，郭芙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事：「他在二妹生日那天送了她這三份大禮，我為甚麼要恨之切骨？他揭露霍都的陰謀毒計，使齊哥得任丐幫幫主，為甚麼我反而暗暗生氣？郭芙啊郭芙，你是在妒忌自己的親妹子！他對襄妹這般溫柔體貼，但從沒半分如此待我。」

想到此處，不由得恚怒又生，憤憤的向楊過和郭襄各瞪一眼，但驀地驚覺：「為甚麼我還在乎這些？我是有夫之婦，齊哥又待我如此恩愛！」不知不覺幽幽的嘆了口長氣。雖然她這一生甚麼都不缺少了，但內心深處，實有一股說不出的遺憾，她從來要甚麼便有甚麼，但真正要得最熱切的，卻無法得到。因此她這一生之中，常常自己也不明白：為甚麼脾氣這般暴躁？為甚麼人人都高興的時候，自己卻會沒來由的生氣著惱？

郭芙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想著自己奇異的心事。楊過、小龍女、耶律齊、郭襄等人卻都在凝目遙望襄陽城前的劇戰。眼見蒙古軍已蟻附登城，郭靖、黃藥師等所率領的兵馬雖在後攻擊牽制，但人數太少，動搖不了蒙古大軍的陣伍。蒙古大汗的大纛漸漸逼近城垣，城內守軍似乎軍心已亂，無力將登城的敵軍反擊下來。郭襄急道：「大哥哥，怎麼是好？怎麼是好？」

楊過心想：「此生得與龍兒相會，老天爺實在待我至厚，今日便死了，也已無憾。男兒為國戰死沙場，正是最好的歸宿。」言念及此，精神大振，叫道：「耶律兄，咱們再去衝殺一陣。」耶律齊道：「再好沒有。」小龍女和郭襄齊聲道：「大夥兒一齊去！」楊過道：「好！我當先鋒，你們多撿長矛，跟隨在我身後。」耶律齊當下傳令部屬，在戰場上撿拾長矛，每人手中都抱了三五枝。

楊過執了一枝長矛，躍馬衝前，那神鵰邁開大步，伴在馬旁，伸翅撥開射來的弩箭。小龍女、耶律齊、郭芙、郭襄四人緊隨其後。楊過對著蒙古大汗的九旄大纛，疾馳而去。耶律齊吃了一驚，心想蒙古大汗親臨前敵，定然防衛極嚴，精兵猛將，多在左右，自己這百餘人衝了過去，豈非白白送死？但想自己這條命是楊過救來的，真所謂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他要到那裏，便跟到那裏，何必多言？

這一行人去得好快，轉眼間衝出數里，已到襄陽城下。蒙哥的扈駕親兵見楊過來得勢頭猛惡，早有兩個百人隊衝上阻擋。楊過左臂一揮，一枝長矛飛擲出去，洞穿一名百夫長的鐵甲，貫胸而過。他順手從耶律齊手中接過一枝長矛，擲死了第二名百夫長。蒙古親兵一陣驚亂，楊過已突陣而過。眾親兵大驚，挺刀舉戟，紛紛上前截攔。楊過一矛一人，當者立斃。他左臂的神功係從山洪海潮之中練成，這長矛飛擲之勢，便岩石也能插入，何況常人血肉之軀？他每一枝長矛都對準了頂盔貫甲的將軍發出，頃刻間擲出了一十七枝長矛，殺了一十七名蒙古猛將。

這一下突襲，當真如迅雷不及掩耳，蒙古大軍在城下屯軍十萬餘眾，但楊過奔馬而前，便如摧枯拉朽般破堅直入，一口氣衝到了大汗的馬前。

蒙哥的扈駕親兵捨命上前抵擋。執戟甲士橫衝直撞的過來，遮在大汗身前。楊過回臂要去耶律齊手中再拿長矛時，卻拿著了個空，原來已給蒙古甲士隔斷。眼見蒙古大汗臉有驚惶之色，拉過馬頭正要退走，楊過一聲長嘯，雙腳踏上馬鞍，跟著在馬鞍上一點，和身躍起，直撲而前。十餘名親兵將校挺槍急刺，楊過在半空中提一口真氣，一個觔斗，從十餘枝長槍上翻了過去。

蒙古大汗見勢頭不好，一提馬韁，縱騎急馳。他胯下這匹坐騎乃蒙古萬中選一的良駒，龍背鳥頸，骨挺筋健，嘶吼似雷，奔馳若風，名為「飛雲騅」，幾乎和郭靖當年的「汗血寶馬」不相上下。此刻鞍上負了大汗，四蹄翻飛，逕向空曠處疾馳。楊過展開輕功，在後追去。蒙古軍數百騎又在楊過身後急趕。

兩軍見了這等情勢，城上城下登時都忘了交戰，萬目齊注，同聲吶喊。

楊過見大汗單騎逃遁，心下大喜，暗想你跑得再快，也要教我趕上了。那知道這「飛雲騅」委實非同小可，後蹄只在地下微微一撐，便竄出了數丈。楊過提氣急追，反而和大汗越來越遠了。他彎腰在地下拾起一根長矛，奮力往蒙哥背心擲去。

眼見那長矛猶似流星趕月般飛去，兩軍瞧得真切，人人目瞪口呆，忘了呼吸。只見那飛雲騅猛地裏向前一衝，長矛距大汗背心約有尺許，力盡而墮。宋軍大叫：「啊喲！」蒙古軍齊呼：「萬歲！」

這時郭靖、黃藥師、黃蓉、周伯通、一燈等相距均遠，只空自焦急，卻那裏使得出一分力氣去助楊過？蒙古兵將千千萬萬，也只有吶喊助威，枉有盡忠效死之心，又怎趕得上飛雲騅的腳力？

蒙哥在馬背上回頭一望，見將楊過越拋越遠，心下放寬，縱馬向西首一個萬人隊馳去。那萬人隊齊聲發喊，迎了上來，只要兩下裏一湊合，楊過本領再高，也傷不著大汗了。

楊過眼見功敗垂成，好生沮喪，突然間心念一動：「長矛太重，難以及遠，何不用石子？」拾起兩枚石子，運勁擲了出去。但聽得嗤嗤聲響，兩枚石子急飛而去，都擊在飛雲騅臀上。楊過神力飛石，那馬吃痛，一聲長嘶，前足提起，人立起來。

蒙哥雖貴為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大汗，自幼弓馬嫻熟，曾跟隨祖父成吉思汗、父親拖雷數次出征，於拔都西征歐洲之役中，他更建立殊勛，畢生長於馬背之上、刀槍之中，這時變出非常，卻並不慌亂，挽雕弓、搭長箭，雙腿緊緊夾住馬腹，回身向楊過便是一箭。

楊過低頭避過，飛步搶上，左手早已拾了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呼的一聲擲出，正中蒙哥後心。楊過這一擲勁力何等剛猛，蒙哥筋折骨斷，倒撞下馬，登時斃命。

※※※

蒙古兵將見大汗落馬，無不驚惶，四面八方搶了過來。郭靖大呼號令，乘勢衝殺，城內宋軍開城殺出。郭靖、黃藥師、黃蓉等發動二十八宿大陣，來回衝擊。蒙古軍軍心已亂，奔潰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一路上拋旗投槍，不成行列，紛紛向北奔逃。

郭靖等正追之間，忽見到西方一路敵軍開來，隊伍甚是整齊，軍中豎起了四王子忽必烈的旗號。蒙古兵敗如山倒，一時之間那能收拾？忽必烈治軍雖嚴，給如潮水般湧來的敗兵一衝，部屬也登時亂了。忽必烈見勢頭不妙，率領一支親兵殿後，緩緩北退。郭靖等直追出三十餘里，眼見蒙古兵退勢不止，而呂文煥流水價的派出傳令官召郭靖回軍保城，宋軍這才凱旋而回。

自蒙古和宋軍交鋒以來，從未有如此大敗，而一國之主喪於城下，更軍心大沮。蒙古大汗之位並非父死子襲，係由皇族王公、重臣大將會議擁立。蒙哥既死，其弟七王子阿里不哥在北方蒙古老家和林得王公擁戴而為大汗。蒙古部族習慣，長子衝鋒陷陣作前鋒打仗，幼子看守老家，阿里不哥並無多大本事，因看守老家，王公大將、后妃眷屬、積貯的牲口家產、後備部隊均受其統率，因之在大會中佔了優勢，後來忽必烈領軍北歸，與阿里不哥爭位，兄弟各率精兵互鬥。最後忽必烈得勝，但蒙古軍已然元氣大傷，暫時無力南攻，襄陽得保太平。直到一十三年後的宋度宗咸淳九年，蒙古軍始再進攻襄陽。

郭靖領軍回到襄陽城邊，安撫使呂文煥早已率領親兵將校，大吹大擂，列隊在城外相迎。眾百姓也擁在城外，陳列酒漿香燭，羅拜慰勞。

郭靖攜著楊過之手，拿起百姓呈上來的一杯美酒，轉敬楊過，說道：「過兒，你今日立此大功，天下揚名固不待言，合城軍民，無不重感恩德。你更救了襄兒、齊兒，我和你郭伯母也深感大德。」

楊過心中感動，有一句話藏在心中二十餘年始終未說，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朗聲說道：「郭伯伯，小姪幼時若非蒙你和郭伯母撫養教誨，焉能得有今日？」

他二人自來萬事心照，不說銘恩感德之言，此時對飲三杯，兩位當世大俠傾吐肺腑，只覺人生而當此境，復有何求？

二人攜手入城，但聽得軍民夾道歡呼，聲若轟雷。楊過忽然想起：「二十餘年之前，郭伯伯也這般攜著我的手，送我上終南山重陽宮去投師學藝。他對我一片至誠，從沒半分差異。可是我狂妄胡鬧，叛師反教，闖下了多大的禍事！倘若我終於誤入歧路，那有今天和他攜手入城的一日？」想到此處，不由得汗流浹背，暗自心驚。

襄陽城中家家懸綵，戶戶騰歡。雖有父兄子弟在這一役中陣亡的，但軍勝城完，悲戚之念也不免稍減。

這晚安撫使署中大張祝捷之宴，呂文煥便要請楊過坐個首席。楊過說甚麼也不肯。眾人推讓良久，終於推一燈大師為尊，其次是周伯通、黃藥師、郭靖、王堅、點蒼漁隱、武三通、朱子柳、黃蓉，這才是楊過、耶律齊、小龍女、郭芙、武氏兄弟。瑛姑、程英、陸無雙、郭襄等另坐一桌。呂文煥暗自不悅，心想：「黃島主是郭大俠的岳父，那也罷了。一燈老和尚貌不驚人，周老頭子瘋瘋顛顛，怎能位居上座？」群雄縱談日間戰況，無不逸興橫飛，呂文煥卻那裏插得下口去？

酒過數巡，城中官員、大將、士紳紛紛過來向郭靖、楊過等敬酒，極口讚譽兩位大俠功略豐偉，武藝過人。

郭靖想起師門重恩，說道：「當年若非全真教丘道長仗義、七位恩師遠赴蒙古，又得洪老恩師栽育，我郭靖豈能立此微功？但咱們今日在此歡呼暢飲，各位恩師除柯老恩師外，均已長逝，思之令人神傷。」一燈等盡皆黯然。

郭靖又道：「蒙古雖然退兵，或者又再來攻，請各位在襄陽稍作休息，瞧明敵軍動向，以免上了惡當。周老爺子等幾位傷勢未曾痊可，也須休息養傷。待到確知敵軍退兵，我想赴華山祭掃洪恩師之墓。」周伯通聽義弟郭靖亂了稱呼，他口中剛喝了一大口酒，也就不加更正。楊過道：「郭伯伯，我也正想說這句話，大夥兒一齊都去如何？」一燈、黃藥師、周伯通等都想念這位逝世的老友，齊聲贊同。

是晚群雄直飲至深夜，大醉而散。

【註】：《元史》本紀卷三載：「憲宗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九年二月丙子，悉率諸兵……丁丑，督諸軍戰城下……攻鎮西門、攻東新門、奇勝門……攻護國門……登外城，殺宋兵甚眾……屢攻不克……癸亥、帝崩。……帝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御群臣甚嚴。」

《續通鑒》：「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蒙古主殂……史天澤與群臣奉喪北還，於是合州圍解。」《續通鑒考異》：「元憲宗自因頓兵日久，得疾而殂。《重慶志》謂其中飛石……」合州，為三江會合處，又稱合州，今重慶市。

依歷史記載，憲宗係因攻四川重慶（合州）不克而死，是否為了中飛石，史書亦記載各異。但蒙古軍宋軍激戰最久、戰況最烈者係在襄陽，蒙古軍前後進攻數十年而不能下。為增加小說之興味起見，安排為憲宗攻襄陽不克，中飛石而死，城圍因而得解。發飛石者為誰，史無明文，小說稱其人名楊過，任何正史、野史，均不能證其為非。

# 第四十回 華山之巔

眾人便在襄陽暢敘，周伯通少不免要賣弄他指揮玉蜂的伎倆。到得清明節近，哨探查探明白，蒙古大軍果真退軍，郭靖等一行悄悄出了北門，逕往華山而去。陸無雙、武氏兄弟、點蒼漁隱等傷勢未愈，坐在大車中養傷。餘人騎在馬上，緩緩而行。好在也無要事，每日只行數十里即止。

國人習俗，向來上墳掃墓，若非清明，便是重陽，此所謂春秋兩祭。不一日來到華山，受傷眾人在道上緩行養傷，這時也已大都痊可。一行人上得山來，楊過指點洪七公與歐陽鋒埋骨之處。黃蓉早在山下買了雞肉蔬菜，於是埋灶生火，作了幾個洪七公生前最喜歡的菜餚，供奉祭奠。群雄一一叩拜。

歐陽鋒的墳墓便在洪七公墓旁。郭靖與歐陽鋒仇深似海，想到他殺害恩師朱聰、韓寶駒等五俠的狠毒，雖事隔數十年，仍恨恨不已。只楊過思念舊情，和小龍女兩人在墓前跪拜。周伯通上前一揖，說道：「老毒物啊老毒物，你生前作惡多端，死後仍得與老叫化為鄰，也可算是三生有幸。今日人人都來拜祭老叫化，卻只有兩個娃娃向你叩頭，你如有知，想來也要懊悔當年太過心狠手辣了罷？」這一篇祭文別出心裁，人人聽著都覺好笑。

眾人取過碗筷酒菜，便要在墓前飲食，忽然山後一陣風吹來，傳來一陣兵刃相交和呼喝叱罵之聲，顯是有人在動手打鬥。周伯通搶先便往喧嘩聲處奔去。餘人隨後跟去。轉過兩個山坳，只見一塊石坪上聚了三四十個僧俗男女，手中都持兵刃。

這群人自管吵得熱鬧，見周伯通、郭靖等人到來，只道是華山的客人，也不理會。一名鐵塔般的大漢朗聲說道：「大家且莫吵鬧，亂打一氣也非了局，這『武功天下第一』的稱號，決不是叫叫嚷嚷便能得手的。今日各路好漢都已相聚於此，大夥兒何不便憑兵刃拳腳上見個真章？只要誰能長勝不敗，大家便心悅誠服，公推他為『武功天下第一』」。一個長鬚道人揮劍說道：「不錯。武林中相傳有『華山論劍』盛事，咱們今日便來論他一論，且看當世英雄，到底是誰居首？」餘人轟然叫好，便有數人搶先站出，大叫：「誰敢上來？」

周伯通、黃藥師、一燈等人面面相覷，看這群人時，竟無一個識得。

第一次華山論劍，郭靖尚未出世，那時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為爭一部《九陰真經》，約定在華山絕頂比武較量，藝高者得，結果中神通王重陽獨冠群雄，贏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尊號。二十五年後，黃藥師等第二次華山論劍，其時王重陽已逝世，除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外，又有周伯通、裘千仞、郭靖三人參與。各人修為精湛，各有所長，但真要說到「天下第一」四字，實所難言，單以武功而論，似乎倒以發了瘋的歐陽鋒最強，黃蓉使詐，才將他驚走。想不到再隔多年，居然又有一群武林好手，相約作第三次華山論劍。這一著使黃藥師等盡皆愕然。更奇的是，眼前這數十人並無一個認得。難道當真「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勝舊人」？難道自己這一干人都作了井底之蛙，竟不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只見人群中躍出六人，分作三對，各展兵刃，動起手來。數招一過，黃藥師、周伯通等無不啞然失笑，連一燈大師如此莊嚴慈祥的人物，也忍不住莞爾。又過片刻，黃藥師、周伯通、楊過、黃蓉等或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原來動手的這六人武功平庸之極，連與武氏兄弟、郭家姊妹相比也遠遠不及，瞧來不過是江湖上的一批妄人，不知從那裏聽到「華山論劍」四字，居然來東施效顰。

那六人聽得周伯通等人嬉笑，登時罷鬥，各自躍開，厲聲喝道：「不知死活的東西。老爺們在此比武論劍，爭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你們在這裏嘻嘻哈哈的幹甚麼？快快給我滾下山去，方饒了你們性命。」

楊過哈哈一笑，縱聲長嘯，四下裏山谷鳴響，霎時之間，便似長風動地，雲氣聚合。那一干人初時慘然變色，跟著身戰手震，嗆啷啷之聲不絕，一柄柄兵刃都拋在地下。楊過喝道：「都給我請罷！」那數十人呆了半晌，突然一聲發喊，紛紛拚命的奔下山去，跌跌撞撞，有的還摔了幾個觔斗，連兵刃也不敢執拾，頃刻間走得乾乾淨淨，不見蹤影。

瑛姑、郭芙等都笑彎了腰，說不出話來。黃藥師嘆道：「欺世盜名的妄人，所在多有，但想不到在這華山之巔，居然也見此輩。」

周伯通忽道：「昔年天下五絕，西毒、北丐與中神通已然逝世，今日當世高手，卻有那幾個可以稱得五絕？」黃蓉笑道：「一燈大師和我爹爹功力與日俱深，當年已居五絕，今日更無疑義。你義弟郭靖深得北丐真傳，當可算得一個。過兒雖然年輕，但武功卓絕，小一輩英才中無人及得，何況他又是歐陽鋒的義子。東和南是舊人，西和北兩位，須當由你義弟和過兒承繼了。」

周伯通搖頭道：「不對，不對！」黃蓉道：「甚麼不對？」周伯通道：「歐陽鋒是西毒，楊過這小子的手段和心腸可都不毒啊，叫他小毒物，有點兒冤枉。」

黃蓉笑道：「靖哥哥也不做叫化子，一燈大師現今也不做皇爺了。我說幾位的稱號得改一改。爹爹的『東邪』是老招牌老字號，那不用改。一燈大師皇帝不做，做和尚，該稱『南僧』。過兒呢，我贈他一個『狂』字，你們說貼切不貼切？」

黃藥師首先叫好，說道：「東邪西狂，一老一少，咱兩個正是一對兒。」楊過道：「小子年幼，修為日淺，豈敢和各位前輩比肩。」

黃藥師道：「啊哈，小兄弟，這個你可就不對了。你既居了一個『狂』字，便狂一下又有何妨？再說以你今日聲名之盛、武功之強，難道還勝不過老頑童嗎？」黃藥師知道女兒故意不提周伯通，是要使他心癢難搔，索性擠他一擠。楊過也明白他父女的心意，和小龍女相視一笑，心想：「這個『狂』字，果然說得好。」

周伯通道：「南帝、西毒都改了招牌，『北丐』呢，那又改作甚麼？」朱子柳道：「當今天下豪傑，提到郭兄時都稱『郭大俠』而不名。他數十年來助守襄陽，保境安民，如此任俠，決非古時朱家、郭解輩逞一時意氣所能及。我說稱他為『北俠』，自當人人心服。」一燈大師、武三通等一齊鼓掌稱善。

黃藥師道：「東邪、西狂、南僧、北俠四個人都有了，中央那一位，該當由誰居之？」說著向周伯通望了一眼，續道：「楊夫人小龍女是古墓派唯一傳人，想當年林朝英女俠武功卓絕，玉女劍法出神入化，縱是重陽真人，也不免忌憚三分。當時林女俠若來參與華山絕頂論劍之會，別說五絕之名定當改上一改，便重陽真人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尊號，也未必便能到手。楊過的武藝出自他夫人傳授，弟子尚且名列五絕，師父更加不用說了。是以楊夫人可當中央之位。」小龍女微微一笑，道：「這個小女子是萬萬不敢當的。」

黃藥師道：「要不然便是蓉兒。她武功雖非極強，但足智多謀，機變百出，自來智勝於力，列她為五絕之一，那也甚當。」周伯通鼓掌笑道：「妙極，妙極！你甚麼黃老邪、郭大俠，老實說我都不心服，只有黃蓉這女娃娃精靈古怪，老頑童見了她便縛手縛腳，動彈不得，真正的口服心服。將她列為五絕之一，再好也沒有了。」

各人聽了，都是一怔，說到武力之強，黃藥師、一燈大師都自知尚遜周伯通三分，所以一直不提他的名字，只是跟他開開玩笑，想逗得他發起急來，引為一樂。那知道周伯通天真爛漫，胸中更無半點機心，雖天性好武，卻從無爭雄揚名的念頭，決沒想到自己是否該算五絕之一。

黃藥師笑道：「老頑童啊老頑童，你當真了不起，我黃老邪對『名』淡泊，一燈大師視『名』為虛幻，只有你，卻是心中空空蕩蕩，本來便不存『名』之一念，可又比我們高出一籌了。東邪、西狂、南僧、北俠、中頑童五絕之中，以你居首！」

眾人聽了「東邪、西狂、南僧、北俠、中頑童」這十一個字，一齊喝采，卻又忍不住好笑。各人既商定了新五絕之位，人人均覺有趣，當下四散在華山各處尋幽探勝。

※※※

楊過指著玉女峰對小龍女道：「咱們學的是玉女劍法，這玉女峰不可不遊。」小龍女道：「正是。」

兩人攜手同上峰頂，見有小小一所廟宇，廟旁雕有一匹石馬。那廟便是玉女祠，祠中大石上有一處深陷，凹處積水清碧。楊過當年來過華山，雖未上過玉女峰，卻曾聽洪七公說起山上各處勝蹟，對小龍女道：「這是玉女的洗頭盆，碧水終年不乾。」小龍女道：「咱們到殿上拜拜玉女去。」

走進殿中，只見玉女的神像容貌婉孌，風姿嫣然，依稀和古墓中祖師林朝英的畫像有些相似。兩人都吃了一驚。小龍女道：「難道這位女神便是咱們的祖師婆婆麼？」楊過說道：「師祖婆婆當年行俠天下，有惠於人。有人念著她老人家的恩德，在這裏立祠供奉，說不定也是有的。」小龍女點頭道：「若是尋常仙姑，何以祠旁又有一匹石馬？看來那是紀念師祖婆婆的那匹坐騎。」兩人並肩在玉女像前拜倒，心意相通，一齊輕輕禱祝：「願咱倆生生世世都結為夫婦。」

忽聽得身後腳步聲輕響，有人走進殿來。兩人站起身來，見是郭襄。楊過喜道：「小妹子，你和咱們一起玩罷！」郭襄道：「好！」小龍女攜著她手，三人走出殿來。

經過石樑，到了一處高岡，見岡腰有個大潭。郭襄向潭裏一望。只覺一股寒氣從潭中直冒上來，不禁打個寒顫。這大潭望下去深不見底，比之絕情谷中那深谷卻又截然不同。絕情谷的深谷雲封霧鎖，從上面看來，令人神馳想像，不知下面是何光景，這大潭卻可極目縱視，只是越望越深，使人不期然而生怖畏。小龍女拉住她手，說：「小心！」

楊過道：「這個深潭據說直通黃河，是天下八大水府之一。唐時北方大旱，唐玄宗曾書下禱雨玉版，從這水府裏投下去。」郭襄道：「這裏直通黃河？那可奇了。」楊過笑道：「這也是故老相傳而已，誰也沒下去過，也不知真的通不通？」郭襄道：「唐玄宗投玉版時，楊貴妃是不是站在他身邊？後來下雨了沒有？」楊過哈哈一笑，說道：「這個你可問倒我啦。看來老天爺愛下雨便下雨，不愛下便不下，未必便聽皇帝老兒的話。」郭襄凝望深潭，幽幽的道：「嗯，便是貴為帝王，也未必能事事如意。」

楊過心中一凜，暗道：「這孩子小小年紀，何以有這麼多感慨？須得怎生想個法兒讓她歡悅喜樂。」正欲尋語勸慰，小龍女突然「咦」的一聲，輕聲說道：「瞧是誰來了。」

※※※

楊過順著她手指望去，只見山岡下有兩人在長草叢中蛇行鼠伏般上來。這兩人輕功甚高，走得又極隱蔽，顯是生怕給人瞧見，但小龍女眼力異於常人，遠遠便已望見，楊過低聲道：「這兩人鬼鬼祟祟，武功卻頗不弱，這會兒到華山來必有緣故，咱們且躲了起來，瞧他們作何勾當。」三人在大樹岩石間隱身而待。

過了好一會功夫，聽得踐草步石之聲輕輕傳上。這時天色漸晚，一輪新月已掛在大樹之巔。郭襄靠在小龍女身旁，她對上來的兩人全不關心，望著楊過的側影，心中忽想：「若是我終身得能如此和大哥哥、龍姊姊相聚，此生再無他求。」但覺此時此情，心滿意足，只盼時光便此停住，永不再流，但內心深處，卻也知此事決不能夠。

小龍女在暮靄蒼茫中瞧得清楚，但見郭襄長長的睫毛下淚光瑩然，心想：「她神情有異，不知懷著甚麼心事。我和過兒總得設法幫她辦到，好教她歡喜。」

只聽得那兩人上了峰頂，伏在一塊大岩之後。過了半晌，一人悄聲道：「瀟湘兄，這華山壑深崖險，到處可以藏身。咱們好好躲上幾日，就算那禿驢神通再廣大，也未必能尋得到。待他到別地尋找，咱們再往西去。」

楊過瞧不見二人的身形，聽口音是尹克西的說話，他口稱「瀟湘兄」，那麼另一人便是瀟湘子了，心道：「蒙古諸武士來我中土為虐，其中金輪國師、尼摩星、霍都等已然伏誅，達爾巴、麻光佐作惡不深，只賸下瀟湘子和尹克西這兩個傢伙。當日我饒了他們性命，但看來二人怙惡不悛，不知又在幹甚麼奸惡事。」

只聽瀟湘子陰惻惻的道：「尹兄且莫喜歡，這禿驢倘若尋咱們不著，定然守在山下孔道之處。咱們如貿然下去，正好撞在手裏。」尹克西道：「瀟湘兄深謀遠慮，此言不差，卻不知有何高見。」瀟湘子道：「我想這山上寺觀甚多，咱們便揀一處荒僻的，不管主持是和尚還是道士，下手宰了，佔了寺觀，便這麼住下去不走啦。那禿驢決計想不到咱們會在山上窮年累月的停留。他再不死心，在山中搜尋數遍，在山下守候數月，也該去了。」尹克西喜道：「瀟湘兄此計大妙。」他心中一喜歡，說話聲音便響了些。

瀟湘子忙道：「禁聲！」尹克西歉然道：「嗯，我竟樂極忘形了。」接著兩人悄聲低語。楊過再也聽不清楚，暗暗奇怪：「這兩人怕極了一個和尚，惟恐給他追上。這兩個惡徒武功各有獨到之處，方今除了黃島主、一燈大師、郭伯伯等寥寥數位，極少有人是他們之敵，何況他二惡聯手，更是厲害，不知那位高僧是誰，竟能令他們如此畏懼？又不知他何以苦苦追蹤，非擒到這二人不可？」又想：「那瀟湘子說是要殺人佔寺，打的盡是惡毒主意，這件事既給我撞到了，怎能不管？」

只聽得遠處郭芙揚聲叫道：「楊大哥、楊大嫂、二妹……楊大哥、楊大嫂、二妹……吃飯啦……吃飯啦！」楊過回過頭來，向小龍女和郭襄搖了搖手，叫她們別出聲答應。過了半晌，郭芙不再呼喚。

忽聽得山腰裏一人喝道：「借書不還的兩位朋友，請現身相見！」這兩句喝聲只震得滿山皆響，顯然內力充沛之極，雖不威猛高昂，但功力之淳，竟似不弱於楊過的長嘯。楊過一驚，心想：「世上竟尚有這樣一位高手，我卻不知！」

他略略探身，往呼喝聲傳來處瞧去，月光下只見一道灰影迅捷無倫的奔上山來。過了一會，看清楚灰影中共有兩人，一個灰袍僧，攜著一個少年。瀟尹二人縮身在長草叢中，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楊過見了那僧人的身形步法，暗暗稱奇：「這人的輕功未必在龍兒和我之上，但手上拉了一少年，在這陡山峭壁之間居然健步如飛，內力之深厚，竟可和一燈大師、郭伯伯相匹敵。怎地江湖中從未聽人說起有這樣一位人物？」

那僧人奔到高岡左近，四下張望，不見瀟尹二人的蹤跡，當即向西峰疾奔而去。郭襄忍耐不住，大聲叫道：「喂，和尚，那兩人便在這裏！」她叫聲剛出口，颼颼兩響，便有兩枚飛錐、一枚喪門釘，向她藏身處急射過來。楊過袍袖一拂，將三枚暗器捲入衣袖。郭襄內功不深，叫聲傳送不遠，那僧人去得快了，竟沒聽見她的呼叫。郭襄見他足不停步的越走越遠，急道：「大哥哥，你快叫他回來？」

楊過長吟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這兩句話一個個字遠遠的傳送出去。那僧人正走在山腰之間，立時停步，回頭說道：「有勞高人指點迷津。」楊過吟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那僧人大喜，攜了那少年飛步奔回。

瀟湘子和尹克西聽了楊過的長吟之聲，這一驚非同小可，相互使個眼色，從草叢中竄了出來，向東便奔。楊過見那僧人腳力雖快，相距尚遠，這華山之中到處是草叢石洞，若給這兩個惡徒躲了起來，黑夜裏卻也未必便能找著，伸指一彈，呼的一聲急響，一枚飛錐破空射去，正是瀟湘子襲擊郭襄的暗器。楊過不知那僧人找這二人何事，不欲便傷他們性命，這枚飛錐只在二人面前尺許之處掠過，激盪氣流，刮得二人顏面有如刀割。二人「啊」的一聲低呼，轉頭向北。楊過又是一枚喪門釘彈出，再將二人逼了轉來。

便這麼阻得兩阻，那僧人已奔上高岡。瀟湘子和尹克西眼見難以脫身，各出兵刃，並肩而立，一個手持哭喪棒，一個手持軟鞭。尹克西那條珠光寶氣的金龍鞭在重陽宮中給楊過震得寸寸斷絕，現下這條軟鞭上雖仍鑲了些金珠寶石，卻已遠不如當年金龍鞭的輝煌華麗。

那僧人遊目四顧，見暗中相助自己之人並未現身，竟不理睬瀟尹二人，先向空曠處合什行禮，說道：「少林寺小僧覺遠，敬謝居士高義。」

楊過看這僧人時，見他長身玉立，恂恂儒雅，若非光頭僧服，宛然便是位書生相公。和他相比，黃藥師多了三分落拓放誕的山林逸氣，朱子柳又多了三分金馬玉堂的朝廷貴氣。這覺遠五十歲左右年紀，當真是腹有詩書氣自華，儼然、宏然，恢恢廣廣、昭昭蕩蕩，便如是位飽學宿儒、經術名家。楊過不敢怠慢，從隱身處出來，奉揖還禮，說道：「小子楊過，拜見大師。」心中尋思：「少林寺方丈、達摩院、羅漢堂首座等我均相識，他們的武功修為似乎還不及這位高僧，何以從不曾聽他們說起？」

覺遠恭恭敬敬的道：「小僧得識楊居士尊範，幸何如之。」向身邊的少年道：「快向楊居士磕頭。」那少年上前拜倒，楊過還了半禮。這時小龍女和郭襄也均現身，覺遠合什行禮，甚是恭謹。

瀟湘子和尹克西僵在一旁，上前動手罷，自知萬萬不是覺遠、楊過和小龍女敵手，若要逃走，也絕難脫身。兩人目光閃爍，只盼有甚機會，便施偷襲。

楊過道：「貴寺羅漢堂首座無色禪師豪爽豁達，與在下相交已十餘年，堪稱莫逆。六年之前，在下蒙貴寺方丈天鳴禪師之召，赴少室山寶剎禮佛，得與方丈及達摩院首座無相禪師等各位高僧相晤，受益非淺。其時大師想是不在寺中，以致無緣拜見。」

神鵰大俠楊過名滿天下，但覺遠卻不知他名頭，只道：「原來楊居士和天鳴師叔、無相師兄、無色師兄均是素識。小僧在藏經閣領一份閒職，三十年來未曾出山門一步，只為職位低微，自來不敢和來寺居士貴客請益。」楊過暗暗稱奇：「當真天下之大，奇材異能之士所在都有，這位覺遠大師身負絕世武功，深藏不露，在少林寺中恐亦沒沒無聞，否則無色和我如此交好，若知本寺有此等人物，定會和我說起。」

楊過和覺遠呼叫相應，黃藥師等均已聽見，知道這邊出了事故，一齊奔來。楊過和覺遠說話之際，眾人一一上得岡來，當下楊過替各人逐一引見。黃藥師、一燈、周伯通、郭靖、黃蓉在武林中都已享名數十年，江湖上可說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但覺遠全不知眾人的名頭，只恭敬行禮，又命那少年向各人下拜。眾人見覺遠威儀棣棣，端嚴肅穆，也不由得肅然起敬。

覺遠見禮已畢，合什向瀟湘子和尹克西道：「小僧監管藏經閣，閣中片紙之失，小僧須領罪責，兩位借去的經書便請賜還，實感大德。」楊過一聽，已知瀟湘子和尹克西在少林寺藏經閣盜竊了甚麼經書，因而覺遠窮追不捨，但見他對這兩個盜賊如此彬彬有禮，倒頗出意料之外。

尹克西笑嘻嘻的道：「大師此言差矣。我兩人遭逢不幸，得蒙大師施恩收留，圖報尚自不及，怎會向大師借了甚麼經書不還，致勞跋涉追索？再說，我二人並非佛門弟子，借佛經又有何用？」尹克西是珠寶商出身，口齒伶俐，這番話粗聽之下也言之成理。但楊過等素知他和瀟湘子並非善良之輩，而他們所盜的經書自也不會是尋常佛經，必是少林派的拳經劍譜。若依楊過的心性，只須縱身向前，一掌一個打倒，在他們身上搜出經書，立時了事，又何必多費唇舌？但覺遠是儒雅之士，卻向眾人說道：「小僧且說此事經過，請各位評一評這個道理。」

郭襄忍不住說道：「大和尚，這兩個人躲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商量，說要殺人佔寺，好讓你尋他們不著。若不是作賊心虛，何以會起此惡心？」

覺遠向瀟尹二人道：「罪過罪過，兩位居士起此孽心，須得及早清心懺悔。」

眾人見他說話行事都頗有點迂腐騰騰，似乎全然不明世務，跟這兩個惡徒竟來說甚麼清心懺悔，都不禁暗暗好笑。

尹克西見覺遠並不動武，卻要和自己評理，登時多了三分指望，說道：「大家原該講理啊！」覺遠點頭道：「眾位，那日小僧在藏經閣上翻閱經書，聽得山後有叫喊毆鬥之聲，又有人大叫救命。小僧出去一看，只見這兩位居士躺在地下，被四個蒙古武官打得奄奄一息。小僧心下不忍，上前勸開四位官員，見兩位居士身上受傷，扶他們進閣休息。請問兩位，小僧此言非虛罷？」尹克西道：「不錯，原是這樣，因此我們對大師救命之恩感激不盡。」

楊過哼了一聲，說道：「以你兩位的功夫，別說四名蒙古武士，便是四十名、四百名、四千名，又怎能將你們打倒？君子可欺以方，覺遠大師這番可上了你們的大當啦。」

覺遠又道：「他們兩位養了一天傷，說道躺在床上無聊，向小僧借閱經書。小僧心想宏法廣道，原是美事，難得這兩位居士生具慧根，親近佛法，於是借了幾部經書給他們看，那知道有一天晚上，這兩位乘著小僧坐禪入定之際，卻將小徒君寶正在誦讀的四卷《楞伽經》拿了去。不告而取，未免稍違君子之道，便請兩位賜還。」

一燈大師佛學精湛，朱子柳隨侍師父日久，讀過的佛經也自不少，聽了他這番言語，均想：「這兩人從少林寺中盜了經書出來，我只道定是拳經劍譜的武學之書，豈知竟是四卷楞伽經。這楞伽經雖是達摩祖師東來所傳，但經中所記，乃如來佛在楞伽島上說法的要旨，明心見性，宣說大乘佛法，和武功全無干係，這兩名惡徒盜去作甚？再說，楞伽經流布天下，所在都有，並非不傳秘籍，這覺遠又何以如此窮追不捨，想來其中定有別情。」

只聽覺遠說道：「這四卷《楞伽經》，乃依據達摩祖師東渡時所攜貝葉經鈔錄，仍以天竺文字原文照錄，一字不改，甚為珍貴，兩位居士只恐難識，但於我少林寺卻是世傳之寶。」眾人這才恍然：「原來達摩祖師從天竺攜來的貝葉經照錄，那自是非同小可。」

尹克西笑嘻嘻的道：「我二人不識天竺文字，怎會借閱此般經書？雖說這是寶物，但變賣起來，想亦不值甚麼錢，除了佛家高僧，誰也不會希罕，而大和尚們靠化緣過日子，又是出不起價的。」眾人聽他油腔滑調的狡辯，均已動怒。

覺遠卻仍氣度雍容，說道：「這楞伽經共有四種漢文譯本，今世尚存其三。一是劉宋時求那跋陀羅所譯，名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共有四卷，世稱《四卷楞伽》，與達摩祖師所傳，文本相同，可以對照。二是元魏時菩提流支譯，名曰《入楞伽經》，共有十卷，世稱《十卷楞伽》。三是唐朝寶叉難陀所譯，名曰《大乘入楞伽經》，共七卷，世稱《七卷楞伽》。三種譯本之中，七卷楞伽最為明暢易曉，流傳最廣，小僧攜得來此，難得兩位居士心近佛法，小僧便舉以相贈。倘若二位要那四卷楞伽和十卷楞伽，也無不可，小僧當再去求來。」說著從大袖中掏出七卷經書，交給身旁少年，命他去贈給尹克西。

楊過心道：「這位覺遠大師迂腐不堪，世上少有，難怪他所監管的經書會給這兩個惡徒盜去。」

只聽那少年說道：「師父，這兩個惡徒存心不良，就是要偷盜寶經，豈是當真的心近佛法？」他小小身材，說話卻中氣充沛，聲若洪鐘，眾人聽了都是一凜，只見他形貌甚奇，額尖頸細、胸闊腿長、環眼大耳，雖只十二三歲的少年，但凝氣卓立，甚有威嚴。

楊過暗暗稱奇，問道：「這位小兄弟高姓大名？」覺遠道：「小徒姓張，名君寶。他自幼在藏經閣中助我洒掃晒書，雖稱我一聲師父，其實並未剃度，乃俗家弟子。」楊過讚道：「名師出高徒，大師的弟子氣宇不凡。」覺遠道：「師非名師，這徒兒倒真是不錯的。只是小僧修為淺薄，未免耽誤了他。君寶，今日你得遇如許高士，真乃三生有幸，便當向各位請教。常言道：『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張君寶應道：「是。」

周伯通聽覺遠嚕哩嚕唆說了許久，始終不著邊際，雖事不關己，卻先忍不住了，叫道：「喂，瀟湘子和尹克西兩個傢伙，你們騙得過這個大和尚，可騙不過我老頑童。你們可知當今五絕是誰？」尹克西道：「不知，卻要請教。」

周伯通得意洋洋的道：「好，你們站穩了聽著：東邪、西狂、南僧、北俠、中頑童。五絕中，老頑童居首。老頑童既為五絕之首，說話自然大有斤兩。這經書我說是你們偷的，就是你們偷的。便算不是你們偷的，也要著落在你們兩個廝鳥身上，找出來還給大和尚。快快取了出來！若敢遲延，每個人先撕下一隻耳朵再說，你們愛撕左邊的還是右邊的？」說著磨拳擦掌，便要上前動手。

瀟湘子和尹克西暗皺眉頭，心想這老兒武功奇高，說幹就幹，正自不知所措，忽聽覺遠說道：「周居士此言差矣！世事抬不過一個理字。這部楞伽經兩位居士若借了，便是借了。倘若沒借，便是沒借。如果兩位居士當真沒借，定要胡賴他們，那便於理不當了。」

周伯通哈哈大笑，說道：「你們瞧這大和尚豈非莫名其妙？我幫他討經，他反而幫他們分辯，真正豈有此理。大和尚，我跟你說，我賴也要賴，不賴也要賴。這經書倘若他們當真沒偷，我便押著他們即日啟程，到少林寺去偷上一偷。總而言之，偷即是偷，不偷亦偷。昨日不偷，今日必偷；今日已偷，明日再偷。」

覺遠連連點頭，說道：「周居士此言頗含禪理。佛家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之際，原不必強求分界。所謂『偷書』，言之不雅，不如稱之為『不告而借』。兩位居士只須起了不告而借之心，縱然並未真的不告而借，那也是不告而借了。」

眾人聽他二人一個迂腐，一個歪纏，當真各有千秋，心想如此論將下去，不知何時方休。楊過截斷周伯通的話頭，對尹瀟二人說道：「你二人幫著蒙古來侵我疆土，害我百姓，早已死有餘辜。今日一燈大師和覺遠大師兩位高僧在此，我若出手斃了你們，兩位高僧定覺不忍。我指點兩條路，由你們自擇，一條路是乖乖交出經書，從此不許再履中土。另一條路是每人接我一掌，死活憑你們運氣。」

尹、瀟面面相覷，不敢接話。他二人都在楊過手下吃過大苦頭，心知雖只一掌，卻萬萬經受不起。尹克西心想：「只須捱過了今日，自後練成武功，再來報仇雪恥。眾人之中，只覺遠和尚最好說話，欲脫此難，只有落在他身上。」說道：「楊大俠，你我之事，咱們以後再說。你武功遠勝於我，在下是不敢得罪你的。至於有沒有借了經書，還是讓覺遠大師跟咱們兩個細細分說，這件事可沒礙著你楊大俠啊？」

楊過尚未回答，覺遠已連連點頭，說道：「不錯，不錯，尹居士此言有理。」楊過搖頭苦笑，一回首，只見張君寶目光炯炯，躍躍欲動。楊過向他使個眼色，命他逕自挺身而出，自己當可為他撐腰。

張君寶會意，大聲道：「尹居士，那日我在廊下讀經，你悄悄走到我身後，伸手點了我穴道，便把那四卷楞伽經取了去。此事可有沒有？」尹克西搖頭道：「倘若我要借書，儘管開言便是，諒小師父無有不允，又何必點你穴道？」

覺遠點頭道：「嗯，嗯，倒也說得是。」張君寶道：「兩位既說沒有借，可敢讓我在身上搜上一搜麼？」覺遠道：「搜人身體，似覺過於無禮。但此事是非難明，兩位居士是否另有善策，以釋我疑？」

尹克西正欲狡辯飾非，楊過搶著道：「覺遠大師，這四卷楞伽經中，可有甚麼特異之處？」覺遠微一沉吟，道：「出家人不打逛語，楊居士既然垂詢，小僧直說便是。這部楞伽經中的夾縫之中，另有一部經書，稱為《九陽真經》。」

此言一出，眾人矍然而驚。當年武學之士為了爭奪《九陰真經》，鬧到輾轉殺戮，流血天下，最後五大高手聚集華山論劍，這部經書終於為武功最強的王重陽所得。此後黃藥師盡逐門下弟子、周伯通受囚桃花島、歐陽鋒心神錯亂、段皇爺出家為僧，種種事故皆和《九陰真經》有關，那想到除了《九陰真經》之外，另外還有一部《九陽真經》。這經書的名字人人都首次聽見，但《九陰真經》的名頭實在太響，黃藥師、周伯通、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皆曾先後研習，《九陽》與《九陰》並稱，如內容各有千秋，自然非同小可，一聽之下，登時群情聳動。

覺遠並沒察覺眾人訝異，又道：「小僧職司監管藏經閣，閣中經書自然每部都要看上一看。凡佛經中所記，盡是先覺的至理名言，小僧無不深信，這部《九陽真經》中記著許多強身健體、易筋洗髓的法門，小僧便一一照做，數十年來，勤習不懈，倒也百病不生，近幾年來又揀著容易的教了一些給君寶。《九陽真經》不過教人保養有色有相之身，這臭皮囊原也沒甚麼要緊，經書所述雖然高深奧妙，終究是皮相小道之學，失去倒也罷了。但這鈔本所據的楞伽經，原本是祖師從天竺攜來，飲水思源，十分珍重。兩位居士又不懂天竺文字，借去也無用處，不如賜還給小僧了罷。」

楊過暗自駭異：「他已學成了武學中上乘的功夫，原來自己居然並不知曉，還道只是強身健體、百病不生而已。如此奇事，武林中從所未有。我若非親眼見他這般拘謹守禮，必說他故意裝腔作勢、深藏不露。難怪天鳴、無色、無相諸禪師和他同寺共居數十年，竟不知儕輩有此異人。」

一燈大師卻暗暗點頭，心道：「這位師兄說《九陽真經》只不過是皮相小道，果已深悟佛理。禪宗之學，在求明心見性，《九陽真經》講的是武功，自為他所不取了。」

尹克西拍了拍身子，笑道：「在下四大皆空，身上那有經書？」瀟湘子也抖了抖長袍，說道：「我也沒有。」

張君寶突然喝道：「我來搜！」上前伸手，便向尹克西腕口扭去。尹克西左手在他手腕上一帶，右手在他肩頭輕輕一推，啪的一聲，將張君寶推出去，摔了個觔斗。

覺遠叫道：「啊喲，不對，君寶！你該當氣沉於淵，力凝山根，這是《九陽真經》中所說的道理。」張君寶爬起身來，應道：「是！師父。」縱身又向尹克西撲去。

眾人早便不耐煩了，忽聽覺遠指點張君寶武藝，都是一樂，均想：「料不到這位君子和尚居然也會教徒弟打架。」

只見張君寶直竄而前，尹克西揪住他手臂，向前一推一送。張君寶依著師父平時所授的方法，氣沉下盤，對手這麼一推，他只上身微晃，竟沒給推動了。尹克西吃了一驚，心想：「我對周伯通、郭靖、楊過一干人雖然忌憚，但這些人都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除了這寥寥數人而外，我實已可縱橫當世，豈知這小小孩童也奈何不得？」當下加重勁力，向前疾推。張君寶運氣和之相抗。那知尹克西前推之力忽而消失，張君寶站立不定，撲地俯跌。尹克西伸手扶起，笑道：「小師父，不用行這大禮。」

張君寶滿臉通紅，回到覺遠身旁道：「師父，還是不行。」覺遠搖了搖頭，說道：「他這是故示以虛，以無勝有。真經中言道，你運氣之時，須得氣還自我運，不必理外力從何方而來。你瞧這山峰。」說著一指西面的小峰，續道：「他自屹立，千古如是。大風從西來、暴雨自東至，這山峰既不退讓也不故意和之挺撞。」張君寶悟性甚高，聽了這番話當即點頭，道：「師父，我懂了，再去幹過。」說著緩步走到尹克西身前。

楊過見他兩次都是急撲過去，這一次聽了覺遠指點幾句，登時腳步沉穩，心想：「他師徒想是修習《九陽真經》已久，是以功力深厚。但兩人從沒想到這部經書不但教人強身健體，還教人如何克敵制勝、護法伏魔，因之臨敵打鬥的訣竅，竟半點不通。」

張君寶走到距尹克西身前四尺之處，伸出雙手去扭他手臂。尹克西哈哈一笑，左手砰的一聲，拍在張君寶胸前。他礙著大敵環伺在側，不便出手傷人，這一拍只使了一成力，但求張君寶吃痛，叫他不敢再行糾纏。張君寶全然不知閃避，只見敵人手掌在眼前一晃，已拍在自己胸口，叫道：「師父，我挨打啦。」尹克西一掌擊出，斗覺對方胸口生出一股彈力，將掌力撞回，幸虧自己這一掌勁力使得小，否則尚須遭殃。他跟著左手探出，抓住張君寶肩頭，想提起他來摔一交，那知竟提他不起。

尹克西這一來倒甚尷尬，連使幾招擒拿手法，但均只推得張君寶東倒西歪，要將他摔倒卻是不能，迫得無奈，便連擊數掌，笑道：「小師父，我可不是跟你打架。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請你走開，咱們好好的講理罷。」他每一掌擊在張君寶身上，掌力逐步加重，但張君寶體內每次都生出反力，他掌力增重，對方抵禦之力也相應加強。

張君寶叫道：「啊喲，師父，他打得我好痛，你快來幫手。」尹克西道：「我這是迫於無奈，是你過來打我，可不是我過來打你。老師父，你要打我便請打好了，你於我有救命之恩，我是萬萬不敢還手的。」

覺遠搖頭晃腦的道：「不錯，尹居士此言有理……嗯，嗯，君寶，我幫手是不幫的，但你要記得真經中所言，虛實須分清楚，一處有一處虛實，處處總此一虛實。氣須鼓盪，神宜內斂，無使有缺陷處，無使有凹凸處，無使有斷續處。」

張君寶自六七歲起在藏經閣中供奔走之役，那時覺遠便將《九陽真經》中紮根基的功夫傳授了他，但兩人均不知那是武學中最精湛的內功修為。少林僧人大都精於拳藝，但覺遠覺得掄槍打拳不符佛家本旨，抑且非君子所當為，因此每見旁人練武，總遠而避之。直到此時張君寶迫得和尹克西動手，覺遠才教他以抵禦之法，但這也只是守護防身，並非攻擊敵人，張君寶聽了師父之言，心念一轉，當下全身氣脈流貫，雖不能如覺遠所說「全身無缺陷處、無凹凸處、無斷續處」，但不論尹克西如何掌擊拳打，他只感微微疼痛，並無大礙了。

饒是如此，尹張二人的功力終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尹克西倘若當真使出殺手，自然立時便輕輕易易的殺了這少年，但他眼見楊過、小龍女、周伯通、郭靖等站在左近，那裏敢便下毒手？兩人糾纏良久，張君寶固不能伸手到對方身邊搜索，尹克西卻也打他不倒。只瞧得楊過等眾人暗暗好笑，瀟湘子不斷皺眉。

郭襄叫道：「小兄弟，出手打他啊，怎麼你只挨打不還手？」覺遠忙道：「不可，勿嗔勿惱，勿打勿罵！」郭襄叫道：「你只管放手打去，打不過我便來幫你。」張君寶道：「多謝姑娘！」揮拳向尹克西胸口打去。覺遠搖首長嘆：「孽障，孽障，一動嗔怒，靈台便不能如明鏡止水了。」

張君寶一拳打在尹克西胸口，他從未練過拳術，這一拳打去只如常人打架一般，如何傷得了對方？尹克西哈哈大笑，心中卻大感狼狽。他成名數十載，不論友敵，向來不敢輕視於他，豈知今日在眾目睽睽之下，竟爾奈何不了一個孩童，下殺手傷他是有所不敢，想要提起他來遠遠摔出，卻有所不能，一時好不尷尬，只能不輕不重的發掌往他身上打去，只盼他忍痛不住，就此退開。

那邊廂覺遠聽得張君寶不住口的哇哇呼痛，也是不住口的求情叫饒：「尹居士，你千萬不可下重手傷了小徒的性命，這孩子人很聰明，良心好，知道我失了寺中紀念祖師手澤的經書鈔本，回寺必受方丈重責，這才跟你糾纏不清，你可萬萬不能當真……」他求了幾句情，又禁不住出言指點張君寶：「君寶，經中說道：要用意不用勁。隨人而動，隨屈就伸，挨何處，心要用在何處……」

張君寶大聲應道：「是！」見尹克西拳掌打向何處，心意便用到何處，果然以心使勁，敵人著拳之處便不如何疼痛。

尹克西叫道：「小心了，我打你的頭！」張君寶伸臂擋在臉前，精神專注，只待敵拳打到，那料得尹克西虛晃一拳，左足飛出，砰的一聲，踢了他一個觔斗。張君寶幾個翻身，滾到楊過身前，這才站起。

覺遠叫道：「尹居士，你如何打逛語？說打他的頭，叫他小心，卻又伸腳踢他，這不是騙人上當麼？」眾人聽了都覺好笑，心想武學之道，原在實則虛之，虛則實之，虛虛實實，叫人捉摸不定，豈能怪人玩弄玄虛？

張君寶年紀雖小，心意卻堅，揉了揉腿上被踢之處，叫道：「不搜你身，終不罷休！」說著拔步又要上前。楊過伸手握住他手臂，說道：「小兄弟，且慢！」

張君寶手臂被他拉住，登時半身酸麻，再也不能動彈，愕然回頭。楊過低聲道：「你只挨打不還手，終是制他不住。我教你一招，你去打他，且瞧仔細了。」於是右手袖子在張君寶臉前一拂，左拳伸出，擊到他胸前半尺之處，突然轉彎，輕輕一下擊在他的腰間，低聲道：「你師父教你：挨何處，心要用在何處。這句話最是要緊，你出拳打人，打何處，也是心要用在何處。你打他之時，心神貫注，便如你師父所言，要用意不用勁。」

張君寶大喜，記住了楊過所教的招數，走到尹克西身前，右手成掌，在他臉前一揚，跟著左拳平出，直擊其胸。尹克西橫臂一封，張君寶這一拳忽地轉彎，啪的一聲，擊中在他脅下。尹克西受過他拳擊，打在他身上不痛不癢，雖見楊過授他招數，心下更沒半點在意，暗想我便受你一百拳、二百拳，又有何礙？那知這一拳只打得他痛入骨髓，全身顫動，險些彎下腰來。

他不知張君寶練了《九陽真經》中基本功夫，真力充沛，已非同小可，只不過向來不會使用，這時分別得到覺遠和楊過指點，懂得了用意不用勁之法，那便如寶劍出鞘，利錐脫囊，威力大不相同。尹克西又驚又怒，眼見張君寶右手一揚，左拳又是依樣葫蘆的擊來胸口，知他跟著便彎擊自己脅下，反手一抄他手腕，右手砰的一掌，將張君寶擊出數丈之外。

張君寶內力雖強，於臨敵拆解之道卻一竅不通，如何能是尹克西之敵？這一下額頭撞在岩石之上，登時鮮血長流。他卻毫不氣餒，伸袖抹了抹額上鮮血，走到楊過身前，跪下磕了個頭，道：「楊居士，求你再教我一招。」

楊過心道：「我若再當面教招，那尹克西瞧在眼內，定有防備，這便無用。」於是在他耳邊低聲說道：「這一次我連教你三招。第一招左右互調，我使左手時，實則是該使右手，我出右袖時，你打他時須用左拳。」張君寶點頭答應。楊過當下教了他一招「推心置腹」。張君寶跟著他出拳推掌，心中卻記著左右互調。

楊過道：「第二招我左便左，我右便右，不用調了。」這一招叫「四通八達」，拳勢大開大闔，甚具威力，張君寶試了兩遍便記住了。

楊過又低聲道：「第三招『鹿死誰手』，卻是前後對調，這一招最難，部位不可弄錯。你不會認穴，那也無妨，待會我在他背心上做個記號，你用指節牢牢按在這記號之上，那便制住他了。」當下錯步轉身，左迴右旋，猛地裏左手成虎爪之形，中指的指節按在張君寶胸口，低聲道：「這一招全憑步法取勝，你記得麼？」張君寶點頭道：「記得！」把這三招在心中默想一遍，走向尹克西身前。

當楊過教招之時，尹克西看得清清楚楚，心想：「這三招果然精妙，倘若你楊過突然對我施招，我倒也不易抵擋，但既這般當面演過，又是這個不會半分武術的小娃娃來出手，我若再對付不了，除非尹克西是蠢牛木馬。楊過啊楊過，你可也太小覷人了。」他氣惱之下也沒加深思，眼見張君寶走近，不待他出招，一拳便擊中了他肩頭。

張君寶生怕錯亂了楊過所教的招數，眼見拳來，更不抵禦閃避，咬牙強忍。尹克西這一拳是先打他個下馬威，出拳用了五成力道，只打得他肩頭骨骼格格聲響。張君寶「啊喲」一聲，跟著右掌左拳，使出了第一招「推心置腹」。

當楊過傳授張君寶拳法時，尹克西瞧得明白，早便想好了應付之策，準擬一招便摔得他頭破血流，決不容他再施展第二招、第三招。那知張君寶這招「推心置腹」使出來時方位左右互調，和楊過所傳截然不同。尹克西左肘橫推，料得便可擋開他右手的一掌，不料手肘竟推了個空，砰的一聲，結結實實地吃了一拳，跟著自己右手又抓了個空，小腹上再中一掌，但覺內臟翻動，全身冷汗直冒，這兩下受得著實不輕。他若非自作聰明，只須待敵招之到再行拆招，那麼張君寶所學拳法雖然精妙，以他此時功力，總不能出招如電，尹克西儘可從容化解，便算中了一拳，第二拳也必能避開。

張君寶一招得手，精神大振，踏上一步，使出第二招「四通八達」來。這一招拳法雖只一招，卻是包著東南西北四方，休、生、傷、死、景、驚、開八門。尹克西胸腹間疼痛未止，見這少年身形飄忽，又攻了過來。他適才吃了大虧，已悟到原來楊過所授的拳法左右互調，只道這第二招仍是應左則右，應右則左，眼見那少年這招出手極快，當下制敵機先，搶到左方，發掌便打。豈知這一招的方位卻並不調換，尹克西料敵一錯，出招全落在空處，只聽得劈啪聲響，左肩、右腿、前胸、後背，一齊中掌。總算張君寶打得快了之後內力不易使出，尹克西所中這四掌還不如何疼痛，但已手忙腳亂，十分狼狽。

覺遠心頭一凜，叫道：「尹居士，這一下你可錯了。要知道前後左右，全無定向，後發制人，先發者制於人啊。」

楊過心道：「這位大師的說話定是引自真經，委實非同小可，這幾句話倒讓我受益不淺。『後發制人，先發者制於人』之理，我以往只是模模糊糊的悟到，從沒想得這般清楚。但他徒弟跟別人打架，他反而指點對方，也算得是奇聞。」轉念又想：「憑那尹克西的天資，便細細苦思三年五載，也未必能懂得他這幾句話的至理。」

尹克西聽了覺遠的話，那想到他是情不自禁的吐露了上乘武學的訣竅，只道他是故意胡言亂語，擾亂自己心神，喝道：「賊禿，放甚麼屁！哎喲……」這「哎喲」一聲，卻是左腿上又中了張君寶的一腳，他狂怒之下，雙掌高舉，拚著再受對方打中一拳，運上了十成力，從半空中直壓下來。

張君寶第三招尚未使出，月光下但見敵人鬚髯戟張，一股沉重如山的掌力直壓到頂門，叫聲「不好！」待要後躍逃避，全身已在他掌力籠罩之下。

覺遠叫道：「君寶，我勁接彼勁，曲中求直，借力打人，須用四兩撥千斤之法。」

覺遠所說的這幾句話，確是《九陽真經》中所載拳學的精義，但可惜說得未免太遲了些，事到臨頭，張君寶便聰明絕頂，也決不能立時領悟，用以化解敵人的掌力。這時他被尹克西的掌力壓得氣也透不過來，腦海中空空洞洞，全身猶似墮入了冰窖。

尹克西連遭挫敗，這一掌已出全力，存心要將這糾纏不休的少年毀於掌底，縱然楊過等人不放過自己，那也顧不了許多，總之是勝於受這無名少年的屈辱。眼見便可得手，忽聽得嗤的一聲輕響，一粒小石子橫裏向左頰飛來，石子雖小，勁力卻大得異乎尋常。尹克西無可奈何，只得退一步避開。

這粒小石子正是楊過用「彈指神通」的功夫發出，他彈出石子之前，手中已先摘了幾朵鮮花，捏碎了團成個小球，石子飛擊，跟著又彈擊那個花瓣小球，石子射向尹克西的左頰，那花瓣小球卻在他背後平飛掠過。尹克西受石子所逼，退了一步，正好將自己項頸下的「大椎穴」撞到了花球之上。倘若楊過將花球對準了這穴道彈出，花球雖輕，亦必挾有勁風，尹克西自會擋架閃避，但這時他自行將穴道撞將過去，竟絲毫不覺，淺灰的衣衫之上，給花瓣的汁水清清楚楚的留下了一個紅印。

尹克西這一退，張君寶身上所受的重壓登時消失，他當即向西錯步，使出了楊過所授的第三招「鹿死誰手」。

尹克西一呆，尋思：「第一招他左右方位互調，第二招忽然又不調了，這一招我不可魯莽，且看明白了他拳勢來處，再謀對策。」他這番計較原本不錯，只可惜事先早落了楊過的算中。楊過傳授這一招之時，已料到他必定遲疑，但時機一縱即逝，這招「鹿死誰手」東奔西走，著著搶先，古語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豈是猶豫得的？

張君寶左一迴，右一旋，已轉到敵人身後，月光西斜，照在尹克西背上，只見他項頸下衣衫上正有個指頭大的濕印。張君寶心想：「這位楊居士神通廣大，也沒見他過來，怎地果然在他背後做了記號？」不及細想，左手指節成虎爪之形，意傳真氣，按在這濕印之上。這「大椎穴」非同小可，乃手足三陽督脈之會，在項骨後三節下的第一椎骨上。人身有二十四椎骨，古醫經中稱為應二十四節氣，「大椎穴」乃第一節氣。尹克西「大椎穴」為內勁按住，一陣酸麻，手腳俱軟，登時委頓在地。

旁觀眾人除瀟湘子外，個個大聲喝采。

張君寶見敵人已無可抗拒，叫道：「得罪！」伸手便往他身上裏裏外外搜了一遍，卻那裏有《楞伽經》鈔本的影蹤？

張君寶抬起頭來瞧著瀟湘子。瀟湘子已知其意，心想自己的武功和尹克西在伯仲之間，尹克西既已在這少年手底受辱，自己又怎討得了好去？在長袍外拍了幾下，說道：「我身上並無經書，咱們後會有期。」猛地縱起身子，往西南角上便奔。

覺遠縱身竄出，擋在他的面前。瀟湘子惡念陡起，吸一口氣，將他深山苦練的內勁全運在雙掌之上，挾著一股冷森森的陰風，直撲覺遠胸口。

楊過、周伯通、一燈、郭靖四人齊聲大叫：「小心了！」但聽得砰的一響，覺遠已胸口中掌，各人心中正叫：「不妙！」卻見瀟湘子便似風箏斷線般飄出數丈，跌在地下，縮成一團，竟昏暈了過去。覺遠不會武功，瀟湘子雙掌打到他身上，他既不能擋，又不會避，只有挨打，他修習《九陽真經》已有大成，體內真氣流轉，敵弱便弱，敵強愈強。那掌力擊在他身上，盡數反彈了出去，變成瀟湘子以畢生功力擊在自己身上，如何不受重傷？

眾人又驚又喜，齊口稱譽覺遠的內力了得。但覺遠茫然不解，口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張君寶俯身到瀟湘子身邊一搜，也無經書。

楊過心下佩服，上前恭恭敬敬的合什行禮，說道：「大師神功，修為了得，世所罕見，晚輩拜服。」覺遠道：「居士適才指點小徒，制服惡人，小僧多謝了。」楊過道：「不敢！」退回到小龍女身邊。

黃蓉說道：「大師父，小女子有一事不明，想請大師父指點。」覺遠道：「不敢當。女施主有何垂詢，小僧但教所知，自當奉告。黃蓉道：「大師父適才言道，在那四卷楞伽經的夾縫之間，有一本武學奇書，叫作《九陽真經》。想那達摩祖師是天竺人氏，他寫的如是天竺梵文，張君寶小弟弟想是得大師指點，這才讀懂了。那兩個惡人搶了經書，不識梵文，那也枉然。」覺遠微微一笑，說道：「這部《九陽真經》，乃是用我中華文字書寫。」黃蓉道：「聽說達摩祖師雖能講論我中華語言，卻不會中華文字，難道這位祖師菩薩當真佛法無邊，神通廣大，欲寫便寫嗎？」

郭襄一斜眼，見張君寶頭上傷口兀自汩汩流血，於是從懷中取出手帕，替他包紮。想到楊過便會偕小龍女離去，此後不知是否再能相見，心中酸痛，雙目淚水瑩然。張君寶見人人都神色溫和，獨有這位美麗可親的小姊姊卻傷心眼紅，不明所以，可不敢相問，本來要稱謝的話也說不出口了。

只聽覺遠說道：「達摩祖師最初來我中華時，是在梁朝梁武帝時，其時我中華早有紙張，而天竺未有紙張，所有經文，全以尖針在貝葉上刻以梵文。達摩祖師所攜來的楞伽經，即是刺在貝葉上的梵文。貝葉易碎，且不易翻讀唸誦，祖師渡江到了少林寺後，本寺先輩僧侶便在白紙上鈔錄了梵文經文的原文。這些白紙裝釘成本，便成了四本梵文楞伽經。這四本楞伽經行間甚寬，留下了不少空白，不知何時，有一位先輩高人在行間的空白中以華文寫下了四卷《九陽真經》，說的是強身健體、修習內功的法門，甚為高深秘奧。小僧奉命看管打掃藏經閣，凡閣中藏經，小僧無不拜讀，佛祖以及歷代高僧大德所傳的聖訓金言，小僧誦後必牢記在心，身體力行，不敢有違。這《九陽真經》中所說的，並非脫苦涅槃的聖諦，也不是說空及非空的中觀之道，更不闡明緣起大義及諸法實相，小僧無人指點，也不敢去求方丈以及寺中高僧教誨，只好熟讀記誦，依法修習，閒來也傳了一些給小徒君寶。他如用來好勇鬥狠，與人打架，那便不符我佛大慈大悲之道了。」

黃蓉、楊過等聽了，不禁啞然，心道：「這位老和尚迂腐之極，跟他談不出甚麼。」

楊過道：「適才我聽這兩個奸徒說話，那經書定是他們盜了去的，只不知藏在何處。」武修文道：「咱們來用一點兒刑罰，瞧他們說是不說。」覺遠道：「罪過罪過，千萬使不得。」

便在此時，忽聽得西邊山坡上傳來陣陣猿啼之聲。眾人轉頭望去，見楊過那頭神鵰正在趕著一頭蒼猿，伸翅擊打。那蒼猿軀體甚大，但畏懼神鵰猛惡，不敢與鬥，只是東逃西竄，啾啾哀鳴。

尹克西站起身來，扶起了瀟湘子，向蒼猿招了招手，那蒼猿奔到他身邊，竟似是他養馴了的一般，兩人夾著一猿，腳步蹣跚，慢慢走下山去。眾人既見張君寶已搜過二人，身上確無經書鈔本，料想再加盤詰也無效果，又見二人這等情景，不禁惻然生憫，也沒再想到去跟他二人為難。

覺遠與張君寶追不到經書，便即向一燈、楊過等道謝，告別下山自去。

楊過朗聲說道：「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向一燈、周伯通、瑛姑、黃藥師、郭靖、黃蓉、點蒼漁隱、武三通、朱子柳等各位前輩拜別，和程英、陸無雙表姊妹執手告別，轉頭對郭襄道：「小妹子，你好生保重，你如有何為難之事，雖無金針，仍可來要我為你辦到。」以前贈以三枚金針，答允郭襄辦三件事，此時不贈金針，等於說不論多少難事，一概皆允，全不推辭。

郭襄嗚咽道：「多謝大哥哥！多謝楊大嫂！」楊過再和耶律齊、郭芙、武氏兄弟夫婦揮手相別，袍袖一拂，攜著小龍女之手，與神鵰並肩下山。

其時明月在天，清風吹葉，樹巔烏鴉啊啊而鳴，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淚珠奪眶而出。

正是：

「秋風清，秋風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栖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全書完。郭襄、張君寶、覺遠、《九陽真經》等事蹟，在《倚天屠龍記》中續有敘述。）

# 後記

《神鵰俠侶》的第一段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報》創刊號上發表。這部小說約刊載了三年，也就是寫了三年。這三年是《明報》初創的最艱苦階段。重行修改的時候，幾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當年和幾位同事共同辛勞的情景。

《神鵰》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抒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禮法習俗都是暫時性的，但當其存在之時，卻有巨大的社會力量。師生不能結婚的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或已很淡泊了，然而在郭靖、楊過時代卻是天經地義。然則我們今日認為天經地義的許許多多規矩習俗，數百年後是不是也大有可能給人認為毫無意義呢？

道德規範、行為準則、風俗習慣等等社會的行為模式，經常隨著時代而改變，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變動卻十分緩慢。三千年前《詩經》中的歡悅、哀傷、懷念、悲苦，與今日人們的感情仍無重大分別。我個人始終覺得，在小說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識、政治規範等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我深信將來國家的界限一定會消滅，那時候「愛國」、「叛國」等等觀念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間的親情、純真的友誼、愛情、正義感、仁善、勇於助人、為社會獻身等等感情與品德，相信今後還是長期的為人們所讚美，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論、經濟制度、社會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俠小說的故事不免有過分的離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在小說中所寫的，武功可以事實上不可能，人的性格總應當是可能的。楊過和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於天意和巧合，其實卻須歸因於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鍾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恬淡，再加上自幼的修練，決難在谷底長時獨居；楊過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當然，倘若谷底並非水潭而係山石，則兩人躍下後粉身碎骨，終於還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變幻，窮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結底，總是由各人本來性格而定。

神鵰這種怪鳥，現實世界中是沒有的。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有一種「象鳥」（Ａｅｐｙｏｒｎｉｓｔｉｔａｎ），身高十呎餘，體重一千餘磅，是世上最大的鳥類，在公元一六六○年前後絕種。象鳥腿極粗，身體太重，不能飛翔。象鳥蛋比鴕鳥蛋大六倍。我在紐約博物館中見過象鳥蛋的化石，比一張小茶几的几面還大些。但這種鳥類相信智力一定甚低。

《神鵰俠侶》修訂本的改動並不很大，主要是修補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一九七六年五月